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一五・史部・紀事本末類

籌辦夷務始末二百六十卷(道光八十卷咸豐八十卷同治一百卷)(道光卷三十六至卷六十七)

〔清〕文慶 賈楨 寶鋆等纂輯

2133/65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九月壬申工科給事中駱秉章奏竊以暎夷肆逆騷動海疆我

皇上命將征討自可剋日蕩平。臣謹就今日情形為攘外安內之急務所宜豫為籌畫者敬為

聖主陳之。

一宜審機謀也。暎夷犯順以來沿海滋擾專以火礮轟擊為能。夷船所至防兵聞礮即過不戰先潰。言之可為痛心。竊思以礮禦礮遠近或不相敵。且我兵屢挫必先籌制勝之策始足以大振軍威。聞夷逆向曾攻其近國。譯法譯沽

佯敗誘之登岸。空城居之。破以地雷。盡殲其軍。此以計勝也。又聞該逆兵目以蒙皮銅片包護上身。刀刃不能傷。在粵時義民以長棍俯擊其足。應手即倒。此以力勝也。由此觀之。水戰則當以計誘。陸戰則可以力取。此在將軍相度地勢審決機宜。可操必勝。但須鼓勵將弁與士卒同甘苦。則兵皆用命。而軍心愈奮矣。

一宜防內寇也。弭亂於未形則易為力。救患於已發則難為功。今天津山海關既駐重兵。足以禦敵。至於臨清德州徐州淮安等處。為南北通衢。儻奸宄窺竊。梗塞南糧。其患非小。聞運河一路及山東青曹二州。俱有土匪肆行劫掠。

如候選員外郎林光岱來京。在清河縣半壁店被劫一空。並路上報搶之案。不一而足。若不及早查拏。恐日久蔓延。更為可慮。應請

救下直隸山東督撫。嚴整營伍。認真緝捕。庶行旅安而閭閻靖矣。一宜募土兵也。聞各省徵調之兵。每以貧弱游民充數。則營伍必不足額。既經抽調。人數愈少。儻不逞之徒。乘機滋事。則內地亦屬可虞。亟須設法召募。以備守禦。查州縣例得添設民壯。若於添設民壯之外。州縣官能召募土兵。訓練有效。足資禦侮者。督撫核其人數多寡。酌與升銜。選其精銳。收置營伍。遇有征調。便於抽發。平時蓄有雄勝。兼可潛折奸萌。因地召募。既不擾民。勢亦易集。但以精銳為主。不得冒濫名額。此亦足兵之術也。

一宜飭京營也。八旗之兵。素稱勁旅。至綠營各兵。宜加整頓。況承平日久。武備或有廢弛。儻暎夷一犯天津。畿輔必重防衛。不可不為未雨綢繆之計。以重根本。而策萬全。應請

欽派大臣。查覈京營兵額。汰其羸弱。補以精銳。務使一兵有一兵之用。則居重取輕之道得矣。一宜固民心也。我朝深仁厚澤。二百年來。沃醴淪肌。百姓咸知愛戴。且軍興以

來。

聖主不惜帑金。為民除害。即有好義之士。踴躍捐輸者。亦必優加獎賞。但恐防兵所在州縣。或藉籌辦軍需為名。至有加派勒捐等事。如浙江之餘姚。已釀成事端。又聞直隸州縣。亦有加派浮言。誠恐為民煽惑。反側潛生。深為地方之患。不可不防其漸也。伏乞

申諭督撫。嚴飭所屬。不許加派勒捐。刊貼謄黃。使百姓共見共聞。則浮言自息。邦本愈固矣。

一宜裕倉儲也。京通各倉。乾隆嘉慶年間。常有數年之積。嗣因有漕各省。或遇歉收。截留蠲賑。不能全數抵通。是以

積貯漸少。臣於道光十九年。奉

命稽查北新倉。核計貯米二十餘萬石。二十年四月放甲米。即將

十九年所收漕米開放。是倉儲僅有一年之蓄。近聞南漕

到通。又不及三百萬石。明年恐不敷支放。而河南安徽湖

北。已有水患。江蘇浙江。兵差絡繹。明年糧米。恐不能按額

入漕。天津僅有兵警。運道或阻。則慮之堪虞。請

敕下戶部及倉場侍郎。議款籌辦。於俸餉民食。關繫非輕也。

三

手即倒等語。用兵之妙。當以計勝。奕經等抵浙後。務須相度地勢。察看情形。諸如此類。必當留心妥協計算。方能制勝。隨時設法。慎密為之。至長棍擊賊一法。亦著飭諭鎮將及弁兵等。咸使知悉。俾收實效。

又

諭給事中駱秉章奏天津山海關。已有重兵禦敵。其臨清德州徐州淮安等處。為南北通衢。儻奸宄窺竊。梗塞南糧。其患非小。等語。所奏不為無見。著飭爾經額等。各於所轄境內。察看要隘。派兵巡查。毋令匪徒滋擾。又據奏稱山東青州曹州兩府。俱有匪徒劫掠。候選員外郎林光岱來京。在清河縣半壁店。被劫一空。

四

路上報搶之案。不一而足。等語。著飭爾經額。牛鑑。梁章鉅。托渾布。嚴飭所屬。認真緝拏。如有似此被劫之案。即將匪犯全行弋獲。嚴行懲辦。不止安行旅。靖元頑。於國事必有益處也。勉之毋忽。

正藍旗副都統富僧德奏稿

旨敕赴山海關會辦防堵事宜。於本月十五日到關。當即親赴石河口秦王島各口岸。履勘設營備逆情形。臨視地勢扼要。緣山海關石河海口。僅止去城七八里。海面遼闊。凡可登陸之處極多。水勢深淺不一。口岸大小不等。洵屬畿東要道。務宜嚴加設禦。方保有備無虞。等語。查哈喇阿改

移距海稍遠營盤。堆築土壘。挑挖陷坑戰壕。暗營伏兵。聯接策應之機。深合防勦之要。復查山海關礮位。本屬無多。其近海礮臺三座。已擬每臺安設礮一尊。撥兵看守。相機施放。下餘大小礮位。撤安土壘之上。即使逆夷突來。不致受其船急礮利之敵。總以誘其登陸。伏兵四起。兇勦要截。尤屬兵家之密計。等詳加週慮。俱屬妥協。惟有逆事和商。隨時酌辦。萬不敢固執己見。稍涉疏虞。有負

聖主簡委之重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僧德泰履勘海岸情形一摺。石河口秦王島各口岸。必須嚴加守禦。該副都統到關後。親往履勘。所有營盤

五

土壘。陷坑戰壕各事宜。均已辦理周妥。至近海礮臺三座。每臺安設礮一尊。其餘大小礮位。撤安土壘之上。亦著照議妥辦。該副都統仍當與哈琅阿等。和衷共濟。協力防堵。不可稍有疏虞。

癸酉。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沿海各省將軍督撫。前因訥爾經額奏天津等處海口。酌籌添駐官兵。並建蓋墩臺營房。以資經久。當降旨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准。即在直隸各營內抽撥三千二百名。外省簡僻營分抽裁二千八百名。飭令訥爾經額分布防堵。以資經久。因思沿海各省。兵額無多。逆夷去來無定。欲為經久

六

之計。必先籌屯兵之方。計七省大小口岸。險要處所。應行添兵防守。與直隸情形相同。自應一律籌添。著該將軍督撫等。將該省險要各海口。查明共若干處。何處應添兵若干名。即於本省各營內。或量為裁撥。或分年換防。逐一詳細查明。妥議具奏。開單請旨。庶額餉不至增添。而客兵亦可省徵調。至夷匪沿海滋擾。民間防守。莫善於團練。而拒礮之法。惟土堡最為得力。前據訥爾經額奏。麻袋貯土。堆壘九層。百步之外。試以大礮。穿至七層而止。將弁得以避其飛礮火彈。人心安定。又賊撲浙江定海時。先向土城開放大礮。不能損傷兵卒。是土堡之能禦礮。應有明徵。著將軍督撫等。諭令沿海村莊居民。處處做此辦理。以古

人堅壁清野之法。變通而為清海之法。其村居團聚。地勢寬平者。四面圍築土堡。此外崎零村落。亦可相度地形。於傍海一面。用沙墩土壘。自為障蔽。以土堡禦礮。尤須以人力守堡。大村團練數百人。小村百人。或數十人。互相聯絡。置墩瞭望。鳴鑼相聞。一有警急。團練之民。層至而附近防兵。亦可聞聲應援。由各村推之各縣。眾志成城。海濱自可安堵。著將軍督撫等。遴選有守有為。素得民心之州縣。廣為勸諭。飭令築堡自衛。一切用項。章程。聽民間自行捐辦。地方官隨時與之講論籌畫。嚴禁胥役等干預其事。不時訪查。俾在官人等。咸知自斂。無可染指。儻該員果能如此。實力辦理。著有成效。據實保奏。從優甄敘。及此官民

共憤之日。併力舉行。一半年間。沿海各省。均可有備無虞。切勿奉行故事。視為具文。至各海疆省分。紳士商民。果有捐資助餉。修建城堡。及雇募義勇。造船鑄礮。有益軍需者。其急公好義。即與出力將士無異。若仍照捐輸常例議敘。不足以示鼓勵。著覈實保奏。候朕破格施恩。此外各省士民。如有赴各海疆捐資助餉者。亦著一體請獎。無阻其向善之志。凡此團練鄉勇。建築土堡。行之於民。則自衛其生。勸之於官。則化行倍速。如能認真經理。日久不懈。靖夷氛而收實效。朕有厚望焉。

又

論。訥爾經額屢次奏天津設兵防堵情形。知已布置周匝。足以禦敵。惟北塘一帶。甚為屋念。該處兵力已不單弱。惟該夷每到一處。先用大礮轟擊。奪據礮臺。再行搶掠。是其故智。濱海人煙稠密。我兵沿岸結營。後路又無接應。豈非束手受敵。廈門等處失事。皆由於此。為此再諭訥爾經額。妥為籌畫。或將該處商民勸令遷移。令其無可肆掠。或團練鄉勇。各自保衛。該夷來時。不見兵丁礮位。疑有設伏。不敢輕進。即令鼓眾直前。而離船稍遠。其氣已餒。彼時我兵誘之深入。待其力盡。分路夾攻。槍礮齊發。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再以各村接應伏兵。出其不意。痛加攻剿。可無噍類矣。至設兵原以衛民。必使膽壯氣盛。始克制勝。該夷槍礮猛烈。若我兵無所蔽障。志已先沮。則兵不能自衛。何以衛民。

七

其應如何設法遮護。使之有恃無恐。著該督妥為籌辦。其大小礮位。均著安置得宜。參差不一。或深林密菁。或村落坡陀。以備賊來抄襲夾攻之用。斷不可平列岸前。一望而盡。該督數月來。與鎮將等講求韜畧。必能領會參變。布置咸宜。以慰朕念。

又

論。倭夷犯順。滋擾沿海。受其荼毒。總由漢奸為之引導。故愈形猖獗。因思奸民之甘為夷用者。一則貪彼重利。一則畏我科條。今若予以自新。懸以重賞。必有自拔來歸。為我間諜者。以沿海情形而論。現在浙江尤為喫緊。著奕經等。剴切曉諭。立定賞格。如有能殺獲大小夷目。黑白夷鬼。及焚燒兵船火藥。即分別從重給賞。以堅其後悔之心。至各省紳士商民。如有捐資助餉。修建城堡。及雇募義勇。造船鑄礮。有益軍需者。其急公好義。即與出力將士無異。若仍照捐輸常例議敘。恐不足以示鼓勵。著奕經等。酌量奏請施恩。以昭獎勸。惟該逆所持。以定海鎮海為巢穴。毫無後顧之慮。我兵恐難得手。如能多備商漁各船。裝載礮械柴草。與舟師暗伏港汊。一聞岸上交戰。各路齊出。繞其船後。開礮縱火。彼必一面在岸迎敵。一面回顧彼船。其勢既分。其心必亂。我兵乘機進剿。定可大挫其鋒。此等船具。用之於洋面攻剿。則不足。用之於海口牽制。則有餘。用之於白晝。則彼易防。用之於夜攻。則彼必擾。著奕經等。廣募水勇。駕駛商漁船隻。乘機焚

八

擊使夷眾驚懼。首尾不能相顧。如此水陸交攻。痛加勦戮。該逆必紛紛逃竄。不戰自潰。此亦制敵之勝策也。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稿照浙江省城東南兩面環繞錢塘大江。直達海甯州境。以該州尖山一口。為江海交匯之處。尖山近連乍浦。遠接定海等洋。船隻可由乍浦而至。亦可由定海等洋遵海而來。設令逆夷窺伺。不惟海甯可虞。省城根本重地。尤為可慮。防守不容稍忽。惟尖山口港闊水深。錢塘江更屬散漫平行。水中不能設法堵截。祇有派兵募勇。為陸戰之策。節經巨具奏在案。茲甯波等處三城迭陷。浙東藩籬已撤。該逆更可由東而入。戒備尤貴謹嚴。惟

九

省城廣袤四十里。分立十門。地勢寬闊。防堵匪易。省標滿綠各營兵丁。除撥赴乍浦海甯暨分防九州縣城汛。及外委額外字識貼寫。並看守倉庫監獄樂局軍庫等項之外。計共防兵二千六百餘名。又臣前此飭調麗水楓嶺等營兵二百名。統共兵二千八百餘名。且以沿江一帶。駐紮防守。及配駕船隻。在江巡緝。最關緊要。分兵一千餘名。在城外分段駐防。並雇備大小船二十四隻。往來江面。梭織巡查。餘兵一千八百餘名。以一千一百餘名。分守十門。派管礮位。並巡查城內各處堆卡。以七百名專司策應。預備臨時衝擊。此臣就省城現在各兵。分別派撥之原委也。但兵

數不足三千。勢極單弱。儻逆夷乘隙前來。眾寡不敵。殊難抵禦。自不得不借資於民。以期協助。臣自七月間回省。即與紳士籌議團練。義民陸續應募者。已屬不少。及定海鎮海相繼失守。臣與藩司常恆昌復又諄切勸諭。各紳士亦踴躍從事。已於城內城外。團集義民二萬餘人。均願同心敵愾。保衛城池。臣又以江干一帶居民。向以種植沙地為業。膂力剛強。風俗勁悍。若能收以為用。勝於羸弱之兵。知該沙民素有統領之首士。當將各首士陸全豐等。飭傳至署。諭以大義。令其協助。該首士等義形於色。並以伊等世業。即在江邊。若被逆夷滋擾。則生計皆失。斷不甘心。情願

十

揀選敢死之士五千人。為國效命。並保身家。此外再糾集六七千人。臨時喊殺助威。以壯聲勢。臣以該義民沙民等。志切同仇。均屬深明大義。且不支軍器。不領口糧。各出私財。以備公戰。尤為難得。自應酌加賞賚。俾資鼓舞。當於軍需項下。提銀三萬兩。以二萬兩散給義民。一萬兩散給沙民。將義民分插於城內城外。與官兵間段巡守。沙民均令在江干住紮。飭委札調來省。襄辦軍務之金衢嚴道布彥博勒格督察。在沿江要隘各處。築壘掘濠。一有警信。即分頭埋伏。俟該逆登岸。痛加截殺。各沙民咸各樂從。臣猶恐該義民沙民。有初鮮終。或致

臨時退散。復向伊等開誠布公。再三勸勉。伊等感於至誠。無不奮勉。且有垂涕之人。察其景象。似屬可用。此臣團練義勇之情形也。至海甯州額設汛兵。寥寥無幾。經臣歷次在省標及嚴州協等處酌量派撥前往。並將海防營兵一體派防。復令該州與許村場鹽大使等雇募鄉勇。一面查照省城之法。團練義民。現計該州駐設兵丁七百六十餘名。雇募鄉勇一千餘名。團練義民一千四百餘名。經臣委員前往。會同該州。按照地勢之險易。於州城內外及沿塘一帶分駐防堵。並配兵船巡船二十隻。巡邏稽查。惟值此危急用人之際。鄉勇雇值。若照例給發。無人應募。不能不厚給雇資。每名每日。各給錢三百文。並酌給安家銀兩。以安其心。而用其力。此又海甯州添設兵勇義兵巡防堵禦之緣由也。查浙省自定海失守。鎮海甯波相繼而陷。人情大震。省中勢尤岌岌。遷徙之家。不計其數。推原其故。蓋由各士民深知省中兵數無多。難以禦敵。故不憚流離之苦。各為竄避之謀。臣目擊情形。不特憂外侮之乘。且恐有內訌之變。日與藩司邀集紳士。殫力經營。苦口勸諭。省中集有義勇二萬餘人。即海甯州兵勇亦在三千人以外。聲威較壯。人心稍安。當此潰散決裂之際。所以為攘外靖內計者。不過如此。亦祇能如此。臣心力已竭。別無良策。然而兵

十一

力總單。義勇雖各有感激思奮之意。究未經歷行陣。果否實能禦侮折衝。難以懸定。儻臨時取志仍不能固。臣祇能捐一身以報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萬眾渙散之心。惟冀仰仗天威。城存與存。稍酬高厚。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省垣及海甯州守禦情形一摺。浙江省城東南兩面。環繞錢塘大江。直達海甯州境。以該州尖山一口。為江海交匯之處。尖山近連乍浦。遠接定海等洋。逆船可由乍浦而至。亦可由定海等洋遵海而來。防守不容稍忽。該撫因省城兵力稍單。節經勸諭紳士。團集義民沙民二萬餘人。分插城內城外。駐紮巡守。並於軍需項下提銀三萬兩。分別給賞。以資鼓舞。海甯州除駐設兵丁七百六十餘名外。亦經雇募鄉勇一千餘名。團練義民一千四百餘名。分駐巡邏。厚給雇資。並酌給安家銀兩。所辦均屬周妥。仍著督飭文武員弁。董率該兵丁義勇沙民等嚴密防堵。時加激勸。以期眾志成城。一俟大兵雲集。即可相度機宜。剋期進剿。以申天討而靖夷氛。

又

諭。寄諭揚威將軍奕經等。據劉韻珂奏。浙江團練義勇沙民防守省城。日待大兵之至。該將軍等起程後。自必迅速前進。以圖保

十二

護惟是逆夷蹤跡無定。海洋處處可通。即如江蘇海口。其為夷船可到者。不止一處。該將軍等於入江蘇境後。一路探聽夷船蹤跡。如已擾及江蘇海口。即當先其所急。至省城固為緊要。但該將軍等專駐省城。恐又蹈廣東故轍。其應於何處駐紮。或分或合。屆時相度形勢。妥為布置。以資策應。劉韻珂摺。著鈔給閱看。

劉韻珂又奏。臣接閱軍機大臣鈔寄前

欽差大臣裕謙片開。九月初二日。內閣奉

上諭。浙江定海鎮總兵提督銜葛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國鴻。江南壽春鎮總兵王錫朋。當定海失守之時。同時陣亡。除照例賜卹

十三

外。加恩賞銀五百兩。由各原籍藩庫給發。並著該省督撫查明該故員等子孫幾人。據實具奏。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俟定海收復。建立專祠。王錫朋。仍於該原籍建立專祠。該故員等靈柩回籍時。並著各該地方官。妥為照料。此次隨同陣亡將弁兵丁。除分別奏咨照例卹賞外。並著確切查明。分咨各原籍督撫。將其家屬從厚撫卹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篤念董臣。加恩無已之至意。查葛雲飛。係浙江山陰縣人。鄭

國鴻。係湖南鳳凰廳人。王錫朋。係順天大興縣人。鄭國鴻

有子鄭鼎序。係浙江候補批驗所大使。此外子孫幾人。及

葛雲飛。王錫朋子孫幾人。臣已檄飭山陰縣。並咨直隸。湖

南各督撫。臣。分明確查。俟查明之日。另行具奏。至葛雲飛。

鄭國鴻屍身。業經定海縣民。送至鎮海軍營。轉送甯波府

棺斂。現在葛雲飛柩已回籍。鄭國鴻靈柩亦已到省。將來

回楚之時。即令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惟前此定海縣民。

將葛雲飛。鄭國鴻屍身。送至鎮海。業經裕謙飭令甯郡軍

需局。給與該故員家屬。各銀三千兩。以資喪費。臣曾接有

裕謙咨會。嗣鄭國鴻家屬。因在甯未經全領。由省局找發

齊全。所有此次

恩賞銀五百兩。似可無庸再給。其王錫朋因屍身無著。裕謙並未

飭給銀兩。仍移咨直隸督。將

十四

賞項如數動給。並在籍建立專祠。將來收復定海。再為該三鎮一

併另建祠宇。其陣亡將弁兵丁。因鎮海甯波相繼失守。兵

俱潰散。省中驟難查訪。似應飭令調兵各營。分向散回各

弁兵。查詢明確。分別覈辦。臣現已咨會甯兩江督。並咨

行提。臣。及浙省各營。逐一確查。凡江省陣亡各弁兵。由該

省查明。奏咨辦理。浙省陣亡各弁兵。由臣查明。奏咨辦理。

並遵

旨將其家屬從厚撫卹。俾得即沾

聖澤。共沐

皇仁。

殊批覽奏不勝憫惻。繼之以憤恚髮指。俱依議行。

甲戌。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派怡良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福建。會同該督撫等。辦理軍務。怡良接奉諭旨。諒已迅速起程。計此時將抵福建。所有前此廈門失事。顏伯燾既督同文武各員。在彼守禦。何以夷船突至。即潰敗不支。究竟夷船共來若干隻。廈門防兵。共有若干。其接仗情形何若。該處居民。被夷騷擾。是否盡行遷避。該夷既據廈門。何以又舍而赴浙。現在廈門鼓浪嶼一帶。尚有夷船若干隻。並各島嶼。有無夷船占據。顏伯燾召募水勇。現已招致若干名。能否得力。如何布置。是否隨時操練。足資

十五

攻勦。著怡良一併詳細查明。據實密奏。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浙省自上年逆夷滋事。即在省城設立軍需總局。甯波設立分局。鎮海設立糧臺。本年二月定海收復。又在定海添設糧臺一處。總局係在省司道經辦。分局及鎮海糧臺。係甯紹台道督同府廳經理。定海糧臺。係該署縣會同委員經理。八月間定。鎮甯波先後失守。夫從盡散。各處祇運出些須銀兩。餘銀為數尚多。因無夫搬運。連米糧器械。悉數遺失。臣前委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帶兵至曹娥江駐守。因軍糧亟須發給。復在紹興府設立糧臺。委員經營。此浙省自軍興以來。歷次辦理之緣由也。

茲逆夷竊據甯波府城。定鎮兩縣。將來大兵攻勦。應由何路而進。俟揚威將軍等到日。確查地勢。妥籌良策。所有前敵糧臺。應隨大營為進止。不能豫定其處。其軍需總局分局。以現在情形度之。省城為通省適中之地。紹興則為浙東首郡。上接省垣。下通甯郡。似應仍在省城設立總局。紹興設立分局。庶足以示聯絡而便支應。一切事務。即責成鄭祖琛。下士雲孫善寶稽核辦理。至藩司常恆昌。綜理已及經年。諸事熟悉。宜令鄭祖琛等會同辦理。臬司蔣文慶甯紹台道虎澤長等。亦應仍令襄理。以資分任。惟省城逼近尖山海口。紹郡亦屬濱海。且與甯波毗連。此二處形勢

十六

雖便。究非萬全之地。各款銀兩。未便多貯。致有疏虞。臣前次請撥銀三百萬兩。摺內已聲明解至江蘇。藩庫存貯。昨又因前

欽差大臣裕謙奏。准兩淮解閩軍需銀七十萬兩。改解來浙。咨請江蘇督撫。將此項銀兩。以一半解存蘇州藩庫。一半仍存兩淮運庫。俟需用之時。再行咨提。是各省未經解浙之銀。臣已籌有寄貯之處。其省中現存銀兩。除軍需專款。應留備逐日支發外。其藩運各庫。額貯兵餉鹽課。及正雜各款。銀數尚鉅。亦未便概存省庫。臣與藩司逐加籌畫。浙西之嘉興湖州。浙東之衢州嚴州四府郡城。均非海口。離省

亦不甚遠。擬將各項銀兩酌量存留。餘銀運赴該四府分貯。至續用之時。陸續提取。庶猝有意外之虞。不致耗散。項。至將來大兵到浙。糧米軍械。最關緊要。除糧米已經臣委員分赴各處採買。並招商販運外。軍械則以大礮為攻勦要需。上年該逆突據定海。各營額貯之礮。儘皆調赴海濱。內解至鎮海者。十居其七。旋因鎮海礮位甚少。且各海口亦均需礮堵禦。經前

欽差大臣伊里布與臣先後奏明。在鎮海省城分設礮局。採購銅鐵炭斤。集匠鑄造。鎮海鑄成一百餘位。均分於該縣及定海二處。省局亦鑄成一百餘位。亦分撥鎮海及通省海口。

十七

今定鎮造礮。不特各礮盡為賊有。且尚有未用之銅鐵炭各數十萬斤。因無夫搬運。亦均棄以與賊。而在鎮工匠。又皆星散。現在省局僅存礮一十五位。鐵炭各十餘萬斤。已成之利器。既屬不多。應用之要需。又屬有限。且匠作人等。不能如鎮海之眾。實有不能猝辦之勢。臣現已嚴飭委員。勒令工匠。添搭爐座。先就現有鐵炭。趕緊鑄造。旨先鑄一二十斤上下大礮數十位。並製合膛彈丸。以濟大兵到浙攻擊之用。一面通飭各屬。訪覓工匠。並採買銅鐵炭斤。源源解省。以便多製礮位。藉資攻守。但能否應手。殊難豫定。此外烏槍刀矛帳房鑼錫等物。一併分別趕辦。以仰副

聖主諄諄諭戒至意。再專春頭二起官兵。業已到省。臣已遣令前赴曹江。惟該兵等所帶。多係弓箭藤牌等物。火器長矛甚少。臣現在省局發給撞槍二千桿。長矛五十桿。俾資擊剿。劉韻珂又奏。准部咨九月初六日。奉

上諭。琦善著加恩釋放。發往軍營。効力贖罪。欽此。仰見我

皇上放過宥罪。破格用人之至意。伏查前任

欽差大臣已革兩江總督伊里布。老成謹慎。鎮靜深沈。服官數十年。清操著於中外。上年逆夷滋事。該革員本主勦辦。及奉

命來浙。察知該逆勢甚猖獗。攻勦難以得手。適該逆在直乞

恩。該革員遂設法羈縻。屢次遣令家丁張喜前往曉諭。冀以柔服。

十八

一面仍請鑄造礮位。添調官兵以防其變。至本年二月初間。與該逆約定日期。以取獲之俘囚。易被占之境土。其時該革員已奉有回任之

旨。裕謙業經抵浙。如使該革員稍有諉卸之私。正可遷延其期。置身事外。使或撫或勦。裕謙主裁。何肯獨肩重任。仍為以人易地之事。蓋該革員深慮夫卻機會。不但定海難期得復。且恐從此兵連禍結。貽患無窮。故置身家性命於不顧。毅然行之。卒使逆夷感激。定海來歸。並聞該革員於離鎮海時。切囑裕謙。辦理夷務。不宜輕率。是其立心行事。無非上維

國計。下念生民。至於逆夷粵東反覆。攻奪虎門。則事在定海。已復之後。實為該革員所不及料。自該革員去浙之後。通省士民。感其保衛之恩。頌聲不絕。現在逆夷又在定鎮等處。稱中國好官。惟伊

欽差一人。並以張喜為張老爺。稱其現在何處。言此人實係好人。如伊

欽差張老爺在浙。伊等斷不前往等語。因此士民更深感念。臣查該革員前在浙省。不過不殺夷俘。並未許給地土。准予通商。且於該逆請代銷貨物。請先釋俘囚。無不從嚴拒絕。而該逆嘖嘖稱道。指為好官。並以張喜為好人。是該革員實

十九

能以信義服人。而張喜之善於將命。亦可概見。今值浙省需人之際。琦善擬罪較重。尚蒙

恩宥。該革員情罪尚輕。且已到城數月。可否亦賜

矜釋。飭令帶同張喜來浙。効力贖罪。出自

聖主逾格鴻慈。臣與該革員先未謀面。及在浙省共事。為時甚暫。相見不過數次。並未深交。特以真情愛戴。逆賊感孚。是以據實直陳。冀有益於

國是。伏乞

皇上俯賜鑒察。臣不勝悚惕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籌設礮臺處所。並趕鑄礮位一摺。

覽奏均悉。礮火為攻賊要需。斷不可少。著該撫即就現在浙省

所存礮斤。趕緊飭令匠役。添堵爐座。剋期鑄鑄。總須通用。毋稍

遲延。應於何處鄰省咨取礮斤之處。一而酌辦。一面奏開。其烏

槍撞槍撞礮等件。均著趕緊製造。至礮臺必須建設適中之地。

而錢糧分貯。尤當籌畫妥善。不致有意外之虞。該撫已將藩運

各庫額貯銀兩。分運嘉興湖州衢州嚴州四府。並咨明江蘇督

撫將奏撥軍需銀兩。一半解存蘇州藩庫。一半仍存兩淮運庫。

均甚妥協。俟揚威將軍等到時。即著會同商酌。礮臺總局分局。

究以何處建設為便。奏明辦理。據奏壽春鎮官兵業已陸續到

二十

省。即著派同本省兵弁。分處防堵。該兵丁等所帶。多係弓箭藤

牌等物。不能通用。已降旨飭令奕經等途中籌議。應於附近何

處。調取軍械。即著迅速趕辦。毋誤要需。該撫仍遵前旨。督率兵

弁。及義勇沙民。協力防堵要緊口隘。一俟大兵雲集。再行進剿。

其所請將伊里布改發浙江效力贖罪之處。著不准行。

又

諭。據劉韻珂奏籌設礮臺並趕鑄礮位以資攻剿等語。現在勦夷

要務。火器為先。所需礮位。前已有旨令江蘇浙江江西鑄造分

撥。本日又降旨令劉韻珂趕緊鑄造礮位。及撞礮撞槍應用。惟

據查壽春鎮兵丁。止有弓箭藤牌。現不通用。火器長矛甚少。著

奕經等酌量在沿途地方調取。以資應用。至糧臺視大營為進止。俟該將軍行抵江蘇。仍遵前旨酌量分設。劉韻珂指著鈔給閱看。

乙亥。浙江提督余步雲奏。查甯波府屬七縣。除定鎮鄞三縣。已失不計外。象山寫連。奉化僻處深山。雖有小河。僅容杉板。惟餘姚首當其鋒。其次慈谿。皆與甯郡一水相通。夷船便於往來。故於退出甯郡之後。即在上虞曹江兩處。收集散兵。以遏餘姚慈谿之總徑。而為該二縣聲援。誠恐甯紹敗散。人盡驚弓。若在相近大江之餘姚慈谿。駐紮收兵。設夷船一至。官兵無幾。夷匪大礮。尤猛勇烈。勢不能敵。

二十一

雖力盡一死。而一誤再誤。不惟該二縣必不能守。即上虞曹江以西毘連之郡縣。亦有不忍言者矣。管見所及。所以暫駐上虞曹江。又恐夷性狡獪。萬一乘虛占據餘慈。實為可慮。竊思兵有虛實。實既不濟。不如用虛。特與撫臣高。又與前福建藩司鄭祖琛。寶紹台道鹿澤長。衢州鎮總兵李廷揚等。反覆商籌。意見大畧相同。故先假寫義民同憤告示。密令張貼。以惑其心。又暗差精細。混入郡城。編擲無名白帖。聲言城內百姓。同欲鼓譟。為義民內應。以驚其膽。又會督各縣令。勸諭紳民。團練鄉勇。虛張聲勢。以阻其來。此等以前此無兵。不得已而用虛之情形也。仰賴

天威。半月以來。惟初六七日。夷船駛進餘姚慈谿。探量水勢。去後並未出擾。近日江西頭二起兵。已到一千。先以五百令該

管將弁。帶領往餘姚。相機防守。以五百駐守上虞距城十里之中壩。俟江西兵隨後到來。再派往慈谿。亦即往來策應。恐兵力不敷。仍令此項前去設作疑兵。或隱或見。或在城在郭。實實虛虛。使漢奸探聽不確。則夷匪必不敢來。此等現在有兵不多。不得已而用虛之情形也。等以必死之心。行不死之事。總不使夷蹤四出滋擾。俟將軍來營到來。再圖大舉。現在各縣鄉村。尚屬安靜。探得甯郡夷船。如前停泊。惟紛紛搬運財物上船。又多擄得商民銅錢。兌

二十二

換洋錢。變買米穀。搶取城外居民牛馬。日遣漢奸出探等情。等恐其不出滋擾。另有別謀。儻該夷聲東擊西。豈不轉為所愚。特日差可靠弁兵。於乍浦各海口。細心哨探。隨時飛報。以免疏虞。

諭軍機大臣等。余步雲奏保護上虞曹城江。現在無事情形等語。該處防兵既少。自當設為疑兵。毋使逆夷知我虛實。夷船近日既未出擾。江西兵已到一千名。分撥餘姚上虞防守。該提督仍遵前旨。加意防堵。往來策應。毋稍疏虞。一俟揚威將軍奕經等到浙。聽候調遣。

兼理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梁章鉅。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竊

臣於九月初三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江蘇寶山等處。最關緊要。沿海各口岸。固宜密為防堵。其陸

路要隘處所。尤當相機設伏。防其登岸肆擾。著梁章鉅。陳化成。

密籌相度地勢。預為布置。務使水陸交嚴等因。欽此。臣查蘇松

各州縣。率多濱海之區。口岸紛歧。道里亘遠。內寶山。上海。

兩處。為江南全省門戶。最關緊要。亟應分駐重兵。而上海

縣城。商賈雲集。與浙江之甯波府。氣息相通。近得鎮海失

守之信。民心甚為惶惶。臣督率地方官。力加彈壓撫綏。尚

無浮動。而附近各屬。如川沙。南匯。華亭。奉賢。崇明等廳縣。

亦因洋面毗連浙省。人情驚惑。各紛紛稟請添兵防堵。臣

二十三

連日與提督臣陳化成。徐州鎮臣王志元。及上海道王瑁

密籌熟商。會稱前次奏調提標各營官兵二千名。尚嫌單

薄。必須增添兵力。以固眾心。業經臣飛調徐州營兵三百

名。京口督標遊兵。徽州等營兵各二百名。潛山。池州。蕪采。

廣德。亳州。泗州等營兵。各一百名。合共一千七百名。星夜

趕來上海。以便各屬陸路要隘處所。分別安插。雖各兵到

齊。尚須時日。而此議甫定。民氣已漸恬熙。現復力行團練。

閭閻尚皆安堵。僅有夷船遊奕近口。即當管帶水陸各兵。

合力夾擊。斷不敢稍存大意。致有疏防。

梁章鉅又奏。伏查江蘇上海礮局。經前督臣裕謙奏請鼓

鑄。緣本省不產銅鐵。收買亦復無多。是以委員前赴楚北。

採購鐵斤。本年三月。復撥運寶蘇局洋銅十二萬三千斤。

同委員購到楚鐵十二萬斤。先後開爐。自四月起。至九月

十五日。共已鑄成四千餘斤。至一千斤大小銅礮五十尊。

六千斤至四千斤大小鐵礮十二尊。均能演試有準。業經

隨時分撥吳淞各口安設。現據鑄局委員稟稱。洋銅全數

用罄。所存楚鐵四萬餘斤。現已開鑄四千斤鐵礮十尊。市

月可以完工。統計局中銅鐵均已用完。臣以逆夷肆擾浙

江。誠恐尚須礮位。正在設法籌議間。欽奉

諭旨。自應認真趕辦。現已行司飭查寶蘇局洋銅有無續到。一面

二十四

發銀委員星赴湖北。採購精鐵。分起運來蘇。並有節次

查起各處廢礮。約鐵二萬餘斤。擬即酌改新礮。已令試鑄

一尊。察看其分量。均當欽遵

聖諭。各重數百斤至二三千斤不等。以備調撥。

諭軍機大臣等。梁章鉅等奏續調官兵防禦。並遵旨趕鑄礮位各

摺。江蘇寶蘇局銅鐵。現已用盡。經梁章鉅委員赴湖北採購

精鐵。並將廢礮改鑄數百斤至二三千斤礮位。以備調撥。著即

趕緊鑄造。隨時演試。如有調撥。即行飛速解往應用。毋稍遲誤。

至上海等處各海口。應如何添調兵丁分駐防堵之處。已諭知

楊威將軍。奕經等。路過江蘇時。會同體察情形。酌量調撥。總期

有備無患。足資防勦。是為至要。

又

諭。寄諭揚威將軍奕經。據梁章鉅等奏。續調官兵。分布水陸各口。防禦一摺。江蘇寶山。上海兩處。為江南全省門戶。必應分駐重兵。而上海縣商賈雲集。尤為逆夷垂涎之地。其餘廳縣洋面。亦俱毗連浙省。該撫等現已添調徐州等營兵一千七百名。分別防堵。著該將軍等行抵江蘇時。與牛鑑。梁章鉅。陳化成。熟籌妥議。應如何擇要防堵。添兵守禦之處。體察情形。會商辦理。如浙江所調之兵。有可留備江蘇應用者。亦即隨時截留分撥。該將軍等務當因地制宜。先其所急。毋令逆夷竄入。是為至要。梁章鉅等。及余步雲各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二十五

丁丑

諭內閣。前因已故兩江總督裕謙。在浙殉難。降旨照尚書例賜卹。令該部查例具奏。茲據禮部等部查照定例。請給祭葬銀兩。立傳入祠。給予世職等語。該前督臨危致命。為國捐軀。深堪憫惻。著即照部議辦理。並著加恩予諡。用示朕憫節哀忠至意。

又

諭。前因廣東副將陳連陔。父子陣亡。有旨諭令祁墳。察看該故員等子嗣才具。奏聞候旨。茲據奏稱。該故員等子嗣。陳起鵬。陳受桂等。現在湖北原籍。並未來粵。無憑察看等語。著湖廣總督裕

奏。就近傳喚。察看才具。奏明候朕施恩。該副將父子同時盡節。忠孝兼全。勇烈尤著。著准其一體在陣亡處所。建立專祠。以慰忠魂。

戊寅。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浙省自甯波府城失守後。該逆即至慈谿縣之文亭地方。採水。旋又駛入餘姚縣境。因各處探報。或稱餘姚已失。或稱未失。或稱失陷之後。逆夷業已退去。紛紛不一。經臣飭令駐劄曹江之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等。就近確查稟報。並於十二日。覆奏籌議。提臣余步雲。應在曹江駐守。摺內陳明。

二十六

避。已成空城。九月初六日。有該逆火輪船二隻。杉板船多隻。由慈谿駛入該縣城外。探量水勢。城中守兵。本屬無幾。僅止鄉勇數百名。該署縣彭崧年等。率以守城。兵勇悉皆驚懼。逆夷旋即退去五里外。下碇。初七日。夷船復駛至城外。各夷登岸。彭崧年等復率兵勇抵禦。各兵勇從未見過夷人。畏其兇悍。漸各潰散。彭崧年等見勢不能支。即率未散之兵勇數十人。將庫貯餉銀八千兩。及印信。搶護出城。時逆夷業已一擁而入。彭崧年等退至曹江。該司等飭舟往探。知該夷於入城後。登山瞭望。旋即退出城外。下船駛回甯波。該司等隨令彭崧年等回縣。守護城池。查得縣監

被逆夷砍破。監犯均已放走。各衙署及縣庫亦被拆毀。此外並無損傷。業經提臣派令都司邵景陽帶兵一百名至縣防守。又據慈谿縣知縣王武曾奉化縣知縣金秀堃報稱慈谿縣地方與鎮海鄞縣接壤。八月二十六日鎮海失守。居民驚惶逃避。匪徒乘機搶奪滋事。該縣王武曾於二十九日赴鄉彈壓查拏。三十日早與史殷懋赴監收封。忽民間訛傳夷船抵境。合城慌亂。紛擁出城。監犯聞知亦即全數逸出。該典史閉城查拏。當時截獲十六名。尚有十名追拏無獲。請將已獲各犯解赴他處羈禁。又奉化縣方橋地方於九月初十日有逆夷杉板船二隻駛入量水。該處

二十七

距縣城四十里。該署縣金秀堃聞報率領兵勇馳往抵禦。夷船業已退回。惟合邑民人甚為驚恐。多有遷移各等情前來。臣查餘姚慈谿二縣均在甯波之西。奉化則在甯波之東南。該三縣雖皆濱海。然以定鎮為之屏障。調防兵丁祇有此數。定鎮既有重兵。該數縣勢不能一併添兵。僅令雇募鄉勇與額設汛兵巡防守衛。今定鎮迭陷。次及甯波。該三縣實與強寇為鄰。人情驚擾。不特夷船所到之處。城池為之一空。即夷船未到之區。民庶亦多四散。此餘姚所以不能守禦。及慈谿奉化居民紛紛竄避。甚至監犯亦因逸出之源委也。今該逆於闖入餘姚縣城之後。當時退出

二十八

其慈谿奉化僅在境內窺探。並未近逼縣城。自應派兵分往防護。以資捍衛而免竄擾。惟該三縣均在曹江之外。現在曹江兵祇二千餘名。不便多為派撥。轉致緊要關隘無以控扼。臣細度該三處地勢。惟餘姚縣城為甯紹來往通衢。較為扼要。即經咨會提臣派兵前往守禦。茲鄭祖琛等稟由提臣先已派令都司邵景揚帶兵一百名。鄉勇二百名赴彼防守。現復接提臣來咨。另又派江西兵五百名前往。是該處共有兵勇八百名。聲勢已屬稍壯。至慈谿奉化二縣。現在無兵可派。該二縣城池均僻在一隅。地非衝要。情形尚不喫重。臣現飭該縣等雇募鄉勇及撫卹居民。令其自行團練。藉以保衛。俟大兵漸集。再行察看情形酌量辦理。以免顧此失彼。

劉顯珂又奏稱。臣前據甯波府知府鄧廷彩稟報鎮海失守。當即會同將軍臣奇明保等飛章入奏。其如何失守情形。聲明俟確查另奏。旋奉諭旨。著即查明迅速奏聞等因。欽此。臣於發摺後。屢向自鎮回省之員弁。逐加詢問。所言不一。無從折衷。臣以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甯紹台道鹿澤長是日俱身在行間。自必真知灼見。密飭據實具稟。茲據該司道等稟稱。是日早。夷船先在甯山開礮。前

欽差大臣裕謙。即上東門督戰。令該司道等分守西北二城。時金雞山招寶山前後。及北城後海等處。礮聲齊發。彼此轟擊。煙火漫天。該逆由金雞山後。進東小港口。闖入該山之背。三面夾攻。山梁被奪。我兵不能堵禦。隨即潰散。隔岸擲江埠礮臺。俱被擊壞。東門礮聲尤烈。其招寶山後身。亦被夷礮攻打。城垛營壘。悉被毀壞。藥庫復被火箭焚燒。我兵猶開礮奮擊。詎逆船四面環繞。礮如雨墮。我兵勢不能支。逆夷即由後山爬越而上。繞至前山。迅捷如飛。連放排槍。我兵亦逆潰散。維時攻城益急。城中藥庫。亦為火箭所焚。合城鼎沸。兵民之由西門而出者。勢如山傾。城遂被陷。該司道聞裕謙已投入洋池。被救出城。提臣余步雲亦退守甯波。該道即由城上跳入城河。跌傷左腿。經委員林朝聘救起。昏迷不知人事。該司力竭吐血。又被礮子從左膊擦過。經家丁縣役等擁護出城。星夜趕至甯波。城門已閉。逆即回省。該道亦經林朝聘送往慈谿。其裕謙與余步雲到郡之先後。均未目擊。茲向甯波府鄭廷彩查詢。據稱是日午未之間。裕謙自鎮海乘小輪抵郡。直至該府署中。更換衣服。因已經昏迷。當用薑湯灌救。時隨行之江甯城守副將豐仲泰。將令箭交該府招集散兵。保守郡城。該府轉交營員出城招集。至申酉之間。各兵均已入城。時提督至府

二十九

署看視裕謙。該府等始知提督亦已進城。傍暮裕謙之巡捕江南千總海定國。向該府索要船隻。該府專人至縣。轉飭雇備。豐仲泰親往催索。得有船隻。裕謙即於戌刻。仍坐小輪出城。豐仲泰又持令箭諭令江南官兵。均護送裕謙進省。各兵隨同由西北門而去等情。先後稟覆前來。臣查鎮海縣城。與金雞招寶兩山。勢如鼎峙。縣城北面。與招寶山之後。均屬大洋。金雞山前與招寶山相對。山背均屬小港。該逆專以掩襲取勝。其前此由晚峰嶺攻陷定海。已有明證。此次該逆先在四面開礮。旋即由金雞山後。奪占山梁。又由招寶山後。繞出山前。以致我兵均各潰散。縣城亦隨而失陷。其詭計奸謀。與定海之事。如出一轍。實堪痛恨。惟該數處之失守。則金雞山在先。次及招寶山。次及縣城。雖同在一日之間。稍有先後之別。該司道親歷其地。見聞確切。現在彼此所稟相同。似無疑義。至甯波失守情形。臣前摺業已陳明。茲復詳加體察。實由定鎮失陷。郡城兵少勢孤。以致不保。提臣余步雲於城陷之後。退守上虞。業經該提督自行奏報。此外各文員下落。亦經鄭祖琛等查明。內甯波府知府鄭廷彩。鎮海縣知縣葉堃。鄞縣知縣王鼎勳。均難被救。皆未傷生。現在鄭廷彩葉堃與署定海縣知縣舒恭受。均至曹江軍營。王鼎勳尚在鄉間調養。又定海

三十

縣岑港巡檢趙廷詔仍在本任。署定海縣教諭王映宸現
 在該縣鄉間。鎮海縣教諭張振夔亦尚存。但不知其現
 往何處。其餘佐雜教職等官。已回至曹娥等處。並有因驗
 看先期赴省及尚未到任之員。計甯波府屬及鄞定鎮三
 縣文職各員。除鎮海縣丞李向陽自縊殉節外。餘皆無
 恙。臣查浙省現在軍務繁劇。差委乏人。應請將鄧廷彩等
 各員暫留驅策。俟事定再行分別查辦。以資任使。再臣前
 聞江南狼山鎮總兵謝朝恩浙江黃巖鎮標遊擊林亮光
 均已陣亡。當經附片具奏。茲查林亮光於是日。在金雞山
 身受重傷。落海氣閉。經漁戶撈起。擡至奉化縣鄉間。灌救
 得甦。傷尚未痊。已據黃巖鎮轉據該遊擊自行具稟。臣查
 該遊擊素稱勇往。遇事奮勉。臣前在鎮海時。深知其可用。
 是日該遊擊在金雞山。與逆夷接仗。屢用大礮擊中夷船。
 為在陣員弁所共見。今受傷未死。營員中多一得用之人。
 臣已令趕緊醫痊。來省聽候差委。其謝朝恩實已陣亡。屍
 身落海無著。業經其子候補縣丞謝榮光。赴省稟報。謝榮
 光身亦受傷。臣當飭局於軍需款內。給銀三百兩。為該縣
 丞醫治傷痕。並回江南治喪之費。查該鎮經裕謙派在金
 雞山守禦。因逆夷猖獗。臨陣捐軀。屍身未獲。深堪憫惻。仰

三十一

乞

聖恩。與自縊殉節之鎮海縣丞李向陽一併
 敕部賜卹。以慰忠魂。
 諭內閣。江南狼山鎮總兵謝朝恩臨陣捐軀。屍骸未獲。浙江鎮海
 縣縣丞李向陽自縊殉節。殊堪憫惻。俱著加恩。交部賜卹。以慰
 忠魂。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查明鎮海失守情形。並各文員下落。
 又逆夷闖入餘姚。並至奉化境內窺探。暨蕙谿監犯。因變逃出
 各等情。覽奏均悉。江南狼山鎮總兵謝朝恩臨陣捐軀。屍骸未
 獲。浙江鎮海縣縣丞李向陽自縊殉節。殊堪憫惻。俱著加恩。交
 部賜卹。以慰忠魂。遊擊林亮光。既據查明為營員中得力之人。
 並其餘被救得生各員。均著留營驅策。至該逆滋擾餘姚等三
 縣。皆在曹江之外。該撫已分撥兵勇八百名。前往餘姚扼要處
 所守禦。計日揚威將軍奕經到浙。各省徵調兵丁。亦陸續可到。
 該撫仍先加意防範。毋誤事機。其另片奏余步雲實與裕謙同
 時退回。並謝朝恩之子謝榮光。稟稱各情節。已降旨交奕經等
 查辦。
 又
 諭。寄諭揚威將軍奕經等。劉韻珂奏。查明鎮海失守情形。及各文
 員下落。並逆夷闖入餘姚縣城。旋即退出等情。各一摺。該夷肆
 行無忌。於占據甯波府城後。復敢闖入餘姚縣城。砍破縣監。放

三十二

走監犯。衙署縣庫。均被拆毀。退出後。又至奉化縣境內。量水窺探。以致居民紛紛竄避。慈谿縣監犯。乘間逃出。現經該撫派撥兵勇。扼要守禦。該將軍等抵浙後。務即相度機宜。痛加勦辦。至所查文員內。定海縣岑港巡檢趙廷詔一員。何以上年定海失守時。該員既未被害。亦未逃避。此次又復在本任。安然無恙。著該將軍等查明實在情形具奏。又另片奏余步雲於鎮海失守時。退回甯波情節。查與裕謙家丁原稟不符。並據謝朝恩之子候補縣丞謝榮光稟稱該員先奉鹿澤長委令帶領鄉勇。在金雞山後小陝港防堵。旋奉江南候補知府黃冕將鄉勇撤回。令同官兵在沙蟹嶺防堵。迨至接仗時。夾匪由小陝港上岸。以致勢不能支等語。小陝港地方。既先經鹿澤長飭委謝榮光率勇防堵。何以黃冕忽令撤退。著詳細查明。毋稍含混。黃冕現已回蘇。並著該將軍等於路過江蘇時。即將該員傳訊確情。據實具奏。

三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月甲巳

諭軍機大臣等。盛京直隸各海口。前經該將軍總督妥為布置。想已周密。惟思倭夷乘船近岸滋擾。船之大小不一。總視水之深淺以為進退。即如鎮海甯波等處。該夷皆先用火輪船測量水勢。是該夷何項船隻。能到海岸。可以測水而知。盛京直隸山海關各處。所轄海口甚多。水之深淺不一。該夷兵船最大。其火如杉板火輪等船。何項喫水若干。諒該將軍總督早已諮詢得實。著即派委明幹委員。各就海口近岸水勢。詳細測量。何處深淺。何項船隻。可以攔岸。何項船隻。祇能離岸若干遠近。不能直逼口岸。其海潮增長之時。水勢深淺。均著一併查明。繪圖貼說。據實具奏。又各海口情形不一。或灘或沙。或洲或島。或居民屋宇。或曠遠地面。何處最為險要。應如何設法勦禦之處。亦著詳細查明附奏。將此各諭令知之。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訥爾經額屢次奏天津設兵防堵情形。知已布置周匝。足以禦敵。惟北塘一帶。甚為屢念等因。欽此。臣愚奉

聖諭。檢知逆倭沿海滋擾。狡獪百出。應將天津之大沽。甯河之北塘。以及滄州鹽山。豐潤。樂亭等州縣。凡濱海之處。籌辦防

堵事宜隨時奏請

訓示。無論大小海口。均不敢稍有疏虞。茲蒙

諭北塘一帶。甚為慮念。尤見

宵旰勤勞。靡有遺慮。臣益深悚惕。恐無以仰副

聖諭。伏思用兵之道。在於先得地勢。如直隸近海情形。一概平行。

並無險要。防夷之法。惟有先防海口。使其不能登岸。方操

勝算。北塘南北兩岸。舊有礮臺遺址。傳係前明備倭而設。距

攔江沙三十餘里。外海內河。沙埂隱伏水中。縱橫約皆三

四里。其河通海門之處。曲折逶迤。非可直達。故閩廣洋船

以其難行。不到彼處。本省商船。出入俱插標記。以防攔淺。

二

與定海等處。逼近大海者不同。自礮臺外。測量水勢。其近

攔江沙處約十里之遠。河水漸淺。沙灘漲寬。該夷火輪船

非乘潮不能入河。且每日潮長。必歷三時始滿。潮長足即

退。夷船必不敢留。亦非同定海等處。可以鏖戰六晝夜之

久。實有地利可守。是以前於河內裝石沉船。密釘木椿。以

及木筏鐵鎖蒺藜。設伏五層。皆因地設險。以阻制其船。使

之不得近岸。若重兵大礮。不於此處固守。令其越過礮臺

則水深難窄。可以連橋直進。一切火器。俱得從容搬運上

岸。後路又皆零星村落。不惟無高阜坡陀深林密菁。即小

岡樹木。亦較稀少。難以設礮藏兵。以為抄襲夾攻地步。地

勢平曠。必至處處分竄。我兵即須處處防堵。少則不濟於

事。多則無此兵力。近

崇重地。若使尺寸有失。為患匪輕。至北塘鋪戶居民。共有八

千餘家。其有刀者以海船販糧為業。窮民則以撐船捕魚

糊口。均係業海營生。若令他徙。無業可歸。其鋪戶間有客

民。亦已在彼多年。安土重遷。且愚民易惑。此時逆夷未來

驟聞此論。必致疑懼。尤恐動搖人心。前經勸諭團練。尚皆

感奮樂從。似亦不必令其遷避。以巨體察情形。固守海口

實為切要之計。查北塘南北兩岸。礮臺分設大礮。專以擊

河心之船。土壩分設小礮。可以擊近灘之船。今復於設伏

三

處所。木筏之上。排列小礮。以為前鋒。使夷船未到埋伏之

地。即可轟擊。其附近礮臺之處。亦酌量安設小礮。以防登

岸。並於後路新河埗頭沽等處。分兵屯營。以為接應。至該

夷用船載礮而來。非同廈門定海。可以近岸排列者比。我

有萬斤八千斤大礮。連環轟擊。必不能令其得手。且河心

設伏。即小船亦不能衝突而進。至礮臺之上。已疊堆土袋。

又有藤牌幫棚。足以避其遠來之礮子。礮臺之下。土埧土

壩。皆所以障蔽岸臺。令該夷礮無所逞。自可相機攻勦。如

其冒死前進。土壩之內。以及各後路。皆伏有重兵。槍礮齊

發。亦足以制其命。總之大沽北塘兩處。最為海口扼要。祇

可於後路籌畫接應。不可於前路有意退讓。臣是以致力。河心。必使夷船不能直衝抵岸。正為此也。再臣因提臣胡超。久歷戎行。用兵機宜。自所深悉。今其帶同天津鎮陳金鏞。前往北塘察看水陸。及各後路安置事宜。據稱宣化鎮石生玉。在彼防守。尚屬嚴密。似可仰慰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詢爾經額奏籌議海口情形一摺。據奏北塘南北兩岸。業已因地設險。居民可無遷避。後路亦有接應。官兵皆有障蔽。並經胡超帶同陳金鏞。前往察看。知石生玉防守嚴密等情。布置尚為周妥。朕心甚慰。現屆北風司令。逆船未必即來。一

四

切防守事宜。正須先時籌辦。免致臨事周章。仍著詢爾經額相度形勢。慎密防堵。如有夷船駛進口岸。即照所畫機宜。痛加勦洗。務有以制其死命。儻該夷竟敢紛紛登岸。又將作何準備。仍當先事豫籌。不可稍存大意。是為至要。

揚威將軍奕經奏竊。於九月十六日。由京起程。行至直隸景州途次。接准軍機大臣奉

旨鈔寄浙江巡撫劉韻珂。提督余步雲奏摺各一件。等語。接閱之下。知余步雲現在退守上虞。尚無賊勢出擾情形。又於二十五日。在山東泰安府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劉韻珂奏籌設糧臺。並趕鑄礮位。以資攻勦等語。現在夷務火器為先。所需礮位。前已有旨令江蘇浙江江西鑄造分撥。本日又降旨飭令劉韻珂趕鑄礮位。及撞礮撞槍應用。惟據查壽春鎮兵丁。祇有弓箭箭牌。現在通用火器。長矛甚少。著奕經等酌量在沿途地方調取。以資應用。至糧臺視大營為進止。俟該將軍行抵江蘇。仍遵前旨。酌量分設等因。欽此。伏思軍

餉首重糧臺。必須安設得宜。方期有濟。昨閱劉韻珂奏稱在杭州省城及紹興。業已設有分局總局。並將銀兩留貯江蘇。惟大軍駐紮。自應因地制宜。其安設糧臺。該如

聖諭。視大營為進止。俟行抵江蘇。與督臣牛鑑等。詳細酌定。應

五

如何分設之處。再行具奏。至應需大小礮位。及撞礮撞槍。等前於途次。已飛咨江西安徽等省。查明舊存可以撥用若干。新製若干。其斤兩準頭若何。先行造冊聲明。聽候指調。現尚未據咨覆。等又於飭催湖北河南二省兵丁文內。令其按照兵數。酌帶撞礮。以備應用。並行催貴州總兵段永福及四川弁兵。迅速前進。一面行知參贊大臣特依順。亦即順流直下。會齊面商辦理。統計現調赴浙兵數。除已到者。均由該撫分撥防守。其未到者。係湖北河南四川三省。共計兵四千名。等本擬到浙後。查明所餘礮位。分別應用。乃查閱此次奉

旨鈔錄浙江巡撫劉韻珂奏摺。始知浙江所存礮位。幾至全無。伏查摧敵制勝。火器為先。該撫雖稱現在招募工匠鑄造。誠恐未能猝辦。且弩所查鄰省礮位。是否可用。尚難預定。江蘇山東又皆海濱。未便調取。幸向聞山西陝西撞礮撞槍。最稱利用。核其程途。亦不甚遠。應請每省酌調撞礮撞槍二百桿。每桿酌派兵丁二三名。委員管帶。迅速赴浙。較為得力。又幸行過山東途次。聞得濟南城守營參將托金泰。在登州創造三輪車礮。每車千斤大礮一尊。三百斤小礮二尊。其形細長。力能及遠。準頭亦好。水陸運轉。施放輕便。才隨索取車礮小式樣閱看。極其靈便可用。山東籌備防守。一年有餘。諒已鼓鑄齊備。現在浙省造鑄乏人。應請將參將托金泰調赴浙江。即令帶領熟習工匠。承鑄礮位。於軍務實有裨益。再河南素產白蠟長矛。應由岑谷取。相應請

旨。飭下山東山西陝西各巡撫。迅速分派前往。幸仍一面先行知照。

諭軍機大臣等。其經奏酌撥撞礮。及沿途辦理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前因浙江省現存礮位。及撞礮撞槍甚少。令其經等在沿途地方酌量調取。茲據該將軍奏稱。應需大小礮位等項。已咨行江西安徽等省。查明聽調。並飭湖北河南兵丁。酌帶備用。其所

六

請於山西陝西酌調撞礮撞槍。河南調取白蠟長矛。並請將山東參將托金泰調赴浙江。帶領工匠承鑄礮位。均已由六百里諭令各該督撫。迅速分派前往矣。至大軍駐紮。糧臺應如何分設之處。俟行抵江蘇。與督臣牛鑑詳細酌定。均著照所議辦理。

又

諭。本日據其經奏。山西陝西撞礮撞槍。最稱利用。請每省酌調二百桿。每桿酌派兵丁二三人。委員管帶赴浙應用等語。著楊國禎於山西省。挑選撞礮撞槍二百桿。委員迅速解浙。毋誤要需。至陝西省前已調兵二千名。所帶器械。諒已不少。著富呢揚阿察看陝西現存撞礮撞槍。如足數調用。即著由陝西委員徑解

浙江軍營。程途較可捷速。儘不敷撥解。即著恩特亨額於甘肅省所存撞礮撞槍。一併挑選。務足二百桿之數。迅速解浙應用。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又

諭。現在浙江勦辦逆夷。需用長矛。必應寬為籌備。河南素產白蠟長矛。著鄂順安選取數百桿。派委委員。迅速解赴浙江軍營應用。毋稍遲誤。

又

諭。本日據其經奏。山東濟南城守營參將托金泰。在登州創造三輪車礮。靈便可用。現在浙江應需如式製造。著托澤布飭令該

七

參將帶領熟習工匠。迅速馳赴浙江軍營。聽候差委。毋稍遲誤。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項春等。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稱。逆夷自八月十六日。攻打定海。二十一日失守等語。等查來必係由陸路抄後。腹背受敵。遂致不支。又前接

欽差大臣裕謙來咨。囑令等乘虛奪取香港。搗其巢穴。又兩省當事諸臣。以廈門定海之失。歸咎於廣東之清還商欠。等辦理不善。百喙難辭。何敢再行申訴。但前後實在情形。非目睹身受者。不能周知。等奕山臣祁項到粵時。虎門內外。礮械無存。弁兵失散。省河要隘。為賊所扼。直逼城下。逆夷立待還其商欠。准予通商。一言不決。即行滋事。爾時攻守無具。譬盜入室。環立榻前。拒之不得。況能起捕。然等以不戰不能息兵。疊承

嚴諭。何敢依違觀望。遂激勵兵勇。焚燒其船。開仗攻擊。相持五晝夜。嗣緣逆夷冒死登岸。襲我後路。聲言求和息兵。數日來礮響震天。火光偏地。漢奸在藥局放火。勢將內變。城內居民痛哭。呈懇罷戰。爾時等已辦一死。與城俱忘。伏念恩深權重。負荷匪輕。儻省城有失。全粵瓦解。不但數百萬生靈。同遭大劫。而恢復海疆。恐千百萬糧餉。不能濟事。是以等再四熟商。徒死無益。故不避重譴。冒昧入奏。請

旨遵行。等天良未泯。豈甘故出下策。以求苟活。此前參贊大臣隆文。所以憤懣成疾。而等日思圖報。寢食不安。疲敝精神。以致皮骨僅存者也。然

皇上能諒等苦衷。而局外論事者。曲為責備。等仍復何辭。夫以素未被兵之地。多方豫備。尚不能當其光燄。而廣東以殘破之區。必使聚賊其眾。等自顧何能。克當此任。且夷人以剽掠為性。萬里深入。有必死之心。船堅礮利。到處為害。並無一定巢穴。即如香港。亦不過藉以挾制內地。若欲久居。必不北駛滋事。總緣垂涎閩浙口岸。實欲得之。以為要脅以達其欲。並非廣東予以商欠。即不擾害。觀其始而

阻攔填河。繼而廣積小艇。屢添兵船。招募漢奸。何嘗一日不思反噬。且香港四面環洋。不難於復而難在守。如其得而旋失。必至速其內攻。即目下水淺填塞。兵勇分據。不能長驅而入。而新安。東莞。香山。順德。必致受其屠掠。人心一動。匪徒竊發。省垣根本重地。勢將動搖。是爭一荒島。致壞大局。非計出萬全之道。等所以通盤籌畫。不敢不為我皇上剴切敬陳也。現在各鄉團練。俱能認真。而後路抄襲。尤宜先備。等親往各處校閱。莫不志切同仇。互為捍禦。逆夷偵知紳民共憤。水陸交防。現在該夷不復阻撓填河。亦不敢遽行進內窺伺省河。南路堵塞。將次告竣。東路二沙尾等

處現在趕緊興工。各處土礮臺亦已相度地勢。擇要修造。安設礮位。俟內戶完固。各大礮臺即應接續趕辦。所有礮位。隨鑄隨運。此外尚有紳士捐辦大小礮位百餘尊。除發給各鄉防守外。其餘僅足敷內河之用。虎門各礮臺修復後。尚須五六百尊。年前恐未能鑄齊。然不敢不併工趕辦。目下漢奸招回者不少。其中恐有內應。未便安置省垣左近。暫派在虎門以外。乘機焚其船房。擒其魁首。以冀修復。外海各礮臺。逐層由內而外。庶不致進退無據。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裕謙奏。香港尚有夷兵房屋。降旨令奕山等覆奏。茲據奏稱。香港地方。逆夷藉以挾制。並不久居。現在填塞

十

省河。並不阻撓。業已趕緊興工。建臺鑄礮等語。浙江命將出師。一經勦辦。難保不竄回廣東。復圖滋擾。現據奏稱。該夷以貨船改造兵船。其心叵測。該省礮臺礮位。必須及早建鑄。方可有備無患。若此時稍存玩泄。臨事再有疏虞。惟該將軍等是問。該省各鄉團練義勇。紳士捐辦礮位。果能眾志成城。何患不擒渠殲醜。至招回漢奸。固當防其內應。若示以恩信。不特散其黨羽。即可藉以殺賊。著該將軍等。明定賞格。剴切曉諭。有能焚燒夷船。擒斬夷目。即行據實具奏。候朕破格施恩。至香港地面。如有可乘之機。仍著相機收復為要。

兩廣總督臣祁項署廣東巡撫臣梁寶常奏。臣等於九月

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內開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奉

上諭。朕聞暎咭喇逆夷在粵滋擾。有越南國貿易人。聲言暎夷恃亂天常。稱兵犯順。並云彼國善製船礮。工且迅速。各項火器。精於暎咭喇所為。若有文檄與之。彼國自能效順等語。越南是否素為逆所最畏。船礮火器。是否能制暎夷之命。其願為效順之語。果否出於至誠。抑係別有所圖。著祁項。梁寶常。確探密查。並於接奉後。密行知照廣西巡撫周之琦。一體查探。據實具奏。事關重大。毋稍合混。亦慎勿漏洩。是為至要。等因。欽此。臣等遵查此事。先於本年四月間。有越南國人阮得烘。在臣祁項衙

十一

門。呈控新會縣船行梁潘輝等。於數年前。失風漂至越南。打沈船貨。向伊借銀。買帶貨物。今來粵追討未償。呈懇追還等語。隨飭縣傳訊。梁潘輝等。供認欠銀屬實。即行措交阮得烘。在省守候追欠之時。復在臬司衙門遞呈一紙。內稱伊在粵。見暎夷如此猖獗。不過恃船堅礮利。本處戰船。力不能敵。該國所造之船。頗為堅厚。皆係甘露鬼子駕駛。如中國給該國王文書。當可代造。不過四百金。即造一隻。並稱該國與暎夷。近無嫌隙。事宜機密等語。臣等隨訪查越南雖素產木植。若造一堅厚大船。亦非數百金所能辦。即造成該船式樣。本地無人駕駛。前督臣林則徐仿照越

南製成軋船四隻。內港外洋均不得用。是其明徵。又查阮得烘不時外出貿易。本年隻身來粵。並不常住越南。恐非安分之徒。揆其情詞。不過冀懇速為追欠。似無別意。其所稱該國可代造船隻之語。該國王並不知曉。臣等以事關外夷。未敢冒昧。俟再訪查辦理。旋據新會縣稟報。欠項全數交清給領。即飭令阮得烘回國。茲奉

諭旨飭查。當即一面飛行廣西巡撫周之琦。一體確實查探。臣等一面密為商核。查越南之於

天朝。久稱恭順。聞昔曾擊敗暎夷之師。至今兩不侵犯。此特見之前人說部。係嘉慶十三年之事。迄今已閱三十餘年。暎

十二

夷日見強肆。且與越南未再交兵。故未聞有暎夷畏懼越南之語。至其船廠之堅利與否。廣東距越南較遠。一時難得確據。容臣等再為採訪。該國船廠火器。果否精於暎夷所為。該國王有無至誠效順之意。逐一設法確探密查。並俟廣西撫臣就近查探實情。是否可行。移咨到日。另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祁項等馳奏。遵查越南國人阮得烘。在粵守候追欠。曾於臬司衙門呈稱。暎夷猖獗。專恃船堅礮利。該國所造之船。頗為堅厚。如中國給該國王文書。即可代造。揆其情詞。不過冀懇追欠。現在欠項全清。已經飭令回國。至該國之船廠。果否

堅利。尚須查探等語。廣東距越南較遠。一時難得確據。自係實在情形。著祁項稟實。當確加查訪。該國船廠火器。是否精於暎逆。所有該國王有無至誠效順之意。逐一設法探詢確實。即行奏聞。事關外夷。諸宜慎密。

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給事中駱秉章奏。臨清德州及淮安徐州等處。為南北通衢。恐有奸宄窺竊。梗塞南糧。當經降旨。著該督撫等。察看要隘。派兵巡查。矣。江南瓜洲河口。為南五省漕糧總匯。扼要之區。所關匪細。如果下游海口。防堵嚴密。俾各省漕船照常穩渡。庶京倉無匱乏之虞。著牛鑑通盤籌畫。先事豫防。所有通海之狼山鎮。崇明等處。及運道必經之瓜洲等口。務使處處有備。毋致臨時稍有阻滯。是為至要。

十三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夷匪沿海滋擾。民間防守。莫善於團練。而拒礮之法。惟土堡最為得力。前據訥爾經額奏。麻袋貯土。堆壘九層。百步之外。試以大礮。穿至七層而止。將弁得以避。其飛礮火彈。人心安定。又賊撲浙江定海時。先向土城開放大礮。不能損傷兵卒。是土堡之能禦礮。歷有明徵。著將軍督撫等。諭令沿海村莊居民。處處仿此辦理。惟以土堡禦礮。尤須以人力守堡。大村團練數百人。

小村百人。或數十人。互相聯絡。置墩瞭望。鳴鑼相聞。一有警急。團練之民。聞至。而附近防兵。亦可聞聲應援。著將軍督撫等。遴選有守。有為。素得民心之州縣。廣為勸諭。飭令築堡自衛。一切用項章程。聽民間自行捐辦。地方官隨時與之講論籌畫。嚴禁胥役等干預其事。不時訪查。俾在官人等。咸知自效。無可染指。儻該員果能如此。實力辦理。著有成效。據實保奏。從優甄敘。至各海疆省分。紳士商民。果有捐資助餉。修建城堡。及雇募義勇。造船鑄礮。有益軍需者。其急公好義。即與出力將士無異。若仍照捐輸常例議敘。不足以示鼓勵。著嚴實保奏。候朕破格施恩。此外各省士民。如有赴各海疆捐資助餉者。亦著一體請獎。無

十四

阻其嚮善之志等因。欽此。臣查團練鄉勇。為保守地方之良法。前經飭令沿海州縣。剴諭村民。廣為團練。時時教演技藝。課其勤惰。酌為獎勵。現在團練成數。或十餘名。或四五百名不等。在海口者。以之協防。其稍遠者。即使自衛。現復遵旨諭令沿海居民。概行添築土堡。自固藩籬。並令各州縣。身親勸導。嚴禁胥吏干預其事。修築土堡。就地取土。不過舉手之勞。以百姓之力。護百姓之身家。眾力易舉。自無不樂相捐辦。所有練勇築堡事宜。亦皆出示曉諭。如州縣勸導有方。使居民踴躍從事。著有成效。即行保奏。從優甄敘。此外紳士商民。如有捐資助餉。修建城堡。及雇募義勇。造船鑄礮。

有益軍需者。亦即核實保奏。請旨破格施恩。使溥海居民。皆知聖天子安內攘外。有功必錄之至意。臣思該夷滋擾以來。沿海騷動。聞者無不痛心疾首。當此官民共憤之時。勸以重賞。自當益知感奮。皆思殺賊立功。行之既久。必能人自為兵。家自為守。此後沿海添兵駐守。建設營房墩臺。大小村莊。又有鄉勇土堡。守備謹嚴。海疆庶可無患。臣惟有擇賢能州縣。實力奉行。務期一年半間。均告成功。以副宸廑。

十五

訥爾經額又奏。再臣查陝西後起兵一千名。已於本月二十三。四等日。陸續行抵天津。當即會同提臣胡超。悉心商酌。惟葛沽為扼要之區。屯營駐守。可為各路應援。自應亦在葛沽接連安營。厚集一處。既易管帶約束。布置亦臻周密。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覆奏。籌議防堵一摺。據奏現已諭令沿海居民。添築土堡。以為自固藩籬之計。並令各州縣。親身勸導。嚴禁胥吏干預其事等語。著該督即廣為曉諭。以百姓之加護百姓之身家。勸導有方。眾力易舉。其有捐資助餉。修建城堡。及雇募義勇。造船鑄礮者。亦即嚴實保奏。候朕破格施恩。惟州縣賢否不一。務當稽查。勿令藉端勒索。騷擾地方。儻查有州縣科

冰病民。即著嚴叅示儆。其有最實辦公。民情愛戴。日久著有成
效者。自當據實保奏。以示鼓勵。另片奏屯駐兵丁策應等語。現
在陝西後起官兵。行抵天津。著即照議屯駐著沽地方。該處既
屬扼要之區。可為各路應援。著納爾經額即會同胡超。妥為安
插。務令聲勢聯絡。有備無患。

癸未。兼理兩廣總督。江蘇巡撫。梁章鉅奏。竊臣自七月受
篆後。即馳赴上海。接辦防堵事宜。彼時不過循照舊章。無
須另行籌議。自粵閩浙江警報。民心始覺驚惶。訛言四起。
全以兵力單薄為慮。經臣會同提督臣陳化成。奏調官兵
二千名。復緣陸路亦須嚴防。又續調官兵一千七百名。安

十六

插本城。及各屬要隘。並於各口岸添設砲位。臣與提臣親
加演試。均能致遠有準。足資防勦。竊謂攘外須兼靖內。必
先固民志。而後可壯軍聲。節經通飭各屬。團練鄉勇。查江
境沿海之區。多係水田。樹泥窄岸。深港危橋。所在皆是。鄉
勇生長其間者。熟知地利。若遇夷奸登岸。無難兜截盡殲。
且既經團練。則團練之人。共相識認。均知來歷。不但可以
協防。即宵小匪徒。亦難竊發。既省籌餉之費。又無徵調之
煩。平時生業自安。遇警猝然可應。古人守望相助。寓兵於
農之法。莫善於此。現據川沙廳。太倉州。南匯縣。嘉定縣。各
報團練鄉勇。均有六七百名不等。寶山縣。照向辦成例。按

敵出夫。計有壯丁五千名。華亭縣。募有海船四十隻。水勇
二百名。臣復飭於上海縣城扼要之區。練有精壯鄉勇二
百名。水勇一百名。快船十隻。海燕子船四隻。其便捷處。若
如帆船之製。於黃浦江面通中之地。雇備沙船一百二十
隻。非列堵禦。並預裝沙石重物。以備擊沉。藉資阻滯。至城
廂海關一帶。商賈雲集。游民雜沓。良莠不齊。復諄諭紳耆
接家團結。已有壯丁四千三百餘名。歷經派員抽查。均能
整飭。現在居民。各安生理。市廛繁庶如前。並無驚疑連徙
之戶。足紓

十七

聖慮。再臣於八月間。准前督臣裕祿。鈔摺咨會。以福建廈門失守。
浙江洋面夷船日增。應飭吳淞等營縣。不准閩廣商船進
口。當經臣一體飛行遵照。旋據上海並閩廣商民行戶。赴
臣行館遞呈哀求。以為不准進口。則漂泊重洋。必致人船
莫保。情詞懇迫。正在批候札商間。又接前督臣來咨。謂無
論本籍外籍。概不准一船一人進口等語。外間民心惶惶。
幾至罷市。臣查商船進口。祇須嚴加查驗。自足以杜漢奸
原不必因噎廢食。如果不准一人一船進口。則該商船各
有家口。未免失望驚惶。而各船隻頗備外洋。設為夷船所
脅。是防寇轉以資寇。現當防堵喫緊之際。正賴眾志成城。
自應變通以示體恤。當飭該管道員。嚴督守口員弁。於各

船到口時。先行嚴查清白。陸續放行。現在商民歡感。輿論翕然。情形極為安貼。

梁章鉅又奏。竊臣於九月二十一日戌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倭夷滋擾浙省。指日大兵雲集。剋期進剿。糧臺為行軍要需。必應安置妥協。無誤轉輸。方足以壯軍聲而堅眾志。惟浙省現在逆夷逼處。自不便於省城設立總局。牛鑑到任。尚需時日。著梁章鉅先行籌畫通中之地。何處建設總局。何處建設分局。總期調度得宜。源源接濟。不至有意外之慮。方為妥善等因。欽此。伏思糧臺為軍儲要地。浙江省城。距逆夷停船之處不遠。

十八

自應欽遵

諭旨。籌畫通中之地。建設總局分局。查浙省與蘇省接壤。以適中之地而論。嘉興府城北。距蘇州。南距杭州。道里適均。水陸俱便。但與乍浦洋面。近在咫尺。無異杭州。其次則嘉興連北之王江。平望鎮。為江浙交界之區。人烟雖多。向無城郭。再北則吳江縣。雖有城垣。而地方狹隘。且縣庫不能多貯銀糧。此外如松江府城。僻在一隅。上海縣城。距浙紆阻。亦濱海壖。均於浙省行軍。未能兼顧。臣與僚屬公同籌畫。蘇州省城。物阜民安。距杭州僅止三百九十餘里。既為南北往來水陸必由之地。並於屯糧貯餉製器厄材。無不便

利。若將浙江糧臺總局。建於蘇州省城。最為妥善。其分局可以設在嘉興府城。由浙省撫臣劉韻珂選派大員。在彼督辦。亦可源源接濟。蘇州距上海寶山。各僅二百數十里。不日督臣牛鑑接篆。駐紮上海。臣與劉韻珂牛鑑。均可聯為一氣。呼吸相通。以壯軍聲而堅眾志。計無有便於此者。仰蒙

指示。牛鑑到任。尚需時日。現在寶山口外。並無夷船。所有防堵事宜。經臣布置周密。約計揚威將軍過蘇。在途一應糧臺事務。並應次第經營。臣於拜摺後。即自上海啟行。馳赴蘇州。督率藩司程爾采。趕為擇地。建立總局。一面咨明劉韻珂

十九

在嘉興設立分局。查卞士雲。孫善寶。管通。現在尚未過蘇。臣已將卞士雲。截留蘇局。其孫善寶。管通。二員。仍令赴浙聽候調遣。至上海吳淞。現有提督臣陳化成。專駐海口。徐州鎮王志元。專駐上海城外。足資照料。但臣赴蘇之後。不知督臣牛鑑。旬日之間。能否即來上海。現已札調署臬司黃恩。形星夜前來。暫駐上海。以昭慎重。而資彈壓。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梁章鉅奏。上海防堵情形一摺。江浙地面毗連。現經該撫續調官兵。添設砲位。川沙等各廳州縣。均已團練鄉勇。雇募漁船。上海扼要處所。練有精壯義勇。並快船海燕。子船。沙船多隻。排列堵禦。豫備鑿沉攔阻。現在商民安堵等語。

所辦尚屬周妥。均著依議辦理。其查驗商船。陸續放行一節。果係清白商船。自應放行進口。以安商旅。而免停頓。惟逆夷占據甯波府城。難保不令漢奸四出窺伺。該撫將商船照舊放行。並募雇各項船隻。務須查驗明確。加意慎防。斷不可稍存大意。致有漢奸乘機滲入。是為至要。又另摺奏設立糧臺事宜。准其於蘇州省城設立總局。嘉興府城設立分局。以資接應。卞士雲前已有旨令赴浙江。幫同藩司常恆昌辦理事件。毋庸截留在蘇。該處經管需人。著侯孫善寶督通羣。二人到蘇。酌留一人。俾司總局。與經等到蘇後。先將江蘇防堵。及安設糧臺之處。與牛鑑梁章鉅。公同商酌。悉心籌畫。以期盡善。將此諭知。與經。特依順文。符。牛鑑梁章鉅並諭令劉韻珂知之。

二十

甲申。

諭軍機大臣等。尋諭盛京將軍耆善。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山東巡撫托渾布。逆夷侵犯海疆。每到一處。必先將內地所貯火藥。開放槍礮焚燒。得以乘機肆擾。不可不豫為之防。著耆善等。相度情形。務將應用火藥。分貯數處。派委妥員。設法密為防範。使逆夷無所施其狡詐伎倆。不可稍有疏虞。是為至要。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逆夷自七月以來。由閩而浙。攻城畧地。兇鋒日張。其醜類之多寡。雖無從知其確數。惟督臣顏伯燾與前

欽差大臣裕謙。疊次奏報。均稱其眾約有一萬餘人。茲臣又聞該

逆在甯郡。操演陸戰。人數約在數千名。若定鎮二處。該夷尚有在船未經登陸之眾。合計人數。竟在一萬以外。是無論其礮火猛烈。器械精良。即以人數而論。亦屬不少。浙省前此應請飭調鄰省官兵五千餘名。內裕謙請調者。在定海未陷之先。臣請調者。在定海甫陷之際。彼時定鎮兩處重兵。或均未潰散。或僅止一處潰散。尚可勉力支持。故不敢多所徵調。今連城壘陷。全軍盡潰。為攻為守。均有待於續調之兵。臣就現在情形。逐加籌畫。省城乍浦。海甯曹江。餘姚等處。均須從嚴守衛。而現設之兵。數皆稀少。必得再行增添。以此數處地勢。約畧計算。除本省原設各兵外。非再加鄰省兵數千名不可。至逆夷占據甯波郡縣。更須另

二十一

作戰兵。致有兩誤。今逆夷數逾巨萬。我兵即以寡剋眾。亦必須兵足數用。始能集事。若兵數較少。恐難得手。是合戰守兩項。約共需兵一萬數千名。臣前奉

諭旨。浙省所調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兵共七千名。已分諭各該督撫。令其兼程赴浙等因。欽此。昨又准湖廣。河南。各督撫。臣咨會。湖北省於原調一千名之外。奉

命再調兵一千名。河南省亦奉調兵一千名。其江西安徽兩省。並

無谷報續奉調兵之文。是前

吉內七千之數。似係連臣及裕謀先請飭調之湖。非安徽。江西兵共五千名。併算在內。數未盈萬。祇堪用以分防。不能資為攻勦。揚威將軍奕經等。到浙尚需時日。臣若稍事拘泥。必俟該將軍等抵浙。自行陳請。則曠日持久。誠恐有誤機宜。是以不揣冒昧。先行具摺上陳。仰乞

皇上天恩。俯念浙省遠夷猖獗。非重兵無以制勝。添調勁兵數千名。迅速來浙。俾揚威將軍等得資遣用。即奏膚功。於豫外靖內。實有神益。再臣聞陝甘兵最精勇。如蒙

恩准添調。並懇於固原。河州。蘭州。西甯。陝安等鎮營。酌調三四千

二十二

名。餘在離浙較近各省調派。庶攻擊益資得加。

劉韻珂又奏。再臣前此遣弁赴甯波偵探夷情。嗣該弁等回省面稟。與臣九月初八日。附片奏報情形。大畧相同。現又疊據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及慈谿餘姚。上虞甯海等縣探稟甯波城外。停泊夷船。增減無常。大約總在十隻內外。餘俱在定海鎮海兩縣港內分泊。多寡不定。此外鄞定鎮各洋面。均有夷船遊奕。而甯海縣之大佛頭白石等洋。亦泊有夷船六隻。其在甯波鎮海各逆夷。搶掠姦淫。無所不至。凡銀錢及銅器。悉皆搬運。又擄取馬匹。向民間逼索馬鞍。其在郡操演陸戰。所持悉係火器。陣法甚為整齊。現

又有於本月二十五日。自甯郡直犯省垣。及赴上海之說。

請密為防禦等情。臣查該逆自占據甯郡之後。業已二十餘日。雖曾至餘姚一次。此後並未出擾。但其船隻。時在各洋面游奕。又在郡城操演陸戰。擄劫馬匹。茲又有攻犯省城上海之說。雖探卒傳聞之詞。不必果屬確切。其居心總為巨測。臣現已密飭乍浦。海甯各文武。嚴為防範。並親督省城內外將弁兵勇。晝夜嚴防。如該逆果來侵犯。即當奮勇勦擊。以期力保省城。一面密致江蘇撫臣梁章鉅一體認真堵禦。俾免竄擾。至臣前以省城逼近海口。不便多貯銀兩。擬將藩運二庫正雜各款。酌量移貯附近府庫。

二十三

以免意外之虞。業經奏明

聖鑒。臣原擬於實在事急之際。再行分解。並非即欲解往。嗣在省紳士聞知此事。以為臣與藩司。即欲將各銀解往分貯。隨以庫銀運出省外。恐驚民心。並恐為土匪劫掠等詞。作札阻止。臣以該紳士等原係因公起見。並非干豫阻撓。即傳至署中。諭以現在並未運動。該紳士等亦即釋然。今逆夷既在甯郡。揚言欲至省城攻擾。設今果有涉入之事。但使可以運動。臣仍當將各銀兩分別移貯。以昭慎重。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現在逆夷猖獗。各處海口。亟須添兵防堵。著恩特予額富呢揚阿於甘肅陝西二省。各挑精兵一千

名飭令曾經出師之明幹鎮將管帶迅速前赴浙江。又英經等調遣。毋許沿途滋擾。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又

論。本日劉韻珂奏請添派兵丁防剿一摺。已由六百里諭令恩特亨額富呢揚阿迅速派撥精兵二千名。赴浙調遣矣。又另片奏逆夷船隻分泊各處。在郡操演陸戰等語。該夷心懷巨測。不可不防。且既有直犯省垣及赴上海之說。著劉韻珂分飭文武各員。加意防堵。毋令竄入。該夷雖操演陸戰。誠恐詭計。聲東擊西。各海口緊要。仍不可不加意防守。英經等計日到蘇。務當相機籌畫。使江浙兩省聲息相通。互為應援。所調各省兵丁陸續到齊。足資防剿。該夷每到一處。慣用大礮轟擊火藥庫局。著英經等分飭兵弁。先將火藥分貯僻靜處所。小心防守。勿令聚於一處。是為至要。劉韻珂摺著鈔給英經。特依順文。督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丙戌

諭軍機大臣等。著恩特亨額富呢揚阿即於甘肅陝西兩省各營內。挑選精兵二千名。各帶精良器械。派曾經出師之鎮將管帶。於來年正月。由陝西省城起程。前赴天津。聽候調遣。所調兵丁。著該督撫於陝甘兩省內。統計酌調。毋庸拘定每省一千之數。總期遴選精銳。其所帶軍器內。火器一項。尤為緊要。務須揀擇

二十四

工料精堅。運用便利者。發交該兵丁等備用。至昨有旨調赴浙江兵丁。如未起程。所帶器械。亦著一併挑選精利。以期得力。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丁亥。揚威將軍英經奏。竊才前准

廷寄。並浙江撫臣劉韻珂將奏底鈔錄。由驛遞封。查據該撫奏稱。鎮海縣童生陳在錫。赴省代逆夷投遞書函。並獻平夷三策。現將該童生交縣看守等情。才伏思現在軍務非招撫漢奸。不能散其黨眾。而又須嚴防漢奸。始免墮其詭謀。查童生陳在錫。本與逆夷往來。前於八月間。在裕謀軍營獻策。經裕謀聞其有通夷情事。押發鎮海縣收管。茲

二十五

於鎮海失守後。自稱被逼詐降。持書來省投遞。查當時百姓紛紛逃竄。儘可乘間逸出。奚必俟持有夷書。始赴省城投遞。且前與義律四次往來。必已熟悉。何至逼降。又該童生所言逆夷初陷甯郡。本謀南據溫台閩廣。西窺杭紹嘉湖。嗣因探量餘地水淺。故會人來省遞書。僥倖其所請。當直入錢塘江。由萬松嶺而寇省垣。並稱夷書係言欲浙省給予重賄。方肯罷兵等詞。顯係挾制要求。復萌舉東故智。且安知非夷情詭詐。見我曹江防守較嚴。有意聲東擊西。分我兵力。或即欲徑由萬松嶺直犯省垣。先以危言恐嚇。抑或使我專守曹江萬松嶺二處。得以竊從乍浦西擾。皆

不可不密為防範。至該童生現係漢奸首先來歸之人。務須詳細斟酌。如實屬洗心向化。自應從重激勸。以鼓勵後來自拔來歸之心。然核其前後情節。種種可疑。必須逐層盤詰。始克得其情偽。現據劉韻珂奏稱。將該童生交錢塘縣嚴行看守。仍令委員與之盤桓。俟到浙。體察情形。再行酌量辦理。查該童生前在杭省。曾經遣人寄送逆夷回信。其杭州省城通夷之漢奸。諒亦不少。若即在彼處盤詰。難免為其窺探。若即調赴行營。此時兵丁尚未齊集。彼轉得窺我虛實。等現已飛咨劉韻珂派委委員。假以迎見將軍為詞。仍令原派委員。管押前赴江浙交界一帶。漢奸

二十六

較少之處。暫事羈縻。等即行密派委員前往。會同原派委員。逐細盤問。何以與義律認識往來。前獻裕謀何策。現在夷人作何舉動。必須設法究詰。務得確情。如該童生果係幡然改悔。亦須責其勾回漢奸餘眾。為自贖之驗。儻竟係逆夷奸細。亦可乘機用計。使其內潰。俟該委員等問有端倪。等再行細心斟酌。妥為嚴辦。惟浙省陸路海口。凡與省城相通之處。均宜嚴密防範。以待大兵齊集進剿。始免有顧此失彼之虞。等查閱裕謀原奏。前曾催令太平府知府舒夢齡。在甯徐鳳穎等處。鄉勇五千。分起管帶赴浙。等前已札催迅速前進。現於途次。接見新授浙江處州鎮總

兵梁勝灝。等因該總兵現奉

旨令其速赴浙江軍營。當即札飭先行兼程赴浙。並令該總兵途遇舒夢齡所帶義勇。無論何起。即行接替管帶。趕赴浙省。聽候劉韻珂分撥防守。庶幾有備無患。等即剋期到蘇。遵旨先與牛鑑等商糧量及上海等處一切事宜。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經奏。接奉諭旨。並劉韻珂摺。底一摺。覽奏均悉。奕經此時已入江南境界。其應如何分兵防守。及豫備攻剿之處。諒與牛鑑等會商妥辦。昨據劉韻珂奏。浙省兵力單弱。已降旨飭令恩特亨額。富呢揚阿。挑選陝甘精兵二千名。剋期赴浙。交奕經等調遣。以壯軍威。前因裕謙請寬徐鳳穎等處

二十七

義勇。旋經劉韻珂奏稱。該三府習俗獷悍。其願來者無非不安本分之無賴遊民。為益甚微。為害甚大。當即降旨飭令麟慶程樹采。停止。該將軍等到蘇後。悉心籌畫。如必須該處義勇。著一面奏聞。一面飛咨麟慶程樹采。迅速招募。飭赴軍營。聽候調遣。至鎮海縣童生陳在鎬。現經該將軍飭押赴江浙一帶。暫事羈縻。設法究詰。著即多方盤問。務得該夷確情。毋任狡飾。儻有可乘機使用。或斷難得力之處。著隨時酌量辦理。

戊子。

諭內閣。著派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馳驛前赴天津一帶。查閱海口。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於本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訥爾經額奏籌議海口情形一摺。據奏北塘南北兩岸。業已因地設險。居民可無遷避。後路亦有接應。官兵皆有障礙。仍著訥爾經額相度地勢。慎密防堵。儻該夷竟敢紛紛登岸。又將作何準備。仍當先事豫籌。等因。欽此。竊臣往來海口。已及一年。此處情形。無日不懸於心目。凡逆夷進口。如何攻勦。上岸如何準備。無不集思廣益。以籌勝算。並節次奏蒙

二十八

訓示。籌畫後路接應。尤不敢僅顧一面。致有疏漏。海河灘岸之上。徧挖陷坑。土埧土壩之內。以及各後路層層伏兵。安設槍礮。皆所以防夷登岸。前於本省。揆檢舊存小礮。共得三百斤以下至百餘斤者。八百餘尊。除分撥沿海各州縣三百餘尊外。所餘五百餘尊。皆遵照前奉

硃諭。指示機宜。安於後路屯兵處所。大沽則西沽新城等處。北塘則新河村。埋頭沽等處。所設兵礮。皆與礮臺聲勢聯絡。互為策應。細審形勢。逆夷駛入內河。大沽頭層設伏。係堆架鐵錘。北塘係裝石沉船。皆重至數十萬斤。兩旁夾釘粗大木椿。逆船斷不能排列衝突。直抵礮臺之下。我兵大礮。連環轟擊。足以制勝。至設伏之外。兩岸一片淺灘。俱係淤泥陷坑。該夷欲舍舟登岸。亦窮於不能立足。且大沽北塘均

係迎面臨河。該逆不能用小船繞越後路。即使舍舟登陸。踏泥而進。而各處屯兵。相機開用小礮。併力兜擊。礮內裝蜂窩礮子。一發可擊多人。又祇重數百斤。現製四輪小車。每車用鄉勇二人牽挽。一兵照應。隨方轉向。處處可以挽行。較之專設一處。不能挪移者。更為得力。且逆夷登岸。所用不過鳥槍。其及遠總不能過一里。而我之小礮。打遠二里有餘。是其手中火器。未能及我。而我之礮早已及彼。該夷進則無所障礙。必致全傷於礮。退則急切不能回船。必致慌亂。我兵擡礮為槍。一齊奮發。趁勢攻勦。亦足以制其命。總之海河層層設伏。不使該逆有登岸之地。後路層層接應。不使登岸有可乘之隙。夷情雖極狡橫。亦難肆逞。此時天氣已寒。河水將凍。臣籌辦防堵。密益加密。以為來年之計。未敢稍存大意。致有疏虞。

二十九

訥爾經額又奏。再逆夷沿海猖獗。如可誘之深入。使彼難船就岸。原可設法攔截。惟大沽北塘兩處。均係海汊。距攔江沙海口。尚有二三十里之遠。該夷詭譎萬端。未必竟敢全行進口。其進口者。不過火輪船與三板小船。彼以船為巢穴。無所得手。不敢遠離。竊恐一有所得。雖沿岸尺寸之地。即可據以逗留。或不肯深入。墮我之計。彼時辦理。更覺費力。臣現在層層布置。務在水陸兼防。以保全勝。至用奇

兵以出其不意。用疑兵以誤其所向。平時籌畫在心。尤須臨時相機而行。斷不敢稍事拘泥。亦不敢稍有疏忽。

訥爾經額又奏。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

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盛京直隸山海關各處所轄海口。著即派委明幹委員。詳細

測量。繪圖貼說。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臣查直隸海口。大小不一。

內河外海。或遠或近。多有攔江沙阻限。其夷船由海進口。

何項船隻。可以駛入。何項船隻。不能駛入。但須測量水勢。

深淺。而攔江沙上。水之深淺。又視海潮以為消長。前經查

得各海口潮長之時。惟天津之大沽。甯河之北塘。水勢較

三十

深。平時水深二三尺。潮長七八尺。及丈餘不等。夏間海潮

極盛之時。又遇東南東北風。亦止可長至二丈。至該夷

大號船隻。訪查得上年到此夷船。其至大者。喫水二丈七

八尺。其高出水面處。亦計二丈有餘。即其小號兵船。喫水

亦在二丈內外。俱不能進。其餘各海口。攔江沙上潮長之

時。水深不及大沽等處一半。或四五尺。或六七尺。至大不

過一丈。河面窄狹。兩旁盡屬泥灘。即如豐潤縣黑沿子一

處。上年逆夷曾用三板小船。乘潮駛入。登岸乞買食物。彼

處村民。言其買物之時。刻刻探問潮落信息。恐其不能復

出。其大船則在攔江沙外停泊。此其明徵。至臨榆縣之石

河口。秦王島二處。與各海口情形。微有不同。前經查明石

河口。距洋面四里。距縣城十里。口門外有沙岡三道。其中

皆有行船溝槽一道。寬二丈餘。水深八九尺不等。潮長之

時。增二三四尺不等。岡外漸入深洋。商船乘潮出入。均須

先行探明溝坎。立標為誌。方能行走。秦王島距洋面七里。

距縣城三十里。內多石灘。外亦有沙岡三道。水勢亦止在

一丈內外。合查直隸各海口情形。大概如此。均無大船可

進之處。臣現復欽遵

諭旨。派委明幹委員。會同各該州縣地方官。就海口近岸之處。將

潮落水勢深淺。逐一測量。並將各海口情形。再行詳細查

三十一

明。繪圖貼說。確核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準備逆夷登岸情形一摺。又另片奏

水陸兼防。以操全勝。及測量海水勢各等語。覽奏均悉。現在

大沽北塘兩路。安置兵廠。聲勢聯絡。層層設伏。該夷進則無所

障蔽。必致全傷於敵。退則急切不能回船。必致慌亂。我兵撞破

烏槍。趁勢攻勦。均足制其死命。此時天寒冰結。夷船未必遽來。

明春南風司令。河水解凍。該督務當先事籌畫。無一時不留心

體察。無一處不加意防維。總使該夷不能進岸。我之槍廠已能

及彼。即令偶被竄入。我兵前後左右。處處伏兵齊發。該夷方不

能首尾相顧。諒該督必能仰體朕意。相機勦辦。以副委任。其各

海口水勢深淺現已派員詳查。著仍遵前旨繪圖貼說。確核具奏。至陝西兵丁二十名。所帶器械。如不適用。著訥爾經額會同胡超查明趕緊添造發給。以資得力。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項著廣東巡撫梁寶常春籍等前於三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參贊大臣楊芳片稱。將來改水師為陸路。並添築寨堡之處。著該將軍參贊督撫會同妥議具奏。欽此。又於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楊芳奏。請將水師改為陸路。自係因近來訓練不精。不能得力之故。此時固未便全改章程。其應如何變通酌劑之處。該將軍妥議具奏等因。欽此。等伏查廣東設立水師。防海之路有三。惠潮為東路。高廉雷瓊為西路。廣州為中路。自虎

三十二

門迤西。廣海寨所轄之大澳。盜賊淵藪。帆檣出入。較之東西兩路。形勢尤為喫重。該參贊楊芳請將水師改為陸路。自係專為廣州中路虎門失守。水師不能得力而言。惟是等體察現在情形。虎門內外砲臺。不能不修。各臺四面環海。即不能不藉舟師之力。以資捍衛。況廣州所屬海港。俱連大洋。乘潮內駛。在在可入。水師緝拏盜賊。巡防森嚴。為用實多。不僅如該參贊所云。專為護持海商也。至該參

贊所慮省城二沙尾。鳳凰岡兩處。大船可到。欲於附近河岸靠山之處。修砌營壘。安兵駐紮。殊不知二沙尾等處。均係內河。尚在黃埔以內。虎門扼中路之衝。實為外海藩籬。現在填塞河道。據險設防。係權宜之舉。以期由內而外。而經久之謀。必須外戶加嚴。若使盡改為陸。不但自棄天險。而香山新安等縣。聲勢不能聯絡。賊艘必至長驅。益無顧忌。果能外戶固守。則近省東南二路。即可無虞。總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現在砲船各項。以之捕盜則有餘。以之禦夷則不足。所可變通者。攻守之具。正未便因噎廢食。徒涉紛更。等語。悉心酌議。統俟將來籌辦善後。如果水師內有應行變通之處。再當通盤籌畫。奏明辦理。所有該參贊請改為陸路之處。應毋庸議。

三十三

奕山。齊慎。祁項。梁寶常。又奏。再香港逆夷。招集漢奸。其著名頭目。盧亞景。鄧亞福。何亞蘇。石玉勝。為之勾引煽惑。前經等先後招回。黎進福等一千餘名。安置虎門以外。暗聽調遣。並派紳士兵弁。前往管帶。隨時查核。防有間諜混入其中。臨戰內應。茲又據石玉勝。持諭招回伊兄石玉勝等二百餘人。並呈繳大拖船三隻。小船一隻。情願立功贖罪前來。等語。委員點驗屬實。當即優加獎賞。以固其心。據石玉勝供稱。香港灣泊大小兵船貨船。有三十餘隻。運奉

燒後。又修起數十間。並蓋有鬼樓等房十餘間。近聞省中團練壯勇甚多。奸夷恐奪香港。又招集漢奸數千人。拖風船四十餘隻。並造平底三板船等語。又據水師提臣申報。九月初十日。有逆夷三桅兵船一隻。由沙角橫槽。向口內駛進。旋據行營探事兵勇稟稱。駛進三桅兵船於十四日。夜灣泊漁珠河面。復有二桅三板船四隻。在新造河面。往來遊奕。見沿河要隘。安設砲位。壯勇林立。不敢深入。即同三桅兵船。一齊開出洋面而去等情。是逆夷刻刻不忘反噬。而石玉勝之供。前後脛合。洵屬可信。李等惟有督飭鎮將。激勵兵勇。水陸嚴防。一俟河道塞竣。內戶鞏固。再行馳

三十四

奏請

旨遵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山等奏廣東水師未便遽改陸路一摺。又另片奏。招回漢奸。嚴防水陸各等語。楊芳前奏。請將水師改為陸路。諒以其時虎門失守。中路水師不得力之故。茲據奕山等體察情形。虎門扼中路之衝。實為外海藩籬。必藉舟師之力。以資捍衛。若改為陸路。不但自棄天險。而香山。新安等縣。聲勢不能聯絡。賊艘益無顧忌。所有楊芳前奏著毋庸議。統俟籌辦善後事宜。如有應行變通之處。再由該將軍等酌議具奏。至逆夷招集漢奸。為勾引煽惑之計。既經該將軍等。購覓眼線。先後招回

一千餘名。並有呈繳船隻砲位。情願立功贖罪者。可見貪毛踐土。具有天良。該將軍等務當恪遵前旨。明定賞格。示以恩信。散其黨羽。不但可以自固藩籬。相機仍可得力。現在沙角橫槽各口。既仍有夷船駛入。尤宜激勵兵勇。水陸嚴防。如有可乘之機。即當加以懲創。方為不負委任。

庚寅。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倭夷滋擾浙省。指日大兵雲集。剋期進剿。糧臺為行軍要需。必應安置妥協。無誤轉輸。方足以壯軍聲。而堅眾志。惟浙省現在逆夷逼處。自不便於省城設立總局。牛鑑到任。尚需時日。著

三十五

梁章鉅先行籌畫通中之地。何處建設總局。何處分局。總期調度得宜。源源接濟。不致有意外之虞。方為妥善等因。欽此。仰見

我

皇上慎重軍儲。籌畫萬全之至意。伏查軍需局所以積貯銀兩。支應糧糧。製備器具。最關緊要。太近則恐致疏虞。太遠則難資接濟。故歷來辦理軍務。於離大營稍遠之處。設立總局。大營之後。分設糧臺。以期兩無窒礙。臣前奉

諭旨。飭令籌畫設立糧臺處所。臣以前敢糧臺。應隨大營為進止。須俟揚威將軍等到日。定由何路進兵。隨時分設。不能豫定其處。其總局分局。以逆夷現據甯波而論。則總局應設

於杭州。分局應設於紹興。庶可支應無誤。惟杭州逼近共
山海口。誠恐逆夷由海道突前。未便多貯銀兩。議將
奉撥軍需各款。均在江蘇藩庫存貯。浙省陸續提用。以免
意外之虞。業於九月十六日。由驛覆奏在案。茲奉

指示前因。並准江蘇撫臣梁章鉅鈔摺咨會。以蘇州省城距杭州
僅止三百九十餘里。既為南北往來必由之地。並於屯糧
貯餉製器庀材。無不便利。擬將總局吏於蘇州。分局僅係
陸續轉輸。可在嘉興設立。由臣選派大員。在彼督辦。其前
任藩司卞士雲。裁留蘇局。孫善寶管通庫二員。仍令赴浙
聽候調遣等因。查核原奏。均係遵

三十六

旨籌畫。且與臣前請在蘇州存貯銀兩之議。亦屬相符。惟蘇州總
局。嘉興分局之外。浙省應否再行設局。原奏內並未議及。
臣伏思逆夷現據浙東之甯波府城。及鎮海定海兩縣。揚
威將軍等統率大兵。來浙勦辦。或在省城。或在紹興府城。
並所屬之上虞餘姚等縣。分營駐紮。整旅東進。將來克復
一處。軍營即須移進一處。杭州距蘇州。幾及四百里。計程
已不甚近。紹興上虞餘姚。及餘姚以東。則與蘇州更屬紆
遠。內至遠之處。往返將及二十日。若由蘇州局。綜司一切。
再由嘉興分局。轉運各處。於支應盤糧。撥發器物。恐諸多
未便。況將軍參贊。及各路官兵。全駐浙省。而杭州根本之

地。紹興緊要之區。並不設立糧臺。亦無以維繫人心。聯絡
軍勢。且江浙分屬兩省。事事稟承於江蘇。更易啟委員等
觀望瞻顧之弊。臣再四思維。似應於蘇州杭州各設糧臺
總局一處。紹興另設分局一處。其上虞餘姚等縣。即由杭
紹兩局。派員往彼分設糧臺。備支應。倘未便捷。再於該數
縣與紹興相近之區。隨時添設支應局數處。以期源源接
濟。氣勢聯絡。查蘇州地居腹裏。民物殷阜。誠如梁章鉅所
奏。於屯糧貯餉製器庀材。無不便利。至杭州紹興地亦殷
盛。並可購糧儲器。應請將歷次奉撥軍需銀兩。均在蘇州
總局存貯。兵糧破位。及一切軍器。在該局暨杭州總局紹

三十七

興分局分頭採積製造。官兵鹽糧。均由杭州紹興及由杭
紹分往之糧臺支應。局等處。就近支發。凡蘇州採置糧米
製辦破位器物之價值運腳。即在所貯浙省軍需項下動
支。杭州紹興應用各項銀兩。現在浙省前撥之軍需銀一
百萬兩。尚有餘騰。應先儘此款動支。俟支用將盡。再在蘇
州存貯之軍需銀兩內。由杭州局隨時酌量移提。分撥應用。
事竣之日。蘇州局動支之款。由蘇州報銷。杭州紹興局動支之
款。由杭州局彙總報銷。以清款目。而杜混冒。再浙省自上年
軍興以來。歷次調撥江甯壽春徐州等兵。均由蘇省經過。
該省各州縣辦理兵差。均係自行籌款。今蘇州設立總局。

係專應浙省軍務。此後各省赴浙官兵。路經蘇省。所需兵差銀兩。應仍照舊章。由該省自行籌辦。不得支銷浙省軍需。以期用款毫無掣肘。至嘉興府地方。雖處蘇杭之中。但自蘇至杭。一帆可達。凡蘇局備辦之米糧器物。可由蘇隨時運送至杭。轉發各處。不必存貯嘉興。即或暫時寄貯。祇須責成嘉興府。督飭嘉興秀水二縣。就近經理。如果事務繁劇。再由臣酌派幹員一二人。前往幫同照料。現在似可不必另設分局名目。致資糜費。所有蘇州總局。即由梁章鉅督辦。杭局紹局及分設各糧臺。臣當慎遵前旨。總司其事。惟浙省應設之局。不止一處。頭緒紛繁。必須大員幫

三十八

同核辦。方可集事。臣前請

簡派郵省藩司。來浙襄理軍需局事務一摺。欽奉

諭旨。著派前任藩司卞士雲。迅即馳驛前往浙江。會同藩司常恆

昌辦理欽此。是卞士雲係奉

特旨來浙之員。此時鄭祖琛帶兵在曹江防堵。一時不克分身。而

孫善寶管通羣二員。帶有降革處分。與卞士雲等稍有區

別。誠恐呼應不靈。應請仍將卞士雲調至浙省。與常恆昌

等會辦杭局事務。其紹興分局。俟揚威將軍等到日。另行

派員至曹江駐紮。再將鄭祖琛撤回。飭令赴紹。局經理。孫

善寶管通羣二員。應由梁章鉅酌留一員。襄理蘇局。一員

仍遣今來浙。以便派管分設之糧臺。俾專責成。如此則餉糈多貯蘇州。不虞意外之變。而浙省節節設局。支應即屬便捷。且足以聯眾志而壯軍威。似於轉餉行軍。均有裨益。奉贊大臣特依順奏。現在浙省軍務喫緊。等因。

旨前往會同勦辦。應請

旨教調密雲滿營精銳官兵五百名。內擡礮二十位。長矛一百桿。

餘配火槍。各帶腰刀。甯夏滿營精銳官兵五百名。內擡礮

四十位。長矛二百桿。餘配火槍。帶腰刀四百把。飭令分赴

前往。以資攻勦。此項官兵。均係平日訓練精銳。可期得

及。

三十九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馳奏軍需總局。請在浙省設立一

摺。前經梁章鉅奏於蘇州設立總局。當經降旨准行。仍令奕經

等於到蘇後。與牛鑑。梁章鉅商酌籌畫。茲據劉韻珂請於蘇州

杭州。各設總局一處。紹興另設分局。上虞餘姚等縣。即由杭紹

兩局派員往彼分設糧臺支應局。歷次奉撥軍需銀兩。均在蘇

局存貯。兵糧礮械。分頭採製。蘇省辦理兵差。不得支銷浙省軍

需。蘇局備辦米糧器物。由蘇運杭。不必存貯嘉興等語。著奕經

等於到蘇州後。會同牛鑑。梁章鉅悉心籌議。因項支應便捷。尤

須籌畫妥善。不致有意外之虞為要。卞士雲前有旨令赴浙江

毋庸截留在蘇。蘇省總局。即於孫善寶管通羣二人中。酌留一

人著牛鑑等仍遵前旨辦理。本日又據特依順奏請調密雲
夏等處官兵破械等語。密雲拱衛京師不宜調遣。著毋庸議。爾
夏程途太遠。亦著英經悉心斟酌。如必須此項官兵。即奏明候
旨。其特依順在京時。飭交包封等件。即由該參贊大臣。遵便呈
繳。將此諭知英經特依順文蔚。牛鑑。梁章鉅。劉韻珂知之。

四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月。辛卯。提督銜福建臺灣鎮總兵
達洪阿按察使銜福建臺灣道姚瑩奏。竊照臺灣自上年
六月。倭夷船至鹿耳門外。馬鬣際洋面停泊。經臣等督率
官兵擊走之後。臺澎外洋。時有夷船往來。經先後籌備兵
勇。防守日益加嚴。本年八月初一初五等日。據淡水鳳山
各屬稟報。北路之雞籠中港。南路之小琉球等外洋。有夷
船游奕。當飭守口文武各員。相機防守。備進口門。即開礮
轟擊。旋據護臺灣水師副將江奕喜南路參將余躍龍署
鳳山縣知縣白鶴慶稟報。南洋夷船一隻。將進口門。見文
武兵勇人多。防守嚴密。立即竄駛北去。又據淡水廳營先
後稟報。八月十三日申刻。有夷船在雞籠口外之雞籠枋
洋面停泊等情。又經臣等飛飭廳營。會督文武委員義首
人等。嚴防去後。茲於八月二十五日。據紅卅營參將印鎮
功淡水同知曹謹奏。駐雞籠協防澎湖通判范學恒。委巡
海口之即用知縣王廷幹稟報。該夷船於十五日辰刻。移
泊進口之萬人堆洋面。該員等用千里鏡照見一雙桅大
號夷船。桅帶杉板多隻。有夷人在桅頂張望。十六日卯刻。
該夷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連發兩礮。打壞兵房一
間。我兵尚無損傷。該參將印鎮功督率調防雞籠之署當

瑪蘭守備許長明署艇艚守備歐陽寶等。在二沙灣將安防大礮。緊對夷船轟擊。曹謹范學恆王廷幹督同艇艚縣丞宓惟懷。在三沙灣礮墩。亦放礮接應。邱鎮功並手放一礮。惟八千斤六千斤大礮有準。立見夷船桅折索斷。船即隨水退出口外。海涌驟起。沖礁擊碎。夷人紛紛落水。死者不計其數。或覓水上岸。或上杉板駛竄。邱鎮功督同署守備許長明。歐陽寶署千總陳連春。外委尤登和帶兵駕船趕往。生擒黑夷四十三人。又割取格殺黑夷首級四顆。該令王廷幹遣派家丁。隨同縣丞宓惟懷。亦駕快船。帶領屯丁鄉勇。出洋生擒黑夷三十一人。總理謝集成。董事吳助友。及屯弁義首人等。生擒黑夷二十五人。割取首級一顆。該同知曹謹之親屬。郝芝帶領家丁。生擒黑夷五人。督臣差委來臺之候補從九周晉昭。亦經趕到。幫同出力。當該船擊碎時。見一白夷。自行投水。是否頭目。打撈無獲。其時有署艇艚管滬尾守備。臺協千總陳大坤。同委員德化縣典史陶榮。在滬尾防守。聞信駛駕巡船截擊。在野柳鼻頭洋面。見夷人數十。駕杉板一隻。向南逃駛。該署守備等揮令兵勇開礮。將其杉板擊沈。夷人落海。該署守備。帶同親丁陳功。陳經邦。義首杜得方等。割取白夷一人首級。生擒黑夷十八人。委員陶榮。生擒黑夷二人。金色黑汎外委林

光章。目兵何得和。兵丁李起鳳等。均協同出力。又據該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恆。參將邱鎮功。署北協右營遊擊安定邦。先後稟報。十六日晚。有白夷帶領黑夷二十餘人。駕杉板一隻。在大武崙港外竄駛。該廳遣派役勇。坐船追尋。十七日早。在觀音山追及。互相格鬪。該署游擊。督帶兵丁截擊。當經官兵役勇。刺死白夷二人。落水。生擒黑夷九人。殺斃黑夷十七人。奪獲夷礮四門。兵丁謝捷陞。同鄉勇二人。均各受傷。謝捷陞傷重。旋即殞命。十九二十三等日。署守備許長明。縣丞宓惟懷。在海濱撈獲白夷屍身二具。查驗一穿紅呢戰甲。胸前刺有八卦形。一條尋常夷服。胸前刺蓮花形。左右臂腕左右腿。或刺人形。或刺蓮花鳥形。獅形。又撈獲夷礮五門。重七八九百斤不等。大小礮子數十粒。鐵錠一門。大鐵鈎一箇。署千總陳連春。撈獲大夷礮一門。重二千斤。大鐵子一粒。梭毬二箇。被水火藥。不計斤重。又該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恆。遣派義首。帶領壯勇。及宓縣丞丁役人等。十七日駕船接捕。至外洋草與。有白夷二人。紅夷五人。攜帶圖冊。在彼藏匿。經役勇等上前圍擊。該夷俱被格殺。割取首級帶回。檢獲夷圖一幅。中繪山海形勢。冊頁五十一篇。夷書二本。又夷字十紙。其夷書內亦繪有城池人物車馬形狀等語。前來。臣等查此次文武義首人等。

前後共計斬馘白夷五人。紅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同撈獲夷礮十門。撈獲夷書圖冊多件。辦理尚為出力。方夷船初受礮傷之時。海涌忽起。遂將該夷船沖礁擊碎。具見海若効靈。助順。

天朝。尤深寅畏。惟該夷船是否即係滋擾廈門之船。抑係另幫。必須解郡查訊。且可根究夷情。臺地並無通事。惟有醫生宋廷桂。係粵人。通夷語。可以傳供。至現獲夷人。為數較多。程路寫遠。現在委員馳往行提。分起解郡。容俟訊明。恭請王命正法。以彰

國威而壯士氣。並將夷書圖冊。恭呈

四

御覽。該逆夷經此次受創之後。難保不再集大幫來臺。冀圖報復。臣等仍嚴飭各口文武。添派兵勇密防。以免疏虞。再澎湖外洋。亦有夷船游奕。經在籍提督臣王得祿欽遵諭旨。在彼駐紮。督同文武嚴密防守。現在尚無滋擾。

達洪阿。姚瑩又奏。再臺灣地勢。綿長一千四百餘里。要口林立。臣等自上年先後親往南北大小各口履勘。築設礮墩。調兵募勇設防。復於滬尾添設石礮臺一座。雞籠礮墩。改築石礮臺。左右添築石牆。並將督臣顏伯燾發運新鑄之八千斤大礮四門。六千斤大礮二門。分置安平。及雞籠滬尾三口。以期鞏固。後聞粵東議撫。臣等因夷情反覆。仍

不敢撤防。本年六月後。廈船不到。粵中夷務無聞。省廈文報亦絕。正深盼望間。七月二十日。忽來信。廈門失守。督臣退保同安。聞之不勝髮指。伏思臺灣孤懸海外。全恃廈門為援。今有此警。形勢愈覺孤危。民情浮動之區。恐匪類乘機搖動。臺灣戍兵。名雖一萬四千。除事故缺額。換班未補一千餘名外。澎湖兩營隔海。噶瑪蘭一營。遠在山後。其餘分布一廳四縣。汎地一百四十餘區。在在皆須彈壓。未便調動。是以每當有事。兵力仍單。臣等督同知府熊一本。燕商。將巡洋舟師。概行收回。嚴守口岸。陸路存城及諸要汛。仍舊不動。惟於外汎中酌量抽添。一面飭調各處團練之

五

義勇。分別加防。又查郡城重地。口門不可過多。其鹿耳門廢口與國賽港。三鯤身。三處口門。用在廢不堪修葺。哨船四隻。並買民船五隻。加以大木桶數百箇。裝載巨石。預備臨時填塞。仍多派兵勇防守。以免匪船逸越。臣達洪阿。先因省鑄大礮。膛口礮子。不甚合式。親督工匠。改造礮子。並添鑄小銅礮多門。整備攻守各具。府城本係土築。先經知府熊一本勘修。次第完竣。其向北沿海一面。紳士前造外城。因沙土質鬆。城基近水。早已坍塌。臣姚瑩親督臺灣縣閩浙帶領紳商。於外城之內。自小北門繞大向門至小向門。周七百一十一丈。密樹木柵。分別地段。安設義勇。以資

捍衛。臺行郊商。生理多在廈門。一聞警信。無不驚惶。風謠一日數起。連日督同府廳縣多方撫諭。示以鎮靜。人心稍定。更發印諭數百道。委員文各路義首莊耆。申約連莊。添練壯勇。人自為兵。蓋臺人浮動。易為亂而亦易為義。駕馭貴合機宜。爵賞不可吝惜。得其心庶得其力。一面將逆夷兇淫貪狡惡狀。徧加曉諭。使人皆切齒。共奮同仇。亦潛消其異志之萌。惟地廣口多。兵勇既眾。經費益鉅。除常例兵餉不計外。守口兵丁鹽菜。鄉勇口糧。製備一切攻具守具。七月以前。已月費七八千金。今廈門失守。全臺處處添防。戍兵多已班滿。當有事時。未便更換。且守口之兵。兼同鄉

六

勇。日夕登陴。不可不加體恤。又先後督臣頒發告示。檢斬逆夷。擊沈賊舟者。賞格自數千至鉅萬不等。種種經費。皆所必需。實有厯案軍需所未載者。臣等事事掙節。委素得民心辦事結實之臺防同知全卜年。專司局務。痛洗向來惡習。亦不敢因惜費而誤大事。道庫備貯十萬兩一款。經道光十六年。十八年兩次逆案動用。現在僅存銀五萬五千餘兩。上年防夷。皆各屬墊支。未敢遽動備貯。本年三月。始經省撥經費銀十萬兩來臺。現存無多。業經稟請督撫。臣撥銀三十萬兩。來臺接濟。尚未解到。伏乞皇上天恩。飭下督撫。臣行催司局。趕緊委員起解。接濟臺澎。可否

另撥四萬五千兩。將道庫備貯補足。更為有益。再臺地防守要口十七處。鄉勇眾多。需官管帶。又須兼顧澎湖。若向內地請員。隔海難到。即如督臣飭知廈門失守文件。於八月二十五日。始由蚶江遞至。阻海阻兵。情事非意料所及。查有因案革職之候補同知前臺灣縣知縣托克通阿。丁憂之候補同知前署澎湖通判徐柱邦。休致之通判銜前福清縣知縣盧繼祖。暫留在臺。管帶鄉勇。極知於例未符。實以海外軍務緊急。差委乏人。與內地情形迥別。不敢拘泥常例。貽誤事機。

七

諭內閣。達洪阿等奏擊沈夷船。檢斬逆夷。奪獲礮位一摺。本年八月以來。夷船臺向臺灣外洋。遊奕停泊。經該總兵等飭屬嚴防堵禦。是月十六日卯刻。該夷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發礮攻打。經該參將印鎮功等將安防大礮對船轟擊。淡水同知曹謹等亦在三沙灣放礮接應。印鎮功手放一礮。立見夷船桅折索斷。退出口外。沖礁擊碎。夷人紛紛落水。死者無數。其上岸及乘船駛竄者。復經該參將督同署守備許長明等帶兵駕船趕往。生擒格殺黑夷多名。復經即用知縣王廷幹等駕船出洋。幫同出力。生擒黑夷多名。並見白夷自行投水。其時復經千總陳大坤等駕船開礮。擊沈杉板一隻。格殺白夷。並生擒黑夷多名。又據曹謹等在大武崙港外。追獲外竄杉板船一隻。刺死白夷

及生擒黑夷多人。並撈獲黑白夷屍身。破位。撈獲圖冊。此次文武義首人等。共計斬獲白夷五人。紅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撈獲夷砲十門。撈獲夷書等件。辦理出力。甚屬可嘉。提督銜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著賞換雙眼花翎。臺灣道姚瑩。著賞戴花翎。達洪阿。姚瑩。及道銜臺灣府知府熊一本。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事出力各員弁。兵勇義首人等。著據實保奏。候朕施恩。傷亡兵勇。查明照例賜卹。已革候補同知前臺灣縣知縣托克通阿。丁憂候補同知前署澎湖通判徐桂邦。休致通判銜前福清縣知縣盧繼祖。均著准其留於臺灣差委。此因軍務緊要。是以允准。其餘不得援以為例。該部知道。

八

諭軍機大臣等。據達洪阿等奏。逆夷滋擾臺郡。官兵沈船奪械。擒斬夷匪多名。一摺。覽奏嘉悅之至。已明降諭旨。將該鎮道等賞戴花翎。分別議敘矣。此次僅止雙桅大船一隻。帶領杉板多隻。來臺窺伺。經該總兵等督率員弁。沈船奪械。擒斬多名。該夷被殲之後。難保無大隊匪船。闖入報復。著達洪阿等嚴飭在事文武。添派兵勇。嚴密防範。不可因獲有勝仗。稍存大意。前任提督王得祿。駐紮澎湖。現在臺灣地方緊要。該提督威勇素著。熟悉海洋。著即移駐臺灣。協同勦辦。其澎湖防守事宜。已諭令顏伯燾派員更替矣。又另片奏。現將巡洋舟師收回。填塞各處口門。添鑄砲位。團練壯勇。所辦均好。即著照議辦理。請撥軍需銀

兩。已諭知顏伯燾等。迅即撥解。臺灣同知全卜年。准其專辦局務。所請革休丁憂各員。准其留臺。現在浙洋夷匪。大肆滋擾。廈門之鼓浪嶼。尚有夷船停泊。該鎮道等務宜先事豫防。一切妥為布置。毋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發去賞達洪阿雙眼花翎一枝。賞姚瑩花翎一枝。著即祇領。嗣後有攻勦夷匪摺。應由五百里奏報。如大獲勝仗。即由六百里奏報。將此諭知達洪阿。傳諭姚瑩。並諭王得祿知之。

又

諭。寄諭閩浙總督顏伯燾等。本日據達洪阿等奏。夷船滋擾臺灣。經該總兵等督率員弁。痛加勦洗。覽奏為之一快。惟逆夷被殲之後。難保無大隊匪船。闖入滋擾。該督等接奉此旨。即飭王得祿。迅速移駐臺灣。協同攻勦。其澎湖防守事宜。著遣委委員前往。再據該總兵奏。遺庫僅存銀五萬餘兩。本年所撥經費銀十萬兩。現存無多。請由省撥銀三十萬兩。接濟等語。著該督撫飭司如數動撥。迅速委員起解。無誤要需。

壬辰。山西巡撫楊國楨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奏。山西檣墩檣槍利用。請酌調二百桿。每桿酌派兵丁二三人。委員管帶赴浙應用等語。著楊國楨於山西省挑選檣墩檣槍二百桿。委員迅速解浙。毋誤要需等因。欽此。臣

九

即飛飭撫標兩營暨太原營將揀選擡槍兵丁。並書識號令人等點驗齊備。一面飛咨大同太原兩鎮。將擡礮兵丁。趕緊挑選停當。軍裝器械。檢點齊全。藥鉛等項。備帶足用。派委妥幹員弁。解赴浙江。查此項所派官兵。離省道里遠近不同。應分作三起行走。撫標兩營暨太原營。近在省城。所選擡槍一百桿。兵丁二百名。應作為第一起。現定於初八日委員管帶。由省起程。太原鎮駐紮平陽府。離省五百八十里。所選擡礮三十桿。兵丁一百二十名。委員管帶作為第二起。約計初十日可以起程。大同鎮離省七百二十里。程途較遠。所選擡礮七十桿。兵丁二百八十名。委員管帶。作為第三起。約計十二日亦可起程。

十

諭軍機大臣等。楊國楨奏遵調擡礮擡槍。現已分起委員管帶赴浙。覽奏已悉。現需挑選山西精兵。著楊國楨於省北大同等鎮。挑備一千名。候旨調撥。該省擡礮擡槍。已據該撫酌辦解浙。所有現飭挑備兵丁。將來如有調補。應用擡礮擡槍。亦須備帶足用。現在該省是否足數挑用。即著查明具奏。

癸巳。

諭軍機大臣等。著布彥圖於西安滿洲官兵內。挑選精兵一千名。聽候諭旨調遣。所有該兵丁等。隨帶軍器。務須揀擇精良。妥為豫備。

又

諭。現在天津各海口所鑄大礮。訥爾經額諒早演試。所奏設立標桿。開礮取準。是否確有把握。著僧格林沁等。於查閱海口之便。就近將新鑄大礮。抽查十分之一二。於空曠處所。裝放礮子試演。能擊遠近若干里。並用廢船裝載柴葦各件。其高低做照夷船尺寸。從上流放下。引至標桿之處。我兵觀準。用礮轟擊。果否發無不中。抑或微有參差。如能演試純熟。實有把握。軍心自固。儘須斟酌妥善。始克有準。著該大臣等。即與訥爾經額會商妥辦。據實具奏。

十一

甲午。江南道監察御史黎光曙奏。天津為畿輔重地。此處防堵。視他處尤為喫緊。當其事者。實需智勇深沈。明於知人。善於用人。而又有羣材供其任使。始可以萬全無患。其一切事宜。理合慎之又慎。不容稍有疏虞。茲謹就愚慮所及者。臚為八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天津抵禦之兵。宜分三層布置也。逆夷火礮甚利。若來天津。必俟東南風發。始能入口。以火礮之利。而又乘風力之順。在彼更為得勢。即使我礮可與彼敵。而逆風制之。必不如彼矣。今聞天津礮位。盡設在海口。臣愚以為應分三層。第二層。務使堅於第一層。第三層。務更堅於第二層。所

有已設海口之礮。宜擇其堅緻者。漸次挪至後面。其第一層。則多張空幕。略留數礮。以壯聲勢。俟至曲狹處。我始用礮左右擊之。前定海鎮海之所以失利者。由於兵陣單薄。未能層層設伏故也。此可為前車之鑒。又天津之西。通州之東。宜擇要害處。駐紮勁兵。以防賊兵竄逸。此處之兵。但宜靜守。不宜輕動。如此則民心定而軍心鎮矣。

一近畿海口。宜預備周密也。查天津縣屬之大沽口外。如甯河縣屬之北塘口。以及灤州樂亭。昌黎撫甯。臨榆豐潤等處。皆有海口。請

飭順天府直隸總督各繪圖呈進。其海口可登之岸。岸上可由

十二

之路。務須一一繪出註明。求

皇上指示機宜。處處預備。除安設礮位外。或遠設弩弓。或暗設地雷。務期有備無患。

一藤牌短刀。宜多用以期接應也。臣聞逆夷上岸。除擡礮鳥槍外。多用火箭。因思禦火箭之法。若將藤牌改用牛皮為之。自可攔住。該逆若上岸放火箭。我用勁勇之藤牌兵數千。突陣而入。必能盡數殲除。蓋我兵恃有可禦火箭之牌。則膽氣先壯。彼雖兼用擡礮鳥槍。而五步之內。亦自急不能施。且該逆久居船上。其足力必不能如我兵之捷健。故短刀必能制勝。又聞今年廣東鄉勇。殺一大頭黑夷。已

就擒時。該夷猶於身中取出藥末。灑人頭面。受之者聞日而斃。若有牛皮之牌。亦可遮住。不受其毒也。合無請

旨飭令豫備皮張。製造成牌。並及早操練。爛熟。以為不虞之備。一礮臺礮位。宜覈實演驗也。臣聞天津礮臺。係本立廠工包做。春間所築之臺。至秋間已坍塌多處。現已責令賠修。可見並不堅實。且聞演礮之時。工匠防其爆裂。每賄礮手兵丁。但上火藥十分之五。試放自不至於損礮。亦不至於損臺。以圖驗收報竣。若臨陣施放。則火藥必滿。故往往平時演驗。俱稱完好。臨用則礮裂臺傾者。職此之故。應請

十三

旨飭令覈實演驗。以期無誤。

一新調之兵。宜加撫綏也。取兵不外恩威並用。欲示威先示恩。臣聞前十數日。天津海口。兵與兵滋鬧。知縣郭紹曾出而彈壓。被其斥罵。因躲避不出。似此無事之時。尚不安靜。臨用安望其齊一心力。是宜加意輯撫之。臣又聞順治年間。征鄭成功。冬月調兵。於海上營房居住。沾受寒溼。至次年多發腫病。而不堪用。現在天津調至之兵。亦亟宜擇善地居之。至於海面。自宜不時偵探。若有警報。臨時調集可也。

一新調之兵。宜選宜練也。臣聞自去年軍興以來。官兵多聞礮即逃。為將者亦莫之禁。夫至兵無敢死之氣。尚何能

用。此實目前第一可慮之事也。又聞逆夷紀律最嚴。犯定海時。前陣既敗。接陣無一人敢逃者。而我兵因太平日久。軍政廢弛已極。在領兵者。平日不無非分之使。尅扣之弊。思不立。咸不行。以至漫無顧忌如此。思之殊為寒心。若不亟加整頓。何以立功。臣思各處之兵。其風氣不同。其性情不同。其技藝不同。或勇或怯。或強或弱。本營將弁。無不深知。宜加選汰。所有老弱怯懦。不堪任使者。悉遣歸舊伍。另行辦理。務使存留之兵。一一可靠。一一可用。時常操練。以鼓其氣。而又信賞必罰。使兵皆知號令之不可輕犯。而後可以直前而無倖心。如此則兵皆成勁旅矣。

十四

一天津土兵。宜廣為招募也。前月奉

上諭。著督撫飭令州縣。於添設民壯之外。招募土兵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慮周詳。實為今日之要務。而在天津尤不可緩。天津民情犷悍。多游手無事之徒。平日街衢間。每有藍布纏頭者。動聚數百人。此輩實宜及早收為我用。又查刑部所辦販賣鴉片之犯。半係天津籍。安必此中無與夷通者。宜早絕其萌芽。相應請

旨飭該督派慎密幹員。趕緊辦理。

一天津地方。宜及早招商儲備米糧也。臣聞天津食米。全

仗奉天接濟。奉天米船。由海口入。若至防堵加緊之時。則海汊小口。俱宜設法填塞。使不及早儲備米糧。爾時米船不能進口。則人心不安。亦應請

旨著該督飭道府縣。早為籌備。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御史黎光曙奏。天津海防籌備一摺。朕詳加披閱。所稱天津抵禦之兵。宜分三層布置一條。早經降旨。令訥爾經額與胡超會商。將各兵分駐要隘。並將陝西兵丁。作為後路應援。諒均布置妥協。至所稱已設海口之墩。那至後面等語。此時亦未便遽行更張。著毋庸議。又請飭將海口繪圖呈進一條。昨已降旨。飭令訥爾經額等。繪圖貼說。著仍遵前旨。將海

十五

口水勢深淺。詳細查明具奏。又請將藤牌改用牛皮一條。前據訥爾經額覆奏。試用牛皮。不能禦礮。均著毋庸議。至請覈實演驗礮位一條。昨降旨令僧格林沁等。抽查礮位十分之一。二。猶恐驗試過少。不能信心。著僧格林沁等。即於各海口礮臺之上。額外多試數尊。務期適用。又新調各兵。宜加撫綏一條。前經降旨。飭令該督等酌給棉衣。量予薪炭。並諭令會同哈喇阿富僧德。一體妥辦。諒已加意撫恤。俾各兵挾纊知恩。至所稱天津海口兵丁滋鬧。知縣郭紹曾彈壓。被其斥罵。因躲避不出等語。如果屬實。必應嚴行懲辦。以肅軍令。著訥爾經額。胡超據實查明辦理。勿稍姑容。又新調各兵。宜選宜練一條。此次所用防堵兵

弁。其本省調取者。訥爾經額。固已選擇勁旅。即外省所調之兵。亦經該督撫提督。遵旨遴選。斷不致以疲羸充數。惟駐防數月之久。或兵丁等有始勤終怠。及老弱患病等事。著訥爾經額。胡超陳金綬等。隨時留心察看。至決勝於一時。尤當鼓舞勇於平日。其應如何飭令帶兵將備。講求攻守之法。俾臨陣不致張皇束手之處。諒該督等必能仰體朕意。指示有方。又天津土兵。宜廣為招募一條。著該督即遵前降諭旨。飭令州縣。廣為招募。及早收為我用。如查有匪徒與夷通者。嚴密拏辦。以絕萌芽。又招商儲備米糧一條。據稱天津食米。全恃奉天接濟。若至防堵加緊之時。海汊小口。俱已壅塞。使不及早儲備米糧。爾時米船不能

十六

進口。則人心不安等語。著該督及早多方儲備。無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總之事責集思廣益。不厭精詳。以上各條。其已行者。務求覈實有效。其未行者。不妨採擇辦理。勿存成見。勿掉輕心。該大臣等晤面之後。將一切機宜。熟籌妥辦。以操勝算。而固畿疆。該御史原奏。併著鈔給閱看。

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訥爾經額奏。直隸山東交界之狼坨子。迤南八里許。為大口河海口。該處河面既寬。河水亦深。逆夷設用三板船。乘勢進口。登岸。則南通山東武定等處。北通直隸鹽山。滄州等處。難保不四出竄擾。該督已於扼要後路。羊兒莊地方。派員督率兵勇。

豫為防堵。著托渾布於該處要隘地方。相度機宜。添兵設伏。務期兩省聲勢聯絡。俾逆夷不敢竄越滋擾等因。欽此。伏查東省海豐縣。城北一百五十里。有大沽河一道。即大口河。河通於海。其地在直隸天津府正南。相距二百四十里。與該府所屬之鹽山縣狼坨子。接壤。中隔海灘八里。該處洋面。北深而南淺。南岸由海入河。附近十餘里。皆係攔沙。橫亘海中。沙上之水。僅深四五尺。河口極寬之處。約計里許。河內之水。中流至深之處。亦止一二丈不等。海船入河。非乘潮長不能越沙而過。近河之處。一派漫沙。四圍數十里。亦無村落。由河口西行四十里。始有一村。地名關家莊。該莊有

十七

零星居民二十餘戶。又西南行八里。則為倍家莊。又三里則為郭家莊。該二莊各有居民六七十戶。大半皆沿海漁戶。負苦營生。由郭家莊而南。五里許。則為成子莊。煙戶稍稠。約有居民百餘戶。每年四五月間。海潮增長。及八九月間。潮水未減之際。有江浙及本省登州府商販小船。乘潮進口。販買零貨。過此則潮枯水淺。鋪戶歇業。居民寥寥。不成村鎮。東省洋面開敞。上下三千七八百里。城垣市集。島嶼村墟。或衝臨大洋。或逼近海岸。較此荒僻海角。近口十餘里。則有攔沙橫阻。登岸數十里。則無民居廬舍者。其情形之險要。不啻倍蓰。即洋面路徑。海船自南而來。由登郡

之廟島西北大洋。直趨天津。該處在廟島西南。距海船北
赴天津之路尚遠。臣前以其地雖非衝要。究為兩省接壤
之區。於本年春間。奏明就近撥武定營官兵一百五十名
並飭該縣添雇鄉勇二百名。擇要防守。期與直省聲勢聯
絡。茲蒙

聖明垂鑒。臣當即欽遵。添撥武定營兵一百名。飭縣再雇鄉勇二
百名。派委武定府知府陶慶增會同武定營遊擊阿麟保
親往該處勘度情形。妥為布置。旋據稟覆於該河要隘之
處。節節編釘木椿。以杜夷匪三板小船進口。並於各村莊
前。編掘濠溝。暗設陷窰。遏其登岸竄越之路。將前後撥雇

十八

兵勇。分段設守。派該營守備王堯年等。紮營於關家莊。以
為前鋒應敵。該遊擊自率千總萬壽榮等。紮於成子莊。以
為後路應援。臣仍飭該府陶慶增時往督查防範。務與直
省狼坨子駐防官兵。互相巡哨。設逆夷闖入。無論何處登
岸。彼此知會。協力勤攻。海灘寬漫。無界可分。儻敢稍存吟
域之見。致誤事機。即當嚴參懲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托渾布奏。遵旨添兵設伏等語。山東海豐縣城
北大沽河。與直隸鹽山縣狼坨子接壤。該撫先已就近撥兵雇
勇。擇要防守。茲復添撥武定營兵一百名。添雇鄉勇二百名。派
委武定府知府陶慶增會同遊擊阿麟保親往勘度。於該河要

隘。編釘木椿。並於各村莊。掘溝設窰。將所撥兵丁。及雇募鄉勇
分段設守。辦理尚屬妥協。著仍飭該府陶慶增時往督查。務與
直隸狼坨子駐防官兵。互相巡哨。不分吟域。設遇夷船闖入。彼
此知會。協力攻剿。不得以海灘寬漫。無界可分。稍存推諉之見。

又

諭。據托渾布奏。遵旨查明海豐縣大沽河一道。與直隸鹽山縣狼
坨子接壤。查係荒僻海灘。近口十餘里。有攔沙橫阻。登岸數十
里。並無居民廬舍。情形雖不甚險要。究為兩省接壤之區。現在
該撫已添兵雇勇。派員分段防守。著僧格林沁等於查閱海口
行至狼坨子地方時。再加履勘。該撫所奏情形。是否確實。其布

十九

置一切。是否可資得力。據實具奏。托渾布摺。著鈔給閱看。

乙未。掌雲南道監察御史福珠隆阿奏。本月十二日。內閣
鈔出

上諭。孝恭讀之餘。敬悉臺灣鎮總兵連洪阿等。斬獲逆夷多名。生
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並按獲夷書夷砲等情。伏思現獲
生夷百餘名之多。頗有可訊情節。似宜暫稽顯戮。奈風聞
夷地。硝磺不佳。多從內地購去。該夷添用物料製煉。便能
擊遠倍常。更有千里鏡得力。可使破發有準。該夷等恃此
猖獗。今賴
聖主天威。生擒多名。應請

敕下該鎮道等。一面將夷囚作速解省。一面訪尋通曉夷語者數人。隨同承審官。詳細究詰。該犯等受刑難熬。自肯吐實。謹將應訊夷犯各條。臚列於後。

一令夷犯供指在夷任事漢奸各頭目姓名里籍。以便飛咨該省。如其家屬尚在內地。就中擇用一人。詐為投夷。暗中招勸。率眾來歸。諭以已有赦罪。

曠恩。徧貼謄黃。僅能在夷內作謀立功。立予重賞等語。月前

皇上破格恩旨。漢奸既在夷內。無由寄知。故必用其家屬傳語。無異親睹謄黃矣。

一訊眾夷犯。令將該國製造火藥。與千里鏡。西瓜礮等件

二十

訣法。明白陳說。試驗果能致遠。免其死罪放歸。若不能製造。僅能指明上好千里鏡。某處往買必得。即監候往購。其一言不吐者。非刑拷比。

一令夷犯供明該國船隻遠來。勢難持久。必須內地何物接濟。惟懼中國何法進勸。

一令夷犯供明中國之硝磺米石。係由何處偷販與夷。須令指實。毋任仇攀。

一令夷犯供明該國製藥造礮。須用內地何項物料。俟其指明。以便嚴禁。

一所獲夷書。務須聘訪識夷字之人。譯出酌辨。毋得畏難

置擱。

一所獲夷礮。如果輕便易攜。即應募匠照製。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福珠隆阿奏請暫留罪夷。以便究訊一摺。臺灣擒獲逆夷多名。據達洪阿等奏稱。俟解郡訊明後。即行正法。現在該犯等如果尚未正法。即著劉鴻翱飭令達洪阿等。按照該御史摺內所陳各款。除千里鏡一節。毋庸查究外。其餘逐層究詰。明白曉諭。務得實情。密籌辦理。其有裨於攻勦機宜。嗣後各省擒獲夷匪。俱著詳加訊究。照此妥辦。該御史原奏。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揚威將軍奕經。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特依順天府齊慎。並沿海各將軍督撫知之。

二十一

丁酉。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御史殷德泰奏。請招集漁戶。團練水勇一摺。此等漁戶人等。習處海濱。良莠不一。其安分者。固藉資禦侮。而桀驁者。亦恐別滋事端。該御史請編隊設伍。課其勤惰。與以獎勵之處。是否可行。即著體察情形。妥議具奏。欽此。伏思沿海漁人。類多驍健。此時籌備勦攻逆夷。借資其力。或令防堵口岸。或令駕駛漁筏小舟。巡探洋面。遇夷船寄碇。黑夜乘間為焚燒之計。此輩生長海濱。慣習風濤。自較陸路兵勇。甚為得用。惟招募既多。良莠不齊。誠難免無桀驁滋事之人。現在登郡所產水勇。臣遵委文武員弁。分起管領。按日給發口糧。訓練稽

查。其有海上技勇精捷者。別加優賞。稍不安分者。勸導責懲。隨時約束。並慮其坐食口糧。日久養成驕惰之習。將來撤散。無以營生。別滋事端。定為分班輪操。其未經輪操之日。仍令於沿海捕魚備趁。使之不廢其業。雖未編隊設伍。既經官為統領。則稽查有責。勸懲有章。即與有隊伍之兵丁無異。似不必別立科條。轉滋窒礙。惟是沿海煙戶較稠。以漁為業者。實繁有徒。官雇水勇。限於經費。勢難悉數招徠。查該漁戶等多居海島。臣前於籌防各島時。已將島民戶口。委員分晰編查。責成地方官。擇各島樸誠曉事之耆民。立為社長。以內地保甲之法。行之於海島。使島民出

二十二

入動作。官得按籍稽查。並將同仇共憤之義。摘敘簡明告示。使之徧相勸諭。以鼓其忠勇之氣。而消其從逆之謀。似於收羅水勇。杜絕漢奸之外。又多一查察之法。行之較為簡易。

硃批。依議妥為之。

辛丑。

欽差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工部尚書賽尚阿。護軍統領巴清德。陝西提督胡超。奏竊於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八日。欽奉諭旨。派令參將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前赴天津一帶。查閱海口。參等跪聆。

聖訓後。當於月之十一日。帶同司員章京等。啟程於十四日。行抵距海口四十里之葛沽地方。接晤固原提督胡超。隨同查閱事宜。大略商榷。次早會同校閱。固原兵丁。人各精健。技亦嫻熟。閱畢。一同前進。即於是日。馳赴大沽海口。與督臣訥爾經額會晤。先是參等未經會晤以前。於十三日。在天津府城。途次。接奉

廷寄。內開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奉

上諭。著僧格林沁等。於查閱海口之便。就近將新鑄大礮。抽查十分之一二。於空曠處所。裝放礮子。試演。能擊遠近若干里。並取廢船裝載柴草各件。其高低仿照夷船尺寸。從上流放下行。至

二十三

標桿之處。我兵觀准。用礮轟擊。果否發無不中。抑微有參差。即與訥爾經額會商妥辦。據實具奏等因。欽此。又於十五日。大沽海口。差次。接奉

廷寄。內開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奉

上諭。內裏實演放礮位一條。昨降旨令僧格林沁等。抽查礮位十分之一二。猶恐試演過少。不能信心。著僧格林沁等。即於各海口礮臺之上。額外多試數尊。務期通用等因。欽此。參等當與督臣訥爾經額。並提鎮各臣。公同捧閱。仰見

皇上聖慮周詳。整飭實之至意。參等竊維。欲嚴設兵防。必先籌地利。連日與督臣提臣。面行確商。復歷次接見該鎮道。旁

求博採。略悉大概情形。隨會同親詣大沽海口南岸。周歷履勘。看得該處口岸。迎面臨河。除附近之北塘。暨南至山東東至山海關。各小口外。別無大船。可以遠越進口歧途。對海遙望。海口約在二三十里以外。外接深洋。內係海口。海口以內。有攔江沙一道。橫亘無涯。水面隱約可見。詢之該鎮道將弁。以至土著鄉耆。僉稱此沙南抵山東。東抵山海關。橫阻海河。早晚潮汐兩至。長落之際。水過沙停。漸積漸多。愈多愈實。堅硬如鐵。現在沙埂積寬約三四里不等。潮長水深一二丈。潮落水僅尺餘。中間另有溝槽。約寬三十丈。深亦不及三尺。再進有淺沙一道。約寬十餘里。潮落

二十四

水深二尺四五寸。再進為河身。約寬一百丈開外。夏秋水深。冬春水淺。遇有東南東北風作。水勢較深。亦不過長至一丈四五尺而止。現復經督臣督同鎮道。於攔江沙內十里許水中。暗排木椿。再進二里許。暗沈石船。上堆鐵鏈。旁加木椿。再進一里許。河身轉灣處。連設鐵鏈一道。鐵蒺藜一道。再進一里許。設木筏一道。逐層防護。再進為河灘。一片泥淖。不容立足。沿海漁人。過灘網捕。據稱須兩脚細縛。二尺許長木段。始得躡淺而過。等因。委員乘坐小船。攜帶竹桿繩索。前往丈量測試。旋呈丈尺。與前說微有參差。大致履覈無異。現在河水漸凍。所有水中設伏鐵具。亦均

暫撈置土壩內安放。以備來春聽用。此大沽海口形勢之實在情形也。惟形勢既審。萬全控制。尤須得法。查大沽南岸海口。近岸設有瞭望樓一座。高可六丈。四面通明。派有兵丁。晝夜輪流守望。樓以北連設礮臺三座。內新築二座。各寬十二丈。進深八尺。高一丈六尺。舊設一座。寬九尺。進深六尺。高一丈五尺。河北一座。規模相埒。其最南一座。緊向河灣。中一座。緊對河心。北一座。緊控河門。河北一座。緊貼河身。建築均為扼要。臺前各護以土。高與臺齊。上銳下豐。藉柔礮勢。距臺約十丈內外不等。築有攔潮壩一層。距壩約五七尺不等。築有土埧一層。埧外窰有壕溝一道。約

二十五

寬深各一丈內外。礮臺惟河北一座。相距較遠。餘三座相距均不過里許。大礮臺空處。間段築有土礮臺十二座。其礮位自一千斤至萬斤者。分設三礮臺。並河北礮臺。自三百斤至八百斤者。分設各土埧。共計礮一百四十四門。因地定數。各礮臺分設六門。至九門。十餘門。二十餘門不等。以備擊遠。南岸土埧。另設有小礮礮二百門。以備攻近。安礮處所。左右各按城寨口式。以麻袋盛土。縱橫高堆。積為土壘。以為放礮兵丁遮護。其河北礮臺辦法。與南岸相同。現以河冰初結。順流灌冰。船不得渡。等未及親往查閱。應俟等南路回旋。彼時計冰凍堅實。再行前往查閱。至

其建築形勢。南岸一望可及。可期聲勢聯絡。呼應相通。此大沽海口。防堵機宜之實在情形也。至棧槍鳥槍。等項抽查校閱。均極精嫻。兵丁年歲。漢仗亦各強健。尚無老弱殘疾。濫行充數。惟查現駐天津防兵。除固原兵二千名。雖合計有四千餘名之多。而除去南路要口防兵九百名。西沽新城防兵六百名。計南北礮臺。僅存防兵二千五百餘名。似稍形單弱。況果至有事。後路更不可不亟為預籌。而又未便再從大隊分撥。等與督臣提臣再三詳酌。現在固原官兵已到。大沽有督臣督同鎮道將弁。駐紮彈壓。葛沽有提臣管帶。已成犄角之勢。足資聲援。所有西沽新城駐

紮。原備後路之官兵六百名。應請調歸大隊。俾厚兵力。且得操練而免曠閒。其西沽新城。尚駐有直隸練勇五百名。固原陝勇五百名。亦敷防守。應請責成提督胡超。總兵陳金綬。分派將弁。不時操演。期收實用。至於後路。即擬以李胡超管帶之固原兵二千名。留備策應。刻下海河結凍。請仍駐葛沽。來歲春融。再移至距海口五六里之海神廟駐紮。無論何時。一聞海上有警。李胡超即帶兵馳抵距礮臺里許聽候。如我兵大隊得勢。既足以藉壯軍威。且防分竄。僅稍不得勢。李胡超即帶兵直抵礮臺。接應攻勦。期操全勝。僅將來猶慮兵力不足。等沿路留心。查看得距天津

較近之賀家口一帶。水陸交通。地勢寬展。尚可屯兵備撥。應俟用時再行踏勘。再前此屢奉

恩旨。以天氣漸冷。軫念防兵。

教諭加意撫恤。查駐津防兵。現經督臣督同鎮道支給棉衣銀兩。蓋有兵房。禦寒有具。內惟守護礮臺兵丁一項。濱海久處。尤切嚴寒。現經督臣酌擬。除一律放給棉衣銀兩外。候河凍後。每臺酌留兵四百名。分作兩班。每班五日為期。循環輪換。值班者。礮臺下搭有窠棚棲止。下班者。分住近村兵房。仍由該鎮道隨時體查撫恤。務令

恩徧推衣。人知挾纊。以冀仰釋

聖懷於萬一。

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胡超。又春。再等會同查閱事畢。隨於十五十六十七等日。會同督臣提臣。並督同該鎮道司員章京等。前赴海口礮臺。演放礮位。一面飭知該將弁。豫備仿照夷船尺寸船隻。作為標準。隨據該將弁等稟稱。內地船隻。大號者較夷船亦少數倍。仿照尺寸。一時不易購求。當選得長兩丈餘廢船一隻呈驗。等隨令於海河距礮臺六七里外上流安放。裝載柴草。當將礮座對準船隻。逐加演試。其過火出礮。均極靈捷。遠可抵船。甚或過之。其礮兵中未能對準苗頭。致失高低者。亦或間有。計共

試過大礮三十二位。演放五十二出。內共正中船身者十八出。其未中各礮飛越船者。要亦不離船身左右。船上柴葦半擊無存。船亦損壞灌水。船身傾側。合計現在所有新鑄舊存礮座。致遠推堅。均甚適用。惟火器之用。捷在呼吸。必發無不中。方能制勝。況夷人性等羊犬。臨事有進無退。抵死不回。非一礮收一礮之用。不足以視其魄。非平日習之精熟。臨時難免參差。現值用武之時。不妨精益求精。慎益求慎。旁隨與督。臣面諭各該將弁。再於礮兵中擇其技藝極為可靠者。分撥礮臺。施放大礮。稍次者分撥土塹。施放小礮。仍於天氣清明之日。按期分臺。如法演習。務

二十八

期眼力手法。十分精熟。發必中的。以仰副

皇上整飭戎行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天津大沽海口。駐兵設礮。形勢機宜一摺。覽奏甚屬明晰。又另片奏。試演礮位。皆能致遠有準。朕心寬慰。現在大沽海口。既有攔江沙天險可恃。復經該督等。於沙內層層布置。並各礮臺聲勢聯絡。兵丁技藝精嫻。足資捍衛。惟南北礮臺。僅存防兵二千五百餘名。稍形單弱。准其將西沽新城。駐紮原備後路官兵六百名。調歸大隊。俾厚兵力。而資操練。其西沽新城。駐有直隸練勇五百名。固原陝勇五百名。著責令胡超。陳金綬。分派將弁。不時操演。期收實用。至於後路。

即以胡超管帶之固原兵二千名。留備策應。其賀家口一帶。地勢寬展。尚可屯兵備撥。著訥爾經額。胡超臨時再行履勘酌辦。至礮臺兵丁。施放大礮。尤須運用靈捷。方能致遠推堅。該大臣等。已諭令各將弁。於礮兵中擇其技藝極為可靠者。分撥礮臺。施放大礮。其次分撥土塹。施放小礮。仍著按期分臺。如法演習。現當天氣嚴寒。所有守護礮臺兵丁。准其每臺酌留兵四百名。分作兩班。五日為期。循環輪換。以示體恤。將此諭知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胡超。並諭令訥爾經額知之。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為。臣前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一日奉

二十九

上諭。冬令以後。弁兵內查有衣袴單薄者。酌給棉衣一領。以資禦寒。其餘在防弁兵。俱著量予薪炭。其陝西兵二千名。事同一例。著訥爾經額會同胡超妥籌辦理。至山海關。及吉林各兵。著會同哈喇阿。富僧德等。一體妥辦等因。欽此。臣現與提。臣胡超等商。據稱前在西路等處軍營。皆蒙

聖恩。賞給兵丁皮衣。均係每名折銀二兩。現在陝西兵二千名。擬即援照一體賞給。其單寒者可以自製。其有衣者亦不偏枯。似屬妥帖。至吉林兵一千名。亦經。臣與

欽差都統哈喇阿。富僧德。往返札商。因此後天氣。沍寒。擬將駐省之兵。暫行抽撤。明春仍令赴期到防。其留防之吉林兵。亦

擬照陝兵每名給銀二兩以示優恤。再大沽北塘至山海關一帶各海口調防之本省弁兵共有一萬零數百名。現在節近大雪海河亦將結凍。應即遵

旨將相去本營較近者暫行的撤。現與鎮道等悉心籌議。統計酌撤三分之一。自十一月初一日起。令其陸續歸伍。其留防

兵丁前經臣奏明擇其單寒者酌給棉衣。其餘量予薪炭。原足以示體恤。惟思該兵丁等雖由本省派防。此後衝寒冒雪勞苦無不相同。現在陝兵吉林兵既經每名酌給銀二兩。臣未敢拘泥前奏。所有本省留防兵合無仰懇

天恩准其一體每名均折給棉衣銀二兩。以副

皇上一視同仁之至意。

三十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請酌給防兵銀兩一摺。所有陝西兵二千名。著准其每名折銀二兩。自製禦寒之具。留防之吉林兵亦著照此賞給。其大沽北塘至山海關一帶各海口調防之本省弁兵一萬數百名。著准其將相去本營較近者暫行的撤三分之一。其留防兵丁著一體每名折給棉衣銀二兩。以示優恤。訥爾經額又奏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八日奉

上諭。訥爾經額奏準備逆夷登岸情形一摺。又另片奏水陸兼防以操全勝。及測量海水勢各等語。覽奏均悉。至陝西兵丁二千名。所帶器械如不通用。著訥爾經額會同胡超查明趕緊添

造發給等因。欽此。遵即會同查驗。陝西兵丁帶來器械。共有檣礮一百十二尊。鳥槍刀矛弓箭。俱屬鋒利堅實。均堪適用。惟所帶白蠟桿無多。現由臣撥給白蠟桿五百根。又於小礮內挑選四十尊。並撥火藥二千斤。一併解往備用。以資攻剿。

揚威將軍奕經奏。贊大臣文蔚奏。竊。奕經十月初十日舟次揚州。會見李文蔚。帶同侍衛明慶等。均已趕到。是時河南征兵一千名。亦陸續行抵鎮江府。等即於十一日在京口教場。簡閱各兵技勇。均屬精熟。行陣亦俱齊整。堪備攻剿之用。京口距浙不遠。當即統帶該鎮將弁兵等。整

三十一

旅道行。以壯軍威。而資彈壓。等。等檢查浙省撫臣劉韻珂。提臣余步雲。先後咨。專聲稱。調集兵勇。均今在要隘防堵。此刻尚無出擾情形。等。等又沿途訪查得該夷及漢奸。甚屬詭詐。現在甯郡一帶。搭括馬匹。責索馬鞍。演習陸戰。並製造號褂頂帽。安綴假辨。意欲與我兵混跡。現因冬季水勢較淺。尚未敢肆行滋擾。等。等即遣行抵蘇後。遵

旨。面見督臣牛鑑。撫臣梁章鉅。商榷糧臺一切事宜。一俟籌辦妥協。即馳赴浙省。擇要安營。相機進攻。茲於十月十三日。接准江南督臣牛鑑咨。開江蘇海口。吳淞一帶地方。分派弁兵七千數百名。節節防守。惟是地段綿長。處處喫重。日前

接浙撫來咨。該夷有來上海之語。不可不慎密防守。並聲稱河南官兵。皆係該督在巡撫任內。操演熟習。請將調赴浙江之河南兵一千名。截留來至上海等因。等伏查前次蘇撫咨送摺稿內。已稱上海為逆夷垂涎之地。是以等奏經奏明江蘇海口。如有緊急。凡調赴浙省兵丁。無論何起。到蘇均可截留備用。嗣查該撫來咨。防守兵勇。約計萬餘。並經奏稱寶山一帶。並無夷船。所有防守事宜。布置周密。並未截留過境官兵等語。現在復據督臣牛鑑咨稱。上海有間段兵單之處。尚須千兵防守。自應量為酌撥。查湖北二起官兵一千名。已入江南境。等當即飛飭該帶兵官。迅速改道。前赴上海。聽候調撥。以期防守周密。惟查此次奉

旨調赴浙省及該撫等奏調各省兵丁。除已到浙江之江甯八旗江蘇安徽江西並湖北頭起官兵六百餘名。均已由該撫分撥各處防守。其續經奉

旨調派赴浙之陝甘兵丁二千名。按程計算。總須歲底到齊。即四川兵二千名。亦須十一月底。方能到浙。而湖北二起官兵。又復截留江省。等現帶官兵。只有河南一千名。將來擬將此項官兵。在浙江嘉興一帶。暫行擇要屯紮。緣嘉興與乍浦。相去甚近。地勢既屬扼要。西南距杭州省城。不過二

百餘里。聲勢亦屬聯絡。而北去上海。亦止二百餘里。俟川陝各兵。漸次會齊。自可相機進剿。即使上海有警。聲息相通。亦可就近救援。但川陝兵到省。有需時日。如江蘇上海地方。現在尚屬安靜。該督亦可由本省營內抽撥兵丁。足此一干之數。仍將湖北二起官兵。由等帶往浙江。以便調撥攻剿。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經文蔚奏帶兵前進。撥兵留防上海一摺。據稱十月初十日。奕經與文蔚在揚州會齊。河南征兵已到。簡閱技勇精熟。該夷有來上海之語。不可不慎密防守。已將湖北二起官兵。改道前赴上海。聽候調撥。將來擬將河南兵一千名。在浙江嘉興一帶。暫行擇要屯紮。聲勢聯絡。俟川陝各兵。漸次會齊。相機進剿等語。辦理甚為妥協。上海已有重兵把守。自可無虞。其續調赴浙之陝甘四川兵丁。計歲內總可全到。著奕經等。一面會商安置糧臺事宜。一面籌辦如何進剿之法。其建營處所。務選適中之地。與乍浦上海兩處。聲息相通。是為至要。惟各口情形不同。該將軍等。尤宜擇要防守。若將兵弁分派各處。轉覺單弱。不能得力。其偏僻海口。夷船不能傍岸。或可毋庸屯兵防堵之處。著該將軍等。畫畫妥辦。將此諭知奕經文蔚。並諭特依順知之。

壬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哈喇阿富僧德先後具奏山海關防堵情形將礮位安置土壘之上。俟逆夷登陸。施放攻擊。業經降旨照議辦理矣。現在僧格林沁等計已到關。著即將該處防堵情形。詳細履勘。所辦是否周妥。現在海口礮位無多。該逆設或登岸滋擾。必當豫為設伏。或突出攻擊。或截其歸路。是以前次所調吉林官兵。曾經降旨。不可派在海口防堵。以備陸路接仗衝突之用。該處現辦事宜。果否確有把握。儘夷船駛至。能否誘之登陸。設法兜勦。大加懲創。該大臣等務須詳加察看。期於計出萬全。如有未盡妥善之處。即著與哈喇阿等悉心籌議。務求一制勝之策。奏明辦理。

三十四

又

諭。盛京旅順口與山東廟島相對。其間海面相距百數十里。為海船至天津必由之路。若設兵防堵。其勢有所難及。朕聞夷船堅固。惟有夜間從後尾轟擊。較可得力。儘能雇募海濱善泅之夫。多置小木筏。筏上安設數百斤礮位。令善泅者伏於筏下。遇有夷船停泊該處洋面。我兵即可乘夜繞至船尾。開礮轟擊。如能損其船舵。固可乘機攻勦。否則多方以擾之。亦使知我有備。狐疑而不敢進。即或夷船揚帆經過。有此尾追木筏。該夷不能無後顧之虞。如此設法牽制。虛虛實實。既可張我聲勢。且令該夷進退趑趄。不致毫無顧忌。是否可行。著著著托渾布相度情形。

妥議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項署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稽查拒礮之法。粵省現製長牌。下綴雙輪。以藤為托。以棉絮厚鋪其上。慢以牛皮。覆以溼被。牌上留孔。以紅糖鹽水灌透。永不乾燥。以二人執之在前。行則護礮。止則為營。植牌時牌尖向後斜立。火箭撞礮。俱可自上溜過。陸戰尚屬可用。粵中水勇。陸續廣為招徠。現在得二百餘人。隨火船出沒。或可乘間制勝。

三十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山等奏。體察拒礮之法。粵省現製長牌。慢以牛皮。覆以溼被。陸戰尚屬可用。又陸續招徠水勇二百餘人。隨火船出沒。或可制勝等語。著奕山等即將現募水勇。勤加練習。其拋擲火礮。務令隨時演試。使之便捷有準。該夷兵船笨重。如能用小船牽制。繼以火攻。亦可得手。該將軍等仍當相度情形。一遇可乘之機。即時進剿。收復香港。切不可因循怠玩。坐失機宜。所有特依順。繳留參贊關防。著交奕山暫時存貯。

癸卯

諭軍機大臣等。頃接奏。說詐異常。現在浙江演習陸戰。並製造號褂頂帽。安綴假辨。意欲與我兵混跡。因思前在粵省。即係裝成官兵。混入伍內。以致將城北礮臺占據。況此時漢奸尚未斂跡。更易混淆。不可不加意查察。著將軍參贊。暨沿海將軍督撫等。密

飭鎮將大員。悉心籌畫。隨時嚴密防維。不致被其朦混。是為至要。

甲辰。

諭軍機大臣等。粵夷自犯順以來。擾及沿海。據我土地。傷我官兵。猖獗情形。中外共憤。粵省為該逆蹂躪之始。必應大彰捷伐。始足以快人心。而崇國體。前經特派奕山。為靖逆將軍。揚芬齊慎。為參贊大臣。諭令會同該督撫。妥籌進剿。並調撥兵丁一萬餘名。如果彼時謀勇兼施。痛加勦洗。使該夷知所做懼。何致蔓延他省。禍及鄰封。即云虎門失事之後。藩籬未固。不敢輕動。乃近來屢次奏報。據稱已招募義勇三萬餘名。又稱已收回漢奸一

三十六

千餘名。並稱省河亦次第修復堵塞。似此防守可恃。即應趁勢修築虎門各處礮臺。並進兵收復香港。何以數月以來。奏報摺件。多係尋常事件。任意敷衍搪塞。而於進剿之方。未及一語。是該將軍等所稱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等語。全不足信。此時夷船大幫在浙滋擾。粵省所存夷船無多。若不能趁此相機攻擊。使之首尾不能相顧。更何所待。況聞該省士民。志切同仇。咸思滅此朝食。該將軍等。既募有水勇多名。復收回漢奸。使之策應。正可激勵兵民。同心敵愾。乃竟袖手坐視。隱忍苟安。不圖攻剿之謀。只為退縮之計。老師糜餉。是誠何心。朕於此事。屢經降旨。催令進攻。至再至三。該將軍等。置若罔聞。豈半年之久。竟無可乘

之機耶。為此再行嚴諭奕山等。現在坐守粵省。辦理何事。究竟是何意見。該將軍等。空糜糧餉。坐失機宜。能否當此重咎。著據實具奏。

又

諭朕聞逆夷所用火礮。內暗藏火箭。大者每枝價銀十二兩。小者每枝價銀六兩。著奕經等於抵浙後。設法取得數枝。運便送京呈覽。

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梁章鉅。奏竊臣等於十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三日奉

三十七

上諭。據梁章鉅奏。上海防堵情形一摺。江浙地面毗連。現經該撫續調官兵。添設礮位。川沙等各廳州縣。均已團練鄉勇。雇募漁船。上海扼要處所。練有精壯義勇。並快船海燕子船沙船多隻。排列堵禦。預備擊沈攔阻。現在商民安堵等語。所辦尚屬周妥。均著依議辦理。其查驗商船。陸續放行一節。務須查驗明確。加意慎防。斷不可稍存大意。致有漢奸乘機滲入。是為至要。又另摺奏設立糧臺事宜。准其於蘇州省城。設立總局。嘉興府城。設立分局。以資接應。下士雲前已有旨。令赴浙江。幫同藩司常恆昌。辦理事件。毋庸截留在蘇。該處經營需人。著俟孫善寶管通羣二人到蘇。酌留一人。俾司總局等因。欽此。伏查江省各海口。經臣梁章鉅查勘情形。分別添兵練勇。並於上海吳淞最為扼

要之處。多列排船。豫備攔阻。臣牛鑑到任後。復馳赴該處。悉心相度。現在商民俱各安堵。堪以仰紓。

宸注。其進口商船。及雇募各項船隻。誠如

聖諭。恐有漢奸滙入。查上海各項船隻。有南洋北洋之分。北洋河船。本有官給印照。載明船戶水手。年貌姓氏。經過地方。文武驗加戳記放行。承管行戶。多係舉人生監。並有官職身家殷實之人。彼此均能認識。其南洋閩粵各船。亦有行戶專管。並各有會館董事。幫同照料。不能混行出入。現今嚴飭委驗船照之員。認真搜查違禁之物。無根之人。儻形跡稍有可疑。或人數溢於照數。立即傳查行戶。追求底裏。分別究辦。並一體取具連環互結。層層稽覈。以杜奸蹤。自九月以來。雖水落潮枯。船數日少。臣等亦不敢稍存大意。仍當督飭嚴防。至浙省糧臺。前經臣梁章鉅奏明在蘇州省城設立總局。其分局擬設於嘉興府城。並截留前湖南藩司卞士雲會同蘇州藩司程喬采總司其事。正在籌定章程。遴員開局間。接准浙江撫臣劉韻珂抄摺飛咨前來。查摺內聲稱大兵來浙。勦辦逆夷。或在省城。或在紹興府城。並所屬之上虞餘姚等縣。分營駐紮。杭州距蘇州。幾及四百里。紹興。上虞。餘姚。及餘姚。以東。則與蘇州更遠。若由蘇州總司一切。再由嘉興分局轉運各處。於支應鹽糧。撥發

三十八

器物。諸多未便。應於蘇州。杭州。各設總局一處。杭州。紹興。地俱殷盛。並可購糧繕器。應請將歷次奉撥軍需銀兩。均貯蘇州總局。兵糧礮位。及一切軍器。在該局暨杭州。分頭採購製造。事竣。蘇杭兩局。各自報銷。江省兵差。照歷辦舊章。不得支銷浙款。以免輾轉。嘉興府城。不必另設分局。均由驛具奏各等語。在劉韻珂慮及大兵進勦。軍營移駐浙東。距蘇州過遠。諸多未便。係為速濟軍需起見。自應查照辦理。聽候咨撥。伏思糧臺之設。所重在銀。而米次之。礮又次之。查礮位先經欽奉

三十九

諭旨。奏明運銅購鐵。在於上海設局鼓鑄。雖赴楚買鐵。往返須時。而在杭開鑪。與在蘇開鑪。遲速相等。自可照舊辦理。所需兵米。前次浙省委員來蘇。即經藩司程喬采。遴員同赴產米之區。購覓二萬餘石。尚在陸續採買。以後自當源源接濟。此三項重大之事。已由蘇州經理。其餘支應鹽糧。撥發器械。應請統歸浙江。就近分投製辦。既免程途紆折。且省脚價虛糜。約計蘇州專管貯銀購米鑄礮。臣等督率藩臬兩司。遴委委員。經理可期無誤。即不必另立蘇州總局之名。以歸覈實。其嘉興之局。更可無須分設。卞士雲業已遵旨飭令赴浙。此後孫善寶管通羣二人。過蘇時。亦可毋庸截留。至於江省兵差過境。向由各州縣籌款辦理。已非一日。並未

支銷浙款。此節應毋庸議。

梁章鉅又奏。竊臣欽奉

上諭。現在逆夷滋擾浙江。因思江蘇沿海之區。處處皆關緊要。著即多鑄銅鐵礮位。以備調撥等因。欽此。當即恭錄轉行欽遵。嗣因上海鑄礮局。所需銅鐵。均已用竣。查得寶蘇局有官民二商。辦存洋銅。應即在於此內動撥十萬斤。並加耗銅二千五百一十二斤零。運上海礮局。詳請具奏前來。臣查局貯洋銅。原備鼓鑄所需。現在鑄造礮位。更關緊要。自應照數提撥。俾得趕鑄備用。除飭委員趕緊運往。並令上海鑄礮局。一俟解到。即行配鑄外。至蘇局缺額洋銅。即責成該

四十

商等按數補繳。不致缺誤。

諭軍機大臣等。據牛鑑梁章鉅奏。履陳嚴防進口商船。以杜漢奸。並設立糧臺。及趕鑄礮位各一摺。上海各項船隻。有南洋北洋之分。北洋沙船。有印照戳記。南洋閩粵各船。歸行戶專管。雖皆有人識認。不能混行出入。然逆夷說計多端。往往賄買漢奸。為其所用。不可稍存大意。致有疏虞。務須嚴飭海口員弁。詳細盤查驗放。如有形跡可疑。及人浮於數者。即行查拏究辦。以杜奸蹤。至設立糧臺。應在何處。仍著牛鑑梁章鉅劉韻珂。俟將軍參贊到時。會商奏聞。再降諭旨。總期轉輸便利。防禦周詳為要。其提撥寶蘇局洋銅。趕鑄礮位之處。著照所議速辦。惟上海濱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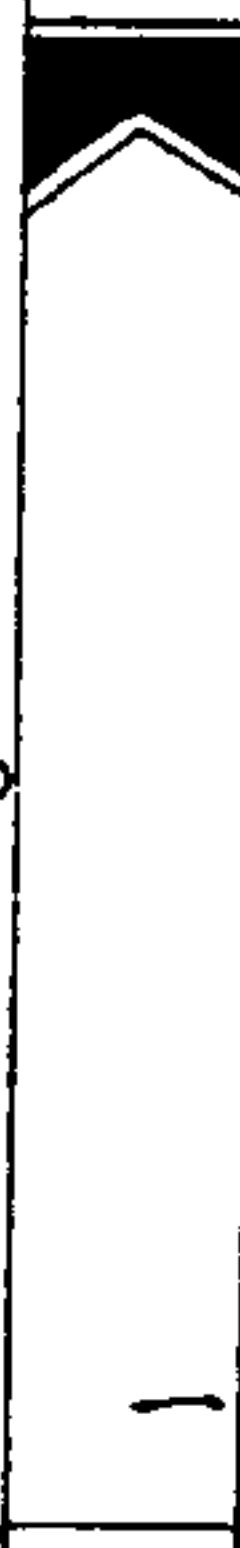
外洋。現在設立礮局。在彼鑄造萬一該逆豕突而來。稍有疏失。豈不反為賊有。其應於何處鑄礮。更為相宜。著牛鑑梁章鉅於將軍參贊到時。會同詳議。酌定地方。一面鑄造。一面奏聞。

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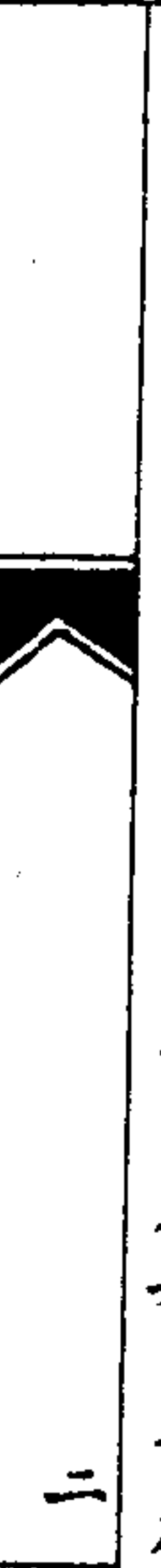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九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月乙巳。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照
逆夷占據甯波鎮海。以後情形。前經臣兩次附片奏報。均
已仰蒙

聖鑒在案。嗣又據各屬探稟。甯鎮兩處夷船。仍係十隻內外。往
來無定。惟聞船內有打造軍器之聲。甯波城內。夷眾有購
買頂帽。及內地衣服情事。又有本地奸民受雇為之巡邏
街道。該逆復逼脅鋪戶。勒限開鋪。並張貼偽示。言將占奪
全省。民人無從逃避等詞。臣以該逆購備內地衣帽。恐其
違令漢奸。假充官弁。混入窺探。當經通飭各屬。嚴密盤查。



並飭隨時查探稟報去後。本月十三日。又據慈谿縣知縣
王武曾等稟稱。十一日。有逆夷二百餘人。內有三人乘坐
馬匹。各帶刀械。並擡大小礮二位。由陸竄至該縣之西壩
地方。即經防守兵勇。將渡船拔上塗邊。各逆不能過渡。用
車盤一路量地轉回等因。臣當即飛咨提臣余步雲。陳階
平。會同前任藩司鄭祖琛。於曹娥江防兵內。酌量抽撥。派
員帶領前往。擇要守禦。並囑令時加偵探。如該逆果往滋
擾。該提督等二人中的留一人。在曹江駐守。一人即帶往
策應。以免疏虞。茲復據慈谿縣以探聞該逆因甯波郡城
內店舖。多係慈谿人在彼開設。現均關閉回籍。該逆屢令



店戶開張。慈谿人並未前往。欲至慈谿滋擾等情。續稟前
來。臣查慈谿密邇甯波。本屬可慮。前此該逆曾至縣屬之
文亭地方探水。已有窺伺之意。因縣城非往來要道。且紳
民於通郡港內釘橋。阻截逆船。不能即入。藉以為安。今該
逆復由陸路竄入縣境。情殊巨測。據該縣探因縣民不肯
赴郡貿易。故逆眾欲往滋擾。雖不必果屬確實。但該邑本
屬著名殷富之區。在甯郡之巨商大賈。原屬不少。所探不
為無因。至該逆所以能知甯郡鋪戶。多屬慈民。自係本地
奸民。向其告述。現在奸民為該逆所役使者。日漸眾多。其
意不過藉圖漁利。慈民之富足。奸民素所垂涎。難保不勾
引該逆前往。藉以乘機搶奪。防之不可不嚴。臣雖咨行提
臣等。派兵往守。並囑令查探策應。惟曹江兵數尚單。驟難
多派。設該逆大夥往彼侵犯。能否抵禦。殊難懸定。
劉韻珂又奏。臣前奉

諭旨。飭令鼓鑄一二千斤上下大礮數十位。以備要需。經臣查明
鎮海礮局所鑄各礮。均已遺失無存。省局所鑄礮一百餘
位。除分撥各海口外。局中僅存銅鐵各礮一十五位。惟未
用之鐵。尚有十數萬斤。自應趕緊鼓鑄。以備攻剿。於九月
十六日。咨捐由驛覆奏。嗣於十月初一日。欽奉
上諭。礮火為攻賊要需。斷不可少。著該撫即就現在浙省鐵斤。趕

緊飭令匠役添搗爐座。剋期鑄。總需通用。毋稍遲延。應於何處鄰省。咨取鐵斤之處。一面酌辦。一面奏明等因。欽此。茲據委員督飭工匠陸續製成鐵廠六十七位。連前存之銅鐵廠十五位。共計八十二位。均在一二千斤上下。堪以適用。臣查此次委員督飭匠役。於一月之內。鑄成大廠六十餘位。尚屬迅速。揚威將軍等到日。即可提用。惟大廠為行軍利器。戰守兼資。現在數未盈百。尚恐不敷攻剿。且將來恢復一處城池。即須安設一處廠位。計甯波鎮海定海三處。需廠甚多。即省城及沿海各要口。亦須逐一添設。守禦方能完固。自應接續鑄造。以供目前之用。兼為善後之圖。今局中存鐵無多。必須另行採買。方足以資鼓鑄。臣現已飭局遴委幹員。齎銀赴楚購買紫版等鐵。四五十萬斤。解回應用。並咨湖廣督臣裕泰。飭令該地方官會同購覓。以免牙戶人等昂價居奇。第此項鐵斤。楚省亦屬稀少。能否足數。難以懸擬。且楚浙相距較遠。往返非三數月不可。浙省需廠正殷。亦未便停爐以待。自應添鑄銅廠。以資應用。查浙省自開設廠局以來。曾經奏准鑄造銅廠。計鎮海局陸續提用過寶浙局洋銅二十三萬斤。滇省銅三十萬斤。省局亦提用過洋銅三萬斤。又於軍需項下。動支銀兩。赴蘇買得商銅四萬三千餘斤。除鎮海局鑄成各廠。及用騰銅斤。

三

均已遺失外。省局提用及買得之銅。業已鑄成廠位。現在廠局並無存銅。應請再提寶浙局洋銅三萬斤。一面專人赴蘇添購商銅二萬斤。並購應行攪和之錫。剋日運回。以期源源製造。足敷攻守之用。臣總當嚴飭督匠趕辦。以濟要需。斷不任其遲滯。其所用洋銅價本。及收買商銅價解。均於軍需項下。分別撥還給發。以清款目。劉韻珂又奏。再臣前因省垣重地。防守宜嚴。派撥官兵。並團集義民沙民二萬餘名。分布城內。協力守衛。並雇船二十四隻。配兵管駕。在錢塘江梭織巡查。業經具奏。仰蒙恩諭。所辦均屬周妥。仍著督飭文武員弁。董率該兵丁義勇沙民等嚴密防堵等因。欽此。遵即督同文武。激勵該兵勇義民等。總真防堵。不敢稍弛。並以團練義民之法。有合於古人寓兵於農之意。但使閭閻人人團結。則眾志成城。自不難於保衛。浙省民氣素柔。今因逆夷逼處。經臣再三勸勉。亦皆懼而思奮。自應因勢利導。以期化弱為強。合散為聚。俾壯聲勢。而固疆圉。遂會同藩司常恆昌分委員弁。在沿江一帶。及附郭各村村落。妥為勸諭。茲又團集義民二萬餘名。造有花名清冊。該義民俱念切同仇。以逆夷僭敢前來。定當合力奮擊。以衛地方。察看情形。頗為整練。至省城周圍四十里。其間長街曲巷。處處可通。巡緝匪易。現又會同該藩司

四

委員勸令紳民捐設柵欄五百餘座。派令兵勇義民專司啟閉。至晚柵內按戶支更。通宵不絕。月餘以來。匪徒絕跡。民間之安堵。勝於無事之時。因之人心漸定。前此遷移之戶。已有轉回。臣以錢塘江為杭紹要津。并旁通海甯富陽等州縣。最為喫緊之區。巡察尤不可不嚴。惟江而遠。一望無涯。前配巡船二十四隻。尚恐不能周密。復又雇船十隻。并雇年力精壯。熟習該處情形之鄉勇五百八十名。照海甯州雇勇之式。每名日給雇值錢三百文。又船價及油燭等項。錢十五千八百文。於本月初十日為始。飭令協同兵船往來巡邏。俾錢塘江偵緝較嚴。儻有漢奸潛入。不難

五

搶獲。實於省城防堵事宜。大有裨益。

劉韻珂又奏。竊照用兵之道。足食為先。浙省自上年六月間。逆夷犯順。沿海各屬。調兵募勇。節節守衛。日給口糧。所費正鉅。臣督飭局員。悉心籌畫。或碾動倉儲。或採自商販。源源支應。均無缺乏。今該逆復來滋擾。疊陷三城。仰蒙我皇上命將出師。大彰捷伐。計奉調各省官兵。不日雲集。報回散兵。及雇募鄉勇。亦漸增多。均須支給糧米。又鄞鎮定三縣。難民流離各處。經臣通飭各屬。妥為安撫。亦須給米賑恤。合兵勇難民三項。計口授食者。不下數萬餘人。浙省地狹人稠。本省所產之米。本屬不敷民食。且本年夏秋之間。雨水

過多。現在刈獲之候。又遭霖雨。湖州等府。田畝率多災歉。即勘非成災成歉之區。收成亦皆減色。又定海等縣。被該逆所占。台溫兩府。海道亦皆梗塞。該數處米穀。均不能內運。是以較往年尤形短絀。臣前於甯波失守之後。奏明飭委在籍人員。前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招商販米。來浙糶賣。並懇免輸關稅。以冀商販踴躍。業經奉

旨允准。迄今一月有餘。販米至浙者。寥寥無幾。自因逆氛猖獗。以致裹足不前。臣又委員在蘇省採買米數萬石。然為數無多。深恐難資接濟。至各州縣頭貯倉穀。歷年本即動缺。未經買補。自上年以來。所動尤多。餘存穀石。自應留備不虞。

六

未便儘數碾用。且各州縣遠近不等。若於遠處運米濟放。水陸腳價。為費不貲。亦恐轉滋糜費。臣與總局司道等。再四熟籌。伏查浙省杭嘉湖三府。每年額徵漕白二糧。幾及百萬石。本年除成災各屬。俟查明確數。另摺奏請展緩外。約尚應起運米數十萬石。若酌量截留。則兵糧可期充裕。民食亦不致有妨。實屬兩有裨益。據該局具詳請奏前來。合無仰懇

皇上俯念浙省需米甚多。准於道光二十一年。應行起運漕米內。截留一十五萬石。以資接濟。感沐

鴻慈。實無既極。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馳奏。逆夷窺伺慈谿。派兵防守一摺。據稱本月十一日。逆夷二百餘人。攜帶礮械。由陸竄至該縣西壩地方。經兵勇將渡船拔上。逆夷不能過渡。已飛咨余步雷陳階平。勤加偵探。如有滋擾。即酌派一人帶兵接應等語。慈谿向稱殷富。難保無從逆奸民。勾串夷匪前往。藉圖乘機搶奪。曹娥江兵數尚單。勢難多派。約計揚威將軍奕經等。即日可抵浙江。應如何添兵防守。著即會商妥籌。毋致疏虞為要。其片奏省城防守情形。現已圍集義勇數萬人。雇備船隻。於錢塘江一帶巡邏偵緝。不任漢奸潛入。現在匪徒絕跡。民間安堵。覽奏甚慰。即照所議。妥為辦理。又另摺奏續鑄大礮一節。據奏現已鑄成大礮八十二位。均在一二千斤上下。堪以通用。並於楚省購買鐵斤。及提寶浙局洋銅。一面赴蘇添購銅錫。源源製造。所辦尚屬周妥。著即嚴飭趕辦。以濟要需。毋稍遲滯。所用洋銅價本。及收買商船價脚。准於軍需項下。分別撥還給發。所請截留漕糧。准其於道光二十一年。應行起運漕米內。截留十五萬石。以資接濟。其台州。温州。海道梗塞。米穀不能內運。著該撫設法運至省城。以裕兵食。仍嚴防該處奸民。影射濟匪情事。

七

盛京將軍耆英奏。竊照九月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沿海各省。兵額無多。著該將軍督撫等。將該省險要各海口。

查明共若干處。何處應添兵若干名。即於本省各營內。或量為裁撤。或公平換防。逐一詳細查明。妥議具奏。拒礮之法。惟土堡最為得力。著將軍督撫等。諭令沿海居民。處處仿此辦理等因。欽此。查奉天南臨瀕海。北界遼荒。所有各城額兵。多則七八百名。少則三四百名。東西各路額兵。一二百名不等。省城西額兵五千二百餘名。其各項差徭繁多。存在需人。又邊外卡倫。看守圍場封堆等項。每年共需兵九百餘名。均應按季輪流派往。是奉天駐防滿兵。與各省綠營官兵。情形不同。等復查奉天各海口。惟金州為最要之區。等上年前往體察。兵數較少。旋省後再四商酌。將各城額兵兵缺。

八

請撤歸金州挑補。於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奏奉
諭旨。飭部議准。遵行在案。現在金州已有額兵八百六十二名。至省城及北路各城兵額。率同各旗協領等。悉心商酌。通盤叢計。似難再議撤歸南路挑補。且南路各城。相距遠者二百餘里。近者一百餘里。僅有警報。均可互相應援。似可無須換防。至土堡實為禦敵要法。即應仿照辦理。等當札飭旗民地方官。除沿海各口已完壕堆壘之處。今仍須加高培厚。並令傳知沿海居住旗民。務須以沙墩土壘。目為障蔽。不獨可以免礮。更可安定人心。惟查奉天州縣。向不隸才管轄。今探派有守有為。素得民心之州縣。勸諭之處。

李道即恭錄

諭旨。移咨奉天府尹。欽遵辦理。

著英又奏。再於十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四日奉

上諭。逆夷侵犯海疆。每到一處。必先將內地所貯火藥。開放槍礮。焚燒得。以乘機肆擾。不可不豫為之防。著著英等。相度情形。務將應用火藥。分貯數處。派委委員。設法防範等因。欽此。李道即

嚴飭沿海旗民地方官。務將所貯火藥。分移數處收藏。揀派可靠員弁。隨時加意防範。俾奸究無機可乘。以免疏虞。惟現當北風司令。以情理論。逆船未敢北駛。明年春融冰

九

洋。若該逆計窮力竭之時。恐分竄沿海。所有奉天海防。明春尤關緊要。除今冬乘道路凝凍。備辦火藥三萬一千斤。鉛丸四千斤。分運全州復州。蓋州。錦州等處。妥為藏貯外。李擬於明年正月內。馳往南路之全州復州。順道至蓋州。牛莊等處。將如何安礮。使逆夷難於窺伺。如何設伏。可以制其死命之處。親率委員。及旗民地方官等。再行虛心講求。俾機宜得當。總期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方為切要。

諭軍機大臣等。據著英奏。遵議海防機宜一摺。又另片奏。移貯火藥。並擬於明歲春正。親往南路籌防等語。覽奏均悉。奉天各海口。惟全州為最要之區。現當北風司令。逆船雖未敢北駛。一經

春融冰泮。即難保其不分竄而來。該逆現今在浙演習陸戰陣法。防禦之法。必應水陸交嚴。方為盡善。現在該將軍籌畫防堵。是否專恃海口安設礮位。抵禦。萬一登岸滋擾。如何層層布置。憑何制勝。當此海疆戒嚴之時。務須籌畫萬全。庶足制其死命。著該將軍即將現在籌備情形。詳細據實具奏。

丙午

諭軍機大臣等。各省官兵。調赴浙江軍營者。數已不少。計該將軍到浙以後。足敷勦辦。現在京口亦須防堵。江甯省城。尤關緊要。所有裕謙前調之江甯駐防兵丁。著著英等。全行撤回江甯。以免顧此失彼。至各省赴浙官兵。難保無老弱充數。其先經赴粵

十

續調赴浙之兵。尤恐銳氣已挫。不堪驅策。著著英等。於抵浙後。嚴飭帶兵各員。認真校閱。如有前項情事。立即分別撤回。毋致臨陣誤事。用兵之道。選練為上。諒該將軍等。必能妥為布置也。再前有旨。令恩特亨額富呢揚阿。挑選陝西。甘肅精兵二千名。於明年正月。聽候調用。如現在到浙之兵。挑撤過多。不敷差遣。著一面奏聞。一面飛調赴浙。以資勦洗。將此諭知著英等。特依順。並諭劉韻珂知之。

陝西巡撫富呢揚阿。奏於本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著英經奉山西。陝西。擡礮撞槍。最稱利用。請每有酌調

二百桿。每桿酌派兵丁二三人。委員管帶。赴浙應用等語。著楊國楨於山西省挑選撞礮槍二百桿。委員迅速解浙。無誤要需。至陝西省前已調兵二千名。所帶器械。諒已不少。著富呢揚阿察看陝西現在撞礮槍。如足數調用。即著由陝西委員。徑解浙江軍營。程途較可捷速。倘有不敷撥解。即著恩特亨額。於甘肅省所存撞礮槍。一併挑選。務足二百桿之數。迅速解浙應用等因。欽此。遵查陝西省各營軍火器械。前次調兵二千名。已攜帶撞礮八十九桿。存營數目。本不甚多。今奉調用撞礮槍二百桿。似應由陝甘兩省勻派。惟甘肅程途較遠。未免稽遲。軍務緊急。自宜通融籌解。以應要需。隨查臣標

十一

存貯撞礮五十位。撞槍二十桿。西安鎮標原有撞礮五十位。除官兵帶赴天津外。尚存二十五位。撞槍三十桿。當在臣標挑選撞礮三十五位。撞槍一十桿。連鎮標撞礮二十五位。撞槍三十桿。共一百桿。每桿派兵二名。計在撫鎮兩標。共派熟習施放之兵丁二百名。兩帶火藥鉛丸。遴委千把外委管帶。並令富平汛千總候升守備徐天桂。統行管解。於十月初八日。先行起程。趕緊解赴浙江軍營。投收應用。已於十一日早間。趨出陝境。其餘撞礮撞槍一百桿。移准署固原提臣昌伊蘇谷履。已在附近各營挑選撞礮八十位。撞槍二十桿。以足二百桿之數。酌派兵丁二百名。揀

委守備千把外委管帶。克日起程前往。較之由甘撥調。可期迅速。至陝省各營撞礮撞槍。節次調用。所存無幾。且當會同署提臣昌伊蘇。酌量情形。咨商督臣恩特亨額。在於甘省所存撞礮撞槍最多之處。量為酌撥。以資演習而備緩急。

諭軍機大臣等。富呢揚阿奏。挑選撞礮撞槍。解赴浙江軍營一摺。據奏撫標挑選撞礮三十五位。撞槍十桿。連鎮標撞礮二十五位。撞槍三十桿。共一百桿。委員帶兵管解。趕赴浙江軍營。其餘一百桿。亦在附近各營挑選足數。陝省所存槍礮。為數無幾。移咨甘省量為酌撥等語。均著照議辦理。惟念陝甘兩省。地處邊陲。軍器甚關緊要。現雖通融辦理。究恐有誤操防。著恩特亨額。富呢揚阿。飭屬趕緊製造。並應用火藥等物。趕補足額。以實邊防。所製撞槍。務在便捷利用。著以三十斤為率。不得過於笨重。戊申。

十二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揚威將軍奕經等。前因裕謙家人呈訴。余步雲。心懷兩端。並於臨陣。聲言保全生靈。頗惜妻女等情。當經面諭該將軍等。到浙後。確查究辦。本日據余步雲奏。衙署被毀。請給王命旗牌等件。因思該提督當鎮海將陷之時。裕謙決意殉節。余步雲有妻女三十餘口。可憐。並伊女今日出閣之語。迨鎮海失守。退入甯波。甯波失守。退保上虞。所稱巷戰被傷。殊不足

信。現稱衙署盡被拆毀。文卷全行焚燒。如果屬實。則該提督三十餘口妻女。勢必不能生全。臺據奏報情形。並無家口被擄被殺情事。是但知保護家屬。而於王命旗牌等要緊物件。一切置之不問。著該將軍等確切查訊。如何向裕謙密語。如何連次退避。甯波失守以後。該家屬等有無被難。如何出城。逐一查訊明確。務使水落石出。如果該提督實有心懷兩端。臨陣退避。及保護眷屬。罔顧職守情事。一面由驛具奏。一面傳旨。將該提督革職拿問。嚴行懲辦。浙江提督著段永福暫行署理。再余步雲奏陸續收回散兵三千餘名。此項散兵。自係定海鎮海甯波三處潰散之兵。即不能盡數誅夷。亦當分別懲治。若臨陣任其退縮。

十三

事後招回入伍。該兵丁等復何憚而不畏死偷生也。現當軍務喫緊之際。各省精兵勁旅。固當體恤愛護。此種失律士卒。必應明正軍法。俾將士知所警懼。著奕經等訊明逃散實情。將首先潰散之人。於軍前正法示眾。即稍有可原情節。亦當分別輕重。按律懲處。斷不可任其濫厠軍籍。仍糜糧餉。反使勇將勁兵。見而解體。再定海鎮海甯波失守以後。陣亡將士。狀已逾格施恩。至逃避將弁。必當重治其罪。亦著該將軍等確切查明。按律究辦。毋任諱飾。避就。以肅戎行。余步雲摺鈔給閱看。

十一月壬子。

欽差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尚書賽尚阿護軍統領巴清德陝西提

督胡超奏竊等。於十月十九日。將查閱天津大沽海口一切情形。恭摺覆奏。由大沽差次拜發。等語。即於次早會同胡超督率司員章京等起程。一路接近海灘行走。適因十七十八等日。日夜大雪。東南風陡作。海潮溢上。河岸極其難行。等語。沿路看得。自大沽海口以南。至狼坨子地方。凡海口四處。其自大沽海口而南一百里。為祁口河。海口近岸。潮長寬百餘丈。水深七八尺。潮落寬八九十丈。水深二三尺。此處駐兵二百名。再南五十一里。為趙家溝。海口近岸。潮長寬十餘丈。水深五六尺。潮落寬八九丈。水深一二尺。此處駐兵五十名。再南四十二里。為徐家溝。海口

十四

近岸。潮長寬十餘丈。水深三四尺。潮落寬一二丈。水深不及一尺。此處駐兵五十名。再南二十二里。為狼坨子地方。即山東海豐縣之大口河。又名大沽河。海口近岸。潮長寬二三里。水深約三丈。潮落寬一二里。水深二丈餘。此處駐兵一百名。狼坨子後路。六十里之羊兒莊。駐兵一百名。又於狼坨子北。距徐家溝通中之馮家鋪。駐兵五十名。徐家溝北。距趙家溝通中紀家鋪。駐兵五十名。趙家溝祁口河二處。距大沽之間。空處所。馬棚口。駐兵五十名。唐距河駐兵五十名。驢駒河駐兵一百名。道溝子駐兵九十名。凡十一處。共駐兵約九百名。等語。逐處詳加查閱。兵

各強壯。械亦整齊。抽演槍礮。聲勢亦尚聯絡。此直省南一路沿海地勢兵防之大畧也。等統計自直隸滄洲之祁口河起。至山東海豐縣之大口河止。四處海口內。惟大口河海口一處。水較寬深。局較散漫。大小船隻。均可駛入。且為直隸山東兩省接壤之區。係屬最要口岸。其祁口河水勢較之各口。亦加寬深。係屬次要口岸。然究其支河。大口河一路。不過流至下游九十里之泊頭而止。祁口河一路。不過流至下游二十餘里之下窪子而止。其餘如趙家溝。徐家溝。兩處海口。暨道溝子。驢駒河。唐距河。馬棚口。紀家鋪。馮家鋪等處。水勢益淺。夷船一時不能闖入。等復一

十五

路留心察看。所經濱海地方。赤地二百餘里。並無市集田園。其沿海居民。距數十里。始得一村。每村不過二三十家。多亦止七八十家。等挨村步入。親加履勘。並委隨帶各員。分投查閱。該居民雜處羣居。多係網戶。詢以事畜衣食。一概仰給於海。網罟而外。家無蓋藏。與閩粵江浙沿海村民情形。豐番迥異。竊慮數逆夷侵犯之所。大率志不在得地。而在得財。此等荒涼處所。未必敢舍舟登陸。輕身涉險。即使震於大沽海口等處。重兵轉擇偏僻口岸偷渡。是又非百十餘兵所能濟事。等特揀之見。現在北風司令。水結已堅。所有沿海。如趙家溝。徐家溝。兩處口岸。並道溝子

等處。現駐防兵。與其散置海濱。分其勢而徒令曠閒。曷若併歸大隊。厚其力。而且資操練。如慮沿海地勢綿互。即於原駐兵處。改安馬撥。亦足聲勢相通。因詢之該鎮道將弁。等會稱此項防兵。原係固原官兵。未到各縣。鄉勇未集以前。派撥守望。現在後路兵勇已集。而大隊兵。亦尚未甚厚。誠宜顧及大隊。等現就中途查閱情形。公同籌酌。擬將狼坨子地方。原駐兵一百名。不動。以壯軍聲。再於羊兒莊地方。原駐兵一百名外。由沿海撤出駐兵內。撥兵二百名。共三百名。歸併駐紮。以資後勁。其應駐羊兒莊之兵。擬向距狼坨子四十里之齊家莊移駐。以期彼此呼應。便捷。

十六

且與山東海豐縣關家莊防兵。合成犄角之勢。其祁口河原駐兵二百名。擬酌留兵一百名。南與狼坨子。北與大沽大營首尾相應。再請旨。敕下該督。遴派幹員。將現在募得狼坨子鄉勇二百四十名。祁口鄉勇一百六十名。鹽山縣沿海各堡鄉勇八百餘名。勤加練習。更足以協同捍衛。至沿海原設防兵處所。擬仍按原駐汛地。每處著留兵數名。人給一馬。作為馬撥。專司哨探。如果遙見海中夷船游奕。離何處較近。分投馳報各路營盤。夾攻兜剿。似較分駐百數十兵。轉為得加其餘兵丁。撤歸大沽海口大隊。俾得輪流操練。惟兵動械隨。兵既歸

併。其沿海分置礮座。應即分運各處營盤。以充軍實。因於
李等疏至大沽後。商之督臣。據稱本年九月間。奏請添兵
六千名。以資經久。案內。曾經聲明於沿海地方。添設礮臺
營房。以期聲勢聯絡等因。奉

旨。交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准在案。今擬於祁口河狼坨子等處。
分設重兵。再於沿海添設馬撥。適與前奏相符。且益臻周
密等語。李等意見既屬相同。相應聲明請

旨。如蒙

俞允。其沿海哨探各兵。體察地勢。某處究應酌留若干名。再由督

臣訥爾經額會同李胡超等商定議。分別撥留。奏明辦理。

十七

以期益歸詳慎。再李等於拜摺後。即擬由大沽渡過北岸。
往查北塘礮臺。適據該地方文武各員報稱。現在河冰兩
岸。雖已凍結。其中流以潮水往來。結凍未堅。冰上既難行
走。打冰過渡。又恐上游漂冰過猛。船難攏岸。請仍由天津
浮橋過渡。李等因帶同司員章京。仍由天津一路。迂道往
查北岸。及北塘礮臺。俟查閱事畢。李僧格林沁賽尚阿。已
清德即往查東路各海口。李胡超仍回葛沽駐劄防堵。合
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南路海口形勢一摺。據奏
狼坨子地方。原駐兵一百名不動。再於後路羊兒莊地方。原駐

兵一百名外。由沿海撤出駐兵內。添撥兵二百名。歸併駐紮。應
駐羊兒莊之兵。移駐齊家莊。祁口河酌留兵一百名等語。覽奏
已悉。所請募練鄉勇一節。此等沿海居民。宜令自行團練。保衛
村莊。即令官為操練。亦未必盡能得力。自應擇要駐兵。化散歸
併。並於沿海改安馬撥。俾兵力不致過單。而哨探亦可迅速。已
諭知訥爾經額酌量辦理。

又

諭。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南路海口形勢一摺。據奏祁口河狼坨
子等處。分設重兵。再於沿海添設馬撥。面商該督。意見相同。應
即照議辦理。其沿海哨探各兵。著訥爾經額體察地勢。酌定名

十八

數。奏明籌辦。其鄉勇一項。祇能各守村莊。即使官為操練。恐臨
陣亦難得力。總在該督隨時激勸。調度得宜。庶可以收實效。至
天津拱衛京師。地方緊要。迥非閩粵浙江等處可比。現在北風
司令。逆夷未必前來。明春東風解凍。難保不乘潮北駛。若稍有
警動。關繫匪輕。訥爾經額身任總督。且經籌辦年餘。責無旁貸。
必須相度形勢。設法隄防。不在節節添駐重兵。萬不可因府城
距海尚遠。海口防堵森嚴。稍存大意。以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
僧格林沁賽尚阿。已清德。胡超。又奏。本月十五日。李等於
大沽海口差次。接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
十四日奉

上諭。據托澤布奏。遵旨查明海豐縣大沽河一道。與直隸鹽山縣狼坨子接壤。查係荒僻海灘。進口十餘里。有攔沙橫阻。登岸數十里。並無居民廬舍。情形雖不甚險。要究為兩省接壤之區。現在已添兵雇勇。派員分段防守。著僧格林沁等。於查閱海口。行至狼坨子地方時。再加履勘。該撫所奏情形。是否確實。其布置一切。是否可資得力。據實具奏等因。欽此。李等於本月二十二日。查至狼坨子地方。即於二十三日。行抵山東海豐縣之城子莊。順至關家莊。並近海一帶查閱。查得該兩莊附近之大沽河海口。為海豐鹽山兩縣搭界。其海河之攔江沙口岸之淤灘。以至潮水長落。河身寬深丈尺。並村墟家落。民居貧苦各情形。暨水陸層層設伏處所。李等親加履勘。復逐一詢之該守該弁。及附近土人。所稱咸與撫臣托澤布原奏無異。惟該處通海內河一道。河口較寬。每遇東風潮長時。有浙江甯波商船。乘潮駛入。販運山東雜貨。即李等此番查閱關家莊之時。尚見有甯波三桅商船九隻。在河守凍。李等因帶同司員人等。登船閱看。詢悉甯波屬民置買南貨。泛海來東。現販山東麥子回南。因聞浙江不靖。在此候信。以致守凍難行等語。李等伏思現在通夷盤踞甯波一帶。不難飾作商船。北來窺伺。儻春融凍解。乘風潮洶跡前來。亦不可不豫籌及此。況該海口為兩省接壤。夷船

十九

一經闖入。可直可東。似不得以本地河身下游斷流。逆料其窮於前進。稍弛防範。至該處一切布置。李等查得關家莊現駐兵一百五十名。係排作前敵。城子莊駐兵一百名。係排作後援。兵械尚俱整齊。惟合之李等所查情形。似兵力稍形單弱。然嚴計守須曠日。用有常經。且沿海口岸。視此較險者尚多。刻下亦未便輕議添兵。徒資更調。查該處除駐官兵二百五十名。此外尚有海豐鄉勇四百名。再加以直省狼坨子羊兒莊兩處。現排駐兵四百名。並鹽山縣鄉勇。人數已在一千以上。如果操練嫻熟。似已敷用。但該鄉勇等。以鄉愚驟充行伍。不習攻勦。空荷戈矛。終不十分可恃。應請

二十

荒路。毋庸另議防堵。查畢後。等等於二十七日。回至天津。大沽海口。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托渾布奏。查明海豐縣海口情形。當有旨諭。令僧格林沁等。馳往履勘。茲據奏稱。該處城子莊等處。近海一帶情形。暨水陸設伏處。與原摺無異。惟通海內河一道。河口較寬。東風潮長時。有甯波商船。乘潮駛入。販運雜貨。現在關家莊。尚有三桅商船九隻。在河守凍等語。嘆夷詭詐異常。該處海口。內地商船。既可駛進。即難保夷船之不從此竄入。且恐其節節作商船。涸跡窺伺。必慮未雨綢繆。不動聲色。密加防範。該海口為兩省接壤之區。若僅駐兵數百名。安廠數尊。未必遽能得力。然

二十一

遠議添兵添廠。又未免徒滋更調。至鄉勇一項。祇能保衛村莊。僕恃此臨陣攻勦。恐亦難收實效。該撫務乘此湖枯水落之際。應如何擇要據險。妥為布置。使之有備無患。著即悉心體察情形。妥議具奏。

癸丑。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等等於常州蘇州。途次。疊接浙江巡撫來咨。及防守曹江等處。提督余步雲等稟報。逆夷由陸路至慈谿縣之西壩。量地而回。又稱餘姚縣。文亭地方。河面寬闊。夷人大船能到。必得精兵數千。多設礮位。方可紮營。又稱據報。勝山對洋。夷船游奕。此時兵力甚單。難以調遣。請添勁將精兵。分投堵勦各等因。

二十二

查浙省續行徵調各省已到滿漢兵丁。約有五千餘名。其本省滿營撫標各營官兵。現在調撥者。亦有二三千名。又收集前次潰散兵丁一二千名。約計調到各兵。及本省兵丁。已有萬餘。加以該撫招募義勇沙民。並委員在募鄉勇義勇。亦復三萬餘人。統計該省兵勇。不下四五萬人。以之分守海濱沿江地方。及陸路要隘處所。如調度得宜。自能聲息相通。互為照應。若無論何處。偶見夷船蹤跡。動輒議添兵數千。多設礮位。以資防守。恐現調各省兵丁。未免艱長莫及。即將現在先後到蘇之河南湖北官兵二千名。刻即調往。若不相度地勢。扼要屯紮。亦未必能敷散漫株守之用。等現在知照該撫。並嚴行札飭該提督等。務即詳細察看該處一帶情形。何處最要。何處次要。將現在調集各兵勇。設法抽撥。分段巡邏防守。務使疏密相間。首尾相應。如恐兵力單弱。查浙江通省兵額三萬有餘。除已調撥外。儘有可調之兵。至鄉勇義勇。用以攻勦。固不可恃。用以守禦。亦可藉壯聲威。無難續行招募。所有辦理防堵各員。總宜善於調遣。毋使顧彼失此。稍有疏虞等語。去後。又接准浙撫咨稱。據石浦同知稟報。丁役查探夷船情形。向定海居民。詢知該夷於本月十四日前。先已開行數船。聞往上海天津等因。當與督臣牛鑑面商。逆夷如於十四

日以前。駛船北上。計程應已早到。何以上海至今十餘日。並未報有夷船往來信息。想係夷人詐言。亦未可定。惟既有此傳聞。究宜豫為防備。該督即於二十四日。由蘇起程。趕赴上海。查看情形。如該處果有夷船滋擾。迅速飛咨。等即整飭河南湖北兵丁。帶領前往辦理。亦尚不致遲誤。若該處現屬安靜。刻下天漸寒涼。北風甚多。夷船料難北駛。惟明春海潮盛時。似為可慮。亦宜豫防。擬將上海城內守兵。移駐緊要口岸。適中處所。屯紮大營。以壯聲勢。而作應援。如有不敷。再行就近酌撥本省官兵。以資守禦。即無須截留赴浙兵丁。惟該處是否無須。等帶兵前往。須俟

二十三

該督查明咨覆。始能定準。等現因遵奉

諭旨。籌議安設糧臺一事。應與浙撫札商會辦。須在蘇州暫駐數日。俟該撫札覆後。始克與江蘇督撫會銜具奏。而浙省慈谿等處。究竟應否添派勁兵防堵。等尚未親履其地。亦難遽為臆斷。不可不豫議應援。前等等於九月十七日。行知參贊大臣特依順。由廣東沿江直下。與李等在江蘇一帶會晤。現據咨稱於本月十五日。已行抵江西萬安縣界。就近進行。先至浙省等因。計算程途。約於十一月初間。即抵杭郡。李等亦不日抵浙。該參贊大臣特依順。既未由沙井一路行走。自無須越過浙省。又到江蘇。應即於到浙

後。在適中地方。先行暫駐。李等俟牛鑑。由上海咨覆。如果無須截留兵丁。即將河南湖北二省官兵內。先行的撥一千名。飭令迅速赴浙。交與特依順統帶。不必駐守一城。於曹江內外。詳擇扼要地方屯紮。以助曹江各路聲勢。設餘姚等處。實有緊急。即行飛帶弁兵。前往救援。若該處並未出擾。亦毋須輕進。李等一俟安設糧臺。及上海防堵事宜。商辦妥協。即帶所餘兵丁一千名。趕赴浙省。相度形勢。或與特依順。合兵一處。會同相機進剿。或分兵兩處。以為掎角之勢。應俟李等到浙後。議有成局。再行奏

二十四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經等奏。抽撥兵丁。設法防守。並酌擬先行分兵赴浙。豫為應援各等語。覽奏均悉。現在浙江本省。及調撥兵丁。已共有萬餘名。加以義勇沙民等三萬餘人。以之分守水陸要隘。如能調度得宜。已足互為照應。斷無偶見夷船。輒議添兵之理。著該將軍等詳察情形。分別最要次要。將現在調集兵勇。抽撥分段防守。務使疏密相間。首尾相應。如尚嫌兵力單弱。浙江本省。鄉勇義勇。亦無難續行招募。總宜善於調遣。毋使顧此失彼為要。至逆夷先開數船。欲往上海天津之語。雖係傳聞。究宜豫為防備。牛鑑現已趕赴上海。查看情形。如果有夷船滋擾。該將軍等即帶領到之河南湖北兵丁。前往勦辦。如該

處現尚安靜。即無須截留赴浙兵丁。著照所議。仍將城內守兵。移駐緊要口岸。於適中處所。屯紮大營。以壯聲勢。如有不敷。再就近酌調本省官兵。豫為來春防禦地步。該將軍等。俟安設糧臺。及上海防堵事宜。商辦妥協。即帶兵赴浙。與特依順會同相機進剿。或分或合。朕亦不為遙制。任盼捷音。以慰廑注。

甲寅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奕經等奏。嘆夷有赴上海等處滋擾之說。該將軍等現與牛鑑商辦防堵。惟該逆詭詐異常。往往聲東擊西。令人不及準備。現在該逆株守甯波郡城。故作操演情形。安知不以數船游奕上海等處。使我移兵往援。而彼則水陸併力。徑

二十五

攻浙江。抑或在浙虛張聲勢。伴言攻擊杭紹諸郡。而暗遣兵船潛赴上海等處滋擾。凡此種種說謀。該將軍等不可不防。務當謀勇兼施。計出萬全。處處皆有準備。事事皆操勝算。是為至要。前粵東辦理軍務。布置尚未妥協。該夷即肆其猖獗。漢奸乘間助逆。以致我兵倉卒應敵。不能得手。現在大兵尚未到齊。儻復用其故智。為先發制人之計。將如何豫為準備。總須反覆計較。確有把握。始足以破奸膽。而張吾軍。至行軍之際。兵民雜處。人數眾多。一切機謀。尤宜慎密。凡奏報事件。某封有關緊重大者。即將某封用黃紙包封。蓋用楊威將軍印信。仍納入封筒內。朕親加拆閱。昨日所寄密諭一道。係朕面諭軍機大臣。承旨繕發。

即軍機章京等。皆不得而知。可見慎之又慎矣。

又

諭。前據劉韻珂奏。浙江兵丁。未能得力。現在雇募義勇沙民。藉資防堵。辦理尚為妥協。惟念逆夷詭計多端。往往潛令漢奸。煽惑勾結。甚至行賄買內地奸徒。為其間諜。不可不密加防備。浙江省義勇沙民。人數既多。即難保無匪徒混跡其中。必應稽查周防。勿墮詭計。至於管帶之人。尤為緊要。必當慎選結實可靠。激於忠義者。派領一隊。方無意外之虞。著劉韻珂。即將現募義勇人等。設法稽查。密加釐剔。信賞必罰。以作士氣。而杜奸萌。

己未。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十月初二日抵蘇。接印後。即遵

二十六

旨查看各海口情形。籌畫防勤事宜。當經具摺奏明在案。茲臣行抵上海縣城。查得城東門外。即係黃浦大江。距寶山縣五十里。即係吳淞海口。水面約寬七八里。商賈大船。往來輻輳。溯流而上。始抵上海縣城。是江南第一扼要之區。全在寶山海口。而上海不過人煙稠密。商船聚集之處。其地緊臨大江。城內城外。街市錯雜。居舍鱗次。並無用武之地。亦無抵禦保守之法。且由上海至江蘇省城之要門。中間二百餘里。皆吳淞長江。亦無險阻遮攔之處。較之浙江鎮海口門。尤為萬分緊要。寶山守則上海可保。而全省亦賴以安。其次要之口。莫如與浙省乍浦接壤之金山衛。並常熟之

福山口。大倉之劉河口。然皆口窄沙積。僅容小船出入。崇明雖孤懸海外。四面均係沙灘。離岸甚遠。亦非該夷垂涎之地。至若江陰縣之黃沙港等口。雖直達焦山京口。然中隔大江。下有礁石。地段綿長。約有數百餘里。處處並有沙線。非長潮不能遽入。通州海門廳屬。積沙成壤。去海稍遠。以上各處。皆有防守弁兵。及各該處鄉民。自為防範。該逆斷不敢乘舟深入。是江南防海要地。不能不聚精會神。全注於寶山之吳淞一口也。臣查該處沿海兩岸。均築有土塘。高約兩丈。頂寬一丈七八尺。土塘之上。添築土牛。形如堆堞。缺口處安設大小礮位。既能禦寇。亦可藏身。自外視

二十七

之。儼如長城一道。西岸形勢。尤為喫重。其扼要之處。提臣陳化成。親督弁兵防守。東岸土塘。長僅數里。沿塘均有淺灘。去深洪甚遠。已派兵五百餘名。設礮防守。兩岸布置。均屬周密。惟查派防各兵。止係株守一處。此外並無起伏照應之法。萬一賊用礮轟乘隙乘突。我軍畧一動搖。慮成瓦解之勢。鎮海甯波是其前鑒。臣連日與提鎮將弁。通盤熟籌。擬於兩岸適中之地。屯紮大營四處。分為游兵奇兵。務使彼此聯絡。循環策應。一以防逆賊之登岸。一以壯我軍之膽氣。備有退縮。登時軍法從事。如能立功。酌量破格優賞。又於沿海較遠。樹木叢雜之處。偏插旌旗。作為疑兵。齊

聲吶喊。遂為應援。臣又查吳淞口。至上海適中之東溝地方。江面甚窄。屢經委員。測探水勢。止有中洪一道。水深約三四尺。旁俱暗沙。水深不過丈餘。至四五尺不等。萬一夷船駛入。必須測量水勢。魚貫而行。現於該處兩岸。添設大礮數十尊。兵丁四五百名。屯濠築臺。土裝麻袋。堆積高寬。使兵丁潛伏濠內。暗中設礮轟擊。並雇覓沙船漁戶。或擊沈船隻。使之不得直前。或多備柴草硫磺引火之物。蜂擁延燒。以防夷船深入。如此層層設守。節節照應。庶可有備無患。惟是兵力尚有不敷。臣前任河南巡撫。該省兵丁。操練熟習。應請

二十八

旨飭調河南精兵一千名。令河南鎮標遊擊陳平川。管帶來江。緣該遊擊屢經出師打仗。甚為明練。臣可得指臂之助。總之師克在和。果能民情固結。誓死不移。將士齊心。有進無退。諒此小醜。何足為患。臣是以刊刻數條。申明紀律。信賞必罰。令出惟行。並徧行出示。宣布恩德。曉以大義。俾以利害。許漢奸以投首自新。立功邀賞。諭鄉民以保衛身家。協力防勦。仰仗皇上天威。斷不致有他虞。吳淞固則全省安定。刻下潮枯水淺。藉可虛衷商榷。次第料理。足以仰紓聖慮。

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梁章鉅。奏請臣等欽奉

諭旨。京口地方緊要。該處滿洲綠營官兵。是否足敷防堵。著牛鑑

梁章鉅體察情形。如有應行添撥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先行調

派。毋誤事機等因。欽此。查鎮江府之京口地方。大江東去。應焦

山。團山。關。鷲。鼻。背。諸口。直達江陰縣所轄之黃田港口。始

接內洋。距海甚遠。中間遙達數百里。處處皆有伏沙。非長

潮不能透入。其黃山之鷲鼻峯。斜插中洪。下有礁石。行舟

畏之。焦山一帶。江面漸收。中洪更窄。斷不敢輕離大舟。乘

駕小船。越數百里而駛入京口之理。惟該處既通外洋。自

不可不倍加防守。以昭慎重。茲查丹徒縣之雲山一帶。業

二十九

經江甯副都統臣興倫帶兵四百名。沿江巡防。其江陰營

所轄鷲鼻背。前已添派京口左營兵二百名。並原設兵八

十名。足資防守。至京口右營所屬之團山關。形勢扼要。現

據京口副將林明瑞稟請添設兵丁前來。臣牛鑑復札飭

該副將會同常鎮道但明倫。在於京左高資兩營升兵內

酌量調撥。前赴團山關防守。各在案。統計大江各要隘口

岸。原續派駐升兵。均已敷足。兼有節次招募鄉勇。協同防

禦。似可毋庸再行添撥。臣等仍督飭沿江地方文武升兵

互相應援。一律嚴密防範。有備無患。以仰副

聖主綏靖江洋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吳淞海口緊要情形。一摺。據奏江南第一

扼要之區。全在寶山海口。能守寶山。則上海可保。全省皆安。該

處沿海兩岸。築有土塘。形如堆堞。現雖派兵防守。並無起伏照

應之法。擬於兩岸道中。屯紮大營。分設游兵奇兵。以防逆船乘

間突擊等語。所見甚是。著即照議辦理。其由吳淞口至上海道

中之東溝地方。測探水勢。中洪約深三四尺。已於兩岸添兵添

礮。挖濬築臺。並土裝麻袋。堆積高寬。伏兵轟擊。所辦均屬周妥。

惟鑿沉船隻一節。逆夷詭譎異常。必不能攔截彼船。若以小木

筏多載柴草。硫磺引火之物。昏夜四路埋伏。但見夷船。即各路

齊出。繞至彼船前後兩旁。縱火焚燒。其駕筏漁戶。素諳水性。儘

三十

可跳入水中。不慮為夷礮所擊。庶足以制其死命。其所請調之

河南兵一千名。已由五百里諭令鄂順等迅速派兵。交遊擊陳

平川管帶赴蘇矣。又另指會同梁章鉅奏京口官兵。足資防守。

毋庸添撥等語。該處地方。亦關緊要。著牛鑑。梁章鉅督飭沿江

升兵。一律嚴防。毋得稍存大意。將此諭知牛鑑。並梁章鉅知之。

又

論。據牛鑑奏江蘇防兵不敷。請飭調河南兵一千名。令河北鎮標

遊擊陳平川管帶赴蘇等語。著鄂順等即於河南省挑選精兵

一千名。應帶軍器。揀擇精良。務期適用。飭令遊擊陳平川迅速

管帶前往江蘇。文牛鑑調遣。毋稍遲誤。並飭該遊擊沿途妥為

約束不得稍有滋擾。

庚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達洪阿等奏八月間夷匪闖入臺灣。經該總兵等督兵痛剿。擊沈大船。擒獲紅白黑夷一百餘名。當將該鎮道分別加恩。仍諭令嚴加防守。恐其大隊報復。並諭顏伯燾。劉鴻翔。飭令王得祿移駐臺灣。協同攻剿。迄今未得續報。朕心實深廑念。臺灣遠隔重洋。風汛不定。又報或至稽遲。顏伯燾現在廈門。劉鴻翔駐紮省城。該督撫皆有統轄臺灣之責。何以八月之事。至今並無奏報。究竟該處現在情形若何。有無夷船續來滋擾。著怡良。顏伯燾。劉鴻翔。速即探訊明確。隨時據實馳奏。毋稍

三十一

遲延。再前據顏伯燾奏夷匪由粵入閩。義律亦在其內。現在臺灣擒獲夷匪有一百餘名之多。若隔別詳訊。可得實情。著即飭知達洪阿等詳悉究辦。將此各諭令知之。

辛酉。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奉

上諭。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南路海口形勢一摺。據稱祁口河。狼坨子等處。分設重兵。在於沿海添設馬棚。而商該督。意見相同。應即照議辦理。其沿海哨探各兵。著訥爾經額體察地勢。酌定名數。奏明籌辦。其鄉勇一項。祇能各保村莊。即使官為操練。恐臨陣亦難得力。總在該督隨時激勵。調度得宜。庶可以收實效。

至天津拱衛京師。地方緊要。不可因府城距海尚遠。海口防堵森嚴。稍存大意。以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等因。欽此。遵查南路海口各處。所派防兵共九百餘名。現已遵照

欽差大臣原奏。歸併於祁口河。狼坨子。齊家莊三處。共計防兵五百名。其餘四百名。俱撤歸大沽軍營。以資訓練。仍於原設防兵各處。添設馬棚。酌留兵丁哨探。至鄉勇一項。其就地團練者。但可自衛身家。其應募隨營者。均擇其年力精壯之人。捐給口糧。責成帶兵將弁。認真訓練。仍隨時察看果能奮勇向上。即可使之臨陣衝鋒。次則作為後隊。以助聲勢。再天津為

三十二

京師門戶。地方倍關緊要。嚴防海口。固以保衛郡城。而郡城之防範。亦未敢稍涉疏忽。前因天津存城之兵。僅止八百餘名。以之守禦。本覺單弱。是以於奏請添設新兵。相內。特請在於天津郡城。添兵一千名。現據天津鎮稟報。左右城守三營。已招募足數。皆係各營餘丁。並本地土著民人。年力強壯。俱由該鎮將驗明收伍。發給糧餉。趁此冬令。趕緊訓練。以期技藝純熟。又天津城內。向有紳商設立救火局。素稱齊心合力。約束有方。已據該地方官。於此中挑選一千餘人。派出官弁。管帶團練。並由官紳商民。捐資發給口食。此項人等。皆勇敢良民。習於救火。緣牆附壁。手足便捷。

捍衛城池。足抵兵力。現在天津城內統計兵不下三千人。可資防守。其器械一切。本營俱足敷用。沿城礮位。共有一百數十尊。臣因添駐新兵後。製造礮一百桿。現亦將次造竣。又天津鹽務巡役。向習技藝。前與鹽臣會商。選派巡役多名。協同地方官所派幹役。分布關廂內外。晝夜梭巡。其客店行寓。每日由委員分查一次。以防奸匪潛跡。數月以來。地方甚為鎮靜。臣職司守土。當此之時。凡有應行籌辦事宜。苟思慮所到。與諮訪所及。無不隨時酌辦。斷不敢稍存大意。致有顧此遺彼之虞。以期勉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

三十三

硃批。以朕觀之。郡城之兵。不在多設。何則。即使逆夷登陸。斷不能奔馳百餘里。直犯府城。惟不可不加意防堵。朕思大沽海口。至府百里而遙。曲折寬窄。河面必各異形。此中正好用計用智。省兵力而能勦戮。非僅堵其不能至郡也。若一經議防。惟知添礮增兵。朕見其徒勞而不能制勝。卿其細繹之。

訥爾經額又奏。臣前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奉

上諭。御史殷德泰奏。請招集漁戶。團練水勇一摺。此輩漁戶人等。習處海濱。良莠不一。其安分者。固可藉資禦侮。而桀驁者。亦恐別滋事端。該御史請編隊設伍。課其勤惰。與以獎勵之處。是否

可行。即著體察情形。妥議具奏。欽此。當即轉行道府州縣。妥議去後。茲據稟稱。各州縣沿海村民。皆散居鹽城之鄉。無地可種。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共駕一船。捕魚為生。每季春融時出口。小雪前回家。仰事俯畜。胥賴乎是。漁鹽疊給之饒。其利較多。冬月無事。女則績麻。男則織網。以為來歲之需。若令本身受募。編作水勇。則在官人役。即不能自食其力。且官給備資。僅足糊一人之口。家中大小。勢必待哺嗷嗷。更兼捕魚之人。但於海濱一帶。駕船行走。即有粗識水性者。亦不過僅能覓水。不如閩粵涸人技藝之精。招集至再。應募乏人。惟查灤州甯河豐潤。曾經招募。向於海濱打雁

三十四

為業之人。可作水勇。每處亦不過三四十名。此輩向在海濱之地。用小木筏。駕設排槍。人即藏於水中。點槍打雁。水性素習。槍亦有準。前據該州縣稟報。俱按日發給工食。留為官用。如果逆夷北來。用為水勇。於水中相機暗放火器。攻打夷船。可期得力。但以此為業者。限於無多。現仍飭令各州縣設法招募。俾多募一人。可得一人之力。等情。其稟前來。臣查海濱漁戶。皆係鄉民。前經各州縣團練鄉勇。或千餘名。或三五百名不等。願在海口隨營者。給與口食。教演技藝。以資協防。其不願隨營者。即使自衛身家。嗣又復

奉

諭旨。令沿海村莊居民。團練鄉勇。建築土堡。亦已轉飭地方官。欽遵。剴切勸諭。團練在案。是鄉勇之中。即有漁戶人等。在內。雖網罟貧民。不能衝風破浪。而據各地方官所稟情形。使之陸地用武。起伏趨避。尚能靈便。即可得力。自宜俯順輿情。就其所長。不必強以所難。轉恐有名無實。臣仍飭各州縣。一體留心勸募。如有能充水勇者。即行挑出備用。總期一長可取。必當羅致無遺。至嚴防漢奸。臣前已飭各州縣。多派幹役。嚴密查拏。並令編查保甲。將各村莊人口戶數。造具花名清冊。由地方官捐給門牌。輪流稽查。如有外來形跡可疑之人。不難盤詰。若有警之時。河口封閉。漁船只能在內河張網。不能出口。以杜接濟淡水食物。及勾結夷匪情事。此後沿海一帶。建設營房墩臺。撥兵駐守。稽查更可嚴密。

三十五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覆奏一摺。據稱南路海口防兵。現已歸併祁口河。狼坨子。齊家莊三處。共五百名。其餘四百名。俱撤歸大沽軍營。天津城內。議添新兵一千名。業經左右城守三營。召募餘丁足數。復於紳商設立救火局內。挑選一千餘人。並因添兵。製造撞礮一百桿。又分派鹽務巡役。協同地方官所派幹役。布列關廟內外梭巡等語。所辦甚屬周妥。惟團練鄉勇。但可使之自衛身家。或作為後隊。以壯聲勢。至於臨陣衝鋒。恐難得力。

天津府城。距海口百里而遙。即使該夷登陸。斷不能奔馳百餘里。直犯府城。是該處不必多設兵弁。徒勞罔功。不若就河面寬窄形勢。擇要設伏。或誘之深入。或扼其歸路。用計用智。以謀制勝。儻該夷敢由河道內駛。定可剿戮無遺。若由陸路內犯。戎兵四路抄襲。該逆首尾不能相顧。必致潰散。轉瞬春融。即當妥為布置。著訥爾經額。悉心體察。豫操成算。勿致臨時周章。是為至要。又覆奏御史殷德泰。奏招集漁戶。團練水勇一摺。此項漁戶。烏槍祇能擊打禽鳥。恐難施於臨陣。據稱現在所募漁戶。即在鄉勇之中。自應就其所長。量為驅使。不必強以所難。轉致有名無實。

三十六

欽差大臣怡良奏。竊奉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前經降旨。派怡良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福建。會同該督撫等。辦理軍務。怡良接奉諭旨。諒已迅速起程。此時將抵福建。所有前此廈門失事。顏伯燾既督同文武各員。在彼守禦。何以夷船突至。即潰敗不支。究竟夷船共來若干隻。廈門防兵。共有若干。其接仗情形何若。該處居民。被夷騷擾。是否盡行遷避。該夷既據廈門。何以又舍而赴浙。現在廈門鼓浪嶼一帶。尚有夷船若干隻。並各島嶼。有無夷船占據。顏伯燾招募水勇。現已招致若干名。該處文武。曾否募有水勇。如何布置。是否隨時操練。足

資攻勦。著怡良一併詳細查明。據實密奏。斷不准令顏伯燾知之。致被欺朦。慄之又慄等因。欽此。伏查閩省沿海府縣。隨在皆有要隘。而廈門孤懸海外。為海道必經之所。然長三十里。乃是海中一島。並無城池障蔽。而商賈雲集於此。青嶼四面水皆深廣。大船易於停泊。惟西北與同安縣屬相近。周境雖不甚寬。而中則山徑崎嶇。南則市廛交錯。其青嶼嶼。大擔小擔。屹立大洋。皆在廈門東西相距四十餘里。向未設立礮臺。此廈門地方之情形也。督臣顏伯燾以廈門為閩省要區。是以相度地勢。在於前兩次竄入之青嶼嶼。大擔小擔。添設礮臺。北岸之白石頭。安海。水操臺等處。共安大小礮二百七十餘位。水陸兵二千七百餘名。以便分頭夾擊。其白石頭沙波尾一帶。前此原設土囊。歷經雨水沖淋。率多腐散。因建石壁五百丈。安礮一百門。壁後各建兵房。以備棲止。復於外鄉濱海之會厝坡。河厝鄉等處。分設礮百門。兵一千四百餘名。以備小船駛入。此外尚有水勇練勇九千餘名。分路派撥。惟南面之十三道頭。皆係行戶。就海植木架屋。無可設兵。餘俱逐一布置。隨時飭辦。此廈門備禦之情形也。七月初十日。逆夷駕駛兵船火輪船三十四隻。從青嶼海面。乘潮蜂擁而入。已經擊沈數船。適值南風大作。該夷占據上風。乃於礮力不及之處。越

三十七

進駛近臺旁。以四船排列轟擊。逾時另換四船。更番臺上。旋進旋攻。在彼潛藏船腹。儘能施放。不必更有準頭。但以數十艘連環之礮。攻我在臺露處之兵。故將弁兵丁。傷亡枕藉也。各臺既破之後。該逆等復分頭上岸。居民紛紛逃避。途路縱橫。督臣與各官一面督戰。一面分護男婦。至僻鄉安插。所有壯勇。皆係本地民人。一見街市已空。衙署監倉。以及造未竣工之船。為其所焚。從煙燄中挾禦。力不能支。復自朝至暮。無從得食。且前且卻。各保其鄉。此廈門被攻之情形也。該夷既占廈門之後。未即棄置。風聞採取各行戶帳本。叢計以為生意極小。不足取盈。復以北近同安豫防暗襲。而閩俗復又強悍。地方雖破。而民之散處者。仍在各鄉。更有肘腋之患。其畏民之心。甚於畏兵。是以據守十日。留數船於鼓浪嶼而去。細測奸謀。並非注意是地。特以此牽制閩師。使不他出。故船之來去多少。或四五隻。或七八隻。並無一定。而在外洋游奕者。復絡繹不絕。其餘各島。並未占據。此逆夷攻陷廈門後。又舍而赴浙之情形也。粵在粵時。即聞閩人在粵貿易者。稱述廈門防守甚嚴。復謂督臣顏伯燾。於此事極為盡力。乃籌之半年。失於一旦。私心萬分疑慮。故沿途隨意詢問。到此後遇事根究。俱無異詞。現在督臣顏伯燾。督同文武各員。除雇募陸勇外。已

三十八

招水勇二千餘名。此等皆藉隸同客馬巷等處。雖經習慣風濤。未能諳悉行軍。現欲藉以攻剿。非再操練不可。是以飭調水師弁兵。隨時教演。然船廠業被毀失大半。急切未能猝辦。惟有力籌堵禦。一面飭辦船具。相機辦理。以期得手。至於火攻一法。督臣亦暗中備有小船數百隻。而於密詢老於出洋之人。以為大洋波浪洶湧。斷不能立時擺近大船。且夷船高大。船旁又用銅皮包裹。火船即能駛近。燃燒亦有所難。使其船料不皆堅木。則遇火即焚。尚可拋擲火罐之類。或在港汊逼窄之處。則船身重笨。旋轉不便。雖極固亦可設法轟焚。全是便無把握。所言似屬近理。奈與

三十九

在事文武熟商。惟團練一層。究有實際。蓋閩俗素來强悍。初猶惑於逆夷不擾民間之說。不甚介意。比見上年定海之擾。資財婦女。為之一空。近亦相率警惕。不敢意存玩視。故使之各守其鄉。不待官為之督。無不踴躍。且切於利害之見。未有不慷慨共矢者。若調遣他處。則所衝非其鄉里。志念自必少差。似宜兵勇相輔而行。方能妥善。督臣顏伯壽世受

國恩。荷蒙

寬宥。情詞感愧。日夜焦勞。思竭力以圖功。冀前愆之或贖。茲蒙諭飭密查。不敢苟且徇情。自貽欺罔之咎。亦不敢扶同捏飾。有負

委任之恩。

壬戌。揚威將軍奕經。奏贊大臣文蔚。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梁章鉅。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請。臣奕經。文蔚。於十月初八日。在高郵縣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奕經等到省後。先將江蘇防堵。及安設糧臺之處。公同商酌。悉心籌畫等因。欽此。臣奕經。文蔚。即函致臣牛鑑。從上海來蘇。以便詢商一切。十月二十日。臣奕經。文蔚。等。行抵蘇州。會晤臣牛鑑。梁章鉅。詢知江省各海口。節經添兵練勇。雇有

四十

各項船隻。在吳淞口豫備堵截。凡有出入商船。責成委員。督同殷實行戶。及各會館董事。查對船照。按人稽核。儻形跡稍有可疑。或人數溢於照數。立予根追。不任奸民濶跡。臣牛鑑。親赴吳淞。查勘安兵設廠。與提臣陳化成。請求周

密。一面遴委幹員。赴福山。劉河。各海口。測查水勢。現均沙淺潮枯。防兵尚無弛懈。情形甚為安謐。堪以仰慰。聖慮。所有浙江糧臺。臣梁章鉅。前請在於蘇州設立總局。嘉興設

立分局。原為其時浙省逼近夷匪。欽遵諭旨。因地制宜。臣牛鑑到蘇。附片陳明。請仍留杭局。以裕轉輸。而安東志。嗣臣劉韻珂。請在蘇杭各立總局。將銀項存貯

蘇州藩庫。兵糧噸位。及一切軍器。兩局分投採辦。嘉興不
必設立分局。在臣劉韻珂之意。立局蘇杭。互相挹注。更為
便捷。是以臣牛鑑。臣梁章鉅。請如劉韻珂所奏。蘇州藩庫
存貯浙省銀兩。專辦鑄廠運糧大宗事件。其餘軍器等類。
仍歸浙省辦理。並聲明卞士雲赴浙。均經縷晰奏陳。

聖鑒在案。今臣奕經等到蘇。以為大兵進剿。必須通合兩省機宜。
熟計籌維。方為妥善。查軍裝器械。一切應用之物。在在均
關緊要。現已到蘇。即應製辦。若蘇州專辦鑄廠運糧大宗
事件。其餘軍裝等類。必待浙省行取。未免緩不濟急。臣等
遵

四十一

旨。公同酌議。應請於浙省設立前路糧臺。蘇省設立後路糧臺。大
兵在嘉興以北。即由江蘇支應。大兵在嘉興以南。即由浙
江支應。以後應用各物。仍由兩局分辦。庶可源源接濟。卞
士雲業已赴浙。孫寶善管通羣。俱已到蘇。所有浙江前路
糧臺。令卞士雲會同浙江藩司常恆昌。臬司蔣文慶。督同
辦理。蘇州後路糧臺。酌留孫寶善會同藩司程商。臬署臬
司黃恩彤。督同經理。並由江浙兩省。分派委員。會同管通
羣。即隨臣奕經等前進。辦理隨營糧臺。應用各物。均可於
江浙兩局就近行取。如此通盤籌畫。辦理較為妥善。臣奕
經等。督師前進。糧臺如有貽誤。即惟各該處承辦之員是

問。以專責成。至此次糧臺。係辦理浙江軍務。所有江蘇製
辦一切。將來軍需告竣時。應仍歸於浙省核實報銷。庶免
牽混而歸畫一。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經等奏。覆陳江蘇海口防堵情形。並會商蘇
州省城。應設糧臺總局一摺。現在大兵進剿。必須通盤籌畫。兩
省地勢情形。方為妥善。所有軍裝器械等物。必待浙省行取。未
免緩不濟急。著照所議。准其於浙省設立前路糧臺。蘇省設立
後路糧臺。大兵在嘉興以北。即由江蘇支應。在嘉興以南。即由
浙江支應。以後應用各物。仍由兩局分辦。所有浙江前路糧臺。
即著卞士雲會同藩司常恆昌。臬司蔣文慶。督同辦理。蘇州後
路糧臺。即著孫寶善會同程商。臬司黃恩彤。督同辦理。其該將軍
等隨營糧臺。並著江浙兩省。派委委員。會同管通羣辦理。應用
各物。均於江浙兩省就近行取。如有貽誤。惟各該處承辦之員
是問。以專責成。至江蘇製辦一切。將來軍需告竣。仍歸浙江省
一併覈銷。以免牽混而昭畫一。將此各諭令知之。

四十二

奕經。文蔚。牛鑑。又奏。竊臣牛鑑。前次以上海寶山之吳淞
口。最為緊要。咨會臣奕經等。請將河南官兵一千名。截留
協防。臣奕經等。當即具奏。湖北二起官兵一千名。已入江
境。請即留於江蘇。交督臣牛鑑。調撥防守。嗣准浙江撫臣
劉韻珂。咨稱。慈餘等邑。兵力單薄。請添勁兵。前往防禦。復

由臣奕經等移咨臣牛鑑查明上海各口。現在有無夷船蹤跡。如無須留防。即擬將撤調到蘇之河南湖北官兵內酌撥一千名。先行赴浙。交參贊大臣特依順統帶。於適中地方擇要屯紮。以資應援。俟臣等會議設立糧臺事竣。即將所餘官兵。赴浙會剿。先後奏明各在案。臣牛鑑先於十月二十三日。前往上海。查察夷來江之信。係屬訛言。現在上海寶山一帶。調集官兵分段派防。頗為周密。且水枯灘淺。似可無虞。浙江現須厚集兵力進剿。所謂湖北征兵。自應即令赴浙。毋庸留江協防。並豫籌來年春汛。奏請另調河南官兵防守。屈計行程。亦可無誤。臣奕經等查上海情形。既據該督派防周密。毋庸截留協防。參贊大臣特依順於十月二十三日。已行抵江西餘干縣。刻下想已到浙。應請將湖北二起官兵一千名。飭令帶兵將備。將該弁兵所帶器械。修理整齊。先行赴浙。即交特依順統帶。查照臣奕經等前奏。不必駐守一城。揀擇適中扼要地方。屯紮大營。以壯各路聲勢。無論何處有警。皆作為後路策應。如遇夷並未出擾。即毋庸輕動。俟臣奕經等到浙後。再行相機分合。商同進剿。並令

四十三

旨會商安設鑄礮局廠。一俟商辦妥協。即行帶兵赴浙。合力攻剿。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江蘇海口。派防周密一摺。據奏現在上海寶山一帶。調集官兵分段派防。頗為周密。所謂湖北征兵。即令赴浙。毋庸留江協防。並豫籌來年春汛。奏請另調河南官兵等語。特依順即日抵浙。河南官兵。即著帶兵將備。帶領赴浙。聽候調遣。奕經文蔚著揀選適中扼要地方。屯紮大營。以壯聲勢。前調河南各兵。著奕經等帶赴浙江。昨已降旨飭令鄂順安。挑選河南兵一千名。計明年正月可到。即留為江蘇防堵之用。

癸亥。

盛京將軍耆英奏。竊照十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耆英奏。遵議海防機宜一摺。又另片奏。移貯火藥。並擬於明歲春正。親往南路籌防等語。覽奏均悉。奉天各海口。惟金州為最要之區。現當北風司令。逆船雖未敢北駛。一經春融冰泮。即難保其不分竄而來。該逆現經在浙演習陸戰陣法。防禦之法。必應水陸交嚴。方為盡善。現在該將軍籌備防堵。是否專恃海口。安設礮位抵禦。萬一登岸滋擾。如何層層布置。憑何制勝。當此海疆戒嚴之時。務須籌畫萬全。庶足制其死命。著該將軍即將現在豫為籌備情形。詳細據實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奉天海疆。綿亘千餘里。凡可以登岸喫緊之處。即經嚴飭委員。

四十四

及該地方官等督率兵勇。挖壕設伏。實力防範。李仍隨時
揀派親信之人往察。全州復州地方尤屬要緊。所有復州
城。距娘娘宮海口五十里。距常興島以南。約有六七十
里。上年夷船曾在常興島以南停泊。李於該島適中長嶺子
地方。安礮設伏。並於娘娘宮海口以北。遠近分撥大小礮
位二十二尊。擡槍鳥槍數百桿。專派協領佐領。會同該城
守尉。知州等督率兵勇。嚴為防禦。北可以捍衛州城。南可
以控制海口。又李前經奏明由省派往勁旅二百名。各帶
槍箭。派官管領。在州城以南分隊駐紮。設伏應援。備有警
報。該州距熊岳城百二十里。熊岳官兵。仍可一呼即至。易

四十五

於應援。惟查全州海洋。上年夷船。曾經停泊試水。其距城
切近之柳樹屯。紅土崖海口。必須嚴兵防備。不容稍形疏
虞。是以酌撥新舊大小礮三十六尊。擡槍鳥槍數百桿。揀
派協領佐領等官。會同該城守尉知縣等督率該城兵勇。
凡要隘之處。遠近嚴密設伏。並由省派往勁旅三百名。各
帶槍箭。派官帶領。在州城之左右幽僻處所。分隊駐紮。以
備應援。其餘沿岸各處。或分置兵勇。攜帶器械槍礮。在暗
中防守。或於山嶺林木之中。豎立旗幟。以為疑兵之計。並
在高阜山岡。安設窩鋪。分撥兵勇瞭望。一有夷船蹤影。先
行準備。如該逆膽敢舍舟登陸。乃我兵奏功之時。但不可

立即兜剿。惟有以守待攻。必須誘其深入。截其歸路。層層
圍困。槍箭齊發。備槍箭不及。即開聯環大礮。定可制其死
命。查全州城距旅順口水師營百二十里。李業經豫先札
飭。如有警報。飛即策應。再熊岳副都統祥厚。自上年籌防
以來。事事熟悉。人極謹慎。頗悉機宜。今年該副都統祥厚
又在金州復州駐紮。業已數月。一切調度。均屬合宜。並督
飭官兵。隨時操演槍礮。莫不用心。且經各該城地方官。剴
切勸諭。附近旗民人等。無不志切同仇。各有準備。再兵法
後路第一緊要。若不計及。即使刀槍林立。雄師萬千。不過
以壯聲勢。況轉瞬明歲。春融冰泮。該逆一經勦辦。計窮力
竭之時。定必分竄沿海地方。尤應慎益加慎。是以李前經
具陳。明歲春正。親往南路。再行悉心相度。如有應行變通
之處。李體察情形。斟酌辦理。備兵礮較單。屆期將李所帶
勁旅千名。即行調往。並將省城鑄存礮位。再行運往數尊。
斷不敢坐失機宜。自取罪戾。

四十六

青英又奏。十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
二日奉
上諭。盛京旅順口與山東廟島相對。其間海面相距百數十里。為
海船至天津必由之路。若設兵防堵。其勢有所難及。朕聞夷船



堅固。惟於夜間從後尾轟擊。較可得力。儻能雇募海濱善泅之夫。多置小木筏。筏上安設數百斤礮位。令善泅者伏於筏下。遇有夷船停泊該處洋面。我兵即可乘夜繞至船尾。開礮轟擊。如能損其船舵。固可乘機攻勦。否則多方以擾之。亦使知我有備。狐疑而不敢進。即或夷船揚帆徑過。有此尾追木筏。該夷不能無後顧之虞。如此設法牽制。虛虛實實。既可張我聲勢。且令該夷進退趨避。不致毫無顧忌。是否可行。著著著托渾布。相度情形。妥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指授機宜。無微不至。查夷性多疑。水陸所恃者。礮火而已。海面接仗。斷乎不可。若於洋面島嶼之間。處處以疑之。多方

四十七

以嚇之。故如

聖諭。虛虛實實。既可以驚擾。更可以牽制。即使沿海分竄。似亦難施其伎倆。至雇覓泅夫。以小木筏安礮。待彼停泊。攻其船舵。其法至善。惟查奉天沿海一帶。善泅之夫甚少。少則無濟於事。多則四熟思。查奉天水師營。額設水手百名。向來均能駕駛船隻。亦有能水者。查遴選熟悉海道者四十名。又在水師營額兵內。揀選精壯。熟悉槍礮者四十名。並派水師營佐領駱騎校四名。雇船四十隻。令該佐領等。每一員管船十隻。將攜帶軍器。以刑條按件編攏。密藏船內。使人不知其為槍礮。並令官員兵丁水手等。扮作漁人。於明

年南風司令之始。厚與賞犒。將船隻駕駛奉天所屬界內。旅順口外。鐵山以南。隄城島以北。洋面游奕。平日該官兵等。即可捕魚售賣。使無一人知覺。如見有夷船停泊。即可藉名賣魚。探其虛實。待夜深之際。得攻其船。乘機攻勦。如不得攻。將船隻四面遙蕩。施放槍礮。其聲或東或西。或遠或近。不及天明。揚帆遠避。兵不厭詐。正此謂也。並聞夷人夜間目光昏暗。更宜於深夜擾之。俾逆夷疑懼。進退趨避。憚其心膽。易於攻勦矣。惟查海船至天津。必由山東屬之量磯島經過。不由奉天所屬海洋駕駛。其逆船分竄。原無定蹤。自應設法。嚴為防備。

四十八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春遵旨體察情形。一摺。據奏奉天水師營。向設水手。均能駕駛船隻。亦有能水者。現選四十名。並於額兵內。揀選精壯四十名。派員駕船管帶。密藏槍礮。乘夜相機攻勦等語。覽奏均悉。著即照議妥為辦理。現屆天氣嚴寒。逆夷不敢北駛。網罟未雨。正在此時。轉瞬春融。難保不北來滋擾。如有夷船駛至奉天。該將軍即相度形勢。探明虛實。務令奇正相生。有以制其死命為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一月丁卯

欽差都統哈琅阿奏竊前准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知照。經該督奏准。所有現在直省沿海防兵。暫撤三分之一。飭令歸伍。當即行知等語。將防堵山海關綠營兵丁二千二百名內。按三分之一酌撤八百名等因。等隨據咨分札各該將弁。按管勻撤去後。正在查辦間。於本年十一月初七日。復接准督臣訥爾經額密咨。內開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轉准浙江巡撫劉韻珂咨開。本月二十一日。接據石浦同知稟稱。查探定海夷船情形。及甯郡鎮海夷人。將銀錢貨物。運至在定夷船。由該丁役等向定海居民。詢知該夷先行開駛數船。聞有往上海天津等情。查夷船北駛。情殊叵測。難保非聲東擊西。亟應嚴加防範等因。准此。查夷船既有北駛之信。亟應嚴密防範。相應飛咨轉飭防範等因。飛咨前來。等查夷船既有北駛之信。無論虛實。夷性狡詭。總難料其必無。等現既接准督臣密咨。自未便拘泥前咨。撤兵三分之一。以致臨事不敷調遣。且現經等查看沿海南經上凍。冰未結堅。萬一浙省探查果確。海上沙線無阻。風汎靡常。夷船瞬息可到。斯時立刻札調。轉恐鞭長莫及。相應奏明請

旨。先將本處及喜峯冷口。滿兵二百十四名內酌撤二百名。現在秦王島瞭望之石門寨兵六十四名內酌撤五十四名。其餘應撤兵丁暫且留營。俟海口堅凍時再行相機酌撤。諭軍機大臣等。哈琅阿奏請將酌撤綠營兵丁仍暫留防一摺。現在海口已經上凍。著仍照前議。按三分之一酌量裁撤。即使得有夷船北駛確信。亦無難隨時調遣也。

戊辰直隸總督訥爾經額陝西提督胡超奏竊臣等於十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據御史黎光曙奏。天津海防籌備各條。其已行者務求

嚴實有效。其未行者不妨採擇辦理。勿存成見。勿掉輕心等因。欽此。臣等遵查原奏。天津抵禦之兵。宜分三層布置。一條海口繪圖呈進一條。藤牌改用牛皮一條。前經臣訥爾經額奏明在案。均毋庸再議。至請嚴實演驗礮位一條。臣等查海口所設礮位。及鑄成甫經運到之礮位。設標打準。裝藥下子。俱有一定分兩。多則礮不勝藥。少則力難到靶。演放之時。發藥領藥。俱係將備經手。由臣陳金綬目覩秤準。始行散放分演。從無假手演礮之兵。自領自散。致能高下其手。若平時烘煉礮位。帶練手眼。較視準頭。則裝藥而不下子。用藥不過十之二三。緣礮位甚多。時常裝足鉛藥打

放。未免糜費。並非礮不堅固。不能多裝。實有大操小操。裝藥多寡之別也。又大沽捐辦之甄石礮臺。歷四五月之久。方克告成。經天津道董率其事。自備料物。由京訪覓工匠興修。並委委員。常駐在彼監工。實為堅固。委無春築秋塌。責令賠修情事。其新築土臺。亦係一律堅實。前經欽差大臣。將各礮臺大礮演試。按次查驗。並無震裂情形。又新調各兵。宜加撫綏一條。已由臣等籌議另摺具奏。至天津海口兵丁滋鬧。現飭據天津縣郭紹曾稟。該縣距海口一百餘里。如果海口兵丁滋鬧。該縣無從彈壓。如在天津有滋鬧之事。該縣即當稟請嚴行懲治。亦不致躲避不出。甘心隱忍等情。臣等督兵在防。耳目最近。體察兵民。實皆安堵如一。併無滋鬧之事。又新調各兵。宜選宜練一條。臣等於調防之時。飭令帶兵大員。按營挑選。事關重大。休戚與共。何敢以羸弱充數。且直隸陝西之兵。非南方之脆弱可比。自到防以來。督飭將弁。時加演練。察看情形。人知自奮。莫不矯首以望立功。並無畏葸之意。臣等仍當隨時激勵。以期技藝日熟。膽氣益壯。又招募土兵一條。臣訥爾經額前令沿海州縣。團練鄉勇。或數百名。或千餘名。擇其年力精壯者。給予口糧。隨營操演。實與土兵無異。現在沿海各營。添募新兵。已飭該營。即於此內挑選入伍。至謂天津

三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四〇

民情勇悍。必須收為我用。現在既招鄉勇。又募新兵。加以訓練。即係收羅之法。其防範漢奸情形。前已節次奏明。仰蒙聖鑒。又儲備米糧一條。臣等查天津至山海關一帶。防兵一萬餘名。糧餉要需。自應寬為籌備。查天津食米。向來奉天商販流通。有贏無絀。本年直隸年成豐熟。目前各處市集糧價平減。本境積貯。足敷兵民口食。惟來春設遇防堵嚴緊。添調兵丁。人數較眾。或恐糧價增昂。臣訥爾經額現與司道悉心籌議。應俟春融之時。出示廣為招賑。恭懇天恩。免納米稅三月。庶米販雲集。兵搭充盈。不致有食貴之虞。設若米販無多。或酌量動撥常平倉穀。或官為採買糧米。各就近運赴防所。均足接濟。屆時酌量情形。再行奏明。臣等仰荷天恩。任以海防重寄。惟有盡心竭力。事事覈實籌辦。更當諮詢眾論。集思廣益。以求實濟。不敢稍存成見。亦不敢掉以輕心。以期勉副皇上誨誥訓誡之至意。訥爾經額等又奏。竊臣訥爾經額前奉

四

上諭。現在天氣嚴寒。河冰凍結。天津在防官兵。著該督與胡超等悉心體察。妥為安頓等因。欽此。臣訥爾經額於本月初十日。至

葛沽。與臣胡超商議。以此後海濱苦寒。在防弁兵。若仍照常居住營帳。恐易受病。應即遵

旨。妥為安頓。以示體恤。而資防範。惟兵數眾多。海隅偏僻。民間數椽之屋。無可賃居。且為時尚久。亦恐擾累居民。茲查大沽北塘兩處。除有兵房土房。可以儘令各兵分勻居住外。其餘弁兵。同陝兵二千名。現在帳房或五六架。或六七架。連為一處。通一門出入。外用秫秸編織成簾。四面遮護。彷彿棚寮。其上塗以厚泥。即與居室無異。足蔽風雪。至豐潤等處防兵。亦擬擇乾燥處所。照此辦理。並量予薪炭。以為禦寒之需。礮臺左右。仍令輪班駐守。並令帶兵鎮將。隨時督

五

操技藝。庶幾一冬不病苦寒。兵強技練。來春防剿。益資得力。至山海關留防之兵。亦已將此間辦理情形。呈商

欽差都統哈琅阿。並札飭地方道府。一律妥為安頓。不令稍有偏枯。再臣胡超帶來陝兵餘丁五百名。前與臣訥爾經額商議。將此項餘丁。練作陝勇。每名每日。給與口糧一錢。以備臨時緩急調用。並由臣訥爾經額。商同司道。製備棉衣五百件。按名散給。以資禦寒。

殊批。著照所議安辦。

訥爾經額又奏。查天津等處各海口。調防本省。並吉林陝西。官兵。應需鹽菜口糧馬乾。及一切雜支銀兩。自上年七

月起。截至本年十月止。共計動用銀九十八萬七千餘兩。除本年三月內。奏蒙

賞撥經費銀五十萬兩外。餘俱於司庫雜款項下。經臣咨部動撥。或籌款墊用。查各海口分駐官兵。共一萬三千餘員。現雖將本省防兵。奏撤三分之一。而約計本省外省。留防官兵。尚及萬餘。所需鹽糧馬乾。及官員跟役餘丁米折。並雜支等項。每月約需銀八萬兩上下。現在司庫秋撥實存項下。僅止存銀三十一萬七千餘兩。均有歲額應支之用。未便動支。茲臣與藩司悉心籌議。查有奉部奏撥各省分貯銀兩案內。直隸省撥貯銀五十萬兩。原奏內聲明現值河

六

海籌防。備用尤宜寬裕。庶緩急無誤等語。是此項撥貯銀兩。原備海疆軍需之用。今司庫無款動撥。應請即將部撥備用銀五十萬兩。作為海防經費。專款收貯。俾供支放。諭內閣。訥爾經額奏。防兵應需經費。請動部撥銀兩等語。所有直隸省撥貯銀五十萬兩。著准其作為海防經費。專款收貯。以供支放。該部知道。

己巳。揚威將軍奕經奏。督大臣文蔚奏。稱李等於十月二十日。行抵蘇州。適浙江巡撫派委舒恭奉。葉瑩。將鎮海童生陳在錫。解送前來。李連日督飭司員。設法盤詰。緣陳在錫。係鎮海縣人。並無親屬。上年八月間。聞夷人在定海設

無不認識。所獻破夷之策。似乎取信於人。細審之。則奸狡畢露矣。且既不肯招撫漢奸。又不肯漏洩夷情。即其姓名。亦屬詭秘。逆謀昭著。顯係從夷之後。復代為出力。窺探我兵虛實。與粵東鮑鵬伎倆。大致相同。更為可惡。惟現當招徠漢奸之時。若即行正法。恐有自拔來歸者。反聞之。衷足。著即照議。將該犯解赴黃河以北。暫時禁錮。已另降旨飭令牛繼程。派員妥為看守。毋令與外人交接。以絕奸萌。嗣後有悔罪投誠者。其經等務當加意察看。如有似此說詐觀視之人。隨時妥為辦理。勿任欺朦。致誤大事。是為至要。前據賴伯素奏。廈門停泊夷船。探聞義律亦在其內。著該將軍等留心偵探。遇有擊到夷匪。細加訊究。是

九

否潛留內地。據實奏聞。

又

諭。鎮海縣童生陳在鎬。現據揚威將軍等訊明。實屬首鼠兩端。行蹤詭秘。已交江蘇巡撫解至黃河以北。著牛繼程。派員即派委妥員。將該犯嚴行看守。不准與外人交接。以昭慎密。而杜奸萌。

庚午

欽差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尚書賽尚阿。護軍統領巴清德。奏。竊等。等於本月初一日拜摺後。即折回天津。由浮橋過河。於初三日行抵大沽北岸。隨查得大沽北岸。原有舊設礮臺一座。距海口較遠。於防堵難期得力。其新礮臺緊貼河身。建

築正當扼要。等。復試演槍礮連環。並閱看遠戰陣。聲勢甚屬聯絡。與南岸三礮臺。守望可通。其對臺海口。水沙丈尺。暨臺外土壩土埝。均與等前奏南岸情形相同。其現駐將弁員名。兵礮數目。已於前摺歸併聲明在案。自此向東北遞進。為甯河縣。豐潤縣。灤州。樂亭縣。昌黎縣。撫甯縣。臨榆縣。各界。即抵山海關口。等。查得甯河縣境內。南岸沿海長四十餘里。其北塘海口。距縣城九十里。為薊河入海水道。距海口三十餘里。中有攔江沙。土名蓋子。橫亘水中。由沙線向外。水勢以次漸深而入海。向內水勢以次漸深而入河。現值冬令。沙上平時水深二三尺。潮小如至五六

十

尺。潮大如至七八尺。詢之土人。據稱遇夏秋水旺之時。潮可一丈。加以東南東北大風。潮可二丈。其中或值大潮而遇頂風。小潮而遇順風。則大潮可小。小潮可大。所爭不過三二尺之間。此海口向有本地商船。乘潮行走。即上年逆夷登岸。前赴黑沿子地方。乞買食物。乘來之三板船。亦由此攔入。他如豐潤縣屬。以至臨榆縣屬各海口。水勢情形。大率相仿。岸上自大沽一帶。惟北塘村落。逼近河身。居民稠密。其餘或間段鹽埝。或一片淤泥。並無煙戶。向北一帶。界連豐潤。有村莊四處。戶口無多。均以捕魚為業。此外並無洲島居民。現於北塘南岸。緊對海口東向。駐紮大營。營

前設礮臺一座。毘連而南為教場。前設礮臺一。北岸斜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兩岸三礮臺。地居中樞。重資控禦。其南兩礮臺之左右翼。各紮營盤一。保障南岸大營。北岸礮臺之北。紮有營盤一。接應北岸大營。且外淀海水鹽灘。相連處所。合兩岸三礮臺之東北東南兩角。各另紮有埋伏營盤一。以備上岸兜勦。南路環衛大營。由東而西。連紮有小營。以防勦急分竄。又於北塘莊西南之塘兒沽。新河東北之蛭頭沽。避風嘴。營城。董臺等處。各安馬撥。以備有警急通文報。以上營各有礮。礮各隨兵。共設大小銅鐵礮一百三十七座。防堵官弁八十五員。兵二千四百八十四名。此等查得甯河縣境內海口兵礮之大畧也。過此即豐潤縣界。該縣境內沿海長六十餘里。有海口二處。距縣城各一百八十里。其一澗河。為澗河入海水道。其一黑沿子。並無河口。迤東為黑洋河入海故道。久已淤塞不通。其地距海口四十餘里。中有攔江沙。土名白馬崗。其沙線水勢。以及風汛順逆。潮水長落情形。均與甯河縣海口畧同。惟澗河黑沿子兩處。又各有不同者。緣澗河河口較寬。約畧四丈。黑沿子濱臨海岸。並無河口。詢據附近居民。僉稱除本地漁船外。從無商船到此。岸上除黑沿子莊外。祇有三處村莊。大率倚海為生。餘皆鹽城荒灘。泥水草淤。

十一

別無洲島居民。現於澗河以西。緊貼河身。斜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大小礮三十九座。防堵官弁八員。兵二百五十名。黑沿子正對海岸。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大小礮三十八座。防堵官弁八員。兵二百五十名。又於正北之黑沿子莊。西北之高家莊。安設馬撥。此等查得豐潤縣境內海口兵礮之大畧也。過此即灤州界。該州境內沿海長一百數十里。有劉家河海口一處。距州城一百三十里。近海處水勢散漫。平時淺不盈尺。潮來深不盈丈。其攔江沙河以西。有河坨一區。以南有河崗一道。平時均高出水面。潮來水深一二三四尺不等。坨崗以西斷截處。有溝槽一道。以東斷截處。有溝槽一道。各寬約二十餘丈。平時水深四五尺。潮來水深一丈五六尺。本地裝載數十石糧船隻。可以乘潮由溝出入。其裝載數百石糧較大船隻。不能到口。岸上有大莊窠等四村莊。其村舍寥落。居民貧苦情形。與甯河等縣相同。現於劉家河以西。緊貼河身。斜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大小礮四十五座。防堵官弁九員。兵三百名。又於大營以西之邊家莊長坨莊常家窠圍裏莊等處。各安設馬撥。此等查得灤州境內海口兵礮之大畧也。過此即樂亭縣界。該縣境內沿海長一百二十餘里。有海口二處。距縣城各五六十里。其一清河口。為

十二

本河入海水道。距海二十餘里。即乾涸無水。其一臭水溝口。為溧州河支流。入海水道。潮水長落。河身寬深。均與甯河等縣海口以內情形不甚懸殊。口外各有攔江沙三道。清河口之第一道。距河十里內外。第二道二十餘里以外。第三道四十餘里以外。臭水溝口之第一道。距河口四里內外。第二道七八里以外。第三道十餘里以外。平時水淺。不能行船。潮長水深一丈三四尺。本地輕載船隻。可以乘潮過沙。重載船隻。不能到口。岸上清河口西。有村莊九處。臭水溝口東。有村莊三處。其村舍寥落。居民貧苦情形。均與甯河等縣相似。其餘村莊。距海較遠。此外附近艾家莊

十三

有祥雲島一處。並無居民。餘均河坨荒灘。別無洲島。現於清河口以東。緊貼河身。斜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大小礮三十六座。防堵官弁七員。兵二百名。臭水溝西緊貼河身。斜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大小礮三十五座。防堵官弁六員。兵二百名。又於兩營相距。並上下界相距適中之古柯莊郭家莊祥雲島。剋頭港。戴家鋪。蘇家海等處。安設馬搬。此等查得樂亭縣境內海口兵礮之大畧也。過此即昌黎縣界。該縣境內沿海長一百餘里。有海口二處。其一浪窩海口。為溧河入海水道。距縣城九十里。其一蒲河海口。為本河入海水道。距縣城二十五里。潮水長

落。河身寬深。均與甯河等縣海口以內情形不甚懸殊。口外之攔江沙三道。相距道里。亦與樂亭縣海口沙線無異。沙脈迤邐相連。本地輕載船隻。可以乘潮過沙。重載不能到口。岸上浪窩口西。有村莊三處。浪窩口東。蒲河口西。有村莊十一處。蒲河口東。有村莊五處。居民較多。亦各網捕為業。此外皆疇零不成村落。餘均沙崗漫野。並無洲島。居民惟蒲河口之西北。周家莊之東南。另有七里海一處。其水直通海河。然形勢中流。雖甚寬闊。出入兩口過窄。不能容船。且週圍重疊沙崗。界斷大海。情形亦不十分險要。現於浪窩口以東河灣內。正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

十四

大小礮三十座。防堵官弁九員。兵三百名。蒲河口以東。緊貼河身。斜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大小礮二十六座。防堵官五員。兵二百名。又距兩營適中之北河岸團林莊。高坨村等處。安設馬搬。此等查得昌黎縣境內海口兵礮之大畧也。過此即撫甯縣界。該縣境內沿海長二十餘里。有洋河海口一處。為東河入海水道。距縣城四十五里。潮水長落。河身寬深。均與甯河等縣海口以內情形畧同。口外之攔江沙三道。南北相距道里。東西相聯脈絡。亦與昌黎等縣無異。重載船隻。不能到口。即輕載亦時形淺阻。岸上河口迤西。有村莊七處。河口迤東。有村莊二處。此

外皆畸零不成村落。餘皆沙崗綿亘。並無洲島居民。現於洋河口河灣內。正對海口。駐紮營盤。設礮臺一。共大小礮二十一座。防堵官弁六員。兵二百名。又於營盤迤西之圍里蘇蘇家村等處。安設馬礮。此等查得撫甯縣海口兵礮之大畧也。以上東路。除臨榆外。沿海州縣六。海口九。營盤二十。共管帶將弁一百四十三員。防堵兵丁四千三百八十四名。大小銅鐵礮四百七座。撞槍鳥槍刀矛咸備。內礮數有隨時酌移者。有甫經解到者。總數稍有不符。兵數現經督臣奏准。通撤三分之一。所有現存兵丁。甯河之北塘口一帶。宣化鎮總兵官石生玉統之。豐潤之湖河口黑

十五

沿子一帶。署督標後營遊擊劉正統之。灣州至撫甯之劉家河口。清河口。具水溝口。浪窩口。蒲河口。洋河口等路。山永協副將興春統之。其餘河口以東之秦王島。石河口。二處。屬臨榆縣。歸山海關大營統轄。所有該二處海口地勢。兵礮機宜。容等另摺聲明。以清汎界而便

聖鑒。統計等查過天津以東海口。自以甯河之北塘口。煙戶最多。昌黎之蒲河口。撫甯縣之洋河口。村落雖少。而距海甚近。較為險要。然或以江沙攔阻。或以口岸逼隘。且巖之各處。潮長水勢。總在二丈以內。逆夷大船。似難駛入。即使其多用小船。由沙線溝口。乘潮駛入內河。計潮長潮落。僅歷

三箇時辰。其順流而易於進者。必攔淺而難於退。且時屆隆冬。漫灘冰凍。所有沿海現駐防兵。請暫仍其舊。統俟明春體察事機。應減應添。再由督臣覈實奏明。請

旨辦理。其各營兵礮。容等按營抽查試演。如刀矛之步伐止齋。均甚可觀。即撞槍鳥槍。亦屬便捷。惟施放大礮。雖間有違而準者。其中靶分數較少。推原其故。凡分置小營。皆斤量較輕。礮座。且綠營兵丁。平日習於槍而不習於礮。瞻顧礮身之或有失閃。往往裝藥分量不足。實藥工夫不到。藥子輕重不符。遂不足以摧堅致遠。容等因於各口閱畢。逐一如法指示。並嚴飭該將備。時加訓練。俾各精嫻。請

十六

旨敕下直隸督臣。訥爾經額。通飭沿海各該將備。督率兵丁。留心演習。依法施放。其食藥務足分量。裝藥務臻結實。烘藥務靈。苗頭務準。總期無發不中。有敵皆摧。庶幾有備無患。上

慰我
皇上廑念海防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天津東路海口情形一摺。據查甯河之北塘口。昌黎之蒲河口。撫甯之洋河口。或以江沙攔阻。或以口岸逼隘。且巖其潮長水勢。總在二丈以內。逆夷大船。似難駛入。即使用小船。由沙線溝口。乘潮駛入內河。而潮落亦必攔淺等語。所有沿海現駐防兵。著暫仍其舊。統俟明春由

該督體察情形。應添應減。覈實奏明。請旨辦理。至該大臣等接
營抽查。試用刀矛火槍。均屬可觀。惟施放大礮。中靶分數較少。
業經逐一如法指示。並嚴飭該將備。時加操練。俾各精嫻。仍著
納爾經額。通飭沿海各將弁。督率兵丁。留心習演。依法施放。其
食藥務足分量。裝藥務臻結實。烘藥務盡。苗頭務準。講求不厭
精詳。庶幾各臻嫻熟。足以致遠推堅。該督其實心訓練。勿負朕
諄諄誥誡之至意。

僧格林沁等又奏。竊等於是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
日。由山東海豐縣旋抵葛沽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十七

上諭。前據哈喇阿富僧德先後具奏。山海關防堵情形。業經降旨
著照議辦理矣。現在僧格林沁等計已到關。著將該處防堵情
形。詳細復勘。該處現辦事宜。果否確有把握。儘夷船駛至。能否
誘之登陸。設法兜勦。大加懲創。該大臣等務須詳加察看。期於
計出萬全。如有未盡妥善之處。著即與哈喇阿等悉心籌議。務
求一制勝之策。奏明辦理等因。欽此。等隨由甯河縣北塘海
口。沿途查閱。於十二日行抵臨榆縣界。接晤哈喇阿。悉心
講求。即會同向山海關一路。查得臨榆縣沿海海岸長九
十餘里。有海口二處。一為縣西南之秦王島。距縣城三十
里。一為縣正南之石河口。距城十里。等詳加察看。兩處

十八

海口情形。各有不同。即與大沽北塘兩海口情形亦異。如
秦王島。高不計尋丈。屹然挺立。接連海岸。迤邐深入海中。
東西南三面。海水貼岸。並無灘唇。潮落亦然。近島水內。亂
石如林。或隱或現。其攔江沙三道。上接撫甯。下抵關外。亦
無河口。無論大小船隻。均難攏岸。島北雖有寬十餘丈港
汊一道。係海潮漫溢之水。平時水深三四尺。潮長水深八
九尺。向裏十餘里。水勢散漫而止。即使逆夷小船。可以乘
潮駛入。遊奕時久。勢必潮退船停。其地因平時有本地重
載糧石大船。沙外住泊。為利運小船卸載馬頭。遂以海口
目之。若就形勢而論。直不得謂之海口。至石河口。為縣北
諸山水匯歸入海水道。平時水不盈尺。惟大雨後。山水
陡發。水勢較大。並潮長計之。可至丈餘。且向裏岸陡河低
潮來不及一里。即形淺阻。現又於河口拋塞輓石。並小船
亦難出入。惟河口寬闊。又於流至縣南之五六里處。所分
作兩股。其一股從西北向縣北流去。其一股從水關向邊
牆外洩去。且海口距縣城僅有十里。不得不謂之險要。按
初設防堵時。秦王島石河口兩處。兵礮均設於濱海貼岸。
查海岸距頭道沙線甚近。沙內水淺。為夷船所不能到。沙
外相距過遠。又為我礮所不能及。今經該都統哈喇阿將
兩海口濱海礮座。向裏移設。距海岸四里許。另築土壘。以

冀夷人上岸。陸地施放轟擊。所有綠營官兵。現移於石河口分流處所一帶。以八小營聯為兩大營。荷角駐紮。又於大營以東。駐紮滿洲營盤。大營以西。駐紮吉林營盤。李等隨於次日點驗兵械各械。共駐吉林官兵一千二十五員。名。阿勒楚喀副都統倭克精額。統之。滿營官兵二百二十一名。山海關協領塔清阿。統之。綠營官兵二千一百六十九員。名。開州協副將向榮。統之。共設大小銅鐵礮二百二十一座。擡槍鳥槍刀矛咸備。李等即先演試。安設大礮。食藥結實。凡礮子較小者。均用軟紙層層糊裹。乾後體質極堅。俾大小與礮膛間不容髮。以故出礮無不迅疾洪亮。

十九

致遠推堅。其埋伏小礮。號旗一揮。就土壘內填然震起。倉猝莫辨方向。其速戰陣聲勢聯絡。步伐整齊。礮車演習尤精。法以二十人挽運八百斤大礮五座。每礮載之以車。隨陣挽拉。行走迅速。與擡槍鳥槍。連環施放。甚屬聯絡。滿營鳥槍。綠營擡槍鳥槍。復經李等各點出數十名校閱。均熟而有準。中靶在七八分以上。吉林兵人尤馳健。隊亦整嚴。其原設兵礮之秦王島。石河口濱海處所。各設瞭望兵十名。按日分班。由大營更換。又於岸北各村。安設馬撥。海上但見夷船北駛。即飛報大營。往前攻剿。以上情形。該都統布置極為周妥。調度甚合機宜。似無可另行籌畫。惟據李

等查看調到吉林官兵。營盤內皆係單布帳房。現在天氣嚴寒。海風尤勁。殊難棲止。查天津。大沽。以及山海關等處海口。駐紮兵丁。帳房均以蘆蓆搭蓋窩鋪。尚足以禦風雪。所有吉林官兵帳房。相應請

旨飭交督臣轉飭地方官。一律辦給蘆棚。用示我

皇上一視同仁至意。又李等聞看吉林馬隊時。竊見人皆年富力強。惟馬匹率多疲瘦。馳驟不加。詢之副都統倭克精額。據稱此項馬匹。係奉文在大凌河牧羣內揀選。緣該處馬生劣。未經驗過者多。以致揀挑馬內。不無疲軟。又山海關領馬內。亦間有臃腫不通乘用者。李等查統計吉林官兵一

二十

千二十五員。領馬一千二十五匹。內大凌河馬疲瘦不堪用者。二十九匹。又倒斃馬十三匹。共二百七十七匹。伏思吉林官兵。得力專在馬隊。非士飽馬騰。無以收衝突之功。現值防堵喫緊之際。未便遷就。應一併請

旨敕下督臣於直隸營馬內。先行如數撥換。其換下馬匹。分別飭令原處領回歸牧。以昭覈實而肅軍政。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履勘山海關防堵情形。布置極為周妥。調度甚合機宜。朕心頗慰。惟該處吉林官兵營盤內。皆係單布帳房。天氣嚴寒。殊難棲止。昨據訥爾經額。胡超奏

大沽北塘兩處。除有兵房土房。可以儘令各兵分勻居住外。其餘弁兵。及陝西兵二千。均用林楷編簾。塗以厚泥。遮護帳房。並量予薪炭。以為向暖之需。至山海關留防之兵。亦據訥爾經額函商哈喇阿。並札飭地方道府。一律妥為安頓。吉林官兵。事同一例。著訥爾經額。哈喇阿。迅飭照此辦理。俾人皆挾纊。蓄銳養鋒。明春可資得力。至吉林馬隊。人皆年力富強。將來可收衝突之效。惟所備馬匹。率多疲瘦。茲據僧格林沁等。查明大凌河馬不堪用者。二百三十五匹。山海關馬不堪用者。二十九匹。又倒斃馬十三匹。均著訥爾經額。於直隸營馬內。先行如數撥換。其換下馬匹。分別飭令原處領回收放。明歲春融。尤當多備馬匹。

二十一

恐臨時尚有撥換之處。務當嚴飭各營。趁早飼養。一律臙壯。毋致誤事。將此各諭令知之。

僧格林沁等。又奏。等查閱北塘礮臺時。除演試槍礮刀矛外。據總兵官石生。手面稱該營尚製有火箭。火彈。火礮。噴筒等火具。專備攻擊夷船之用。等語。逐項演試。其火箭頗能致遠。惟外約箭筒。尺寸甚長。內繫藥線多條。體笨而用逆。似便於設伏。不便於對壘。火彈之用。未見十分猛烈。內惟火礮。噴筒。拋放較靈。甚為通用。微嫌火礮式樣。係照常用砌牆之沙板礮。尺寸成造。未免限於體重。拋擲不能甚遠。揆之於理。此等戰具。原無定格。莫若改為四五寸見

方。則隻手平擲。可以輪轉而出。或再繫以短繩。持繩拋去。同一落船。撞出火焰。當益遠而得力。又據該鎮面稱。並募得本地習水民人二十名。各小船一隻。每人每日支給工食制錢一百五十文。現在操練備用。等語。隨會傳集驗看。詢稱均係本地民人。素習水性。打雁為生。每值打雁時。駕船出海。船載三四十斤鐵銃二。不用蒿槳。人伏水面。推船而行。推至雁羣聚集處所。或十船五船。一律排齊。胡哨一聲。羣雁驚起。就中眾銃齊發。一發可獲雁以百十計。本地因呼之曰雁排子。等語。即令設立排靶。當場演試。竟能銃無虛發。發無先後。等語。因思明歲夷船果敢北上。岸上

二十二

兵礮。亦足壯聲威。特慮其住泊海口。不進不退。窺伺我兵。亦不得不豫籌水陸交攻之計。現在天津海口。縱兵力厚集。宜於陸而不宜於舟。等語。愚昧之見。莫如就此項打雁民人。內廣為招集。充作水勇。亦足備現在募兵之用。第招集後。若專恃其鐵銃。為力甚小。原不足以制大船。擬以二人管駕一船。以五船聯為一排。用三船裝載硝磺柴草。船頭船尾。牢拴短粗鐵線。線頭貫以四五寸長鋼釘。各帶鐵錘一柄。用二船裝載火礮多塊。於天陰月黑時。派定五排十排。甚至數十排百餘排。分投暗出。蒿槳無聞。直抵夷船附近。先以火礮船撲向該夷船頭。儘力拋擲。倉猝之間。全

船夷人自必齊向船頭救護。不及瞻顧船尾。趁便以硝磺船繫傍夷船後尾。以釘釘住。點燃火種。即棄硝磺船。由水奔赴火船。十人合駕兩船。早辨歸路。如小船初抵大船時。夷人以刀矛就近擊刺。於船底避之。更此退彼進。以擾之。迨小船既離大船後。夷人以大礮向遠轟擊。即翻轉小船。就水中避之。更或在船下。或在船傍。此出彼沒。以疑之。如此設措。在我可收以小剋大之功。在敵定受務遠略近之患。亦攻勦中之一法。果能得手。焚其巨船數隻。夷人縱冥頑不靈。當無不懼而思退。退而求息。斯事機稍易措手。惟小民趨利若鶩。是必厚集人力。以鼓其氣壯其膽。再重給工食。以立其命。恤其家。俾知幸而成功。身家有秩祿之顯。不幸而敗。子孫無凍餒之虞。夫然後用之偵探。用之攻船。但許進不許退。務期圖功效命。不得忘義偷生。自無不奉令承教。如此而有不摧之敵。不毀之船。當亦理勢所必無也。然擒成一鼓。斷非二十人所能。約畧計之。當百倍其數。乃能有濟。李等因詢之該地方文武。能否廣為招集。據稱本地海上操業者居多。尚可廣為招致。惟限於錢糧。不敢輕舉。李等以為當無事時。一鉢一粟。皆有常經。現值減此朝食之秋。既有此項民勇。可供驅策。與其任其閒曠。徒費羊犬之招徠。曷若早事羈縻。先固吾民之志氣。此又

二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四〇

外控內維。一舉兩得。所當審其輕重者也。伏乞
 放下直隸總督訥爾經額。轉飭該鎮道等。廣為招募。俾收實效。於
 攻勦似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北塘防守情形。該處現募
 有習水打雁民人二十名。設立排靶演試。銃無虛發。請廣為招
 集。充作水勇等語。此項打雁民人。既經該大臣等。當場演試。足
 備募兵之用。著訥爾經額。即照該大臣等所議章程。以二人管
 駕一船。以五船聯為一排。裝載硝磺柴草。製備鐵練鋼釘鐵錘
 等項器具。於今冬無事之時。廣為招募。多備船隻木筏。勤加練
 習。以備明春之用。並著遣派參遊以上大員。管帶彈壓。如差委
 乏人。即著奏明請旨。原片著鈔給閱看。
 掌廣西道御史龔文齡奏。竊惟防夷之法。在乎堅守要害。
 福州海口。以五虎門為門戶。一進口門。金牌實為扼要。重
 關壘隘。防守繁嚴。庶以建輔車而固唇齒。臣近聞福州等
 辦海防。自城廂內外。及臺江以下。近郭則處處設兵。而於
 金牌要害之區。防堵轉形鬆懈。似此藩籬自撤。萬一夷匪
 突入。順流長驅。誠為足慮。如七月間青嶼疏防。廈門隨失。
 是其明驗。查金牌江面。雖寬一百餘丈。而中多礁淺之處。
 僅容大船二三隻。可以通行。金牌對面。為長門兩山。皆可
 屯兵設礮。據此要害。則鎖鑰既固。內可以保省垣。外可以

二十四

九三

保屬邑。事半功倍。莫便於此。請

旨。敕下閩省督臣。悉心籌畫。於金牌長門兩處。設營置礮。募該處

鄉村壯丁。有家室者。團練充補。則彼知同仇敵愾。即以自

保其身家。忠勇之氣。尤為可恃。至兵額難於議增。似可於

各營通融裁撥。

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龔文齡奏。福州海口。以五虎門為門戶。一

進口門。金牌實為扼要。近聞籌辦海防。處處設兵。而於金牌要

害之區。防堵轉形鬆懈。金牌江面。雖寬一百餘丈。中多礁淺之

處。僅容大船二三隻。對面為長門兩山。皆可屯兵設礮。事半功

倍等語。防夷之法。自以扼要為先。如能據險設防。則兵力以少

二十五

勝多。不致顧此失彼。據該御史奏。該處江面雖寬。中多礁淺。對

面兩山。皆可屯兵設礮。果如所言。有險可據。何以不設重兵。以

固唇齒。是否未經詳查形勢。抑兵丁練勇。不敷調撥。或該處竟

難以設法屯兵。著怡良劉鴻翱。詳細查明。妥議具奏。原摺著鈔

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

辛未。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項廣東

巡撫梁寶常。奏竊查廣東自虎門失守以後。獅子洋內。不

得不以省河為屏蔽。向來大小船隻進省。由黃埔分兩路

而入。東北一路。如攏德二沙尾。南路如滘滘大石等處。均

已設法堵塞。將次工竣。續又查出由蕉門入省。另有潭洲。

登洲三山滘石壁等處。港汊紛歧。誠恐逆夷見他處均已

堵塞。轉於此處乘潮駛入。潛來掩襲。不可不加意嚴防。以

臻周密。等語。同籌畫。所有潭洲登洲二處。已分撥壯勇

防禦。其石壁河面。現據紳民雷耀廷等。稟請捐貲設立水

柵。當即批飭趕辦。其三山滘河道。亦經委員填塞。此外如

登洲福壽圍地方。俱屬要隘。或建築土堡。或添修礮臺。均

須次第興辦。以期密益加密。其填河之法。先俱用木柵。填

以碎石。被潮水冲刷。易於搖動。現復用梅花柵。以竹纜攔

擋。加添巨石。可期經久。又據已革總督周天爵。創造大木

籠。橫長二丈。高丈餘。內盛大石塊。排成梅花式。在黃埔涌

二十六

三山等處。間段分置河內。重而且堅。不致阻遏水道。該革

員承辦一切。極為得法。實於軍務有裨。至近日逆夷情形。

現據署大鵬協副將賴恩爵稟稱。查明外洋香港。及潭仔

洋。並內零丁洋等處。共有逆夷兵船十六隻。又火輪船一

隻。往來不定。又據水師提臣報稱。時有大三板夷船。在海

面四處游奕。係聽信漢奸浮言。探聞省河建臺塞路。是以

攔截石船。不許載運。十月間曾有逆夷三板船。駛至赤滘

角海面。將載運石料船隻。焚燒四隻。撞沈一隻。又據澳門

同知香山縣知縣稟報。屢有該逆火輪船。在尖沙嘴裙帶

路。又有三板船。在香山縣屬掛統洋面。往來游奕各等情。

等伏思逆夷狡詐異常。現以香港為通逃淵藪。而浙江已蒙

命將出師。一經勦辦。則該逆大幫夷船。必致竄回廣東。再圖滋擾。且該逆以貨船改作兵船。又另造小快船數十隻。其心尤為叵測。等惟激勵兵勇。並上緊填塞省河。趕辦礮臺。礮位。以期有備無患。仰副我

皇上慎重海疆之至意。

奕山等又奏。查各省兵丁。奉派出師粵東。歷今十月之久。現奉酌留軍營。雖有月支鹽菜口糧銀兩。粵東食物昂貴。所費不貲。時屆冬令。衣裝單薄。無以禦寒。等公同籌議。

二十七

所有兵丁。每名除借銀三兩外。加賞銀一兩。以示體恤。其各營將領員弁。亦酌量借給養廉銀兩。飭令藩司照數發給。仍將借過銀兩數目。分別移咨各該省。在於各營將領員弁兵丁。應得俸餉項下。分季扣還歸款。庶弁丁不致拮据。而帑項仍歸有著。

祁墳梁寶常又奏。竊臣等於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十日奉

上諭。御史殷德泰奏請招集漁戶。團練壯勇一摺。據稱各省沿海一帶。率多聚戶漁人。若能招集。使為我用。是海疆多一水勇。即逆夷少一漢奸等語。此輩漁戶人等。習處海濱。民莠不一。其安

分者。固可藉資禦侮。而桀驁者。亦恐別滋事端。該御史請編隊設伍。課其勤惰。與以獎勵之處。是否可行。即著體察情形。妥議具奏。欽此。伏查兵之衛民。恆不若民之自衛。是以撤兵募勇。分鄉團練。並公同商議。即海濱各漁戶。如有可用之人。以至槍礮為匪。及曾作漢奸者。若能洗心向善。亦未嘗不可招令回歸。為我驅使。曾將辦理情形。先後奏

聞在案。數月以來。購覓眼線。同赴海濱。剴切曉諭招撫。並宣示皇仁。許以自新。俾得立功自贖。旋將黎進福。梁香石。玉勝等先後召回。經臣等俯加獎勵。酌賞項戴。該漁戶漢奸人等。聞知免罪。並准立功報效。陸續報回者。統計先後共有三千餘

二十八

名。臣等隨時會商。仍分置虎門之外。酌派員弁。督同頭人。管帶稽查。分別酌給口糧船價。頭人則從優加賞。以備臨時調用。此臣等現在招集漁戶漢奸之辦理情形也。伏思此項漁戶。生長海濱。與逆夷往來。惟利是圖。現在招之使來。勉其出力報效。供我驅策。原係醫者急則治標之意。究之蹤跡靡常。心性無定。此刻見招而來。聚之不難。而將來事竣之後。散之匪易。臣等公同商酌。事竣之時。擇其實能立功。忠實可用者。由臣等按其勞績大小。將各頭人開列姓名。據實奏明。請

旨格外從優鼓勵。其次收入行伍。俾得食糧效用。餘者量為賞資。

妥為散遣歸農。即有不安本分。再行滋事者。仍可隨時查拏究治。臣等惟有實心實力。隨時體察情形。詳妥辦理。務期有濟實用。不致滋生流弊。以仰酬聖主軫念海疆。消除邊患之至意。

祁項等又奏。查粵省各處要隘。港汊紛歧。自虎門入省河。其路有三。一由新造三元岡。穗石白泥涌。大石。滘灣。至大王溪。一由魚珠烏涌。黃埔。圓。嶺。德。至二沙尾。一由蕉門。潭洲。登洲。三山等處。遠赴大通濠。均為入省要路。統計隘口三十餘處。皆須分布壯勇。以資堵禦。自本年七月以後。南番兩縣所屬各鄉。雖已先後團練壯勇五萬餘名。有事

二十九

則互相救援。無事則仍安農業。然各保各鄉。不能遠應調遣。其相距各處要隘較近。可聽調用者。僅有數千餘名。不敷分撥。且夷船來去靡定。防守要隘。必須晝夜巡邏。而各鄉臨時聽調之鄉勇。又不能常川駐防。是以前經奏明另募壯勇。分撥防守。現計陸續招募。共有三萬餘名。協同留防官兵。布置水陸要隘。每處或一千餘名。至數百名不等。均經委員督同紳士管帶。惟此項應募者。俱係潮州。香山。順德。東莞等處之鄉民漁戶。與省城各鄉。自行團練者有間。該壯勇遠道而來。願效前驅。防守要隘。未便令其枵腹從事。自應查照奏定章程。分別水陸。均於設防之日起。給

予口食銀兩。俾得踴躍效命。至各鄉團練之壯勇。內各保鄉村者。均係自行捐辦。無須給發口糧。其可聽調用者。俟臨時調用。再行給發。以節糜費。臣等仍不時親往校閱。課其勤惰。與以獎勵。至沿海各州縣。業經臣等札飭各該地方官。剴切勸諭紳士鄉民。照省城辦法。分鄉團練。惟土堡尚未修建齊全。現在欽奉

諭旨。又經飭諭各地方官。督率沿海村莊居民。處處仿照辦理。務使聲勢聯絡。藉收众志成城之效。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填塞省河要隘。並防堵情形一摺。據奏。獵德等處。均已設法堵塞。將次工竣。續又查出潭洲等處。俱屬

三十

要隘。均須次第築堡修臺等語。逆倭犯順以來。從未大加懲創。近則大幫逆船。自閩入浙。粵東存船無幾。正可乘機勦洗。屢經諭令該將軍及時進兵。收復香港。以期少贖罪戾。此次奏報。仍止填塞省河。一切勦辦機宜。未提隻字。豈朕命將出師。專為堵塞省河而作。豈不貽笑諸夷。況據奏稱外洋香港。及潭仔洋並內零丁洋等處。夷船十六隻。又火輪船一隻。往來不定。並聞省河建臺塞路。膽敢攔截石船。焚燒撞沉。並在香山縣屬挂碇洋面遊奕。桀驁情形。殊堪髮指。總緣該將軍等坐擁重兵。一籌莫展。以致逆夷日形猖獗。現在奕經等即日抵浙。一經勦辦。難保不竄回廣東。再肆滋擾。該將軍等若趁此北風司令。逆船勢分

之時。相機奮擊。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則浙江勦辦。亦可易於厥功。若復觀望遲延。擁兵株守。設使將來大幫逆船。竄回廣東。或另擾他處。該將軍等。自問當得何罪。又另片奏。兵丁每名懇加賞借銀一兩。各營將領員弁。酌給養廉。飭令藩司發給。仍移咨各該省。在應得俸餉項下。分季扣還歸款之處。著即照議辦理。又祁項。梁寶常。招集漁戶漢奸。妥為安置一摺。據奏陸續投回。統計三千餘名。分置虎門之外。酌給口糧船價等語。此次招徠漢奸。令其立功贖罪。開其悔過之忱。原係格外從寬。權宜辦理。冀收以賊破賊之效。若仍按兵不動。則此項漁戶漢奸。盡歸無用。所給口糧船價。全屬虛糜。且若輩心性靡常。見利即趨。此

三十一

時雖見招而來。安保不仍被誘而去。著奕山。齊慎。會同祁項。梁寶常。將所招漁戶漢奸。悉心體察。其實有才能可用者。不妨從優賞賚。勸令立功。儻不安本分。再行滋事。即應隨時查拏。從嚴懲辦。此外人材較弱。不堪訓練入伍。及臨時不足供我驅遣者。即編入戶冊。妥為安置。毋令別滋事端。該將軍等。務即通盤計較。其應如何分別留用。及早為解散之處。迅速妥議。據實具奏。至另片奏。防守壯勇三萬餘名。請於設防之日起。給予口食銀兩一節。著照議辦理。惟兵勇必有實用。庶帑項不致虛糜。奕山。齊慎。均係特簡大員。祁項。梁寶常。均有地方之責。應如何愧奮圖功。尅期奏績。儻仍自甘庸懦。置若罔聞。經年累月。一無所布

惟知填河而已。豈大清臣子之所為。且填河必能保其能阻逆舟耶。朕惟有執法從事。不稍貸也。懍之慎之。

祁項等又奏。竊照粵省籌辦夷務。經前署督臣琦善奏奉諭旨。無論地丁關稅。准酌量動用。作正開銷等因。臣祁項抵任後。即經會同撫臣怡良。於四月二十四日。將提用過藩庫銀四萬兩。關庫銀四十八萬四千兩。運庫銀三十萬兩。並江西解存韶關軍需餉銀二十五萬兩。計統共用過銀一百七萬四千兩。專摺奏明在案。自四月以後至今。截至十月十五日。計又用過由江西藩庫解存軍需餉銀一百六十七萬一千兩。連前用過數目。合計共用銀二百七十四萬五千兩。內除動用藩關運三庫銀八十二萬四千兩外。計動用江西藩庫解來軍餉銀一百九十二萬一千兩。合計江西藩庫。及贛南道並廣東韶道庫。尚存軍餉銀一百七萬九千兩。以待陸續提解備用。現在尚不至支絀。惟查夷船現雖退出虎門。分往各省。而粵東籌備防堵。如趕鑄礮位。建復礮臺。以及堵塞河道。修造師船。並支發留防官兵。雇募水陸各勇口糧。一切事宜。費用仍屬不少。極力撙節。計每月總須用銀二十餘萬兩。且竟有逾三十萬兩之時。本省藩關運各庫銀款。除先經動用暫緩撥還。其實存在庫銀兩。均須留省備支。不能再行提撥。所有一切

三十二

口糧經費。約計所存軍需餉銀一百七萬餘兩。即無意外之需。亦僅可支三四月之用。若不早為籌備。恐臨時支絀。致誤事機。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再撥發銀一百五十萬兩。以備支用。再查粵海關庫。現在收到稅銀五十餘萬兩。明年二月屆滿關之期。即須解京。可否將此五十萬兩。一併截存廣東省備支軍餉。以免往返解運之煩。伏候

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祁項等奏請再撥軍需。及截留關餉一摺。據稱現在籌備防堵。約計所存軍需餉銀。僅可支三四月之用。請再撥

三十三

發銀一百五十萬兩。並請將粵海關庫現存稅銀五十萬兩。一併截存備支等語。著戶部速議具奏。廣東自軍興以來。不惜帑金。撥給備用。原期捍患禦侮。迅蕺大功。乃合計動撥軍需。及藩關運三庫銀。已至二百七十餘萬兩之多。於夷務仍毫無所濟。該督撫身膺重寄。虛糜國帑。撫衷自問。何以克安。現在復因防堵緊要。豫請撥發備用。朕已如所請。飭部議撥。該督撫稍有天良。必當覈實支銷。力加撙節。並將現辦防勤各事宜。認真督辦。務期大功迅蕺。帑不虛糜。毋再遲延。致干罪戾。

丁丑。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浙省海口數十處。除甯波之外。以嘉興府所屬之乍浦。為商賈馬頭。海舶萃聚。此外

溫台等處。商船雖少。而民間多以採捕為生。俱有漁船出入。各該處土著窮民。及閩粵等省流寓之人。或習操舟。或業網捕。其生計皆在海洋。又有批掛貨物之脚夫。以起運客貨為業。全賴商販往來。方獲微資糊口。計浙省海濱各處。此三種人不下數萬。平昔洋面靜謐。若輩各謀所業。事畜有資。地方藉以安帖。上年六月間。倭逆入浙滋事。前撫臣烏爾恭額奏明封港。商漁船隻。一概不准出入。凡舵工水手。漁戶脚夫。悉皆失業。數月之後。坐食一空。饑寒交迫。

前

三十四

欽差大臣伊里布。訪悉情形。誠恐內地別滋事端。即於十月間奏請開港。以弭內變。本年二月間。京口副都統海齡。復請封禁。奉旨飭議。又經臣與前

欽差大臣裕謙。議請毋庸封閉。在案。嗣八月間。夷船廣至。裕謙恐有漢奸涸跡。復通飭各屬。於是月十一日封港。迄今又歷三月。商賈不通。本省之貨物。日久停滯。朽蠹堪虞。他省之貨物。日漸缺乏。騰貴滋甚。商民已屬交困。而舵工水手。漁戶脚夫。本鮮家業。久失生涯。其困苦尤甚。臣等前於封港之時。即飭各屬將舵水人等。選充鄉勇。藉以安插。然人數甚眾。經費有常。祇能將強悍壯健者。酌量選用。其不堪收

養者。為數尚多。茲據駐防乍浦之杭嘉湖道宋國經。以十月以來。舵水脚夫人等。屢次聚集多人。在該道及乍浦副都統長喜等處。籲求開港。並據各牙行聯名稟懇。情願公同具保。該道等雖再三諭禁。而體察輿情。實屬萬分窘迫。在失業之人。怨咨交作。恐釀他故。又據溫處道陶士霖。轉據玉環廳及永嘉瑞安等縣。以沿海窮民。嗷嗷待哺。若日久封禁。必致羣聚滋事各等情。先後呈請開港前來。臣查浙省地處瀛壖。人多逐末。細民之謀利於海洋。不啻農民之資生於田畝。而海洋之不能營趁。即如田畝之忽值災荒。若不亟予調停。若輩實繁有徒。實難望其安貧守困。不惟作奸犯科。勢所難免。並恐其互相糾結。或有內亂之虞。且由各省來浙之商船。久未進口。更恐逆夷在洋。潛行襲脅。為其所用。該道等聲請開港。實亦安內靖外之一端。現在江蘇上海縣海口。業已奏准將商船照舊放行。浙省事同一律。未便辦理兩歧。惟逆夷現據甯波及定鎮兩縣。難保無漢奸四出窺伺。若不嚴加稽察。恐有奸細混入。並恐舵水漁戶。出洋接濟勾結。臣與司道等逐加籌議。所有浙省乍浦及溫台等處。商漁船隻。應請准其照舊出入。俾貨物流通。商民無虞坐困。而窮黎均得各謀升斗。藉以消患未萌。仍令各地方官。協同守口員弁。實力稽查。凡出口商

三十五

人。及所雇舵水。均令各牙行聯環互保。實在清白安分者。方准放行。其所帶貨物。並逐一細加盤驗。不得私帶硝磺銅鐵。亦不得多帶淡水米糧。以杜接濟。其進口商船。祇准在外洋停泊。將船上貨物。及舵水各數。報明牙行。轉報守口各員。赴船查驗。果無違禁之物。再用小船剝運入口。小船上水手不得過三名。仍各給予腰牌。以便進口時照牌點驗。並令白晝剝運。至晚即行停止。各水手於銷完貨物之後。即回本船住歇。不得在岸逗留。以免混雜。至出口漁船。亦責令準頭行戶。具結互保。令其各在本境內洋採捕。不得遠赴外洋。其出入點驗之法。悉照商船之例辦理。仍令該管道府嚴密稽查。如員弁牙行人等保結不實。查驗不用。以致漢奸潛入內地。及匪徒出洋。與夷匪勾通。即一併從嚴懲辦。庶通商恤民之中。仍寓杜弊察奸之法。於綏輯地方。防範海口。兩無偏廢。

三十六

及漁船責令準頭行戶。具結互保各章程。均著照所議辦理。惟逆夷詭計多端。海口奸民嗜利。往往為其所用。儻該夷雇覓商船。裝載漢奸。令其潛入港內。然後乘機竊發。出我所備之外。又將何以應之。總宜先事密籌。無微不至。勿墮詭計。其江蘇上海縣海口。前經降旨。准其開港。與浙江事同一律。著奕經特依順文蔚會同牛鍾劉韻珂嚴飭兩省各口文武員弁。密查出入船隻。毋得稍有疏虞。庶於通商恤民之中。仍寓防弊察奸之法。將此各諭令知之。

三十七

劉韻珂又奏竊查軍需則例。載軍營一切官兵夫役餘丁站夫人等。應支口糧內。空名餘丁跟役。按照糧價運腳所費。量為減折給發。其實在官兵丁役站夫。如有情願折支者。臨時酌量米價運道。定價給發。又註云西陸案內。無論遠近。概以每石八兩折給。四川軍需案內。空名餘丁。不分遠近。概以六兩折給。官兵人等。係加增折給等因。細釋例意。蓋以官兵夫役人等。例支鹽菜。為數無幾。若遇過物價昂貴之時。未免不敷應用。故將應支口糧。設法變通。合糧價腳費兩項。並算折支。以資調劑。在各兵於糧價之外。兼支運費。領項稍豐。既可免於支絀。在官則採運糧米。本需價腳之資。今移以折給兵丁。與支應本色用款相同。並無浮溢。是以特設專條。於體恤卒伍之中。仍寓節慎財賦之

意。立法極為周密。浙省自上年軍興以來。先後調集鄰省本省官兵。赴各海口防勤。凡例應支食口糧之兵丁。除願支本色外。其願支折色者。經前撫臣及各

欽差大臣。飭令糧臺。覈算糧價運費。照軍需則例折給。至本省三百里以內。官兵例無支食口糧明文。臣前此議奏之時。請照浙省成案。每名日給銀二分前

欽差大臣裕謙以該兵等枕戈露處。與外省官兵。初無二致。乃所領之款。彼此迥異。情殊向隅。諭令委員。將三百里內調防各兵。及鎮海等處。本營兵丁。每名日給制錢五十文。以資口食。嗣該大臣至乍浦查看防堵情形。因該處本營防兵

三十八

並無口糧。復奏明照鎮海等處章程。按日給與錢文。以昭畫一。此浙省自上年六月。至本年八月。折給各兵銀錢之源委也。至各屬招募鄉勇水勇。臣前議照兵丁支給鹽糧。並給安家銀兩。內水勇一項。多係沿海漁戶。及商船中舵工水手。裕謙等因其熟習海洋。飭令地方官。及委員多方雇覓。以資堵剿。該勇等平日在洋操舟網捕。所獲之工資等項。多於兵丁支食之鹽糧。若非給予重資。鮮肯應募。裕謙又酌定每名日給錢三百文。並給安家銀十兩。以期收集敢死之士。藉資遣用。此又浙省雇募水勇價值之緣由也。然各兵平日除操防之外。尚可別執藝業營生。自經奉

調戍守。無論遠近。悉皆棄其所業。雖經設法調劑。而其所領之資。終不如其平時之所入。當調防之始。各兵尚可勉強支持。為日既久。無不力盡筋疲。臣前在鎮海軍營。親見各兵面目枯槁。衣履不完。深恐兵心不安。或滋他故。時以好言撫慰。冀圖固結。然私心總以各兵之窘迫為可虞。及至定鎮甯波。相繼失守。抗湖等府。復疊被水災。各兵充畫防夜巡之役。值米珠薪桂之時。加以霖雨連綿。風寒徹骨。海濱斥鹵。陰溼侵人。其困苦情形。更有目不忍親。耳不忍聞者。夫該逆竊據甯波以後。陸處者占處室中。水宿者安居船內。據未糧牲蓄以為食。掠銀錢衣服以為用。以視我

三十九

兵之棲息於帳房。巡防於海濕。餐則粗糲。而用無餘資者。相去何啻霄壤。此固不待於攻戰而強弱已分者也。溯查嘉慶十八年。滑縣軍需案內。原任直隸督臣溫承惠奏請。每兵日給銀一錢五分。此次奉調陝西吉林兵。赴山海關防守。督臣訥爾經額亦請每兵日以一錢五分給發。今浙省防禦日久。逆夷逼處。兵艱食貴。甚於直隸。而各兵領項。轉不如直隸之優。似不足以固兵心而作士氣。惟浙省兵數眾多。若竟照直隸奏定折支之數請給。則需項較繁。亦非撙節經費之道。臣與司道等。按照現在物產價值。通盤覈算。於恤兵之中。力求節餉。擬以各兵未出曹娥江以前。

外省者連口糧鹽菜兩項。每名每日折支銀一錢二分。本省三百里外者。連口糧柴薪兩項。每名每日折支銀八分。三百里內及在各本境防守者。並外省本省各兵餘丁跟役。均每日折支銀五分。各兵已過曹娥江以後。逼近賊鋒。且涉歷重江。與出邊口無異。無論外省本省。均照例每月加給銀四錢。如此分別辦理。雖較定例不無稍增。而覈之直隸請加之數。尚屬大有節省。至本省各營員。防守經年。其困頓與各兵無異。亦請按品給與鹽糧。並給跟役。俾資辦公。又浙省前當鎮海失守之時。重兵悉潰。守備空虛。經臣奏明委員至餘姚一帶。不惜重資。雇募鄉勇。遣往曹娥

四十

江一帶防守。嗣又經前任藩司鄭祖琛等。委員至台州等處招雇。此外各要隘。亦飭屬添雇嚴防。維時事勢危急。需勇甚迫。而南方風氣柔弱。應募寥寥。其膽力較壯。願附戎行者。又皆索增備值。方肯受雇。臣即查照裕謙所定錢數。每名日給錢三百文。其安家一項。裕謙不分遠近。概給銀十兩。臣復酌加區別。定以雇自鄰境。實在技藝超羣者。仍給銀十兩。若在本處就地雇募。酌減一半。以節糜費。將來大兵進剿。如須雇勇協助。以及各海口防兵單弱。應行添雇之處。亦即照此分別酌給。俾令踴躍。惟有仰乞

天恩。俯念

國之大事在戎。人之養生在食。曲如優恤。隹子的加。俾萬眾感

恩。三軍用命。以伸

天討而奏膚功。如蒙

俞允。俟事竣之日。按款覈實報銷。臣仍督飭經理各司道。隨時認

真稽覈。不使稍有冒濫。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兵勇領項不敷食用。請援案酌增一摺。

浙江省調防海口各官兵。節經劉韻珂等奏准分別折給口糧。

並給與錢文。以資口食。茲據該撫查明該兵丁等在防日久。情

形困苦。自應量加調劑。以固兵心。所有現在調防各兵。准其將

四十一

未出曹娥江以前。外省者連口糧鹽菜兩項。每兵每日折支銀

一錢二分。本省三百里外者。連口糧柴薪兩項。每名每日折支

銀八分。三百里內。及在各本境防守者。並外省本省各兵餘丁

跟役。均著每日折支銀五分。其已過曹娥江以後。無論外省本

省。均著照例每月加給銀四錢。在防之本省各營員。亦著按品

給與鹽糧。並給跟役俸資辦公。至所雇鄉勇。請酌給錢文。並安

家銀兩。亦著照所議辦理。以示體恤。統俟事竣之日。按款覈實

報銷。該撫務當隨時查察。毋任稍有浮濫。以歸樽節而收實效。

戊寅。杭州將軍奇明保浙江巡撫劉韻珂杭州副都統恆

興奏。竊臣劉韻珂於本月十七日。接據餘姚縣知縣彭恭

年。管帶鄉勇委員衢州府司獄林朝聘稟稱。本月十五日。有逆夷火輪船一隻。杉板船三隻。自甯波駛至縣屬之蜀

山渡。開放槍礮。該處防守鄉勇不能堵禦。逆船直向內關。

於是日申刻。駛至離城三里之東嶽宮停泊等情。臣劉韻

珂以該逆自占據甯波以後。曾於九月間。闖入餘姚城。當

時即行退出。以後雖時至慈溪奉化等縣窺探。並未出擾。

今駕火輪杉板等船。開放槍礮。直抵該縣城外。情殊叵測。

縣城雖派有兵勇二千餘名。在彼守衛。惟人多懼怯。能否

抵禦。難以豫定。當即飛咨提臣陳階平。余步雲並飭駐守

曹江之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就近撥兵應援。嗣又接該

四十二

縣等稟報。是日百刻。該逆又續至火輪杉板及釣船十餘

隻。與前泊各船。一併逼近城垣。有夷匪六七百人。蜂擁登

岸。分占鳳凰山等處。勢甚危急。請即撥兵救護。並據鄭祖

琛以探聞夷匪共有二千餘人。恐縣城兵單難禦。已在曹

江防守鄉勇內。酌撥一千一百餘名。派員帶往策應。提臣

余步雲亦函稱在上虞縣下壩。及餘姚分水港等處。駐紮

各兵內。酌撥一千一百餘名。前往應援各等情。臣劉韻珂

以逆夷人數較眾。且業已登岸。勢殊猖獗。鄭祖琛與提臣

雖已分撥兵勇前往。該逆兇猷甚張。誠恐尚難抵禦。自應

由省再行添派援兵。惟省標滿綠各兵。祇數分守城池。及

巡邏錢塘江之用。團練之義民沙民。祇能在省自相保衛。不能調赴他處。其自省至海甯州之尖山海口。袤延百餘里。前派壽春湖北兵二千名。分駐防守。尚形不足。本難調動。第此次餘姚需兵甚急。又不能不酌撥往援。不得已。在壽春兵內抽兵四百名。飭令該營遊擊嵩山帶領前往。詎各兵正在起程。復據鄭祖琛及上虞縣探報。餘姚縣城。已於十六日辰刻。被逆夷攻破。守城兵勇。均已潰散。該署縣彭松年。不知下落等情。臣等接聞之下。不勝憤懣。伏查餘姚地處曹江之外。密通甯波。境內又無可扼之險。自定鎮甯屢次陷沒。人心渙散。士氣萎靡。守禦本非易易。臣劉韻珂於該縣前被逆夷闖入。措內。業經縷晰陳明。自該逆退回甯波之後。臣劉韻珂以該縣為甯紹通津。必須嚴加守衛。以資控扼。節經移咨提臣等。派撥江西及本省兵一千餘名。又雇募鄉勇八百餘名。在城內防守。並於城外之分水港等處。及連界之上虞縣一帶。分駐兵勇。以為聲援。原擬俟逆船竄入。痛加勦擊。以挫其鋒。何以逆賊一臨。城池復失。是日該逆如何攻犯。我兵如何抵禦。城又如何失守。各處稟報。均未詳敘。而據嚴情形。總由逆氛甚熾。兵氣不揚。民心不固。以致失地喪師。臣劉韻珂不嫻韜略。忝任封圻。前此連城壘陷。負疚已深。仰蒙

四十三

皇上逾格鴻慈。

曲加恩宥。仍委以防守重任。原期固守疆圉。俟揚威將軍等到。即大彰捷伐。稍贖前愆。乃日夜經營。筋疲力盡。數月以來。並無成效。致餘姚復為逆夷所陷。推原其故。總由於臣劉韻珂之調度不善。死有餘辜。惟有仰懇

皇上飭部從重治罪。以為辦理無能。屢失疆土者戒。至該逆既陷餘姚。是否如前之復行退出。未能懸揣。儻占據不退。移甯波之逆類。而守餘姚。我兵將來赴甯波進剿。殊多掣肘。且該縣距曹江甚近。其所轄之後海。可以直達錢塘江。難保其不分頭內犯。歷次奉調之河南。四川。陝甘等兵。俱未入

四十四

境內。原在各處防守之本。省都省兵丁。多係驚弓之鳥。能否折衝禦侮。臣等實不敢逆料。又慈溪縣在餘姚縣之東。設該逆往彼滋擾。則道途梗阻。援應無從。其勢更為可慮。除移咨揚威將軍等。籌畫辦理。並咨行提臣等。招集潰散各兵。與遣往之壽春兵。分別扼要駐守外。臣等仍在省督飭滿綠各兵。嚴密巡防。

劉韻珂又奏。臣劉韻珂前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現在京口。亦須防堵。江甯省城。尤關緊要。所有裕謙前調之江甯駐防兵丁。著奕經等。全行撤回江甯。以免顧此失彼等因。欽此。當查該旗兵現在曹江防守。必須另行調兵更替。方

可撤動。即經移咨提臣酌調去後。惟是浙省各標兵丁。非在各本境防守。即先經調防。而調防之中。又多在定鎮等處。潰散散亡。現雖陸續招集。尚未齊全。且心膽皆怯。不能深資倚賴。恃以為用者。全在客兵。自本年八月以來。歷次所調客兵。現在浙省者。共四千八百名。內壽春湖北兵二千名。分防省城海甯等處。江甯江西滿綠兵二千八百名。分防曹江及上虞餘姚等處。兵力本屬不充。今逆賊復犯餘姚。在彼防守之江西兵。又潰散居半。該數處兵勢更單。且餘姚失守。則上虞曹江一帶。愈形喫重。雖已撥往壽春兵四百名。為數無多。未能抵江甯該兵之數。即提臣另在

四十五

他營調撥。祇可遣赴上虞餘姚等處防守。不能盡留於曹江。該處為浙東關隘。若兵勢單弱。實不足以資捍禦。現據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稟請。緩撤旗兵。臣劉韻珂細加體察。委係實在情形。伏查江浙兩省。均係東南財賦之區。每年額運漕糧。上供神倉者。惟江浙為最多。兩省同一緊要。而浙江之與江蘇。彼此互為屏蔽。與福建之與廣東不同。設浙江有失。非特江蘇斷無不震動之理。並恐於大局有礙。是保浙正所以保蘇。亦保浙更急於保蘇。相應仰懇天恩。將江甯旗兵八百名。暫留曹江防守。俟揚威將軍等到日。河

南四川陝甘各兵齊集。再行撤令回江。俾緩急有備。不致空虛。於防勦較有裨益。至此次調往之壽春兵四百名。現雖留守曹江。將來河南等兵到浙。如揚威將軍等飭赴曹江等處。仍將壽春兵調回原防處所。保衛省城。臣劉韻珂實因此時浙省情形。關繫甚鉅。是以不及與揚威將軍等咨商。據實附奏。並不敢稍分畛域。自固藩籬。劉韻珂又奏。逆夷前陷甯波以後。以美言小惠。要結人心。黑夷至民間搶擄姦淫。白夷猶加禁止。現在大異於前。白夷惟向各鋪戶逼索銀錢。明知黑夷騷擾。亦不復禁。遺民受害益深。紛紛逃避。臣劉韻珂前於定海失守之後。屢次

四十六

通飭各屬。妥為撫卹。並因人數過多。飭令資送金衢嚴處等府。安插撫養。嗣因天氣嚴寒。又奏明飭屬優恤在案。查百姓流離困苦。本應加意拊循。況用兵首重人和。更應設法團結。今該逆既恣意凌虐。我則更應厚加賑撫。使小民歡欣鼓舞。咸切懷思。以冀志切同仇者。愈增感奮之氣。並可望已從逆者。亦興反正之心。於軍務不無裨益。未便吝惜小費。致失機宜。臣劉韻珂現飭各屬。凡由甯波等處逃出難民。即照前此奏案。一體加給錢米收養。如人數眾多。或該難民願往金衢等府。亦即資送前往。由安插之處。加發錢米。以期推廣。

皇仁固民心而孤逆勢。

劉韻珂又奏查浙省各場鹽地。多在濱海之區。各酒戶在海塗刮淋鹽油。用船隻裝載。航海運赴各處售賣。名曰酒船。其煎鹽柴薪。亦自海道用船運送。名曰柴船。杭州嘉興甯波紹興各府屬。所在多有。而紹興府屬之餘姚縣。為數尤多。臣劉韻珂前恐酒戶人等。被逆夷勾結。引入內地。議將各船封禁。而體察情形。各處全賴各船裝運鹽油柴薪。以為煎鹽之需。若經禁絕。竈戶無以煎鹽。民間恐有淡食之虞。是以未能遽禁。令各場大使。會同地方官。嚴行稽察。俾免勾通。嗣因該逆時有由錢塘攻犯省垣之語。必須豫

四十七

籌攻剿。當飭杭州府協等將酒船柴船之高大堅固者。酌雇二百餘隻。並赴海鹽太湖等處。雇覓善於泅水之人。作為水手。配坐兵勇。並三四百斤之礮位。在尖山口內排列。以備逆夷闖入。在江截擊。又另行多備小船木筏。裝貯柴薪引火之物。豫備火攻在案。茲又據慈溪縣知縣王武曾稟報。探聞該逆因其船隻入水甚深。有據掠酒船。自尖山口外之甌子門。直入錢塘江。窺伺省城之說。此語雖得自傳聞。然逆夷既知酒船可出入錢江。必係漢奸向其告述。現在該夷已據餘姚。難免各船不為所據。必應豫加防範。臣劉韻珂現飭沿海各屬。將酒船全數截留。不准放至餘

姚等處。如前已放行者。並令設法招回。免為逆夷所掠。其

柴船等項。亦一體照辦。內高大堅固各船。均雇至錢塘江為配兵勤吏之用。其不堪雇用戶者。一旦均被封禁。各船戶失其所業。無以謀生。情殊可憫。並請酌給安家及日食口糧。以資養贍。而臻安貼。至民間食鹽。現尚不致缺乏。將來設有短絀。臣劉韻珂當督飭運司。另行籌畫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據奇明保等奏。餘姚失守情形一摺。覽奏殊深憤懣。該處防堵。既派有江西兵一千名。鄉勇八百餘名。何以逆夷一到。遽爾失守。可見將懦兵疲。全無鬪志。非逆夷兇狡。竟不可當。實我兵弁臨陣脫逃。幾成習慣。現在該逆占據餘姚。則慈溪

四十八

等縣。更為可慮。將來赴甯波進剿。既多阻梗。且難保不分頭內犯曹江。潛窺省垣。昨據奕經等奏。特依順已帶兵赴浙。劉韻珂等自必協同籌畫防守。不致內窺。俟大兵齊到。該將軍參贊等自必即圖進剿。以靖夷氛。至另片奏請暫留江甯旗兵。防守曹江。並壽春兵將來應調回保衛省城之處。均著照所議辦理。其甯波等處。逃出難民。准其一體加給錢米收養。或資送他處安插。毋使失所。又沿海各屬酒船。該撫已全數截留。不准放至餘姚等處。其前已放行者。即設法招回。毋為逆夷所掠。柴船等項。一體照辦。其中高大堅固各船。已雇至錢塘江。為配兵攻剿之用。其不堪雇用戶者。現當封禁。無以謀生。著該撫等酌給安家口

糧以資養贖。至此次餘姚潰散兵丁。惟怯已極。豈堪復令入伍。致誤事機。著該撫等察看情形。妥為辦理。此時總以激勵兵民。申明紀律為要。慎勿以不堪驅策之人。濫行充數也。將此諭知奇明保。劉韻珂。恆興。並諭奕經。特依順文蔚知之。

又

諭。現在逆夷勢甚猖獗。由甯波進占餘姚。必須重兵嚴防。扼其要害。方不致竄入腹地。余步雲身任提督。一味退縮。前自鎮海甯波。逐漸向內逃避。現在曹娥江駐守。所有防堵兵丁。皆伊管轄。似此喪良畏怯。祇知自顧性命。各兵安得不相率奔逃。此時若再姑容。必致誤事。曹娥江為紹興門戶。尤宜加意防堵。該處武

四十九

職大員。祇陳階平一人。未知病體能否勝任。而段永福又無抵浙消息。當此防勦喫緊之際。不容稍有疏虞。著奕經等悉心商酌。迅即另揀勇敢可靠大員。量為更換。以期得加

又

諭。寄諭都統哈琅阿等。現在山海關駐紮吉林兵一千名。明春如有需用馬隊之處。著派巴雅爾倭克精額分領管帶。

又

諭。寄諭盛京將軍耆英。山東巡撫托渾布。奉天。山東。各海口。節經降旨飭令嚴防。自己妥為籌辦。惟逆夷詭計多端。海口奸民嗜利。往往為其所用。備該夷雇覓商船。裝載漢奸。令其濶入內河。

乘機竊發。出我所備之外。又將何以應之。該將軍等務當先事密籌。所有各項商漁船隻。出口進口。應如何設法稽查。使夷匪漢奸。無從涸跡。即著妥立章程。認真辦理。勿致稍有疏虞。是為至要。將此各諭令知之。

已卯

諭。軍機大臣等。山東登州海口。為北來船隻必由之路。疊據托渾布奏報。防守情形。布置已屬周密。惟該處大小島嶼。共有幾處。何處居民最多。何處人數寥寥。該逆僅敢揚帆北駛。料必占據海中島嶼一二處。則彼既有巢穴可居。且未糧淡水。取攜甚便。不特島民受其蹂躪。並恐駐足有所。則後顧無虞。其北駛更覺

五十

易易。該逆到處皆是。此等伎倆。此時若處處添兵設廠。既嫌掇撥不敷。且亦無此辦法。托渾布久駐海口。情形諒已深悉。乘此無事之時。著體察地勢。豫為籌畫。總使該逆到彼。明知實無可圖之利。占據亦屬無益。即偶爾寄碇。既無水米接濟。並有木筏小船。乘夜牽擊。彼必進退趨避。不敢肆行無忌。較之添設兵廠。更為得力。該撫惟當用智用計。先事豫籌。其如何妥密布置之處。著即定議。速行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二月癸未

諭內閣。用兵之道。貴乎紀律嚴明。賞罰必信。誠以紀律嚴則法度自昭。賞罰信則德威並濟。我國家承平垂二百年。各省將弁。所以恩養而教育之者。至優極渥。偶遇徵調。宜如何爭先思奮。為國立功。乃自上年軍興以來。屢與倭夷接仗。惟定海一役。力戰六晝夜之久。擊斃夷匪無數。其餘各仗。帶兵各員。不能申明紀律。激勵士卒。以致臨陣脫逃。非逆夷之兇。蹙竟不可當。實由統兵大臣。一味姑容。故將士不能用命。若不亟加整頓。何以挽積習而勵軍心。著揚威將軍參贊大臣等。先守各城。首先逃

走之將弁兵丁。嚴切訊明。即照軍法從事。不稍寬縱。惟犯法者。既正刑誅。立功者當膺懋賞。激勵以壯其氣。錫賚以獎其勞。全在該將軍等開誠布公。勗以忠義。使人人有勇知方。同心敵愾。似此貪狡兇夷。罪惡貫滿。揆之人心天理。殲滅何難。若使紀律嚴明。賞罰必信。自可迅奏膚功。茲特發去內庫花翎五十枝。藍翎五十枝。搬指八十箇。翎管四十箇。小刀九十把。火鑪七十五把。六品頂六十箇。七品頂八十箇。著珠勒亨等帶往軍營。交揚威將軍奕經等祇領。其將備兵丁及收羅異材。並檄調各省官弁人等內。如有拔幟先登。不避鋒鏑。斬獲夷目者。該將軍等即將送去各件。優加賞賚。仍敘述事跡。據實保奏。朕必破格施恩。

該將軍等惟當恩威並用。整飭戎行。以副朕綏靖海疆之意。

大理寺少卿金應麟奏。竊臣籍隸浙江。聞鎮海未失之時。凡兵丁衣帽。該夷以洋銀收買。以致鎮將左右。均屬漢奸。其礮被鹽汁澆灌。不能點放。弁兵並不防守。而失事之後。官兵反行搶掠。迨至省城。又員再三勸諭。不肯渡江東去。嗣江西兵到。看此光景。相率效尤。不欲前進。該撫哀乞不已。垂淚起程。多方逗留。其懼怯無能。已可概見。是非申明軍法。恐各兵並無戰鬪之志也。現聞該夷自占鄞縣以後。招集生監。將該處天一閣書籍內地圖。在月湖書院講求繪畫。其兵船漸次散去。並不令漢奸在伊船內。是其互相猜疑。正為用間之時。或在彼開鋪以察其心。或偽作奸書以惑其志。亦當早為之所也。夫文員懷印而逃。以投池為故套。武弁棄城而潰。以退守為自全。問敵情則茫乎不知。聞訛言則各自奔散。紀綱不立。號令不行。雖百萬之師。終歸無用。所謂委而去之也。況徵調士卒。內帑將空。添雇鄉兵。民財又竭。經年不戰。處處添防。二三年間。恐難支柱。臣又聞該夷所恃。惟在巨礮。其船亦最畏火。不敢停泊一處。或二三十里。或四五十里。是宜乘夜潛攻。用悶香以迷之。設水礮以擾之。以智不量力。欲詐不欲信。美性多疑。未有不敗者也。臣伏覽兵家之書。訪之老卒。凡口傳方藥歌訣。

圖說及前人論說有合現在兵機者。彙為一編。其中如火龍經。心畧等書。未能致遠者。存其方而不用其式。如自誤心書。治平勝算等書。可仿照者。圖其樣而並採其說。雖不必盡可行用。而變通推廣。存乎其人。不揣冒昧。敬

呈

御覽可否

飭交揚威將軍採擇之處。出自

聖裁。

金應麟又奏。再自來水戰。以大勝小。以堅制脆。倭患之平。實由於此。今聞該夷兵船甚巨。為內地所無。其杉板船僅

三

及艙下。緣梯而上。高六七尺。船內有三層。前後直出大木。盤放蓬索。蓬亦最多。牆板寬闊。兵可操演。桅有飛礮。並有轉動樓房。安設千里洋鏡。用以瞭望。船木本堅。外加牛革。五六層。銅鐵四五層。以魚油沃之。燒之不可擊。之不碎。而夷人狡詐。每設鐵纜。以防洄人。如魚網然。包船而過。安設木架。日轉三次。大魚游過。被其纏住。中列利刃。觸之立僵。其柁有三。每夜敲擊。名曰坎柁。以防奸細。故每次戰。攻杉板船不可碎。而兵船不可破也。兵船不多。能去其三。即挫其銳。白夷最貴。所嗜牛羊雞鴨鮮果之屬。到處皆須接濟。招集女妓。淫戲無度。不令漢奸居船。而接濟之人。以送

物之故。在舟留飲。美人侍有犀革。能耐刀箭。兩腿軟弱。一擊即倒。如有附近居人。以送物為名。上彼兵船。點然悶香。復擊以木棒。燒其藥艙。百餘死士。即可以破一船矣。

諭軍機大臣等。金應麟奏進呈火器圖說一摺。據奏逆夷漢奸。互相猜疑。宜於用間。夷船畏火。宜於乘夜潛攻。所進圖說。多係前人成法。又另片密陳用計破船之法。現值軍務緊要。正宜集思廣益。該將軍等於一切攻戰器具。及逆夷情形。當已胸有成竹。該少卿所奏各情。及所進圖說。自在該將軍等意計之中。或探訪尚有未及。不妨博取備用。著將原摺片及圖說一併發給閱看。是否可行。著即悉心籌畫。隨時陳奏。

四

申申。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逆夷於本月十五日。駕坐火輪杉板等船。竄入餘姚。至十六日將縣城攻陷。臣接據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等報。於十九日會同將軍。臣奇明保副都統。臣恆興恭摺具奏。並聲明該縣失守情形。容俟查明另奏在案。旋於二十日。復據鄭祖琛等報稱。該逆於攻陷縣城後。復竄至縣屬分水港地方。該處防守之江西兵。亦即潰散。營帳被燬。逆眾退回縣城。焚掠。至十八日全數上船。由甯波一路退回等情。臣以該逆狡詐。果否實已退回。正在確查間。二十日復接慈谿縣知縣王武曾甯波城守營都司李宗白等稟稱。十八日夷船由餘姚轉回。在

該縣褚山渡小西壩等處停泊。十九日卯刻。匪一千餘名。攜帶槍礮器械。至該縣東門外。該縣等督帶兵勇堵禦。逆夷烏槍利害。縣城兵勇無多。先有匪百餘人。用竹梯登城。蜂擁而下。開門放入多夷。該縣等見兵勇不能抵禦。退守西門。即招義民併力防堵。詎逆夷直至各衙署搶掠。燒燬署中房屋。及至集聚義勇多人。該逆膽怯。即出城至大西壩下船。轉回甯波。並推提督余步雲函稱。探聞逆夷闖入慈谿縣城。祇燒燬衙署。並未擾民各等情。臣當即委員代理餘姚縣事。前往安撫居民。並飭慈谿縣查明縣民果否實未被擾。分別覈辦。至餘姚失守情形。前此各處稟

五

報均未縷晰聲敘。惟據江西廣信營參將國勒明阿稟稱。該員帶兵四百五十名。在餘姚分水港即斗門地方防守。本月十五日。接餘姚縣彭崧年知會。有夷船駛至城外。嚮往救援。該員帶兵馳往。與江西浙江各兵。至城東禦敵。十六日黎明。逆夷用礮攻城。該員與江西遊擊羅廷芳及浙省各營官弁。督兵開礮擊斃夷匪多名。因該逆由西門入城夾攻。前後受敵。以致縣城失守。已刻追至斗門。彼此對敵。復斃逆夷多人。因官兵勢弱。被其沖散等情。臣以所稟輟轉支飾。顯有未確。當即專人密往訪查去後。茲據回省面稟。據稱逆夷於十五日。駕火輪杉板。及內地漁釣等船

數十隻。由甯波駛至餘姚之蜀山渡。見該處駐有防守鄉勇。並有夫役工匠。在彼築石釘樁。阻塞河道。該逆即開放大礮。將釘樁所用船隻擊毀。鄉勇夫役。間被擊斃。各勇役隨即逃散。夷船駛至縣城外江橋地方。該處駐有兵丁。並設有礮四位。該逆復開礮轟擊。我兵抵禦不住。即棄礮入城。各礮被逆所取。逆夷在橋上並火輪船內。向城開放槍礮。我兵先亦在城放槍。後各逃散。該逆追至斗門。因見江西兵在彼駐防。復放槍礮。江西兵即時奔潰。並據委員衢州府司獄林朝聘稟稱。逆夷火輪杉板等船。於十五日申酉二刻。陸續駛至餘姚城外。該員與署餘姚縣彭崧年。

六

邀集浙江帶兵官參將文斌都林保游擊柴國順都司邵景陽。江西帶兵官遊擊羅廷芳都司蘇勒通阿詹華山。共籌戰守之策。各帶兵官。均稱俟參將國勒明阿到城。方能定局。至十六日子刻。國勒明阿與守備張萬清。由斗門帶兵入城。羣聚會議。各將官先稱弁兵未經行陣。戰守皆難。因彭崧年情急。跪地叩求。始定守城之計。至寅刻分派登城。城上積雪未消。各兵均有畏難之心。卯刻逆夷已由東門攻進。各兵即由西門奔出。該員與國勒明阿羅廷芳。追呼弁兵。在城外接待寺列陣以待。不意接待寺山後。突出逆夷數百名。各持烏槍。將接待寺放火焚燒。直擊我兵背

後我兵傷亡數十名。餘兵棄械逃奔。該逆追至斗門。又將帳房燒燬。始行轉回。餘姚各等情前來。臣查該委員所稟與臣差探雖不盡脗合。而所言各弁兵畏蕙無能情形。約畧相同。且提臣抄送逆夷在餘姚所貼曉諭士民偽示。有到此驅逐官兵。汝等開門不肯抵當之語。則我兵之見敵奔潰。與士民之毫無固志。更有明證。其後該逆自餘姚窺至慈谿。兵勇不如餘姚之眾。然該逆用竹梯爬越入城。復開城放進逆黨。旁若無人。則兵民之先已怯退。亦可想見。查用兵之道。平日訓練有方。臨時士卒用命。遇敵方可禦侮。若師無紀律。兵不奮勇。雖布置嚴密。終屬無濟。此次逆

七

夷侵犯餘姚。據報登岸者不過六七百人。即合船內人數而計。亦僅止二千餘名。我城內城外分布之兵勇。亦在二千以外。數足相當。且既憑城池。又有礮位。何難併力相持以待援。乃臨敵倉皇棄械奔潰。實屬庸懦可恨。准揚威將軍等將防守餘姚各員弁。摘去頂帶。移咨臣與參贊大臣特依順。查明失守情形。據實嚴辦。臣已飭令鄭祖琛等切實訪查。一俟得實。即咨請該將軍等從嚴參辦。又署餘姚縣彭崧年。前經鄭祖琛等探無下落。現據該縣稟報。伊於縣城失守後。投河自盡。被水勇救起。送至廟山司巡檢署中。迨蘇魁後。仍回城安撫等語。是否屬實。現亦分飭確查。

僕係捏飾。亦當移會嚴參。不稍姑容。至該逆此次復犯餘姚。慈谿或因探知大兵漸集。誠恐我兵在餘姚長駐。重兵赴甯波進剿。是以突來攻犯。探我兵勢。並撓我進兵之計。或另有奸謀。均未可定。現在雖已退回。難保不重來滋擾。揚威將軍等現將湖北河南山陝等省兵二千四百名。交參贊大臣特依順。及壽春鎮總兵尤渤等分帶來浙。或駐嘉興。或駐省城。以資聲援。但曹江一帶。止臣遣往之壽春兵四百名。係屬新添。其餘仍係原派之江甯鎮兵八百名。及招集之江西並本省提鎮各標潰兵。以人數而計。雖有數千。兼有鄉勇多名。惟兵則半係潰散。勇則未悉戎行。均難深恃。若於此數內撥往餘慈防守。則夷船一到。勢必仍然瓦解。兵威屢挫。實屬不成事體。且轉以震擾閭閻。若竟不遣兵前往。又恐示之以弱。先鼓益張。臣輟轉思維。迄無良策。且昨又據鄭祖琛等報。或稱該逆欲直犯曹江。或稱其欲犯奉化。或稱其欲犯省垣。雖俱係傳聞之語。但曹江兵氣不振。奉化兵數無多。省城雖添有湖北等兵。而自省至甯。道里綿遠。水陸交衝。守衛甚難。此數處情形。臣知之甚悉。實無一不可危慮。

八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逆夷退出餘姚。闖入慈谿。並餘姚失守情形一摺。據奏逆夷於十五日駕火輪杉板。及內地漁釣等船。

由甯波駛至餘姚。各處防守兵勇。即時潰散。該逆向城開礮。江西將弁。經該縣跪地叩求。始定守城之計。旋被逆夷攻進。各兵奔出。逆復闖入慈谿。爬越入城。焚燬衙署。現仍退回甯波等語。此次逆夷侵犯。統計在船登岸。不過二千餘名。我兵數足相當。且有城池礮位。主客勞逸。形勢瞭然。乃既不能衝鋒擊賊。復不能嬰城固守。一見逆夷。輒即紛紛潰散。以致逆夷肆意滋擾。如入無人之境。國家安用此債軍之將。失律之兵耶。江西新調官兵。如此臨陣倉皇。不戰先遁。尤堪痛恨。現據該撫飭司確查。派員密訪。著奕經特依順文蔚。逃飭查明首先潰散之兵。即於軍前梟首示眾。其望風奔竄之將弁。亦即查明據實奏請旨正法。毋稍姑息。江西將懦兵疲。全不足恃。儻仍留營聽調。不止不能得力。將來各省勁兵。相率效尤。更屬不成事體。著即全數撤回。由該將軍等通盤籌算。應調何處官兵。著即一面奏聞。一面先行咨調。毋誤事機。其餘姚縣知縣彭崧年。投河遇救一節。仍著劉韻珂確查具奏。現在賊船已回甯波。其餘姚慈谿等處。若復添兵防守。直同兒戲。且恐他處兵力轉單。毫無裨益。著奕經等出示曉諭。該處義勇人等。認真團練。各保身家。其先經遣徙各戶。暫緩歸來。以絕逆夷之望。被難在逃者。由該撫設法妥為安置。毋令轉於溝壑。至該逆現有欲犯曹江奉化省垣之語。特依順現已抵浙。著即會同劉韻珂相機酌辦。現在曹娥江最為

九

扼要。應如何添兵駐守。著即妥速籌商辦理。並責成該提督余步雲竭力保守。儻敢於屢次退走之後。再有疏虞。惟該提督是問。

乙酉。

盛京將軍耆英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盛京直隸山海關各處。所轄海口甚多。水之深淺不一。該夷兵船最大。其次如杉板火輪等船。何項喫水若干。該將軍總督早已諮訪得實。著即派委明幹妥員。各就海口近岸水勢。詳細測量。繪圖貼說。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著將奉天海疆水陸最

十

要之區。如何設法勦禦緣由。於十一月初五日奏蒙

聖鑒在案。至沿海水勢深淺。及何項船隻。可以停泊攬岸之處。茲據李所派之協領佐領等。會同沿海各旗民地方官。將近岸水勢深淺。旁岸村莊居民數目。逐一分晰詳查。繪圖陸續呈報前來。李復率同協領等悉心核計。奉天通省大小海口。共三十九處。島嶼共二十二處。惟金州所屬海口內。間有老水貼岸之處。復州所屬常興島以南。濱臨大洋。無論大小船隻。皆可逼近口岸。其餘海口。非水淺灘薄。即礁石沙線。各項大船。均在大洋三四十里。或八九十里以外。下錨停泊。斷難近口。杉板夷船。不拘水勢深淺。均可乘潮

攏岸。除甯遠屬之止錫灣。菊花島。長山寺。熊岳之免兒島。復州屬之松木島。鳳鳴島。中島。金州屬之駱馬山。金廠大。沙河贊子河。心子。碧流河。廣祿島。大長山島。小長山島。瓜皮島。東西螞蟻島。壹平島。猪島。蟒山島。三山島。岫巖屬之雙山子。鹿島。大王家島。小王家島。石城島。瘦鹿島。鳳凰城屬之窟窿山。小庫島等處。或孤懸海洲。居民無多。或灘長水淺。四面礁石。沙線環繞。該處居民。均可自固藩籬。遇事即令遷移。腹地毋庸撥兵防守。外其甯遠屬之釣漁臺。錦州屬之天橋廠。馬蹄溝。牛莊屬之沒溝。營田莊臺。蓋州屬之連雲島。西套島。望海寨。熊岳屬之沙河。口。復州屬之八岔溝。蚊子背。桶子溝。五湖營。金州屬之龍王廟。旅順口。大孤山。貔子窩。石槽。青山臺。岫巖屬之尖山子。小沙河。達拉腰子。鮑家馬頭。洪洲河。青堆子。大孤山。紅旗溝等處。雖有礁石沙線。曲折繞。有路可通。杉板夷船。雖不能逼近口岸。尚恐隨潮潛入。均經熟籌妥議。或安礮設伏。或分撥兵勇。或責成該旗民地方官。揀派兵役。勤加瞭望。僅有警報。均可隨時應援。以期無誤。又查距岸較近之村屯。先經警導。

旨嚴飭該旗民人等。務各深挖土壤。高壘土堡。以避礮火。而免疏虞。再警所派水師營。遠探官兵。將詰訪情形。隨時馳報。茲

於十一月十五日。遠探官兵由浙粵旋省。據稱該逆大兵船。形式如梭。長三十五六丈。高闊三丈餘。木質堅實。外用銅鐵包圍。罩以油漆。喫水一丈三四尺。其二號兵船。長二十餘丈。高闊一丈八九尺。喫水八九尺。非水深之處。均不能逼近口岸。至火輪船。大小不一。喫水一丈餘至八九尺不等。杉板夷船。長二三四丈不等。高闊數尺。喫水三四尺等語。查該逆杉板脚船。喫水甚淺。易於隨潮駕駛。凡沿海口岸。尤應嚴加防範。不容稍涉疏失。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查明奉天沿海情形。並繪圖貼說。呈覽。朕詳加披閱。據稱該省大小海口三十九處。島嶼二十二處。惟金州所屬海口。間有老水貼岸之處。復州所屬長興島以南。濱臨大洋。無論大小船隻。皆可逼近口岸。其餘海口。非水淺灘薄。即礁石沙線。大船斷難進口。但杉板夷船。均可乘潮攏岸等語。奉天海外島嶼甚多。若處處駐兵安礮。不但不能得力。且亦無此辦法。著查明民戶寥寡。不難遷移者。即明白示諭。令其暫移腹地。以避其鋒。並將島內淡水。設法下毒。以絕其占據之心。其有島嶼較大。居民不能全移者。除諭令自為圍練。各保身家外。並酌留淡水一二處。供民汲取。餘皆置放毒物。使喫逆暗受其害。較之設兵防堵。更為有益。至各屬海口。雖有礁石沙線。曲折繞。有路可通者。尚恐杉板夷船。隨潮潛入。均須密加防範。毋稍

疏虞該將軍身膺重任務當實心實力審度機宜庶幾有備無患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奉

上諭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北塘防守情形該處有習水打雁民人今冬無事之時廣為招募多備船隻木筏勤加練習以備明春之用等因欽此臣當即恭錄行知欽遵辦理臣思此項水勇若一色招募雁戶恐以此為業者不能甚多查前次招募新兵其中即有素識水性者一百餘名臣前於夏間閱看該新兵水中技藝點放槍火甚屬便捷用以設伏燒賊可期得力前經奏明在案此時各海口招募新兵亦有素識水性者均可挑出教演備用現即札飭沿海州縣暨該管道府於海濱一帶先儘雁戶招募如不能多得即擇其素識水性年強力壯之人廣為招集令雁戶教演水中打槍如能練有準頭便可充作水勇用以焚燒賊船一俟募有成數即斟酌多寡專派參遊以上大員管帶以備臨時相機調度所有船隻木筏硝磺柴草一切器具並即多為預備

十三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遵旨招募雁戶並於新兵中擇素識水性之人派令雁戶教演等語該處習水打雁民人統無虛發

前經降旨飭令廣為招募並據奏此項水勇若一色招募雁戶不能甚多此時各海口招募新兵亦有素識水性者均可挑出教演著該督責成沿海州縣暨該管道府先儘雁戶招募如不能多得即擇素識水性年力強壯之人廣為招募派令雁戶教演水中打鎗務臻熟練俟募有成數即專派參遊以上大員管帶所有船隻木筏硝磺柴草一切器具並著多為預備該督務當實力實心勤加訓練一經遣派人人得力方為有益不得濫行充數以致有名無實是為至要

丁亥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項署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十四

上諭朕夷自犯順以來擾及沿海據我土地傷我官兵猖獗情形中外共憤粵省為該逆蹂躪之始必應大彰捷伐始足快人心而崇國體前經特派奕山為靖逆將軍楊芳齊慎為參贊大臣諭令會同該督撫妥籌進剿並調撥兵丁一萬餘名如果彼時謀勇並施痛加勦洗使該夷知所懼何至蔓延他省禍及鄰封即云虎門失事之後藩籬未固不敢輕動乃近來屢次奏報據稱已招募義勇三萬餘名又稱已收回漢奸一千餘名並稱省河亦次第修復堵塞似此防守可恃即應趁勢修築虎門各處礮臺並進兵收復香港何以數月以來奏報摺件多係尋常事件任意敷衍搪塞而於進剿之方未及一語是該將軍等所稱

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等語。全不足信。此時夷船大幫在浙滋擾。粵省所存夷船無多。若不趁此相機攻擊。使之首尾不能相顧。更何所待。况聞該省士民志切同仇。咸思滅此朝食。該將軍等既募有水勇多名。復收漢奸使之策應。正可激勵兵丁同心敵愾。乃竟袖手坐觀。隱忍苟安。不圖攻勦之謀。止為退縮之計。老帥廉餉。是誠何心。朕於此事屢經降旨。催令進攻。至再至三。該將軍等置若罔聞。豈半年之久。竟無可乘之機耶。為此再行嚴諭奕山等。現在坐守粵省。辦理何事。究竟是何意見。該將軍等空糜糧餉。坐失機宜。能否當此重咎。著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等跪讀之下。汗流浹背。恐懼戰栗。無地自容。伏念夷夷不

十五

靖日塵

聖懷。等受命以來。無謀無勇。未張捷伐。負罪實深。何敢強為曉辯。益滋咎戾。今奉

嚴諭查訊。所有辦理種種不能得手之處。及等算計攻勦之方。

敬為我

皇上縷陳之。溯查夷跡躡始於定海。因議撫始回粵東。其不敢先擾廣東者。不知內河之虛實。有虎門以為鎖鑰也。自虎門失守。而省垣之屏障盡空。自內河深入。而逆夷之狡心益肆。然猶志在通商。不在土地。是以得旨之後。即行退出。尚未狂悖。希圖香港停泊。尚有希冀。遂

恩之意。自逆酋嗾噍啞來粵。噴義律辦理太頓。將伊革斥。並稱原說明定海換香港。既不給香港。春間即不該退定海。且謂看欽差裕大人告示。中國並非真通商。廣東文武不可信。因而揚帆北上。等語。一面將情形具報。一面飛咨各省。並趕辦防堵善後事宜。旋聞閩浙兩省。連次失利。逆夷大事剽掠。益輕我兵。屢據投回漢奸探信。風聞逆夷垂涎甯波。旋即占據。復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欲於來春分擾臺灣。並有欲赴天津之語。蠶食承突。心殊叵測。中原大局所關。沿海喫緊之處。不得不以全力注之。守為上策。攻戰次之。禁止商漁諸船。不許出洋。使無所掠。沿海認真團練。嚴截要隘。斷其接濟。無破無船。不與海戰。則固我士氣。不長寇心。然後使之可以坐困。而制其死命。不然。逆夷劫內地之財。藉以為攻內地之用。而我以惟正之供。萬里轉輸。與之爭勝於外洋。既難操必勝之權。而中國元氣。為之大損。此等私心恇恇。不敢粉飾。以冒功。大言以債事也。廣州為全省根本。一有動搖。各處瓦解。固內之方。除塞河鑄礮。修臺造船。水陸安置。無計可施。而內河三道。寬數百尺。深四五丈。用石堵塞之。方入水宜長。立基宜寬。不出水不能攔船。出水高又恐礙於宣洩。且近海皆水。難取碎石。必須至肇慶開山。載運赴工。礮臺築用青石。始能禦礮。廣州所產紅

十六

石性輒易碎。青石向產九龍山。逆夷知我修臺。百計攔阻。石工必乘夜下船。始能內渡。往往放回空船。鑄礮一尊。立胎下火。非二十餘日不能成就。打磨演放。輟轉費手。自四月開工至九月。所製僅數內河之用。而江西無鑄礮之人。因浙省急用。又飛調工匠一半前往。目下愈形拮据。水師例修之船。止可捕盜。不能禦夷。造演新式二隻。覆以藤棉。加以牛皮。外施魚網七層。等親身演試。千斤之礮。打穿兩面。不能適用。惟在籍候補郎中潘仕成捐造戰船一隻。用銀一萬七千餘兩。仿照夷船做法。四月尚未全備。其料必得檣木。柁木。油木。始能堅固。水師提臣吳建勳親為指

十七

點。據云可以對敵。等已委員赴瓊州欽州等處購料。以備趕造。將來用之虎門。礮臺始堪保護。至士民志切同禦。不過紳衿數十人。捐貲出力。隨同等所夕奔走。此外非利不動。若果咸知大義。不走私。不接濟。逆夷早已氣阻。然不得不以忠憤勵之。使良民知勸。奸民思歸。以孤其勢耳。茲奉

諭旨。嚴催修理虎門。收復香港等因。查廣東省雖現有招募水陸壯勇三萬餘名。僅能在省河各要隘三十餘處。分據把守。未能出洋攻剿。至虎門礮臺八座。工程甚鉅。非數月不能完工。各臺礮位。須八百餘尊。方敷安置。現在趕鑄。若曠日

持久。誠如

聖諭。必至老師糜餉。有失機宜。等再四熟商。惟有俟虎門礮臺修理後。再行進戰。收復香港。此時選兵練勇。講求實用。或待揚威將軍到浙後。等知照會同閩省。暗定兵期。三省同日出師。使逆夷首尾不能兼顧。蓋逆夷猖獗正甚。併力於閩浙。則閩浙不能支。併力於廣東。則廣東不能支。分剪其勢。不如合斷其援。香港現有夷船十四隻。三板數十隻。漢奸海盜萬餘人。不時窺伺。因內河防範甚密。近有逆夷火輪船兵船二隻。駛至新安磨刀洋等處游奕。俱為鄉勇擊退。內河堵塞各口。內地民船不能開進。惟聞逆夷製造

十八

火滾。欲沈水轟打石樁。等嚴飭各隘。小心看守。現在省河填塞。漸次完工。先後修建礮臺共十餘處。約計年內亦可工竣。該逆未敢進省。河阻撓。居民尚覺安堵。等惟有竭盡血誠。實力商辦。以期上酬高厚。下奠海疆。稍贖前愆。於萬一。斷不敢因循怠惰。坐失機宜。致干重咎。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覆籌備情形一摺。據奏逆夷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欲於來春分擾臺灣。並赴天津。廣東塞河鑄礮。修臺造船。均須曠日持久。且有逆夷攔阻。水陸壯勇三萬餘名。僅能分據把守。未能出洋攻剿。志切同禦者。不過紳衿數十人。此

外非利不動等語。香港現有夷船十四隻。三板數十隻。漢奸海盜萬餘人。不時窺伺。該將軍等惟知填塞省河。此外別無長策。現在逆夷製造火滾。欲沈水擊打石橋。可見沈石填河亦不能阻其內犯。且填河鑄礮圍練鄉勇各節。皆地方官應辦之事。又何待將軍參贊為耶。摺內又稱守為上策。攻戰次之。是攻戰既無把握。萬一逆船復來侵犯。未知作何抵禦。僕戰既不敢守。又不能經年累月。虛糜帑項。該將軍等自問當得何罪。至所稱不走私。不投濟。逆夷自可氣沮。粵中漢奸甚夥。現用何計可以斷絕。恐又係徒託空言。藉此延宕。再修復礮臺。究竟何時可以工竣。至前奏每月軍需。幾及三十餘萬。該將軍等擁兵坐視。但俾賊之不來。不求事之有濟。株守省城。何時方可藏事。著奕山齊慎祁項。各行所見。不必會商。分摺密奏。僕仍以浮詞搪塞。亦斷難逃朕之洞鑒也。

十九

又
諭前據連洪阿等奏。逆夷滋擾臺郡。官兵擊沈船隻。奪獲器械。擒斬夷匪多名。當有旨諭令該總兵等。嚴飭在事文武。添派兵勇。嚴密防範。並諭令王得祿移駐臺灣。協同勦辦。嗣因日久未據續報。復諭令怡良等確探馳奏。迄今又將卅月。朕心實深慮念。臺灣為閩海要區。向係該逆垂涎之地。此次駛入逆船。復經該總兵等殲戮。難保無匪船闖入。冀圖報復。現據奕山等奏。逆夷

有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於明春滋擾臺灣之語。該總兵接奉前旨後。於一切堵剿機宜。自己先事豫籌妥協。現在情形若何。有無續來滋擾。萬一該逆大隊復來。該處駐守弁兵。及招募義勇。是否足資抵禦。其如何定謀決策。層層布置。可操必勝之權。著連洪阿會同王得祿悉心定議。一併會銜具奏。並著怡良等密速確探現在情形。據實奏聞。毋再遲延。將此諭知怡良等。並傳諭姚瑩知之。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等前奉

上諭。飭查余步雲前在鎮海退走情事。經等片奏。該提督現在

曹娥江辦理防堵。正當喫緊之際。若遽將案內人傳問。該

二十

提督未免心懷疑慮。一時接替無人。亦於防守有礙。請俟彼處接辦有人。再行嚴密查辦。陳奏在案。茲於本月二十六日。總兵段永福由粵到蘇。現札飭該鎮迅赴曹江會同余步雲辦理防堵事宜。又因餘姚失守。防堵更為喫緊。應俟該鎮到防後。稍遲數日。俟於一切略為熟悉。再行遵旨查辦。其本年甯郡等處失守文武弁兵。多係畏敵奔潰。誠如聖諭。此種失律士卒。必應明正軍法。俾將士知所儆懼。惟刻下收集散兵。已有四千餘人。現在分撥各路防守。若遽行查辦。竊恐該兵丁等人心搖惑。倚恃人數眾多。造言生事。於軍務不無關繫。設使情急走險。流為漢奸。將來未免又生枝

節等擬俟各路防堵事竣後再行分別輕重從嚴懲辦
至此次失守餘邑之將備兵丁聞風潰散雖據九江鎮總
兵李錡稟有該官兵接戰防堵等語查現與各路稟報不
符殊不足信等前已移咨特依順劉韻珂就近確查嚴
辦並札飭提督余步雲及總兵李錡將防守餘邑帶兵各
員先行擄去頂帶仍飭確查該官兵有無力戰堵禦究係
何處將官先行奔逃何路士卒先行潰散以致該縣失守
現尚未據咨覆應俟查訪明確一併嚴行懲辦惟餘姚縣
知縣彭崧年前據防守曹江文武各官稟報該縣令不知
下落茲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據提督余步雲稟稱餘姚縣

二十一

彭崧年已於逆夷退走之後即回餘姚又據紹興府知府
定保稟報該府行抵上虞接據餘姚縣彭崧年來稟十六
日夷人轟礮攻城眾兵潰散至西門橋頭情急投水被鄉
勇拯救送入鄉村醫治得以稍甦該縣並稱遣人布散流
言夷人恐宵鎮空虛不敢久任於十八日退出該縣於十
九日抵署現因寒氣徹骨行動維艱稟請委員接署縣印
安心調養等情前等查餘姚縣與甯郡一水相通地當
衝要該縣為守土之官自宜豫籌防堵乃竟令逆夷竄入
該縣雖因弁兵潰散力不能支而其怯懦無能已可概見
今復覘顏具稟以夷人現在退出又稱係伊布散流言之

故且復藉詞患病冀圖諉卸此等惡習實屬不堪相應請
旨將該縣彭崧年一併先行擄去頂帶令其赴省候質仍俟將來

查明前後實在情形統行分別懲辦再據提督余步雲等
稟報十一月十九日慈谿縣有土匪導引夷人下船登岸
突至縣城施放鳥槍闖入東門將縣署及縣丞等衙門拆
毀該縣王武曾在西門聚集民勇多人協力堵禦逆夷仍
行退出等情等接稟後因慈谿密邇甯郡甚屬扼要刻
下雖係土匪勾引逆夷仍行退出難保其不復來滋擾現
已嚴飭余步雲設法守禦不得再有疏失並函致參贊大
臣特依順統帶撥去兵丁一千六百名擇要屯駐藉資應

二十二

援以待大兵進剿
英經文蔚又奏再等近日遣人密探甯波鎮海定海三
城逆夷情形謹繕清單恭呈

御覽

一據查甯波向係郭士立管理今易以漢奸梁仁凡一切
事件悉為所主城之東有虎狼關路通鎮定夷人往來不
絕現於郡城安設礮位俱屬西向以防我兵驟至城門則
互相看守出入則嚴加檢銀錢則不令出城木料則運
歸船中復於府署後拆毀居民房屋兩面築牆中開孔道
通至鹽倉門旁另鑿城缺別為一門不令民人行走夷等

自相往來。以為將來避兵逃走地步。現今工匠製造器械。其用度俱取給於小莊富戶。所存制錢約百萬串。已用十之三四。每日仍撙取人家財物。刻下城中夷匪約二千餘人。城外停泊各船或六七隻。或八九隻。往來無定。一月以前。曾搶出本地釣船五六十隻。詐言欲攻杭城乍浦等處。現在並無動靜。

一據查鎮海夷人最多。漢奸亦復不少。主謀夷目。係羅布坦。最為狡詐。每日將甯郡范氏天一閣圖書。及浙江各府縣志。羅列界畫。漢奸則鄞邑之李姓。最為用事。縣有五門。只開其一。氏人之出入撙檢。悉如甯郡城內。設爐打連軍械。船上亦然。居民之不開店者。即以火礮轟擊。每日仍捉

二十三

擊工匠。前至招寶山。起造小屋。建立煙墩。添設礮位。工匠不令至山後。時有夷人看守。復出偽示。務得裕某衣服器皿等件。並由別國聘來大力軍二百餘人。以資護衛。但長住船中。不令上岸。

一據查定海夷人。城內無多。大半俱在船中。其船隻多分泊各口。遠近聲息聯絡。互為犄角之勢。惟不敢徑入鄉村。緣前被鄉民打傷。頗有畏志。此時不過暗與奸民偷賣煙土而已。大抵夷人多疑。且貪小利。白鬼好淫。紅鬼好錢。黑鬼好酒。谷城內頭目。率皆心不一。令不一。其大意總

欲在舟山設立碼頭。與內地交易。故待舟山居民最厚。其夷船係內外兩層。每層用七寸厚硬木板。中央沙土。外包以銅鐵。亦兩層。礮子着船。微動而已。又小船數隻。裝載受傷夷人。五六十名。稱係自臺灣來。赴鎮海醫治等語。凡此三城情形。俱係等密派安人。及各該縣之報效軍營紳士等。潛赴三城內外。細加探訪。聞見較真。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潰散將弁。俟查明再行懲辦一摺。據奏段永福已赴曹娥江。俟到防後。一切畧為熟悉。再將余步雲道旨查辦。收集散兵。現在分撥防守。擬俟各路防堵事竣。再行分別懲辦等語。著即照議辦理。切勿失之姑息。其餘姚失守之將

二十四

備兵丁。前有旨諭令確查懲辦。現據奏稱。移咨特依順劉韻珂就近查辦。著俟查明後。遵照前旨。嚴行懲創。所有飾詞捏病之餘姚縣知縣彭崧年。即與防守餘姚帶兵各員。一併摘去頂帶。仍令該縣赴省候質。俟查明實在情形。分別懲究。其慈谿縣土匪引導逆夷下船登岸。拆毀衙署。現雖退出。仍恐復來滋擾。已函知特依順擇要屯紮。藉資應援等語。亦著照議妥辦。段永福現已到防。曹娥江關繫緊要。該鎮人雖勇敢。亦須帶有勁兵。方可有備無患。著奕經等酌撥得力弁兵。交該鎮管帶。以資防守。另單奏漢奸梁仁管理甯波事件。夷目羅布坦最為狡詐。漢奸李姓用事。著俟大兵進剿時。設法擒獲。毋任漏網。其別國聘來

大力軍二百餘人。係由何國聘來。何以稱為大力。亦著確探奏聞。又據稱夷性多疑貪利。各城頭目。心不一心。令不一令。正宜乘此用計。兵法攻瑕。不可錯過。該將軍等到浙後。務宜謀勇兼施。毋負委任。朕拭目以待捷音之至也。

戊子。

欽差戶部右侍郎端華奏。竊等面奉

諭旨。馳驛前往閩省廈門查辦事件。於九月初十日

陛辭後。率同隨帶司員戶部員外郎穆清阿徐有壬。於十二日啟

程。十月初七日。行抵浙江省城。即行牌馳赴廈門。十月初八日。行抵同安縣。接見興泉永道劉耀椿。據稱廈門雖

二十五

已收回。究與克復不同。逆夷未受懲創。未便遽行前往。才伏思廈門是否收回。夷船是否停泊何處。非親到目擊。不足以徵實據。況廈門既已收回。何難前往。當於十三日。率同隨帶司員。及該道劉耀椿。同知顧教忠。參將陳勝元。由尋尾渡海。分頭查勘。擊由西北沿海一帶。至鼓浪嶼對面之新學山地方。查看鼓浪嶼岸上。居民房舍叢多。並未見有逆夷出入。鼓浪嶼外。偏東南廈港內。見有逆夷三桅船三隻。二桅船二隻。分散停泊。又有三桅逆船二隻。被鼓浪嶼山角遮掩。只見旗桅。未見全船。實計逆船七隻。停泊廈港。再廈門與鼓浪嶼。相隔一水。僅止五六里。岸上居民鋪

戶。均照常生理。商漁船隻。亦多往來。尚無阻礙。才飭令隨帶司員。由東北一路。巡視各處村莊。俱皆安堵。並未見有逆夷在岸。惟提督衙署。總督行寓。及關稅公所。均已半被燒燬。石壁及礮臺。多有擊壞情形。該員等並登白鹿洞後山。見有逆夷杉板船二隻。在鼓浪嶼岸邊游奕。詢及土人。據稱逆夷亦不時繞山巡防。並非馳往他處。才等復傳喚廈門商民鄉保。及生員鄭錫禧倪麟書等。隔別訊問。據供七月初九日。逆夷闖至廈港。次早礮聲震天。人民驚駭。嗣聞總督在虎頭山督戰。擊破夷船。人心稍安。午飯後南風大振。逆船火箭火礮轟聲如雷。黑煙滿海。夷匪乘勢各駕

二十六

小船蜂擁登岸。居民紛紛逃走。總督於是晚退至石寨。旋即退往同安。夷匪自十一日以後。侵占石寨及各衙署。肆行拆燒。搶擄資財。奸淫婦女。焚燬廟宇。人人痛憤。顧同知因人心忿怒。聯絡各社丁壯二萬餘人。約令興泉永道。期於二十日會剿。不意漏洩。逆夷於十九日夜。盡數下船。二十日早駛去。只留泊鼓浪嶼五隻。曾出重價買猪羊牛隻。圖利奸民。及貧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嶼岸邊。昂價售賣。數月以來。逆夷並未擾及廈門口岸。居民得以復業。逆船每遇洋盜船隻。必放礮轟擊。藉口保護居民。亦係要結人心之計。各等語。此才親到廈門。分頭查勘。訊

取確供之實在情形也。再擊於抵同安後。將應查各卷逐一調取。並將在廈門接仗之員弁摘傳。督同司員隔別訊問。據水操臺打仗之署參將陳勝元供稱。七月初九日申刻。突有逆夷船數十隻。駛到大擔。初十日辰刻。該夷船三十四隻。一齊起蓬。由南太武山邊撲廈港。各處弁兵開放大礮。併力夾擊。先後經水操臺大礮臺鼓浪嶼嶼子瓦等汛。打沈火輪船一隻。兵船五隻。維時南風盛發。逆夷占住上風。蜂擁而至。礮火猛烈。加以火箭疊發。愈打愈急。並放下杉板船多隻。夷眾紛紛向各處四散上岸。我兵分頭截殺。傷斃逆夷多人。夷匪退而復進者數次。迨至日暮。夷匪

二十七

數千。四面圍殺。總兵江繼芸追賊落水。遊擊張龍奮力追捕被殺。把總李啟明楊肇基紀國慶。及兵丁四十餘名。登時陣亡。其餘弁兵受傷甚多。陳勝元被傷仆地。各弁兵擡扶回守後路等語。又據文汛口打仗之千總陳朝富。鎮南關打仗之外委林登龍。和尚澳打仗之外委陳裕泰。龍泉宮打仗之外委林必超。小礮臺打仗之把總謝雲浩等。各供稱。初十日辰刻。夷船陸續駛進。我軍自白石頭以下。連環開礮。夷船衝過嶼子瓦。各處大礮。三面攻打。擊沈夷船六隻。打死夷人不計其數。該夷一面向礮一面前進。直至酉刻。總督傳令先撤受傷兵丁。後來天漸昏黑。逆夷一齊

上岸。越殺越多。兵丁抵敵不住。且戰且退。各在後山紮駐。半夜後。總督傳令收撤殘兵。十一日辰已間。方至同安各等語。又據鼓浪嶼打仗之遊擊楊靖江供稱。七月初九日申刻。在鼓浪嶼覆鼎山上。瞭見夷船數十隻。在大擔外駕駛。酉刻聯勝寄泊。當即整備礮火。實力防範。並奉總督令箭。諭令奮勇攻擊。初十日辰刻。夷船起蓬。懸挂紅旗。由南太武山邊駛進水操臺等處。一齊開礮。當即揮令弁兵開礮百餘出。逆船直撲覆鼎等汛。又經連開大礮四百餘出。擊沈火輪船一隻。兵船二隻。該逆溺水傷斃甚多。餘眾跳落杉板小船。將欲登岸。我兵開礮擊退。無如逆船眾多。彼

二十八

此連環救護。我兵擊退五次。該逆又再來兵船數隻。三面夾攻。我兵傷亡甚多。逆夷拚死四面蜂擁登岸。楊靖江猝被礮子中傷。又被逆夷從背後用刀砍倒。昏迷在地。兵勇奪扶小船回廈。計陣亡兵丁三十三名。受傷兵丁三十七員名等語。又據跟隨督臣督戰之守備顧德欽。千總馬玉元供稱。七月初九日酉刻。逆夷船隻停泊青嶼門。即時總督騎馬至虎頭山。察看情形。傳令在事文武。徹夜守禦。初十日辰刻。總督在鎮南關虎頭山一帶督戰。彼時夷船由南太武山駛進。我兵由白石頭安海汛水操臺大礮臺鼓浪嶼等處。開礮轟擊。該逆隨打隨進。我兵共擊壞夷船六

隻。各夷船蜂擁而進。一面放小杉板百餘隻。欲搶上岸。被我兵開礮打退。傷斃無數。申酉之間。礮子打至虎頭山上。鎮南關內外。總督退至石寨。後來石寨後圍通港。又有夷船礮子打進石寨。夷匪又從各處紛紛上岸。總督因該逆偽文內有讓給城邑之語。慮恐縣城有失。令顧德欽馬玉元傳令受傷兵丁。先行撤退。其餘弁兵。交總兵江繼芸帶領殺賊。總督一面諭令劉道。顧同知。及委員同知志奎。通判俞益。知縣祁之鈺等。隨同退回同安。並令劉道。顧同知。即在湮瓦。錫五店把守。總督行至小嶺地方。即有飛報前來。聞報護副將凌志。及各將領陣亡甚多。夷匪占去口

二十九

岸。總督即令馬玉元傳令收撤殘兵。十一日天明後。總督始至縣城各等語。以上各供。覈對該督原奏大畧相符。即等沿途訪聞。亦並無異詞。此等查詢。逆夷侵佔口岸。及督臣退守同安之實在情形也。再該督另摺所奏兵勇各數目。等調齊卷冊。悉心覈對。如所奏撤調陸路兵八百名。查現在此項兵丁。分防小嶺四百一十名。泰山鋪一百五十名。後啟宮二百四十名。合計數目相符。又原奏收回水陸原兵五千餘名。查陸路原調廈門防兵三千名。除陣亡受傷外。收回泉州二千四十七名。飭回各原營八百一十七名。水師原派廈門防兵二千六百八十名。除陣亡外。收回

二千四百九十二名。現俱分防各處水陸。合計共收回五千三百五十六名。數目亦屬相符。又原奏水陸提臣。俱各招募新兵一千餘名。查陸路提臣普陀保。招募新兵一千名。現在泉州府城訓練。水師提臣賈振彪。招募新兵一千六百七十二名。現在同安縣城訓練。均與原奏數目相符。又原奏同安紳士。所募新兵。除考驗技藝。分別裁汰外。尚存二千餘名。查此項各紳士所募新兵。現有三千五百九名。內一千七百六十五名。係遊擊張朝鳴在同安城訓練。其餘一千七百四十四名。分派四門及各塘汛分段防守。此次數目增多。係與原奏不符。又原奏晉江縣雇募鄉勇

三十

除裁汰外。尚存四千餘名。查該縣雇募民兵鄉勇四千五十名。此項存城訓練八百名。餘俱分防各處。數目亦屬相符。又原奏同安縣雇募鄉勇。除裁汰外。尚存三千名。查該縣前任知縣裕祿。原雇鄉勇三千名。後經裁汰五百名。現止存留二千五百名。俱分防各處。此項數目較少。亦與原奏不符。又原奏廈防同知等團練水勇一萬餘名。等悉心查核。雇募水勇項下。廈防同知二百名。晉江縣八百四十一名。惠安縣一百四十名。同安縣八百名。共計一千九百八十一名。此外馬巷委員等團練。不支口糧。聽候調遣之水勇二千八百名。合計亦止四千七百餘名。並無一萬餘

名之數。核對原奏數目。此項尤屬不符。又原奏所稱沿海各鄉村。分別人數多寡。勸令團練。自百餘名至千餘名不等。或分派地段。現給口糧。或造存名冊。聽候調遣。或收養頭目。隨時招集等語。查督臣原奏。並將各項數目。自分別聲敘。擘調齊卷冊。逐款細心核對。實計該省泉州府屬。晉江惠安南安馬巷廈門金門各廳縣。團練義勇。共計五萬八千七百餘名。均係自相團練。各保鄉村。並不聽候調遣。亦不支食口糧。又查南安惠安馬巷廈門金門並委員等。各有雇募鄉勇。共計四千三百餘名。分守各城。兼資訓練者。一千二百餘名。均係現給口糧。又有晉江縣紳士。自雇

三十一

義勇四百名。馬巷紳士。自雇義勇一千名。馬巷委員等團練水勇二千八百名。均係造有名冊。豫備調遣。及臨時招集。等悉心酌核。卷冊無異。惟前款數目多寡不符。及原奏未經聲明確數之處。應請

敕下該督分別查明。通行核實具奏。此等所查兵勇數目。互有不符合之實情也。

諭內閣。前因顏伯燾陳奏廈門失守情形。恐有不實不盡。面諭端華馳往密查。茲據該侍郎覆奏。大致均屬相符。即新兵水勇數目。多寡亦不甚懸殊。惟以總督大員。駐紮廈門。專辦防堵事宜。已閱半年之久。乃一經逆夷突至。廈門登時失守。輒即退保同

安泉郡。庸懦無能。罪無可逭。嗣因廈門業已收回。從寬免其治罪。降為三品頂帶。革職留任。原期愧奮圖功。藉資補救。近聞歷次奏報。無非虛詞搪塞。全無實際。其現應如何設法攻勦之處。概未籌及。種種荒謬。實屬辜恩溺職。顏伯燾著即行革任。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二日奉

上諭。江南瓜洲河口。為南五省漕糧總匯扼要之區。所關匪細。如果下游海口。防堵嚴密。俾各省漕船。照常穩渡。庶京倉無匱乏之虞。著牛鑑通盤籌畫。先事豫防。所有通海之狼山鎮崇明等處。及運道必經之瓜洲等口。務使處處有備。無致臨時稍有阻

三十二

滯等因。欽此。臣查瓜洲口坐落揚州府之江都縣境。與鎮江府丹徒縣之京口。南北對峙。大江中橫。為南五省漕船及閩浙江蘇又報差使必由之路。洵為咽喉要地。每屆重運。經臨鎮江營參將駐紮京口。京口協副將駐紮瓜洲。互相控制。其瓜洲京口以下江面。有京口左右二營遊擊守備。瓜洲京口以上江面。有奇兵營遊擊守備。各分地段。帶領師船。梭織巡防。又有京口駐防八旗巡江官兵。並高資營兵船。及地方印委各文員。催趨彈壓。連檣銜尾進口。此慮來防護重運漕船。由大江進瓜洲口之章程也。大江雖與海洋相連。而自瓜洲沿江北岸。須歷泰興靖江等縣。而至通

州之狼山。又自京口沿江南岸。須歷武進江陰等縣。而至常熟縣之福山。始達於海。其間綿延數百里。望之汪洋無際。其實水淺灘高。礁沙縷結。可以行船之深。洪僅止一綫。或南或北。迂迴曲折。辨認甚難。又有鴉鼻背園山。關雲山。焦山。象山。金山等山。或屹立江中。或陡出江外。或兩山夾峙。水流湍急。動輒觸損。雖生長江濱之沙漁等船。亦皆視為畏途。為逆夷大船不敢輕履之地。此瓜洲以下大江之水勢。礁沙情形也。崇明縣則孤懸於狼山福山之外。適當大江之衝。從前江口深通。四面皆可容海舶往來。近數年間。其北面與海門廳交界。洋面突漲暗灘。形同犬牙。並無

三十三

深洪大溜。惟本地之平底沙船。尚可出入。聞上年八月。夷船曾從大洋。由通州之廖角嘴。駛至崇明北面。與海門交界洋面。因水淺不能徑入大江。又從大洋由南匯縣之高家嘴。繞崇明之南西二面。而至北面海門交界洋面。與由廖角嘴行駛之船。相去三二十里。彼此不能接應。仍由原路分竄。去。是由海入江之路。近已止。南匯縣高家嘴海道一路。可容重大船隻。而自高家嘴入江。北面必由崇明縣。南面必由南匯川沙寶山太倉鎮洋昭文等縣洋面。而至常熟之福山。通州之狼山。始得入江。此由海入江之海道情形也。現在自南匯以訖常熟及崇明縣。並通州海門

二廳州沿海一帶。共有調防兵丁七千數百名。加以各該本營兵丁。數已逾萬。節節安設大礮。亦有數百位。洋面又有雇募之鄉勇火攻等船。並有署狼山鎮總兵秦榮。署福山營遊擊恆山。據險扼要。把截江海交匯之區。其自福狼二山以上。沿江一帶。則有江甯副都統。臣興倫。京口副都統。臣海齡。統領駐防八旗官兵。督率江南之江陰楊舍孟河鎮江等營。江北之靖江泰興瓜洲等營。參遊都守。及京口水師營遊擊等。各帶弁兵。擇要駐紮。水陸交巡。實已星羅棋布。聲勢聯絡。氣象雄壯。悉臻嚴密。此瓜洲下游沿江沿海之防堵情形也。臣探聞逆夷雖甚兇狡。漢奸雖甚

三十四

詭詐。而性多孤疑。得步方思進步。夷匪既不敢遠離大船。漢奸亦不敢遠離夷匪。若吳淞口及寶山崇明之守國。該逆船斷不敢飛越數百里重兵駐守之地。冒險入江。阻我漕運。況江海之水勢。沙線。性情各別。江船海船之制度器具。亦各異宜。利於海行之船。未必即利江行。且濱江之區。港汊紛歧。亦無陸路可通。就現在情形而論。下游之堵禦。既嚴。瓜洲之防護亦密。明年漕運。可以無虞阻滯。但事必有備。方能無患。臣不敢因地利可恃。防守已嚴。稍存大意。亦不敢因江海相連。張惶驚擾。另召釁端。惟有靜以鎮之。密以防之。先會同江蘇巡撫。臣。並咨照有漕各省。嚴催地

方官將新漕迅速徵收。趕緊兌開。務於明春潮汛未旺以前。一律趨催進瓜洲口。屆期專委常鎮道督同揚州鎮江二府知府。並嚴飭鎮江揚州等營各水師營兵。小心彈壓護送。務使匪徒匿跡。漕運順利。以仰副

聖主恩惠豫防訓誡諄諄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牛繼奏防護漕船及江海情形一摺。據奏夷匪不離大船。漢奸不離夷匪。該逆性多狐疑。斷不敢冒險入江。阻我漕道。且江海水勢沙線各別。船隻制度器具各異。下游堵禦既嚴。瓜洲防護亦密。明年漕運。可以無虞等語。覽奏深慰廬念。仍著小心防範。毋以地利可恃。防守已嚴。稍存大意。所奏明春潮

三十五

汛未旺以前。一律趨進瓜洲口。屆期專委道府大員。會營彈壓護送。即著照議妥為辦理。惟思漢奸人數眾多。行蹤詭秘。糧船水手。雖有冊籍可稽。惟沿途雇覓。難保無匪徒混跡其中。且每年重運抵通。其附載北上者甚不乏人。姓名籍貫。稽查難周。現當海防喫緊之時。一切宜加謹慎。應如何妥為防範。亟為稽查。俾漢奸無從混入。仍處以鎮靜。不至張皇驚擾。著牛繼會同朱樹程喬采悉心籌畫。妥議具奏。

庚寅。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天津等處海口。酌量添駐官兵。即在直隸各營及外省簡僻營分抽撥。沿海各省。應行添兵。與直隸相同。著該將軍督撫等。

將該省險要海口。查明共若干處。何處應添兵若干名。於本省各營。或量為裁撥。或分年換防。妥議具奏等因。欽此。伏查東省險隘口岸。登州府城為全洋扼要。約須防兵二千五百名。其次則該府所屬之榮成縣。據府城上游。為東洋藩籬。約須防兵七八百名。又其次則福山之之果島。為登郡左臂。膠州之淮子口等處。即墨縣之金家口等處。為閩廣商船收泊之所。海豐縣之大姑河。與直省接壤。日照縣之夾倉口。與蘇省接壤。各須防兵三四百名。通省額設馬步戰守兵丁一萬八千名。隸於臣標者一千餘名。隸於三鎮者一萬六千餘名。從前本止充登二鎮。嘉慶二十二年間。增設

三十六

曹州一鎮。限於經費。添鎮不添兵。即在臣標與充登二鎮各營抽撥。自兩鎮析而為三。各營兵額。即形單薄。現計三鎮分列三十營。兼轄一百三十四汛。除各營存城守識兵丁外。其駐汛之兵。多者六十名。少者止於二十名。一切巡防盜賊。護衛商旅。以及催漕空重糧船。遞解餉糈人犯。在在均資兵力。今歲夷船未經北駛。故各口岸調防弁兵。止於三千餘名。在沿海尚形單薄。在腹地已涉空虛。交冬以後。近營之兵。俱令歸伍。尚可自衛汛地。若一經抽撥。即成額設。夏秋海防喫緊。抽撥新兵。仍屬不敷防堵。尚須添調。而冬令撤防之際。正內地緝匪緊要之時。沿海虛設多

兵徒令坐食而腹地處處兵單不敷差遣。臣通盤籌計。惟有仍循舊制。就現在額兵。擇近酌調。分年換防。庶可稍節糜費。而均勞逸。且於海疆腹地。亦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至團築土堡。團練鄉勇。實為沿海籌防要策。查登州府城外海灣。前經稟有護城沙隄。俱係雇用民力。其沿海各村莊。乘農隙之時。正可令其仿照辦理。臣已嚴飭沿海各州縣。選擇公正紳耆。勸諭鄉民。富者以錢。貧者以加。各於濱海所居村莊。擇地勢寬平之處。四面團築土堡。其崎零村莊。酌量併合。相度地形。於傍海一面。用沙墩土壘。自為障蔽。其團練鄉勇。前據蓬萊榮成等各鄉民。均願自擇年力

三十七

強壯子弟。在鄉訓練。每縣各有四五百人。此外沿海各屬。雖多寡不等。要皆紳民咸思自衛。樂於從事。惟在地方激勵其忠義之氣。不使胥吏得以干預滋擾。則人人思奮。不獨自衛村莊。即擇其驍健者。臨時官為募用。足資兵力之未逮。其紳商士民。有情殷桑梓。捐助海防諸事者。臣自當秉公保奏。以示優獎。

諭軍機大臣等。托渾布奏額兵不敷裁撤酌議分年換防並備諭沿海紳民團築土堡團練鄉勇以資防衛一摺。據奏山東兗州登州曹州三鎮。分列三十營。兼轄一百三十四汛。駐汛兵多者六七十名。少者止於二三十名。一經抽撥新兵。仍屬不敷防堵。

尚須添調沿海多兵坐食而腹地兵單不敷差遣等語。著即照議。就現在額兵。擇近酌調。分年換防。既可以均勞逸。復可以節糜費。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至沿海州縣村莊。該撫已諭令州縣選擇公正紳耆。勸諭鄉民。團築土堡。崎零村莊。酌量歸併。用沙墩土壘。自為障蔽。著該撫隨時稽查。務令認真辦理。毋稍疏懈。惟團練鄉勇。須擇年力強壯者。時加訓練。地方官激勵其忠義之氣。俾人人樂於自衛。以收實效。其驍勇健捷者。臨時官為募用。亦可助兵力之未逮。餘均著照所議辦理。

三十八

募民招義勇鄉勇。統計又有九萬餘名之多。以之駐守進攻。自不應再虞單薄。乃該省兵勇雖有此數。而一聞夷船駛近。仍復紛紛潰散。固因江岸紛歧。在在須兵分守。亦實因兵則多係潰散之餘。勇則不能精擇。徒充名數。守且不能。更何能戰。等語。深悉此情。所有調到之湖北河南兵丁二千餘名。現雖分駐杭州萬松嶺嘉興等處。止可作為應援。毋須令其助守。一則防兵不可無後路。援應一則不使其與潰散之兵。湏同一處。致染委靡氣習。庶幾進剿之時。可期得力。惟浙省地方。除河渠港汊之外。陸地皆係稻田。積水泥濘。道路狹隘。勢不能純用正兵。大隊攻剿。是以等

等前此將招募快壯。豫為埋伏。以備內外夾擊。緣由。先期奏明在案。一月以來。分遣調到員弁。雇募河北一帶民勇。現在募到者。已有一千餘名。尚有千餘名。本月二十日。以內亦可陸續趕到。等復親加選擇。其中儘有踰高入水之人。將來埋伏內應。可備驅策。但四川兵二千名。陝甘兵二千名。雖報有起程日期。疊次飛催。均未接有到蘇確信。屈指計程。想亦不過年底總可報到。彼時兵勇齊集。刻期進剿。以正兵明攻其前。以奇兵暗襲其後。同時並舉。仰賴天威。諒妖氛不難盡掃。至上海與定海。雖係一水相通。現在江督牛鑑在彼防堵。甚屬嚴密。即使稍有警動。等帶領現駐

三十九

嘉興之兵。前往應援。一二日即可趕到。特慮將來大兵全行赴浙。儻逆夷聞信。徑由大洋先趨上海。使我兵援應不及。恐不免受其牽制。等再四籌商。復遣人分往鎮海各島。雇募漁船水勇。務擇諳習水性。健壯勇敢之人。在平湖乍浦一帶。陸續會齊。乘便渡海。豫伏於定海左近之岱山等處。設逆夷定海船隻。有駛犯上海之信。即行乘虛攻其巢穴。或於暗地燒劫該逆船隻。使其不敢北渡。如彼固守不動。則俟大兵東下。據通消息。便可水陸並進。令其背腹受敵。惟浙省自逆夷竄入餘姚以後。紛紛傳報。所說不一。或稱由百官渡犯曹江。或稱由甞子門犯錢塘。或稱由甬

江犯奉化。總之夷情多詐。不可不豫為之防。現據稟報。夷船多隻。尾插紅旗。自甯郡南駛。似係出擾奉化。即札飭余步雲迅速抽撥官兵。前往該縣合力防堵。並於段永福稟辭之時。諄諄面諭。令其到曹江之後。整飭官兵。加意防範。不可使逆夷再進曹江一步。致阻將來進兵正路。至甞子門逼近海甯。即在省城東北。尤宜小心防守。現據劉韻珂咨稱。無兵可撥。等稟經文蔚所帶兵丁。僅止一千餘名。勢難再分。只得將現在募到壯勇千餘名。先行撥往。以資策應。將來即由此地分遣潛赴甯鎮各城埋伏。亦尚不致迂折。等現擬三五日內。即帶所募餘勇。及山西陝西解送

四十

撞礮河南解送白蠟桿各兵弁。並河標解送勇壯兵弁十餘名。由等留營差遣。共計一千餘名。暫行移駐嘉興地方。設使逆夷竟敢竄至錢塘江內。等即由乍浦追入江口。掩其歸路。尤為便捷。等特依順現帶兵一千四百名。在萬松嶺等處應援。聲勢亦可連絡。等公同酌擬大畧情形。如此布置。較為周密。奕經又蔚又奏。再等查逆夷蹤跡詭秘。江浙一帶。漢奸極多。往往窺伺軍情。造言惑眾。等等於過江以後。諸事倍加慎密。凡摺奏等件。及於軍務稍有關係之事。即面諭隨帶司員。自行嚴密書寫辦理。概不假手書吏。至刻下雇募

義勇水勇。並探訪夷情諸事。亦係等密遣調到文武員弁。並投效到營。素行謹慎之紳士。暗中前往。頭緒紛繁。需人較多。除前次奏調安徽泗州直隸州知州張應雲等五員。業已各有差遣。並浙省現任候補各員。及江浙兩省雜職。均由等札調差遣外。茲查丁憂在籍之吏部候補主事陳宗元。江蘇人。前在文選司行走。辦事妥協。又丁憂在籍之刑部郎中嚴達。患病病痊之內閣中書姚近韓。應補同知何士祁。革職湖北襄陽府知府金石聲。俱係浙江人。並悉浙省情形。又現在江蘇丹徒縣知縣王德茂。前在崇明縣辦理防堵。於夷情尚為熟悉。等現已調到行營。分派

四十一

差使。至等到浙後。軍務更屬喫緊。營中現無道府大員稽覈一切。查有江南鹽法道黃恩彤。才具精練。該員現署蘇州藩司。巡撫梁章鉅即日銷假。便可交卸。相應請旨將黃恩彤赴行營。聽候差委。實於軍務有裨。

兵經文蔚又奏。竊等於十二月初五初六等日。接據參贊大臣特依順。巡撫劉韻珂。及提督余步雲等。先後咨稟。據奉化縣知縣金秀堃稟報。十一月二十九日申刻。有夷匪火輪船四隻。杉板船四五十隻。每船約二十餘人。裝載槍礮。後面尚有大船尾隨接應。駛近奉化北渡。該縣聞報。飛會營員。一面親帶鄉勇馳往。夷船已近小江口。該縣追

至該處時。已昏夜。夷匪登岸。該縣繞道退回。夷人先已入城。兵丁本屬寥寥。各村義勇。分散四鄉。呼應不及。無計可施。隨於大橋地方。跳河自盡。被鄉勇民人撈救。伏乞飛賜撥兵救援。再印信已據管印家人搶出。監犯先已提出。另行管押等因前來。等因奉化距甯郡甚近。前據稟報。逆夷現有船隻南駛。自係向奉化滋擾。該縣守兵無多。所募鄉勇義勇。雖有千餘名。未必即能得力。余步雲調撥救援官兵。尚恐單弱。趕緊札飭該提督。再行添撥官兵。相機合力防堵。去後。旋據曹娥江一路來稟。奉化竟已失守。等因。聞報之下。不勝憤懣。該逆夷前於十二月十六十九等日。

四十二

先後滋擾餘慈兩邑。雖旋復退去。而出入自由。實屬猖獗。已極。當即飛札提督余步雲。及總兵段永福等。迅速揀撥官兵。擇要屯紮。相機堵禦。並札飭該縣界連各城。各於緊要地方。加意防守。無令該夷復有滋蔓。等正在辦理具奏。又據特依順。劉韻珂。余步雲咨稟。逆夷於二十九日傍晚時分。攻入縣城。拆毀縣署。居民亦被蹂躪。即於十二月初一日。又復退出。查奉化在甯波西南。與甬江一水相通。相去甯波僅九十里。該縣既有夷船南駛之信。豫將監犯提出。另行管押。何以尚令鄉勇散去四鄉。不向要隘堵禦。即官兵甚少。該營員何以不先於衝要之地屯紮。直待

夷船駛進北渡。始行知會。竟至逆夷乘虛竄入。如此疲玩。誠不可解。至所稱情急投河。民勇撈救等語。皆係襲浙江先後失守各員故智。殊不足信。現雖逆夷退去。未便即從寬貸。相應請

旨將奉化縣知縣金秀堃。先行摘去頂帶。並飭浙撫查明該縣營員職名。一並摘去頂帶。以示懲儆。應俟查明該縣失守實在情形。再行分別辦理。等語。現仍嚴飭防守曹江文武員弁。及鄰近甯郡各州縣。加意整飭。無任逆夷另有滋擾。以待大兵相機進剿。

奕經文蔚又奏。再十二月初七日。又接據奉化縣知縣金

四十三

秀堃稟稱。該縣投河自盡。遇救得生後。隨即飛傳會同把總汪長清。帶領兵勇。協同堵逐。分隊入城。繞至衙署背後。鎗礮齊發。協力攻擊。把總汪長清等帶領兵勇。分頭趕往小江口。焚燒夷匪船隻。眾夷匪聞知。恐絕歸路。旋即蜂擁出城。開帆遠遁。並稱監內人犯。先期提出。另於城外古廟多派丁役管押。詎該夷匪竟敢尋至。被擒八名。尚有十一名。丁役與之對敵。不致全被釋放等語。查該縣所稟各情。語多支離。殊難憑信。等語。現已咨行特依順劉韻珂詳細確查。無任支飾。應俟查明實在情形。再行彙辦。

諭內閣。奕經等奏軍營需人較多。請調員差遣等語。丁憂在籍吏

部候補主事陳宗元。丁憂在籍刑部郎中嚴遠。病痊內閣中書姚近韓。應補同知何士祜。已革湖北襄陽府知府金石聲。江蘇丹徒縣知縣王德茂。均著准其調至軍營差遣。江南鹽法道黃恩彤。著俟交卸藩篆後。前赴軍營聽候差委。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夷匪竄入奉化。旋復退出。二摺。甯波距奉化僅九十里。該知縣既探有夷船南駛之信。豫將監犯提出。另行管押。並非意料所不及。何以尚令鄉勇散處四鄉。並不於衝要之處防禦。直待夷船駛近北渡。始行知會。以致該夷入城滋擾。現雖退出。而地方官及弁兵等。或則聞風潰逃。或則投河遇救。習成故套。甚屬可恨。著奕經等會同劉韻珂。確切查明。嚴

四十四

行懲辦。奉化縣知縣金秀堃。著先行摘去頂帶。該縣營員。一併摘去頂帶。均聽候查訊。毋稍寬縱。又據奏先撥義勇。暫屯海甯口岸行營。即日移駐嘉興一摺。夷情多詐。知大兵全行赴浙。或徑由大洋先趨上海。使我兵救應不及。亦不可不防。著即照議選擇諳習水性健壯之人。在平湖乍浦一帶。暗伏各處。設逆夷有犯上海之信。即乘虛攻其巢穴。使不能北渡。彼時水陸夾攻。甚易得手。至鼇子門逼近海甯。尤宜防守。著即撥往現募勇壯千餘名。以資策應。將來即由此地分遣潛赴甯鎮。不致迂折。仍當嚴飭段永福整飭官兵。加意防守曹江。不可使逆夷再進一步。該將軍等現赴嘉興。儘逆夷竟敢竄入錢塘江內。著奕經等

即帶兵由下浦進入江口。掩其歸路。此時兵勇僅數調遣。自應先其所急。若再多派兵丁。分赴奉化等處。恐他處兵力反單。該將軍等務須妥為籌酌。毋令顧此失彼。前經降旨諭以兵丁如不敷調撥。即奏調陝甘所備精兵。迄今未據覆奏。著奕經等酌量現在情形。果否須調此項兵丁。速行據實覆奏。又另片奏奉化縣知縣金秀堃。所稟監犯被搶等語。情節支離。殊難憑信。著與前情一併查明嚴辦。

四十五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二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二月甲午。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於十二月初二日戌刻。據慈谿縣知縣王武曾稟報。探聞逆夷二千餘人。於十一月二十九日。駕坐火輪杉板等船數十隻。自甯波駛往奉化等情。臣查奉化在甯波之東南。本年九月間。曾有夷船至縣屬之方橋地方。探量水勢。當時退出。業經臣恭摺奏報。並因該縣在曹江之外。僻處一隅。並非衝要。浙省兵數無多。不能處處派撥。飭令該縣團練義勇。協同汛兵自行保衛。於摺內據實陳明在案。嗣該逆又兩次駛至縣境。因疑官兵在彼埋伏。在廟宇各處搭尋查探。亦皆登時退去。並未逼近縣城。今該逆復又前往。人數眾多。顯有攻擾縣城之意。該縣額設汛兵。皆分駐各處。其雇募之鄉勇團練之義勇。不足千名。難資抵禦。當即飛咨提臣余步雲等。就近在曹江派兵前往救援去後。至初四日子刻。即據該縣金秀堃稟稱。是日申刻。探知夷船入境。即會營帶領鄉勇馳往堵禦。趕至離城二十里之小江口。時已昏夜。逆匪均已登岸。該縣見眾寡不敵。統道回城守禦。詎該逆業已入城。兵丁寥寥無幾。義勇散處各莊。呼應不及。當即投河自盡。經鄉勇民人救起。請即撥兵救應等

情。臣接聞之下。不勝髮指。正在奏報間。復據慈谿縣探
 稟。夷船已於十二月初一日。自奉化退回甯波。旋又據
 該縣金秀堃稟報。伊遇救得生後。即會同把總汪長清
 帶領兵勇。協力堵逐。適各莊義勇同時到齊。伊與汪長
 清分領入城。繞至署後。打倒後牆。鎗破齊發。竭力攻擊。
 汪長清等分頭趕往小江口。焚燒夷匪船隻。該逆聞知。
 恐絕其歸路。蜂擁出城。伊復率眾追趕。該逆即下船遠
 遁。伊回城中查看衙署倉庫。多被焚掠。居民亦被騷擾。
 監犯先本提在城外古廟管押。被該逆尋獲。縱放數名。
 等情前來。臣查該逆東衝西突。飄忽無常。深堪痛恨。察

二

其說計。雖由夷性多疑。惟恐我兵分路進剿。是以先則
 屢至縣境。旋又直入縣城。以探我虛實。其前之攻犯餘
 姚慈谿。亦即此意。現在該逆業已退出。如果兵力厚集。
 自應派兵前往守禦。以為亡羊補牢之策。無如浙省現
 在各兵分守要隘。尚形不足。該縣逼近賊巢。少遣兵則
 仍難捍禦。多遣兵則無可派分。臣再四思維。似應仍令
 士民團練義勇。自行守衛。以免逆夷復往滋擾。至該縣
 金秀堃稱於夷船入境之際。至小江口堵禦。因逆夷業
 已登岸。繞道回城。致該逆先入城內。情殊扭捏。其所稱
 當時投水自盡。還救得生。亦難憑信。續又稱逆夷之退

去。由於該縣與把總汪長清率領兵勇入城攻擊。並欲
 燒其船隻之所致。查浙省自逆夷滋事以來。官軍未嘗
 少挫其鋒。該縣兵勇無多。轉能將逆匪逐退。似非情理。
 且既用鎗礮轟擊。該逆曾否拒敵。有無傷亡。稟內並未
 敘及。難保非因逆不退出。藉詞支掩。欲彌其咎。惟此時
 若遽行撤任。參辦該縣。轉可置身事外。得卸報鉅之任。
 應請將該縣金秀堃。及把總汪長清。一併先行摘去頂
 帶。俟查明確情。從嚴參究。以肅功令。仍嚴飭安撫居民。
 並查衙署倉庫焚掠情節。暨勒掣被放各犯。分別辦理。
 殊批所見是。

三

劉韻珂又奏。再逆夷前有攻犯奉化曹江上虞。並由海
 甯犯省城等處之謠。現在奉化已被竄擾。又據各屬探
 稟。該逆在甯波備有可以扛擡之烏山小船數十隻。並
 有在定海廣購油燭之事。查烏山船可以駛入內港。而
 油燭係屬夜間備用。其內犯之心。業已顯露。曹江省城
 等處。固屬可慮。上虞距甯波尤近。更恐其先行承突。查
 海甯至省城沿塘一百餘里。兵力尚單。至上虞曹江一
 帶。兵數雖多。但其怯懦情形。業已屢次陳奏。臣聞不敢
 謂兵力竟不可用。更不敢謂兵心皆已足恃。五中焦灼
 莫可名言。連日疊次咨行各提鎮。及在防文武。督飭兵

勇。認真嚴守。備邊逆夷竄入。即行痛加轟擊。勿蹈履。如敢稍有退縮。即當以軍法從事。斷不姑容。並因臣已言之屢屢。恐各將備視為具文。不足以提撕警覺。復咨請將軍參贊復行申飭。以期挽回積習。藉保巖疆。

硃批。汝之焦急情狀。朕已洞悉。有將不可恃。有兵不可用。文職以投水遇救。襲為護身之符。而又多方掩飾。深堪痛恨。汝一到任。即遇有事之秋。非汝之過。汝其殫心竭力。一切軍需。襄助揚威將軍。速殄逆氛。克復郡縣。朕將酬庸之。不暇。尚其臬汝乎。勿為過慮。勉之又勉。毋負朕意。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奕經文蔚奏。啖逆竄入奉化。被復退出。已

四

降旨將該縣知縣金秀莖。及營員一併摘去頂帶。並飭令奕經等會同劉韻珂。確切查明。嚴行懲辦矣。本日復據劉韻珂馳奏奉化被擾情形。內稱該縣知縣稟稱率領兵勇入城攻擊。以致逆夷退去。殊難憑信。著奕經劉韻珂仍遵前旨。派員查明啖逆來去實在情形。分別辦理。至逆夷東衝西突。飄忽無常。屢至縣境。總係探我虛實。現在浙江兵勇無多。俱各分守要隘。若再多派兵勇。分赴奉化等處。轉恐要地兵力單弱。不足以資防勦。該撫所見甚是。著即照議。仍飭令士民團練義勇。自行守衛。其曹江及甌子門等處。皆為內地咽喉。防守不可稍懈。總當加意籌畫。毋令顧此失彼。又片奏探得逆

夷有由曹江上虞。並由海甯犯省城等處之語。復備有烏山小船數十隻。廣購油燭。冀欲內犯等語。此項小船。既可駛入內港。即應設法嚴防。勿墮奸計。曹江一帶。有段永福帶兵防堵。其與海甯逼近之甌子門。業經奕經將現募壯勇千餘名。撥往守禦。並為將來潛赴甯鎮地步。是該撫所稱逆夷將欲攻犯之境。我兵皆有準備。特慮各兵沾染畏葸習氣。不能十分得力。著奕經劉韻珂等。激勵眾心。示以賞罰。備稍有退縮怯懦者。即以軍法從事。一俟大兵雲集。便可分路進剿。速覲大功。朕日盼捷音之至也。

丁酉

五

諭軍機大臣等。現當軍務喫緊之際。非賞勳不足以激士氣而勵軍心。昨降旨發去翎枝等件。並諭令揚威將軍等。隨時將有功員弁兵丁。敘述事跡。保奏施恩。諒已宣諭軍中。同深歡忭。惟念軍營用人之際。流品不齊。而得力之處。又不能拘定一格。其有勞績顯著者。不可不優加賞賚。立見施行。俾羣相觀感。愈形踴躍。惟軍營得賞之人。攜帶重資。轉覺不便。若不明示以信。又恐阻其奮勉之心。茲先行發去新製武功賞牌七百五十張。註明銀兩數目。計銀七萬兩。交奕經等祇領。其有爭先出力。奮勉立功者。著即覈其功之大小。隨時酌量分別賞給。並於執照內註明。俟大功告竣後。或由戶部。或由各

省藩庫驗明支領。該將軍等務即曉諭軍民人等。及時自奮。銳意圖功。以副朕鼓勵軍心有加無已至意。

辛丑。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於十二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交出。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

四日。內閣奉

上諭。用兵之道。貴乎紀律嚴明。賞罰必信。著揚威將軍等查明失守各城。首先逃走之將弁兵丁。嚴切訊明。即照軍法從事。惟犯法者既正刑誅。立功者當膺懋賞。茲特發去內庫花翎五十枝。藍翎五十枝。搬指八十箇。翎管四十箇。小刀九十把。火鏢七十五把。六品頂六十箇。七品頂八十箇。著珠勒亨等

六

帶往軍營。交揚威將軍奕經等祇領。其將備兵丁。及收羅異材。並檄調各省官弁人等。如有拔幟先登。不避鋒鏖。斬獲夷目者。該將軍等即將頭去各件。優加賞賚。仍敘述事跡。據實保奏。朕必破格施恩等因。欽此。又十二月初四日奉

上諭。金應麟奏火器圖說一摺。又另片密陳用計破船之法。是否可行。著即悉心籌議。隨時陳奏等因。欽此。又十二月初五

日奉

上諭。劉韻珂奏逆夷退出餘姚。闖入慈谿。並餘姚失守情形一摺。此次逆夷侵犯。統計在船登岸不過二千餘名。我兵數足相當。

且有城池。倣位。主客勞逸。形勢瞭然。乃既不能衝鋒擊賊。復不能嬰城固守。一見逆夷。輒即紛紛潰散。以致該逆肆意滋擾。如入無人之境。國家安用此債軍之將。失律之兵耶。江西所調官兵。如此臨陣倉皇。不戰先遁。尤堪痛恨。現據該撫飭司確查。派員密訪。著奕經特依順文蔚。迅飭查明。首先潰散之兵。即於軍前梟首示眾。其望風奔竄之將弁。亦即查明參奏。請旨正法。其餘姚縣知縣彭崧年。投河遇救一節。仍著劉韻珂確查具奏。至該逆現有欲犯曹江奉化省垣之語。特依順現已抵浙。著即會同劉韻珂相機酌辦。現在曹江最為扼要。應如何添兵駐守。著即妥速籌商辦理等因。欽此。竊查浙省防守官兵。雖數逾四萬。

七

江西及本省官兵。大半怯懦無能。而提標水師兵弁。又全係收回散卒。其眷屬仍在甯鎮定海等處。此等失律士卒。不惟不堪調遣。且其情叵測。尤宜加意豫防。至該省民人。本皆柔脆。所募鄉勇。更多無業游民。而官不加察。又不免虛充名數。其中稍為壯健者。亦皆講明止助聲勢。不能接仗。是鄉勇雖有九萬餘人。仍與無人無異。又况逆夷詭詐性成。刻下滋擾餘姚等處。皆係殘燬官署。擄掠富戶。並不加害貧民。是以無賴匪徒。因而為彼引導。且藉以肆意搶擄。等再四商酌。賊情既如此猖獗。土匪又藉端滋擾。現在曹江一帶。雖有江西及浙江本省兵丁。而聞風先遁。積

慣成習。若不及早撤回。嚴加創懲。將來各省勁兵。未免相率效尤。惟江西兵現係二千。本省及收回散卒。又有五千餘名。一旦全行撤退。恐上虞曹江一路。太覺空虛。且人數較多。若無統兵大員。豫為彈壓。尤恐滋生事端。是以李等前次接奉

諭旨。查訊余步雲。並潰散兵丁。即將此等情形。詳細具奏。又於餘姚失守時。谷會特依順劉韻珂嚴密查明。何員首先奔潰。現尚未據谷履。李等擬請將此項官兵。暫行緩撤。一俟四川或陝甘兵到浙。即令其徑赴曹江。擇要屯紮。一面令其防堵。一面由大員彈壓。即將江西及浙江兵丁。陸續全行

撤回。仍遵照前

旨。分別情節輕重。從嚴辦理。俟進兵之時。即以此路接替防堵。勁兵。作為前敵。再撥續調弁兵。為其接應。以強換弱。易子為攻。轉移之間。較為妥便。但川兵及陝甘兵丁。前已報有起程日期。而疊次札催。迄今尚無入境確信。此時曹江一路。甚為喫緊。總兵段永福。業已飭令前往。會同余步雲加意防堵。並即次嚴飭該提督及藩司鄭祖琛等。嚴加防守。毋使逆夷闖入曹江一步。勒以優賞。休以軍法。該員等現加激切憤發訓練。縱逆夷突來。諒該員等不敢再蹈故轍。等現復將奉到

上諭。凡浙江辦理防堵之處。均恭錄知照。俾令震懾。天威感戴。

聖恩。現在行營將士。莫不歡欣鼓舞。敵愾爭先。其諸路防守官兵。具有天良。自當力加振作。惟查曹江帶兵大員余步雲。既係屢退之將。陳階平年逾七旬。精力漸衰。總兵李鈞等。又多未親歷戎行。刻下雖一時激勸。將來進兵之時。究恐不足深恃。查浙省武職大員。陳述祖現駐乍浦。該處甚為緊要。黃巖溫州兩鎮。又時報有夷船在彼處洋面游奕。似亦未便札調。惟查金華協副將朱貴。曾出師回疆等處。於營務頗為熟悉。應飭該員前往曹江。協同段永福辦理防堵

事宜。進兵時。即令其分路帶兵前進。似為得力。至現在曹江之文職大員。祇有鄭祖琛一員。該員前曾稟稱患病。照料未能周到。擬令臬司蔣文慶前往會同料理。即為大兵後路糧臺。於進勒事宜。更為周備。近日浙省探報。又有逆夷欲犯上海乍浦之語。雖係訛傳。究不可不為豫備。現已咨會牛鑑加意防守。並飭駐守乍浦文武各員。教練士卒。嚴密堵禦。李等現布置一切。漸有頭緒。已於十二月十一日。帶領兵勇。移駐嘉興地方。此處為江浙適中之地。既於杭州省城道路較近。消息易通。去乍浦則僅止九十里。逆夷如來滋擾。即就近督率勦辦。距江蘇上海亦止二百餘

里。若該處有警。仍可飛馳應援。惟杭州為浙省根本重地。前聞逆夷有欲由海甯內犯省城之謠。人心未免疑懼。李特依順統領官兵一千六百名。駐紮萬松嶺。已足為省城屏蔽。李奕經文蔚。猶恐海甯一路。兵力單弱。業將募到河北勇壯。精選八百名。札飭遊擊謝天貴等管帶。前往暫行屯紮。以為應援。此項義勇。原擬為埋伏內應之用。前次借防守海口為名。即密令由海路潛往。在各城內外埋伏。以待大兵到時。起為內應。業已陸續分頭前往。大約此刻甯鎮二城。暗伏約有一百餘人。惟定海一縣。孤懸海外。必須先覓有僻靜扼要地方。以便分遣精細義勇。潛藏內應。前已與該處密約。並令本地村民。導引接應。現尚未獲確信。船隻亦未齊全。約計十餘日內。均可停妥。便當分布差遣。並查西興渡在錢塘江岸。為由省前赴曹江要路。現又於續到勇壯內。酌撥五百名。派員管帶駐紮。以為省城南路聲援。兼可接應曹江後路。將來以川陝各兵。由省渡江。此路勇壯。或令潛往各城。以揭其巢。或令為官兵前驅。以當其銳。均可免臨期調撥。耽延時日。至現奉

諭旨。令李等的商調兵。竊思浙江鄰近之兩江湖北等省。兵力柔弱。撤調來浙。仍屬無益。山東福建。均有海口。需兵防堵。未便調動。河南兵額本屬無多。李等前已調到一千。兩江總

督牛鑑現又奏調一千。防堵上海。似亦不便再行撤調。其餘各省。雖兵力精壯。惟距浙較遠。前次所調川陝兵丁。稟報起程日期。業有兩月。尚未報到。此時若續行奏調。誠恐道路遙遠。緩不濟急。李等查現在募到之河北壯快民勇。均屬強壯堪用。因思浙省明年糧艘減運。其水手俱係河北一帶民人。素稱強悍。其人終歲駕船。於水性亦多熟悉。如招募此項水手。作為鄉勇。雖每日口糧銀兩。較官兵稍有加增。而委員自行招募。既無須沿途供應。將來何時凱撤。即何時令其自回本幫。較之調撥各省官兵。往返供億。轉為節省。且此等水手。多係不安本分之徒。明歲減運。餉口無資。亦恐滋事。此時招募來營。既可得力。並可免其滋擾地方。似覺一舉兩便。現已派委委員。就近雇募。李等仍查明足數。攻勦之用。即行停止招募。設招募不足。將來萬一勢須調兵。再當奏明請

旨。撤調。庶不令各兵徒勞往返。而於帑項亦稍可節省。再少卿金應麟。密奏夷船形式。及用計破船之法。李等前於抵蘇時。曾懸一密陳軍務牌示。諭以如於軍務夷情有所聞見。令其密封投櫃。聽候採用。如該少卿所陳各情。亦頗有見及陳說者。特以接濟夷人食物。必須甯鎮民人。設口音不對。即致生疑。而該處民人。又多係漢奸。未必可靠。李等熟悉

密計。未敢輕率施行。至火器圖說。詳細加翻閱。查與火龍
經金湯十二等書。大同小異。其中所載各器式藥方。等
等前曾採擇演試。不能盡效。刻下製造火器。亦間有採用
者。其餘容等。細心選擇。如有實效。再行製造。等語。現在
暫駐嘉興。江浙兩路。皆可策應。俟大兵到齊。船隻備妥。定
海一路。布置周密。務使水面牽制。使不敢深入上海。
方免顧此失彼之虞。屈指計算。為期不過一月內外。即可
三路進剿。明攻暗襲。仰賴

皇上天威。不難一戰克復。淨掃夷氛。

硃批。所奏俱妥。務操必勝之權。一鼓蕩平。喚逆以膺懋賞。而奏殊

勲勉之慎之。即有密諭。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經等奏行營移駐嘉興。並緩撤兵丁。酌撥
義勇一摺。覽奏均悉。俱著照所議辦理。江西浙江兵丁。大半怯
懦無能。著俟四川陝西兵丁到浙。即陸續裁撤。臬司蔣文慶。金
華協副將朱貴。均准其派往曹江。協同防堵。並辦理後路糧臺
事宜。所募河北勇壯。妥為布置。務須加意體察。勿令漢奸滲入。
走漏消息。且定海孤懸海外。應如何內外夾攻。總俟該處覆有
確信。即行相機勦襲。浙省明年糧艘減運。擬用水手作為鄉勇。
可免滋擾地方。所見亦尚周到。惟此項水手。強悍性成。全在用
之得法。方不至別滋流弊。惟在該將軍等通盤籌畫。計出萬全。

謀定後動。一戰奏功。朕仁望捷音之至也。勉之。

閩浙總督怡良。已革閩浙總督顏伯燾。福建巡撫劉鴻勳。
奏竊臣怡良於抵閩後。會同臣顏伯燾。臣劉鴻勳。悉心籌
議。並飭沿海州縣。確查海口深淺。以夷船能否駛進。分別
最要次要。通籌堵禦之策。福州為省會重地。雖有五虎門
天設之險。而水勢深廣。難言有恃無備。漳泉興化臺灣等
府。無不濱臨大海。至海壇金門銅山南澳廈門。則皆孤懸
一島。形勢險要。而廈門商賈往來。較他處更為喫重。該逆
恃其船堅礮利。任意肆擾。凡有潮汐。可通無不駛往窺伺。
得意則為害滋多。失利則揚帆遠去。我無可敵之船。相當

之礮。與之海上爭鋒。則來去自如。無從沮遏。計惟誘之登
岸。據險設伏。於礮所不及之處。則舍其所長。就其所短。庶
幾殲厥醜類。因察看各口險要。逐一布置。其水陸標兵。及
招募新兵鄉勇。均經分派大小海口。密為防堵。於可以登
岸處所。挖溝挑濠。購線往誘。並設法使之不疑。期於一經
登岸。便可痛勦無遺。無如該逆狡黠異常。不肯遠離上岸。
則在水既無把握。而在陸又不能入我彀中。臣等萬分焦
灼。百計圖維。力求制勝之方。莫若固圍之策。惟哀近海岸
偏守為難。絡繹軍儲。供支不易。則曠日持久之慮。不可不
豫為計及。況廣東浙江與福建。三處兵興。經費浩大。斷不

能盡應一處之用。則籌畫須當合計。方無顧此失彼之虞。即據現在閩省軍需。極加樽節。僅能支至來春。而地方瘠苦。州縣無不疲累。非若他省可籌緩急之比。是防堵一端。亦覺茫無底止。臣等再四商酌。進勦既須造船鑄礮。雖令迅速趕辦。一時未能應手。則所集民勇水勇。祇備守禦之用。似當量口隘之次第。分安設之多寡。逐漸減撤。不致多費口糧。一俟船礮齊全。然後相機進勦。則勞逸正變。占風占水。方可自作主張。不似岸上設備。一成不易。蓋擊逆船於風濤上下之中。十礮未必中五。彼於船上擊岸上之兵。祇須向人多處亂放。其難易固灼然可見也。現在嚴飭各

十四

沿海州縣連

旨團練。各設團長。並令各鄉聯為一氣。遇有警急。立時赴援。擇其精壯情願調遣者。隨時認真操演。則守望相助之情。與同仇偕作之思。並行不悖矣。現飭通查各海口礮位。凡舊存新鑄。是否足資守禦。遺失若干。一面趕緊添鑄。以備派撥。及師船之用。惟所造戰船。必須另改章程。務求堅固。能載四五千斤以上大礮者數十號。則彼以更番取勝。我亦有船接替。至於出奇制勝。自在統兵之官。臨時調度。雖有大幫踵至。亦可有備無患。已飭熟悉水師文武員弁。採木督造。目前雖若繁重。而日後巡哨。藉收實濟。固可一舉兩得。

且一經進勦之後。勢必戒備無時。非若陸路用兵。可以剋期掃穴也。至水勇一項。馬巷同安等處。濱海而居。善泅水者不少。欲其勇往直前。視公戰如私鬪者。未能人人皆是。且須諳練紀律。方可驅為行陣之用。業經飭令水師教演。並從標兵中挑出力能舉重之勇壯過人者。於泉州附近海汊中。學習水戰。該兵丁於陸路已經訓練。再練出海。駕駛爬桅跳船之技。學至能耐風濤。十分便捷。然後分押水勇攻勦。則散漫之中。咸歸統率矣。

十五

丙午。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於本月十八日。接據海鹽縣知縣何煦綸稟稱。十七日未刻。據縣屬救海廟地方防守兵勇稟報。瞭見雙桅夾船四隻。小船數十隻。駛入乍浦所轄之彩旂門洋面。當即馳往查勘。屬實。內有一船上冒白煙。似係火輪船。又有一船駛至該縣洋面。頭南尾北。似係泊潮情形。離海口僅止二十里等情。臣查乍浦密邇定海。上年七月間。曾有夷船一隻。駛往窺探。彼此開礮轟擊。我兵勇間被傷斃。該逆船隻亦被我擊中。始行退去。本年定海失守以後。臣知該逆必前往滋擾。時切隱憂。今該逆果又竄往。其船隻視去年為數較多。該處並無險要可通。且防守之兵勇未歷行陣。殊為可慮。幸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先已將河南兵八百名。調駐嘉興府城。與該

處相距匪遠。現已准將軍等咨會。聞報之後。即派兵押送器械。前往策應。且該將軍等駐紮嘉興。一切機宜。更可就近指示。或不致即有疏虞。惟乍浦與海鹽縣接壤。海鹽又與海甯州接壤。海甯州以上。即屬省垣。江海相通。瞬息可達。該逆屢有赴省滋擾之謀。今該逆所帶小船甚多。又有一船係屬南向。或分艘侵犯。或竟自乍浦直犯省垣。均不可定。現在湖北山陝安徽等省兵三千二百名。並本省酌添各兵及沙民等。均在省城內外分所駐防。並經揚威將軍等派勇前來協防。聲勢尚不為單。惟參贊特依順所帶之兵。與將軍等續派各勇。難保不另有調遣。而塘岸邊關。

十六

水陸洞達。兵丁聞有夷船。多懷驚惶。誠恐臨敵倉皇。臣現已咨呈將軍等。及飛飭乍浦防守文武。嚴加堵禦。一面會同參贊大臣特依順。懸二重賞。激勵弁兵義勇沙民。實力防範。如果逆船駛入。即行痛加轟擊。以保疆圉。

劉韻珂又奏。再逆夷於十一月十六日。攻陷餘姚。旋即退回甯波。業經臣先後奏蒙

聖鑒。嗣於十二月初九日。復據代理餘姚縣事衢州府司獄林朝聘稟報。初七日申刻。逆夷又駕火輪杉板等船十數隻。駛至該縣城外停泊。維時該縣因鄉民被土匪搶掠。在彼查勘。聞信馳回。見城內居民。因無船避難。羣相聚哭。而縣中

兵勇寥寥無幾。勢難抵禦。憤懣交迫。擬即親赴夷船。諭以大義。斥令退回。以安黎庶。如被該逆所害。亦屬甘心等語。臣以該員以佐雜微員。乃志切救民。欲身赴虎口。查逐奸兇。洵為勇往。惟該逆性類虎狼。誠恐其罹於毒手。不勝懸系。旋於初十日。復據該員稟稱。發稟後。即帶同水勇陳美金等四人。前至該逆船。令陳美金等先行過船。詢以因何屢次前來驚擾。即據隨來之漢奸答稱。此次並非前來滋擾。因前此獲有江西弁兵六名。特來送還。並稱餘姚縣現係林姓。如係林姓。則徐。即行送出。陳美金覆以並非其人。該逆即寫夷字二紙。交陳美金勒令送閱。該員查看。並未認

十七

識。隨與陳美金等親上夷船。與船內白夷問答片時。彼此不通一語。旁有漢奸一人。係甯波口音。復言該逆此來。並無滋擾之意。白夷當欲將該員帶回甯波。陳美金以現在縣中土匪甚多。須該員在縣彈壓。時縣民百餘人。在岸觀看。亦同聲稱欲該員回署。該逆隨將該員放回。開船而去。至夷字二紙。已稟送揚威將軍等查閱。並據另稟江西弁兵六名。該員親見其上岸等情前來。臣查該員奮不顧身。親至夷船詰責。雖該逆之退。未必即由該員查問所致。但該員不避艱險。毅然前往。頗有膽略。殊屬可嘉。至江西弁兵。既被該逆所獲。乃半月之後。復行送回。其情殊為詭譎。

該弁兵自夷船登岸。為林朝聘所目擊。而現准九江鎮臣李銜咨稱。該弁兵等六名內。鄭啓榮係廣信營外委。餘五名係各營兵丁。前此與逆夷接仗之時。查無下落。至十二月初八日。該弁兵等自行回營。詢因被逆夷擒獲。帶回甯波。禁在民房。初六日。該弁兵乘間逃出。奔回軍營等情。與林朝聘所稟不符。臣現已札飭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移提到案。切實研訊。分別覈辦。

劉韻珂又奏。再本年秋間。定鎮等處失守之後。重兵外潰。民庶內驚。通省情形。甚為岌岌。省垣因緊接尖山海口。民間尤屬震擾。經臣竭力安撫。團結沙民義民。並將陸續調

集之安徽浙江等兵。扼要分防。人情稍為鎮定。嗣揚威將軍等駐紮蘇州。又將湖北及山陝等兵。交參贊大臣特依順統領。在省駐守。省中恃以無恐。然逆夷時有赴省攻擾之謠。人心終屬不安。故揚威將軍等。又將所募河北義勇分派赴海甯及蕭山所屬之西興地方。以資捍衛。茲准該將軍等照會。以夷船窺至乍浦。擬乘虛遣兵直搗甯波。令臣飭屬豫備船隻。並令曹娥江防兵會同進剿等因。臣已飛飭豫備伺候。查該將軍等到蘇以後。所籌攻剿機宜。臣先未知悉。至本月初旬。始據隨帶司員聯芳楊熙。及調赴軍營差遣之浙江候補通判王壽箴等。向臣密告大概。言

將軍等擬於乍浦慈谿及定海之岱山等處。募備船勇。築為焚燒定鎮甯三處夷船之策。又將雇到之各省鄉勇。及調到之各省兵丁。或作為奇兵。或作為正兵。分路夾擊。期於三處同時並舉等語。其如何布置。如何攻剿。臣尚未深知底蘊。軍務事宜機密。逆夷耳目最多。臣亦不敢探詢。茲該將軍等因乍浦來有夷船。甯波勢必空虛。欲遣兵直搗其巢。自必豫籌勝算。惟戰守相因。進戰必先守固。儻擊敗之後。該夷尚留遺孽。難保不到處奔突。以冀一逞。省垣地處緊要。且夷船近在乍浦。必須格外嚴防。查浙省歷次奉調江甯江西安徽湖北河南陝甘四川山西等省。滿漢

兵丁一萬一千餘名。除陝甘四川等兵。尚未到浙。江甯江西等兵。派守曹江河南等兵。現在嘉興外。計省城所有客兵共三千三百名。內湖北兵一千名。安徽兵六百名。係臣派撥分防。又湖北兵一千名。山陝兵六百名。係特依順統領鎮守。至本省滿漢各兵。雖有二千餘名。然均非勁旅。實不足恃。現在所倚以為用者。全在客兵。此即儘數留守省垣。尚恐無以禦敵。若一經撤動。則聲勢單弱。竟難免意外之虞。臣現已咨呈將軍。請將在省各兵。仍留防守。緣根本重地。人民百萬。兼有藩運兩庫。脫有疏虞。關係甚鉅。至臣前於十九年十一月間。在四川染患舌左麻木左體偏枯

灣道姚瑩奏。竊照臺屬淡水之雞籠口官兵。於本年八月十六日。擊沈夷船一隻。生擒斬賊犯一百六十五人。奪獲夷礮圖冊。提郡審辦緣由。業經臣等恭摺具奏在案。茲據臚冊營參將邱鎮功。淡水同知曹謹稟報。九月初五日辰刻。又有三桅夷船一隻。在雞籠口外停泊。初掛紅旗。繼換白旗。於是日申刻。駛進萬人堆。欲放杉板入口等情。臣等以夷情詭詐。觀掛紅旗。則其意在攻戰。何以忽換白旗。顯係佯為欲和。探聽虛實。查該處口內三面環山。形勢頗峻。有險可憑。夷礮猛烈。自當避其所長。當經密飭營縣於山上分藏礮位。如果不能取勝。即照督臣通飭堅壁清

二十二

野之法。憑險埋伏。待其登山殲擒之。一面將口內居民暫行遷避去後。茲據臚冊營參將邱鎮功。淡水同知曹謹。委駐雞籠之澎湖通判范學恒。先後稟報。添調兵勇。赴雞籠山上各要隘。暗設礮位。分別埋伏把守。該同知又調精練鳥槍屯丁二百五十名。分駐雞籠滬尾兩口。協防該夷船。自初五日酉刻。駛至萬人堆。先放杉板二隻進口。窺探聲言索還前獲夷人。每名願送洋銀百圓。該地居民。咸受約束。不與回答。又見我兵勇不動。遲疑久之。至十三日辰刻。該夷船突進口門。直撲二沙灣礮臺。大礮齊發。甚屬猛烈。我兵亦即開礮回擊。著守備許長明。外委伍雲升。在三沙

灣之鼻頭山。見有登岸夷匪。其勢甚兇。立即開礮擊斃二人。衆始退出。惟礮臺石壁。被其攻破。二沙灣及三沙灣兩處兵勇住房。亦被礮火燒燬。迨至日暮。該兵勇等退守要隘。該同知復添調總理姜秀鑾。帶領精練鳥槍壯勇一百名。及擺接八芝蘭等堡壯勇。亦均到助戰。探聞口外龜頭洋面。尚有夷船放礮等情。正在批行間。十九日戌刻。復據營廳稟報。十四日早。我處添調兵勇屯丁。俱已到齊。該夷匪見我人衆山險。不敢仰攻。已於是日午刻。駛逃出口。同口外夷船。竄向外洋北去。風狂浪大。不便追擊。查勘礮位。有損壞五門。尚可修復。口內停泊波字二號哨船一隻。被

二十三

火延燒。兵勇亦有受傷數人。尚無損失。拾獲夷礮鐵子十餘枚。重二三十斤不等。各等語。臣等查此次夷船。雖因見我兵勇衆多。山形險峻。不敢登岸仰攻。駕駛竄去。而報復之心。未必遽息。當更加意嚴防。連洪阿姚瑩。又奏。再前獲夷犯一百三十三人。先經臣等會派文武員弁。分起提解來郡審辦。又據淡水同知曹謹。臚冊營參將邱鎮功。稟報。先於擊獲夷人之後。巡查至雞籠口門左邊烏踏石山下。有自刎夷屍二具。一白夷卧石上。一黑夷卧石下。白夷頭戴黃金冠。胸前掛金絲帶。帶尾綴金絲墜十二箇。身著紅呢戰甲。內襯白細網摺衫。及油

綠壇褲。脚穿五色織絨鞋。面白無鬚。頭髮黃紅捲縮。其為擊碎夷船之頭目無疑。黑鬼頭戴黑皮冠。狀如僧帽。身穿紅色貼身襖衣。及油綠襪褲。似係夷奴等情。且等查該夷屍。自即係船破時自行投水之白夷。既已自盡。應無庸議。殊批。所辦可嘉之至。

諭內閣。達洪阿等奏擊退夷船一摺。本年八月。英逆駛進臺灣口門。經該鎮道等督飭兵勇。擊沉船隻。擒斬夷匪多名。當降旨分別加恩。茲據奏稱逆夷復於九月間。乘駕三桅船隻。至淡水雞籠口滋擾。該逆突進口門。直撲礮臺。大礮齊發。勢甚猛烈。經我兵開礮回擊。三沙灣地方。復有夷匪登岸。其勢甚兇。亦經我兵

二十四

開礮擊斃二人。眾始駕駛逃竄。逆夷兩次侵犯臺郡。該鎮道等均能督率兵勇。奮力攻擊。兩月之內。連獲勝仗。甚屬可嘉。達洪阿著賞給騎都尉世職。姚瑩熊一本。均著賞給雲騎尉世職。在事出力各員弁兵勇義首人等。著據實保奏。候朕施恩。傷亡弁兵。查明咨部照例賜卹。

諭軍機大臣等。達洪阿等奏擊退夷船一摺。覽奏欣悅。英逆此次續來滋擾。開礮攻破石壁。經我兵開礮擊斃登岸夷匪二人。該逆見人眾山險。駛逃出口。竄向外洋北去。惟英逆前次創鉅痛深。此次詭稱贖還前獲夷人。開礮肆逆。又被官兵據險擊退。該逆犬羊成性。未必不仍圖報復。設或大幫匪船再行彖突

而來。不可不先期防範。前經諭知達洪阿等嚴密防備。並令王得祿回臺協剿。會銜奏事。計此時王得祿當已抵臺。著達洪阿等和衷會商。妥籌一切戰守機宜。務須層層布置。計出萬全。斷不可稍存輕敵之見。致涉大意。所議挑取民勇。作為新兵。分配各營支領歸伍等情。所辦均好。著即照議辦理。其自盡之白夷一名。著該鎮道提到現獲逆夷屍。訊明究係何名。是否即係此次在船賊首。取具確切供詞。隨時具奏。

己酉。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粵等於二十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二十五

上諭。奕經等奏。英夷竄入奉化。旋復退出一摺。甯波距奉化僅九十里。該知縣既探有夷船南駛之信。何以尚令鄉勇散處四鄉。並不於衝要之處防禦。以致該夷入城滋擾。現雖退出。而地方官及弁兵等。或則聞風潰逃。或則投河遇救。習成故套。甚屬可恨。著奕經等會同劉韻珂。確切查明。嚴行懲辦。奉化縣金秀藝。著先行摘去頂帶。並將該縣營員。一併摘去頂帶。均聽候查訊。毋稍寬縱。又據奏先撥義勇。暫屯海甯口岸。行營即日移駐嘉興一摺。著即照議選擇諳習水性健壯之人。在平湖乍浦一帶。暗伏各處。設逆夷有犯上海之信。即乘虛攻其巢穴。使不能北渡。彼時水陸夾攻。甚易得手。至甌子門逼近海甯。尤宜防守。著

即撥往現募勇壯千餘名。以資策應。該將軍等現赴嘉興。僅逆夷竟敢竄入錢塘江內。著奕經等即帶兵由乍浦進入江口。掩其歸路。此時兵勇僅數調遣。自應先其所急。務須妥為籌酌。毋令顧此失彼。前經降旨。諭以兵丁如不敷調撥。即奏調陝甘所備精兵。迄今未據覆奏。著奕經等酌量現在情形。果否須調。速行據實覆奏等因。欽此。李等除將奉到

諭旨。恭錄知照。並行知特依順牛鑑劉韻珂一體遵照。奉化縣知縣金秀堃等。均摘去頂帶。聽候查明嚴辦外。竊李等前次奏明。浙省明歲糧艘減運。即在糧船水手內招募勇壯。暫可無須調兵。今已募到水手約有千名。即交杭嘉湖道宋

二十六

國經等就近管帶。豫備調撥。並令先行一面防守乍浦等處。現仍飭委員陸續招募。又川陝河南各兵。所帶餘丁。尚可挑出七八百名。合計兵勇數目。除浙江已派防守官兵。鄉勇不計外。此次進勦兵勇。現已共有一萬三千餘名。可以無庸另籌徵調。李等已於十二月十三日。移駐嘉興。因川陝官兵。未據報有入境確信。特差侍衛營員。執持令箭。沿途迎催前進。旋於十九二十等日。陝甘頭起兵七百五十名。四川頭起兵三百八十名。先後赴營報到。其餘各兵。亦陸續報有入境日期。祇因河路窄狹。行走難速。約半月內。均可到齊。除李等前次具奏。將募到勇壯分駐海甯八

百名。西興渡五百名外。現將後到勇壯一千餘名。及川陝官兵一千一百三十名。催令分起撥往曹江前進。其現在募到崇明水勇。將及二千名。亦俱屯紮平湖一帶。以便乘勢下海。至渡海釣船。已雇有二百餘隻。其餘內河小船。柴船亦約有二三百隻。尚有雇募未齊船隻。及趕造火器等件。均於半月內外。即可全備。李等臨時相機攻勦。務期布置周密。不至顧此失彼。惟逆夷近知大兵將次進勦。故作鴟張之勢。不但詭言進攻曹江內犯省城。又復揚言自廣東新添兵船多隻。連日船插紅旗。在各洋面往來遊奕。無非欲為牽制我兵。不及前進之意。本月十八十九等日。據

二十七

乍浦副都統長喜。及海鹽縣知縣等稟稱。本日辰刻。瞭見逆夷火輪船一隻。二桅船一隻。由東南大洋駛入乍浦洋面。並隨後釣船數十隻。現已分帶兵勇。實力堵禦等情。前來。李等查前次札派委員。所募水勇一千餘名。現均屯伏於乍浦平湖等處。即使夷船登岸。諒能協助乍浦兵勇。合力奮擊。並飭該處鎮道。及所派委員等。諭以我兵不可排列海岸。直當夾礮。總須在暗中潛伏。俟彼登岸。再於迎面攻擊。並從兩旁截擊。方能得手。仍恐兵勇勢單。復派三等侍衛容照。帶領陝西營官兵四百名。前往助勦。並一面飛咨牛鑑。於上海等處。小心堵禦。以防逆夷駛入。去後。即於二

十一日。復接該副都統等報稱。喫火輪船。及雙桅夾船。駛進乍浦。見我兵伏列不動。未敢停泊。攏岸。惟距口門十數里。往來旋轉。直至日暮。齊向東南外洋駛去。瞭望無蹤。兼查明後隨鈞船數隻。即係李等委員由岱山各島雇募船隻。現已進岸停泊。各等因。李等伏查逆夷。惟恃水路近便。故敢倏忽去來。情實巨測。現已嚴飭沿海各路。雖逆夷已去。仍宜小心防守。實力堵禦。查浙省東北兩面。處處臨海。將來大兵進剿。必須三路齊攻。水陸並進。使之在在受敵。始可令其不暇他顧。但該處港汊紛歧。道途狹隘。並多有盤壩換船之處。必須先為寬備船隻。搭造浮橋。大兵方可適行。其省局備辦軍械。鍋帳等件。尤須精利妥實。現雖有持依順劉韻珂。在省城一帶。督飭照料。仍恐未能周到。且川陝各兵。即日到齊。渡江後。即擬撥赴曹江。換撤該處浙江提標。及江西防守兵丁。並預令各勇壯。潛向各路埋伏。所有彈壓調撥。更關緊要。李等通盤打算。現在乍浦一帶。夾船雖已退去。難保不復來遊奕。兵勇船隻。既多未齊。全亦未能向定海一路。先行埋伏。李等擬暫駐嘉興。催趕兵勇。按次前進。並為乍浦及上海兩處應援。李等文蔚。即於二十五日。督兵前赴省城。調撥一切。李等擬一俟大兵到齊。乍浦一帶防堵事宜。辦理周密。並密將暗伏定海一路船

二十八

隻水勇。調撥停妥。俾令牽制夷船。不敢徑擾上海等處。以免再有東顧之虞。亦即趕赴杭州。與特依順文蔚商酌。或分或合。相度機宜。分路進剿。

硃批。所辦俱妥。

奕經文蔚。又奏。再李等前因差用乏人。奏請將吏部主事陳宗元等。調赴軍營。仰蒙

恩准。李等何敢再行瀆請。唯李等文蔚。未經帶有隨員。現擬先至杭城。一切文案。無人襄理。查有告假出京之吏部學習主事何紹瑾。工部學習主事劉兆瑞。適在江蘇。該二員係李等蔚本年會試所取之人。尚明白。可否准令帶赴軍營。冀

二十九

理文案。出自

皇上格外

天恩。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經等奏。川陝各兵。前起已抵浙境。並夾船沿海駛竄。旋復退去。一摺。覽奏均悉。此次進剿兵勇。據稱已有一萬三千餘名。毋庸另籌徵調。川陝各兵。陸續已到。一千一百餘名。與後募之勇壯。分起撥往曹江前進。並將崇明水勇。七紫平湖一帶。以便乘勢下海。釣船及趕造火器。均於半月內外。即可全備。所辦俱屬周妥。著奕經等。臨時相機攻剿。務令布置嚴密。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至逆夷說言散布。復在洋面遊奕。意

欲牽制我兵。不即前進。現經該將軍調度。諭令將弁。不可以我兵排列海岸。直當夷敵。總須暗中潛伏。俟逆夷登岸。再行兩旁截殺。復派容照帶兵前往乍浦助剿。種種布置。尚合機宜。該逆船隻駛進乍浦。見我兵伏列不動。不敢停泊。旋即駛去。可見運籌有方。必可制勝。該將軍等仍遵前旨。斟酌盡善。計出萬全。然後一鼓前行。迅奏膚功。以膺懋賞。其川陝各兵到齊後。即擬撥赴曹江。換撤浙江提標及江西防守兵丁。所見甚是。文蔚現已督兵前赴省城。據片奏未經帶有隨員等語。吏部學習主事何紹瑾。工部學習主事劉兆璜。均准其帶赴軍營。隨時察看。如果得力。即行留備驅策。儻無裨益之處。仍著飭令回籍。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三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正月辛亥。浙江巡撫劉韻珂奏。本月十八日。據海鹽縣稟報。十七日有夷船四隻。駛至乍浦洋面。當經臣諄飭各屬嚴加堵禦。一面於十九日恭摺馳奏。並因拜摺之際。據報該逆火輪船二隻。於十八日竄入海甯州之尖山海口。復經附片陳明在案。旋據海甯州稟報。該逆駛進尖山口之船。在十三堡地方對出海中停泊。即於酉末戌初乘潮退出。向東駛去。並據駐防乍浦之升任定海鎮總兵署湖州協副將陳述祖。杭嘉湖道宋國經稟報。十七日辰刻。有夷船二隻。後帶杉板船釣船多隻。駛

近乍浦。窺探多時。向夕駛去。旋又向東駛轉。擄去在洋停泊之東洋商船內人二名。桶于船內人三名。即揚帆駛向東南。十八日該鎮等瞭見該船在秦駐山停泊。十九日辰巳之間。仍復駛回乍浦。至酉刻直向東南駛去。並准乍浦副都統臣長喜咨同前由。聲明十九日瞭見該逆火輪船。在乍浦洋面往來探水等情。臣查前此海鹽縣稟報。據稱共有夷船四隻。今該逆駛入尖山者兩隻。駛至乍浦者兩隻。與海鹽所稟數目。雖屬相同。但乍浦之船。忽東忽西。按其行蹤。似乎尖山之船。即係乍浦之船。但洋面遼闊。島嶼森羅。兼之連日陰雨。煙霧迷茫。各該處所稟。俱係在遠處

瞭探情形究竟該逆自定海駛至之船是否實有四隻抑止兩隻殊難確指其數該逆於十九日自乍浦駛向東南現在乍浦以西各洋面各處並未稟報續有夷船蹤跡自已退回甯波鎮定等處惟該逆此次東西飄突且擄去內地船內之人又在乍洋往來採水其情巨測難保無糾約大幫侵犯乍浦及深入尖山口內滋擾海甯省垣之意防範更應從嚴現會同參贊大臣特依順及督飭各處在防文武嚴密防堵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逆船自乍浦退回一摺據奏逆夷駛近乍浦擄去內地船內之人揚帆駛向東南乍浦以西各洋並未續有夷船等語覽奏均悉現在逆夷各處遊奕來去無定意圖牽制我兵文蔚現已督兵赴省調撥一切仍著劉韻珂會同特依順文蔚嚴密防堵毋致疏虞

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福建廈門等處防堵情形疊據該督撫奏報惟浙江現籌勦辦其得手之後難保逆夷不竄回閩省且該處係逆夷曾經滋擾之地設或復行竄入應如何防範不致再有疏虞自應早為布置其鼓浪嶼夷船現在尚有幾隻應如何相機攻剿沿海礮臺土壘是否修整完竣著怡良劉鴻翱悉心籌畫斷不可因循玩視致誤事機

丁巳

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建舉人黃蕙田呈進平夷策畧內稱逆夷由安海放柁而來日食乾糧不敢燃火其地黑暗須半月日始出口方至息辣裝載糧食而行過廣南境七日而至廣東又逆夷素畏廣南廣南人善沒水昔紅毛呷板船誤入廣南灣該國以小舟數百人背竹筒攜細縷沒水密釘細縷於呷板船底遠柴牽拽船心淺擱火焚而取輜重今紅毛呷板以不見廣南山為戒等語逆夷赴粵經由之路果否有安海息辣等項地名夷船既須放柁其地又復黑暗則路徑窄狹有妨掛礙可知著祁項等確切查明據實具奏

又

諭前據怡良等奏商辦夷務情形一摺閩省各海口布置兵勇並團練鄉兵教演水勇及造船鑄礮均係應辦之務惟前奏自係該督與顏伯燾等公同商辦現在怡良已簡放閩浙總督責無旁貸著再通盤籌畫會同劉鴻翱另行妥議具奏總以得收實效毋託空言為要再據福建舉人黃蕙田呈進平夷策畧各條其言是否可採著怡良劉鴻翱公同商酌具奏該舉人現已回籍原呈著鈔給閱看

辛酉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奏十二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奉

上諭。本日奕經等奏。行營移駐嘉興。並緩撤兵丁。酌撥義勇一摺。覽奏均悉。俱著照所議辦理。所募河北勇壯。妥為布置。務須加意體察。勿令漢奸潛入。走漏消息。定海孤懸海外。應如何內外交攻。總俟該處覆有確信。即行相機勦襲。浙省明年糧艘減運。擬用水手作為鄉勇。可免滋擾地方。惟此項水手。強悍性成。全在用之得法。方不至別滋流弊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慮周詳。慎密機宜之至意。竊查川陝官兵。自十二月十八日起。連日陸續行抵浙境。均催令按起前進。除陝甘末起兵二百五十名。四川末起兵三百名。尚未報到。其餘均已到省。所募江北河南勇壯。約有三千之數。亦俱次第令其先赴曹江。由等派委委員管帶布置。分伏各城。現在漸有頭緒。又嘉湖各幫。募到水手一千三四百名。現已分屯乍浦一帶。用資防守。惟此項水手。多係不安本分之徒。等特札管帶各員。嚴為管束。無任滋生事端。刻下尚屬安靜得力。惟乍浦濱臨大海。地勢散漫。較之鼈子門尤為緊要。現有本省滿漢官兵三千餘名。水手勇壯一千餘名。並有先後雇募潛赴定海。豫備暗襲之崇明各路舟山各島勇壯約五千餘名。分屯乍浦平湖各處。現在足資守禦。但崇明舟山各勇。現已陸續渡洋。即日均須赴定。其本省

四

守兵雖有三千。大半軟弱。恐難深恃。是該處僅有新募山東勇壯一千餘名。堪備防堵之用。未免尚形單弱。因暫將陝甘省甘涼漢中各營弁兵六百餘名。撥往乍浦一帶。連前次撥往之山陝兵四百名。一併令帶兵官總兵德坤督率扼要屯紮。兼令東顧上海。西援海甯。一路與江浙為犄角之勢。現在兵勇漸集。聲威日重。惟連日探報。夷船在沿海洋面。東去西來。並不停泊。又在定鎮兩處。操演技藝。安設火礮。將火礮鉛子。搬上小船。並將所掠民間財物。亦搬運上船。打造船械。又閉門不知打造何物。不令人窺見。如夷目郭士立。羅伯提。馬哩噠等。此往彼來。三城換住等情。稟報不一。每日數至。其為力圖抵拒。或欲往各處出擾。分我兵勢。均未可定。抑或違窺出洋。亦不可不慮。現在惟有將曹江一帶。前次潰兵。趕緊撤換。催令大兵前進。若逆夷或從別路繞竄尾綴。則後路尤宜整勁。現在等奕經於本年正月初一日。趕領河南兵一千名。星夜馳赴杭州省城。調撥一切。等文蔚即日馳赴曹江。督飭撤換。先清後路。等奕經等隨後分隊前進。督兵攻剿。容俟等將勦襲三城如何布置。通盤詳細籌定。酌有進兵日期。再行具奏。等語。惟有仰遵

五

聖明指示。一切機宜。小心謹慎。務期前後節節照應。計出萬全。蕩

平逆匪用以伸天討而快人心

奕經等又奏竊查乍浦地方最關緊要前於十二月十七日逆夷駛入雙桅船一隻火輪船一隻在乍浦洋面遊奕擊等一面派撥兵勇相機攻剿一面密派委員察看防禦情形嗣據密報總兵陳述祖所帶兵丁彈壓不甚如法以致兵心未能協服連日傳聞之語亦大畧相同查該總兵陳述祖係於本年補授定海總兵復由浙江巡撫奏請駐守乍浦督防之員今既彈壓兵丁不甚如法現當防守喫緊之際未便因其尚無別樣實跡稍事遷就相應請

六

旨將總兵陳述祖撤回浙江省城防守毋庸駐守乍浦其所帶兵丁自應揀員管帶查有乍浦副都統長喜任事既久前於逆船駛近之時統帶滿兵尚能鎮定相應請旨將陳述祖所帶綠營兵丁交該副都統一並管帶以專責成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大兵將次到齊行營進駐杭城並撥兵乍浦兼資防剿一摺奕經現領河南兵馳赴杭州省城調撥一切又蔚亦馳赴曹江督飭撤換整頓後路並撥分隊前進督兵攻剿布置甚為周妥惟乍浦濱臨大海地勢散漫甚為緊要本省守兵大半輒弱恐難深恃除新募山東勇壯一千餘名外已將陝甘兵六百餘名撥往乍浦連前次撥往之山西陝西兵四

百名一併飭令總兵德坤督率扼要屯紮著即嚴飭管帶將備

東顧上海西援海甯一路與浙江為犄角之勢不可顧此失彼將來大兵前進逆夷或從別路繞竄是後路尤宜加意整飭至逆夷船隻沿海遊奕並不停泊並將財物搬運上船似此行蹤詭秘非欲往他處滋擾分我兵勢即係違竄出洋惟此次命將出師必須將該逆大加懲創方足以寒賊膽而杜後患各處要隘已經防堵周密毋庸竄入惟在該將軍等豫為籌畫乘機進取俾逆夷首尾被擊不致揚帆遠遁庶可一鼓成擒揚國威而膺懋賞在此舉也勉之慎之又另摺奏請將督防總兵撤回省城等語總兵陳述祖彈壓兵丁既不如法著即照議撤回浙江

七

省城防守其所帶兵丁暫交副都統長喜管帶計此時哈拉吉那岱昌均已抵浙著奕經於該二員內揀派一員管帶綠營兵丁會同長喜辦理防剿一切
壬戌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逆夷肆擾浙東疊有警報臣連接揚威將軍玉稱剋日進兵攻剿恐該逆竄來上海已雇有水勇船隻在江浙洋面以為牽制之計囑臣小心防範等因臣查吳淞海口株守土塘慮蹈鎮海覆轍已於東西礮臺及東溝地方分紮四營作為遊兵奇兵期於彼此接應業經奏明在案茲遊擊陳平川管帶河南奉調之兵一千名已陸續齊集臣派赴上海寶山兩縣適中之江灣

地方屯紮大營以為浙路應援現在守塘弁丁經提臣陳化成鎮臣王志元督飭操演礮位晝夜瞭望分班防守頗稱嚴整臣數月以來細心體察該逆之所以屢肆猖獗者慣以大船巨礮轟我要隘使我守礮兵丁不能站立然後用杉板小船渡其亡命黑鬼乘突登岸手執洋槍火箭使我兵不能得手閩浙失事職此之由今臣察勘海口土塘礮位臣擬令守塘之兵貼伏於塘後土坡之上守礮之兵貼伏於土牛之後接應之兵埋伏於數里之外彼若用礮亂轟我只是寂然不動彼之礮子斷不能及我所伏之兵俟其礮火將竭大船漸近度我礮力可及審定照星準頭眾礮環發賊必不支夫逆夷性多狐疑我軍果能示以鎮靜彼必不敢公然登岸萬一彼竟乘突而登此時守塘之兵與夫接應之兵儘可放心齊出蓋匪徒既已上岸彼必不肯亂用礮轟然後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先用虎蹲礮迎擊破其洋槍火箭次用擡礮鳥槍連環夾攻自無不勝之理且逆夷用杉板船渡其黑鬼登岸不過數十百人而我軍以數千精銳接仗亦何難聚而殲之仰仗

皇上天威斷不致有他慮至上海為閩廣商船聚匿之區吳淞為江海咽喉不但商船出入稽查須嚴即本省之沙漁等船

八

亦應小心防範臣面諭海關道督飭該管營務逐加盤驗照票放行並責成各行夥常川住關認保取締已屬嚴密又查漢奸行蹤詭秘處處可到不必盡由海船上海人煙稠密斷不能絕其混跡商民探我消息且此輩多係宵波奸民各有手藝不居客寓前經該令劉光斗編排保甲大街小巷按段設有柵欄選舉紳士八人總司其事又分設董事六十餘人認段巡查並派守城之將弁兵丁晝夜彈壓仍切諭居民舖戶人等各自為守不得聞警張皇自擾務使層層有備雖有奸民亦無所施其伎倆現准揚威將軍咨稱浙江擊獲漢奸供出在蘇州上海者共十八人業已查有端倪惟逆夷以厚利誘致若輩其貪利潛匿者尚恐不止此數若驟加檢查轉致民心惶惑各督飭該營務等慎密妥辦兵法原有因間反間之法要使無隙可乘可擊者登時擊究其有家屬可以維繫者更可收為我用隨時酌量辦理總之攘外必先安內立法貴於能行臣仰蒙

聖恩畀以兩江重任當此海疆多事惟有調和諸將激揚士氣申明紀律信賞必罰設有夷船窺伺臣必親臨督戰奮勇者破格優獎退縮者登時軍法從事以期將士用命敵愾同仇一洗向時怯懦之習足以仰慰

九

宸廬。

牛鑑又奏。安慶營守備孫貴。做明威繼光遺法。製成虎蹲礮位。係熟鐵打成。長約二尺有餘。重不過四十斤。可裝鉛子百粒。臣親督驗試。能遠及三百步。其噴撒之寬。約可四五丈。一人肩負而走。隨地皆能施放。一桿可抵撞礮百桿之用。以之防守陸路。足資得力。且可破該夷之洋槍火箭。最為軍中利器。已飭該守備多雇匠役。加功做製。現在揚威將軍進兵喫緊之時。臣先將製成之十尊。解赴浙江。以備攻剿。仍飭趕緊打造。期於多多益善。分撥守口弁兵演習。並可陸續運往大營。

十

殊批好極。俟用之得效。孫貴必當從優獎賜。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河南弁兵陸續到齊。防禦海口。並稽查商船。嚴擊漢奸一摺。所辦均甚周妥。吳淞海口地方緊要。該督已於東西礮臺及東溝地方。分紮四營。作為遊兵奇兵。期於彼此接應。所謂河南兵丁。亦派赴上海寶山兩縣適中之地屯紮。以為諸路應援。該督仍當嚴飭陳化成。王志元。督飭各兵操演礮位。晝夜分班瞭望防守。毋稍疏虞。至海口土塘上土牛。有似雉堞。缺口俱安礮位。各兵貼伏塘後。塘土務厚。該兵丁有衛身之具。自可益壯軍心。倍形勇往。務即曉諭各兵。儻該逆來時。開礮亂轟。須靜守勿動。相機開放數槍。礮以誘之。俟其礮火將竭。大

船漸近。度我礮力可及。再覩定準頭。眾礮環發。萬一承突登岸。守塘之兵。與接應之兵。四路齊出。連環夾擊。當可一鼓成擒。不留餘孽。該督辦理防禦。已有把握。朕心甚慰。仍當隨時體察。籌畫。毋涉大意。據稱浙江擊獲漢奸。供出在蘇州上海者共十八人。此等貪利悖逆之人。實堪痛恨。必應淨絕根株。方不致煽惑勾結。但恐驟加稽查。轉致民心惶惑。著牛鑑設法認真稽查。妥辦。以除奸惡。而靖海疆。

癸亥。靖逆將軍奕山奏。竊於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十一

上諭。奕山等奏。覆查籌備情形一摺。著奕山齊慎和項各抒所見。分摺密奏等因。欽此。才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履念海疆。以期迅速戡功之至意。又慮才等推諉。遂就牽於眾議。復

諭令各抒所見。不必會商。分摺密奏。渥蒙

天恩。隆重。不加譴責。由

賜於全。仍令隱微。得以敷對。才若有一毫欺罔。不但難逃

皇上洞鑒。即自問復何以為人。才自逆夷退出省河之後。無一時

敢於忘戰。然必須能守而後能戰。逆夷春間闖入。自沙角

以至省垣。諸險盡失。根本不固。才不敢以剋期竣功。浮言

上瀆

聖聽冀諸事先求信心。做一步始敢說一步。若先時託之空言。臨時毫無責效。創之不創。必至反噬。貽害地方。使粵中百姓復受兵燹之苦。糜餉債事。其罪彌深。以目前時勢而論。虎門六臺不能不修。香港全島不能不取。修臺而逆夷不阻。修成而後進攻。若逆夷進而挽阻。即旋修而旋攻。緣逆夷現據閩浙要隘。賊勢不能不分。即有海外新來援兵。非倉卒可至。乘隙堪以動工。儻由閩浙分船來救。二省逆船單弱。兩處官兵亦易恢復。亦牽制逆夷首尾之上計。惟各國恭順商船為礙。逆夷往同泊。玉石俱焚。恐樹他怨。反為之助。才暗派委員。令通事不動聲色。使其各自為計。乘間開

十二

駛。以免株連。至進攻之法。戰船不能猝成。水兵難以得力。祇有招回漢奸。使為內應。聯絡香山。東莞。新安。沿海義勇。分頭埋伏。暗運火具。以備焚燒。逆夷若先入虎門。則斷其後路。搗其巢穴。可以內外夾攻。以快人心。惟尖沙背係裙帶路咽喉。九龍山為陸路要隘。均當設守。以應後路。現在香港漢奸頭目。傾心報効者。已有十之五六。原擬臘盡舉事。因各處密稟。尚未布置盡善。師期亦不敢豫定。恐有洩露。必須月黑順潮。出其不意。方可一炬而燼。粵中風潮。在驚蟄以後。西江水漲。在清明之前。地利天時。均不可失。過此無及矣。至陸路兵勇。分守要隘。礮火。灰櫃。毒煙。神砂。廣

為置備。水路木排小艇。分撥火箭火礮。教演拋擲。以便截擊。內地可以無虞。等受

恩深重。具有天良。力之所能為者。斷不敢愛惜頂踵。上負

聖主委任。自速愆尤。

參贊大臣齊慎奏。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准

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初八日奉

上諭。奕山等奏查覆籌備情形一摺。著奕山齊慎祁項各抒所見。分摺密奏等因。欽此。才疏疏讀之下。曷勝悚惶。伏念才一介武夫。荷蒙

皇上

十三

天恩。擢任提督。二十餘年。雖捐糜頂踵。不足仰酬

高厚於萬一。今年春間。復奉

簡命。作為參贊大臣。馳赴廣東會勦逆夷。因歲事藉時。資深愧憤。

竊以逆夷猖獗。全恃船堅礮利。晝日夜暮。思非伏兵出奇。

並順風火攻。不足以制勝。嘗與靖逆將軍奕山。設法布置。

已將水戰器械。如銅礮鐵礮水雷火箭火船。關艦木排。與

燥荻枯柴桐油毒藥等物。製備齊全。現在挑選兵勇。擇其

技藝純熟者。以為前敵。俟挑選事竣。新正風順。不拘時候。

即水陸並進。等親身督率。激勵將士兵勇。相機攻剿。一獲

勝仗。遂移營扼要。務使逆夷痛受懲創。不敢再行窺伺。庶

可上播

國威。下安邊民。以固海防而紓

聖慮

兩廣總督祁項奏。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奕山等奏。查覆籌備情形一摺。著奕山齊慎祁項各抒所見。
分摺密奏等因。欽此。跪讀之下。仰見

訓示周詳。隨時警誠之至意。臣蒙

聖恩。簡授兩廣總督。地方乃臣專責。自三月以後。將軍奕山等會
同臣籌辦攻勦防堵。不能迅奏膚功。掃除賊藪。以致多虞

十四

督餉時深悚懼。伏查辦理夷務情形。節經臣等會同具奏

並欽奉

諭旨。著臣等分摺密奏。就臣愚昧之見。通盤籌畫。省城為全粵根

本。省河為省城內戶。虎門為省城外戶。省河未固。則虎門
礮臺不能修。虎門礮臺未修。則香港不能復。是以自本年

七月。逆船分往閩浙各省。滋擾之後。即經遣派老成官員。
及本處紳士。將附近一帶河道。填石打樁。酌量堵塞。以阻

夷船進省之路。經臣等分次周歷查勘。工料尚屬堅實。並
以逆夷統計多端。仍不能阻其內犯。故於石樁兩岸。擇地

分建礮臺土牆。將補鑄及新鑄各礮。分撥安置。派定兵勇

駐紮。若逆船駛入。為石樁所阻。我兵勇兩面開礮攻擊。較

為得力。兼可守護石樁。此外最要次要各要隘。亦陸續建

築礮臺礮牆。分段防守。合計新築及修復石礮臺及三合
土礮臺共七處。土臺土牆約三十餘處。陸路通省各隘口。

又復分派兵勇屯紮。似此固守嚴防。省城大局。似可無虞。
至虎門礮臺。共計咸遠靖遠鎮遠。及橫檔小橫檔鞏固永

安大虎沙角大角。共十處。現亦剋期興工。約計工程日期
如仍用石修築。即同時並舉。總須兩月外方可竣工。若用

土築。可以速就。難以經久。亦須月餘方能完竣。且現鑄各
礮位。除省河安置外。餘礮無多。不敷虎門應用。現在仍趕

十五

緊鑄造。香港又懸處海中。無陸路可通。臣不敢謂遠能得

手。惟思此事若再曠日持久。誠如

聖諭。虛糜帑項。株守省城。何時蕙事。臣早夜思維。萬分焦灼。現在

奕山等再三籌商。應即一面修築虎門礮臺。並添派水陸
壯勇。協同守礮。兵丁防禦。其應次招來之海外各漁戶。壯

丁。前今在虎門外一帶駐紮。即一面令管帶之各頭目。將
該壯丁等。分路布置。及香港招回漢奸頭目。重其賞格。豫

備攻勦。惟冀仰仗
聖主天威。早為集事。稍紓

宸慮。至走私接濟之匪徒。平日與逆夷狼狽為奸。在海洋難稽

查。如至內河。前已密飭各村鄉公正紳士。嚴行查察。斷其接濟。尚易為力。臣受

恩深重。惟有殫竭血誠。凡有關夷務。與奕山等隨事商辦。冀萬全。僕意見或有不合。亦即據實奏明。不敢以軍旅大事。稍為遷就。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飭令奕山齊慎祁項。將現在辦理夷務情形。何時歲事。各行所見。分摺具奏。茲據奕山奏稱。廣東虎門礮臺不能不修。香港全島不能不取。現在香港漢奸頭目。傾心報效者。已有十之五六。必須順潮出其不意。方可一炬而燼等語。齊慎奏稱。已將水戰器械等物。製備齊全。現在挑選兵勇。俟

十六

新正風順。即水陸並進等語。祁項奏稱。虎門礮臺未修。則香港不能復。現在合計新築及修復礮臺共七處。土臺土牆約三十餘處。虎門礮臺十處。現亦剋期興工等語。所奏雖有主戰主守之不同。而毫無確見。則同為影響之談。殊失朕望。奕山等自派委辦理夷務以來。已及年餘。何於此事竟全無把握。自古用兵之道。無論或戰或守。皆必確有把握。乃能迅速奏功。若如奕山所奏。既稱香港不能不取。何以又云必須能守而後能戰。祁項稱為嚴防省城。大局似可無虞。又云香港無陸路可通。不敢謂遽能得手。似此游移無定。徒以重兵坐擁。每月糜費軍需三十餘萬。毫無裨益。何所底止。儻遷延日久。不能蕪功。再請軍需。豈能

復邀允准耶。茲特再行申諭奕山祁項梁寶常。會同妥議。從長籌畫。如省河一帶。漸次將礮臺石橋等件。修理鞏固。是否足以防禦外侮。即使逆夷由他省受創。乘突而來。無虞竄入。可以議守。抑或兵勇器械等件。均已訓練齊整。剋期進攻。必能操勝。可以議戰。均著據實覆奏。朕亦不為遷制。若再徒托空言。支吾搪塞。自問當得何罪。又稱威遠等十處礮臺。如用石修築。兩月可竣。土築難以經久等語。自應用石堅築。以期久遠。將此各諭令知之。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

十七

一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祁項梁寶常奏。招集漁戶漢奸。妥為安置一摺。該將軍等務即通盤計較。迅速妥議。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等語。伏查此次招回漢奸。令其立功贖罪。本係開其自新之路。以圖可乘之機。況歷來逆夷之猖獗。全賴漢奸為羽翼。必須設法招徠。既足散其黨羽。兼可供我驅策。現據差往香港偵探夷情。之義勇回稱。探得逆夷兵船。在香港招集漢奸六百餘名。每名給安家銀三十圓。每月給工銀十圓等語。可見逆夷奸謀。仍以勾引漢奸為務。正不得不亟圖招撫。勉其帶罪立功。庶不致為賊用。此現在權宜辦理之法也。惟是若輩

心性虛常。蹤跡無定。誠如

聖諭。此時雖見招而來。安保不仍被誘而去。等語。悉心裁議。通盤籌畫。所有陸續投回漁戶漢奸三千餘名。業經安插虎門以外。揀派員弁督同頭目管帶酌給口糧船價。以備臨時調遣。體察目下情形尚屬安靜。並無逃逸。且皆年力精壯。可期禦侮得力。至將來歲事之後。擇其實有才能可用者。優加賞資。以示鼓勵。其次收入行伍。俾得食糧自效。如有較弱不堪訓練入伍之人。有家者散令歸農。無家可歸者。或分撥內河各縣官設巡船充當水手。以資餬口。並飭地方官編列各冊。隨時稽查。嚴加約束。儻敢別滋事端。仍可

十八

指名嚴拏究辦。緣現值海氛未靖。此等漁戶漢奸正宜設法羈縻。似未便早為解散。轉致逼令從賊。愈覺滋蔓難圖。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覆奏安置招集漁戶漢奸一摺。據稱逆夷猖獗。全賴漢奸為羽翼。香港尚有漢奸六百餘人。亟圖招撫。勉其帶罪立功。庶不致為賊所用。將來歲事之後。分別鼓勵。及收入行伍。有家者散令歸農。無家可歸者。或分撥內河各縣官設巡船充當水手。並飭地方官編列名冊。隨時稽查約束等語。均著照所議辦理。惟此時權宜之計。招徠漢奸免為賊用。日後歲事。該將軍督撫等。必當籌畫盡善。分別安置。如果實能悔過。出力不致再為利誘。則量材器使。俾有餬口之資。亦招安善策。儻

察看情形。未必人人可恃。是在該將軍督撫等分別妥為辦理。毋滋流弊。勿謂已邀允准。概視為真能遷善之徒也。慎之。

祁項梁寶常又奏。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臣等接准戶部來咨。議覆臣等奏請續撥軍需銀兩一摺。又附片一件。均奉

旨依議。欽此。查部咨原奏內開。請以粵海關現收稅銀五十萬兩。並酌撥廣東省封貯銀五萬兩。就近歸還。以抵改撥安徽江蘇賑濟軍需各項銀兩之數。又附片內稱。查本年五月。據臣祁項奏明籌辦夷務。先後動撥粵省藩關運三庫共銀九十三萬四千兩。內藩庫銀十五萬兩。係解往佛山分局備用。前次奏報用過銀四萬兩。計存銀十一萬兩。此次原奏聲敘共用過銀八十二萬四千兩。彙算此款。並未在內。又不列入存貯項下。自係遺漏。請

十九

旨飭將佛山分局未用銀十一萬兩。一並彙入存貯款內備支。各等因。臣等當即欽遵轉行查照。將粵海關稅。並藩庫封貯銀兩。如數撥出存貯備支。至前次佛山分局用贖銀兩。查係由藩庫暫行提往備用。續於用過銀四萬兩後。因佛山鑄礮及支發一切。仍係由省局領支。即將贖銀十一萬兩歸還藩庫原款。是以前奏未經敘列。茲准部咨。亦即遵照。一並由藩庫提出。數入軍需項內備支。其原貯江西軍需

銀兩。經戶部改撥安徽江蘇銀款外。所餘軍需餉銀五十萬九千兩。先因辦理防堵一切事宜。亟須支應。業經坤數提解來粵。發局支應。又臣等遵

旨。曉諭粵省紳民。努力輸將等因。現據洋商呈請捐銀八十萬兩。鹽商呈請捐銀四十萬兩。該商等每月共繳銀二十萬兩。按六限繳完。稟請臣等奏懇

賞收。又據粵省紳民人等。陸續捐輸銀兩。或繳現銀。或捐資鑄礮築臺。軍械約計二十萬兩。並出力而又捐資各紳士。容臣等會同將軍奕山等。隨後分別查明。開單恭摺具奏。臣等通盤籌畫。覈計存貯及報捐銀數。明春如無意外支

二十

銷。尚可敷數月之用。

祁項梁寶常又奏。竊臣等前於十月十五日。永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祁項等馳奏。遵查越南國人阮得烘。呈稱暎夷猖獗。專恃船堅礮利。該國所造之船。頗為堅厚。如中國給該國王文書。即可代造。著祁項梁寶常確加查訪。該國船礮火器。是否精於暎逆。所為該國王有無至誠效順之意。逐一設法探詢確實。即行奏聞等因。欽此。臣等以此事所關重大。必須查探明確。不敢稍有虛飾。因思現任欽州知州黃定宜。籍隸廣西龍州。其在籍時。應有所聞。而欽州地方。又與越南接壤。就近訪查。亦易

得實。當即嚴密飭行該州。詳加訪察。一面會同隨時密訪。有常往越南貿易之順德縣民人周彥才。及瓊山縣民人陳姓。現在省城。詳加詢問。據周彥才口稱。本年八月。伊甫自越南起身回家。越南現因暎夷滋事。亦隨時警備。約造有戰船七八隻。每船三桅四十餘槳。桅用長木直板。船身則以硬木為之。厚或五六寸。或七八寸不等。又有做造暎咭喇之屬。國新洲貨船約十餘號。亦硬木製造。皆堅重有餘。而靈動不足。該國銅礮頗少。鐵礮亦不甚大。又該國寓兵於農。其打仗多以象力取勝。但能陸戰而不善水戰。該國由都城出港之十餘里。始為大海。各外國貨船。如至

二十一

該國。議明入港後。該國先將各國船中礮械。搬至岸上。代為看守。俟出港時送還。看來越南向怕各國在其本國滋事。並未聞暎逆有畏懼越南之說。訪之陳姓所言。亦大畧相同。又訪聞所募鄉勇中。有礮手林九其人。從前曾被張保招去。後經改過投回。復為良民。曾幫張保與越南打仗。必知底細。隨令管帶鄉勇之可靠紳士。密向查詢。據稱越南戰船。有金蟹銀蟹之名。如天津來粵貨船式樣。堅牢而不能快駛。其內船有名牙釵者。長十餘丈。闊二丈。槳百枝。亦看風勢為遲速。曾被張保打沈數隻。看來難與暎夷對敵等語。又據欽州知州黃定宜稟稱。本籍龍州地方。與現

任之欽州。均與越南之東北境毗連。惟距該國王駐紮之富春地方。尚有二千餘里。其海防船隻製作。未能深悉。就平日傳聞。該國向製巡洋大船二隻。悉令附近居民合力採取堅巨大木。輪納成造。以銅包底。故俗呼為銅皮船。約載二百餘人。至三百人不等。此項船隻。料件雖堅。滯笨不靈。此外復有巡洋小兵船。多用簾蔑穿紮而成。俗名藤船。止可坐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其船行駛較便。第遭風撞礁。即行破散。前此該國王令吏官修造巡船。大者幾及數月。小者亦幾一月始竣。是木料雖多。而工匠未見迅速。且查道光二十年間。該國吏目阮廷豪等兵船。在崖州洋面遭風沈船。適至欽州。轉送回國。有撈獲銅破三位。一重八十餘斤。一五十餘斤。一止三十餘斤。式樣與內地過山烏槍相似。又聞越南現聞暎夷滋事。亦慮患及該國。自去冬即有添造戰船之舉。至今尚未畢工。時時託人探聽暎夷消息等語。又檢閱檔案。道光十二三年間。該國奸民陳加海。糾結內地遊匪楊就富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劫掠。曾經該國以兵力不足。請內地舟師前往幫捕。始能殲厥渠魁。可見該國巡船。並不得力。臣等查廣東省雖距越南稍遠。然該國情形。現在節次嚴密訪查。大畧相同。伏思該國世受

二十二

天恩。素稱恭順。現在國王阮福暎新受敕封。尤當感

恩圖報。如果該國船堅礮利。兵力精強。斷無不竭誠報效之理。而該國王並未恭進表文陳請。亦未呈懇督撫據情轉奏。其為力不從心。未能與暎夷為難。已可概見。

諭軍機大臣等。據祁項等奏。叢計存貯及報捐銀數。僅數月之用等語。該省現存銀兩。究可敷幾月用度。現在辦理夷務。尚無歲事之期。曠日持久。虛糜糧餉。伊於胡底。著該督等通盤籌畫。從長計議。據實具奏。所有洋商鹽商紳民人等。捐輸銀兩。及捐資購礮築臺。置辦軍械。並捐資出力各紳士。均著該督撫會同

二十三

該將軍查明捐輸姓名銀數。分別開單具奏。候朕施恩。至所查越南國船礮火器情形。覽奏甚為詳細。該國既不能與暎逆抗拒。著毋庸議。

丁卯。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奏。竊等。於正月初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劉韻珂奏。代理餘姚縣事司獄林朝聘。親赴夷船。諭以大義。斥令退回。以安黎庶等語。以微員而能勇敢。尚屬可嘉。著將軍等查明保奏。施恩等因。欽此。等查上年十二月初七日。暎逆復入餘姚。據代理知縣衢州府司獄林朝聘稟稱。因

該城守兵單弱。不寡懸殊。戰守俱難。於初八日。帶同水勇陳美金等。親登夷船。曉諭情理。該夷欲將該員帶去。經兩岸民人。同聲阻留。該逆因見眾怒難犯。即將該員放回。開船而去等因。由巡撫劉韻珂據稟具奏。欽奉

諭旨。令等查明保奏。等因。即札飭委員詳查稟報。茲據現在曹江辦理糧臺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稟稱。該司就近派員密赴餘邑訪查。縣城內外紳民。並同去之水勇人等。均稱此次夷船復至餘地。該代理縣聞有欲燒民房之語。即率同水勇家丁。親上夷船。責以

二十四

天朝待汝不薄。因何屢次擾害百姓。逆夷見其聲色嚴厲。即欲帶往甯波。經兩岸觀看居民。同聲阻留。始將該員放回。開船而去等語。眾謀僉同。並無捏飾。等查浙東各城。自逆犯順以來。該地方官大率怯懦無能。聞風先避。以致逆夷猖獗。肆行滋擾。此次該逆復犯餘地。代理知縣林朝聘。以佐雜微員。暫攝縣事。竟能親登夷船。責以大義。雖逆船旋復退走。未必即由該員斥退。而該司獄奮不顧身。勇敢有為。殊堪嘉尚。現奉

諭旨。查明保奏。合無仰懇天恩。將代理餘地縣衢州府司獄林朝聘。留於浙江省。以縣丞儘先補用。並請

賞戴藍翎。以昭激勸。

諭內閣。前據劉韻珂奏。逆復犯餘地。代理縣事司獄林朝聘。親赴夷船。斥令退回。當諭令奕經等確查保奏。茲據該將軍等查明。請將該員以縣丞儘先補用等語。逆船復犯餘地。姚意圖肆擾。該代理知縣林朝聘。因聞有欲燒民房之語。即率同水勇家丁。親上夷船。責以大義。聲色嚴厲。該逆旋即開船而去。實屬勇敢有為。林朝聘著加恩。以知縣儘先升用。留於浙江。遇缺即補。並給予六品軍功頂帶。賞戴藍翎。以示激勸。

二十五

奉 旨除照例賜卹外。加恩各賞銀五百兩等因。欽此。臣當查葛雲飛。鄭國鴻陣亡之後。據定海縣民。將其屍身送至鎮海軍營。轉送甯波棺殮。經前 欽差大臣裕謙於軍需款內。各提給銀三千兩。以資喪費。經臣奏請將該二員

恩賞銀兩。毋庸再給。惟王錫朋屍身無著。裕謙並未飭給喪費。其恩賞銀五百兩。仍應移咨直隸原籍。照數動給。欽奉 硃批。依議行。欽此。欽遵在案。今王錫朋屍身。經定海縣職員張光瑞等尋獲。薄斂。協同六安營守備朱淮源等。護送曹江軍

營。稟經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飭令轉護來省。臣以該鎮屍身。果否真確。必應詳加辨認。方無錯誤。適該鎮長子王承泗。由壽春來浙。認明實係伊父屍身。臣即飭局另備棺木衣衾。以禮棺斂。令王承泗扶襯回籍治喪。惟查該故鎮與葛雲飛鄭國鴻同係為

國捐軀。且於陣亡之後。暴露多日。情尤可憫。葛雲飛等已經

裕謙給予喪費銀三千兩。由臣奏蒙

允准。而該故鎮家屬所領。祇

恩賞銀五百兩。似未免向隅。合無仰乞

鴻慈。一體給予銀三千兩。俾令治喪。如蒙

二十六

俞允候

命下之日。再行移咨直隸督臣。於該省藩庫內。補給銀二千五百

兩。傳屬具領。又狼山鎮總兵謝朝恩。係在鎮海陣亡。屍身

無著。經臣奏奉

恩旨。賜卹。可否照葛雲飛等之例。亦一體照數給予喪費之處。並

乞

聖裁

諭內閣。劉韻珂奏原任壽春鎮總兵王錫朋屍身。現已尋獲棺斂。

請再加賞喪費等語。上年定海陣亡各鎮。所有葛雲飛鄭國鴻

均經於軍需款內。提給銀三千兩。王錫朋因屍身無著。並未飭

給。該鎮為國捐軀。事同一例。現在其子扶襯回籍治喪。自應照葛雲飛等之例。一體給予喪費。王錫朋除前已恩賞銀五百兩外。著直隸總督於該省藩庫內。補給銀二千五百兩。傳屬具領。以示優卹。至狼山鎮總兵謝朝恩。前已有旨。交部賜卹。現在屍身無著。且與王錫朋等臨陣捐軀。已得確據者。究有區別。著毋庸另給喪費。

壬申。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奏。竊等前將逆

夷情形。節次具奏在案。現在各路勇壯。由等調撥分伏

各城內外。俟臨期接應官兵。同時勦蕩。即就近探視逆夷

舉動。節據各路來稟。紛紛不一。大約逆夷知大兵已到。中

二十七

情畏怯。東駛西竄。來去無常。除夷目郭士立仍在郡城居住。

嘯嘯喧嘩。時在城內。時在船中。行蹤詭秘。不令人知。又定海

有夷船開行時。各夷眾俱流淚相送。亦不知其何情。三城

夷匪。惟甯郡為最多。約有數千。而時常增減。究無確數。每

日分隊操演。用馬駕礮。各處河口。俱有船隻把守。金雞招

寶山上。排列大礮。山下一帶。排列大船十餘隻。定海衛頭

岸。亦有大船六七隻。各船俱掛紅旗。各城門樓上。密排

大礮。或向裏。或向外。復詐稱由洋來船。增添夷兵。其意似

知我兵已有埋伏。而又未能深得詳細。以故各處張貼偽

示。聲稱不許村市地方。藏匿兵勇。仍復遣人各處瞭望。又

時常駕駛小船多隻。四出搭羅。如上年滋擾餘姚奉化故智。用以詐嚇我兵。等所遣勇壯。各處分頭潛伏。不令逆夷探知。間有猝與逆夷相值。亦即與接仗。現在連接稟報甯郡之靈橋門外江下地方。及定海西門外。均經斬殺白黑夷匪。彼時因恐逆夷大眾知覺。已將屍身掩埋。或投入海中。未能呈驗首級。又定海城東。生擒黑夷一名。餘姚所屬之石山渡。突有夷船四隻駛入。當經帶領勇壯委員等攻擊。殺死夷匪多名。斬取白夷首級一顆。生擒黑夷一名。俱先後解送來營。現將白夷首級。仍令解回曹江懸示。其黑夷二名。暫行押禁待質。至各路斬獲夷匪之委員勇壯。

二十八

已由等分別酌賞頂帶銀兩。以示獎勵。等現仍札飭各該委員。曉諭勇壯人等。各路潛伏。逆夷未來侵擾。毋許輕動。免致賊情生疑。聞風先遁。大兵即日進剿。彼時再併力接應攻擊。庶可聚族殲旃。以伸

天討。

奕經等又奏。竊等於正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該逆曾交水勇陳美金。奕字二紙。是何不理。亦著譯出一併具奏。等因。欽此。竊等前因代理餘姚縣林朝聘。以逆夷二次到餘。留有奕字二紙。呈送前來。當即照會浙江巡撫劉韻

珂。令覓編譯奕字之人。旋准該撫將留浙之廣東通事江彬。送到行營。等當派隨帶司員刑部員外郎胡元博。傳問江彬。令其編譯。乃該通事自稱。但知夷語。並不認識奕字。等復飭該司員細向盤詰。知其廣東即與安突德。嗎哩噠等。均相熟識。當將奕字用油紙描出。令其往我。能譯奕字之人。該通事應允。並問詢大兵何時進剿。等料知該通事必前赴甯郡。向夷人央譯。而又借能知我大兵情形。向該逆侈說。因令該司員告以。等此時駐在嘉興。未必進兵等語。嗣後該通事由甯回杭。據稱親往甯郡。見郭士立安突德二人。已將林朝聘所呈奕字二紙譯出。並

二十九

稱是日林朝聘上船時。逆夷欲將該司。載帶回甯波岸上。百姓聲嚷阻止。因彼此言語不通。百姓寫給不可將伊官帶去字樣二紙。船上夷人。即做還二紙奕字。僅係收文月日。及逆夷郭士立等姓名。亦無別樣言語。當將餘姚百姓投交該逆字樣。及該逆付還該百姓等字樣各二紙。又據該通事將郭逆交伊漢字一紙。一併呈出。再等前聞逆夷在甯郡。掠索商民洋銀一百餘萬。該處商民。因一時湊備不及。被其監押勒贖。等不知該逆是何意見。該商民等。又何以遽肯湊備如許之多。且恐逆夷如囊橐已飽。揚帆遠遁。我軍或不得大張捷伐。因知鎮海營外委陳志剛。

前曾由伊里布遣往定海。與逆夷等認識。當即調到行營。令其前往甯波一帶。在民間探聽虛實。等亦默料其必暗覓夷人詢問。借可偵知逆夷近日動靜。該弁果於正月初三日回營稟稱。伊曾面見郭士立。據云如要講和。現有廣東樣子。並稱民間湊銀尚不十分真確等語。亦呈出郭逆給與漢字一紙。等查閱該逆所呈字樣。雖言語不甚明晰。而其意總以講和為辭。是其畏懼之心。已可概見。等現在布置兵勇一切事宜。已有頭緒。俟各路俱妥。即趁此該逆自餒之時。剋期進剿。仰賴天威。自不難一鼓成擒。殲除醜類。

三十

殊批將計就計。深得用兵之道。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探視逆夷近日情形。並各路勇壯節次斬獲白夷黑夷各緣由一摺。所辦甚好。據稱逆夷知大兵已到。中情畏怯。東駛西竄。來去無常。又時駕小船多隻。四出探羅。詐嚇我兵等語。逆夷出沒分竄。顯係畏怯。現在各路壯勇。新殺白黑逆夷。並生擒黑夷二名。難保該逆夷等知覺不早作準備。該將軍等於進攻一切機宜。務當十分嚴密。不可稍有漏洩。仍著札飭各該委員。曉諭勇壯人等。各路潛伏。毋許輕動。免致賊情生疑。聞風先遁。該逆現既倉皇無備。趁此機會。分路勦襲。似易得手。朕並非催促進兵。總之行軍之道。全在審時度勢。固不可

冒昧輕進。尤不可坐失事機。諒奕經等必能計出萬全。速建大勳。以膺懋賞。朕亦不為遲制也。另摺奏遣通事江彬外委陳志剛前赴甯郡等語。將計就計。深得用兵之道。

於甯。京口副都統海齡奏。竊等前因鎮郡城垣。捐修未竣。曾經懇請

救下督撫。催令趕緊修整。以資防守等因。具奏在案。續經常鎮道但明倫。鎮江府知府祥麟。督飭署丹徒縣知縣錢燕桂。署理事同知候補知府李鍾。勸諭紳士。捐資趕緊修竣。於本年正月初六日具報前來。等周悉履勘。俱已完整。惟有督飭官兵晝夜巡防。伏查鎮城西南。逼近運河。北濱大江。購

三十一

居南漕北上。誠如

聖諭瓜洲河口。為南五省總匯扼要之區。所關匪細。始經江督牛繼奏明。屆期專委常鎮道。督同揚州鎮江二府知府。並嚴飭鎮江揚州等營。及水師營弁兵。彈壓護送。查圖山要隘。原設防堵水師營兵八十名。復經江督牛繼添撥兵五十名。又經常鎮道。但明倫於附近圖山地方。團練鄉勇三百名。以壯聲勢。等看得瓜洲相距海口。不過六百餘里。現值東南風司令。漸次潮水漲旺。江中雖有淤沙。而狼福一帶。江面遼闊。逆夷大船固難駛至。而杉板船。未敢保其不來。兩岸要隘。雖經添派官兵防範。奈厥力未能擊及江心。

至京口南岸東馬頭。經督派撥官兵礮位防堵。並有江甯副都統與倫帶領官兵協防。堪以堵截陸路。其江中並未設備船隻木筏。鐵練牙纜等件。攔江堵截。不日南糧運糧北上。僅有疏虞。關繫甚重。江督牛繼防堵上海。蘇撫程高來駐紮蘇州省城。均關緊要。於長江險扼處所未能身臨查勘情形。實因勢難兼顧。且去歲九月間。正在前督不准商船入口之際。經督查有糖船多隻。泊於京口江面。詢由崇明海口而來。曾經咨行蘇撫查辦。足見狼福海口並無巡查攔阻。當此漕運之時。誠恐狡逆漢奸。或駕駛杉板釣船。抑或混迹商船。乘隙潛入。在在堪虞。督等思至再。易敢稍

三十二

存大意。愚昧之見。仰懇

教下督撫籌酌。責成常鎮道招募水勇。雇覓船隻。備辦木筏等件。會同水師副將督率弁兵。於鷺鼻背園山要隘。相度情形。攔江堵截。可期水陸交嚴。使逆夷漢奸。聞其聲勢。不敢窺伺京口江面。庶免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據海齡奏。瓜洲距海口不過六百餘里。現值東南風司令。潮水漸旺。江中雖有淤沙。而逆夷杉板釣船。未能保其不來。請飭該督撫責成常鎮道。招募水勇。雇覓船隻。備辦木筏等件。會同水師副將督率弁兵。於鷺鼻背園山要隘。相度情形。攔江堵截。可期水陸交嚴等語。瓜洲為南省漕船經行要路。距

海不遠。當此逆氛未靖之際。必當加意防範。以免疏虞。海齡所奏是否可行。著牛繼程高。酌量情形。會議具奏。

丙子。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竊臣怡良於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奉

上諭。據御史龔文齡奏。福州海口。以五虎門為門戶。一進口門。金牌實為扼要。近聞籌辦海防。處處設兵。而於金牌要害之區。防堵轉形鬆懈等語。著怡良。劉鴻翱。詳細查明。妥議具奏等因。欽此。臣怡良因會同撫臣劉鴻翱。帶同原辦升任浙江運司常大澂。於二十一日。從南臺下船。將以前籌辦之處。逐一履

三十三

看。查福建省城。距五虎門海口。凡一百六十餘里。兩岸重山峻峙。形勢險曲。浙江江面上游之水。從省城西北匯注。至洪山橋之上。分而為二。一由洪山橋流入。即出南臺大橋者是也。一由洪山橋外東南流。為烏龍江。至峽南峽北。兩水合流。從羅星塔北行。至閩安鎮。復東南行。至南北岸。分流為二。經金牌之前後。更數十里。而至五虎門。其南為梅花港。此即大洋內外之界。向來浙江天津等船。從五虎門入。廣東之船。從梅花港少北之道。蕉門入口。是為福州之第一重門。其次則金牌長門。又其次為閩安鎮之南。北岸一路水勢深闊。凡有扼要之處。自臣劉鴻翱抵任後。

俱已相度地勢設兵安礮而風潮漲發迅於激矢甚有轟擊所不能及者因於距省三十里之少岐地方就河身稍狹兩岸稍寬可以屯兵設伏處所用船載石沈塞復用大石四面鑲築成堆更於淺處釘品字椿以防潮漲時從旁駛入兩頭各設木障數層使之挂於大號船隻便不能肆行闖入此實省城最要藩籬也茲該御史所奏金牌地方誠為扼要之所然與長門相距水面寬至一百一十餘丈深至十二三丈不等水勢湍急非風潮正盛不能通行既已駕駛而來瞥眼即過況水道由東南而至西北不得不迎頭安礮然轟擊時盡在下風必有煙鼓迷目之患且長

三十四

門從水中直起就場之高下安設大小礮十四位設兵三百名益以鄉勇練勇勢亦不能擬礮山後即有鄉村兵房軍火皆可就近接濟惟金牌山脚直插水中並無寬闊處所就山麓開鑿以建兵房安礮十七位設兵二百八十名業已擁擠之至況前俯大海後皆峻嶺此外別無村舍民居不通陸路亦非兵家所宜不過權宜設置與長門相為犄角去金牌長門里許有二小石阜名為南龜北龜中係舟行港路此地海面甚寬並非處處皆有礁淺且潮至各增二丈則暗礁皆在水底大船便不止二三隻可行且金牌之後有港路可以越過雖亦設有兵礮而寫遠不能得

加故臣劉鴻翔再四斟酌深惜金牌限於地勢長門兵難多容擬於閩安鎮之南北岸用石填淺兩岸設立重兵防守則水路別無可通之處閩安近在咫尺可以策應陸路亦不患其蹂躪惟水面寬至一百四十餘丈深至十二三丈不等水勢太寬太深中流更形剝疾前經數四籌畫責屬人力難施不能填塞非敢舍要隘於不顧如該御史所奏防堵轉形鬆懈也至烏龍江在少岐攔截之外上通洪山橋去西門十里不可不豫為籌及雖峽南峽北以內水勢漸淺而春夏盛漲之際與平時不同故於距城二十里之洪塘河中釘品字木椿四層中留口門以防杉板駛入

三十五

並於岸傍樹林中暗藏兵礮既以護橋復攔入城之陸路早為豫備臣等於查勘金牌後至省城會同將軍臣保昌率同司道等復由陸路至洪塘細勘據土人稱說此河自洪塘以下三十餘里深淺不一有潮退後不過四五尺者彼處大船難以駛進其言似屬可信臣等以該御史籍隸福州聞見較確且關懷桑梓即以綏靖夷氛不厭精愈求精以期嚴密故水陸並勘悉心妥議與將備等反覆講求要隘皆有準備祇須就已填者時加測探遇有坍塌者補之卑矮者增之總不令驚擾會垣則元氣自不傷損不置兵勇於危險之地則臨敵自能堅定然目前籌備守禦之

策未可過事張皇。致令經費先已虛耗。是以各處派定兵勇之外。復令各鄉團練。萬一有警。即可隨時加增。以資捍衛。

怡良等又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臺灣為閩海要區。此次駛入逆船。該總兵等職。難保無匪船闖入。冀圖報復。現據奕山等奏。逆夷有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於明春滋擾臺灣之語。該總兵等接奉前旨。後於一切堵剿機宜。自己先事豫籌。妥協現在情形。若何有無續來滋擾。萬一該逆大隊復來。該處駐守弁兵。及招募義勇。是否足資抵禦。其如何足謀決策。層層布置。可操必勝之權。著連洪阿等會同王得

三十六

祿。悉心定議。一併會銜具奏。並著怡良等。密速確探現在情形。據實奏聞。等因。欽此。臣等當即恭錄二分。一由省港五虎門一

由泉州蚶江。分船配渡。移行臺灣鎮道。會同王得祿。遵

旨。悉心定議具奏外。謹將臺灣道姚瑩。臺灣府知府熊一本。會稟札查布置情形。先行奏

聞。據稟臺灣。惟噶瑪蘭之蘇灣。淡水廳之鷓籠。港尾三口。係大山

高聳。中央口門。可以據險憑高。餘皆沿海平沙。一望無際。

雖有沈沙暗礁。數處。素稱天險。而郡城西臨大海。城外即

水。僅恃安平一鎮。橫互為衛。然東西不及二里。長與南北

二沙。迤邐相連。今守郡城。舍安平更無退步。惟城係土築

未可言堅。現更用大竹編為夾牆。互數百丈。中實沙土。高有五尺。厚有丈餘。藉為我兵避礮之具。復挖長濠。下埋釘桶。以陷登岸之匪。港門內橫列大木數排。上安千斤礮。各一門。以為攔截。更架棉包牛皮。中藏勇士。伺敵將近。以礮擊之。前以大木數百頭。上釘尖銳大鐵。挽鉤。中貫巨簾。以挽其杉板木牌。後用竹筏。停泊。備敵礮破我木牌。則棄礮於水。人登竹筏而退。誘其上岸擊之。支港內則釘梅花木桶。以阻其闖突。安平之北。隔港六里。為四草。亦砌築石壁。夾牆七十餘丈。內設兵勇礮位。以防敵人占據。迤四草五里。則鹿耳門廢港。用石填塞。更六七里。為國賽港。其處水

三十七

口寬深。以不堪修葺。哨船繫沈。堵塞港內。仍設鄉勇屯丁。對岸一帶。復聯集村莊。團練壯丁。設伏以防登岸。安平之南。距礮臺七里。為三鯤身。有新開港口。水深丈餘。現用大竹。築載石堵塞。守以鄉勇。復於對岸。聯集村莊。練勇。設伏以待。更南六七里。為喜樹。係小港。地頗荒僻。居民甚雜。尤防草鳥賊船闖入。亦聯集村莊。團練壯丁。以為伏兵。郡城西面。圍木柵七百餘丈。中安礮臺三座。多設壯勇分守。復募壯勇二千四百名。協同弁兵。分守八門。城內各街。責成紳士。鋪戶。各募壯勇。共二千餘人。巡防街柵。稽查奸宄。所屬之鳳山縣。距海口二十里。嘉義彰化。距海口七十餘里。

淡水廳距海口十里噶瑪蘭廳距海口五十餘里情形較
緩惟淡水之港尾即八里坌一水三十里直進艋舺彰化
之番仔窰一水三十里直達鹿港商貨雲集之所杉板可
到他如嘉義之笨港鹽水港等處市井雖稠港道淺狹並
杉板亦不能到惟有於各海中擇其地有要隘可以退伏
者將礮勇酌量分撥半守口門半為埋伏誘其入而殲之
儻或地勢不便則量為變通各等語臣等竊思防守事宜
必須因地布置姚瑩等雖已逐節準備而粵中有此傳言
不可不慎之又慎惟相距太遠風汛靡常臣等未便遲勒
查去年九十兩月該鎮道奏報之件於十一月間始得內
渡並無夷船在彼此時相去未久情形當亦無異現在設
法四處探聽一有確切之信即行隨時馳奏以慰

三十八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等奏會勘金牌海口情形一摺前據御史龔
文齡奏福州金牌海口緊要降旨令怡良劉鴻翔詳查議奏茲據
怡良進省會勘該處水面寬一百十餘丈深十二三丈不等其
山脚直插水中並無寬闊處所不宜多設兵礮惟距省三十里
之少岐地方河身稍狹兩岸稍寬可以屯兵設伏業已用船載
石沈塞復用大石四面鑲築成堆更於淺處釘椿設障大船不
能闖入烏龍江在少岐攔截之外上通洪山橋業已豫籌於距

城二十里之洪塘河釘品字木椿四層藏兵護棧等語覽奏均
悉金牌長門地或限於地勢或難容多兵現在各處要隘皆
有準備著怡良劉鴻翔督率員弁時加測探遇有坍塌卑矮處
所隨時增補以期有備無患仍不得遇事張皇致經費先已虛
耗是為至要又另片奏臺灣防守事宜業已逐節準備惟該處
地方緊要逆夷屢經敗衄難保無大幫逆船乘潮駛入冀圖報
復著怡良等飭知連洪阿姚瑩並王得祿嚴密防守務探必勝
之機不可因屢獲勝仗稍存大意並著怡良等設法探聽有無
滋擾確信隨時馳奏

三十九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四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二月壬午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

特依順文蔚奏竊李等於正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正月十二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大兵將次到齊行營進駐杭城並撥兵乍浦兼資防勦一摺此次命將出師必須將該逆大加懲創方足以寒賊膽而杜後患各處要隘已經防堵周密毋虞竄入惟在該將軍等豫為籌畫乘機進取俾逆夷首尾被擊不至揚帆遠適庶可一鼓成擒揚國威而膺懋賞在此舉也勉之慎之又另摺奏請將督防總兵撤回省城等語總兵陳述祖彈壓兵丁既不如法

著即照議撤回浙江省城防守其所帶兵丁暫交副都統長喜管帶計此時哈拉吉那岱昌均已抵浙著奕經於該二員內揀派一員管帶綠營兵丁會同長喜辦理防勦一切等因欽此查近日逆夷知我大兵雲集勢將進勦防備甚嚴妄思螳拒該逆等恐我兵埋伏又復向各村鎮地方四出控捕彼時等因大兵未齊若伏勇過多稍有露洩一時恐未能接應現在各城密報賊情狡獪異常將所據財貨及行李等件大半移至船中夷目等晚間亦多半在船住宿留人守城似豫為逃走地步現已將兵勇即時調撥前進惟曹江以東各路船隻無多均不敷用特札飭各地方官迅速寬

為雇備並據臬司蔣文慶詳稱上虞縣知縣劉廣瀆備辦船隻未能妥速將該縣摘去頂帶札飭迅即趕辦復照會浙撫囑令札催毋致缺欠並令添派熟悉地方妥幹之員前來幫辦現欽奉

聖諭此次命將出師必須將該逆大加懲創方足以寒賊膽而杜後患等語亦惟恐該逆聞風遠遁連日督催兵勇星夜進發各路伏應妥慎豫備此三五日間但得風潮順利即可同時舉動仍暗中設法牽制逆夷或一時不及遠颺俾官兵得以大張捷伐現查節次奉

旨調到江甯八旗河南湖北安徽江西陝甘四川官兵並山陝桂碾兵丁共計一萬一千餘名及李等分遣員弁雇募河北山東河南江南之崇明等處併糧船水手浙江後山泊定海等處各路義勇水勇並本省紳士招集精壯鄉勇亦有二萬餘名均已先後到齊李復於官兵餘丁內抽出勇壯七百餘名現在各路人人思奮敵愾同仇儘可仰賴天威一鼓戰勝惟是浙省地勢既屬窄狹逆夷又復狡詐多端恃其船堅礮利來往自如僅純用正兵攻擊水陸俱不能施展等數月以來通盤籌算甯鎮兩城江海圍繞定邑孤懸海外逆夷恃以負固以甯鎮為其藩籬以定海為其巢穴是以李等前次密奏摺內已陳明攻勦三城必須明攻

暗襲同時並舉。庶幾逆夷首尾不能相顧。當即以省城為準分作兩路。定海作為東路。派令現升山西遺缺知府王用賓駐紮乍浦。總辦各路勇壯。併派出將備等官督率原任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之子候補鹽大使鄭鼎臣等在該處將募到崇明川沙及定海等處義勇水勇。豫備火攻。柴船多隻。或由乍浦或由海甯陸績渡洋。潛赴定城內外舟山各島。及該逆泊船處。所並六橫山一帶。夷船往來之處。豫為埋伏。復令候補同知黃維誥等先期在岱山各路妥為安置。候期舉動。並派令副將福禧鄭宗凱及備弁等帶領水勇乘船分頭勦捕。其甯鎮兩城均作為南路。派令候補知府張應雲駐紮曹娥江。總辦各路勇壯。並派出將備等官督率石浦同知舒恭受將募到山東河北及後山泊並本省紳士招集雇募精壯義勇。豫備火攻。柴船多隻。潛赴該二城內外及金雞招寶兩山梅塘一帶。並其餘扼要處所。豫為埋伏。內應或燒船隻。或奪砲位。或潛伏二城。檢斬夷目。或暗伏兩岸。要截歸途。其東路水勇尚有潛伏鎮海城內幫同內應之人。南路亦密遣勇壯多人。豫伏定海互為接應。務令聲息相通。逆夷四面受敵。彼此莫能照顧。現在李等欽遵。

皇上節次

三

指授機宜。小心慎密。各路暗襲。層層布置。辦理均已停妥。擬即刻日調兵進攻。惟是欲為戰計。仍宜先為守計。必俟內顧無虞。始可長驅而進。查乍浦與定鎮兩邑。海洋相隔。僅六百餘里。夷船揚帆。可剽將來。賊勢窮蹙。誠恐竄至乍浦。地方承突滋擾。使大兵有回顧之虞。勢不可不豫為防備。查該處駐有本省滿漢兵丁二千七百名。均派令副都統長喜管帶現復道。

旨札令副將哈拉吉那會同帶領。並先由杭嘉湖道宋國經雇募本地鄉勇七百餘人。但此項兵丁仍屬柔脆。鄉勇均係福建人。寄籍該處。李等尚恐未可深恃。飭令該道招募糧船水手約一千二百餘名。人俱精悍。足資防禦。並將調到陝甘兵丁撥出一千名。札交漢中鎮總兵德坤統帶。屯紮該處九里橋地方。豫備防勦。諭令如各夷船駛擾江蘇上海地界。務即就近帶兵馳往策應。仍豫先囑令前往岱山管帶伏勇各員弁。備探有逆夷北駛上海之信。即駕船尾追乘機攻擊。以為牽制之師。又查得與乍浦相近海鹽所屬之澉浦黃道關。西達海甯。亦屬要口。其地下多礁石。止有該處沙民水手。熟悉沙線。恐被逆夷勾為彼用。業經派員招致。以杜其接引之路。海甯為省城咽喉。設使夷船由尖山籠子門駛入。該處首當其鋒。亦須豫為防備。前已派令

四

宜昌鎮總兵博勒恭武將所帶湖北兵一千名在海口擇要分屯現復札派副將岱昌前往該處會同管帶調撥以為省城屏蔽至逆夷前有由海甯一帶至萬松嶺內犯省城之譚現雖並無舉動更宜加意防備等語公同商酌省城為根本重地且與海甯乍浦聲勢相聯並為曹江後路等特依順統帶湖北官兵一千名陝甘擡礮兵二百名擬即在萬松嶺屯紮作為後路應援如乍浦海甯一帶稍有動靜即督飭兵弁馳赴該處奮力攻勦現仍親赴乍浦等處查看海塘情形更於引河口七堡等處扼要地方安設礮位嚴密彈壓以資防範查分守大局布置周密三城內外凡有扼要處所均經密派勇壯埋伏接應即當剋期進兵議戰等語伏查前在曹江防守各路官兵多係潰散之餘由提督余步雲招集而來此項兵丁節經欽奉諭旨撤換查辦當因大兵未集不便即時撤換現在各路兵勇均已到營即日進勦現據提督余步雲稟請願赴前敵其提標鎮定潰兵內告奮勇者亦有千餘人等因該提督及各官兵前已屢次退避怯懦無能雖一時激勵究係潰散之後恐臨時不免復蹈故轍且有應行查辦之處現在不過暫時安置自難令其溷入大隊致動兵沾染惡習現查甯波迤南之奉化嵎縣等處距城較遠此地防守兵勇無

五

如即札飭該提督帶領提標各營兵丁前赴該處分段守禦其前次逆夷滋擾餘姚時江西潰散兵丁九百餘名現已暫緩查辦已令該帶兵官文斌等分起赴曹江迤北之滙海所三江日地方擇地屯紮統俟凱撤之時再行分別從嚴查辦現在各路精兵勁旅無不歡騰思奮等語當即嚴計甯鎮兩城道路遠近分段調撥查餘姚東南大隱山距甯郡六十里均係陸路可以無須多備船隻札派侍衛珠勒亨等會同貴州安義鎮總兵段永福督率守備王國英等帶領四川各營及屯土官兵九百名本隊餘丁三百名河北勇壯四百餘名分作三隊即由大隱山進攻甯郡遊擊張富等帶兵六百餘名本隊餘丁二百名接應段永福攻取甯城又查慈谿西北長溪嶺山勢寬闊距鎮海八十五里堪以屯紮弁兵現將侍衛容恩由乍浦調回會同侍衛明慶等及金華協副將朱貴督率遊擊凌長舉都司劉天保等帶領陝甘西甯漢南各鎮兵丁八百名本隊餘丁一百名河南勇壯五百名分作三隊即由長溪嶺進攻鎮邑遊擊黃泰等帶兵五百餘名接應朱貴併力攻取鎮城此兩路兵勇共計前後八隊分路會齊前進以便奮力勦殺逆夷收復城池並豫先密令城內城外埋伏各勇如聞有各處槍礮喊殺之聲城內則乘勢舉火槍斬夷即城外則暗中藏伏俟逆夷奔逃即於中途要截彼時火

六

攻各船即乘其窮蹙忙亂之際順風縱火焚燒夷船並查
甯鎮兩城道中之地名曰梅墟江面寬約數十丈為夷船
往來必由之路地勢尤為扼要特於該處對岸札派遊擊
謝天貴等豫伏河北勇壯五百餘名中途截殺並令紳士
李維鏞等帶領本省鄉勇二千五百名幫同挂纜沈船併
力截其來去救應船隻復派令都司李偉舉候補通判王
壽鏡等帶領河北勇壯四百餘名台州義勇五百餘名從
水陸兩路分頭截勦策應凡各要隘處所均令安設礮位
乘勢轟擊總不使逆夷得以乘船幸逃遠遁仍於各山寨
及河曲林密之處多插紅旗作為疑兵用以擾亂夷情並
札飭定海一路或同日或後一日約期動手毋致前後參
差等語調撥已定等文統鎮江甯旗兵八百名四川兵
四百餘名山西兵四百名安徽壽春鎮兵四百名即進駐
長溪嶺地方督催六路前敵並兩路策應兵丁同時奮力
勦殺至江西兵丁一千名稍形柔弱應即令其往返各路
護送礮位並在曹江之百官等處屯紮守護行營糧臺等
奕經統帶河南官兵一千名餘丁一百五十名山西擡礮
兵丁二百名現進駐曹江東關地方就近督催調撥各隊
兵丁步步為營接續前進此地距省城僅止二百餘里即
使逆夷勢窮分竄仍可回兵攻勦亦不致有遲誤我兵一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四四

經克復兩城等奕經文蔚即當合兵一處擬一面料理防
守事宜一面即督率兵勇乘勢過海彼時料定海一路已
可得手即併三為一合力勦洗庶可掃除妖孽以伸
天討而快人心一俟風潮順利總在正月以內即可定期會齊進
勦
硃批嘉卿等布置妥密仰仗
天
祖默佑必能成此大功朕引領東南敬待捷音立頒懋賞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徵調兵丁招募勇壯均已到齊剋期進
勦一摺覽奏欣慰此次進兵收復各城分路會齊明攻暗襲該
逆受創之後必四路分竄該將軍已慮及乍浦海甯上海等處
恐為遁逃淵藪均派重兵防堵又將庸懦士卒撤換江西柔弱
兵丁祇派令護送礮位看守糧臺並將余步雷派赴距甯波府
城較遠地方防守未令赴敵種種布置詳慎周密朕心欣悅諒
將軍等必能剋期進勦揚我國威斷不令該逆揚帆遠遁朕引
領東南日盼捷音之至也勉之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臣於本年正月間疊據駐防乍浦之
杭嘉湖道宋國經會同委員江蘇海州直隸州知州王用
賓稟報擒獲白夷二名黑夷二名隨同黑夷行走之定海
縣幼孩一名又殺死白夷一名據稟係丁憂之候補批驗

一六七

所大使鄭鼎臣湖州協候補守備徐積寶遵令投效之候
 選從九品姚復輝軍功頂戴詹成功等督率勇目柳鎮賢
 芳洲沃正明顧大槐等帶同壯勇潛往定海或在岸上擒
 拿或路遇杉板船直至其船內擒獲殺斃壯勇亦有受傷
 之人。經該道等先後賞給洋錢一千五百圓將所獲各夷
 解送將軍行營。又據委員安徽泗州直隸州知州張應雲
 稟報正月初十日探聞逆夷自甯波開行欲至餘姚當與
 侍衛容照等密商遣令投效之已革安徽縣丞李維鏞等
 率領水勇密駕船隻前往截擊。十一日丑刻駛至餘姚之
 蜀山渡地。如遇有杉板船四隻即開槍礮轟擊各逆亦開

九

礮拒敵。李維鏞等督令各船奮勇前進擊斃匪無數。勇
 目錢久才錢大才縱過夷船錢久才殺斃執旗發令之白
 夷一名。割取首級錢大才亦生擒黑夷一名。各回本船。夷
 船隨即逃竄。現將白夷首級及黑夷一併解赴將軍行營
 各等情。臣查數日之中各委員及義勇人等或深入巢穴
 或迎赴中途擒獲俘囚殺斃醜類殊屬奮勉出力當大軍
 進剿之際屢有新獲洵足鼓士卒之心奪逆夷之氣。現在
 所獲各夷均已解營應聽將軍訊明查覈辦理

硃批知道了

丁亥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上年八月間逆夷復至浙

省滋擾定海鎮海等處相繼失守。臣以需用甚繁奏請
 敕部籌撥銀三百萬兩以供支放。嗣准戶部議撥銀二百萬兩。至
 十二月間又經續撥銀一百萬兩。除山西山東河南陝西
 江西江甯等省鹽課等款銀四十六萬六千兩尚未解到
 外計共收銀二百五十三萬四千兩。內將軍參贊暨密辦
 軍務各委員先後在蘇在浙支提銀一百一萬九千七百
 兩零。現又續提銀六萬四百兩零。又撥還河庫墊發義勇
 安家口糧及製買馬鞍銀一萬二千一百兩零。三共銀一
 百九萬二千三百兩零。餘銀一百四十四萬一千六百兩
 零。為江浙兩省各糧臺支發之用。計自鎮海失守至今時

十

經五月支應兵糧製造器械修築墩堡雇覓夫船用項極
 為繁劇。臣與總局司道嚴實給發無如款目紛繁欲省之
 而無可省。現在蘇州藩庫止存銀三十餘萬兩。而浙省先
 因咨提蘇省存銀未到。已在藩運二庫墊用銀二十餘萬
 兩。以蘇省之存銀提還浙省之墊款。祇贏銀一十餘萬兩。
 即山西等省將未解各銀全數解到亦止銀五十餘萬兩。
 將軍參贊現正督兵進剿需用孔殷勢必接續支提。而省
 局暨紹興曹江等處糧臺應給兵勇鹽糧夫船價值等項
 計數尤鉅。且甯波郡縣一經克復即須籌辦善後。上年前
 欽差大臣裕謙止辦理定海一處善後事宜已用至數十萬金。若

三處同時並舉。為費更屬不貲。又各州縣承辦兵差多係
籌墊供支。均應發還歸款。為數亦屬不少。現在軍需項下
餘銀既屬無多。且內有四十餘萬兩。尚未解到。而浙省藩
運二庫。並無可墊之銀。若不豫請撥濟。一將現存之銀支
用完竣。此後無銀可支。必致貽誤軍務。相應仰懇
聖恩。俯念浙省待用甚迫。

飭部再行籌撥銀二百萬兩。速解浙江藩庫存貯。以便就近支提
一面

飭下山西山東河南陝西江西各撫臣。迅將前奉部撥之鹽
課等款銀四十六萬六千兩。剋日遵照部文。解存蘇州藩

庫。俾浙省得以先行提用。以期無誤軍需。

諭內閣。劉韻珂奏籌撥軍需銀二百萬兩。著戶部速議具奏。其前
經部撥之鹽課等款銀四十六萬六千兩。著山西山東河南陝
西江西各巡撫及江甯藩司。剋日遵照部文。解存蘇州藩庫。以
備浙省提用。毋稍遲延。

辛卯。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等前因兵勇
均已到齊。調派文武員弁及本地紳民分隊管帶屯紮各
路。分作三路進剿。三城。等文蔚督催前敵。奕經居中調
遣。等特依順後路。應撥當將布置一切情形奏明在案。乃
逆夷近日聞大兵雲集。無日不水陸四出。遠近掙掠。拆壞

十一

民房。捉拏鄉民。追究屯兵處所。又於正月二十五六日。聞
即先至岱山等處。分頭拏捕。經該處委員派撥伏勇迎拒。
打退。連日互有殺傷。惟時等業已調派兵勇。一赴距甯
郡三十餘里之大隱山。一赴距鎮邑三十餘里之駱駝橋。
兩處分屯。並據各委員密稟。內應勇壯均已安插妥協。兵
勇距敵較近。惟恐稍遲。致有漏洩。當即密令於二十九日
四鼓後。內外夾攻。分路勦襲。等奕經即於二十九日亥刻。
探聞本夜官兵已得手進城。後又忽報我兵仍退出等語。
不勝駭異。旋據帶兵官及各委員陸續稟報。始知二十九
日夜間。都司李燕標帶領河北勇壯。先行潛赴甯波南門。

十二

內應接入。即將守門逆夷全行殺斃。其南門守賊夷人亦
被伏勇殺散。該勇等因夷目多在府署居住。進至府署前。
見大門堅閉。四面牆垣高峻。難於爬入。即用槍礮轟擊。逆
夷驚覺。迎門放槍。惟時後路繼至。人人奮勇向前。殺死逆
夷數十人。漸與夷目相近。乃該逆等均攜有手槍。長不過
數寸。一發雙聲。循環不斷。我兵間有受傷。仍復奮力前進。
而兩邊高樓中。夷人連施三火。火塊並火毬火箭等物。勢
如飛蝗驟雨。本地嚮導伏勇膽小怯懦。即紛紛退後。繼至
勇壯不知前路情形。踴躍攻進。遂致前後壅塞。立脚不住。
其時總兵段永福帶領四川官兵屯岳及河北勇壯大隊。

已抵西門因見城內火起。又聞槍礮喊殺之聲。屯兵即爭先奮勇。爬城攻門而入。乃城內街道逼窄。其寬不過五六尺。夾街盡係高樓。夷人即從樓上拋擲火毬。火箭。蔽空而下。較前尤多。竟至無處躲避。其各港口。逆夷漢奸。施放短礮。烏槍。攔路要截。我兵均奮勇力戰。殺斃夷匪百餘名。尤可恨者。漢奸冒充鄉勇。雖有記認。黑夜之間。我兵辨認不清。迨覺伊等暗中傷害我兵。我兵始放手攻擊。殺斃無數。惟樓房過高。均係直牆。無梯可上。嗣後兵勇入城。人數愈多。更形擁擠。槍礮長械。均不敢施展。相拒至辰刻。天已大明。祇得陸續退出。尚有夷匪數十人。隨後尾追。因已豫先

十三

伏兵排列。擡礮擊斃過半。始行退去。此勦襲宵濤。未能得力之實在情形也。至鎮邑兵於同日勦襲。該城內夷匪尚屬無多。大半在船居住。其船隻俱圍城停泊。都司劉天保。聶廷楷等。帶領河南河北勇壯。於五鼓時見該城門樓火起。知係內應。即衝門而入。逆夷旋來迎拒。該勇等奮力向前。當即擊斃夷匪數十名。惟鎮城夷船最多。原係密令火攻船隻。沿河焚燒。作為接應。該都司等帶領勇壯往來喊殺。三次出入城門。時已天明。止見門樓飛火。焚燒三桅大夷船一隻。並未見有火攻船隻接應。惟恐逆夷截我歸路。兼之我兵傷亡亦有數人。即行退出。有副將朱貴各隊從

後接應。仍回大營屯紮。此勦襲鎮邑。未能得力之實在情形也。是夜又在甯郡城外。焚燒火輪船一隻。杉板船三隻。燒斃逆夷多名。不知確數。又擊斷三桅大船頭桅一根。並燒去上蓋。其時梅墟一帶。有鎮海夷人。駛駕杉板船數隻。乘潮赴甯。復經遊擊謝天貴等開礮擊壞船隻。並擊斃逆夷數名。惟火攻船隻。係屬委員舒恭受李維鏞等承辦。李等曾札令先期於各小港。隱藏屆時撐出。逼近逆夷大船。焚燒。何以臨期未見舉動。連日嚴密查問。或云穿山一帶船隻。豫備本地人民瞥見。告知逆夷。羅卜丹該逆帶領多人。先將水手驅散。或云各路火攻船隻。水手舵工。臨時多

十四

索價值。故未能及時撐出。所說不一。均非確情。容俟查明分別辦理。查此次進兵勦襲兩城。兵勇均已攻進甯郡。已得手入城。祇因樓高路窄。人人爭先。轉致擁擠。兵械未能施展。而該逆等手槍火箭。速而且多。較之火礮烏槍。尤為兇猛。以致力不能支。仍復退出。鎮邑則以火攻船隻未及接應。亦復旋進旋退。統計兩路。僅止擊斃夷匪四百餘名。轟燒大小夷船六隻。兵丁勇壯間有傷亡。現在派員查點其奮勇受傷各弁兵。亦俟等查明再行詳細具奏。惟李等奉

命出征。布置數月之久。勦襲各城。未能即時克復。實由李等調撥

一切未能妥善。咎無可辭。相應請

旨。將李奕經、李文蔚交部嚴加議處。李奕經仍駐紮曹江東關。李文蔚仍駐紮長溪嶺。現在兵勇雖間有損傷。猶復人人奮勇。志切同仇。奴才等惟有密計熟商。激勵士氣。剋日相機進剿。務期殲此醜類。仰慰

聖懷。惟查近日續接總兵段永福都司劉天保稟報接仗情形。與李等前次調撥條款又多未能符合。其究經因何參差之處。應詳細查明再行奏

聞請

旨辦理。再定海一路亦係李等密令同時舉事。因遠隔重洋。尚無

十五

消息。李等甚為懸切。差人密探。現亦未得確信。合併聲明。殊批。逆孽深堪髮指。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勦襲甯鎮兩城。未能即時克復。一摺。據奏正月二十九日四鼓。官兵潛赴甯波南門內。應接。入殺斃守門守廠逆夷。該逆等攜有手槍。並施放三火火塊及火毬火箭等物。漢奸冒充鄉勇。黑夜不能辨認。人眾擁擠。礙難施。仍行陸續退出。鎮海城內亦經官兵衝門而入。擊殺夷匪。因火攻船隻未到。亦仍退回等語。逆孽兇狡。情狀殊堪髮指。該將軍等現於甯波城外焚燒火輪船一隻。杉板船三隻。擊斷三桅。大船頭桅。燒去上蓋。復於鎮海城外焚燒三桅大船一隻。梅墟一帶亦

經開礮擊壞杉板夷船。又兩路擊斃夷匪四百餘名。現在我兵

爭先思奮。仍當激勵士氣。以期剋日奏功。萬不可因其槍箭兇猛。稍形畏葸。此次官兵既進復退。或因樓高路窄。器械未能施展。或因所備火船未及臨期接應。尚屬有因。嗣後必須一鼓作氣。奮勇直前。毋許稍萌退志。仍蹈從前覆轍。是在該將軍等嚴申紀律。密運船鈔。以副委任。此次出力員弁。及傷亡兵勇。著即確切查明。據實具奏。鎮海火攻船隻。果能按期齊到。焚燒夷船。城內奸夷。自必驚惶無措。我兵更易得手。乃竟遲延不至。以致逆夷毫無顧忌。併力抗拒。此項船隻。因何遲誤。並著一併查明具奏。該將軍等。自請嚴議之處。此時暫毋庸議。諒該將軍等必

十六

能通盤籌畫。謀勇兼施。斷不因一時未能得手。自隳銳氣。至定海一路。尚無消息。朕心實為懸念。一俟得有確信。即行馳奏。

又

諭本日據奕經等奏勦襲甯鎮兩城逆夷。未能即時克復。一摺。原摺著鈔給訥爾經額閱看。將此密諭知之。

壬辰

諭內閣著英著馳驛前赴廣州將軍之任。

揚威將軍奕經奏。贊大臣李文蔚奏。竊逆夷自正月二十九日甯波鎮海二城接仗。以後公然不懼。各逆每日領帶夷兵。駛駕火輪船。漢奸為之導引。在甯波慈谿地界數十里

內外各路稽查。凡係曾經住居兵勇屯駐火藥之房屋廟宇。無不用火礮火箭轟擊。李文蔚大營屯紮長溪嶺頭山嶺層疊接聯。慈邑連日將各處兵勇調撥屯紮。派令管帶兵勇之副將朱貴遊擊謝天貴都司劉天保等在慈邑北門外各山分營暫屯。以為前路犄角之勢。即再行進兵。亦於甯鎮兩城就迎。乃該逆等於二月初四日午刻。駛駕大夷船二隻。杉板船數十隻。徑進大西壩。又有火輪船二隻。亦隨帶杉板船數十隻。駛至丈亭。復由漢奸指引。在祝家渡地方將前次暗伏勇壯之民房數十間。開礮轟擊。全行燒燬。轉向東北。駛至距慈邑三里之太平橋。停泊。又火輪

十七

船一隻。即在丈亭地方橫阻。以截大隱山兵勇援路。維時副將朱貴等遠聞礮聲。旋見有形狀如商民數百人。直入慈谿縣內。尚謂鄉民避礮進城。即慮逆夷攻撲營盤。隨即排隊豫備迎敵。不意轉瞬間。此項商民忽由北門衝出。脫去外面衣服。手持槍械。始知盡係逆夷裝扮。即聞槍攻擊。轟斃逆夷數十人。我兵並無損傷。勇隊亦即向前助攻。頗為得力。其時由太平橋北來大隊逆夷。業已攏近。兵勇等人人奮力。復擊殺逆夷數十餘人。正在相持間。又忽由城根轉出假充鄉勇之夷人漢奸一隊。忽脫去號褂。由東門向營盤橫衝。我兵益加奮勇。三面迎拒。不意慈谿山背後

十八

突有無數夷人。爬赴山頂。槍礮齊發。由上衝下。兵勇立腳不住。傷亡數百餘人。回視營盤帳房。已被火箭燒燬。槍已擊熱。鉛丸火藥。又皆用盡。力不能支。遂各潰散。李文蔚本日未刻。接據探報。有大小夷船多隻。在大西壩丈亭等處往來。即於嶺頭瞭望。遙見夷船來去如飛。火光冲天。礮聲不絕。正在差人探視。旋聞慈谿縣城有槍礮之聲。時因慈谿山營盤去長溪嶺尚有二十里之遙。趕緊調派都司劉鳳翹帶領山西擡礮兵一百名。四川鳥槍兵二百名。迅速前往接應。乃山勢彎曲。其前路狹窄處。所已為漢奸暗中焚燬。隨令各兵剷除。而勇壯漸已退回。前面擁塞。遂致救應不及。其時天已昏黑。逆夷亦各回船。兵勇紛紛來營。而各山溝數處。火起。不知何人所放。並有假扮鄉勇難民數百餘人。徑入長溪嶺山口。當即派員前往攔阻。查李文蔚所帶兵丁。僅止一千餘名。除撥守糧臺及本日派去接應兵丁。其留營官兵。為數無多。恐不敷抵禦。致有疏虞。即時飭令移營。李文蔚甫經下山。未及數里。嶺頭業已火起。對山又有火箭飛來。帳房什物。大半燒燬。嗣經查明。即係假扮鄉勇漢奸之所為。李文蔚於二月初五日亥刻。回至曹江。與李奕經會合一處。查點此次接仗員弁。祇有遊擊謝天貴。凌長星。都司劉天保等。趕到。其副將朱貴等。是否存

亡尚無確耗。統俟將前後兩次傷亡及奮勇出力各將士詳細查明再行具奏請

旨分別辦理。惟李等前於正月二十九日攻取甯鎮兩城。既未能即時克復。此次慈谿接仗復致失利。李奕經身膺統率。調度無方。李文蔚專督前路。前次攻城既未得手。茲復被逆夷燒燬營盤。損傷將士。實屬無能。李等辜負

天恩。咎實難辭。惟有請

旨將李奕經、李文蔚交部從重治罪。以為昏昧無能者戒。惟查此

次浙東用兵。該省水陸地勢處處港汊紛歧。其旱路止能

沿河行走。寬者不過四五尺。勢難大隊進剿。是以李等數

十九

月以來。悉心籌畫。必須明攻暗襲。正奇並用。或能得手。不

意曹江以東。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

莫能辨。所有李等現在兵勇數目若干。營盤幾處。某日行

至某處。以及帶兵官員面貌姓名。莫不詳細記認。至逆夷

船堅礮利。向止於水路為便。而所有甯波一帶山勢陸路

漢奸處處為之導引。反較我兵熟悉。李等帶領官兵。由蘇

來杭。時號稱精兵十二三萬。原欲震懾夷心。使之畏懼。乃

自兵過曹江。所有兵勇若干。俱為漢奸逐隊細數。官兵虛

實逆夷無不盡知。以故兩次接仗轉致失利。在此等漢奸

不過貪彼洋銀。乃至奉

旨准其自拔來歸。並准其立功一體賞賚。如此

天高地厚之恩。竟不能回心向化。李等恐愚民無知。不解文義。除

張貼告示以外。復編成俚俗之言。刊刻手諭。幾千百張。徧

行傳布。數月之久。總無一悔罪來歸者。自外生成與犬羊

為類。甚至打仗之際。百姓男婦毫無畏懼。從旁指點嬉笑

竟不知是何肺腑。李等現已拏獲數名。其中竟有膽敢夜

入李文蔚營內。逼近暗窺之人。現在訊取供詞。愈究愈眾。

李等誠不料該處人情敗壞至此。刻下若照前次局面辦

理。仍屬於事無益。曹江地面逼近賊巢。漢奸窺伺軍情。朝

發夕至。布置一切。必不能十分嚴密。自未便仍在曹江屯

二十

紮。查紹興府城去曹江不及百里。城內地勢亦屬緊嚴。且

教場寬展。儘可屯紮官兵。李文蔚即暫駐紹興待罪。一面

休養士卒。調派前路防守事宜。但此時春潮漸長。前次漢

奸已代逆夷聲言。有欲由甞子門內犯省城之謠。而定海

一路。是否得手。又有夷船在黃盤洋游奕。梗塞該處。亦無

確耗。若未能牽其後路。則海口尤宜加意防守。李特依順

現雖統帶官兵在萬松嶺駐紮。遙控尖山乍浦兩路。以目

前情形而論。乍浦本省守兵及撥調陝甘官兵。共有四千

七百餘名。山東及福建鄉勇亦有二千餘名。尚堪防禦。惟

尖山一帶。止有湖北官兵一千名。在海口駐守。且須分屯各

堡恐不免於單弱。至其地勢究竟若何。夷船是否能到。必須逐一履勘確實。岑奕經即由曹江帶領河南官兵一千名。渡錢塘江。順海塘親赴該處。查看布置。如有逆夷窺伺。即就近控制。應接此後。宜如何籌辦之處。岑等竭盡心加。公同細商。務期盡職。醜類庶以稍贖前愆。

殊批。憤恨何堪。筆難宣述。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經等奏長溪嶺慈谿山營盤被焚一摺。據奏逆夷於二月初四日。駕駛大船徑進大西壩。復有火輪船駛至丈亭。漢奸為之指引。並假扮商民鄉勇。橫冲營盤。慈谿山嶺突有夷人。爬越山頂。槍礮齊發。我兵力不能支。其長溪嶺山口

二十一

亦有假扮鄉勇。難民賊匪。施放火箭。焚燒營盤。文蔚移駐紹興府城。奕經即由曹江帶兵渡江。應援尖山一帶等語。覽奏不止失望。憤恨之懷。難以言喻。已由六百里諭知齊慎。令其兼程赴浙。並調陝甘兵二千名。赴浙會勦矣。該將軍等暫令戴罪立功。以觀後效。現在存營官兵。計尚不少。據奏遊擊謝天貴。凌長尾都司劉天保。業已趕到。副將朱貴等。尚無確耗。著將現在存營兵數。同傷亡將士。一併詳查。據實具奏。該將軍等身膺重寄。仍當激勵將士。另行設法。慎密布置。可戰則戰。當守則守。斷不可以偶爾失挫。少形畏蕙。以致兵氣不振。所關甚鉅。至乍浦地方。甚關緊要。尖山一帶。逼近省垣。務須嚴密備防。不可稍有疏失。

又

諭本日據奕經等奏長溪嶺慈谿山營盤被賊焚燒。文蔚已退回紹興府城。奕經帶兵渡江。應援尖山一帶。已諭令嚴密防範矣。江蘇上海寶山一帶。與浙洋地面毗連。難保逆夷不乘間竄入。著牛鑑督飭在防員弁。小心偵探。認真備防。毋稍疏虞。

又

諭前有旨。令齊慎折回四川。現在浙江軍務緊要。齊慎無論行抵何處。接奉諭旨。即著馳驛兼程。前赴浙江。會同奕經等辦理夷務。

又

諭前有旨。令富呢揚阿等。豫備陝甘官兵二千名。聽候調撥。現在浙省軍務緊要。著該撫一面知照。恩特亨額。一面選派曾經帶兵員弁。即日分起管帶。飭令迅速前赴浙江。交奕經等差遣。毋稍遲誤。仍飭沿途嚴加約束。毋使滋擾。

二十二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前因揚威將軍與參贊大臣文蔚先後自省東渡。進次曹江。文蔚已於正月二十六日督兵進勦。恐該逆於被勦之後。到處奔突。以圖牽制。當經分飭各屬。嚴行防禦。茲據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璠。臬司蔣文慶。及慈谿縣知縣王武曾等。疊次來稟。據稱文蔚自曹江進至慈谿縣之長溪嶺。駐紮二十九日。寅刻貴州安義鎮

總兵段永福等統領兵勇攻入甯波府城。逆夷據樓抗拒。彼此互有殺傷。我兵旋即退回。又將軍等所雇河南等省鄉勇。於是日同時攻搗鎮海。因逆夷出城迎敵。鄉勇未及進城。亦即退轉。復據平湖縣知縣胡培荃稟稱將軍等所雇江南崇明川沙等處水勇於二十四五等日自乍浦出洋。前往定海之岱山停泊。旋與該逆接仗。各鄉勇復自定退。至乍浦各等情前來。臣查曩所稟多係輾轉探報之詞。至於我兵如何進攻。如何退回。以及逆夷之如何拒敵。稟內均未聲敘。現在大軍業已退回。諒將軍等自必相度機宜。另圖進取。第郡縣未復。兇談尚張。該逆性類虎狼。難保

二十三

不以報復為名。藉端思逞。在曹江一帶。有將軍等統兵駐紮。該逆或不敢即圖侵犯。即使果來侵犯。將軍等亦可就近策應。不致他虞。惟乍浦距曹江較遠。而與定鎮則海道相連。去冬該逆業已至彼窺伺。今自本年正月以來。疊次檢獲白黑夷俘。皆由該處進出。此次又自該處遣發水勇前赴定海。旋復自定退回。該逆耳目眾多。勢必偵知備細。誠恐其挾憤逞毒。突來攻擾。該處雖經將軍等添有兵勇。而聲勢究不若曹江之壯。且巨浸汪洋。該逆大船可以蟻附塘下。地勢更與曹江不同。情形實為喫重。又海甯之尖山一口。密邇乍浦。儻乍浦有警。更恐該逆分船由尖山直

犯省垣。現在參贊大臣特依順雖仍在省駐守。惟其所統之湖北山陝等兵三千二百名。業經將軍等調去四百名。僅止二千八百名。較去冬兵勢稍單。而自尖山至省道路綿遠。竊恐堵剿為難。臣現已諄飭在防文武實力防範。如果該逆突至。惟有會同特依順激勵兵勇奮力攻擊。以期保衛。

劉韻珂又奏。再臣前因部撥軍需銀三百萬兩。除山西等省未解銀四十六萬餘兩外。餘銀二百五十三萬餘兩。經將軍參贊等密辦軍務各委員暨江浙兩省各糧臺陸續支提。祇餘十餘萬兩。不敷應用。當經奏請

二十四

敕部籌撥銀二百萬兩。以供支用在案。惟是由部籌議之後。再於各省撥解來浙。有需時。日浙省現在需用甚急。勢難緩待。臣與總局司道逐加籌議。自應就近先行借款墊用。庶可無誤。要需查兩浙商人前此報效銀一百二十萬兩。內十萬兩據該商等於奉

旨後呈繳現銀業已收入軍需項下支用無存。其餘一百八萬兩。各商係分作六綱。按引輸納。經臣奏明先於運庫外輪雜款內動墊。茲經運司查明雜款內約可墊銀四十萬兩。除先因咨提蘇省存銀未到。借支運庫銀十萬兩外。尚可動銀三十萬兩。應即儘數提用。以應目前之急。若此款支用

完竣之後山西等省未解各銀業已解到或此次請撥之
二百萬兩奉部議准鄰近各省已有解浙之銀自可勿庸
另籌設彼時尚無解到或解到銀數有限自不得不再籌
接濟之策查浙省藩運二庫各存正雜兩項銀四十餘萬
兩皆係應用支放之款惟軍需緊要與他務不同自應先
其所急應請於藩庫內備銀十五萬兩運庫內備銀二十
萬兩俟商捐一款用竣之後接續支提仍俟前請之二百
萬兩奉部議准各省解到後隨時撥借還款俾供支放如
此款支用完竣而各省仍無銀兩解到則浙省無銀可墊
勢不得不在鄰近之江蘇省通融那借以資轉輸相應仰

二十五

乞

聖恩

飭下江蘇督撫臣於該省藩運各庫內湊備三十萬兩以便浙省
各款支用完竣後續支應用此項亦於前請之二百萬兩
按數撥還以清款印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大兵尚未克復郡縣現飭各屬加意防
堵一摺覽奏已悉本日復據奕經等馳奏逆夷勢甚猖獗兼有
漢奸扮作商民鄉勇肆行抗拒傷我官兵殊堪痛恨所有尖山
各處海口亟宜設法防堵著該撫隨時咨商將軍參贊等妥為
辦理毋稍疏虞又另片奏先提運庫銀三十萬兩應用如山西

等省銀兩及部撥銀兩未經解到再於藩庫備銀十五萬兩運
庫備銀二十萬兩接續支提均著照議辦理至所稱再有不敷
請於江蘇藩運庫內備銀三十萬兩等語即著咨江蘇督撫
豫為籌備

甲午

諭內閣移彭阿著馳驛前往天津會同訥爾經額商辦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現當海防喫緊之際訥爾經額調度一切必應擇
要駐紮呼應始靈胡超帶領精兵亦須屯紮海濱方資捍衛著
訥爾經額即移駐葛沽胡超移駐大沽所有糧臺軍火一切俱
著移近該督行營以便隨時支撥本日已降旨派移彭阿前往

二十六

天津會同商辦事件該督接奉此旨即在天津府城靜候移彭
阿到時妥商一切

又

諭逆夷占據浙江郡縣將軍參贊等攻勦未能得手據稱徧地皆
屬漢奸為之導引且逆夷詭譎異常往往於接仗之際扮作鄉
勇商民難民使我兵不能辨別臨時脫去號褂及外面衣服手
持槍械併力抗拒該逆如此詭詐殊堪痛恨既恃船堅礮利游
奕海面復假扮內地良民巧為滷速又分作數路同時突出使
我兵應接不暇以致勢將得手旋被橫衝浙省如此他省恐不
免施此伎倆奉天直隸山東漢奸雖未必如南省之多而亦難

保必無誠恐貪嗜重利為之勾串引導不可不先事豫防該逆若施詭計必於黑夜之中令漢奸假扮兵勇商民混入內地更難辨別著禧恩訥爾經額托渾布各就所屬海口情形嚴加堵禦不時偵察如實係商民難民固不可任聽吏胥按求滋擾儻其形跡可疑必須切實根究毋令奸匪竄匿其間其營中一切衣裝號令務當隨時密傳不令夷人漢奸豫行知覺無論晝夜我兵易於辨識所謂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夜戰聲相聞足以相知也至該夷船隻四出擾累沿海省分難保不乘潮游奕前來窺伺設使該逆復萌故智將夷匪及漢奸扮作鄉勇商民難民分路登岸該將軍督撫作何辨別策應並如何杜絕奸謀之處著分別妥議具奏至天津商船到口之時必應如何稽察不致奸民混入此層最關緊要尤當悉心籌畫毋得稍存大意並著剴切曉諭軍民人等該逆悖理絕義定遭天譴兇釁不能久張遊魂漸就漸滅仍當同心戮力敵愾奏功斷不可稍形畏蕙自隳銳氣以副朕激勵眾心豫杜奸萌至意

二十七

丙申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於二月初六日接准防守上虞之衢州鎮總兵李廷揚函稱探聞初四日我兵與逆表在慈谿縣城外接仗勢甚危急次日又接行營糧臺委員毓秀張銑等會專長谿嶺參贊文蔚大營於是夜被逆夷放火燒燬等情臣接聞之下萬分焦灼正在確加查探聞

揚威將軍旋自曹江回省臣細加詢問據云是日逆夷與假扮商民鄉勇之漢奸分為數隊先在慈谿縣城外與我兵接仗四面攻撲其槍礮火箭又極猛烈我兵死者五六百人營盤帳房俱被焚燒兵勇勢不能支紛紛潰散至昏暮之際又有漢奸數百人假充難民鄉勇徑入長谿嶺山口山內復有數處火起文蔚恐有疏虞飭令移營一面先行下山乃行未數里即被入山之漢奸將營盤燒燬臣復詢以前此攻城不克情形據云伊等自上年抵蘇以後因堂堂正正之師恐難取勝是以委令安徽泗州知州張應雲等與地方紳士招撫該逆任用之漢奸令其用重賞轉

二十八

邀義勇分伏城內俟大兵進剿之時作為內應詎被該逆探知豫作準備而用為內應者又反為賊用故城池未復兵勇轉多傷亡各等語伏查該逆滋事以來恣橫無忌上年定海鎮海之守備無不固若金湯而旬日之間蕩為灰燼臣已知該逆之兇釁難以遏抑然猶以本省兵勇類皆怯懦或者調集勁師可冀一勝故於鎮海失守之時即奏請調派精兵來浙攻剿以期克復仰蒙我皇上不惜度支簡調川陝等省師徒遠道赴浙皆係久歷行陣之人迥非本省官兵可比且揚威將軍等抵蘇後又招集江南山東等省義勇多名其精壯勇悍亦無異於川陝之兵

聲勢已不為不壯。況將軍等密籌數月。一切布置。區處悉從隱秘。臣忝任封圻。猶且不能深悉。遑論其他。是機宜亦不為不密。以將軍等之深謀秘計。加以各省之勁旅銳師。似無難於擒渠掃穴。臣祇慮大兵到後。該逆畏懼遁逃。竄擾他處。初不料攻勦竟無成功。轉致損兵折將。實為事出意外。浙省自去秋以後。官紳士庶。無不企望捷音。乃延頸數月。復聞敗衄。人心渙散。愈甚於前。竊恐此後之用兵。更為不易。而目前之大局。深屬可危。臣焦慮私衷。難以枚舉。謹為我

皇上臚陳其概。查此次調集之各省兵勇。兩遭挫衄。銳氣全消。即

二十九

防守他處。未經接仗之兵。亦皆聞敗中餒。若復欲鼓而用之。其勢必難再振。臣所焦慮者一也。現在各兵既難深恃。似宜另調。然西北各省。距浙窻遠。非四五月之後。不能到齊。該逆驕縱已極。未必如前此之伏而不動。事等然眉。豈能違待於四五月之後。況各省額兵。類皆強弱參半。即如浙省。初次所調之壽春兵。極為精勇。及第二次復行調派。其齊力材技。與初次迥不相同。他省情形。諒亦如是。是即續行添調。亦恐無濟於用。臣所焦慮者二也。該逆火器之精。不獨大礮一項。其火箭火彈。亦無不猛烈異常。無可抵禦。我兵以血肉之軀。安能抵此毒鏃臨陣之際。該逆先在

遠處施放火器。我兵但有數十百人。被其所傷。則餘眾自然瓦解。雖有技勇。亦無所施。臣所焦慮者三也。論者本謂該逆不長陸戰。而兩年之中。該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陸路。且能爬越山嶺。又有漢奸為之導引。各處路徑。較我兵反為熟悉。其陰謀詭計。復在在出我所備之外。使我萬難防閑。臣所焦慮者四也。水戰尤為該逆之所習。我欲制其死命。必當籌海洋制勝之策。若僅攻之於陸路。無論現在師徒撓敗。未能取勝。即使日後幸獲勝仗。而該逆登舟遁去。我既無精練之水師。又無堅大之戰艦。祇能望洋而歎。逆謀未息。後患難窮。臣所焦慮者五也。該逆前此在定海。半

三十

載有餘。故在甯波等處。又經數月。以小信小惠。要結人心。在大家巨室。自不致為所誘。至無賴之徒。則皆被該逆勾充。漢奸樂為盡力。即有不甘從逆之人。亦因該逆並未凌虐。彼此相安。轉以大兵進勦為慮。是民間已鮮同仇敵愾之心。況此次將軍等往彼攻勦。先在甯波慈谿一帶屯紮。兵勇現被該逆偵知。將曾經住歇之房屋。悉用礮火擊燬。各民人因急公好義。橫罹摧殘。此後人皆畏禍。孰肯用命。遲之又久。恐為該逆之耳目。將不獨在漢奸。臣所焦慮者六也。大兵屢敗。敵驕我餒。不唯攻勦甚難。防守亦極為不易。恐該逆所到之處。無復完城。而乍浦為江浙咽喉。省

城為根本重地。尤為緊要。現在乍浦雖駐有兵勇六千餘名。然本省之兵。與閩省之勇。本不足恃。陝甘等處兵勇為數。又屬無多。設被該逆乘突。恐難堵禦。至省城距尖山一百餘里。道路綿長。兵勇之數。轉不如乍浦之眾。議者以尖山口內。水淺沙淤。恃以無恐。不知該逆之杉板船。到處可達。原不論水勢之深淺。況目下春潮日長。水漸充盈。不特杉板船可進。恐火輪船亦可駛入。此際人情震動。士氣不揚。雖經臣督率文武。竭力鎮撫。而風鶴皆驚。迥非復從前之安帖。儻有逆船數隻。突然內竄。必致全城鼎沸。不戰自潰。且臣聞近來無業游民。希圖搶掠。竟有以該逆之內犯

三十一

為可喜者。紹興嘉興等府。比比皆然。即省中亦復不免。人心如此。又何望共謀保衛。臣所焦慮者七也。浙省上年秋成。固屬歉薄。然未經成災之處。仍屬有收。乃有漕各屬。收納漕糧。業已數月。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處。實為從來所未有。皆由逆氛不靖。花戶人等。半已流離。半懷觀望。遂致輸納不前。追呼罔應。今大兵復又失利。催徵更屬為難。體察情形。實難免於貽誤。而地丁南米之不能催納。更可類推。且乍浦有警。則江省蘇松二府。亦難免震驚。不特收糧多有掣肘。並恐船行不無阻滯。臣所焦慮者八也。去冬杭州湖州紹興等府。所屬各縣。匪徒聚眾搶掠。勢甚熾

張雖由十一月間猝被雪災而起。實則因該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顧。故遂藐法逞兇。經臣分委文武多方彈壓。咸惠兼施。甫就解散。然首要各犯。尚未盡弋。獲當此人心震擾之時。難保不潛相煽惑。散而復聚。況上年雪災之後。春花多未布種。現在米麥蔬菜。價日增昂。小民度日維艱。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復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機而起。臣所焦慮者九也。自該逆犯順以來。沿海七省警備。已將兩載。而逆勢轉益驕橫。不惟浙省之防勦皆難。即他省亦在在喫重。該逆屢有至天津上海滋擾之謠。難保其不果行竄突。在各將軍督撫思慮豫防自己

三十二

盡臻嚴密。然以浙省之前後履轍。推之。臣不敢謂他省竟爾無虞。設今再有失事。實屬大虧。國體且就令該逆不復他擾。而浙省一日不能罷兵。他省即一日不能弛備。計七省一月之防費。為數甚鉅。防無已時。即費難數計。糜餉勞師。伊於胡底。臣所焦慮者十也。凡此十端。皆屬必然之患。亦皆屬莫解之憂。若不早為籌畫。則國家之事。豈容屢誤。臣病軀措拄。心急如焚。寢食俱廢。輾轉思維。並無良策。將軍現赴海甯州。查勘海口情形。參贊大臣文蔚留駐紹興府城。調度前路防守事宜。究竟此後應作何籌辦。將軍等似亦尚無定見。臣渥被

生成若不將實在情形直陳於
聖主之前。設日後省垣不守。臣雖粉骨碎身。亦屬罪人。伏乞
皇上俯念浙省事在危急。獨操

乾斷

敕令將軍等隨機應變。妥協辦理。俾浙省危而復安。即天下亦胥
受其福。臣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

劉韻珂又奏再。臣正在拜摺間。接據慈谿縣知縣王武曾
稟報。初四日我兵與逆夷接仗情形。與揚威將軍向臣面
述之語。大略相同。惟稱是日逆夷礮彈火箭攻入城內。衝

三十三

署倉庫暨民房被燬多間。又被入城之夷匪漢奸搶去米
穀銀錢。旋即退出。在城外張貼偽示一紙。有勒令慈谿股
戶。付給銀四十萬兩。限七日內付給一半。如逾限不付。即
著夷兵前來力催等詞。又據署餘姚縣知縣林朝聘等稟
報。初六日有該逆火輪船一隻。杉板船多隻。駛至該縣城
外。至初七日早退去等情。前來查該逆由慈谿竄入餘姚。
自係窺探有無官兵。因大軍已退。故該逆亦即轉回。或偵
探上虞曹江一帶兵勇情形。意圖內犯。亦未可定。且其在
慈谿所貼偽示。逼勒股戶付給銀兩。有七日不付。著夷兵
力催之語。其情實可痛恨。

劉韻珂又奏再。將軍等前在蘇州。招集各省壯勇以助兵
力。臣雖聞知其事。而各勇籍隸何省。人數若干。臣並未深
悉。茲各勇在慈谿等處。戰敗潰散。連日攜帶器械。紛紛抵
省。臣派員盤詰。有原籍江蘇者。有原籍安徽者。亦有原籍

山東河南者。為數不少。臣以此項壯勇。如仍須遣用。自應

就近截留。若無須留用。則其所執槍刀等物。必須追繳。庶

免恃械滋事。當經咨准將軍。以勇壯聽其自便。止將器械

追繳等情。覆覆。臣現已飭令省城巡防各員。及沿途經由

之會稽山陰蕭山石門秀水嘉興等縣。遵照辦理。妥為彈

壓。併因各勇人數眾多。潰散之時。四處奔竄。未必由大道

行走。且該勇等性多兇悍。多有恃眾不肯繳出器械之人。

浙省必不能收繳淨盡。復又移咨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各

撫。飭屬一體巡查。如有成羣結隊。執持器械過境者。即

將器械追繳入官。以免事端。

劉韻珂又奏再。臣前請將已革兩江總督伊里布改發浙

江軍營。効力贖罪。未蒙

允准。

恩出自

上。臣何敢復行請。惟念該革員之獲罪。究屬因公。其按兵不戰

較之債事誤

三十四

國者亦有區別我

皇上愛惜人材凡中外獲咎臣工苟心跡可原或荷棄瑕錄用或令戴罪立功者不知凡幾近如周天爵林則徐等亦皆令其及時自效仰見

聖度如天不使諸臣終身廢棄之至意伊里布與周天爵等同係遣戍之人情罪似無二致其公忠體

國並無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之所見者止此一人現在將軍等差委需員除隨帶司員之外又調取各省之丞倅牧令來浙委用並令本省之舉貢生監查辦事件若老成謹慎不貪功不圖利如伊里布者正可以備任使況該革員

三十五

為逆夷所感戴即其家人張喜亦為逆夷所傾服若令其來浙或該逆聞知不復內犯亦未可定可否仰乞

天恩將伊里布發至浙江軍營效力贖罪之處出自聖裁

諭內閣著英著馳驛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將軍奇明保著俟者英到浙後來京候旨

又

諭伊里布著改發浙江軍營效力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大兵在慈谿失抄事勢深可危慮一摺此次大兵進剿勢將得手旋被橫衝以致各兵潰散人心惶惑

所奏俱係實在情形現在奕經等分據要隘務當各矢血誠安撫士民保衛郡縣該逆兇談甚熾必四路分竄擄掠尤當設法

羈縻毋令蹂躪地方省城為根本重地劉韻珂調度守禦力恐不支該將軍參贊等必應極力防堵毋稍疏虞其曹江尖山乍浦等處均應分兵防禦處處周密斷不可因偶爾失利自隳銳氣以期勉贖前愆又另片奏壯勇戰敗潰散連日攜帶器械紛紛抵省該撫業經咨會各督撫等語此項壯勇本皆獷悍之徒若聽其同時四散恐饑驅勢迫轉為夷人所用此層不可不慮該將軍務當從長計較或酌留備用或咨令回籍無滋後患其已經出境者現已降旨由四百里諭令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各

三十六

督撫沿途妥為彈壓無令滋事並將健壯者酌留備用所持器械追繳入官諒該督撫等必能遵照妥辦又另片奏逆夷張貼偽示勒令慈谿殷戶付給銀兩並有火輪杉板等船在餘姚縣城外等語該逆窺探需索難保不乘機內犯著奕經等與劉韻珂嚴密防範體察情形總以保衛城池為要本日已降旨飭將伊里布改發浙江效力並令著英馳赴浙江署理杭州將軍篆務不日均可抵浙該將軍等惟當協力同心據外安內切不可再失事機也

又

諭寄諭欽差大學士穆彰阿本日據劉韻珂馳奏勦辦逆夷情形

現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前赴浙江軍營效力並令耆英帶同前往矣劉韻珂原摺片著鈔給閱看此事與訥爾經額無涉斷不可向其告知致天津海防稍有弛備也

又

諭據劉韻珂奏浙江所募各省壯勇因未能得力聽其自回原籍等語該壯勇等性多光悍浙省既無須留用應將所執槍刀等物追繳庶免持械滋事現已陸續起程恐在浙不能收繳淨盡著牛鐸程爾悉程林悉托渾布鄂順等各飭所屬一體巡查如有成羣結隊執持器械過境者該地方官妥為彈壓並設法將器械追繳入官其壯勇內如有驍健堪資效力者分別酌留以備驅策此外散歸各壯勇俱著查明咨送回籍交該地方官妥為安置毋令滋事將此各諭令知之

三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五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二片丁酉

諭軍機大臣等天津海口緊要已據訥爾經額層層布置惟該逆詭詐多端斷不敢於現有礮臺重兵防守處所蜂擁而進僅遣人改裝易服於邊關無人之境陸續上岸暗伏各處迨聚至多人然後繞至礮臺後面突出逞兇我兵瞥見後路有賊勢必羣相驚疑不戰自潰是我兵所不及防之處皆該逆所必乘之際既不能處處添駐重兵尤不可因水淺泥深遽信該逆不能登岸著穆彰阿會同訥爾經額悉心體察妥密籌商務使無隙可乘方為盡善至天津府乃五方雜處之區尤關緊要僅該逆因海口嚴防分遣漢奸匪黨扮作商民難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藝人等形狀潛蹤分起潛跡入城作為內應我兵縱能環衛城垣力禦外寇而倉卒之際該逆從中滋擾或放火延燒或衝門橫突又將何以禦之並著穆彰阿等妥商定議設法嚴防斷不可僅託形跡可疑之人查拏了事全在派出得力各員弁處處留心密為偵察俾地方不致騷擾而奸徒亦無從托跡方為周密至現在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各省壯勇有經浙江遣散者難保不闖入直隸境內尤恐漢奸假托壯勇名色潛來窺伺著訥爾經額分飭所屬於該省交界地方嚴密稽查毋任此輩匪徒潛入滋事是為至要

戊戌

諭軍機大臣等。山東海口備防。疊據托渾布奏報情形。布置當已周密。惟該逆詭詐多端。於礮臺屯駐重兵處所。必不逞先突犯。或乘風雨黃夜。於邊關無人之處。改裝登岸。暗行埋伏。迨聚集多人。抄入礮臺後面。突出肆逆。致我兵驚疑失措。甚為可慮。著托渾布悉心體察。再行妥密布置。固不能處處添兵駐守。斷不可以地非險要。稍存大意。又該逆或因海口嚴密。無隙可乘。分遣漢奸匪黨。扮作商民。難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藝人等。潛蹤分起。溷跡城市。豫為內應。表裏為奸。尤不可不先事豫防。並著托渾布諄飭派出員弁。隨時隨地留心偵察。不獨形跡可疑之人。立即拏究。遂信為查拏淨盡。務使匪徒無從托足。而地方仍不至騷擾。是為至要。至浙省調去山惠及各該省壯勇。現經遣回。尤難保無助逆漢奸。乘機混入。並關入直隸境界。昨有旨諭令該撫彈壓安置。並著飭屬嚴密盤詰。其該省回籍壯勇。固當妥為約束。即外來路過各項人等。亦須設法稽查。勿令奸匪溷跡。假道山東沿海地方。竄入天津一帶。致滋事端。

己亥。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奏竊。奕經於二月初八日。將慈谿山接仗情形。並曹江以東漢奸充斥。以致官兵失利各緣由。恭摺奏報在案。等因。當即移駐紹興。以便控制曹江。就近收斂兵勇。休養士卒。奕經即於

二

次日前赴海甯尖山。查看該處形勢。其地距省僅止一百餘里。濱臨大海。水面約寬七八十里。一望無際。現在水勢漸淺。間有沙痕淤起。詢據土人聲言。秋冬之間。水涸沙淤。船隻易於擱淺。不便往來。若三月以後。桃汛泛漲。沙被水冲。即屬無險可恃。等因。奕經詳細籌思。尖山一帶。水面太寬。礮力難及。即使添兵防守。仍屬無益。惟七堡地方。稍為險要。現有總兵博勒恭。分飭湖北兵。在彼按段防守。尚為周妥。惟地勢亦屬散漫。現在又無別處兵丁。可以增添協守。祇得添設礮位。藉資捍禦。並查省城為根本重地。銀杏埠渡口。緊接城垣。兵力尤不宜單。當將奕經所帶河南兵一千名內酌撥一半。在該處屯紮。與萬松嶺為犄角之勢。其前次派守銀杏埠之壽春鎮兵二百名。即札令前赴海甯州。交副將岱昌調撥。擇要防守。旋於途次接到文蔚來函。並附有夷書一件。查詢持夷書之人。係屬四川兵丁。因正月二十九日。在甯郡攻城接仗。火礮打破頭頂。暈倒被擒。關住數日。忽一日。夷目郭士立。將伊放出。給予洋錢三元。作為盤費。囑其持書送至大營。等因。奕經當即回杭。與特依順。劉韻珂。公同商酌。現在兩次接仗之後。逆夷動靜。若何。未能探聽確實。既係我兵持來夷書。即不拆閱。彼此無從知覺。當即公同拆閱。乃書中止。欲將兩次失陷官兵

三

與歷次擒到夷人彼此互換並無別項違悖字樣但該逆來書中兩次接仗情形並不提及實屬狡詐不知是何居心殊難測料等與劉韻珂再四籌商祇可暗中設法暫時虛為籠絡庶該逆不致遽行鴟張而果否能延緩時日尚未可知至所獲白黑夷人共計白夷四名黑夷五名是否准與釋放即令其將我官兵送回之處相應請

旨飭下遵辦等仍一面籌思善策務期盡掃夷氛用以稍贖罪戾惟浙省地勢河汊紛歧田塍逼仄既不能排列隊伍水路小船行走散緩更難禦火輪夷船調到川陝各勁兵雖人人奮勇又因路途狹隘不能施展如意其勢不得不因

四

本省紳士雇募鄉勇作為居停以及嚮道藏伏兵勇之用詎料該處人情險惡半係漢奸現在掣到數人連日訊據供出該犯等多由本省紳士雇充鄉勇又受夷人暗雇充當紅毛鄉勇希圖兩面牟利互相串通惟欲兵事不結兩邊口糧均可時常支領尤可恨者其中儘有本地良善紳民志切同仇曾經容留接濟兵勇之人俱為漢奸指引將其房屋什物盡行焚燒擄掠嗣後大兵進剿惟恐人心畏怯不敢再作居停至此等漢奸其詭計業經識破日後更難收拾且查上年奉

旨陸續調到征兵江甯旗兵八百名安徽官兵一千名均由巡撫

調派各路防守江西兵二千名內一千駐守餘姚去冬逆夷滋擾該縣曾經潰散其餘一千名亦屬輟弱是以等前次奏明止令守護糧臺湖北兵二千名內一千名及陝西擡礮兵二千名由等特依順統帶駐紮省城萬松嶺地如其一千名交宜昌鎮總兵博勒恭武帶領駐守海甯松江一帶地方陝甘兵二千名內八百名及陝西擡礮兵二百名交漢中鎮總兵德坤帶領駐守乍浦統計進征官兵除埋伏內應均係本省官紳雇募鄉勇其河南兵一千名四川撥出兵四百名山西擡礮兵六百名留為後路接應實止四川兵一千五百餘名陝甘兵一千二百名並餘丁

五

七百餘名交總兵段永福副將朱貴分作兩路進剿至各路募到義勇除駐守乍浦外其餘進攻定海是否得手尚無確音等已札飭該將身及委員等如一時不能得力即可潛伏不動免致洩漏其前次進攻甯鎮兩城及截守梅墟等處義勇亦止三千餘名內傷亡及疲乏畏怯者亦須查點挑選查上年徵調官兵及雇募義勇為數將近數用兩次接仗之後雖殺傷逆夷多人而我兵亦頗有傷亡其未經受傷兵勇隨時鼓勵俱尚振作願赴前敵此時若將分守各路勁兵調集一處以之攻剿逆夷儘堪得加無如該省濱海要路處處須防刻下派撥分守禦敵兵加已

形單勢逆。如分路竄擾。究竟能否堵禦。尚難定準。自未便合為一路征剿。復查前次等具奏。招募糧船水手。摺內曾聲明。如有應行調兵之處。再行奏明。請

旨。現在兵力實屬不敷。調遣合無仰懇

聖恩。俯賜徵調陝甘省勁兵二千名。廣西省勁兵二千名。貴州省

勁兵二千名。四川大小金川屯兵一千名。迅速來浙。以備

攻剿之用。並請

旨。飭下各督撫。揀派曾經出師之將備官弁管帶。並選派熟悉操

廠鳥槍技藝兵丁。務按營將整隊調來。免致畸零。庶眾心

易齊。隊伍亦可整肅。仍令於常例之外。准其多帶餘丁。仍

六

照常例支發口糧。到浙後。即令其充當夫役。免其由本省

雇募。言語不通。良莠濶雜。等現仍差確實安人。查看曹江

以東各路情形。到切設法曉諭。庶冀人心悔罪。向化。惟各

路大兵調到。尚需時日。現在各海口要隘。雖節節派兵防

守。逆夷是否不來。攻撲究難豫定。等惟有竭盡心加。隨時

隨地。督飭將士。加意防禦。將來大兵雲集。等自當公同商

酌。慎密籌畫。另圖進剿之策。務令逆夷成擒。海宇肅清。以

慰

聖懷而伸

天討。等。奏經於拜摺後。即前赴紹興。與文蔚面商防堵一切事宜。

殊。此事已如此。添調何難。前番布置。似乎確有把握。一經動作。受虧退步。又欲俟數千里之外。續調之兵到齊。再圖進剿。無論曠日持久。必能保其成功乎。

奕經特依順。又奏。再浙江提督余步雲等。前於進兵之

時。奏明。札飭該提督帶領提鎮標營弁兵。駐守奉化縣地

方。查上虞毗連餘姚。為上江屏蔽。該提督於彼處情形。尚

為熟悉。現復札令該提督除留兵防守奉化外。仍帶領本

標官兵。赴上虞屯紮。以資防守。俟將來進兵時。再行擇地

安插。

諭軍機大臣等。著鄂順安於河南省挑選精兵一千名。周之琦於

七

廣西省挑選精兵一千名。候旨調撥。應帶軍器。著一體揀擇精

良。妥為豫備。

又

諭奕經等。奏請調官兵進剿一摺。據奏。尖山一帶。水面太寬。賊力

難及。惟七堡地方。稍為險要。已有博勒恭武帶兵防守。其銀杏

埠。渡口。緊接省垣。已將河南兵酌撥屯紮。與萬松嶺為犄角之

勢。又派壽春鎮兵。前赴海甯防守。現在兵力。尚有不敷。請旨徵

調等語。前已有旨。飭令陝甘官兵二千名。迅即赴浙會剿。其各

省勁兵。亦已豫備候調。此後再圖進剿。立功贖罪。究竟該將

軍等。有無把握。至逆夷呈遞書函。擬請暫示羈縻。該將軍等作

何羈縻之處。所奏殊未明瞭。其單開所獲黑白夷人。究係在彼充當何項名色。單內所稱老將頭目兵丁水手。恐非確實。尤當詳加究詰。不可稍為含混。此時著暫留省城。妥為安置。不准遽行釋放。更不准遽加殺害。應如何設法。令該逆聞知。俾內地被擄官兵。亦不致受其戕害。總在該將軍等悉心籌畫。相機辦理。其前此雇覓壯勇。現議遣散。惟此輩多係無業游民。豈能安分歸里。著奕經等擇其精壯可用者。留營調撥。其餘亦應妥為彈壓。分起遣歸。以免沿途滋擾。現在留營將士及各路防守官兵。雖不敷進剿之用。亦何至無守禦之方。仍責成該將軍等妥為布置。激勵眾心。勉圖後效。倘再有疏虞。惟該將軍參贊是問。懍之。其段永福朱貴。各路帶兵官弁。曾否全數回營。兵丁傷亡若干。遣往定海官弁兵勇等。究竟作何下落。摺內未據詳敘。著一併查明具奏。又另片奏。令提督余步雲屯紮上虞。以資防守。亦著照議辦理。

庚子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糧船水手人數眾多。恐有漢奸混入。降旨令牛鑑悉心籌畫。旋據奏稱。漢奸皆係閩廣浙江匪類。漕船水手皆籍隸江蘇山東直隸。並無閩廣浙江匪徒。容俟會同漕臣撫臣籌議具奏等語。現尚未據該督撫等會議奏到。因念浙省辦理軍務不能得手。皆由漢奸充斥。助逆肆兇。是此項匪徒為害

滋甚。不日南漕北上。難保該逆不分遣匪黨混入水手之中。潛伏附近天津一帶。別圖滋擾。不可不豫為防範。著朱樹謬飭各糧道轉飭總運等官。責成領運千總。各就所管之幫。逐船按照花名清冊。自開兌以至沿途。隨時點驗。某船水手若干名。遇有冊內短少及冊外增添之人。立即根究來歷。毋稍容隱。其交卸回空時。尤應驗明人數。隨幫帶回。並逐日點卯。毋任一名借故留住天津通州等處。以杜意外之虞。並著麟慶朱襄於催趕糧船之便。留心稽查。毋任匪徒混跡。亦不准水手人等一名上岸。並知照經過地方各督撫。一體嚴查。無分畛域。再聞漕船經行處所。皆有短絳。此輩更無冊籍可稽。奸匪尤易匿跡。著該督等密飭所屬如何設法嚴防。妥議章程具奏。務使奸匪無從託足。而漕行仍不致驚擾。方為妥善。

九

辛丑。山東巡撫托渾布奏。臣前以登郡海岸地勢較窄。利於短兵相接。故上兩年調兵防堵。皆挑選步騎。不用馬隊。現聞逆夷所到之處。皆驅閩粵漢奸為前隊。臣前在閩省。深知閩人矯健善騎。不畏兵刃。截殺獨畏健馬衝突。道逢馬過。人人驚避。以其所見者少。故畏馬甚於畏兵。查登郡東門外一帶山路平曠之處。尚堪埋伏。馬兵數百名。故此次調防弁兵。令其酌帶健馬三百匹。伏於該處。備漢奸敢於撲岸。則馬隊衝於前。步騎繼於後。以北兵之所長攻南

人之所短不須戈矛奮擊但以健馬疾驅奔逐足使羣匪
 驚竄不戰自潰似亦目前因時制宜必不可少之要策
 諭軍機大臣等托渾布奏調防弁兵酌帶健馬等語所議未見周
 妥南人畏馬固屬不易之論惟馬隊之得力全恃馬上兵丁持
 有槍箭利器故一經衝突賊勢遂即披靡逆嘖如果登岸斷非
 徒手其所持各種火器紛紛轟擊我之馬隊手無利器何以抵
 禦若被擊退回不但後面步兵必遭踐踏且馬隊在前我之步
 兵從後施放槍礮既不能擊中逆嘖而倉卒之間馬隊轉致誤
 擊況綠營之馬隊本不若東三省之矯健加以馬上更無長技
 又何所持以禦敵種種窒礙實非攻剿善策所有托渾布所請
 酌帶健馬之處著再行悉心另籌以操勝算而資得加
 癸卯
 諭內閣伊里布著賞給七品銜威齡著賞給四等侍衛均著交書
 英帶往浙江差遣一併馳驛
 又
 諭齋慎仍著作為參贊大臣攜帶關防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於本月十九日欽奉
 廷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奉
 上諭天津海口緊要該逆說詐多端斷不敢於現有礮臺重兵防
 守處所蜂擁而進儻遣人改裝易服於邊關無人之境陸續上

十

岸暗伏各處迨聚至多人然後繞至礮臺後面突出逞兇我兵
 瞥見後路有賊勢必羣相驚疑不戰自潰是我兵所不及防之
 處皆該逆所必乘之隙既不能處處添駐重兵尤不可因水淺
 泥深遽信該逆不能登岸著穆彰阿會同訥爾經額悉心體察
 妥密籌商務使無隙可乘方為盡善至天津府城乃五方雜處
 之區尤關緊要並著穆彰阿等妥商定議設法嚴防處處留心
 密為偵察俾地方不致騷擾而奸徒亦無從託迹方為周妥至
 現在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各省壯勇有經浙江遣散者難保不
 闖入直隸境內尤恐漢奸假托壯勇名色潛來窺伺著訥爾經
 額分飭所屬於該省交界地方嚴密稽查毋任此輩匪徒滲入
 滋事是為至要等因欽此遵
 欽差大學士臣穆彰阿即於是日馳抵天津府城接晤之時面述
 諭旨仰見
 宵旰勤勞善畫精詳祇領一切欽佩難名竊思逆夷說謊萬狀凡
 聞浙等省遭其蹂躪之處全以漢奸為爪牙必應嚴密防
 範使之無隙可乘然後漢奸不能溷跡或戰或守皆不致
 墜其術中查大沽北塘現有礮臺處所重兵防守稽查尚
 易其邊關無人之境誠如
 聖諭不可不豫為之防目前因大沽以南至山東交界之狼坨子
 山計程二百餘里沿海各鋪除祁口河狼坨子口岸較大

十一

設有多兵外。餘俱安置馬棚。酌設弁兵。晝夜傳籤備警。並派文員編查漁戶姓名。稽其出入。不令外來一人。涸跡其大沽以北。至山海關一帶。亦均照此辦理。至大沽北塘兩處礮臺。俱係一面臨河。原無可以繞至後面之路。而村落基布人煙稠密。亦經酌派妥員分段輪查。其出海大小船隻一體編列字號。所有舵工水手俱取其實係良民保結。備查總不使該逆得以稍施鬼蜮。此辦理各海口之實在情形也。若天津府城五方雜處。奸匪尤易涸入。現於城之內外密派正佐各員。籤分街道專司偵察。無論居民舖戶店寓寺觀一體編入保甲。並於各街延訪紳耆一二人。作為董事協同稽查。其自府城以至大沽沿河兩岸村莊亦均照此辦理。以防該逆分遣漢奸匪黨潛蹤內應。斷不致僅就形跡可疑之人查拏了事。此辦理天津府城之實在情形也。又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各省壯勇現經浙江遣散者恐其闖入直隸境內一節。臣於天津等處各募義勇。皆先飭地方有司專用土著人民。原以土著者各有身家。非比外省之人不知底裏。一經誤用必貽後患。今奉諭旨當即分飭所屬州縣嚴密稽查勿任一名闖入。現在天津地面雖大兵雲集尚屬安堵如常。臣與臣穆彰阿悉心籌議。惟有嚴益加嚴密益加密不動聲色務使奸匪無可容足。

十二

以期仰慰宸廑。抑臣伏讀聖諭既不能添駐重兵尤不可因水淺泥深遽信該逆不能登岸。益見宸謨周密易勝欽服。臣思該逆如果駛進攔江沙內見南岸礮臺較多必併力施礮攻擊令我兵專力支拒而於迤南荒灘登岸以圖抄襲。因與鎮將密籌先避其礮不令我兵受傷。則膽自壯以一礮五兵一礮臺七礮計之每礮三班合計各臺上管礮弁兵均不過一百餘人縱橫堆積土壘以為遮護其餘兵丁二千餘名俱在臺前土壘之內並臺後分布藏伏以備衝突。又於迤南道溝子地方安設伏兵以杜其抄襲之路。其北岸礮臺較少該逆必分漢奸登岸以為牽制之計。臣於礮臺上下亦如南岸布置礮臺後身另備奮勇一隊以備格殺。此兩岸臨河處所安置情形也。至南岸礮臺迤西八里餘之西沽距海口約十四五里設兵五百名。又迤西十餘里之新城距海口約二十餘里亦設兵五百名。陸路則以礮車載礮與掛礮為槍兼施。河岸則有牛蹄礮竹將軍等器以為埋伏層層接應。又迤西十里餘之葛沽設兵二千名距大沽海口約三十餘里距狼坨子祁口河等處海口約一百數十里至二百里不等近者以

十三

為接應。遠者以防抄襲。其沿海一帶及各營盤要路均按五六里水草便宜之處各安馬墩以通信息仍派步兵逐段上下傳遞巡警。設有一賊登岸各路立時可以得信。再自葛沽至天津府城中間有鹹水沽陳譚莊賀家口等處河身逐漸窄小皆於兩岸設伏以備不虞。其府城惟東門一面近河亦於城上安設礮位每一女牆安礮一位。支以木架共計二百餘位。加以舊兵七百餘名新兵一千名義勇一千名足資戰守。此自礮臺以後至府城聯絡接應之情形也。北岸礮臺之後迤西八里有唐兒莊迤北十里有新河莊又迤北十里有十二里鋪距北塘約十餘里以上

十四

數處實為大沽北岸與北塘之後路設伏安兵亦照南岸一體辦理。是則伏兵之外更有伏兵伏者非止一處援兵之後又有援兵援者亦非一層聲勢相聯首尾互應自足以壯兵威而慎夷魄。惟臣上年於各海口防兵內奏撤三分之一當已陸續歸伍現值海防喫緊之際兵力自當加厚查所募新兵為日無多紀律技藝尚未精熟驟然用之臨敵恐難得加擬今充當雜項差使應請旨將前撤之兵仍如數調赴防所以資堵禦其大沽北塘兩處皆係要隘而自大沽北岸礮臺至北塘地約三十里稍覺空曠且中隔海河一迤臨時濟渡接應亦恐延誤前臣

陸見時密奉

諭旨設有夷船北來信息令提臣周悅勝來津一同防堵業已密函傳知並酌擬在防兵內備兵二千名屆時交其管帶惟文移往返該提臣自古北口到防統計約須半月之久誠恐緩不濟急應請

飭令該提臣即速來津帶兵以期應手至昨十六日接奉

諭旨著酌爾經額移駐葛沽胡超移駐大沽等因欽此查大沽葛沽均在海河南岸將來提臣周悅勝到津應否駐紮北岸抑在南岸之處候

旨遵行

十五

諭內閣周悅勝著酌帶弁兵前往天津辦理防堵事務直隸提督著長春署理周悅勝俟長春到任後迅即來京請訓諭軍機大臣等酌爾經額奏遵旨覆籌天津海口府城等處防堵稽查情形一摺所議甚屬周妥已降旨飭令提督周悅勝赴天津協同防堵矣。逆夷如果北駛攔江沙內礮臺分布其進南道溝子地亦安設伏兵杜其抄襲之路所有南北兩岸守護礮臺將弁必應遴選健壯可恃者勤加訓練臨時方可得加並派員嚴密稽查勿令漢奸潛入至天津為五方雜處最易藏奸該督現於城之內外交派各節籤分街道專司偵察無論居民舖戶店寓寺觀一體編列保甲並令紳耆協同稽查所辦固屬周

密但自天津府城至大沽沿河兩岸村莊人煙稠密軍民良莠不齊務當設法時時訪查不可令匪徒潛蹤影射其所派委各員仍應暗加偵察勿令虛應故事日久生懈是為至要上年所撤海口防兵著准其如數仍調赴防所以資堵禦所有該處南岸墩臺著派妥協弁兵嚴行守護陳金綬作為守護墩臺之接應周悅勝到時駐紮南岸作為陳金綬之接應胡超著移駐北岸石生玉在北塘一帶防護胡超作為石生玉之接應其各路接應將弁兵丁應駐紮地方及大沽北岸墩臺應歸何處照應管轄始能得力之處著訥爾經額周悅勝胡超會議具奏訥爾經額統轄將弁兼理糧餉著即駐紮天津府城隨時調度一切

十六

聯絡聲援惟當激勵眾心養鋒蓄銳以資捍衛而備干城

丙午

諭內閣前因奇明保年逾七十精力就衰降旨命耆英馳往浙江署理杭州將軍因念省城為根本重地防堵尤關緊要將軍參贊分駐各處要隘祇有特依順一人帶兵在省恐不足以資控制耆英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赴浙江省城會同特依順嚴密防守如兵力尚單應調本省及各省官兵即著斟酌情形一面飛檄調取一面由驛具奏儘有疏虞惟耆英特依順是問劉韻珂身任巡撫守土是其專責一切防堵事宜亦著會同籌辦至浙江沿海各處口岸仍責成奕經文蔚齊慎擇要防守

相機攻剿該將軍大臣惟當同心協力以期戰勝守堅毋負委任勉之望之

丁未湖廣道監察御史呂賢基奏竊惟民為邦本民心繫國則眾志成城外寇斷不足患此年以來地方官不能上體

聖意每於近海之區藉防堵以派費於徵兵之境借征調以索賄以及道路所經輒以護送兵差供給夫馬為名科斂無度近聞湖北湖南安徽等處皆有加派勒捐之弊又聞浙江直隸山東亦然應請旨敕下各省督撫申嚴禁止

十七

諭內閣朕維攘外必先安內禁暴即以愛民近日逆嘖犯順不得已而用兵每逢徵調必諄諭各省督撫嚴飭管帶員弁毋任沿途滋擾並因浙江命將出師明諭該將軍等分飭所屬謹守紀律秋毫無犯違者即以軍法從事諒該將軍督撫等必能仰體朕心不至重貽民困矣本日據御史呂賢基奏近海之區藉防堵以派費徵兵之境借調發以索賄並各經過地方以護送供給為名科斂無度湖北湖南安徽等處皆有加派勒捐之事浙江直隸山東亦然請旨飭禁等語地方遇有軍行偶爾借資民加各省士民自必志切同仇羣思報效朕屢經降旨將捐輸踴躍者破格施恩所以嘉其急公慕義之忱也儘地方官奉行不

善或至加派勒押是陽借辦公之名陰圖肥己之素甚或縱令吏胥藉端需索致國家衛民之舉先滋病民之弊亦不可不防其漸著各督撫諄飭所屬遇有捐輸各項務當覈實辦理俾士民咸知所輸之款一一皆歸實用官吏毫無染指庶使感奮之氣上下相孚並著該督撫等隨時密查如有前項情弊立即據實奏參毋稍姑息用副朕愛惜民力戢暴安良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戊申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等於二月十

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剿製甯鎮兩城未能即時克復一摺此次官兵既

十八

進復逃或因樓高路窄兵械未能施展或因所備火船未及臨期接應尚屬有因嗣後必須一鼓作氣奮勇直前毋許稍萌退志仍蹈從前覆轍是在該將軍等嚴申紀律密運餉給以副委任等因欽此同日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

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奕經等奏長溪嶺慈谿山營盤被焚一摺覽奏不止失望憤恨之懷難以言諭該將軍等身膺重寄仍當激勵將士另行設法慎密布置可戰則戰當守則守斷不可以偶爾失挫少形畏蕙以致兵氣不振所關甚鉅至乍浦地尤甚關緊要尖山一帶逼近省垣務須嚴密備防不可稍有疏失等因欽此等

跪誦之餘感愧無地竊惟等昏昧無能咎無可逭乃蒙格外

天恩不遽加罪謹併暫令戴罪立功以觀後效仍行賞調陝甘兵二千名並

特調久歷戎行大員赴浙會剿等具有天良敢不勉竭駑庸慎密布置以期掃蕩逆氛仰酬

高厚等奕經於本月十四日暫赴紹興與文蔚先行商酌調派各路防守事宜即一面訓練士卒密圍後舉因查逆夷既純以火器衝鋒而道途狹隘又不能大隊齊驅現已酌派將備教練官兵併令擡礮馬槍於狹隘處所進退靈便並

十九

添造鳥槍擡礮藤牌及一切禦火之具現查兩次接仗之後雖官兵間有傷亡而士氣照常振作等戴罪圖功惟有通盤籌畫確實查探夷情相度地勢何處可戰何處可守並激勵官兵設法布置一切斷不敢以偶爾失挫少形畏蕙益滋咎戾至省城為根本重地乍浦尖山一帶尤為緊要前由乍浦差往岱山埋伏壯勇因與逆夷接仗後該處難於存身陸續撤回已飭該鎮遠分別挑選於偏僻處所屯紮豫備將來接應其鹽大使鄭鼎臣所帶勇壯仍在舟山一帶並札乍浦各委員轉飭妥為隱伏如不得和毋許輕動以為後路牽制等特依順現駐萬松嶺與附近省

垣之銀否準七堡一帶地加聲勢聯絡於乍浦尖山亦可
還為犄角之勢。卒與經查省城與紹郡過江百里之遠。儘
可隨時往來其間。以便與特依順文蔚互相商酌戰守事
宜。仍欽遵。

諭旨嚴飭駐守官兵加意防禦毋任稍有疏虞

奕經文蔚又奏。嘆逆滋擾海疆。若無漢奸為之導引。該逆
斷不敢深入內地。占據城池。肆行無忌。在漢奸不過借逆
夷光燄逞其貪私。逆夷即以彼為爪牙耳。即摻括財賄。窺
探軍情。表裏為奸。勢同狼狽。等。自上年到蘇。後即漸次
探悉前情。特以漢奸亦係

二十

天朝赤子。或因微利起見。致為蠱惑。如果剴切曉諭。豈終身自
外。生成甘與禽獸為伍。是以設法解散。欽奉

諭旨。張貼膠黃之外。復刊刻告示。並手諭各件。處處招貼。給散。俾

知利害所在。似不難化奸為良。不意此等奸民。狼子野心。
不惟毫無悔罪之誠。且復助逆反噬。若不翦其著名黨羽。
將來滋蔓愈繁。更恐難於收拾。據石浦同知舒恭受等。差
去伏勇先後拏獲漢奸十餘人。除供詞未確之葉雙太等
八人。札飭研取確供外。內陳秉均。劉幅。檜。虞。得。傷。三人。尤
為著名。漢奸素為逆夷任用。陳秉均即陳在錫之胞兄。前
在定海。即與陳在錫。劉幅。檜。指引逆夷。攻打鎮海。到甯波

後。又復代該逆等。多方刺探軍情。逼索富戶銀錢。借勢橫
行情殊可恨。虞得。傷。即應得。傷。又名王。幟。保。甯。波。人。本係

賣倡為生。於去年九月。脚充當紅毛鄉勇。巡捕頭。即巡查
事件。復代逆雇募鄉勇多人。幫同辦事。最為逆夷心腹。摻
查城鄉附近。埋伏兵勇。乘機擄害良民。極為險惡。又方錫
洪。即王一。成。蕭。山。縣。人。因不安本分。為伊父驅逐出外。因
貪夷人財賄。即行自投。教夷人書寫漢字。並代逆夷探聽
大兵動靜。借端逼索各店面銀錢。又顧保。林。慈。裕。人。充當
紅毛鄉勇。代漢奸宋凌川。給逆夷送信。復膽敢潛至長溪
嶺大營。乘夜入內窺伺。情殊叵測。查此輩既為逆夷重用。

二十一

自必確知該逆底細。當即親提嚴訊。所供雖大畧相符。至
研訊近日逆夷實在情形。均供夷船或泊定海。或泊甯波。
往來無定。詐稱來自本國。來自閩廣。以惑眾心。其夷兵亦
隨時增減。往往藏匿船中。乘夜來去。並無確數。陳秉均等
雖與逆夷至密。從不令其身入大船。有時各夷船商議機
密事件。忽笑忽怒。該漢奸等在其身傍。亦不能解其何意。
至夷人姓名互異。尤為蹤跡詭秘。或一人而有數名。或數
人而共一名。即如郭士立。又名甲士立。或又稱為郭老也。
是否係廣東人。抑係紅毛人。亦不能知其的確。其時常出
入收理民間詞訟者。亦稱郭士立。又逆夷接仗。凡係傷亡

之人均即拖走。惟恐被人查看，且聞慈谿接仗時，除受傷之人趕緊醫治，其死夷屍身共載五船，運往定海掩埋。確數若干，均未能指實。等聞初四日，慈谿接仗有一夷目被擡，擊傷即被夷兵拖去。隨後夷目接其小旗，照舊指揮前進。嗣後稟報受傷夷目已伏冥誅，即係巴逆而逆夷呈遞書內，又有巴逆姓名。後復據甯波城內夷人盡皆掛孝，稱係夷目打仗受傷身死。送殯時甚至所過城市，以洋布貼地行起。查看情形，其人又似較巴逆尤為緊要。再如歷次擊到白夷，即聞內有逆夷頭目而隔別印證，亦無確供。究之是否屬實，竟難定準。似此狡詐，殊堪憤恨。至該

二十三

漢奸等既為夷人驅使，又復招集醜類，分道探聽消息。杭州紹興一帶尚不甚多，曹江以東黨類充斥。節節窺伺，每日在逆處呈報，或一二十起，或數十起。該逆不論虛實，莫不犒給銀錢，以故此輩樂為彼用。該逆等復徧貼偽示，勒令開張店面，並搭括富戶押人勒贖。其附近城邑貧窮小戶復禁止黑夷騷擾，以期與彼相安。凡逆夷此等行為大半係該漢奸等幫助唆使，冀得肥家逞欲，實屬罪無可逭。又陸心蘭於上年九月間即在甯波為逆辦事，逼索富戶派出銀錢，聞大兵將欲進剿，伊復具稟石浦同知舒恭受，情願自拔來歸，立功自贖。乃該犯忽於二十六日並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四五

未立有功績，先行偕子來營投到，已屬可疑。當即派人看押，訊問續獲漢奸多稱陸心蘭先期逃去，特恐夷人臨期見害，又可在大營討好起見。現訊陸心蘭父子尚無確供，應與供詞未確之葉雙太等八犯一俟審訊確實再行具奏。分別嚴辦。其陳秉均劉幅檜虞得倡方錫浩顧保林五犯現已訊有確供，實奸助逆，罪不容誅，自應即行正法。某首示眾，其陳在鎬一犯代該逆畫計獻策，首先指示攻打鎮海。該犯前寄監江蘇邳州亦應請旨飭下該撫一律集示，以警奸邪而昭法度。

二十三

夷竊據三城肆行滋擾，又復勾結奸匪窺探軍情，實堪髮指。茲據奏逆首嘯嘯於上年八月定海打仗時被葛雲飛用礮擊斃。現在夷船嘯姓係屬假冒，並慈谿接仗時礮斃逆夷頭目甯波城內夷人盡為挂孝。據報即係逆夷巴姓。又逆夷安突德臂受一槍並有大夷目受傷甚重，死夷屍身共五船運往定海埋掩。又最要漢奸陳秉均等五犯現已擊獲，訊明正法。其餘所獲夷目漢奸人數甚多等語。現在著名緊要逆夷或臨陣受誅或被傷垂斃，其助逆肆惡之漢奸亦經先後擒獲。是逆夷以漢奸為爪牙，漢奸即以逆夷為利藪，表裏為奸，殊堪痛恨。該將軍等既經剴切曉諭於前，茲復查拏懲辦於後，想軍民人等自當曉

一九三

然於順逆利害之故。志切同仇。益加感奮。著奕經等激勵將士。相機進剿。其未獲奸匪。仍當嚴密查拏。毋稍疏懈。務期迅復郡縣。盡掃逆氛。以伸天討。而警奸邪。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牛鑑等奏。遵旨將遞送夷書之鎮海縣童生陳在鏡。解赴邳州監禁。現在浙江軍營。有應行提訊之事。著該督等。遴派員弁。嚴密押解。交奕經等審辦。毋稍疏虞。

又

諭本日據奕經等馳奏。戴罪圖功。並訊取漢奸供詞。各一摺。覽奏俱悉。漢奸助逆肆惡。殊堪髮指。若不翦其著名。賞物何以激勵眾心。現獲之陳秉均等五犯。既已訊供正法。其前獲之陳在鏡。

二十四

一犯。已諭知牛鑑等。解赴軍營。著與供詞未確之葉雙太等八犯。一併嚴切訊究。務得確情。由驛具奏。所獲漢奸內。除現無確供。及應留備質各犯外。餘著於審明後。即在軍營正法。以示昭炯戒。至夷船或泊定海。或泊甯鎮。往來既無一定。姓名又復互異。據稱嘯嘯已於上年定海打仗時。被葛雲飛用礮擊斃。現在甯波。尚有安突德。嗎哩。連郭士。亦諸逆。而助逆之漢奸。曹江。以乘仍復充斥。必應相機進剿。一鼓殲除。現經該將軍酌派將弁。教練官兵。並將岱山撤回。勇壯屯紮偏僻處。所豫備將來接應。其舟山一帶。仍令勇壯埋伏。以為後路牽制。著奕經即與特依順文蔚。隨時商酌。將戰守事宜。妥為布置。現在甯波鎮海。

定海三處。究有夷船若干隻。夷匪若干人。前此單開所獲白夷。是否內有要緊頭目。其管糧餉二等頭目。是否即在此內。均應向現獲各犯。確切訊明。至逆夷挂孝送殯之已死夷。即究係何人。安突德曾經受傷。是否屬實。慈谿礮斃之夷。是否即係巴逆。與該夷書所稱巴逆。是否即係一人。其所稱近來白黑夷人。往往失去。又或有身無首。究係在何處。被何人所斃。均須逐一追究。明確據實具奏。

已酉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揚威將軍等於正月二十九日。進兵攻剿甯波城內逆夷。旋於二月初間。在慈谿接仗。我兵未能得手。頗有

二十五

傷亡。聞逆夷被我兵擊斃者。亦復不少。此內有著名頭目受傷身死。聞係巴逆。即城內逆夷。盡皆挂扣。甚至所過城市。以洋布貼地行走。據此情形。似又較巴逆尤為緊要。又有擊斃逆夷屍身。共載大小五船。運往定海掩埋。著劉韻珂。於往來定海之人。詳細詢問。或密遣人前往訪查。所有兩次接仗。究竟擊斃夷人若干名。有無著名頭目。在內。其運往定海屍身。果否有五船之多。務得實在情形。遇便具奏。

三月壬子。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春。竊等。於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奕山等自派委辦夷務以來已及年餘何於此事竟全無把握自古用兵之道無論或戰或守皆必確有把握乃能迅速奏功若如奕山所奏既稱香港不能不取何以又云必須能守而後能戰祁項稱為嚴防省城大局似可無虞又云香港無陸路可通不敢謂遠能得手似此游移無定徒以坐擁重兵每月糜費軍需三十餘萬毫無裨益何所底止茲特行申諭奕山祁項梁寶堂會同妥議從長籌畫若再徒託空言支吾搪塞自問當得何罪等因欽此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訓誨周詳諄諄告戒無非欲等深思遠慮安輯海疆又天恩高厚不為遙制俾等揆機度勢謀出萬全等稍有天良

二十六

敢不殫竭愚誠籌定大局以慰

聖鑒等當會集粵東文武大員連日面商謹將現在戰守規模敬為我

皇上陳之伏查粵東自入

國朝以來通商設稅外夷從未有犯順之事逐年日久所有戰臺船隻漸不講求僅以備內海之盜壯觀瞻而已嗟夷突然滋擾非我兵弁畏蕙也實無抵禦之具因而致令猖獗即虎門失守直入內河省城受困戰臺盡為瓦礫戰船為其殘毀二百年來之設險蕩然無存所以等自去年逆夷退出之後奏明先固根本水陸設防以為不可搖奪

之計而造船鑄礮再為進剿之謀廣州城外舊有軍功礮廠修米礮無造大兵船之木去歲四月之戰礮在河南又為逆夷焚燒不得已秋間派委員赴欽州一帶採買據稟洋面不靖安南木商不肯出海祇好一面各處招商再擬附近搭求堅實物料做照外夷夾板作法令紳士雇覓巧匠作大小兵船三四隻以為式樣自去秋動工至今年正月始竣放入內河架礮試演甚屬可用若得三四十號便可與逆夷出洋轟擊鑄造鋼鐵大礮在佛山設立三礮鑄機必須預備數次始能去盡粗砂礮模一用不能再用而廣東十日九雨潮氣太盛礮模稍不乾透經鐵汁噴

二十七

注熱氣鼓盪礮身必起蜂窩不能打放自開鑄以來晝夜督催委員三易除不堪安放退還之外其可用者五百五十餘尊統計紳士報效及自購夷礮大小九百餘尊僅可敷內河各礮臺礮船排之用尚有未安放齊全者船礮兩項皆攻戰第一要件而倉猝難就棘手如此等日夜焦愁無可如何目前戰守把握論全局先戰而後守論時勢先守而後戰等經營九月處處求可守實處處求可戰非徒守必能戰始有以拒之所以內河之通海者必水陸聯絡防其衝突或設臺於要口列艦以為犄角或駐勇於近岸撥兵以為聲援逆夷屢窺伺自除夕至上元三

板各處遊奕見兵勇林立礮聲連接敵迹而退此其明驗
惟搗巢之計李等寢食不忘原擬挑選兵勇駕馭漢奸剋
期舉事而逆夷深恐掩襲年前兵頭嘯嘯自浙駛回香
港添船自固又用詭計將他國貨船邀往同泊懼用火攻
一概房寮撤去葵芭竹片僅留瓦覆意在乘風不能盡燬
又揚言官兵若來攻剿必定害及同類為我多樹仇隙藉
以助彼羽翼其心可為狡險是我即得手未必全復即令
全復而各國環聚亦不能守得而旋失徒長寇心多殘民
命非我之利也所以李等密飭毋得妄動致債事機況紳
商軍民紛紛傳布大半云廣東去年蒙

二十八

皇上深恩保全沿海不受兵燹之苦無不感戴今大憲若欲進剿
能發不能收徒累百姓且富室一逃人心惶懼不但所輸
之餉無處追繳而捐納各生聞風驚竄軍需不繼反成內
闕外侮不除內患又作害不可言由此觀之事無把握夫
人而知之李等不敢強顏以為可勝也至於議守省城可
保無虞西南自登洲潭洲東北自九龍鹿步皆星羅棋布
密為豫備又聯絡各村團勇守望相助儻逆夷闖入必受
大創惟虎門十處礮臺用土誠難經久粵中春夏雨多尤
難成立而用石興造匠役懼逆夷進阻俱不敢承辦經李
等與水師提臣吳建勳熟商據云原築礮臺出水太高水

道變遷礮門亦不當緊要各臺既無後路又不能相救易
於失事必須先塞橫梅西路海道鞏固移礮臺於逆南之
浮洲使逆船不能繞出橫檔之後必由東路而進然後三
道礮臺及橫檔大虎小虎各臺始能抵禦無兵船護修必
不能堅固如式若聽信招回漢奸海盜包修定先支帑餉
逆夷駛船阻撓彼先星散藉口遺失料物帑餉盡歸虛無
更屬不值李等思無船既不能修而無船更難望守不如
趕造戰船然後動工雖遲時日可以萬全然不戰而守為
日甚長誠如

聖諭廉費軍需何所成此李等再四思維惟有酌裁兵勇悉留精

二十九

銳內河雖港汊紛歧而水面較之獅子洋形勢稍窄水陸
可以夾擊礮臺礮檣既可遏其來路火船水勇可以絕其
歸途客兵四千八百餘名除廣西一千八百名服習水土
而貴州四川江西湖北之兵多半疾病師老氣衰難期奮
勵與其坐食行糧不如分別裁撤另挑撥廣東本省之兵
協同義勇防守不但語言相通性情相近而習見夷人膽
力轉覺可用且本省防堵口糧亦輕如此一轉移間可以
節省如蒙

俞允再酌量變通以歸畫一除此實無萬全之計然兵貴乘機亦
不敢膠執李等惟有督飭地方文武嚴加防範務使逆夷

他省受創而回必不能長驅直入而隙有可乘再當搗虛
攻瑕以期集事

奕山等又奏查佛喃西與暎夷毗連疆界各為一國素稱
強悍前因爭擾地方構有嫌隙彼此交兵多年後經議和
該國亦與廣東向來交易上年十二月間據稱該國新到
兵船一隻兵頭噴時喇吐噠喇管駕來粵泊在香港對面
尖沙嘴地方並有後尚有兵船未到等語正在密飭查訪
脚旋據報稱佛喃西兵頭吐噠喇乘坐小三板來省入館
當經密飭洋商等暗為訪詢據云來省意欲面見官府有
稟商事件不肯明言帶有素曉中華言語之和尚吐噠喇

三十

哩叮二人同來稟稱該國兵頭有密商軍務不用通事傳
話懇請當面稟陳等情等以該國向通貿易素稱恭順
乃暎夷與兵犯順擾及海疆阻撓各國生意未始不怨恨
暎夷今既據稟請當面密陳軍務正可因勢利導駕馭羈
縻為以夷攻夷之計當即於奕山等會查河連舟至距
城十里之半塘地方傳令來見詢其來意據稱該國感沐
天朝厚恩該國王因聞暎夷與中華構兵恐該國商船被其擾
累是以遣伊前來保護並諭令到此從中善為解脫等
諭以爾國向稱恭順

大皇帝亦素所深知暎逆如此頑梗不化肆行強暴將來爾等各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四五

國必受其害爾國王既遣爾帶兵船前來果能出力報效
本將軍等必當據實奏明

大皇帝格外優待恩施據稱我們與暎夷雖屬敵國但現在新和
無隙可乘不能妄動若無故攻彼恐別國忿恨不如息事
罷兵早了此局方妥當詢以爾有何息事之法據稱伊願
與暎夷講說伊若允從則已如不允從即向其藉詞交兵
等語等諭以暎逆屢次犯順現在侵犯宵波定海等處致
干

三十一

聖慈簡派揚威將軍各路參贊帶領各省官兵前往勦辦此時本
將軍等如何敢擅准令伊講說據稱大人們既不敢奏我
先出外洋與暎夷兵頭講說如有何信息再來回報當即
酌加賞賚該兵頭及和尚旋即辭出外洋又據汛弁探報
逆夷兵頭噴時喇吐噠喇於上年十二月間由浙潛回香港又探
得佛喃西兵頭到香港與逆夷兵頭見面二次旋據香山
駐憲縣丞張裕稟稱佛喃西和尚吐噠喇等面稟該兵頭現
有要事於正月十六日開船前往呂宋去看兵船留話給
噴時喇進省稟覆二月初五日噴時喇到行呈遞說帖仍
以解和為詞希冀賞給暎逆馬頭等察其行事似暎逆
新興連和佛夷思於中取利又思分地故為之居間夷情
詭譎多端該兵頭雖陽為恭順焉知不藉探內地虛實另

生事端雖現在該夷同味喇啞各國夷商進省行照常貿易而無故求和不能不疑遂以好言拒絕並導以不可助逆玉石俱焚若能為中國出加

大皇帝必加恩於爾國等語除密飭水陸兵勇嚴其防範觀其動靜外所有喇喇西兵頭來省情形不敢墜於

上聞據實附陳

祁項等又奏竊臣等於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奉

上諭據祁項等奏數計存貯及報捐銀數僅數月之用等語該省現存銀兩究可敷幾月用度現在辦理夷務尚無蕩事之期

三十二

曠日持久虛糜糧餉伊於胡底著該督等通盤籌畫從長計議據實具奏等因欽此遵即通盤將出入各款逐一籌計查自辦理夷務於上年正月二十三中設立軍需總局以來先後就近在藩關運三庫籌備銀八十二萬四千兩又於藩庫提解佛山分局備用十五萬兩又奉撥解部庫及各省餉銀三百萬兩此項餉銀續經改撥江蘇安徽兩省共五十萬兩嗣後奉部議准於本省海關稅餉內提銀五十萬兩藩庫封貯項內提銀五萬兩抵還改撥之數上年十一月內又據鹽洋二商報捐分限完繳共銀一百二十萬兩統計應作軍需動用共銀五百一十七萬四千兩此備支

軍需銀兩之數目也臣祁項上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後於四月二十四日會同前撫臣怡良初次專摺奏明自正月二十三日起以後至四月中旬計用過銀一百七萬四千兩又於十一月內會同臣梁寶堂第二次奏明截至十月十五日止用過銀一百六十七萬一千兩連前共用過銀百七十四萬五千兩自上年十月十五中截數奏報後計至本年二月初八日止又經用去銀一百十五萬七千八百七十九兩連前兩次共用過銀三百九十九萬零二千八百七十九兩此陸續支用軍需銀兩之數目也以用過銀數合之備支銀數連鹽洋二商捐輸立限尚未完繳之數

三十三

計應存銀一百二十七萬一千二百餘兩除鹽洋二商未到限之八十萬兩尚未呈繳外現計實存銀四十七萬兩零此現存軍需銀兩之數目也其餘各紳民陸續所捐銀數現計三十餘萬兩多係鑄銀築臺置板造船之用並非全繳現銀為數有限難以列入容俟事竣分別造冊報銷此後續行捐輸及援賑豫工事務就近在粵省藩庫上兌報捐果否踴躍可得銀數若干亦難懸擬至每月軍需之用有一定者有並無一定者查留防外省官兵四千八百四十餘員每月需鹽糧等項銀一萬六千六百餘兩本省內河及省外各要口留防兵弁差遣武職共二千六百七

十餘員。每月需薪糧銀四千六百七十餘兩。又雇募防堵要隘水陸各勇。前經奏明共有三萬餘名。現將不甚得力及不遵約束者。陸續裁撤。實存二萬六千餘名。每月需口糧船租銀一十一萬八千餘兩。以上三款共需銀一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均係按月支發之項。又查應行鑄造銅鐵各礮計已鑄就五百五十餘位。連購買夷礮及紳民捐鑄併撈獲三百餘位。足敷內河之用。虎門各礮臺約計尚須添鑄八百餘位。此係軍火重器。必期得力。經久不能不從優酌給價值。飭令委員督率承辦工匠加工加料。務收實效。又自上年二月內。被逆夷焚燒兵船及燬壞沉失各軍

三十四

械。應行歸入軍需案內補造。又應行添造器械。分別發交營員及各紳士承辦。需銀亦復不少。以上各項均係隨時覈明發給。或多或少。不能分月計算。再查近省一帶填塞河道及應修復添建各礮臺土牆。均已一律完竣。惟虎門礮臺現須趕購石料。以備興築。此項經費尤屬浩繁。而欲為一勞永逸之計。實屬必不可緩之需。臣等前後比較。覈算自上年正月設立軍需總局至今。每月最少用銀一十七萬餘兩。其多者輒用至三四十萬。現在內地填河築臺事竣。費用較前稍減。如無意外之用。每月約需銀二十餘萬兩。現照應存銀數一百二十七萬一千二百餘兩。覈計

至六月尚可敷用。臣等惟有欽遵

諭旨。極力再加撙節。斷不敢任聽局員稍涉浮冒。致干罪戾。臣等復思現在夷務尚未大定。然欲作經久之計。亦應為先事之謀。揆逆肆行猖獗。所恃者船堅礮神。內河水淺浪平。若夷船闖入。儘可用以小勝大之法。臨時多雇民間漁料各船。應即須另行添造快船小舢。亦不難剋日告成。且經費亦屬有限。至由獅子洋而外。達虎門及沙角大角等處海面寬闊。風浪掀簸。非大船不能得加。向來巡洋各項師船。平日止可巡緝盜匪。不能安放重礮。駕出海洋。與夷船對敵。是防禦逆夷。必須另造大號戰船。以冀制勝。上年夏

三十五

秋。即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稟商捐造戰船一隻。現已造竣。計長十一丈有餘。木料甚屬堅厚。經靖逆將軍會同臣等及水師提督吳建勳親往白鵝潭查驗。駕駛極為靈便。合用。現又購就木料三分。飭令廣州府易長華會同潘仕成。起造三隻。如能照此製造。戰船三四十號。隨時演練。無事則分泊各海口。以資巡緝。有事則調至虎門內外。可資捍禦。夷人情性詭詐。惟利是圖。從此開布信義。示以聲威。庶稍知畏服。夷氣可以靖息。但此等堅實船料。皆自海外運來。覈實估計。每船一隻。需用工料銀兩將近二萬。購料既堅。籌款無出。容臣等督同藩司熟思再議。再為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籌戰守情形並祁墳等奏軍需數目應
詳事宜各一摺據奏逆夷嘯嘯自浙駛回香港添船自卸並
邀他國貨船同泊議戰實無把握惟議守省城可保無虞各處
星羅棋布密為豫備逆夷闖入必受大創等語覽奏俱悉著即
責成奕山等嚴密防範慎固封守儻有疏虞惟奕山等是問惟
現在既不議戰所派添造兵船曠日糜費又俸徒託空言殊屬
無謂至虎門十處砲臺據稱無船不能護修若必待船隻造成
始行動工為日甚長何時方可蒞事其酌裁兵勇一節准其將
廣西兵一千八百名留東備防貴州四川江西湖北各兵著即
分別盡撤另批本省兵勇防守儻本省之兵勤加訓練可資得

三十六

加即廣西之兵亦可隨事的撤再現存義勇二萬六千餘名既
難議戰為數亦覺太多著該將軍等會同遴選擇其精銳得力
者令其協同官兵分地駐守餘著的量再行裁減仍須妥為安
頓毋任別滋事端所奏每月需銀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如能
將兵勇逐漸裁撤經費自更節省著祁墳等實力加籌節毋
任虛糜又另片奏請囑西國王因聞暎逆犯順遣令兵頭來粵
解散等語夷情詭譎所稱善為解散恐難憑信且該夷如何向
暎夷解說即能解散之處又不肯明白具稟况現在浙江集兵
攻剿亦無廣東遠作議和之理惟該國向通貿易素稱恭順現
既來粵遞稟著該將軍等傳諭該夷爾國向來恭順原准照常

貿易如果能為天朝出加大皇帝自必嘉悅至被暎逆擾累自
為保護及如何藉詞交兵等情中國例不過問該將軍等仍須
嚴密防範勿墮奸計為要

三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六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三月乙卯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
特依順文蔚奏二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請調官兵進剿一摺前已有旨飭令陝甘官兵二
千名迅即赴浙會剿其各省勁兵亦已豫備候調此後再圖進
剿究竟該將軍等有無把握至逆夷呈遞書函擬請暫示羈縻
該將軍作何羈縻所奏殊未明晰其單開所獲黑白夷人尤當
詳加究詰不可稍為含混此時著暫留省城妥為布置應如何
設法令該逆聞知俾內地被擄官兵亦不致受其戕害總在該

將軍等悉心籌畫相機辦理現在留營將士及各路防守官兵
雖不敷進剿之用亦何至無守禦之方仍責成該將軍等激勵
衆心勉圖後效等因欽此竊李等自上年九月間奉

命督師辦理浙江軍務深慮才識短淺弗克勝任專負

皇上天恩數月以來熟籌密商檢知逆夷詭譎異常浙省道途狹
隘河汊分歧難於大隊攻剿其水路則夷船往來迅利我
兵又無大船可以駛駕衝擊是以李等再四籌商止有外
攻內伏可以夾擊取勝不意浙東漢奸充斥窺探大兵虛
實走漏消息兼之伏應參差不齊遂至甯鎮兩城官兵進
而復退未能得手至慈谿後山接仗我兵人人奮勇該逆

一

二

業已卻退雖副將朱貴沒於陣中而逆夷帶兵頭目亦被
撞斃擊傷旋即身死殺傷人數亦復彼此相當若非丹山
頂又有夷人衝下燒燬營盤衝亂隊伍尚不至於失利李
等兩次具奏均係據實直陳未敢稍涉粉飾現在總兵段
永福及帶兵將備均已回營惟我兵新挫之餘士氣未復
誠恐逆夷鳩張難於收拾不得不設法羈縻藉免四出滋
擾適四川兵丁張光福持遞夷書李等公同商酌即作為
該兵丁口氣另寫回信轉寄失陷在甯各兵書中大意不
過令伊等暫行忍耐將來自能回轉隱約其詞由前藩司
鄭祖琛遣人轉遞逆夷該逆即代各兵丁寫與張光福回

信止說要將漢奸王帽保陸心蘭一齊放回不然即於數
日內攻打省城該兵等聽其自然又稱現在夷人待該兵
等甚好等語並無他詞又據鄭祖琛稟稱甯郡耆民兩次
向逆夷具呈理論欲其退出該逆俱未能批答李等復遣
受實勇壯潛赴甯鎮兩城暗中布散謠言多方擾亂又作
義民公啟聲言起義殺賊之語各處張貼現聞該逆等各
城加倍防範日夜不遑一時似未敢遽行遠出歷次所獲
黑白夷人前據供稱僅係老將頭目兵丁水手李等未敢
遽信為實嗣聞內有逆夷頭目而姓名屢易不知確否當
即派委侍衛容照等設法究詰務得確實不准含混現又

續獲白夫二名。均安置省城偏僻處所。並賞給食物銀錢。以安其心。藉以牽制。至前此。屢見河南河北勇壯。於三次接仗之後。陣亡者二百餘人。其餘陸續收口。除自行走散者。亦有二百餘人。已照會巡撫劉韻珂。截留器械。沿途查照。彈壓。毋令滋事。復經李等。將疲乏膽怯者。派員裁汰。發給護牌。押令回籍。惟將精壯可用之人。挑選留營。計有二千名。俱另編隊伍。逐日訓練。定海一路。現據稟報。因近日漢奸。帶領逆夷。四出探察。防備嚴密。且連日風大浪急。小船駛行不便。尚在各處潛伏。未經舉動。李等。已札諭該委員等。甯鎮既未得手。定邑便難攻取。即一時克復。仍恐不能

三

固守。現在帶勇將備。自副將福禧以下各員。弁均已陸續撤回。惟副將鄭宗朝。參將池建功等。尚在各處潛伏。亦札飭該員等。漸次回營。俾免疏虞。其勇壯中。稍形怯懦者。約有一千餘名。亦派員彈壓。遣歸。以節糜費。其餘。仍令在定邑一帶。遠近暗伏。如無機可乘。不必輕動。俾逆夷有所顧忌。不敢遠出。惟查浙省地勢。東北俱濱臨大海。此內口岸繁多。亦間有沙塗阻隔。大船未能駛近。而兩岸統計。延袤七百餘里。道路綿長。其間洋面相距。或百餘里。數十里不等。雖遂段派兵防守。夫船若從中間來往。仍屬難及。且各段兵力。未能甚厚。逆夷乘突而來。我兵從塘岸奔救。亦恐

緩不濟急。李等。愚昧之見。竊以為分兵自守。尚不如以進為守。查川陝官兵。雖甫經稍挫。尚屬人人思奮。其陣亡各缺。已由該營餘丁內挑補足額。其帶傷各弁。醫治亦漸痊愈。李等。嚴飭該管將弁。將新補兵丁。迅速教練。並派委員。將留營勇壯。歸隊教演。槍礮。檢一面。密遣要人。分探各城夷情。並另行踏勘水陸進兵道路。俾逆夷知我兵不日仍行進剿。或加意固守。不能遠離巢穴。不然。恐該逆知彼前路無虞。轉敢傾巢遠出。李等。各具天良。何敢以我兵稍挫。少形畏葸。特以沿海各路夷船。處處可到。究須添兵防守。以備不虞。查上年調到征兵。除兵力稍弱。及已派防

四

各要隘外。進剿之兵。本屬無多。此時進攻駐守。兵力勢難兼顧。前次仰蒙

賞調陝甘兵二千名。兵力已屬增添。現又欽奉

諭旨。各省勁兵。如數撥備。候調。如蒙

恩准。將廣西兵二千名。貴州兵二千名。四川屯兵一千名。俱行

賞調來浙。則派征派守。兵力益形裕如。李等。惟有竭盡血誠。圖功

贖罪。仰賴

天威。務期殲厥醜類。即此大兵未到之前。所有戰守事宜。李等。殫心竭力。亦即慎密籌商。不敢稍有貽誤。李等。現現在回杭。與特依順劉韻珂。再將守禦事宜。詳細籌商。妥辦。李等。文蔚

於數日內亦即調撥兵勇陸續東進。作為防守前路。仍步步為營。逐漸向前。如該逆有隙可乘。便當知會李英。會同就近調派進兵攻剿。斷不敢坐失事機。致增罪戾。

李英等又奏。前據擊獲漢奸僧人沈正。供稱上年九月間。逆夷占據定海。曾遣人回國。別調夷兵一萬。約於本年二月初十日到浙等語。現據甯紹台道鹿澤長探報。甯波添

有紅頭夷兵數百名。身穿紅衣。頭戴紅呢。白邊高帽。並聞駛來夷船四十隻。已有三隻先到定海。係逆夷嗎哩。由廣東帶來者。現已另飭詳細確探。查逆夷性情詭詐。往往易船載人。改換衣裝。於洋面往來游奕。詐稱添兵。恐嚇地

方。現在果否新到船隻。增添夷人。尚未可信。惟此次探報與僧人沈正供詞。略有相符之處。而近日尖山之白蠟礁。曹江之滬海所。紹興之三江口。均報有夷船游奕。或果添船。亦未可知。總之夷情狡譎。自宜嚴密守禦。以防意外之虞。

李英等又奏。李等嗣因續獲白黑夷人三名。復傳通事詢問。再三查考。連前次夷語。竟有不能全解者。隨派侍衛容照。朝夕盤詰。並令素曉回語之守備葉榮。千總高興才等。詳細查問。始知前所獲黑夷。內有以先富。賽日滿。解先納。介得斯。哈發。極呢。伊布納。伊年毛。納哈。四名。係屬克什米

爾。回民。均與前次所供不符。因與逆交。易略通夷語。今被要挾。來浙打仗。伊等共有八百餘人。該逆等此次來浙。所有擄掠財物。該回民並無所得。惟求放回本國。詢以夷兵夷目。均不能指實。至白夷亦漸知感悔。惟於逆夷一切情形。不肯詳說。其姓名亦互有更改。現查前獲白夷。噶哨士。細譯確名。味噶。噶士。並盤出係屬船主。並非水手。該夷自行寫出夷字書信一紙。交通事求為轉寄。當即譯出書中。惟稱在此甚好。官府款待我等極美。賜我等衣食銀錢甚豐。美求賜回音等語。復經容照。另飭通事。隔別詳譯。均屬相符。呈送前來。李等公同商酌。該夷寄信前去。則所

有被獲之兵勇。自亦不至被其殘害。其該夷原信。隨飭交前藩司鄭祖琛。設法送去。現仍細心設法。究詰得有確供。再行具奏。

李英等又奏。二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據李英等奏。鎮海城內。亦經官兵衝門而入。擊殺夷匪。因火攻船隻未到。亦仍退回等語。鎮海火攻船隻。因何遲誤。並著一併查明具奏等因。欽此。竊李等於正月二十九日以後。陸續接據文武員弁稟報。接仗情形。均未據稱火攻船隻如何焚燒。夷船止據承辦委員等稟稱。或係臨期水手爭價。未能

五

六

撐出。或係先期走漏消息。致被驅逐。均恐不甚確實。隨即一面嚴密訪查確情。一面仍飭該委員等。將致誤各情據實稟報。旋據承辦南路事宜委員張應雲稟稱。伏查李維鏞認辦火攻船隻。均於祝家渡辦理。恐事機洩漏。未敢早裝。至正月二十日後。陰雨連綿。舟中火藥茶薪。均被雨淋。不堪通用。至二十八日。雨止轉風。始克裝載。不能如式。而水手又臨時爭價。且風色不順。水逆船遲。以致不能連幫前進。至李喫渡。及梅墟等處。火攻船隻。係委員王希璧等承辦。亦因是夜風潮不對。雖經縱火。未能全行燃放。止擊壞逆夷三板船一隻。現在柴船尚存。仍可收拾。以期再舉。

七

其所辦鎮海船隻。實因鄉民走漏消息。致被羅卜丹。驅入小港。未能舉發。一切火藥船隻。今俱尚存。又據舒恭受等稟稱。該員在鎮海穿山洋面。採辦火攻船隻。藏於穿山後蘇壘。以待臨時撥用。隨於二十七日。駛抵鎮海所屬莊市地方。將火船乘夜裝配停當。二十八夜初更時分。西風大作。押令各船督率人夫。開決江隄。盡數放出。前進時。已子末丑初。風力漸微。趕緊燃放。詎料船行遲緩。該逆杉板船業已瞥見。先期在江面。將前船橫截。均用鐵叉支格救護。該員等旋將後船撐回。是以未能應時延燒。各情由。先後稟報前來。等語。復派員密查情節。相符。查前次大兵進剿。約

定江上火起。大兵齊發。加以火攻夷船。俾令城內逆夷驚惶失措。自易得手。乃該委員等承辦火攻船隻。竟不能按期全行燃放。以致伏應參差。雖據稟報。遲誤情節。均屬有因。其咎實不能辭。惟現在各員均有經手事件。既未便驟易生手。且一經降革。該員等轉得置身事外。李等公同商酌。擬暫令帶罪圖功。所有火攻船隻。即責令該委員等捐辦。不准開銷。以專責成。而觀後效。

八

論軍機大臣等。奏。現辦防勦事宜。一摺。據奏總兵段永福及帶兵將備。均已回營。四川兵丁張光福。接到逆夷回信。要將王帽保。陸心蘭。放回。所獲白黑夷人。現據查明白夷確名。味哩噶士。係屬船主。並非水手。黑夷係克什米爾回民。被逆要挾來浙。現求放回本國。所雇河南河北壯勇。除陣亡走散。及裁汰回籍外。留營計有二千名。定海潛伏之兵。現亦分別撤留。一面分探各城夷情。另行踏看水陸進兵道路。文蔚請撥兵勇。陸續東進。作為防守前路。仍伺隙勦攻等語。覽奏均悉。現在續調各路精兵。計可先後到浙。該將軍等。惟當慎密籌商。固不可冒昧輕進。尤不可生失機宜。其陝甘兵二千名。前已有旨調撥。現又飛催河南廣西省。將前經有旨撥備各一千名。迅速赴浙。所請貴州四川官兵。未便再行調撥。齊慎計。可不日到浙。即著前往曹娥江一帶。會同文蔚。或分或合。作為前路。遇有可乘之隙。即行

照會該將軍相機攻剿。至所獲白黑逆夷。及從逆漢奸。仍遵前旨。不准釋放。亦不准殺害。並著查明前此訊出供詞。有無捏飾。務得確情。其所稱老將頭目。恐難憑信。又另片奏該逆添有夷船多隻。難保非虛詞。囑著侯偵探得實。即行馳奏。又另片奏大攻船隻。伏應參差各情。著即令承辦各該員。帶罪圖功。責令捐辦。不准開銷。以觀後效。其失陷城內之守備王國英。及兵勇四十餘名。現在有無確耗。均著查明具奏。

又

諭前有旨。令鄂順安挑選河南省精兵一千名。周之琦挑選廣西省精兵一千名。候旨調撥。現在浙江軍務緊要。著該撫等。即選

九

派曾經帶兵員弁。分起管帶。飭令迅速赴浙。交奕經等差遣。毋稍遲誤。仍飭沿途嚴加約束。毋使滋擾。

奕經等又奏。查甯鎮慈谿三處接仗。先據帶領兵勇文武員弁。陸續到營。傳說不一。等語。惟恐稟報未能確實。復飭詳細確查。茲據查明。正月二十九日。大兵進攻甯鎮兩處。分作兩路進剿。將備兵丁。皆奮不顧身。爭先敵愾。現在身帶一等傷者。詳細查驗。共計十餘員。名。至慈谿接仗。逆夷四面攻撲。經副將朱貴督率指揮。將備弁兵。人人奮勇力戰。三時。祇因鎗礮鉛藥。俱已用盡。遂致難支。副將朱貴。身受三處鎗傷。在慈谿山陣亡。其子武童生朱昭南。隨同打

仗。身受兩鎗。見伊父陣亡。力不能支。亦同時自盡。遊擊黃泰。守備陳芝蘭。徐官帶兵接應。因山頭逆夷衝下。力戰被傷。先後歿於陣中。候補知縣顏履敬。派撥朱貴營中。辦理糧臺事務。該員見逆夷焚燒營盤。恐糧餉有失。督飭弁兵奮勇迎敵。以致身被數槍陣亡。屯官副將銜千總阿木根。進攻甯郡。首先登城。致逆夷刀傷腰肋。墜城而死。土守備哈克里。臨陣戰歿。此外弁兵。雖兩次擊斃夷匪。據報約計有數百餘人。而我兵陣亡。并落河身死者。共三百四十餘員。名。壯勇二百餘名。謹將應行奏明者。請

旨飭下部。照例

十

賜卹。餘俟造冊咨部。另行具題辦理。再查守備王國英。管帶壯勇。攻入甯郡西門。受傷倒地。未能退出。現聞陷入城中。存否尚無確耗。官兵勇壯。失陷城內。及受傷被擄者。約有四十餘名。其受傷回營兵勇。兩次亦有三百餘名。現在存營。約有二十名。亦逐日一律操演。李文蔚擬於數日內。將各項兵勇。挑選教練。漸有頭緒。仍即帶領該兵勇。進駐曹江。暫行作為前路防守。俾逆夷有所牽制。即就近漸次前進。相度機宜。據備進攻之用。庶於防剿兩無貽誤。

諭內閣。奕經等奏。查明與逆夷接仗陣亡各員。請旨分別賜卹。一摺。覽奏深為憫惻。浙江金華協副將朱貴。身受三處鎗傷。臨陣

戰歿。其子武童未昭南隨同打仗。身受兩鎗。同時殉難。實屬忠義。可嘉。朱貴著照總兵例賜卹。朱昭南著一併議卹。仍著該將軍等查明朱貴現尚有子幾人。及朱昭南有無子嗣之處。即行具奏。候朕施恩。甘肅西甯鎮左營遊擊黃泰。陝西隆德營守備徐宦。署陝甘督標都司下馬關營守備陳芝蘭。四川大金河千總加副將銜巴圖魯阿木棟。瓦寺土守備哈克里。浙江候補知縣顏履敬。均著照例賜卹。以慰忠魂。

辛酉。直隸總督訥爾經額。陝西提督胡超。直隸提督周悅勝。奏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訥爾經額奏遵旨覆籌天津海口府城等處防堵稽查情形

十一

一摺。所有該處南岸礮臺。著委派協弁兵嚴行守護。陳金綬作為守護礮臺之接應。周悅勝到時。駐紮南岸。作為陳金綬之接應。胡超著移駐北岸。石生玉在北塘一帶防護。胡超著為石生玉之接應。其各路接應將弁兵丁。應駐紮地方。及大沽北岸礮臺。應歸何處照應管轄。始能得力之處。著訥爾經額周悅勝胡超等會議具奏。訥爾經額統轄將弁。兼理糧餉。著即駐紮天津府城。隨時調度一切等因。欽此。臣訥爾經額當即恭錄咨會。臣胡超暨天津鎮陳金綬宣化鎮石生玉一體欽遵。知照。並將上年所撤防兵。分別行調去後。茲於三月初五日。臣周悅勝行抵天津府城。借臣訥爾經額前赴大沽北塘一帶

海口。與臣胡超等履勘情形。詳籌會議。查大沽南岸各礮臺。並迎面攔潮壩上。安設各礮位。挑選準頭熟練膽壯技強之兵丁八百名。派大沽協副將勝魁。涿州營參將博爾洪武。大名鎮中軍遊擊李世榮。督率備弁等分帶專管施放攻擊。天津鎮陳金綬。即在礮臺後。迤西三里餘之東沽地方。駐紮帶兵一千五百名。並於礮臺迤南道溝子地方。安兵五百名。以資策應。而杜抄襲。臣周悅勝在於葛沽地方。駐紮帶兵二千名。以為陳金綬之接應。其北岸礮臺。現派督標後營遊擊羅應龍。正定鎮中軍遊擊花里雅進布。帶兵五百名。管礮防護。又北塘各礮臺。派通州協副將台

十二

斐音泰。提標前營遊擊其繼榮。宣化鎮左營遊擊郝源。都司管德聲等。分帶兵六百名。管礮防護。宣化鎮石生玉。帶兵一千名。即在北塘村後里許駐紮。以資接應。臣胡超移駐大沽北岸。查有新河莊地方。距北岸礮臺十里餘。距北塘十五六里。為兩處後路扼要。臣胡超即帶兵二千名。陝勇五百名。在此駐紮。以為大沽北岸礮臺。並石生玉之接應。又大沽北岸礮臺。雖與南岸對峙。而中隔海河。設遇風緊潮旺之時。濟渡維艱。必須分途策應。方免臨時周章。臣胡超駐紮新河通中之地。所有北岸礮臺。即歸臣胡超照應管轄。真可得力。至由葛沽以至天津郡城海河曲折。水

程約一百餘里。陸路七十餘里。節經巨訥爾經額。多派幹員。逐日分段密查。以防奸匪混跡。其間沿河兩岸各村莊。俱已團練鄉勇。俾令就近共衛地方。即以各衛身家。復於人煙稀少。該夷不經意之處。多安埋伏。務期步步為營。使該逆層層阻遏。不能肆逞。巨訥爾經額駐紮郡城。除存城兵勇不期外。仍於撥赴各處所餘兵丁內。留兵七百名。督同督標副將善祥。務關路參將閔正鳳。大名鎮標都司田宗泰等管帶。一律操練精純。以備隨時調遣。相機接應。不使稍留罅漏。

訥爾經額又奏。竊巨入都展

十三

觀准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發交上年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具奏北塘以東沿海各口。分設防兵。擬歸

併各營。俾厚兵力。並移營向裏。以便攻擊一摺。

敕即查明辦理等因。且因正定鎮向榮。在山海關防堵。相距各海

口不遠。當即飭委該鎮。會督通州協副將台斐音泰。山水

協副將興泰。河間府知府張起鵬。並各地方官周應確切

妥議去後。茲據稟稱。查原奏內稱北塘海口折而東向。共

有澗河口。黑沿子。劉家河。清河口。臭水溝。浪窩口。蒲河口。

洋河口。秦王島。石河口等十處。分隸豐潤。灤州。樂亭。昌黎

撫甯。臨榆等州縣。其自豐潤縣之澗河口。至撫甯縣之洋

河口八處。各處建築礮臺。設兵二三百名不等。酌以相距

較近之澗河口。黑沿子二處官兵。併為一營。劉家河。清河

口。二處官兵。併為一營。臭水溝。浪窩口。二處官兵。併為一

營。其原分為兩處之蒲河口。洋河口。二處。毋庸歸併。仍分

為二營。並蒲河口。營盤。亦毋庸更動。洋河口。弁兵。應移營

向裏。歸併各營。亦俱向裏安設。庶兵力既厚。聲勢亦聯。等

語。查豐潤至撫甯各小海口。原設礮臺處所。其海口外有

沙錢。內多淺灘。使該逆以小船乘潮駛入。在水則易於膠

淺。上岸則一片淤泥。難以駐足。且沿海一帶。陷坑重疊。該

十四

逆遇坑即陷。我兵乘勢攻勦。易於得力。若將各營歸併

移後。恐該逆駛近海岸。四顧無人。隨意內竄。淤泥陷坑。皆

可從容漫越。迨至高燥平行之地。分投滋擾。則兵力無多

攻勦較難措手。所有各海口原設兵二百名。應請仍循其

舊。惟兵力較單。應請就

欽差移營歸併之議。量為變通。於各海口後路。擇其要隘。酌量添

兵。作為接應。似更周密。且與鎮將等悉心籌議。八海口情

形。如豐潤之黑沿子。澗河口。兩處。則以新富莊為後路。要

隘。安兵三百名。可為兩路接應。樂亭之清河口。臭水溝。兩

處。則以鍾家莊為後路。要隘。安兵三百名。可為兩路接應。

昌黎之蒲河口。撫甯之洋河口。兩處則以蘇家村為後路要隘。安兵三百名。可為兩路接應。其灤州之劉家河。昌黎之浪窩口。現因原設營盤。較為卑溼。已量為移後數里高燥之地。惟兩處海岸綿長。均無兩路適中要隘。自須各就本處情形。添設接應。查灤州團練鄉勇二百餘名。又上年招募新兵二百名。現在派員管帶。勤加操演。即可併作劉家河之接應。昌黎縣沿海招募鄉勇八百餘名。係升任保定府同知曾世儀。上年團練。親自教演。現仍派令曾世儀擇其膽壯技強者。自行管帶。即作為浪窩口之接應。均可得力。至臺潤之澗河口。黑沿子。樂亭之清河口。臭水溝。昌

十五

黎之蒲河口。撫甯之洋河口。各後路應添之兵。即在上年奏准山海關一帶沿海添設新兵二千名內酌量調撥。沿海各營相距不遠。臨時調用。可以剋期而至。此時但須派定地方。仍令在營操練。不必遽行徵調。以節經費。至原奏內。大沽北塘海口原釘木椿。距岸較遠。為槍礮所不能及。該逆易於抽拔。應改釘向內一節。且查海口釘椿之處。乃係頭層設伏。是以距礮臺稍遠。夷船設若駛入攔江沙內。甫過淺處。將至深水。即使其不能暢行。礮臺上之礮位。固不能概行擊及。而中間有設伏之木椿。其上排列礮位。暗伏水勇。木椿不慮其礮打。水勇於礮後可以藏身。相機施

礮。夷船在木椿之外。足可轟擊。即有多賊下船。拔椿並豫備窩蜂礮子。趁勢排打。尤為得力。似可無慮。臣職司守土。責任甚重。斷不敢稍有疏虞。以期上行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納爾經額等奏。遵議大沽北塘屯營安兵情形。一摺。據奏大沽南岸各礮臺。並迎面攔潮壩上。安設礮位兵丁。派副將勝魁等管帶。陳金線。即在臺後東沽地方。帶兵駐紮。周悅勝。在於葛沽地方接應。北岸礮臺。派遊擊羅應龍等防護。其北塘各礮臺。派副將台斐音泰等駐守。石生玉。駐紮村後接應。胡超。駐紮新河莊地方。距北岸礮臺十里餘。距北塘十五六里。為

十六

兩處後路扼要。北岸礮臺。即歸胡超照管。由葛沽至天津郡城沿河村莊。均已團練埋伏。納爾經額。駐紮郡城。相機接應等語。所辦甚屬周密。著即照議辦理。又另摺奏。各處海口後路。擇要添兵安營一摺。據奏臺潤樂亭昌黎撫甯。均有後路接應。惟灤州之劉家河。昌黎之浪窩口。均無兩路適中要隘。現已團練鄉勇。招募新兵。派員管帶。操演接應。均可得力。其海口釘椿之處。亦無慮該逆抽拔等語。覽奏均悉。仍著該督等。慎密防範。期於確有把握。毋任稍留罅隙。以致臨時周章。是為至要。

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福建廈門等處防堵情形。臺據該督撫等奏報。惟浙江現籌
勦辦。其得手之後。難保逆夷不窺回閩省。應如何防勦。不敢再
有疏虞。自應早為布置。其鼓浪嶼夷船。現在尚有幾隻。應如何
相機攻勦。沿海礮臺土壘。是否修整完竣。著怡良劉鴻翔悉心
籌畫等因。欽此。又正月初八日奉

上諭。前據怡良等奏。商辦夷務情形一摺。閩省各海口布置兵勇。
並團練鄉兵。教演水勇。及造船鑄礮。均係應辦之事。自係該督
與顏伯燾等公同商辦。現在怡良已簡放閩浙總督。責無旁貸。
著再通盤籌畫。會同劉鴻翔另行妥議具奏。再據福建舉人黃
惠田呈進平夷策略各條。其言是否可採。著怡良劉鴻翔公同

十七

商酌具奏等因。欽此。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智燭幾先。苟免必納至意。竊以廈門地方。惟同安縣屬之嘉
里。孤峙水中。與大洋連而為一。並無障蔽。亦無城郭。誠如
聖慮。浙江勦辦得手。難保不復窺此間。為假息之計。自當乘其新
挫之後。再加勦洗。庶幾立時窮蹙。查廈門礮位。俱被逆夷
殘毀。非從新鑄運不可。而高崎劉五店等處港路。率皆深
廣。一經攔截。悉資寇兵。即或兵礮暗中渡過。紮營於廈門
鄉間。待其登陸。無如廈門四面環水。萬一逆夷。見有準備
情形。即將所留兵船。分泊環繞。則軍火兵糧。毫無接濟。不
特兵心不堅。百姓等亦皆坐困。勢必人人驚慌。不戰自亂。

十八

臣等為現在設想。既無進勦之具。又復限以地勢。先須保
全居民。使有身家之戀。相維相繫。各有瞻顧之情。若再經
蹂躪。無歸者必且流為盜賊。現在廈門同知顧放忠。水師
參將陳勝元。尚在彼中駐守。辦理聯鄉之事。民間尚聽勸
諭。是以逆夷心存疑畏。占據鼓浪嶼。而兵船分列其外。近
日存船七隻。又有旋來旋去者。殆無一定。防備之嚴。晝夜
不懈。臣怡良自去歲到泉後。即與在事文武。密為商酌。欲
招集素在海上劫掠者。於深宵黑夜。潛往襲取。功成准其
自贖。據伊等自揣力量。實未能唾手即得。而奸徒磨集。反
恐宵小生心。是以未敢冒昧。且等不敢空為大言。希圖塞
責。此時惟有堅守各口隘。不令狼奔豕突。蓋逆夷之礮雖
堅。總藉船力而後運用靈便。若離船太遠。便不敢深入。既
慮接應不繼。復恐船為所襲也。福建地方。瘠苦民氣。不馴。
攘外固在所急。而內地之防。亦不可不預為顧及。臣等前
議安設兵勇。此防堵所不能無者。若曠日持久。廣東浙江
又在用兵。亦恐難乎為繼。現除漳州之海澄縣。即在海滬
與廈門無異。漳州同安泉州等處。皆去海不遠。兵勇不能
過少。餘並撤減。以節糜費。大礮閩中本少。加以損失。必須
添鑄。並講求得。力不得力之故。今監鑄之員。悉心斟酌。至
將來安置時。尚須因地制宜。方期應手。至水戰以船為重。

營中所用。斷不能與夾板相爭。大小懸殊。厚薄迥異。此時欲藉以勒逆。非與之相等。未必遂能角勝。然大船以龍骨桅木為必不可少之物。松杉之材。皆不合用。而延建山中。去年經承辦鹽道。飭委幹員。親往採購。近水之山。歷年砍伐殆盡。深山窮谷之中。即有亦不能出。至桅木。非出番地者不可。臣劉鴻翔前在臺灣道任內。承修廠船。深知其難。每歲或得一二株。尚係尋常師船所用。若加大則更為難得。亦緩不濟急之事。惟勤練兵勇。待之於陸。尚有把握。餘則不敢妄有指陳。即如沿海設立土壘。現今海澄香江等處。報有修築竣工者。尚未能普律齊全。實以地方瘠薄。股

戶稀少。雖疊經奉

旨。加以鼓勵。而捐輸者甚屬寥寥。故陸續辦理。未能迅速。至福建舉人黃蕙田條陳。逐一細閱。所稱廣東息耕之事。大率相傳之詞。人云亦云。無從徵實。且以素不謀面之人。而使之殺其朝夕與共者。未免言之太易。至以數百細纜。牽此如山之舟。雖出歷來傳說。於理不無粉飾。至所稱述各器。則言之鑿鑿。其間或有可採。非加以實試。不能得其竅要。因漳泉漢奸不少。易致洩漏事機。臣劉鴻翔俟該舉人回籍之日。密令來署面商。將各器各製一二件。所費無多。造成之後。帶同該舉人。至金牌五虎等處演試。彼處與大洋相

去無幾。能於波濤洶湧中。從容取準。則臨時方不倉皇。且演試無得失之患。對敵則勝負所分。非熟習之至者。不可輕以嘗試也。水勇素產馬巷廳。現今雇募有人。欲如該舉人所稱能伏水底二三日者。則已累經試驗。皆相傳過甚之詞。人藉氣之呼吸以生。豈能竟日無一呼吸。故洶水一二刻者有之。未有能逾一時者。若手持十斤之械。腰繫三五十斤之物。游泳自如。進退便捷者。未必竟無其人。亦不能人人皆是。即於試各火器時。試水勇之技。固可一舉兩得。至募漁戶一層。註稱即洋盜。此等不法之徒。招之集於一處。而無以給其無窮之欲。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其愚本

在海中。而引之入內。萬一變生肘腋。噬臍何及。臣怡良之不敢率用者。蓋由於此。若安流亡。簡精銳收俊傑。則圖治之本。務非獨今時為然。凡所陳十有七條。皆就所見論列。必當逐一試驗。以收集思廣益之助。論軍機大臣等怡良等籌議閩省海口情形一摺。據奏現在先須保護居民。飭令同知顧教忠等。駐守廈門。辦理聯鄉之事。民間尚聽勸諭。漳州同安泉州等處。兵勇不能過少。餘均撤減。以節糜費。現須鑄礮練兵等語。覽奏均悉。現在浙江勦辦。尚未得手。閩省必應嚴加防範。該督奏稱待之於陸。尚有把握。惟當極力堵守。僅逆夫膽敢蜂擁登岸。我兵奮勇前進。較之沿海轟擊。當易

為力萬不可令逆夷登陸後再行得手。又據奏地方殷戶稀少。雖經奉旨鼓勵捐輸。其屬寥寥等語。國家經費有常。仍著該督等悉心籌畫。力加撙節。毋任虛糜。至舉人黃蕙田條陳各件。著俟該舉人回籍之日。面加細詢。並令密行製造各項器具。眼同演試。是否可行。據實具奏。該督甫經簡任。務須體察該省水陸情形。妥密布置。期於有備無患。方為不負委任。勉之又勉。

丁卯。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臣先後兩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浙江漢奸為逆夷導引。於接仗之際。扮作鄉勇商民難民。使我兵不能辨別。臨時脫去號掛。及外面衣服。手持槍械。併力抗拒。殊堪痛恨。著托渾布就所屬各海口情形。嚴加堵禦。不時偵察等因。欽此。又奉

二十一

上諭。該逆詭詐多端。於礮臺屯駐重兵處所。必不逞兇突犯。或乘風雨黃夜。於遠闊無人之處。改裝登岸。暗行埋伏。迨聚集多人。抄入礮臺後面。突出肆逆。或分遣漢奸。潛入城市。豫為內應。著托渾布諄飭員弁。留心偵察。務使匪徒無從托足。至浙省調去山東及各省壯勇。現經遣回。難保無助逆漢奸。乘機潛入。並著飭屬嚴密盤詰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伏思逆夷藉漢奸為爪牙。漢奸資逆夷為利器。莫滋勾結。為患滋深。自須嚴杜漢奸。庶足以遏賊兇。鞏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四六

東省處天津上游。為北路屏障。固本省之藩籬。尤應嚴

畿輔之防衛。且通盤籌畫。悉心計議。查東省各營調防官兵。自上年臣採用前明威燧光東伍法。伍各有隊。隊各有長。居處相習。非獨編伍正兵。即跟隨餘丁。亦能聞聲相識。招募鄉勇。亦先以此法為團練綱領。今欲杜絕漢奸混入兵勇之中。但須責成各隊長。於各兵勇槍矛刀械軍裝衣服。各令暗編記認。弁兵餘丁。彼此互語。亦令每日變一口號。以為問答。晝戰則辨記認。夜戰則辨口號。使我進戰退守。無論風雨晦明。同隊之人。各有辨認。則臨陣接仗。似無虞。漢奸假冒詭混。至重兵屯聚擇要而守。海岸遼闊之區。固

二十二

不能處處分防。奸匪乘虛窺伺。實在意中。然逆匪由僻路登岸。或欲混入城市。或欲抄出我營盤礮臺之後。分路肆擾。要必有經由扼要之區。斷其來路。即無所逞其奸謀。如現在登郡防兵。屯於城北。而城東一帶海灘遼闊之處。由東而北。適有扼要狹徑。現將此路設法塞斷。它掘陷竄。賊即不能由東路橫衝奔突。此外沿海各處。且亦經委員分段查勘。凡有傍路後路。可以抄襲者。俱令相度要隘。多方堵截。其不能堵截者。責成各地方官。團練民勇。環築土堡。憑險扼守。並於濱海各城。及衝要市鎮。有關戰守之處。俱排設柵欄。派員分段監守。似亦足以杜羣匪之冒混。而絕

內應之奸謀。惟南來漢奸。假道山東。竄入天津。此最為目前要慮。而自東省至天津。水陸兩程。綿亘千里。有可於河路。假充水手。結隊而過者。有可於陸路。假充過客。北由德州。東由武定。沿海一帶。直趨天津者。勢難執途人而盡詰。且與所屬文武各員。再四參酌。計惟有於水陸兩路。出境入境之地。扼其要津。派員嚴查。南來河路。以嶧縣之黃林莊為始。北去以德州之柘園鎮為止。南來陸路。其山道以郟城縣為始。湖路以嶧縣兩縣為始。北以德州為止。東北以武定府屬各縣與直隸天津府接壤為止。每處各派精細幹練佐雜三四員。令其常駐於南北要路。梭織巡

二十三

查。遇有形跡可疑之人。逐細盤詰。一面諄切曉諭。大小各坊店。於行客投宿。察其蹤跡。詭秘。即就近稟請該委員查究。並諭該委員等稽察之法。總宜小路密於大路。小店密於大店。其實在正經商客行李車輛。確無可疑者。不得藉端留難。以杜紛擾。

硃批所辦甚妥。實力為之。以副委任。

署盛京將軍禧恩奏。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逆夷詭譎異常。往往於接仗之際。扮作鄉勇商民。難民。使我兵不能辨別。臨時脫去號褂。及外面衣服。手持槍械。併力抗拒。

該逆如此詭詐。殊堪痛恨。奉天直隸山東。不可不先事豫防。著禧恩。訥爾經額。托渾布。各就所屬海口情形。嚴加堵禦。不時偵察。勿令奸匪竄匿其間。至該逆船隻四出擾累。前來窺伺。設使該逆復萌故智。將夷匪及漢奸。扮作鄉勇商民。難民。分路登岸。該將軍督撫。作何辨別策應。並如何杜絕奸謀之處。著分別妥議具奏。至天津商船入口之時。必應如何稽察。不致奸民濶入。此層最關緊要。尤當悉心籌畫。毋得稍存大意等因。欽此。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二十四

皇上豫杜奸萌。無微不至。伏思逆夷滋擾以來。詭譎異常。欲除外患。先靖內奸。實為正本清源之要。查漢奸多係閩廣莠民。該處與外夷通商。貿易船隻。絡繹不絕。易於濶跡。故多被其利誘。遂致蔓延滋事。至奉天沿海口岸。雖與南省情形不同。而商船往來停泊。亦恐奸匪混入滋擾。等語。抵任後。即同兼管奉天府尹事務侍郎惟勤。府尹呈麟。悉心密商。遇有各省船隻到口。務須詳細盤詰。查有夾帶違禁器械者。立即拿獲究辦。儻該逆匪及漢奸。在洋面稍露形跡。真圖濶入海口。窺伺。雖有照票其駕駛之人。不難辨識。隨時盤獲。根究辦理。等語。密飭沿海旗民地方官。及行知山海關監督一體。揆查稍有形色支離。或不遵盤驗者。即係可疑之人。立即迅速嚴拿。以期慎密。至於團練鄉勇。若用無籍

一書 215 冊 續修四庫全書 4 二二

流民誠恐良莠不一。今詳加籌酌。先儘八旗內挑選健壯餘丁。充補旗勇。不惟易於稽查。且可演習技藝。為異日干城之選。其鄉勇如有土著。及山東直隸流寓有年之民。膂力強壯。技藝熟老者。即責成該管州縣。取具互保甘結。加具印結。准其選充。概不許招募他省。及來歷不明之人。以致奸匪濶跡。其防守兵勇。教演步伐。紀律整齊。旗兵已密授清語數句。為號令。仍各按衣領後綴清字布條。民勇令各編土音暗號。以為標識。誠如

聖諭。書戰目視相識。夜戰聲聞相知。即使漢奸潛來。意圖朦混。真偽易辨。自不難一鼓作氣。勦捕無遺。該匪雖有奸謀。亦無

所施其伎倆

殊批所辦俱妥。認真督飭防守。

庚午。揚威將軍奕經。奏贊大臣特依順文蔚。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奕經。文蔚於進攻甯鎮之先。密令各處豫伏勇壯。以備臨期接應。正月二十九日接仗。雖一時未能全行得手。而各路仍有勇壯潛伏。茲據鎮海縣知縣同知銜葉堃稟稱。從前接奉臣等密諭。並臣劉韻珂札飭。即商同鎮海縣生員王師真。密造藏藥器具。發火機關。演試靈便。另備船隻。選擇水勇多名。並由各委員協助鄉勇。以備進攻。二月二十五日夜間。生員王師真統領火藥船十二隻。

分作六排。水勇四十餘名。由僻港撐至鎮海附近夷船處。所時已四更。將頭排藥船。用長繩從水底繫定。乘潮退之時。緊對逆夷大船發火。即將停泊稅關街頭之大夷船後尾燒然。是時響聲震地。火光燭天。該船夷眾驚起。但聞呼號之聲。不及解放杉板。紛紛竄入水中。其餘夷船聞聲。遂各駕大小杉板船。前往撲救。彼時生員王師真即乘勢督催水勇頭目。並各散勇。將後隊五排藥船。重重繼進。逆夷見前後左右。皆是我軍船隻。各杉板即從四面圍住。過船搜索火具。觸動機關。各船火藥立時並發。煙燄冲天。硫磺藥彈上下飛騰。我船與逆船撞雜一處。均經燃着。逆夷亦

莫能辨認。惟聞人聲鼎沸。各船遙見如此聲勢。即時開放鎗礮。從兩面轟擊。彼時該令所帶鄉勇。並附近時伏鄉勇。在曠僻處所。聞逆夷鎗礮之聲。亦各發火開鎗。作為疑兵。應援逆夷不知虛實。但見各處火燄。又有鎗聲。疑我軍有無數兵勇。其鎗礮愈發愈多。復向江面亂擊。直至天色將明。各鄉勇水勇。隨即陸續撤退。藏匿。並無一人受傷。至該逆被焚杉板。及焚斃夷匪。因時在深夜。不能確計其數。但是夜火光甚熾。逆夷號呼不絕。約計焚燬之船。燒斃之人。實屬不少。惟該逆大船未能全焚。止燒燬後尾。並後桅蓬舵等物。及上懸之杉板數隻。逆等驚擾徹夜。天明即向各處

尋覓蹤跡。並捉拏沿江漁戶民人。追究根底。竟不知兵勇船隻。實從何處駛來。現僅止張貼偽示。聲言是夜來有火攻船數隻。多幸無虞。百姓不必驚慌等語。是其膽怯心驚。故作掩飾之詞。已可概見。臣等誠恐該令修張其辭。稟報未能確實。一面遣派兵役。密往該處。向鄉勇民人查探。復一面札飭甯紹台道鹿澤長。在曹江就近訪查。據實具稟。連日探回。並據該道稟覆。船隻人數。亦未能查訪的確。其大致均與該令葉堃原稟相符。查鎮海縣知縣同知銜葉堃。接奉臣等札諭。即能商同生員王師真設法辦理。藥船乘夜潛往鎮海。焚燒逆夷大船。後尾桅舵。並焚燬大小杉

二十七

板船隻。燒死夷匪。足使該逆膽慄心驚。實屬明幹有為。該員前於鎮海失守時。投河未死。帶罪立功。本屬分所當為。但現當軍務喫緊之際。該員辦理火攻船隻。焚燒夷船。夷匪著有微勞。自應奏懇

恩施。以示鼓勵。相應請

旨。將鎮海縣知縣同知銜葉堃。寬免從前失守縣城之罪。並

賞戴花翎。鎮海縣生員王師真。設法密辦藥船。親往鎮海。督催鄉勇。發火攻燒逆夷。亦屬勇敢出力。應請

賞給六品頂帶。並

賞戴藍翎。其出力之鄉勇水勇。均由臣等酌量獎賞。

殊批。大約燒斃逆匪若干。仍當查奏。

奕經等又奏。三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等馳奏。帶罪圖功。並訊取漢奸供詞。各一摺。據稱。噴噴。已於上年定海打仗時。被葛雲飛用礮擊斃。現在甯波鎮海定海三處。究有夷船若干隻。夷匪若干人。前此單開所獲白夷。是否內有要緊頭目。其管糧餉二等頭目。是否即在此內。均應向現獲各犯。確切訊明。至逆夷桂孝送殞之已死夷目。究係何人。安突德曾經受傷。是否屬實。葛雲飛斃之夷目。是否即係已逆。其所稱近來白黑夷人。往往失去。又或有身無首。究

二十八

係在何處。被何人所殺。均須逐一追究。明確據實具奏。等因。欽

此。竊查等前因所獲白黑夷人。供詞不一。姓名互異等情。

已於二月二十九日。具奏在案。適廣東送來通事二名。熟

悉夷語。奏復又添派隨帶司員。向該夷等連日隔別詰問。

據通事譯出供詞。白夷內並無管糧頭目。惟有帶兵頭目

一名。喇布爾。管下二百餘人。此次來浙。統計夷兵水手雜

役。約有一萬七八千人。並非一國之人。係由各處湊集。雇

募前來。其最大頭目。喇噴。統陸路兵將。吧啞。提督水師兵

船。噴噴。係為欽差。該國中噴噴。名字最多。去歲在定

海被礮轟斃之頭目。亦係噴姓。至瑪哩。遊羅卜。丹郭士立

等或能說漢話或能寫漢字均係聘來通事每月給有月費。隨同阿喇等辦事。安突德亦係帶兵頭目。現在該逆喇布爾等及各黑夷均有感悔之意。至夷船現有若干。訊據該逆供稱因係分泊三處。來去無常。且實有增減。實不知其確數。惟據近日探稟甯郡停泊四隻。鎮邑停泊八隻。定邑及洋面島嶼停泊三十二隻。其數似較正月間稍有加增。而貨船亦在其內。每船夷匪除水手雜役不計外。約有二三千人。亦不時來往調動。往往來夜暗伏船底。開至外港。次早駛到各城。換衣登岸。即詐言添兵若干。前據探報有逆夷新來船四十隻。並添兵萬人之信。現據各處近日

二十九

探稟。止稱逆夷由閩粵來船數隻。並未見有添船四十隻。添兵一萬之多。並據獲到漢奸供稱。此言聞自逆夷傳說。其為藉以恐嚇人心。已可概見。至逆夷挂孝送殯。該城民人共見。並據慈谿縣稟報。該逆停棺總持寺內。但各稟止稱巴姓是否。即係巴麥喇抑係巴加。未能探訪的確。再近來白黑夷人。往往失去。又或有身無首。查定海先後捉獲逆夷。均經陸續解赴省城。其甯鎮兩城。僅止生擒白夷一名。其餘因該逆防守甚嚴。兩城伏勇。雖乘便捉獲。未敢生擒。到營。止割取首級。至營呈獻。仍將屍身拋棄掩埋。復有該處民人。因忿恨該逆等奸淫擄掠。伺其私出人少之時。乘

機擊殺。或將屍身沈之江底。以滅其跡。連據各路稟報。自正月以來。已有十餘起。甯波城內外府學後。小江橋。濱江廟。江東鹽倉門外。及鎮海二衙頭。五星碑各等處。均有殺死夷人之事。除由委員指名稟報。餘俱不知為何人所殺。總之夷情詭詐。凡係臨陣擊斃之人。隨將屍身拖去。惟恐人知。其頭目如有傷亡。亦必多方掩諱。該船隻人數。隨時增減。是以李等遣去密探。及各縣委員稟報。時有參差。未能盡一。李等現在晚諭軍民。激勵將士。即日令兵勇陸續進發。先至曹江上虞等處屯紮。李等亦隨後前進。一面密派委人探訪逆夷舉動。豫備相機進剿。並札諭乍浦委員。

三十

轉飭定海帶勇各員。如有可乘之機。即奮勇攻剿。毋得遲延觀望。致有漏洩貽誤。仍一面札飭各路。將未獲奸匪。嚴密查拏。不敢稍有疎懈。務期迅速復郡。縣淨埽逆氛。用以伸天討而警奸邪。

諭內閣。奕經等奏。密派委員。焚燒逆夷船隻。燒斃夷匪一摺。據奏。二月二十五日夜間。經奕經等。並劉韻珂。飭令鎮海縣知縣葉肇。商同鎮海縣生員王師。真統領火藥船隻。及水勇數十名。由僻港駛至鎮海。緊對逆夷大船發火。即將停泊稅關衙頭之大夷船。後尾燒然。該逆夷等驚起呼號。不及解放。杉板紛紛竄入水中。彼時生員王師。真即乘勢督催水勇頭目人等。將火藥船

隻重重繼進。各杉板四面圍住。過船探察火具。觸動機關。各船火藥立時並發。附近暗伏鄉勇。亦各發火開槍。作為疑兵。應援鄉勇水勇陸續撤退。並無一人受傷。焚燬夷船及燒斃逆夷不少等語。該逆經此懲創。自己膽懾心驚。著奕經特依順文蔚劉韻珂仍當商同相機攻剿。無失機會。鎮海縣生員王師真設法密辦藥船。親往督催鄉勇。攻燒逆夷。實屬勇敢出力。著加恩賞給六品頂帶。並賞戴藍翎。鎮海縣知縣同知銜葉馨。上年失守縣城。本有應得之罪。姑念此次辦理火攻船隻。焚燒夷船。尚為出力。著從寬免其治罪。仍責令設法防剿。如果始終奮勉。殺賊立功。必當再沛恩施。以昭獎勵。所有奕經等請將該員賞戴花翎之處。著毋庸議。

三十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經等馳奏。派員用火藥船隻。焚燒夷船。並燒斃逆夷一摺。已明降諭旨。將鎮海縣知縣葉馨。並生員王師真。分別加恩獎勵矣。逆夷經此懲創。自己膽懾心寒。著該將軍參贊會同劉韻珂。密商定計。趁此機會。乘間出奇。痛加攻剿。收復郡縣。又奕經特依順文蔚。覆奏盤詰夷俘。究出從前接仗。傷斃逆夷姓名一摺。覽奏均悉。該逆狡獪異常。詐言添兵。將船隻隨時增減。其實在情形。仍應密加訪查。小心防範。不可再墮奸計。據奏查明最大頭目。有啊嘮吧。咖。嘯。喳。等名。又漢奸郭士立等。隨同啊嘮等辦事。可恨已極。總之該逆膽敢深入內地。

肆行猖獗。皆恃漢奸為之羽翼。果能將從逆漢奸。訪拏懲治。不遺餘力。或接仗時。痛加勦洗。則漢奸各顧性命。必不肯拼死為彼出力。該逆失其爪牙。勢必自生疑懼。日見孤危。然後將著名夷目。設法生擒。自可剋期殄滅。該將軍等諒已善畫。及此惟當相機辦理。以贖前愆。而膺懋賞。朕實有厚望焉。

又

諭據奕經等奏。廣東送來通事二名。熟悉夷語。現派司員。向逆夷等。連日隔別詰問。等語。白夷。喇。布。爾。既屬頭目。必知該國一切情形。且現有通事二名。自可一面妥為撫養。一面細詢該國底裏。著奕經等詳細詢以。喚。咭。喇。圖。距內地水程。據稱有七萬餘里。其至內地所經過者。幾國。克。食。米。爾。距該國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該國與喚。咭。喇。有無往來。此次何以相從至浙。其餘來浙之。哇。喇。喇。大小。呂。宋。雙。英。國。夷。眾。係帶兵頭目。私相號召。抑由該國王招之使來。是否被其裹脅。抑或許以重利。該女主人。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為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處人。在該國現居何職。又所稱欽差提督各名號。是否係女主人所授。抑係該頭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鴉。張。所有一切調度。偽兵及占據郡縣。擄括民財。係何人主持其事。義律現已回國。果否確實。回國後作何營謀。有無信息到浙。該國製造鴉片煙。實與中國。其意但欲圖財。抑或另有詭謀。以上各條。該將

三十二

軍等即分別詰問詳晰具奏

丙子。揚威將軍奕經奏。贊大臣特依順文蔚奏。慎奏。竊查定海孤懸海外。現在逆夷占據。恃為巢穴。洋面風潮。既屬險惡。逆夷船隻。又復堅固。督兵進攻。頗難得力。當因浙江候補批驗所大使鄭鼎臣。係上年陣亡原任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之子。稍知軍事。曾隨伊父在定海辦理防堵。於該處洋面情形。亦為熟悉。特派該員招集水勇。雇募火攻船隻。即委令總司其事。會同營員渡洋。暗伏縣城內外。並各島。豫備焚燒攻剿。並札委現駐乍浦督辦防堵事宜之杭嘉湖道宋國經。及山西道缺知府王用賓。經理錢糧。督

三十三

飭辦理。惟海洋風潮無定。難以剋期舉動。該委員曾屢次稟報定期進攻。或以風信不順。或因逆夷豫知。已有防備。皆未能動手。李奕經。文蔚。恐該大使等冒昧輕進。連次札知該道宋國經等。轉飭各營員委員。如風潮不順。務須暗伏不動。設有隙可乘。即行布置進剿。亦不得坐失事機。並諭令各水勇。內查其柔脆膽怯者。即行撤回。庶免臨期誤事。而於帑項亦稍可節省。旋由該委員陸續撤退水勇。約有二千餘名。均經李等派員押令回籍。節次奏明在案。茲於三月初十日。迭據杭嘉湖道宋國經等。轉據委員鄭鼎臣稟稱。三月初四日。督催水勇火攻船。分路放入十六門

等處。焚燒大夷船共四隻。三板船數十隻。擊斃逆夷多名。並據軍功頂帶詹成功。把總吳大升。稟稱在城內埋伏內。應燒燬逆夷房屋。殺斃逆夷數十名。生擒白夷一名。並將奪獲夷槍。夷刀等件。呈繳。李等因定海遠隔重洋。究竟焚燒夷船若干。有無擊斃夷匪。僅據鄭鼎臣等稟。恐尚有粉飾。難於盡信。復飭宋國經等。嚴實確查。並派令侍衛珠勒。亨。容。照。帶同台州同知陸樸。前往乍浦。嚴密訪查。均無異詞。據實稟覆。並將奪獲及撈取夷衣。夷物。被燒蓬索。船板等件。解送前來。查得委員鄭鼎臣。於正月間。帶領船勇出洋。逆夷處。已有漢奸告知。夷船逐日在各島探捕。並出

三十四

偽示銀兩。捉拿該員。所有出洋各船。只得分向偏僻小港。潛伏。兼之風潮。總未順利。遲至月餘。未敢輕進。嗣將各船。漸次聚集。鄭縣所屬大嵩港內。停泊。乘隙舉動。並據行通知。在定海城內埋伏之軍功頂帶詹成功等。如望見海面火起。即行接應。放火殺夷。至三月初四日。風平潮靜。當即暗向各船。裝載柴草。火藥等物。先駛至梅山港。黃昏出港。分三路向北前進。適值東南風大作。守備徐積。實督率火攻船隻。先由十六門地方。分作七排。奮勇放進。衛頭該處。停泊大夷船三隻。逆夷見頭排船隻攏近。即時開放槍礮。各船同時發火。水勇趕緊換坐小船。或見水避走。風急潮

緊七排船隻重重繼進內有兩排未能牽挂夷船。隨潮駛過其餘俱圍住逆船。即時引然。火光燭天。人聲鼎沸。逆夷始猶極力撲滅。並用礮四面轟擊。繼見蓬索全燃。火勢益盛。無處躲避。逆等紛紛跳入三板船逃竄。復值水師效用武舉蔣忠清等管帶後路兵勇接應。亦到開槍放礮。迎面攻擊。該逆船隻驚亂。復自相觸沈多隻。並有退回仍被焚燒者。東嶽宮逆夷見衙頭火起。連放八九礮。聲震數里。火攻船被逆礮擊沈數隻。而夷船大桅亦被自擊。連斷兩根。該勇等乘勢喊殺。逆夷大半落海。只因夜黑潮急。不及撈獲。亦有逃脫上岸者。徑向東嶽宮定海城內奔避。其逃走

三十五

三板夷船。奔向竹山門。又遇水勇頭目袁高榮帶領火攻船。自小渠山駛來。該逆急用烏槍火箭擊射。轉將柴草燒燃。風催火猛。煙燄迷天。直向夷船噴燒。逆船逃避不及。又被焚燒多隻。至懈峙港地方。自上年秋間。停泊最大夷船一隻。總未移動。是晚。千總韓慶瑞。王廷龍。並勇壯頭目李世茂。帶領大號火攻船二十餘隻。一齊放進。乘風發火。首先燒燃逆船大桅及蓬索等件。烈燄飛騰。在船逆夷僅止開放四礮。船板均已引燃。不及解救。三板船各逆多半焦頭爛額。勢如鼠竄。見水逃生。轉瞬間逆船火藥燒燃。聲如巨雷。煙燄飛過山頂。即時桅倒船沈。不見蹤跡。維時軍功

頂帶磨成功。把總吳大升等。在定邑城內。望見東南海面。火燄冲天。槍礮連聲不絕。知係火攻船隻得手。當約齊埋伏兵勇。先行放炮。延燒逆夷房屋。乘其撲救擾亂之時。奮力攻擊逆夷。槍礮並施。兵勇奮勇向前。擊殺逆夷數十名。生擒白夷一名。並奪獲夷刀夷槍等件。時已天明。內伏兵勇人數較單。恐被逆夷看出形跡。嗣後轉難藏伏。因止割取首級數顆。仍前分藏各處。據備再行乘機攻勦。所獲白夷。暫藏民人許成明家內。所割首級。亦因夷人守城嚴密。尚未能拏出。其城外埋伏之委員銀沆等。亦經放火焚燒沿城房屋。以助聲勢。但距夷匪較遠。未能擊殺擒獲。至委

三十六

員鄭鼎臣。分飭三路船隻發火。後即上螺頭門山頂登高瞭望。遙見城內火光騰躍。又有槍礮之聲。並見五奎山有逆夷屯紮。即分飭弁勇。先行奮力上山攻擊。該逆亦開放槍礮迎拒。此地逆夷人數無多。旋即潰散。我兵乘勝追擊。復殺死十餘人。並奪獲夷箱夷刀。錫桶。衣帽等物數十件。旋有火輪船二隻。自北駛來。接應各逆。弁勇即時開放迎敵。擊破船板一塊。逆船遂於衙頭洋面。橫亘開礮堵截。天已漸明。勢難前進。該營員委員等。漸次撤退。回望各路煙燄瀰漫。尚未息止。後遣人順流撈取燒殘夷船槳片。船板等物多件。仍回至大嵩港停泊。陸續查點各路弁勇。止十餘

人帶有槍傷。並火箭燒傷。亦有在水中被礁石及船幫碰傷者。並無一人陣亡。統計此次火攻。燒燬大夷船四隻。內燒沈一隻。三板船燒燬及觸沈者。共有數十隻。燒斃沈溺。並城內擊殺逆夷。約有三四百人。實在數目。未能確查。現在逆夷將各處停泊之船。聚集一處。不能遠駛。四面用橫木支撐。搬運木料。修理殘燬船隻。並駛駕火輪船。向各路搭尋。凡遇柴草堆垛。概行焚燬。船隻往來。益加盤詰。處處查問官兵。現屯何地。頗有畏我火攻之意。查逆夷自上年侵擾海疆。在海洋水面。從未稍受懲創。今於二月間。鎮海衛頭焚燒一次。止燒燬大夷船尾三板船多隻。逆夷自相

三十七

擊殺多名。尚未燒沈大船。茲復於定海各洋。焚燒大夷船三隻。三板船數十隻。並燒沈大夷船一隻。城內洋面。復擊殺夷匪數百名。逆夷向恃其船隻堅固。又以我軍並無出海兵船。故敢往來洋面。猖狂無忌。不虞我軍竟以小船火攻。大獲勝仗。該逆受此大創。足使其膽碎心驚。而我軍亦倍加氣壯。李等現在激勵將士。即日乘勝前進。相機攻剿。所有此次焚勦逆船夷匪。即在事出力人員。統俟確切查明。再行據實保奏。

諭內閣。奕經等奏定海焚燒夷船。打獲勝仗一摺。原任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之子候補批驗所大使鄭鼎臣等。前據該將軍等派

令招集水勇。雇募火攻船隻。會同營員渡洋。暗伏定海縣城內。外並各嶼。預備焚燒攻剿。茲據奏稱。三月初四日。鄭鼎臣暗向各船裝載柴草火藥等物。駛至梅山港。分三路向北前進。守備徐積寶督率火攻船隻。先由十六門分作七排。放進衛頭。該處停泊大夷船三隻。各排船隻。重重圍住逆船。即時引燃。正值東南風大作。火光燭天。人聲鼎沸。逆夷始猶用礮轟擊。繼見蓬索全然無處躲避。向三板船逃竄。武舉蔣忠清帶兵接應。亦開槍放礮。迎面攻擊。逆船驚亂。復自相觸沈多隻。並有退回仍被焚燒者。及逆夷放礮。反致自行擊斷大桅兩根。其逃走三板夷船。奔向竹山門外。水勇頭目袁高榮帶船自小梁山駛來。該

三十八

逆用槍箭擊射。轉將柴草燒燃。直向噴燒。又焚夷船多隻。其喇時港停泊最大夷船一隻。十總韓慶瑞王廷釐並勇壯頭目李世茂等。帶領大號火攻船二十餘隻。一齊放進。乘風發火。首先燒燃大桅蓬索等件。該逆僅止開放四礮。船板均已引燃。不及解放三板船。各逆焦頭爛額。覓水逃生。逆船火藥被燒。煙燄飛過山頂。即時桅倒船沈。不見蹤跡。維時軍功頂帶磨成。功把總吳大升。在定海城內。望見火燭。知係火攻得手。當即放火延燒逆夷房屋。擊殺逆夷數十名。生擒白夷一名。奪獲刀槍等件。其城外埋伏之委員銀沆等。焚燒沿城房屋。以助聲勢。鄭鼎臣復見五奎山有逆夷屯紮。上山攻擊。逆夷旋即潰散。我兵追殺十

餘人奪獲夾箱等物。其自北駛來接應之火輪船二隻亦被開槍擊破。統計燒燬大夷船四隻。內燒沈一隻。燒燬觸沈三板船數十隻。燒斃沈溺擊殺逆夷三四百人。我兵並無傷亡等語。覽奏。昌勝嘉悅。逆夷自上年侵擾海疆。從未在海洋大受懲創。此次英經文蔚由蘇至杭。運籌數月。密派員弁。先期埋伏。乘風潮順利之時。焚燬大小夷船。擊殺逆匪數百名。實屬調度有方。出奇制勝。英經著加恩賞換雙眼花翎。發去雙眼花翎一支。並白玉喜字翎管一箇。交英經祇領。文蔚賞加頭品頂帶。特依順駐守省城。盡心防禦。著與英經文蔚均交部從優議敘。其在事出力員弁及水陸兵勇。著英經等查明據實保奏。分別鼓勵。候朕

三十九

施恩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英經等馳奏定海焚燒夷船。打獲勝仗一摺。覽奏實深嘉悅。已明降諭旨。將英經等分別加恩矣。逆夷侵擾海疆肆行猖獗。本年二月。鎮海衛頭雖經我兵焚燒夷船。擊斃逆匪。尚未大加懲創。本月初四日。復於定海各洋。督催水勇用火攻船。焚燒大夷船三隻。杉板船數十隻。並燒沈大夷船一隻。城內洋面。復擊殺夷匪數百名。該逆受此次懲創。自必心膽俱懾。我軍亦應倍加氣壯。著該將軍等激勵將士。乘勝前進。相機攻剿。收復郡縣。以奏膚功。以膺懋賞。惟該逆詭詐異常。各暴伴泊船隻。現有準備情形。該將軍等務當出奇制勝。慎益加慎。

密益加密。萬不可因已獲勝仗。稍涉大意。此次在事出力員弁兵勇。一併確切查明。據實保奏。候朕施恩。

四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七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四月庚辰浙江巡撫劉韻珂奏逆夷自前月初四日與我兵在慈谿接仗以後或以百餘人或以數十人執持槍械在甯波附近各鄉探查有無埋伏官兵至二十五六七八等日該逆火輪等船在平湖海鹽海甯山陰會稽等州縣所轄洋面往來遊奕內有一船直入尖山口內窺探二十九日各船始行退去本月初三日又有三船自餘姚洋面北駛現在述北之海甯等處並未見其蹤跡或已乘夜潛回亦未可定探聞該逆前在慈谿與我兵接仗被我兵擊斃之眾甚屬不少該逆俱用船隻裝

回現又聞甯郡時疫漸作該逆聞有染疫身死之人並據偵探兵役目擊有船載病夷十餘人前赴定海之事惟甯波鎮海等處傳言該逆自上年九月間攻陷三城之後即遣人回國糾約醜類現已糾有夷兵一萬名兵船四十隻陸續自粵來浙等語雖未知其真偽但逆船自粵省而來先須由溫台兩府屬洋面經過再行駛至定海本平正二月間溫州府屬之永嘉瑞安樂清台州府屬之太平等縣時見逆船過境或一隻或二隻均係自南而北現又據永嘉縣稟有逆船五隻由該縣洋面北駛各船載兵載貨及是否來自該逆本國抑本係在浙之船去而復返或係由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四七

粵閩兩省轉入浙境無從確查惟其眾時在甯波等處操演槍礮又製造木排蒙以牛皮在城內小河演習水戰並聞其製有木首竹身假夷人為進攻時誘我槍礮之用察其居心有窺覷省垣之意臣現已通飭文武鎮靜嚴防備該逆擁眾內犯必須細加審視再行開放槍礮以免墮其奸計並因尖山以內暗沙縷結向惟海鹽縣黃道關地方居民之駕船為業者知其險易其人名為發潮老大凡船隻出入均須雇令引帶否則即有擱淺之患臣與揚威將軍奕經因逆船時至海鹽等處游奕誠恐其探知此事將發潮老大裹脅入船逼令引路致有疏虞訪查此項發潮

老大不過二百餘人尚屬易於安頓遂先札飭海鹽縣及各委員全數雇覓來省派員管帶飭令撐駕巡船並照水勇之例日給雇值並付安家銀兩以資養贖俾逆夷無指引之人或不致即行開入至各場大小酒船上平冬間聞該逆有捉擄之謠經臣奏明封禁將船隻停泊內河茲據該司道等查明小號酒船止能在海邊駕駛並不能直入大洋是小酒船所駛之處乃各逆船不到之區不虞即為擄掠當此土酒旺起場窻須用孔迫自應量為變通庶不致因噎廢食現已飭令將小船開禁今其運酒供餉互相保結仍責成各場官認真稽查如有奸匪潛跡即行嚴拿

究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喚逆在甯波等處製造木排。蒙以牛皮。演習水戰。並聞其製有木首竹身假人。為進兵時誘我槍礮之用等語。該逆詭詐多端。情殊巨測。著沿海各將軍督撫。密飭帶兵將弁。萬一夷船乘夜內犯。必須查探確實。再行開放槍礮。不可墮其奸計。是為至要。將此各諭令知之。

又

諭。據劉韻珂奏。逆夷船隻在尖山等處窺探。並現在辦理情形等語。甯波鎮海等處。既有傳言該逆糾兵添船。自粵來浙。雖未知其真偽。而溫台各屬。報有夷船在洋北駛。平湖海鹽各洋面。又

三

有火輪等船遊奕。並內窺尖山。數日始行退去。逆情巨測。殊屬可恨。著劉韻珂仍遵節次諭旨。嚴加防範。毋少疏虞。至該逆製造木排。蒙以牛皮。演習水戰。並製有木首竹身假人。誘我槍礮。萬一逆船內犯。必須查探確實。再行開放槍礮。勿墮奸計。朕已通諭沿海將軍督撫一體加察矣。其海鹽縣駕船為業之民。名為登潮老大。明於海中沙線。准其全數雇覓來省。派員管帶。日給雇值。優加養贍。俾該逆無指引之人。不至肆行闖入。至各場漁船。前經封禁。停泊內河。茲據查明場窰需用孔迫。自應量為變通。准其將小號漁船。飭令開禁。運酒供煎。仍令互相保結。責令各場官認真稽查。如有奸宄漏跡。即行嚴拿究辦。以免勾結。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齊慎奏。三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現辦防勤事宜一摺。覽奏俱悉。現在續調各路精兵。計可先後到浙。該將軍惟當慎密籌商。固不可冒昧輕進。尤不可坐失機宜。至所獲白黑逆夷回民。及從逆漢奸。仍遵前旨。不准釋放。亦不准殺害。並著查明前此訊出供詞。有無捏飾。務得確情。其所稱老將頭目。恐難憑信。又另片奏。該逆添有夷船多隻。難保非虛詞。囑著侯偵探得實。即行馳奏。其失陷城內之守備王國英。及兵勇四十餘名。現在有無確耗。均著查明具奏等因。欽此。竊查川陝征兵。於二月間。撤回紹郡。休養月餘。所

四

有陣亡缺額。均經陸續補足。受傷弁兵。亦漸次痊愈。並將各勇壯逐日訓練。現在士氣已復。人人思奮。茲又仰蒙皇上天恩。先後

賞調勁兵四千名。統計四月以內。均可抵浙。彼時聲威益壯。奮茲
喚逆諒不難計日殲除。並查浙省自二月以來。天氣放晴。五十餘日。尖山以內。江海淺涸。不惟舊有淤沙。未經冲刷。且各處又復漲起新沙。連日派員探量查驗。均稱水勢日淺。沙痕浮漲。逆夷大船駛進。必致淺擱。等語。仍恐素悉水勢之船戶。被貪貪利。暗中引進。復將熟悉沙線水手。名為登潮老大者。與撫臣會商。委員設法。拘集到省。日給口糧。

不令資為逆用。李等現分撥兵勇陸續由上虞前進。仍令步步為營。豫備相機進剿。李齊慎已於二十一日東渡赴紹。先將應分應合之處會同文蔚商定。再行具奏。至前後所獲白黑逆夷。查出白夷內有帶兵頭目名嶸布爾。並探得逆夷止由粵閩來船數隻。並無添船四十隻。添兵萬人。之多。前次探報難保非逆夷傳言。虛詞恐嚇。續據探報。該逆偽水師提督現已更換頭目師地。茲於十四日由李文蔚送到四川官兵屯兵義勇等共九名。均係甯郡打仗受傷。失陷城內。本月初九日。逆夷嘔吐。遣人將該兵等十一名送出城外。令伊自行回營。並給與每人洋錢三四五

五

圓不等。內二名受傷較重。現在曹娥江調養。李等親加詰問。該兵勇等自失陷後。逆夷禁在何處。何以止將伊等十一人送出。據該兵勇稱前在甯郡入城打仗。多係受傷昏暈。迷失道路。未能退出。致被逆夷擒獲。禁在府署。或五六人一處。或三四人一處。每日逆夷給與米飯兩餐。因言語不通。亦未問過大兵情形。忽於初九日。有白夷將伊等十一人帶至府署大堂。見一夷目。面白無鬚。年約三十餘歲。穿石青禮服。告以我今先放爾等回去。如中國官府將啖咭喇人放回。該逆即將所禁兵勇全行送出。並無他語。即各給與洋錢三四五圓不等。當派紅夷三名。引伊等十

一人送出城外。該夷仍即進城。復有阮姓在城外告稱。現在舒同知處具稟投誠之邱士蓮。囑伊備辦船隻。各送給制錢一串。即坐船回至曹江。並稱邱士蓮仍代咖逆辦事。放出兵勇。即係伊向咖逆關說等語。復詢以該逆究竟禁住兵勇若干。守備王國英現在存亡。據稱該兵等分在數處關禁。不准出門見面。實在不知確數。王國英亦未見面。惟傳聞該員因傷病故。亦不能確知詳細。分別研問。均無異詞。已札令翼長尤渤將該兵勇安置調養。仍密行差探王國英是否存亡。並在甯關禁兵勇確數。另行覈實奏聞。又查前次由藩司鄭祖琛轉飭石浦同知舒恭榮設法。遣令甯

六

郡拔貢生阮訓。代李禁在省之諾哩吐。赴甯郡轉寄夷字一紙。茲復由甯回杭。持有逆夷嘔吐。寄答夷仔回信一件。並給該貢生漢字一紙。一併呈出。當令通事譯出。其大意止稱現聞中國人待伊等甚好。令伊等忍耐。求耶穌救助善佑。想法釋放伊等。並告知帶信之人。豫備筆墨寫信。囑伊等少與中國之人共談等語。李等復詰問阮訓何時將逆信投遞。逆夷見信。有何議論。如何指點。豫備筆墨。帶遞信息。據稱該生係甯波人。於初四日。改裝前赴甯郡。尋見在咖逆處辦事。現已在舒同知處具稟來歸之吉金芝。稱係現在關禁逆夷之房主人。囑來遞送夷信。即將夷信

托伊轉遞。次日仍由吉金芝送出回件。並漢字條一紙。屬伊帶回。並傳加逆言語代所獲各逆。豫備紙筆。以便時常寄信。該生並未面見。加逆亦無別項言詞等語。又有李禁在省之逆。與管兵頭目。翰布爾寫出夷信一件。懇求轉寄。李等飭通事譯出。尚無違悖字句。惟該逆信中。有逆夷來浙打仗。不知何意。求准該逆函問逆日。啊啡之言。李等未敢擅便。其加吐叻回信。是否准令諾哩吐閱看。翰布爾之信。是否仍飭舒恭受等遣人寄去之處。請

旨遵辦。現在李等已札飭兵勇分隊陸續前進。步步為營。一遇有可乘之機。即相照會。奮力攻勦。斷不敢稍行畏蕙。致失機

宜。

兵經特依順文尉齊慎又奏。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

內閣奉

上諭。兵經等奏。查明與逆夷接仗陣亡各員。請分別賜卹一摺。覽奏深為惻憫。浙江金華協副將朱貴。臨陣戰歿。其子武童朱昭南。同時殉難。實為忠義可嘉。朱貴著照總兵例賜卹。朱昭南併著一體議卹。仍著該將軍等查明朱貴現尚有子幾人。及朱昭南有無子嗣之處。即行具奏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蓋臣。有加無已之至意。李等遵即飭令翼長安徽壽春鎮總兵尤勳。確查具稟。旋據稟覆前來。查前金華協副將

朱貴。現有子三人。長子朱廷瑞。係前任江西南昌府武甯縣典史。丁母憂服闋。赴營投效。第三子朱樟南。係陝西乾州汛千總。調赴軍營。奮勇出力。現在奏請陞補陝西隆德營守備。尚未接奉

諭旨。第四子朱共南。隨同打仗受傷。經李保奏蒙

恩賞戴藍翎在案。其同時殉難。朱貴第二子武童朱昭南。有子一

人朱綱。年甫四歲。現在原籍。

諭內閣。朱昭南隨同伊父朱貴同時陣亡。忠勇可嘉。茲據兵經等

遵旨查明朱昭南之子朱綱。年甫四歲。現在原籍。著俟及歲時。

由該原籍督撫送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兵經等馳奏。大兵陸續前進。及逆夷寄答

回書。送出失陷兵勇各緣由一摺。覽奏均悉。浙省自二月以來

尖山以內。江海淺澗。漲起新沙。逆夷大船不能駛進。現將熟悉

沙線之水手。拘集到省。不令為逆所用。辦理甚為周妥。偽水師

提督。更換頭目師地。其從前領兵頭目。現在作何下落。守備王

國英。果否因傷病故。亦著查詢明確。加吐叻所回之信。著准令

諾哩吐閱看。其翰布爾之信。亦准令遣人寄去。並傳知翰布爾

汝等如有回書。務須從實寫明。現在相待甚好。如被掠內地兵

勇。好好看待。中國斷不肯將所俘夷人。遽行殺戮。儻或傷害一

人。伊姓命即不能保全。至現在內地所獲夷人。不准書內開寫

數員亦不准敘及別事。又據奏查明朱貴之子朱廷瑞、朱暉、南朱共南均在軍營効力。著奕經等察看才具，分別酌量差遣。伊孫朱綱年甫四歲，已明降諭旨。俟及歲時，由該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又據劉韻珂片奏：該逆製造木排，蒙以牛皮，在城內小河演習水戰。並聞其裝有木首竹身假人，為進攻誘我槍礮之用等語。逆夷狡獪異常，以假為真。又安知其不以真為假？該將軍等務當嚴飭所屬，隨時查察，勿令該逆售其奸計。至定海所獲白夷一人，究係何名，現在已否解赴來營，並著查明具奏。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等前准
廷寄奉

九

上諭：逆夷詭譎異常，往往於接仗之際，扮作鄉勇商民，雜使我兵不能辨別。臨時脫去號褂，及外面衣服，手持槍械，并力抗拒。殊堪痛恨。浙省如此，他省恐不免施此伎倆。著就所屬海口情形，嚴加堵禦，不時偵察。其營中一切衣裝號令，務當隨時密傳，不令夷人漢奸豫行知覺。至天津商船到口之時，必應如何稽察，不致奸民濶入，尤當悉心籌畫，毋得稍存大意等因。欽此。臣與提鎮等再四密商，現在逆夷並無北來消息，但須於營盤內嚴肅紀律，兵勇不得擅出營門，閒人不得擅入營門。其土木工人等，必應進營者，皆給予腰牌，填註年貌，早發暮收。夜間弁兵傳籤巡警，由該管將官隨時密傳口號。互

相問答。至臨時，則兵丁向用紅邊號褂，概行脫去。由臣擇其簡而易辨，顯而易見者，密為購置，屆時分給兵丁，作為記認。仍復逐日更換，不令該逆等襲取混冒。其號令亦由帶兵將領隨時密傳，不用雷同口語。庶我兵無論戰守，無論晝夜，皆能自相辨識。逆夷漢奸，無由濶入。至往來海口商船，向有一定章程，到口先行查驗，查明後方准入口。若實係攜帶浙省商民雜民前來，嚴詰之下，有無奸謀詭混，當可立辨。如人數無多，不攜器械，或於海難沙渾之中，徒步上岸，盤查辨認，真假亦難混淆。僅人數眾多，扮作商民雜民，執持器械，黃夜覓隙登陸，其為夷匪漢奸之詭計，無疑。自應以槍礮轟擊。臣與提臣鎮道熟商定議，密行札飭在防將備地方各官一體遵照。

十

硃批：覽奏均屬周妥。如遇有用之時，慎密為之。
奏未提督銜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福建臺灣道姚瑩奏：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戌刻，接據彰化縣稟報：二十四日卯刻，有三桅夷船三隻，在五叉港外洋向北駛去。臣等查該處與淡水鹿港三屬接壤，飛飭該廳縣以夷情詭詐，難保不進口窺伺，慎遵不與海上爭鋒之旨。惟宜以計誘其擱淺，設伏殲擒去後。茲於二月初三日，接據淡水同知曹謙鹿港同知魏瀛委員澎湖通判范學煥彰化

縣知縣黃開基護北路副將關桂稟報該廳縣等遵照密札。在募漁船。假作漢奸。在北路一帶港口偵探。三十日卯刻。果有三桅夷船一隻。隨帶杉板四隻。在淡彭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該廳縣當即會同關桂。及署北路右營遊擊安定邦等。齊率員弁兵勇。馳往堵禦。一面在港口。迤北之土地公港。分兵埋伏。逆夷見大安港口。兵勇眾多。攻撲不進。復退出外洋。經貓霧揀巡檢高春如。及大甲巡檢謝得琛所募之漁船粵人周梓等。與夷船上廣東漢奸作土音招呼。誘從土地公港駛進。果為暗礁所擱。其船歪側入水。夷人十分驚慌。該處埋伏兵勇齊起。夷船距岸不遠。已在水搖簸。不能行駛。關桂安定邦。督令署守備何必捷。千總何建忠。李青雲。把總翁標。桂林。飛鵬等。施放火礮。奮力攻擊。逆夷危急。不能回。延至已刻。其船遂破。夷人紛紛落水。死者不計其數。或跳上杉板逃竄。復有數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漁船。該廳縣將備同大甲巡檢謝得琛。竹塹巡檢汪呈。外委蕭振輝。李吳魁等。及義首總理兵勇奮力圍擊。殺斃白夷一人。紅黑夷數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廣東漢奸五名。奪獲夷礮十門。又鐵礮一門。鳥槍五桿。腰刀十把。均係鎮海營中之物等語。前來。臣等查該夷前經懲創。復敢來臺滋擾。仰仗

十一

天威。計破其舟。溺斃新賊無數。生擒白紅黑夷四十九人。奪獲礮械圖書。並將通夷漢奸。一同擊獲。實足以快人心。而彰國法。惟夷情兇狡。兩次收斂。必圖大幫報復。現督飭文武。鼓勵士卒。激勸義首頭人壯勇。同心協力。加意嚴防。一面委前候補同知臺灣縣知縣托克通阿。署北路都司岑廷高。馳往查勘夷船。採取礮械。行提各犯來郡。訊錄供情辦理。諭內閣。本日。達洪阿。姚瑩。由五百里馳奏。逆夷復犯臺港。破舟獲逆一摺。據稱淡水同知曹謹。鹿港同知魏瀛。澎湖通判范學愷。彰化縣知縣黃開基。護副將關桂。稟報。正月三十日。有三桅夷船。及杉板船。在淡水彰化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見兵勇眾多。攻撲不進。復退出外洋。經貓霧揀巡檢高春如。及大甲巡檢謝得琛。所募之漁船粵人周梓等。與夷船上廣東漢奸作土音招呼。誘從土地公港駛進。果為暗礁所擱。其船散側入水。該處埋伏兵勇齊起。關桂及署北路右營遊擊安定邦。督令署守備何必捷。千總何建忠。李青雲。把總翁標。桂林。飛鵬等。施放礮。奮力攻擊。其船遂破。逆夷紛紛落水。死者不計其數。復有數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漁船。該廳縣將備同大甲巡檢謝得琛。竹塹巡檢汪呈。外委蕭振輝。李吳魁等。及義首總理兵勇奮力圍擊。殺斃白夷一人。紅黑夷數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廣東漢奸五名。奪獲夷礮十門。又獲鐵礮鳥槍

十二

腰刀圖書各件等語。覽奏欣悅。大快人心。該逆上年窺伺臺灣。業被懲創。復敢前來滋擾。達洪阿。姚瑩。以計誘令夷船淺擱。破舟斬賊。大揚國威。實屬智勇兼施。不負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績。達洪阿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加阿克達春巴圖魯名號。姚瑩著賞加二品頂帶。達洪阿。姚瑩。均仍交部從優議敘。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及義首義勇人等。均著開單保奏。候朕施恩。

諭軍機大臣等。達洪阿。姚瑩。由五百里馳奏。逆夷復犯臺港。破舟殲逆一摺。已明降諭旨。將達洪阿。姚瑩。分別加恩矣。達洪阿等。智勇兼施。為國宣威。可嘉之至。該文武員弁。及義首義勇奮勉出力。亦應加恩激勸。著達洪阿等。即將關桂。安定。邦。何必。捷。高。春。如。謝。得。琛。何。建。忠。李。青。雲。翁。標。桂。林。飛。鵬。汪。昱。蕭。振。揮。李。吳。魁。周。梓。等。及此外出力文武員弁。義首義勇。開單保奏。候朕施恩。據奏該逆三桅大船三隻。在五叉港外洋向北駛去。僅止擊沈一船。其餘二隻。究竟駛往何處。再此次生擒逆夷數十名。且獲廣東漢奸五名。正可隔別嚴鞫。令其據實供吐。逆夷屢次前來臺灣。係何人指使。意欲何為。所獲白夷十八人。有無得受偽職之頭目在內。此次滋擾臺灣船隻。由何處駛來。現在廣東福建浙江各洋面口岸。夷船共有若干隻。各處船隻。分領頭目幾人。漢奸內最為該逆信服者幾人。其姓名並說謊蹤跡。務當層

十三

層分晰。訊取確實供詞。與保奏摺件。由五百里覆奏。取供之後。除夷頭目暫行禁錮。候旨辦理外。其餘各逆夷。與上年所獲一百三十餘名。均著即行正法。以抒積忿。而快人心。至該逆屢經懲創。難保不再來報復。達洪阿等。仍當督飭文武員弁。鼓勵士卒。小心防範。切勿因屢次得手。稍形鬆懈。是為至要。將此諭知達洪阿。並傳諭姚瑩知之。

甲申。提督銜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臺灣道姚瑩。奏。臣等於上年八月。具奏淡水雜籠海口。擒獲夷犯多名。聲明委員提郡查訊在案。適嘉義匪徒滋事。北路用兵。奏明暫緩起解。嗣於十二月間。南北路勤辦逆匪事竣。委員

十四

分起提解原獲黑夷一百三十三人。除在監在途病斃外。陸續解到夷犯一百一十九名。隨將前奏能傳夷供之宋廷桂。及續經訪出通曉夷語之何金。飭交臺灣府知府熊一本。臺防同知全卜年。督同臺灣縣知縣閩浙。委員前候補同知臺灣縣知縣托克通阿等。日夜研訊。甫得端倪。正在籌商辦理間。接到撫臣飭知奉

上諭。御史福珠隆阿奏。請暫留罪夷。以便究訊一摺。臺灣擒獲逆夷多名。據達洪阿等奏稱。俟解郡訊明後。即行正法。現在該逆犯等。如果尚未正法。即著劉鴻翔。飭令達洪阿等。按照該御史摺內所陳各條。除千里鏡一節。毋庸查究外。其餘逐層究詰。明

白曉諭。務得實情。密籌辦理。冀有裨於攻勦。機宜等因。欽此。遵查原奏所稱。應訊各條。俱係案中緊要關鍵。先經該府廳縣悉心推鞠。所問款目。亦與原奏大畧相同。茲於欽奉諭旨之後。臣等復加研訊。據黑夷頭目明莉啞等供稱。伊等駕船三隻。同到臺洋。均係紅毛望結仔。咁勝油地方夾板夷船。向屬啞夷管轄。啞夷所轄各島。每年俱係進納鴉片煙土。作為貢稅。前年中國查禁鴉片。啞王不能銷售。遂向各島索要金銀。各島夷亦因鴉片難銷。無有金銀供應。仍求收納煙土。啞王即於檳榔嶼。望結仔。噴叻等處。雇調兵船七十餘隻。在孟加刺地方會齊。大船用夷人八九百名。小船五六百名。每名月給番銀四五圓。至十餘圓不等。又用漢奸五六名。沿途賣貨記帳。偷買食用等物。令大頭目帶領各船。至中國與領事義律。懇求通商。因中國嚴禁如初。即帶各船。至廣東虎門。浙江舟山。福建廈門等處滋擾。去年不記月分。義律被國王撤回。另換噴嘴。噶為領事大頭目。隨於七八月間。先派三十餘船。攻打廈門。又派二十餘船。再攻浙江。又派伊等三桅船三隻。來臺窺伺。不料伊等所駕之三桅船。於八月十二日傍晚。先到雞籠外洋。其同來二船。不知在何處阻風停泊。伊等於十六日。駛入雞籠口內。經官兵開礮轟擊。伊等用礮回攻。不能得力。被岸上一

十五

礮擊倒大桅。伊船立時破壞。船上有夷官呷囉呀三人。一名阿味。一名吧喇。一名囉囉。見勢危急。一人於拜天後跳海。一人刺目。一人同白夷數十人。紅夷數十人。黑夷三百餘人。及漢奸數人。分駕原帶杉板船四隻。逃走。因岸上官兵乘船追趕。各夷在杉板船上。投海溺死。及被追兵殺死者。不計其數。伊等俱被生擒。船上所帶大小礮三十餘門。及火藥礮子金銀食用等物。俱已散失。各等語。此該夷船聽從啞夷各處滋擾。來臺被擒之原委也。詰以漢奸姓名里籍。據稱。漢奸俱是粵人。從前啞夷到廣通商最久。漢人與管事白夷。彼此認識。是以此次雇在各船照料。若是面生之人。白夷亦不使用。伊等實不知其姓名。詰以製藥造礮。用何物料。該夷等能否造辦。據稱。火藥船隻。俱在本國及息辛地方製造。礮用銅鑄。取其出子便利。伊等但能用藥點放。不會造辦。詰以硝磺米石。俱由何處偷漏。所需內地何物接濟。畏懼中國何項兵法。據供。硝磺米石。俱由息辛孟加刺等處運來。也有各處漢奸接濟。船上所帶乾麵粉餅極多。並非必須內地之物。至在中國打仗。最怕擱淺。是以到一海口。必要量水深淺。最怕火攻。是以船上兩船。皆是夾木。船中一層貯水。以防礮火。各等語。臣等復以檳榔嶼。望結仔。息辛。孟加刺。噴叻等處。是否國名。所

十六

獲圖冊夷書。是何奸計。向其究問。據稱孟加利。實叻是。夷屬島。檳榔嶼。望結仔。息辛三處。俱是。噶夷大馬頭。在噶喇吧一帶。遇有順風。亦須四五箇月。方能駛到中國。至所帶圖冊。是沿途各島。及中國地圖。夷書。是管船白夷。呷囉。呷之物。伊等黑夷。俱不識字。其能解說等供。再三嚴詰。矢口不移。似未便再事刑求。臣等查該逆夷等。因

天朝不准販賣鴉片煙土。輒聽噶夷調派。分至各省滋擾。實屬罪大惡極。若如該御史所奏。解省訊辦。非惟現乏文武官兵。配船解護過海。且此項黑夷。俱係各島烏合愚蠢之人。聞以秘要夷情。不能明晰。設或洋面夷船聞而截奪。更屬不

十七

成事體。應否仍照臣等原議。即行在臺正法。以彰國憲而快人心。抑如該御史所奏。暫緩正法之處。臣等未敢擅便。候

旨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達洪阿等馳奏。遵旨嚴訊夷供一摺。上年雞籠淡水海口。生擒夷犯。現經黑夷頭目。明利啞等。供係紅毛望結仔。呷勝油。地方夷船。向屬噶逆管轄。因中國嚴禁鴉片。於檳榔嶼等處。雇調兵船七十餘隻。大船用夷人八九百名。小船五六百名。分擾廣東福建浙江等處。伊等來臺窺伺。被官兵用礮擊破船隻。將伊等生擒。該逆打仗。最怕擱淺。最怕火攻等語。

覽奏均悉。據奏稱該逆等罪大惡極。若解省訊辦。洋面恐有疏虞。仍請在臺正法。所見甚是。著即照議辦理。再非據奏報。逆夷復犯臺港。經該總兵等生擒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漢奸五名。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屬者。共有若干。又噶喇吧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偽官。除噶喇吧。係該國王所授。此外各偽職。是否授自國王。抑即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譯取明確供詞。據實具奏。毋任諱匿。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齊慎奏。竊自二月接仗以

十八

後。深知逆夷畏我明勦。更懼我暗攻。當即精選南北兩路鄉勇。暗赴甯鎮各處。分投暗伏。隨時斬獲。屢經奏明在案。茲復疊據稟報。先後又擒獲白黑逆夷三名。又兩次誘令夷兵乘坐小船。溺斃二十餘名。焚燒房屋。暨飲食中毒。乘間刺殺。亦斃有多名。等語。密遣親信。往探確情。知逆夷因處處伏有鄉勇。每逢出入。結伴同行。偶至城外。亦多方防護。在岸既恐誅擒。在船又防燒燬。畏首畏尾。晝夜不安。等語。隨於三月十六日。密派甘肅遊擊高岐帶兵。由梁湖進發。又派遊擊張奉明。李偉舉等。帶兵由周巷進發。深恐逆夷聞風逃竄。又密派擬陞副將托全春。遊擊謝天貴等。帶

領北勇。由餘姚一路暗伏。委員王希璧等。從慈谿一路暗伏。並有紳士委員自募鄉勇。與城內伏勇。互相聯絡。俟有隙可乘。即內外夾攻。頃又探得逆夷。自三月中旬以後。將定海之兵。調回鎮海。鎮海之兵。調至甯波。去時匿於船底。來時站於船頭。改裝易服。故作添兵之狀。又時時往來。切切私語。甚至互相哭泣。而連日探報。復有水陸並進。各處滋擾之謠。其實深恐我兵進攻。姑為牽制。察其詭譎之狀。益見窘迫之情。李齊慎現已於二十六日。帶同員弁。親赴上虞。以東相機進剿。李齊經現已渡江來紹。派員張應雲。金石馨。齊同紳士何士祁。杜寶辰等。於三江口一帶。添置礮位。安設地雷。窺掘陷坑。總期有備無虞。李文蔚即日帶兵。從曹江前進。與李齊慎為犄角之勢。一面飛咨參贊特依順。撫臣劉韻珂。將逼近省城之海甯。共山。及省城以西之乍浦。各沿海等處。嚴密堵防。毋任竄逸。

十九

硃批。覽奏欣悅。卿等必成大功。朕日盼捷音。仰頌懋賞。諭軍機大臣等。英經等奏。夷情窘迫。及時進剿一摺。據奏二月接仗以後。擒獲白黑逆夷三名。並溺斃二十餘名。又復焚燒房屋。飲食中毒。乘間刺殺多名。現在派員明攻暗伏。與城內聯絡。逆夷自三月中旬以後。故作添兵。稱欲滋擾。英經文蔚。齊慎。相機分路進剿等語。覽奏欣悅。昨據達洪阿等奏。二月初間。逆夷攻

犯臺灣港。經該總兵等擊破大船一隻。逆夷紛紛落水。並生擒紅白黑夷。及漢奸多名。前此定海兵勇。又經焚燒該逆大小船隻。該逆疊經懲創。定已膽落。自應及時進剿。收復三城。著英經等相度機宜。剋日進發。朕日盼捷音之至。惟逆夷詭譎多端。據探各情。是否確實。萬不可墮其奸計。該將軍等仍當加意謹慎。以期迅奏膚功。勿因夷情窘迫。稍存大意。儻能將逆夷頭目。及著名漢奸設法生擒。解京懲治。尤足大快人心。勉之望之。

戊子。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前於三月十五日。將二月初四日以後夷情。附片奏陳。

二十

聖鑒。拜摺之後。續據駐守慈谿縣之甯波城守營都司李宗白等探稟。該逆有向甯郡居民。逼索浙省十一府志書及黃河揚子江地圖情事。嗣又聞該逆欲退出甯波。分犯杭州。紹興。乍浦。上海。崇明等處之謠。并聞該逆已在定海。製有小船多隻。夷酋嗎喇噠。亦自粵東帶有夷兵。夷廠來浙。臣以傳聞之詞。原難憑信。惟該逆詭計多端。總須從嚴防範。即經咨行守口各文武。并江省督撫。一體嚴防在案。至二十四五等日。紹興府之山陰會稽。上虞等縣。瞭見實有該逆火輪船。在所轄之三江口。憑海所。夏蓋山等處游奕。二十九等日。復據慈谿縣等稟報。二十六日。甯郡有夷目一名。率領夷眾千餘人。攜鋪蓋行李。用鼓樂導送出城。即乘

坐內地釣船。開往鎮海。二十七日已刻。郡城所泊夷船六隻。全數開行赴鎮。現在甯波并無夷船夷匪等情。臣查該逆自上年竊據甯郡之後。雖屢經分船至各處窺探。而仍將郡城據為己有。並未棄而不守。此次忽將停泊各船。全數退赴鎮海。殊不可解。是否該逆因甯郡已被撥括空虛。無所繫戀。抑或畏兵勇暗襲潛殺。不敢久留。并現在是否在鎮屯駐。抑連鎮海之船一并退去。尚未接有確耗。惟該逆究未受大創。遽爾退出甯郡。難保不分竄他處。冀圖一逞。而省垣及乍浦兩處。該逆垂涎已久。尤應防其侵犯。如使該逆由尖山海口聞至省垣。臣當會同參贊大臣特依

二十一

順。督率員弁兵勇。奮力堵剿。若乍浦有警。則距省二百餘里。臣與特依順勢難兼顧。且恐其聲東擊西。別懷奸計。更不便舍根本而顧藩籬。臣現已飭令駐守該處之杭嘉湖道宋國經。會同副都統臣長喜。及揚威將軍派防之文武各員。盡心守衛。並因恐該逆北犯江蘇。移咨兩江督臣牛鑑等。豫為備禦。以免疏失。至該逆既經退赴鎮海。則甯波府城自應乘機收復。現准揚威將軍來函。已屬參贊大臣齊慎帶兵往彼。臣亦札飭甯紹台道鹿澤長等。趕緊前往。撫輯居民。彈壓土匪。惟該處為逆夷所殘破。繕修守備。非一時所能猝辦。設該逆探知我遣兵在彼鎮守。復行折回

攻犯。誠恐驟難抵禦。辦理不可不慎。臣現飭該道等。隨同齊慎體察情形。或徑進城內。或暫駐城外。相機妥辦。并函致揚威將軍。轉囑齊慎諸事慎重。以免為逆夷所誤。

劉韻珂又奏。再臣正在拜摺間。復疊接慈谿縣等來稟。鎮海停泊夷船。亦於三月二十七八等日。陸續退往定海。鎮港現止夷船五隻。招寶山上。住有夷匪二三百名。於二十九日。在山開放大礮數十門等情。並據都司李宗白探報。與慈谿所稟情形亦大畧相同。惟稱鎮港夷船。僅止三隻。與該都司稟報停船數目。雖屬參差不合。然以向來船數

二十二

核之。業已開去大半。至該逆在三江口。憑海所夏蓋山等處。遊奕之火輪船。現已據報退出。臣查該逆行蹤詭秘。其將甯波鎮海之船。陸續開往定海。居心尤不可問。現在欽差大臣耆英與伊里布成齡等。自紹興與揚威將軍等接晤後。於四月初二日。回至省城。臣惟有遵旨會同該大臣及參贊大臣特依順。將省城防守事宜。和衷商榷。務期嚴益加嚴。以免疏虞。

欽差大臣署理杭州將軍耆英奏。竊等仰荷天恩。頒給欽差大臣關防。並署理杭州將軍。於三月初二日。跪聆

聖訓。復於初五日。同伊里布。威齡及隨帶之佐領等。由京起行。水陸兼程。三月二十九日。馳抵杭州。詢悉揚威將軍奕經在紹興駐紮。李隨即前往。行抵蕭山縣所屬白鶴浦地方。值奕經文蔚前來。中路相遇。李將面奉

諭旨。向奕經敬謹傳知。奕經跪聆之下。感愧交併。向李云。惟有勉竭涓埃。以期克奏膚功。斷不敢稍形疏懈等語。是日。奕經文蔚仍回紹興駐紮。李於四月初二日。旋回省城。

硃批。知道了。

者。英又奏。再李馳抵杭州。見省城防守甚嚴。布置極妥。訪聞浙洋一帶。逆船不過四十餘隻。甯郡一帶。時疫流行。傳

二十三

聞該逆已由甯波漸次退出。現在揚威將軍辦理尚屬得手。李欽遵

諭旨。會同特依順。劉韻珂嚴守省城。斷不敢有負職守。惟偵察逆夷用兵。特分三路。前路在浙。中路在閩。後路在粵。浙洋一日不靖。閩粵一日不得了局。此乃實在情形也。今浙洋逆勢日漸斂跡。則閩粵逆氣。或可望其解散。伏思守城乃李專責。其軍務不敢私贊一詞。惟念李受

恩深重。稍有所知。若不為我皇上陳。天良安在。李以此時之患。不在兵力之不厚。而患兵力之不精。不患謀畧之不周。而患攻勦之不得其勢。制夷之

法。必須先知其性。而後能制之。即如吉林省擒虎之人。手無寸鐵。僅止以一皮襖蓋於虎首。則虎即生擒矣。是知其性而後獲之。今若深知其性。既可以攝其心腹。而更可以早行嚴事。此亦必然之理。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也。再

道

旨查訪官兵打仗。施放槍礮情形。李適加訪詢。亦有謂並未目覩。不敢妄對者。亦有謂將軍憑報具奏者。亦有謂逆夷未到。先行施放。以致切近轉不堪使用者。所言不一。全無確據。究竟打仗如何施放之處。實屬無處詢探。

二十四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馳奏。三月二十四五等日。有逆夷火輪船在三江口。懸海所。夏蓋山等處遊奕。二十六日。甯郡夷見。率領夷眾。乘坐釣船。開往鎮海。二十七日。所泊夷船六隻。全數開行。甯波並無夷船。其鎮海停泊夷船。亦於二十七八等日。陸續退往定海。遊奕之火輪船。現已退去。本日又據者英奏。馳抵杭州。會同特依順。劉韻珂嚴守省城等語。覽奏均悉。逆匪未受大創。遽爾退出。難保不別生詭計。分擾他處。省城及乍浦。均屬緊要。著者英特依順。劉韻珂嚴守省城。並飭該道宋國經會同長喜及奕經。派出員弁。防守乍浦。毋致疏虞。且該逆既先退出。甯郡自可收復。惟逆夷盤踞數月。忽然舍去。或於衙署潛伏火器。食物水井。暗置毒藥。不可不留心防範。現經齊慎帶兵馳

往。著該撫諄飭道府各員。體察情形。妥為安輯。毋墮逆夷奸計為要。

又

諭據劉韻珂奏。夷船全數退赴鎮海一摺。又另片奏。鎮海夷船陸續開往定海等語。據稱前聞逆夷有欲退出甯波。分犯杭州等處之議。復聞該逆在定海製有小船。夷酋馬利遜。亦自粵帶有兵。駛來浙等語。三月二十四五等日。瞭有火輪船在紹興府屬之三江口。滙海所。夏蓋山等處遊奕。二十九等日。忽據慈谿等縣稟報。甯波郡夷目一名。率領夷眾千餘人。攜帶行李。乘坐釣船。於二十六日。開往鎮海。郡城所泊夷船六隻。亦於二十七日

二十五

開行赴鎮。並於二十七八等日。陸續退往定海。現在招寶山上。尚住有夷匪二三百名等情。逆夷詭詐異常。忽稱添兵自粵來浙分擾。忽又將甯波鎮海停泊各船。遽行開駛。情形殊覺巨測。該逆來往船隻。必由閩粵各洋經過。有無逆船自粵赴浙。抑或

有逆船由浙南駛。經過該二省洋面之處。著奕山。祁墳。梁寶堂。怡良。劉鴻翱。飭屬確探。再香港逆夷情形若何。廣東有無傳聞。該逆國中。有無事故。一併探明。隨時由驛迅速奏報。其廣東省虎門以外。及福建省之鼓浪嶼。前泊夷船。現在有無移動情形。亦著一併確探具奏。

已丑。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齊慎。奏。竊等前因

夷情窘迫。正宜及時進剿。以靖海氛。業已密派將備委員。遊擊高峻。典史王希璧等。帶領兵勇。分路進發。一俟有隙。可乘。即行內外夾攻等情。恭摺奏

聞在案。嗣復查得該逆。因委員鄭鼎臣等。在定海洋面。焚燒大小。夷船多隻。殺斃逆夷數百名。不惟定海一路夷情。自相擾亂。即甯鎮兩城逆夷。驚惶無措。連日三城船隻。此來彼往。勢如梭織。又加伏勇。隨處驚擾。自二月以來。先後檢斬沈溺各逆。不下數十百名。眾逆益覺窮蹙。無論在船在岸。均屬晝夜不安。雖據各路稟報。該逆窘迫。陰有去志。等因。逆夷船隻。時常往來甯鎮之間。猶不敢遽信為實。但逆夷

二十六

情勢已窮。自不得任其揚帆遠遁。齊慎於三月二十六日。帶同員弁兵丁。親赴上虞。以東。相機進剿。齊經文蔚。除派令委員。將近海一帶口岸。設法防堵。復查得該逆口糧。減缺。即行文巡撫。轉飭地方官出示。禁買牛羊。令其無從覓食。并就近札催。分赴慈餘之將備委員。帶領兵勇。四面設伏。迅速布置。不得稍有遲悞。致逆夷另生詭計。並據齊慎。派令防守慈谿之升任遊擊李宗。自揀發都司定佳。署守備費天彪等。酌帶弁兵。會同管帶川兵之參將張富。已革遊擊梁有才等。分撥兵勇。前往接應攻取。該逆業已探聞風聲。不敢負固久停。即於二十七日。搬運什物。紛

紛下船之際。管帶官兵之遊擊高峻及分帶南北勇壯。請升副將托金泰等。已於該逆泊船處所。分路趕到。乘勢截擊。而逆夷遠見兵勇全至。四顧慌張。不敢復行迎拒。紛奔上船。沿途遺棄零星物件。亦不及拾取。僅止開礮數聲。即時起碇。向鎮海倉惶遁去。查逆夷自上年八月間。占據鎮海之後。即乘虛奪取甯郡。蹂躪居民。勒索財物。復於各門安設礮位。緊要口岸。均停泊船隻。以為經久之計。并倚恃船堅礮利。凡水路可通之餘姚。奉化。慈谿等縣。無不被其滋擾。迨至大兵進剿。猶復憑陵撐拒。不遠輸服。是以等於正二月間。兩次接仗之後。深慮其乘勢鴟張。因密令兵勇。仍舊分路藏伏。或乘間捨斬。多方驚擾。普為牽制。即於休養之際。精選士卒。設法暗進。以為攻取之地。該逆計窮智竭。力不能支。遂被大兵逼退。等現已派員前往收復。惟是甯郡距鎮邑僅六十里。一水相連。江面深闊。其間並無要隘可守。逆夷說謊異常。雖現時逼退。而鎮邑未復。尚難保其不乘潮再至。等一面分派委員。相度梅墟蜀山。波等處河道地勢。設法打樁築壩。俾令逆夷大船不能駛入。以便保守甯郡。及慈餘兩縣。擬俟布置稍有頭緒。即行會同巡撫。安設官吏。辦理善後一切。仍一面分飭管帶兵勇各員。無須入城。務即乘勝跟蹤追襲。相機攻取鎮邑。

二十七

以期迅速克復。論內閣。奕經等由驛馳奏。大兵進攻甯郡。逆夷畏懼竄退。現在派員收復一摺。據稱夷情近已窘迫。經該將軍等。密派將備委員。帶領兵勇。分路進發。嗣因鄭鼎臣等。焚燒大小夷船。殺斃逆夷數百名。甯鎮兩城逆夷。驚惶無措。又加伏勇。隨處驚擾。自二月以來。先後捨斬沈溺各逆。不下數百名。眾逆益覺窮蹙。現經管帶官兵之遊擊高峻及分帶勇壯之請。升副將托金泰帶兵趕近夷船。乘勢截擊。該逆等遠見兵勇全至。不敢迎拒。紛紛奔上船隻。沿途遺棄物件。倉皇遁赴鎮海。即於三月二十七日。收復甯波郡城等語。該逆自上年八月占據鎮海之後。並據甯郡。蹂躪居民。勒索財物。可恨已極。現因屢次被創。勢感力窮。又以大兵截擊。紛紛逃遁。似此窘迫情形。不難立就殄滅。著將軍參贊等。乘勝跟蹤追襲。相機收復鎮海。所有此次在事出力人員。著確切查明。據實保奏。

奕經文蔚齊慎又奏。竊查三月十四日。甯郡逆夷。先將兵丁徐步雲等十一名。送出到營。當經等查詢失陷人數。並守備王國英現在存亡。均未知確實。於二十三日。奏明在案。嗣於二十五日。又有義勇孫振海等七名。由逆夷給與夷字一紙。送出到營。二十七日。又有四川兵勇王思德等十九名。復經逆夷給與漢字夷書一件。送出到營。等

二十八

委員分別訊問。據稱均係傷重被擒。為逆夷管押公所。每日給與飯食。現在傷痕漸好。於二十一日二十三日。逆夷先後將伊等放出。並有在逆處辦事之吉姓。給每人洋錢二圓。制錢一串。俾將爾等放回。告訴官長。務將征兵放還。該逆現在尚留二人。將來親自送還。復給有啣吐叻親筆夷字一紙。羅卜丹親筆漢字一紙。隨令人送出西門外。坐船回營。各兵勇供詞。大約相同。當令譯出該逆夷字。係寄與被獲之夷伴信件。大意因未接該逆等回信。囑其常寫信來。使彼得知等因。其所給漢字夷紙內。亦止寫汝等回去。催汝官長立放本國人回等語。李等復向該兵勇詰問。王國英現在存亡。均供聞已罵賊被戕。并據義勇張魁祁光發供稱。自視該守備被逼不降。以致遭害。正在查訪間。據翼長貴州安義鎮總兵段永福轉據王國英之子懋功營外委王錫文稟稱。伊父王國英於正月二十九日。帶領義勇攻取甯波。首先入城。右勝猝被槍傷。維時該外委亦管帶撫邊營征兵。攻入城內。親見伊父血流被體。尚自奮不顧身。該外委向前助戰。中槍倒地。遂至相失。迨回營後。詢據營兵回稱。伊父左腿脛復被槍傷。左肋被火箭傷。昏暈在地。拖救不及。已被逆夷擒去。嗣於二月初七日。有伏勇應洪美。自甯郡回紹。持到伊父手書。內有傷重

二十九

遭擒。逆夷屢次脅降。惟有天死不屈。以報國恩等語。三月初十日。應洪美錢久才等。復益出屍棺一具。云係伊父屍身。開棺查看。並無頭顱。止有貼身衣服。係伊父平日所穿。腿上傷痕。亦相符合。因無頭顱。未敢深信。三月二十五日。有同為逆夷團禁。現在送出之鄉勇張魁祁光發等回營。口稱伊父被逆闖禁。常有夷目逼令投降。始以貨財。繼脅以鋒刃。伊父抵死不屈。郭逆又親自勸降。伊父仍復痛罵。就地拾取靛石。擊中郭逆左膀。遂為逆夷戕害。割取頭顱。送往定海。始知前次屍身屬實。悲情轉稟。并將家信鈔送前來。李等覆與原稟相符。查守備王國英甯郡打仗。奮勇入城。已中槍傷。尤復裹創力戰。迨身受重傷。力竭被擒。經逆夷屢次勸降。始終不屈。其哥伊子家書。惟以受

恩深重。誓將死報。勉令伊子出力打仗。是其視死如歸。捐軀報國之心。蓄之已久。卒以罵賊被害。實屬忠勇之至。與尋常陣亡者尤屬不同。殉節後屍身雖獲。頭顱無存。更堪憫惻。相應據實奏

聞仰懇

皇上格外施恩。從優賜卹。以慰忠魂。而勵士氣。至甯波接仗。陷入城內之官兵壯勇。統計四十一員名。現由逆夷三次送出

三十

到營兵勇共三十七名。此外守備王國英不屈被害。兵丁張光福先已被逆夷遣送夷書回營。逆夷現尚留禁二名。應俟查明姓名。逆夷攜帶該二人何往。是否送還。再行覈辦。再逆夷退出甯郡。勢已窮蹙。誠恐該逆等情急分竄。駛向各海口滋擾。等現已行文知照沿海地方。加意防堵。相應請

旨。救下有海口省分之將軍督撫一體嚴密防守。如遇夷船駛竄。即行并力攻勦。以便迅殄醜類。

奕經文蔚齊慎又奏。再據杭嘉湖道宋國經等稟稱。據總司船勇委員鄭鼎臣之水勇總目袁高榮稟報。三月二十

三十一

三日。該總目帶領水勇船五隻。在洋面方門港操防。突遇逆夷兩桅大船。駛放三板船三隻。逼近撲擊。我兵即回船攻勦。水勇袁高友唐良斗趙三仁樂永水首先跳過逆船。奮勇殺賊。當即砍死夷人二名。復生擒白夷一名。黑夷一名。並奪獲杉板船一隻。隨後大船追至。開放火礮。該水勇袁高友唐良斗身帶重傷。不及細縛夷俘。即行殺死。棄屍海中。止將三板船繫於船尾。一面迎敵。一面順風乘潮。駛回大嵩港。歸入大幫停泊。並將奪獲夷刀木槩鐵鉤等件。到營呈驗。

諭內閣。奕經等查明守備陷賊不屈。致被戕害一摺。守備王國英

在甯波打仗。身受重傷。骨碎不屈。罵賊身死。實屬忠勇可嘉。著加恩照例賜卹。以慰忠魂。並著奕經就近於軍需項下賞銀五百兩。給伊子外委王錫文辦理喪事。王錫文著即以千總

拔補。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經等奏。逆夷兩次送出失陷兵勇。並查明守備王國英不屈被害一摺。王國英奮勇打仗。身受重傷。罵賊不屈。致被逆夷戕害。殊堪憫惻。已明降諭旨。將該守備從優賜卹矣。至甯波接仗。陷入城內之官兵壯勇。除歷次送出到營外。現尚留禁二人。著即查明該二人姓名。並曾否被逆夷帶往何處。附報具奏。又另片奏委員鄭鼎臣之水勇總目袁高榮帶領鈞

三十二

船。在洋操防。突遇夷船撲擊。水勇袁高友唐良斗趙三仁樂永水首先跳過逆船。砍死夷賊二名。生擒白黑夷各一名。奪獲杉板船一隻。並夷刀等件。到營呈驗等語。該水勇等未避火礮。身受重傷。斬擒夷匪。奮勇可嘉。著與在事出力員弁。一併查明歸入鄭鼎臣燒燬夷匪船隻案內。分別保奏。候朕施恩。現在該將軍等派委將弁。帶兵跟蹤。收復鎮海。尤應妥為籌畫。俾兵勇源源接應。痛加勦滅。不致再墮奸計。是為至要。

又

諭。等。諭盛京將軍禧恩等。現在浙江逆夷船隻。全行退出甯波郡城。勢已窮蹙。誠恐該逆等情急分竄。駛向各海口滋擾。著該將

軍督撫等。督飭文武員弁。一體嚴密防堵。毋得稍有疏虞。將此各諭令知之。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上年八月間。定海鎮海三縣。相繼失守。總兵葛雲飛等。先後殉難。經臣疊次奏蒙

賜卹。其餘將備各官。當時均無下落。請俟查明另行奏報。其尋春徐州。兩處傷亡將弁兵丁。並請由兩江督臣。飭令調兵各營。分向散回各弁兵。查詢明確。分別奏咨在案。嗣臣咨行提臣余步雲等。確加查訪。因郡縣未復。道途梗塞。定海又遠隔重洋。探報均屬互異。有因臨陣受傷沈重。經兵丁送至僻處調治。而報為陣亡者。有被逆夷擒去。因查無蹤跡

三十三

而報為陣亡者。彼此參差。未能確切。嗣受傷各員。於傷痊後。由間道陸續投營。被檢各員。亦因該逆看守疏懈。乘間逃回。經提臣逐一查明。定鎮兩處。共計浙省陣亡將弁二十二員。受傷將弁三十一員。開單咨送到臣。並聲明傷亡之兵丁鄉勇。人數衆多。散在各處。一時實難確查。應俟甯波等處克復後。逐細查明核辦。以期無濫無遺等語。臣覆核無異。除將受傷各將弁。分別傷痕差等。咨部核議外。其陣亡各員。或被逆夷大斃。所傷授命於交鋒之始。或與該逆短兵相接。捐軀於力竭之時。或殘體僅存。胸開腦裂。或遺體未獲。骨化形銷。洵屬節烈可嘉。忠勇昭著。相應仰懇

聖恩。敕部照例賜卹。以慰忠魂。

諭內閣。劉韻珂奏。查明陣亡將弁。開單呈覽一摺。上年浙江定海鎮海三縣失守。該將弁等。臨陣捐軀。殊堪憫惻。所有護金華協副將提標後營遊擊重祥。署定海鎮標中營遊擊張玉衡。處州鎮標左營遊擊托雲保。署金華協中軍都司張檉。台州協左營守備李雲龍。處州鎮標左營守備李躍淵。黃巖鎮標右營千總王萬龍。甯海營右營千總陳慶三。署處州鎮標中營千總洪式瑤。署嚴州協右營千總周萬治。提標中營把總岳永春。鎮海營把總金巖。黃巖鎮標左營把總汪宗斌。署黃巖鎮標右營把總解天培。處州鎮標右營把總胡大純。紹興協右營把總馬錦龍。

三十四

處州鎮標左營把總蔡步高。提標前營外委湯國葵。定海鎮標左營外委武英。太黃巖鎮標左營外委林慶。甯海營左營外委吳定江。處州鎮標左營外委金劍。俱著准其照陣亡例賜卹。以慰忠魂。該部知道。

庚寅。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三月初十等日。李等疊據杭嘉湖道宋國經等稟稱。據委員鄭鼎臣稟報。三月初四日。在定海十六門等處。焚燒夷船。打獲勝仗。李等接到稟。原應即行馳奏。仰慰

聖懷。特以定海遠隔海洋。未便據該委員一面稟詞。遽行具奏。當飭宋國經等派委委員。出洋密查。嗣據該道等派員查實。

聯銜具稟均無異詞。並將殺死黑夷首級及燒殘奪獲夷船板槳木帽兵器解到呈驗。正擬繕摺奏

聞。適巡撫劉韻珂將在上虞駐守之護理定海鎮總兵事遊擊周士法稟件移送來營。內據報稱初四日火攻船二十六隻。進攻未能焚燒夷船等情。與宋國經等原稟不符。等語。委員鄭鼎臣稟內原有惟進攻岑港一路。火攻船二十六隻。未能焚燒夷船之語。該遊擊探報或即係此項船隻。一面咨覆該撫。一面復派侍衛珠勒亨容照帶同台州府同知陸模前赴乍浦。嚴密訪查。二十一日。該侍衛等回營。面稟設法密查。復面詢目覩定海燒船接仗之人。查無捏飾。

三十五

由陸模會同乍浦委員盧堪等。取具各供。呈述前來。等語。查逆夷膽敢滋擾海疆。占據城邑。恃其船隻堅厚。往來洋面。不畏風濤。雖前次慈谿接仗。曾擊斃夷匪三百餘人。而該逆於海上從未失利。鎮海衙頭前被葉植火攻一次。頗為畏懼。然係尚在內江。今委員鄭鼎臣等。未避風潮險惡。乘夜焚燒夷船多隻。洵足揚

國威而彰天討。因已查核至再。事無粉飾。即函致巡撫劉韻珂。是否會銜具奏。旋接該撫來函。以派委鄭鼎臣火攻之事。係由粵未入浙境以前辦理。該撫并無札飭。未便會奏等因。致覆。當即繕摺。於是日戊刻拜發。嗣於亥刻。又接巡撫咨

到十八等日兵役探報。鈔送前來。等語。逐加查閱。大致與周士法所稟相似。與珠勒亨容宋國經等原稟不符。而同知陸模次日具稟。又添有曹富得李茂發二人供詞。亦與該員會同各委員聯名呈遞供單。畧有歧異。等因。事關軍務。既有兩歧。必須查實。始免虛冒。當諭專人追回二十一日所發之摺。並派令吏部員外郎阿彥達刑部員外郎胡元博密往乍浦。再行確查。委員鄭鼎臣適來省垣。稟見當經逐層盤詰。有無捏飾。旋據該員一一稟覆。並稱如有不實。願甘軍法。又據定海拔貢生郭廷齡稟稱。因該生幫辦火攻。燒燬夷船。致夷人懷恨。日在島巖探尋兵勇。柴堆房屋。

三十六

概行放火燒去。懇請撫卹難民。又據軍功頂帶薛義鈞稟稱。伊父定海生員薛炳輝。因協助鄭鼎臣帶勇燒船。被逆夷訪知。突來縛去。各等語。又據司員阿彥達胡元博。由乍來稟。所有出洋訪查。及研問民人之各委員親供。並定海民人錢合成等切供。均屬確鑿無疑。內惟曹富得李茂發於同知陸模前次取供後。二人即行躲避。不知去向。等語。查前後訪查燒船情形。既皆確切。可憑。況逆夷恃定海為巢穴。惟恐該處民人銜恨。共起義憤。故向來不敢妄加殺害。今自被火攻之後。忽肆虐焚燒。民人房屋柴堆。苟非逆船實被燒燬。何致遽深仇恨。是其被創。思報情形。尤可概

見。況黃夜乘船。於海洋縱火。事後本無蹤跡可尋。該撫移
沿各路所報。亦止探聞。並未目睹。而該委員現呈有新獲
夷首弁夷衣物件。夷船板。可憑。并有各委員親供。及親
見燒燬夷船之兵民供詞。可據。若再另行查探。事轉游移。
將使奮勇之士。不得及時論功。獲賞。不免墮士氣。而寒兵
心。李等再四籌商。連次接據稟件。親供。既皆歷歷可證。無
須覆查。因將二十一日所發原摺。止勿追回。仍據實具奏。
惟是浙省民情。最為浮動。而大小官吏之未入軍營者。意
在苟安。羣以逆夷為難敵。郵鎮慈谿接仗後。遂謂夷氛愈
熾。畏懼滋深。二月二十等日。民間忽傳伊中堂來浙。辦理
夷務。從此罷兵之語。將士百姓。議論紛紛。李等不勝駭異。
二十三日。始據撫臣移咨鈔送奏奉
諭旨到營。因有密寄。雖隨帶人員。亦未告知。仍行靜鎮。彈壓兵心。
始覺稍靖。而地方各屬。承顏順指。凡營中所有斬獲。傳報
必減其分數。而逆夷有所作為。轉代為張大其詞。既堅前
說。以遂其苟且之計。不知雷震未震。則雨露難施。必畏威
而後懷德。理有固然。李等受
恩深重。斷不敢貪功輕進。稍借事機。而亦不敢隨俗委靡。致傷
國體。惟有竭盡血誠。激勵將士。布
聖武而廣

三十七

皇仁。庶浙省安而海疆無不安。用以酬
高厚鴻慈於萬一。

奕經文蔚。又奏。再逆夷郭士力。最為著名首目。近據各處
探報。紛傳該逆業已身死。查該逆多有一人數名。而此亡
彼代。恐不得其確實。茲據甯紹台道鹿澤長稟稱。確探郭
士力業已受傷身死。復由定海拿獲漢奸陳碌。據供鬼子
告訴我。郭士力被人暗地砍了。中國要同我們打仗。倒
不怕。如今常常暗算。實在可怕。是逆目郭士力。實係受傷
身死。指證確鑿。核與從前稟報亦俱相符。似屬可信。
諭內閣。此次定海焚燒夷船。據奕經等屢次查訪確實。並經委員

三十八

呈有新獲夷首及夷衣物件。夷船板。可憑。又訊據鄭鼎臣稟
覆。如有不實。願甘軍法等語。該逆占據郡邑。勢甚猖獗。僕非經
此大創。何至張皇窘迫。遂將大小船隻。退出甯郡。是定海夷船
被焚。毫無疑義。護理定海鎮總兵事遊擊周士法。稟報浙江巡
撫。與該委員等所查情形不符。顯有不實。著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確查定海委員。打獲勝仗。得實一摺。已
明降諭旨。將稟報不實之護理定海鎮總兵遊擊周士法。交部
嚴加議處矣。此次定海焚燒夷船。屢經該將軍等訪查。逐層向
委員鄭鼎臣盤詰。並據該員具有願甘軍法等稟。是逆夷被創
甚屬可信。該將軍參贊。惟當益矢血誠。激勵將士。痛加攻勦。以

揚國威。如果込奏膚功。羣言不辨自明。不必因周士法妄累參差。致生疑惑。昨據奏報逆夷船隻已退出甯郡。即應跟蹤乘機收復鎮海。所有該逆勾結漢奸。現在散往何處。其漢奸內最為該逆信任者。是否同赴鎮海定海。抑別有所往。均著密查確實具奏。定海捉獲漢奸陳碌著暫行禁錮。以待質訊。其所供郭士力受傷身死。是否可信。仍著密訪確實。切勿輕信。墮其奸計。至該逆既有打仗不怕暗算可怕之說。該將軍等惟當明攻暗伏。出其不意。以期一鼓成功。

奕經又奏。四月初一日。

欽差大臣耆英抵浙。等奕經由紹興迎至中途。恭請

三十九

聖安。耆英欽傳面奉

諭旨。著傳知揚威將軍奕經。務當復振軍容。激勵將士。凡應行防堵處。亟應設法嚴守。遇有可乘之機。尤宜痛加攻剿。該將軍必須振刷精神。不可稍形疏懈。若能克奏膚功。不獨既往不咎。定當格外恩施。另沛酬庸渥典。恐寄諭不能明晰。耆英將此旨面傳奕經知之。欽此。等跪聆之下。五衷感激。莫可名言。惟有振刷精神。凡應行防堵處所。攻剿機宜。盡心籌畫。以冀込掃逆氛。用以上伸

天討。下快人心。庶稍酬

鴻慈於萬一。惟查浙東地方。海洋口岸。處處可通。逆夷現因各路

伏勇。逐日暗中驚擾。大兵已進逼兩城。情勢窮感。力漸不支。刻下急須相機進剿。而要隘處所。遠近口岸。更恐該逆勢窮分竄。尤須相度形勢。分飭將備委員。豫籌防堵事宜。其定海一路。遠隔洋面。亦宜一面先行設法牽制。一而相機密圖攻取。較前專力進攻。事務尤屬繁多。現雖有參贊大臣齊慎文蔚。先後督兵前進。耆英經居中調撥。深恐才智短淺。於各該處防剿。未能逐處周密。查耆前在紹興舟次。與

欽差大臣耆英商進剿諸事。意見均屬相合。此時省城地方。防堵事務。已有參贊大臣特依順。巡撫劉韻珂在彼辦理。諒

四十

可無虞。而前路軍務。正當喫緊之際。若耆得與耆英會同籌辦。彼此互相參酌。布置一切。自必更易周妥。合無仰懇皇上天恩。飭令

欽差大臣耆英會同耆英經辦理各路防堵攻剿事宜。庶於軍務愈有裨益。

硃批。所奏與朕意大不相同。卿斷不准稍有瞻顧。朕惟責卿以勦賊復地。卿無恤其他。若能速奏膚功。朕立頒懋賞。至耆英原因另有委用之處。果否施行。俟朕隨時裁奪。無非備其一端而已也。如能勿用。朕所深願。止須卿成功後。不待辨而俱明晰矣。

平明。福建道監察御史蘇廷魁奏。竊思喫夷肆逆。臺犯海

疆。驕忿之兵。於理必敗。而未即殄滅者。將厚其毒而感之也。逆兵雖分擾閩浙。逆意則專在廣東。廣東以虎門為險要。虎門以礮臺為防衛。乃自去年虎門失守。礮臺至今尚未修築。推原其故。以虎門近在洋面。興工修築。逆夷勢所必爭。內備未嚴。倉卒或難制勝。今省城沿海數十里之間。業已抗險設守。聲勢大振。將軍督撫所團練鄉勇。志切同仇。可以有恃而不恐。現在粵中傳聞。有嘆夷本國。為嗚呼喇攻破等語。緣嗚呼喇為夷貨聚集之所。經嗚夷占據。盡收其稅。嗚呼喇怨之最深。乘虛搗擊。是以逆夷兵船紛紛遁回。援救。此等傳聞。雖未可遽信。然以嘆夷之逆狀。實為覆載所不容。外顧忘危。內亂自作。理或有之。且即據目前情形而論。臺灣浙江屢獲勝仗。逆夷兵力薄。勢不能更爭虎門。及此時若不修築虎門礮臺。嘆夷於浙江敗走之後。勢迫途窮。復窺廣東。則戰守俱無可恃。應請旨飭下將軍督撫。選派鄉勇。厚集兵力。趕緊修築虎門礮臺。安置礮位。以壯聲勢。而資抵禦。則逆夷氣沮。而海疆可平矣。抑臣再有請者。嘆夷貪利好鬪。非大加懲創。不足以革其光頑。虎門礮臺既築。守固則可以議戰。查廣東形勢。省河業已填築完固。最可慮者。省城東北之陸路。名燕塘墟。羣山疊嶂。勢若長蛇。山南一帶。路徑紛歧。賊若乘間而入。離省

四十一

僅十餘里。頃刻可至。其要隘莫過於城東十餘里之大沙河。此處宜築長隄一道。列營守之。賊一登岸。伏兵先焚其舟。使無歸路。省城西南地名龜岡。其東岸山巒最多。為賊陸路必由之地。設兩三營奇兵。或擊其前。或攻其後。使彼首尾不能照應。則水陸皆可制勝。而逆夷成擒矣。應請旨飭下將軍督撫。相度形勢。妥為布置。使逆夷無隙可乘。而戰守俱有可恃。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蘇廷魁奏。粵海逆夷潛遁。當乘機速辦善後事宜一摺。據稱傳聞逆夷為嗚呼喇攻破。逆夷兵船紛紛遁回。請選派鄉勇。厚集兵力。趕緊修築虎門礮臺。安置礮位。以壯聲勢。而資抵禦。廣東省城東北陸路。名燕塘墟。若乘間而入。頃刻可至。其要隘莫過於城東之大沙河。宜築長隄。省城西南地名龜岡。其東岸宜設營兵。使彼首尾不能照應。水陸皆可制勝等語。逆夷惡貫滿盈。結怨各國。現在傳聞有嗚呼喇攻襲之語。著奕山等密查粵省所泊夷船。駛去若干隻。夷眾傳說若何。如果該國有事。逆夷陸續逃遁。該國夷人在粵甚眾。總可得其實在底蘊。或係他國與逆夷有爭鬪之事。或嗚呼喇糾集別國。與之為難。均著查訪明確。據實速奏。該將軍等前奏修復虎門各路礮臺。必須由內及外。次第辦理。此時該逆如果將船隻陸續撤退。留泊廣東無幾。正可趁此趕緊購料興工集事。毋稍觀望。並

四十二

著奕山相度機宜。儘可乘該逆窘迫之際。出其不意。明攻暗襲。珍滅無遺。亦足以抒眾憤而快人心。至燕塘墟大沙河。龜岡。為賊陸路所必經。應否築隄設營。水陸交展之處。著奕山等相度地勢。妥籌辦理。該御史原奏。著鈔給閱看。

又

諭。據御史蘇廷魁奏。傳聞倭逆本國。為孟阿喇攻破。緣孟阿喇為夷船聚集之所。倭逆占據。盡收其稅。孟阿喇怨之最深。乘虛搆擊。是以逆夷兵船。紛紛遁回。救援等語。逆夷惡貫滿盈。上干天怒。現在浙江。疊次受創。若復為鄰國所襲。則首尾不能相顧。自必勢窮力竭。著奕山等。趁此夷情窘迫之際。乘機進剿。大彰捷

四十三

伐。以揚國威。斷不可坐失機宜。至福建省洋面。鼓浪嶼等處。尚有夷船停泊。亦宜及時攻剿。著怡良等。相度情形。力加懲創。毋得稍存觀望。將此諭令奕山等。特依順。文蔚。齊慎。怡良。劉鴻勳。劉韻珂知之。

壬辰

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耆蔭參贊大臣特依順。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逆夷於前月二十七日。將在甯郡船隻。退赴鎮海。臣劉韻珂。因該逆早有退出甯波。分犯杭州。紹興。乍浦。及江省上海等處之謠。知其必至他處侵擾。當經咨行各處。從嚴防堵。嗣據慈谿縣等查探。鎮港尚有夷船停泊。招寶山

亦仍為該逆所據。其大幫船隻。多在鎮定之金塘洋面。聚泊。至初六日。又據慈谿縣稟稱。有夷船十七隻。駛往北洋。臣等因乍浦尖山。與江省之上海等處。均在甯波之北。復又移行堵禦。迨初七日申刻。初八日申刻。疊接駐守乍浦之杭嘉湖道宋國經申報。有夷船二十餘隻。停泊江省金山洋面。臣等因該處居江浙兩省海洋之中。逆船聚集於此。非南窺乍浦尖山。即北犯江省。復經通飭探嚴防。去後。茲於初八日酉刻。復接宋國經馳報。初七日午刻。有逆夷火輪船二隻。大小夷船二十餘隻。由乍浦所轄之黃盤山東首洋面而來。未刻。火輪船拖帶杉板。自彩旗港駛入

四十四

西行。汛停泊多時。旋復往來遊奕等情前來。臣查該逆退出甯郡。不數日。大幫船隻。即行北駛。先至江蘇洋面。繼至乍浦。現在火輪船直入逼近乍浦之西行汛遊奕。明係探量水勢。意圖攻擊。該處雖駐有兵勇多名。惟地勢散漫。平衍。無險可扼。該逆船多至二十餘隻。光燄甚熾。其礮火又極猛烈。實恐難以抵禦。設有疏虞。則甯復一殘破之甯波。轉失一完善之乍浦。實屬得不償失。且江浙兩省。人心必愈加震動。該逆得步進步。更難保不乘機窺伺杭州省城。及江省上海等處。時勢實為迫切。臣等通籌大局。再四熟商。自應仍遵前奉

夷船駛至。切勿早開槍礮。俟該逆逼近。其勢足以相及。再行併力轟擊。以收實效。而壯干城。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八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四月甲午。

諭內閣。著英著仍帶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赴廣州將軍之任。杭州將軍著特依順署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降旨著英馳驛前赴廣州將軍之任矣。廣東自上年英夷犯順以來。占據香港。闖入虎門。前據奕山等奏報。香港未能即時收復。惟議守省城以填塞省河為先。其次修築虎門礮臺。進取方有把握等語。現在省河填塞究竟若何。是否足資抵禦。其虎門礮臺。現在是否動工修築。何時可以工竣。著著英到任後。確切查明。據實具奏。至香港地方。豈容逆夷久據。現在廣東礮臺等工。如已妥為豫備。正可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復香港。以伸國威。即著責成該將軍一力籌辦。毋負委任。其欽差大臣關防。即著帶赴廣東任所。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齊慎奏。竊查三月二十七日。甯郡逆夷。因大兵進攻。畏逼竄退。等查明後。派員收復。並擬一面於梅墟等處釘椿築壩。一面遣兵追襲。以期迅速克復鎮海等情。於初五日具奏在案。等伏思浙東郡縣大半濱臨海洋。如紹興之三江。滬海等處。溫台之玉環黃巖等處。均與海水相連。但彼處港汊尚屬窄小。潮來則水長。潮退則沙現。逆夷大船。似不能連幫駛進。惟甯波

一書五卷 卷六

府屬之鎮海縣。海水從金雞招寶兩山奔騰駛入。斜繞甯
郡。直達慈餘兩縣。江面深闊。該逆大船。儘可乘潮而進。其
間並無阻隔。現在逆夷。因正月間大兵進攻之後。伏勇逐
日暗中驚擾。屢被擒殺。兼之絕其口糧。俾令無從覓食。後
又探知我兵業已陸續渡江。勢將進剿。是以倉皇遁去。即
鎮海逆夷。亦大半退出。岑等因即札令兵勇。乘勢跟蹤追
襲。以便迅速克復鎮海。但夷情詭譎。因招寶山與鎮城毗
連。該逆早於此間修築山路。俾通來往。山頂舊有威遠城
一座。逆夷盤踞山頭。先行拆取城牆甃石。搬運上山。建築
礮臺。安設大礮。內二門向城內。二門向山脚。二門向江面。

二

以防我兵進攻。逆目羅卜丹。帶領夷匪千餘人。在山駐守。
並恐大兵圍山。絕其水道。豫運大缸數百隻。盛貯淡水。意
圖居高臨下。易與我兵相持。鎮關內外。仍停泊大船三隻。
每日復時至城內。探察埋伏兵勇。其意似轉以兩山為海
外門戶。此地據守既固。我兵自不得越此過海。定海地方。
既得久據。且順流瞬息可仍至甯郡等處。岑等探知逆夷
此等情形。業已密囑管帶兵勇各員弁。總須四面設伏。相
機暗進。不可冒昧失事。惟查海水既由鎮關直達慈餘。若
不豫在甯郡迤西水勢較狹之蜀山渡地方。豫度情形。設
法阻其大船出進之路。慈餘一帶。無險可恃。即難以紮營。

屯駐大隊兵勇。而甯郡仍難保守。至甯郡迤東之梅墟地
方。河面亦較為狹窄。為夷船赴甯必由之路。若不豫先設
法釘樁築壩。多建一層藩籬。逆夷大船。無所阻隔。仍可揚
帆而來。徑達甯郡。兩岸窄狹。又無要隘。大隊兵勇。既不便
於要擊。而水面又無大船。亦不能阻截。是甯波之守不固。
鎮海殊難進攻。岑等互相籌商。欲守甯郡。須先使逆船不
能進擾慈餘。則大兵可以駐紮慈餘地方。而為甯郡之聲
援。欲攻鎮海。須先使夷船不能復進甯郡。則大兵可以徑
赴鎮海。而無後顧之虞。現除派委文武員弁。暫於甯郡內
外。屯紮兵勇。一面安撫居民外。一面即密派委員張應雲

三

杜寶辰。何士祁。金石聲等。前往蜀山渡及梅墟兩處。相度
形勢。或釘木椿。或築土壩。設法次第辦理。務使逆船有所
阻隔。不得復行駛入。大隊兵勇。即可以陸續進發。直達鎮
邑。會合伏勇。分水陸兩路。明攻暗襲。奮力進剿。若鎮海克
復。再於鎮關洋面。設法堵截。則內地有險可守。便可專力
進攻定海。自當仰賴

天威。盡殲醜類。刻下岑仍行札諭文武委員。轉飭兵勇。照常埋伏。
逐日暗中驚擾。如使有隙可乘。即行相機擊取。亦不必專
待大隊進兵攻剿。總期迅速克復。庶可仰慰

聖懷。

奕經文蔚齊慎又奏。再查逆夷船隻。自由甯郡竄退後。鎮海夷船。停泊招寶山脚。僅止三隻。其餘多駛向洋面。忽南忽北。來去無定。今又據乍浦委員稟報。金山洋面。見有逆夷火輪船。及大小夷船二十餘隻。停泊並駛。進彩旗洋往來遊奕。查金山洋面。係在江蘇境內。距上海較近。而與乍浦地方連界。現已飛咨兩江總督牛鑑。督飭各海口帶領兵勇員弁。嚴密防堵。一面移會參贊大臣特依順。如聞警報。即行調撥應援。並札飭乍浦文武員弁。加意鎮靜防禦。如夷船駛近。務使受創而去。毋稍疏虞。

四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江西釘椿築壩。阻截夷船。進兵攻取鎮海一摺。據奏浙洋海水。由鎮關直達慈谿餘姚。擬於蜀山渡及梅墟地方。相度形勢。釘椿築壩。設法收復鎮海定海等語。覽奏已悉。逆目羅卜丹。帶領夷匪千餘人。在招寶山駐守。鎮海夷船停泊三隻。意圖牽制我兵。得以大幫分擾他處。現在乍浦已有逆船二十餘隻。該處毗連江蘇。地方緊要。尖山一帶。係屬省城門戶。僅有逆船駛入。關係匪細。該二處兵力。如覺單薄。自應添兵防守。若以全力攻復鎮定二城。轉至乍浦。尖山。或有疏虞。實屬得不償失。著該將軍等。一面於曹汭餘姚等處。嚴密防堵。一面速派參贊一人。統帶得力弁兵。馳往乍浦。相度機宜。可勦即勦。當守則守。切勿顧此失彼。致墮逆夷詭計。昨據耆英等奏。派

委伊里布。咸齡馳赴乍浦。設法羈縻一節。是一見逆船。即驚惶失措。先事羈縻。辦理殊未得宜。已明降諭旨。令耆英即赴廣東。將軍任矣。所帶伊里布咸齡。即交奕經留營差遣。如無可委用之處。即一面奏聞。一面飭令回京。該將軍等。受國重寄。責無旁貸。現在逆夷已在江浙交界處所。分兵游奕。務當通籌全局。和衷商榷。總使逆夷詭秘伎倆。不得再施。庶可設法殲除。不致蔓延江浙沿海地面。方為不負委任。勉之又勉。打獲勝仗。由六百里或八百里。加緊馳奏。自不待言矣。如別有緊要情事。亦著由六百里馳奏。

乙未

五

欽差大臣耆英參贊大臣特依順。浙江巡撫劉韻珂。杭州副都統恆興。奏竊。臣等於本月初八日。接據駐守乍浦之杭嘉湖道宋國經馳報。有夷船二十餘隻。於初七日午刻。自江西省之金山洋面。轉入乍洋。其火輪船二隻。已拖帶杉板。在西行汎往來游奕等情。當查該逆早有退出甯波。滋擾他處之語。今大幫船隻。突至乍浦。顯係包藏禍心。該處地無險要。逆敵又屬甚張。誠恐難以抵禦。即經委令七品職銜伊里布等。連夜起程。赴彼設法羈縻。一面飭令該道等。鎮靜防守。將辦理緣由。於初九日。繕摺馳奏在案。是日。又接乍浦副都統臣長喜等。以該逆船內人數甚多。若同時分頭

攻撲。防守兵勇。勢不能支。咨請派兵策應。臣等因查揚威將軍等所統各兵。均在紹興府以東。省城兵數本單。萬難抽撥。惟續調之陝甘兵二千名內。頭起兵一千名。有已經抵省者。有將次抵省者。可以撥往應援。遂不及與揚威將軍等咨商。即札飭帶兵各官。趕緊前往。至初十日巳刻。已據宋國經馳報。初九日辰刻。該逆將各船在天后宫。西山。背唐家灣。獨山寨一帶排列。與我兵相持。又據平湖縣知縣胡培荃稟稱。該逆在乍浦海塘外木船上。帶去水手二名。旋即放回。該逆向該水手聲稱。欲俟攻陷乍浦後。進攻嘉興等語。臣等因查該逆於初九日。已與我兵在乍相持。

六

伊里布等於初八日夜。自省前往。須至初十日。方能到乍。至陝甘兵更難剋期而達。其勢均屬無及。私衷萬分焦灼。迨是日酉刻。復接胡培荃及嘉興府知府劉榮熙稟報。乍浦業已失陷。十一日辰刻。又接在彼防守之陝西漢中鎮總兵德坤。甘肅中衛協副將哈拉吉那等呈報。初九日。逆夷將大小各船。排列陣勢。另用杉板船數十隻。每船各載數十人。分撲西山。背唐家灣等處。其大船亦開放大礮。直向內逼。該鎮等督兵奮勇放礮抵禦。斃逆無數。我兵亦多傷亡。詎該逆由燈光山等處登岸。火箭齊發。乍浦城內。復有漢奸接應。亦放火箭。煙燄漲天。各兵不能開目。紛紛潰

散。乍城失守。該副將哈拉吉那。被矛戳傷右腿。與該鎮德坤。退至平湖等情前來。臣等接聞之下。髮指皆裂。憤懣難名。伏查乍浦為浙西保障。猶之定海為浙東藩籬。該逆於上年十二月。本年二月。兩次用火輪船。赴彼游奕。窺探其蓄意攻犯。已非一日。因其眾占我甯波鎮海定海三城。力不能分。得以幸全。今該逆用船數隻。兵數百名。據住鎮海。招寶山要口。將甯波鎮海各船。全數退出。復將定海之船。分出數隻。併力攻擊乍浦。以致一朝而陷。其居心之險毒。實為可恨。現在乍浦既失。逆氛離省甚近。可以朝發夕至。省中兵力。本不如乍浦之眾。地勢又極綿長。遠關水陸交

七

通。各兵分段扼守。勢甚單弱。且自屢聞敗衄。兵心皆已不寒而慄。更難冀其踴躍用命。本年二月以後。尖山口內。漲有沙塗。本可阻遏逆踪。而前數日連遇大雨。漲沙漸被沖失。該逆現又在定海。製有小船多隻。淺處俱可行駛。設竟乘突而來。則根本重地。實屬可危。至該逆現又有窺伺嘉興之語。雖未必非惑我軍心。但嘉興額設兵丁。先多調赴乍浦。郡城留兵無幾。今乍浦之師。已經潰散。即招回防守。亦恐未必得力。該府為江浙咽喉。設有疏失。則兩省中斷。文報俱不能通。不特浙省勢同瓦解。即江省亦為患非輕。又平湖海鹽二縣。距乍浦二十餘里。平湖為自乍至嘉興

之路。海鹽為自乍至省城之路。現在均無守兵。勢皆危迫。臣等通籌各處情形。不禁慟哭。現在親督省中將弁。激勵士卒。為背城一戰之計。其嘉興府等處。惟有將撥往乍浦之陝甘兵一千名。分別地勢之緩急。酌量分往防守。並准揚威將軍等。札飭壽春鎮尤渤。帶河南兵六百名。馳往嘉興。復准移會飭令候補調廣西河南兵二千名到浙。亦一併截留。派赴嘉興一帶。藉圖保衛。惟是逆夷勢甚猖獗。而我地廣兵稀。實恐無濟於事。至臣劉韻珂職司守土。屢失地方。實屬罪無可逭。臣特依順奉

命防鞫。臣耆英。臣恆興。統轄滿營。今旗兵駐防重地失事。均屬不

能辭咎。仰乞

皇上敕部從重治罪。以昭警戒。

耆英等又奏。再查逆夷現在攻陷乍浦。其猖獗情形。與前攻陷定海鎮海之時。毫無二致。是其前之退出甯波。包藏禍心。已可概見。今乍浦既為所據。敵勢愈驕。我兵愈餒。萬難再與爭持。該逆之垂涎省垣。較乍浦尤甚。其勢欲來侵犯。至嘉興為江浙要區。亦恐該逆前往滋擾。兩處一有疏失。於大局關係匪輕。此時戰則士氣不振。守則兵數不敷。舍羈縻之外。別無他策。而羈縻又無從措手。查大兵到浙。數月之久。不特未能克復三城。該逆反退出甯波。大幫船

隻。承突浙西。占據乍浦。兇燄不可遏抑。臣劉韻珂念恨之餘。哭不成聲。訖無良策。臣等亦皆束手。惟有相向而泣。事勢至此。臣何敢蹈粉飾欺蒙之陋習。致誤

國家大事。仍一面極力設法講求羈縻之術。儻竟無濟。臣惟有與省城相存亡。仰報

鴻慈於萬一。惟羈縻之策。行之於該逆伏處甯波之時。較易為力。茲逆勢已張。誠恐難冀馴服。即令馴服。亦必要挾多端。難以理論。臣等之籌議及此。實由於萬不得已。以期暫遏敵兵。實不敢即期有濟。至進剿之策。仍聽揚威將軍等辦理。耆英等又奏。再據副將哈拉吉那稟稱。現在退守平湖。駐

紮要路。招復散兵。有乍浦駐防筆帖式祥善將副都統印

一顆。

敕書一道。當城破之際。該筆帖式攜帶馳往平湖縣。交該副將收存。並據平湖縣知縣稟報。乍浦副都統長喜。先在葫蘆城礮臺督兵。向該逆交戰。復見滿營四面火起。勢難抵禦。長喜兩次投水。均被兵民救護。擡至平湖縣署中。奄奄一息等語。是長喜存亡。實難逆料。臣等理應即行馳往該處鎮撫。惟目下省城人心惶惑。尤關緊要。實未敢擅離。臣耆英恆興。再四籌商。當揀派杭州駐防協領薩弼爾翰。令其星夜馳往平湖乍浦一帶。先將逃亡滿營官兵。妥為安插。並

飛飭該副將哈拉吉那將所存副都統印併

敕書轉交該協領暫行護理俾資彈壓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逆夷攻陷乍浦。現在省城嘉興危急。一摺。覽奏憤恨之至。據奏乍浦既失。逆氛離省甚近。省中兵力單薄。地勢綿長。漲沙遇雨沖失。逆夷製有小船。淺處皆可行駛。其嘉興府城。平湖海鹽二縣。均極危迫。現撥陝甘兵一千名。分往防守。俟河南廣西兵到。截留保衛等語。已由六百里加緊諭令將軍參贊等。酌留一人駐守曹江。餘即統帶弁兵。馳赴應援。諒即日自可趕到。該大臣等務當持以鎮定。以安眾心。仍嚴飭將弁竭力保守。以待大軍之至。毋稍疏虞。所有該處文武下落。及副都統長喜落水遇救。副將哈拉吉那被矛戳傷。現在情形若何。均著查明具奏。

又

諭。著英等奏逆夷攻陷乍浦。現在省城及嘉興府危急。一摺。據奏本月初九日。逆夷將大小各船。排列陣勢。另用杉板船數十隻。分撲西山。舊唐家灣等處。大船開放大礮。直向內逼。復由燈光山等處登岸。火箭齊發。城內漢奸接應。各兵紛紛潰散。乍浦失守等語。現在乍浦業已被陷。逆氛離省甚近。省中兵力單薄。地勢綿長。嘉興府城為江浙咽喉之地。設有疏失。兩省文報不通。關繫非細。甯波鎮海俱係殘破之城。收復自可從緩。著英等檢

十

往嘉興之陝甘兵一千名。不敷策應。著奕經等接奉諭旨。酌留

參贊一人。在曹娥江一帶駐守。杜其竄入紹興之路。該將軍同處稍有疏虞。惟該將軍等是問。慄之。至此次逆夷攻撲乍浦。人孰並不甚多。我兵果能人人思奮。勇往直前。何至遽被攻陷。可見官兵並未與夷接戰。一見賊船。遂爾紛紛潰散。此皆平日紀律不嚴所致。思之深堪痛恨。著奕經等查明是日情形究竟若何。其首先逃散弁兵。著一面即在軍營正法。一面據實奏聞。毋得稍存姑息。其江蘇防堵事宜。已諭知牛鑑陳化成。嚴密辦理矣。

又

諭。本日據著英等馳奏逆夷攻陷乍浦一摺。據稱逆夷退出甯波。早有滋擾他處之語。本月初七日。突有夷船二十餘隻。自江蘇金山洋面。轉入乍浦遊奕。初九日辰刻。將船隻排列陣勢。開礮內逼。另用杉板船。分撲西山。舊唐家灣等處。旋由燈光山等處登岸。火箭齊發。乍浦城內。復有漢奸施放火箭接應。以致各兵潰散。乍浦失守等語。乍浦洋面。緊與蘇省之金山上海洋面毗連。該逆現在攻陷乍浦。蘇省海口地方。即可朝發夕至。且上海商賈輻輳。粵人寄寓者甚眾。難保無漢奸潛跡其中。必應豫加防範。免蹈乍浦覆轍。前據牛鑑奏於吳淞緊要海口。扼要設伏

十一

並添調精兵防守。布置自已妥密。現當防堵喫緊之時。著牛鑑、陳化成、督率文武員弁。晝夜竭力嚴防。毋稍疏虞。該逆兇狡。雖張我兵果能紀律嚴明。有進無退。何至一見賊船。遽爾潰散。並著該督等剴切申諭將弁兵勇人等。恪遵紀律。併力守禦。其有首先卻退者。即以軍法從事。一面先行正法。一面奏聞。毋得稍存姑息。致壞大局。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耆英等奏。逆夷攻陷乍浦。勢甚猖獗等語。嘉興近接乍浦。毗連江省。為漕運必經之地。萬一稍有梗阻。關係非輕。現在浙江糧艘。已抵浙墅關。著程晉、米巖飭該幫弁。催令迅速渡江。其現在尚未渡江者。並著朱樹麟、慶派員前往迎提。仍飭令沿途地方。實力催趨。毋許片刻停留。是為至要。

十二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於四月初九日。在紹興接據現駐乍浦杭嘉湖道宋國經等稟報。夷船大小二十餘隻。在金山洋面停泊。並有火輪船隻。駛向乍浦所屬之彩旗門游奕。當經附片奏聞在案。嗣復據該處稟請添兵防守。當查續調陝西兵一千名內。六百名已抵省城。業令在錢塘江岸銀杏埠屯紮。其四百名現報已到嘉興。因即札飭帶兵員弁。就近在平湖駐紮。以為乍浦接應。並札知駐守乍浦之文武員弁。加意慎靜。

防堵。毋稍疏虞。去後。復於初十日午間。接據乍浦副都統長喜等稟稱。逆夷大船。已駛進彩旗門洋面。乍浦兵力單弱。又請添兵接應。等語。伏查進征之陝西、四川官兵。河北各路鄉勇。均已於三月十六日。由紹郡陸續前進。赴甯波地方。豫備攻剿。嗣於二十七日。甯郡逆夷竄退。各兵勇除暫駐上虞、鄞、慈各城外。餘即次第跟蹤追襲。以期迅速克復鎮海。現在紹郡兵勇。僅止一千餘名。夷船現在洋面游奕。其滙海、三江等處。距紹較近。尚須留備防剿。惟乍浦現在夷船勢屬緊急。而等所帶在紹之官兵。又無可調撥。當札飭派駐平湖之續調陝西兵四百名。即就近趕至乍

十三

浦。協力堵禦。又於本日亥刻。據宋國經等稟報。大小夷船二十四隻。俱挂紅旗。已羅列乍浦之西山、唐家灣一帶。遊駛往來。與官兵相持。並據副都統長喜等稟請撥兵迅速接應。查紹興去乍浦四百餘里。須由裏河渡錢塘江。順海塘行走。不惟等所帶兵勇現在僅止千餘名。勢難調撥。即使札令趕赴乍浦。亦恐緩不濟急。等語。再四思維。省城距乍浦較近。在省官兵。或可趕往接應。當即飛札飭令暫留駐省之河南兵丁六百名。由翼長壽春鎮總兵尤渤。帶領星夜前往。並接據參贊大臣特依順函致。如該處有警。即督飭弁兵。由海塘內河兩路分往應援。刻下雖未接到

來文。想已帶兵前進。等查乍浦原有駐防滿漢官兵。及雇募本地鄉勇。共計四千餘人。並由等派撥陝甘兵丁一千名。雇到山東勇壯一千五百餘人。即使夷船分擾。亦足堵禦。但此次逆夷係大幫船隻。駛近口岸。猶恐兵力尚單。等現已飛催續調後起陝西官兵。如已入浙境。即徑赴乍浦。以備抵禦。並豫調在曹江之江甯旗兵八百名。趕赴省城。聽候等特依順調撥應援。等現仍催飭兵勇進赴鎮海。刻期進攻。並商酌分派在紹兵勇。僱夷船沿海駛回。侵犯滬海。三江等處。即刻星速前往接應。如乍浦續有稟報。該逆夷竟敢恃強不退。上岸滋擾。等稟經即擬折回

十四

省城會同耆英悉心籌畫調撥一切

奕經文蔚又奏。竊四月初十日。等接據杭嘉湖道宋國經。及乍浦副都統長喜各稟報。逆夷大幫船隻。駛進彩旗門。乍浦兵力單弱。稟請添兵防堵。當由等添撥陝西續到官兵。赴乍協防各情形。於十一日具奏在案。嗣於本日午刻。接到嘉興府知府劉榮熙等稟稱。初九日卯刻。該府會同在乍文武。上海塘瞭望。夷船二十四隻。俱由西山背唐家灣駛近。西行汎排。管帶兵勇之文武員弁。分紮唐家灣。西行汎一帶堵禦。迨至午刻。逆夷開礮百十聲。其勢甚猛。旋見東南火起。西山背已有夷人上山。並有居民傳聞

乍浦業已失守等語。等十分焦急。但以該府所稟乍浦失守。尚係傳聞。紹興距乍浦四百餘里。相隔較遠。是否屬實。必須確探。一面專人飛探。一面即擬渡江進省。就近調兵救援。旋於申刻。接到總兵德坤。由平湖縣飛報。初九日卯刻。有三板船數十隻。渡紅夷千名。由黃山嶺爬岸。該總兵即督飭漢中。西。甘。三營官兵接應。詎該逆夷復由常山東面而來。我兵奮不顧身。連擊退夷人三次。轟斃紅夷多名。我兵亦多受傷。正在相持。夷人大船。連放大礮百有餘聲。又有紅夷數千名。由燈光山四路登岸圍住。我兵連環鎗礮抵敵。約逾兩時。城內城外。四面火起。知乍浦業

十五

已失守。我兵勢孤難支。於酉刻退至平湖。稟請參辦治罪。又據副將哈拉吉那飛報。初九日卯刻。逆夷大船分列唐家灣等處。放出小船分撲。該副將督兵奮力攻擊。逆夷大船復開放大礮。將小船駛至山脚。分頭登岸。漫山蔽野。而來。不下萬人。火箭齊發。加以漢奸豫伏城內。亦用火箭燒灼房間。煙燄蔽空。我兵不能前進。逆夷又將天后宮以西各口攻破。我兵腹背受敵。漸不能支。遂於是日午刻。連城失守。該副將腿帶矛傷。被兵丁救護。退至平湖。並據乍浦筆帖式祥英。將乍浦副都統銀印一顆。

教書一道。護送呈交該副將敬謹收貯。並稱副都統長喜。及滿綠

各營帶兵官。尚無下落。亦稟請參辦治罪前來。李等聞報之下。不勝憤懣。查逆夷自甯郡為我兵逐日驚擾。勢已窮蹙。嗣聞大兵前進。勢將攻勦。畏逼竄退。乃復膽敢聚集大幫船隻。駛進乍浦。施放火箭大礮。數千人分頭上岸。四面分撲。並豫藏漢奸。放火燒房。以致兵勇不能抵敵。乍浦遂致失守。其罪惡貫盈。擢髮難數。惟是乍浦自上年秋間戒嚴。除本省兵勇四千餘人。並添調陝甘官兵。招募山東勇壯。又有二千餘人。兵力已不為單。且歷時半年之久。自應一切辦理妥協。李等前在省城。連次差遣侍衛委員。前往察看礮位。激勵兵勇。李特依順復親往該處查勘地勢。督率布置。前時夷船兩次窺伺。尚能鎮靜防禦。此次夷船大幫竄入。李等即恐兵力難支。或有疏虞。飛將入浙。續到陝西兵四百名。札調該處。復又札派屯紮江岸銀杏埠之河南兵六百名。前往豫備協力防堵。乃札諭發無幾時。而乍浦於數時之間。竟已失守。李等實所不解。伏查李等奉命辦理浙江軍務。凡係該省沿海口岸。無論道路遠近。李等均有防禦之責。乃半年以來。未能迅殄醜類。甫經復一殘破之甯郡。而又旋失一完善之乍浦。實屬得不償失。李等調度不善。罪無可辭。相應請

十六

旨將李奕經、文蔚交部治罪。以示懲儆。李奕經即日渡江。暫回省城。與耆英等面商。調撥官兵。於平湖、嘉興、海鹽一帶。先行嚴密防堵。毋任該逆分竄。一面即籌酌進攻事宜。惟鎮海縣尚有夷船停泊。李齊慎雖在前路調撥。而隨後尚須接應。且此刻三江、滙海等處。逼近紹郡。更須帶兵防守。李文蔚自應仍駐紹興。以便就近接應防堵。

硃批。朕十分憤懣之外。將何言喻。

諭內閣。奕經等奏。逆夷猖獗。乍浦失守一摺。逆夷甫經退出甯波。輒復聚集船隻。駛進乍浦攻撲。該將軍等。未能先事豫防。以致乍浦失守。奕經、文蔚特依順劉韻珂。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馳奏。逆勢猖獗。乍浦失守一摺。已有旨將奕經、文蔚特依順、劉韻珂交部嚴加議處矣。本日據耆英等馳奏。乍浦失守情形。降旨諭令奕經等酌留參贊一人。駐守曹江。該將軍同參贊一人。迅即馳往嘉興應援。現據奏稱。該將軍即日渡江回省。商調官兵。著即留文蔚在紹興一帶接應防堵。奕經即與齊慎酌量情形。星速馳往平湖、嘉興、海鹽一帶扼要之地。調兵駐紮。嚴密防範。毋得再有疏虞。其省城之尖山各海口。並責成一律防禦。應援不可顧此失彼。至現在甯波、鎮海所存官兵。亦即酌量改撥扼要處所。用資接應。不得亟圖收復二城。轉致要處兵單。是為至要。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上海寶山一帶。直接外洋。守塘弁

十七

兵隨時瞻望。數月以來。尚無夷船蹤迹。地方甚為妥謐。前於三月二十九日。准揚威將軍奕經咨會。逆夷欲退出甯波。往乍浦。上海等處滋擾。旋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稱。該逆向甯郡居民。逼索黃河揚子江地圖。二十七日。甯波夷兵夷船。已全行退往鎮海。並據金山縣營稟報。本月初五日。瞭望東南外洋。有夷船多隻停泊。初八日卯刻。鳴鼓起碇。向西飛駛。連前火輪船。共計二十二隻等語。臣查逆夷在浙。未受大創。遽爾退出甯波。難保非聚集兵船。四出以圖一逞。江蘇金山洋面。與浙江乍浦毗連。據報西駛之二十二船。誠恐其進窺乍浦。江省必應戒嚴。當飭隨時飛速探報。並傳知沿海各塘弁兵。加意防守去後。茲於四月初十日。據金山營遊擊塔明阿稟稱。初九日辰刻。乍浦已被逆夷竄入。即時在儀館墩瞭見一船。直對金山縣城郭停泊等情。飛稟前來。臣接閱之下。不勝心搖髮指。伏思逆夷既入乍浦。則後路無虞堵截。必將由尖山汛口。進窺杭州省城。而金山縣洋面。復有一船直對停泊。難保該逆夷不分船來江侵犯。其乍浦陸路。直接嘉興吳江。逼近蘇州。尤覺人心震動。然臣揣測夷情。該逆前在甯波。不肯舍其船礮。由陸路而犯紹興。即不肯由乍浦循陸路而犯嘉興。吳江。現在撫臣程晉采駐紮蘇州。足資防禦。若更欲調兵協守。非

十八

徒緩不濟急。江蘇民風柔弱。正恐人心惶駭。轉致另生他變。自宜處以鎮靜。俾使閭里安恬。至上海吳淞實為海防扼要之地。臣斷不敢輕離一步。惟有會同提臣陳化成。督率鎮協各將。在防各兵。欽遵前奉諭旨。切勿稍有驚慌。總須以靜待動。以逸待勞。俾水陸交防。戰守整暇。沿塘地段。務保無虞。仰副聖主綏靜海疆。有備無患至意。再逆夷向甯郡居民。索取揚子江地圖。更恐其由海入江。陰懷叵測。然查由海入江之路。止有南匯高家嘴一處。經歷川沙寶山太倉鎮洋昭常熟通州等處洋面。方始行入江陰。遠於京口。計程數百里之遙。防兵數千名之多。該逆夷斷不敢冒險入江。阻我漕運。臣於上年十一月。縷晰陳蒙聖鑒在案。本年首進漕船。並二進在前各幫。於三月十二日。經河臣麟慶等。全數催放渡黃北上。比上年尚早五日。其在後江浙各幫。因常州城河。及徒陽運河一帶。均有淺阻。節經臣與漕臣撫臣。嚴飭該道府營縣。集夫挑撈。備刺起運。現於初三日以後。澍雨連朝。河水驟長一尺。江浙幫船。足資浮送。指日銜尾渡江。可期及早蒞事。江西各幫。亦已報有挽入瓜洲之船。臣仍會同漕撫諸臣。嚴督催趨。並欽遵諭旨。稽察水手短絛人等。無任奸匪潛行潤迹。近日甚為妥帖。足

十九

以仰慰

震。臣於拜摺後。即馳赴寶山海口。周歷巡防。

牛鑑又奏。再乍浦失守之後。金山士民得信。域內外紛紛

撤移。臣已屢飭地方官妥為彈壓。毋任稍有驚擾。惟該處

外調及本營防兵數百名。甚形單弱。臣已札飭提標中軍

參將許聯鏞酌帶兵丁數百名。前往策應。兼防城外濠河。

上通黃浦江之路。其蘇州省城撫標左右二營。額兵無多。

城守各兵分防汎地。萬一嘉興有警。蘇州必應嚴防。就近

太湖營。雖有兵八百餘名。已調防吳淞三百名。不敷多調。

若他處調撥防兵。誠恐緩不濟急。現查調赴浙省之陝甘

二十

河南官兵。除已出境外。尚有在江安境內行走之各起官

兵二千名。臣已函致撫臣程晉采。如果實須調撥。即飛速

截留一千名。俾資捍衛。備浙江省城緊急。江蘇尚可無虞。

仍令帶兵官督押前進。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因著英等奏。乍浦失守。降旨諭令牛鑑等嚴

密防範。茲於未刻據牛鑑奏。江蘇洋面尚屬安靜。漕船照常行

走一摺。據奏逆夷前在宵波。不肯舍船就陸。此次未必敢犯嘉

興吳江。其由海入江。經歷多處。斷不敢冒險而入。阻我漕運等

語。逆匪詭詐多端。仍不可恃為無虞。稍存大意。所奏金山士民

紛紛搬移一節。居民聞難遷徙。驟難禁止。但恐匪徒乘機搶掠。

重貽民困。著即嚴飭所屬。妥為彈壓。毋致別釀事端。所請酌留
陝西河南兵一千名。准其如數截留。以資捍衛。

丙申。

諭軍機大臣等。現值倭逆在浙省滋事。天津沿海口岸。早經布置

妥密。惟防堵要地。不厭周詳。著鐵麟。敬敷豫備。察哈爾蒙古精

兵二千名。聽候調撥。並於總管叟齊桑旺札木蘇。巴雅斯胡朗

達什德里克。四員內酌派二員。其扎蘭章京佐領等官。由該都

統等酌量選派。以備屆時分起管帶。再於商都達里岡愛挑備

壯馬二千匹。所需器械衣甲帳房馬鞍。著一併豫備。惟此項兵

丁口糧。與內地不同。所有沿途需用牛羊肉乾。及奶子乾糧。均

二十一

須逐一製備應用。此係豫為籌備。候旨施行之件。該都統等務

須妥密布置。不得稍涉張皇。將此密諭知之。

丁酉。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

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著英。浙江巡撫劉韻珂。杭州副都統恆興

奏。竊倭逆大幫船隻。於本月初七日。竄入乍浦。副都統長

喜等。以兵勇勢不能支。咨請撥兵往援。嗣據續報。乍浦於初

九日。已被該逆攻陷。該逆又有自乍浦進攻嘉興之語。均

經臣奕經著英等。先後調兵馳往乍浦嘉興平湖等處防

禦。恭摺馳奏在案。茲於十二日卯刻。連接杭嘉湖道宋國

經嘉興府知府劉榮熙來稟。探得該逆於攻陷乍浦後。將

所帶杉板船。擡入內河。又捉拏內地各船。拆去圍棚。裝載礮位火箭等物。擬於十一二等日。進攻嘉興等情。臣等查該逆本有攻陷乍浦後。窺伺嘉興之語。今又在乍整備船隻。是其內犯之心。業已顯露。查乍浦至平湖縣。僅止二十餘里。平湖縣至嘉興府。僅止四十餘里。瞬息可達。若使嘉興為該逆所據。則南至杭州。北至蘇州。均不及二百里。四通八達。堵禦甚難。為今之計。惟有扼守嘉興。再行徐圖良策。臣等英等。正在籌畫間。適臣奕經自紹旋省。彼此意見相同。惟此舉關係重大。必須臣等數人中的酌往一人。就近體察情形。調度處置。俾該處文武有所稟承。不致遲誤。臣

者英因前奉

二十二

諭旨。飭令在省守衛。現在逆夷欲自嘉興內犯。則守嘉興正所以守省城。不便稍涉拘泥。現已於十二日未刻。帶同甯紹台道鹿澤長。山東沂州府知府陳晉恩。丁憂在籍前任刑部郎中嚴達。六品頂帶管通羣。前任長興縣主簿嚴錦堂。嘉興協副將福禧。撫標中軍參將尚安泰。自省起程前往。其七品職銜伊里布。西等侍衛成齡。石浦同知舒恭榮。前經遣赴乍浦。尚未到彼。即被攻破。計此時該員尚在嘉興一帶。現亦飭令在嘉興聽候差遣。臣等英於抵彼之後。或勦或守。設法羈縻。察看兵力夷情。及地方形勢。分別從長妥

辦。但敵氣正驕。不惟戰守皆難。并恐羈縻亦難措手。臣等英惟有殫竭血誠。相機措置。以副

委任。臣奕經等。仍飭各文武在嘉興杭州一帶。或豫備火攻。或阻塞河道。各按地勢。多方布置。俾資堵禦。至該逆在乍各船。現據宋國經稟報。實共二十八隻。其勢正張。該逆既欲以小船內闖。其大船難保不再由海道衝突海甯之尖山。海鹽之澉浦等處。以為內外夾攻之計。惟逆夷狡詐。難以逆料。臣等惟有隨時酌度。相機妥辦。仰酬

高厚而遏賊鋒。至甯鎮前路大兵。已陸續前進。曹江紹興駐紮兵勇。尚可酌量抽撥。調赴省垣防守。現已行文參贊文蔚。酌

量抽撥千數名來省。以資捍衛。

二十三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經等奏。逆夷欲自內河攻犯嘉興一摺。據稱逆夷於攻陷乍浦之後。將所帶杉板船擡入內河。又捉拏內地各船。拆去圍棚。裝載礮位火箭各物。擬進攻嘉興等語。嘉興為浙省腹地。且與江蘇毗連。儻為該逆所據。則南北文報不通。關係重大。此時自以扼守嘉興為第一要務。鎮海甯波俱係空城。無庸重兵駐紮。至應先其所急。將甯鎮之兵趕緊撤回。派赴嘉興等處。以杜逆夷內竄。至內河河道甚窄。迥非大洋不能接戰可比。即令該逆小船闖入。我兵或兩岸互擊。或用火攻燒其船隻。俟彼離大船既遠。或截其後路。使彼首尾不能相顧。當可

制其死命。至曹江為紹興藩籬。昨有旨令文蔚在彼駐守。現據奏稱將該處兵丁抽撥赴省。即著於鎮海甯波撤回兵丁內照數補撥如額。以資防禦。惟該逆詭譎異常。或揚言進擾嘉興。使我兵有所牽制。復乘間由海道衝突海甯尖山等處。肆行滋擾。不可不防。著奕經等設法保衛。如探有入寇信息。即合力攻擊。勿得再墮奸計。朕近閱奕經著英等各摺。頗有議攻議撫意見不合之處。當此軍務喫緊之時。正當各矢公忠。和衷共濟。遇事則虛心商榷。應變則彼此相關。攻以助守之勢。守以堅攻之心。庶可眾志成城。將士用命。斷不可稍分畛域。致失事機。至各處失陷。均由士氣不揚所致。思之殊堪痛恨。該將軍等。惟有將順逆之故。剴切宣諭。並將首先潰散之將備兵丁查出。即以軍法從事。以警其餘。若再一味姑容。縱添兵益將。亦復何益。將此各諭令知之。

又

諭。現在逆夷猖獗。乍浦失守。距江蘇海口及內河不遠。恐該逆分踪肆擾。不可不加重嚴防。著裕泰等。挑選實在得力精兵。或一千名。或數百名。並備帶器械。交劉允孝管帶。迅速起程。由長江行走。徑赴江蘇。與牛鑑面商。擇要防守。毋稍遲滯。

又

諭。現在逆夷猖獗。江蘇海口。必應加重嚴防。已諭令裕泰等。挑選

二十四

精兵。或一千名。或數百名。交劉允孝管帶。迅赴江蘇。進夷詭計多端。現有由乍浦直犯嘉興之說。儻一入內河。則蘇省河道處處可通。不但海口宜防。即內河亦須扼要嚴守。杜其窺入。著該督體察情形。熟籌堵禦。萬勿顧此失彼。劉允孝到後。著即會商。將所帶動兵酌量派撥。以壯聲威。

戊戌。江蘇巡撫程喬采奏。據金山營縣稟報。探聞逆夷於初九日辰刻。窺入乍浦。火攻南門等處。是日戌刻。即行失守。並瞭見一船。直對金山城郭停泊等情。前來。臣接閱之下。不勝首裂髮指。伏思逆夷既陷乍浦。該處距金山二十餘里。而吳江縣之平望鎮。相距嘉興亦祇一百餘里。更與蘇州逼近。江蘇民風柔弱。自乍浦失守之後。金山士民已紛紛搬移。蘇省商賈人民。亦頗惶惑。經臣剴切示諭。並委員認真彈壓。毋許稍有驚擾。輕去其鄉。惟蘇城之撫標城守兩營兵丁。共止九百餘名。實屬不敷防守。且平望營額設兵丁。亦甚無多。江浙唇齒相依。必須首尾相顧。自應一律添兵守護。以定民心。第鄰省及東省各路官兵。或已調赴浙江。或已調赴上海。不特調撥為難。更恐緩不濟急。因查陝甘官兵。業經全數抵浙。惟河南官兵一千名內。有五百名。甫經陸續過蘇。其餘尚未抵境。應即一併裁留。用資捍衛。正在咨行間。接准督臣牛

二十五

鑑亟稱。蘇省如果實須調兵。即將陝甘河南等處官兵。截留一千名等因。臣現已分別傳知將已過境之河南官兵五百名。截回吳江。並飭臬司覺羅崇恩。一俟該官兵到境。即馳往平望鎮帶領。會督將弁。協同該處弁兵。實力防堵。其未過境之五百名。亦飭沿途加緊催趨。迅赴蘇城駐紮。以為有備無患之計。至金山縣地方。經臣札飭提標中軍參將許聯鑣。酌帶兵丁數百名。前往策應。再蘇省漕船業已全數渡江。浙省各幫亦均趨過泔關。該幫船隻數無多。運河水勢足資浮送。已飭沿途文武員弁。設法催提。務須刻日銜尾渡江。及早蒞事。以期仰慰宸廑。

二十六

厚。足資防禦。至平望鎮為浙蘇二省交界。吳江一帶。港汊紛歧。處處可通舟楫。務飭該臬司會同帶兵各將弁。嚴密巡查防守。勿令逆夷竄入。並嚴查漢奸涸迹。毋稍疏虞。其浙江糧船均已趨過泔關。著該撫即飛飭沿途文武員弁。設法催提。刻日渡江。毋許片刻停留。是為至要。

庚子

二十七

延觀望。坐失事機。若再不整飭紀綱。大申軍令。何以挽惡習而振軍容。余步雲著即革職。交奕經傳旨鎖拿。派委委員押解送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治罪。至前次飭查失守定海鎮海甯波三城。及此次乍浦失事。各文武員弁兵丁。除鎮海縣知縣葉莖。著有微勞。功過尚足相抵外。其餘均著奕經分別查明。首先潰散之員弁兵丁。開單請旨辦理。此後務當嚴申紀律。如再有臨陣退怯。首先潰散者。即以軍法從事。一面正法。一面奏聞。毋許仍存姑息。致令士氣不揚。該將軍等其整勵戎行。副朕委任。

二十八

揚威將軍奕經奏。贊大臣特依順。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逆夷於四月初九日。攻陷乍浦。其平湖嘉興一帶情形甚危。當經臣等截撥各兵。馳往堵禦。並

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耆蔭七品職銜伊里布等。先後亦馳赴嘉興相機辦理。茲據防守黃道關尖山口之員弁馳稟。十五日卯刻。瞭見該逆火輪船一隻。杉板船數隻。由乍浦駛近尖山口外之鳳凰山。洋面游奕。並聞海鹽一帶。間有礮聲。臣等正在分飭嚴防間。又據各員弁馳稟。十六日寅刻。又見有大夷船三隻。帶同杉板駛來。亦停泊尖山口外等情。臣等接據之下。焦急無狀。查省城濱臨錢江。數日以來。陰雨連綿。突於十五日夜。上游山水下注。江水陡漲一丈有

餘。將臨江附近省城之銀杏埠礮臺礮位。營盤帳房。俱已淹沒。其自海甯至省。綿長一百數十里。向恃沙線為險。今于逆船駛近尖山口之際。而水勢陡長丈餘。順流乘潮。竟可直入。且水陸歧雜。處處可通。客兵為數無多。民勇究不足恃。本省滿兵。又不能不在城內護守。彈壓設該逆竟敢突一逞。防禦殊不足恃。且恐居民聞警。自為震動。臣等心悸股慄。迄無良策。查該逆初十日在乍浦。有照會臣奕經文書一紙。交被獲之滿兵吉祥。於十五日持投到省。臣奕經接閱。內稱伊獲有我處官兵六十餘名。如將從前擒獲之各夷釋回。伊亦將各官兵釋放等情。臣等公同商酌。

二十九

或此次逆夷駛來。係因索討被擒各夷。亦未可定。當此戰守兩難。省垣萬分危迫之際。不得不設法羈縻。冀可緩兵苟安。以保億萬生靈。再圖良策。臣等即繕寫照會該逆文書。內稱前獲各夷。已送至嘉興。移咨

欽差大臣耆蔭向伊里布就近辦理等語。專人馳送至尖山外逆船。並派員弁押送黑夷一名。一同前往。以堅其信。各逆船果否肯暫回乍浦。亦難逆料。一面派委弁兵。將白黑各夷。咨交耆蔭等相機妥辦。儻該逆仍不受羈縻。必欲內犯。臣等惟有督率文武。嚴飭兵勇。拚死抵禦。誓與省城相存亡。決不退縮。惟因事勢危急。未能先行奏奉。

諭旨遵行。無任悚惶待罪之至。

奕經特依順劉韻珂片奏。浙江省城。現在十分危急。所有江蘇奏請截留赴浙之河南兵一千名。自應先其所急。仍令趕赴浙省。俾資捍衛。已行文江蘇。即將河南兵一千名。札飭帶兵官押帶星夜赴浙。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由六百里馳奏。逆船已至尖山海口。逼近省垣一摺。據稱該逆火輪杉板各船。駛近尖山口外之鳳凰山。洋面游奕。並聞海鹽一帶。間有礮聲等語。該逆於十五日。用火輪杉板船。由乍浦駛近尖山口外。十六日復有大夷船。帶同杉板船停泊。其尋釁滋擾。已可概見。著該將軍等。督飭城內及沿海將備兵弁。各就所守地方。加意堵禦。毋稍疏懈。江蘇截留河南兵丁一千名。已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牛鑑等。先行撥赴浙江省城。以資防衛。至杭州省城。現在十分喫重。著奕經等。激勵將士。設法守禦。朕亦不為遙制。至前獲黑白各夷。業經解至嘉興。著著英相機妥辦。仍慎密防守。毋墮奸計。是為至要。海鹽既有礮聲。究竟情形若何。著探聽確實。迅即馳奏。

三十

又

諭。前因牛鑑程喬采先後奏請。截留赴浙之河南官兵一千名。防守江蘇地方。當經降旨允准。茲據奕經等馳奏浙江省城。情形危急。已咨明江蘇。仍將截留河南官兵。派員星夜管帶赴浙等

語。現在夷船竄至尖山。自應先其所急。著牛鑑等。即行遵照辦理。毋令遲延。至江蘇省城。兵力亦單。前已降旨調取湖北精兵。派劉允孝管帶赴蘇。協同防守。惟湖北距蘇較遠。調兵一時未能即到。著該督撫酌量情形。先行就近調撥。以資捍衛。如本省官兵。不敷調撥。須向鄰省徵調者。著一面奏聞。一面飛咨調取。毋誤事機。

辛丑。

諭內閣奕經。文蔚特依順劉韻珂均著加恩改為革職留任。所有奕經前次賞戴雙眼花翎。文蔚賞加頭品頂帶。並文部從優議敘之處。著一併撤銷。

三十一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著楊國楨於山西省北大同等鎮。挑選精兵一千名。豫備調遣。嗣據該撫奏稱。已於大同鎮所屬各營內。挑選七百名。太原鎮屬挑選三百名。各派得力將弁管帶。豫備矣。現在浙江乍浦失守。江蘇省城喫重。著喬用選即將所挑精兵。選派將弁管帶。迅速馳赴蘇州省城。文牛鑑程喬采。調遣以資防堵。所需軍裝器械。務須選擇精良。一併攜帶。並將該兵丁何日起程。由何處行走。迅速具奏。

壬寅。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等於四月十六日。據報逆船駛近尖山。江水暴漲。淹浸礮臺營盤。省垣危迫。暫擬設法羈縻。權宜辦理。並另

片奏。調回河南官兵各等情。由六百里馳奏在案。嗣接到將岱昌稟。據分防談仙嶺外委顧培生報稱。尖山口外之鳳凰山海面。夷船仍行退往東南而去。又據防堵黃道關委員高振完等稟報。逆船折回。向東南外洋駛去。海鹽縣並無夷船。所聞砲聲。詢係乍浦西面沿海方家塘地方。逆夷四出搶掠。聞砲轟擊。擄得財物。均裝回夷船。又據海鹽令何煦給稟稱。十五日午刻。逆匪數百人。因搶奪牛隻起釁。扛擡砲位。轟擊平湖之蘇家埭。海鹽之方家埭等四處。旋即散去等情。飛稟前來。查夷情叵測。忽去忽來。逆船現雖駛出外洋。究難保其不乘潮復至。而省城自四月初五

三十二

六日。陰雨連朝。江水陡漲。現復大雨如注。水勢日見增長。尖山以內。已無沙線可恃。而陰霾凝滯。海霧迷漫。船隻來往。瞭望尤恐未能真切。省城為根本重地。刻下更宜加倍嚴防。查自乍浦至省城。沿塘陸路。延袤幾三百里。面面臨海。其海甯尖山。七堡各要隘。雖皆撥兵屯紮。而地遠兵分。正恐難恃。且守禦錢塘江岸。及萬松嶺等處。亦僅止官兵二千名。為數甚少。臣等現將隨文蔚駐紮紹興之兵勇一千餘名內。抽撥陝西兵二百名。四川屯兵三百餘名。壯勇四百名。屯紮曹江之四川兵三百名。江甯旗兵八百名。星夜赴省。除已到者。札令擇要屯紮。其未到者。現在飛催趕

緊渡江。豫備防守。但省城東南兩面臨江。地勢散漫。在在須防。各兵分段零星屯紮。仍恐有顧此失彼之虞。其餘兵勇。除分守曹紹各口岸外。均已前赴甯鎮。豫備防勦收復。此外並無可調之兵。此時若復由別省徵調。深恐緩不濟急。臣等再四籌商。查浙省各鎮營。未經調防官兵尚存有一萬七千餘名。擬即在此項兵內。酌量抽撥二千名。札飭飛速赴省。俾資捍衛。至屢次獲到白黑逆夷。已照前奏委員解赴嘉興。函商

三十三

欽差大臣者英酌量辦理。此實臣等目前救急不得已之策。僅逆夷肯受羈縻。省垣兵力稍厚。則內守既固。外勦自無牽顧之虞。設使該逆猶復猖獗。竟敢逼近省城。臣等惟有竭盡血誠。激勵將士。極力堵禦。以期仰答

高厚。

殊批。逆夷奸計。發則中。將軍等之謀勇。迄今無一應。前奏該逆情形窘迫一摺。朕已深疑其詐。然數千里外。若遙為斷制。又恐或誤事機。軍營有掣肘之虞。不久果中逆夷奸計。朕之憂憤。苦衷將誰言之。惟有仰叩

天恩。敬祈

祖祐。加護大清。珍逆安民。以宥朕辜。在事文武。宜如何體諒朕心。同心協力。奮勉交加。速建奇功。以副簡命也。

奕經特依順又奏竊奪奕經於四月十一日在紹郡接據
總兵德坤等稟報逆勢猖獗乍浦失守並查副都統長喜
杭嘉湖道宋國經尚無下落等情恭摺馳奏在案旋接到
宋國經來稟據稱該道於初九日因逆夷大幫船共計二
十八隻平排西行沿唐家灣一帶同時開礮轟擊攻撲該
道即親往督勇抵禦望見天后宮前我兵大礮擊斷夷船
大桅兩根又聞西山背唐家灣槍礮連聲互相攻擊旋見
夷眾多人已在山上急撥兵勇救應儘力迎敵擊斃逆眾
無數祇以夷多兵少不能抵禦而乍城東門即有漢奸帶
領該逆爬城該道正在焦急夷人已近在里許火箭亂發

三十四

即被衝散退守平湖並請治罪等因具稟前來等因自乍
浦副都統長喜尚無下落並有傳聞該副都統屢次自盡
未知存亡之語復遣人密探茲於十四日接據長喜稟稱
該逆自初六日以後船隻陸續駛入乍洋至初九日其勢
漸緊三桅大船均挂起紅旗而各船解放三板七八十隻
每隻約三四十人紛紛近岸我兵正在奮力堵禦該逆大
船忽放雙聲大礮連環而施官兵互相對敵至一百餘礮
各逆分頭蜂擁登岸官兵三面迎敵傷斃逆匪甚多無如
愈集愈眾滿山遍野不下萬人火箭齊施勢甚猛烈漢奸
復乘勢放火焚燒房屋煙燄迷空我兵腹背受敵傷亡較

多勢漸不支各口以次失守城亦隨陷該副都統彼時仍
在西山礮臺賊眾環山四面合圍屢尋自盡隨員兵丁捨
救而出乍城業已火起勢難存留隨昇至平湖以俟招集
散兵其副都統銀印

勅書業由副將哈拉吉那齋文暫行收管稟請參奏從嚴治罪等
語查副都統長喜係駐防乍浦大員總兵德坤副將哈拉
吉那杭嘉湖道宋國經亦均係特派帶領兵勇有防守之
責此次夷船大幫攻擊以致乍浦失守咎實難辭等因現
已飛飭清查各官兵失守原委何處兵勇首先潰散帶兵
何員先行奔退現在兵勇招集若干實在傷亡若干

三十五

欽差大臣耆英帶兵已赴嘉興前進現行知一併就近確查毋任
支飾一俟查明即行從嚴參奏請

旨分別治罪查逆夷現據乍浦其平湖嘉興海鹽一帶支河
港汊紛歧各處皆通均不可不豫為防備等因已札飭前
藩司鄭祖琛督同各該州縣地方官等凡係河汊橋洞路
通各州縣之處均令豫先砍伐大樹或趕造鹿角木栓連
鐵鎖墜以大石安放兩岸如探實有夷船駛進即行推置
河中以便阻塞不令前進一面報知大兵兩岸進擊至平
湖縣城逼近乍浦首當其鋒防守尤宜嚴密查

欽差大臣耆英現統帶官兵在嘉興駐紮其平湖城邑緊要處所

應如何安設礮位。調撥兵勇分段守禦。及彈壓嚴查漢奸諸事宜。均由

欽差大臣耆英。就近飭委文武員弁。帶兵設法辦理。一俟辦有頭緒。兵勇漸集。即行會商相機收復乍浦。以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尖山逆船開赴外洋一摺。據奏尖山口外之鳳凰山海面。夷船退往東南而去。平湖之蘇家埭。海鹽之方家埭等處。又被逆匪擡礮轟擊。省城陰雨連朝。江水陡漲。沙線既無可恃。瞻望未能真確。已將駐紮紹興兵勇。催調渡江。並將浙省各鎮營未調官兵。抽撥二千名。赴省捍衛等語。覽奏均悉。

三十六

此次乍浦失守。自係該逆夷探知我兵亟圖收復。宵波鎮海。該逆將計就計。駛往乍浦。攻我不備。以致立時失陷。現若將紹興兵勇調回省城。難保該逆不又因紹興兵力單弱。徑赴紹興曹江。及慈谿等處。肆行滋擾。顧此失彼。復墮奸計。宵波鎮海均係殘缺之區。疊經降旨暫緩收復。該處之兵。自應撤回。派撥曹江紹興等處。以免乘虛竄入。斷不可一誤再誤。坐失事機。所奏退出外洋之船。究竟駛往何處。著即確切探明。迅速具奏。現在段永福已投浙江提督。著該將軍等。迅即諭知該提督。統帶官兵。擇要防守。又據奕經特依順。另摺奏。查明長喜宋國經。退守嘉興等情。既稱三板船七十八隻。每隻約三四十人。是合計不過

三千有餘。何以又稱愈擊愈眾。不下萬人。至宋國經稟稱。擊斃逆眾無數。長喜稟稱。傷斃逆匪甚多。究竟所傷黑白夷及漢奸。實在數目若干。著該將軍等。確查具奏。斷不可稍有含混捏飾。並將首先潰散官兵。查明按軍法懲治。毋得稍存姑息。余步靈現已拿問。鄭祖琛又經調回。現在曹娥江一帶。係何人駐守。紹興地方。現祇文蔚一人。著即揀派得力武職大員。幫同帶兵防禦。是為至要。將此諭知奕經。特依順。劉韻珂。並諭令耆英。文蔚。齊慎知之。

又

諭。本日奕經等奏。尖山逆船。開赴外洋一摺。據稱尖山口外之鳳

三十七

凰山洋面。夷船仍行退往東南而去。又平湖縣屬之蘇家埭。海鹽縣屬之方家埭等處。逆匪數百人。四出擄掠。並扛擡礮位轟擊。旋即散去等語。逆船忽去忽來。蹤跡詭秘。江蘇洋面。緊與浙省毗連。必應扼要嚴防。杜其竄入。其內河一帶交界處所。亦應嚴行防堵。昨因該省兵力尚單。已有旨諭。令山西巡撫。將備調大同等鎮精兵一千名。派將弁管帶。迅赴蘇省。俾資防堵。著牛鑑程。喬采。酌量情形。與前調之河南湖北等省官兵。擇要安置。嚴密防守。不可奇零散布。以致不能得力。仍嚴申紀律。勿任臨時退縮。致誤事機。至尖山等處逆船。現既開赴東南外洋。即難保其不乘風乘潮。突入江境。肆擾。著該督等。飭屬隨時確探。備

有警報。遠省官兵。一時未能即到。著仍遵前旨。酌於本省鄰省就近徵調。一面飛咨調取。一面奏聞。毋稍貽誤。是為至要。

甲辰。

欽差大臣耆英。杭州副都統恆興奏。竊照四月初九日。乍浦失守。當經耆英等奏請。揀派協領薩爾爾翰。前往暫行護理乍浦副都統事務。藉可在嘉興嘉善一帶。收復潰散滿營官兵家屬。以便設法安置。查乍浦滿營。額設協領。佐領。章京。驍騎校。筆帖式等。共四十三員。兵丁一千七百九十八名。家口男婦老幼三千八百六十五名。內失散佐領以下官七員。兵丁四百二十三名。家口四百二十五名。均尚無下落。

三十八

所有現存官兵。並家口等。俱在嘉興府嘉善縣地方。經該府縣等或安置廟中。或散處民房。並散給錢文。以資餬口。正在查辦間。適有自乍浦旋回之官兵等四十七名。耆英等逐加面詰。據稱伊等於四月初九日。打仗被陷。多因槍礮火箭致傷。是以被逆夷擒去。因伊等係屬滿營官兵。將其羈縻教場箭亭內。日給飲食。並撥醫調養傷痕。於四月十八日。先將伊等五十七人放回。臨行每人給予京錢六千文。現在已到者四十七人。尚有因傷痕未能大愈。在後行走者十名等語。查連日招集潰散官兵內。受傷者飭令回省醫治。其未受傷官兵。耆英就近酌留嘉興府。分撥

城內外防守。惟伊等家口人數眾多。若久棲廟房民舍。殊屬不便。經耆英查明杭州滿城內。尚有空閒房間。足敷安置。耆英隨札飭暫行護理乍浦副都統事務之協領薩爾爾翰。將現有家屬三千七百六名。分作八起。札令地方官雇備船隻。派員分起送交杭州滿城收管。俾資棲止。其現無下落之官兵家口。耆英探訪明確。另行撫辦。惟查乍浦副都統長喜。自城陷之日。投水被救。右肋右手腕跌傷。至今昏沈。萬無生理。乍浦副都統一缺。相應請旨簡放。以專職守。

三十九

揚威將軍奕經等。公同商酌。由耆英帶同文武各員。馳赴嘉興。設法守禦。業將出省日期。於四月十三日。會同具奏。在案。嗣於十四日辰刻。行抵嘉興郡城。見居民紛紛遷徙。絡繹不絕。當即面加曉諭。並出示安撫。一面選派員弁。各帶兵勇。分門駐守。盤查奸細。彈壓土匪。而逆夷尚散布謠言。竟欲水陸並進。民心尤為驚惶。隨即派委杭嘉湖道宋國經。星馳前赴平湖之東西青龍兩港。於河道扼要處所。趕緊沈船填石。以杜其水路闖入。又派壽春鎮總兵尤渤。督帶河南甘肅兵一千五百名。馳往離乍浦四十五里之新豐鎮一帶。擇要駐守。以防其陸路進攻。至平湖縣城。通

近乍浦。尤為緊要。已將新到之河南兵五百名。派都司明安春帶領前往防堵。郡城內外。兵力尚單。先經派定甘肅兵五百名。駐城防守。旋因省垣有警。復經調撥前往。隨將收回乍浦之陝甘兵七百餘名。分派四門。以資捍衛。此外尚有陸續招回鄉勇一千餘名。責成原帶各員。妥為管帶。分紮城外。以為犄角之勢。李仍不時勸諭居民。激勵士卒。務須振刷精神。同心協力。不得因賊勢猖獗。頓生長蕙。數日來聲勢稍為聯絡。人心亦漸覺安定。嘉興可保無虞。李受

恩深重。自揣報稱無能。當此逆寇方張。戰守兩難之際。固不敢輕

四十

言攻勦。亦不敢專恃羈縻。惟有持以鎮靜。殫心竭力。相機辦理。再與揚威將軍奕經等。熟籌良策。保全大局。以期仰慰

廑懷

者。英又奏。再李抵嘉興後。該逆夷勢甚鴟張。無可措手。因思七品職銜伊里布。素為該夷所敬服。當與密商。由伊里布派委熟悉夷情之外委陳志剛。前往夷船。諭以大義。旋據該弁回稱。到彼面見逆首郭姓。傳述曉諭之言。該首深知感激。並云該國不願戰禍。只求通商。言詞尚為恭順等語。正在設法羈縻間。接准揚威將軍奕經等來函。夷船已

至尖山。欲將從前俘獲白黑各夷。酌行放還。除黑夷一名。業由揚威將軍等。發給照會。派弁由尖山送還外。其餘夷俘十二名。於十八日酉刻解送前來。李復與伊里布熟籌。該夷俘既到嘉興。距夷船甚近。聲息相通。未便久稽。即日派委文武員弁。星速解往乍浦去後。旋據平湖等縣。探報該夷船於十八日下午。陸續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而去。尚留四隻。均在收拾運索。亦將開行。乍浦城內。並無夷人等情。查夷情詭詐異常。忽將船隻開出外洋。難保不去而復返。李仍飭在防文武。嚴加守禦。一面差委員弁查看。如果確實。即行咨會揚威將軍浙江巡撫等。公同籌

四十一

議收復。至所解夷俘。計抵乍浦之時。大幫夷船。業已開放。如尚有船隻在彼。自可即時交還。俟該員弁回至嘉郡。詢明該逆情形如何。再行會同揚威將軍等。據實具奏。如果夷船全行開去。無從交還。即將白黑夷人。仍解省城。另行商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馳抵嘉興。體察情形一摺。據奏逆夷船隻。於十八日。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尚留四隻。收拾運索。亦將開行。究竟駛往何處。著即確切偵探。迅速具奏。現在夷船既已開行。其奕經等。送到夷俘。著該將軍等。仍於杭城暫行收管。此時乍浦夷船。業經退出。不值仍留重兵。守此空城。轉令

扼要處所。兵力單薄。著即飭令該處文武。督同鄉勇。嚴密防守。至鎮海城外。有無夷船在彼。亦著奕經等查探明確。據實具奏。另摺奏。查明乍浦滿營官兵。分起送交杭州滿營。著即留於省垣。俾資棲止。乍浦副都統。即令薩弼爾翰暫行護理。前有旨令著英即赴廣州將軍之任。現在嘉興乍浦一帶。尚須布置。著暫緩起程。俟諸務妥協。折回杭州省城。協同奕經等。加意防守。杭州將軍。仍著特依順署理。將此諭知奕經著英。特依順。劉韻珂。並諭文蔚齊慎知之。

又

諭。著英。奏。乍浦夷船。於本月十八日。陸續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

四十二

南外洋而去。尚留四隻。乍浦城內。並無夷人等語。夷情詭詐異常。逆船忽去忽來。殊為叵測。現雖駛往東南外洋。難保其不乘風乘潮。折回北駛。沿海各口。必應扼要嚴防。杜其竄入。著訥爾經額。托渾布。牛鑑。程爾采。督飭員弁。認真堵禦。仍遵前旨。申明紀律。嚴查漢奸。勿稍疏虞。致有貽誤。該逆行蹤無定。總須早為豫備。著該督撫等各雇商漁船隻。隨時出口確探。瞭見逆船蹤跡。一面飭屬防堵。一面飛速奏聞。無誤機宜。是為至要。將此各諭令知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九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四月乙巳

諭內閣朕以鴉片煙流毒中國。貽害生民。前歲特降諭旨。飭令各省嚴禁。再三剴切申戒。因廣東為外夷通商之所。特命林則徐前往查辦。各國夷商均遵約束。獨啖咭喇逆夷義律。以燒燬煙土之故。藉口滋事。因林則徐辦理不善。旋亦罷斥遣戍。乃該逆於道光二十年六月。潛竄浙洋。竊據定海。繼復於天津海口。呈遞稟詞。朕惟中外一體。念切懷柔。不以其侵犯在先。新辦在後。遽加屏絕。復命琦善前往廣東。確切裁辦。又將伊里布在浙擒獲逆夷頭目安突德等多名。特予寬典。免其誅戮。於定海退出之時。即行給還。乃該逆夷狡詐反覆。要求無厭。明知琦善意存撫馭。不設防守。竟爾稱兵首禍。肇犯大角沙角各礮臺。傷我提鎮大員。擾我海疆。恭庶是逆夷因私販煙土。而肇起釁端。復陽為乞請。而陰施詭計。背信負恩。神人共憤。朕之命將出師。實由於此也。及至靖逆將軍奕山等到粵。逆夷已竄入內港。窺伺省垣。彼時帶兵守土大吏。全以該逆貪利性成。希冀通市。恐將商欠該夷銀兩。准令給還。朕至誠待物。從不以逆億為懷。如果得利相安。不致別圖滋擾。區區之施。實非所吝。蠢爾醜類。何足為譬。此又朕軫念薄海民生。不得已之權宜也。孰意逆夷包藏禍心。欺天滅理。粵東甫經竣跡。閩浙又復揚波。定海再窺。連城襲

據以致督臣殉節。鎮將捐軀。荼毒生靈。罪難擢數。爰命揚威將軍奕經等。帥師攻勦。數月以來。賊退宵汲。旋陷乍浦。是該逆在粵。則以厚施為飽颺之謀。在浙。則以擄掠為齎糧之具。察其兇狡情狀。實已罪惡貫盈。

上天降監。必加誅夷。下民何辜。罹茲慘酷。朕撫躬循省。五內焦勞。每念毒孽未除。顛連莫拯。痛心自責。恨才德之未逮。夙夜難安。將軍參贊督撫。及內外文武諸臣。亦宜仰體朕懷。至蘇民困。勿存苟安之見。扭於目前。勿懷倖免之私。貽負於後。至於將弁兵丁。動謂船堅礮利。兇殘難當。因而見賊倉皇。望風先潰。殊不知賊之深入。早已自蹈危機。果人人奮勇直前。有進無退。加以鄉

二

民義勇。層層接應。則主客之勢既異。眾寡之數又殊。因地乘機。何難制勝。是逆夷之肆意猖獗。皆士氣不揚所致也。其從逆漢奸。原係窮蹙愚民。或以生計維艱。為利所誘。遂至甘心從賊。暫飽身家。試思蹂躪者誰之鄉里。搶奪者誰之資財。賊來則驅之使前。俾當鋒刃。賊去則委之於後。仍蹈刑誅。苟有人心。當知悔恨。朕為天下生民主。若止顧目前苟安無事。不思大者遠者。一聽煙毒橫流。不行禁止。是朕上負

皇考付託之重。思下不能保吾民之生命。思及此。曷肯不竭力禁之。更曷敢不竭力禁之也。目前雖奸夷假擾。日肆貪殘。爾閩帥種臣。身膺重寄。宜何如激發天良。申明紀律。凡奮勇爭先者。賞

不逾時。退縮不前者。誅之無赦。如此則何攻不克。何守不固。耶。從前辦理不善。諸臣除分別懲警外。餘令戴罪圖功。原冀其知感。知奮。勉贖前愆。儻復生失事機。殃民縱寇。國法具在。不能為若輩再寬也。至士民中。果有謀勇出眾之才。激於義憤。團練自衛。或助官軍以復城邑。或扼要隘以遏賊鋒。或笑擊英船。檢斬大魁。或聲明大義。開啟愚頑。能建不世之殊勳。定膺非常之懋賞。總之禁煙所以恤民命。禦寇所以衛民生。朕宵旰思艱。兢兢業業。爾諸臣亦惟和衷共濟。鼓勵戎行。不懲不諉。以作士氣。必能剪除夷孽。掃蕩海氛。與天下蒼生。共享昇平之福。茲將辦理夷務前後情形。及朕為民除害之本意。特諭中外知之。

三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齊慎奏。四月十八日。奉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奉

上諭。據御史蘇廷魁奏。傳聞噴逆本國為嗚喇喇攻破。綠嗚喇喇為英船聚集之所。噴夷占據。盡收其稅。嗚喇喇怨之最深。乘虛擄擊。是以逆夷兵船。紛紛通回。救援等語。著奕經等。趁此夷情窘迫之際。乘機進勦。大彰捷伐。以揚國威。斷不可坐失機宜。欽此。芽前在紹興。曾探知此情。但以傳聞未真。復差人確探。並札知水陸各路委員兵勇。如逆夷有張皇欲遁情形。即行乘勢攻勦。以張捷伐。忽於四月初九日。該逆復以大幫船隻。攻陷乍浦。芽與

欽差大臣耆英等商酌。該大臣等先赴嘉興防堵辦理。免致逆夷猖獗內犯。一面即札飭總兵尤渤。帶領陝甘河南官兵。先自嘉興進屯平湖。嗣奉贊大臣齊慎。帶兵赴省。並等由前路札調各兵勇。均已到齊。除派防省城外。復飭參將楊清鶴。先帶兵數百名。沿塘前往。赴距下較近之談仙嶺屯紮。各路官兵次第前進。豫備進剿。茲於二十一日。連接海鹽令何煦。繪黃道關委員高振宛等。及翼長尤渤先後稟報。十八日申刻。逆夷將燈光山上下廟宇。及山灣房屋。並東洋船。放火燒燬。十九日卯刻。逆船開出十四隻。至午刻全行起柁。均駛向東南外洋而去。下浦內外。並無夷船。又據護定海鎮總兵周士法等稟稱。鎮海招寶山。現添船二隻。定海共泊夷船十八隻。係由東北駛來。復有杉板船十數隻。裝載受傷夷人。逆夷屍身。不知確數。分頭安置掩埋。各等語。查逆夷竄入下浦之後。復於尖山游奕。探量水勢。已有內犯省城之意。所有解送夷俘。現今據報。尚在乎湖押禁。乃十九日。該逆大幫船隻。忽全行開出外洋。雖逆情詭譎。難保其不分竄他處。而即御史蘇廷魁所奏。其為該國有變。勢窮鼠竄。似無可疑。而鎮定兩處。現在仍有夷船停泊未動。等語。前於逆夷竄退宵邸時。即撥兵勇前進。收復鎮海。並札飭黃巖鎮張成龍。挑選水師弁兵。沿海相機截

四

剿。復飭委員等。豫募福建同安船隻。以備裝載兵勇渡洋。設法驚擾。又札飭副將鄭宗凱。委員鄭鼎臣等。帶領火攻船隻。乘勢焚燒。俾該逆大受懲創。茲據探報。逆夷全已退出下浦。查知夷勢窘迫。現分飭各口岸文武委員。加意嚴防。復即飛飭各路。仍遵前札。趕緊嚴密辦理。並移會文蔚。即行督飭員弁。迅速相機進攻。以彰天討。

奕經等又奏。再李齊慎。因聞海鹽海甯各處警報。尖山有夷船游奕。恐省中兵力太單。因將前路兵丁酌量抽撥二千名。帶赴省垣。連前留省之兵。已有四千餘名。可資堵禦。等語。仍駐紹興。在三江。憑海一帶。督飭兵勇。加意防範。連日接鎮海各路探報。夷船仍有三四隻。停泊招寶山下。山上威遠城安設礮位。夷目囉吡。逐日帶領數百人。在鎮城內外巡邏。等語。現已密飭各路。分伏兵勇。仍照舊暗伏相機舉動。並飛催各委員。在梅墟葛山渡地方。將釘橋築壩等事。趕緊督辦。一俟事竣。藩籬既固。即可進逼鎮邑。明攻暗襲。相機辦理。

奕經等又奏。竊等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等奏。廣東送來通事二名。熟悉夷語等語。著布

五

爾既屬頭目。必知該國情形。且現有通事二名。自可細詢該國底裏等因。欽此。等語。即督飭司員等。帶領通事。將各條逐件。連日訊問。先詰以該國距內地水程若干。其所經過者幾國。據該白夷等供稱。自暎咭喇國城。至內地廣東地方。總視風信。遇順風時。不過三箇月。即至香港。遲則四月五月不等。至遲亦不過六月。即可以到。所過地方。若佛囉機。意欲登土。啣嗎咭喇。姑路庇吟嗎。勒格星加坡等處。皆暎咭喇所屬。其所經別省何國。均難指名。或船上淡水乏食。遇有洋面附近之山。即用小船攬岸取水。其地方名目。未能細辨。詰以克食米爾。距該國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向與暎咭喇有無往來。此次何以相從至浙。其餘來浙之暎咭喇。大小呂宋。雙英國夷。或係帶兵頭目。私相號召。抑由該國王招之使來。是否裏節。抑或許以重利。據供克食米爾。即暎咭喇地方。暎咭喇是其總名。克食米爾。乃暎咭喇所屬。暎咭喇。又暎咭喇所屬。暎咭喇所有大船。到架喇咭喇為止。其地有河可通。克食米爾。亦有陸路。距架喇咭喇。約計千里。復有陸路通。慎。大呂宋。佛囉機等處。此次來浙之兵。均係該國王所調。祇有暎咭喇人當兵。其呂宋。暎咭喇。雙英等國之人。不能當兵。所來之各國夷人。乃商船雇工。係該帶兵官雇來辦事。及充當水手。詰以該

六

女主。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為一國之君。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係何處人。現居何職。據供該國女主。乃老國王之姪女。國王無子。其姪女賦性聰明。故立為主。名域多喇。其夫乃暎咭喇所屬渣嗎喇國王子。名鼻哩士阿喇拔。國人稱為法是嗎。乃該國第一等官職。並不干預國事。復詰以所稱欽差提督各名號。是否係女主所授。抑係該頭目人等。私立名色。據供欽差提督等名。從未聽聞。亦非女主所授。大約皆係私立名色。至詰以該逆在浙。鴉張所有一切調度餉兵。及占據郡縣。擄括民財。係何人主持其事。據供一切事件。從前乃咕哪囉架喇頓調度。自該逆死在定海後。乃咕哪囉付調度。其人一向在甯波。廈門。定海等處。咕哪囉付。乃嗎咭喇之勾運擊官。勾運擊乃陸路之兵頭也。詰以義律現已回國。果否確實。回國後做何營謀。有無信息。到浙。據供義律係去年即由廣東動身回國。其有無音信。來浙。該白夷等均未能知。迨詰以該國置造鴉片煙土。賣與中國。其意但欲圖財。抑或另有詭謀。據供鴉片煙土。乃暎咭喇。啣咪鄉下所出。就深山地方。秘密製造。其本國之人。苟非製造鴉片之輩。俱不准入鄉看其製法。蓋恐洩露其術。其利或為所奪。暎咭喇及西洋花旗等國。俱係赴暎咭喇。啣咪各處。販入內地。但欲圖利。並無詭謀。

七

奕經又奏竊等前在紹興。因聞乍浦失守。即星夜趕進省城。面見

欽差大臣耆英。浙江巡撫劉韻珂。將如何防勦之處。公同商議。惟時耆英即刻起身。前往嘉興。經才撥兵隨往。已會銜具奏在案。十六日卯刻。連接海甯尖山稟報。夷船已駛近尖山。並聞海鹽礮聲等語。又值江水陡發。淹沒營盤礮位。省中人心惶惶。聞傳逆夷即來劫取。前次獲禁各夷。一時百姓搬避者。沿河塞港。紛紛不絕。特依順。劉韻珂與才萬分焦急。實無良策。再四商酌。不如發給夷人照會。暫將前禁各夷。送交耆英。伊里布辦理。暫示羈縻。實因情形緊急。故不及奏請。冒罪辦理。直至各夷起解以後。人心漸定。連日以來。逆夷船隻。已退出尖山。大幫仍泊乍浦。海上尚無竄擾情形。才抽撥前路各兵。亦俱到齊。除本省守城兵勇。沙民征兵。已有四千餘名。銀杏埠之營盤礮位。亦皆整理齊備。兵氣已振。人心大定。惟耆英現與劉韻珂。因刻下逆夷猖獗。商辦設法羈縻。該大臣等。以此事所關甚重。才職分較大。而商會銜辦理具奏。竊思現在浙省情形緊急。才亦何敢漠視。若不連銜會辦。恐於該大臣等所辦。致有窒礙。但才統領征兵。隨時激勸。原期攻勦時奮勇出力。該將士等如聞才會同辦理羈縻。未免意存觀望。漸生怠心。不成事

體。僅一旦用之攻勦。何能得力。相應請

旨將辦理羈縻事宜。專委耆英等商辦。才毋庸會銜。以專責成。其該大臣等如何籌辦。仍令隨時密寄。知以便才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夷船退出乍浦。現在調兵分赴鎮海。定海。攻勦一摺。據奏鎮海招寶山。現添船二隻。定海共泊夷船十八隻。係由東北駛來等語。前據耆英奏。逆船於十八日。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此次鎮海定海。添泊夷船。或即此項船隻。惟定海所泊船十八隻。由東北駛來。其餘乍浦所退船隻。駛往何處。著確切查明具奏。所奏撥兵收復鎮海。及相機截擊。設法驚擾。並令火船焚燒等情。該將軍是否確有把握。如亟攻鎮海。安知該夷不一面牽制我兵。一面滋擾他處。看來鎮海現已添船。並非欲阻進攻定海之路。實欲潛兵內犯。留鎮海作後路應援。若再中彼奸計。則我腹背受敵。又蹈乍浦故轍。不可不慎。密防範。至勢窮竄歸之說。必得確有憑據。方可信之。另片奏齊慎將前路兵丁。抽撥二千名赴省。所見甚是。所奏遵訊白夷。及該處一切情形。覽奏已悉。現在該處一應防勦事宜。責成奕經等妥籌辦理。其羈縻一節。已諭令耆英妥為商辦。毋庸會銜。將此諭知奕經。特依順齊慎。並諭文蔚。知之。

欽差大臣耆英奏。本月二十一日卯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

十六日奉

上諭本日已降旨。著者英馳驛前赴廣州將軍之任矣。廣東自上年喫逆犯順以來。占據香港。闖入虎門。前據奕山等奏報。香港未能即時收復。惟議守省城。以填塞省河為先。其次修築虎門礮臺。進取方有把握等語。現在省河填塞。究竟如何。是否足資抵禦。其虎門礮臺。現在是否動工修築。何時可以工竣。著者英到任後。確切查明。據實具奏。至香港地方。豈容被逆夷久據。現在廣東礮臺等工。如已妥為豫備。正可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復香港。以伸國威。即著責成該將軍一力籌辦。無負委任。其欽差大臣關防。即著帶赴廣東任所。欽此。竊自四月初二日抵

十

杭。旋因逆夷攻破乍浦。浙西情形緊急。馳赴嘉興防守。連日督率文武各員。實力嚴防。郡城人心漸定。嘉興可保無虞。省城近已安謐。乍浦夷船。現已駛出大洋。現將辦理情形。於本月二十日馳奏在案。查嘉興現有派防之壽春鎮總兵尤渤等。帶兵分駐。足資守禦。竊正擬回省。茲奉到諭旨。飭令前赴廣東。遵即趕緊回杭。將杭州將軍事務。交參贊大臣特依順接署。其乍浦收復各事宜。應由楊威將軍浙江巡撫等。會同籌辦。竊即由杭州馳驛前往廣東。至七品職銜伊里布。現辦浙江夷務。情形較為熟習。自應仍留浙省軍營差遣。四等侍衛成齡。及才帶來

或京佐領兵弁等。擬仍帶赴廣東。以資委用。其杭州帶至嘉興之文武官七員。仍飭回省當差。

諭軍機大臣等。著者英奏遵旨馳赴廣東一摺。昨已有旨令該大臣暫緩赴粵。俟諸務妥協。折回杭州省城。協同防守。現在嘉興乍浦一帶。尚須布置。著者英著遵照昨奉諭旨。於嘉興乍浦一帶。酌量扼要處所。駐紮控制。妥辦諸務。該逆於退出甯波之後。忽將大幫逆船。攻陷乍浦。既陷乍浦之後。忽又駛出東南外洋。倏去倏來。是何意見。該大臣昨奏外委陳志剛回稟。該逆不願戰禍。只求通商。該外委既經面見逆酋。必非兩言而止。此外有何言語。並未詳晰聲敘。著者英據實具奏。本日又據奕經等奏。請將辦理羈縻事宜。專交者英辦理。著即責成者英。妥為商辦。奕經毋庸會銜。

十一

又
諭昨據者英奏。乍浦夷船於本月十八日陸續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而去等語。逆船忽去忽來。殊為叵測。現在駛往東南外洋。如或經過閩粵各海口。著奕山。祁項。梁寶常。怡良。劉鴻翱。嚴飭隨時哨探。並分遣商漁各船。出洋探望。其喫夷船隻。有無自北駛回。及自南駛至者。一面嚴密防堵。一面飛速奏聞。至香港鼓浪嶼。停泊夷船。情形若何。著一併確探具奏。
丙午。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逆夷竄入嘉興洋面。乍浦失

守江境毗連擬截留調浙官兵一千名捍衛省城並札委松江城守營參將許聯鏞酌帶兵丁前往金山衛城策應各緣由先經臣由驛馳奏在案嗣准撫臣程喬采來咨亦經奏請截留飭委臬司崇恩於江浙交界之平望鎮統帶防守並以河南官兵已有五百名行入浙境未便退回咨將上寶駐防之兵酌撥赴蘇堵禦經臣將上海東溝西岸之揚州營兵三百名飭令守備葉世勳督同弁委隨帶礮械即日管帶到蘇聽候撥用惟據松江金山吳江震澤等處紛紛請礮請兵頗懷畏蕙臣查金山至乍浦計程二十七里松江至金山七十餘里似屬迫近堪慮然逆夷志在

十二

馬頭此等皆非必爭之地且均係內塘汊河不通外海一遇潮落水退即形膠淺該逆以大船為巢穴斷不肯舍其大船徑用三板小船聚眾內犯致前後不相接應為我所乘即如陸路攻戰彼非不慣仍必於大船可到之塘岸始行登陸滋擾若竟捨舟由陸深入重地該逆亦所不敢金山之不能直抵松江猶之吳江震澤緊接嘉興地面該逆不能由嘉興內河通吳震而窺蘇州省會其情勢正復相同此時蘇垣調撥防兵有臬司大員駐紮並聞嘉興平湖亦經駐有重兵人心安定不致再事驚惶臣與撫臣又復剴切曉諭地方官漸知鎮靜市廛安堵如常此陸路內

河之可保無慮也至沿海塘岸弁兵臣於十五日由上海起身周歷巡視江灣揚行實告吳淞一帶防範極其嚴密提臣陳化成鎮臣王志元駐守海塘聲勢猶稱振作萬一該夷承突而來吳淞東西礮臺已宿重兵其小沙背陸路等處亦俱安兵堵截伏兵應援塘上土牛足為衛身之具各兵丁不怯於逆夷之槍礮自不難竭力與之相持風聞該逆大礮能致遠五六里但抄頭高有二丈上下人在近處貼伏轉不能傷其火箭洋槍用藤牌皮擋遮護亦難穿透臣已傳知大眾俾各周知去其疑懼之心即以作其強勇之氣詢據提臣語臣我兵膽志已壯儘能克敵制勝臣

十三

仍復面加告誡諄囑再三不敢以現時夷船無蹤致將備兵勇稍存大意總期眾志成城俾資保障臣於十九日仍回上海居中調度牛鑑又奏竊照逆夷駛入乍浦江省水陸交防緣由經臣先後由驛奏聞在案本月十九日據提標參將許聯鏞等稟稱十九日辰刻見乍浦西南外洋開出大小夷船二十二隻內火輪船五隻其一船尾掛紅旗開向金山東南至南門外藤館墩洋面落蓬下破停泊等情飛報前來臣查該逆夷既據乍浦何以忽又將船駛出外洋且船尾懸掛紅旗即有打仗之意

金山為江省洋面門戶。防堵不可不嚴。當即飛飭堵剿去後。旋據各處探報。該逆夷於十八日聞奉

旨赴浙差遣之七品銜伊里布。有帶兵到乍浦消息。夷目即將礮械搬運上船。於十九日辰刻。火輪各船。先後開向東南外洋駛去。乍浦已無夷船蹤迹等語。二十日又據參將許聯鏞等稟稱。該逆大小船隻。排列篠館墩洋面。該參將等密令在塘弁兵。慎加防範。整備器械。配齊子藥。不許先放槍礮。相持半日。至酉初刻。見火輪船直對篠館墩開放大礮七出。礮子離塘岸二三里之遙。即行落水。該參將等相度礮力。尚不能及夷船。仍不許輕放槍礮。直至酉正以後。該

十四

逆船掛篷向東南全數起碇開去各等情。臣查該逆夷退出乍城。又復駛進金山洋面。其各船相持半日。仍即退去者。因見我兵防衛森嚴。不敢乘突輕進。而所放礮子。離岸二三里之遙。即行落水者。臣查該逆夷施放礮火。以統尺量之。測遠鏡度之。故能命中有準。此次礮子離岸甚遠。即已落水。是其虛為恫喝。並非有意尋釁。已可概見。並據遊擊邢惟新稟稱。寶山黃家灣之東南。離塘岸十餘里。連鳥船洪深水洋面。有二桅夷船二隻。拋碇半日。仍往東南駛去等語。是江南洋面。已無夷船蹤跡。而夷情叵測。現既遊奕無定。仍難保不去而復來。臣已嚴飭在防文武。務須加

意瞭探認真巡防。不准稍存大意。辰下上海寶山一帶。民情安堵。蘇州平望等處。經臬司崇恩帶兵駐劄。臣與撫臣程高采。安撫人民。力求鎮靜。省城內外。亦均靜謐如常。足以仰慰

宸廑

牛礮又奏。正在繕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耆英等奏。逆夷大幫船隻。竄至乍浦洋面一摺。該逆猖獗異常。甫經退出甯波。又復駛至乍浦外洋。意圖擾掠。實屬可恨。現在耆英等。極力防堵。並於尖山等處。加意嚴防。誠恐該逆

十五

分踪肆擾。乘勢竄入上海各海口。著牛礮。陳化成。督率文武員弁。認真防範。毋稍疏虞。牛礮前奏於緊要海口。加築土塘土牛。以資捍衛。是該督於防守要隘。尚有把握。著即諄囑將弁兵丁。如有夷船駛至。切勿早開槍礮。俟該逆逼近。并力轟擊等因。欽此。伏查數月以來。臣連次發令。總以守礮之兵。貼伏於土牛之後。守塘之兵。貼伏於土塘之後。接應之兵。遠伏於數里之外。如果該逆夷。分踪竄入。任彼礮子亂轟。從空飛落。總不許出身張望。倉皇亂走。待其逆船將近。勢能相及。再行開礮轟擊。仍度我礮力能及二三里者。俟逆船近至一里有餘。始准施放。自然命中有準。勝敵必多。茲再承

訓誨。謹當與提臣陳化成督率弁兵認真防範。俾收實效。以舒聖慮。而壯干城。又前欽奉

上諭。據劉額珂奏。噴逆在甯波等處製造木排。蒙以牛皮。演習水戰等語。著密飭帶兵將弁。萬一夷船乘夜內犯。必須查探確實。再行開放槍礮。不可墮其奸計等因。欽此。臣前准浙省咨會。即

已通飭在防文武。毋稍墮其奸計。致我礮空施。惟演習水

戰。不可不防其駛入內河。現將蘇松川沙吳淞等營水師

戰船十六隻。並招募沙艇。提載船擺江船。海燕子船。大小

七十隻。派令守備田浩然管帶。分班往來會哨巡檢。又另

招巧匠。製水輪船四隻。上安礮位。捷速行駛。專派遊擊劉

十六

長管帶。如遇夷船駛入內河。各該船隻均堪與之接仗。不致稍有疏虞。

諭軍機大臣等。牛繼奏。上海寶山一帶。防堵嚴密。夷船駛入金山

外洋停泊。旋即起礮開行。各一摺。據稱十九日。有大小夷船二

十二隻。先後開向金山。篠館墩洋面下碇。二十日對墩開礮。旋

即掛蓬。向東南全數開去等語。該逆行蹤詭秘。既舍下浦。又復

停泊金山外洋。開放大礮。離塘岸尚遠。礮子即行落水。似非立

意尋覓。然逆夷巨測。遊奕無定。難保不故作遠竄情形。懈我軍

心。仍恐復來滋擾。著牛繼照舊嚴密認真防禦。勿稍疏虞。當逆

夷船隻。排列篠館墩洋面。相持半日。我兵相度礮力。尚不能及

未肯輕放槍礮。甚合機宜。至上海一帶。該督周應巡視。防範極嚴。並督飭陳化成。王志元。駐守海塘。聲勢聯絡。吳淞東西礮臺。已宿重兵。伏兵兼可應援堵截。種種布置。必當慎之又慎。加意小心。切勿自恃無虞。稍墮奸計。又另片奏。已通飭文武員弁。勿被逆夷誘放槍礮。並製造水輪船隻。安放礮位。行駛捷速等語。著嚴密妥辦。以資得力。而助水攻。

浙江巡撫劉額珂奏。竊逆夷於本月初九日。攻陷乍浦。旋又有火輪等船。至尖山口外遊奕窺探。業經臣會同

欽差大臣耆英。揚威將軍奕經等。將失守情形。及辦理緣由。先後恭摺奏報在案。茲於本月二十二十一日。連接平湖縣

十七

知縣胡培荃。海鹽縣知縣何煦。給等稟報。十八日。乍浦夷眾萬餘人。在塘上排列隊伍。城內夷人。鼓吹登舟。餘夷亦相繼而登。當時開出船二十餘隻。餘船四隻。至十九日辰刻。一併開行。俱向東南大洋而去。乍倉米石。以及民間貴重之物。均被搶擄。在洋停泊之戰船商船。或被所擄。或被所燬。民房廟宇。亦多被焚燒等情。臣查該逆攻陷乍浦。甫及十日。復又全數退去。其心實屬巨測。是否折回定海。抑欲至江蘇上海等處滋擾。均未可定。臣於接稟之後。當即飛咨江蘇督撫。從嚴防堵。一面札飭甯波府等。遣人赴定。密加查探。嗣因該逆據我戰船商船。恐其假扮弁兵商

賈。聞入各口。復經咨行各處認真稽查。以免墮其奸計。至該逆在下占據雖止旬日。而兩年來所修之守備。悉被所燬。礮位軍械均已遺失。即官民房屋亦多遭焚燬。事事從頭整理。勢難猝辦。此時若遽遣重兵駐彼鎮守。則殘破之地。無以自固。此次該逆在下浦退出之船。共計二十餘隻。人數多至萬餘。而同時在定海鎮海甯波等處遊奕停泊之船。亦尚有二十隻內外。其眾應亦不少。設令去而復來。斷難抵禦。似應先委文武員弁酌帶兵勇赴彼撫輯難民。彈壓土匪。俟日後察看情形再行繕修守備。派兵駐守。庶使夷船復至不致即有挫衄之患。再下浦失守之際。傷亡

十八

之員弁兵民。現尚查無確數。惟署下浦同知候補知縣韋逢甲。是日帶同鄉勇在西行汛防堵。因身受重傷。被該逆所擄。昨有該員家丁李增。自下前赴嘉興。在

欽差大臣耆英處稟報。現據嘉興府探明該員已在下因傷身故。臣現飭該府尋取屍身妥為棺殮。查該署同知以文員帶勇堵禦。致被逆夷戕害。為

國捐軀。深堪憫惻。相應請

旨敕部賜卹。以慰忠魂。此外陣亡弁兵人等。俟查明後。由揚威將軍等照例奏咨辦理。

諭內閣劉韻珂奏。浙江署下浦同知候補知縣韋逢甲。當下浦失

守之際。帶領鄉勇。在西行汛防堵。被逆夷戕害。該員為國捐軀。深堪憫惻。著照例賜卹。以慰忠魂。此外陣亡弁兵人等。著俟查明後。由該將軍等照例辦理。該部知道。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下浦夷船於十八日開出二十餘隻。餘船四隻。於十九日一併開行。俱向東南大洋而去。並查該逆搶掠倉米財物。燒燬船隻民房等情。一摺。該逆攻陷城池。輒肆荼毒。實堪痛恨。且其忽來忽去。居心叵測。安知不往江蘇各海口滋擾。該撫已飛咨防堵。該逆擄去戰船商船。復恐假扮弁兵商賈。聞入各口。咨行各處認真稽查。所見甚是。其所議先委文武員弁酌帶兵勇。撫輯難民。彈壓土匪。均合機宜。該撫務當實

十九

力辦理。以蘇民困。而安眾心。所有署下浦同知韋逢甲。遇賊被戕。深堪憫惻。已明降諭旨。照例賜卹。此外陣亡弁兵人等。俟查明後。由該將軍等照例分別奏咨辦理。

丁未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齊慎奏。竊於於逆夷竄逞宵匿之後。惟恐該逆勢窮分竄。向沿海口岸滋擾。除分飭委員加意防守外。並札飭黃巖鎮張成龍。選派水師就近堵截。嗣據稟報。以選出水師兵五百名。駕船出洋。又札飭副將鄭宗凱。委員鄭鼎臣等。帶領火攻船隻。遇便堵截焚燒。俾該逆有所牽制。彼時逆夷因前次大船被燒。日思報復。探知火攻船隻藏伏大嵩港地方。即撥大

船二隻。在港口停泊。撈查內地出入船隻。該委員等即伏而不動。嗣軍功頂帶附生鄭煥。李世蔭。附生葉鑑等。密探定海。逆日丁時儀。不時出城行走。擬即設法掩擒。適於初七日。逆船自港口開向東北駛去。當令勇壯頭目唐成功。王運功等。揀派認識丁逆壯勇三十餘名。駕船密往掩捕。初八日到螺頭門。見有三板船三隻。內各有逆夷二三名不等。正擬攻撲。適有逆目三名。乘馬帶領夷兵多名。由岸傍走來。王運功等。認有丁逆之弟在內。當即放槍擊打。該逆等隨棄馬下船。向前拒敵。鄉勇白成位。張永春。李九疇等。即用火礮拋上。燒燃夷船一隻。逆夷竄避落水。王運功帶領鄉勇李運筠。民人徐如升等數人。將船奪獲。救息餘火。先行駛回。丁逆隨後趕至。揮令夷兵施放火箭。烏槍。鄉勇亦放槍抵禦。船篷已被火箭燒燃。該兵勇一面撲救。一面格鬪。先將丁逆之弟砍倒。立時割獲首級。適有報效天文生李仁治。乘船帶勇趕來。協同攻擊。水勇沈仁足等。砍斃白夷一名。丁逆急揮兩船退去。兵勇追趕不及。仍回大嵩港。查點受傷兵勇。趕緊醫治。即將所獲首級。船隻器械。解赴乍浦呈驗。委員鄭鼎臣。旋即接到。等札諭。並由三等侍衛容恩。吏部員外郎阿彥達。寄到沾水不熄之四川石油二簍。並秘授以磁罈裝放油藥。焚燒夷船之法。杭嘉湖

道宋國經。亦因乍浦見有夷船。復札令設法進兵。從後路牽制。惟海上風潮無定。難於定期。候至十二日午後。南風大作。副將鄭宗凱。遊擊池建功。派令守備徐檣寶。將火攻船裝配七十二隻。共計十二排。督同兵勇。分排管帶。並料理水勇船兩幫。交勇目顧大槐等。會同守備金大勇。韓慶瑞。千總王廷鰲。帶領督飭兵勇。陸續前進。三更以後。火攻船先駛至小梁山。適遇夜夷船駛至。頭目顧大槐。將火藥礮藥線點燃。尚未發火。三板夷船全集放槍。火攻船本無器械。不能抵禦。正在退回。適兵勇繼至。復將船聯齊撐進。嶼臍港。從傍繞近該逆大船。先暗放火藥罈一聯。即時轟破逆夷船頭。外委吳大替守兵張文彪等。隨後復攻。火攻船二排。亦挂住大船燒燃。火頭立時竄起。勢極兇猛。其時韓慶瑞。王廷鰲等。亦帶領火攻船駛赴道頭。當有逆夷放槍阻截。水勇王天高。奮勇駛進。靠近夷船發火。仍縱過小船。李成魁等。押帶火攻船二十四隻。連排繼進。即時火焰飛騰。兩處逆夷。均因前次放礮。自相轟斃。夷人甚多。此次不敢放礮。止在三板船上。放槍攔阻攻擊。我兵四面放槍。喊殺。火烈風緊。人聲鼎沸。小船又多被火攻船隻繞住。焚燒逆夷。燒斃沈溺及擊斃者。約有三百餘人。將至天明。各兵勇船隻。仍回退轉。旋密差安人。向嶼臍港道頭看視。兩

桅大船一隻。燒去半截。三桅大船三隻。兩傍燒燬。並燒斷大桅兩根。繩索俱燬。岸上放有燒壞大三板船四隻。現在修理。復有燒殘船板三四十塊。在淺水中漂流。該弁兵水勇等。奪獲大火箭一隻。撈取夷帽。柴片船板。並夷人救火之水鼓等多件。亦差稟報解赴乍浦呈驗。適值該處已被逆夷竄入。不能前進。復折回由甯郡內河到營呈報。督辦船勇委員知府王用賓。同知李汝霖。確查屬實。於四月二十一日先後具稟前來。查副將鄭宗凱。遊擊池建功。委員鄭鼎臣等。前次焚燒夷船多隻。復奪獲三板船一隻。逆夷膽驚心竄。日思報復。此次又能斬殺夷人。奪獲三板。並設法燒燬逆夷大船四隻。燒沈焚壞大小三板船數十隻。擊沈溺斃三百餘人。俾該逆屢受懲創。實屬辦理妥協。勇敢可嘉。現將解到三板船。並夷賊夷物。已分別存貯。懸示。其此次在事出力人員。容俟確切查明。據實保奏。伏候恩施。

硃批。稍紓忿恨。即有恩旨。

奕經支府。特依順齊慎。又奏。查此次逆夷船隻。以大幫全力攻陷乍浦。逼近平湖尖山兩路。聲言分路進攻嘉興。內犯省城。又忽將大幫船隻。全數退出。而仍在鎮海定海。滿山虎路山等處停泊。遊奕不去。逆情詭詐。實屬巨測。現在

二十二

乍浦雖無夷船。究難保不乘潮復來。自應擇要嚴防。其尖山一帶。更須加意防守。刻下乍浦駐防旗兵。尚在嘉興駐紮。其營房民舍。多被燒燬。均須妥為安置。即被難居民。亦宜籌商撫卹。查副都統長喜。自城陷受傷。至今尚復昏沈。等自宜酌擬一人。前往辦理一切。惟支府現奉諭旨。駐紮紹興。該逆大幫船隻。既分泊定鎮洋面。恐其仍撲甯鎮一路。齊慎現在省城。與督酌辦省垣尖山一帶防堵事宜。再行前赴上虞。以東辦理防勦。特依順。欽奉諭旨。署理杭州將軍。乍浦乃滿營駐防重地。即擬酌帶兵丁。前赴該處。將駐防各兵。妥為安置。查看要隘。處所撥防。一面撫卹居民。一面確查初九日失守情形。等。奕經惟有謹遵諭旨。嚴密防範。萬不致再有疏虞。致增罪戾。

諭內閣。奕經等奏。定海兵勇。連次奪獲焚燒逆夷大小船隻一摺。據稱初八日。勇壯頭目王建功等。在定海螺頭門。槍擊逆夷。鄉勇白成位等。用火罐拋擲。燒然夷船。該逆竄避落水。王建功帶領鄉勇民人。將船奪獲駛回。並將逆目丁時儀之弟。砍倒。割獲首級。水勇沈仁足等。砍斃白夷一名。委員鄭鼎臣等。接奉札諭。裝載火藥。從後路進兵。奉制。十二日南風大作。副將鄭宗凱。遊擊池建功。派令守備徐禮寶。將火攻船裝配七十餘隻。督同兵勇水勇。將船繞近該逆大船。先暗放火藥罐一聯。即時轟破逆

二十三

夷船頭。我船連排繼進。火燄飛騰。四面放槍喊殺。逆船多被焚燒。計燒斃沈溺及擊斃者。約有三百餘人。將兩桅大船燒去半截。三桅大船三隻。兩傍燒燬。並燒斷大桅兩根。燒壞大三板船四隻。奪獲大火箭。夷帽。藥片。船板。並逆夷救火之水鼓等件。解赴到營。呈驗等語。該逆屢肆猖獗。總因未受懲創。今被焚燒。亦知船堅礮利之不足恃。如果將軍參贊。及沿海封疆大吏。處處皆能準備火攻船隻。相機籌辦。該逆必膽裂心寒。不敢再行窺伺。此次火攻夷船。其最為出力之副將鄭宗凱。著升補福建福甯鎮總兵。遊擊池建功。著以參將遇缺即行升用。均著賞戴花翎。委員鄭鼎臣。前次焚燒夷船多隻。此次復能奮勇立功。自應

二十四

優加鼓勵。鄭鼎臣著先賞給四品頂帶。並賞帶花翎。該將軍等調度有方。奕經著賞還雙眼花翎。文蔚著賞還頭品頂帶。特依順齊慎。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及兵丁鄉勇水勇民人等。均著該將軍參贊查明保奏。候朕施恩。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定海兵勇。連次奪獲焚燒夷船一摺。披覽之餘。稍紓忿恨。已明降諭旨。將該將軍等分別加恩矣。又另摺奏。特依順。擬酌帶兵丁。前赴乍浦防堵。並確查失守情形等語。現在乍浦滿洲營駐防官兵。業已歸併省城。特依順著仍在省城駐紮防守。毋庸前赴乍浦。其乍浦應行撫輯難民。彈壓土匪各事宜。昨已降旨。令薩弼爾翰護理乍浦副都統。並責成該

地方文武各員弁。妥為辦理。至該處被燒營房民舍。著暫緩修葺。俟夷務稍簡。再行查明具奏。現在逆船既分泊定海鎮海洋。而恐其乘我不備。復來滋擾。著照該將軍等所議。即派齊慎。前赴上虞。以東。辦理防範。至紹興一路。現有文蔚帶兵駐紮。尖山一帶。有該將軍調度防禦。務當嚴申紀律。毋得再有疏虞。其乍浦失守情形。仍俟查明確實。即行具奏。

五月。己酉。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齊慎奏。四月二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諭。朕近閱奕經著著各摺。有議攻議撫。意見不合之處。當各矢公忠。和衷共濟等因。欽此。遵

二十五

旨。寄信前來。奕經跪讀之餘。曷勝悚惕。伏思現在逆勢猖獗。防剿羈縻。均係十分喫緊之時。等具有天良。斷不敢存異見。致不能迅速嚴事。仰

宸衷。惟恪遵

訓示。和衷共濟。掃除逆。早奏膚功。仰答

高厚於萬一。惟逆夷詭詐百出。其情叵測。自三月以後。船隻屢被焚燒。各城逆夷。亦每被擒斬。勢已漸形窮蹙。乃忽於本月初九日。聚集大幫船隻。全力攻陷乍浦。占據數日。旋又竄逃。據報該逆夷船十餘隻。向東南駛去。又有多隻。向東北江蘇洋面駛行。而招寶山上。修整城垣。多蓄淡水。各城頭

山頂密排大礮。似為久據之計。定鎮兩處船隻。增減靡常。海上洋面。四處分駛。實無從測其來去。查逆夷自上年犯浙以來。通計其擄掠之資。斷不足供其兵役萬餘人之用。而我兵屢次接仗。焚燒俘殺。為數計已過千。該逆有時計窮。即向居民揚言。此來止為通商。不願打仗。即其連次將被陷兵勇。醫治給資。陸續送回。其帶來夷書內。亦欲將所俘夷眾交換。並不及他。迨此次夷船據乍。伊里布因該逆內犯之信。甚為緊急。特遣弁持書。前往詢問。以作緩兵之計。其回書大意。亦似止為通商。不願打仗。尚無狂悖之詞。乃差弁回轉嘉興。該逆不待覆信。復即時揚帆起碇。觀其

二十六

匆匆駛去。似屬有因。而連日仍盤踞鎮定。遊奕海洋。更不知是何詭計。等語。連日共相討論。究無能測料其意。此時惟有嚴飭各口岸文武委員。加意嚴防。如險要處所。當有添兵之處。即行酌量抽撥。一面察探前路盤踞情形。相機進剿。如刻下該逆果有他故。潛行遁竄。等語。業已密札水陸各路。即跟蹤追剿。斷不使其全師而去。用以伸

天討而靖海疆。至副都統長喜。前在西山礮臺。督值滿兵。力擊逆夷。嗣因乍浦失守。兩次投河自盡。當被官兵救護。昇至嘉興醫治。據欽差大臣耆英。面述該副都統兩肋業已跌折。此時憤不欲生。欲

食不進。時復昏迷。恐無生理。旋接嘉興府知府劉榮熙稟稱。副都統長喜。業於二十二日身故。又據杭嘉湖道宋國經稟稱。即用知縣韋逢甲。於初九日逆夷攻犯乍浦時。隨同該道督飭山東鄉勇。攻擊接應。該員身受槍傷。昏迷倒地。致被搶去。逆夷送至六渡巷調治。該員立志不食。故因傷身故。該二員為國捐軀。應俟與陣亡官弁。統行查明。請旨交部覈辦。以慰忠魂。再查逆夷攻撲乍浦之時。陝甘官兵。擡礮最為得力。擊死逆夷甚多。駐防滿兵。出力接仗。多係迎面受傷。此二處官兵。陣亡較多。本省弁兵。實為軟弱。仍屬無用。等語。特依順現往該處查辦。安置防堵。並確查接仗情形。

二十七

如費有首先逃避官兵。即在軍前正法。以勵士氣。謹將伊里布。給與逆夷書稿。及該逆回書。錄呈

御覽

前任協辦大學士兩江閩督部堂伊。照會陸路領兵元帥郭。追思兩國交兵。殺人費餉。連年不已。祇為通商一事。甚屬無謂。若復窮兵日甚。必至大傷

天地之和。重干天地之怒。降禍不測。悔禍亦遲。是何所樂而為此也。又况兵結既久。兩國之人。俱已疲乏。恐有人馬起而乘之。乘間而取其利。則我兩國。徒為中外人笑。雖天下之至愚者。亦知其勢

有必至。理有固然。何況貴帥。素稱聰明。反昧此機乎。本前任閩督部堂。情願兩下即時戰兵。重開關市。與中外萬萬人共享安平之福。下保蒼生。必定上邀

天佑。議定通商。互為交易。中土之人。俱得歸家謀生。外域之人。俱得歸國樂業。豈不較諸日日交戰。互相殺傷。血流滿地之為愈哉。專此商訂。惟候貴帥裁酌。答覆是望。

大英陸路提督郭。為照會事。照得貴大臣前後厚待我。被擄輩。是以本國人等。一概敬仰貴大臣。如肯臨下。與隨帶各官。無不恭待安送回去無虞。是本軍門所果然應承者。所有斟酌各條。非本軍門之本分妥議。乃將所議各情節。

二十八

咨會本國大臣查辦。且本國欽差大臣。最願力除戰禍。而合兩國。彼此享平安之福。儻若貴國按照臺次致之文書內。各條款一切允准。則平和即結無難。須至照會者。

諭內閣。奕經等奏。長喜因傷身故。著該部照例賜卹。伊里布。著賞給四品頂帶。署理乍浦副都統。

論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查探逆夷情形。並副都統。著同知均因傷身故一摺。除著同知韋達甲。前已降旨賜卹外。本日復降旨。將長喜照例賜卹。並賞給伊里布。四品頂帶。署理乍浦副都統。奕逆夷說詐百出。船隻分駛南北。又有久據招寶山之意。定海鎮海。兩處船隻。增減靡常。又將連次被陷兵勇。陸續送回。既以

通商為詞。不待覆信。忽忽起破駛去。種種詭秘。莫測端倪。著奕經等。照舊督飭文武員弁。認真防堵。勿稍疏懈。致墮奸計。伊里布。現已授職。著奕經等。體察現在情形。或今在杭州省城。或今在嘉興一帶。駐紮彈壓。務即相機妥辦。前有旨。令特依順。仍在浙江省城。協同堵禦。暫緩前赴乍浦。此時諒已接奉諭旨。折回省城。所有乍浦陣亡官員兵弁。著即查明奏請。交部議卹。以慰忠魂。

兩江總督牛鑑。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奉

二十九

上諭。本日據耆英等馳奏。逆夷攻陷乍浦一摺。據稱逆夷退出甯波。早有滋擾他處之語。本月初七日。突有夷船二十餘隻。自江蘇金山洋面。轉入乍浦遊奕。初九日辰刻。將船隻排列陣勢。開礮內逼。另用杉板船。分撲西山。蘆唐家灣等處。旋由燈光山等處登岸。火箭齊發。乍浦城內。復有漢奸施放火箭接應。以致各兵潰散。乍浦失守等語。乍浦洋面。緊與蘇省之金山上海洋面。毗連。該逆現在攻陷乍浦。蘇省海口地方。即可朝發夕至。且上海商賈輻輳。粵人寄寓者甚眾。難保無漢奸潛跡其中。必應豫加防範。免蹈乍浦覆轍。前據牛鑑奏。於吳淞緊要海口。扼要設伏。並添調精兵。防守布置。自己妥密。現當防堵喫緊之時。著牛鑑。陳化成。督率文武員弁。晝夜竭力嚴防。毋稍疏虞。該逆兇醜。

雖張我兵果能紀律嚴明有進無退何至一見賊船遂爾潰散
並著該督等剴切申諭將弁兵勇人等恪遵紀律併力守禦其
有首先卻退者即以軍法從事一面先行正法一面奏聞毋得
稍存姑息致壞大局是為至要欽此伏查克敵在於兵戎而統
帶全資將領如果將領得人兵氣自然剛勁誠如

聖訓該逆先發雖張我兵果能紀律嚴明何至一見夷船遂爾潰
散臣與提臣陳化成平日曉諭弁兵諄諄以有進無退為
要此次復經剴切申諭萬一臨陣堵禦竟有首先卻退者
即當欽遵

諭旨軍法從事一面先行正法一面奏

三十

聞斷不敢稍存姑息有妨大局至上海商賈輻輳粵人寄寓誠多
在先通市之時本與逆夷素相認識通年稱兵內犯不必
其暗通消息勾結往來一經逆船攏岸如有平時熟識之
人彼其氣類相聯即難保不頓生內變浙東西連次失事
未必不由於此而先事豫防又未便過為束縛致令反側
不安惟有結之以恩又復防之於密庶不虞再蹈覆轍亦
不致先啟狡謀又逆夷行事雖屬詭詐多端然其志在牟
利通商並非爭城畧地故定海甯波乍浦等處為沿海殷
阜馬頭尚不長思占據不過負隅之獸藉作要求若嘉興
松江蘇州一帶全係內河中多港汊彼之大船既不能通

三十一

僅用三板小船冒險入犯則失其船礮之利即為我兵所
乘是水路內侵之可以無虞也黑夷漢奸不免心存擄掠
然必大船可到之塘岸始藉其聲勢登陸搶劫若離船數
十里之遙前後不能接應則夷奸不敢輕進即夷目亦不
敢深入是陸路內侵之可以無虞也夫以逆夷之船堅礮
利輔之以黑夷漢奸其陸戰之火箭火槍又兼猛悍假令
率其醜類乘坐三板見內河則駛入遇陸路則長驅彼其
承突之勢有不可當誠不得不於內河陸路加意嚴防惟
夷目性多畏慎又不志存疆土故江省海防止須扼定吳
淞一口由吳淞而入揚子江逆夷雖有內犯之言然相距
數百里水程亦不過虛詞恫喝臣反覆體察逆夷不犯內
河竟屬確有把握臣之所慮者內地居民慎於逆夷之兇
橫一聞警報遽事遷移內地匪徒勢得乘機搶掠萬一別
生事端所關匪細此時要務惟以安頓人心嚴查奸宄為
主而查拏奸宄尤應不動聲色無令兵役藉端滋擾現在
江甯京口等處遠道傳聞不免多所防範臣已函致該將
軍都統等鎮靜防守示以整暇蓋設險守隘在於平時之
布置不在臨事之張皇庶人心有所憑依而奸宄不致藉
發至於蘇州近省各口本應厚集兵力以壯聲威而資彈
壓查河標及徐州營兵尚可調撥惟念乍浦失陷後糧船

尚未全數渡黃。若驟聞調兵。江北一帶。不免又有驚疑。正在躊躇間。過於二十四日。欽奉六百里

諭旨。現在逆夷猖獗海口。必應加意嚴防。已諭令裕泰等。挑選精兵等因。欽此。荷

先幾之籌策。實欽感以難名。俟劉允孝到後。即將所帶勁兵。會同派撥。以壯聲威。惟此次官兵。到江尚需時日。如果乍浦船逆。逆夷不復再來。臣體察情形。可以無須堵禦。仍當奏請截回。以省餉糧。臣與提臣。惟當督率弁兵。恪遵紀律。併力守禦。並責成地方州縣。安撫居民。無稍驚擾。總期外海內河。扼要嚴守。不致顧此失彼。用資保障而慰

三十三

宸廑。現在吳淞海口。並無夷船遊奕。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江蘇洋面靜謐。現仍遵旨嚴防等語。據該督體察情形。逆夷不犯內河。確有把握。蘇省海防。止須扼定吳淞一口。所慮內地居民。遇事遷移。土匪乘機搶掠。別生事端。此時要務。惟以安輯人心。嚴查奸宄為主。蘇州省城。兵力較單。前經調撥湖北精兵。交劉允孝管帶赴蘇。以資防禦。俟到蘇後。該督即會同派撥。以壯聲威。備逆船遠駛無蹤。本省兵丁。足敷防守。著即照所議。將湖北兵丁截回。以節勞費。惟是逆夷反覆無常。斷不可稍存大意。該督仍當會同提督陳化成。巡撫程商采等。外嚴防禦。內示撫綏。以期眾志成城。俾閭閻悉臻安堵。是為

至要。

辛亥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查上年九月間。等因覆查當日靖遠礮臺失守。提督殉難時。礮臺兵丁。不無散失。當經會同附奏陳明。旋奉

諭旨。令將首先散失之兵丁。嚴行查辦等因。遵查靖遠礮臺原設武弁十三員。兵丁二百四十名。分司各礮。當即移咨現任水師提臣吳建勳。飭行查明。究係何兵先逃。從嚴懲辦。隨准提臣吳建勳轉據調補水師提標右營右哨二司把總何居桐具稟。查係兵丁郭標。啟振彪。唐成恩。吳龍。蘇勝。亮五名。首先逃走。咨解審辦。當將該兵丁。於交署臬司王

三十三

雲錦。會同署藩司王庭蘭。詳加審訊。該兵丁郭標等供稱。伊等係於關提督受傷倒地後。乘兵攻入礮臺。兵眾抵禦不住。一同走散。並未先逃。並稱關提督陣亡之前一日。伊等曾經放礮擊中夷船。蒙關提督各給賞銀四圓。交把總何居桐收存。迨夷兵攻破礮臺。伊等逃走時。看見何居桐被夷兵捉擊下船。次日始回。伊等曾向何居桐討要賞銀。並未分給。曾經口角等語。由司移提何居桐對質。兵丁郭標等。仍執原供。質之何居桐。亦稱當時奉派防守靖遠礮臺。與逆夷接仗。因時值紛忙。何兵先逃。實未看得清楚。詰以因何稟報郭標等先行逃走。併將賞銀私存不給。據供

關提督陣亡後伊被夷人強捉下船次日始行放回一時
 匆遽致將身存賞銀遺失嗣因該兵丁等屢向索取無銀
 賠償致相口角適奉查逃走兵丁伊因挾嫌即以郭標等
 五名先逃捏詞稟覆以圖卸責其實該兵丁等何時逃走
 伊不能指實不敢証執等語即經該署司等將何居桐發
 縣看管一面錄供稟報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夜何居桐忽
 在南海縣看管處所自縊身死提訊看役梁成等究明何
 居桐於審出被逆夷擄捉放回併不給兵丁賞銀反行誣
 稟各情後時常愁歎故乘間畏罪自盡該署司等將兵丁
 郭標等五名覆提訊明連看役梁成勘解前來等語親提
 隔別研訊各供如前反覆究詰矢口不移等語恐郭標等
 狡供避就其何居桐自盡亦恐有屈抑刑情復將當時在
 該臺添防之弁兵毛大鵬等傳問據稱當時實未見郭標
 等先行逃走並查據該署司等稟稱兵丁郭標等先逃一
 節止憑把總何居桐一人之言何居桐自盡由於畏罪其
 為証稟無疑現在該把總已自縊身死無可質證惟先經
 在司取錄親供亦稱該兵丁等並無先逃情事係因何居
 桐挾嫌卸責混行稟覆案情似已確鑿等語復再四密查
 當日靖遠礮臺既經攻陷軍心無主一時四散無從分別
 先後似係實在情形此時必究明何兵先逃該兵丁郭標

三十四

等既屢訊不承此外又並無確切證佐若將原防靖遠礮
 臺弁兵多名行提質訊徒滋紛擾亦無從指實應即將案
 議結查把總何居桐被捉放回遺失賞銀因兵丁郭標等
 向索口角之嫌輒借訪查先行逃走兵丁挾嫌誣指罪有
 應得業已畏罪自盡應毋庸議兵丁郭標振彪唐成恩
 吳龍芬蘇勝亮雖訊無先逃情事究係敗散餘卒未便仍
 列戎行應即革職仍行責懲至疏於防範致把總何居桐
 自盡之看役梁成等飭行照例辦理此後等語惟有申明
 紀律嚴飭各營員弁兵丁務須一體相關兵將相顧以期
 殺敵禦侮固守疆圉庶竭盡一分心力或可收一分功效
 斷不敢意存因循致蹈罪戾

三十五

殊批不實不盡之至事已如此即使先通之兵微幸苟免豈有概
 行誅戮之理只可稍為寬貸朕祇恨世道人心何至如是之不
 誠不實朕以重任付諸諸臣諸臣無非遺朕一欺字再不解是何
 存心也
 奕山等又奏逆夷與漢奸相為表裏是查擊漢奸最關緊
 要等語奉旨欽遵
 諭旨嚴飭訪拏上年十二月內據管帶壯勇禮部司務張玉藻鎮
 平縣廩生楊元勳等稟稱轉據壯勇頭目劉金堂稟獲漢
 奸溫東幅一名訊因溫東幅向劉金堂所帶壯勇許銀買

充漢奸。即據壯勇告知劉金堂。將其擊獲解省。經等發交臬司審訊。該犯供認。因投入喫夷船內工作。代逆夷轉招漢奸屬實。並據該犯供出。有另招蘇亞盤。郭石秀。宋潤秋三人。正在一併查拏間。隨據蘇亞盤等三犯赴官投首。由新會縣解省。訊係被溫東幅被脅入夥。今其在新會縣江門地方等候。因聞溫東幅被獲。即自赴新會縣投首。質之溫東幅。所供相符。等親提詢問。均無異詞。等以溫東幅膽敢代逆夷招雇漢奸。罪大惡極。即於審明後。飭令署臬司王雲錦。將溫東幅正法。仍臬首示眾。其被脅入夥之蘇亞盤等三犯。既據赴官投首。應擬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另錄供招咨部辦理。至此該管帶壯勇之紳士。訪拏漢奸。尚屬認真出力。容等隨後彙同。應行鼓勵之各紳士。另行奏請鼓勵。

硃批。廣東漢奸。在在皆有。年餘來獲一溫東幅。尚覘然入奏耶。諭內閣。奕山等奏。查明前任提督關天培陣亡時。兵丁走散情形。一摺。設兵所以衛民。必期有勇知方。近日海疆防守官兵。奮勇殺賊者。固不乏人。至於臨陣退避。見賊先逃。以致主帥陣亡。汎地失守。此種失律士卒。不難悉數駢誅。因念罪有首從。不忍概予誅夷。特命將軍督撫等。將首先潰散之犯。嚴查懲辦。該將軍督撫等。身膺重寄。具有天良。自應將實在情形。迅速覆奏。候朕

三十六

酌量情節。法所難宥。若立正刑章。情有可原。者量從末減。庶於嚴申紀律之中。仍寓欽恤慎刑之意。乃本日奕山等奏。關天培在靖遠礮臺陣亡。兵眾同時逃走。並無確切證據等語。郭標等五名。既據何居桐指出。即應親提研訊。方可得有實據。乃直至該把總畏罪自盡。始行親提。以致時無實證。率即議結。僅請將郭標等五名。革伍責懲。殊屬輕縱。所有逃散之兵丁。郭標。歐振。彪。唐成恩。吳龍。蔡勝亮。均著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以示懲儆。又另片奏。拏獲漢奸溫東幅一名。究出被脅入夥。赴官投首之從犯蘇亞盤等三名。將溫東幅正法。蘇亞盤等擬軍等語。廣東漢奸。在在皆有。該省年餘來。僅獲一溫東幅。而被脅入夥之蘇亞盤等三犯。又稱赴官投首。可見平日並不認真查拏。不過以此塞責。奕山身任統帥。和項梁寶堂。俱係封疆大吏。乃陳奏事件。如是不誠不實。跡近欺詐。辦理亦屬錯誤。奕山。和項梁寶堂。均著交部嚴加議處。

奕山等又奏。竊等前奏。籌議戰守情形。並軍需數目。各一摺。嗣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准其將廣西兵一千八百名。留東備防。貴州。四川。江西。湖北。各兵。著即分別盡撤。另挑本省兵勇防守。備本省之兵。勤加訓練。可資得力。即廣西之兵。亦可隨時酌撤等因。欽此。當即札飭翼長處。團練局。分別查辦去後。茲據翼長處呈稱。所有實

三十七

州四川江西湖北四省官兵內有教習壯勇監造軍械及各項差使尚有經手未完事件者仍應酌留官兵七十餘員名其餘官兵二千八百餘員名分作六起均已陸續啟行撤歸原省又據團練局鎮道稟稱各路原招壯勇截至三月底止尚有二萬六千餘名現在逐起校閱汰老弱以存精壯又裁去五千餘名僅存二萬一千餘名稟請閱驗前來等語悉心核議現既將貴州等四省之兵分別全撤自應將廣西兵一千八百名暫留備防另挑廣東本省兵丁令其勤加訓練如果精銳得力即廣西之兵亦可隨時酌撤查本省弁兵自上年調來防守內河及省外各要口

三十八

共計二千六百七十餘員名或撤或留隨時變通調遣現又添調肇慶協兵五百名來省協同防守並先經咨令陸路提督張青雲挑練惠州營精兵一千名即在該郡勤加操練聽候調遣一遇有警即飛檄徵調可以朝發夕至無誤事機至原招水陸壯勇前已沙汰萬餘第若輩多係遊手失業之人一經遣散誠恐流而為匪且逆夷往往密遣奸細不惜重資雇覓漢奸出洋助其兇殘現在擊獲溫東幅一案究出代逆夷招雇漢奸即係向該壯勇許銀買充是其明證自未便遽行多裁致滋流弊所有現裁之五千餘人均經酌給路資散令歸農並責成地方官嚴密稽察

妥為安插等語仍會同隨時親往各要隘嚴加校閱擇其健勇得力者令其協同官兵分地駐守俟隨時體察情形如果夷情大定再行的量逐加裁減善為安置毋任滋事又臣祁項等前奏每月需銀十三萬九千餘兩係專指外省調到征兵暨本省留防官兵鹽糧以及招募水陸壯勇口糧船租之款其修臺築堡造船鑄礮等項不在此數現既將外省征兵撤去二千餘名壯勇裁去五千餘人本省兵丁又係照防兵例支給口糧日需經費自更節省但修造臺船置辦礮械均係隨時核發不能分日計算然當茲海氛未靖經費有常臣祁項等自當力加撙節以杜虛糜

三十九

至逆夷現在情形疊據文武員弁探報時有三桅兵船暨火輪船十餘隻在尖沙嘴裙帶路九洲潭攷等洋面遊奕不定並有大輪船駛入橫槽海面窺伺現有續到兵船四隻火輪船三隻等不敢因現議防守稍形鬆懈仍隨時鼓勵兵勇一有可乘之機即當相度辦理以期仰紓宸廑再上年八月間有前發廣東軍犯二百四十餘名顧懇來營投效等因回疆軍營曾有准遣勇效力成案當將該軍犯留營派遊擊却騰蛟督同弁兵教演技藝自為一隊數月以來察看該軍勇等皆強壯演放槍礮極有膽力堪備禦侮之用統俟事竣後再行分別辦理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山等馳奏。軍營官兵壯勇。分別撤減。並現籌防守情形一摺。前因喫逆在粵滋事。調集各省官兵。並圍練各路壯勇。俾資勦辦。此時防守之兵。本省既足。資調遣。本日據奏。分別撤減。仍留廣西兵一千八百名備防。所招壯勇。亦仍留二萬一千餘名。未經遣散。似此虛糜帑餉。何所底止。前奏每月需銀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曾諭令力加撙節。此次摺內。仍未將應減分數。覈實計算。國家經費有常。豈容如此含混。著奕山。祁項。梁寶常。仍遵前旨。力籌撙節。其所需經費。每月總不准過十萬兩之數。該將軍等務當激發天良。認真覈辦。至所奏逆夷現在情形。稱有續到兵船四隻。火輪船三隻。究竟此項船隻。是否由閩浙折回。抑係由該國續到。並未據確切查奏。著該將軍等查明。由驛馳報。再軍犯二百四十餘名。既據該將軍等留營效力。自未便遽議解散。著即責成管帶之員。認真稽查。嚴行約束。毋令別滋事端。是為至要。

四十

癸丑。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乍浦夷船二十餘隻。於本月十八九兩日。先後起碇開行。據報向東南駛去。又有數隻。開往江蘇洋面。臣當飭甯波府知府鄧廷彩等。確加查探。有無折回定鎮之船。一面恭摺奏報。聲明俟探明各船駛往何處。另行具奏在案。茲據鄧廷彩等稟覆。探得乍浦口外。小羊山洋面。泊夷船二十二隻。大樹下洋面。泊夷船

六隻。定海縣道頭地方。泊夷船十三隻。鎮海縣招寶山下。泊夷船兩隻。又據鄞縣知縣王鼎勳稟。滬港洋面。尚泊有夷船一隻。彼此稍覺參差。其餘地方船數。均屬相符。臣查該逆在浙之船。本在四十隻內外。今該府等所探各處船數。在四十三四隻之間。與向有之船。不相上下。小羊山離乍浦不遠。在彼停泊之船。自係即由乍浦開往。查小羊山為江浙交界之區。可以直至上海等處。且可越江蘇而竟至山東天津。即欲轉至浙省尖山海口。亦甚便捷。今該逆將各船聚泊於此。情殊叵測。且定海船數尚多。而鎮海之二船。亦並不退去。並聞招寶山上。舊有之威遠城。該逆重加修築。復在山上添鋪石路。蓄貯淡水。又聞其製造杉板船三十餘隻。竹排一百餘架。察其詭計。恐有據鎮海定海為巢穴。分船四出滋擾之意。各省沿海口岸。在在均應戒備。以免侵軼。

四十一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牛鑑奏。江蘇防堵。止須扼定吳淞一口。逆夷不犯內河。確有把握。當即諭知該督等。外嚴防禦。內示撫綏。期於眾志成城。閭閻安堵。計此時當已接奉。本日據劉韻珂馳奏。乍浦口外小羊山洋面。泊夷船二十二隻。大樹下洋面。泊夷船六隻。定海縣道頭地方。泊夷船十三隻。鎮海縣招寶山下。泊夷船兩隻。滬港洋面。泊有夷船一隻。小羊山係江浙交界。可以直

至上海。亦可轉至尖山海口。逆船聚泊於此。情殊巨測。且又製造杉板船三十隻。竹排一百餘架。恐有四出滋擾之意。等語。江蘇海口。自以吳淞為扼要處所。該督前奉水陸內侵。均可無虞。自係實在情形。惟逆夷詭詐多端。現又製造杉板。添設竹排。安知不於福古狼山及揚子江一帶。虛作攻犯聲勢。冀圖牽制。一俟該督聞警前往該處。彼轉以大幫船隻。突攻寶山。上海等處。使我兵彼此不能兼顧。致墮該逆聲東擊西之計。該督惟當專駐上海。督辦攻剿。至福古狼山及揚子江一帶。備防亦須加嚴。該督祇須酌派得力員弁。將水師戰船。並招募沙船水輪等船。管帶駛駕。如遇夷船駛入內河。或用火攻。或設法夾擊。總應先

四十二

事豫籌。不可稍存大意。是為至要。將此諭知牛鑿。陳化成。程商采。知之。

又

諭據劉韻珂奏。乍浦退出夷船。仍在浙洋一摺。乍浦口外。小羊山等處。現泊有夷船四十餘隻。小羊山為江浙交界之區。夷船停泊於此。既可直至江蘇上海等處。亦可轉至該省尖山海口。逆情殊為巨測。且招寶山地方。現復製造杉板船多隻。竹排百餘架。顯有分船四出滋擾之意。沿海各口岸。必應節節嚴防。本日已有旨諭。知牛鑿等。加意堵禦矣。尖山為浙江省會扼要處所。著劉韻珂督飭員弁。嚴密防堵。毋稍疏懈。

劉韻珂又奏。遵查正月二十九日。揚威將軍等遣兵赴甯波進剿。二月初四日。逆夷又至慈溪。攻撲我兵營盤。兩次接仗。當時各處稟報。祇稱彼此互有傷亡。並不言該逆被我擊斃之眾。共有若干。據慈谿縣知縣王武曾稟稱。有逆夷在該縣地方。載回屍身三船之語。至該逆傷斃之頭目。有稱係巴麥樽者。有稱係郭士立者。有稱郭士立於受傷後。患病身死者。紛紛不一。臣當即密飭餘姚縣林朝聘。慈谿縣王武曾。鄞縣王鼎勳等。確加查探。適石浦同知舒恭受。自曹江因公晉省。又有定海縣民王東河。陳映奎。陸錦章等來省。臣先後親向詰詢。據舒恭受面稟。二月初四日。

四十三

慈谿之戰。逆夷死者。約計二百餘人。傷斃頭目。探聞係該逆偽陸路提督郭恩。其屍棺上船之時。自城外至江邊。各逆用洋布貼地行走。然該逆深以為諱。究竟死者是否係郭恩。無從得實。又據王東河等供稱。正月二十九日。定海城內城外。逆夷被我兵擊斃者。約共二十餘人。頭目郭士立。聞係受傷後病死。該逆偽官。俱穿孝服。各等語。旋又據林朝聘王武曾稟稱。探聞該逆在慈谿傷斃之眾。約在二百名內外。其傷斃頭目。係屬何人。無從查探。此外尚有頭目二人。亦伏冥誅。均不知其姓名。至該逆在甯郡。用洋布貼地行走。聞因換季之故。乃夷人風俗如此。並非由於挂

李等情。臣查毅舒恭受林朝聘。王武曾等所稟。與王東河等供詞。俱屬參差不合。正在再加確訪間。茲又據王鼎勳稟稱。該員先向各處採訪。亦屬人人異詞。茲因甯波已復。向悔罪投誠之漢奸吉姓。即周淦查詢。據稱正月二十九日。我兵攻勦甯波。夷兵死者僅止六七人。至二月初四日。該逆至慈谿。與我兵接仗。夷兵死者一百四五十人。夷官則止有四員。其職不過如中國千把之類。逆酋郭姓。已姓不特並未身死。兼亦未受傷。至各夷身穿白衣。乃其陸兵之號褂。並非挂孝。亦無以白布貼地行走之事。等情前來。臣查該逆詭譎多端。往往以虛為實。以實為虛。使我無

四十四

能測其實在。本年正二月兩次接仗。逆眾被我擊斃。究有若干。以及有無頭目在內。前此各屬稟報。固屬互異。即現在查探。亦均不能一律。臣不敢決其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但王鼎勳所稟。得自投首之漢奸。所言較為親切。且郭士。亦已參摺二逆。一則於該逆將退甯波之先。尚在郡城。為該處士民所共見。一則帶兵攻陷乍浦。亦為人所周知。是王鼎勳所稟。該二逆並未傷亡之處。似屬可信。

硃批覽奏均悉。惟逆孽實堪髮指。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月乙卯。兩江總督牛鑑奏稱。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牛鑑程高米。先後奏請。截留赴浙之河南官兵一千名。防守江蘇地方。當經降旨允准。茲奕經等馳奏。浙江省城情形危急。已咨明江蘇。仍將截留河南官兵。派員星夜管帶赴浙。欽此。又四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奕經等奏。尖山逆船。開赴外洋一摺。逆船忽去忽來。蹤跡詭秘。江蘇洋面。緊與浙省毗連。必應扼要嚴防等因。欽此。伏查截留河南官兵。前准揚威將軍咨會。臣以浙江省城緊

要。如果江蘇尚可無虞。即飭令查照在前原奏。由帶兵官督押前進。茲奉

諭旨。業經撫臣程高米。飛札臬司崇恩。將統帶之河南兵三百二十名。立刻移知帶兵官。作速帶領赴浙。聽候將軍調用。並飭江震二縣。妥為應付。勿稍遲延。至蘇州內河。與浙省交界處所。以王江涇。平望鎮兩處。最為扼要。現有揚州營兵。在彼備防。又蒙

諭旨。調撥湖北精兵。派提督劉允奎管帶赴蘇。今更將山西備調之大同等鎮精兵一千名。迅赴蘇省。協同防守。兵力已不為單。雖湖北山西兩處官兵。到蘇稍需時日。但現在乍浦

夷船全退。尖山逆船亦復開赴外洋。是杭州嘉興兩府已稍安定。又有揚威將軍統帶重兵。分派各處嚴防。不啻為蘇州省城重門戶捍衛。蓋江蘇毗連浙省。到處內河相通。浙省之杭嘉二府。固於金湯。即江蘇之內河一帶。安如磐石。此時似可毋庸於本省鄰省再行徵調。惟逆船忽去忽來。蹤迹詭秘。現在尖山之船。雖經駛去外洋。誠如

聖訓。難保其不乘風乘潮。突入江境肆擾。是江浙連界之內河。尚可稍寬。而江省最要之海口。必應密防。於四月二十七二十九等日。據南匯川沙等處探報。滙頭洋面逆外。瞭見大戩山前面。小洋山後面。停泊夷船二十餘隻。火輪船二隻

二

等語。該處為江浙分界之區。可以北駛天津。可以內犯崇明。而進南匯之高家嘴。即達吳淞海口。現經提鎮大員。帶兵駐劄。布置業經兩載。防禦極為森嚴。臣已密飭縣營。隨時確探。萬一海口有警。自當力籌堵剿。嚴申紀律。毋俾竄入。其蘇州內河各處。一俟劉允孝帶兵到後。臣與撫臣會同該提臣。察看情形。將湖北山西各兵。擇要安置。不任奇零。散佈以期得力。儻或違省官兵未到。而內河又有警報。臣與撫臣自當欽遵

諭旨。酌於鄰省本省就近徵調。一面飛咨。一面奏

聞。斷不敢少有遲緩。致誤事機。現已密飭徐州河標等營。速送勁

兵。存營備調。俾資應手。

牛鑑又奏。臣正在繕摺間。接據派防黃家灣守備嚴承恩。飛稟。三十日辰刻。瞭見黃家灣外塘。相距有二十里之遙。有火輪船二隻。四桅大夷船一隻。白蓬小夷船一隻。共船四隻。向西北行駛。並據川沙廳稟。二十九日酉刻。探役聽聞東南六七圍洋面。砲聲聯絡。隱隱有船十餘號。往北行駛。時值黑暗。不能細探等語。查黃家灣。離東廠臺僅三十餘里。地方荒僻。外有墩灘數里。人多不能立足。該逆如敢舍舟登陸。正堪殺獲擒俘。惟既向西北行駛。又在川沙六七圍外洋。仍往北行。自係窺伺吳淞。意圖滋擾。該處雖有

三

提鎮大員。帶兵堵禦。必須臣親往調度。以壯聲威。茲於五月初一日。拜摺後。即由黃浦江乘舟前進。如該逆竟敢乘突而來。立當策勵將士。踴躍進攻。若窺川沙之東廠臺。臣即當駐高橋督戰。若窺吳淞之西廠臺。臣即赴寶山督戰。儻弁兵稍不用命。並即慫恿

諭旨。軍法從事。總期克敵制勝。以慰宸廑而資保障。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江蘇省城靜謐。內河防守嚴密。一摺。又另片奏。黃家灣有夷船往北行駛。該督乘舟前進等語。覽奏均悉。該逆舍浙江而入江蘇境界。顯有窺伺滋擾之意。內河以王江

浮。平望鎮兩處。最為扼要。現有揚州營官兵在彼協禦。湖北山西兵丁陸續可到。足資調撥。據稱小羊山後面。探有停泊夷船。又黃家灣外塘二十里之遙。亦有船往北駛行。其為窺伺吳淞口岸。已可概見。現在該督親往督兵。著先申明紀律。加意防守。如將弁兵丁。有臨陣退縮者。即以軍法從事。至逆夷全恃漢奸為接應。尤當嚴加防範。勿稍大意。該逆杉板船隻。較大船更為便捷。每當槍砲轟發。煙火迷離之際。輒趁勢攏撲。使我兵倉猝不能辨別。及至近岸。已有措手不及之勢。著該督剴切曉諭。將弁兵丁。總俟夷船駛近。度量破力可及。然後奮加轟擊。斷不可一見帆影。紛紛開放槍砲。致墮奸計。崇明地方。孤懸海外。為內地

四

唇輔。亦應派兵防守。以固疆圉。江蘇省前調各省官兵。及本省兵勇。共有若干名。是否足資派撥。此次所調湖北山西官兵未到。僅有警報。著該督仍遵前旨。酌將本省鄰省官兵。一面飛調。一面奏聞。不可稍有遲緩。至江浙連界之內河。固須調兵防守。而海口扼要處所。尤宜厚集兵力。如崇明吳淞上海等處。兵力尚單。著即於調到湖北山西兵內酌調。以資防勦。不可顧此失彼。致誤事機。

揚威將軍奕經。奏贊大臣齊慎奏。永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去山逆船。開赴外洋一摺。所奏退出外洋之船。究

竟駛往何處。著即確切探明。至宋國經稟稱。擊斃逆眾無數。長喜稟稱。傷斃逆匪甚多。著該將軍確查具奏。並將首先潰散官兵。查明按軍法懲治。毋得稍存姑息等因。欽此。伏查逆夷於三月二十七日。退出甯郡。雖我兵不時驚擾。該逆屢被斬獲。以致畏逼竄退。等語。即慮及逆夷占據甯郡。半年之久。防守亦極嚴密。何一旦全數退出。夷情叵測。或因此地不能安居。轉向他處海口滋擾。誠不可不豫為嚴防。並因浙江省城。及乍浦。江蘇上海。尤為最要之地。當即飛咨江浙督撫。札飭防守乍浦。及各口岸文武員弁。加意守禦。去後。不意該逆果如

五

聖諭。將計就計。竟以大幫船隻。全力攻犯乍浦。奕經。遠在紹興。至四月初九日。始接乍浦稟報。有夷船遊奕。趕緊札飭翼長總兵尤勒帶兵前往。并截留續調到浙之陝西官兵。就近往援。初十日夜間。始聞乍浦官兵接仗。赴援各兵。尚未趕到。旋於十一日未刻。即接平湖縣稟報。乍浦業已失守。當查乍浦滿漢兵勇。及粵等特調駐乍防守之陝西勁兵。共有六十餘名。似已不為無備。何至逆夷甫來。遽爾失陷。不勝駭異。嗣據各文武員弁稟報。及粵等密探。均稱該逆大小船隻。并火輪船。實共二十八隻。於初九日早。在西行汛。唐家灣。檀樹泉等處。一路橫排。其大砲俱係兩面排列。

大船約長三十餘丈。又有礮六七十門。小號船隻亦長有二十丈。列礮三四十門。先從大船桅頂開礮數聲。各船大礮即接連同時開放。聲如迅雷。勢如驟雨。我兵雖即開礮迎敵。擊斷夷船大桅兩根。無如礮位既較彼為少。該逆俱藏伏船內。未能概行轟擊。兼之逆船隨時掉轉。可以兩面輪替開礮。其勢更屬不敵。兵勇業已傷亡甚多。夷兵及漢奸即乘開礮之時。解放杉板小船。往來梭織。載送夷奸上岸攻撲。我兵奮力在唐家灣燈光山一帶。用擗礮攻退三次。惟該逆杉板船隻。屢次往來。夷兵愈添愈眾。而漢奸又復偷從獨山背後。接引逆夷兩路上山。我兵三面迎擊。內惟

六

陝甘官兵。尤為奮勇。擗礮亦極得力。帶兵都司韓則祿身受九傷。猶復奮催力戰。現查此項官兵傷亡者共有二百餘人。次則駐防滿兵。甚為出力。多係迎面帶傷。佐領穆精額。即係面帶二傷。項帶一傷。始致倒地。被獲。其傷亡確數。現尚未經查明。山東鄉勇。人尚勇猛。惟以所持器械。多係長矛短刀。不善施放鳥槍。是以接仗時。頗有傷亡。而未能得力。至本省之嘉湖乍太四營官兵。人多較弱。甚屬無用。尚有福建鄉勇。本係福建同安縣人。攜眷寄居乍浦。業已多年。共有五六千名。幾同土著。向係以接買洋貨為生。誠難保其不與逆夷暗地勾結。特以人數過眾。又無勾結逆

夷實迹。自未便一旦驅之遠去。因於去年乍浦設防時。擇其強壯者七百餘名。募為鄉勇。以冀潛消反側。漸與我兵聯絡。有所鈐制。無如狼子野心。當官兵接仗之時。勾引逆夷爬城放火。即係此輩。以致我兵腹背受敵。力絀潰散。因而失守。尚非疏於防範。凡此情形。才連日查訪。甚屬確實。並無捏飾。前次長喜德坤等稟報。均係各就接仗處所具稟。是以船隻人數。稍有不符。現在參贊大臣特依順。已赴該處核實查辦。並查點實在傷亡人數。安置滿漢官兵。擇要設守。如查明弁兵。何路首先潰散。遵

七

旨即在軍前正法。以振士氣。應俟移咨到日。即行據實具奏。分別辦理。至擊斃逆眾漢奸。各路稟報。總未能得有確數。祇緣逆夷屍身。彼時即為該逆檢出。載回。擊死漢奸。雜在民勇之中。日久屍腐。亦無從辨認。惟現據委員鄭鼎臣由定海稟稱。探得乍浦接仗時。損壞夷船一隻。共傷夷目四名。死者約數百人。該逆載回定海。一半乘夜在東山頭地方掩埋。一半用灰醃屍。裝在船內。受傷者六七十人。俱在東嶽官調養。現有十餘名。因傷身死。並查該逆自乍浦退出後。據各路探報。又有大船二隻。駛向招寶山。數隻退回定海。其餘大小船約二十餘隻。均竄赴江蘇洋面。現又據探報。鎮海之招寶山。停泊夷船二隻。逆夷千餘名。仍在山頂盤

距定海道頭及各港停泊夷船十六隻。內有佛華國船二隻。距乍浦二百餘里。小羊山洋面。停泊夷船二十五隻。又吳淞外洋。停泊六隻。外有火輪船三隻。忽北忽南。時向各處游駛。共計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其停泊處所。亦間有移動。現又據報温州府泥嶼洋面。有夷船游奕。並傳聞崇明外洋。亦有礮聲。李等查夷船既係隨處游奕。各路海口。自宜嚴密防守。李等現已於各口岸。酌量添兵。並嚴飭各文武員弁。加意守禦。毋稍疏懈。至省城為根本重地。尖山為省城咽喉。平湖又逼近乍浦。三處均屬最要。李等即將現在報到之續調陝甘兵二千名。河南兵一千名。添派屯紮分守。并查防守省城官兵。除本省滿漢官兵外。共計江甯八旗。陝甘。河南。山西。湖北。安徽。及四川屯兵。統計已有四千餘名。其前次與巡撫劉韻珂商酌。抽撥本省官兵二千名。似可毋須再調。已札飭各鎮營。令在原營當差。聽候調遣。以節糜費。一面仍將調到省垣之防守曹紹官兵。并調赴曹紹之前路兵勇。仍酌在紹興曹江。上虞。三江。滬海一帶分紮。預備防勤之用。再查慈甯一帶。原係余步雲督同副將托金泰等。管帶兵勇。在彼屯紮。應即飭令段永福前往更換。其曹江。上虞一帶。則係提督陳階平。并總兵李廷揚。李銜等。分段帶兵駐守。紹興地方。現有文蔚帶領署理

松潘鎮副將恆裕。及紹興協副將德亮。管帶兵勇。駐紮該處。李等遵旨復派副都統銜侍衛珠勒亨。前往幫同管帶。該員雖於綠營事務。不甚熟悉。現有恆裕。德亮會同講求練習。亦可無誤。惟是逆情詭詐。其船隻往來。並無定蹤。每次接仗。傷亡人數。亦必諱藏甚密。恐為人知。其前次奪取乍浦。占據數日。忽又全數退出。或因該國實有內變。或聞嘉興海甯處添兵。勢將進剿。抑係以七品職銜伊里布。致書緩兵。因之退出。均未可知。是甯波乍浦。該逆前後竄退。尚非無故。特由李等才識短淺。昏昧無能。自上年出師以來。雖日夜籌思。寢食俱廢。總未能所向如意。逆夷但受小懲。未經大創。以致上履聖懷。實屬有辜。委任員罪良深。惟有仰懇皇上天恩。將李等治以重罪。仍乞恩准戴罪辦事。李等具有天良。自應勉竭心力。激勵將士。設法籌辦。務期速靖逆氛。稍酬高厚。斷不敢稍存畏葸。貽誤事機。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遵旨履奏一摺。所查乍浦接仗情形。並大小船隻。竄赴江蘇洋面。覽奏均悉。本日據牛鑑馳奏。該省洋面

現有夷船往來窺伺。已降旨飭令牛鑑在各海口要隘。分兵防堵矣。奕經等現恐逆夷竄入。已於各口岸添兵守禦。其省城。尖山。平湖等處。尤當互為聲援。切勿顧此失彼。至該逆將船隻分駛江蘇洋面。僅有警報。著奕經等或派大員帶兵前往接應。或因逆船多赴江蘇。則浙省船隻必少。趁此時攻襲鎮海。或遣派兵勇潛赴定海。焚燒逆船。庶使該逆多所牽制。首尾不能相顧。其應如何辦理。方可得手之處。總在該將軍等熟籌現在情形。相機決勝。朕亦礙難懸揣逆制也。至逆夷全恃漢奸為引導。不除漢奸。無以克敵。據稱乍浦接仗時。有現充鄉勇之福建同安縣人。勾引逆夷爬城放火。此等悖逆兇頑。殊堪髮指。斷難稍從寬宥。現既攜眷寄居乍浦。何難按名弋獲。著奕經等迅即查明。以軍法從事。該將軍參贊。惟當激勵將士。敵愾同心。如果殄滅醜類。迅奏膚功。必當特沛殊恩。立加懋賞。所有前此辦理未善之處。概不深究也。勉之望之。

十

丙辰。江蘇巡撫程晉英奏。竊臣前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據奕經等馳奏。浙江省城情形危急。已咨明江蘇。將截留河南官兵。派員星夜管帶赴浙等語。著牛鑑等即行遵照辦理等因。欽此。當即飛飭該官兵。星夜起程赴浙。並將前次奏明調防蘇州寶帶橋及江震一帶之揚州營兵三百名。移駐平望。王江涇各一百五十名。仍由臬司統帶。抵數備防。茲

復欽奉

上諭。江蘇內河一帶。亦應嚴行防堵。昨已有旨。諭令山西巡撫。將備調大同等鎮兵一千名。派將弁管帶。迅赴蘇省。著牛鑑程晉英酌量情形。與前調之湖北官兵。擇要安置。嚴密防守等因。欽此。現在乍浦夷船。雖早經退出。而甯山漁勇探報。四月二十九日。小羊山洋面。尚有夷船二十二隻。火輪船四隻。從東北行駛而來。是其飄泊靡常。行蹤無定。必須先於要隘厚集兵力。庶可期大挫其鋒。查省城內河。以浙江交界之王江涇。平望鎮兩處。為蘇州門戶。近海則以常熟縣之福山口。太倉州之劉河口。為省會要津。如該夷豕突而來。均

十一

可以登岸滋擾。不能不豫為之防。所有奉調湖北山西兩處官兵。容俟到蘇後。臣與督臣熟商。妥為安置。恪遵訓示。扼要嚴防。不令奇零散布。以聯聲勢。而壯軍威。倘該夷不敢深入內河。亦與督臣體察情形。或將湖北山西之兵。酌量奏明截止。萬一再有警報。河漕徐鎮等標。尚可酌調防兵。藉資策應。惟蘇省五方雜處。誠恐奸徒乘間竄匿。防範未可稍疏。業經臣督同兩司。勸諭紳商。捐資團練。並於各街道樹立木柵。添雇更夫。以期家自為守。人自為衛。一切由紳董自行經理。不假官吏之手。一面飭令地方官。刊刷門牌。將城鄉戶口。逐一覈實編查。所需紙張飯食。委員新水

俱係官為捐給。毋許索擾商民。仍由臣督飭文武各員。晝夜巡邏。用昭嚴密。再浙江遣散義勇。前奉

諭旨。分飭所屬。於該壯勇到境時。嚴加彈壓。密為稽查。如何押送回籍。仍著妥善酌辦等因。欽此。查蘇省前有甯波逃散鄉勇。過境時。追繳軍械。其安靜行走者。即行遣送回籍。內有並不

經由大路。聚驚不馴。恃強賒買者。即由各屬分別責懲。遞解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此次乍浦逃勇。亦即照此辦理。尚未滋生事端。仍飭各州縣。隨時彈壓稽查。務使聞問

不致驚擾。該勇等亦各有所依歸。以仰副

聖主禁暴安民之至意。

十二

程商采又奏。竊臣於五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乍浦夷船。於本月十八日。陸續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而去。難保不乘風乘潮。折回北駛。沿海各口。必要扼要嚴防。

著牛鑑程商采。督飭員弁。認真防禦等因。欽此。伏查該逆自退出乍浦後。旋據各屬探報。瞭見南匯外洋。有白蓬船二十

二隻。火輪船四隻。自小羊山東北行駛而來。正繕摺具奏

間。欽奉前因。並據寶山縣飛稟。四月三十日。午刻。有夷船三隻。停泊川沙黃家灣。直東洋面。其餘均泊十六墩相近

地方。初一日辰刻。瞭見火輪船三隻。大小白蓬船數十隻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五〇

均向南匯外洋駛去。各等情。查各屬所報夷船。數目多寡不一。該逆隱見不常。游奕無定。南匯近接金山。相距乍浦

匪遙。是否仍欲至乍滋擾。抑思竄入江蘇。以圖一逞。其心尤為叵測。上海吳淞等處。早經雇備商漁等船數十隻。飭

令管駕之兵勇。按期操演。並在沿海一帶。往來哨巡。認真

瞭探。臣復會同督臣。及提鎮等。督飭將備。申明紀律。如有

夷船近岸。務須查探確實。始行開槍礮轟擊。不許先事

張皇。亦不得臨時卻退。並隨時隨地。查拿漢奸。以杜勾串。毋使稍有疏虞。至平望。至江涇。兩處移駐之揚州營兵三百名。業經臬司妥為安置。飭令帶兵將弁。實力操巡。該司

十三

衙門。為形名總匯。現已回省清釐案牘。萬一浙江有警。仍飭星夜前往。督同守禦。現在沿海一帶。防範極為嚴密。省

城居民。安堵如常。堪以仰慰

宸廑。

硃批。凡密點處。皆係朕不放心處。

諭軍機大臣等。程商采奏。河南官兵。全數赴浙。現在籌辦防堵情形。並查明夷船在江蘇外洋遊奕。各一摺。覽奏均悉。河南官兵已全數飭令赴浙。所有平望。至江涇。兩處為江浙交界之地。最關緊要。現祇有揚州營官兵三百名駐彼。是否足資防禦。著與牛鑑會商妥辦。至湖北。山西兩處官兵。陸續可到。應如何分撥

駐紮亦應豫為籌畫。臨時方可得力。該逆船隻。現在外洋遊奕。窺伺吳淞海口。牛鑑已帶兵前往防勦。惟逆夷內犯。全恃漢奸為引導。上海距蘇州府城稍遠。其餘各海口。港汊紛歧。在在均關緊要。該督恐難兼顧。著程爾采於省城人煙輻輳之地。認真嚴密稽查。不使奸匪漏跡。向來販賣洋貨之人。尤易與夷奸熟識。更當留心查察。以防臨時作為內應。其餘各海口。亦應派委委員。一律加意防範。勿墮逆夷聲東擊西奸計。所有乍浦逃散鄉勇。並著留心飭屬彈壓偵察。毋使藉端滋擾。以杜奸宄而靖閭閻。

戊午。

十四

諭內閣前因奕山等覆奏。關天培陣亡時。兵丁走散情形。跡近欺詐。辦理錯誤。當降旨交部嚴加議處。茲據該部議以革職實屬咎所應得。奕山著革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從寬留正紅旗漢軍都統。與祁墳。梁寶常均著改為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已未。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逆船遊奕江境。臣親往海口督戰。於五月初一日。由驛具奏在案。臣拜摺後。即於是日未刻登舟。由黃浦江馳至東廠臺之高橋鎮。始悉夷船三隻。已停泊吳淞海口。而川沙南匯。均據報羊山蕺山。黃家灣之東南皆有夷船多隻。臣於次日辰刻。馳至吳淞塘岸。

親見三桅船一隻。火輪船二隻。停泊口外。約有六七里之遙。初一日午刻後。曾開放太砲八十餘出。探係經行商船。被其攔截。該商船落蓬不行。該夷即停泊不發。其仍有駛行者。即放脚船追回。約計被脅商船。已有二十餘隻之多。臣當即飭令備戰各船一百餘隻。橫排口內江面。以防奸細竄入。旋據海口稟獲商人。結係該逆勒買牛隻。方肯放回。殊難憑信。該逆倏往修來。狡馬思逞。已非一日。顯係留阻商船。盤查路徑。因脅集各船。裝載奸細。為前驅暮越之計。臣即出示諭止各商船停泊口外。該夷船退後。再行進口通商。並嚴飭管帶戰船之將弁。加倍小心防範。如有諭

十五

止不聽。擅行進口之船隻。即行開砲轟擊。毋稍大意。臣查該逆船三隻。與強脅之商船二十餘隻。停泊口外。相持五日。不見動靜。而停泊羊山蕺山之十一隻。並黃家灣以東之三隻。亦未駛來。其詭譎情狀。實令人憤懣難堪。自初一至初四日。該逆船共開砲有一百數十餘出。我軍並未施放一槍一砲。止有鎮定理伏。以待其來。外則示以不測。內實嚴益加嚴。提臣陳化成。心如金石。士肯用命。徐州總兵王志元。寶山縣令周恭壽。於沿塘要隘。層層埋伏。安設大砲。或虎踞。或龍伏。十餘尊。至數十尊不等。弁兵人等。均皆膽壯。無不有踴躍欲試之意。尤可喜者。寶山民情甚屬團結。

雖婦女亦不怕賊。其各村鄉民。恨逆夷之滋擾。不得及時耕作。或數十人。或數百人。均各豫備器械。戮力擊賊。臣雖不敢恃為無恐。而現在光景若此。又不敢不據實直陳。仰期稍紓。

宸廬。臣現駐寶山縣城。惟有會同提臣陳化成。督飭各將弁。不動聲色。加陪小心防守。臨時相機抵禦。以副我

皇上綏靖海疆之至意。

牛鑑又奏。正在繕摺間。又據河標遊擊黃永清稟報。黃家灣東南。有小鳥船二十餘隻。經過該逆船停泊之處。似有會商情形。旋即開行。又見吳淞夷船。復加三板小船。迎至

十六

鳥船。亦有會商情形。恐係漢奸指示路徑等語。臣查該逆居心叵測。當此十分緊要之時。吳淞海口。防堵雖屬嚴密。由吳淞而至蘇州省城。並未設有重兵。亦不可不先為慮及。臣查浙省自乍浦失守後。與乍浦毗連之平湖縣界地面。係安徽壽春鎮總兵尤渤。帶兵一千名。在彼防堵。現在浙省洋面。既無夷警。臣謹道

皇上如本省官兵不敷調撥。須向鄰省徵調者。一面奏聞。一面飛咨調取。毋誤事機之

諭旨。擬將該總兵尤渤所帶之兵丁一千名。飛咨調取。查平湖縣與松江府屬之金山縣。係屬接壤。不過一日夜可以馳至

上海。既可壯聲威而資應援。亦不至有緩不濟急之慮。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齊慎奏。竊查逆夷自退出乍浦。大幫船隻。多半在江蘇洋面。小洋山停泊。招寶山仍泊夷船二隻。外有火輪船一隻。時常往來。定海衛頭及各港停泊十四隻。間有移動。惟前報大小羊山地方停泊夷船。已近外洋。浙省並無探船。未能逼近瞭望。僅據來往商漁船隻探報。究恐未能真確。至江蘇崇明。川沙一帶。前聞泊有夷船。嗣接兩江總督牛鑑咨稱。江蘇洋面。夷船現在向南駛行。而羊山定海。又並未報有續來船隻。其是否係南駛北竄。等語。現復差人密探。尚未回報。惟現據浙江鹽運使

十七

常大澂呈出有人自福建寄來鈔錄偽示一紙。等語。詳閱其詞。內稱戰船三十餘隻。淺水港小船一百二十餘隻。欲往廈門寄碇。四月間協同廈門船隻。前往天津等語。查逆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或該逆尚未再犯廈門。抑或就近駛向臺灣。欲圖報復。又或添船來浙。故虛作以北駛之謠。俾各處防備稍疏。乘虛一逞。均未可知。逆夷果否自廣東起碇。聞粵督臣。是否具奏。亦尚不知真偽。惟該逆現有北竄之謠。所有沿海地方。均宜加意豫防。俾免疏虞。等語。已飛咨各海疆省分將軍督撫。並札飭浙省分守口岸文武員弁。一體嚴防。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務先派委妥人。出洋哨探瞭望。整飭士卒。鎮靜駐守。豫於海口狹隘緊要處所。設法布置。以期有備無患。李仍密差探報。於象山定海一帶確探。有無夷船向北駛行。再行具奏。

硃批。狡獪披猖。曷勝痛恨。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吳淞海口。逆船相持。現在防堵情形一摺。據奏五月初一日。逆夷三桅船一隻。火輪船二隻。停泊吳淞口外。開放大礮。該督現飭備戰各船一百餘隻。橫排口內江面。以防奸細竄入。並出示諭旨各商船。俟逆船退後。再行進口。該逆船與強脅之商船二十餘隻。停泊口外。相持五日。不見動靜。其

十八

停泊羊山蕺山之十一隻。並黃家灣以東之三隻。亦未駛來等語。逆船停泊洋面。數日內開礮一百數十餘出。我軍並未施放一槍一礮。靜以待動。不致為其所誘。辦理甚合機宜。提督陳化成等設伏安礮。將士用命。民情固結。自無難收戰勝守堅之效。惟該逆夷詭詐多端。難保不因此處防守甚嚴。或分駛兵船。前赴崇明一帶海口。乘虛占據。意圖牽制。旋復窺伺吳淞。不可不處處防範周密。使彼無虛可擊。又另片奏。飛調壽春鎮總兵尤炳。帶兵一千名。馳至上海應援等情。所見甚是。即照議辦理。又本日。據奕經等奏。查探夷蹤。風聞閩粵夷船。意圖北竄等語。該逆聲東擊西。伎倆最為狡獪。各省海口。必應節節嚴防。所有前

調赴蘇之山西大同軍鎮官兵。現已諭令沿途截留。赴天津聽候調遣。如頭起已行抵江南境界。該督即飭令管帶員弁。飛速折回赴津。此時蘇省防堵亦關緊要。如兵力尚單。不敷抵禦。著一面奏聞。一面即飛咨奕經。將浙省調到各路防兵內。擇其距江蘇較近者。速行飭往應援。毋稍遲誤。本日已有旨諭知奕經等。妥為豫備矣。將此諭知牛鑑並陳化成知之。奕經等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奕經等奏。查探夷蹤。意圖北竄一摺。據奏福建鈔錄偽示。有戰船三十餘隻。小船一百餘隻。由廈門寄碇。協同前往天

十九

津之語。已有旨諭知訥爾經額。確探嚴防矣。逆夷狡獪披猖。甚堪痛恨。浙江洋面。夷船現已減少。僅乘機攻復鎮海定海。俾逆夷多所牽制。首尾不能相顧。當可得手。至聲東擊西。逆夷慣技。或故作北駛之謠。添船來浙。亦未可定。著該將軍等。嚴密備防。無少疏懈。仍著確探逆蹤。迅速具奏。該逆現在江蘇遊奕滋擾。已據牛鑑調取壽春鎮總兵尤炳。帶兵一千名。應援。諒已飭令赴蘇。本日又有旨將調赴江蘇之山西官兵一千名。截留赴津協防。江蘇兵力。恐尚不敷。已諭知牛鑑。如果江省需兵。即札致奕經。就近由浙撥赴差遣。該將軍接到江蘇札調信件。飛速派兵應援。無稍遲誤。

又

論。本日據牛鑑奏。吳淞海口。逆船相持。並防堵情形。又英經奏。查探逆蹤。意圖北竄。各一摺。逆夷狡獪異常。所稱前往天津。難保非聲東擊西之計。惟既稱有大幫逆船。協同來津之語。必應嚴密防範。不可稍存大意。現已將調赴江蘇之山西官兵一千名。飭令沿途截留。迅赴津門。著訥爾經額。飭屬確切哨探。一有夷船蹤跡。飛速奏聞。牛鑑。英經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論。本日據牛鑑奏。吳淞海口。逆船相持。並防堵情形。又據英經等奏。查探逆蹤。意欲會同北竄。各一摺。逆夷詭詐異常。聲東擊西。

二十

是其慣技。現既倡言北竄。各該省海口。必應節節嚴防。著禧恩。托渾布。督飭員弁。先事籌防。毋稍大意。仍隨時確切哨探。夷船蹤跡。飛速奏聞。牛鑑。英經摺片。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論。本日英經等奏。風聞閩浙夷船。意圖會同北竄。一摺。據奏有人自福建寄來鈔錄。偽示一紙。內稱戰船三十餘隻。淺水港小船一百二十隻。欲往廈門寄碇。於四月間協同廈門船隻。前往天津等語。逆夷詭詐異常。難保無故作北駛之議。為聲東擊西之計。或欲再犯廈門。或就近駛向臺灣。欲圖報復。均未可定。著怡良。劉鴻翔。確切查探。果否有夷船多隻。在廈門寄碇。並有無來

津確信。現在夷船在閩者。共有幾隻。由六百里加緊迅速具奏。並著督飭員弁。加意嚴防。毋得稍存大意。

又

論。前有旨令。喬用選將所挑山西精兵一千名。選派將弁管帶。迅赴江蘇防堵。已據該署撫奏明。於四月二十九。五月初二等日。分起行走。取道河南。前赴蘇州省城。現在天津防堵。尤為緊要。著喬用選。鄂順安。飛飭沿途地方。將調赴江蘇之山西兵一千名。無論行抵何處。即行折回。飭令帶兵將弁。迅速馳赴天津。交訥爾經額調遣。毋得稍有遲誤。

又

論。前有旨諭。令鐵麟。敬敷。豫備察哈爾蒙古精兵二千名。聽候調撥。並令將管帶各員。酌量選派。及應用馬匹器械衣糧。逐一備齊應用。該都統等當已妥密豫籌矣。逆夷僥敢乘風北駛。天津海口。尤應先事豫防。所有豫備之兵。著該都統等。即令分起管帶。先行駐紮口上遊牧。聽候諭旨。其應用馬匹器械衣糧等項。務須揀擇臚壯。挑選精利。悉遵前旨。豫備齊集。不論何時。一經奉到諭旨。即日起程。毋許稍有遲誤。

二十一

辛酉。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五月初五日。具奏逆船停泊情形。於午刻繕摺拜發。即於是日申刻。疊報逆船自南駛來十九隻。在東廠臺洋面擱淺一隻。又於次日卯刻。

駛來五隻。亦於東礮臺洋面擱淺。一隻均離塘岸有五六里之遙。我之礮力不能轟擊有準。是以未經開放。臣於初六日午刻親往西礮臺。會晤提督陳化成。瞭望通見該逆火輪船一隻。探水漸近海口。已有五里之遠。本欲俟其再近里許。即行轟打。彼見塘岸人多。旋即折回。臣連日周歷海塘。悉心考究。其東礮臺並非該逆必爭之地。何也。東礮臺之塘岸。有淺灘可上者。不過黃家灣廟港。三顆銀杏樹等處而已。其黃家灣離礮臺尚有三十六里。至廟港兩處離去礮臺甚近。然該處深港。去岸甚遠。連日該逆船擱淺二隻。是其明效。該處防護兵丁。共有一千數百名。設伏策

二十二

應。足資守禦。況東礮臺以至上海。中隔黃浦大江。該逆斷不欲捨舟深入。致陷不測。而其最緊要者。莫如西礮臺一處。且海口深港。亦去礮臺甚近。然該逆礮力雖能及我。而我兵但貼伏塘內。斷不致有傷於我。而我用連環大礮轟打。彼則斷無躲閃之處。由西礮臺而至寶山縣城之東門。土塘約有六七里之長。其深港又較遠四五里。處處有礮。即處處可擊。處處並有接應之兵。彼亦斷無飛越數丈壁立之高岸。豈突犯我之理。再由東門以至小沙背一帶深港。去岸已有十餘里之遠。此處止有豫備陸戰。截其來路。而我兵已層層設礮。節節埋伏。彼不能攜帶大礮。犯我內地。

雖有火槍火箭。亦斷不能敵我之大礮。擡礮與夫百餘尊。虎蹲礮位。此理亦不辨自明。且我之火箭噴筒毒火之類。均已豫備齊全。堪資得力。此東西兩礮臺。防守之實在情形也。總之該逆之所以狡焉思逞者。不過聲東擊西。乘我之懈。豈突登岸。捨我礮臺。以遂其長驅內犯之計。但使我之礮臺能守。則彼之伎倆。自無所施。此臣所以日夜籌思。嚴密布置。而不敢使有一隙之可乘者也。惟是兵凶戰危。加以臣才識庸愚。有臣心力所可及之處。即有臣思慮所不及之處。臣惟有殫竭血誠。加倍謹慎。不敢以防閑既周。而稍存自恃之心。亦不敢以勢處萬難。而稍存畏葸之念。

二十三

謹與提督陳化成。勦力同心。激勵將士。有進無退。以期無負我

皇上畀以封疆重任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牛鍾奏。逆夷連船駛至海口。尚未開仗情形一摺。據奏。逆船自南駛來。共有二十餘隻。在東礮臺洋面擱淺二隻。其西礮臺一處。海口深港。去臺甚近。我兵貼伏塘內。伺其近岸。即用連環大礮轟擊。逆夷斷難躲閃。由西礮臺至寶山縣城東門。現已安礮屯兵。由東門至小沙背一帶深港。去岸較遠。亦已層層設礮。節節埋伏等語。覽奏甚慰。逆船二十餘隻。駛入江省海口。經該督等審勢料敵。水陸交嚴。深得以靜制動之法。如此

豫備嚴密。必能迅奏殊勳。朕拭目以待捷音之至也。惟防守雖已周妥。臨時仍須謹慎。諒該督等必能同心協力。計出萬全。其東礮臺之黃家灣。廟港等處。去岸雖遠。儻該逆用小船冒死闖入。亦屬可慮。自當先事豫防。該處兵丁一千數百名。是否足資防勦。著該督相機布置。勿致顧此失彼為要。至擱淺船隻。現在作何下落。著即查明馳奏。將此諭知牛鑾。並諭陳化成知之。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乍浦夷船。於前月十九日。全數退出大洋。後經巨飭屬探明。該夷船在小羊山等處洋面停泊。當經恭摺馳奏。並因小羊山界連江浙。各船可以直達上海等處。亦可越江蘇而竟至天津山東。復又飛沿沿海各省。一體防禦在案。茲於本月初四五等日。疊准江省督撫臣來咨。該省寶山。川沙。太倉等屬洋面。屢有夷船遊奕。並有數船逼近吳淞海口。是該逆顯有侵犯上海等處之意。而浙省現在傳言。又稱該逆另有兵船數十隻。於四月間在閩省之廈門等處。欲與在廈門之船。北犯天津等語。臣查該逆自去秋抵浙以來。時有赴天津上海滋擾之語。今廈門究竟有無寄碇之船。固無從知其虛實。但在浙夷船。先自甯波退赴乍浦。茲又自乍浦退赴江蘇。其行蹤漸已自南而北。居心實為叵測。天津為畿輔重地。我

二十四

皇上久已命將派兵駐守其地。如使該逆竟敢不突。不難立予殲除。且該逆光燄雖張。然往來皆以船為巢穴。非其大船可到之處。不敢即行深入。其前在甯波數月。從未內犯曹江。可以概見。天津雖居海澨。而其內則均屬陸路。即有河道亦屬淺窄。該逆斷不敢內闖。至漢奸阿附逆夷。逆夷難到之處。漢奸亦不敢妄動。是逆夷即使駛至天津。與重者只在海口內地。仍可無虞。惟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況自逆氛不靖。三年中閩浙粵三省屢次失利。各省風聞其事。未免心存惶惑。設逆船一到。兵民或先自震驚。轉恐難以克敵。臣愚昧之見。此時固當申明軍紀。為據外之謀。尤當鎮定人心。為安內之計。可否仰懇皇上敕下直隸督臣及順天府尹。將該逆祇能在深水大洋。縱橫出沒。不能棄船率類。冒險輕進各緣由。剴切示諭。使兵民咸曉然於該逆之不足慮。則臨事不致倉皇。可期掃除光逆。奠定要區。於軍務似有裨益。臣自乍浦失守後。病勢日增。茲因夷船漸向北駛。不勝惴惴。是以不揣冒昧。憑獻愚忱。以備採擇。是否有當。伏候聖裁。至定海縣夷船。現無蠢動。鎮海縣招寶山。該逆亦仍占據未

二十五

退。而省垣人心尚屬安帖。合併陳明。

硃批覽卿奏誠悃可嘉。朕自當相機妥備也。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逆船漸已自南而北。天津海口急宜豫為籌備一摺。覽奏均悉。逆夷船隻先自甯波退赴乍浦。旋自乍浦退赴江蘇。行蹤漸已北駛。居心實為叵測。江蘇停泊逆船現據牛鑑奏報水陸交嚴。相持數日。該逆已有擱淺船隻。防堵尚為得法。其天津地方亦經朕諭知訥爾經額相機妥備矣。浙江定海等處停泊逆船據奏占據未退。近日實在情形若何。各處夷船共有若干隻。其浙省所傳該逆另有兵船在廈寄碇之語。閩浙聲息相通。著劉韻珂隨時確探據實馳奏。並所奏自乍

二十六

浦失守後病勢日增等語。該省軍務緊要。該撫總當以國事為重。若日加焦慮無益於事。務須加意調攝。以慰朕懷。

壬戌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五月初七日馳奏逆夷相持情形。臣於拜摺後復周歷海塘會晤提臣陳化成。據該提臣面稱。經歷海洋幾五十年。海上防禦全憑砲力。此身在砲彈中。人死出生。難以數計。刻下布置精密。可打勝仗。並囑臣放心等語。詐料初八日卯刻。臣正傳署遊擊張蕙韓傳軍令間。驟聞塘岸砲響。知係開仗。即至南門城外親往督戰。原將士見臣親至。益加奮勵。惟時砲子從空亂飛。冒險而往。乃甫至教場地面。砲彈在日前後左右。落者無數。

遙見該船巍如山立。係將巨砲安於桅上。覩定臣所隨之

隊。重疊施放。隨兵被擊斃者十餘人。俄報提臣陳化成在

塘對擊。曾轟壞夷船三隻。約傷斃夷匪數十人。夷匪仍疊

放大砲火箭不止。教場房屋以及將臺。連被打破。臣憤恚

填胸。恨不以身敵愾。而將士見勢危急。扶臣折回。見砲

彈所著處。屋瓦亂飛。草木披靡。臣自度萬無生理。行五六

里之遙。漸至城門。竟未遭其毒。臣回至縣城。城內居民

本少。業已搬空。而寶山令周恭壽帶鄉勇二千名。已在乍

浦防堵。俄報提臣業已陣亡。遊擊張蕙身帶重傷。周恭壽

墜馬跌傷。又報土塘業已轟裂。所堆土牛多被打塌。逆夷

二十七

由衣周塘登岸。臣看此光景。已不可支。即從西門退去。不

過四五里之遠。即見東門一帶火起。又見西砲臺存貯火

藥之處。並被焚燒。又探報逆船二隻。已暮進海口。尚恐後

船連檣而進。上海無險可守。知已不可復問。臣於黃昏時

始抵嘉定。連夜持令收集各營潰兵。即馳至太倉州城。防

堵劉河要口。並一路查探逆船。截其入省之要道。保守根

本重地。臣惟有仰天痛哭。自揭自恨。又提督陳化成。為

國家忠勇兼全之臣。遽效死於頃刻之際。臣又不禁仰天痛

哭。伏念臣以一介庸儒。未嫻軍旅。仰蒙

皇上不次鴻恩。擢任兩江。半載以來。與提鎮文武等。講求防禦。舉

凡練兵繕械。賞功懲情。一切機宜。實已蒿目腐心。不遺餘力。非料逆夷兇猛。迫出尋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擊身經。方知兇熾。非可猝制。委非將士不肯用命。惟臣忝任封圻。統兵無術。致有屢失。撫躬自問。萬死難償。惟有仰求天恩。先將臣從重治罪。以為失律者儆。殊批。憤懣填胸。

諭內閣。牛鑑奏。逆船闖入吳淞。提督陣亡。寶山失守一摺。逆夷突集船隻。攻犯寶山。江南提督陳化成。督率弁兵。在塘堵禦。相持七日之久。開礮轟壞夷船三隻。傷斃夷匪數十人。該縣地本濱海。該逆輒將巨礮安於大船桅上。施放。致將土塘轟裂。捍蔽無

二十八

資。該提督陣亡。該縣城旋亦失守。覽奏曷勝悼惜。陳化成久歷海洋。素昭忠勇。此次臨敵。亦極果敢。竟爾捐軀。尤宜特沛殊恩。以慰忠靈。陳化成著交該部照提督例賜卹。仍加賞銀一千兩。即由江蘇軍需局給發。並著該原籍督撫。查明該故員子孫幾人。據實具奏。併於殉難處所。及該原籍。各建專祠。該故員靈柩回籍時。著各該地方官。妥為照料。其陣亡將弁兵丁。由該督一併查明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闖入吳淞。提督陣亡。寶山失守一摺。據奏。初八日卯刻。驟聞塘岸礮響。知係開仗。該督親往督戰。逆見該逆將巨礮安於大桅之上。重疊施放。陳化成在塘對擊。轟

壞夷船三隻。傷斃夷匪數十人。該逆仍疊放大礮。火箭不止。將教場房屋將臺打破。旋報提督陣亡。該督退至嘉定。收集潰兵。馳抵太倉。防堵劉河。以遏八省要道等語。覽奏憤懣填胸。寶山為上海屏蔽。現在失陷。該逆已有進口之船。自應竭力防守。著牛鑑一面將各營潰兵收集。一面查探逆船。飭令員弁等各就所守要口。嚴密防範。勿使該逆乘勢內犯。此次該督身冒天石。親自督戰。因該處地濱海口。無可捍蔽。以致有此挫失。著暫緩治罪。該督惟當振刷精神。力圖補救。不可稍挫銳氣。以致再有疏虞。現已有旨飭令英經酌派參贊一人。帶兵赴蘇。並令耆英伊里布。馳赴上海。會同該督相機籌辦。江南提督。已諭令劉允

二十九

孝兼程赴蘇署理矣。

江甯將軍德珠布。副都統興倫奏。竊自逆夷滋擾以來。凡屬江海要隘。莫不加以意謹防。等語。德珠布前據兩江總督臣牛鑑。江蘇巡撫臣程商采。各准浙省咨會云。逆夷購買揚子江圖。有窺探江南之謠。省會各要隘。宜當謹防等因。嗣於四月二十四日。接准督臣牛鑑。將逆夷退出乍浦。移船來甯。江蘇金山海口一帶窺探。旋即陸續退去等情。札會前來。等因。伏思夷情叵測。而省城重地。不可不加意籌防。恭查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欽奉

諭旨。江南省城。尤關緊要。著將浙省調去江甯駐防兵丁。全行撤

回江甯。以免顧此失彼等因。欽此。因浙省大兵未到。經浙撫臣劉韻珂奏。請暫留浙省。俟大兵雲集。再行撤回歸伍。又於本年正月。奉與督臣牛鑑遵

旨。會議省城衝要。應行添造鳥槍礮。統共舊有槍礮。以供防守省城。其調往浙省。暫留堵禦兵八百名。帶去鳥槍礮。既俟浙省大兵到齊。即可撤回本省等情。具奏。奉有

諭旨。調往浙省之兵。不日即可回省等因。各在案。今雖逆夷遠退。而江南海口一帶。防守嚴緊。長江似可無虞。第江南省會為東南半壁。七省通衢。地方遼闊。人煙輻集。駐防旗兵。額設二千八百六十三名。內除暫留浙省八百名。本省現實

三十

有兵二千六十三名。連青州留教馬陣兵一百名。共有旗兵二千一百六十三名。其綠營兵丁。除調往守汛之外。所餘在城兵數無多。躬親身踏看。省城圍垣五十餘里。水陸要隘甚多。現在省城滿兵。實屬不敷防守。可否仰邀

聖鑒。將浙省暫留旗兵八百名。遵前

旨。撤回江南。庶敷防守。以重省垣。再京口地方緊要。亦須防堵。經前任將軍佈勒等。欽遵

諭旨。派撥江甯旗兵四百名。前赴京口甯山一帶協防。繼經督會同督臣牛鑑奏。將帶省青州旗兵派撥四百名。換回江甯旗兵。各專防守。今江南自吳淞一帶。沿海至江。防堵森嚴。

甯山江面。自可無虞。惟京口城垣。倚河臨江。近接江南。乃南北咽喉。七省糧道。尤為緊要之區。京口駐防甲兵。只有一千一百餘名。不足以鎮要隘。擬將青州旗兵四百名。移入京口城內。駐紮城頭。庶足以振軍威。而於操防均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德珠布等奏。江南省城衝要。宜加慎重一摺。據稱江南省會。水陸要隘甚多。現在省城滿洲兵不敷防守。請將浙省暫留旗兵八百名。撤回防堵等語。已諭知奕經。即將調往浙江旗兵撤回江南矣。至京口地方。尤關緊要。請將青州兵四百名。移入京口城內。駐紮。亦著照所議辦理。該將軍等。仍當實心訓練。毋稍疏懈。以振軍威。而資捍衛。

三十一

揚威將軍奕經。奏。查浙洋地方。招寶山仍泊夷船二隻。定海各港。共泊船十五隻。其前在羊山遊奕船隻。並未駛回定洋。又據探報。羊山洋面。現亦未見有船。惟聞五月初一日。江蘇寶山洋面。有火輪船四隻。帶白蓬船十餘隻。在彼開礮數十聲。礮彈未及塘岸。即行落水。嗣後相持未動。而外洋隱隱瞭見大船多隻。刻尚未接江蘇咨文。等語。現已密差確探。該逆究係分向何路駛竄。再行具奏。等語。現已漸有頭緒。一俟查明何路奔兵。首先潰

散即當遵

旨辦理。仍回省城駐紮防守。現在乍浦滿洲營駐防官兵。半在省城。半在嘉興府城屯住。署理乍浦副都統伊里布。自應仍令在省。與李等商辦一切。較為近便。李齊慎侯特依順回省後。再行前赴上虞。以東調撥兵勇。彈壓防堵。毋使逆夷乘我不備。復來滋擾。李齊慎現在察看情形。嚴飭各口岸文武員弁。加意防守。斷不敢稍有疏虞。致塵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英經等查探夷船情形一摺。據奏。浙洋招寶山。仍泊夷船二隻。定海各港。共泊船十五隻。前在羊山遊奕之船。並

三十二

未駛回定海。現在羊山洋面。未見有船等語。覽奏已悉。本日據牛鑑奏寶山失守。提督陣亡一摺。覽奏憤恨之至。現在江蘇軍務緊要。著英經酌派參贊大臣一人。帶領弁兵。馳赴江蘇。會同牛鑑。竭力防守。據奏乍浦滿洲營駐防官兵。半在省城。半在嘉興。現已有旨。令著英與伊里布馳赴江蘇。辦理夷務。乍浦副都統著特依順派員暫署。再據德珠布奏。江甯旗兵八百名。請飭撤回江省。著英經即將此項旗兵撤回駐防。其浙江防守事宜。仍著會同特依順劉韻珂。妥商辦理。毋致再有疏虞。是為至要。將此諭知英經。文蔚。齊慎。並諭令特依順劉韻珂知之。

又

諭。前有旨。諭知耆英。令其暫緩赴粵。俟乍浦嘉興一帶布置妥協

折回杭州省城。當已遵旨回浙。本日據牛鑑奏寶山失守。提督陣亡一摺。覽奏憤恨之至。現在上海崇明一帶。勢甚危急。耆英接奉此旨。迅即攜帶欵差大臣關防。與伊里布馳往江蘇。會同牛鑑。酌量情形。妥為商辦。乍浦副都統。已諭知特依順。令其派員暫署矣。將此諭知耆英。並伊里布知之。

又

諭。前據劉允孝奏報。遵旨挑選精兵。派員管帶赴蘇。該提督亦於四月二十八日。先行起程等語。本日據牛鑑奏。逆夷闖入吳淞。提督業已陣亡。寶山旋亦失守。該省防堵事宜。現在十分喫緊。

三十三

劉允孝接奉諭旨。著即兼程星夜馳抵該省海口。署理江南提督。會同牛鑑。相機堵剿。毋稍遲滯。

又

諭。著經額布於吉林挑選精兵一千名。棍楚克策楞於黑龍江挑選精兵一千名。豫備天津一帶防剿之用。先期分派得力之員。妥為管帶。候旨調遣。所有馬匹器械等件。均著揀擇驍壯精利。務期適用。一俟奉到諭旨。即日起程。不准片刻遲誤。

癸亥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牛鑑奏寶山失守情形。係因縣城濱海。雖後路層層埋伏。兵勇期於接應。奈逆船壘放礮箭。我兵迫於地勢。

力不能支。以致失事。推原其故。寶山之兵。但於沿海岸上。開礮轟擊。該逆船在水中。或遠或近。既難得有準頭。且彼桅上之礮。向岸施放。我兵站立不住。一經退後。彼即蜂擁而上。雖有槍礮。不及開放。此寶山不能得力之故也。天津地勢。處處有攔江沙。逆船既不能靠岸。則桅上之礮。亦無所施。我兵之後層。去岸較遠。又復層層有礮。俟彼登岸。或從後抄出轟擊。或張兩翼橫截掩殺。逆夷不識路徑。可期勒殺淨盡。大獲勝仗。著訥爾經額。相度形勢。先事密籌。其自潤河至山海關一帶。沿海已安礮位。現在處處設有後路。若將前路之礮。酌移後路。待逆夷登岸時。點放轟擊。當更得力。該督惟當激勸軍心。諭以主逐客以逸待

三十四

勞之勢。庶眾志鎮定。不致臨時倉皇。萬不可因寶山失挫之事。妄為傳播。致懈士心。是為至要。至山東登州海口。離城遠近若何。前後各路。如何接應。務須計出萬全。不可復蹈江蘇覆轍。牛鑑原摺。著鈔給訥爾經額。托渾布閱看。

江蘇巡撫程商采。奏竊照逆船駛至川沙南匯洋面。往來遊奕緣由。業經臣於初二日。由驛馳奏在案。旋據營縣稟報。初一日午後。已有逆船三隻。停泊吳淞海口。開放大礮八十餘出。商船被其攔截二十餘隻之多。並據鎮洋縣稟。該縣劉河之七了口洋面。有夷船一隻。駛往停泊。旋即開行。並據寶山等營縣報。夷船於初五日。連船駛至吳淞東

礮臺洋面。離塘岸有五六里之遙。因礮力尚不能及。未敢輕放槍礮。現與我兵相持各等情。臣因吳淞近接劉河。直達福山。該逆船隻來去無定。難保非聲東擊西。分赴各處滋擾。劉河調防兵丁。足數派撥。惟福山相距蘇州尤近。不能不豫為之防。現在平望等處。極為教安。當即抽撥揚州營兵一百名。前往福山口會同本營及外調防兵。擇要堵禦。務使該逆無隙可乘。並飭臬司馳往體察情形。相機調度去後。正在嚴密布置間。接准督臣來咨。初八日卯刻。該逆與我兵開仗。該督親自上塘督戰。槍礮兇猛異常。提臣陳化成業已陣亡。寶山縣城失陷。現有夷船二隻。闖入海

三十五

口之黃浦江。逼近上海縣城。該督已移駐嘉定等語。臣接聞之下。不勝髮裂髮指。該逆自駛至吳淞以後。與我兵相持數日之久。方謂廢然思返。詎料事出不測。寶山遽爾失陷。其礮之猛烈。實異尋常。幸督臣未遭毒燄。而提臣已臨陣捐軀。思之實深痛惜。且江蘇自籌辦防堵以來。已將兩載。吳淞塘岸。礮位林立。其陸續鑄成者固多。而各屬起出者尤屬不少。至土牆土牛。均呈羅密布。今則化為烏有。現在夷船又有駛入黃浦。備上海再有蹉失。則軍火器械餉銀等項。存貯尤多。實已不堪涉想。更恐被脅商船。裝載漢奸。連船駛入內河。蘇城為根本重地。與寶山上海。一水可

通。刺下並無重兵駐紮。言念及此。更覺心搖膽戰。前蒙

簡調湖北山西官兵。雖山西已咨報起程日期。而程途較遠。湖北

兵尚無赴蘇消息。均屬緩不濟急。臣前經奏明。如有警報

即調漕河徐州等標兵丁。以資防禦。現已咨商督臣酌量

調撥。並將督臣奏調在浙之壽春鎮兵二千名。移咨揚威

將軍等飭令星速徑赴蘇城。毋庸前往上海。一面札調駐

紮平望王江涇之揚州營兵二百名。前赴寶帶橋防守。其

蘇城內外地方。再行添派弁兵。晝夜巡邏。仍即遴委文武

各員。前赴崑山寶帶橋兩處。並飭沿海各州縣。一體招集

潰散兵勇。以資調派。而免滋生事端。現在省城居民。不無

三十六

惶感。更恐有土匪乘間竊發。搶掠資財。臣已出示剴切曉

諭。務令各安本業。勿事驚疑。如有恣不畏法之徒。強搶民

財者。一經拿獲。即當軍法從事。以儆其餘。至臣一介庸愚

毫無知識。仰蒙

鴻慈逾格。畀任封圻。茲逆夷攻陷寶山。臣未能先事豫防。負疚無

極。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為失守地方者戒。

論軍機大臣等據程爾采奏。逆船二隻。駛入黃浦江內。蘇省防範

加嚴一摺。逆夷侵犯寶山。縣城失守。現在逆船。又已駛入黃浦。

該處逼近上海。所有存貯上海縣城之軍火器械餉銀等項。著

即趕緊移貯他處。省城為根本重地。寶山上海。一水可通。更恐

該逆裹脅商船。裝載夷奸。連檣駛入內河滋擾。不可不加意嚴

行堵禦。所調漕河徐州等標兵。著該督撫等酌量調撥。其奏調

在浙之壽春鎮兵二千名。即照議飭赴蘇城。毋庸前往上海。餘

均照所議嚴密妥辦。至省城居民。務當剴切曉諭。各安本業。儻

有土匪乘間搶掠資財。即以軍法從事。毋稍姑息。該撫自請嚴

議之處。著暫緩置議。至該逆船隻。儻有北駛之信。一經探明。即

飛速奏聞。是為至要。

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煇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等

等接據揚威將軍來咨。逆船退出甯郡。恐其紛擾海疆。咨

三十七

照一體防範。並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稱甯波夷船全數

退赴鎮海。其鎮海夷船大半開往定海。咨行防堵前來。等

等竊思夷情詭譎異常。其往來船隻。經過粵洋。亦屬靡定。

自上年五月以後。有由該國駛來船隻。僅在粵洋遊奕。未

經東駛者。有甫來粵洋停泊。旋出老萬山洋面。駛往閩浙

者。又有前往閩浙之船。去而復返。仍泊粵東洋面者。是以

等等於本月十六日。奏報夷情摺內。當將該逆新到兵船

四隻。火輪船三隻。奏明在案。現復查得該逆灣泊九洲巡

船六隻。漳仔巡船一隻。黃埔夷船一隻。尖沙嘴巡船二隻

兵船二隻。八號火輪船一隻。以上共二十隻。均係本年二

月以前來到之船。分泊各洋面不定。未經東駛。其自三月以後。有由該國新到十四號火輪船一隻。泊於三角。而尖沙嘴地方。在香港對面。所泊夷船為最多。三月初。來泊夷目吐密。管駕中巡船一隻。四月初。來泊十號火輪船一隻。四月十八日。由該國新到三桅兵船四隻。每船夷兵約二百名不等。四月二十二日。又由該國新到三桅兵船四隻。每船約來兵二百餘名。約各載馬四五十匹不等。又新到中小巡船二隻。以上新到尖沙嘴兵船巡船十隻。雖探聞有欲行駛往閩浙之信。尚未開行。此現泊粵東洋面。未經東駛之逆船也。又探有六號九號十一號火輪船各一

三十八

隻。喇時巡船一隻。叻噸中巡船一隻。裝兵中巡船一隻。自該國駛來尖沙嘴。均於四月十六日以前。陸續起碇。已出老萬山東駛。似係駛往閩浙。又有十二號十三號火輪船各一隻。三桅兵船六隻。中巡船一隻。係四月初旬。甫來尖沙嘴。即於十八十九等日起碇。由校椅洲西駛。探報似亦係駛往浙江。此外另有兵船一隻。嘩哈巡船一隻。係自上年秋冬間駛出老萬山東去。今復於四月中旬駛回。仍泊尖沙嘴。探係由閩浙甫經駛回。此又現在探得由粵洋駛往閩浙。以及前往閩浙。復行駛回。仍泊粵洋之逆船也。以上逆船來往。俱係據澳門同知。並新安香山各縣及大鵬

香山各協營。隨時稟報。該文武員弁。亦係據該引水之手。在洋瞭望。究之大海茫茫。其或赴閩赴浙。亦不能確然指實。即如該逆由浙駛回船隻。如仍在粵洋灣泊。尚可探悉。僅竟有外洋駛回本國。亦無從而知。惟現在尖沙嘴地方。既有由該國新到。以及自浙駛回之三桅兵船巡船。較往時實為加多。且該逆火輪船。直到距省四十里之黃埔窺伺。夷情尤為叵測。粵等自當隨時激勵兵勇。嚴加防範。以固省垣而免疏失。至逆船在香港情形。疊據水師提督轉據大鵬協稟報。尖山嘴之懲屠臺。官涌之臨衝臺。已被該逆炸毀。復於裙帶路。赤柱之上灣。中灣。下灣地方。隨時修

三十九

建營盤。兵房。鬼樓。馬頭等工。亦時有折毀。並有前被火焚燒復修者。又於裙帶路。燈籠洲兩處。修建礮臺。安設銅礮。大礮三十四位。均有夷目帶領夷兵駐守。偵邏甚嚴。復有漢奸在該處修造草棚舖房。又通買賣。其對面之尖沙嘴。更有兵巡各船運泊。是該逆竟以香港為巢穴。而漢奸亦藉以為遁逃藪。粵等現雖防守。刻刻不敢忘戰。俟有可乘之際。再當相機妥為辦理。至奉

旨飭查該逆國中。有無事故一節。查本年二月間。傳聞夷商在澳門談及暎逆所屬出產棉花之噠喇喇地方。均有暎夷兵目。帶領黑白夷兵各數百名駐守。因黑夷出兵在外。多有

傷亡。僅勝白夷。亦不敷駐守。該處逆夷兵目。於去冬勒派該處黑夷商民。充當兵役。因而構怨。羣起刺殺夷目。並將白夷兵數百名。焚斃殆盡各等情。李等因係風聞無據之詞。未敢冒昧入奏。近日又據香港探報。逆夷所恃者。因前占有嗚喇之埠頭。藉產鴉片厚利。得充兵餉。今被嗚喇喇嚨老鬼子。將八嶼之弟殺死。奪回鴉片埠。以致兵餉不繼。揆其情形。似難耐守等語。前後印証。雖屬有因。究無確據。李等再當密為偵探。並隨時確查該逆來往船隻。迅速奏報。

四十

諭軍機大臣等。英山等奏廣東逆夷來往各船隻。並香港情形一摺。據稱查探逆船蹤跡。有僅在粵洋遊奕者。有駛往閩浙者。有去而復返者。現在香港對面。尖沙嘴地方。有該國新到及自浙駛回之三桅兵船巡船。較往時加多。該逆火輪船。直到黃埔窺伺。尤為巨測。又該逆夷在尖沙嘴。修建營房廠臺。均有夷目帶領夷兵駐守。更有漢奸修造草棚鋪房。交通買賣等語。覽奏均悉。逆夷蹤跡靡常。情形詭詐。著該將軍等隨時偵探。即行具奏。仍嚴密防堵。毋稍疏虞。至該逆國中。究竟有無事故。仍當留心訪察。再行具奏。

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初十日。奉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五〇

上諭。劉韻珂奏。夷船全數退赴鎮海一摺。著怡良。劉鴻翱。飭屬確探具奏等因。欽此。臣等查閩省洋面。西與廣東南澳右營分界。東至烽火營止。與浙江瑞安協接界。內地出海商船。俱有一定水線。至夷船駕駛。往往直從深水外洋行走。檢查節據兩廣督臣飛咨。暨南澳鎮營稟報。自上年八月。至接奉

四十一

諭旨之日。計往東北之船。共二十四隻。往東南西南之船。共九隻。而與浙江交界之烽火營稟報。只有往東北之船四隻。往東南船一隻。相去懸殊。甚總由該逆夷詭詐異常。一舉一動。無不狡獪。自必更有捷徑。疾趨是以南北兩路之船。多少不侔如此。至鼓浪嶼夷船。現在又有八隻。且時有火輪船駛入。或逆夷竟日。或少停即去。日等日遣兵從暗偵探。復由廈門同知顧教忠分投密查。所報均屬相符。該逆或往船中。或往嶼上。尚不肆擾。至其所作所為。有漢奸所不及知者。探信之人。大率即由此輩傳說。忽畏之如虎狼。忽易之如羊豕。皆其左證之詞。不敢因之稍涉冒昧。自疏戒備。昨經浙江咨會。乍浦復被攻陷。不勝背裂髮指。愈懼才疏力絀。惟有倍加謹慎。以期無誤。

諭軍機大臣等。據怡良等奏。遵旨查明閩洋經過夷船。開單呈覽。據稱自上年八月以來。節據各鎮營稟報。夷船往來無定。其鼓

浪嶼夷船。現有八隻。且時有火輪船來往等語。逆夷說詐異常。現又陷我江蘇寶山。扶督陣亡。該逆狡獪披猖。深堪痛恨。閩洋時有夷船經過。鼓浪嶼仍被占據。著怡良劉鴻翔嚴密防範。毋稍疎懈。嗣後夷船蹤跡如何。有無增減。隨時查明迅速具奏。

四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一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月。甲子。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境。廣東巡撫梁寶常。李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奉

上諭。御史蘇廷魁奏。粵海逆夷潛遁。當乘機速辦善後事宜一摺。著奕山等相度機宜。妥籌辦理等因。欽此。李等。悉心查覈。如該御史奏稱。粵中傳聞逆夷為咄咄可破。是以逆船紛紛遁回。援救一節。業經李等。以得自傳聞。究無確據。曾於前次奏報摺內。聲明在案。是該御史所奏。合之粵中傳說。不為無因。惟該逆兵船。是否因此紛紛遁回。前已密飭查探。

茲據署大鵬協副將。及各處探報。前聞咄咄可破。將英國兵頭戕害。嘆夷遣火輪船來粵。趕回兵船巡船。駛至咄咄可應援之說。如果屬實。自不應有兵船駛至。乃現在嘆夷兵船火船。又陸續駛到三十餘隻。查探所到之船。已有向東開駛者。其餘灣泊各船。或云留泊香港。或又云亦欲駛往江浙。據查探情形。似該逆夷船隻。駛回咄咄可應援之說。未必可信。但近日又訪聞得英國之東。另有恩田國。相距約三月水程。嘆夷欲奪其地。被恩田國設計誘騙。於本年正月內。殺斃嘆兵萬餘名。現在干戈仍未止息等語。又傳聞逆夷先與喀布爾打仗。現在又與治拉拉拔打仗。有地

名古斯尼仍被治拉拉拔奪回。該逆夷深恐喀布爾與治拉拉拔和好。又訪聞喀布爾與噶喇哈喇各處總名印度各等語。竊思該夷在海外欺凌各國。因而各國與之為難。似係勢所必有。而現在查詢該國夷眾。所有噶喇哈喇田園。及喀布爾各情節。或稱得自風聞。或稱並無其事。其所言各地名。亦恐語音不無謬錯。一時殊難得實。等語。自當隨時再為查訪。如果探有確信。即當據實奏報。該御史又稱。選派鄉勇。厚集兵力。趕緊修築虎門礮臺。安置礮位一節。查虎門十處礮臺。前經奏明修復之法。必須由內及外。次第興辦。此時逆船若陸續撤退。留泊粵洋無多。原可

二

有三十八隻。近來夷船逐日加增。虎門地接外洋。一經興工。該逆勢必阻撓。於事仍屬無濟。等語。隨時相度機宜。一有可乘之隙。即當趁勢趕緊興修。以壯聲威。而資抵禦。該御史又稱。省城東北燕塘墟。距省僅十餘里。其要隘莫過於城東之大沙河。宜築長隄。並於省城西南龍岡東岸。添設營兵一節。等語。伏查燕塘墟在省之東。約十餘里。地勢寬闊。向係官兵演礮之所。現紮廣西兵營盤。該處距河道較遠。尚非要隘。其進東之得勝坪。龍船墟。及進南之石牌。員村。程界一帶。岡嶺重複。較之燕塘墟。尤為扼要。各該處均早已分駐壯勇。至大沙河在城東。僅止數里。或附近村莊。或地勢低窪。等語。前已委員查勘。築隄諸多窒礙。且進東之獵德。填塞河道。挑家園。洋地。及進南之二沙尾。赤岡。均建有礮臺。河南之鴨墩下渡。亦建有土墩。各該處俱撥陸勇。河面復有水勇。來往巡查。足資守禦。至省城西南龍岡地方。本有礮臺。其進北更有海珠永靖西礮臺。及新墩竹排頭。鳳凰岡等處礮臺。進南亦本有大王宮。龍岡礮臺。因上年四月。各臺均被逆夷所毀。至去年冬月。即均陸續修復。等語。因龍岡地處中流。其勢尚孤。是以於進西之東。望進東之南石頭兩處。又各築礮臺。為犄角之勢。分駐兵勇。操演大礮。等語。復恐港汊紛歧。該逆船乘潮潛襲。又於

三

龜岡下游連南之滙窖。大石。三山窖等處。填塞河道。復於三元岡。蚺蛇洞。大岡邊。穗石。南亭。大石。大山。官山。官洲。崙頭。及龜岡。連西之五斗口。大通窖。登洲。三公口。西北之泥城。繒步等處。安設礮臺土墩。分布水陸壯勇。以上各路要隘。由管理團練局鎮道大員。督同文武員弁。相度地勢。訓練兵勇。逐日勤操技藝。按期演放礮。聲勢極為聯絡。等。復輪流週歷各隘口。覆加校閱。考其勤惰。定以賞罰。體察現在情形。近省一帶。層層關隘。較之該御史所奏。益為周密。如有應隨時變通之處。李等。自當熟籌妥辦。仰紆宸廑。

四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覆奏。御史蘇廷魁條奏夷務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粵洋夷船。近日逐漸加增。所有近省各隘。必應嚴密防守。據奏上年冬月。均已陸續修復。即著該將軍等。嚴飭管理鎮道大員。督同員弁。相度地勢。勤加訓練。該將軍等。仍輪流巡閱。毋使稍有懈玩。至虎門為全省屏蔽。該處礮臺。仍著乘機修復。又所稱噴逆國中。現除噴喇喇外。復訪聞有恩田國。與該逆奪地起釁。干戈未息。及該逆與喀布爾。並治拉拉拔打仗各情。是否傳播有因。仍著隨時探明具奏。其自四月二十日後。陸續新到逆船。是否仍泊粵洋。或已駛往閩浙。一經探明。即行奏聞。揚威將軍奕經奏。四月十六日。曾將獲到各夷。送交逆酋。

五

恭摺具奏。嗣因行至平湖縣。夷船已退出乍浦。復行折回。與續獲白黑夷人三名。共十六名。一併奏明。收禁省城各在案。此項夷俘。前此雖未送到。料該逆必有風聞。其獲到各夷。留禁在省。無論如何防範嚴密。總不免漢奸窺伺。借事造言。以惑眾心。且逆夷疊次送還。被拘滿漢官兵。今將夷俘若復拘留。恐無以折服其心。並查所獲夷人。復經問訊明確。此內並無較大頭目。留之亦屬無益。似不如仍照前次辦理。趁此時概行送還。俾先知感。李奕經。齊慎。與浙江巡撫劉韻珂。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公同商酌。意見相同。不揣冒昧。仍由伊里布給與書函。將獲禁白黑夷十六名。派委妥人。一併送赴招寶山。交還逆夷羅卜喇收領。該逆極為恭順。並稱即赴定海。稟知逆目噴喇噠等語。並查欽差大臣耆英。現在回浙。李等。業已行知。遵旨相機妥辦。再李伊里布。尚須前赴嘉興接印。李等。亦商定俟接印後。查明何處緊要。即在何處就近辦理一切。似較妥便。殊此知道了。

乙丑。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五月初九日。臣於嘉定縣城。將吳淞海口失陷緣由。馳奏在案。旋於初十日。馳抵崑山縣境。查崑山為蘇松水路省要口。臣沿途收集散回兵丁。約計二千四百多名。軍械礮位。尚未全行散失。探得兩

日以來。夷船已進吳淞。未抵上海。據蘇松總兵周世榮面稟。當時實已擊壞三桅船三隻。火輪船一隻。俱斷後航。逆夷有無沈溺。瞭望不清等語。查該逆犬豕性成。前在甯郡時。尚以假仁假義煽惑人心。及攻陷乍浦後。惟知恣意擄掠。直是強盜。此次暮入寶山。一無所得。上海商民。連徙一空。該夷偵知無可貪圖。勢必分竄四竄。松江一水可通。亟當斷其來路。即飭提標中營參將許聯鑾。前營遊擊王鳳翔。管帶弁丁。馳回松江。於離城南門外六里之大陸溼地。左築隄守禦。又飛檄壽春鎮總兵尤執。即將所帶之兵一千餘名。駐紮松江。相機防剿。此松江一路防守之情形也。

六

再查黃浦大江。南入太湖。以達太湖。即通蘇州之葦衣浜。寶帶橋一帶。該處逼近省垣。撫臣程雷。已派揚州兵在彼駐紮。臣又添派徐州鎮總兵王志元。管帶弁兵七百名。赴彼堵截彈壓。此一路湖汊紛歧。駕駛數百里。始到省城。寶帶橋形勢最要。該逆杉板船斷難闖進。此省城東南防守情形也。其劉河。福山兩口。亦為通海要道。通臬司崇恩。由常熟海口。馳抵崑山。在舟中接晤後。即委令前往該二處。設法堵塞。絕其窺伺。此福山劉河防守情形也。至崑山縣境所轄之三江口。南達太湖。北通太倉。東至上海。西為進省要路。該逆大船。雖不能行走。而大小杉板船隻。難保

其不駛入。然自青浦縣所轄之黃浦地方。溯水即不能到彼。不能大肆馳張。臣已督飭總兵周世榮。設法防範。並豫備破壞糧船一二十隻。實以泥塞。俟逆船到時。填塞河心。斷其來路。所有收集兵丁。除分遣外。尚有一千四百名。足資應手。此臣駐紮崑山防守情形也。至續調防守浙江之弁兵一千名。臣已飛咨撫臣。留駐省城。以壯聲威。臣又聞湖北提督劉元孝所帶之兵一千名。不日可到蘇州。更足以資彈壓而安人心。總之該逆不敢舍其大船巢穴。深入重地。經臣前已奏明。縱使搶掠商船。編排木筏。膽敢內犯。而我之兵力。有所施張。不至如海口之徑擄光鋒。當不致再有疏虞。臣惟有竭盡駑駘。詳慎辦理。斷不敢稍存大意。重滋罪戾。以期仰紓

七

聖慮。牛鑑又奏。署遊擊張憲。左臂受大箭重傷。於嘉定途次晤臣。面稱該逆大兵船。連桅高有數十丈。船身三層。俱有礮眼。不見一人。其火輪等船。亦均不見一人。該遊擊與提臣陳化成督戰時。連用大礮擊中大輪船三隻。後航。提臣以為可以沈沒。閱時竟安然無恙。後又擊斷大船高桅一段。亦竟無恙。我兵用礮擊中大船正身。反將礮子碰回。斃我守礮之兵。提臣見此光景。頓足長嘆。自言事不可為。俄而

被礮子擊中左臂而斃。該遊擊亦受火箭重傷。並稱松江吳淞太湖之兵。傷亡最多等語。臣聞此言。痛哭推胸。自怨自艾。該逆船雖如此兇惡。決不能駛入江口內。犯自恨不能及早將寶山縣城搬空。以守吳淞之法。專用全力拒守東溝。或可制其死命。良由臣無才無識。貽誤至此。臣雖萬死何足蔽辜。又臣於初八日卯刻。據崇明縣令稟報。該逆船有二十餘隻。在崇明洋面游奕。適署崇明總兵京口副將林明瑞。在太倉州舟中見面。臣飭令趕緊赴任。與現署總兵王士達。協力堵禦。並囑其將大船可到之口岸礮位。作速搬回。於適中扼要之處。厚集兵力。據險死守。該逆不能攜其大礮深入。我之槍礮。始可得手。然而該逆志在擄掠。崇明海外窮壤。非其垂涎。福山劉河各口。俱有淤灘。揚子江有六百里之長。始通海洋。沙線曲折。處處可以擱淺。均皆設有重兵。彼若乘木筏小船來犯。儘可聚而殲之。已嚴飭各營弁。加倍小心防範矣。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調遣防禦省城情形一摺。逆船已進吳淞。未抵上海。所有近省各隘。既據該督分派將備。帶兵前往。務當實力堵截。毋稍疏虞。至崑山縣西為進省要路。該逆杉板船既可駛入。尤應設法防範。該督擬將破壞糧船。實以泥塞。填塞河心。是否足以斷其來路。且逆船如果駛進。兩岸皆須伏有精兵。

八

槍礮夾擊。始可制其死命。不得因該逆大船不能深入。稍存大意。又片奏。遊擊張蕙面稟。此次接仗情形。可見洋面接仗。我兵槍礮。即將逆船打中。亦屬無益。是以朕早諭及矣。而逆船轉能將巨礮安設大桅之上。居高擊我。其礮子能及若干里。此外杉板火輪船。是否亦有桅上之礮。該遊擊既係目擊身經。著再行詳細面詢。馳奏。至崇明孤懸海中。現在逆船既在該處遊奕。著該督飭令署總兵林明瑞等。協力堵禦。務須加倍小心。是為至要。將此諭知牛鑑。並程高采知之。

揚威將軍奏。經參贊大臣特依順。齊慎奏。竊等。於五月初七日。接據兩江總督牛鑑咨。調現駐平湖縣壽春鎮總兵尤渤。帶兵一千名。馳赴上海應援。等語。即飛飭該總兵。先將河南兵一千一百名。全數帶往。嗣於初八日。復據牛鑑移咨。吳淞海口。情形緊急。將總兵尤渤所帶官兵共二千名。全行調赴上海。俾作應援。當復飛飭該鎮。及陝甘帶兵官。將甯夏兵四百名。肅州兵五百名。一併星夜帶赴上海。據備接應。茲又接據江蘇巡撫程高采移咨。逆夷已於初八日。攻陷寶山縣。火輪船二隻。駛入吳淞海口。逼近上海縣城。則黃浦江。官兵不便利行走。應由嘉興馳赴蘇州。以資捍衛。查逆船既逼近上海。蘇州省城。即屬喫緊。復飛飭總兵尤渤。改道馳抵蘇州。聽候調撥。若該省尚須添兵。等

九

等業將調回省垣江甯旗兵八百名撥往嘉興一帶擇要屯紮仍可就近調撥至浙江省城尚有征兵四千四百餘名其續調廣西兵一千名亦將次到省堪資守禦現接探報定海衛頭及岑港歧頭洋面等處分泊夷船十三隻又據象山稟報先後由西南洋面駛過火輪船三隻大小夷船八隻均向東北外洋駛去又據鎮海縣稟報自定海外洋駛出夷船二十一隻在金塘洋面遊奕等情查夷情叵測其前犯乍浦船隻現已由浙而北進逼吳淞海口該逆既有北赴天津之說且又添有夷船多隻駛過浙洋誠難保其不乘時多雨風連幫北竄是江蘇進北沿海口岸均宜從嚴守禦以期有備無患再李特依順現於五月十一日自嘉興回省合併陳明

十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續撥官兵赴蘇並近日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均悉逆夷現在攻陷寶山逼近上海蘇州省城緊要該督撫等咨調壽春鎮總兵尤渤所帶官兵二千名著即飭由嘉興馳赴蘇州以資捍衛至江甯旗兵八百名前已有旨諭令撤回江甯駐防所有嘉興一帶著該將軍等另撥官兵前往防守現在定海衛頭及岑港歧頭各洋面既有分泊夷船十三隻又報有火輪船三隻大小夷船八隻向東北外洋駛去夷船二十一隻在金塘洋面遊奕該逆來往靡常情形叵測該將軍等務須

嚴密防範毋少疏虞或乘此大幫船隻前赴蘇省之時設法進剿多方牽制當可得手仍著確探逆船蹤跡隨時迅速具奏將此諭令奕經特依順齊慎知之

又

諭前經屢次降旨諭令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夷船駛入不得與之海上爭鋒致難得力計惟誘之登陸我兵分路橫擊或從背後抄截自可制其死命逆夷兩次侵犯臺灣連洪阿等遵奉前旨誘令深入然後勒擊是以得手本日據牛鑑奏寶山接仗情形恨不全力拒守東溝等語是沿海堵禦不能決勝後路拒守實關緊要已可概見現據奕經等奏夷船多隻駛過浙洋並有北

十一

赴天津之說難保不乘風北馳著訥爾經額禧恩哈琅阿托渾布相度地勢先事豫籌務將前路兵船移置後層待其舍舟登陸厚集兵力取而殲旃當可大獲勝仗斷不可沿海迎戰再蹈覆轍是為至要牛鑑原片著鈔給閱看至大沽以東至山海關一帶既難處處添增兵船設使該逆於海岸空闊處所以小船裝載逆夷散位分路登岸肆行滋擾又將何以禦之並著訥爾經額等先事備防勿留罅隙將此各諭令知之

縣地方恭奉

欽差大臣耆英奏竊於五月初六日行抵距江西一站之西安諭旨著耆英暫緩起程俟嘉興乍浦布置諸務妥協折回杭州省

城協同奕經等。加意防守等因。欽此。李遵即返棹。於初七日奉到

諭旨。著英著遵照昨奉諭旨。於嘉興乍浦一帶酌量扼要處所。駐紮控制。妥辦諸務。該大臣昨奏。外委陳志剛回稟。該逆不願戰禍。祇求通商。該外委既經面見逆酋。必非兩言而止。此外有何言語。並未詳晰聲敘。著著英據實具奏。本日又據奕經等奏。請將辦理羈縻事宜。專交著英辦理。著責成著英。妥為商辦等因。

欽此。遵即晝夜兼程。於初十日旋抵浙省。伏思李材本庸愚。性尤粗直。當此夷務喫緊之際。不敢稍存推諉之見。今欽奉

十二

諭旨。令於嘉興乍浦一帶酌量扼要處所。駐紮控制。並將羈縻事宜。責成李。妥為商辦。李惟有竭盡犬馬愚誠。會同伊里布等。熟商妥籌辦理。查嘉興自乍浦夷船退出之後。經地方文武各員。撫綏彈壓。閭閻尚為安帖。惟嘉興為江浙兩省咽喉要地。現在夷船尚在江蘇洋面遊奕。儻一有警報。民心不無驚恐。李擬即前往該處。與江蘇交界之平望一帶。察看情形。扼要駐紮。以資控制。俟諸務就緒。即行折回。屆期體察情形。或就近在甯郡一帶。籌辦羈縻事宜。至前次夷保解回省城收管。現經委員解至鎮海交還。或藉此恩信。易受羈縻。李等惟有設法辦理。再外委陳志剛前赴

夷船。面見首目郭姓。除來往書信。業經揚威將軍奕經奏蒙

聖覽在案。其首目郭姓。曾向該外委言及該國不願戰禍。祇求通商。伊中堂待我們恩義甚好。我國無不敬服。現在來浙。是何官職。能否奏事。所有曉諭之言。我們尚須稟明我國全權之官。商辦。但恐伊中堂不能了結。我們須先見伊中堂面商。若有

欽差大臣。還須在舟山同我國全權之官面商。我們不敢擅行作主等語。李以該逆如果情願息兵。懇請通商。若再求見李及伊里布時。自應准其所請。惟李不敢擅專。相應先行請

旨。伏候

十三

訓示遵行。再李此次前赴嘉興。除由京帶來佐領兵弁。並杭州滿營官兵。仍帶往差委外。所有四等侍衛威齡。並前由浙省派委隨同辦事之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六品頂帶普通。山東沂州府知府陳晉恩。在籍刑部郎中嚴遠。浙江石浦同知舒恭受。浙江前任長興縣主簿嚴錦堂。嘉興協副將福禧。撫標中軍參將尚安泰。外委陳志剛。現俱一併調往。以資差遣。合併陳明。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牛鑑奏。寶山接仗情形。當經降旨。著訥爾經

額等。先事豫籌堵禦。並將自瀾河至山海關一帶沿海前路之礮酌移後路。該督於接奉後。如何籌備。以臻妥善。著即迅速具奏。茲發去籌議防勦機宜各條。並著訥爾經額體察情形。悉心覈辦。總期布置周密。以操勝算。而遏逆氛。是為至要。

一海口自大沽北岸至北塘南岸。後路接應。擬用察哈爾馬隊。一大沽南岸至山東連界之狼坨子一帶接應。擬用察哈爾馬隊。

一北塘北岸至洋河口一帶。於後路空闊處。擇要來往接應。擬用吉林馬隊。

一山海關秦王島。後路接應。擬用黑龍江馬隊。

十四

一北塘北岸後路。仍須接應。擬用胡超管帶陝甘兵內酌撥。

一天津城內少井。向係取汲外河。總督臨時。似應移駐天津城外之賀家口一帶。七兵紮營。且彈壓城外商船糧船。聲勢更為聯絡。

一逆夷船載馬匹。似不專為上岸乘騎而設。且又多置什人。或即係火龍經所載真馬。假人燒營之法。於上岸後發機衝突。其上岸處所。必在荒僻海沿。我兵瞻見。迅即飛報。後路馳往。乘其半渡。易於攻勦。我兵復於近岸。相度地勢。埋伏夾擊。如猝不及伏。即先用火礮火彈拋擲。再用藤牌兵滾斫馬足。馬必驚逸。我兵再以槍礮橫擊之。使其人馬不能相顧。可期得手。

一大沽北塘南北。陂陀高下處所。宜多設疑兵。該逆見營盤旗幟屯紮。必併力攻撲。及至近前。卻係虛設旗幟。我兵恰繞出後路掩擊。使該逆猝不及防。或後路本未設兵。而前面反有游兵往來。待彼直撲。我兵又從左右抄擊。將該逆衝斷。首尾不能相顧。所謂前虛後實。前實後虛。左虛右實。種種出奇制勝。該夷必至驚潰。

一自瀾河以東。至山海關各海口。並沙岸漁戶。先期密遣人與之雜處。儻夷匪於空僻處登岸。必劫令引導。即可誘入夾擊。再假扮商漁各船。為之引線。誘令夷船擱淺。臺灣制勝。即用此法。惟此等誘賊之人。必須親信弁兵。鄉勇加以重賞。方可密遣得。乃否則為夷所餌。不可不防。

十五

一大沽北塘擱江沙外。夷船礮力不能及。我礮臺必用杉板多隻駛入。以火箭火彈。焚擊臺上之兵。魚網綿被。以之禦礮子。則不足。以之禦槍丸。火箭則有餘也。

一杉板駛入內河。較之洋面。攻擊大船。似易得手。或於水底暗伏水勇。用計擊沈船隻。又於岸上多設槍礮。兩面夾攻。或用火礮火彈。焚燒其船。隨機應變。可期制勝。

一大沽海口。防禦嚴密。該逆自不肯徑進。必於間曠處。用小船載人。分起運送上岸。我兵聞信。自應分兵抵禦。但夷情詭詐。或伴於此處進兵。誘令我兵用全力堵禦。實則於他處復用船

運送礮位人眾。上岸滋擾。甚至夷兵登岸後。繞至我兵後路截殺。則前面之礮。均不得力。總須先事豫防。思一萬全之策。方不墮彼奸計。

一逆夷於偏僻海邊。運送礮位上岸。我兵迎面直擊。勢必攔其兇蹙。自應於岸上設伏抄擊。方易得手。惟沙岸一望平漫。豈能處處布置。該逆於無人之處。亦必不空開礮火。擬於岸上距村莊較近處所。擇地設伏。俟逆夷撲搶前來。或從兩面夾擊。或從後路兜擊。則夷匪離船已遠。必致驚潰。

丁卯。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駐紮崑山。兩月以來。據各路探報。初八日。在吳淞接仗時。擊沈火輪船一隻。又擊壞大

十六

夷船二隻。沈擱沙灘。又擊斷大夷船中桅一隻。仍前駛去。並查得該逆入寶山城後。點明各船轟斃夷人。約有二百數十名之多。本報據上海各報云驅使本地強壯丁男。為之搬運物件下船。旋即陸續留住。補充斃夷之數。又於十二日。已刻。報到該逆船四隻。於十一日午刻。駛近上海縣城。夷匪數百人。即從新開登岸。繞進北門。該縣商民。久已遷徙一空。力不能支。即於未刻失守。又於十三日午刻。據壽春鎮尤渤。署松江府王紹復稟報。該逆船由浦江駛入城外。礮聲不絕。該鎮即將所帶官兵。出城分紮四隊。嚴陣以待。該守上城督戰。見黃浦江面。由東南駛來火輪船二隻。杉板船四隻。開放

大礮五六十聲。我兵見其將近東漢口岸。開礮回擊。該逆相持至申刻。仍由原路而去。伏查該逆兇狡異常。見我兵隊伍整齊。不敢近岸。難保其不糾約多艘。去而復來。臣已飛飭該鎮守。嚴督弁兵。實力堵禦。務使計出萬全。不使該逆有可乘之隙。至由松江泖湖而進。可以直達蘇州盤門外之寶帶橋。逼近省城。最為緊要。已飭臬司星夜回省。面商撫臣。馳赴寶帶橋。兼派一營。分別堵禦。其由上海之新開。至青浦之黃渡橋。四江只崑山之三江口。臣已節節設伏。預備減運糧船多隻。截其來路。並面飭蘇松鎮周世榮。在於三江口地方。屯紮營伍。督率防剿。所有劉河福山

十七

兩海口。臣與撫臣會商堵截。不令一船窺入。現查上海文武員弁。尚無下落。牛鑑又奏。臣接准廣州將軍耆英咨稱。於五月十一日。自杭州起程。星夜趕赴嘉興一帶。擇要駐紮控制等語。臣查前撤調壽春總兵尤渤。管帶之防兵二千名。本擬以一千名。留駐松江防守。以一十名。派往蘇州省城。以壯聲威。業經奏明在案。旋因該逆已據上海縣城。松江萬分喫重。臣已飛檄尤渤。即將所帶之二千名防兵。全數留紮松江。以厚兵力。而資攻剿。茲該總兵等。雖已擊退逆船。而逆夷詭譎萬端。所有該總兵所帶之兵。未便再行分撥。轉形單弱。

現在蘇州省城尚未設有重兵而湖北提督劉允孝又無抵蘇的期江浙督苗相依嘉興至蘇州不過水程兩日臣現飛咨廣州將軍耆英帶兵一二千名星夜來蘇以壯軍聲而安人心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上海失守逆船駛抵松江城外並查明吳淞接仗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逆占據寶山將本地強壯丁男為之搬運物件陸續留住補充斃夷之數殊堪痛恨前在吳淞接仗時擊壞大船二隻是否即係擱淺之船該逆於十一日從新開繞進上海北門上海遠已失守該處是否有將弁防禦曾否交鋒現在文武員弁作何下落逆船由浦江駛入松江城外

十八

官兵出城嚴陣以待該逆開放火礮五六十聲我兵回擊逆船仍由原路駛回既已接仗何以並未擊壞該逆一船其杉板船丈尺約有若干有無裝載火礮據稱由上海新開至青浦之黃渡橋四江口崑山之三江口均已節節設伏堵截所奏亦未明晰仍著該督逐條查明並將如何堵截之處迅速詳晰具奏至松江由泖湖而進直達蘇郡實為省垣要隘著牛鑑督飭文武員弁併力防堵勿令逆夷竄入其附近各處港汊亦應協力分防切勿顧此失彼又另片奏松江防兵未便撥往蘇州等語昨已降旨諭令耆英伊里布前來協同籌辦並諭令奕經於參贊大臣內酌調一員赴蘇統兵防禦劉允孝所帶之兵如尚未到

著即探明催提務令及早抵蘇該督惟當公同商酌保守省垣並相度機宜力籌攻剿是為至要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本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臣跪讀數四不啻

面命耳提仰見

聖明洞察惟恐夷情詭譎思慮稍有不到即墮奸計

指示周詳莫名欽服竊臣任事直隸將及兩載統計在洋籌防已

閱年餘之久於此間天時地利人事均屬目擊無不周諮

博訪悉心體察折衷定計以操萬全即逆夷無警而與文

十九

武員弁再三提撕時時如有賊至不敢稍有疏虞現在江

浙等省警報屢聞屢奉

寄諭臣與在事各員見逆夷之猖狂莫不同深憤恨茲蒙

垂詢各處如何布置臨時如何策應並該逆呈遞字件必主見豫

定勿令軍民觀望士氣不揚仰見

宸算卓越早破奸謀臣謹將籌辦事宜分晰各條敬為我

皇上密陳之

一該逆如敢北駛其大船萬不能進口誠如

聖諭必將大船停泊沙外另用小船駛入查刻下潮勢微弱至大

不及一丈且夷情狡獪初到之時不敢即行深入必用火

輪船杉板船先行嘗試。聞在南省大率如此。臣已與鎮將等嚴約。該船如果駛進。務須以靜待動。以逸待勞。度我礮可及。彼船然後聯環施放。以重子擊其船。以窩蜂子擊其人。決不可一見船影。一聞礮聲。即行開礮。以致敵船逼近。轉有礮熱難施之慮。又南北兩岸。除河身中流外。均屬淺灘。北灘長有葦草。該逆詭譎多疑。慮有埋伏。必不駛往。南灘一片空曠。潮來水漫。淺深不辨。擬於灘上安設小木椿。鐵鹿角。於岸上故張旌幟。作為疑兵。令彼揚帆奔赴。遇椿遇幟。皆可刺破其船。而火輪兵船。並可擱淺。是時礮擊火攻。兩俱得力。此預備逆夷小船駛進抵禦之策也。

二十

一大沽南北礮臺。乃津郡門戶。最為緊要。且多礮羅列。若使礮臺被占。則我礮轉為彼用。誠如

聖諭。斷不可不加意嚴防。臣與鎮道熟計。礮之猛烈。惟土可制。前經演試。得加眾將眾兵之所共見。因於各礮臺上。飭堆土壘。橫直兩層。前一層用直。在各礮之兩旁。後一層用橫。在各礮之後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礮。而於後層土壘之上。又橫以木梁。復蓋土壘。聯絡成棚。外實中空。旁有走路。我兵裝藥裝子。皆有遮護。可以避其高落之礮子。與其火彈火箭。眾將眾兵。皆知敵礮萬不能傷。更覺心定氣奮。北塘南。北兩岸礮臺。亦照此一律辦理。查該逆所至。披猖總因礮

如雨下。弁兵受傷潰散之故。今如此安置。則兵不畏礮。臺自可守。此各處布置避礮守臺之策也。

一臺既能守。則前路先鋒。可以相機取勝。而後路接應。自然益加奮勇。前奏大沽北塘兩處礮臺。後路接應。皆係鎮臣在前提。臣在後。兩提臣營盤。與兩鎮臣營盤。相去不下二十里。臣與該提鎮等議定。設有夷船北駛。信息兩提臣各酌留兵數百名守營。一面帶兵赴提。與鎮臣相距均不過二三里之遙。一則前路之兵。知接應之不遠。必能奮力進攻。一則後路之兵。視賊勢之如何。可圖相機制勝。並於各營分設銅鐵礮位。共計五百斤至千餘斤者。四十餘尊。

二十一

又一二百斤者。三百餘尊。並製有四輪兩輪礮車。可以裝載推挽。隨處接應。又每營分撥竹礮二百尊。是後路層層有礮。均已足數應用。至礮臺所設礮位。大小相間。大者擊其河心之船。小者擊其傍岸之船。弁兵演練既熟。先後次第。皆有一定章程。且移礮撤後。明示其意。恐轉起畏懼之心。不言其故。又恐妄生疑慮。應請仍循其舊。可保無虞。此臨時預備後路接應之策也。

一大沽北塘兩處。地勢相同。設夷船駛入。我兵抵禦之具。其明用者礮位為先。而以撞槍火箭火彈竹礮弩箭助之。並於河心木筏之上。安設二三千斤礮位。遣水勇隱身點

放足以攻其船底其暗用者以大魚網多張沈水五六尺滿河皆有使其兵船遇之而罟網輪船遇之而繳輪則彼船進退皆難迅疾勢必張皇失措我兵攻勦益見得力又備有網船百餘隻堆積葦草灑以硝磺桐油已揀備精細膽壯之人擬黃夜帶領水勇由海河左右通海之鹽溝統至夷船後面相風施放以為焚燒之計此各處預備攻勦之策也

一該逆詭譎多端各處猖獗皆係乘虛而入兼且散布謠言聲東擊西更易誤墮術中臣與在事文武熟商此間以大沽北塘為最要其餘各小海口次之設令該逆窺見大

二十三

沽北塘兩處防範嚴密無可得手另用小船滋擾別處俟我分兵往應輒用大幫駛進此亦不可不防現已議定狼坨子祁口一帶有害則用南路之兵勇接應澗河黑沿子一帶有害則用北路之兵勇接應大沽北塘屹如山立不准一兵動移緣各處小海口惟三板船可以行走且多係乘潮方可出入攻撲較易萬不可舍此顧彼致涉張皇並於大沽迤南道溝子之高橋地方鹽溝埋伏鄉勇五百名北塘迤南灘上之鹽溝埋伏陝兵五百名以備出奇制勝此臨時持重並設接應之策也以上各條臣俱悉心籌議嚴益加嚴且天津郡城尚存新

舊兵二千餘名鄉勇一千名現又蒙

飭調山西兵一千名來津飭令太原鎮總兵善祿管帶統計兵數郡城足備防守且可臨時相度情形分撥接應所有郡城至葛沽一帶沿河兩岸扼要之區亦俱勘定設伏處所擬每處安設竹廠數十尊鐵礮十餘尊分伏兵勇於河道曲折有所障蔽之處設該逆竟用小船內駛即可相機轟擊以為萬有一然之防至逆夷進口先行呈遞字件一節

如

聖諭該逆若再北駛與前歲赴津情形迥不相同其要求既非情理則收受即為猶豫誠恐墮我士氣聞繫匪淺如係違一

二十三

二人駕杉板船投遞謹擬遵

旨擲還亦不傷害其人備用火輪船前來投遞則該逆叵測之心業已顯露自應伺其動靜準備轟擊若用被脅商漁代遞即遵

旨將字件密行呈奏扣留人船勿許放回並擬探有夷船信息即先出示封港無論本地與外來商船俱禁止出入免其誘脅舵水作為引導臣萬不敢稍涉遲疑有誤事機抑臣觀該逆伎倆總以漢奸為爪牙失事各處均有漢奸內應臣督飭地方文武嚴定章程編列保甲城市鄉鄰俱委員逐日輪查務使外來奸匪無可容足郡城五方雜處良莠不

齊並恐海口有事本地土匪因風吹火藉端劫掠搖動人心特諭令各紳耆於關廂內外分為二十局各自團練作為戰民俱列名註冊使之守望相助平時即隨同各委員分段稽查漢奸如有查獲立予重賞現在城廂內外各色人等悉為官用人心固結之至斷不致為奸滑之徒搖撼誘脅該逆縱詭詐百出若無漢奸內應自亦無從得手臣滿洲世僕受

恩深重從不敢於

君父之前稍作過量之語惟兵弁振作士民安堵確有可信用敢據實敷陳以期仰慰

二十四

宸懷

訥爾經額又奏正在繕摺附接奉

廷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昨據牛繼泰寶山失守情形天津地勢處處有攔江沙逆夷不識路徑可期勤殺淨盡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深恨逆賊披猖至於此極仰蒙

聖主俯察天津地勢處處有攔江沙與濱海立城者情形不同飭令先事密籌期於眾志鎮定不可因寶山失挫致懈士心臣敬

領

訓示深切著明無任欽服查大沽北塘等處均係海河該逆大船

不能駛進其一切布置以及安設兵礮逐層埋伏逐層接應之處已於正摺內明晰聲敘伏念賊勢如此猖狂尤在持以鎮靜庶士氣益奮人心益固且該逆船上放礮原係以多取中非有一定準頭臣所籌辦各事宜總以先避其礮為主今我兵站立得法無慮潰散設彼竟敢冒死登岸則彼船在後必慮自擊前面之人不肯開礮而我後路之槍礮火箭大有可用或從後抄擊或分翼截殺必當恪遵諭旨相機取勝其澗河黑沿子等處海口礮臺並安營之處多係依傍村莊緣無村莊之處即無水可取且附近村莊團練鄉勇近則可以隨營操練同兵協防遠則離家不便現在

二十五

兵勇同處日久均已聯為一氣至各礮臺原設礮位二三十尊不等臣前又分撥竹礮每處五十尊礮臺不能容納因一律排設於營前土壘之上使該逆舍舟登岸礮臺前面一片淤泥重壘創空陷坑勢難駐足我兵乘勢施放槍礮足可得力所有前次奏明各處後路接應臣現已豫備竹礮五百尊分撥應用以資攻守至山海關一帶營盤早經移紮在後臨海礮位亦俱酌移後路臣前又解去竹礮二百尊新造撞槍一百桿火箭二千枝交鎮將存管備用

並咨會

欽差都統哈琅阿查照在案

諭內閣著派賽尚阿馳驛前往天津會同納爾經額商辦事件
諭軍機大臣等據納爾經額奏遵旨籌備一摺又另片奏查察天
津地勢情形等語朕詳加披閱所議各條尚屬周妥其中有一
二處尚須究論以臻盡善者已派賽尚阿馳驛前來會同該督
面商辦理著俟賽尚阿到後與該督詳細籌畫再行具奏

戊辰

諭內閣江蘇海口現有逆夷滋擾天津濱海之區自應先事豫防
昨經降旨派賽尚阿馳往天津會同納爾經額商辦事件賽尚
阿著即作為欽差大臣頒給關防會同該督辦理防勤事務巴
清德那桑阿著隨同前往乾清門侍衛托精阿阿克精阿倭哩

二十六

布長山均著一併帶往酌量差遣俱著馳驛遇有陳奏事件巴
清德那桑阿著一同列銜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逆夷猖獗天津海口防禦尤關緊要著為用
遣鄂順安將該省所存撞礮撞槍酌量挑選二三百桿委員解
赴天津交納爾經額收存備用該二省所存撞礮撞槍無多
並著趕緊製造陸續添補其前調之山西兵一千名經過河南
著鄂順安催令迅速前赴天津毋得稍有遲誤

又

諭現在駐關之吉林兵一千名著哈琅阿留五百名在關防守其
餘五百名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又前駐高橋之

黑龍江兵一千名著即飛調來關留五百名其餘五百名亦著
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並著於巴雅爾倭克精額烏
凌額德齡阿富勒洪額五人內公同商酌三人管帶前往擇要
駐紮以資防禦

又

諭所有駐紮高橋之黑龍江兵一千名本日已降旨調往山海關
矣著禧恩於大凌河馬匹內再行挑選五百匹迅速解往山海
關以備更換

又

諭昨據鐵麟等奏豫備蒙古兵二千名已駐紮口上遊收聽候調
遣著飭令迅速啟程前赴天津所有直隸牧青馬匹著全數調
回京師收放並著該都統等酌量於上駟院太僕寺收羣內挑
選二千匹派員管解來京收放備用

二十七

又

諭前有旨諭經額布挑選吉林精兵一千名棍楚克策楞挑選黑
龍江精兵一千名候旨調遣該將軍等接奉後定已妥為揀調
分派得力之員管帶矣現在逆夷猖獗有分艚北駛之謠天津
重地不可不密加防範著經額布即將所挑吉林兵一千名派
員管帶前往錦州高橋駐紮棍楚克策楞所挑黑龍江兵一千
名派員管帶前往盛京駐紮以備調遣所有該兵丁隨帶器械

務須精良通用為要

楊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齊慎奏五月十一日等因逆夷攻陷江蘇寶山縣飛飭總兵尤渤帶兵改道赴蘇接應等情一摺拜發後旋接兩江總督牛繼來咨寶山失守提督陳化成業已陣亡該督現在退至嘉定地方等聞信之下不勝髮指皆裂因思寶山為上海屏蔽寶山失陷上海甚難固守蘇松一帶兵民柔脆人情必將震動而上海距嘉興一帶不過二百餘里防守更屬緊要查浙江本省官兵向不足恃其調到各省征兵除尤渤帶去河南兵一千一百名陝甘兵九百名又江甯旗兵八百名已

二十八

撥赴江蘇豫備續調外分防省城曹紹上虞以及各海口兵勇共計一萬四千名刻下江蘇喫緊似須再行調撥以資防堵惟撥數較少仍屬無濟於事撥數較多則浙之虛實逆夷偵知又恐顧此失彼等再四籌商江浙唇齒相依蘇州尤為緊要無已先將現屯嘉興之江甯旗兵八百名飭赴蘇州聽候調遣其嘉興一帶居江浙兩省之中亦須有兵屯紮等現在通盤籌算省城為根本重地所有駐守各路官兵似不宜再有調動其曹江紹興及上虞以東前路兵勇分在數處亦難再撥惟查有續調廣西官兵一千名頭起業已到省即令此項兵丁暫駐嘉興候調

二十九

近之區年來一切防堵事宜節經

欽派大臣審度周詳該督及帶兵大臣定能恪遵訓示布置妥善設逆夷膽敢窺近必將自取滅亡惟等浙半以來身歷其間所有該逆伎倆見聞較為親切該督等或未能深悉謹就所知臚敘五條以備防堵之助敬為我皇上陳之

一天津貨船皆能直抵關門逆夷如敢駛近宜以鎮靜防守為要凡係商漁船隻皆宜聚於關內勿使出入免致奪我船隻資為夷用且凡通海港汊及偏僻小路均宜派人稽查堵截毋令一人往來以斷漢奸傳送消息接濟糧食

並令府城內外各店舖連環取保其廟宇等處概不許容留閑人庶不至造作浮言搖惑人心

一江浙地狹路仄難於布列行陣勢不得不於沿塘近海之處安兵防堵北方地勢寬展儘可於逆夷大礮不及之地扼要安營並於高阜處搭設高架遠為瞻望以次傳報該逆最畏擡礮如敢承突上岸彼之大礮一時不能運動我兵用擡礮連環轟擊較為得力

一沿塘建築土墩不甚可恃逆礮力猛有準不過一二出土墩便已坍塌且逆礮大半自桅頂施放憑空下擊我兵雖藏伏墩後仍不能避或於營外建築土城庶可避其火

箭

三十

一逆夷聲東擊西是其慣技每當槍礮相持煙霧迷漫之際彼必多方從背後及兩旁繞出或冲行陣或截營盤我兵腹背受敵遂不得手是宜先將各處小路設法截斷或撥兵瞭望堵禦並加意防守營盤我兵自不至有顧此失彼之虞

一北方地勢既曠逆夷登岸必以大隊攻撲我兵即須以大隊迎敵該逆總以五人魚貫一排腰插手槍尖刀背插火箭其鳥槍以四桿輪替為首者施放第五人裝藥以次傳遞聯絡不絕我兵於正面攻勦之外尤須於遠處多伏

馬隊從兩旁橫衝其陣彼必自亂並查逆夷慣用炸礮我兵易致受傷如臨敵之際地勢寬展宜各以數十人分為散隊進攻庶彼炸礮落於空地不致每發傷人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經奏防勦事宜五條可備採擇茲先鈔錄原奏發交訥爾經額閱看著俟賽尚阿到後會同相度情形酌量布置以臻周密本日已派賽尚阿為欽差大臣會同訥爾經額辦理防勦事務並派侍衛巴清德那桑阿等隨同前往矣現在直隸兵丁尚須添派著該督於所屬各營挑選步隊兵丁二千名前赴天津以資防堵更為周密現已調察哈爾官兵二千名赴津又調吉林黑龍江兵一千名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擇要駐紮以壯聲威所調山西官兵著於河南一帶迅速迎提

三十一

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程商榷奏竊照蘇省現辦堵勦事宜經臣等節次請兵請餉籌復上海寶山二城以期稍贖愆咎所有應辦事務如支放銀糧添造槍礮製造器械豫備兵糧皆屬關繫緊要臣等現飭藩臬兩司妥議章程公同覈定在於省城設立糧臺分別趕辦其督理大員本省藩臬兩司自是責無旁貸惟藩司李星沅本任度支已屬不少又管理江浙兩省軍餉數百萬兩並會辦浙省糧臺實已刻無餘暇臬司覺羅崇恩現須來往各處海口隨

時帶兵策應。亦有本任刑名案件。均未能專司坐辦。而蘇省又向無同城道員。除糧道已經押運。故程外。惟汪甯暨巡道黃恩彬。現署江甯藩司。未經卸事。其餘巡道。非專駐江海各口。即歷來管理河工得手。未便調令來省。臣等伏查上年蘇州。奏設浙江後路糧臺。欽奉

諭旨。飭令原任湖北藩司孫善寶。辦理一切。於今半載。實力實心。不避勞怨。其督製各件。無一不親加試驗。解赴浙省。並無遲誤。已經著有明效。刻下浙江軍務稍就。輕簡蘇省。現設糧臺。與浙省前設糧臺。同在一處。若以該員就近兼辦。積事必可裕如。合無仰懇

三十二

天恩。俯念蘇省一時實乏大員。即令該員孫善寶。會同藩臬兩司。兼管蘇州糧臺事務。一應文案簿籍。各分界限。不任混淆。將來報銷。亦復各歸各省。無虞轉轄。其崑山松江等處。應設分局。以為轉輸。由臣等委員承辦。統歸糧臺綜覈。如此則責成既有專屬。而公事得以認真。實於勦堵機宜。均有裨益。

程高采又奏。竊照逆夷於初八日。攻陷寶山縣城。即有逆船二隻。闖入黃浦江內。當經臣由驛馳奏。並將省城防守事宜。陳明

聖鑒在案。查上海濱臨黃浦。該處商賈輻輳。且設立防堵總局。存

貯軍火餉銀。所關匪細。臣一面飛飭該道營縣。暨調防將官。督飭弁兵。認真守禦。以期力保危城。並因松江郡城。現在較為喫緊。前次督臣奏調壽春鎮尤渤。管帶兵丁二千名。先後由平湖行至松江。即一併截留該處駐紮。以資防守。去後。旋據探報。十一日午刻。逆船四隻。駛近上海縣城。署提標右營遊擊封耀祖。守備王嘉謨等。督兵守衛。力不能支。即於未刻失守。並據蘇松太道巫宜稷稟稱。該道因寶山失守。逆夷逼近泥城。當將總局餉銀文卷等項。督飭局員。運赴松江府城。並因該郡兵數無多。前往查看情形。即回縣會督文武防範。詎該逆已於十一日。進攻縣城。失

三十三

守。該道未及入城。即馳回松江。保護糧餉。又據松江府稟。逆夷於十二日。駛進火輪船二隻。杉板船四隻。在松江南門外黃浦江內。開礮五六十出。經該署府王紹復。會同壽春鎮尤渤。督同弁兵。出城堵禦。開礮回擊。該逆因見我兵隊伍整齊。即於申刻退出。現經華亭縣劉坦等。將浦江進口要路。設法堙塞。各等情。臣披閱之下。忿恨填膺。該逆既陷寶山。不數日。又陷上海。進犯松江。實屬猖獗已極。現雖已由松江退出。難保不去而復來。且黃浦為至蘇要道。官塘則由青浦崑山。可以直達蘇城。外河則有澱山湖。章練塘等處。湖面較寬。而港汊較窄。臣已飛飭各縣。營於湖口

文港等處嚴督弁兵晝夜巡防並於官塘要隘處所將減
歇應行修造糧船駕往停泊多購竹蓆麻袋填以土石如
果該逆竄入內河即擊穿船底沈塞河心以阻其進犯省
城之路惟山西湖北各兵尚無抵蘇消息省城兵力較單
經督臣飭令徐州鎮王志元帶兵七百名至蘇即令在於
城外寶帶橋等處駐紮並又奏明飛咨

欽差大臣耆英帶兵前來以為援應其平望王江涇兩處亦已飭
令安徽撫標官兵三百五十名分赴巡防此外福山劉河
兩口俱係省會要津現飭該官兵等防範加嚴免致該逆
分路四竄一俟各路兵丁到齊即力圖進剿克復城池以

三十四

期稍曠前愆於萬一伏念臣猥以庸材謬膺封圻重寄數
日之內連城失守獲咎匪輕惟有請

旨將臣交部治罪以為兩次失地者戒再該逆攻陷寶山三日後
始由浦江竄入上海所有在城文武查該縣劉光斗守備
王嘉謨等現無下落其署遊擊封耀祖是否嬰城固守上
海道巫宜稷是否藉詞他往容臣另行分別查參辦理
程高米又奏臣頃准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來郵以逆夷
大肆猖獗現已專弁給文前往照會曉以大義示以利害
等語惟該夷有無回書現在尚未得悉因思蘇州為根本
重地大兵到尚需時而夷船又至黃浦江情形實為危急

伊里布素為該夷悅服可否
敕令伊里布來蘇將該夷暫示羈縻以安人心一俟各路大兵到
齊再籌攻剿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牛鑑奏逆夷闖入上海縣城失守已降旨諭
令極力防堵要隘本日據程高米奏逆船駛近上海縣城署遊
擊封耀祖守備王嘉謨等督兵守衛力不能支旋即失守等語
覽奏憤懣該處兵弁究有若干何以尚未交鋒遽致失守現在
文武員弁作何下落有無逃避情事著查明具奏其各郡縣餉
銀文卷現已運赴松江府自不知運至省垣更為妥協又牛鑑
程高米奏請蘇州設立糧臺一摺所有蘇州省城設立糧臺即

三十五

著派令孫善寶就近兼辦仍會同藩臬兩司稽查文卷簿籍勿
令混淆其分局轉輸統歸糧臺綜覈以昭慎重前經降旨諭令
者英伊里布馳赴江蘇會同牛鑑等商辦一切諒於接奉後遵
照辦理惟蘇州省城為根本重地松江黃浦及青浦崑山等處
為入省要隘處處均關緊要著牛鑑等嚴督將弁加意分段防
禦可勤則勤當守則守毋稍疏懈以致再有疏虞其調取湖北
兵丁著星速催提入境以資協防而壯聲勢

已
諭內閣著八旗漢軍每旗各挑選神機神樞砲二十五位共二百
位交欽差大臣賽尚阿帶往天津備用

江甯將軍德珠布副都統興倫泰竊等前因下浦失陷曾將衝要江城酌加慎重緣由繕摺於四月二十九日拜發後茲於五月十三日疊准江蘇撫臣程高米咨開逆夷攻陷吳淞直逼上海而大隊逆船仍泊吳淞難保無分投滋擾咨行加意謹防等因等接閱之下不勝髮指伏思江南省會城垣遼闊要隘殊多現在旗兵僅有二千一百餘名其前經暫留浙省之兵八百名如蒙

恩准撤歸僅敷城垣防守而京口迫臨江岸近接省垣為南北咽喉最要之區該處連青州兵現只一千五百餘名亦僅敷城中防守如從前吳淞一帶堵禦森嚴長江之慮尚可稍

三十六

舒今既失陷吳淞其近海之團山關鴉鼻背等處以及沿江各隘皆變為極險之區當茲逆夷雖未入江不但崑山蘇州水旱道路可慮其侵而由海道江有崇明劉河等處縱謂沙淤水淺逆夷大船不能行進而火輪杉板諸船並聞有新造竹筏皆可便行沉像一水風帆非同陸地可比是則京口重地尤為可慮等德珠布係駐防西安滿洲世僕素知該處旗兵尚稱強勁當此長江可慮之時請將西安旗兵調撥一千名前來協防庶幾得資保護等復思凡逆夷滋擾先憑漢奸探聽消息縱或防守兵多而奸細內藏終為所漏前聞下浦有失即係漢奸暗為內應故隨飭

守門弁兵留心查看曾獲面生可疑者數人內臂有針刺墨圈辨後又有月牙痕者形跡可疑現在飭縣嚴訊以昭慎重並囑護藩司黃恩彤轉飭省垣內外居民結連保甲實力稽查俾奸宄不能涸跡

諭軍機大臣等德珠布興倫泰江甯京口重地加意謹防一摺據稱江南省會要隘殊多京口迫臨江岸為南北咽喉最要之區逆夷雖未入江甚為可虞等語江南省城現有旗兵二千餘名京口駐兵一千五百餘名僅敷守禦所請調西安旗兵一千名程途遙遠恐緩不濟急即使調齊而以一千名兵下分隘防守亦覺單弱無濟於事惟有就本地原設兵弁加意防堵或激勸本地土著民人同心防守或於江河扼要處所設法填塞阻其內犯之路現已諭知揚威將軍參贊大臣酌撥兵丁一二千名前來應援兵至漢奸為逆夷助虐尤為可恨該將軍副都統等務當隨時留意偵察嚴行懲辦以絕奸萌

三十七

又 諭德珠布等奏江甯京口重地兵力較單恐逆船入江內犯等語著奕經等在統領各兵內挑選一二千名派員管帶逆赴江蘇交牛鑑等的派要隘以資防堵毋稍遲誤 庚午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夷船於十二日由黃浦江駛抵松郡南門外總兵元渤奮力擊退臣由驛奏

聞在案。臣連日以來收集潰散兵丁已有四千五百餘名。臣以松
郡為蘇省屏藩。復派撥河南安慶兵八百名赴松。統交尤
渤布置防勤。又飭署松江府王紹復將近城之東。以西
二口門。相機堵塞。惟黃浦江接連三泖。澱山諸湖。一片空
闊。其各湖收口之處。最為淺窄。該逆大船火輪船。斷難闖
入。惟杉板船。可由泖澱諸湖。直抵省城外之寶帶橋。先經
臣派徐州總兵王志元帶兵七百名。揚州等營兵二百名。
在彼駐守。尚慮兵力單弱。臣復派河標漕標兵一千二百
名。赴寶帶橋一帶。統由撫臣調度嚴防。一面飛咨廣州將
軍耆英帶兵一千名。迅赴蘇州。扼要控制。並咨揚威將

三十八

軍於嘉興防兵內酌派一千名。赴蘇應援。以固省城根
本。旋據鎮臣尤渤會同署松江府稟報。十四日寅刻。該逆
又以火輪船二隻。二桅大船三隻。駛向東。似欲上岸接
仗。該鎮即帶兵於適中之地。排成隊伍。相持至巳時。逆船
連放數砲。我兵均伏在地。隨避隨前。用砲回擊。並用擡砲
火槍。更番疊進。該逆船始行怯退。向西南駛去。等情。查西
南有斜塘口及橫羅涇二處大。斜塘口可通乍浦。橫羅
涇口可通泖湖。頃探泖湖已有夷船駛入。測量水勢。臣現
飛咨撫臣暨浙省嚴密相機勦截。並飭尤渤督率將士。始
終奮勵。保守松郡。務出萬全。臣在崑山。居中調度。所有劉

河福山二海口。並關緊要。臣又於劉河口添派兵三百數
十名。福山口添派兵四百數十名。與原駐弁兵協力堵禦。
以免分竄滋擾。

牛鑑又奏。據嘉定縣探報。上海城中。初九日。已不知文武
官員下落。殊為詫異。臣查上海失陷。在五月十一日。何以
初九日。城中即無官員。近接上海道巫宜稟稱。於初九
日。護送總局銀兩。至松江府。旋即折回。而逆夷業已入城
等語。是否藉端避匿。容與撫臣查明。會同辦理。並確查營
縣各官。何員並無下落。一併據實奏參。以警效尤。而飭紀
綱。臣身任軍旅。連陷城池。惟求

三十九

皇上加等從重治罪。臣不勝悚惶之至。又據嘉定縣探報。該逆現
在吳淞塘岸。修理擊壞大船三隻。聲稱寶山一無所得。此
行頗為喫虧。扣留寶山精壯四百餘人。抵補傷斃鬼子之
數。並有等候郭士利來到吳淞。再行定奪之說。
牛鑑又奏。臣正在繕摺。接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等奏。逆夷意圖北駛。各省海口。必應節節嚴防
等因。欽此。臣查該逆船堅砲利。其礙置於稅上。所至開放。
猛迅異常。敵彈重有七八十斤者。實非內地火器所能抵
敵。凡火輪船二桅船所能到之處。斷不可與之水上交鋒。

墮其詭計。惟有雙通堅壁清野之法。宣諭濱海居民。悉遷入距海十里或二十里之內。我之大礮擡礮鳥槍。亦退設於深港較遠七八里之處。肅隊嚴陣以待。陸戰除小路津梁填塞。截其竄入外。其總會及要隘地面。相度形勢。酌安兵礮。彼已離船走陸。所攜不過火箭洋槍。以我之大礮轟彼之小船。該逆決不能敵。一經得手。士卒無不心雄膽壯。勇往直前。自可制其死命。此則避彼所長。用我之長。舍敵所短。乘彼之短。於目前兵機。最為切要。合無仰懇皇上飭下沿海各省統兵大吏。舍水戰而備陸戰。激勵將士。同心勦力。奮勇直前。逆夷自不能深入內犯。總兵尤渤兩次擊

四十

退夷船。皆係備之陸路。堅壘以待。是其明證。

硃批。此朕早已料及。早經飭諭。奈沿海堵禦。總要與其海上交鋒。反致兇殘。益張。徒損國威。為之奈何。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再犯松江。復經官兵擊退一摺。據奏十四日寅刻。該逆又以火輪船二隻。二桅大船三隻。駛向東。似欲上岸接仗。壽春鎮總兵尤渤。整隊相持。逆船連放礮。我兵均伏在地。隨用擡礮火槍。更番疊進。逆船始行怯退。駛去等情。覽奏已悉。惟泖湖已有夷船駛入。測量水勢。是現雖暫退。難保不別有詭謀。仍思一逞。該督惟當竭力防禦。不可稍存大意。所收潰散兵丁四千餘名。為數不少。尤當剴切激勵。俾人人思

奮。志切同仇。毋得稍挫銳氣。至蘇州城外之寶帶橋。係入省要隘。該逆杉板船。可由泖湖諸湖駛入。必應重兵駐守。所派徐州揚州及漕河各營之兵。尚嫌單弱。恐不足資抵禦。著該督即於收回各兵內。酌撥前往。協同防堵。當更得力。另片奏。此次逆夷攻陷寶山。一無所得。現在攻犯松江。意在劫掠。壘經尤渤帶兵擊退。該城自可保全。萬一逆夷乘突而來。力難抵禦。亦必豫籌轉敗為功之策。前此寶山上海。一經逆匪入城。勢如瓦解。皆未能豫設埋伏之故。著該督酌量地勢。僮於松江近城處所。先伏精兵。以備接應。即使我兵不支。逆夷蜂擁入城。恣意擄掠。正可出其不意。揮兵進剿。可期聚而殲旃。惟該逆詭譎異常。尤須慎之又慎。不可稍有漏洩。所奏陸路堅壘一節。已諭知沿海各處相機辦理矣。該督撫等自請治罪之處。暫緩置議。務須激勵將士。嚴密防堵。期於戰勝守堅。以贖前愆。而圖後效。

四十一

又

諭。前因逆夷有北赴天津之謠。有旨諭令。禧恩。托渾布。相度地勢。豫籌防範。現當南風司令。難保該逆不乘風北駛。或京山東海口。係逆船必由之路。即難保其不分路登岸滋擾。該逆船堅礮利。斷不可與之沿海迎戰。若徒恃沿海之礮。擊退夷船。必無把握。該將軍等務當恪遵前旨。將前路兵礮。移置後層。待其舍舟登陸。先以大小礮相機轟打。分路橫擊。或從背後抄截。庶可制

其死命。著各先事豫籌。毋致臨時貽誤。至盛京為根本重地。防範尤應加嚴。該處砲位。本屬無多。若僅於海口安設。後路無繼。斷難得手。著禧恩妥為相度。於各口扼要處所。將砲位那移安置。層層設伏。厚集兵力。俟其離岸較遠。聚而殲旃。是為至要。昨有旨挑備吉林兵一千。往錦州駐紮。黑龍江兵一千。往盛京駐紮。原以備天津調遣之用。儻盛京兵力尚單。著該將軍酌量截留。俾資堵剿。再前據僧格林沁奏。自備三盟蒙古精兵三千名。於近口地方駐紮候調。萬一吉林黑龍江之兵。全赴天津。而盛京兵力不敷。即於此項兵丁內。酌量截留。以為策應。著該將軍通盤籌畫。速行奏聞。揚威將軍防夷各條。及牛鑑片。均著鈔給。

四十二

禧恩托渾布問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二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月辛未

諭內閣。此次調防天津之察哈爾蒙古兵二千名。行過京師。著派倭什訥阿靈阿前往德勝門外。彈壓照料。每官一員。賞銀五兩。每兵一名。賞銀一兩。由廣儲司給發。並另行犒賞羊二百隻。由該衙門豫備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將先調之吉林黑龍江兵共二千名。令哈喇阿留兵一千名。在關防守。其餘一千名。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其續調之吉林兵一千名。派往錦州高橋駐紮。黑龍江兵一千名。派往盛京駐紮。諒已遵旨辦理矣。現已派賽尚

一

阿為欽差大臣。馳赴天津。會同訥爾經額辦理防勦事宜。著哈喇阿將前諭留關之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飭赴天津。聽候調遣。並著禧恩於續調派令駐紮盛京錦州之吉林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一千名內。各分兵五百名。飭赴山海關。交哈喇阿差遣。該都統俟此項官兵到關後。再將前次留關之吉林兵五百名。黑龍江兵五百名。飭令赴津。儻逆船駛至盛京。距山海關不遠。即著哈喇阿派副都統一員。酌帶弁兵。前往接應。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十六日。將夷船再犯松郡。經總兵尤渤擊退。該逆復以杉板等船。駛入泖湖。測量水勢。臣飛咨撫臣暨浙省。加意防範。緣由。馳奏在案。茲據寶山縣

令周恭壽探報。吳淞逆夷船隻。於十五日全數退出。距城十里之洋面停泊。又據署松江府王紹復稟報。十四日夜間。聞上海城內。夷人鳴號。十五日已刻。黑白鬼子。全行登船。其火輪大小船隻。即時駛出吳淞口外等語。查該夷日前由黃浦兩犯松郡。並分船駛入泖湖。測量水勢。是直欲內犯省垣。今忽馬全行退去。雖前在吳淞接仗。曾被擊壞夷船四隻。轟斃夷匪三四百名。並入犯松郡時。經總兵尤渤連番擊退。但究未大受懲創。何以驟然駛去。其情殊為巨測。除一面札飭蘇松鎮總兵周世榮。同知沈炳垣。帶兵前往上海寶山兩縣。安撫百姓。彈壓土匪。查明提臣陳化成屍身。妥為棺斂。一面飛飭崇明狼山。劉河。福山各口岸。在防文武。督勵弁兵。嚴密防範。並咨明揚威將軍。暨沿海各省大吏。一體嚴防。

殊批。自另有奸謀。殊堪髮指。

諭軍機大臣等。牛繼泰。吳淞逆船。於十五日全數退出。距城十里之洋面停泊等語。逆夷前在浙江。退出乍浦。旋即入犯吳淞。攻陷寶山上海。現在既由黃浦兩次欲犯松郡。並分船駛入泖湖。測量水勢。何以忽又全行退出。此必另有奸謀。寶山上海兩縣。不必添設重兵。趕緊修復。其前此遷徙民人。此時若遠行搬回。難保逆夷不復再來。轉得肆其擄掠。該督惟當飭令文武員弁。

二

小心防範。松江及省城一帶口岸。尤為緊要。不得因夷船暫退。稍形疏懈。至此次吳淞退出之船。是否仍在該處洋面停泊。或已駛往何處。著即飭令各口探明。飛速奏聞。陳化成屍身。務當查明下落。妥為棺斂。

壬申。湖廣道御史呂賢基奏。臣竊聞逆夷侵犯海疆。擄掠貨財。皆載回廣東香港。帶路地方收貯。現已造樓七八十座。察厥數千餘間。又於燈籠洲造礮臺一所。夷兵百餘人看守。售賣煙土。肆行無忌。該逆夷自稱為官。最著者三名。贊遜也。哩時。哈等。擊是也。自稱為幕客。最著者兩名。馬履遜。匪倫是也。夷人俱聽其指揮。無惡不作。凡新安東路中路各處渡船小艇。俱到彼處獻納陋規。方准出海。否則劫貨留船。其光橫如此。新安紳士鄉民。志懷義憤。屢欲燒船殺賊。奪其洋貨。絕其火食。而遲遲不敢舉動者。以有將軍及地方官通商告示故也。且廣東漢奸所在多有。而外託於歸命投誠。內委其懷欺挾詐。曾給翎頂者。惟盧景尤為首惡。其人熟習夷語。來往自如。包庇漢奸船數十隻。礮械俱全。替夷運貨。而且駛入鄉村。搶劫擄掠。無所不至。其餘漢奸船隻。自立堂名。如聯義堂。忠心堂之類。不一而足。似此狡惡。為害居民行旅不淺。若非嚴密查拏。何以詰奸究而安良善。應請

三

旨飭下將軍督撫查訪等實於粵省地方大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逆夷擄掠貨財載回廣東香港裙帶路收

貯現在該處建造樓房寮廠礮臺其偽官最著者為贊遜也哩

時蛤等堅其幕客最著名者為馬履遜匪倫各處渡船小艇均

須獻納陋規方准出海否則被其劫貨留船又新安士民屢欲

燒船殺賊因該將軍等出有通商告示不敢舉動其漢奸曾給

翎頂者惟盧景尤為首惡其人包庇漢奸船隻礮械俱全替夷

運貨搶掠鄉村其餘如聯義堂忠心堂均為漢奸自立名目等

語逆夷占住香港地方據為巢穴逼勒陋規因該將軍等准其通

商以致被害士民不能報復又有漢奸助逆包庇為之羽翼如

果屬實為害匪細著奕山祁培梁寶常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

許稍有隱匿其助逆之漢奸既有姓名堂名不難按名查拏著

奕山等嚴密訪查按律懲治不准畏難姑息

癸酉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本月十九日接准軍機

大臣字寄五月十八日奉

上諭前因牛鑑奏寶山接仗情形當經降旨著訥爾經額等豫籌

堵禦茲發去籌議防勒機宜各條並著訥爾經額悉心覈辦等

因欽此臣查前於本月十四日接奉

密諭並鈔寄牛鑑原奏一摺細審寶山接仗情形海塘近濱大海

該逆排列大船桅礮對面交鋒後路限於地勢無可接應

以致失利此間各處礮臺俱在內河兩岸距攔江沙二三

十里不等該逆大船桅礮勢不能及與南省海上爭鋒情

形迥異地利實有可恃正合

皇上指示機宜當經遵

旨將一切籌備情形分晰密奏在案茲復詳閱

飭發籌備防勒機宜各條謹將覈辦緣由並於各條內參以己見

之處敬為

皇上陳之

一大沽北岸至北塘南岸又大沽南岸至山東連界之狼

坨子一帶後路接應均用察哈爾馬隊兩條又北塘北岸

至洋河口一帶後路接應用吉林馬隊一條又山海關秦

王島後路接應用黑龍江馬隊一條查沿海地勢窪下馬

隊安營須擇高阜之區又必聲勢相聯遇有緩急隨時可

到方資應援大沽迤南至狼坨子計程二百餘里若馬隊

一處安營即在適中之地相距亦有百里之遙此後大雨

時行荒灘泥淖統路馳驅更屬紆遠誠恐緩不濟急似應

分為兩起各擇就近之地安營以期接應得力查狼坨子

後路之齊家莊上年曾經

欽差奏請安兵三百名以備接應距該莊六七里之羊兒坨地形

高燥寬平以馬隊五百名於此處安營則迤南至狼坨子

迤東至趙家溝徐家溝張巨河等處地面。僅止三四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均可接應。又商各林地方。亦屬高燥寬平。以馬隊五百名。於此處安營。則迤南至驢駒河唐巨河馬棚口祁口。迤東至葛沽大沽等處地面。亦五六十里至六七十里不等。均可接應。臣等議如此。仍俟

欽差大臣賽尚阿來津。再行商定。至大沽北岸至北塘一帶。潤河至洋河口一帶。暨山海關秦王島三處。地面遠近不同。接應馬隊。應於何處安營。使處處均資得力。已分別咨商欽差都統哈琅阿提。臣胡超。正定鎮向營宣化鎮石生玉。各就地察看形勢。再行妥籌會議具奏。

六

一北塘北岸後路尚須接應。擬由胡超酌撥陝兵一條。已函商提臣胡超酌撥數百名。以備臨時揀派委員帶領前往。

一天津城內少井。向係取汲外河。總督臨時似應移駐城外之賀家口一帶。屯兵紮營。彈壓商船糧船一條。查天津府城至大沽一百餘里。臣奉

旨駐紮郡城。設逆夷有警。處處皆須照料。即如前奉諭旨。防遮夷書一節。臣屆時自須前赴海口。相度機宜。遵

旨辦理。至郡城之內。現在團練義勇。固結人心。布置均已嚴密。設臨時專駐城外。又恐人心惶惑。防範疏懈。臣思各路扼要

皆有大員帶兵防堵。臣擬臨時酌量情形。往來策應。不必專駐郡城。亦不必專駐他處。變動不居。似為合宜。至商船

經由海河節節有弁兵稽查。臣駐紮郡城。近在咫尺。上下往來。亦均在海河一帶。足可鎮馭糧船。則並不經由海河。另有派出員弁。專司彈壓催趨。至城內少井。因地俱斥鹵。有水皆鹹。是以取汲河水。竊恐逆夷逼近城垣。城中乏水。此萬有一然。不可不慮。而城西即係運河。不慮無水可汲。臣惟慮該逆詭詐萬端。臨時或攜帶毒物。乘潮長之時。投於河內。河雖寬大。而毒流易染。不可不防。臣擬臨時出示曉諭兵民。汲水務在潮退之後。潮長不准取水。以防奸計。

七

一逆夷船載馬匹。似不專為上岸乘騎而設。且又多置竹人。或係火龍經所載真馬。假人燒營之法。於上岸時發機衝突一條。查養馬必資水草。聞夷船行走海洋。淡水甚艱。供人之外。諒不能再以供馬。且海浪顛搖。載越重洋。亦非易事。即使屬實。恐亦為數無多。臣沿海一帶。所究陷坑。當可制此。緣馬既無人控制。不知趨避。必致全行墮入坑窟。設用人牽馬。從容越。我兵槍礮齊發。馬必驚逸。反奔。且各營俱有藤牌兵丁。或不盡墮於坑。竟有越過馬匹。我兵即用藤牌滾刀。伏砍馬足。亦能制其死命。可無虞衝突。燒營。如在於荒僻處所。潛行登岸。沿海有新建墩臺營房。瞭

望之兵。有往來傳報巡簽之兵。處處聲息相通。一經瞭見。即用馬撥分頭馳報。附近營盤。或用後路伏兵。或用後路馬隊。就近馳往。相度賊之來路地勢。或從旁路夾攻。或於要路掩擊。足資抵禦。

一大沽北塘。南北坡陀高下處所。宜多設疑兵一條。查疑兵之計。必須隨機應變。使該逆不測虛實。臣前與鎮道籌議。於大沽南岸淺灘之上。故張旗幟。使逆夷望見奔赴。必可擱淺。我兵即相機攻剿。至大沽北塘南北兩岸。均係平曠。並無坡陀。惟產有蘆葦之處。可以擇地支搭做舊帳房。虛張旗幟。以為疑兵。容與

八

欽差大臣賽尚阿會同商定。

一自澗河以東至山海關各海口。並沙岸漁戶。先期密遣人與之雜處。僱夷匪於空僻處登岸。劫令引導。即可誘入一條。臣已密飭地方官暨帶兵將領。先期於兵勇漁戶之中。選擇實在親信有膽之人。臨時予以重賞。雜扮商漁。分布引誘。仍密屬加意隄防。勿致為夷所餌。

一大沽北塘。攔江沙外。夷船礮力。不能及我礮臺。必用杉板多隻駛入。以火箭火彈。焚擊臺上之兵。應設魚網綿被。禦其火箭槍丸一條。臣查礮礮無過土袋土壘。前以武成永固試擊土袋九層。百步之外。止透七層。故避礮之法。必

以土壘為先。再以綿絮魚網。分懈其力。足資抵禦。前又奏明於各礮臺上。飭堆土壘橫直兩層。前一層用直在各礮之兩旁。後一層用橫。在各礮之後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礮。而於後層土壘之上。又橫以木柵。復蓋土壘。聯絡成棚。外實中空。旁有走路。我兵裝藥裝子。皆有遮護。可以避其高落之礮子。與其火彈火箭。所有土壘等物。臨時俱用水浸濕。該逆火器。自不能傷及我兵。

一杉板駛入內河。或水底暗伏水勇。用計擊沈船隻。又於岸上多設槍礮夾攻。或用火球火彈。焚燒其船一條。查燒船一節。臣已奏明。豫備網船百隻。裝載葦草。灑以硝磺桐

九

油。選備精壯有膽弁兵。擬寅夜帶領水勇。繞至夷船後面。乘風縱火。相機焚燒。可期得力。至杉板駛入攻剿之法。前摺已經奏蒙

聖鑒。惟時伏水勇。擊沈船隻一節。逆夷狡黠。未必任我擊船毫無知覺。且擊船亦非一時可穿。此間雖有素識水性之人。亦不能潛伏水底。經久不出。臣前奏明。滿河沈鋪魚網。入水五六尺。魚網柔軟牽纏之物。可以繳輪。可以呈舵。至於淺灘之上。則用木椿鹿角杈。刺其小船。使該逆縱有知覺。無可如何。我兵用槍礮乘勢攻剿。足可制勝。

一大沽海口。防禦嚴密。該逆不肯徑進。必於閒曠處所用

小船載人分起運送上岸。或佯於此處進兵。誘令我兵。用全力堵禦。實則於他處復用船運送礮位。上岸滋擾。甚至夷兵登岸。繞至後路截殺。則前面之礮。均不得力。總須先事豫籌一條。查該逆詭譎多端。聲東擊西。是其慣技。不可不加意嚴防。是以臣前奏澗河口一帶。即用北路之兵接應。祁口一帶。即用南路之兵接應。大沽北塘兩處大營。屹然不動。決不可舍此顧彼。以致該逆乘虛而入。至慮該逆用船運礮上岸一節。竊計該逆滋擾南省。非止一處。但聞其大船大礮得手。未言載礮上岸得手。昨奉

廷寄。

十

勅發揚威將軍奕經等所奏防勒事宜五條。內稱逆夷登岸。總以五人魚貫一排。腰插手槍。背插火箭。又該逆最畏擡礮等語。是該逆火槍火箭。不及我之擡礮。已有明徵。且沿海潮長潮落。近岸數里。泥淖難行。運一礮亦須費數十人之力。該逆當不為此遲鈍之事。即使奸謀難料。要不過炸礮等類。在空曠無人之地。既無所施。使其深入。則離船已遠。感暑之時。又無水可以取飲。我兵自可相機攻擊。惟繞至後路截殺。則前面之礮。均不得力一層。最關緊要。查大沽北塘等處。均係一面臨河。附近並無可以繞至後身之路。而礮臺各後路。層層安兵。既為礮臺接應。即以防其抄襲。且

十一

查各失事地方。所稱繞至後路一節。皆係漢奸接應。此地無漢奸接應。尚可自信。再我以兩輪四輪小車。裝載礮位。為各路兵丁前鋒。更以擡礮竹礮。隨之。該逆即從後繞來。我開礮轟擊。彼之手中火器。未能及我。而我之礮火。早已及彼。必不能冒死前進。是其繞至後路者。我之接應之兵。攻勒其前面之船。正可用礮臺上各礮轟擊。令彼水陸不能兼顧。攻打更見得力。總之前面有兵。後路有兵。有礮。在後者知礮臺之防守結實。無慮其攻犯。一意防其繞越上岸。正可乘其抄襲。併力勒擒。在前者知後路防襲嚴密。無慮其繞越夾攻。一意轟擊駛入之船。心定力堅。斷無不得手。此攻守之實在情形也。至逆夷於偏僻海邊。運送礮位上岸。我兵迎面直擊。勢必攔其光燄。應於岸上設伏抄襲。並距村莊較近處。擇地設伏一條。所論情形。與此條及逆夷用船載馬一條。大畧相同。查沿海一帶。潮灘寬窄不一。非處處有岸可登。且該逆以船為巢穴。上岸滋擾。必思退步。決不於距營遠處。村落俱無之處。奔去竄越。設竟於偏僻處所登岸。我之礮臺及傳簽兵丁。一經瞭見。即用馬撥分頭馳報。後路馬隊。及接應之兵。均各就近馳往。該逆在海岸荒灘之上。泥淖難行。又有陷坑阻遏。我兵即用擡礮竹礮鳥槍。趁勢轟擊。方見得力。其就近村莊。臣亦

已密飭各處帶兵將領擇地設伏以備夾擊兜擒

硃批細參所議諸條朕頗放心即稍有斟酌之處亦皆易易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遵旨籌議防勤機宜十三條朕詳加

批閱所議均屬周妥間有應行斟酌之處已將原摺交賽尚阿帶赴天津著該督侯賽尚阿等到津後再行會同參酌務臻盡善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五月十七日將逆船全數退出

吳淞上寶兩縣地方等情由驛馳奏在案茲於十九日辰

刻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現已有旨飭令奕經酌派參贊一人帶兵赴蘇並令耆英伊

十二

里布馳赴上海會同該督相機籌辦江南提督已飭令劉允孝

兼程赴蘇署理等因欽此臣伏查此次收回各路散兵除松江

本營飭令歸伍外尚有四千數百餘名蘇州省城前派總

兵王志元帶徐州營兵七百名安撫標兵三百五十名漕

河兩標兵共一千二百名均在寶帶橋策衣浜扼要處所

安插防禦揚威將軍派撥之廣西兵一千名尚未到蘇其

江甯旗營兵八百名擬俟廣西兵到時仍飭回江甯省城

防堵並由撫臣派員堵塞近省泖湖要口該逆斷不敢飛

越內犯其福山海口由常熟昭文縣排釘木椿僅留一舟

之地以便民船出入復經臣派派常州甯國兩營兵二百

四十名前往守禦劉河海口由太倉州籌築土壩查該處

水道淺狹大船不能駛入復經臣派徽州潛山等營兵五

百餘名前往守禦青浦地方逼近松江上海已派安慶營

兵三百名前赴該縣彈壓嘉定地處腹裏民情堅樸各村

自團義勇不下萬人並經臣派吳淞營兵二百名在羅店

地方為之援應至臣駐紮崑山所轄之三江口白塔灣並

青浦縣所轄之黃渡各口岸南達泖湖北通太倉東至上

海而為近省要路業調減運廢船以備載石沈湮杜其內

窺中留河面丈許以聽民船往來所有未經派出之各營

兵一千數百名均飭令分段設伏層層豫備至泖湖直達

十三

省垣一路據松江府稟報探量水勢除泖湖口門寬三十

丈深二丈外一入口內湖水不過數尺且有淺至尺許者

此該逆所以在橫羅涇斜塘兩次探水廢然而返是其明

驗可無虞其駛入惟查松江郡城該逆兩次進攻均被擊

退全賴總兵尤渤帶兵二千名先期來松江深資保障是此

項勁旅該郡民心實恃以無恐似未便分撥以減兵力藉

可安頓人心容俟湖北提督劉允孝到蘇時再為面商一

切或尤渤仍駐松江或劉允孝赴松江其尤渤所帶之兵另

行派調總當因地因時籌畫至當不敢稍涉遷就至前次

奏明咨調耆英帶兵來蘇並咨明揚威將軍派兵應援係

屬萬分緊迫。恐誤事機。是以一面奏請。一面咨調。現在逆夷退出吳淞。江蘇各口。均經臣會同撫臣。相機擇要。分兵防禦。已無慮其竄入。因思嘉興一郡。實江浙兩省之門戶。適接浙撫來咨。浙省洋面。夷艘不少。自未便舍彼就此。轉致不能兼顧。臣昨已飛咨該大臣。仍駐嘉興防守。並咨明揚威將軍在案。茲復欽奉

諭旨。令奕經酌派參贊一人來蘇。並令耆英伊里布。馳赴上海。會同籌辦。仰見

皇上綏靖海疆。務出萬全之至意。惟查目前情形。又有不同。所有參贊一人。並耆英伊里布。均各有責成。似可毋庸來蘇。

十四

牛鑑又奏。頃據南匯縣探報。十五日酉刻。瞭見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滋擾山東天津情形。該逆絕滅天理。大肆猖獗。憤懣實不可言。除飛飭崇明狼山兩鎮。加緊防禦。一面飛咨山東直隸督撫。一體嚴防。至提督陳化成屍軀。現據稟報。在葦塘尋見。昇至嘉定縣城。當囑令該縣營文武。妥為收殮。將靈柩護送蘇州省垣。暫停。俟該家屬到日。遵

旨將

恩賞銀一千兩。由江蘇軍需局給發。照料扶送回籍。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退出吳淞。毋事徵調一摺。據奏江甯

旗營兵八百名。俟廣西兵到。飭回江甯防堵。泖湖要口。業已堵塞。松江郡城。尤渤帶兵在彼。足資保障。江蘇各口。已擇要防禦。請飭前派參贊。及耆英伊里布。毋庸來蘇等語。已有旨諭知奕經。毋庸派參贊帶兵前往。並耆英伊里布。自行酌定地方駐紮矣。尤渤現駐松江。俟劉允孝到後。再行酌量調派。另片奏。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滋擾山東天津情形。已諭知托渾布。查明備防。哨探。並飭賽尚阿。訥爾經額。加意嚴防矣。惟江蘇海口。紛歧。逆夷出沒無定。該督仍當加意嚴防。不可稍存大意。是為至要。

又

十五

諭。本日據牛鑑馳奏。羊山洋面。有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往山東直隸滋擾之意。所有山東防堵事宜。該撫仍當加意防範。毋稍疏懈。並著飛飭各口員弁。不時瞭探。如見有逆船向北竄駛。即著由六百里加緊馳奏。將此諭令托渾布。玉明知之。

又

諭。前因江蘇緊急。曾諭令該將軍派參贊一人。赴蘇協勦。本日據牛鑑奏。逆夷全數退出吳淞。江蘇情形較緩。著毋庸派參贊帶兵前往。仍由該將軍酌量浙省現在防勤情形。妥為布置。欽差大臣耆英。著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奏。本年五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前有旨諭知者英。令其暫緩赴粵。俟乍浦嘉興一帶布置妥協。折回杭州省城。當已遵旨回浙。本日據牛鑑奏。寶山失守。提督陣亡一摺。覽奏憤恨之至。現在上海崇明一帶。勢甚危急。著者英接奉此旨。迅即攜帶欽差大臣關防。與伊里布馳往江蘇。會同牛鑑酌量情形。妥為商辦等因。欽此。竊奴才者英。前將折回杭州。及馳赴嘉興一帶。擇要駐紮緣由。於五月十一日。恭摺馳奏在案。嗣於十三日。行抵嘉興。察看地方情形。尚為安謐。惟大幫夷船。正在江蘇吳淞口停泊。並聞寶山上海兩縣。均已失陷。逆賊方張。恐各處港汊紛歧。難免乘機內竄。奴才者英。當即移駐兩省交界之王江涇。扼要控制。一面探聽情勢。酌量應援。旋據兩江督臣牛鑑咨稱。已奏請飭令奴才者英。帶領一二千官兵。赴蘇防堵。查嘉興駐紮官兵無多。究應帶領何項兵丁之處。當往返咨商揚威將軍奕經。咨覆兩江督臣在案。茲復續奉

十六

諭旨。命奴才等馳往江蘇。會同督臣牛鑑酌量情形。妥為商辦。奴才伊里布。甫接乍浦副都統印篆。在嘉興一帶。駐紮彈壓。當即來至王江涇。會同星馳前往。惟聞寶山上海夷船。現有退出吳淞口外之信。是否意圖他往。抑尚思去而復來。夷情叵測。均難逆料。奴才等到蘇後。會同督臣牛鑑體察情形。妥商辦理。

者英等又奏。前經據報江蘇洋面。逆船停泊較多。奴才伊里布在省。與揚威將軍奕經商議。事關緊急。書寫單銜照會。戒其稱兵。責以失信。當差外委陳志剛馳送。迨陳志剛馳到江蘇。其寶山上海業經失陷。該外委仍將奴才伊里布照會投交。該首目即有覆文。內稱現已集兵。不得不戰。並有約實一處。辦事地方等語。查該首目向來不通文理。今解其詞意。似約地會商。奴才者英。奴才伊里布。復再四熟商。以事更較前危迫。不得不設法辦理。隨商定發給會印雙銜照會。揀派外委陳志剛。廣東通議陳巢。令其星馳送往。今將所發會銜照會鈔錄恭呈

十七

御覽。統俟該首目如何覆信。再行奏聞。

為照會事。茲於五月十五日。接到來文。均已閱悉。此事原非微末之人。所能議論。所言約實一處。辦事地方。是當之至。不知約在何處。今本大臣將軍副都統前閣部堂。專字奉問。如在浙江。即在鎮海。如在江蘇。即在松江。俟覆書到日。定在何處。以便公同商酌。前往見面。兩國之事。天必鑒之。若不實心相待。天必罰之。須至照會者。

諭軍機大臣等。者英等奏。遵旨馳抵江蘇一摺。前有旨諭。令該大

臣等馳往江蘇相機妥辦。茲據奏稱該逆約地會商。該大臣發給照會送往。尚未接該逆首覆信。逆夷披猖日甚。現雖退出江蘇洋面。情殊叵測。前此覆文內既稱現已集兵。不得不戰。又有約實一處辦事之語。可見夷情詭詐。全不可信。著該大臣仍遵前旨。斷不可輕身前往。即該逆前來請見。亦不可與之會晤。儻有應行商辦之處。祇可令陳志剛等持書前去。免致墮彼奸詐。如覆書內有分外要求。萬難應許事件。即與牛鑑一意防守。可勤則勤。當堵則堵。慎勿稍存游移之見。是為至要。本日又據牛鑑奏。夷船退出吳淞。蘇省暨水陸各要隘。業經分兵守禦。毋庸再事徵調等語。已有旨諭令奕經。毋庸派參贊大臣帶兵前往。

十八

矣。惟夷船雖退。逆情叵測。著耆英等相度現在情形。應於何處扼要之區。暫行駐紮。以資接應。務即妥籌辦理。

又

論本日據耆英奏。馳赴江蘇一摺。前經伊里布書寫照會。令陳志剛馳送。責其稱兵失信。該逆覆稱既已集兵。不能不戰。復有約地會商之語。可見逆情叵測。全不足信。已諭知耆英等不可前往會晤。如該逆有分外要求事件。萬難應許。即會同牛鑑一意勤辦矣。該大臣到津後。著與訥爾經額力籌防堵。僅逆船北駛。即行相機勤辦。慎勿稍存游移之見。本日又據牛鑑馳奏。十五日酉刻。瞭見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

滋擾山東天津情形等語。著耆英尚阿訥爾經額加意慎防。毋稍疏懈。著英牛鑑片各一件。著一併鈔給閱看。

甲戌。江蘇巡撫程番奏。竊臣前因逆夷闖入吳淞。寶山上海相繼失守。並逆船駛往松江。旋即退出。即經先後具摺。由驛奏。

聞在案。茲本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逆夷侵犯寶山。縣城失守。寶山上海。一水可通。不可不加意堵禦等因。欽此。伏念寶山失守。在臣負疚已深。迺蒙皇上曲賜優容。尚不遽加譴責。並荷

十九

指示機宜。跪誦之餘。感悚交集。其上海失守以後。所有一切情形。前已恭摺奏報。惟該處存貯餉銀。雖經蘇松太道正宜標運赴松江。而軍火器械。業經散失。現據署右營遊擊封耀祖稟稱。該逆將上海銅礮。搬運上船。鐵礮全行毀壞。所貯加工火藥。僅賸空罈。查吳淞塘岸。安設洋銅大礮尤多。自必悉資寇用。上海撞礮。則已蕩然無存。聞之實增憤懣。前據松江寶山等府縣探報。十四日夜間。上海城內夷人鳴號。十五日已刻。黑白夷人。全行上船。其火輪大小船隻。當時駛出吳淞口外。惟有現修擊壞之船四隻。風聞須俟十八日開行。內有兩隻。修不成功。即拆板片沈沒。並檢出夷

屍二百餘軀。另用脚船裝載。均即退往距寶山城十里之洋面停泊。該處探報。似有開往崇明之謠。查該逆前次在吳淞接仗時。雖經官兵擊壞夷船四隻。轟斃夷匪數百名。究未大受懲創。况數日之內。連陷二城。復又兩至松江。並闖入泖湖。測量水勢。何以不旋踵即行全退。現准浙江撫臣咨會。鎮海等處。停泊夷船數十隻。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隻。初九日。又到四十餘隻。內有夷馬數百匹。或云來自天竺。或云佛喃。及呂宋等國。聞往上海天津等處窺伺。並據南匯縣稟。五月十五中。夷船四十餘隻。內火輪船四隻。自羊山洋面。往北駛去。又據常熟縣稟。十七日。有二桅夷船一隻。在於錢涇海面游奕。各等情。是其心懷叵測。殊不可問。此時上海商賈。已照常開市。人民遷徙者。亦漸次撤回。該逆前進上寶兩縣。因商民播遷不少。是以擄掠無多。並無傷人及姦搶婦女之事。第該二縣被其蹂躪。撫綏彈壓。事有兼資。臣與督臣。已飭委員馳往體察情形。分別妥為經理。此外沿海各口。及凡通達內河。均已節節設防。並於扼要處所。盛載土石。鑿沈拆造糧船。仍於中間留出口門。俾民船往來。無慮梗塞。茲復仰蒙

二十

恩旨飭令。欽差大臣耆英。乍浦副都統伊里布。來蘇。所有防守事宜。容臣會同妥協籌辦。至蘇省前。因兵力單薄。已調撥徐州兵七百名。揚州營兵二百五十名。收集河漕兩標兵一千二百名。又由揚威將軍。派來江甯滿營兵八百名。尚有廣西兵一千名。未及足資調遣。而壯軍聲。前此省城居民。因該夷大輪船駛入泖湖口內。頗覺驚心。間有搬移他往者。經臣出示曉諭。毋得相率效尤。茲逆夷退出吳淞。臣復剴切示知。令其旋定安集。日來民情。已極靜謐。堪以仰慰。震虜第。浙洋夷船。現已逐漸增添。且有前往天津之謠。據南匯縣探報。船多向北駛去。復稱欲犯崇明。又有直達揚子江之說。臣已會同督臣。先將江甯滿營兵八百名。飭赴鎮江駐紮。該逆行蹤詭譎。難保非聲東擊西。而既有此謠。自應飛馳奏報。除咨明江甯將軍。京口副都統。並飭屬小心防範外。相應請

二十一

一帶及上海之東溝地方嚴加守禦其餘福山劉河等處並飭一體嚴防即內河港汊亦俱層層布置周妥現准

欽差大臣耆英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咨會已遵

旨星馳來蘇統俟到日即會同督臣妥為籌辦

諭軍機大臣等程高采奏逆夷全數退出吳淞口一摺覽奏均悉該逆雖已退去詭譎萬端情殊叵測前此寶山上海遷徙已空是以逆夷旋入旋退此時正可作堅壁清野之計儻急於修復又生逆夷覬覦之心難保不去而復來轉墮奸計著仍遵前旨曉諭居民俾知利害昨因牛鑑奏水陸要隘業經分兵守禦毋庸再事徵調已有旨諭令耆英伊里布相度現在情形暫行扼

二十二

要駐紮以資接應所有防堵事宜仍著會同牛鑑商辦至揚子江為南北要道關係緊要其餘各處港汊口岸亦多與內地相通著程高采分派將弁扼要防守其有應行堵塞者均著設法辦理勿令逆夷內犯該逆既有欲犯崇明之謠該處孤懸海外亦著互為聲援聯絡一氣庶該逆不敢攻犯又另片奏接據寶山等處探報等語逆夷大小船隻現將北駛已有旨諭令山東天津一律防堵矣

又

諭前據劉允孝奏遵旨管帶湖北精兵一千名前赴江蘇與牛鑑商辦防守現在逆船既有北駛之信著劉允孝無論行抵何處

接奉諭旨即管帶湖北兵一千名迅速改赴山東登州會同托渾布麟魁商辦防堵事宜所有江南提督已改派尤渤署理矣將此諭令劉允孝牛鑑知之

又

諭昨因牛鑑馳奏夷船四十餘隻北駛已有旨諭知托渾布等加意防範矣現在登州一帶海口正當喫緊之際本日已由六百里加緊諭令劉允孝將所帶前赴蘇州之湖北精兵一千名迅速管帶改赴登州以備防勤之用著托渾布麟魁俟劉允孝到後妥為商辦擇要防守務遵前旨不可與該逆海面交鋒毋稍疏虞將此諭知托渾布麟魁並諭令王明知之

二十三

乙亥

諭軍機大臣等天津為畿輔重地關係緊要訥爾經額身膺疆寄自履任以來朕屢加訓諭示以海防事宜辦理已臻周密昨因賽尚阿曾經兩次到津地方情形較為熟悉且有與訥爾經額面商事件又以蒙古馬隊必得通曉語言之人方可指揮如意是以派巴清德那桑阿帶領即令賽尚阿作為欽差大臣統率前往並非該處軍務皆歸欽差大臣一人總統也賽尚阿到津後自能與訥爾經額和衷商榷期於共濟惟講求固須盡善而責成不可不專所有軍營一切調度訥爾經額自應與賽尚阿公同酌商而責成則專在訥爾經額馬隊一切布置賽尚阿亦

應與訥爾經額公酌商。而責成則專在賽尚阿。不可推諉。亦不可將就。至將弁兵丁。亦須先期剴切曉諭。所謂之兵。無論本省外省。馬隊步隊。必應聯為一氣。彼此相顧。不得爭功。嫉能強分畛域。亦不得坐觀成敗。致誤事機。果能紀律嚴明。賞罰必信。自然勦力同心。一舉可以制勝矣。將此諭知賽尚阿。訥爾經額。並諭令哈琅阿。巴清德。那桑阿。周悅勝。胡超。陳金。綠石。生玉。向榮等知之。

又

諭現據程高米奏。浙洋夷船。逐漸增添。有前往天津等處窺伺之謠。所有盛京。直隸。山東。各海口。務當隨時偵探。加意嚴防。不可

二十四

稍留罅隙。是為至要。程高米摺。著鈔給閱看。

丙子。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齊慎。奏。竊查。噶逆。船隻。前雖半向北駛。滋擾江蘇。寶山。上海等縣。而據象山縣營陸續稟報。自西南外洋。夷船駛來者。先後約有四十餘隻。均先向定海停泊。其船形式不一。並載有馬匹。據報二百匹。或數百匹不等。船中夷人。形狀衣服。均各不同。亦有與逆夷少異之處。或稱喇嘛。天竺等國。或稱呂宋。佛蘭西等國。噶逆俱相待甚恭。並供給食用。是否由噶逆糾合前來。祇以遠隔海洋。差探小船。不能久停確查。尚未探訪切實。奴才等前次亦因鎮海定海兩處。逆船較少。即密札

上虞。慈谿。前路各文武員弁。及鄭宗凱。鄭鼎臣等。豫備相機暗中勦襲。乃招寶山停泊夷船。雖止二隻。而金塘橫水各洋面。距招寶山均屬甚近。時有夷船十餘隻。或二十餘隻。忽南忽北。往來游奕。定海大衙頭鹽倉。竹山門。五奎山等處。各夷船間雜停泊。各國貨船。亦在其內。均係倭往倭來。轉徙無定。是以水陸兩路。我兵均未便輕動。致有疏虞。近日又據探報。大衙頭有火輪夷船二隻。被礮擊壞。現在日夜修補。又有小船數隻。裝載夷人屍首。每五屍一捆。計有七十餘捆。自北駛至鎮海。乘夜掩埋。又據報自定海開去夷船三十餘隻。均掛帆北駛。又招寶山外。夷人新到船

二十五

十七隻。亦向東北駛去。其滿山洋面。舊停夷船三隻。現據象山縣營稟報。又皆向外洋駛去。俱不知其何往。除駛出夷船。及在江蘇洋面遊奕各船外。此時鎮定兩處。尚泊夷船二十餘隻。其北駛各船。是否歸併江蘇洋面。抑係徑赴沿海。迤北口岸。逆情叵測。實難料度。並查吳淞夷船。於攻陷寶山上海後。連次進犯松江。開放大礮。翼長壽春鎮總兵尤渤。帶兵拒守。逆夷見我兵隊伍整齊。防備嚴密。旋即卻退。而又向西南駛行。意圖分竄。奴才等接據探報。查松江與嘉興地界相連。該逆船隻。既駛向西南。尤宜預為防範。當即札飭嘉興防守各員。加意守禦去後。茲接兩江總

督牛鑑谷稱上海寶山大小夷船於十五日全行退出黃浦兩城逆夷亦俱退去該逆船現駛至吳淞口外梳挂白旗在烏船洪等處停泊等語奴才等現已飛咨沿海督撫一體預防並嚴飭分守口岸文武員弁實力防守毋稍疏懈至蘇省松江一帶前次警報緊急奴才等即令總兵尤渤飛速帶兵二千前往應援仍恐該省兵力尚單復將江甯旗兵八百名撥赴蘇州接應現在

欽差大臣耆英駐紮江浙交界之王江涇地方扼要控制奴才又將新到之廣西前起兵五百五十名撥至嘉興其未到之後起兵四百五十名亦行文札催徑赴嘉郡一併聽候該

二十六

大臣差遣共計由浙江調赴蘇省官兵已有三千餘名茲復欽奉

諭旨江蘇軍務緊要著奕經酌派參贊大臣一人帶領弁兵馳往江蘇會同牛鑑竭力防守欽此奴才等自應遵

旨辦理惟是浙省調到官兵共計一萬四千餘名陸續撥赴蘇省業有三千餘名浙省應防口岸約有十餘處在在喫緊派撥分防已屬兵分力單現在上海夷船既皆退出吳淞口外似江蘇情形尚不至十分緊急奴才等公同商酌吳淞洋面本與乍浦尖山地界毗連夷船現停烏船洪若稍向南駛即係乍浦此時

欽差大臣耆英應與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由嘉興馳赴江蘇辦理夷務參贊大臣亦須一人帶兵赴蘇防堵奴才奕經特依順又皆應駐省城設乍浦尖山有警省中並無帶兵大員可以派往調撥亦屬可慮查嘉興迤北之王江涇地方距松江不過百餘里較之由蘇州至松江程途轉為稍近里內外實為適中扼要之地參贊大臣齊慎擬即前往該處暫為停頓駐紮如上海松江一帶再有警報來往不過一日即可趕到尚不致有遲誤而乍浦尖山亦可借資控制至應帶弁兵除廣西頭起官兵二百五十名已赴嘉興

二十七

屯紮三起四起兵四百五十名尚未報到已札催馳赴嘉興聽候差遣奴才齊慎即帶領現到之廣西二起兵三百名並參將張富隨同帶領四川松潘鎮兵五百三十名星夜馳赴王江涇以資守禦現在巡撫劉韻珂患病告假奴才奕經即遵

旨會同參贊大臣特依順護理巡撫布政司常恆昌妥商防守事宜斷不敢稍有疏忽上廬聖懷再江甯旗兵八百名已抵蘇州省城現又札飭撤回江省駐防合併陳明奕經等又奏竊四月二十七日准軍機大臣寄到四月二

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浙江提督余步雲。著即革職。交奕經傳旨鎖拿。派委委員押解送京等因。欽此。伏查已革提督余步雲。由鄉勇出身。自嘉慶年間。身歷戎行。四十餘年。渥受

國恩。榮膺繪像。前因喫逆滋擾浙東。占據定邑。於二十年八月。特奉

諭旨。調赴浙江。隨同辦理防勦事務。旋於十二月奉

旨。調任浙江提督。是統制軍師。激勵將士。為其專責。迨至次年二

月。收復定海。八月。逆夷復來攻撲鎮海。余步雲係久歷戎

陣之人。即使浙省兵丁素習較弱。亦應設法督飭。盡力抵

二十八

禦。何得輒以兵力不支。金雞山已失。招寶山下夷船。用大

礮三面轟擊。士卒潰敗。遽爾逃走。雖復駐守上虞。俾曹江

一帶。不致有失。嗣於大兵進取甯郡時。亦知愧勵。該標兵

丁。先請奮勇。隨同前進者。尚有千餘人。究竟功難掩過。奴

才等接奉

諭旨。即先密札余步雲。現有交辦事件。迅速來省。並飭將提督事

務。及本標官兵。安置妥協。委員代辦去後。該革員遵即來

省。奴才等面宣

嚴旨。該革員惟有伏地扯頭。慚慙欲死。自稱辜

恩溺職。叩求解京治罪。奴才等一面將提督印信。齎交新任提督

段永福。祇領任事。一面派委題補嚴州府知府王壽昌。帶

同守備劉奇。把總羅得。將余步雲鎖拿進京。交刑部聽候

傳訊。至定海。鎮海。甯波。三城失守。究竟何路首先潰散。官

兵有無傷亡。惟據浙江參將張從龍。林亮光。都司何一鵬。

守備金大勇。稟報。鎮定接仗時。受有重傷。奴才等均經傳

見。張從龍頭面兩手。俱帶火藥燒傷。手指拘攣。現仍不能

屈伸。林亮光面帶刀傷。項受礮傷。左腿刀傷。何一鵬面帶

火箭傷。兩腿均受鎗傷。現在步履尚不利便。金大勇肋脇

帶有礮傷。此外各官兵傷亡若干。並究係何員帶領何隊

由何處潰散。奴才等現已札飭新任提督段永福。詳細確

二十九

查。毋稍含混。一俟查明。即將首先潰散之員弁兵丁。傷亡

確數。以及此次乍浦失事官兵。並各文員。一併分別開單

請

旨。從重治罪。以肅戎行。

奕經等又奏。再查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劉韻珂奏。據裕謙家丁余升稟稱。提督余步雲。心懷兩端。並

據江甯城守副將豐仲泰稟稱。曾見余步雲上城。與裕謙

附耳密語等語。本日已降旨。令劉韻珂。將豐仲泰。調赴省

城等因。欽此。又於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劉韻珂奏。余步雲於鎮海失守時。退回甯波情節。查與裕謙

家丁原稟不符。並據謝朝恩之子候補縣丞謝榮光稟稱。該員先奉鹿澤長委令帶領鄉勇。在金雞山後小夾港防堵。旋奉江南候補知府黃冕將鄉勇撤回。令同官兵在沙蟹嶺防堵。迨至接仗時。夷匪由小夾港上岸。以致勢不能支等語。小夾港地方先經鹿澤長飭委謝榮光率勇防堵。何以黃冕忽令撤退。著詳細查明。毋稍含混。黃冕現已回蘇。並著該將軍等於路過江蘇時。即將該員傳訊確情。據實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等因彼時進兵在即。當將前次定鎮兩城退敗情形。未能倉猝查辦。暫緩提問各等情。節次據實奏明在案。茲復奉

三十

諭旨。將余步雲鎖擊解京。審訊治罪。伏查家丁余升所稟各情。既與巡撫劉韻珂確查情形。先後不符。所有候補知府黃冕。及家丁余升自應解京。聽候審訊。奴才現已行文浙江巡撫。將黃冕余升一併派員押解進京。歸案訊辦。其謝朝恩之子謝榮光。副將豐伸泰。及家丁余升原稟內。尚有知縣葉莖共見共聞之語。該員等是否尚須到案備質。應候刑部提傳到日。再行飭令赴部對質。

諭內閣。余步雲現據奕經等派員解京。俟解到時。著交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嚴訊。定擬具奏。候補知府黃冕裕謙家丁余升著一併歸案質訊。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查探近日夷情。商令參贊大臣帶兵就

近控制。並遵旨將余步雲派員解京。各一摺。余步雲現已派員解京。所有從前三城失守。究由何路首先潰散。其帶領各兵。係何將備。官兵傷亡若干。著仍遵前旨。與乍浦失事情形。分別查明具奏。段永福甫經到任。必當飭令確查。無所用其回護。又另片奏。已將候補知府黃冕及裕謙家丁余升由浙江巡撫派員解京。著俟到京時。歸案訊辦。參贊大臣齊慎。即照議帶兵駐紮王江涇扼要地方。如江蘇有警。迅速前往應援。該處距江浙乍浦尖山等處。均在二百里內外。亦應一體互為聲援。藉資聯絡。至定鎮兩處夷船漸少。其應如何設法勒襲牽制之處。仍著奕經等妥籌辦理。勿失機會。未到各路兵丁。著即嚴催。擇要安置。

又

三十一

諭。朕料逆夷如果上岸逞兇。必用車載礮。或單輪。或雙輪。推運而前。天津海口一帶。泥淖處所。不能行車。其有海岸可以行車之處。應如何防範堵截。俾該逆礮車不能運轉前進。著賽尚阿。訥爾經額。會同察看。妥議辦理。迅即具奏。

又

諭。天津防堵。現當緊要之時。來往商船。尤宜加倍認真查察。聞向來各處貨船到津。多在六七八數月內。聞船到在六月。粵船到在七月。茲聞近數日間。已有粵船多隻到津。較往年更早兩月。且在閩船之先。粵省商船。與暎夷熟識者多。難保無漢奸在內。

藉圖勾引。此等貨船到津之時。應如何派員稽查。令於何處停泊。不可稍涉疏虞。致有勾結情事。亦不可遇事按求。致安分商民。轉滋擾累。著訥爾經額悉心籌議。嚴密稽查。如有形跡可疑之人。即應切實根究。杜其交通之路。勿生隱患。是為至要。

六月。戊寅。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奴才等前奉

諭旨。英逆來往船隻。必由閩粵各洋經過。有無逆船自粵赴浙。抑或有逆船由浙南駛。經過該二省洋面之處。著即探明。隨時由驛迅速奏報等因。欽此。當經奴才等於四月二十七。三十等日。將查探逆船來往情形。疊次奏報在案。查前次奏報。泊在

三十二

粵洋逆船。除駛往閩浙十三隻外。截至四月二十五日止。尚有四十隻。嗣據該管營縣陸續稟報。四月二十七。新到裝兵船四隻。中巡船二隻。二十八。新到裝兵船二隻。二十九。又新到裝兵船四隻。均泊尖沙嘴。另有二號火輪船一隻。係上年八月內赴浙。亦於四月二十八日。駛回尖沙嘴。並查出上年十月內。復回三角洋面中巡船一隻。理合補報等語。奴才等查得該逆船續到十四隻。合之四月二十五日以前。所泊四十隻。共計五十四隻。是否由粵東駛。飛飭該管文武員弁。逐細查明稟報去後。茲據各該處續報。除前報駛往閩浙逆船十三隻不計外。其自四月二

十四日起。至五月初四日止。又有大巡船一隻。中巡船六隻。小巡船三隻。裝兵船二十二隻。十號火輪船一隻。均於四月二十四。二十九。及五月初二。初三。初四等日。自尖沙嘴起碇。駛出老萬山東駛。又有由浙駛回尖沙嘴之二號

火輪船一隻。經夷目呷嘑。嗎喇。二名管駕。該船於五月初六日。出老萬山東駛。以上巡船。裝兵船。火輪船。共三十四隻。陸續出老萬山東駛。探係前往閩浙。另有夷目吐。啞一名。管駕。噴。啞。巡船一隻。先據新安縣稟報。該船於五月初四日。自校椅洲西駛。探係駛回本國。續據澳門同知稟報。該夷目管駕。該巡船。係於五月初六日。出老萬

三十三

山東駛。即與夷目呷嘑。嗎喇。二名。均赴浙洋各等情。奴才等伏查本年四月十六日以前。逆船由粵東駛者。僅止六隻。乃自四月十八日。噴。啞。巡船。自浙駛回以後。旋於四月十九。二十。二十四等日。出老萬山東駛者八隻。自四月二十八日。二號火輪船。自浙駛回以後。旋於四月二十九。五月初二。初三。初四等日。先後出老萬山東駛者三十三隻。統計該逆兵船。巡船。火輪船。除夷目吐。啞。管駕。巡船一隻。是否駛回本國。抑係駛赴浙洋。另行確切查明外。其自四月至五月初六止。先後共出老萬山東駛者四十七隻。且有夷目呷嘑。嗎喇。及嗎。哩。二名。即

隨二號火輪船跟蹤駛往。並探得新到大巡船內載有番婦番孩一百餘名。安置裙帶路夷樓居住。其裝兵船內約載夷馬二百匹。及礮車等項。揣度該逆情形。或因在浙與大兵接仗。是以嘩論巡船。及二號火輪船駛回粵洋報信。旋將四月內新到兵巡火輪各船開駛赴浙。肆其承突。亦未可定。但夷情叵測。或運駛往浙省甯波乍浦等處。抑或分駛廈門上海天津一帶各海口。肆行滋擾。難以逆料。且風聞該逆船亦有駛往臺灣之信。均應加意防堵。以備不虞。除飛咨揚威將軍並沿海將軍督撫一體嚴加防範外。查現在粵東洋面自二月以前到泊各船。截至五月初六日止。共計逆船六十七隻。除已起碇東駛者四十八隻。計尚存逆船十九隻。其二月以前來泊逆船十六隻。仍泊於九洲三角潭仔內零丁尖沙嘴各洋面。其嘩論巡船一隻。十四號火輪船一隻。及四月二十二日新到裝兵船一隻。據報向咖噠喇及校椅洲等處駕駛。尚未駛出老萬山。誠恐該大幫逆船不久仍由各處駛回粵洋。奴才等隨時激勵兵勇嚴密防堵。如有可乘之隙。自當相度機宜。妥速辦理。仰慰宸廑。再查逆夷巡船有大中小三等。專為接仗而設。大巡船載礮七十餘門。中巡船載礮四十餘門。小巡船載礮二十餘門。

三十四

其裝兵船則僅有礮十門。八門及四門。兩門不等。係為夷兵居住。及裝載火食之用。奕山祁項梁寶堂奏。再奴才等正在拜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昨據耆英奏。乍浦夷船陸續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而去等語。逆船忽去忽來。殊為叵測。著奕山祁項梁寶堂怡良劉鴻翱嚴飭隨時哨探。其駛夷船隻有無自北駛回。及自南駛至者。一面嚴密防堵。一面飛速奏聞。至香港鼓浪嶼停泊夷船情形若何。著一併確探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等伏查乍浦夷船二十餘隻。於四月十八日駛往東南外洋。如果由廣東洋面經過。該營縣必有探報。現查四月十八日以後。由浙駛回僅有嘩論巡船一隻。及二號火輪船一隻。除此再無由浙駛回之船。奴才等嚴飭文武員弁隨時哨探。並分遣商漁各船出洋瞭望。如該逆船隻有自北駛回。及自南駛至者。再當隨時迅速奏報。至現在粵洋尚有逆船十九隻。其停泊香港附近之尖沙嘴者。不過六七隻。其餘仍在九洲三角潭仔內零丁各洋面。往來遊奕不定。並探得該夷自去年冬間至今。在香港裙帶路造有夷樓五十餘間。居住將原蓋蓬寮盡行拆去。祁項梁寶堂又奏。竊臣等自到廣東辦理軍務以來。所有

三十五

支用及收存銀兩數目曾於上年四月十一月兩次恭摺具奏嗣於本年正月二十八日恭奉

諭旨飭令將廣東軍需銀兩通盤籌計據實奏報復經查明出入

各款數目截至本年二月初八日止連前共用過銀三百

九十萬零二千八百七十九兩計尚存銀一百二十七萬

一千二百餘兩並聲明每月約需銀二十餘萬照應存銀

數覈計至六月尚可敷用於二月十七日專摺覆奏在案

自前項具奏後迄今又閱三月臣等隨時極力撙節凡非

不可少之需概從節省計自二月初九日起至四月底止

續又用去銀五十九萬四千一百餘兩連前三次具奏共

三十六

用過銀四百四十九萬六千九百餘兩約計每月用銀在

二十萬以內現照前奏應存銀數計算尚應存銀六十七

萬七千一百餘兩另本省外省士民援照豫工新例在粵

省藩庫報捐有已上兌銀一十七萬五千五百餘兩係屬

前奏未經列入之項統應歸於軍需項內備支合計共應

存銀八十五萬二千六百餘兩再查填塞省河及修築附

省水陸礮臺各項工程已經報竣外省留防官兵亦已分

別撤回所留廣西防兵一千七百四十七名又調到本省

協防官兵二千一百七十一員名所需餉銀無多惟大礮

尚須添鑄而給發壯勇口糧一項為數仍鉅原募水陸各

勇三萬餘名前經奏明裁存二萬六千餘名現復陸續裁撤止存二萬有奇仍隨時察看情形酌量撤退以節經費此後每月用度較前有減無增如無意外之需可敷至九月支用臣等惟有激發天良欽遵

諭旨隨時通盤籌計覈實支銷認真撙節以仰副我

皇上鄭重軍儲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探逆船情形一摺據奏粵東洋面自

二月以前至五月初六日止共計逆船六十七隻除起碇東駛

者四十八隻尚存逆船十九隻其新到巡船內載有番婦番孩

裙帶路造有夷樓五十餘間裝兵船內載有馬匹礮車等項覽

三十七

奏均悉逆夷於香港裙帶路地方公然建造樓房安置婦孺顯

有久據之意該將軍等相度情形於能於逆黨聚居之處掩其

不備乘間縱火焚燒亦足快人心而褫逆魄惟廣東漢奸最多

務須密為布置懸立重賞招致義民斷不可稍露風聲致逆夷

豫為準備又祁項梁寶常奏夷務用過銀數一摺據奏水陸各

勇尚存二萬有奇既不用以攻剿未免徒糜糧餉著奕山等勤

加訓練簡其精壯勇敢者暫留調遣其老弱無能者即予裁汰

庶帑項不致虛糜兵勇悉成勁旅所奏現存銀兩及每月用度

務當力加撙節可省即省著仍遵前旨不得過十萬兩之數

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昨據耆英奏。乍浦夷船。於本月十八日。陸續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而去等語。逆船忽去忽來。殊為叵測。著奕山。祁。墳。梁。寶。常。怡。良。劉。鴻。勳。嚴。飭。隨時。哨。探。其。駛。夷。船。隻。有。無。自。北。駛。回。及。自。南。駛。至。者。一。面。嚴。密。防。堵。一。面。飛。速。奏。聞。至。香。港。鼓。浪。嶼。停。泊。夷。船。情。形。若。何。著。一。併。確。探。具。奏。等。因。欽。此。伏。查。該。夷。船。隻。往。來。不。必。皆。有。定。所。往。往。潛。至。各。處。遊。奕。沿。海。各。營。祇。就。瞻。望。所。及。據。以。稟。報。亦。有。帆。影。模。糊。不。能。辨。認。者。雖。在。深。水。外。洋。為。此。間。商。漁。船。所。不。能。到。而。伊。等。日。夕。來。往。其。間。聞。見。較。易。巨。等。先。經。飭。令。沿。海。文。武。員。弁。加。意。瞭

三十八

探。除。上。次。奏。報。外。嗣。於。四。月。二。十。五。日。以。後。陸。續。存。記。均。係。從。各。海。汛。經。過。並。未。停。泊。或。有。暫。時。寄。碇。旋。即。開。行。是。以。鼓。浪。嶼。所。留。之。船。亦。此。來。彼。去。進。出。無。常。多。時。或。至。十。二。三。隻。少。亦。有。七。八。隻。之。數。並。無。滋。擾。情。形。經。廈。門。同。知。同。安。縣。及。各。營。汛。隨。時。探。報。亦。不。能。得。其。實。在。消。息。大。約。在。此。之。夷。均。聽。在。浙。逆。目。號。令。據。稱。自。浙。至。此。不。過。二。三。日。即。到。呼。吸。相。通。互。為。應。援。其。計。陰。狡。之。至。惟。有。嚴。為。防。堵。機。事。慎。密。仍。遵。旨。分。道。嚴。實。謹。原。商。漁。船。隻。探。報。得。有。確。信。即。行。上。聞。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等奏。續查南北駕駛夷船。經過閩洋隻數一摺。據稱。該逆船隻。往來無定。鼓浪嶼所留之船。多時或至十二三隻。少亦有七八隻之數。大約均聽在浙逆夷號令等語。該逆滋擾江浙。聚集逆船多隻。修行退出外洋。遊奕閩省。呼吸相通。且現有停泊夷船。即難保其不伺隙復行滋擾。著該督等督飭員弁。嚴密防範。如有可乘之機。仍酌量妥為勦辦。其沿海地方。務當恪遵前旨。申明例禁。認真稽查。毋許內地民人。私與往來代銷貨物。慎勿再事縱容。是為至要。嗣後夷船有無增減。仍著分道商漁船隻。隨時探報。得有確信。即行據實具奏。

三十九

二年五月初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麟慶奏。查勘海口晝夜巡防等語。黃河淮河射陽湖海口三處。均關緊要。現在重運漕船。連檣北上。難保逆夷不心存窺伺。更恐內地奸民。潛相勾結。不可不加意嚴防。著麟慶於漕艘經行各處。嚴密稽查。並著督飭弁兵。晝夜瞭探。巡防不可稍疏。遇有情形可疑之漢奸。尤當盤詰嚴拏。認真究辦。其河營各兵丁。務須勤加訓練。以壯聲威。而資彈壓等因。欽此。伏查江浙。浙江。江西。湖北。等省漕船。均已渡黃。現在湖南三幫。亦已提催抵壩。即日灌旋。連檣北上。逆夷無從窺伺。惟水手短絙。人數眾多。恐有奸匪潛跡。前奉

一第... 1 反E下

諭旨。設法嚴防。臣即欽遵籌議。飭屬加意稽查。專派河標中軍副將秦攀華。在黃河以南。董率彈壓。其渡黃重船。飭委前署副將事松江營遊擊安振國。押送出境。諭令見有形跡可疑之人。立即拏究。至臣標所轄黃河灌河射陽湖海口三處。自暎夷滋事兩年以來。疊飭該管將弁帶兵巡防。昨准督臣咨會。寶山上海均已失守。賊氛愈近。查黃灌等海口外雖有大沙攔護。逆船不敢駛近。而杉板小船難保不潛來窺伺。防範尤應加嚴。除飭廟灣佃湖二營上緊巡防。勝探並諭河軍各營將所選河兵勤加圍練。以壯聲威。而資守助。俟湖南幫船催過中河。即飭委淮海道趙廷熙親往督巡。以期周密。至漕運經行要道。南河以瓜洲江口為門戶。而自海入江要隘。則以江陰縣鴛鼻嘴為最。惟該處江面甚窄。對岸礮力可及。且下伏礁磯。水路曲折。南岸山勢陡峻。有險可憑。迨上則有團山關。及焦山象山層層鎖鑰。臣於本年二月赴揚州時。見現署兩淮運司前常鎮道但明倫與之詳論沿江形勢。該司曾周歷相度。即言長江雖為天塹。而由海門入江之路。阨險守禦必當以鴛鼻嘴為先。臣復詢之卸署狼山鎮總兵事河標副將秦攀華。所論亦合。茲據該運司會同常鎮道周項稟請添兵戡糧。前往鴛鼻嘴駐防。極中肯綮。可期得力。至瓜洲江口內河。適屬

四十

臣管理。其揚州營尚歸督標。淮安營尚歸漕標。臣惟當督同該管道隨時小心籌防。並嚴拏漢奸。以冀仰副聖主矜矜訓戒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蘇慶泰嚴防海口。並覆陳漕運經行各處情形。一摺。南河所轄黃河灌河射陽湖三處海口。該逆杉板小船既可駛入。自應嚴加防範。著該河督嚴飭各營巡防勝探。並將所選河兵勤加訓練。毋任稍有疏懈。俟湖南幫船過竣。即飭委該道親往督巡。至漕運經行要道。南河以瓜洲江口為門戶。而自海入江要隘。則以江陰鴛鼻嘴為最。該處江窄山峻。下有伏礁。若於此處扼險守禦。如有逆船駛近。我兵轟擊。自可得力。其應如何添兵駐防之處。著牛鑑麟慶程喬采會同商酌。務令足資防守。毋稍大意。其瓜洲江口內河。亦著該督等督飭所屬小心籌防。遇有形跡可疑漢奸。即行盤詰嚴拏。以重防守。而利漕行。將此各諭令知之。

四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三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己卯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

特依順奏竊五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

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續撥官兵赴蘇並近日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均悉

現在定海衛頭及岑港歧頭各洋面既有分泊夷船十三隻又

報有大輪船三隻大小夾船八隻向東北外洋駛去夷船二十

一隻在金塘洋面遊奕該逆往來靡常情形叵測該將軍等務

須嚴密防範毋稍疏虞或越此大幫船隻前赴蘇省之時設法

進剿多方牽制當可得手等因欽此查五月十四二十一等日

一

等兩次將調撥官兵赴蘇應援並參贊大臣齊慎帶兵

暫駐嘉興之王江涇地方以資控制及近日江浙逆船情

形繕摺具奏各在案茲據鎮定兩處探報招寶山泊船如

故定海逆船於十八日開出九隻由鎮海洋面向北駛行

二十日招寶山後復添美船十餘隻在彼寄碇尚未據報

船向何往其定海衛頭嶼勝港竹山門等處現仍泊船十

八隻等情伏查鎮定逆船視前為數較少等語並思設法

勦擊以為後路牽制早經札飭水陸兩路員弁設法攻取

惟是招寶山由鎮海縣陸路可通該處夷匪不過千人我

兵若以大隊取路攻剿尚易得手至山根即係大海該逆

泊船處所距山不及一里彼如散走登舟揚帆遠去我兵

並無船隻即難追襲且山後時有逆船十餘隻往來遊奕

瞬息即至設我兵守禦未備之時該逆旋駛來大幫船隻

開礮攻撲不免仍有疏虞而鎮海與甯波海水通達並無

阻隔尤恐逆美乘勢復來甯郡滋擾將來大兵收復又須

費手至兵勇乘夜火攻逆美甚為畏懼自連次被創之後

防範極嚴凡各處泊船地方每夜必用大小三板船四面

巡邏遠近哨探而我兵乘船火攻又須乘風順潮設法潛

往是以不能豫定連日僅於暗中將其行在衛頭修補火輪

船一隻設法沈沒溺斃夷匪二十餘人又兩次黑夜乘風

潮暗截纜索漂沈其巡船及三板數隻然此皆係暗中驚

擾究未能使之大受懲創現在欽奉

諭旨設法進剿多方牽制等語業已密飭前路水陸員弁兵勇如

有可乘之機即當設法攻取並嚴飭分守各海口要隘大

武委員等嚴密防範毋稍疏虞

奕經又奏等前聞逆美有北赴天津之謠當即專摺具奏

嗣於五月以來連次接據各路探報逆船漸次增添並有

各國夾船裝載馬匹又報有陸續北駛等情復將等管見

所及隨列條陳節經具奏在案茲據兩江總督牛鑑移咨

江蘇羊山洋面有大小夷船四十餘隻向北駛去顯有滋

二

擾山東天津情形等語。逆夷自前年至今。滋擾廣東福建。兩次占據浙江定海縣城。近復攻犯江省甯山上海等縣。已屬罪不容誅。今竟膽敢駛船北竄。悖逆猖狂。尤堪痛恨。查山東海口。係屬登州地方。現有巡撫托澤布駐紮防堵。其地尚非洋船貨販往來之處。該逆亦未必以大幫前往。竄擾似可無虞。至天津海口。一切防堵機宜。均蒙

皇上指示周詳。防備嚴密。如逆夷上岸攻撲。必將大受懲創。殄滅無遺。惟查逆夷每到之處。必先暗遣漢奸。多方探聽。布散謠言。煽惑人心。導引接濟。以故我軍之虛費。道路之險夷。每可豫知。而漢奸行蹤詭秘。隨處皆可涸跡。其中閩廣浙

三

江之人。尤為居多。向年夏秋之交。正為閩廣各商船到津之候。此時尤須嚴切稽查。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密派精細委員。改裝易服。於天津府城內外一帶地方。暗中查訪。設夷船駛近海口之時。首宜嚴查奸細。凡內地商漁大小船隻。一概不許出海。外來者亦不准攬岸。及凡附近天津百十里內。一切汊港。可以通海者。皆宜一律辦理。毋謂逆夷大船難到。或致出入稽查。稍形疏懈。如此則不但斷其米糧接濟。而夷奸來往。信息不通。自無所施其伎倆矣。才更有慮者。

京城為輦轂重地。設聞夷船駛近天津。一切總宜鎮靜。無使

傳布謠言。以致人心惶惑。謠言之起。必係漢奸編造播散。才思任總兵步軍統領。每年深知

京城內外。五方雜處。良莠不齊。而正陽門外南營地方。實為尤甚。除赴選應試商行運販外。其無業謀生。忽來忽去者。不知凡幾。所有客店舖戶。尚易稽查。而偏僻廟宇。小店車店。及賃房浮住之家。倡優之窩。最易潛藏奸匪。且朝陽門外。為連通州赴天津之路。而廣渠門東便門。各有捷徑。可抵天津。一路飯店小店。皆為單身行旅託足之所。道既綿長。更難稽查。曾於去年。密差弁兵。改裝前往天津探訪。彼時查有巡捕南營參將安壽清籍隸天津。其餘各營弁

四

即亦有天津人。於該處地方情形。多為熟悉。現在夷船有駛赴天津之謠。

京城內外。斷不容有漢奸藏匿。致有造言通信等情。應請飭下順天府五城步軍統領。各於所屬地方。嚴密稽查。一遇可疑。即認真追究。毋任潛匿。至此輩既膽敢涸跡城中。必豫設一藏身之計。以防敗露。或冒充營運。或詭易姓名。或尋覓同鄉。或假託熟識。旁人既不能知其底蘊。而地方官又僅以出保出結。苟且了事。轉易使奸人漏網。更請

飭下步軍統領。密遣精幹員弁。番役改換服飾。即令安壽清密選熟識赴津各路弁。不動聲色。分頭在城內外及各路跟

蹤跡緝如此則內外遠近一例嚴查庶使奸究絕跡人心亦可藉以鎮靜

殊地所見甚是。現在京師雖稽查嚴密。然人數太多。猶恐有不盡之處。自應慎益加慎。以絕奸究。朕隨時嚴密飭辦。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奏京城內外。五方雜處。良莠不齊。正陽門外南營地方尤甚。朝陽門外。為達通州。赴天津大路。廣渠門東便門。各有捷徑。可抵天津。一路飯店小店。皆為單身行旅。託足之所。等語。京師為輦轂重地。現有夷船北駛天津之謠。斷不容漢奸藏匿。致有探聽信息。散造謠言之事。著諭知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並著都察院堂官。密飭五城御史。各就所屬地面。設法

五

嚴查。斷不可僅止照例稽查門牌戶口。以為了事。尤不許少涉張皇。以致訛言四起。務於嚴詰奸究之中。仍寓安輯居民之意。此中關係甚鉅。諒諸臣亦必知之。應如何妥密查辦。以保無虞。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及巡視五城御史。各自具摺。密行陳奏。奕經原摺鈔給閱看。

又

諭奕經奏夷船北駛請飭嚴拏漢奸一摺。據奏逆夷到處暗遣漢奸。探信布謠。導引接濟。每年秋夏之交。閩廣商船到津。尤須嚴切稽查等語。著賽尚阿。訥爾經額。設法嚴查。以杜漢奸滯跡。至所奏商漁船隻。不許出海。外來者不准攬岸各條。是否可行。並

著悉心酌議具奏。奕經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奕經等奏查探逆船蹤跡一摺。據稱招寶山停泊夷船如故。定海逆船開出九隻。由鎮海洋面北駛。二十日。招寶山後復添夷船十餘隻。寄碇。尚未據報何往。其定海衛頭等處。仍泊船十八隻。現在暗中設法。將其衛頭修補之火輪船一隻。沈沒溺斃。夷匪二十餘人。又兩次黑夜。暗截纜索。漂沈其巡船及三板數隻。等語。鎮海等處逆船。視前為數較少。該將軍等現雖暗中籌撥。究未能大加懲創。著密飭員弁兵勇。多方牽制。如有可乘之機。即行設法進剿。並嚴飭各海口要隘。嚴密防範。毋少疏虞。逆

六

船蹤跡。仍隨時探明具奏。

欽差大臣耆英。著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程商采。奏竊。臣牛鑑於五月十九日。欽奉

上諭。現已有旨。飭令奕經酌派參贊一人。帶兵赴蘇。並令耆英伊里布。馳赴上海。會同該督。相機籌辦。江南提督。已諭令劉允孝。兼程赴蘇。著理等因。欽此。臣牛鑑當以上海逆夷。既已退出吳淞口外。嘉興一府。究係江浙兩省門戶。自應各專責成。一時拘泥具奏。並於摺內聲明。

欽差大臣耆英。著乍浦副都統伊里布。似可無庸來蘇。茲臣耆英。臣伊里布。接奉

諭旨後於二十二日馳赴崑山會同臣牛鑑悉心熟商所有內河
紛歧處所經臣牛鑑派委委員勘明分別沈船釘樁堵截
來路其崑山縣境之三江口白塔灣河面雖不甚寬惟係
水路衝途業將減運廢船排列兩旁豫備土石中間僅留
丈餘口門以便民船往來俟有警報即可登時擊沈兩岸
仍各有弁兵三四百名以便埋伏夾擊連日接據寶山縣
探報該逆北竄之船四十多隻仍復折回聚泊吳淞口外
崇明縣稟報夷船多隻在近口開放大礮十餘出仍然駛
去劉河福各口亦均有夷船游奕臣等查吳淞之戰雖
擊壞大船四隻兩次滋擾松江亦經官兵擊退該逆並未
大受懲創乃於五月十五日倉皇退出上海縣城復又將
北竄之船折回停泊吳淞口外該逆詭譎萬端居心叵測
且恃其船大礮猛專視我兵力堅厚之處發很直攻就現
在情形而論江蘇內河支港業經擇要攔截該逆諒不敢
冒險深入惟現勾結醜類添船至四十餘隻之多又陸續
擄截沙船烏船在吳淞口演習駕駛逆黨日眾逆賊日張
勢將承突內地矣臣耆英臣伊里布已行文該夷酋詰責
其犯順之故原期稍示羈縻茲接回文竟不肯戢兵並有
欲攻江甯天津之說查天津為
畿輔重地大兵聚集最關緊要江甯襟江帶海雖有暗礁伏

七

沙該逆三桅大船未必即能開然直入而大輪杉板等船
喫水較淺當此夏潮正旺迥異冬春萬一漢奸導引駛至
揚子江則南北聲援頓虞阻隔且我兵當挫衄之後軍械
不全士氣不旺近復分撥各海口尤嫌力量單薄朝夕情
形不同殊為可慮臣等公同商議現值萬分緊迫亟應妥
籌抵禦之方除崑山一帶已責成臬司覺羅崇恩前往駐
守臣牛鑑擬親往揚子江京口溯流而上相視各海口情
形竭力防範並至江甯省城與將軍臣德珠布會晤商辦
一切至參贊大臣齊慎聞現駐紮王江涇臣等飛咨催令
來蘇以便會同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程喬采籌商防守事
宜並移咨揚威將軍一體查照再臣牛鑑前次具奏該逆
船於五月初五日擱淺二隻欽奉
諭旨垂詢查該逆船於初六日潮長時即行駛去
耆英伊里布牛鑑程喬采又奏再耆英等前抵江蘇民
情兵加皆未能深悉會晤督臣牛鑑撫臣程喬采公同悉
心熟籌通盤料度沿海要隘甚多兵單礮少實難期其周
密自吳淞上海寶山失陷所有器械礮位以及前年鼓鑄
之八千斤洋銅大礮八尊盡為夷人所有現在趕鑄不及
運送莫逮是各要隘無不苦於兵單礮乏至揚子江口尤
為緊要彼處雖有沙險可恃然向來沙船既可出入難保

八

三四號英船不乘潮由揚子江駛入南北咽喉僅為所扼尤難過逃言念及此不獨督撫兩臣相對無語即李等亦復一籌莫展至羈縻之說原非得已無如現在夷情狡詐異常逆船日漸加增撫之一字已有所不受李等晝夜焦思迄無良策自愧無能死不足惜惟有據實附陳

者英伊里布又奏李等因上海寶山先後失陷勢甚危迫不得不設法辦理是以不揣冒昧公同商酌發給會印雙銜照會揀派外委陳志剛廣東通識陳業等令其星馳送往嗣李等於五月二十日由王江涇赴蘇二十二日行抵崑山縣會晤督臣牛鑑詢悉英船停泊情形及防堵一切

九

事宜稱內河紛歧已擇要堵塞其距崑山縣城三里之白塔灣河道為松江太倉蘇州通衢要路先派令文武員弁在彼用廢船或以土石壅塞中留行路如有英船來往並將中路塞絕經李等會同督臣牛鑑前往查勘辦理尚屬妥協李等旋即折回於二十四日行抵崑山縣屬之唯亭汛適遇外委陳志剛等轉回接據首目嘯嘯等覆書當即公同拆閱該首目並不將所指相見處所言明僅以不能戰兵仍與相戰為詞並稱貴將軍貴都統諒念之等語是該首目先欲約見處所又復藉詞不肯戰兵詭詐孤疑實堪髮指更有可恨者該逆在上海將官倉穀石支給民食

並張貼偽示本國與百姓毫無戰事最願彼此和睦廣開通商之路但

大清官兵不肯議和此等鬼蜮伎倆尤令人憤滿胸懷李等面詢外委陳志剛等會稱十九日馳抵吳淞口二十日即上英人兵船面見英目瑪哩囉郭士利伊等皆稱我國兵船已到且所商之事甚大恐者將軍伊中堂見面亦不能為我們作主現在我們欲先到揚子江後到天津等語李等復詰詢該外委英船多寡據稱首目等向伊等告知我們現在兵船有六十三隻該外委察看吳淞口五王橋邊排列英船大小不等共約五十餘隻內有英人貨船二十

十

餘隻其兵船極大者約寬五六丈長二十五丈每可載英人五六百名其船共計五艘安大礮七十六座其次者約寬四丈長二十丈輪四層安大礮四十座再李等英伊里布前因一時愚昧發給照會指定地約為相見原期諭以天理人情而戰戰事乃該英說詐百出藉詞畏避實非李等逆料所及再該逆現在揚言欲赴揚子江天津伏思天津地方

廟謨指授機宜嚴兵防守且海岸寬廣較之江浙塘岸似易布置如該逆膽敢北竄定可乘勢攻擊彰

國威而伸

天討。至揚子江為南北扼要之區。縱使該逆大船。未必能入。亦恐杉板駛過。致人心搖動。所關匪細。除會同督臣牛繼。撫臣程裔。悉心熟商。慎密布置。加意嚴防。另行會銜具奏外。至蕪。原一節。等語。惟有竭盡愚誠。但有可以著手處。於無法中設法。熟商妥辦。斷不敢有負

委任

者英。伊里布等。又奏。再正在繕摺拜發間。臣程裔。接常昭兩縣稟報。福山口外遊奕之火輪船二隻。二桅美船一隻。又外洋停泊之三桅美船一隻。均由西北駛去。其中泓停泊之美船二隻。內一隻駛往東去。一隻仍未起碇等語。

十一

查該美船四隻。駛向西北。恐入江陰靖江等處。逼近京江。現值江潮正旺之時。連日又大雨如注。臣牛繼。昨已將駐守蘇城寶帶橋之徐州鎮兵七百名。飭令馳赴江陰。即由徐州鎮王志元統帶。恐美船駛行甚疾。殊屬可慮。京口副都統海齡。已飭八旗官兵。及青州兵四百名。嚴加防範。臣程裔。前又將浙江調回之江甯兵八百名。飭令暫在京口屯紮。以守江甯門戶。署江南提督臣劉九孝。頃報於二十三。日行抵江甯省城。當與江甯將軍。臣德珠布。豫籌設法防禦。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劉九孝將所帶赴蘇之湖北精兵一千

名。管帶改赴登州。本日據牛繼奏。該提督業已行抵江甯。現在江蘇防堵緊要。劉九孝著仍留江甯。署理提督。會同牛繼。籌辦攻剿。其應於何處擇要駐紮。亦著與該督妥商辦理。如已起程赴東。無論行抵何處。即著迅速折回。帶兵前往江蘇。無稍遲誤。

又

據者英等奏。逆船多隻。北竄。現仍折回吳淞口外。聚泊一掃。逆美說諸巨。測北竄之船。現復折回。聚泊吳淞口外。崇明及劉河。福山各口。亦均有美船遊奕。又復攔截沙船。為船演習駕駛。逆勢將日張。齊慎前經帶兵駐紮王江涇地方。江蘇現在防堵緊要。著即飛行照會該大臣。迅速前往蘇省。駐紮扼要處所。俾

十二

作應援。並著英等。於浙省調到各官兵內。挑撥精兵一二千名。派員管帶。迅赴江蘇。交齊慎會同者英。伊里布。牛繼。程裔。體察情形。相機堵剿。

又

諭者英等奏。逆船折回吳淞。聚泊。現議設法防堵。一據據奏。該逆北竄之船。四十餘隻。仍復折回。聚泊吳淞口外。崇明縣。及劉河。福山各口。均有美船遊奕。並有欲犯江甯之說。牛繼。已往揚子江京口。溯流而上。竭力防範。會同德珠布。商辦一切。並飛催齊慎。至蘇。會同者英。伊里布。程裔。籌商防守等語。逆美勾結。醜類。添船多隻。並攔截沙船。為船演習駕駛。意圖內犯。

江甯襟江帶海。雖有暗礁伏沙。大船不能直入。其火輪杉板等船。難保不駛入江內。惟該處江口。究與外海不同。前據牛鑑奏。有水師戰船十六隻。並招募各船大小七十隻。派令田浩然等管帶。另製水輪船四隻。派劉長清管帶。內河可與接仗。不致疏虞等語。此項船隻。雖不能敵其大號兵船。若火輪杉板等船。乘潮駛入。酌帶礮位。當可與之水戰。著牛鑑於入江要隘處。所分布各船。責令管帶各員。儻有逆船駛入。可戰則戰。當守則守。斷不可稍有疏虞。致沿江紅船漁船。反資賊用。是為至要。其崇明劉河福山各口。均須分兵防守。已有旨諭知奕經等酌派精兵一二千名接應。交齊慎管帶至蘇。著俟該參贊到蘇後。該督酌

十三

量扼要地方。令其駐紮。以資控制。至江省要口甚多。雖經設法填塞。難保該逆不乘間竄入。不可不豫為防範。前此寶山上海該逆因無可搶掠。是以旋入旋退。因思各處果無輜重可據。自不至受其荼毒。但須俯順輿情。妥為籌酌。固不可強之使遷。轉滋驚擾。亦不可禁其他往。致有疏虞。劉允孝已有旨諭令留於江蘇。如已啟程。即行折回。應於何處駐紮。著牛鑑妥商辦理。又者英。伊里布奏。接閱首日回信一摺。覽奏可惡之至。該逆既不肯戰。兵若再事羈縻。不特於事無益。且恐有傷國體。著與牛鑑程商。專意勦辦。無稍遊移。另片奏。江陰靖江一帶。逼近京口。已將徐州鎮兵七百名。馳赴江陰。即由王志元統帶。並飭京口

副都統海齡督帶各兵。屯紮京口。均著照所議辦理。將此諭知者英。伊里布。牛鑑。程商。並齊慎知之。

庚辰

欽差大臣賽尚阿。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天津防堵事宜。目下最要機宜。首在豫籌後路。而前奉

諭旨。飭調備充後路之察哈爾馬隊官兵二千名。頭起已於五月二十九日起程。計日內陸續可到。天津郡城內外。地窄人稠。且值徧地青苗。未便屯駐。必須豫籌屯駐處所。方期兵民相安。茲查有距郡城七十里之新城地方。地勢寬闊。水草豐肥。足資遊牧。即擬先在該處。暫行安插。俾資休息。一

十四

面踏勘地方。分營屯紮。所有屯紮處所。先經臣訥爾經額勘得。大沽以南。至狼坨子一帶之羊二莊。商格林二處。可以分駐。前臣賽尚阿到津後。復彼此商榷。覺分駐兩處。相距道里較長。擬分五營或六營。庶益覺呼吸可通。聲勢聯絡。現委理藩院員外郎明麟。帶同熟悉員弁。前往南路原設營盤後路一帶踏勘。一俟勘得寬闊高燥地方。或五處或六處。即於新調之察哈爾官兵中。撥兵一千五百名。分營駐紮。以作大沽迤南南路後勁。其餘兵五百名。擬於大沽北岸。分駐二百五十名。北塘北岸。分駐二百五十名。亦均在現設營盤之後。以為前敵聲援。前敵得手。即奮力上

衝以資接應。至北塘北岸。迤東之黑沿子。至洋河口一帶。地勢較南路尤為遼闊。業已奉

旨。飭於吉林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一千名。各酌撥兵五百名。擇要

駐紮。臣等公同酌議。擬於豐潤縣屬之李八廠。灤州屬之

柏各莊。樂亭縣屬之馬頭營。及湯家河。昌黎縣屬之周

家營。五處屯駐。臣等因此路尤關緊要。現商令奕紀會同

那桑阿。前往各該處。逐加履勘。間段分撥。以資策應。

賽尚阿。詢爾經額。那桑阿。又奏。再臣等於道光二十二年

五月二十九日。接到軍機大臣字寄。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料逆夷如果上岸。運兌必用車載礮。或單輪。或雙輪。推運

十五

而前海口一帶泥淖處所。不能行車。其有海岸可以行車之處。

應如何防範堵截。俾該逆礮車不能運轉前進。著賽尚阿。詢爾

經額。會同察看。妥議辦理。迅即具奏。欽此。臣等伏查逆夷果敢

用單輪雙輪等車。載礮而來。勢須裝載大船之內。比及駛

抵攔江沙。已不能前進。即使以小船分載。繞越過河。而近

岸處所。一片泥淖。查內地沿海。竟取魚蝦居民。率皆兩脚

網縛。二尺許高木。始能跋涉過灘。並空船亦難上挽到岸。

再加以質體笨重之礮。其不能移動可知。況此等泥淖沿

海皆然。更無可以行車之所。似不致轉運前進。臣等仍當

飭營隨時瞭望。慎益加慎。小心防範。以期仰慰

聖鑒

詢爾經額。又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

五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天津防堵。現當緊要之時。來往商船。尤宜加倍認真查察。等

因。欽此。臣查歷年閩廣商船。須俟夏至以後。東南風司令

始行北駛。如遇節氣較早。於五月內。即有進口之船。其粵

省商船來津。或在閩船之後。或在閩船之前。向無一定。上

年廣東惠州商船。即係五月二十外到口。六月初一二日

陸續進口。臣前因逆夷肆逞。恐有漢奸冒充商船水手。來

津窺探。於上年暨本年兩次酌定稽查章程。奏蒙

十六

聖鑒在案。茲查五月二十九日。有廣東潮州府商船三隻。駛至攔

江沙外停泊。業經飛飭駐守大沽。查驗商船出入之委員

天津糧捕通判。晏豫。鹽山縣知縣。劉煦。會同營員。先赴該

商船。逐一查驗。詰訊明白。覈與印票填註姓名籍貫人數

相符。始准駛進攔江沙內。並令閩粵會館董事。帶同在津

開設字號行店之人。赴船識認。確係貿易良民。必深信無

疑者。即令呈繳攜帶器械。押令船隻。駛進內河。在於紫竹

林黃船塢停泊。查驗貨物。照例納稅。催令起卸。趕緊出口

查紫竹林地方。現在駐有臣標防兵六百名。彈壓稽查。耳

目切近。不致疏虞。並派文武委員。先於河干駐守。往來巡

查不許水手登岸。如果查有形跡可疑。語言支吾者。即行嚴加根究。斷不容奸匪洩跡。致滋隱患。亦不准遇事撻求。擾累良商。

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等奏。豫籌沿海後路分駐官兵一摺。據奏察哈爾馬隊官兵到津。擬分五六營撥兵一千五百名。作為大沽。南南路後勁。餘兵五百名。於大沽北岸。分駐二百五十名。北塘北岸。分駐二百五十名。均在現設營盤之後。吉林黑龍江兵二千名內。各酌撥兵五百名。即於豐潤縣屬之李八廠等處屯駐。均著照所議辦理。惟現當炎暑。本省兵丁尚皆習慣。其滿洲蒙古兵丁。朕甚軫念。卿等務須妥為安置。勿致有損方好。慎

十七

毋率忽。另片奏沿海泥淖無可行車。因思自海豐縣至山海關道里綿長。宜處處盡屬泥淖。儻該逆用小船裝載礮車。從偏僻地面陸續上岸。亦未可定。斷不可以泥淖難行。礮車笨重。遂信為無從登陸。稍存大意。又訥爾經額奏。稽查到口商船一摺。現在並無夷船北駛。各處到津商船。既經驗係良民。自應准其進口。但俱係閩粵江浙客民。時常來津貿易。路徑均素熟習。萬一為賊所用。藉以指引路徑。即與漢奸無異。總須於該商船進口卸貨後。不准一人逗留在津。其牙行貿易人等。亦不准一人附載。南回庶奸匪無從洩跡。昨據耆英等奏。逆船折回江蘇一摺。又耆英伊里布奏。接據逆夷復書一摺。已有旨諭令專意攻剿。

毋庸再事竊慮。昨降諭旨。及耆英等原摺。著鈔給賽尚阿。訥爾經額閱看。逆夷出沒無定。此時雖已折回。難保不乘風北駛。仍著賽尚阿等。慎密防範。不可將摺內情形。稍有洩漏。致懈軍心。是為至要。

辛巳吉林副都統巴雅爾倭克精額。黑龍江副都統烏凌阿。額爾齊斯等。由高橋帶領官兵起程。於六月初一日抵關。公同商酌。鄂巴雅爾帶領吉林兵二百五十名。黑龍江兵二百五十名。馳赴撫甯縣洋河口一帶駐紮。鄂富勒洪額。德凌阿帶領黑龍江兵二百五十名。吉林兵二百五十名。馳赴豐潤縣黑沿子一帶駐紮。此一千兵。作為四起。於六

十八

月初三日。自山海關分起前進。現當青苗遍野之時。一路車馬馳驟。恐遭踐踏。鄂等惟有嚴加約束。督令按依正道行走。不許擁擠攪越。務期紀律明而閭閻靜。到防以後。設遇逆夷登岸。立即首尾夾攻。互相援應。盡殲醜類。以快人心。斷不敢稍留餘力。鄂倭克精額。烏凌阿等。現仍分帶吉林黑龍江官兵到關之日。鄂倭克精額。烏凌阿等。遵奉

諭旨。即行帶兵。迅速前赴天津。諭軍機大臣等。巴雅爾等奏。領兵赴防。啟程日期一摺。據稱巴雅爾帶領吉林黑龍江兵各二百五十名。赴洋河口。富勒洪額德

一第...冊...全書第...卷...頁...

凌阿帶領黑龍江吉林兵各二百五十名。赴黑沿子駐紮。在關之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俟續調官兵到關時。俟克精額烏凌額帶赴天津等語。帶領官兵前赴天津。已有巴雅爾等三人。足資管帶。惟山海關地方緊要。關內關外。防堵應援。在在需人。著哈琅阿。即將倭克精額烏凌額二人。酌留一人。帶兵在關。一人帶兵駐紮高橋。

癸未署

盛京將軍禧恩奏。竊照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奉

上諭。昨據僧格林沁面奏。已於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等三盟內。

十九

自備蒙古精兵三千名。派員管帶。在於各該盟近口地方駐紮。聽候調遣。此項官兵將來調遣時。著禧恩妥為豫備等因。欽此。

同日又奉到五月十七日

上諭。前經屢次降旨。諭令沿海各將軍督撫等。奏船駛入不得與之海上爭鋒。致難得力。現據奕經等奏。美船多隻。駛過浙洋。並有北赴天津之謠。難保不乘風北駛。著訥爾經額。禧恩。哈琅阿。托渾布。相度地勢。先事豫籌。務將前路兵礮。移至後層。待其舍舟登陸。厚集兵力。聚而殲旃。當可大獲勝仗。至大沽以東至山海關一帶。既難處處添增兵礮。設使該逆於海岸空闊處所。以小船裝載礮位。分路登岸。肆行滋擾。又將何以禦之。並著訥爾

經額等先事備防。勿留罅隙等因。欽此。等跪讀

訓諭。仰見我

皇上指示機宜。無微不至。伏查奉天海疆綿長。凡可以登岸喫緊之處。節經嚴飭委員。及該地方官督率兵勇。固守要隘。嚴防後路。虛虛實實。以備不虞。而金州。復州。二處海口。尤關緊要。已將原設大小礮位。撤歸後路。適中扼要之所。妥為安置。密飭該地方官督率兵勇。設法防守。內可護衛城垣。外可控制海口。並令熊岳。水師營二處。各選備精兵二百名。相距僅止百二十里。設有警報。可期一呼即至。易於應援。臨期再加。以省兵。自可足敷應用。儻遇夷船駛至。斷不

二十

許在海洋與之接仗。必須設法誘之。舍舟登陸。我兵以逸待勞。以守待攻。務從背後截其歸路。層層圍困。槍礮齊開。俾逆夷不得逞其狡獪伎倆。至邊外豫備蒙古兵三千名。此三盟內。惟哲里木一盟。所屬地方。與奉天接壤。一經徵調。須由法庫門等處進邊。經過奉天交界。應俟蒙古將弁行走知會到日。即飭令沿途旗民地方官。妥為豫備。並咨行錦州副都統。彈壓照料。以期整肅。該蒙古官兵。需用鉛丸火藥。如今具赴

盛京關領。往返繞道數百里之遙。徒多跋涉。才悉心籌計。已知會

盛京工部侍郎早為備委。派員運赴錦州收貯。以便將來就近給發。毋誤應用。至卓索圖昭烏達。二盟所屬各旗。在奉天邊界之西北。設邊徵調。應由古北口喜峰口取道進邊。水草道路均屬合宜。不致繞道由奉天境內行走。

諭軍機大臣等。禧恩奏嚴防後路扼要拒守。並籌辦軍火一摺。據稱金州復州二處海口。最關緊要。已將原設大小礮位撤歸後路適中扼要之所。妥為安置等語。著即照所議妥辦。並飭令熊岳水師營三處。各備精兵。屆期應援。關外尚有黑龍江官兵一千名。如有警報。兵力覺單。著該將軍隨時酌量。即飛咨哈爾阿於駐關吉林兵丁內酌撥三五百名。以資協剿。亦無不可。仍當

二十一

誘令該逆登岸。設法抄襲攻擊。方可得手。至蒙古兵丁除哲里木一盟接壤奉天外。其餘索圖昭烏達兩盟兵丁。詢據借格林沁稱係由邊外行走。並不取道古北口喜峰口等處。著即飭該三盟各兵丁。分屯邊外遊牧。該三盟之兵。應調與否。著禧恩酌量情形隨時妥辦。

甲申。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奏。竊等。於五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德珠布等奏。江甯京口重地。兵力過單。恐逆船入江內犯等語。著奕經等在統領官兵內。挑選一二千名。派員管帶運赴江

蘇。交牛繼等酌派要隘。以資防堵。毋稍遲誤。欽此。查浙省前次調到各省征兵。共計一萬一千八百名。經等分派調撥前路甯鎮一帶屯紮。豫備攻剿。及防堵水陸要隘。並駐守省城。嗣因兵力尚屬單弱。復經奏請續調各省勁旅。奉

旨。賞調廣西河南陝甘兵四千名。該兵丁等陸續前來。尚未到齊。適值夷船大幫。駛入江蘇洋面。等當即飭壽春鎮總兵尤渤管帶河南兵一千一百名。陝甘兵九百名。星夜赴蘇。應援。隨又將江甯旗兵八百名。撥往蘇省。以備防堵。又奉旨。酌派參贊大臣一員。酌帶弁兵。前往江蘇。其時適廣西兵一千名。先後到浙。即交參贊大臣齊慎統帶。復添派四川官兵

二十二

五百餘名。一併帶赴江浙交界之王江涇。暫行駐紮。以便接應。業經節次奏明在案。現奉

上諭。飭令等在各兵內。挑選一二千名。派員帶赴江蘇。交牛繼等酌派要隘防堵。伏查浙省征兵。經等疊次撥赴江蘇。已有四千三百餘名。浙省緊要海口。共有十餘處。節節須兵防堵。兵力實不甚厚。惟現在蘇省吳淞口外。泊有夷船數十隻。福山口又有火輪船二隻。及大夷船二隻。在彼遊奕。誠恐其內犯大江。情形甚為緊急。等再四籌商。浙省口岸紛繁。各官兵分守要隘。已屬兵力單。現據探報。招寶山仍泊夷船二隻。定海停泊夷船共計二十五隻。雖尚

未分竄滋擾。各處駐守官兵。究不敢遽行撤動。致形單弱。而江蘇情形。尤為緊急。急須添兵防守。自當權其緩急。遵旨撥兵前往江蘇。以資守禦。但撥兵過少。仍恐無濟於事。且分向各路調動。亦非整隊。不能不於無可抽撥之中。設法撥調。查有江西兵二千名。前由李等調赴省城。三百名分防要隘。四百名駐守滬海所。一千三百名。由總兵李錡統帶。駐守曹娥江。此項官兵。李等飭令帶兵官。逐日教練。並將弓箭刀矛各兵。均改為學習鳥槍。半年以來。漸為熟練。精壯即行遵

二十三

旨。飭令總兵李錡統帶。分起速行赴蘇。交牛鑑調派防堵。並將省局新鑄大礮。撥出四十位。撞礮一百桿。交江西頭起帶兵官。一併迅速解往。以資守禦。至浙江省城。撥去江西兵三百名。尚不致形單弱。滬海所本係海口。與紹興較近。應由參贊大臣文蔚。就近於駐紮紹興兵勇內。酌派換防。曹江地方。亦屬緊要。惟現查逆夷業已退出甯郡。其鎮海城外夷匪。亦復無多。浙江提督段永福。現駐上虞。距曹江僅止三十里。即札飭該提督酌量派兵防守。聲勢聯絡。尚可無虞。共計撥去江蘇前後征兵。共六千三百餘名。現在浙省征兵。騰九千三百餘名。分紮防守省城各要隘。及七堡海甯尖山。滬海所。平湖嘉興紹興等處。李等嚴飭現在各官

兵一體小心防堵。如有可乘之機。即行調撥進剿。斷不敢稍涉疏虞。上座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遵旨撥調官兵。赴蘇防守一摺。據稱現撥調江西兵二千名。飭令李錡統帶。分起赴蘇。並將省局新鑄大礮。撥出四十位。新製撞礮一百桿。即交江西頭起帶兵官。一併迅速解往江蘇等語。覽奏均悉。餘均著照所議辦理。現在浙省征兵。尚有九千三百餘名。分紮防守省城要隘。及七堡海甯尖山。滬海所。平湖嘉興。紹興等處。該將軍等務須嚴飭各弁兵。小心防堵。勿稍疏懈。如鎮海定海設有可乘之機。即密行調撥進剿。揭其巢穴。以為牽制之舉。毋致坐失機宜。是為至要。

二十四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前因江省勢甚緊急。該逆有直犯揚子江之信。與臣耆英。臣伊里布。臣程晉來。面晤籌辦。並臣親往江口。相機防範實情。會同馳奏在案。茲臣查江陰縣之鴛鴦背地方。去縣城僅三四里。為長江入海第一扼要門戶。山勢陡險。江水直趨。傍山而下。江面深洪。約有三四十丈之寬。其下遊沙線四道。計長一百二十多里。該逆大船。斷難飛越。而火輪杉板。儘可竄入。亦必需人導引。現已設法查禁。並於沙線灣曲之處。暗中密釘椿石。截其來路。其鴛鴦背已設有礮。可以阻其衝突。現飭却署常州

府事之徐家槐。豫備火攻船隻。載以蘆柴桐油。聯以大鐵
 萬一彼敢承突而上。順流放下。可資延燒。又札調徐州總
 兵王志元。帶兵七百名。在於陸路設伏。以防其登岸。滋擾
 江陰縣城。俟布置妥協後。臣即馳赴京口。焦山一帶。相視
 各要隘。如何設施。並至江甯省城。與將軍德珠布會商一
 切。仍即折回蘇州省城。往來查看。臣查該逆自犯順以來。
 詭譎百出。就目前光景而論。又與三四月間。迥有不同。何
 也。該逆自陷定鎮而後。尚株守一隅。今則既陷乍浦。又陷
 上寶。後又分踪窺伺崇明。福小劉河。並有內犯天津之說
 矣。該逆在定鎮時。大船不過四十餘隻。近則勾結醜類。所

二十五

添船隻。復倍其數。近據寶山縣探報。自吳淞口至黃家灣。
 共泊七十餘隻。而四出分擾之船。及停泊於定鎮者。又不
 可計數矣。該逆前此尚不敢侵犯內河。近則造作三板小
 船。搶奪沙船。掠取衣帽。不計其數。並於吳淞口外二十里
 之洋面。打造器械。實有乘隙內犯之情形矣。該逆前陷定
 鎮乍浦。日以搶掠姦淫為事。近聞上寶之陷。並未殺戮一
 人。徧貼偽示。以安民為詞。其居心實不可問矣。至於漢奸
 之潛滋。隨處皆有。查之無從。沿海居民之流散。無日無
 之。禁之不能。土匪乘機肆掠。又不待言。且蘇松為財賦
 所出。漕糧為

天庾正供。此數月內。該逆如不能勦滅。不但師老財匱。勢將
 難支。萬一彼竟分擊大舉。漢奸內應。風鶴一驚。遠近瓦解。
 江浙兩省。既屬在在可危。縱使彼不深入。轉瞬即屬危瀾
 之時。尤為不堪設想。且沿海各州縣錢糧。此時並無有完
 納者。臣所以目擊時事。並逆矣。嗚呼。張情形。與前迥不相同。
 晝夜焦思。憂心如焚。而履饋為之俱廢也。臣思該逆滅絕
 天理。陰謀詭計。以鴉片煙土。耗我中國之貨財。感我中國
 之人命。我

皇上仁同情載。不與較量。屢

諭種臣。緩其勦滅。乃因諸臣辦理未能盡善。膽敢誇張。反覆益肆

二十六

凶視。天道惡盈。其滅亡當可立待。今又聞該逆聲稱。本意

通商。因

大皇帝未降

明諭。施以

全恩。不肯戰兵。臣聞此語。又不禁背裂髮指。忿懣殊深。然臣竊思

苗民逆命。大禹班師。欲取姑與。老氏之術。又

高宗純皇帝時。征緬不克。降

詔罷兵。後復

允其朝貢。臣未讀

國史。不能悉其顛末。前在雲南糧道任內。習聞父老之言。甚

為鑿鑿仰見

聖德同天於捷伐誅殲之中仍

恢包涵徧覆之量。事有相類。擬非不倫。如果該夷祇為願乞通商

並不取妄蒙他念。中外同係赤子。休兵並免夷傷。合無仰

求

皇上網開一面先

派大臣齎

教詰責俾絕域盡夷之下。悞將累譯上達於

宸嚴。並不令稍有壅蔽自足使之心折。然後明宣

恩旨。用示懷柔。謂吾民橫遭毒詆之張。而

二十七

朝廷何愛一塵之與。彼雖畜類亦具人形。譬如樂犬狂吠。本

不足以論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嘗不搖尾而帖伏。從古制

夷之道不外羈縻。是則

仁聖與民休息。權德而不觀兵。並無傷於

國體。儻竟罔知悔罪。始終冥頑。則是自外

生成。薄海臣民共曉然於

聖人必不得已而用兵。雖勞不怨。逆夷萬不可以德化。舍勦滅如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必人人切齒同仇。誓心戮力。殄滅如

羊。不留遺類矣。臣沐

君父高厚之恩。屬兵戎緊迫之際。一知半解。不敢緘默。不盡。滋欺

罔之罪戾。謹披肺腑。昧死密陳。伏乞

皇上鑒其愚誠。俯加查察。

硃批。中伊里布之害不淺矣。易勝憤懣。

牛鑑又奏。再粵東傳逆。噴逆有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

一帶陸路接仗之說。今該逆既有擬赴津門肆擾之謠。而

又聞在浙新到馬船多隻。採係向太呂宋國所借。其馬高

大約有數百匹。不可不先事豫防。茲詢得破之之法。須於

海口登陸之地。隨處批挖濠溝。寬深俱以丈餘為率。但通

人騎。不留車道。彼如承突而來。不難擊殲。檢矣。

牛鑑又奏。再由浙調回之旗兵八百名。已遵

二十八

旨飭回江甯本營駐防。茲臣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六日

奉

上諭。前據劉九孝遵旨管帶湖北精兵一千名。前赴江蘇與牛鑑

商辦防守。現在逆船既有北駛之信。著劉九孝無論行抵何處

即管帶湖北兵一千名。迅速改赴山東登州。會同托渾布麟魁

商辦防堵事宜。所有江南提督。已改派尤渤署理矣。等因。欽此。

查劉九孝已於日前帶兵入江境。臣因松郡已有總兵

尤渤帶領重兵防守。未便另行更換。目下逆夷窺伺長江

屢有夷船遊奕採水。除已於最要之江陰。督署調駐重

兵。設法守禦外。京口為大江鎖鑰。劉九孝正抵該處。商令

該提督即暫行留駐京口以資控制茲蒙

諭令改赴登州。遵即飛咨該提督迅速帶兵赴登防堵。其京口地

方緊要。臣查江南提督已奉

旨改派尤渤署理。一面咨催參贊大臣齊慎迅速前來京口。商辦

防勦事宜。並札調蘇松總兵周世榮。挑選善放礮位之弁

兵。星夜馳至江陰。聽候派撥防堵。

諭內閣。伊里布著即回署理乍浦副都統之任。著英著留於江蘇

會同牛鑑等商辦防勦事宜。俟辦理完竣後。再赴廣州將軍之

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牛鑑奏京口為大江鎖鑰。現在逆夷窺伺長江

二十九

必須嚴加防守。已催齊慎迅赴京口等語。昨已有旨諭令劉允

孝仍留江南。署理提督。該督俟齊慎劉允孝到後。即將一切防

勦事宜。商同妥辦。並令齊慎劉允孝各擇扼要處所。分營駐紮

以資得力。仍當各設後路接應。是為至要。該逆詭譎萬端。居心

叵測。萬一逆船竄入江面。關繫匪淺。務當處處嚴防。設法守禦。

不可稍有疏虞。是為至要。

又

諭牛鑑奏粵東傳逆逆噴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接

仗其馬高大約有數百匹。不可不先事豫防等語。該逆如果北

駛滋擾。盛京為緊要之地。必應加意防堵。其傍海口岸。應如何

設法俾馬車馬礮不能徑行登岸之處。著禧恩嚴密妥籌辦理。不可稍涉大意。俟日後該逆車馬竟至上岸。稍有疏虞。惟禧恩是問。懷之原片著鈔給閱看。

署理河南巡撫鄂順安奏竊臣於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

十三日接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天津海口防禦緊要。著喬用遷鄂順安將該省所存撞礮撞

槍酌量挑選二三百桿解赴天津。交訥爾經額收存備用。其前

調之山西兵一千名。經過河南。著鄂順安催令迅速前赴天津。

毋得稍有遲誤等因。欽此。查豫省存貯撞礮撞槍。除三次調赴

浙江江蘇出師官兵帶往軍營不計外。現在撫標左右兩

三十

營存有一百五十桿。駐防滿營存有五十桿。開封城守營

存有二十桿。以上四營共存二百二十桿。再於南陽河北

二鎮調取誠恐緩不濟急。查衛輝彰德二營。係豫省赴天津

必由之路。該二營現存撞礮十六桿。可以就近解往當飭

委文武員弁。將在省各營二百二十桿。刻即管解起程。於

路過衛輝彰德時。再將該營等存貯撞礮十六桿。一併解

赴天津。交督臣訥爾經額查收。以資利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鄂順安奏。委員解送豫省撞槍撞礮共二

百三十六桿。前赴天津等語。此項撞槍撞礮原備天津防勦之

需。如天津現在所貯業已數用。著訥爾經額即將此項槍礮酌

量收貯郡城。俟應用時調取。仍派員前往迎提。與豫省委員一
同解交收貯。又據牛鑑奏。粵東傳逆。逆欲以馬車馬礮運往
天津一帶陸路接仗。其馬高大。約有數百匹。不可不先事豫防
等語。天津為緊要之地。必應加意防堵。前據奏稱沿海沈淪。無
可行車。已諭以儘該逆用小船裝載礮車。從僻路陸續上岸。不
可稍涉大意。諒該大臣等必已加意防範。因思天津濱海。夏令
潮長。泥淖難行。自可無慮。儘秋後水涸。沙灘顯露之時。其馬車
馬礮。能否登岸。著賽尚阿。訥爾經額。悉心籌辦。加意設法防維。
儘海豐縣至山海關一帶。竟有該逆率馬上岸。惟該大臣等是
問。懷之牛鑑原片。著鈔給閱看。

三十一

山東巡撫托澤布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一二等日。先後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江蘇寶山縣失守。誤於海上交鋒。

敕令臣查明山東登州府海口。離城遠近若何。前後各路。如何接
應。務須計出萬全。不可復蹈江蘇覆轍等因。欽此。正在籌議覆
奏。聞又奉

上諭。據牛鑑馳奏。羊山洋面。有夷船四十餘隻。往北駛去。顯有往
山東直隸之意。所有山東防堵事宜。該撫仍當加意防範。毋稍
疏懈。如見夷船向北竄駛。即由六百里加緊馳奏等因。欽此。臣
於兩年來籌備防堵諸事。實不敢以水戰為可恃。故海豐

等縣之防兵。則令紮營於距岸數十里之內。孤懸海洋。有
民人畜產之島嶼。則議臨時遣徙。以避其鋒。前者陸城島
洋面。選截夷船之議。則又將外洋人力難施情形。剴切敷
陳。凡此先事之熟籌。皆恪秉

宸衷之成算。惟登州府城東北兩面環海。距口岸止於二三里。其
北面水城傍海為垣。早晚潮汐入城。逆夷在海上開礮。直
可轟擊城垣。情形最為危險。然郡城為全洋扼要。城內煙
戶萬家。斷不能於逆匪未至之前棄而不守。故臣前於城
外東北海灘。排築護城沙隄。以抵逆礮。其沙隄不能遮護
之處。豫備棉被二千條。臨時蓋護城垣。以為憑城固守之

三十二

計。而於城後山嶺崎嶇。埋伏馬隊精兵。逆夷如敢撲岸攻
城。伏兵雖不能抄襲其後。而由左右兩翼橫衝旁擊。亦足
以遏其勢。現又與登州鎮臣玉明會商。將沿海安設大礮
均移置於近城之處。專備攻守。東省兵力尚健。人心亦固。
但能臨時申明紀律。激勵軍心。不使一聞賊警。倉惶竄避。
則就此現在兵勇奮力以守。似不致全無把握。

諭軍機大臣等。托澤布奏。遵旨籌辦防堵情形。一摺。據查登州府
城東北兩面環海。距口岸止二三里。北面水城傍海為垣。礮力
可及。情形最為危險。該撫已於海灘排築護城沙堤。繫被以禦
逆礮。究竟能否禦之。度量明確具奏。又於城後山嶺埋伏馬隊

精兵為橫衝旁擊之計。所有沿海安設大礮均移至近城地方。專備陸路攻守。辦理尚屬周妥。惟該逆大船能石貼岸。其桅上之礮。是否可以轟至城內。仍著派員測量水勢。據實具奏。至該省兵力強健。人心亦固。著托渾布。麟魁會同登州鎮總兵玉明。申明紀律。激勵軍心。嚴密防堵。又據牛鑑奏。粵東傳述。逆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接仗等語。自應豫為籌畫。設法堵禦。斷不准令該逆馬車馬礮上岸。僅有疏虞。惟托渾布。麟魁是問。牛鑑片著鈔給閱看。

乙酉

欽差大臣耆英參贊大臣齊慎署下浦副都統伊里布。江蘇巡撫

三十三

程高奏。竊查夷船遊奕江洋。居心叵測。恐由長江揚帆直逼金陵。業經臣程高。於初一日附片奏

聞在案。茲臣等接准兩江督臣牛鑑咨稱。湖北提臣劉允孝奉

旨飭令帶兵前赴山東。江南提督改為尤渤署理。並准揚威將軍

咨會遵

旨撥調江西官兵二千名。前赴江蘇。交九江鎮李麟管帶。由督臣

牛鑑等調派要隘。以資防堵。各等因。臣等伏查提臣劉允

孝管帶湖北官兵。行抵鎮江。經督臣牛鑑。以該處為南北

各省咽喉。現在吳淞逆船陸續增添。福山等處地方。又復

往來遊奕。即經咨會劉允孝帶兵駐紮京口。以為各路聲

援。茲臣劉允孝奉

旨馳赴山東。則京口兵力較形單弱。且值雨多潮漲之時。江面甚寬。恐礮力不能遠及中洪。兩岸無從攔截。萬一逆夷暮然闖進。則長江數百里。可以乘風直抵江甯。不特道路梗塞。堪虞。即鎮江揚州等府菁華之地。亦必羣相震動。聞繫匪輕。現據寶山等縣探報。前月二十八日。烏船洪洋。而夷船二十餘隻。俱已開向北駛。二十九日未刻。寶山東門海塘外。停泊夷船六隻。小沙背停泊十一隻。石洞海塘亦有船十餘隻。各船懸掛旗幟。或紅或白或黑。顏色不一。該夷並於寶山城外。粘貼偽示。其鎮洋縣之劉河口。即於二十八

三十四

日。駛到夷船二十餘隻。在彼停泊。並有大夷船一隻向北駛去。並據福山營遊擊恆山等稟。六月初一日。夷船二十餘隻。在福山口外中洪遊奕。內有大輪船一隻。向江陰靖江洋面行駛。各等情。查福山遊奕之船。即由劉河駛至。該處為由海連江門戶。誠恐潮流而上。不可不加意備防。臣等公同酌商。現由臣齊慎將管帶之四川兵五百名。廣西兵三百名。剋日馳赴鎮江堵禦。一俟揚威將軍調撥江西官兵到日。再行的撥江甯省會。以壯兵威。臣耆英。臣伊里布。仍駐蘇城。因吳淞停泊夷船。尚有三十餘隻。前既兩犯松郡。難保不去而復來。現在該府地方。有署提臣尤渤帶

領官兵雖亦足數守衛。如該夷再事承突。情形緊急。臣者
英即當酌帶弁兵。馳往策應。至蘇城為根本重地。賊奸禁
暴。尤不可稍疏。所有漕河等標各官兵。計有二千餘名。留
駐蘇城。藉資防守。但該逆前有徑犯天津之謠。茲偽示內
又有直抵京師之語。如果由外洋行起。則江蘇瞭望不及。
山東海口。應行防禦加嚴。而吳淞留駐大幫。劉河亦尚有
番船。該逆詭譎異常。恐係聲東擊西之計。蘇省沿江沿海
均須一體堵截。不敢稍事疏虞。

者英伊里布。又奏。再五月二十九日。欽奉

諭旨。著英奏。遵旨。馳抵江蘇。一摺。該逆披猖日甚。現雖退出江蘇

三十五

洋面。情殊叵測。該大臣等仍遵前旨。斷不可輕身前往。儻有應
行商辦之處。祇可令陳志剛等持書前去。如覆書內有分外要
求。萬難應許。事件。即與牛鑑一意防守。可即即當堵則堵。慎
勿稍存游移之見。是為至要。本日又據牛鑑奏。美船退出吳淞
等語。美船雖退。逆情叵測。著者英等相度現在情形。應於何處
扼要之區。暫行駐紮。以資接應。務即妥籌辦理等因。欽此。等
著伊里布。惟有欽遵辦理。不敢稍涉孟浪。第現在可以
前往夷船傳話者。惟外委陳志剛一人。其餘通識。均不為
夷人所信。等語。知廣東洋商伍敦元一家。素為英夷所
親信。等已飛咨兩廣總督。粵海監督。飭調伍敦元前來。

儻該商不能分身。於該商兄弟子姪內。擇其明幹能事一
二人。務令星速來蘇。以便差遣。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逆船逼近江口。現在防堵情形。一摺。覽
奏均悉。該逆詭譎異常。情殊可恨。天津一帶。已防範嚴密。惟江
蘇處處港汊。皆可直達內河。防堵不容稍懈。江口為各路匯總。
尤宜加意堵截。牛鑑等帶兵分段駐紮。聲勢聯絡。當不至再有
疎虞。齊慎。劉允孝前已有旨留於江蘇。擇要駐紮。協同牛鑑等
辦理攻勦事宜。尤勅帶兵防衛松江郡城。昨據英經奏。前後撥
兵六千餘名。前赴江蘇。應撥兵力。不為不厚。惟在該督等激勵
將士。同心戮力。應守則守。應勦則勦。該逆自不敢分竄滋擾。斷
不可稍存畏蕙。致懈軍心。是為至要。又另片奏。請飭調伍敦元
或其兄弟子姪。前赴江蘇。著不准行。

三十六

又
諭。據者英等奏。現在咨調洋商伍敦元。前往江蘇。或令其兄弟子
姪前往。以備差委等語。伍敦元係屬廣東洋行商人。江蘇地方
無可差遣之處。該督等著不准令其前往。即其兄弟子姪。亦無
庸前往江蘇。將此諭知祁墳。梁寶常。並傳諭文豐知之。
又
諭。本日據者英等奏。逆船逼近江口。現在防堵情形。一摺。已諭令
分路堵截。毋令逆夷竄入內地。惟據稱該逆偽示。有直抵京師

講話之誑。詭譎情形。殊為可恨。該逆船已北駛。忽又轉回吳淞停泊。現在該處肆意窺伺。尋釁復又造謀北上。種種變態。不可不加意防範。免墮奸計。因思天津沿海。業經布置周密。由該處抵京。雖有數百里之遙。而節節皆須扼要防守。方昭慎重。除通州屆期。由朕另派大員。安設重兵外。其由天津至通州中間。仍須有兩處寬闊地面。駐紮兵丁。既可為天津接應。並可拱衛京師。著賽尚阿。訥爾經額。嚴密派員相度地方。繪圖具奏。屆時當由京營派兵前往。著英等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著長春於古北口。挑選精兵五百名。雙德於密雲。挑選精兵一千名。並各準備精良器械。聽候調遣。為京師防禦之用。一聞調撥。即派明幹將弁。分起管帶。迅速前來。

三十七

欽差都統哈琅阿奏。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接奉
上諭。現在駐關之吉林官兵一千名。著哈琅阿留五百名。在關防守。其餘五百名。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又前駐高橋之黑龍江兵一千名。著即飛調來關。留五百名。其餘五百名。亦著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駐紮等因。欽此。又於五月二十五日。接奉

上諭。著哈琅阿將前留關之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飭赴天津。聽候調遣。並著禧恩於續調派令駐紮盛京錦州之吉林兵

一千名。黑龍江兵一千名內。各分五百名。飭赴山海關。又哈琅阿差遣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至。當經飛咨烏凌額等。遵將所帶之兵一千名。分為五起。於五月二十七日起進關。均間一日到關。隨將駐關吉林兵一千名內。撥派五百名。分為兩起。間二日行走。副都統巴雅爾統率。於六月初三日起程。照依直隸督臣朱咨。勘定撫甯甯河地面。各分二百五十名。擇要防堵。俟高橋駐紮黑龍江兵一千名。全數進關後。分兵五百名。再為分起。間行。副都統富勒洪額德凌阿統領。亦照依督臣勘定撫甯甯河地面。各分二百五十名。擇要

三十八

駐紮

哈琅阿又奏。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奉

諭旨。將續調駐紮盛京錦州之吉林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一千名內。各分兵五百名。飭赴山海關。交哈琅阿差遣。該都統俟此項官兵到關後。再將前次留關之吉林兵五百名。黑龍江兵五百名。飭令赴津等因。欽此。等業經遵

旨。將前次留關之吉林兵一千名內。現已改撥五百名。飭赴撫甯甯河地面。駐紮。惟查山海關地方。逼近海口。凡可登陸處。所道路綿長。不可不嚴加防範。所有前經調撥吉林兵一千名。駐關防守。自去歲九月到關。經領兵副都統倭克精

額及營總參領等常川訓練迄今已逾十月之久所有由
關至石河口直抵秦王島沿海一帶河口及水勢深淺無
不熟習即陸路地勢何處可以設伏何處可以兜剿往來
策應亦皆悉應目前設遇警報可期得如若再全數改撥
天津則新到之兵地利未諳續調留關之兵誠恐不能應
手合無仰懇

天恩將前次駐關之吉林兵五百名及現在到關之黑龍江兵五
百名仍行留關駐紮俟續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進
關時即飭令徑行赴津不惟得收熟手以資調遣亦可
免互相倒撥之煩

三十九

諭軍機大臣等哈喇阿奏遵旨分兵駐紮並請將前次駐關之吉
林兵五百名現在到關之黑龍江兵五百名仍行留關駐紮俟
續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進關時飭赴天津各等語覽奏
均悉著照所議辦理此項官兵到天津時所需馬匹及錫帳等
件即著哈喇阿飛咨直隸總督就近備辦以歸簡易又昨據牛
鑑奏粵東傳送噴夷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接仗
等語亦著豫為籌畫設法堵禦萬一逆船駛至斷不可令該逆
馬車馬礮上岸致有疏虞是為至要牛鑑片著鈔給閱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四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丙戌

諭軍機大臣等逆噴犯順以來屢肆猖獗貪贖尤狠難以理喻惟
該逆聲譽究不外牟利之心此朕所深知本日閱者英等呈遞
照鈔偽示內有因該逆商船誤傷廣東商人三名故中國不許
通商該國求和不肯保奏朝廷等語廣東現在通商未聞該夷
有誤傷商人之事且該逆如果真心求和於通商而外別無妄
求朕亦何樂而不罷兵即令僅止求給香港一處棲止貿易或
該國船隻偶至關浙口岸暫時停泊售賣貨物旋即駛去雖非
舊例然隨時變通朕豈不思保全沿海生靈聊為羈縻外夷之

術無如該逆逞兇陷地屢肆鴟張既來犯境即不得不集兵防
堵今觀偽示該逆有悔罪之意或可乘機開導著耆英即密派
陳志剛等前往該處作為已意諭以大皇帝恩威並用即如上
年在廣東講說時一面議及通商一面即攻壞礮臺大皇帝大
度包容並不計較亦未有因誤傷人命不許爾國通商之事何
以爾國徑赴沿海各省妄行滋擾占我城池傷我百姓須知天
道好還眾怒難犯爾國似此行為揆之天理人情順乎逆乎亦
安能常享貿易之利乎今汝既有悔罪之意何不趁此商量如
果能將各船全數退回廣東即刺罷兵我必奏明大皇帝將香
港一處賞給爾國堆積貨物與中國照常貿易此外沿海省分

如福建浙江海口。或每年約定時候。將貨船駛至口岸。我國必派官員代汝照料。不得在此二處羈留。為汝計算。獲利甚廣。永無猜疑。即將此言告知爾國王。亦必歡喜樂從。儻舍此不圖。而終年交戰。有何益處。汝等如以我言為然。亦不必另求派欽差大臣前來。我實可作主。代汝轉奏。降旨允行。以為憑據。總之通商二字。我中國並未不准。求和二字。汝國從未提及。今既有此意。我必極力成全。將此情節。上達朝廷。大家同享太平之福。本大臣現授廣州將軍。不日到粵。將爾國安定一切。廣東官員。亦必照此辦理。爾國儘可放心也。若英得有復信。後該夷如何登答。即著據實密奏。斷不准走漏消息。致懈軍心。儻該逆執迷不悟。妄肆要求。種種挾制。出於情理之外。朕亦惟有一面防堵。一面攻勦而已。將此密諭知之。

二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耆英等奏。俄逆出有偽示。有直達京師講話之語。降旨諭令嚴密防範。因思天津沿海。均有攔江沙大船。不能駛進。其火輪杉板等船。乘潮皆可攔岸。然必有漢奸導引。方敢舍舟登陸。設使該逆主使漢奸。假扮商漁。潛入探道。或邀截商漁船隻。脅誘使用。必應嚴行防範。著賽尚阿。納爾經額。設法籌防。會商妥議具奏。再逆夷詭譎異常。僮經探知天津水路。無隙可乘。或由陸路如近京之涿州良鄉等處。潛入京師。豫光埋伏。一經竄入城內。則散漫無稽。勢難查察。該督惟當嚴飭所屬

近京各州縣地方官。務於行旅客商。自南來北必由之路。認真稽查。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嚴加究詰。斷不可令匪徒潛跡入城。散布謠言。致滋搖惑。仍嚴禁胥役人等。不得藉端滋擾。至天津沿海火藥馬匹。當已足敷應用。現據火藥局添製火藥。存貯在京。並有察哈爾收羣馬匹。在京收放。如天津尚形短絀。即著賽尚阿。納爾經額具奏請領。再有人奏。天津北門外大關。有浮橋一處。為南運河歸入海河之上游。其北關外三里餘。有浮橋一處。為大清永定各河。匯歸北運河之地。俱係聯絡船隻。為浮橋。實南北往來車馬行旅。由津赴京之要津。藉飭直隸總督。派員役駐紮橋邊。每日實力稽查。夜則調開浮橋船隻。不准私自過渡等語。是否可行。亦著納爾經額妥籌具奏。

三

江甯將軍德珠布。副都統興倫奏。竊等於本年六月初一初三等日。連接兩江督臣牛鑑。江蘇撫臣程高。米咨開。逆夷大幫船隻。現仍折回吳淞口外聚泊。有欲犯江甯省城之語。並聞該逆在吳淞口。搶掠商船。換去衣帽。欲行穿著混入內地。有多半至江甯。少半至松江之說等因。等當即催請揚威將軍奕經。迅速前奉諭旨。酌撥官兵。前赴京口。沿江要隘處所。嚴行堵禦。並飛飭京口水師副將。派撥弁兵。駕船赴長江。必由之團山關。稽查備禦。復經咨會督臣牛鑑。撫臣程高。米。京口副都統。茅海齡。

分飭京口水師副將及鎮江府丹徒縣一體嚴密巡防並
札飭省城城守副將督標中軍副將左營遊擊於各汛要
隘分派防堵惟是省城地方遼闊周圍五十餘里必須攻
守兼資方保無虞無如綠營兵丁除調出並防汛之外存
城無幾旗營駐防連現在奉

旨撤回抵省之兵共計二千八百餘名以之守城則無兵禦敵以
之應敵則無兵守城實有顧此失彼之患等再四籌思
省城乃根本重地人民數百萬之眾當此萬難之際不得
已仰懇

天恩俯飭就近帶兵大臣於現在所徵兵內再撥二三千名速赴
省城俾資攻守

諭軍機大臣等德珠布等奏逆夷欲犯省城請就近撥兵應援一
摺逆船現在逼近江口江甯省城防堵緊要昨據委經等奏前
後已撥兵六千餘名前赴江蘇並據牛鑑奏稱現將江陰及京
口焦山一帶布置妥協即至省城與該將軍等會商一切所有
江甯省城應如何添兵防堵之處本日已諭知牛鑑與該將軍
等妥商籌辦其京口沿江各隘前已有旨飭令劉允孝仍回江
蘇與齊慎擇要分屯互為聲援該將軍等仍當嚴飭所帶弁兵
實力防守不獨省城根本之地固應慎重即各汛要隘亦當一
體嚴密巡防毋使稍有疏懈是為至要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前因該逆有直犯揚子江之信當
與書英等面商臣親往沿江一帶相機防禦查得大江形
勢以江陰之鴛鼻背為最要臣暫駐無錫居中調度嚴飭
地方文武於該處沙線灣曲之處暗釘椿石並於鴛鼻背
安設大礮阻其衝突兼豫備火攻船隻以資延燒復於陸
路設伏防其登岸於五月二十六日由驛奏

聞在案連日據寶山縣稟報吳淞口所泊大小夷船七十餘隻僅
留七隻餘俱陸續向西北駛去又據楊舍營稟報夷船共
有五六十隻駛進福山茲復據江陰縣稟報初三日傍晚
該夷火輪船二隻已乘潮駛過鴛鼻背其在後各船約在

一二十里之外寄碇等情臣查鴛鼻背係南岸山背下屬
深洪夷船可從此入是以設礮安兵加意防堵近因朔初
係海潮大汛江水陡長七八尺該逆火輪船二隻不由背
下深洪竟由北岸繞越而過刻下大小夷船尚在江中寄
碇自係等候火輪船探水淺深以定進止臣現飛飭督防
之常鎮道周頊徐州總兵王志元水師副將李順武等將
備防之火攻船等項整理周密相機截擊惟自鴛鼻背以
上即為象山焦山再上即為京口除已分派員弁於焦山
豫備火器阻截外京口為江省鎖鑰參贊大臣齊慎本日
已帶兵七百名行抵無錫與臣會晤後即前赴京口臣於

拜摺後亦即赴京口會督籌辦一面飛咨揚威將軍將派
撥之江西兵二千名礮位四十尊星夜兼程來至京口協
防當此我兵膽怯之後人心震動之餘情勢萬分危迫臣
惟有與齊慎勉竭血誠多方設法拒守以仰副

聖主付畀封疆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牛繼奏逆船闖入江陰縣境現在相機防禦一摺
據奏逆船五六十隻駛進福山其火輪船二隻已乘潮駛過江
陰之驚鼻嘴大小逆船均在江中寄碇等候探水該督現已分
飭鎮道將前備之火攻船整理周密相機截擊齊慎牛繼均已
趕赴京口等情覽奏均悉逆夷由海入江先遣火輪船闖入江

六

陰即難保無大幫逆船跟蹤內犯大江形勢究與外海不同如
果逆船駛進務將備防之火攻等船相機截擊一面於京口上
下地方嚴行防堵再於驚鼻嘴下游沙練灣曲處所用船裝載
沙石填塞要害斷其歸路其江北口岸亦須派員帶兵嚴密防
禦前據奕經等奏已將派撥之江西兵二千名攜帶礮四十
位擡礮一百桿迅解江蘇計此時當已抵蘇著齊慎牛繼
劉允孝程高采會同商酌於扼要處所駐紮如兵力尚單即著
曉諭紳民人等雇備船隻團練義勇激以忠義許以重賞既可
為國殺賊即以自衛身家當可濟兵力之所不逮該大臣等務
當設法拒守於萬難之中力求保全之策方於國事有益而殊

勳立奏也本日據德珠布等奏請撥兵應援一摺現在齊慎牛
繼業已馳抵京口江甯省城緊要應如何添兵防守著該督等
妥商辦理毋稍疏懈

武京將軍禧恩奏竊照本年五月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逆夷有北赴天津之說有旨諭令禧恩托渾布相度地
勢豫籌防範現當南風司令難保該逆不乘風北駛該將軍等
務當恪遵前旨將前路兵礮移至後層待其舍舟登陸相機轟
打分路橫擊著各先事豫籌毋致臨時貽誤備武京兵力尚單
著該將軍酌量截留俾資堵剿再前據僧格林沁奏自備三盟

七

蒙古精兵三千名於近口地方駐紮候調萬一吉林黑龍江之
兵全赴天津而武京兵力不敷即於此項兵丁內酌量截留以
為策應著該將軍通盤籌畫速行奏聞等因欽此竊思逆夷雖
恃其船堅礮利熟悉水性然我兵總不與海上交鋒即無
所施其伎倆既不與海上交鋒則陸路之埋伏攻剿必當
急為講求伏查

武京八旗官兵共一萬五千有奇除各項差使外可以操演
戰陣者省城實有四千餘名外城共有四千餘名前在省
城挑選勁旅一千名勤加練習此外各兵亦隨同操演皆
為有用之師今又在省城加選精壯二千名連原挑之兵

共有三千名。足敷設伏進攻之用。並令南路之熊岳鳳凰城遼陽西路之廣甯義州各選精兵二百名。即在該城勤加操演。一遇有警。立即調赴各附近海口。協同防堵。再加海口原有之兵勇。似可無虞。兵單奉天沿海地方。千有餘里。並有人跡不到之處。勢難處處設兵防衛。所可恃者。各海口多有沙線淺灘。明險暗險。大船不能駛至。而杉板小船。則在在皆可攏岸。然亦必有漢奸為之導引。方敢舍舟登陸。奉天雖向無漢奸。惟恐該逆主使其舊有漢奸。扮作商人。潛入探道。並恐該逆邀截商漁船隻。威脅利誘。為其使用。李蓮派明白曉事委員。會同該地方官。勸明沿海地方。凡有可以通舟之偏僻小口。各就地勢設法堵塞。截斷。使其無路可通。不能潛行上岸。並嚴查出入。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即行盤詰。究問。仍將商漁各船。收入口內。勿為逆夷所得。至水師營原有戰船。尤應加緊防範。以昭慎重。該逆前在廈門。甯波。乍浦。皆得而不守。亦未敢深入內地。其志不過在沿海擄掠。確係寇盜行徑。而所以招之使來者。皆因各口岸聚集商賈。廣積財貨之所致。設遇該逆乘風北上。即令沿海鋪商。豫為搬移。儘不願遷。今其認真團練。自顧身家。方期有備。至島嶼居住煙戶。類皆窮苦小民。原無財帛可圖。然為逆夷所得。則人可供役使。牛羊可

八

供食用。亦應飭令遷徙。腹地為堅壁清野之計。是亦窮賊逆夷之一端。李親歷各海口。所有扼要處所。各做位。俱已安置後路。在陸地層層設伏。臨期厚集兵力。似不致於不能得手。

盛京實屬根本重地。尤宜嚴加防範。李悉心體察。按現在情形而論。本省之兵力。似已足敷本省之防堵。備將來時勢不同。必須應調他處協防之兵。即欽遵原奉

諭旨。一面具奏。一面咨調。以期毋誤事機。

禧恩又奏。再奉於五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三日奉

九

上諭。著禧恩於續調派令駐紮盛京錦州之吉林兵一千名。黑龍江兵一千名內。各分兵五百名。飭赴山海關。交哈琅阿差遣。該都統俟此項官兵到關後。再將前次留關之吉林兵五百名。黑龍江兵五百名。飭令赴津等因。欽此。並准吉林將軍知會。此次續奉飭調兵一千名。分作四起。聞二日行走。頭起兵於五月二十七日。自吉林起程。約計六月初二日。即可進威遠堡邊門。黑龍江兵。向進法庫邊門。李飛咨黑龍江領兵副都統。即照吉林章程。聞二日行走。以免沿途擁擠。一面飛咨吉林黑龍江領兵副都統。各分兵五百名。徑行進關。聽候都統哈琅阿差遣。尚餘吉林兵五百名。駐紮高橋。至黑

龍江兵五百名。若令其駐紮

盛京。往返繞道數百里。中隔巨流河大凌河。如遇河水漲發。

即難剋期濟渡。擬請將此項黑龍江兵五百名。飭令在大

凌河駐紮。一遇調遣。即可迅速進行。

諭軍機大臣等。禧恩奏。籌畫防夷事宜一摺。所奏均屬周妥。能中

肯要。盛京為根本重地。防範夷匪。必應計出萬全。據奏逆夷船

堅礮。總不與海上交鋒。現籌陸路埋伏攻剿。並將扼要處所

礮位安置。後路業於省城挑選精兵一千名。又加選精壯二千

名。並於南路之熊岳鳳凰城遼陽西路之廣甯義州各選精兵

二百名。加以海口原有兵勇。設伏進攻。均足敷用。該將軍務當

嚴飭所屬。勤加操練。毋致有名無實。仍著隨時察看。如尚須調

他處協防之兵。即遵前旨。一面咨調。一面奏聞。至該省沿海地

方。雖有沙線淺灘。明險暗險。亦難保無漢奸導引。乘駕杉板小

船。登岸滋擾。且恐該逆將帶來舊有漢奸。扮作客商。及行路之

人。潛入探道。並恐商漁船隻。為其邀截使用。該將軍現將偏僻

小口。設法堵截。嚴行盤詰。奸宄。並將商漁各船收回內地。水師

戰船。一律防範。俱著照所議認真辦理。該逆沿海擄掠。各處果

能堅壁清野。自必勢窮力蹙。所有該省海口舖商。著該將軍臨

時的量。飭令豫為搬移。如不願遷。即令自行團練。島嶼煙戶。亦

令遷徙腹地。毋使臨時反為逆夷所用。又另片奏。前諭留駐盛

京之黑龍江兵五百名。擬令在大凌河駐紮。如有徵調。可期迅

速進行等語。亦均著照所議行。

丁亥。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臣等於道光二

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一日。

上諭。本日奕經等奏。風聞閩浙夷船。意圖會同北竄。一摺。逆夷詭

詐異常。保無故作北駛之謠。為聲東擊西之計。或欲再犯廈門。

或就近駛向臺灣。欲圖報復。均未可定。著怡良。劉鴻翱。確切查

探。迅速具奏等因。欽此。查偽示所載。兵船三十餘隻。淺水港小

船一百二十隻之語。三月間。即已傳聞。四月間。即至廈

門。寄破。今已五月下旬。所傳已不確實。以臣等愚昧之見。

該夷如此狡獪。設有聯艇北竄之議。似可即從外洋駕駛。

亦何必多此奸折。或係漢奸有意造作。以冀多雇壯勇。抑

係故意傳聞。藉惑觀聽。蓋其險狡之端。不一而足。無以證

其為虛。即無以證其為實。若遇事張皇。適墮其虛聲恫喝

之計。若一概置之不論。又虞其乘間竊發。惟有恪遵

指示。督飭員弁。嚴行防範。不致稍存大意。以冀不致貽誤。現在逆

船在鼓浪嶼者九隻。時有出入。尚無動作。前經飭令廈門

同知。並商漁船隻。隨時確探稟報。一有確切之信。當即迅

速馳奏。

怡良劉鴻翔又奏。再臣等接到兩廣督臣祁項飛咨。現據中路文武探報。逆大巡船一隻。中巡船六隻。小巡船三隻。裝兵夷船二十隻。大輪船一隻。共三十一隻。均於四月二十四二十九及五月初二三等日。先後駛出老萬山。揚帆東去。恐係駛往閩浙等語。又據浙江巡撫臣劉韻珂鈔摺咨會。查去秋該逆攻陷定海等處時。其船共計四十餘隻。嗣雖時有增減。總不離乎此數。今定鎮兩處之船。至五十三隻。而定海縣所轄之滿山洋面。尚有逆船三隻。昨接兩江督臣牛鑑咨會。稱該逆攻犯寶山。其船共計二十六隻。是江浙兩省。現共有逆船八十四隻。較之去秋船數。增至一倍。前所聞廈門到有夷船之說。竟屬確實等語。臣等於五月十四日。覆奏關洋經過夷船。往北者僅有五隻。往南者四隻。復查五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止。南灣鎮報。五月十八十九兩日。有二桅夷船二隻。駛往東北。二十日有三桅夷船一隻。駛往西南。統計四月二十四日以後。北駛之船。僅有七隻。而南駛者亦有五隻。較之浙洋現有之船。相去懸殊。是該逆從外洋駕駛。不必盡從水線。或即劉韻珂摺內所稱。借自天竺呂宋。無須經過廈門也。且夷船至廣至閩。不過數日。即乃以市月之久。所報僅有此數。而劉韻珂五月十五日之咨。江浙兩省之船。較去年增至一

十二

倍。該逆詭詐之端。即此可見。所有接准粵浙兩省咨會。合將實在過關船數。附片具奏。

硃批知道了。

戊子。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查定海鎮總兵葛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壽春鎮總兵王錫朋。前在定海攻勦逆夷。同時陣亡。欽奉

恩旨。飭令查明該故員等子孫幾人。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當查葛雲飛。係浙江山陰縣人。鄭國鴻。係湖南鳳凰縣人。王錫朋。係順天大興縣人。鄭國鴻。有子鄭鼎臣。係浙江候補。批驗所大使。此外子孫幾人。及葛雲飛。王錫朋。子孫幾人。應徵

飭山陰縣。並咨直隸湖南各督撫。分別確查奏報。經臣附片陳明。並分別咨行查辦在案。茲據山陰縣查明。定海鎮總兵葛雲飛。生有兩子。長子葛以簡。年二十三歲。讀書就試。次子葛以敷。年十八歲。現應武試等情。處州鎮總兵鄭國鴻。家屬皆隨任赴浙。茲據該故鎮之子鄭鼎臣稟稱。伊父生伊及胞弟鼎聲二人。伊現年三十九歲。由歲貢捐納。批驗所大使。分發浙江候補。現奉

恩旨。賞加四品頂戴。伊因胞伯國林無嗣。出繼承祀。伊生子二人。長子錫年十七歲。係監生。次子錫年十五歲。伊弟鼎聲。早故。有子一人。錫年十九歲。係監生。錫年已生子一人。年尚幼

十三

小伊之次子錡。伊父在日亦繼與伊弟為子等情。由總局司道詳請具奏前來。臣覆覈無異。理合恭摺具奏。

諭內閣。劉韻珂奏。查明陣亡各總兵後裔一摺。原任浙江定海鎮總兵葛雲飛之長子葛以簡。著賞給文舉人。次子葛以敦。著賞給武舉人。均准其一體會試。原任處州鎮總兵鄭國鴻之孫監生鄭銜。監生鄭錫。均著賞給文舉人。准其一體會試。用示朕表忠延賞至意。

參贊大臣署杭州將軍特伊順奏。查乍浦駐防滿營城臨海濱。逼近大洋。其東南西三面沿海。皆可登岸。兼之該處居民多係福建同安縣。並杭州甯波府屬之人。良莠不一。

十四

難保無歷年傳遞煙土匪徒。濶雜而旗人中平時又未克有藉端勒索之弊。以致怨恨深結。非止一日。前次逆夷攻陷乍浦。並無焚燬滿營房屋。迨逆夷退出之時。皆係漢奸土匪。拆燬門牌戶壁。並將南關外行家舖戶。盡行焚燬。以圖搶掠。惟藏兵廟宇。及水師船隻。實係逆夷焚燬。現查乍浦滿營官兵。除陣亡殉難外。僅一千二百餘名。如仍令歸駐乍浦。實不足以資防堵。且現在外患未除。又慮與在地匪徒。扶昔日之嫌。滋生事端。所以前經署理杭州將軍耆英奏明。將招集乍浦滿營潰敗官兵。內受傷者。飭令赴杭城醫治。其未受傷官兵。就近酌留嘉興。分撥防守。惟伊

等眷屬人數眾多。現在杭省滿營內。暫為安置。每大口日給錢八十文。小口日給錢四十文。雖每日發給無多。而現有眷屬三千九百餘名。合計亦屬不少。當此耗費孔多之際。不得不籌議撙節。幸輾轉思維。如將該眷屬家口仍居杭省。則發給錢文。何所底止。若竟停止發給。則該兵丁等每名月領餉銀二兩。除扣運修房紅白事件借項外。實贖銀一兩數錢。且相隔二百餘里。兩處盤纏。實難兼顧。擬將該眷屬家口等。統歸嘉興駐紮。既可防守城垣。亦可兼顧家計。兩有裨益。幸於四月二十四日。前赴嘉興府親歷細查地勢。該處河道四通八達。實屬扼要之地。離郡城約有

十五

十里。東柵口外。河汊紛繁。正東四十五里。直通平湖縣。東南八十里。即通海鹽。乍浦海口東北距嘉善縣二十六里。正南一百一十里。可通海甯州。西南二百一十里。可通杭州省城。一百七十里。又通湖州。正北一百九十里。直通江蘇省城。查東柵口外。十八里橋內。道路窄險。河汊灣曲。即有眾多逆夷。亦難容身。且可伏兵擊斫。幸與揚威將軍奕經面商。業由奕經飭派漢中鎮總兵德坤。中衛協副將哈拉吉那。管帶陝甘官兵一千名。扼要分設防堵。復查嘉興府城。本處綠營官兵。除分設各汛防堵外。在郡官兵。只贖一百數十餘名。不但不足以資防守。即彈壓土匪。亦恐難

以周到。將乍浦滿營官兵一千餘名。並該官兵眷屬家口。統歸嘉興暫行駐紮防堵。以壯聲勢。亦可免其兩處重支糜費。俟大功告成後。再行妥為安置。

諭軍機大臣等。特依順奏。請將乍浦滿洲營現存官兵並眷屬家口。統歸嘉興暫行駐紮防堵。除陣亡外。現存一千餘員名。著准其統歸嘉興暫行駐紮。以資防守。該官兵等眷屬家口。即令隨往郡城駐防。俾令兼顧家計。仍著該署將軍派委妥員。前往彈壓照料。毋任滋事。至乍浦防堵事宜。現今派令德坤。哈拉吉。那管。帶陝甘官兵一千名。扼要分守。著飭令該總兵等。隨時加意防備。不得稍有疏懈。

十六

欽差大臣賽尚阿。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查察哈爾官兵。經臣巴清德。暨該總管吏齊達什。德哩瓦等分帶。已於本月初九日到津。所有前經奏明擬將該官兵等分營屯駐之處。現在委往踏勘員弁。業已旋津。勘得羊耳莊商各林。車沽。坨馬棚口。灰墩等五處內。仍以羊兒莊商各林為較寬。然總不及新城一帶。水草豐肥。樹木深茂。較為涼爽。且等公同商榷。夷船既未北駛。所有新到察哈爾蒙古兵內。除俟犒賞後。先將擬撥大沽北塘之五百名。定地安插外。其餘一千五百名。仍在新城一帶駐牧。其踏勘安營地方。擬暫緩遷移。俾得休養。且該處距各海口。俱不甚遠。一有調遣。

呼吸可通。再行分撥安插。亦不致誤事。第該兵丁人數眾多。初來內地。僅交該總管等管帶。似尚不足以資彈壓。臣巴清德。即日移駐新城地方照料。以昭慎重。臣等連日將防堵全局。彼此悉心講求。如濱海擊船。守臺避敵。前進焚勦。後路接應。及一切設伏誘敵諸法。已經臣訥爾經額。於五月十七日。覆奏籌備情形摺內。縷細備陳。除奉

硃批。指示垂詢處所。臣等另摺具奏外。查逆夷性情詭譎。固宜防白晝之冒犯。尤當防黑夜之潛來。嚴正路之兵防。尤當嚴僻路之巡警。沿海一帶。自大沽南岸起。至狼坨子止。計程二百餘里。自大沽北岸起。至山海關止。計程六百餘里。已

十七

經臣訥爾經額。安設馬棚五十餘處。晝夜傳籤。已足資守望。今更添馬隊。臣等的擬。即由馬隊內。揀派該管官弁。分數會哨。梭織巡查。耳目益周。稽查益密。即使其或乘黑夜潛來。或由僻路偷竄。亦易覺察。至

聖慮所及。逆夷上岸之礙。車一節。臣等復加體察。凡沿海處深淺不等。實皆泥淖。即使該逆得間上岸。現有傳籤會哨兵丁。賊寨可以立擒。賊眾亦無難分赴大營。及各後路馳報。兜擊夾攻。臣等仍隨時申誠。到處防查。不敢稍存大意。以仰

皇上諄諄訓勉之至意。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再吉林黑龍江官兵各五百名。前經奏明在李八廠等五處地方分撥駐紮。沿海會哨。查李八廠距栢各莊六十里。栢各莊距馬頭營六十五里。馬頭營距湯家河五十里。湯家河距周家營六十里。該兵丁等校織巡查。聲勢足以聯絡。惟周家營距臣哈喇阿駐紮之石河口。道里綿長。仍恐未能周密。臣等公同商酌。擬將續調之吉林黑龍江官兵各五百名內酌撥黑龍江兵二百名。在適中之洋河口地方後路屯紮。現已知會臣哈喇阿督同地方官。擇其水草豐足之處。安營屯駐。以便往來會哨。其餘續調之官兵八百名。仍在大沽迤北。北塘迤南各

十八

礮臺後路駐紮。已足以資接應。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兩江督臣牛繼奏稱。傳聞喫逆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肆擾等語。查海豐縣至山海關沿海一帶。上年經臣訥爾經額一律挑挖。挖明暗陷坑。寬深均有六尺餘。重疊三四層不等。人行尚難擇路趨避。斷非車馬所能直衝。現因大雨特行。恐有泥沙淤墊。先經臣訥爾經額飛飭該地方官認真挑修。務使照舊寬深。仍派員逐段稽查。於先挖陷坑之後。不拘品字形勢。隨處多挖陷坑。總期逆夷車馬上岸。不陷於彼。即陷於此。仍另設標記。密為通飭。不使我兵或有誤入之虞。至濱海各處。無論

夏令潮旺。泥渾甚深。即秋後水涸。而潮汐依舊往來。其泥渾稍淺之處。設使沙灘顯露。均有明暗陷坑。密置在後。當亦非車馬所能馳驅。臣等仍加意防維。時時巡察。以防不虞。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臣訥爾經額於五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據訥爾經額奏。遵旨籌備一摺。又另片奏。查察天津地勢情形等語。所議各條。尚屬周妥。其中有一二處。尚須究論。以臻盡善。著候賽尚阿到後。與該督詳細籌畫。再行具奏等因。欽此。臣等伏查前摺內奏。夷船如果駛進。度我礮可及。彼船然

十九

後連環施放。以重子擊其船。以窩蜂子擊其人。決不可一見船影。一聞礮聲。即行開礮。以致敵船逼近。轉有礙難施之慮。一係仰蒙

皇上於窩蜂子擊人句旁。殊批。應再申明。欽此。查逆夷肆逞。全恃船多礮多。將船連排橫截河面。一面開礮。一面並進。此其長技。臣訥爾經額上年曾議於河內設伏鐵錘之處。兩旁密釘木椿。接連數十丈。將河身擠窄。僅留一二船可進之路。使其船不能並到。彼在後之船。如欲開礮。必慮自擊前船。如欲下水拔椿。搬錘。既非數十人所能為。而以窩蜂子裝礮擊打。傷賊更多。其前

面之船為兩旁木椿所礙。不能衝突。用礮轟擊。與立標打。準無異。擊損一隻。方可再進一隻。該逆即有船數十隻。窮於不能並進。當亦無所施其伎倆。曾於上年九月間。奏蒙聖鑒。近又於中間設伏之木牌上。安礮數尊。暗伏水勇。木牌不慮其礮打。水勇於牌後。可以藏身。相機施礮。夷船在木椿之外。足可轟擊。即有多賊下船拔椿。並以窩蜂子趁勢排打。尤為得力。曾於三月內。奏明在案。且訥爾經額。以夷船稍大者。質必堅厚。必須大礮重子。方可擊損。其杉板小船。入則必多。船多則賊多。窩蜂礮子一發。有數十枚。用此擊之。所傷必眾。此以重子擊船。以窩蜂子擊人之本意。茲蒙

二十

垂詢謹遵

旨申明。又葛沽一帶。沿河兩岸。勘定扼要處所。分伏兵礮一條。奉硃批甚好。但不知其幾處埋伏。欽此。查葛沽至柳城。水路百餘里。陸路七十餘里。臣訥爾經額前赴海口時。沿路留心察看。共有十一處。可以設伏。惟此等地面。係防逆夷小船駛入。全以礮火取勝。不在處處安設多兵。臣訥爾經額擬每處暗伏二百斤以內礮數尊。竹礮二三十尊。酌伏兵勇數十名。水陸兼防。夷船萬一駛入。出其不意。相機轟擊。實屬順勢得手。其中距城五里許之紫竹林地方。形勢尤好。遠眺可至數里。沿河一帶村落。三五相連。林木茂翳。該逆遠

望不見我兵營盤。臣訥爾經額擬於此處安設五千斤銅礮二尊。兵一千名。紮營在彼。以期緩急足恃。且洋船來津。向在紫竹林上下一帶停泊。彈壓稽查。尤為得力。又防守礮臺一條。奉

硃批。或從旁或從後抄來。未議到欽此。查後路層層設兵。即以防其抄襲。臣訥爾經額前已於

交議十三條內。詳細奏蒙

聖鑒。又北塘迤南鹽溝。埋伏陝兵五百名一條。奉

硃批再議。欽此。查北塘海口。距礮臺約三十餘里。其間兩岸淤灘

該逆無可登岸之地。惟距海口五六里。灘岸迤南有鹽溝

二十一

一處。寬戶於此。鹽溝之外。有鹽溝一道。較他處鹽溝稍寬。向有小船在彼。擊水鹽溝。可通胡超安營之新河地方。暨大沽北礮臺後路。該逆駛入。攔江沙內。行六七里。即到此處。離我礮臺尚遠。礮不能及。設用杉板小船。由此處潛入。寬戶自己躲避。以內即可漸通乾岸。不可不防。臣訥爾經額前赴北塘。復行查看。因與提臣胡超商議。委督標中軍副將閔正鳳。固原提標遊擊龍澤厚。詳加履勘。洵為埋伏得力之處。擬於溝內。暗伏兵丁五百名。藏於小船之內。其地兩岸皆高。中係曲折深溝。該逆遠望不見設伏情形。若用小杉板潛入溝內。未及可以登岸之地。我兵待其

將近突然施放槍礮。船不能前進。亦不能折回。人船勢必俱傷。即有登岸之賊。胡起後路大隊堵截。兜擒無一漏網。實足以制勝。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再前蒙

發交防勦機宜十三條內。北塘北岸。尚須接應。應由胡起酌撥陝兵等語。當經臣訥爾經額。與提臣胡起商議。據稱陝兵大營。駐紮新河鹽溝。設伏議派陝兵。距大營不遠。屆時撥派。可無貽誤。若酌撥北岸。究隔一河。聲勢未能聯絡。臣等查北塘北岸。原有防兵六百五十名。擬於南岸防兵內。撥出三百五十名。移駐北岸。湊足一千名之數。以資接應。即於

二十二

現調本省宣化兵丁內。派撥五百名。駐紮防守。其鹽溝設伏五百名。仍由提臣胡起臨時派調。如此則陝兵可免分營。而宣化鎮石生玉。復有本標兵丁可用。似為合宜。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臣訥爾經額。於五月二十一日。奉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防勦事宜五條。可備採擇。茲先鈔錄原奏。發交訥爾經額閱看。著俟賽尚阿到後。會同相度情形。酌量布置。以臻周密等因。欽此。並將奕經等原摺鈔寄前來。臣等將原奏內。陳防堵事宜五條。逐一研究。內天津貨船。皆能抵關門一條。查向來閩廣商船到津。必先在山東登州府廟島地方。

候潮開行。迨赴大沽海口。由天津鎮委弁點收軍器。天津道委員查驗票照。然後差雇漁船。前往帶路。始可避淺入口。實不能直抵關門。現在海防喫緊。臣訥爾經額。於僻港小汛。節節派有員弁。明查暗訪。不令漢奸漏迹。即本地商船。販運出海。亦飭令天津道。取其各船主切結。俾各約束。其船上舵水人等。勿為該逆所餌。設該逆果有北駛消息。即當嚴禁出入。以杜漏洩軍情。並免搶奪船隻。至店舖廟宇。逐日輪查。凡有閑雜人等。立即盤詰根究。疊經出示曉諭。勿許妄造謠言。搖動人心。民情實為安堵。又北方地勢寬展。並該逆最畏擡礮一條。查大沽等處。扼要安營。及沿

二十三

海一帶。瞭望傳籤等事。歷經臣訥爾經額具奏在案。至擡礮輕而易舉。最為軍中利器。各弁兵演習。均能及遠。有準。該逆如敢登岸。足可得加。又建築土墩。不甚可恃。一條。查南省在沿塘近海之處。防堵逆夷。扼礮可及。土墩重疊。施放自易坍塌。此間設防之地。既為大船扼礮所不能到。其可以駛入口內之火輪船。杉板船。雖皆有礮。勢不能如大船之多。亦不容其切近擊放。且礮臺之上。所安土壘。前一层用直。在礮之兩旁。後一層用橫。在礮之後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礮。而於後層土壘之上。又橫以木標。覆蓋土壘。聯絡成棚。外實中空。旁有走路。我兵裝藥裝子。皆有遮護。可

以避其高落之礮子。與其火彈火箭。其土壘皆用土袋重壘堆成。臨時用水浸溼。不致有擊塌之虞。而前面土壘土壘層層遮護。亦與土城無異。再接再仗之時。所有營內帳房一切。可以引火之物。擬令全行撤去。使該逆雖有火箭。亦無能為。又逆夷聲東擊西。每當槍礮相持之際。彼必多方從背後及兩旁繞出。或衝行陣。或截營盤一條。查大沽北塘等處。均係一面臨河。附近並無可以繞至營後路徑。礮臺各後路層層安兵。既為礮臺接應。即以防其抄襲。亦經臣訥爾經額詳細具奏在案。又北方地勢既曠。逆夷必以大隊攻撲一條。查大沽北塘兩處海口。最為喫緊。兩岸一片泥灘。並無行路。即使該逆登岸。萬不得以大隊蜂擁前進。其餘各小海口。僅能駛入三板船隻。不能裝載大隊。且經窺有陷坑。重壘多層。大隊亦難施展。惟五人魚貫一排。連環施放鳥槍。頗為該逆長技。現在我兵教演擡槍。亦係連環施放。且夷槍所及。不過數十弓。我兵擡槍。連至二百弓。是夷槍未能及我。而我槍已先及彼。況有馬隊接應。臨時相機衝壓。自更得力。至逆夷慣用炸礮。我兵宜以散隊進攻一層。臣等現已密飭鎮將。曉諭弁兵。臨陣之時。多用散隊進攻。使其炸礮落於空處。不致傷我兵丁。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前蒙

二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五四

交閱御史蘇廷魁一摺。內有恐我兵不知逆夷伎倆。致為驚嚇。請飭曉諭兵民人等。勿為逆夷虛聲所懾等語。查該逆在南省得手。祇在大船大礮。其餘伎倆。皆係虛聲嚇人。南方兵力柔脆。所至蹂躪。因而漢奸播散謠言。轉相傳述。冀以搖動人心。臣訥爾經額前已據所聞。編為淺語數條。交該鎮將等於訓練兵丁之時。明白曉諭。使知避其所長。攻其所短。臨時應敵。俱有準備。以操必勝之權。又蒙

交閱兩江督臣牛鑑片。內有大礮擡礮鳥槍。退設於深洪較遠七八里之處。以待陸戰等語。查該夷以船為巢穴。即以水為巢穴。進則取勝。退亦無憂。防海者靠岸為營。有退無進。江浙等處失利。未必不由於此。臣於大沽北塘一帶。所守係屬海河。距海口尚有二十餘里。安兵設礮。猶是堅壁以待之法。海面地勢寬曠。層層安設兵礮。以備陸戰。與海上交鋒情形迥異。

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再前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現在直隸兵丁。尚須添派。著該督於所屬各營。挑選步隊兵丁一二千名。前赴天津。以資防堵。更為周密。現已調察哈爾官兵二千名。赴津。又調吉林黑龍江兵一千名。派往洋河口。至黑沿子一帶。擇要駐紮。以壯聲威。所謂山西官兵。著於河南一帶。

二十五

三八一

迅速迎提等因。欽此。臣訥爾經額當即遵

旨添調提標正定鎮標大名鎮標兵各四百名。宣化鎮標兵八百

名。天津鎮標兵四百名。來津分撥防堵。其山西兵一千名。

已由太原鎮總兵善祿迎提管帶到津。所有察哈爾吉林

黑龍江山兩各該兵丁口糧。均照本省奏准成案。每名每

日折給銀一錢五分。官員鹽糧照例支食。至察哈爾蒙古

兵。並吉林黑龍江兵丁。例應每兵給馬三匹。所需餵養。如

願全折馬乾者。照依上年

欽差都統哈琅阿奏案。每名給乾銀一錢五分。不願折乾者。按實

馬一匹。照例日給料豆三倉升。十斤重草一束。例馬二匹。

二十六

仍給折色。

論軍機大臣等。賽尚阿等奏。續商防堵事宜。及密奏設伏情形。遵

議防勤五條各一摺。據察察哈爾官兵。已於本月初九日掃數

到津。擬撥大沽北塘五百名。其一千五百名。仍在新城一帶駐

牧。暫緩遷移。以資休養。該處距各海口不遠。一經調遣。呼吸相

通。巴清德移駐新城。照料等語。覽奏已悉。其逆夷黑夜潛來。亦

經安設馬撥五十餘處。晝夜傳籤。足資守望。又添馬隊會哨。梭

巡。稽察益密。至沿海各處深淺不等。實皆泥淖。如果乘間上岸。

現有傳籤會哨兵丁。分投馳報。可期兜擊夾攻等情。均著照議

辦理。仍當嚴飭管帶員弁。認真巡哨。無任有名無實。至吉林黑

龍江官兵。前奏分駐李八廠等五處。尚未周密。准其酌撥黑龍

江兵二百名。在適中之洋河口地方後路屯紮。牛鑑所奏。嘆逆

欲以馬車馬駝。運送天津肆擾。早經該督督挖陷坑。不任馳驅。

覽奏甚屬放心。所奏寫蜂駝子擊人之法。及沿海十一處埋伏。

並北塘迤南鹽溝埋伏陝兵各情形。所議俱屬妥當。即著照議

辦理。另片奏。北塘北岸防兵。於南岸撥兵。湊足一千名之數。仍

於添調宣化兵內。撥兵防守南岸。所辦甚好。其奕經前奏防勤

五條。現據查明天津貨船。不能直抵關門。如有逆船北駛消息。

即著嚴禁出入。以杜漏洩軍情。並免搶奪船隻。擄斃現已演習。

均能及遠有準。大沽北塘各處。並無統至營後路徑。該逆亦不

二十七

能以大隊攻撲。所議均屬周妥。惟逆夷慣用炸礮。我兵宜以散

隊進攻。著俟臨陣時相機布置。毋墮奸夷詭計。另片奏覆御史

蘇廷魁條陳。覽奏均悉。前諭添派兵丁。赴津防禦。現已調取提

標。及正定大名宣化天津各鎮標兵來津。分撥防堵。前後馬步

隊。實不為少。其察哈爾吉林黑龍江山兩各兵。援案折給口糧

鹽糧。並馬匹分別給予豆料折色之處。均照所議辦理。

己丑。參贊大臣齊慎奏。竊於六月初三日。帶領官兵。由

蘇州起程。前赴鎮江。行至無錫。與兩江督臣牛鑑會晤。知

該逆火輪船二隻。已過江陰之驚鼻嘴。尚有兵船五六十

隻。隨後行駛。等當即連夜趕行。於初六日午間。行抵京口。

接晤副都統海齡。詢問籌防情形。據云業將所有旗兵。派守城垣。是夜督臣牛鑑。亦起至京口。李密與籌商。以京口為江甯門戶。漕運咽喉。當用重兵防守。門戶既固。則江甯庶可無虞。即蘇州浙江。文報亦無阻滯。督臣牛鑑深慮江甯省城緊要。星夜趕回防守。李隨據探報。初七日。逆夷火輪兵船。已過團山關。距京口數十里。旦夕可至。刻下鎮江客兵。除廣州將軍耆英前留一百名。在蘇州稽查漢奸外。李僅止帶兵七百名。實形單弱。查提督劉允孝所帶官兵一千名。不日可到。當即飛行照會。囑其趕至京口。協同防禦。至揚威將軍奕經所派總兵李鍾。帶領江西兵二千名。尚無到來確音。又據督臣牛鑑留信。止留五百名防守京口。其餘一千五百名。派赴江甯省城等語。惟現在京口情形危急。李未敢拘泥。謹將截留官兵緣由。恭摺由驛馳奏。諭軍機大臣等。齊慎奏。京口情形危急。請截留官兵協防一摺。據奏。初七日。逆夷火輪兵船。已過團山關。距京口數十里。該大臣僅止帶兵七百名。現已知會劉允孝。將所帶官兵一千名截留協防等語。劉允孝已於初五日。自王家營折回江蘇。計此時已與該大臣會晤。著即照議協同防禦。毋致疏虞。逆夷由海入江。大江以內。淺灘暗礁。隨處皆有。該逆冒險深入。地勢未必周知。又非海洋可比。著該大臣等。懸立重賞。趕募水勇。雇備小船。暗

二十八

伏葦洲。豫備乘夜大攻。其江面官設紅船。及湖廣裝貨江船。數亦不少。水手素稱矯捷。著以重價雇覓。相機調撥。萬勿為該逆所得。是在激以忠義。勉以功名。人既盡為我用。地又有險可扼。逆夷深入之時。進易退難。當可制其死命。陸路再安布兵勇。必能得力。著齊慎。牛鑑。劉允孝。趕緊妥辦。務期得手。斷不可藉口兵單。一味江岸林守。坐視逆船揚帆徑入。甚或搶奪官民財物。辦理更形棘手也。

又

諭。昨據牛鑑奏。逆船闖入江陰縣境。降旨令耆英等。竭力防範。並曉諭紳民人等。雇備船隻。團練義勇。由六百里諭知。計已接奉。遵行。本日又據齊慎奏。逆夷火輪兵船。已過團山關。距京口祇數十里。已諭令募船雇勇。趕緊辦理。因念逆夷橫行海境。固恃船堅廠利。且恃外洋路徑。四通八達。得以來去自如。若大江則袤延數百里。別無港汊可通大海。是出入祇此一條江路。江中咸葦洲林立。儘可埋伏小艇。豫備火攻。加以沿江船戶。民人。多能泗水。或黃夜襲其船底。壞其槳舵。較海面當易得手。況逆夷即敢冒險深入。不能不從原路退回。俟其揚帆直趨鎮江揚州。江甯等處。我兵從後路多方攔截。即或該逆偶爾得手。其搶奪財物。自必仍由原路。運至大船。所雇水勇船戶。果能將其船隻奪獲。殺賊立功。即將船上所有之物。盡數賞給。其有能將

二十九

賊船焚燒者亦必加以重賞。該逆內犯。全恃小船為爪牙。果能將小船設法殲除。自足奪其所恃。斷不可因一時失守。遽爾潰散。總當自鼓銳氣。凡有可相機致勝之策。極力籌畫。以期轉敗為功。江蘇士習民風。向稱醇謹。涵濡教澤。二百餘年。當此海疆不靖。自必志切同仇。況已窺伺沿江。剝膚災近。必有智勇之士。慕義而起。上為國家殺賊。建立功名。下即自衛身家。免遭荼毒。如果眾志成城。羣思敵愾。較之各路調集客兵。當更得力。但必有先導之人。方可聞風感奮。該省在籍大員。品望素著。眾所推服者。願不乏人。即或官職稍卑。而謀勇可稱。鄉評夙洽。亦可效忠倡義。廣募鄉勇。共襄此舉。著牛鑑。程需。采。選擇紳耆。諭以理勢。俾各號召義徒。自相團練。或捐資置備船械。或協力運應官兵。因此地利。濟以人和。儻能懋著殊勳。朕必施恩格外也。

三十

庚寅。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因逆船闖入江陰縣境。當即星夜馳赴京口。與參贊大臣齊慎。會商防禦事宜。業經奏明在案。茲臣於六月初六日夜間。馳至京口。當與齊慎及副都統海齡會晤。其陸路戰守事宜。齊慎與海齡業已擇要布置。至禦之於水路。則莫善於火攻一法。臣當即督飭常鎮道周頊。鎮江府祥麟。趕緊備辦船隻木排。柴草桐油。硝磺等物。一面相視要隘。惟焦山南北兩門。號稱天險。查火攻之法。為該逆所最畏。不能用之於洋面者。以洋面水

平。而我之船隻不能駛近賊船。焦山孤峙江中。北面岸寬而灘多。南面岸窄而洪深。且溜勢東趨。有似建瓴。我之船隻木排。隱於山之西面。一字排列。俟逆船近至四五里之遠。然後乘流縱火。一齊放下。當可制其死命。即倖而得脫。亦必不敢冒險入我之重地矣。正在布置間。又據探報。該逆火輪船二隻。駛至團山關江面。被守關弁兵擊中其一。隻後梢夷匪落水者數人。當即折回。向南駛去等語。查該逆受此小創。其為糾約大幫。乘此潮大漲。一逞兇敵。無疑。臣一面嚴催該道府等。多備火攻料物。一面遣人傳播我軍在焦山江口。用火攻船數百隻。專等焚燒。以疑其心。

三十一

查團山關至京口。不過六十餘里。若該逆船三日不來。則我之器具齊備。足資延燒。仰賴皇上天威。則江南全省。或可無慮。惟該逆詭譎萬狀。江南人心處處震動。萬一更有疏失。臣惟有誓死拒守省城。以無負皇上付畀封疆之至意。現在火攻船已備有八九十隻。木排共六十餘排。目前尚可敷衍。臣仍嚴催趕辦。以多多益善。並面授該道府等。以用火攻機宜。後即於初七日晚間。登舟連夜趕赴江甯省城。與將軍德珠布面商守城事件。並接准湖北提臣劉允孝來咨。於初五日。欽奉諭旨。仍令其折回江南防守。臣即飛咨劉允孝。由儀徵縣過江。至

省城會晤。又江西兵二千名。經揚威將軍派令總兵李錡管帶。來江接應。臣與齊慎面商。撥行該總兵分兵一千名。交齊慎管帶。餘一千名。即行來江防堵。所有江甯省城客兵。止有二千名。實屬單薄。再四思維。就近又無可調之兵。除再飛咨揚威將軍。遣兵來援外。謹恭摺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籌防江口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牛鑑馳抵京口。與齊慎海齡晤商戰守事宜。已擇要布置。現在該督馳赴江甯省城。保護根本重地。惟京口係各路匪總要道。該逆船隻所必經。若將京口設法守住。自不至分竄各處。並直犯省城。著劉允孝帶兵駐紮京口。堵禦南北兩路。即令已到江甯。仍即迅

三十二

速折回。毋稍遲誤。該逆火輪船駛至團山關。被我兵擊中後梢。當即南駛。難保不糾約大幫。乘潮內犯。現經該督飭屬備辦火攻船隻。著即相度要隘。屆時縱火焚燒。惟雇船切宜慎密。既恐漢奸勾串。反為賊用。又恐船戶詭譎。貪取逆夷重利。臨時並不攏近。祇於空闊處所。點放虛火。黑夜之間。但見火光。不能辨其近遠。何由知其燒船。此弊不可不知。並著仍遵前旨。俟逆船直趨鎮江等處。我兵從後路多方攔截。或趁其仍由原路運回財物之際。截其後路。不難制其死命。總在該大臣等。一面激勵將士。智勇兼施。立功膺賞。一面勸諭本地紳民。協同號召義徒。齊心敵愾。該逆如果受創。必不敢深入內地。肆行無忌。據稱防堵

兵丁單薄。已由六百里加緊。諭知揚威將軍奕經。遣兵應援矣。

又

諭本日據牛鑑奏籌防江口情形。並以兵力單弱。請撥兵往援等語。該將軍接到該督咨文。諒已酌量辦理。浙江防堵固屬緊要。惟現當逆夷大隊船隻。竄入江境。自當先其所急。著奕經再撥兵丁一二千名。派委將備管帶。前往應援。無稍遲誤。此時逆船漸已駛入團山關。願欲進犯鎮江揚州江甯各處。惟該省內地。祇此一條江路。該夷肆意深入。實屬自蹈危機。現已諭令齊慎牛鑑等。截其後路。當可得手。著奕經悉心籌畫。飭令將弁兵丁。會同該督等所派各路兵勇。協力攻守。並助其縱火焚燒該逆

三十三

船隻。僮兵到之際。正值逆船已入大江。或將欲退出江口。著即飭設伏要隘。明攻暗襲。斷其歸路。勿令該逆杉板火輪等船。與大船聯絡一氣。自可奪其所恃。如能建立殊勳。江浙一體。勿分彼此之見也。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江蘇巡撫程德全。奏竊照夷船二十餘隻。在於福山口外游奕。並有火輪船向江陰靖江洋面行駛。恐礙力不能達。及中洪兩岸無從攔截。該逆可以乘風直達揚子江。業經臣等於六月初三日。恭摺馳奏在案。查由海入江。以江陰縣之鷺鼻嘴為第一重門。該嘴屹立南岸。可以設砲屯兵。其北岸地方。盡係沙灘。

湖落則水勢淺阻。且該處無險可據。難以設防。是以督臣牛鑑。飭令徐州鎮王志元。帶兵七百名。同各本汛兵弁。在於魯鼻背。協力防守。一面札飭太倉州知州徐家槐。豫備火攻船隻。及南岸釘椿堵截各事宜。旋據寶山縣稟。吳淞口夷船三十餘隻。俱已起碇。向西北行駛。探聞欲至江甯。並據劉河福山等處探報。夷船均由該境洋面陸續行駛。已有六十餘隻之多。復經臣等飛飭江陰等縣。一體嚴防。茲據常鎮道周頊等稟稱。初三日。時見火輪船二隻。業由北岸繞過魯鼻背洋面。正值大汛之期。水漲七八尺。該船順風直向上游沙線之上。乘潮行駛如飛。該處弁兵。度量礮力難及。未經開放槍礮。後面大幫夷船。相距不過一二十里。因兵力單寡不敵。難以設法堵截等情。臣等接聞之下。不勝憤恨。該逆勢既披猖。情尤詭譎。似此險要之魯鼻背。已可乘風乘潮。暮然闖進。則由此以至國山焦山象山等處。江面漸寬。更可揚帆直達。長江門戶。實屬一無足恃。正在萬分焦急間。又接徐州鎮王志元常鎮道周頊稟稱。該逆火輪船二隻。於初三日傍晚。在江陰縣上流二十餘里之申港停泊。初四日辰刻。回頭東下。申刻。在江陰下流八里之黃山港寄碇。其後面船隻尚多。不能辨數。又據京口水師遊擊李澄稟稱。初五日辰刻。瞻望大幫夷船。及火

三十四

輪船。蜂擁而來。連檣直上。自辰至午。已有三十六隻。後面尚見夷船。該逆如此猖獗。不特江陰對岸之靖江通州等處。人心震動。即江甯以下之揚州鎮江等府。均屬可危。儻該逆竟敢直犯江甯。則根本重地。更覺不堪設想。督臣牛鑑。已馳往鎮江。會同參贊大臣齊慎等。督辦攻擊事宜。該郡駐紮官兵。尚屬不少。其江甯省城。已添由浙調回之八旗官兵八百名。又有已到之江西兵三百名。即令星速前往。以資調遣。惟揚州兵力單弱。業已由臣程高采。飛咨漕臣河臣分撥弁兵。星速前往協防。臣等仍咨會江甯將軍等。督率將弁兵丁。認真守禦。第該逆船大幫衝突。即使按兵不動。而道路已多梗阻之虞。且難保其不分投擄掠。至吳淞口尚泊有逆船四隻。柳船十二隻。太倉州稟報。劉河口外。亦有二桅夷船停泊。並時見小船遊奕。自是往來接應。其居心殊為叵測。該處逼近黃浦江。恐其再犯松江府。肆行滋擾。並已咨行提鎮。嚴加防範。不任乘虛分竄。以固蘇垣。

者英。伊里布。程高采。又奏。再正在拜摺間。接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諭。著英。伊里布。奏。接閱首目回信一摺。覽奏可惡之至。該逆既不肯戢兵。若再事羈縻。不特於事無益。且恐有傷國體。著與牛

三十五

籌程高米專意勤辦無稍游移等因欽此仰蒙我

皇上指示機宜。曷勝欽服。惟今昔情形迥異。即且暮亦多變更。現當江水盛漲。伏况方長。該逆船折截往來。較內港橫帆行駛。尤為迅利。且彼兵在船安坐。施放礮火。直有不可嚮避之勢。我兵在岸窺立。既無障礙。甫經收控。銳氣全消。大礮均已無存。兵械亦復不整。如驟與爭鋒。必難望其得力。甚至地方糜爛。民困滋深。殊覺傷心慘目。至從前督臣牛繼所奏。水師戰船十六隻。招募各船大小七十隻。另製水輪船四隻。自吳淞失守後。均經散失。並被逆夷燒燬。無論一時備辦不及。亦斷難與彼船相持。若一意堅守。長江既為所扼。則聲勢梗阻。是戰守兩難。日久更不堪設想。惟有額懇

三十六

天恩。俯念東南時勢。應如何曲予矜全。救下廷臣。速議良策。務期有裨。

國計而衛民生。

者英又奏。竊查長江。惟江陰縣屬之鴛鴦嘴。最為險要。今逆船已駛過鴛鴦嘴三十餘隻。其金焦瓜鎮。相距不遠。可以揚帆即至。是沿江州縣。及江甯等處地方。勢甚危急。伏思長江浩渺。逼近淮泗。鹽集出沒。界近楚豫。民心強悍。在在攸關。

聖明洞燭。何待參縷陳。李同伊里布現在省垣駐紮。彈壓鎮撫。仍

體察情形。如應前往京口應援。即酌量一人趕緊馳往。會同督臣牛繼等。熟商妥辦。其現在情形。不慮醜類之眾。第恐漢奸。有一二不軌之徒。別萌逆謀。則攻勦更屬不易。此李所以夙夜隱憂者也。再該逆每日閱看京報。江浙官吏。皆有所聞。究竟由何處轉遞。尤難測度。相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派委妥員。認真偵察詳查。一俟得其端倪。中外關防。更須嚴密。

三十七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奏慎。逆夷火輪船隻。已過國山關。距京口祇有數十里。當降旨令雇船募勇。趕緊辦理。並諭著英。齊慎。牛繼。程高米。劉允。李等。預備小艇火攻。或該逆船揚帆開進。我兵從後路設法攔截。並懸立重賞。購募水勇船戶。及曉諭紳耆。捐資團練。以期保衛。諒著英等。接奉此旨。即已相機籌辦。茲據著程高米等奏。逆船闖入江口扼要地方。現在分別防守。一摺。著遵前旨。竭力籌畫防堵。毋稍疏虞。至揚州兵力單弱。本日已降旨令麟慶帶兵堵禦。斷其由江入河之路。以資江北保障。又著英奏。逆夷每日閱看京報。請飭查拿一摺。所有遞送京報之人。即係漢奸。可恨可惡。著該大臣嚴密查拿。到案。於審明後。一面即行正法。一面奏聞。又另片奏。自吳淞失守後。所有預備戰船。及招募各船。均已散失。現在戰守兩難。請飭廷臣速議良策。

等語。前於初八日有密諭交者英妥籌辦理矣。

又

諭。現在逆夷猖獗。有由揚子江直犯江甯之謠。該逆如由內河北駛。必多備小船。由瓜洲進口。直趨揚州。淮安各處。不可不加意嚴防。此時牛繼駐守江甯省城。勢難兼顧。著責成麟慶。於由江入河扼要處所。嚴密防堵。毋令連縣直入。如兵力稍單。即趕緊團練水勇。設法守禦。或雇覓小船。裝載柴草引火各物。暗伏港汊。乘夜縱火焚燒。使不得揚帆徑渡。是為至要。如防堵不嚴。稍留罅隙。致河面有夷船闖入。惟該河督是問。

又

三十八

諭。寄諭兩江總督牛繼等。據耆英奏。嘆逆每日閱看京報。請飭密查等語。該逆閱看京報。必有轉遞送之人。其為漢奸無疑。可恨可惡之至。著該督撫等。派員嚴密查拏。將遞送該逆京報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並著隨時隨地。留心稽查。務使內地機密要事。勿為該逆竊探。是為至要。

辛卯

諭。軍機大臣等。逆夷犯順以來。恃其船堅礮利。橫行海上。荼毒生靈。總因內地師船。小大懸殊。不能相敵。是以朕屢降諭旨。飭令將軍督撫。但為陸守之計。勿與海上交鋒。兩載以來。迄無成效。推原其故。由於無巨艦水師。與之接戰。其來不可拒。而其去不

能。故一切夾攻埋伏。抄前襲後之法。皆不能用。以致沿海州縣。屢經失挫。七省防邊。勞師糜餉。言之憤恨。因思逆夷所恃者。中國戰船。不能遠涉外洋。與之交戰。是以肆行無忌。若福建浙

活廣東等省。各能製造大號戰船。多安礮位。及其力量。堪與逆夷海洋接仗。上之足殲醜類。次亦不失為尾追牽制之計。設有如定海鎮海廈門之事。我陸兵戰於前。水師戰於後。該逆將無所逃命。沿海州縣。庶可安堵無虞。惟是逆艦徧海。此時聞我造船。勢必設計阻撓。乘機搶劫。不可不豫為之防。著福建浙江廣東各督撫。各就本省情形。詳加籌畫。密為辦理。前據奕山奏。廣東曾捐造大船一隻。頗能駕駛出洋。可見木料人工。隨地皆有。

三十九

急公好義。正不乏人。嗣後如有捐資製造戰船礮位者。該督撫查明保奏。朕必照海疆捐輸人員。從優鼓勵。惟此項船隻。必難剋期成造。事先務當密之又密。斷不可走漏風聲。致有貽誤。

又

諭。有人奏。破夷之法。先破其船。用巨木捆縛有力。上置引火各物。下繫石塊。不致漂蕩。安置上游。夷船入口。便將捆縛巨木。順流放下。使之借助水力。急湍激發。衝擊逆船。便可破碎。又于木端用各種鐵鉤。鈎住船板。不能立脫。傳聞海外之國。曾以此法破夷。此次逆船。若由江入河。著麟慶即擇急流處所。做照前說。製造巨木。或整或散。順勢直放。如果試驗得力。即著購木趕辦。

俟逆船駛入。即以此法破之。務當悉心籌畫。以求有濟。

署直隸提督長春奏。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著長春於古北口。挑選精兵五百名。雙德於密雲。挑選精兵一千名。並各準備精良器械。聽候調遣。以為京師防禦之用等

因。欽此。竊查提標中左右城守四營額兵內。除調撥海防外。存營兵丁一千一十一名。均在於提標中左右三營。

挑選精壯兵丁五百名。督飭將弁。逐日加練技藝。俾資實用。嗣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准直隸督臣訥爾經額咨

調提標所屬口內不近海營分兵丁四百名。來津防堵等因。即在於提標中左右三營。派撥兵丁二百名。並前營

昌平二屬營分。各挑派兵一百名。共四百名。派委兼署提標左營遊擊城守營都司林策勳前營守備慶瑞統領管

帶。已於本年五月二十七八等日。起程赴津防堵。現存營兵八百餘名。遵奉

諭旨。隨在於提標營內。挑派精壯兵丁四百名。又於前營昌平二屬。各挑派精壯兵丁五十名。共五百名。督飭營員。將器械

軍火。一切選備精良齊足。併選派署提標中軍參將烏勒喜連統領得力千把管帶。一奉調撥。立即起程。刻速前進。

諭軍機大臣等。長春奏。遵旨挑派官兵。以備調用一摺。該提標所

四十

屬兵丁。節經直隸總督調往天津防堵。存營兵數無多。著仍留各該營。以備操防。毋庸再行調撥。本日已降旨。著訥爾經額於直隸山西兵內。挑選五百名。長春俟奉旨來京。給赴天津。即行管帶。此項官兵。其提督裝務。屆時著長春派員。新行署理。

又

諭。前經降旨。著長春於古北口。挑選精兵五百名。並備精良器械。聽候調遣。茲據該署提督奏稱。所屬各營兵丁。除節經撥往天津外。現存營兵止八百餘名等語。本日已降旨。停其調撥。著訥爾經額於直隸山西各兵內。酌量挑選五百名。俟長春來京。有旨令其赴津。即將此項兵丁。交長春管帶前往。所有需用器械。即著訥爾經額。挑選精良。以備攜帶。

四十一

壬辰。江甯將軍德珠布。副都統興倫奏。竊等前因逆夷攻陷吳淞。長江可慮。省城京口重地。請

旨添撥兵力協助。於五月二十四日。接奉

上諭。已諭知揚威將軍參贊大臣。酌撥一二千名。前來應援。兵等因。欽此。當即欽遵。飛咨揚威將軍去後。嗣於六月初一日。

初三日。連接督撫飛咨。逆夷大幫船隻。仍回吳淞口外聚泊。欲犯江甯。等因。兵力不敷。於初四日。復經具摺馳奏。請將就近帶兵大臣。在現徵兵內。再撥兵二三千名。赴省協濟。尚未奉到

諭旨。迨於初五初六等日。連接督撫飛咨。逆賊已連過狼山。福山。驚鼻背等隘。即於初十日。又接到京口副都統海齡飛咨。初八日辰刻。夷船數十隻。越過國山關。向東馬頭而來。在防官兵。開礮轟擊。逆船亦開礮轟擊。相持自辰至未。始折回國山關。焦山拋泊。誠恐全數大幫來犯。京口僅有旗兵一千六百名。分布四門城頭把守。不能換替。其參贊齊慎帶來援兵。亦止數百名。匪獨難以抵禦。而督臣所設軍需總局。及驛站現俱無人。縣倉糧儲。不敷接濟。城內民庶。尤虞乏食。等因前來。李因省城兵單力弱。無兵可撥。當飛咨揚威將軍迅速撥兵應援。並咨督撫撥運糧米接濟。惟是

四十二

逆賊。現在已逼京口。而兵力單弱。實難抵禦。若沂流而上。則直達江甯。朝發夕至。雖據督臣牛鑑飛咨。署提臣劉允孝將所帶湖北兵一千名。由王家營至揚州。折回江甯。無如到省需時。僕逆夷猝至省城。綠營之兵無幾。旗營之兵守城則無以應敵。應敵則無以守城。實屬萬分危急。茲督臣牛鑑已於初八日抵省。李等惟有殫竭愚忱。會同該督盡力防守。

德珠布與倫又奏再江甯八旗。歲需操演槍礮火藥鉛子。鐵彈。例由江藩司估餉城守副將造解。礮藥鉛斤鐵彈。係按年解送。有一歲儲備。其烏槍火藥鉛斤。係按春秋二季

解送。併無儲備。李等前因逆夷在浙猖獗。即飭藩司副將趕辦預備迎敵藥鉛。至昨聞逆夷欲犯江甯。又復飛催趕緊辦解去後。副據藩司以難以措辦。請由蘇糧局撥發。李等又飛咨督撫。及蘇糧局。星速撥發。總未解到。李等祇得趕緊飭令將儲備礮藥。並由旗捐資購備藥鉛共數千斤。分派防堵。實在不能敷用。至藩司倉庫軍糧無多。亦甚堪虞。此省中現在拮据情形也。至由焦山至江甯。江面俱皆深闊。祇有近觀音門之烏龍山。江面狹窄。可以設伏堵截。李等籌派旗綠兵丁千餘名。隨帶大礮。於此處設伏。並雇善泗水手。用小船裝載柴薪。伏於其後。查就近之上新河。

四十三

泊有官民木簰。速為購辦。結連駛至烏龍山江面。一有警報。即將簰攔江堵截。逆船一至。必奪折木簰。伏兵則乘此開礮轟擊。後之水手。聞聲即駛送柴薪縱火前進。合攻。庶可稍挫逆賊。不致直抵城下。李等曾面晤藩司。及城守副將督標中軍副將左營遊擊。速為辦理。俱未遵行。茲晤督臣牛鑑會商。該督竟屬茫然。僅云未便辦理。惟有靜候守城。俟其開礮。再行抵敵。開礮等語。伏思省城兵數火藥軍糧。皆屬拮据。而近省祇有烏龍山一隘。可以設伏堵截。無奈此策滯不能行。又初十日申刻。准蘇撫臣咨稱。劉河口所泊夷船六十餘隻。乘風乘潮。已分隊闖過驚鼻背。僅該

逆竟敢直犯江甯。則根本重地。更覺不堪設想等語。等
實慮萬分焦急。不得不縷晰備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德珠布與倫奏。逆船聚泊焦山一措。又另
片奏。現於烏龍山設伏。並用小船裝載柴薪備攻等語。覽奏均
悉。逆船越過團山關。向東馬頭而來。在防官兵。開礮轟擊。當即
退去。但恐大幫來犯京口。必應嚴加防禦。該處有齊慎劉允孝
帶兵協防。揚威將軍撥兵往援。計已到彼。首尾互應。當不致再
有疏虞。惟江甯省城為根本重地。士民間風驚惶。在所不免。著
牛鑑德珠布協力同心。和衷商辦。於萬難之中。力求保全之策。
斷不可稍形畏葸。林守省城。輒稱人力難施。一籌莫展。至省城

四十四

紳士。不乏急公好義之人。即百姓亦豈無勇敢慕義者。惟在該
將軍總督。激勵眾心。諭以大義。號召團練。以滅寇氛。其軍糧一
切。所關匪細。斷不容稍有缺乏。糧臺現在蘇州。已有旨諭令省
署程番采等。設法轉輸。源源接濟。仍著牛鑑責成江甯江蘇兩
藩司。妥速辦理。不准稍形推諉。至火藥鉛斤。官兵糧餉。為行軍
要需。豈容缺少。本日已有旨諭令程番采速籌運濟。並揀派精
兵。以為聲援。至江甯地方。據稱江面深闊。惟烏龍山狹窄。可以
設伏。德珠布現派兵丁千餘名。安嚴守禦。著即併力防堵。所備
柴薪船隻。儘能乘機縱火。焚燒逆船。該夷自必遠遁。不敢深入。
庶省城能保無虞。該將軍之功甚偉也。

又

諭。本日據德珠布奏稱。逆船聞入團山關。被兵礮擊退。現仍聚泊
焦山。恐欲內犯江甯省城。已飭令牛鑑會同該將軍等。妥為防
禦。京口屯兵不厚。糧餉不敷。且有未經到齊之兵。情形頗為
喫重。現經德珠布等。派兵在烏龍山扼要處所。併力防守。但恐
逆船蜂聚。勢或不支。該處糧草火藥鉛斤等件。又覺不敷應用。
著英傑欽差大臣。均應統轄。有不用命。或貽誤軍情者。俱當據
實嚴奏。著程番采即飭蘇州藩司。於糧臺內將該二處各
項需用之物。源源接濟。勿令稍形缺乏。至蘇州距京口稍遠。恐
兵力應援不及。亦應於入江口隘。設法接應。使該逆有所牽制。
懼截後路。當不敢肆行深入。種種布置。全在該大臣等悉心籌
畫。與京口等處。聯絡一氣。首尾相顧。切不可因距彼稍遠。株守
坐視。致失事機。是為至要。

四十五

又
諭。連日據牛鑑等報。逆夷船隻。已入江口。停泊焦山等處。並聲言
欲犯江甯等語。大江沂流而上。即係安徽邊界處所。逆夷大幫
船隻。雖未必能深入。其杉板小船。儘可乘潮駛進。並宜加意嚴
防。程林采此時自己派員帶兵馳赴防堵。並將軍火器械糧餉。
備帶足數矣。現聞江甯告警。一切火藥糧餉。實不敷用。著程林
采趕緊寬為撥備。運往接濟。並批派精兵赴援。毋少遲延。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五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癸巳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
京口副都統海齡奏竊齊慎於初八日將京口危急截
留提督劉允孝所帶官兵一千名具奏在案是日辰刻齊
海齡據東馬頭防堵官兵稟報瞭見京口江面有白布帆
蓬夷船數十隻蜂擁而來火輪船二隻駛至南岸撲攻當
經佐領果星阿恆明帶領官兵開礮轟擊逆夷亦開礮回
擊將一帶礮房打破甲兵受傷者三名我兵仍伏土墩下
瞭準逆夷船身開礮連擊致斃逆夷數十人齊海齡親駐
北門城樓相機調度並飭協領武忠阿帶領京口青州官

一

兵馳赴接應齊慎先已揀派參將張富遊擊張章明王
貴等帶領弁兵在城東北一帶扼要山梁江岸嚴陣以待
該逆勾結漢奸駛駕三板小船豫伏岸側聞火輪船上礮
聲震動捨命搶上江岸我兵各持刀矛自上墜下刺擊落
水者多名齊慎帶領得力弁兵親身督戰並恐漢奸到
處潛伏復派隨營委員嚴密稽查該逆夷旋擊旋進相持
自辰至未見我兩路官兵礮火聯絡隊伍整齊仍將火輪
船折回東北行駛往圖山開停泊初九日午刻該逆復
駛船在焦山江面遊奕適提臣劉允孝帶兵渡江前來該
逆夷瞭見兵數眾多仍即退去初十日辰刻復分駕船隻

由焦山駛至金山江面往來遊奕齊慎一面知會海齡
督率旗兵嚴守城垣一面會同劉允孝督率官兵各於東
北山梁江岸整齊隊伍開礮轟擊奈是日風大湖長江面
寬闊礮力不能遠及所有護礮土墩半被逆夷擊傷守臺
甲兵難以蔽身齊海齡因將旗營官兵調入城內添布四
門晝夜嚴加防守詎逆情詭譎十一日復駛船至金山停
泊中流情殊叵測是日揚威將軍奕經所派九江鎮李麟
帶領官兵二千名陸續前來督臣牛鑑原擬於此項弁兵
內酌留五百名防守京口茲復准來咨應留官兵一千名
交齊慎督率防守惟查探逆夷尚有大幫兵船五六十
隻相隨在後現在停泊圖山間者已有三十餘隻察看情
形該逆竟有併力直前攻撲之勢等語惟有協力同心激
勵將士相機堵剿以期仰報

二

鴻慈於萬一
欽差大臣耆英署下浦副都統伊里布奏竊照逆船闖過江陰之
驚鼻甯勢甚緊急當經齊等於六月初七日恭摺馳奏在
案初九日接准參贊大臣齊慎來函據稱火輪船已駛至
圖山開遊奕距京口僅數十里勢已緊迫初十日復接據
該參贊大臣來函初八日午刻該逆火輪船二隻駛至焦
山江面遊奕開礮擊斃守臺旗兵一名因不能抵禦遂行

退下。該參贊大臣於江岸整齊隊伍，堅壁以待。現在焦山已拋泊火輪船四隻，查探尚有大幫夷船五六十隻，駛至團山關一帶，旦夕可至京口。危急情形，殊難言狀等語。等查京口為南北扼要，文報漕船必由之路，且指日回空糧艘南下，最為喫緊。督臣牛鑑現回江甯防守，其京口要地僅參贊大臣齊慎一人駐守，兵單礮少，殊屬可慮。等再四熟商，蘇城民情前因寶山上海失守，逼近省垣，不無驚恐。等到後會同撫臣鎮撫，漸就安帖。今長江情形已屬危迫，而劉河口外一帶尚有夷船往來遊奕，其松江防守亦屬緊要。等伊里布仍駐紮省垣，與撫臣程商妥為

三

防範彈壓。等者落即前赴京口，與齊慎同心協力，共籌攻守之策。第恐等者英一經起行，省會城鄉民心浮動，謠言四起，當明白剖切諭慰士民，各宜照常安業，不得妄生疑畏。再提臣劉允孝所帶湖北官兵業經參贊大臣齊慎奏明將此項官兵調赴鎮江防堵，又准督臣牛鑑咨稱湖北提臣劉允孝遵

旨已由王家營折回江蘇，當由八百里咨行提臣劉允孝帶兵前赴江甯駐紮，會籌防剿等因。飛咨前來，查提臣劉允孝是

否現在駐紮江甯，抑或馳赴京口，俟等者英到彼察看情形，應如何布置，再咨商督臣牛鑑，視其緩急酌量機宜妥

協辦理

江蘇巡撫程喬奏，逆夷現在吳淞口，奔破之船昨又據探報續到大船十八隻，共計五十六隻，並攔截沙船烏船二十餘隻，劉河七了口等處亦俱報有夷船來往。其前在福山洋面之船現有數隻駛往江陰一帶遊奕，一隻停泊海口數里之外。前因漁船經過，勒令代遞夷書，係向民間索買雞鴨豬牛等物，鄉民慮其登岸滋擾，酌量送給。該夷亦備價轉交，旋即開行，並無搶奪傷人情事。惟該夷吳淞船隻現仍陸續增添，江陰等處地方又復往來停泊。此時雨多潮漲，江面甚寬，岸上無從堵截。雖京口一帶嚴為防

四

守，第恐夷船闖進，礮力不能遠及中洪，則數百里長江該逆可以揚帆直達，勢將逼處金陵，道路不無梗阻。即鎮江為商賈輻輳之地，刻已人心動搖。揚州雖不倚江，而距瓜洲僅四十里，運商關樞均為江省菁華，聞警定形震動。且儀徵為相鹽處所，梟徒出沒最易藏奸，尤慮乘機竊發。督臣牛鑑現已親往鎮江查看，計與署提督臣劉允孝逆次可以接晤，會商防堵事宜。臣已飛飭沿江文武員弁實力巡防，一面嚴查奸宄，毋稍疏虞。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齊慎海齡奏夷船駛至京口，開礮攻撲我兵連日接仗，奮力堵擊，又據等者英奏馳往應援，各一摺，覽奏均

悉此次逆夷連日攻撲口岸。經齊慎等奮勇擊退。可嘉之至。齊慎劉允孝久歷戎行。忠勇素著。海齡亦能協同出力。朕心欣慰。惟盼迅奏膚功。即膺懋賞。所有出力之滿洲綠營弁兵。著查明保奏。候朕施恩。逆夷經此懲創。必糾約大幫前來。併力攻撲。著齊慎劉允孝海齡等。一面防守城垣。一面督率兵丁。在口岸拒敵。僅兵力單薄。本日已諭牛繼於江西兵丁內酌量何處緊急。即留何處應援。現在劉允孝帶兵駐紮。英經所派官兵亦陸續前來。著英齊慎等。惟當籌畫萬全。分布要隘。以資防禦。京口為鎮江各路咽喉。如能併力守住。該逆自不敢深入。著英到京口時。或該逆業已內犯。即著堵截後路。勿令退出。當可制其死命。

五

即令夷船大幫前來。兵力難支。倘有小挫。亦當於萬難之中力求補救之策。激勵士心。勉圖後舉。或分兵擇要設伏。出奇制勝。或以葦船裝載引火各物。遣赴焦山一帶。焚其後路船隻。俾逆夷有所牽制。首尾不能相顧。齊慎劉允孝素諳兵法。虛虛實實。謀勇兼施。諒不肯以數千官兵。排列江口。作為孤注也。

又

急即留何處防勦其尤。勃帶領兵丁。是否必須在松江一帶防堵。抑或堪以調往京口應援之處。著牛繼等酌量情形辦理。至江北瓜洲口岸。前已諭令麟慶帶兵防守。仍恐兵力不敷。徐州官兵除業經徵調外。是否尚敷調撥。足備江北防禦之用。亦著牛繼妥為籌畫。飛咨麟慶辦理。以資應援。現在逆船已直抵金山江面。京口瓜洲最為喫重。該二處向有大號紅船。並停泊江船。亦復不少。能否召募雇作師船。或在江心攔阻。或抄前襲後。出奇制勝。方能杜其深入之謀。是在該大臣等相機應變。迅奏膚功。又據程高奏。江陰海口有逆船勒令漁船代遞夷書。向民間索買雞鴨豬牛等物。著該督撫等曉諭沿海居民。逆夷所需食物。始則用價購買。繼則肆行搶掠。所過之處。皆然。萬勿貪其小利。致受滋擾。務於夷船未到之前。豫將一切牲畜設法隱藏。庶不致轉資寇糧也。

六

又

諭本日據齊慎等奏。逆船駛至京口。連日接仗情形。一摺。京口為大江鎖鑰。該逆分隊肆擾。並有大幫兵船。隨後繼進。若逆船由瓜洲進口。直趨揚州。淮安一帶。則處處防範。宜嚴前已有旨。諭令該河督設法堵禦。僅兵力尚單。或就近酌調徐州兵丁。以資策應。或於隱僻之處。潛設伏兵。俟逆船駛入。縱火焚燒。再以精兵截其歸路。當可得手。該河督辦理河工。於軍務雖非專管。但

際此逆夷猖獗之時。自當協力同心。不分畛域。僅能相機妥辦。俾運道無阻塞之虞。而揚州一郡。得獲安全。是該河督之功甚偉也。

甲午。江蘇巡撫程肅奏。竊照夷船大幫駛入江陰之驚。鼻背地方。業經臣會摺馳奏在案。自驚鼻背以上。則團山關亦為由海入江緊要門戶。屢經臣移飭慎密防守。去後。旋據丹徒縣等稟稱。初六日申刻。有大輪船三隻。向團山關行駛。督率兵勇。連開槍礮。打中該船後桅。該夷施放火箭。旋即退出。並據鎮江府稟。初八日辰刻。有夷船數十隻。連檣越過團山要隘。蜂擁而來。內有火輪船兩隻。徑撲南岸行駛。在防弁兵。開礮四十餘出。轟斃夷匪數十名。落水者數名。逆船亦開礮回擊。將一帶礮房。盡行打毀。旗兵被傷三名。該逆大幫船隻。俱向北岸駛往西去。因礮力難及。未經轟擊。現在停泊焦山以下。團山迤北地方。各等情。查該逆既已闖入團山地。而再上為金焦兩山。無險可守。其南北兩岸。係揚州鎮江二府。揚郡兵力單弱。距瓜洲江口。僅止四十里。人心震動。不能不加意隄防。前次咨調漕河兩標兵丁。因該標均有分守海口要隘。礙難分撥。現已飭兩淮運司。督同揚州府等。勸諭紳耆。團練鄉勇。以為有備無患之計。至京口滿營。以及調防青州官兵。共有一十六

七

百名。又有參贊大臣齊慎。帶兵八百名。駐紮復准營。臣牛繼咨會。派令由浙赴蘇之江西兵一千名。協同守禦。兵數尚不為少。該逆現在注意江甯。金焦以上。江面甚寬。如果乘風西駛。不崇朝可到。督臣牛繼現已馳赴省城。會同將軍德珠布。籌辦防堵事宜。昨准署提臣劉允孝咨。於初五日。由王家營折回。已飛咨將管帶之湖北官兵一千名。由揚州前赴江甯堵禦。並經督臣飛調九江鎮李麟。管帶江西兵一千名。即赴江甯防守。伏思江甯為三江省會。該逆僅欲侵犯。自不能不併力堵擊。第兵力強弱。既有不同。眾寡又甚懸絕。一經開仗。兵民均有糜爛之虞。言念及此。不

八

覺動心怵目。現在

欽差大臣耆英。與署下滿副都統伊里布。會同商酌。以京口為江甯鎖鑰。應行前往督辦。耆英業已星速起程。臣查京口現駐重兵。既有參贊大臣齊慎。暨副都統海齡。在彼防守。臣者英現無統帶之兵。計該逆業已越過鎮江。實屬措手不及。蘇州為省會要地。自上寶失守以來。逆船時往來於劉口福山等處。人心已極驚惶。加以匪徒布散訛言。致令居民紛紛遷徙。疊經臣出示曉諭。不能禁止。而該匪徒等轉得乘機搶奪。並有鄉僻地方。本屬安靜。每於夜半更深。訛稱寇盜前來劫殺。因而老幼羣起逃避。該匪徒等在室則

影搶米錢。在途則截留衣物。經臣於訪聞後。督飭蘇州府暨長元吳三縣。拏獲搶犯多名。先將首犯審明正法。民心稍形安定。茲聞逆夷闖入大江。咽喉為之梗塞。民間恐復動搖。刻下臣伊里布雖駐蘇州。第恐臣耆英連赴京口。閩閩不免驚疑。奸匪因而竊發。則根本重地。尤為岌岌可虞。況吳淞停泊夷船。既未遠徙。劉河等處。亦有番舶往來。設使浙省於鎮海等處。乘虛進剿。恐該逆勢窮分竄。更難保不再入黃浦。復犯松江。臣焦思過慮。寢饋難安。相應據實奏明。請

九

旨飭下耆英。仍回蘇州。與伊里布一同駐守。以杜該逆窺伺之漸。並可為鎮江一帶聲援。即嘉興乍浦等處。與蘇州省城壤地毗連。該大臣等照應能周。亦免顧此失彼。程香采又奏。再江甯地方。現在添駐重兵。情形較為喫緊。一切官兵薪糧。以及置備攻守器具。並因米販稀少。應於皖省就近採買米石。所需軍餉銀兩。為數不貲。前因蘇藩庫房餘空無多。仍將江西解到浙省軍需銀十萬兩。分貯江藩司庫。現在江省待用孔亟。若由蘇庫動解。誠恐緩不濟急。臣已飭令該藩司。即將寄貯之浙江餉銀。暫行借用。仍俟本省商捐銀兩解到。即由藩庫撥還。並經督臣牛繼在常州府寄貯浙江軍需內。提銀二十萬兩。解赴江甯。又

提銀四萬兩。分解鎮江江陰兩處。現在江甯藩庫。共有備用銀三十萬兩。足資支放。可期無誤。要需。

十

諭軍機大臣等。程香采奏。夷船闖過團山關。江甯情形危急。一摺。據奏揚郡兵力單弱。已飭兩淮運司。督同揚州府等。勸諭紳商團練鄉勇。又於蘇州拏獲搶犯多名。將首犯即時處斬。民心藉以安定。所辦甚好。所奏吳淞停泊夷船。既未遠徙。劉河等處。亦有番舶往來。恐其再入黃浦。復犯松江。請飭耆英。仍留蘇州等語。前據耆英奏。馳往京口應援。當經降旨。准行京口地方。現聞緊要。耆英毋庸折回蘇州。伊里布前已有旨。飭回浙江本任。現在耆英已赴京口。伊里布著暫留於江蘇。與程香采協同防守。如已啓行。無論行抵何處。即行折回。另片奏。江省待用孔亟。已飭江甯藩司。將寄貯之浙江餉銀。暫行借用。仍俟本省商捐解到。由蘇庫撥還。並牛繼在常州府寄貯浙江軍需內。提銀二十萬兩。解赴江甯。又提銀四萬兩。分貯鎮江江陰兩處。覽奏均悉。即著照議辦理。

兩江總督牛繼奏。竊臣於本月初八日。由京口溯流而上。行抵江甯省城。一路察看形勢。大江自金焦而上一片空闊。無可阻遏。連日探得逆船。已乘大汛。越過團山關。而至京口。現復揚帆上駛。欲至江甯。臣與將軍臣德珠布副都統。臣興倫。公同商議。江甯城外沿江一帶。雖有險隘可守。

而其來甚猝。火攻等器具已屬趕辦不及。城外斷難久鋒。不能不嬰城固守。查江甯省城三面臨江。防守大屬不易。本城除滿營兵三千餘名外。臣督標營兵僅有一千餘名。此外客兵如提督劉允孝所帶湖北兵一千名。經參贊大臣齊慎奏明截留京口。其揚威將軍調撥防浙之江西兵二千名。經臣酌擬以京口最關緊要。以一千名留於京口。為牽制攔截之計。以一千名協防江甯。日內亦未到來。兵力日形單薄。又揚威將軍所撥之敵四十尊。因江西阻隔。亦未能到。臣復察看省城雖屬臨江。而自江干至城。或三五里。至八九里不等。城本高厚。女牆雖多。地壤而城身堅。

十一

鞏。夷礮轟擊尚足當之。最可虞者。以小船攏岸。爬城而入。臣現逐加查看。凡可以攀登之城堞。分別最要次要。派兵拒守。並相視攏岸之處。駕巨礮於城上。而下擊之。以為固守待援之計。惟是該逆此次厚集船礮。大舉入寇。其勢較前益強。省城兵力既單。器械又未充備。臣雖躬督將士。殫竭心力。而於守禦殊無把握。忝膺戎寄。未能禦侮保疆。致醜夷益肆凶。雖萬死何足蔽辜。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夫復何言。顧國事所關重大。又非一死所可塞責。臣又何敢豫存此念。轉隱其奮勉堅毅之氣。臣惟有求其心之所可盡。竭其力之

所能為。以期稍為補救於萬一。除飛咨揚威將軍率帶防浙官兵星速赴援外。伏乞

皇上敕令遣兵來江。解省城之危迫。至提督劉允孝奉

旨仍署松江提督。查該提督現留京口協防。距松江幾及千里。勢難兼顧。江南提督篆務。應請仍以尤渤暫署。俟防務稍緩。再令劉允孝前往署理。

牛繼又奏。再六月初六日。該逆火輪船二隻。在團山關遊奕。探水經守關弁兵擊損其一隻。夷匪有落水者數人。次日即全來大船八九隻。將礮臺擊塌。並將兵房燒燬。官員不知下落。又據常鎮道稟報。所有臣督飭備辦之火攻船

十二

隻木礮。初八日午刻。該逆火輪船二隻。駛近焦山口外。隨即點放順流而下。煙燄騰烈。其一隻即退回下流二十餘里之外。其一隻仍由北岸駛至金山。探水回去。是日適值東南風大作。以致未能延燒等語。臣查火攻一法。用之於焦山口門。最為得加。雖經臣嚴催趕辦。無如為時倉猝。且木商逃散。料物不能齊備。遂致接應無繼。逆船得以闖入。臣不勝憤恨之至。牛繼又奏。再臣查江甯省會素不產米。城中數十萬戶。皆仰食外來之商販。省城之聚寶門。即係南門。為販運柴米馬頭通濟門外。亦開有零糴米店。且為緊急文報出入之

地此二門均係旱道不通舟楫而民食攸關斷不能終日封閉伏讀前奉

諭旨前此寶山上海逆夷因無可捨掠是以旋入旋退因思各處果無糧重可據自不致受其荼毒但須俯順輿情妥為籌酌固不可強之使遷轉滋驚擾亦不可禁其他往致有疏虞等因欽

此仰見

聖主於衛民之中仍寓便民之意若一聞夷警即行關閉不獨移家者無路可奔抑且餬口者無糧可買旦夕之間即可釀成內變惟查各門啟閉向由將軍傳令臣不敢拘泥咨明將軍將聚寶通濟兩門留放米商並任聽居民搬運出城

十三

不可稍有留難現在由臣遵委妥幹員弁嚴查入城民人中有無奸匪涇跡不得藉端滋擾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闖過京口省城情形危急一摺逆夷船隻已乘大汛越過團山關現復由京口揚帆上駛欲至江甯該督因其來甚猝省城兵力單薄商同嬰城固守著德珠布與倫會同該督竭力守禦毋稍疏虞該省城雖高厚萬一該逆以小船攏岸爬城而入尤應嚴密防範凡可以攀登之城塔分別派兵拒守並著相視攏岸處所駕巨礮於城上向擊著該將軍等會商妥辦夾經現已有旨諭令帶領將弁星速赴援保衛省垣並諭齊慎劉允孝酌量一人帶兵赴省協防江南提督准仍

以尤渤暫署所請將聚寶通濟兩門留放米商並任聽居民搬運出城等語俱著照所議妥辦該督務須遵委妥幹員弁嚴密稽查彈壓米石一經截卸即趕緊催令米販出城毋使奸匪得以涇跡藉端滋擾是為至要又另片所奏情形已密諭欽差大臣著英相機辦理矣

又

諭牛鑑奏逆夷闖過京口江甯情形危急一摺江甯為省垣重地防守最關緊要現在逆船已乘大汛越過團山關直至京口瞬息可達江甯該處僅有滿洲營及督標兵四千餘名不足以資堵禦著英等迅撥精兵於齊慎劉允孝二人內酌量一人統

十四

帶前往應援或由水逆或由陸路著即相度情形徑行馳赴總以行程妥速為要至京口地方防守亦屬喫緊仍著該大臣等激勵將士竭力堵禦如逆船揚帆竟過有可從後截擊之處務須設法趕辦俾有牽制毋得坐失事機再夷船至京口者大小若何其喫水深淺若何是否止係杉板及火輪船抑另有安設大礮之兵船其兵船大者幾桅長約若干丈安礮約若干門並著確切偵探據實具奏

又

諭前因逆夷欲由大江內犯鎮江揚州江甯特諭英經派兵前往京口應援並設法截其後路自己遵旨辦理矣本日據牛鑑奏

逆船闖過京口。江甯省城十分危急等語。浙江防堵事宜。固屬緊要。現有文蔚特依。應段永福等在彼。足資防守。江甯情形。喫重。著奕經即速帶領得力將弁兵勇。星夜馳往江甯應援。會同德珠布。牛繼。辦理防堵。務當悉心籌畫。保衛省垣。毋稍疏虞。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牛繼奏。逆船闖過京口。瞬息可到江甯。現在竭力防守。一據江甯為省會重地。牛繼現在彼專辦防堵。江北一帶。勢難兼顧。著責成麟慶。加意嚴防。毋使逆船竄入。致運道大艱。稍有阻礙。且江北向有鹽集出沒。當此逆夷肆擾之際。恐其乘機竊發。騷擾地方。或潛投逆黨。反為所用。不可不力加防範。著麟慶嚴密稽查。毋致別釀事端。是為至要。

十五

乙未

諭內閣。周天爵著賞給四品頂帶。以知府候補。迅赴江蘇。交著英。牛繼差遣委用。

湖廣道監察御史呂賢基奏。臣聞。吳淞。江蘇。曾用小船。向揚州。鎮江。江甯等處。測水深淺。今且沿江遊奕。則窺伺省城之意。顯然。自不可不豫為防堵。查沿江一帶。多有護沙橫亘。喚夫大船。必不敢闖入。惟聞。吳淞。借呂宋。淺水船。較杉板更為輕駛。不妨攔淺。此須設法防備者也。大江以

北瓜洲口業已駐兵防守。若江浦之浦口城。下臨大江。其最高處有中敵臺。俯瞰省城十三門。形勢瞭如指掌。尤為緊要之處。不可不嚴為防守。此外如六合縣之斷腰地方。亦宜伏兵邀擊。又揚子江之南。有小河口。在句容縣界。其河通龍潭。樓霞二處。河身甚窄。兩岸多蘆葦。可以伏兵。且龍潭以嶺為關。可稱扼塞。由是陸行至麒麟門。朝陽門。一路支嶺重疊。門以內為駐防城。即以駐防兵守之。要惟嚴守龍潭。而賊無由入省城之北門矣。城之北門曰太平。池西曰神策。若夷船沂江西上。由黃天蕩而來。則觀音門。燕子磯。極為險要。當駐兵以備攻擊。而最喫緊者。莫如儀鳳。

十六

金川二門。其次莫如定淮。清涼二門。儀鳳門在龍江關上。金川門在其東。今門已閉塞。而城頭仍宜防守也。定淮門外有蚶蛟磯。駐兵守之。可以截沂河南上之路。城西南曰三山門。俗謂之水西門。下有水關。通秦淮。其外城為江東門。自賽工橋至江東門。連北河口。然後至大江。則北河口宜守以精兵。而江東橋及賽工橋。亦宜分兵堵禦。查逆夷。屢擾海疆。皆以虛聲驚走居民。使我兵畏怯。然後乘機深入。為今之計。總以團結民心為第一要著。乃臣聞揚州鎮江一帶地方。鹽集嘯聚。劫案疊出。調到青州兵。亦多藉端滋擾。以致居民紛紛逃避。若使省城重地。百姓聞風。連徙。

反足以壯逆夷猖獗之膽而開土匪搶掠之門是在地方官嚴切曉諭妥為安撫方足以固眾志而無意外之虞若藉口以兵餉不足器械不備坐視夷船遊奕深入內地莫展一籌則地方文武員弁幾成虛設言之可為寒心相應請

旨飭下督撫將軍相度形勢扼險固守申明軍令約束客兵嚴飭州縣重治土匪則民心安靖而戰守皆有可恃矣

參贊大臣齊慎京口副都統海齡奏竊等於十二日辰刻曾將夷船攻撲京口我兵連日接仗情形具奏在案隨據探報業有夷船數隻向西行駛似是前往江甯等齊慎

十七

一面飛咨督臣牛鑑先行嚴密防守詎知是日午後東北風大起等恐逆船乘風內駛上岸攻城督率官兵嚴守城垣江岸十三日風更大起該逆船隻蜂擁而來我兵並無戰船不能迎上水面抵禦且當風大潮長江面寬闊或十餘里或二十里不等礮力不能及遠我兵難以得手該逆將船隻一字排列由甘露寺至金山銀山直達瓜洲河口等處登高瞭望細數共有五十六隻並於金山頂上插有紅旗似欲併力前來攻撲復據探報隨後尚有夷船行駛等海齡督率旗兵嚴守城垣等齊慎會同提臣劉允孝於城外整齊隊伍鎮靜以待逆夷如敢承突上岸惟有激

勵將士相機奮力勦擊以期無負

聖主委任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據齊慎等奏夷船駛至京口江面鎮江情形危急一摺逆船由甘露寺至金山銀山直達瓜洲河口排列意欲上岸攻撲經齊慎等於城外整齊兵靜待相機勦擊該逆敢承突而來該大臣等務須激勵將士奮勇堵截於危急之中力圖保全之策現在者英馳赴京口計已可到著即會同妥為商辦毋致稍有疏虞本日據御史呂賢基奏籌度防堵情形一摺著一併鈔給閱看

江甯將軍德珠布奏竊等於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十八

申時由兩江督臣牛鑑據常鎮道周頊飛稟六月十二日卯刻夷船已將瓜洲口門封堵祇准商船往來大幫船隻全數進焦山口已有七八隻駛往上流直通江省經鎮江紳士顏崇禮隻身前往夷船求見為百萬生靈乞免驚擾夷人郭姓回稱斷不驚動百姓岸上不開礮我們並不動手係為伸克而來等語刻下運河封閉土匪乘機搶擄不可窮究又據見夷船三隻駛進儀徵口揚州可危各等情專差持送原稟給等閱看等不禁日裂髮指誓願并此餘生以決一戰但省城遠隔兵力單薄所謂之兵一名未到萬一疏虞所關匪細至該逆堵任瓜洲口門糧艘不能歸

次則

天庾正供。在在堪虞。謹將該道原稟鈔錄敬呈御覽。

常鎮通海道周頊謹稟。本日卯刻。探聽夷船已將瓜洲口門封堵。斷絕運道。以為扼吭之計。祇聽商船往來。又大幫船隻。全數進焦山口。辰刻已有六七隻。駛往上流。直逼江省。情形危迫。職道前在鎮江。所識紳士有顧崇禮。於昨日午刻。隻身前往焦山。直上夷船。口稱鎮揚兩處耆民。專來求見。夫人下蓬下船。招呼方得。接見。據稱其人姓郭。自述做過甯波知府。詳問來意。該紳直對來為百萬生靈乞免。

十九

驚擾。並呈送小禮物。夷人收受後。送進裏面。拆閱。回稱。斷不驚動百姓。祇要岸上不開礮。我們並不動手。千萬放心。又再三詰問。

大皇帝意思。主和主戰。對以不得知。又問伊中堂因何不來。又給告示一大張。係歷數前此相待之非。此來專為伸冤之道。有三。一則運煙價。運戰費。一則內外臣工用平行禮。一則量割海濱地作貿易之所。此數大事若行。其餘不難等語。職伏思。此刻賊勢浩大。據我腹心。實已不能轉動。若不早圖和解。其禍變愈久愈大。不知究極。尚望大人作速詳切陳奏。將計就計。猶為便宜。若再因循。天下事將不可為。如

顧崇禮所辦。不過暫時調停。俾免騷擾。如要大段清楚。惟

求大憲詳奏。酌定章程。天下幸甚。再此刻運河封閉。文報不通。已飭丹陽揚州兩處文報。改由句容江甯等處行走。如江甯不能走。再改由太平安徽一帶遞往。再此地人心渙散。百事掣肘。此刻江西兵又至。支應口糧水腳等項。浩繁。丹徒錢令。累不可支。項以東明撫憲。提用常州存庫銀兩。並祈委員幫辦。又此處米鹽等項。日用之需。並買不出。而地方鹽梟土匪。乘機肆劫。不可窮究。兵丁嘈雜。叫號。如何是可。職道此時。惟有勉竭心力。為所得為而已。再查地方有警。守城為急。然城以衛民。不宜苛虐從事。鎮江自初

二十

八日閉城。人心惶駭。官員出入。亦甚費事。甚至兵丁城上開礮。開槍。擊殺平民。指為漢奸。無辜罔顧。又每日城內搜索漢奸。立時正法。每日約殺十餘人。頗有冤枉。城內漢人。不准街行。城外近城各處。傍晚不得行走。道路騰踴。不堪聽聞。又該營與縣令不睦。詰其由來。係因屢次拏獲漢奸。錢令審為良民。即行釋放。營裏懷憤。遇該縣家丁書役。故意批斥。以致丁書等。不敢城外行走。誤公非淺。又聞在府庫提銀充賞。所以兵丁踴躍。百計搜羅。民不聊生。實堪憫惻。再此地軍需局緊要。自應職道督辦。雖未奉札。業已籌畫趕辦。惟錢糧短絀。府庫現存銀兩。為都統所據。該府過

於忠厚。又係姻親。一切附和妄行。曾經職道札提銀兩。而城門緊閉。並無回信。殊不可解。當此外海憑陵。而司事者如此掣肘。何以為計。兵丁口糧。急不能待。萬一誤事。死有餘辜。再夷船大的四隻。已於辰刻進泊鮑魚套。在京口上流五里。連前船共十隻過去矣。又據高家司巡檢稟報。騰見夷船三隻。於昨日駛進儀徵口等語。查該口前已奉札飭令趕堵。想不致誤。但揚州兵力單弱。毫無豫備。深可危也。又據江陰縣金成稟稱。地方現在安靜。徐州王鎮兵。似乎可撤。又奉調江西兵一千名。江路不通。應仍回丹陽。由早路行走。必得三日方到。

二十一

諭軍機大臣等。德珠布奏。逆船大幫。已將瓜洲口門封堵。江甯省城危急等語。昨據牛繼奏到。已有旨諭。令奕經帶領將弁。星速赴援。並諭齊慎。劉允孝酌量一人帶兵。赴省協防。該將軍等仍遵前旨。會商妥辦。務須激勵將士。竭力守禦。毋稍疏虞。御史呂賢基所陳防堵情形一摺。並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德珠布將常鎮道周頊原稟。鈔錄呈覽。內稱鎮江於初八日閉城。城上開放槍礮。擊殺平民。指為漢奸。又在城內搜索漢奸。每日約殺十餘人。頗有冤枉。以致城內漢人。近城傍晚不得行走。府庫銀兩。為都統所據。該府係其姻親。一切附和妄行。

等語。著英此時當已行抵鎮江。著將原稟摘錄。發給閱看。一面詳悉訪查。一面安撫軍民。毋致別滋事端。是為至要。

又

諭昨日因逆船闖過京口。江甯省城危急。有旨諭令奕經馳往應援。本日據德珠布奏。逆夷猖獗。大幫船隻。已將瓜洲口門封堵。京口。江甯。現俱危急。並有夷船駛進儀徵口。揚州亦甚可危。又據齊慎等奏。夷船五十六隻。由京口至瓜洲。一字排列。並於金山。插有紅旗各等語。逆夷闖入大江。勢甚猖獗。江甯鎮江揚州一帶。防堵十分緊急。著奕經迅即帶領得力將弁兵勇。星夜馳往該省。度量情形。緩急如江南喫重。即馳往江南。江北喫重。即馳

二十二

往江北。該將軍務當接奉諭旨。即速啟行。毋稍貽誤。

丙申

諭內閣。張必祿著。迅赴江蘇。交著英牛繼差遣要用。

署下浦副都統伊里布。江蘇巡撫程晉來奏。竊照逆夷於

初八日。闖過圖山關。江甯情形甚為危急。當經

欽差大臣耆英。馳往鎮江府會籌防守。業經臣等恭摺馳奏在案。

頃據常鎮道周頊稟稱。初十日。逆船大小四隻。在於金焦一帶停泊。申刻已抵京口。江面尚未開礮。後面大幫船隻。亦陸續駛進焦山口門。該逆即將瓜洲江口。用船攔截。係為扼我咽喉起見。並風聞有阻我南北運河偽示接閱之

下不勝髮指。查瓜洲在鎮江對岸。為南北往來要區。該夷堵塞口門。占據江面。居心實不可問。且文報往來隔絕。糧餉轉運維艱。凡商販米貨等物。均不能由瓜洲鎮江進口。情形萬分支絀。備揚鎮兩郡。驟被逆鋒蹂躪。旋即開帆直抵金陵。則省城重地。可危。其餘沿江沿海地方。亦必聞風震悚。自相擾亂。將見外患未除。而內訌又起。言念及此。憂心如焚。臣等再四思維。現在江甯揚鎮等處。危在旦夕。臣伊里布奉

命來江。不能不通籌大局。設法保全。已於本日啓程。星馳前往鎮江會同

二十三

欽差大臣耆英。參贊大臣齊慎等。悉心商酌。將該夷暫示羈縻。以為緩寇之計。仰叨
皇上洪福。如該逆竟肯悔罪。戰兵自當度勢揆情。妥協籌辦。即不然。亦俟厚集兵力。徐圖攻剿。俾得大加懲創。不敢再肆鴟張。惟逆情詭譎異常。設或竟逞兇頑。則攻守兩難。江省生民咸遭塗炭。尤屬不堪設想。至蘇州城。刻下尚稱安靜。臣程香采。惟有殫心竭力。將安撫彈壓各事宜。相機辦理。以期仰慰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等奏。京口情形危急。一摺。伊里布

現已馳赴鎮江。會同耆英商辦夷務。蘇州省城防守撫緝。均關緊要。著程香采妥為籌度。設法保衛。毋得稍有疏虞。

欽差大臣耆英奏。竊自蘇州前赴京口。十三日行抵鎮江府屬之丹陽縣。接據丹徒縣稟報。十二日夜。逆夷嗾嘯喧船泊銀山門外。瓜洲口有夷船封閉。文報不通。十三日辰已等時。夷船駛來沿江停泊。約有四十餘隻。等語。當據派員弁前往查探。伏思京口距丹陽縣陸路七十里。距江甯省城陸路一百八十里。為京口江甯後路。即在此督泊。察看地理形勢。丹陽京口適中地方。有新豐鎮。前貼鎮江側。通江甯。尤屬後路要區。即應分兵嚴防。適有署參將劉長

二十四

清帶兵四百名。由吳淞潰後。調赴江甯。行至丹陽。即行截留。派赴新豐鎮安營防守。與京口江甯為犄角之勢。雖兵數較單。而後路究竟設有應援。仍委隨帶之四等待衛成齡。奉天佐領塔芬。輔元等。隨時前往查看。又委員甘恪宗。由蘇領解銅鐵礮大小二十尊。撞槍一百桿。解至京口。因督臣已赴江甯。正欲回蘇。路經丹陽。經參將劉長署參將劉長清。攜至新豐鎮。擇要分設。以壯聲威。又太倉州知州徐家槐。來見。據稱奉督臣派辦京口軍務。有事赴江甯。而粟綠江口。夷船游奕。水路難行。由丹陽陸路行走。十二日午刻。行抵省城。通濟門業已緊閉。詢之居民。會稱

各門均已關閉守至申刻不能進城祇得折回丹陽等語
查江甯為省會之地關閣如林令城門緊閉內外聲氣不
通。夷人沿江蹂躪豈能過問。等語。不勝焦灼。當此之時。惟有
確探實情。善籌後路。復查行軍以糧餉為先。必須豫為善
計。等語。札常鎮道令將現在所存糧餉。是否敷用。至應迅
速籌備。為要。京口距蘇四百里。轉輸不易。價銀支絀。所關
匪細。應否於過中之地。分設糧臺。腰站之處。俟該道查復
到日。即行咨商撫臣。設法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逆夷扼據長江。勢甚緊迫。一掛據稱。夷
船四十餘隻。沿江停泊。丹陽新豐鎮為京口江甯後路。現經調

二十五

派署參將劉長清安營防守。並派侍衛成齡等時往察春。截留
解往京口之礮位槍桿。交該參將擇要安設。並咨商巡撫。擇要
分設糧臺。腰站等語。逆夷船隻沿江停泊。新豐鎮為後路要區。
必應分兵設礮。俾資應援。著該大臣督飭現派員弁。嚴密防堵。
毋稍疏懈。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六月十五日申刻。據常鎮道周
項稟報。本月十四日辰刻。逆夷萬餘登岸。一面接仗。一面
攻城。參贊大臣齊慎。湖北提臣劉允孝。早已排隊豫備。登
時開礮。打傷六人。又打傷騎馬頭目一名。又打傷二人。逆
夷受傷者甚多。已將奔散。復從後面兜圍。官兵人數太少。

恐受重傷。齊慎。劉允孝已退至去鎮江府城四十五里之
新豐鎮地方。又稱該逆用火礮攻鎮江北門不動。又用火
箭射入城中。火光四起。城外一併放火。現在派撥京口之
江西兵一千名。業已潰散。情形十分危急。等語。臣查該逆
猖獗至此。是其專用全力。據長江之險。畧地攻城。不但江
甯省城危在旦夕。當此人心震恐之餘。蘇浙揚淮亦有不
支之勢。由長江而至安慶府城。水程不過六七百里。安徽
亦將有風鶴之警。且連日以來。鹽集處處蠢動。放火肆搶。
雖經查拏數起。不能禁止。伏求

皇上睿謀乾斷。迅

二十六

賜保全之策。以綏疆土而拯民命。如逆船駛至金陵。併懇
聖恩。准臣設法暫事羈縻。以待援兵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夷圍攻鎮江府城。勢甚不支。一掛江甯
省城。緊與鎮江毗連。一帆可至。難保不乘風駛至省城。且恐鹽
集乘間勾結。該督現在駐守省城。著竭力保衛。該處在籍紳士
蔡世松。周開懌。及寄籍之湯貽汾等。素受國恩。自顧身家。定必
同深敵愾。著傳知該員等。撫慰人心。幫同守禦。如果出力有效。
朕必破格施恩。其城外如有可設伏防堵處所。仍著牛鑑相度
機宜。豫為妥辦。毋稍疏懈。所請設法暫事羈縻之處。本日已有
旨諭。知著著伊里布。前往京口。妥為辦理。萬一該逆駛至省垣。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6 版正內

肆擾。准該督暫事羈縻。如該逆游移不信。即告以業已降旨。交
者英伊里布。專辦此事。該逆到彼。即知此事也。

又

諭。據者英片奏。探見逆夷登岸。京口情形危迫。又據伊里布奏。馳
往京口。會同者英籌辦一摺。伊里布現往鎮江。著即會同者英。
妥籌商辦。前因該夷懇求三事。一運煙價戰費。一用平行禮。一
請濱海地作貿易所。已有旨密諭者英。廣東給過銀兩。煙價礙
難再議。戰費彼此均有。不能議給。其平行禮。可以通融貿易之
所。前已諭知者英。將香港地方。暫行賞借。並許以閩浙沿海。暫
准通市。該逆既來。訴冤。經此次推誠曉諭。當可就我範圍。惟前

二十七

據該逆照覆。似以者英伊里布。不能作主。為疑。恐其心多惶惑。
不肯遽敏逆鋒。著者英伊里布。剴切開導。如果真心悔禍。共願
戰。我等奏懇大皇帝。定邀允准。不必過生疑慮。該大臣等。經
朕特簡。務須慎持國體。俯順夷情。俾兵勇早戢。沿海解嚴。方為
不負委任。不必慮有掣肘。以致中存畏忌。仍於事無益也。將此
密諭知之。

又

諭。牛鑑奏。逆夷攻圍鎮江府城。齊慎劉允孝。業已退至新豐鎮等
語。新豐為京口江甯後路。本日據者英報到。已調派劉長清。安
營防守。並將解往京口之礮位槍桿。擇要安設。齊慎劉允孝。現

在退守該處。著即收集潰散之兵。密探江南江北何處喫緊。與
者英會同商酌。前往應援。是為至要。

又

諭。前因逆船駛入江口。諭令程楙采派兵前赴江甯救援。本日據
牛鑑奏。該逆於十四日。由京口登岸。攻圍鎮江府城。勢已不支。
由長江至安慶。水程甚遠等語。安省兵數。本不甚多。若再撥往
江甯。誠恐本省防堵。轉形單薄。著程楙采於該省要隘。設法嚴
防。惟該逆兇殘甚張。若專恃兵力。礮械。恐不足制其死命。務須
度量該逆經由之路。擇要設伏。以圖截擊。其後路埋伏官兵。務
當處處接應。使該逆進有所扼。退有所制。自不至遽逞其志。若

二十八

兵數不敷。一面飛調。一面奏聞。

又

諭。現在逆夷駛入大江。所有江北一帶。防守緊要。前已有旨。諭令
麟慶設法堵禦。惟河工向無帶兵之員。著都勒豐阿。迅即馳赴
清江浦。會同該河督。協力守禦。該總兵如有素經練習。親兵可
期得力者。即著管帶前往。仍著鄂順安。挑選精銳數百名。並將
應用器械。豫備齊集。聽麟慶等調撥。毋稍遲誤。

丁酉

欽差大臣者英奏。竊照本月十四日。才將探查京口接仗情形。附
片馳奏在案。十五日辰刻。參贊大臣齊慎。署江南提督劉

允孝由京口折回丹陽據稱十四日卯刻該逆由西北分路登岸約有一萬餘人當將我兵二千餘名分隊以待逆夷亦分作數隊內有騎馬紅衣首目經把總周兆熊一礮擊斃嗣因夷人車推大礮上岸齊慎督兵乘馬直前自卯至未傷斃逆夷不計其數逆夷復分數股攻城西南兩門見有火起劉允孝帶領湖北官兵分往救應該逆已於各路口排列大礮前隊官兵已多受傷鎮江府西南兩門被夷攻破劉允孝因天晚不能前進至副都統海齡及城內文武均不知下落等語通常鎮道周瑛亦來謁見稟訴情節最真齊慎等所述大畧相同伏思京口為江甯門戶今

二十九

經失守是江甯省城尤為喫緊必應設法竭力保護方期無虞除督臣牛鐸將軍德珠布現在省城駐紮其守禦控制自應計出萬全惟兵力較單殊為可慮現據參贊大臣飭令提臣劉允孝將收集潰兵揀挑千名馳赴江甯聽候督臣調撥以資接濟該參贊大臣俟將潰兵收齊後體察各路情形分往應援再籌防江甯後路事宜及填塞內河支港要口更當慎密妥辦以杜內犯除新豐鎮地方業經督派委署參將劉長清帶兵紮營防守外查丹陽縣北二十里張官渡河口可通江路又丹徒關口直通越河外達焦山所有張官渡丹徒關二處當飭常鎮道周瑛會同參

將陳慶祥督率各該營用停運糧船裝石沈水填塞口門旁釘木椿並整頓大樹插入水中以臻堅固此外支河以港有無可通江路之處仍飭查明一律照辦惟江甯現在有無逆船駛到並未接據督臣來信及差探亦無確耗駐紮丹陽一帶凡應行籌辦之處詳慎辦理總期無誤至京口副都統海齡知府祥麟並滿綠各營官兵下落容才揀派委員飭令前往詳細查明再行具奏

三十

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奏本月十四日寅刻奉會同海齡將大營乘船駛至京口鎮江危急情形具奏在案等一面知會海齡嚴守城垣一面照會提臣劉允孝整齊隊伍督親率弁兵駐紮城外鎮靜以待詎十四日卯刻該逆驟由西北分路登岸蜂擁前來約有一萬餘人齊帶領參將張富等將四川廣西江西官兵一千餘名由正西迎上前敵並飭劉允孝帶領湖北官兵一千名相度扼要地勢相為犄角該逆夷開放大礮火箭先撲湖北官兵隊伍火燄烘空勢將不敵齊身先策馬馳往接應逆夷分作數隊散我官兵中有騎馬紅衣夷目帶領夷眾直來迎敵把總周兆熊手點撞礮將其擊斃落馬夷眾稍退齊飭令官兵齊聲喊殺一擁壓下槍礮齊施復令刀予手由左右抄截喊聲四震傷斃逆夷約有三百餘名該逆夷隨倒隨逃勢甚

兇猛並有車推大礮上岸一字排列連環施放擊乘馬督戰適被礮子將馬擊倒仍易馬馳前飭令官兵伏地避礮起復前進自卯至未傷斃逆夷不計其數正在相持間據探報逆夷由間道往攻北門連開大礮擊城並放火箭先燒城樓城上旗兵併力堵擊未被攻破賊分數股攻城西南兩門已有火起督兵與逆夷對擊復知會劉允孝帶領湖北官兵分往救城行至西南隅該逆夷已於各路口排列大礮並伏漢奸到處燒房截殺前隊官兵已多受傷天色將晚提臣劉允孝斷難前進復據探報鎮江府城被逆夷由西南兩門攻破城內城外房屋多已燃燒副都統海齡督率旗兵堵擊身受重傷旗兵傷亡不少惟見四門已開城內民人紛紛逃逸並見城上跳下男婦無數哭聲震地副都統海齡並城內文武官均不知下落等語聞之下椎心噴血此時鎮江府城已破我兵自初八日與逆夷接仗七八晝夜未得稍息抑且居民遭徙糧米不濟無處買辦官兵半多枵腹現已筋疲力竭況為數止有二千數百名若再督令救城逆夷內外夾攻勢必全軍覆沒且恐其由陸路進至丹陽前撲蘇州萬分無奈祇得將官兵由僻徑撤至越河口下暫為屯紮以阻逆夷內犯之路又查得逆夷火輪船隻開向江甯行駛前已咨明督臣牛鑑

三十一

茲又會商提臣劉允孝帶領湖北兵一千名馳往豫備防剿擊將所帶官兵收齊隨後趕往江甯接應常州丹陽一帶現有廣州將軍耆英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前來駐紮善籌後路惟督與提臣劉允孝身受

皇上天恩畀以統兵重任不能擊退逆夷保全城池咎無可辭相應請

欽此旨將督齊慎提臣劉允孝交部從重治罪

諭內閣耆英齊慎奏鎮江勦擊情形各一摺逆夷船隻闖入大江攻犯京口我兵開礮擊斃逆夷數十人並落水多名該逆復聚集多船蜂擁而至驟由西北分路登岸經齊慎等督率將弁迎敵把總周兆熊手點撞礮擊斃騎馬紅衣夷目一人官兵乘勢下壓槍礮齊施並令刀矛手左右抄截傷斃逆夷三百餘名該逆復用車推礮上岸我兵仍奮力前進傷斃逆夷不計其數該逆突由間道攻撲北門經副都統海齡督率弁兵併力堵禦詎復分股攻擊西南兩門城內突有火起提督劉允孝帶兵往救該逆用礮塞斷各路漢奸到處放火截殺前隊多有受傷不能前進惟時西南門竟被攻破府城失守逆夷猖獗我兵相持七八晝夜卒因兵分力單以至不支所有副都統海齡及府城文武官員現在作何下落並此次傷亡弁兵著耆英等迅即查明具奏其首先擊斃夷目之把總周兆熊著加恩以守備儘先升

三十二

用先換頂帶齊慎劉允孝自請從重治罪之處著暫令戴罪立功以觀後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著英齊慎馳奏鎮江失守情形各一摺已明降諭旨今查明海齡等下落矣據奏劉允孝帶兵一千名馳往江甯應援齊慎亦擬收集官兵隨後趕往等語昨有旨諭知劉允孝齊慎密探江南江北何處喫重馳往應援現在劉允孝已抵江甯齊慎著仍遵前旨探明何處喫重再行統帶弁兵前往接應昨經兩次諭知著英伊里布設法羈縻計已遵旨妥辦並令奕經暫緩赴蘇以免該逆疑慮事多掣肘但逆情叵測能否就我範圍尚難豫定現飭奕經於王江涇駐紮統帶得力弁

三十三

兵聽候消息著著英伊里布仍遵昨旨便宜行事務須妥速辦理不可稍涉游移萬一該逆仍肆兇頑不能喻以情理著即飛咨奕經統帶大兵相機勦辦此時業已專意議撫惟奕性難知不容不密為籌備萬勿稍露風聲致該逆聞而生疑轉令大局有礙也本日據賽尚阿等片奏沿江防堵情形等語現在正當議撫之時此片暫無庸議將來或有可採擇之處著鈔給閱看

又

諭前因逆夷闖入大江江甯鎮江揚州一帶防堵緊急諭令奕經迅即馳往應援昨據牛鑑奏鎮江府城被攻危急業經有旨諭令著英伊里布馳往設法羈縻計已遵旨妥辦該將軍著姑緩

前往暫於嘉興之王江涇一帶駐紮聽候消息所帶得力將弁兵勇仍著妥為豫備備該逆詭詐不受羈縻該省事仍緊急著即遵前旨星夜馳往酌量喫重地方竭力堵禦本日據賽尚阿等片奏沿江防堵情形是否可行著鈔給閱看

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六月十五日恭報逆夷登岸一面接仗一面攻城並齊慎劉允孝退兵至新豐鎮地方緣由業經奏明在案茲於十六日午刻又據常鎮道稟報該逆用大礮攻擊又用梯登城開門釋放百姓徑趨滿營慘殺弁兵城中竟夜火光不絕官兵之在新豐者忽於三更驚起潰散齊慎劉允孝不知現往何處副都統海齡鎮江

三十四

府知府祥麟丹徒縣知縣錢燕桂亦不知下落等語臣查該逆蓄謀叵測自吳淞至金焦瓜洲儀徵各要口均用大船把守危迫實不可言伏求

皇上速決大計以拯民命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逆夷攻陷鎮江府城一摺京口為江甯門戶鎮江既已失守省城尤為喫緊劉允孝現已將湖北兵一千名帶往應援惟該逆此次船多人眾且用車推礮上岸接仗實恐不能得力著牛鑑等會同商酌即於城內擇要分防務使該逆無隙可乘足資守禦如省城勢在危急該督即遵照昨日諭旨暫事羈縻儘該逆能就範圍即聽候著英等妥為辦理本日

已有旨諭令奕經帶領兵弁在嘉興之王江涇一帶駐紮聽候消息。若該逆仍肆猖獗萬難理喻。該督即飛咨該將軍星馳赴援。協同防堵。該督等總當酌量情形相機保衛。毋使省城稍有挫失。本日又據牛繼奏鎮江府城失守一摺。覽奏已悉。仍著該督竭力保守省城。設法羈縻為要。

又

諭現在逆船駛進江口。鎮江失守。江北地方密邇。難保不闖入滋擾。前已有旨令麟慶嚴加防範。順保駐紮江北。著即激勵將士。與麟慶妥速籌商。何處扼要即行前往防堵。毋稍疏虞。

欽差大臣賽尚阿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等會同籌議防勦

三十五

事務已將安兵接應。擇要設伏。布置馬隊以及傳報會哨各事宜。歷經具奏在案。茲於本月十三日。臣等同往海口。查閱礮臺十四日行抵大沽。親赴各礮臺。逐加勘驗。查礮臺之上。所安土壘。前一層用直。在礮之兩旁後一層用橫。在礮之後身。可以避其迎面之礮。而於後層土壘之上。又橫以木梁。復蓋成土壘。聯絡成棚。外實中空。旁有走路。可以避高落之礮子。與其火彈火箭。皆用土袋重疊堆成。臨時用水浸溼。不致有擊塌之虞。業經臣訥爾經額疊次奏明。茲臣賽尚阿再加體驗。實屬結實可靠。至於裝子裝藥之時。或慮夷礮近擊。查大礮之下。俱墊用木盤。盤之中心

安設樞紐。形如磨房。可以推轉。裝藥之時。雖萬斤大礮。祇須四人。以鐵鉞將礮推橫。藏身於前層土壘之後。俟裝藥完畢。再行推正。施放。斷不致為逆礮所傷。又於礮臺前面。培厚土餘。俾臺身益臻穩固。礮臺之下。復築土埧兩道。以禦潮水。而護臺根。臣等親赴臺上察看。正當潮落之時。一

片泥濘。距攔江沙尚有二十餘里。實非逼近海岸。至於海河兩岸。均係泥濘。設有杉板小船。由中洪闖進。則我之礮。均可轟擊。若於潮長之時。多船並進。則頃刻潮落。必致淺擱泥濘。船不能退。人不能逃。更可儘力擊打。該將弁兵丁等。亦經操練純熟。紀律嚴明。臣賽尚阿復飭調水勇校

三十六

閱見其執持器械。竟至中洪水深之處。僅露其首。高舉鳥槍施放。俱能及遠。至北塘南北礮臺。亦照此一律辦理。深為可恃。臣等路過新城。閱看察哈爾兵丁抽試馬步鳥槍。均能施放有準。弓箭亦尚純熟。現在臣巴清德。臣那桑阿。在該處管帶。臣等仍囑其時加教演。庶臨時益期得力。賽尚阿。訥爾經額。又奏竊臣於六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

上諭。昨因耆英等奏。喚逆出有為示。有直達京師之語。著賽尚阿。訥爾經額。設法籌防等因。欽此。仰見

訓示周詳。無微不至。莫名欽感。伏思直隸大小海口。該逆大船不

能駛進其火輪等船亦須乘潮方能入口沿岸一片淤泥無可登陸儻或密遣漢奸假扮商漁混入探道或遣截商漁船隻脅誘使用誠如

聖慮必應嚴行防範查前奉

敕發籌防各條內今自澗河以東至山海關各海口先期遣人密

與漁戶雜處如逆夷於空僻處所登岸以便導引誘入當

經臣訥爾經額奏明密飭地方官暨帶兵將領先於兵勇

漁戶之中選擇實在親信有膽之人予以重賞雜扮商漁

分布引誘如該逆主使漢奸假扮商漁混入探道即可將

計就計立破其奸當不致被其混入至各處商漁船隻擬

三十七

俟探有逆船北駛信息概行收入內河不准一船出入以

杜脅誘又涿州良鄉一帶拱衛京師為南北往來通衢臣

訥爾經額屢奉

諭旨飭令嚴緝奸匪節經密飭大路各州縣選派誠實幹役分投

城鄉村鎮在於巷觀店寓等處不動聲色密行查訪在案

茲奉

訓諭詳切復經臣訥爾經額密委清河道朱壬林親赴良鄉縣起

至山東交界之景州止往來督飭各該地方官嚴密偵察

無論何項行旅必查其來自何處去至何方所接者何人

所為者何事如有面生可疑或播散謠言之人即行嚴加

究詰務期有犯必獲斷不令其潛竄入京致滋隱患仍嚴禁脅役不得藉端擾累又天津火藥計已調備十六萬餘斤足敷應用其沿海各營盤需用火藥亦俱撥解充足現

在仍飭各營加工碾造足資接濟馬匹一項臣等已另摺

奏請調用又天津浮橋過渡一節臣訥爾經額查天津為

九河匯流連海之區河道紆迴環繞凡往來行旅以及鄉

城居民均係船隻濟渡其郡城北關東關外河面寬闊溜

激浪湧過渡之人接踵而至往往因爭先上船擁擠滋事

是以兩處共設橋船四座以利通行歷年已久今若遇晚

調開不准私渡恐人心轉增疑慮且浮橋本係以船聯成

三十八

如遇應行調開之時立可辦理並不費力悉心體察擬於

循舊安設之中復於橋船渡口每處再派勤幹員弁各帶

兵役常川駐守晝夜輪流查察稍有詭秘立即根究來歷

捕拏究辦庶行旅不致阻滯而巡防更益周密

賽尚阿又奏竊臣前於

召見時仰蒙

垂詢臣到防後應管帶何項官兵維時經臣請將山西兵一千名

新調本省兵二千名內的撥一千名共二千名分給臣營

管帶當經面奉

諭旨允准嗣臣抵津後該官兵等尚未到齊旋奉

廷寄。凡軍營一切調度。責成督臣。訥爾經額。凡馬隊一切布置。責成臣。賽尚阿。而仍令公同商酌。仰見

聖心周密。俾臣等於和衷共濟之中。仍寓各專責成之意。臣等自

當欽遵辦理。惟查行軍之道。全在馬步相維。在刻下夷船

尚未北來。誠宜鎮靜以待。是以臣到津時。即經督臣商定。

督臣駐即城東南之考棚。臣暫駐即城東北之義倉。以便

隨時晤商軍務。將來一切完備。勢須擇要紮營。既經紮營。

斷不能不兼用步兵。即督臣營盤亦不能不備用馬隊。誠

如

聖諭。無論本省外省。馬隊步兵。必應聯為一氣。彼此相顧等因。我

三十九

皇上燭照先機。臣等曷勝欽佩。茲各路所謂官兵。俱已到齊。臣自

應遵照前

旨。知照督臣。如數酌撥。惟恭請

廷寄。有馬隊責成專在臣。賽尚阿等因。所有前奉

諭旨。教帶步兵。臣一時拘執。未敢擅自差操。即督臣未奉明文。亦

未便遽行撥給。若待臨時奏請。又慮兵不習將。將不識兵

難收指臂之效。謹據實聲明請

旨。所有前此面奉

諭旨。交臣管帶兵二千名。除山西兵一千名。現經太原鎮總兵官

善祿管帶。而善祿又經督臣以籌辦情形熟悉。奏留天津

協防。兵難輕離。未便撥給。臣營外。可否仍於直省調到新

聖裁。如蒙

俞允。臣再遵

旨。行文督臣。訥爾經額。遵照。俟撥齊後。定地屯駐。按期差操。俾步

兵馬隊。表裏相資。以期益臻得力。

賽尚阿。又奏。再臣於奉

命來津後。因應設翼長二員。同時揀派乏人。所有一應營務。俱交

翼長候補道。文康一人經理。連日留心查看。直省將弁大

半分路設防。一時無可更調。而日來兵力漸厚。軍事漸繁。

四十

所有奏摺。文案事宜。又須該翼長。文康。協同軍機章京王

桂。即中敬。又辦理。誠恐奔走簿書。一身難以兼顧。其直省

印委各員。內。又各有地方之責。且亦非臣所深知。查發津

差委之宗室。奕紀。平日於防堵諸事。隨同督臣。刻刻講求。

一切機宜。均能暢曉。自臣到津。委辦一切。頗肯任怨習勞。

合無仰懇

天恩。准令該廢員。充作臣營翼長。俾得收指臂之效。

賽尚阿。又奏。再由京運赴天津之神機神棍。礮位二百門。

需用鉛丸。每丸重五錢。每出八十九。每礮以三十出為度。

共需四十八萬丸。計重一萬五千斤。現在天津。趕辦不及。

應請

飭下工部照數支給迅速解赴天津以備應用

賽尚阿又奏再准江蘇撫臣程裔采鈔摺知會一件內稱
夷船大幫闖入江口已過江陰之驚鼻黃地方情形甚為
危急等語該逆如此猖獗誠如該撫臣所奏不特江陰對
岸之靖江通州等處人心震動即揚州鎮江等府均屬可
危臣等揆度形勢恐所慮尚不止如該撫所云者緣鎮
江為江浙兩省運道所必經而揚州尤南漕之總匯該逆
前在浙江即聞有搜索揚子江黃河圖形之說是其斷我
運道蓄謀已非一日假使大幫直入南則據掠鎮江北則

四十一

據掠揚州西則堵塞瓜洲口三路盤踞使我本年之漕船
不能歸次則水手未必相安明年之新糧不能北來則倉
儲有關支放是不必逆船北駛我固已坐受其困矣臣等
再四熟籌該逆雖勢鼓日張而由海入江未必非自投絕
路誠使一意攻剿實為可乘之機緣該逆盤踞海上肆意
橫行所恃者海面空闊無時無風亦無風不可行駛遂覺
莫與爭衡江路較海過窄一順一逆風祇兩面如遇旁風
雖江船尚須沿岸帶犂該逆船隻較大非遇順風豈能飛
駛且沿江支河港汊隨在皆是戎兵擇地設伏或兩路夾
攻或一路橫衝均可折其兇勢此臣等所以謂該逆自投

絕路也所可慮者沿江小船無慮數萬隻其中或商或漁
甚至鹽梟土匪良莠不齊若經逆夷煽之以利挾之以威
誘入殼中其患較漢奸為尤甚為今之計與其聽逆夷乘
勢勾結莫如自我先事招徠其招致之法則在廣其路而
厚其資廣其路則某匪亦可當兵厚其資雖商賈亦甘效
命是在實心任事之員先覈其船之大小以定其值之多
寡雇有雇價買有買價以若干船隻設一甲掌之再幾倍
其數以總甲掌之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於各船中多
用硝磺葦草火彈火箭及一切火攻之具在逆船之上下
游奕安為安置上游得力則放上游船燒之下游得力則

四十二

放下游船燒之以速定機以多取勝當不難立禱其瞻昔
宋臣韓世忠以巨艦戰於長江屢獲勝仗卒以海船無風
不能行駛為金兵所敗是其明徵總之逆勢雖張議攻剿
於長江較之海面確有把握想刻下沿江防剿諸臣當已
早見及此妥為籌備惟值茲滅此朝食之際臣等苟有所
見曷敢緘默不言其究竟能否確合沿江機宜伏乞斷自
宸衷飭下江蘇督撫暨帶兵各大臣相機辦理

又

諭賽尚阿等奏請領在京牧放馬匹一摺著巴里善於現在南苑

放牧馬匹內挑選一千匹押送天津應用。巴里善即著留營差委。

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等奏。各礮需用鉛丸。請飭部撥解等語。據稱由京運赴天津神機神樞各礮位二百門。需用鉛丸每丸重五錢。每出八十九。每礮以三十出為度。共需四十八萬九計重一萬五千斤。著工部照數支給。迅速解赴天津備用。

又

諭賽尚阿等奏。遵旨籌辦情形一摺。據奏。澗河以東。至山海關一帶。先期遣人密與漁戶雜處。如逆夷於空僻處所登岸。以便導引誘入。或該逆主使漢奸混入探道。即可將計就計。其陸路自

四十三

良鄉縣起。至山東交界之景州。已委朱士林督飭偵察行旅。不令漢奸潛竄等語。覽奏均悉。其火藥現飭各營加工碾造。可資接濟。馬匹一項。已令巴里善管帶來津矣。所奏天津浮橋。准其照舊安設。仍派員弁駐守查察。毋稍大意。另片奏鉛丸及翼長等事。已另降諭旨。照所請行矣。賽尚阿奏。請於直省調到新舊各兵內酌撥二千名之處。著訥爾經額照數撥發。以資差操。另片奏沿江勦辦機宜。已諭知英經者英麟慶酌量辦理。本日齊慎奏到鎮江勦擊潰散情形。著鈔給賽尚阿訥爾經額閱看。

又

諭軍機大臣等。逆夷兩載以來。流毒閩粵江浙。近復由海入江。擾

及京口。總緣各該省武備廢弛。水師戰船有名無實。以致沿海郡縣屢遭失挫。因思逆夷所恃。惟有船堅礮利。設我沿海各省亦有大小戰船。可以多安礮位。一聞夷警。各處應援。主客之勢既殊。勞逸之形迥異。彼以孤軍深入。我可首尾夾攻。且跨海連來。後無所繼。我能制其死命。逆必不敢跳梁。惟廣東福建浙江蘇現在用兵。無暇辦理。況製造大船。必資巨木。四川湖廣向係產木之區。著寶興裕春廣購木料。雇覓工匠。約計每年可得船若干隻。如何駛往閩粵江浙等省。妥議章程。先行具奏。一面趕緊製造。務須十分堅固。度其力量。堪與逆船接仗。方為適用。其工匠應由各省調取者。即行調取。毋稍遲誤。

四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六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己亥

諭軍機大臣等朕思陸路與逆夷接仗當以大小礮位為先繼以
檣礮擡槍又繼以鳥槍若至短兵相接必先能禦其火槍為要
欲禦其火槍我兵人各執兩層藤牌夾以牛皮復用水浸透之
牌可以抵禦火槍一手執鈎連槍蜂擁前進有藤牌以敵其槍
箭復以鈎連槍鈎取逆匪足脛令其顛撲又繼以刀矛手奮勇
砍孔似能得力而又有馬隊相機衝勦著賽尚阿訥爾經額即
仿照前說認真演試練習以資得力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奏六月初八日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

上諭奕經等奏查探逆船蹤跡一摺鎮海等處逆船視前為數較
少該將軍等現雖暗中驚擾究未能大加懲創著密飭員弁兵
勇多方牽制如有可乘之機即行設法進剿並嚴飭各海口要
隘嚴密防範毋少疏虞逆船蹤跡仍隨時探明具奏等因欽此
竊查喫逆船隻自五月以後由閩粵駛來並招集各夷陸續
續增添至八十餘隻之多現在往北駛向江蘇洋面及福
山焦山一帶滋擾者共有六十餘隻其昭寶山除仍停泊
夷船二隻外山後時有大船火輪數隻忽來忽去山上盤
踞夷匪約有千名其定海地方由岑等密派委員連次潛

往查探疊據稟報竹山門停泊夷船八隻衙頭停泊十二
隻嶼峙港停泊二隻其前被沈沒之火輪船一隻大桅尚
露出水面該逆每日駕船數隻前往打撈刻下尚未救起
外有漏壞船數隻停泊近岸每日雇夫岸水其間逆船八
九隻餘俱呂宋船隻聞係喫逆糾結而來定海城中亦多
係此項外夷代為守城等語查逆夷滋擾江省雖現經兩
江總督牛鑑參贊大臣齊慎等扼要防守究恐路遙江闊
未能處處周密況近日已來已有船隻竄入鷲鼻背團山
關漸近焦山並有直犯江甯省城之信此時鎮定船隻較
少岑等急思乘機進取搗其巢穴惟查梅墟及蜀山渡一

帶為宵波餘姚要害地方岑等前曾派員前往釘椿築壩
奈梅墟洋面寬至百丈以外深不可測且逼近招寶逆夷
仍時來窺伺勢難措手其宵波連西之蜀山渡河面亦屬
寬深惟陳山渡河身較窄而亦寬有六十餘丈深六七丈
不等若釘椿拋石估計經費非二十餘萬不能完工且潮
汐起落不常或恐難於堅實反成虛糜疊經委員覆查無
異是以未經動工今擬乘機攻取分起進兵仰賴
皇上天威若能指日收復自足張捷伐而快人心特恐該逆既被
我兵驚擾即將大幫船隻退回救援而甯鎮一帶實無險
要可守該逆若復乘虛竄入不惟甯鎮仍被滋擾即餘姚

慈谿亦屬可慮。等再四籌商。現在逆夷勢甚猖獗。其意竟欲竄入長江。阻截南北道路。必須設法牽制。此時浙洋逆船較少。誠如

聖諭。正宜乘虛進剿。使彼不敢肆意。張其宵鎮等處。曾被逆夷蹂躪。較之大江內地。輕重究為懸殊。等現派官兵守禦。偵探。若該逆果因我兵進攻定鎮。護其巢穴。連踪折回。復竄入內港。即宵郡難於固守。惟既萃聚一處。專力進攻。較之各省分兵守禦各處。似為辦理稍便。自未便因宵鎮一帶。無險可恃。慮及防禦之難。任其在江省猖獗。第浙省宵鎮之外。其餘口岸亦復極多。均宜固守。除乍浦現在無庸

三

重兵防守外。所有三江滬海及紹郡之曹汛上虞一帶。在在須兵防禦。而省城為根本重地。其海甯尖山七堡及嘉興等處。尤宜重兵屯集。方免意外之虞。現在浙省調到客兵。連次撥赴江省。共計六千三百餘名。所餘九千餘名。駐守省城。並分防各隘。兵分力單。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茲復據江甯將軍德珠布。兩江總督牛鑑。咨稱。再撥兵二三千名前往接應。並鈔寄奏稿。亦有再行飛咨揚威將軍遣兵來援等語。等查江浙地方。均係

朝廷疆土。且復唇齒相依。亦何敢稍分畛域。惟浙省現擬進剿。尚恐兵力不敷應用。其勢實難再撥。等十分焦急。通盤

籌畫。浙省雖口岸煩多。處處須防。以刻下時勢而論。尚不至如江省尤為危急。喫緊。因於各要隘分防處所。詳細考覈。惟查有談仙嶺一路。逼近乍浦。前因乍浦失守。該處係陸路入省要道。撥兵三百餘名。在彼屯守。此時該處尚非最要地方。似可撥調。但為數較少。仍恐於江省防堵無益。復行公同商酌。擬將此項官兵。就近撥歸海甯州分派防禦。即將現駐海甯州之壽春鎮兵撥調五百名。札飭迅赴江蘇。聽候兩江總督差遣。以應急需。至談仙嶺亦未便任其空虛。等現仍設法抽撥。俾資防守。此項赴蘇官兵。已係於無可抽調之中。勉強撥出。統計撥赴江蘇官兵。已有六

四

千八百餘名。嗣後如江省再行咨撥官兵。實難再調。並請旨敕下該將軍等。如江省夷船退出江面。所有由浙調蘇官兵。尚須酌量撤回。庶於浙省軍務無誤。等此時一面即從浙省進兵勦襲。牽制其後。或可少解江省之急。現已密派文武員弁。分向各路。查看要隘。沙線。嚴飭守禦各官。加意防守。一面飭令水師將官及鄭鼎臣等。督率兵勇。豫備火攻。船隻。相機暗進。並飭令帶兵帶勇各員弁。分起由陸路暗中前進。揀擇距招寶山較近地方。妥為藏伏。但海上風潮無定。遲速難以豫期。總俟風潮順利。先由水路設法攻襲。陸路兵勇。即乘勢進攻招寶。俾逆夷首尾不能相顧。或可

破其巢穴。即使該逆大幫船隻。聞風退回。知鎮關以內。並無水師船隻阻隔。又復進擾甯郡等處。李等亦當激勵將士。合兵攻勦。以期聚而殲旃。萬不敢坐失機宜。上廕聖慮。所有調撥兵勇。密籌進剿。設法牽制逆夷緣由。謹繕摺由驛

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調撥兵勇設法牽制一摺。現在逆船已入大江。江甯省城危急。浙省進兵牽制之說。恐已無及。該將軍仍遵前旨。暫行駐紮王江涇一帶。聽候消息。備江甯事仍緊急。即著星馳前往酌量堵剿。其所奏撥調壽春鎮兵五百名。迅赴江蘇聽候該督差遣之處。著照所擬辦理。

又

五

諭。逆夷聞入大江。鎮江失守。江甯揚州等處。防堵宜嚴。所有江北一帶地方。已諭令麟慶帶兵堵禦。惟瓜洲口為軍船回空必由之路。若屆時不能前進。水手蜂聚。恐滋事端。不可不早為籌及。現在南糧抵通。軍船已有陸續回空者。著朱樹不必押運北上。無論行抵何處。即行折回。沿途察看情形。除江北各幫。就近可以歸次外。所有各省回空軍船。著於黃河南北一帶酌量寬闊地方。分幫寄泊。並剴切曉諭。妥為安置。仍隨時認真查察。俾無恃眾滋弊之事。其如何嚴密防範之處。著該漕督悉心妥議具奏。

庚子。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奏。竊臣於六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現在逆夷猖獗。有由揚子江直犯江甯之謠。等因。欽此。伏查南河以瓜洲江口為門戶。而自海入江。以江陰縣營鼻背為要隘。臣於初七日奉到

諭旨。飭令會商防守。遵即移咨商辦。通常鎮道專逆夷船隻。已於初四日駛過該處。旋據揚州府江都縣等稟稱。夷船已過國山。逼近瓜洲。經運司飭將減運糧船。用竹篾麻袋。實以土石。在內河扼要之三汊河。沈船填塞。特揚州存兵甚少。請即添調協防等因。臣以事關緊急。商之漕臣。各抽撥兵

六

百名往援。旋接督臣咨稱。運庫有銀一百三十萬兩。請代收存。隨經委員解到。臣即飭分貯河庫。及淮南府庫。並截留前調右營兵五十名防守。以昭慎重。隨選弁改裝。密赴江口一帶。偵探情形。茲據稟查得瓜洲城內。居民遷徙一空。其大小兩口。各有三桅夷船停泊。江面有三板夷船遊奕。十一日。見有火輪船二隻。駛向西南上游而去。當至三汊河。查看沈船處。所有江都縣知縣彭以等。庫大使宋佩結。在工督辦。船已鑿沈。兩頭築壩。中留小口。可通船。以便商旅等語。臣思逆夷猖獗。不可不設法守禦。而其法誠如聖諭。以縱火為要。是以先曾密派河營參將呂邦治。馳赴下游。會

同署江防同知雷體乾。察看通江港汊情形。測探水勢深淺。或設法堵塞。或扼要埋伏。如有杉板船。聞近內河。即就近用存工料。分裝小船。乘夜火攻。又選派外南營守備黃佩。採辦木植。以備紮袋縱火。及籤椿攔截等用。茲又派三江營守備支振業。馳往揚城。收買竹頭木屑。雜用柴草。備遇火輪船到。趕就河勢灣曲之處。順流放下。以滯其輪。此外尚思有洩水阻淺一法。已飭呂邦治。親赴揚河廳屬。將兩岸涵洞開壩全啟。隨赴揚糧廳。本擬盡放歸江去路。適值江水陡長丈餘。須防內灌。先放壁虎橋等四處。餘再查看江潮長落酌辦。又高郵四壩。洩水入海。最為便捷。特

七

下河早稻尚未收穫。一經啟放。有礙民生。仍飭暫緩。如果夷船敢入內河。趕即啟壩。使河水陡落。以膠其舟。即派該參將會同淮揚道。權其輕重。相機酌辦。惟是揚州居民。聞夷船入江。紛紛遷徙。比來清江浦戶口日增。米糧日貴。深慮宵小竊發。是以趕將河營上兩年所圍河兵。選調來浦。派中軍副將秦攀等。會同淮揚淮海二道。督率操練。藉壯聲威。而資彈壓。今奉

諭旨。嚴飭防堵。臣受

恩深重。益當竭力籌辦。惟江北兵單。人心恒怯。清江浦為水路咽喉。五方雜處。並無城垣。且有河庫。今更添運庫。移貯銀兩。

深慮慢藏。又時屆大汛。河湖長水。修防喫緊。臣刻不可離。至揚州為財賦之區。聲名素著。逆夷必定垂涎。防守匪易。查兩淮鹽運使但明倫。平日辦事認真。商民愛戴。現在運庫銀兩已移。且泰壩停運。儀徵停捆。鹽務事簡。所有揚州府防堵事宜。應請

八

旨責成。但明倫督辦。其高郵一帶。為北來要津。四壩均在境內。且距該管鹽城縣射陽湖海口不遠。應責成淮揚道恩齡。專駐接防。其黃河灌河等海口。及海州青口營進門等處。本係淮海道所轄。設有夷警。應責成淮海道趙廷熙。馳往督防。臣居中策應。務期協力同心。籌畫萬全。不留罅隙。仰副聖主委任之至意。獨是前因京口文報不通。地方官詳請改途儀徵。今又不通者三日。自係沿江均有夷船遊奕之故。現在督臣牛鑑。已回江甯。聞提臣劉允孝。亦帶兵趕往。京口有參贊臣齊慎。駐紮自可無虞。特夷船不退。南北隔絕。運道民生鹽務河工。所關均非淺鮮。查由江入河一路。係揚州河標漕標淮安等四營地方。額兵本少。又經上海等處。屢次調防二千餘名。更形單薄。現在留防蘇州地方。自應移咨調回。無如大江不通。一時難到。而附近之徐州鎮兵。亦多調防。江南狼山鎮兵。兼轄江海。河標之廟灣。佃湖。漕標之鹽城。海州。東海等營。各有海口。不容輕調。是現在江北

全力言守尚難。而夷船在江。勢不能不厚集兵力。設法守禦。似應先事豫籌。合無仰懇

天恩。在江南連界之山東河南營分酌調一二千名。多攜糧礮。揀

派幹員管帶來浦。再行進駐揚州。相機辦理。庶於大局有裨。

麟慶又奏再欽奉

諭旨。如兵力稍單。趕緊團練水勇等因。仰見

聖慮周詳。垂慈體恤。昂勝欽服。惟查熟悉水性之漁丁。營戶。多住

海濱。清江相距稍遠。若招募鄉勇。又大半係潰散之餘。其

氣已餒。戰守均不足恃。且易聚難散。徒滋糜費。是以臣遵

九

團練水勇之

諭。仍擬用舊練河兵。特以伏汛責重。修防祇可遵調四百名。各有

原伍。約束較易。獨是上兩年團練。飯食器械等項。均係臣

與道廳捐辦。今既調集清江。計每日飯錢等項。需用數百

串。現在雇船採木。置備軍火。在在均需經費。力實不逮。查

清江官紳。曾有捐輸海疆銀八萬三千三百兩。現貯河庫。

合無仰懇

天恩。先將此項。作為此間軍需團練之用。由臣覈實經理。事竣仍歸

江蘇省局稽覈。彙總報銷。

諭內閣。李湘茶著馳驛前往清江浦。會同麟慶。辦理淮安揚州一

帶防堵事務。所有彈壓回空軍船事宜。並著會同朱樹辦理。

又

諭。但明倫著賞加按察使銜。所有揚州至清江浦一帶防堵事宜。

即責成該司悉心妥辦。遇有應行陳奏事件。著准其單銜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麟慶奏籌防江北河道。以杜夷船內竄情形一摺。

覽奏均悉。逆船入江滋擾。江北兵單。清江浦為水陸咽喉。五方

雜處。今又添運庫移貯銀兩。時屆大汛。河湖長水。修防喫緊。在

在均關緊要。麟慶在彼彈壓調度。不能遠離。自係實在情形。前

有旨諭令狼山鎮總兵順保。與該河督籌商。扼要防堵。復飭令

河南南陽鎮總兵都勒豐阿。先帶練習親兵。前來策應。本日復

十

降旨。飭令鄂順安。挑選精兵數百名。又諭令托渾布。麟魁。挑選

曹州兗州兩鎮兵丁一千名。或數百名。均攜帶糧槍。接礮前來。

交麟慶調度差遣。各路兵丁到齊。已數調撥。揚州為清江浦門

戶。且為江北藩籬。必須將該處保住。江北始獲安全。著麟慶即

將河標所轄。及河南山東陸續已到各兵丁。分撥揚州各口岸。

嚴密防範。勿令逆船駛入。但明倫已賞加按察使銜。所有揚州

府防堵事宜。著即責成。但明倫督辦。並飭令淮揚道恩齡。淮海

道趙廷恩。各就所管地方。分頭堵禦。要隘毋稍疏虞。所奏夷船

入河。趕即放礮。使水陡落。以膠其舟。著隨時體察。相機酌辦。至

京口儀徵。為文報必經之路。牛儀現在守衛江甯省城。勢難遠

及清江浦至儀徵尚近。其應如何派員接遞。或改道行走。俾無貽誤之處。著迅與程晉來會商妥議。又另片奏。軍需團練。動用捐輸銀兩等語。著准其動用報銷。

又

諭。現在喫逆攻陷鎮江江北一帶。防守緊要。著托渾布麟魁。迅速於克州曹州兩鎮內。挑選精兵。或一千名。或數百名。並選精良器械。多備擡槍擡礮。即交趙光璧管帶。迅赴清江浦會同麟慶協力守禦。毋稍遲誤。所有克州鎮篆務。著該撫等派員署理。至擡槍擡礮。為行軍要需。並著該撫等。仍飭所屬。多為製造。以備隨時調用。

又

諭。前有旨。令都勒豐阿。迅赴清江浦。會同麟慶協力守禦。並著鄂順安。挑選精銳兵丁數百名。豫備精良器械。聽候麟慶等調撥。計此時都勒豐阿。定已起程前往矣。該逆攻陷鎮江江北情形。極為喫緊。著鄂順安。即將所挑精銳兵丁數百名。派令曾經出師之員。迅速管帶。前赴清江浦。並著多備擡槍擡礮。一併帶往。交麟慶等撥用。毋稍遲誤。

江蘇巡撫程晉來。奏竊照逆船四隻。於初十日駛至京口。江面在後。大幫夷船。亦陸續駛進焦山口門。並將瓜洲江口。用船封固。業經臣於十三日。恭摺由驛馳奏在案。茲據

十一

常鎮道周頊等稟稱。十三日。逆夷將船隻排列江邊。約有七八十號。十四日辰刻。夷匪自江口登岸。直趨城邊。先用大礮轟擊。又用雲梯越進北門。我兵上前接仗。因勢不敵。紛紛潰散。京口副都統海齡。在城內抵禦不住。當時遇害。鎮江府城。即已失守。府縣不知下落。參贊齊慎。著提督劉允孝。退至新豐鎮。該道保護糧臺。退守丹陽。適暑京口水師副將孝順武。鎮江城守營參將陳慶祥。自江陰趕到。隨將沿河要隘。會督地方官堵塞。設兵防守。各等情。臣接閱之餘。念恨文集。該逆聞入江南洋面。先已攻陷二城。茲駛入大江。鎮郡又已失守。此等猖獗情形。較之在閩浙時。更

十二

不相同。現在南北咽喉。已經梗阻。儻再乘風西上。則江甯旦夕可危矣。督臣牛鑑。所謂由浙赴蘇之江西官兵一千名。雖已由九江鎮李鎔管帶前往。兵力尚形單薄。且江面阻隔。礙位亦未解到。署提督劉允孝。所帶湖北兵丁。先經牛鑑奏明。馳赴江甯。嗣道出瓜洲。因京口地方喫緊。參贊大臣齊慎。奏明暫行截留防守。今鎮江既已失陷。江甯勢甚危迫。臣現已咨商劉允孝。即將所帶官兵。刻日馳赴江甯駐紮。以備不虞。至鎮郡濱臨徒陽運河水勢淺窄。該逆大船斷難深入。而丹陽壤接鎮江。儻不加意備防。則杉板小船。亦恐內犯。臣復咨商參贊大臣齊慎。將所帶四川廣

西官兵在於丹陽以西地方擇要屯紮既防該逆四竄並可安撫難民其江陰之驚鼻背地方尚有夷船數隻寄泊徐州鎮臣王志元所帶官兵七百名已調赴江甯省城協守誠恐該逆乘虛闖入則縣城尤屬可虞該縣相距無錫僅數十里之遙無錫更與蘇州切近萬一江陰有警蘇城更覺動搖正在萬分焦急間適揚威將軍派撥之廣西兵丁四百五十名行抵蘇省並有先到蘇州之廣西兵二百五十名均屬驍健是以臣復行咨商

十三

欽差大臣耆英統帶該官兵等在於適中之無錫縣皋橋地方堵禦則東可以顧蘇州北可以顧江陰即西至常州丹陽一帶亦均可為聲援抑臣更有請者儀徵縣上接江甯下連揚鎮本為捆鹽之地梟徒出沒無常自逆夷駛入京江臣深恐其乘機竊發即經諄飭該府縣擇其壯健可用者募充鄉勇按日給發口糧雖於保衛地方未必全能得力而口食有賴或不致勾串夷匪另滋事端茲聞夷船停泊老河影地方該梟徒等已漸形蠢動則圍練之舉是否有濟尚不可知容俟再行體察情形妥為籌辦前次調防海口之奇兵營兵一百四十名現已撤回該縣地方防堵並為彈壓梟徒之用惟揚州相距瓜口匪遙餉費稅關洵為江省菁華之地且運庫錢糧不少萬一該逆分竄竄入關繫

尤非淺鮮前因漕河兩標兵丁均各派防海隅未能分撥嗣逆夷堵截瓜口閭閻倍覺驚惶河臣麟慶於無可調撥之中酌派河中營兵五十名河右營兵五十名飭令將弁管帶馳往守衛第該郡文職除運司知府外別無大員駐紮現在情形十分喫重臣在蘇城亦萬難分身已飛咨河臣麟慶酌帶弁兵移駐該郡城內以壯聲勢而定民心相應奏明請

十四

旨敕下麟慶即日前往揚州實於地方有裨諭軍機大臣等據程爾來奏京口失守情形並請飭麟慶帶兵移駐揚州等語現在該河督因時屆大汛修防喫緊不能遠離本日已降旨責成鹽運使但明倫專司揚州防堵事務並加該運使按察使銜准其單銜奏事至江北一帶防兵短少已飭河南山東調兵前往應援該二省兵未到以前該撫先行體察情形妥籌圍練並飭但明倫帶領兵勇彈壓梟徒勿令釀成腹心之患其江陰洋面尚有夷船停泊該撫已將浙江撥到之廣西兵丁七百名咨交耆英統帶在無錫縣地方堵禦以防該逆乘虛闖入著照所議辦理至副都統海齡遇害該府縣尚不知下落俟查明確實再降諭旨

咸京將軍禧恩奏竊照六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內開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禧恩奏嚴防後路扼要拒守並籌辦軍火一摺著即照所議
妥辦並飭令熊岳水師營二處各備精兵屆期應援關外尚有
黑龍江官兵一千名如有警報兵力覺單著該將軍隨時酌量
即飛咨哈喇阿於駐關吉林兵丁內酌撥三五百名以資協勤
亦無不可仍當誘令該逆登岸設法抄襲攻擊方可得手至蒙
古兵丁著即分屯邊外遊牧該三盟之兵應調與否著禧恩酌
量情形隨時妥辦等因欽此伏思

盛京地方誠為緊要而所屬海口情形亦各有不同西路如
錦州之天橋廠雖係最要海口而灘長水淺間有礁石距
城六十里處處可以設法藏兵現在高橋等處駐紮吉林

十五

黑龍江兵各五百名切近該處海口足資聲援又有錦州
副都統祁俊常川駐紮海口督同委員及地方官等嚴密
防堵可以放心南路則金州復州海口最多而最要二十
年秋間夷船前赴天津曾到該處洋面遊奕測量水勢更
應嚴加防範然復州海口距城五十里至百餘里不等可
以扼要拒守逆夷僅敢舍舟登陸則我之伏兵齊發攻勦
尚易得手能使該逆腹背受敵惟金州最為近海老水貼
岸其西南面距城自二三里至十數里不等在在皆可登
陸逼近城垣兵力難以施展祇有東北面可以設伏藏兵
為伺便進擊地步等語前查海口時親歷其境所有該處地

勢情形均經擊所目睹昨已密函諄囑熊岳副都統祥厚
督率旗民地方官及委員等將我兵礮械軍火及早運至
城東北距海較遠之處擇要安置豫備攻勦茲復欽奉
聖諭據牛鑑陳奏傳述該逆欲以馬車馬礮運往天津一帶陸路
接仗等語

飭令嚴密妥籌辦理俾馬車馬礮不能徑行登岸等語伏查所屬各
海口原令鄉勇創挖濠溝恐尚不能阻隔逆夷車馬之行
走遵即嚴飭所屬查係海口可通陸路緊要之處俱挖掘
濠溝寬以二丈餘深以一丈餘為度並於道口排釘木椿
堆砌石塊散布蒺藜似亦阻之使不能前進之一法現已

十六

飛行各屬一律認真妥辦

禧恩又奏再於六月初四日欽奉五月二十七日

上諭現據程爾采奏浙洋夷船逐漸增添有前往天津等處窺伺
之語所有盛京直隸山東各海口務當隨時偵探加意嚴防不
可稍留罅隙是為至要等因欽此遵查江蘇巡撫程爾采原奏
內開現准浙江巡撫知會鎮海等處停泊夷船數十隻五
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隻初九日又到夷船四
十餘隻或云來自天竺或云佛喃及呂宋等夷聞有北上
天津窺伺等語該逆糾集醜類同惡相濟人或慮其船多
勢重兇鋒益張等語竊謂此數處夷人或被威脅或為利誘

或以詐邀。未必與之一心。且遠夷甫被糾合。尚不至如暎夷不可理喻。所在大吏。似宜作為檄文。曉以大義。結以恩信。俾知暎夷之逆天背理。不可為其所愚。如有不識漢字。非檄文所能曉喻者。似可飭令廣東商人。如有與天等佛喃呂宋等夷素通貿易者。向各該國人。剴切曉諭。破解其愚惑。離散其合從。夷性好貨。惟利是圖。而附近海口商民之財物。初因未經設備。有被暎夷擄掠者。現在海口商民。半多遷避。無可希冀。且暎夷得此數夷之幫助。則聲勢日張。久必將此數處夷地蠶食無遺。不但無利可圖。而且有大害在其後。及我兵雲集。一例勦殺。難於分別種類。豈不代受其殃。况暎夷以擄掠餘資。藉供食用。已屬不支。又添此數處之夷眾。勢必更形匱乏。以此等易動之群。設法為之離間。並令沿海各處地方官。認真嚴查。斷其接濟。不留罅隙。偷漏。不可徒托空言。俾天等佛喃呂宋諸夷。無從求食。始知幫助之非計。自必嗒然而返。是該逆雖求助於鄰。能使鄰夷不為其所用。則暎夷之勢必孤。辦理庶可得手。殊批。所言不為無見。俟相機酌行。

諭軍機大臣等。禧恩奏。嚴防海疆。並深宅濠溝。杜絕夷馬路徑。一摺。據查錦州復州兩處海口。距城較遠。惟金州最為近海。其西南面距城。自二三里至十數里不等。在在皆可登陸。逼近城垣。

十七

現將礮械軍火。運至距海較遠之處。並於海口可通陸路地方。挖濠溝。排釘木椿。散布蒺藜等語。所辦俱屬周妥。惟金州老水貼岸。在在皆可登陸。僅能曉諭居民。早為遷徙。既係空城。自可相機設法埋伏。後路又有伏兵。勦殺當更得力。各處馬隊。現已足數調遣。恐步隊兵力尚單。如有警報。著該署將軍酌量奏調。或圍練義勇以資防勦。朕聞陸路與逆夷接仗。當以大小礮位為先。繼以擡礮擡槍。又繼以鳥槍。若至短兵相接。必先能禦其火槍為要。我兵各執兩層藤牌。夾以牛皮。復用水浸透。可以抵禦火槍。一手執鈎連鎗。鈎取逆匪足脛。令其顛撲。繼以刀矛手砍。又繼以馬隊衝突。似能得力。著即做照前說。認真演試。又另片奏。該逆糾集天等佛喃呂宋等夷。請曉諭解散。斷其接濟。所言不為無見。俟相機酌量施行。

辛丑

諭內閣。周天爵著馳驛迅赴清江浦。隨同麟慶朱樹李湘等。辦理一切防堵事務。

又

諭。有人奏。暎逆糾集天等佛喃及呂宋等國夷船數十隻。同惡相濟。請飭曉諭解散等語。此等遠夷。被該逆糾合。自係迫以威利。未必真心相助。果能設法解散。以孤其勢。此事或有轉機。著該將軍督撫體察情形。悉心籌畫。如果各夷可以理喻。即剴切宣

十八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示曉以大義。俾不為悞逆所愚。但須斟酌盡善。然後舉行。又須持以慎密。斷不可少露風聲。原片著鈔給閱看。周天爵前已有旨發往江蘇。以知府候補。本日復降旨。令其馳驛赴清江浦。隨同麟慶等辦理一切防堵事務。著該將軍等飭令迅速啟程。欽差大臣耆英奏。竊查長江自崇明直達金焦。層層關攔。今一旦為七萬里外逆夷所據。是疏防於平時。非貽誤於今日。等言。念及此。淚隨筆墜。夫復何言。六月初十日。粵聞報大幫逆船。聞過驚鼻。粵堅定馳往京口。應援者。原欲親至驚鼻。設法截其歸路。以便次第攻勦。詎行抵丹陽縣。連接州縣稟報。知自江口起。節節停泊。夷船處處要口封閉。粵聞報之次。幾不欲生。至江中葦洲林立。儘可埋伏火攻。並可夤夜鑿其船底。壞其槳舵。誠如聖諭。較海面當易得手。惟長江猝然為逆夷扼據。不獨商船不能往來。即漁船均亦渙散。一切埋伏。既未能籌畫於事前。迨兵臨城下。宜容著手。惟逆賊日熾。儻由京口內犯。則丹陽之新豐鎮一帶。實關緊要。若由驚鼻背內犯。則江陰無錫常州。尤屬喫緊。必須節節策應。方期有濟。今與參贊大臣齊慎撫。臣程喬采往返咨商。丹陽新豐一帶。參贊大臣齊慎帶兵駐紮。以為江甯後路應援。其常州一帶。咨商調令升任山東臬司崇恩帶領官兵駐紮。前後策應。粵耆英駐

十九

紮無錫。控制部署。既可以聯絡聲勢。並可以捍衛省垣。凡通江河口。現在札飭常鎮道周頊督率文武員弁。次第沈船填塞。又松江一帶。有壽春鎮尤渤帶兵嚴守。崑山縣一帶。內河要口。經督臣派員堵塞。今由撫臣嚴札在防。文武慎密防範。是省垣左近尚堪守衛。惟江甯現在防守實為緊急。所有督臣調取槍礮火藥。因江路梗塞。今始分別水陸送往。查提臣劉允孝帶兵千名。並督臣所調徐州鎮總兵官王志元帶兵七百名。又九江鎮總兵官李鈞帶兵千名。均皆前往江甯。聽候督臣調撥。似可以資捍禦。不致別有疏虞。再查附近江甯之燕子磯龍江關一帶。均為扼要之區。諒督臣早應豫防。第近接督臣來函。以粵並未帶領官兵。粵駐紮丹陽。若來此危城。亦復何補。徒然坐困。不如居外尚可有為等語。粵展閱之次。無任懸念。正不知督臣現在如何情狀也。京口滿兵。自城陷之後。紛紛逃竄。丹陽一帶。經粵已收集男婦三百餘名。當札飭常鎮道周頊轉飭該縣妥為安插。一面飛咨江甯將軍。派員收管。一面咨行撫臣。照例撫卹。並調防京口之山東青州滿兵。自城陷後。均各潰散。今粵陸續收集官員兵丁九十二員名。內帶兵協領一員。佐領二員。防禦三員。粵查看該官兵等。雖軍容不整。而氣象尚壯。仍堪激勵。現今隨營以備撥防。惟

二十

查詢收集京口滿兵內有領催孔明阿。知副都統海齡下落。當即詰問。據稱城陷之時。海齡將室印交與印房騎校祥雲。海齡隨入內。同伊妻並十九歲次孫。皆在署內自縊盡節。其海齡之十九歲次子。並十七歲女兒。經祥雲同孔明阿。由署內後牆竅帶至漆匠王姓家藏匿。復送至海齡跟役黃二家潛住。其室印經祥雲擲於署內井中。祥雲隨即投水。孔明阿改裝逃出。又據丹陽縣知縣稟報。鎮江府知府祥麟家人程福稟稱。伊主人因府城已陷。在縣學泮池投水被救。復尋自縊。又被門斗救下。現在奄奄一息。潛住附近縣學民人家內。今逃出稟報各等語。又鎮江理

二十一

事同知全興。城陷日。潛藏民人家內。今逃至當陽。稟見。查看該員狼狽不堪。孝查該副都統海齡夫婦。同伊孫城陷捐軀。情殊可憫。至海齡現存子女。孝飛咨江甯將軍。派員查獲。送交該旗。以慰忠魂。其投水被救之知府祥麟。及鎮江理事同知全興。應一併移咨撫臣查明。嚴辦。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奏。竊臣於六月十六日。將逆夷攻破鎮江府城緣由具奏在案。孝旋即整頓官兵。曉以大義。人心思奮。先令提督劉允孝。帶領湖北官兵。於十六日先赴江甯。豫備防勤。孝齊慎於十八日起程前進。適准江蘇撫臣程晉采。來咨。逆夷益肆披猖。京口副都統海齡被害。鎮江府

城失守。現在江蘇地方。處處喫緊。而丹陽壤接鎮江。尤當防其內犯。一函具奏。一函咨會。孝齊慎將所帶四川廣西官兵。在於丹陽以西。擇要屯紮。孝准咨之下。即將四川廣西兵七百名。並督臣牛繼原撥江西兵一千名。在丹陽一帶。察看地勢。擇扼要處所駐紮。奮力防堵。

二十二

齊慎又奏。再孝齊慎以武生由嘉慶年間。勦捕教匪。洵至提督。身歷戎行四十餘載。查看此次賊勢猖獗。迥非昔比。孝親身督戰。自卯至未。傷斃逆夷不少。至未正。顧盼左右。已祇有十餘人。其餘官兵。多由僻徑逃走。孝疾聲呼回。整隊再戰。詎知逆夷四面開放大礮。火箭。烟氣迷空。隊伍衝散。即照軍法。亦不勝誅。京口旗兵。嬰城固守。逆夷入城。將旗兵男婦。殺。所有居民。多令出城。心存叵測。不勝憤恨。兼以地方官。鮮有殫竭心力者。如常鎮道周頊。於孝初到京口。謁見一次。隨即託詞不知何往。以致鎮城內外。居民驚惶。孝招募義勇。無人應命。縱有大礮。需用人夫。擡運地方官。先已逃避。呼應不靈。抑且官兵糧米。糧臺委員。祇能折給銀兩。居民遷徙。無從買食。我兵多半枵腹臨敵。惟孝身受

天恩深重。不能迅速滅寇。愧憤無地。伏懇

聖恩垂聽。多為旆派勁旅。救援江省。更將東三省驍勇馬隊。豫先

揀調在天津一帶駐紮。如該逆捨舟登陸。我兵潛伏。俟其
挨近突出截殺。可望全勝。

諭內閣。著英奏查明鎮江城陷時。京口副都統海齡。並其妻及次
孫。同時殉節。該副都統為國捐軀。忠義可嘉。著加恩照都統例
賜卹。並著著英派委委員。尋覓該副都統及伊妻伊孫尸身。妥
為盛斂。並查其現存子女。一同護送回旗。該副都統有子幾人。
著俟百日孝滿後。由該旗查明一併帶領引見。候朕施恩。俟軍
務完竣。著該地方官建立專祠。以表忠蓋。伊妻及伊次孫俱著
附祀。又據奏駢騎校祥雲投水。殊堪憫惻。著著英於查明確實
後。咨部加等賜卹。並著於該副都統祠內一併附祀。

二十三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著英奏。京口陷後。分守嚴防。齊慎奏。擇要
屯防。各一摺。覽奏均悉。此次鎮江失守情形。言之憤恨。此時惟
有截其內竄各路。免致蹂躪居民。著著英齊慎會商何處扼要。
即駐紮何處。竭力防堵。鎮江失守以後。該逆是否在彼占據。江
北一帶。曾否擾及。江甯省城。現在情形若何。俱著隨時確探馳
奏。京口副都統海齡夫婦。及次孫同時殉節。忠義可嘉。已明降
諭旨賜卹。其次子及女。著著英訪明下落。派人送回本旗。勿使
散失。其收集京口逃散男婦三百餘名。著即送往常州府一帶
妥為安插撫卹。均無庸交江甯將軍辦理。鎮江理事同知全興。
於城陷之日。潛藏民家。旋即逃出。鎮江府知府祥麟。投水遇救。

各情節。均著著英詳查研訊。定擬具奏。又齊慎片。參常鎮道周
頊。託詞不知何往。亦著查明具奏。又逆夷接仗之際。所帶夷兵。
何以能便有進無退。皆不畏死若此。著於擒獲白夷時。詳細審
問。遇便具奏。

揚威將軍英經奏。竊於六月十六日。復准兩江總督牛
鑑鈔寄摺稿。並咨行。率帶防浙官兵。迅赴江甯救援等
語。伏查逆夷大小船五十餘隻。現在駛近金山。堵截瓜洲
鎮江各口。已距江甯省城不遠。溯流而上。瞬息可到。勢十
分憤懣焦急。況江浙均為

二十四

國家疆土。唇齒相依。尤為不敢膜視。但浙省定鎮一帶。尚泊
有逆船二十餘隻。占據定海招寶兩處。勢道
旨。已札飭前路管帶兵勇各員。陸續於暗中調撥前進。豫備有
隙可乘。即相機攻剿。浙江省城。與江甯省城。同為根本重
地。除前後奉

旨。奏明陸續撥往江省官兵。計有六十八百名外。現在分駐浙江
省城。及各海口地方。通計征兵八千八百餘名。兵力並不
十分充裕。均經奉指示安插。晝夜防守。不敢再行調動。目
下江省情形。固甚為緊急。而浙省防勤。亦不容稍緩。奉實
不敢僅據江督來咨。率行帶兵前往。為此據實奏明。伏候
諭旨遵行。

殊批前已有旨。

壬寅。湖廣道監察御史呂賢基奏。竊惟逆夷攻陷鎮江府城。漢奸到處放火截殺。聞漢奸助逆。大半為淮南鹽梟。該梟等罪惡貫盈。雖極法懲治。不足以蔽辜。然且思鎮江為南北水路通衢。南漕必由之路。若非急為攻復。目下回空船隻。既多阻滯。來年重運。難保無梗塞之虞。為今之計。欲收復鎮江府城。莫若招服鹽梟。以賊攻賊。可以轉敗為功。查梟徒之首。名大仗頭。其次名副仗頭。其屯聚之處。則以深江。孔家涵子為下馬頭。瓜洲老河影為上馬頭。而以儀徵為總匯。大夥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為羣。皆強很有技能者。礮位鳥槍長矛大刀鞭鎚之器畢具。平日爭奪馬頭。打仗過於戰陣。其兇橫如此。誅之不可勝誅。若任其助逆為虐。置之不問。則勢必至於蔓延。臣愚以為欲服梟徒。必先服梟徒之首。相應請

二十五

旨飭下江南督撫。擇屬員之深已愛民威望素著者。以計招致大仗頭副仗頭等。諭以大義。誘以重利。使之投順歸誠。其間果能為國立功。速復府城者。必以懋賞酬之。則梟徒之首。既為我用。而梟徒自帖然矣。又糧船水手。類多亡命之徒。儻為逆夷所餌。則又為虎傅翼。若漕督等果能破格賞勸。激發天良。則強有力者。皆足以資禦侮。請

飭下該漕督等。於軍船回空之先。剴切曉諭。開誠布公。多方鼓勵。使知奮勉敵愾。水手與鹽梟。併力合攻逆夷。彼必大受懲創。則鎮江府城可復。而運道自通矣。

癸卯。

諭內閣。李廷鈺著馳驛迅赴江蘇。交耆英差遣委用。

諭軍機大臣等。著寶興富呢揚阿。於四川陝甘省。各挑選精兵一千名。揀派得力將弁。並將應用軍械。揀擇精良。豫備調撥。毋稍遲誤。

安徽巡撫程楸采奏。竊本年六月十九日。准兩江督臣牛鑑鈔摺咨會。逆夷攻圍鎮江府城。勢甚不支。江皖連界。令

二十六

即一體防禦等因。臣接讀之下。不勝憤恨。前聞逆夷泝江遊奕。因未接准江甯咨會。不敢遽事張皇。然上下江唇齒相依。必應豫為布置。密飭遊兵蕪采二營。並陸路各府州縣。選派兵壯。在於江安交界。加意巡防。並委安徽道周祖植。親赴江干。查勘地勢情形。稟覆正籌辦間。茲准前因。伏查皖江下游。南岸太平府屬之和尚港。采石磯。北岸和州屬之烏江鎮。距江甯僅百餘里。及數十里。溯流而上。有東西梁山對峙。為江津第一隘要。過此有南岸之四合山。北岸之螺磯。均可伏兵兜截。臣現派遊兵營遊擊郭興阿。帶本營兵三百名。宿州營兵一百名。會同廬鳳道鄭家麟。會

同和州知州善貴駐烏江鎮防堵。派六安營參將張雲亭帶本營兵二百五十名。壽右營兵一百五十名。駐西梁山防堵。派署廬州營都司古維藩帶本營兵一百名。潁州營兵二百名。駐螺磯防堵。派甯國營參將恩長帶本營兵五十名。廣德營兵一百五十名。壽中營兵二百名。會同當塗縣知縣李以晉駐和尚港防堵。派徽州營參將經文春帶本營兵二百五十名。壽右營兵一百名。駐采石磯防堵。派蕪采營遊擊萬壽帶本營兵一百五十名。宿州營兵一百名。駐東梁山防堵。派潛山營遊擊阮開基帶本營兵一百五十名。宿州營兵一百名。池州營兵五十名。駐四合山防堵。兩岸駐兵之處。均係聲息相聯。北岸派委廬鳳道鄭家麟。南岸派委安徽道周祖植。往來策應。自江甯至皖省交界。水路為要。長江接仗。火器為先。以上防兵。俱駐南北對岸。僅遇賊船駛近。測量礮力能及。兩翼齊心。夾擊聲勢連環。足使逆夷落膽。皖省存營礮位。有可以致遠二三里者。用之得法。亦足破敵摧堅。南岸險處較多。已在各營調取法煩等礮一百二十四位。北岸僅止烏江鎮及西梁山礮等險。已調礮五十二位。交該道周祖植鄭家麟會同將領分別安設。臣將應行事宜。趕緊部署。俟各路兵礮齊集。亦即奏明挑。臣標左右二營弁兵二百名。並調上年江北

二十七

所募驍勇四百名。馳赴蕪湖。臨時酌量添撥。以濟聲援。該將士志切同讐。膽氣自應百倍。臨時面加激勸。務使該逆夷不敢窺伺。仰體皇上宸廬。皖省十八標營。額設兵九千四百餘名。前上兩年。陸續調赴江浙。已三千一十八名。此次又派防二千六百名。存營無幾。江北民情強悍。且慮有私集聚而滋事。計各營留兵已形單弱。故飭各州縣派撥民壯協力嚴防。如果夷踪竟逼金陵。皖兵即應乘機會勦。現時所調之兵力不厚。臣又飛飭廬鳳道就近檄催所屬各鎮募勇健數百名。隨營調用。軍前得收一荷戈之卒。地方即少一遊食之徒。惟南北道路綿長。如防堵實有不敷。容臣奏調鄰省精兵來皖協濟。至省城根本重地。關繫緊要。責成布政使徐寶森會同署安慶協城守營副將蔡邦慶慎密鎮守。可期得力。硃批。祇知照例防堵。兵數又單。實不可靠。一謀弗展。奈何。程林采又奏。再現署壽春鎮總兵安慶協副將觀保。平日辦事安詳。惟才具尚欠精勤。難勝專閫之任。現屆夷匪在蘇滋擾。該鎮為江北要衝。撫馭巡防。均關緊要。臣不敢因現無貽誤。稍存遷就。而又別無可以委代之員。合無仰懇天恩。敕部揀派曾經出師副將一員。迅速來皖接署。實於重鎮有裨。

二十八

殊批。何不早奏。

諭內閣。署壽春鎮總兵觀保著來京引見。

又

諭。岱昌著馳驛迅赴安徽。署理壽春鎮總兵。

又

諭。柱明著馳驛迅赴安徽。隨同程琳采辦理防堵事務。四川建昌鎮總兵著寶興派員署理。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逆夷駛入大江。安徽防堵緊要。著裕泰吳其濬於湖南省揀選得力副將一員。馳驛迅赴安徽。交程琳采差遣委用。毋稍遲誤。

二十九

又

諭。本日已降旨令岱昌署理壽春鎮總兵矣。安徽省防堵緊要。著奕經簡派精兵六七百名。交該署總兵管帶。迅速馳驛前往。毋稍遲誤。

又

諭。程琳采奏。派兵防堵一摺。逆夷聞入大江。安徽界連江省。防禦極關緊要。該撫僅於南北對岸。派撥員弁。分兵設礮。照例防堵。所防之地既多。所派之兵復少。萬一該逆船隻。聯踪乘突而來。兵分力單。必致一無足恃。況江岸相對甚遠。所設礮位。據稱僅可致遠二三里。即兩翼齊心夾擊。亦恐礮力未必能及。似此分

投堵禦。何如揀擇要隘。設法嚴防。著該撫速行酌量該省江路扼要之區。相機用計。設伏截擊。並於後路埋伏官兵。層層接應。

務使該逆進有所扼。退有所制。大江之中。葦洲林立。儘可用高

漁小船。裝載柴薪引火各物。暗藏洲內。乘夜突出。逼近賊船。縱

火焚燒。當可制其死命。且沿江一帶。船戶居民。多善泅水。或以

重價雇募。擊其船底。壞其槳舵。亦足奪其所恃。不敢長驅直入。

又或於沿江港汊。揀伏精兵。誘之深入。併力攻擊。方為確有把

握。如該省兵力不敷。著即照議。續募勇健。隨管調用。並准於鄰

省一面飛咨調取。一面奏聞。另片奏。署壽春鎮總兵觀保。不勝

專閫之任。觀保著即來京引見。壽春鎮總兵。已有旨令岱昌帶

三十

領精兵六七百名。由浙江前往署理。並著裕泰吳其濬揀派得力副將一員。來皖協同防堵矣。嗣後有關軍務文報。均著由六

百里馳奏。

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奏。竊臣疊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

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齊慎等奏。逆船駛至京口。連日接仗情形一摺。京口

為大江鎖鑰。若逆船由瓜洲進口。直趨揚州淮安一帶。則處處

防範宜嚴。前已有旨諭令該河督設法堵禦。僅兵力尚單。或就

近酌調徐州兵丁。以資策應。或於隱僻之處。潛設伏兵。俟逆船

駛入。縱火焚燒。再以精兵截其歸路。當可得手等因。欽此。又六

月十七日奉

上諭。本日據牛鑑奏。逆船聞過京口。瞬息可到江甯。現在竭力防守一摺。江甯為省會重地。牛鑑現在被專辦防堵。江北一帶勢難兼顧。著責成麟慶。加意嚴防等因。欽此。當查夷船入江後。據江都縣稟報。初十日停泊瓜洲。經守備曾廣楹帶兵堵禦。該逆夷見即放礮。連傷二兵。居民驚散。十二日。駕杉板船直入瓜口。因三汊河已有官兵防堵。隨即折回由開關橫阻河道。不准民船往來。又據揚州府稟報。初十日。有土匪引夷由外港繞至三江營地方登岸。砍傷額外額鎮海兵丁張文。搶掠軍庫。該署守備葛長松。聞信趕往追剿。經兵丁湯文壽奪獲夷刀一把。匪即遁至江邊。有小船接應而去等語。臣以該逆夷搶去軍裝。誠恐有冒充兵丁等情弊。札飭各營縣嚴加防範。近探得夷船仍在大江遊奕。瓜儀各口。均有三桅夷船停泊。攔截行人。不容過渡。其駛往江甯之船。作何舉動。尚未得確報。揚州淮安一帶。則因兵力甚單。民多震恐。臣惟與所屬各員。將一切防堵事宜。悉心籌備。外示鎮靜以固民心。至徐州鎮標兵丁。日前本擬調用。因知其屢次調往上海。為數不少。該處界連曹單。類屬民情强悍。存兵尤不宜單。現飭徐州道查明有無可調。覆到再覈。至團練鄉勇。易聚難散。官不可用。而守望相助。民

三十一

尚可為。現在兵既短絀。不得不借資民力。是以檄飭淮揚各州縣。勸諭紳商。捐資團練。自相保衛。並以署淮南監掣同知陳延恩。准北監掣同知朱沅。兩淮候補運判鄭士彥。范守誠。平日與商情熟悉。特委該員等。幫同地方官。勸獎以成此舉。所有團練事宜。仍令該紳商自行經理。查揚州距瓜口僅四十里。當逆船駛入大江時。人心驚惶。紛紛遷徙。鄉間或夜半訛傳寇至。因而羣起逃避。匪徒即乘機搶掠。實屬為害閭閻。且江北向有鹽梟。誠如

聖諭。深慮竊發。更慮潛投逆黨。臣惟當督飭地方官。欽遵

聖訓。力加防範。近又調到團練河兵。勤加操演。清江地方尚屬安

三十二

靜。嗣後淮揚一帶。儻有梟匪滋事。若非立正典刑。難肅法紀。應請由臣督飭地方文武。掣到盡法懲治。其應解省者。審實徑解。臣處。嚴實正法。以儆兇頑。而杜萌孽。麟慶又奏。再正在繕摺間。接據兩淮鹽運使但明倫馳稟。逆夷於十四日攻陷鎮江府城。將船儘靠北岸遊奕。並由瓜洲小口上岸。將由開關占據。揚城甚為危險等語。臣接閱之下。不勝髮指。查揚州兵力本單。而夷勢如此猖獗。萬一逆船蜂擁而至。勢不能支。設有疏虞。江北各處震動。危急情形。不堪設想。清江浦本有河庫。又有運庫移貯銀兩。尤為重地。應懇

聖恩迅救山東河南兩撫。臣速調精兵各千名。酌派將弁。管帶來浦。以資防守。又江蘇軍需。部撥山東河南等省銀八十六萬兩。前准撫臣咨會。飭令河庫代收。旋據該道詳稱。庫房本窄。已添貯運庫銀兩。無處再存。即經飭司另籌分貯。現既不能渡江。當飭在徐州府庫暫貯。俟查明有可繞之道。即行設法解蘇。以昭慎重。至文報准。

欽差大臣耆英咨會。京口儀徵江面既不能通。應即改道浦口。業經通飭遵照。

麟慶又奏。再臣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四日奉

三十三

上諭。有人奏。破夷之法。先破其船。用巨木捆縛有力。上置引火各物。下繫石塊。不致漂蕩。安置上游。夷船入口。便將捆縛巨木順流放下。使之借助水力。急湍激發。衝擊逆船。便可破碎。又於木端用各種鐵鈎。鈎住船板。不能立脫。著麟慶即擇急流處所。做照前說製造。如果試驗得力。即著購木趕辦。俟逆船駛入。即以此法破之。務當悉心籌畫。以求有濟等因。欽此。查臣前摺所陳。飭委外南營守備黃佩。購辦木植。以備紮筏。縱火等用。即係此意。惟木筏以散合整。須用鐵鍊束縛。鐵鈎鈎聯。方不致見火自散。且鋪底必平。配勢必勻。方使風不可翻。水不可沈。其大小多寡。則隨河勢酌定。又筏端古有簽錐之法。取其銳利。較諸曲鈎得用。如逆船敢入內河。擬將木筏燃

火。乘流下放。遇船截住。或不能立脫也。若僅用巨木衝擊。非乘水漲溜急不行。且逆船甚堅。恐未必一撞即破。似不如紮筏得力。現已密飭該備趕緊備辦。如果有益。即行多製備用。

諭軍機大臣等。麟慶奏。遵旨辦理情形一摺。據報初十日。逆船停泊瓜洲。破傷官兵。十二日。逆船在由開關橫阻河道。並有匪徒搶搬軍庫。現飭徐州道查明兵數。並令紳商團練鄉勇等語。覽奏均悉。揚州距瓜洲僅四十里。且為江北藩籬。必須竭力保守。計狼山鎮順保所帶之兵。不日可到。其南陽鎮都勒豐阿。及所調山東河南官兵。諒接奉諭旨。即已起程。如李湘茶未到以前。曹州兗州兩鎮兵弁。已抵清江。即著麟慶先行管帶。並將先到各路官兵。於揚州扼要口岸。嚴加防範。至梟匪乘間滋事。尤為可慮。著獲後自應立正典刑。著照該河督所議辦理。御史呂賢基所奏。招服鹽梟以賊攻賊原摺。著鈔給麟慶閱看。儻能訪其著名頭目。設法招徠。或懸以重賞。或給予頂帶。既可助順討逆。兼可潛戢亂萌。著麟慶酌量情勢。妥速辦理。另片奏。木筏上安籤錐較之曲鈎得用。現已趕緊試辦。即著照議趕緊製辦。其內河扼要之所。有可堵塞者。相機堵塞。杜其內竄之勢。至江蘇軍需部撥山東河南等省銀兩。河庫既不能存貯。即暫存徐州府庫。再行隨時酌辦。毋稍疏虞。

三十四

吏部左侍郎杜受田奏。臣竊見夷氛不靖以來。皇上命將出師。二載於茲。未能挫彼兇醜。揚我

威靈。茲逆夷竟敢直入大江。與我兵久持。攻陷城池。驕盈已甚。處處恃火礮之利。以為無敵。而不知以火制勝。亦必將以火取敗。乃事理之必然者。夷船堅大。師船不足以禦之。惟有火攻一法。乃彼所深畏。是以多方豫備。刻刻隄防。欲用火攻。必令其無所措手。方足制其死命。反覆思維。未獲良策。茲見廣東生員張煥元防夷書內。有木筏火攻之議。語皆的當。切實可行。其議本係用於海洋。今在江中更易得力。謹鈔錄恭呈。

三十五

御覽。惟此時若於江蘇辦理。不惟該地方軍務方急。無暇及此。亦恐逆夷探知。多方阻撓。不能剋期集事。可否

敕交湖廣總督安徽江西巡撫。密委幹員。於上游便地。照法製造。並揀派勇敢將弁。率領兵勇。撐駕順流。放下。停泊近港。乘潮退風順。月黑霧重之時。圍而焚之。無論何等船隻。可使盡成灰燼。逆夷犬羊之性。祇知畏威。不知懷德。其貪冒狡詐。非可以情理諭。恩信結也。廣東之事。已有明徵。仰賴宸謨聖斷。洞見其情。狡請之謀。不得復逞。臣竊料京口之地。彼亦未敢久據。必將盤踞焦山之下。以為挾制之謀。必須令受重創而去。不敢復萌窺伺之心。南北咽喉之地方。不致時

虞梗塞。從此有所做懼。悔罪革心。庶為久遠之計。

一備木筏。每筏橫闊三丈。暨四五丈。用兩桅夾竹。浮水有力。筏面開數井。使戰急時。可從井入水躲避。或出或入。隨時變通。筏前半堆溼草。高四五尺。以纜結之。每束草以竹篾扎緊實。取其動而輒也。輒則受礮。動不致傾。溼草之外。仍鱗次疊掛溼牛皮。為甲。溼草之下。藏二木架。高二尺餘。以為礮屋。上以竹筒夾藏草。中以察敵情。其草厚一丈。內三五尺。夾藏油棉胎爛布。仍以溼草鋪面。使人不覺。只知藉草以禦礮。不知實積草以發火也。草後立人。左右各置礮二尊。中有飛輪。旁列十六槩。尾二槩。頭用長鐵標五

三十六

尺餘二支。作蝦蟇形。以撞其鬼扒艇及火輪船。并使撞入夷船底中。急不得脫。又用長鐵鍊八丈一條。臨戰時。每筏相連。六筏為一大連環。三筏為一小連環。每排四十人。後拖蟹艇漁軍一隻。每蟹艇漁軍。設八槩二槩。礮一尊。竹礮木礮數尊。亦以溼牛皮為障。每以一連環圍夷船一隻。鬼扒艇長約十丈。周迴共三十餘丈。火輪船略同。即以小連環圍之。鬼戰船長約二十三丈。周迴共七十餘丈。即以大連環圍之。順流直抵。不懼礮攻。平排並發。連如長城。法常山率然之勢。擊首則首向敵直抵。而尾捲圍之。尾中間亦然。但圍時。即挑去上面尺餘溼草。發火。鼓騰。六排並舉。雖

有水車水鼓等物。無如火氣轟烈。再加以每箒各備大噴筒四枝。初發火未大熾。先點噴筒。向夷船噴射。人無立足之處。及火大作。人跳落蟹艇。發砲奮攻。砲乘火勢。瞬息可盡。夷人恃礮。惟此礮無著力處。夷人恃船。惟此船無著力處。恃火箭而不能燒我。恃火輪而不能襲我。夷人善於旁擊。而擊我者必著我。圖夷人善於攻堅。而攻我者必致自困。借水以為加。用火以為攻。步步以為營。多多而益善。此金鎖玉連環陣也。

諭軍機大臣等。杜受田奏。廣東生員張煥元防夷書內。有木箒火攻之議。鈔錄呈覽。著將原片鈔給牛鑑麟。慶程肅。程琳。卷閱

三十七

看。聞江蘇安徽。向多四川湖廣各省木箒停泊。儘可將現有木箒。如式改造。裝載柴薪引火各物。乘夜順流放下。逼近賊船。縱火焚燒。即將來賊船駛退。亦可尾追其後。暗用火攻。均可制其死命。惟在該督撫等相度機宜。妥速辦理。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七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甲辰

諭內閣。蘇廷玉著仍以四品京堂起用。會同孫善寶辦理江蘇糧臺事務。

又

諭。鄭祖琛著辦理浙江糧臺事務。

揚威將軍奕經奏。竊查鎮江京口。為南北咽喉要路。前聞逆夷大幫船隻。竄據金焦二山。聲言攻犯江甯鎮江兩處。勢十分焦急。當即派委員赴蘇分頭確探。連日接到稟報。大江南北。瓜州鎮江兩要口。均被逆夷堵截。逆船五十餘

一

隻。排列江面。已有逆夷多人登岸。鎮江情形危急等語。奉正在籌商辦理間。於十九日。接據參贊大臣齊慎等鈔寄摺稿。內稱十四日。逆夷萬餘人登岸。攻撲鎮江。我兵力戰一日。鎮城先已失守。兵力不支。現退至丹陽等因。奉聞信之下。不勝憤懣。二十日。又據兩江總督牛鑑鈔寄摺稿。內稱再咨揚威將軍。迅速精兵一二千名。趕緊來江等語。本日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奉上諭。本日據牛鑑奏。籌防江口情形。並以兵力單弱。請撥兵往援等語。著奕經再撥兵丁一二千名。派委將備管帶前往應援。無稍遲誤。此時逆船漸已駛入團山關。顯欲進犯鎮江揚州江甯

等處。惟該省內地。祇此一條江路。該夷肆意深入。實屬自蹈危
機。現已諭令齊慎牛鑑等。截其後路。當可得手。著英經悉心籌
畫。飭令將弁兵丁。會同該督等所派各路兵勇。協力攻守。並助
其縱火焚燒該逆船隻。俟兵到之後。正值逆船已入大江。或將
欲退出江口。著即飭設伏要隘。明攻暗襲。斷其後路。勿令該逆
杉板火輪等船。與大船聯絡一氣。自可奪其所恃等因。欽此。查
前於六月十五日。接據牛鑑咨文。已設法抽撥粵春兵五
百名前往。奏明在案。李伏思逆夷恃其船堅砲烈。自二十年
滋擾廣東。占據定海。繼復攻犯廈門。竄入甯波。以及寶山
等處。窮兇極惡。已屬罪不容誅。然尚係沿海竄擾。未敢遽
入內地。近日逆賊益張。竟敢連船入江。阻截南北水陸。現
又竄入鎮江府城。並有火輪船駛向江甯游奕。居心叵測。
罪惡益深。若不以大兵痛加懲創。僅止分兵守禦。誠恐路
遙江闊。兵分力單。將來竟有不可收拾之勢。蓋緣逆船現
在江面。雖止五十餘隻。約計人數。要不過二萬內外。若我
兵數目與之相當。似不難奮力攻勦。特是沿江口岸。處處
須防。如以官兵二萬分守十處。則每處僅止二千。逆船連
船而來。以二千官兵。迎擊十倍之眾。勢必不敵。且逆夷明
知我兵無船。盡在陸路。守不能於水面。攻擊。逆船任意
往來遊奕。我兵竟莫可如何。現在該逆泊船金山。登高望

二

遠。并有漢奸為之指使。何處有兵。何地最要。無不周知。我
兵雖亦盡夜在各處瞭望。但能視其船之所向。難揣其駛
赴何處。即欲分兵往援。又恐另有夷船突來。未敢輕動。况
逆船乘風揚帆。雖數百里瞬息可到。我兵撥調接引。陸路
則狹窄難行。水路則河狹船小。行走亦復遲滯。彼處之救
兵未來。而此處之守兵已潰。其勢有必然者。又況鎮江失
守。逆氛逼近常州。李前已接據探報。有漢奸帶領逆夷。從
內河行駛之信。殊堪痛恨。再江浙民食。全資川米。若鎮江
為其久據。米船不能南下。人心更不免驚慌。瓜洲口為運
河總路。八九月間。糧船即應回空。設至此阻隔不通。不惟
明歲南糧。難於挽運。即此項糧艘水手。亦素非安分之徒。
久聚一處。難保不滋生事端。現在老河影一帶。匪徒已乘
勢滋鬧。若更加以水手滋事。逆夷在外。匪徒在內。儻彼此
結聯。辦理尤難措手。至沿江而上。安徽之安慶。江西之九
江。湖北之武昌漢陽。各處府城。均係濱臨江岸。若不預先
調兵堵截。該逆揚帆西駛。則上游各省。必至處處震動。尤
為可慮。李日夜躊躇。通盤籌畫。前次兩江總督牛鑑移咨
李率帶防浙官兵。馳赴江省救援。李查江浙一體。亦何敢
存彼此之見。江省情形緊急。自應亟為應援。前因浙江官兵
撥赴江省。將及七千名。並有湖北新到兵一千名。及本省

三

滿漢官兵均在要隘屯紮。自必可為支持。兼之浙省前路兵勇。業已陸續前進。豫備攻勦牽制。其餘均分防要隘。此外無兵可帶。是以未敢據咨率行前往。奏明候

旨遵行。此時江省情形。益加緊急。劉允奉又已帶兵馳赴江甯。會同防守。李續撥壽春兵。雖將次趕到。其蘇州常州一路。甚形空虛。而鎮江為蘇省門戶。尤須趕緊克復。李現與參贊大臣特依順署巡撫卞士雲連日再四熟商。實無萬全之策。現在定洋招寶。停泊夷船二十餘隻。若復撥帶官兵赴蘇。該逆聞風。恐即乘虛進擾。是不可不先為慮及。但大江為南北要路。斷難容逆夷久據。不得不設一移東補西之

四

計。先其所急。以遏妖氛。查提督段永福駐紮上虞。除前曾撥兵赴玉環石浦等處。防勦海盜。現仍有兵三千餘名。在彼屯紮。曹江地方。屯有河北鄉勇千名。應札飭無須前進。即令提督陳階平。臬司蔣文慶。駐紮該處。督同帶勇員弁。擇要防守。參贊大臣文蔚。現帶官兵一千餘名。河北四川鄉勇一千餘名。亦無須分撥前進。即知會該大臣酌量留防三江關。滬海所。及紹興府城。派令新升黃巖鎮總兵恆裕。紹興協副將德亮管帶操練。其餘官兵均隨同文蔚折回省垣。會同特依順分派要隘守禦。仍恐分防不敷。調遣並商同卞士雲再將浙江本省距海疆較遠之各營員兵

酌調二千名。來省幫同守禦。至乍浦一帶。亦屬緊要。署副都統伊里布。現已有

旨飭令回任。應即在嘉興平湖地方。統帶滿兵。暨本省官兵。擇要屯紮。以資控制。李奕經擬即帶領侍衛司員。及文武大小委員。將現駐省垣之官兵。抽撥二千餘名。及現駐嘉興之陝甘兵一千名。分起帶往。馳赴江蘇常州一帶。會同

欽差大臣耆英參贊大臣齊慎。先行調遣官兵。相機進攻鎮江。俾逆夷不敢久據。若江甯緊急。李再由丹陽趕赴句容。以助江甯聲勢。設法救援。特是節次浙省撥出勁兵。及現擬抽撥赴蘇各兵外。計止存征兵四千八百餘名。設法添換本

五

省官兵亦只能二千名。僅逆夷突來滋擾。是否得力。殊不可恃。然非厚集兵力。不能解江省之急。而兵力太分。浙省又形單弱。李質地庸愚。現在欲先其所急。只得如此抽換。覺此外亦再無他法。日夜籌思。實不能處處周到。惟有仰

求
皇上聖訓指示。第一面勉強布置。一面即恭候

諭旨遵行。其前次札飭各路設法進剿之處。並與特依順等籌商。如定海各處。該逆有隙可乘。自當飭鄭嘉臣豫備火攻。酌量辦理。若無可乘之機。浙省兵力未厚。即不得輕動。以致別生枝節。李馳赴蘇省。亦僅能在大江南岸堵截攻勦。其

北岸地方邊閭。若逆夷勾結漢奸土匪。沿岸滋擾。江面梗塞。即不能照料兼顧。等愚昧之見。謹請

迅賜徵調陝甘之西安鎮。河州鎮。西甯鎮。固原提督等處勁兵。各

二三千名。並

欽派大員統帶。即在揚州一帶屯紮。相機會剿。俾該逆不敢窺伺

江北。兼可彈壓鹽匪。免致滋事。至上江上游各省垣府城

既多濱臨江岸。即應添兵守禦。然與其畫地自守。自不如

屯聚一處。逼近堵截。聲威益壯。相應請

旨飭下湖北。江西。安徽。督撫。各撥兵三四千名。奏請

飭派總統大員率帶。在江甯之燕子磯一帶。沿江屯紮堵禦。並可

為江甯邊助聲勢。幸向聞江廣鹽船。最為堅固。於江路素

稱熟習。多在武昌一帶停泊。並聞湖北。江西。向有隨銅船

行走。預備入江撈銅之人。號為水摸。能於江底潛伏半日

亦請

旨飭下湖廣總督酌量豫雇堅緻鹽船。並救生紅船三五百隻。並

將此項水摸。挑募水性最熟者。或千名或數百名。均交總

統大員團練差遣。如逆夷逼近江甯。即從燕子磯江口先

行堵截。內外夾攻。或令善水者潛伏水底。多方驚擾。迨該

逆驚懼不安之時。三路備妥船隻。合力攻擊。務令逆夷大

受懲創。並查固山關。壽甯等處。為逆船出入江口必由

六

之路。狼山等營。設有水師。務將船隻豫在僻處埋伏。如逆夷勢窮敗逃。即可乘勢兜擊。等現仍擬設法由外海備辦船隻。亦潛至江陰地方。驚擾牽制。並堵截逆夷歸路。庶可痛加勦戮。掃蕩逆氛。

硃批。浙江非前鑒歟。不但無尺寸之功。翻致賊勢益張。朕惟自恨自愧。不能知人。即再簡派閩帥。未必能出汝之右。朕無非又添一層忿恨。於國計民生。有何補救。

奕經又奏。再查得甘肅循化一帶。有撒拉爾回民。極為驍健。烏槍精熟。且素知紀律。散處河湟等處。並熟悉水性。此項回民。素不食糧。近年青海各處。遇有番案。屢經調用。

頗為得力。可否請

旨飭下陝甘總督酌調三五千名。揀派武職大員管帶。或撥赴天津。或撥赴江南。實於軍務有益。

硃批。尤屬不可之事。

奕經又奏。再查正在拜摺間。復接兩江總督飛咨。迅派精兵一二千名。星夜來江應援等語。查江省情形。甚為危急。本擬將浙省防堵各兵。應添撥者。通盤布置。雖不敢

逆望十分周密。然須略有頭緒。然後帶往江省。將來以助兵大隊攻剿。或可得手。若零星撥往。安插布置。稍不得宜。雖撥去勁兵。亦難制勝。而該督屢次飛咨撥兵一二千名。

七

赴江救援。自不得不先為抽撥。暫作救急之計。查嘉興距蘇州尚為就近。總兵德坤現帶一千名。在該處屯紮防守。守一面飛催副都統伊里布回任。俾資控制。一面即飛札飭令德坤。迅速帶兵赴江應援。統計先後調赴蘇省。並此項官兵。已及浙省調到征兵之半。若該省再行咨調。卒雖不敢稍存彼此畛域之見。特恐浙江應撤應添之兵。尚未辦妥。而江省仍不能布置周密。轉至兩無所益。奕經又奏。再查逆夷此次竄入長江。攻犯鎮郡。其船隻人數。已較從前攻犯寶山等處。加倍增添。設該逆肆意颺張。膽敢揚帆北駛。探知天津近接

八

畿輔。現有重兵守禦。其船數必更加多。現在天津海口。仰蒙廟謨指示。防守自極嚴密。但地闊兵分。仍須我兵倍於逆夷。則逆船駛近。必能痛加懲創。勒滅無遺。而事權更宜歸一。庶調撥一切。和衷共濟。不至意見參差。至通州為通衢大路。且設有倉儲。誠恐有漢奸藏匿。另生事端。相應請旨密諭直隸總督順天府君嚴飭所屬認真查拏。小心防範。尤為有備無患。諭軍機大臣等。奕經奏。併力合勤情形一摺。據奏。接據探報。有漢奸帶領逆夷。從內河駛入之信。現在齊慎駐紮丹陽。耆英駐守無錫。當已足資防守。所奏調遣各員。分段駐紮。一切均著照所

議辦理。伊里布現在江蘇辦理事件。乍浦地方。著該將軍另派委員七紮控制。該將軍著統帶員弁官兵。仍遵前旨。在王江涇地方駐紮。聽候耆英辦理消息。無庸前赴常州一帶。所奏江廣鹽船一節。已有旨令裕泰團練操演矣。至外海備辦船勇。潛至江陰。為驚擾牽制之計。不為無見。著該將軍隨時察看情形。相機辦理。另片奏。派德坤赴江應援。昨已有旨。令岱昌署壽春鎮總兵。帶兵馳赴皖省。德坤著毋庸前往。即將所帶之兵。交岱昌管帶。程迅速前往。

又

九

諭朕聞江廣鹽船最為堅固。於江路素稱熟習。多在武昌一帶停泊。並有向隨銅船行走。豫備入江撈銅之人。號為水摸。能於江底潛伏半日。因思逆夷現在由海入江。肆意猖獗。總緣江防廢弛。水師戰船有名無實。以致逆船橫行。不能堵截。若果有堅實江船。並募練熟習水性之人。駕駛得法。於沿江一帶。或合力迎擊。或分路夾攻。當可制其死命。江南現有逆船滋擾。無暇辦理。著裕泰於武昌停泊各船內。酌量豫備堅緻鹽船。並救生紅船。三五百隻。即於水摸中挑募水性最熟之人。或十名。或數百名。認真練習水戰。隨時探明安徽江蘇。如有逆船闖入。即派委妥弁。迅將此項船隻。順流而下。當可大挫其鋒。果能試用得力。該督之功甚偉也。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兩江總督牛繼奏。竊該夷於六月十四日。攻破鎮江城。副都統海齡據報。難。連日逆船共八九隻。在儀徵縣江面遊奕。二十日復有逆船二隻。在江甯府之八卦洲停泊。茲江西九江總兵李鈞帶兵一千名。於十四日到省。湖北提臣劉允孝帶兵一千名。於十八日到省。徐州總兵王志元帶兵七百名。於十九日到省。業經臣會同將軍德珠布。提臣劉允孝。相視最要之地。各分段落。厚集兵力。添設礮位。以資防守。又新升蘇松總兵未經到任之周世榮。先經臣札調來江。於江面臨城最近之下關草鞋峽等處。用已廢糧船裝載磚石。沈填河口。現已據報完竣。臣伏查江甯省城。周圍約有五六十里。獨西面一帶。濱臨大江。自定淮門至水西門。有十四五里之長。去江面尚有七八里十餘里不等。惟儀鳳門緊對江口。不過二三里。該逆巨礮火箭。實當其衝。連日與德珠布。劉允孝集議。所有旗營。臣標綠營。湖北。徐州。各營兵。共有二千多名。俱在儀鳳門分段防守。其水西門以至聚寶門。係省城之西南隅。現派李鈞所帶之江西兵一千名。分段防守。又省城西北面。自鍾阜門神策門以至太平門。約有七八里之長。該處城臨後湖。且去大江甚遠。又太平門至城之東北隅。鍾山巍然獨峙。該處因山為城。去大江為更遠矣。總而言之。江甯省城連關。東

十

南北三面。尚不甚與重現。由德珠布分撥旗兵。在各門防守。然實不能兼顧。亦緣城中兵力太單之故。而萬分最要之地。莫如儀鳳一門。臣連日查看該門一帶。形勢最勝。重山疊嶺。盡在城內。而山頂樹木叢雜。賊即用千里鏡窺之。不能知我虛實。臣復飭各營將備。於各山頂樹木最深之處。徧插旗幟。作為疑兵。俟有警報。連環放礮。以壯聲勢。並飭續到之吳淞營兵四百名。擬令參將劉長清管帶。作為游兵。往來接應。以防該逆爬越入城。此臣現在布置之實在情形也。惟是該逆先鼓並張。而我兵當屢挫膽怯之餘。逆船復停泊江面。未見人心倍加震恐。臣萬分無奈。自撰照會該逆首。囑囑一紙。於六月二十日。遣弁陳柏齡。張攀龍前往齎投。聊作羈縻之計。臣未奉有諭旨。冒昧從事。實不勝惶悚之至。俟差弁回來。看該逆如何措詞。容臣設法辦理。恭摺奏

聞。再該逆知我天津有備。不敢前往滋擾。膽敢專用全力。攻破鎮江。據我腹心要害之地。以肆其挾制要求之謀。其猖獗詭譎。臣恨不生食其肉。而無才無能。屢失城守。惟求聖恩將臣從重治罪。以為封疆失律之戒。

殊批。數月之久。自江口以至省垣。為何虛拋歲月。一無展布。朕惟自恨無知人之明也。

十一

牛鑑又奏。正在繕摺間。有江甯駐防在京口副都統海齡處。教請之文。生逆夷於攻入鎮江城後。捉住該文生不殺。繕交公文一角。令投。臣德珠布牛鑑折閱。其文義粗鄙不通。內有速贖省會。以免戰禍之語。意在挾制索銀。似此盜賊無賴之言。且等斷不能為其所惑。而末後又云。如

皇上不准照該夷所討諸款。亦不能全行罷兵等語。似臣等雖設法羈縻。該逆亦未能聽信。總以奉有

恩綸為準。實為詭譎猖獗之至。再此夷書並非逆酋噶喇噴所給。係其頭目巴鄂二姓。同列偽銜。臣等亦未便給予回覆。殊批。可恨之至。

十二

揄軍機大臣等。牛鑑奏籌防省城重地一摺。江甯省城最關緊要。該府八卦洲。現有逆船停泊。該督等分撥旗兵各門防守。並於最要之儀鳳門。設伏嚴防。其新到江西等省各官兵。亦均相視要地。分段駐紮。俱著照所議妥為辦理。又另片稱鄉民結社團丁不下數萬人。城內亦經紳士倡率辦理。著有成效。著該督推誠激勸。俾知共切同仇。當較之官兵更為得力。所奏擬給照會。聊作羈縻等語。前已有旨。諭令耆英伊里布。前往京口設法辦理。該督著依前奏文。差并回省時。看其如何措詞之處。迅即知會耆英等。一面相機妥辦。一面照會英經。庶辦理不致兩歧。是為至要。

安徽巡撫程楸采奏。竊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連日據牛鑑等報。逆夷船隻已入江口。停泊焦山等處。並聲言欲犯江甯等語。大江沂流而上。即係安徽邊界處所。逆夷大幫船隻。雖未必能深入。其杉板小船。儘可乘潮駛進。亟宜加意嚴防。程楸采此時自己派員帶兵馳赴防堵。並將軍火器械糧餉。備帶足數。現聞江甯告警。一切火藥糧餉。實不敷用。著程楸采趕緊寬為豫備。運往接濟。並挑派精兵赴援。毋稍遲延等因。欽此。臣查是日已刻。接准督臣咨會防堵。業將派防並

臣親自赴蕪湖縣居中策應情形。由驛馳奏在案。欽奉前

十三

因正在遵辦間。又於二十日。接准兩江督臣咨會。逆夷業已攻陷京口。江甯省城萬分危急。咨調廬鳳穎毫等營兵一千名。並令再於安慶等營酌量調撥。馳赴江甯應援等因。前來。除飛咨壽春鎮。選派精兵一百名。迅速赴江應援外。伏查皖省十八標營。額設兵丁九千四百餘名。除上年調赴江浙防勤官兵三千餘名。存營及分守各汛者僅賸六千餘名。現又調防及應援江甯兵三千六百名。加以江安交界陸路各要隘。處處須防。兵力已形單弱。而江北民情強悍。必須藉兵控制。更未便全數派調。惟江甯現在告警。自應先其所急。查甯國營參將恩壽。勇敢有為。日前

派令帶壽中營兵二百名。並本營及廣德營兵二百名。赴和尙港防堵。因壽中營相距較遠。調往恐致後時。茲添派徽州營兵二百名。潛山營兵一百名。連前派該本營及廣德營兵二百名。共五百名。令該參將管帶。迅速馳赴江甯。應援。前派署廬州營都司古維藩帶兵三百名。駐防螺磯。茲和尙港防兵。改派赴江。螺磯究在後路。和尙港切近江甯。較螺磯尤為緊要。茲改派古維藩帶領防兵。及恩長所遺之壽中營兵二百名。馳赴和尙港防堵。螺磯容即另行派防。俾壯聲勢。所有軍火箭械。除各兵隨帶赴防外。歷次供支鄰省。隨造隨用。溯自前歲用兵以來。撥解浙省火藥

十四

十萬斤。鉛丸一萬斤。撥解江蘇火藥三萬斤。硝二萬斤。鉛丸一萬斤。撥解粵省火藥二萬斤。撥解閩省硝八萬斤。硝二萬斤。槍礮鉛子四萬斤。共用火藥硝磺鉛丸三十三萬斤。本省出防兵丁裹帶。亦不下數萬斤。因夷務未竣。隨解隨造。現在陸續積存火藥。僅止三萬餘斤。鉛丸三萬四千餘斤。刻仍飭令藩司及中軍官。並各營趕緊購料製造。誠恐緩不濟急。已在存省火藥內。酌撥一萬斤。鉛丸五千斤。委員解赴江甯。俾資接濟。糧米為兵食所需。尤屬緊要。皖省早稻。現在收割。本境連年災歉。待食孔殷。而商販因聞逆夷駛入長江。近皆裹足。即安慶糧價。亦逐日增昂。臣先

經飭屬出示招徠。現又委員前赴上游採買。陸續運赴江甯。以固兩江根本重地。

程林采又奏。再聞江北鹽集。乘機竊發。在於鎮江及儀徵縣屬之老河影等處。放火搶劫難民。四散竄逃。沿江各處人心駭怖。連日皖城內外。客船投避者甚多。遂致本地商民。亦同惶惑。經臣滙誠手示。並飭府縣傳集紳士。將事勢剴切指陳。諭令轉相告誥。屢市無驚。並派文武各員。嚴警斥堆。晝夜巡查。期於比戶安恬。且得放心赴防籌辦。又江北地方遼闊。民俗強梁。存營兵力太單。即將領亦全行委派。現飭司責成各該府。督屬多募民勇。協力巡防。臣上年

十五

疊檄州縣增設壯班。原以備不時之用。務令不分畛域。遇有匪徒滋事。四面兜拏。並勸諭本境紳民。自相團結。各保身家。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逆船駛入大江。江甯告警。有旨令程林采挑派精兵赴援。茲據奏稱。江甯現在告援。已派令參將恩長帶兵五百名。前往應援。自係先其所急。著照議辦理。其和尙港螺磯等處。均屬緊要。該撫惟當遵照昨旨。相機布置。不得以照例防堵。致有兵分力弱之虞。至鉛丸火藥。該省存積不多。現既酌撥江甯。即著飭營趕緊製造。多多益善。米糧為兵食所需。並飭令委員迅即採買。陸續運赴江甯。俾資接濟。毋致缺乏。江北鹽集。

乘機竊發。尤為腹心之患。自應剴切曉諭。務使塵市無驚。並飭令文武各員。嚴密稽查。如有奸徒煽惑滋事。即行嚴懲。至所稱勸諭本境紳民。自相團練一節。該省兵力較單。必應共為保衛。該撫即當剴諭紳耆。宣明大義。務使咸知感奮。如有能協助官兵立功殺賊者。朕亦必破格施恩也。

乙巳。

諭軍機大臣等。朕思廣東兩年有餘。辦理夷務。勤撫均不得手。總緣該省文武員弁。不得其人。以致夷逆鸚鵡。一籌莫展。若沿海守令營弁。平時能得兵民之心。一旦有警。以之禦侮。則奮勇爭先。以之守衛。則羣情團結。以之詰奸戢暴。則兵民相助。眾志成

十六

城。總在該督撫等。平日留心人材。因地器使。俾得久於其任。各展所長。不但於海疆更治營務。日有起色。且可磨勵人材。豫儲大器。特恐為資格所限。不能及時自效。當此需才孔亟之時。允宜破格用人。以資激勸。著祁墳。梁寶常。吳建勳。張青雲。並傳諭存案。徐繼畲。各就所屬文武員弁。勤加訪察。如有才能出眾。民心愛戴。及洞悉夷情。深通船略者。隨時酌量海疆地方。何人與何地相宜。不拘資格。即行奏請升調。候朕擢用。此係為地方需才起見。該督撫等。總當善體朕意。虛衷延訪。覈實保舉。如所保之人。著有成效。朕必沛以殊恩。該督撫等。亦蒙薦賢之賞。若虛應故事。無裨實用。不特將該員弁。重加懲治。該督撫等。亦難免

薦舉不實之咎也。

又

諭。前有旨。令四川湖廣購備木料。製造戰船。昨復諭。令裕泰。雇備鹽船。挑運水摸。計該督接奉後。自必將應造戰艦。遵旨妥辦。其鹽船水摸等項。就近雇募。尤易為力。現在逆夷由海入江。滋擾江蘇。安徽。沿江各處。亟需此項人船。協同勦辦。著裕泰。遵照昨降諭旨。趕緊雇募。練習。探明該二省江面。何處現有逆船。迅即派員駕駛前往。慎勿遲誤。是為至要。

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墳。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奉

十七

上諭。本日奕山等馳奏。軍營官兵壯勇。分別撤減。仍留廣西兵一千八百名備防。所招鄉勇。亦仍留二萬一千餘名。未經遣散。似此虛糜帑餉。何所底止。前奏每月需銀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曾諭令力加撙節。此次摺內。仍未將應減分數。覈實計算。國家經費有常。豈容如此含混。著奕山。祁墳。梁寶常。仍遵前旨。力籌撙節。至所奏逆夷現在情形。稱有續到兵船四隻。火輪船三隻。究竟此項船隻。是否由閩浙折回。抑係由該國續到。著該將軍等。迅速查明。由驛馳報等因。欽此。伏查臣祁墳等前奏。每月需銀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係專指外省出巡官兵四千八百四十餘員名。暨本省留防官兵二千六百七十餘員名。

鹽菜口糧。以及招募水陸壯勇二萬六千餘名。口糧船租之款。嗣於四月內。將外省官兵撤去二千八百餘員名。壯勇裁去五千餘名。月需經費。較從前已稍節省。現又將廣西兵丁撤去二百餘名。僅留各省征兵一千六百餘名。本省防兵亦只二千六百餘名。兵數已不為多。至壯勇一項。自上年招募之日起。本有三萬六千餘名。時因附省一帶。修築礮臺。填塞河道。甫經興辦。逆夷即疊次阻撓。所有要隘三十餘處。不能不撥勇防守。以期基布星羅。益昭嚴密。迨今春將募臺填河等工。次第辦竣。是以三月內將各路壯勇裁去一萬餘名。四月中又裁去五千有餘。僅留二萬

十八

一千餘名。旋因附省西北鄉紳士聯名呈請。於通中石井社地方。建立昇平社學。糾合數十村落居民。捐借銀一萬餘兩。雇覓本地丁壯團練自衛。一遇有警。即聽候調遣。可以朝發夕至。捍衛城垣。察看鄉村民情。十分固結。李等隨又將次要隘口原設壯勇。分別抽撤四千餘名。統計現在僅留水陸壯勇。共一萬七千一百餘名。所有兵勇兩項。月需經費。約須七萬餘兩。連各項費用合計。尚不致逾十萬兩之數。惟豫籌修築虎門礮臺工料。及添鑄大小礮位。仍屬必不可緩之需。李等公同商酌。此兩項除前已支用外。嗣後用費。自六月始。擬在紳士等續復捐輸項內。籌畫辦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五七

理。所有業經奏明備支之款。不許動用。至現在夷船情形。前次查明截至五月初六日止。除已起碇東駛者四十八隻外。實存粵洋十九隻。業於五月十四日奏報在案。嗣後據各該營縣陸續探報。查有逆目吐喀巡船一隻。及四月內駛到裝兵船一隻。又由該國新到十五號火輪船及小巡船各一隻。又由浙駛回逆目嘩喻巡船一隻。均於五月十四至二十六等日。駛出老萬山東去。似俱係駛往浙洋。現在粵東洋面。自二月以前。來泊逆船十六隻。及十四號火輪船一隻。又五六月新到中巡船小巡船各一隻。均泊於九洲。三角潭仔。內零丁。尖沙嘴。各處往來游奕。其自東

十九

北外洋駛回西南外洋各逆船。疊據南澳鎮各營員稟報。除四月內駛回西南外洋逆船七隻。所有逆船來往。及在粵洋停泊各數目。謹逐一查明具奏。此後陸續查明。再當隨時奏報。至虎門礮臺。為全省屏蔽。一日不修復。終屬不了之局。李等均深焦急。惟辦理棘手情形。曾於二月內據實奏明。嗣於四月內。逆船又駛到四十餘隻。分泊各洋。更未便輕於一試。現查逆船陸續東駛。其留泊粵洋者。仍有十九隻。李等惟有一面嚴加防守。一面豫備工料。隨時相機籌辦。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慎固封守之至意。

祁墳又奏。再六月十二日。臣祁墳與粵海關監督臣文豐
接准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等咨稱。倭夷在江浙一帶滋擾。現在船
隻日漸加增。恐分竄各處。欲曉以大義。喻以利害。一時難
得差往說話之人。查倭咭喇素所深信者。惟洋商伍敦元
一家。聞該商年逾八旬。恐不能前來。即擇該商兄弟子姪
內能同夷人說話了事者。酌調三人。飭令星夜來蘇。如該
商兄弟子姪內。遵調迅速到蘇。果能激發天良。實力報效。
定必破格保奏。除一面具奏外。一面飛咨飭調。臣祁墳當
即會同臣文豐傳到怡和行洋商伍敦元。及各行商人潘

二十

紹光。盧繼充。吳天垣等。面加曉諭。據伍敦元稟稱。該商身
受

國恩。值此夷務喫緊之時。自當殫竭血誠。出力報效。祇以年逾八
旬。行動艱難。恐滋貽誤。茲情願令伊親子伍崇曜。迅速代
伊前往江蘇。聽候差遣。惟伍崇曜年紀尚輕。未經歷練。恐
難得力。必須有人協同前往等語。臣等又公同商酌。查有
同順行商人吳天垣之胞兄吳天顯。明白諳練。且能解夷
語。似可協同前往。詢之各洋商。亦眾口同詞。當復傳令伍
崇曜。吳天顯。來臣衙門詢問。均稱情願一同赴蘇。聽候差
遣。臣查伍崇曜原名元薇。係

欽賜舉人。續經在部改名。加捐道銜。現因捐輸議敘。仰荷
恩旨。賞戴花翎。以郎中即用。吳天顯係遵豫東例報捐候選道員。
臣等隨諭以爾等皆渥受

天恩。此行務當激發天良。為
國家效命出力。如果實心報效。將來事竣。定各從優保奏。現
派委委員伴送。並選派通事一名。飭令隨同飛速兼程赴
蘇。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明經費銀兩數目。並籌辦夷務情形
一摺。據稱接奉諭旨。通盤籌畫。現在僅留各省征兵一千六百
餘名。本省防兵二千六百餘名。水陸壯勇共一萬七千一百餘

二十一

名。兵勇兩項。月需經費。約七萬餘兩。連各項費用。合計不致逾
十萬兩之數等語。該省此時防守情形。本省防兵似已足資調
遣。所留各省征兵。仍著該將軍等隨時相度。陸續撤回。勿致虛
糜帑餉。該省西北鄉紳士。聯名呈請。於石井社地方。建立昇平
社學。糾合數十村莊居民。捐措銀一萬餘兩。雇覓丁壯。團練自
衛。遇警並聽調遣。敵愾同仇。深知大義。著查明首倡義舉之人。
如有才具堪勝文武之任者。即據實保奏。候朕施恩。並剴切曉
諭該省各府州縣。均宜照此團練自衛。並備調遣。將來如果得
力。自當從優獎賞。即軍務告竣。未經調撥應用者。亦必概加賞
賚。務期材勇倍出。禦侮有資。方於海疆武備。大有裨益。至虎門

礮臺。及大小礮位。必應趕緊修鑄。此兩項經費。著自六月始。即在紳士等續後捐輸項內。籌畫辦理。所有前經奏明備支之款。不准動用。該將軍等總當力求撙節。以杜虛糜。而歸實用。所奏查明來往逆船。及在粵洋停泊各船數目。均已覽悉。該將軍等務當飭屬嚴密防範。毋稍疏虞。仍隨時查明奏報。又片奏飭令伍崇曜等赴蘇差遣等語。另有旨諭知耆英矣。

欽差都統哈琅阿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奉

上諭。巴雅爾等奏領兵赴防。啟程日期一摺。帶領官兵。前赴天津。已有巴雅爾等三人。足資管帶。惟山海關地方緊要。關內關外。

二十二

防堵應援。在在需人。著哈琅阿即將倭克精額。烏凌額二人酌留一人帶兵在關。一人帶兵駐紮高橋等因。欽此。查前調駐紮黑沿子。洋河口之吉林黑龍江官兵各五百名。陸續全數進關之處。業經奏

聞在案。嗣准

欽差大臣賽尚阿來咨。現已奏明將洋河口黑沿子。駐紮之吉林黑龍江兵各五百名。改擬於豐潤縣屬之李八廠。灤州屬之柏格莊。樂亭縣屬之馬頭營。及湯家河。昌黎縣屬之周家營等處屯紮等情。當經咨知帶兵副都統營總等。遵照勘定地址。已分撥駐紮。訖。至續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五

百名。已於五月二十七日起。至六月十八日止。前後分起進關。遵照

欽差大臣賽尚阿奏定安營地方。由續調黑龍江兵五百名內。撥留二百名。飭赴洋河口駐紮。其餘吉林黑龍江兵八百名。遣赴大沽北岸。北塘南塘。分撥駐紮。業已起程去訖。現查續調駐紮

威京之黑龍江兵五百名。係副都統富春管帶。駐紮高橋之吉林兵五百名。係副都統依勒東阿管帶。現已到防。前奉諭旨。俟續調吉林黑龍江兵到關時。著即即將倭克精額烏凌額二人酌留一人帶兵在關。一人帶兵駐紮高橋等情。伏思

二十三

續調駐紮威京及高橋兵各五百名。已有副都統依勒東阿富春二人分領。似亦足資管帶。惟山海關地方緊要。共計吉林黑龍江兵一千名。若祇留副都統一人管帶。一人遣赴高橋駐紮。設有警報。尚恐鞭長莫及。致費周章。再黑龍江官兵。多有不識漢字。不通漢語者。查副都統倭克精額。原係黑龍江人。言語頗通。亦識漢字。以之管帶。洵屬相宜。副都統烏凌額於二省官兵情形。亦屬熟悉。俾之一同管帶。究為得力。仰懇

天恩。將副都統倭克精額烏凌額二人。一併留關。管帶吉林黑龍

江之兵。實於防務大有裨益。再前奉諭旨。僅逆船駛至。

盛京。距山海關不遠。即著哈喇阿。派副都統一員。酌帶弁兵前往接應等因。又於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接准

盛京將軍咨稱。奏奉

諭旨。飭令熊岳水師營二處。各備精兵。屆期應援。關以外尚有黑龍江官兵一千名。如有警報。兵力覺單。著該將軍隨時酌量。即飛咨哈喇阿。於駐關吉林兵丁內。酌撥三五百名。以資協剿。亦無不可。仍當誘令該逆登岸。設法抄截攻剿。方可得手等因。欽此。咨照前來。將來

二十四

盛京等處。一有警報。即當遵奉前後

諭旨。酌派副都統。帶兵應援協剿。惟

盛京金州。復州。二處海口。距關窺遠。應援難及。似覺可虞。若惟有激勵將士。厚集兵力。各扼要隘。嚴加防範。以逸待勞。誘之登陸。相機攻剿。一經交鋒。親身督率。盡力殲除。務期大獲全勝。以仰副

聖主除逆安疆。諄諄籌備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哈喇阿奏。續調吉林黑龍江兵。全數進關。並請留副都統在關帶兵一摺。覽奏均悉。所有駐紮盛京之黑龍江兵五百名。駐紮高橋之吉林兵五百名。既有副都統富春及依勒

東阿分領。足資管帶。山海關地方緊要。俟克精額。烏凌額。均毋庸分駐高橋。即照所請。准其留關。一同帶兵。以資防守。現在逆船肆擾江蘇。難保不分竄北竄。僅駛至盛京一帶。距山海關不遠。著仍遵前旨。派副都統一員。帶兵前往接應。至金州。復州。二處海口。距關較遠。設該處有警。祇可聽禧恩知會。相機酌量也。該都統務當督率將士。扼要嚴防。毋稍疏懈。

丙午。浙江巡撫劉韻珂。三品頂帶。署浙江巡撫。下士雲奏。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三日。奉

二十五

上諭。據耆英奏。嘆逆每日閱看京報。請飭密查等語。該逆閱看京報。必有轉轉遞送之人。其為漢奸無疑。著該督撫等。派員嚴密查拏。將遞送京報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聞。並隨時隨地留心稽查。務使內地機密要事。勿為該逆竊探。是為至要等因。欽此。伏查定例。漏洩軍情大事。罪應駢首。今奸民將京報源源送給該逆查閱。較之偶爾漏洩軍情。其情尤重。亟應查獲嚴究。以絕奸細。臣等現已遵

旨。嚴飭各屬。並委明幹員弁。於水陸要隘。嚴密盤查。如有為該逆遞送京報之人。一經弋獲。即行確訊。如有轉轉遞送實情。一面正法。一面具奏。仍將軍務機宜。事事格外慎密。俾免透漏。至臣等每日所閱京報。係由坐京提塘抄寄。坐省提塘轉送。惟聞此外尚有良鄉報涿州報名目。其所載事件。

較詳於提塘之報。遞送亦較為迅速。聞良鄉涿州等處。專有經理此事之人。官紳人等。多有以重資購閱此報。故各省之事。有且等尚未知。而他人先知之者。亦有且等所不知。而他人竟知之者。伏查為逆夷遞送京報。固係外省奸民之所為。而代為傳鈔京報之人。恐亦不止一處。並請

救下步軍統領五城暨直隸總督順天府尹一體嚴密查拏。如此則各省查遞送之犯。以絕其流。在京查傳鈔之犯。以杜其源。似辦理較為周密。

二十六

於本月十四日。攻陷鎮江府城。揚州府暨江甯省城。均屬危急。揚威將軍因接該省警報。擬將前次調浙之各官兵。揀派親帶前往勦辦。業經繕摺具奏。並因浙省兵力單弱。屬臣於省外各標營酌量備調一二十名。來省防禦。臣查鎮江揚州為南北通衢。而江甯乃該省根本重地。今該逆逞其狂悖。已將鎮江攻陷。其揚州江甯均逼處江濱。設有疏虞。關繫匪淺。揚威將軍急欲前往救援。惟浙省自上年至今。歷次奏調各省官兵一萬五千餘名。自江蘇寶山告警。疊經揚威將軍先後調往兵六千餘名。茲又擬帶去兵三千餘名。是他省兵業已分去大半。現在定海鎮海兩處洋面。夷船尚有二十餘隻。為數本屬不少。且自浙省自鎮

江等處。計內地程途。則幾及千里。而該逆帆檣靈便。由海道折回。可以朝發夕至。該逆詭譎多端。難保其不因浙省兵單。復來滋擾。省垣緊接尖山海口。現值伏汛之際。潮汐正旺。必應添兵防範。以期嚴密。但腹裏各營兵丁。除現在曹江等處派防外。本營存兵無多。應留以守衛巡緝。不便再調。惟黃巖温州等兵。前因其近處海口。徵發較少。本年四月間。乍浦失守。省中需兵。遂用曾經撫臣劉韻珂與揚威將軍籌商。已調該數處兵二千餘名。來省備用。尚未起程。因乍浦夷船退去。檄飭仍留本境。聽候另調。今省垣需兵防守。自應仍在該處調撥。第現在溫台洋面。均有盜船

二十七

游奕伺劫。未便竟調至二千餘名之多。以致顧此失彼。臣逐加的稟。擬調黃巖温州兩鎮兵各三百名。台州協兵一百五十名。處州衢州樂清平陽四鎮協兵各一百名。瑞安協兵五十名。共兵一千二百名。均飭令星速整裝。聽候撥調至省防禦。以備不虞。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者英奏。嘆夷每日閱看京報。當經降旨著該督撫等嚴密查拏遞送之人。一面正法。一面奏聞矣。茲據劉韻珂等奏。遵旨嚴飭各屬。於水陸要隘盤查等語。此項為該逆遞送京報之人。即係漢奸無疑。總當設法訪查。一經弋獲。即著確訊如何。轉遞送實情。從嚴懲辦。此外江蘇福建廣東等省。亦

著仍道吉嚴密查拏。並於獲犯後根究來蹤。據實奏聞查辦。以杜奸宄。

又

諭據下士雲奏。浙省兵力較單。請酌量添調防守省城一摺。據稱浙江所調各省官兵。因江蘇地方逆夷猖獗。屢經先後調往六千餘名。現在奕經駐紮王江涇。尚須帶兵策應。省城兵力較單。著准其添調黃巖溫州等處鎮協各兵一千二百名。赴省城防禦。至所稱溫州台州洋面均有盜船遊奕伺劫。仍當迅速拏辦。毋任日久蔓延。

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奏。竊自十八日。接准江蘇撫

二十八

臣程高來咨。將鄂所帶四川廣西官兵。在於丹陽以西。擇要屯紮。以防逆夷內犯。鄂即飭令江西都司管明富帶領官兵五百名。前往新豐鎮一帶屯紮。晝夜嚴密巡防。時有逆夷使令黑鬼漢奸來探道路。經官兵追撲落河者多名。茲於二十三日。據鎮江府知府祥麟稟稱。轉據丹陽縣金令來稟。現據探報二十二日午刻。鬼子從北門鼓吹出城上船。現在鎮城並無鬼子。惟城內仍有埋藏鐵礮木匣。不知何物等語。鄂當即札飭該知府祥麟。飭令丹陽縣知縣錢燕桂會同鎮江營參將陳慶祥。帶領江南官兵協同彈壓。以免四鄉土匪乘機搶掠。二十四日午間。據差探回

報逆夷實在情形。自二十二日上船之後。仍時使令黑白

鬼子漢奸或數十名。或百餘名。在城內外到處遊巡。約計

城內尚有逆夷漢奸二千餘名。並見鄂等前在城外紮營

地方。均有逆夷在彼駐紮。其兵船自甘露寺起。至金山銀

山。間斷拋泊。共有四十五隻。中有二十餘隻。係從外洋甫

經駛入。並聞多有開至儀徵三江口一帶江面等語。鄂復

查該逆夷詭譎異常。二十二日。忽行退出城外。二十三日。

城內復有黑白鬼子漢奸多名。倏去倏來。如鬼如蜮。令人

難測。鄂晝夜籌思。寢食俱廢。現已密派員弁兵丁。改裝本

地窮民混入鎮江府城。夤夜掩襲。未知能否得手。惟有披

二十九

肝瀝膽。與廣州將軍耆英同心協力。籌商勦滅之策。以冀

仰報

鴻慈於萬一。

諭軍機大臣等。齊慎奏逆夷現在情形一摺。據稱探明逆夷於二

十二日。由鎮江北門出城上船。仍時令黑白鬼子漢奸數十百

名。在城外巡遊。約計城內尚有逆夷漢奸二千餘名等語。覽奏

均悉。該逆詭譎異常。既已退出鎮江。復留鬼子漢奸多名。難保

不誘令我兵深入。別圖陷害。著齊慎曉諭兵民人等。暫緩復業。

免墮奸計。城內埋藏鐵礮木匣。仍須探明作何用處。逆船有二

十餘隻。係從外洋甫經駛入。其開至儀徵三江口。究有若干船

九 二下

隻。意欲駛往何處。著一併查明具奏。該參贊大臣現駐紮丹陽。以西擇要防禦。又飭令官兵五百名。前往新豐一帶屯紮。新豐為內地緊要門戶。務當嚴密防守。勿令該逆窺伺竄入。尤宜稽查漢奸。恐代為探蹤路徑。至揚州一帶。為該逆所垂涎。本日已另降諭旨。飭令麟慶但明倫分別加意堵禦矣。

又

諭。據齊慎奏。逆夷於二十二日。由鎮江北門退出回船。仍留二千餘人在城。其船有開向儀徵三江口一帶停泊等語。該逆舍鎮江而北渡。必係窺伺揚州。前調山東河南兵丁計日可到。著麟慶酌加調撥。傳諭但明倫竭力守禦。其河道應填塞者。即行填塞。以斷其竄入之路。總宜層層布置設伏。互為聲援。前路要隘。固當撥兵嚴守。而後路接應。尤不可虛。勿專注意江干。孤軍無助。一經挫失。該逆則如入無人之境。又蹈他處覆轍。是在該河督等洞燭機宜。妥為調度。其所保全者大矣。懍之慎之。將此諭知麟慶並傳諭但明倫知之。

七月丁未

諭軍機大臣等。盛京旅順口地方緊要。前經著英籌議。派令水師在船四十隻。遊奕洋面。藉名捕魚。專探夷人虛實。為乘夜攻剿之計。旋經禧恩奏。所雇船駕駛不穩。無濟於用。業經撤散。惟是該處海面遼闊。砲力不足以及遠。又無船隻為進攻之具。萬一

三十

逆船駛至。必將據為巢穴。若於此處屯紮重兵。安設砲位。恐戰守均難得力。仍著該將軍酌量情形。或移向後面。庶兵力較厚。轉為得用。其沿海居民及海中各島民人。儘可勸其內徙。斷其接濟。俾逆夷無可劫掠。復將島內水井設法填塞。僅留數處。置毒其中。較之分兵防衛。更當有益。其如何斟酌辦理之處。著該將軍再行悉心籌議具奏。至金州復州二處。距山海關較遠。前已諭知哈琅阿設或有警。聽候禧恩知會。相機辦理矣。

欽差大臣耆英奏。竊查暎逆自潛據定鎮甯波之後。未敢大肆猖獗。若彼時設法羈縻。尚易著手。迨於四月馳抵杭州。該逆業已退出甯波。別萌逆謀。已可概見。是以先陷乍浦。繼攻

三十一

上寶。逆賊日熾。驕矜日益。率前同伊里布會銜發給照會。約見首目。該逆藉詞推諉。並見逆船日增。撫之一字。有所不受。率自恨無能。死不足惜之處。業於五月二十六日。附片奏蒙

聖鑒在案。嗣因該逆於六月初十日。大幫船隻。闖過閩山關。第一面來援京口。一面致嘯喘噴信。遣通識陳集送往。該通識於六月十六日持回覆文。內稱此事甚大。不能以往來信函。可以定議。通字奉到六月初八日

廷寄。當會同伊里布。密書照會。聲明該國欲訴冤枉。大皇帝若不洞悉。焉能包荒於今日。此事原非筆墨所能商。尤非

文書所能定。即應各派人員。先行會議。兩國大臣。再當面見善定等因。復遣陳志剛送往。嗣伊里布遵奉

諭旨。即行折回乍浦之任。六月二十一日。陳志剛始行持回。首目

覆文。內稱彼此先行派人會議。甚屬有理。惟須照所開三

事方能善定等語。等查該逆要求之處。誠如

聖諭。不外牟利之心。正可乘機設法羈縻。等隨即發給單銜照會

將欽奉

指示。作為等已意。推誠布公。明白剴切。詳細寄知。並飭令將所派

之人開明。以便會議通商事宜等因。於六月二十三日。復

遣外委陳志剛馳往。該外委迄今尚未旋回。等正深焦灼。

三十三

六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兩奉

廷寄。仰蒙我

皇上指示。有應行便宜從事之處。即著從權辦理。此事但期有成。

朕亦不為遲制等因。欽此。等跪讀之下。愧懼交深。五中欲裂。敢

不激發天良。慄遵辦理。除將密寄封固飛咨伊里布。令其

星速前來。以便會商妥辦外。惟往來傳信。僅外委陳志剛

一人馳遞。實屬棘手。不勝焦悶。伏思等數十年來。仰荷

高厚鴻慈。雖肝腦塗地。曷能圖報於萬一。茲當致命之日。又何敢

念及身家性命。成敗利鈍。惟逆夷詭詐萬端。反復無常。兼

之漢奸唆使。逆謀叵測。不堪設想。今密籌羈縻事宜。關繫

甚鉅。縱使等愚昧糊塗。尚知慎持

國體。俯順夷情。委曲籌辦。究竟不知能否濟事。惟有竭犬馬

愚誠。以冀報稱。俟外委陳志剛旋回。該逆夷如何覆信之

處。再行據實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遵辦羈縻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計此次諭

旨到時。伊里布業已前來。自當會同妥商籌辦。一切朕亦不為

遲制。至兩國大臣會議。原欲速成其事。惟夷情叵測。面商一層

尚宜斟酌。該國如果專意通商。祇須各派親信之員。互相傳話。

亦能商議妥協。現經派委著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如該夷所商

三十三

在情理之中。該大臣等儘可允諾。惟當告以彼此商安奏明。即

可施行。不必再有游移。儻反覆開導。該夷仍不受撫。惟有小心

守禦。相機辦理。現在江北江甯等處。仍當各扼要隘。併力防維。

著著英會同齋慎激勵將士。於丹陽新豐一帶。有可堵截之處。

即行設法堵截。勿令逆夷竄入。並隨時確探夷情。一有可乘之

隙。或扼其前。或斷其後。設法火攻。慎勿坐失機宜。前已有旨。令

奕經駐紮王江涇。聽候該大臣等消息。羈縻一節。如有成說。即

速知會奕經。儘必須用勦。亦即飛速知照。庶可領兵前來勦辦。

再昨據祁項等奏。已飭令洋商伍崇曜。吳天順。兼程前來。該員

等到時。著英酌量差遣可也。

戊申。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因該逆船停泊江甯江面。情殊叵測。當遣千總陳柏齡。武舉張攀龍。齎臣照會該逆首。文書前往投遞。旋於月之二十五日。該弁等回省。齎有該逆首嘖嘖。覆文。情詞尚屬恭順。其意極欲結好。總要。大皇帝欽命全權大臣。前來商辦。即可罷兵等語。臣當即擬撰覆書。欽遵。

諭旨。告以

大皇帝降旨。交著著伊里布。辦理此事。則著著伊里布。即係欽差大臣。不必再有疑惑。並告以事之通乎情理者。皇帝無不施。

三十四

恩。否則斷難

允准。即臣等亦不能乞請。除其頭目巴鄂二姓。另文所請贖省會。以免戰禍等語。語甚不倫。辨文覆絕外。即如戰費一層。甚為無理。臣前此照會該夷書內。已將此意先為透出。再看該逆如何措辭。臣竊思廣東兩次辦理此事。總未了結。雖緣該逆反覆講張。要求無厭。亦緣中間來往傳信之人。多為兩可達就之詞。苟且目前。以致該逆反覆有所藉口。此次辦理。總要明白曉暢。多方譬喻。可則可。否則否。新釘鐵。一字不可改易。方可消其希冀之念。以堅其嚮化之誠。庶於事有濟。不至再有後患。蓋逆夷慣施詭計。我則純用。

至誠。逆夷恃強相逼。我則以理屈服。彼雖異類。亦具人心。惟德則可以感化。似非口惠權術。所能冀其心折也。臣職兼鹽漕。該逆據我咽喉之地。若再因循歲月。使我糧艘不能歸次。漕米何以兌關。儀徵不能捆鹽。游徒何所得食。兼之江蘇一帶。專待川楚之米。源源接濟。而道路梗塞。商販不前。其禍患之深。誠有不堪設想者。臣晝夜焦思。憂心如焚。非徒慮江甯省城之橫遭蹂躪也。伏願

皇上飭下著著伊里布。迅速妥辦。及早了結於

國計民生。均關至要。臣受

三十五

恩深重。目擊情形如此。不敢不據實直陳。再在籍紳士蔡世裕。先經臣選接商籌。如團練義勇。建置柵欄。購買米糧等事。均已辦有條理。茲將所奉

諭旨傳知。益復感激奮勵。力籌守禦。其周開騶。湯貽汾。亦同深義憤。襄助實多。目下省城內外。備防嚴密。民情安堵如常。逆船數十隻。仍在金山一帶停泊。瓜洲儀徵。江浦。江甯。各江面。俱有逆船寄碇。臣仍會同將軍德珠布。提臣劉允孝。加倍小心。嚴守城池。不敢稍形懈怠。

牛鑑又奏。臣前奉

諭旨。飭查逆船。能將巨礮安設大桅之上。居高擊我。其礮子能擊若干里。此外杉板火輪船隻。是否亦有桅上之礮。再行細詢。馳

秦又奉

飭查該逆從新開繞進北門。上海遠已失守。究竟該處是否有將弁防禦。曾否交鋒。文武員弁。作何下落等。因欽此。道經分別飭查。嗣據在吳淞接仗受傷之署遊擊張蕙稟稱。遵查該逆之大夷船。高與海塘上土埭相平。船旁安設二礮。轟擊土塘土埭。均皆塌卸。其大夷船桅上之礮。約擊三四里。大桅居中。尚有木斗二三箇。伏有夷匪。施放火箭。燒我塘上帳篷。其火輪杉板船上。雖有大礮。不能繫於桅上等語。又據署松江府王紹復稟稱。上海縣城內各官。文有巡道知縣縣丞王簿典史。武有遊擊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等官。縣城

三十六

係於五月十一日失守。查得縣丞慶仁。主簿李國瑞。先於初四初八等日。委解礮位銀兩。赴省赴郡公出。巡道巫宜。稟因寶山先於初八日失守。夷船可由黃浦江直駛城下。道庫貯有軍需銀兩。及總管糧臺所貯餉銀軍火文卷等項。慮為賊有。於初九日。督率丁役。一併解送松江府城。並以府城一水可通。面商該府添兵固守。十一日折回上海。逆夷已攻破縣城。該道隨收集潰兵。於陸路堵禦。以防內竄。知縣劉光斗。典史楊慶恩。守備王嘉謨。千總徐朝棟。俱在縣城守禦。遊擊封權。帶同千把外委王振邦。洪家聲。劉殿華。姚玉成。在距城五里臨江之李家廠礮臺守禦。十

一日午刻。逆夷大輪杉板等船。飛駛到廠。該遊擊等聞礮轟擊。夷匪連開大礮回擊。將礮臺打塌。我軍復開礮擊鳥槍拒擊。該夷槍礮火箭齊發。將卒多有受傷。夷匪即上岸。由新開直趨北門。知縣劉光斗。帶同兵勇出城迎敵。被槍箭致傷右臂等處。擠入稠眾之中。匪眾即逼北門。王家謨。徐朝棟。楊慶恩。俱在城上。率眾用槍礮抵禦。逆夷火箭洋槍齊發。一面爬越城牆進內。放入夷匪。該守備等均各受傷出城。劉光斗。楊慶恩。見城已失。投入江中。劉光斗。漂至下游。經漁戶撈起。楊慶恩。被溺殉節。殞命。此飭據查覆夷船安設礮械情形。及上海文武防禦交鋒傷敗失守之情形也。

三十七

諭內閣。牛鑑奏。查明上海文武官員下落等語。上海縣典史楊慶恩。捐軀殉節。情殊可憫。著交部照例賜卹。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現在逆夷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昨已降旨。飭令耆英。會同伊里布。妥為辦理。諒已盡心籌畫。著該督發給照會。告以耆英。伊里布。皆係親信大臣。奉有諭旨。專辦此事。祇須兩國商量妥協。該大臣等即可定議。並無游移。惟此次辦理。必當十分明白簡易。一勞永逸。勿貽後患。至防禦等事。仍應一律嚴密。不可大意。據稱在籍紳士。團練協防。朕心甚慰。該逆反覆無常。情殊詭譎。省城等處。仍應有備無患。又另片奏。遵查上

海官員下落已悉。仍俟查訪明確。再行具奏。

庚戌。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奏。竊等奉
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十七日。奉

上諭。此次逆夷攻撲乍浦。人數並不甚多。何至遂被攻陷。可見官
兵並未與逆夷接仗。此平日紀律不嚴所致。思之深堪痛恨。著
奕經等查明。是日首先逃散弁兵。著一面即在軍營正法。一面
據實奏聞。毋得稍存姑息等因。欽此。又四月十九二十四等日。
疊奉

上諭。將首先潰散之將備兵丁查出。即以軍法從事。以警其餘各
等因。欽此。仰見我

三十八

皇上整飭戎行。激揚士氣之至意。伏思逆夷在各海口。鴟張為患。
雖云船堅礮利。而我兵能人人思奮。勇往直前。何至堅城
遽被攻陷。誠如

聖諭。皆由士氣不揚所致。亟應嚴加懲辦。以振軍威。當即奏明。由
李特依順前往乍浦。安插駐防兵丁。即行嚴密訪查在案。
李特依順於馳抵嘉興後。將掩埋撫綏各事宜。次第辦理。
並飭翼長安徽壽春鎮總兵尤渤。江甯城守協副將豐伸
泰等。確查當日接仗。何處兵勇首先潰散。係何員管帶。密
為詳查。嗣據該翼長等稟稱。查得逆夷於四月初九日。將
大號夷船二十八隻。排列西行。況天后宮葫蘆城礮臺外

一帶。施放連環大礮。乍浦副都統長喜督飭官兵。亦開礮
對敵。該逆復將杉板船隻。往返載渡鬼子。約有二三千名。
由黃山嶺唐家灣。兩路登岸。爬山。火箭火槍齊發。直撲該
處隊伍。該處祇有守備張行。營帶山東鄉勇三百八十
名。遊擊洪應達。帶領太湖營兵丁四百名。在彼防堵。當經
漢中鎮總坤。以該處兵力較單。即率領陝甘官兵八百餘
名。前往策應。詎該逆槍猛礮烈。已將該處兵勇擊退。復轉
過常山。與陝甘官兵對敵。該官兵擊退逆夷三次。轟斃紅
夷無數。我兵亦多被傷。其時中衛協副將哈拉吉那。帶領
親隨兵丁。往來策應。至常山坡。見陝甘官兵接仗。當即持

三十九

槍打倒紅夷數名。不防被坡下漢奸。用矛戳傷右腿。站立
不住。被親隨兵丁搶出重圍。又有紅夷搶用本處小船。接
連杉板為橋。由天后宮上岸。約有千餘名。該處係遊擊張
紹廷。守備朱昌熾。管帶乍浦水師營嘉興協兵三百名。
在彼防堵。亦被逆夷大礮火箭擊退。該逆遂繞至燈光山。
與八旗滿洲官兵接仗。彼此傷亡不少。又有漢奸勾引逆
夷千餘名。由牛角尖。檀樹泉。兩路登岸上山。一抄滿營官
兵後隊。一抄陝甘官兵後隊。彼時滿營陝甘官兵。腹背受
敵。仍行奮力轟擊。緣逆夷大礮猛烈。已將葫蘆城一帶礮
臺房屋打倒。乍浦副都統長喜。身受重傷。經馳騎校成明

救至乍城。不意漢奸帶引逆夷。爬城放火。殺斃守門官兵。開門擁入。維時滿營陝甘官兵。正在接仗間。見城南火起。知乍城已失。又見徧山四面皆賊。勢孤難支。遂退保平湖。副都統長喜亦經成明等搶出。退守平湖。延至四月二十二日。因傷身故。又查海口汛。西行汛。東木廠等處。有守備李繩淦等。管帶嘉湖兵丁二百名。分守防堵。俱被逆夷槍斃。轟散。杭嘉湖道宋國經管帶水手壯勇等一千餘名。在城外西行汛木廠後埋伏。聞唐家灣等處交仗。官兵漸潰。隨遣遊擊李漸磐都司毛亮。分帶水手壯勇八百名。前赴策應。該道隨後督飭馳往乍城守護。不料甫至西門。寫橋已被逆夷拆斷。城上火箭火槍齊發。綠壯勇人雖踴躍。皆係手持長矛短刀。難禦火器。又有逆夷從城外東南抄襲。接仗前後。火器兇猛。壯勇多有傷亡。勢難抵敵。該道因火箭從迎面射來。閃身躲避。跌落塘下。致傷左腿。經壯勇救起。退至平湖。並稱此次接仗。滿營官兵。陝甘官兵。最為奮勇出力。帶傷者共計一百餘員。陣亡者共計四百餘員。名壯勇人雖強悍。因不諳習槍礮。多用刀矛短械。難以禦火器。是以徒有傷亡。未能得力。其嘉湖乍太四營兵丁。一聞鎗礮之聲。心驚膽怯。不能奮力支持。隨即退走。竟多潰散。不知下落。各等語。等詳。各處稟報均屬相符。猶

恐尚有不實不盡。復一面派員暗訪。一面札飭嘉湖乍太四營帶兵官來轅面加詰訊。據太湖營遊擊洪應達供稱。當日逆夷攻撲乍浦唐家灣。礮彈如雨。弁兵各持器械奮勇迎敵。該夷槍礮猛烈。又有漢奸引領夷逆。由陳山後面。繞至官兵背後。槍箭並發。官兵均有傷亡。力不能支。漸敗。漸退。止賸遊擊與槍矛兵丁二三十人。實難抵禦。被兵丁拖挽下山。將退保乍城東門。寫橋業已抽去。遇見夷逆已經登岸。遊擊祇得收集弁兵。退守平湖。密查彼時與逆夷決戰之際。惟兵丁印永富。朱甫甲。前行各兵隨後一同敗退。又查署把總沈大熊。接仗敗退後。該弁先到平湖查點各兵內。有陣亡兵丁四名。受傷兵丁四十三名。受傷把總額外二名。遊擊右腿槍傷。現已平復。無下落兵二十三名。事後投回兵丁六名。等供。據嘉興協守備李繩淦供稱。嘉協兵丁。俱係分布沿海東西山寨二十一處。瞭探。內有奉派海口汛。烏槍兵丁二十名。係守備管帶防禦。是日夷船自天后宮汛東首。放礮轟擊。離海口汛里許。被逆礮轟起。石塊。擊傷兵丁十六名。並傷守備左腿。該逆已由東首燈光山登岸。守備因兵丁多經受傷。勢難擊敵。不得已將傷重兵丁。就近安頓。餘即退至平湖。委無首先潰散情事。共計本汛受傷兵六十一名。陣亡兵三名。自行投回兵四名。

無下落兵十四名等供。據乍浦水師營守備朱昌猷供稱。守備派在天后宫汛防堵。四月初九日。夷船直撲天石宮等汛。守備隨同定標遊擊張紹廷。開礮擊斃夷匪多名。兵丁亦有傷亡。守備親自照苗施放大礮。互相攻擊。逆夷不能攻進。暗令杉板小船。由隔天后宫四里許之東面後山。蟻附登陸。分抄燈光山後。該處係把總韓大榮帶兵五十名。與逆夷死戰。被鉛子打入咽喉陣亡。兵丁亦傷亡多名。夷匪已從東山進城。逆船在海口開礮不絕。守備正在攻擊之時。夷匪忽從背後攻擊。守備腹背受敵。被鉛子打傷頭頸。各弁兵俱有傷亡。實係力不能支。並未首先潰散。至

四十二

專防該汛之弁。係左營署千總程鶴齡。再後投回之兵丁蔡國良楊進煊二名。計陣亡把總一員。兵丁十二名。受傷官四員。兵丁七名。事後投回兵丁五十二名等供。據湖州協千總朱大烈供稱。千總派帶本協兵一百名。埋伏西塘後面。當日逆夷由東登岸。離西塘甚遠。當奉杭嘉湖道飭赴查探。千總行至海塘地方。見葫蘆城起火。土城上均有紅黑夷匪。並有夷匪由東開放槍礮。蜂擁而來。即趕回稟覆。又見數百人從東北角起來。彈子火箭。勢甚猛烈。千總失足跌下海塘。即敗退平湖。實因眾寡不敵。並非首先潰散。查陣亡兵三名。受傷兵六十一名。事後投回兵丁四名。

無下落兵十四名各等供。曩與委員查訪情形無異。伏查逆夷火礮火箭。雖云猛烈。各營兵丁。果能如滿營及陝甘官兵。奮力迎拒。亦尚不致遽爾債事。乃嘉湖乍太兵丁。膽力怯弱。一見夷人槍礮猛烈。即不能奮力支持。多被擊退。以致攻陷乍城。實堪痛恨。茲查嘉興協有未歸隊兵丁十四名。湖州協營有未歸隊兵丁十六名。太湖營有未歸隊兵丁二十三名。此等無著兵丁。顯係先行潰散。畏罪潛匿。即遊擊洪應達供稱。接仗時。先行之印永福朱甫田二名。並未歸隊。更可概見。若不嚴查懲辦。何以振士氣而肅軍威。當將未歸隊兵丁五十三名。開單飭令各該營帶兵官

四十三

一面另選精壯餘丁。挑補足額。以資防禦。一面行查各原營。及該兵丁等家屬。嚴行查拏務獲。到日即行按律正法。以肅戎行。此外先經潰散。自行投回之兵丁六十二名。相應開單請

旨。交部定地發遣。充當苦差。再行遵辦。至帶兵各員弁。平日不能申明紀律。嚴加訓練。致兵丁等怯敵潰散。均有應得之罪。未便因其並未隨同潰散。稍事寬容。相應請

旨。將退敗後未隨大隊行走。先到平湖之太湖營署把總沈大熊革職。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其管帶太湖營兵丁防守唐家灣之太湖營遊擊新升廣東新會營參將洪應達。管帶

乍浦水師營兵丁防守天后宮之定海左營遊擊張紹廷。乍浦中營水師守備朱昌熾。管帶嘉興協兵丁防守海口。汛之嘉興協右營守備李繩淦。該員弁等。雖均帶有傷痕。究未能督催弁兵奮勇禦敵。應請

旨一併革職。降為兵丁。以觀後效。杭嘉湖道宋國經。係巡撫劉韻珂奏明。派令在乍辦理防堵。並由琴等委令彈壓壯勇水手各事宜。該道駐紮半載有餘。去冬逆夷兩次竄近乍洋。尚能鎮靜守禦。又總辦督飭四品頂戴批驗所大使鄭鼎臣。辦理出洋焚燒夷船。著有微勞。並於接仗時。率令勇壯親冒矢石。指揮接應。惟因前路兵已潰散。逆夷逼近。躲避

四十四

火箭。以致跌落塘下。受傷被救。與怯敵畏避者。尚屬有間。惟該道究有防堵之責。未能辦理妥協。功過究難相抵。仍應請

旨交部議處。至漢中鎮總兵德坤。帶兵策應。擊殺逆夷極多。甚為出力。應請免議。甘肅中衛協副將哈拉吉那。係於本年二月間。甫經代管嘉湖乍太四營兵丁。為時未久。且該副將於接仗時。往來策應。腿受矛傷。並非怯敵退避。可否邀免議處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其餘管帶湖州協兵丁之千總朱大烈。乍浦水師營署千總程鶴齡等。統俟等另行咨部。分別降革。以示懲儆。

諭內閣。奕經等奏。查明乍浦接仗情形。將陣亡員弁開單呈覽。浙江乍浦滿洲右營佐領委署左營八旗前鋒翼領英登布。右營防禦黃順。左營佐領隆福。駝騎校伊勒哈魯根順。著左營佐領右營防禦額特赫。右營駝騎校該杭阿。水師營把總韓太。營陝甘固原城守營千總李廷貴。蔡旗堡千總張淮泗。永昌營把總王榮。莊浪營把總孫登霄。甘肅提標前營把總馬芝。營署西安營外委藍翎馬兵朱朝貴。土門堡額外外委馬成功。臨陣捐軀。情殊可憫。著交部照例賜卹。以慰忠魂。其陣亡兵丁。應得卹典。著另行咨部辦理。

又

四十五

諭。奕經等奏。查明乍浦接仗實情一摺。此次陣亡員弁。業經降旨賜卹。其先經潰散自行投回之兵丁張九皋等六十二名。著刑部定地發遣。充當苦差。太湖營署把總沈大能。於退敗後。未隨大隊行走。先到平湖。著革職。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太湖營遊擊已升廣東新會營參將洪應達。定海左營遊擊張紹廷。乍浦中營水師守備朱昌熾。嘉興協右營守備李繩淦。雖均帶有傷痕。惟未能督催弁兵奮勇禦敵。著一併革職。降為兵丁。以觀後效。杭嘉湖道宋國經。駐紮乍浦。半載有餘。辦理未能妥協。著交部議處。漢中鎮總兵德坤。帶兵策應。擊殺逆夷甚多。甘肅中衛協副將哈拉吉那。往來策應。腿受矛傷。尚非怯敵退避。著加恩免

其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查明乍浦接仗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將陣亡員弁賜卹。此次接仗。滿洲陝甘官兵。最為出力。嘉湖乍太四營兵丁。聞聲驚怯。竟多潰散。不知下落。現據查出兵丁印永富朱甫田前行。並尚未歸隊兵丁五十三名。著即嚴飭查拏務獲究辦。其投回之兵丁張九皋等。已著該部定地發遣。把總沈大熊等。均已分別革職。所有千總朱大烈。署千總程鶴齡。即由該將軍咨部降革。以示懲儆。此次乍浦失事文武各員。現已查明懲辦。其甯波定海鎮海失事各員。亦著趕緊查明定議究辦。毋稍遲延。

四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八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七月辛亥。

欽差大臣耆蔭書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奏。六月二十七日。鄂伊里布。拆回無錫。與鄂耆蔭書正在籌商。適外委陳志剛持回前日囑囑噎回信。內稱如貴大臣果奉

大皇帝昇以全權。即照我所討。自主善定。望即明白指示。本公使方能咨會統領等戰兵。俾得兩相派員。先行詳議等語。鄂等以該夷終欲有全權名目。方可會議。責屬挾詐。當公同熟商。不得不權宜速覆。是以照會內以

欽差大臣即與全權無異。事可專主。無須猶豫等因。復令陳志剛

一

即行送往。查丹陽逼近京口。而陸路兩站直達江甯。該首目如在京口。即可將就籌議。如已西駛。亦可趕赴江甯。善定大局。伏思前之羈縻。不過緩兵之計。事已至此。鄂等惟有勉力從權。籌商妥辦。不但不敢慮及掣肘。亦不敢念及身家。委曲完全。但期於事有濟。上可以顧持

團體。下亦不致有拂夷情。除俟陳志剛齎有回信。再行斟酌辦理。今鄂等由無錫前赴丹陽。雖常州現有防兵四百五十名。究屬聲勢不能聯絡。況無錫路通江陰。地方緊要。必應揀派官兵以資防守。當飛咨撫臣程晉采。查照派防。以昭慎重。

者英等又奏竊惟逆跋方張狡焉思逞非仁義恩德所能喻必須捷伐以彰

天討若拘泥現在商辦不豫為籌備轉恐有誤事機今逆艦從鎮江西駛漸至浦口儀徵由此而上恐潛入安徽當塗和州地界若從上游安徽之安慶江西之九江湖北之武昌漢陽各集重兵多攜槍礮火攻器具順流壓下逆夷勢必不支兼之長江南北兩岸官兵併力攻擊縱使不能大獲全捷而京瓜二口定可疏通既有裨回空糧艘尤有濟來年新運南北路通淮揚之鹽梟莠民易於查察安戢惟火攻器具必須安於靈便木筏之上以期有濟相應請

二

旨飭令江西安徽湖北撫局不動聲色慎密妥速製造務期多多益善備會議之事不能善定其火攻之舉亟應飛咨上游省分約定日期將火具木筏順流放下源源不斷諒該逆亦無從施其伎倆彼時定必竄出福山應請由揚威將軍豫令鄭鼎臣在於江海匯流處所隱藏火攻船隻攔截痛剿以快人心

諭軍機大臣等者英等奏逆夷披猖情形覽奏憤恨之至前有旨諭知該大臣等妥籌商辦並許便宜從事現據奏稱已由無錫前赴丹陽如該首業已西駛即可趕赴江甯善定大局等語兩載以來沿海生民突遭蹂躪朕心實有所不忍與其兵連禍結

何如息事安民是以屢經密諭該大臣等設法羈縻以全民命此朕萬不得已之苦衷諒該大臣等必能善體朕意期於有成著即遵照前旨妥為籌辦不必他有顧慮也另片奏逆跋方張豫為籌備此亦不得不然之事現已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安徽江西湖北各省趕備兵勇密造船筏聽候該大臣等調遣並諭知奕經將所帶官兵先由王江涇不動聲色前赴常州一帶聯絡聲勢該大臣惟當妥密布置毋令逆夷藉口奕經仍駐王江涇聽候者英消息妥商防勒事宜其所請密派鄭鼎臣等於江海匯流處所相機攔截一節亦已諭知奕經照辦仍著者英詳細飛咨萬勿遲誤僅陳志剛回報該首已就範圍即著善議妥辦如說請披猖該大臣等度非情理所能喻即一面奏聞一面飛咨江西安徽湖北等省各集重兵整備船筏火攻礮械順流壓下並迅即知照奕經馳赴江蘇會同勦辦再前有旨令潮州鎮總兵李廷銓迅赴江蘇交者英差委建昌鎮總兵桂明迅赴安徽隨同程霖采辦理防堵著即飛咨李廷銓速行來蘇酌量何處緊要即相機調遣者英務即斟酌萬全妥慎辦理

三

又諭前有旨諭令奕經帶領得力將弁兵勇駐紮王江涇聽候者英消息本日據者英等奏現在逆跋方張必須豫為籌備常州雖有防兵四百五十名聲勢究不能聯絡無錫路通江陰地方緊

要必應揀派官兵俾資防守等語著奕經即將所派將弁兵勇不動聲色密行移至常州一帶妥為安置該將軍仍駐紮王江涇聽候者英消息一經接到者英咨會即飛速管帶前往相機防剿再該夷在江肆擾聯踪西駛本日已飭湖北江西安徽各督撫密備船筏豫為將來順流下壓縱火焚燒之計如該逆復由福山竄出著即密令鄭鼎臣等在於江海匯流處所隱藏火攻船隻攔截痛剿該將軍務當先事豫籌嚴密妥辦毋稍張皇亦無誤機宜是為至要如能堵剿成功豈非奕經之懋績與

又

諭本日據者英奏逆船西駛漸至浦口儀徵等語現在逆徒方張僕竟沂流而上深恐擾及沿江各省因思江面究非海洋可比若從安徽之安慶江西之九江湖北之武昌漢陽各集重兵多備船隻槍礮及火攻器具順流壓下則逆在下風其勢易於焚擊著安徽江西湖北各督撫接奉此旨即迅就該處情形酌量或備船隻或用木筏及一切火攻器具派委得力文武員弁統領兵勇隨時確探逆夷蹤跡一經接到者英咨會即行順流放下層層接應多備槍礮合力攻剿並飭令互相援應毋分彼此不但自固藩籬即鄰境亦藉資保衛儻逆夷得受大創不致天塹有阻梗之虞該督撫等之功甚偉也勉之慎之

壬子參贊大臣齊慎奏前因該逆夷心存叵測恐鎮江

府城久為所據勢必由陸路內犯丹陽以至蘇州一帶須先設法懲創而賊眾兵單白晝明攻實難制勝惟有黃夜摸樁或可得手適有隨營即選從九品郭藩會同即選縣丞齊在鎔甘肅藍翎把總程譜四川藍翎把總黃大勝藍翎外委袁玉春六品軍功楊得勝等面稟願帶精兵前往當即密授機宜編聯暗號飭令帶領自告奮勇之精兵三百名改裝本地民人挑賣菜蔬食物內藏短刀混入鎮江府城隨時相機行事二十八日據其回稟探知逆夷等均

五

路僻巷二十七夜三更後該員等聞府署中尚有逆夷盤踞因囑各兵銜枚前去暗襲潛殺逆夷驚覺喊叫忽有騎馬夷目數名帶領多人從府署內馳出我兵奮地突出亂砍郭藩復囑兵丁紛拋磚石擊斃馳馬夷目一名弁兵等早在各逆夷寓屋門傍以及要路僻巷暗中埋伏逆夷竄出者我兵或兩傍砍殺或突出截擊大股逆夷擁出正街適有前任兩湖督臣周天爵送給禦敵散藥迎面撒去賊眼登時昏迷紛奔亂竄多致碰跌倒地兵丁刀砍棒擊傷斃逆夷不計其數後有騎馬夷目開放大礮火箭槍出城外兵丁多有帶傷追殺不及該員弁等因恐天明為賊窺竇被圍乘勢出城偵探逆夷次日在甘露寺前較場

點人連前次十四日打仗共打斃夷人八百餘名復據百姓稟報均同又據差探回稟二十八九等日郡城內外間有鬼子結隊遊巡江中夷船於二十八日卯刻開有二十九隻均往西南而去後有十六隻未動午後復有夷船六隻從西南折回二十九日京口夷船現有二十二隻等語等復查該逆夷等據守鎮江府城以來搶掠財物奸淫婦女天怒人憤莫可如何該員弁兵丁等黃夜摸槍將其擊殺多名稍快人意等惟有再行激勵將士設法襲殺以期仰報

鴻慈於萬一但等據代理太倉州之寶山縣知縣張元揆等來稟

六

二十日吳淞口停泊夷船上有黑鬼五六人登岸丈量小沙背迤北至顧隆墩一帶海塘並說向有大船多隻在定海開行不日到口先往鎮江南京後到天津居民不必驚恐等語該逆夷犬羊成性說謊異常伏祈

教下防守天津等處各帶兵大臣早為防範籌備水陸勦擊庶免逆夷再肆鳴張再現值用人喫緊之際所有此次黃夜摸槍出力員弁兵丁似應隨時鼓勵以收得人之效可否容

等查明與前次

恩准保奏京口連日接仗出力之滿洲綠營弁兵一併確實保奏

出自

聖主逾格

鴻施

諭軍機大臣等齊慎奏黃夜摸槍擊殺逆夷多名一摺據奏六月二十七日夜隨營從九品郭藩會同縣丞齊在鎔等帶領精兵潛入鎮江府城分伏暗襲擊斃騎馬夷日一名刀砍棒擊傷斃逆夷不計其數偵探逆夷較場點人連前打斃八百餘名等語覽奏欣悅可嘉之至此次出力員弁兵丁准其查明保奏候朕施恩其帶傷兵丁查明撫卹現京口夷船尚有二十二隻如有可乘之機仍著隨時妥辦其代理寶山縣張元揆所稟黑鬼五六人登岸丈量小沙背迤北至顧隆墩一帶海塘意欲何為至該逆所稱定海開行之船先往鎮江南京後到天津等語係向何人說及內地民人又何以能通夷語均著寶山縣確切詢問附便具奏至此次江中夷船是否即係該夷海中駕駛之船寬廣約若干丈裝載兵械若干隨時探報具奏

七

癸丑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奏竊臣前將籌防情形具奏後即飭淮揚道恩齡馳往高郵督防一面選派幹弁改裝赴沿江一帶偵探昨弁回據稟行至瓜洲江邊見大小口外停泊三桅船二隻儀徵沙漫洲禮祀洲老河影各泊火輪船一隻江面有夷船遊奕其三桅大船桅上懸鐵口斜向下船艙三層其上層列有礮眼火輪船之輪安在中艙偏

後兩傍船首列礮三。船尾列礮二。桅上無礮。靠水船幫列有礮眼。並見三輪船一隻。其一輪在前。行駛如飛。又據守備安振業稟稱。奉飭登高明寺塔極頂。詳細瞭望。當即會同署江防同知雷體乾。於二十五日登塔。望見金焦兩山上下。共泊大小夷船六十餘隻。瓜洲口及儀徵洲上。各有大船三隻。並見有火輪船。靠大江南岸駛向下行。又據江都縣知縣彭以竺稟稱。瓜洲口內三汊河地方。共有三口。前經釘椿沈船。尚難堵遏。復覓大樹連根帶枝。繫以鐵鏈。沈入水底。足資攔禦。而水仍流通。其三江口內。亦經做辦。至早路要隘。均挖陷坑。並安地雷。督同兵勇擇要設伏。以備夷匪登岸。即引火燒擊等語。至揚州府城。當逆夷入江之時。居民大半遷徙。店舖全行閉歇。食用交匱。經運司但明倫。知府晏曙東。知縣彭以竺。盧元良等。親自逐戶勸諭。發動義倉平糶。並設太平局。籌辦防堵事宜。保赤堂收養貧民。委運判鄭士彥。經歷武祖德。知事安樹森等。經理紳士顏崇禮。黃錫慶。魏廷楹。江壽民等。分董其事。又曾於春間。派知事王英秀。團練壯勇三百名。茲又新募七百五十名。署知縣彭以竺。自練鄉勇五百名。協同存城弁兵。及河漕二標派往之兵。分駐城廂。晝夜巡防。維時某匪散在四鄉。乘運徒肆劫。亦經該府縣盡法懲治。聞閭閻以稍安。至

八

三江口直通內河各要隘。已移調淮安營參將景興帶兵守霍家橋等處。又狼山鎮總兵順保。派令秦州營遊擊唐音保帶兵駐仙女廟。防範均已周密。其儀徵縣城濱臨大江。為商運捆鹽之地。即為某匪叢集之區。匪類有二。在陸曰回畚。在水曰巴桿老。向因爭私互鬪。茲於六月十一日夜。又相仇殺。回畚縱火燒燬鹽船。巴桿老亦放火焚燒沿江某匪房屋。逆夷見而驚疑。連開大礮。火光燭天。城內居民望而大亂。知縣陳文志。署遊擊尚永森。因變起黑夜。嬰城固守。幸署淮南監掣同知陳廷恩。於未奉札之先。已團練鄉勇一千八百名。藉壯聲威。並親自巡行勸諭。率同委員湯翁嗣紳士陳書玉。張鴻瑞等。分投撫慰。民心始定。逆船於十二日駛到。因知有備。至今半月有餘。條泊條開。未敢登岸。嗣訪得各某匪。聞散後。無處存身。已桿老漸皆就募。回畚多往六合一帶。河間搶掠。並有竄入洪澤湖之謠。臣已派署洪湖營千總劉步魁。駐守禮河。絕其來路。又聞清江浦黃河以北。亦有土匪聚眾。欲圖滋事。現派武舉鄭通等。分投躡探。如有實跡。即當派員帶兵會同各地方官。兜拏嚴辦。以杜滋蔓。現在清江因下游居民遷徙。人眾米糧騰貴。以致民情惶惶。宵小竊發。臣已捐資委員馳赴湖西購米運浦。以平市價。各米店聞風。價亦漸減。地方安

九

定。惟查夷匪在江遊奕。勢必勾結漢奸。探聽虛實。查擊為第一要務。特恐書差藉端滋擾。查前准督臣咨稱。真正漢奸。髮辮翦齊。臂刺蟲形。或蝴蝶形。身帶夷字小腰牌。為據。且已刷印賞格。徧貼通衢。曉諭軍民僧俗人等。隨地扭獲。來報請賞。一面揀委委員。留心嚴緝。並咨准關監督臣松桂。一體密擊。查該閩客貨船隻。久不流通。南來各船。半載家眷。誠恐夾帶違禁軍器火藥。亦囑隨時稽查。茲據該監督覆稱。現於關口用纜船攔截。每日酌開數次。以便行旅。又准江蘇軍需局呈報。訪聞吳淞口外。逆夷新造一物。狀似棺木。中裝火礮。情形詭譎。亦咨該監督。遇有棺木。並須詳詢來歷。儘無確據。即飭暫厝曠地。不准過關。以嚴防範。茲蒙

天恩。飭調山東河南兵丁。並派南陽鎮臣都勒豐阿前來。臣已札商。但明倫酌定口岸。俟到後。分撥扼要防堵。

麟慶又奏。再臣前調團練河兵。為彈壓景匪之用。刻已到齊。飭交標營副將秦攀琴統領。查有漕標建陽衛守備李國英。技藝出眾。鎮標蕭營都司朱得志。管轄嚴肅。業經咨調。派令管帶勤加練習。又據催漕來工之投効東河通判王恩燾。告假回徐之分發湖南候補布政司理問秦廣鏞。各帶壯丁四十名。呈請自備資斧。隨營効力。所募壯丁均

十

確有身家。情甘出具保結。俟夷逆平定。各自解散等語。隨委道考驗。丁壯技嫻。且有撞槍三十餘桿。尤為得力。且查該紳士等。慕義急公。實因世受

國恩。同深敵愾。當即批獎留用。理合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麟慶奏儀徵揚州。漸俱安定。現仍加緊防堵。一摺。據奏瓜洲江邊。停泊三桅夷船二隻。儀徵沙漫洲。禮祀洲。老河洲口。及儀徵洲上。各有大船三隻。現已設法將水路攔截。並於早路要隘。窰坑設伏。並發倉平糶。慰諭居民。地方漸已安定等語。所辦甚好。所有團練壯勇之知事王英秀。知縣彭以寧。著監掣。同知陳廷恩等。各團練壯勇。或數百名。或千餘名。協同守城。或半同委員紳士。撫慰居民。均屬出力。可嘉。另片奏催漕來工之投効東河通判王恩燾。告假回徐之分發湖南候補布政司理問秦廣鏞。自備資斧。隨營効力。所帶壯丁。驗明得力。著准其留於南河差遣。如江北有警。即著麟慶量才調委。一經勦辦得手。朕必破格施恩。或逆夷偵知江北有備。不敢窺伺。而該員等捍禦有功。統俟軍務告竣後。由麟慶確切保奏。候朕施恩。並將此旨傳示該員等。以資激勵。至景匪乘機搶掠。必須認真嚴辦。毋稍寬縱。據奏儀徵匪類。爭私互鬪。現在雖已解散。仍須加意嚴防。至黃河以北。土匪聚眾。尤應乘其未發。妥速掩捕。此時外

十一

患未平斷不可復多內顧。著麟慶相度機宜。或及時招募。或設法解散。或先事捕獲。銷患未萌。是為至要。所奏漢奸剪髮刺臂。身帶腰牌。及棺中暗藏火礮。著飭屬隨時隨地留心訪察。惟當持以慎密。僅稍露風聲。俾逆夷知我識破。勢必改換形跡。搜捕更難著手。

掌貴州道御史韓椿奏。竊維沿河設立弁兵。非徒以防護險工。亦所以盤詰奸宄。溯查道光十二年。奸匪陳端曾竊決河隄。貽害生民。現值逆夷在鎮江滋擾。淮揚清江已欽奉

諭旨派員防堵。自必有備無患。第思淮揚清江等處。向為鹽梟出

十二

沒之所。儻逆夷勾結此等匪徒。暗決河隄。南則下灌淮揚。北則直衝徐宿。為害殊屬不淺。雖逆夷未必計能出此。而思患豫防之道。不可不早為之所。相應請

旨密飭南河督臣。責令沿河廳汛員弁。嚴飭兵役人等。晝夜巡察。不得稍有疏懈。遇有形跡可疑之人。立即擊究。尤必嚴禁兵役人等。毋許藉端擾累居民。庶可以保護河防。並可以藉資堵禦矣。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淮揚清江等處。向為鹽梟出沒之所。儻被逆夷勾結。暗決河隄。南則下灌淮揚。北則直衝徐宿。為害甚鉅。等語。著麟慶密飭沿河廳汛員弁。隨時留心查察。雖奸夷未必

計出於此。而豫為防範。自應加嚴。但不可使風聲稍露。轉啟奸謀也。凜之慎之。將此密諭知之。

甲寅。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將江甯防守情形。及備文曉諭該夷緣由。繕摺馳奏。正在籌辦間。詎自二十八日未刻以後。該夷三桅二桅。及火輪船。陸續駛入草鞋峽。江面寄碇。計有四十餘隻。查草鞋峽係屬支江。先經臣於進口之處。安設木彈。並沈船多隻。堵截來路。該夷船尚不能駛進下關。而距儀鳳門不過數里。甚形危迫。雖該城門業經提督臣劉允孝。統帶重兵駐防。槍礮林立。聲威尚壯。該夷尚未開礮攻城。而城頭究無得力大礮。可

十三

以致遠摧堅。不敢謂確有把握。臣十分焦急。當復專弁具文。連日前往夷船。明白曉諭。並告以現奉

諭旨。准與通商已。欽派耆英伊里布專辦此事。諭令靜候查辦。該夷仍狐疑未決。臣即飛咨副都統伊里布。趕緊來甯。一面另備公文。嚴加詰責。並恭錄所奉

恩旨給與閱看。該夷酋噶喇噴等見事屬真實。始據回文照覆。願請通商。雖察其情詞尚無悖謬。而數日之中。屢有反覆。且妄事請求。其情究屬叵測。現在副都統伊里布已於七月初三日馳抵省城。廣州將軍耆英亦不日可到。會同相機

妥辦務保省垣以釋

聖慮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牛鑑奏逆夷大幫船隻駛至省垣一摺著仍遵前旨設法羈縻迅速將此事了結一切不為逞制計奉到此次諭旨者英亦已到彼務即剴切曉諭俾該夷不致疑惑藉口惟既經商議必應斬釘截鐵事事皆當著實毋得稍留罅隙將就目前及至夷船他駛又復改換帶兵頭目再肆挾制要求種種詭謀皆應慮及豫為杜絕方稱妥善如能就我範圍自可不煩兵力萬一該逆仍不受撫不得不加大捷伐奮力攻剿該大臣務當妥為籌畫相機辦理本日已由六百里加緊諭知奕經令其督兵進駐常州一帶者英等如措辦了結即飛咨奕經令其知悉如辦理不能得手更當飛咨奕經以便帶兵速來內外合勦毋稍遲誤

十四

又

諭前經降旨令奕經將所帶弁兵前赴常州奕經駐紮王江涇聽候者英等消息因思王江涇距江甯省城較遠奕經著即選帶將弁兵勇移駐常州一帶現在江甯危急著者英牛鑑伊里布會同辦理羈縻事宜儘該逆狡詐猖狂不肯受撫著奕經一經接到者英知照迅即統領精兵前往應援不得稍有遲延致誤事機是為至要

丁巳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奏查江面夷船現據報稱前月二十七八等日陸續駛往上游二十餘隻內一隻四桅船身較大其餘仍在金魚一帶游奕瓜洲三江口及儀徵停泊之船均未駛行並有三板船載礮至瓜洲口內八里鋪採水意在窺伺揚州尋據江都縣知縣彭以竺稟逆夷出有定於七月初三日由三江口入運河趨高寶勸民遠避偽示臣恐係聲東擊西隨飭各屬嚴密防守茲已過期並無舉動緣逆夷多疑見有準備未敢深入現在揚州三汊河及三江口內河先經堵截其餘各港汊亦皆飭屬沈船繫樹並飭揚糧揚河二廳豫備碎石如果有警立即拋作

十五

品字式俾阻夷船而仍不礙水道頃據淮揚道恩齡稟稱運河東岸緯隄平坦恐逆夷舍舟登陸擬在隄上擇要築作土壘以備伏兵已飭酌辦至高郵四壩原擬早啟洩水第因壩下民田正值收穫是以仍得守且守所幸仰賴聖主鴻福本年湖水不大智信二壩現暫堅守運河水淺實得地利茲徐州兵調到三百三十名並准河南撫臣咨會挑兵六百名即日分起前來又南陽鎮臣都勒豐阿報於二十日先行起程其山東兵計亦不日可到除揚州前經督撫派出之兵已自蘇州調回本汛外現就各路調防兵數約二千名臣與運司但明倫商酌謹遵

旨擬於揚州各要隘派一千二百名作為前路高郵寶應淮安清江派八百名以備後路接應互為聲援又狼山鎮臣順保於本月初六日自揚來浦臣即囑其馳回防守一俟南陽鎮臣都勒豐阿到後留兵駐防仙女廟該鎮即趕緊折回狼山緣該境所轄海門等廳營均屬沿江沿海又為通泰等處屏障且夷船退出必經之路恐其登岸滋擾必須嚴加防範當囑順保悉心籌辦扼要守禦惟各路兵丁不日到齊所有支發糧餉製備火藥軍裝器具俱應豫籌查江甯及蘇州雖各設有軍需局而相距均遠且江路梗塞不通是以趕於清江浦設立江北軍需局委署河庫道趙廷熙總理同知王國佐周維新經管局務在工學習兵部員外郎陳景瀄稽查文案其高郵揚州亦各設分局接濟飭運司淮揚道揀員經理並派編修劉澆主事金安瀾分司稽查以專責成至軍器臣因淮徐所屬各州縣向來獲匪俱將所持兵械貯庫當經專弁揀取交局修理備用此內槍一項尤為利器現不惜重價向民間收買藉以消土匪之用茲據各河廳呈請每廳各捐備四桿計共八十桿又銅山縣知縣趙毓舟請捐解硝二萬八千斤現據河標右營稟獲私硝五百餘斤中營會清河縣稟獲私硝一千二百餘斤均飭交局收用刻下硫磺短缺已移咨河南撫臣

十六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五八

代為購運至木筏業經築就以備火攻惟思用柴薪不如柳枝煉火省費當發力本運腳令各河營每營採辦五百束計得一萬束趕交應用再准廷寄訪得侍郎杜受田所奏生員張煥元書內木筏火攻之議鈔給閱看查四川湖廣大木筏向在江甯以上停泊解散改小始入內河現在大江上游能否如式改造裝載引火各物順流放下應聽兩江督臣牛鑑安徽巡撫臣程麟采酌麟慶又奏臣欽奉

上諭御史呂賢基所奏招服鹽梟以賊攻賊等因欽此並鈔摺到臣伏查原摺所稱為令之計莫若招服鹽梟以賊攻賊欲服梟徒必先服梟徒之首以計招致大仗頭副仗頭等諭以大義誘以重利等語誠為目前要務查沿江江梟匪儀徵最多臣前摺業已陳及並聲明運司但明倫署同知陳廷恩知縣彭以等已募鄉勇三千餘名間即係此項梟匪現在江防揚糧二廳及沿江五十三洲宜陵仙女廟等大村鎮自行團練亦皆半用梟徒正與該御史所奏相合至高郵以北距江較遠刻下紳民團練專用土著取其有守望相助之誼而土匪亦藉以招徠不致為饑寒所迫是自行團練真堅壁清野之第一義所以臣並飭徐海二屬一體照辦

十七

四六三

至仗頭等名目。仗即器械。實乃富家。其為匪。另有頭人。俗稱老大。昔年頗有著名。如黃玉林等。犯嗣因疊次擊辦。黨羽解散。出沒無常。現無著名頭目。至糧船尚未回空。水手是否可用。容隨後與朱樹李湘棠商辦。再前接揚威將軍。臣奕經。函商隨營效力。已賞頂帶之甘泉捕役頭目楊泳。熟悉某匪情形。可否用為招致。臣因所見正同。即請飭令設法渡江。來揚聽用。

按察使銜署兩淮鹽運使但明倫奏。竊臣接奉河督臣麟慶行知。六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揚州為清江浦門戶。且為江北藩籬。必須將該處保住。江北

十八

始獲安全。但明倫已賞加按察使銜。所有揚州府防堵事宜。著即責成。但明倫督辦。欽此。欽遵到臣。伏查逆夷屢擾海疆。大肆猖獗。神人共憤。覆轍難容。揚州為

國家財賦之區。該逆不無垂涎。守禦尤關緊要。臣前在常鎮道任內。勘得江陰鷲鼻背為天生要隘。稟請督臣添兵添礮。自夷船遊奕福山海口。窺伺長江。當飭委署淮南監掣同知陳延恩等。會同現經督臣奏留之福建泉州營遊擊馬辰。馳往查勘。購買大木鐵鍊鐵錘。並擬於丹徒屬之團山關。一併堵截。一面將上年設局團練之鄉勇。督同府縣委員。逐日操演。委員收買硝磺。製造火藥火箭。購覓大小

船隻。裝載蘆柴桐油松香等物。豫備火攻。又以儀徵老河影地方。為鹽梟聚集之區。人皆精壯強悍。憤涉風濤。其中不無技藝出眾之人。深慮被逆勾誘。轉為賊用。密飭署監掣同知陳延恩設法招募。給以重賞。許以顯榮。統計先後招集三千餘人。分撥揚州儀徵防堵。復收集沿江划船。並諭商人包振興等。不惜重費。一律收羅。廣為設備。其城廂內外。及沿江洲地。亦曉諭居民。各分段落。自相保衛。所有庫存銀兩。亦先移貯河庫。詎截江料物。甫經運至三江口。夷船已駛進鷲鼻背團山關。直入金焦山。攻陷鎮江。占據瓜洲。封閉由關搶奪三江營軍器。揚州相距咫尺。礮聲震耳。閩郡驚駭。而存城守兵僅止百餘名。調到漕河兩標兵丁。亦止一百五十名。各處土匪。又乘間竊發。劫掠民財。城內錢鋪米舖。均已關閉。居民買食無資。人心益加洶懼。外敵當前。內患倏起。保此危城。心膽俱裂。因思攘外必先安內。派委委員。帶領鄉勇。分投彈壓。查拏。擇其重者杖斃數人。一面委員設法四路買米。賑濟窮黎。始覺稍安。夷船雖游奕不定。因沿江五十三洲。俱經勸諭團練。濱江一帶。蘆葦叢密。洲民互相守望。四路暗插旌旗。時隱時現。或多或少。每一鳴鑼。同聲吶喊。遠近相應。頃刻聲聞數十里。聚集數千人。該逆疑為伏兵。未敢遽犯。故處極危極險之際。尚

十九

得盡力支持。至通江各口。均經用大船載土沈塞。或暗拋石塊。或鎖鍊大木。以阻其船。陸路亦已多掘陷坑。暗置地雷。防由旱道闖入。三汊河為揚州門戶。先經委弁帶領義勇防堵。現又將撤回調防上海之揚州營參將繼倫所帶兵丁。派令駐紮三汊河督防。其三汊口係揚州後路。原派河漕兩標兵丁。分段設伏。茲將現到狼山鎮兵丁。並秦州營兵丁。俱派赴仙女廟駐紮防守。仍俟徐州山東河南各路兵到。再行擇要分駐。自可益加嚴密。現在夷船陸續向西行駛。赴六合省城一帶。金焦山江面尚有夷船八隻。不時游奕。並開放空礮。已督飭文武員弁。加意防範。臣以菲

材。渥荷

二十

天恩。昇以重任。誓當竭力保守。以全江北數郡生靈。儻該逆竟敢直入內河。當飛稟河臣。啟壩洩水。膠滯其舟。一面飭令用豫備火攻船隻。縱火焚燒。務加痛剿。以快人心。惟揚州為商人納課行鹽之所。且係南漕經由要道。自該逆滋擾。商多逃避。鹽不能運。課不能完。轉瞬漕艘回空。亦難歸次。萬一相持日久。則兩淮四五百萬帑金。及

天庾正供。尤關

國家大計。不可不先事籌畫。應請

敕下督撫。並帶兵大臣。及早圖維。免誤大計。

諭軍機大臣等。麟慶奏調防兵丁。將次到齊。豫籌分撥設局一摺。

覽奏均悉。該逆出有偽示。擬由三汊口入運河滋擾。顯係聲東擊西。鬼域伎倆。然不可不防。據稱揚州三汊河及三汊口先經堵截。其餘各汊港。亦皆沈船繫檣。夷船如敢竄入。究竟能否堵禦。尚須妥為籌畫。不可稍涉大意。運河東岸。緯隄平坦。尤應設法布置。該逆槍礮猛烈。若僅恃土壘以為蔽衛。未必確有把握。仍當相度地勢。另籌良法。務臻妥善。至啟壩洩水一節。原為膠滯逆船起見。若甫見一二小船遊奕。遽行啟壩。縱被膠滯。勒殺無多。實為不值。該河督等總當豫為籌畫。成竹在胸。儻能將逆夷大船。設法誘入。然後啟壩洩水。俾聯艘淺擱。進退維艱。再用

二十一

火攻船筏。圍繞焚燒。定可成功。所謂山東兵丁。因本境防守緊要。難以調撥。已改調河南兵丁六百名。計日可到。本日又飛調陝甘兵一千名。諭令速赴清江。該河督等務即分別派撥。總以扼要得力為妥。其高郵寶應等處。若將兵丁分派一二百名。前往防禦。未免過形單薄。殊屬無益。至木筏業經紮就。所備共有若干。但乘流放下。務當運用有準。過早則無濟於事。稍遲又不得力。總要恰當。逆船屯泊之際。酌量水勢行走。遲速約計。火藥燃著之時。適與逆船相值。乘勢火攻。必可制勝。更須嚴密防維。勿被漢奸乘間暗算。致有他虞。懷之。江北辦理防堵事宜。軍需設局以備支用。自不可少。惟現當籌畫經費之際。該河督受恩

深重。必應加意撙節。務求事事覈實。勿任虛糜。所有應用各款。如能於河工項下。設法節省。以供支發。方免另行籌撥。其各廳捐製棹槍。及桐山縣知縣趙毓丹。捐硝二萬八千斤。著麟慶即將該員等職名。開單咨部議敘。此外如有捐資出力。有裨軍務者。並著隨時奏請鼓勵。另片奏。團練鄉勇。招致頭目等語。著仍飭屬隨時團練。以資防禦。甘泉捕役頭目楊泳。既熟悉匪情形。著准其招致驅遣。惟梟匪等情性無常。切須嚴防。勿為逆夷買用。反受其殃。當慎之又慎。又但明倫奏。籌辦防堵情形一摺。俱悉著隨同麟慶認真辦理。籌防事宜。其摺內所稱多掘陷坑。暗置地雷等語。尤應密為布置。方可於事有濟。所有揚州府地

二十二

方著但明倫妥為撫輯。以安眾志。而固疆圉。將此諭知麟慶李湘榮傳諭但明倫。並諭令都勒豐阿順保知之。

又

諭前經降旨著四川陝甘二省。挑選精兵各一千名。聽候調遣。該督等諒已遵旨挑選矣。現在逆夷船隻。闖入大江。直逼江甯。即江北淮揚一帶。亦形喫重。著寶興即將所挑兵一千名。派委得力將弁管帶。馳赴江甯。交牛鑑調遣。富呢揚阿陶廷杰。即將所挑兵一千名。派委得力將弁管帶。馳赴清江浦。交麟慶調遣。並將應用器械。揀選精良。各自攜帶。毋稍遲誤。再前降諭旨。令寶興購買木料。製造戰船。以備水戰。著即趕緊辦理。所有船上應

用礮位。亦著趕緊鑄造。並相度戰船形勢。妥為安置。候旨調用。至棹礮一項。陝甘鑄造。尚為精良。並著富呢揚阿等多為鑄造。以備調用。

安徽巡撫程林奏。竊臣於六月二十七日。奏明帶領臣標左右二營兵二百名。自省起程。於七月初二日。馳抵蕪湖縣。因南北兩岸形勢。臣躬親相度。方有成算。在胸。即於次日。自蕪湖起身。勘得北岸之烏江鎮。濱臨大江。登陸十數里。即係和州城。為江北壽春門戶。其南岸之和尚港。為當塗屬境。沂流而達采石。實為水陸要衝。從前礮礮陡峙。江邊舊有礮臺一座。故最稱險絕之區。積年漲有金馬長

二十三

與宮錦各洲。將江面截分內外。現在半浮水內。不能屯紮。兵勇夾江相距大江。計程三十餘里。水勢較淺。夷匪大船不能駛入。其火輪杉板。仍可暢行。誠恐奸匪伺隙而來。亦須屯兵駐守。過此四十餘里。則有東西梁山。臨江對峙。測量口門。亦止二百七十餘丈。兩岸用大礮夾擊。威燄轟騰。自足制夷死命。其東梁山左側。又有四合山。為犄角之勢。聲息相聯。又距西梁山半里許之陳家洲。浮出江心。宜設伏以資要截。雖沮洳現難駐足。亦應設法布置。暗備火攻。此自蕪湖至江甯交界兩岸之形勢也。正在調度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程林采奏派兵防堵一摺著該撫酌量江路扼要之區相機用計設伏截擊等因欽此伏查南岸太平府北岸和州為江甯入境首站和尚港采石磯烏江鎮係太平和州藩籬均應設兵守禦現派游兵營游擊郭興阿帶兵五百名會同廬鳳道鄭家麟督同和州知州善貴防守烏江鎮兼護州城又派署廬州營都司古維藩帶兵三百五十名甯國營參將恩長帶兵二百五十名分駐和尚港及采石磯嚴防奸匪登岸潛入太平府城其餘兵勇二千餘名多駐東西梁山揀派將弁密諭以奇正間出疑誘兼施之法務在隨時相度機宜方能得手至沿江葦洲林立惟陳家洲一處地勢可乘臣先經購備漁船三百隻分裝蘆柴十餘萬斤並引火之物每船雇募善於泅水二人派徽州營參將經大泰帶領勇健四百名前往安置或俟賊船駛至乘夜焚燒或聞下游開仗順流駛近賊船因風縱火激厲勇健水手一齊截勦並派潛山營遊擊阮開基帶兵駐紮四合山據險埋伏為東西梁山後援其螺磯在蕪湖縣對岸臣可就近控制毋庸專設防兵論現在派防情形各處險要均已周密惟總計兵勇僅止四千一百名兵力究形單弱又無巨礮衝鋒臣前經奏明移咨兩湖督臣及河南撫臣各豫選精兵一千名頃因防堵加嚴合無仰懇

二十四

皇上天恩敕下兩湖督臣裕泰河南撫臣鄂順安迅速各派精兵一千名並帶大礮二十尊火藥二萬斤礮子五千斤兼程來蕪以便分撥要隘待剿仍一面飛咨各屬廣募勇健隨營調用並重價雇募善於泅水之船戶居民鑿其船底壞其槳舵並於沿江汊港豫設兵勇誘令深入併力攻擊務使該逆退有所扼退有所制期於早靖妖氛以冀仰副皇上保人地方至意

程林采又奏本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杜受田奏廣東生員張煥元防夷書內有木礮火攻之議等因欽此臣查江上用兵火攻最利現值潮汛盛漲水面遶闊木礮必須多備方能制敵死命臣雖不知金鎖玉連環陣式而木礮竹筏噴筒火船等類俱為水戰所必須前聞鎮江失守之時節經諄飭藩司廣為購辦無如逆夷前擾寶山上海商販即聞風裹足收存礮筏亦甚寥寥自夷船駛入長江並商船亦皆避匿臣仍遵

旨飛飭藩司暨安徽道設法撙尋如式改造惟皖省既非產木之地即撙求亦恐無多若委員赴湖廣江西購備前來仍慮緩不濟急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敕下兩湖江西各督撫飭屬代購沙木製成木礮委員

二十五

押解來皖。以便如式改造。或即由該省照依張煥元防夷書內開載木簞之法。大小各造三四十簞。由大江順流解皖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程楙采奏。馳抵蕪湖。酌量改派防堵一摺。布置尚為妥協。已由六百里諭令裕泰迅將挑選精兵一千名。趕赴蕪湖應援。兼催令桂明兼程前來。東西梁山。既可相對扼要。又有四合山。陳家洲兩處。倚角設伏。足資堵截。著即妥為布置。儘逆船駛入。痛加攻剿。庶該逆不敢沂流而上。所有大礮火藥礮子等件。亦飭令裕泰迅速趕辦解皖。沿江葦洲林立。正可因地乘時。據稱已購備漁船三百隻。分裝蘆柴引火之物。並雇募善

二十六

於泗水之人。派參將經文泰帶領勇健四百名。前往安置。所辦甚好。惟此事切須密之又密。方不為該逆暗算。總當將船暗藏洲內。覷定逆船屯泊之處。或乘黑夜將小船前後左右圍繞焚燒。復埋伏精兵。以為接應。庶可令該逆無所逃命。聚而殲旃。若逆船尚未駛近。倉皇將火藥虛放。及至攏近。反不得力。或離逆船尚遠。彼已窺見設伏。有所準備。徒將數百隻火攻之具。盡付虛擲。殊覺可惜。且恐一失機會。更難著手。該撫務宜籌畫盡善。使該逆進有所扼。退有所制。激勵將士。成此大功。佇膺懋賞。朕所望也。另片奏需用木簞等語。已飭裕泰趕緊購買沙木紮成木簞。委員押解赴皖。並諭令於前調之兵一千名外。再備數百

名。並軍械派員管帶。隨後接應。其所調河南之兵。已有旨飭赴淮揚一帶防堵矣。

又

諭前經降旨。著裕泰豫備精兵一千名。以備安徽防堵江路之用。該督接奉後。諒已酌量挑備。現在逆船直達江甯。程楙采帶兵赴援。駐紮蕪湖。著裕泰即將前項兵丁。派委得力將弁。迅速管帶。馳赴蕪湖。交程楙采調遣。並帶大礮二十尊。火藥二萬斤。礮子五千斤。均交程楙采備用。並於此項官兵。再備兵數百名。及軍械船隻。以資後路接應。再前有旨。令裕泰於湖廣購辦木料。製造戰船。並雇備鹽船。挑選水摸。探明逆船所在。派員駕往攻

二十七

勦。諒已遵旨趕辦。現據程楙采奏。需用沙木紮簞。以備火攻。著該督速購沙木。紮成數十簞。派委幹員。解往蕪湖。俾資應用。至該逆闖入長江。勢更猖獗。咽喉要地。豈容逆賊逗留。為今之計。非與水戰。不能驅出長江。所有大船木筏。必須多備。湖廣素饒材木。該督務即飭屬廣為購買。以濟軍實。儘能乘風縱火。迅掃鯨鯢。懋建殊勳。佇膺上賞。朕惟裕泰是望。奮勉為之。至前有旨。令四川總兵桂明。前赴安徽。隨同程楙采辦理防堵事務。並著裕泰飛咨四川。並湖北。入川沿途地方。催令星馳前赴蕪湖。毋稍稽緩。

戊午。山東道御史黃宗漢奏。竊惟逆夷侵犯海疆。內地奸

完為之導也。查拏漢奸。實防夷之急務。而辦理不善。漢奸未獲。良民受害。其貽誤有不可言者。即如鎮江城陷。物議沸騰。僉謂逆夷甫到江口。尚未攻撲府城。前任副都統海齡。因查拏漢奸。誤殺良民。至不計其數。以致人心不服。譁然而起。將海齡圍住。海齡因縱兵開礮。轟擊百姓。百姓復與駐防官兵為讎。逆夷聞內變。交作。即乘勢直入府城。官兵士民。各自逃走。統兵大臣等倉皇莫措。是鎮江失守。非抵禦不力。乃民心先潰散也。至海齡之死。竟有謂被民戕害者。臣初得諸風聞。未敢遽信。數日以來。物議滋起。幾於眾口一辭。因思海齡既死。人復何歸。果係城陷殉難。一家

二十八

盡節。其情形深堪憫惻。平日即辦理不善。亦可稍贖前愆。其視臨陣逃走。事後捏報遇救得生者。殊屬有間。公道自在人心。言之者不應如此痛恨。且前此陣亡殉難。總督如裕謙。提督如陳化成。副都統如長喜。以及總兵以下。大小員弁。既死之後。未有不曲為原諒者。何獨於海齡情事。追咎不已。人言恐非無因。江南地方。正當防堵喫緊之際。誠如人言。釀成事變。誤國病民者。倖邀卹典。建立專祠。流離失所之民。至今尚懷怨望。復何以作其同仇敵愾之氣乎。此中關係乎海齡一身之節義者。猶小。關繫乎天下民心之好惡者。甚大。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具奏。請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五八

旨飭下督撫大吏。明查暗訪。確切根究。當時逆夷未經攻撲府城之先。海齡有無誤殺良民如此之多。儻所殺者實係奸宄。並非戕害無辜。激成潰散。則海齡之死。不因人言而掩其忠義之氣。身後卹典。乃得以長垂不朽。如所殺者實係良民。則民心潰散。府城失守。海齡實為厲階。死後尚有餘辜。豈得倖邀卹典。建立專祠。如此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俾海士民。益曉然於民生之疾苦。動關宵旰之憂勤。凡地方官辦理不善。該大臣奏報不實之處。胥在聖明洞鑒之中。斯

二十九

冒昧圖功。即死者亦不能倖議卹。庶苟免之徒。益知警惕。忠良之氣。更加奮興。物議由是胥平。民心因而永固矣。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鎮江失守。副都統海齡自縊殉難。念其為國捐軀。特加優卹。茲有人奏。逆夷甫到江口。尚未攻撲府城。因海齡查拏漢奸。誤殺良民。不計其數。以致人心不服。將該副都統圍住。海齡因縱兵開礮。轟擊逆夷。探聞內變。乘勢直入府城。海齡之死。關係被民戕害等語。查拏漢奸。本係守城要務。若因此多殺無辜。激成內變。則其死殊不足惜。惟奸民乘亂洩忿。戕官縱賊。實屬罪大惡極。縱不能悉數誅夷。必應將為首數人。立伸國法。著將原摺鈔給程晉采閱看。畢竟鎮江若何失守。海齡是

四六九

否被戕。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不得因海齡已死。代為彌縫。亦不可因亂民較多。意存消弭。

欽差大臣耆英。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竊嘆夷大小各船八十餘隻。陸續駛入草鞋峽江面寄碇。臣牛鑑當將啟奉。

恩旨。允准通商之處。專弁前往告知。臣伊里布於本月初三日。馳抵省城。寄與照會開導各情。具奏在案。嗣該逆首疊次覆文。總稱臣耆英。臣伊里布。無權不能作主。雖經具文曉諭。堅不醒悟。詎於初五日。忽向臣牛鑑差往之弁張舉龍聲稱。初六日欲行開仗。該弁向其索取回文。亦不給發。當即

三十

馳回稟報。維時已過夜分。臣等焦灼異常。且慮城中聞此消息。人心定必惶惑。更恐城池不能保全。遂公同籌商。總以江甯省會。先保無虞。方為至要。當揀派太倉州知州徐家槐。外委陳志剛。及張禧。持臣等照會。諭以

欽差大臣耆將軍日內必到。並推誠布公。復加開導。於初六日天色未明時。令其一同前往。該員弁馳至江邊。已見該逆各船張掛紅旗。並車皆駕礮。人盡執槍。紛紛上岸。排列陣式。候時前進。該員弁當將照會付給逆首等閱看。並反覆為之陳說。先尚游疑。後見眾夷目公商良久。始鳴礮傳令。但見各夷船紅旗撒落。岸上夷兵次序回船。逆首鳴囉噠等

向告我們喫啣喇圖。喫飯養家。藉與中國通商。豈敢無故得罪中國。今連年兵戰。實出萬不得已。現蒙

大皇帝准與通商。並有大臣可以作主。我們喫啣喇亦屬情願聽候商議。並令各船一色換掛藍旗。仍給該員弁等回文。文理全不通順。其大意則為罷兵和好之事。

皇帝既有降

諭。特派大臣

界以全權。允照所討辦理。眾首眾夷。既得商利。且可回國。實所欣願。是該逆稱兵不息。雖專重通商牟利。其中之陰錯陽差。在所不免。是日差去之員弁等旋省。始悉省城大局危而

三十一

復安。資皆仰承

諭旨。暫事羈縻之所致。聞城紳商士庶。莫不欽感同深。臣耆英會

同齊慎。將後路應行防守之處。妥為布置後。即行起程。於

初六日已刻。馳抵省垣。隨公同熟商。如果該逆回心嚮化。

就我範圍。自可與議通商。善定大局。然臣等體察情形。該

逆夷驕橫之性已成。貪婪之心無厭。要求之事。斷不能任

其需索滿慾。臣等惟有竭盡心力。設法辦理。務求上持

國體。下順夷情。通盤籌算。以為永絕禍根之計。再江甯省城

儀鳳門最關緊要。去江面只有二三里之遙。此次該夷大

幫船隻。均在該處一帶停泊。城門以內。左右均係重岡疊

嶺天然險要。提臣劉九孝鎮臣王志元帶兵防守。並旗綠各營兵丁。共有二千六七百名。又江西總兵李鎬所帶之兵一千名。在漢西水西兩門一帶防守。並旗綠各營兵丁。足資堵禦。臣牛鑑前已奏明在案。茲浙江撥解之大礮四十尊。蘇州撥解之大礮十五尊。擡礮鳥槍數百桿。業已到齊。並臣牛鑑所調之在蘇防守河南兵丁九百數十餘名。亦陸續到省。當即分派兵丁三百餘名。於漢西太平兩門防範。以厚兵力。其餘兵丁五百餘名。飭令游擊陳平川管帶。在於儀鳳門內之鼓樓老菜市兩處屯紮。查該兩處地方空闊。居民鮮少。樹木叢雜。為往來行人必由要路。諄飭該游擊於各要口埋伏兵丁。安設大礮。萬一賊若爬城而入。前後夾擊。竟可聚而殲。除由臣牛鑑會同將軍德珠布提督劉允孝。激勵將士。誓死據守。晝夜倍加小心嚴防。以期保守城池。斷不敢因現在議撫。稍存大意。臣等先行差遣佐領塔芬布。同張禧馳往面見夷目。看其如何措詞。再行次第派委職分較大之員。前往籌商。以昭周妥。

硃批。目前固屬緊急。後慮尤當詳慎。勿墮奸計。為要。慎勉為之。者英又奏。此次派員前往夷船議事。必得熟悉夷情之人。以期有濟。今等公同酌商。不得不飭令張禧暫帶軍功頂帶。差往面議一切。俾夷人不致輕視。至該逆狡諛異常。

三十三

辦理大不易易。如果將來議有成說。等自應會同面見該夷酋。以定大局。等者英惟存仰懇。皇上天恩。俯准等伊里布。屆期暫帶頭品頂戴。庶足以啟夷人之敬。而堅夷人之信。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奉英船大幫聚集江面。現擬設法羈縻。一措據奏。逆船大小八十餘隻。駛入江面。聲言初六日開仗。經牛鑑等派令徐家槐。陳志剛。張禧發給照會。向其開導。該夷目公商良久。嗚礮傳令。夷兵次第回船等語。覽奏已悉。現在事勢緊急。該酋既有不敢得罪中國。情願聽候商議之語。著英已抵省垣。著與伊里布。牛鑑公同熟商。如果能就我範圍。即可籌定大局。一切不為遲制。前降諭旨甚明。惟據奏驕橫之性已成。貪婪之心無厭。所見甚是。必須通盤籌算。永絕禍根。慎毋扭於救急之策。仍墮奸謀。致貽後患。據奏南城儀鳳門最關緊要。現在兵礮漸集。著俟佐領塔芬布等回報後。如情詞恭順。再遣職分較大之員。速行定議。儘免桀驁不馴。難以理論。現在兵力已集。地險可守。全在該大臣等激勵將士。或竟出奇制勝。懋建殊勳。該大臣等之功甚偉也。另片奏議有成說。該大臣等面見該酋定局等語。逆夷狡諛異常。該大臣等不值以身試驗。朕意總以不見面為是。儘議有成言。大局全定。自當昭示大信。消其疑慮。但必俟該夷兵船全數退出。酌定通中地方。約令夷目前來。該大

三十三

臣等方與面見。切勿輕上夷船。致有意外之變。所請伊里布暫帶頭品頂銜及張禧暫戴軍功頂帶之處。均准如所請行。

者英伊里布。牛鑑又奏。竊臣等於本月初八日。將辦理夷務情形會摺馳奏。先於初七日。據該夷將請求各款開列清單。交委員塔芬布等攜回。臣等公同閱看。一係索討洋錢二千一百萬圓。本年先交六百萬圓。其餘分年帶交。一係索討香港作為馬頭。並求准往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等處貿易。一係與中國官員用平行禮。其餘雖尚有請求。大抵不出三款之外。並據堅稱。若能如其所請。即當永訂和好。不敢再啟兵端。不如所請。即行開仗。並往別省滋擾。

三十四

等語。臣等正在會同酌議。擬即明晰照覆。詎料初八日戌刻。該夷因聞訛傳。有調壽春兵來省防勦之信。忽換紅旗。並於鍾山之上。安設大礮。聲稱定於次早開礮攻城。勢甚猖獗。臣等查江甯省城。雖已派撥弁兵分段防守。惟周圍五十餘里。兵力不敷。且所調江西。湖北。徐州各官兵。均曾經挫衄。士氣不揚。未敢恃以為固。况鍾山逼近省會。該夷登高臨下。一經轟擊。勢必不支。兼之民風柔懦。一聞此信。均各驚慌。即有男婦數萬人。赴臣等各衙門。遮道號呼。願求救命。臣等查該夷自犯順以來。由粵入閩。歷浙入江。屢

命將出師。總未能挫其先鋒。近復大集醜類。兵船多至八十餘隻。輒敢攻陷京口。橫據長江。斷我南北衝要。茲復連檣並進。直逼金陵。以致危在旦夕。臣等目覩萬分緊急情形。若再事固執。萬一危城莫保。臣等死不足惜。所慮三省根本。一有搖動。不惟京口梗塞不通。即安徽。江西。湖北。各省會該夷均可揚帆直達。並據江都縣彭以竺探報。該夷有戰若不勝。即遣漢奸偷窺高堰等情。如果屬實。禍患尤不可問。臣等伏思該夷所請各條。雖係貪利無厭。而其意不過求賞馬頭。貿易通商而止。尚非潛蓄異謀。與其兵連禍結。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請。以保江南大局。現已照會該夷。申

三十五

以盟誓。如果悔禍戢兵。即照所議各條。速為商定。一面奏明乞
恩。僕犬羊之性。仍不馴伏。臣等惟有激勵將士。嬰城固守。成敗利鈍。非所逆視。惟念臣等均荷
聖恩。畀以重任。不能宣威殄寇。又復膽大擅專。罪難擢數。應請
旨將臣等一併從重治罪。
諭軍機大臣等。者英等奏形勢萬分危急。姑允所請一摺。前有旨諭。知者英等便宜從事。不為逆制。原為保全民命起見。茲據奏稱。該夷將請求各款。開單索討。並因傳有調兵防勦之信。又復拱旗安礮。江南民風柔懦。男婦數萬。號呼籲救。已據該大臣等

允其所請等語。覽奏不勝憤恨。繼念江南數百萬生靈。一經開仗。安危難保。既經該大臣等權宜應允。朕亦祇可以民命為重。惟所稱本年先交洋錢六百萬圓。從何措給。香港准其賞借。廈門。寧波。上海等處。亦可准其貿易。但祇許來往通商。不准久住。據為巢穴。其福州一處。內地係屬陸路。且山徑叢雜。商旅不便。閩省既有廈門通市。自不得復求福州。著耆英等再行商酌。將福州一處撤去。即萬不得已。或於閩省泉州附近。酌與通商。均著妥行定議。惟該夷既稱能如所請。不敢再啓兵端。現在業經俯允。該夷如何退出長江。各省夷船。如何遣散回國。該大臣等必當切實議定。永杜兵萌。不可稍涉含糊。徒顧目前。仍成不了之局。所請從重治罪之處。著毋庸議。

三十六

辛酉

諭軍機大臣等。沿海向備戰船。原以為巡哨禦侮之需。近來各省多半廢弛。不能適用。是以海氛不靖。禦寇無資。廣東為沿海首要之區。必應先行整頓。前經降旨諭令該省製造大號戰船。自必早為籌畫。妥密辦理。惟此項戰船。無論大小。總以堅固通用為主。並能於中間安設礮位。若僅依向來水師戰船修造。仍屬有名無實。著該將軍等極力講求。雇覓工匠。迅將各項大小戰船趕緊製造。其式樣如何。著先行繪圖貼說。馳奏呈覽。如木料不能堅實。製造不能如法。將來經朕派員查出。惟奕山等是問。

僕一時不克湊集。如有可購買之處。著先行設法購買。再聞推升遊擊李致和。現在廣東當差。即選知縣馬永熾。亦在廣東帶勇。該二員習知修築礮臺。訓練藤牌等事。著祁項飭令該二員。批帶藤牌手三四名。酌帶藤牌數十面。來京聽用。並著文豐辦理。堅厚竹盔一百頂。解交內務府造辦處。毋稍遲誤。將此諭知奕山。祁項。梁寶常。吳建勳。並傳諭文豐知之。

山西道御史安詩奏。臣恭閱邸鈔。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中繼奏上海文武官員下落等語。上海縣典史楊慶恩。捐軀殉節。情殊可憫。該部照例賜卹。餘仍著該督查明確實具奏。欽此。仰見

三十七

聖明洞燭。無微不至。在督臣身膺重寄。具有天良。何至代為諱飾。惟所憑者委員之查訪。則難保無不實不盡之處。此次失事。大員如提督小員如典史。皆經殉節。昭昭在人耳目。而其餘各員。弁尚未查明者。職此之故。臣聞徐州鎮王志元。調防吳淞。兵號七百。實則五百。給發兵糧。每名扣制錢四文。兵不為用。騷擾尤甚。督臣將數兵插箭。令守小沙背。當提臣在礮臺擊壞。噴逆兵船之際。漸欲退出小沙背。忽放信礮。該鎮先走。逆夷即擁至。從此登岸。督辦寶山縣周沐潤。縣令周恭壽。俱走嘉定。為五月初八日事。初十日。上海典史楊慶恩。通稟。正道員。與縣令劉光斗。於初九日不知去

向鄉民毀道署縣署及漕總房屋遷徙一空。劉令旋為鄉民所得。欲甘心焉。右營游擊封某諭之始散。而武弁某竟有行刺該游擊之事。以其不肯走也。武弁某送信至吳淞。逆夷遂於十一日入上海城。洪口礮臺已無一兵。楊典史殉節於黃浦。臣所聞如是。至該游擊係何名。既曾為劉令諭散鄉民。可即問之。劉令武弁某係何營之弁。既曾行刺該游擊。可即令該游擊指出其人。相應請旨密飭嚴查。毋得稍有迴護。庶文武員弁各知儆戒。辦理堵勒事宜。不至再蹈覆轍。則逆夷不足平也。總之近時結習。始為一切無事。則玩忽縱恣。有事則倖倖苟免。官不卹民。民不附官。將不卹兵。兵不附將。兵民既非一體。何以眾志成城。甚至兵不勦寇而勦民。民不畏寇而畏兵。逆夷更聲言祇與弁兵為仇。不與鄉民為難。鄉民受官兵之騷擾。而土匪乘之潰逃之後。益肆淫掠。以致不顧身家。圖洩私忿。國家設立文武員弁為何。而任令衛民者轉而害民。豈不知民惟邦本乎。故必大加懲創。然後可力挽頹風。民志既伸。民心自固。作忠義之氣。杜奸宄之萌。必能家自為戰。人自為守。凡吾赤子皆干城也。語云。感應之機。捷於桴鼓。其收效固在旦夕間。臣籍隸海濱。蒿目時艱。例許風聞言事。用敢觀樓上陳。

三十八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鎮江失守。經者英等奏報副都統海齡自縊殉難。念其為國捐軀。特加優卹。昨有人奏。逆夷甫到江口。尚未攻撲府城。因海齡查擊漢奸。誤殺良民。不計其數。以致人心不服。將該副都統圍住。海齡縱兵開礮轟擊。逆夷探聞內變。乘勢直入府城。海齡之死。聞係被民人戕害等語。又有人奏。上海失事時。徐州鎮總兵王志元。添報兵數。剋扣兵糧。以致兵不為用。該鎮先走。寶山縣知縣周恭壽。稟報知縣周沐瀾。於五月初八日。俱走嘉定。上海道巫宜禔。知縣劉光斗。於初九日。不知去向。該縣被民擊斃。經游擊封某諭散。又有武弁某欲刺該游擊之事等語。所奏鎮江上海失守情形。與者英等稟程喬采所奏。均不相符。想該大臣等倉猝之際。或憑屬員稟報。或據傳聞入奏。豈能詳細確查。以致彼此參差。不能畫一。著將二摺鈔給者英等閱看。究竟鎮江如何失守。海齡是否被戕。寶山上海各員如何逃走。儘實在情形。有與原奏不符之處。准其再加察訪。詳晰聲明。萬勿迴護前奏。扶同掩飾。反蹈欺罔。是為至要。

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璜廣東巡撫梁寶常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逆夷擄掠貨財。載回廣東。香港裙帶路收貯等因。欽此。又於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逆夷於香港裙帶地方。建造樓房等因。欽此。伏查該逆自上

三十九

年二月。占據香港之後。即於毗連之裙帶路。修築石路。搭蓋蓬寮。復於該處上灣中灣下灣地方。隨時修建營盤。兵房鬼樓。馬頭蓬寮等工。亦間有拆毀。並有時被火焚燒。復修者。又於裙帶路燈籠洲兩處。修築礮臺。安設銅鐵大礮。派有夷目。帶領夷兵駐守。均經疊次奏明在案。其任居香港偽知縣名堅。又有噴嘔。即贊遜。訛哩時。即巴哩時。均係夷商。現聞逆夷。令充兵頭。嗎囉。即馬履遜。啡喻。即匪倫。俱係該逆夷頭目。能通曉漢字漢語。並非幕客。嗎囉。父子同名。其父死之後。現在之嗎囉。名字之上。添一秧字。緣夷人謂小為秧。故名秧嗎囉。上年冬間。曾有貿易商

四十

船在九洲。九龍及大峙。古佛堂門。各洋面經過。被該逆將商船拉往香港。二十七隻。據船戶郭開明等來省控告有案。本年正月內。該夷目。嘔嘔。即嘔嘔。與嗎哩。赴澳門商議。恐結怨於商民。查所拉商船。除變賣贖回外。仍存十一隻。即將該船盡行釋放。以後並無續拉船隻。及納獻。阻規情事。至香港漢奸。其著名頭目。盧亞景。即盧景。又有鄧亞蘇。何亞蘇。石玉勝等。為之勾引煽惑。立有聯義堂。忠心堂各名目。均在香港。約計十餘處。曾經等。等於上年。招回石玉勝。黎進福等一千餘人。妥為安置。奏明在案。因盧亞景一名。尤為首惡。設法招致。當即密派眼線。給以翎頂。

盧亞景。旋亦允許。願為內應。相機舉事。此逆夷占據香港。漢奸各立名目之情形也。等。竊思助逆之漢奸。既有姓名堂名。原不難按名緝拿。無如該漢奸。盤踞香港。逆夷為之包庇。查拿愈緊。則趨赴香港者愈多。是以出示招致。如有洗心革面。反正來歸者。概赦不問。果能殺賊立功。更當格外加賞。儻竟怙惡。勿悛。一經拿獲。罪在不赦。如此剴切曉諭。既足開其黨與。且可收為我用。現又購線。招得朱泗水一名。係逆夷噴嘔之幕客。亦願悔罪立功。等。訪聞朱泗水與盧亞景。各分黨與。勢不兩立。現在香港漢奸。漸已陸續聚眾互鬪。夷人亦不能相安。近日復有東莞新安等

四十一

縣紳士。來省呈請團練義勇。捍衛鄉閭。聽候調遣。等。等。心訪查。從前並無新安士民。因見有通商告示。不敢報復之事。亦無漢奸。督逆夷。搶掠鄉村之事。惟在省紳民。紛紛獻策。欲圖殺賊。但人類不齊。未必盡屬可靠。而所謀又無通盤善畫者。果有謀勇。出眾之材。激於義憤。及各漢奸中。實心歸正。可用反間者。等。等。自當隨時相機妥辦。令其乘間勦製。既不致貽誤機宜。亦不致鹵莽債事。至現在逆船情形。自上次奏報之後。續來粵洋住泊者。又有十六十七號火輪船二隻。其在外洋瞭望。由西南駛往東北洋。夷船計四隻。由東北洋駛往西南洋。夷船計四隻。昨據各該營縣

報稱本月十三日。突有三桅中巡船一隻。兩桅小巡船二隻。駛進沙角海口。當令引水詰問。據稱係查看各國貨船。在虎門以內。共有幾號。又稱聽聞現修虎門礮臺。故來看望等語。該逆駛進橫檔。往來游奕。於十八日仍復駛回尖沙嘴三角。各洋面分泊。另有八號十六號火輪船二隻。亦於十四日。駛至距城四十里之黃埔游奕。等語。隨傳諭各礮臺。如逆船竟敢駛至石壩窺探。即行開礮轟擊。該逆船亦即於十五日駛回香港。逆夷種種詭譎情形。可恨之至。等語。惟有簡練兵勇。嚴密防範。仰紆

四十二

宸廑。再聞逆夷由浙江駛回船隻。內裝載銅錢。散作夷兵食用。不知確數。又聞駛回各船內。裝載傷斃及病斃夷人屍首不少。或謂有千餘具。或謂有四百餘具。並聞刻下香港漢奸多已不敢受雇赴浙矣。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明漢奸名目。並現在籌辦情形一摺。據奏逆夷盤踞香港。尚無勒索。猷匪規等事。漢奸盧亞景。朱泗水。各分黨與。漸有聚眾互鬪之事。東莞新安紳士。現在團練義勇。聽候調遣等語。覽奏均悉。招致漢奸。令其反正。亦解散之一法。現既訪有分黨互鬪情事。正可乘機設法誘餌。俾逆夷漢奸互相搗亂。著奕山等酌量情形。妥為籌辦。既不可有誤機宜。亦不可因循債事。至虎門礮臺。亟應修復。如該逆前來阻截。當告以

修築礮臺。乃天朝防海舊制。並非因捍禦該夷而設。所奏逆船駛進沙角海口。近城游奕等情。仍著嚴密防範。無稍疏懈。

壬戌。大理寺少卿金應麟奏。竊維逆夷猖獗。皆由水兵選懦無人。以致失事。伏思該夷所恃者舟。前歲粵東由味喇。擊購得一舟。拆而視之。木甚堅硬。用牛皮裹包五層。加以銅皮鐵皮。又各包五六層。其厚約有尺餘。方到木質。是以礮子雖巨。難於擊碎。而桅木極堅。頂容多人。可以施礮。頗能及遠。以此人多畏之。且以為此乃中國之緒餘耳。昔隋之攻陳。製為拍竿。高五十尺。敵舟近之。無不立碎。夷人特稍變其法。而牛革蒙船。亦參用藤艘之法。無足異也。夫籌

四十三

議南省。多以四川為根本。川中木賤兵強。較之湖廣更為得力。今請川造川舟。楚造楚舟。以運米為名。豫為之計。即使該夷潛遁。亦防江之要策。閩粵等省。亦以弭盜為由。各造船隻。以資救應。其造舟之法。應參用彼法。而增損之。大足勝小。弱不敢堅。或改或造。悉由所便。如子母舟一項。前長二丈。後長一丈五尺。共三丈五尺。兩邊有板。腹內空虛。後藏小舟。通連一處。母船船內盡貯油礮。船前兩腋各有釘鈎。敵人迎拒。即鈎其舟。船內縱火。與彼俱焚。伏兵潛匿。開子船歸。此宜備也。如聯環舟一項。分為兩舟。各三之一。中聯以環。前載大礮。奉火神煙。舟首壯麗。有倒鬚鈎。後載

之旁備有數槳。兵士逢賊釘住其舟。順風縱火。無往不利。前環既解。後舟即回。此宜備也。如樓船一項。船上建樓。共有三重。各列女牆。可置旗幟。弩窗矛穴。礮車。礮車。無一不備。安礮之地。櫓石。鐵汁。形如小壘。奔馳車馬。亦所甚便。儻逢暴風。安礮勿出。此宜備也。如走舸一項。船舷之上。列以女牆。所用棹夫。皆係精卒。輕如飛鷗。往來甚速。乘人不及。即襲其舟。後多備金鼓。用以號令。此宜備也。如關艦一項。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為城。櫓槽四間。上可馳馬。首畫怪獸。以懼江神。女牆之式。可蔽半身。又各建棚。與女牆齊。後列重牆。亦置戰士。上無覆背。左右金鼓。排立水次。用以

四十四

爭戰。此宜備也。如海鷗一項。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鷗之形。舷上左右。置有浮板。如鷗有翅。用助其船。即逢風濤。亦不傾側。覆背左右。蒙以牛皮。牙旗金鼓。悉如常法。此宜備也。如游艇一項。並無女牆。舷上設槳。大小長短。各隨其便。或用車輪。激水轉。回軍轉陣。其疾如風。測候用之。利有攸往。此宜備也。如蒙衝一項。用生牛革。蒙船首背。加以銅片。開掣掉空。矢石難攻。弩窗矛穴。近敵施之。船不必大。務在捷速。乘人不防。截其歸路。此宜備也。如三層船一項。竹木為包。以避矢石。銃眼箭窗。以之擊賊。凡上下中。分為三層。首尾暗艙。以通上下。中層之內。刀板釘板。旁設飛槳。來

往甚速。遇賊詐敗。棄而與之。精兵伏下。待賊登舟。機關一轉。賊翻中層。一蓬刀釘。無不皆倒。此宜備也。如兩頭船一項。縛之可轉。兩頭製舵。隨風可行。外蒙牛皮。內藏火礮。用以設伏。敵所深畏。此宜備也。如悶頭釘船一項。狀如板片。並無旁牆。中桅尾舵。人在船底。舵工在上。亦多掩蔽。水拍船上。不能沈沒。其行甚速。北人習之。此宜備也。如皮船一項。生馬牛皮。竹木緣之。狀如箱形。燥之以火。浮於水上。一船二人。以竿擊水。相助而行。此宜備也。凡此制度。變而通之。推而廣之。各因其宜。各盡其用。川廣之船。足以制江閩粵之船。可以防海。此有備無患之策也。至於攻取之法。先

四十五

察風色。夷礮在旁者多。我師止攻頭尾。如夷船頭南尾北。有北風則攻尾。有南風則攻頭。若頭東尾西。亦以東風攻頭。西風攻尾。既占上風。又避礮火。而駛近夷船頭尾。我船又須斜向。船頭撲攔。船尾擺開。方可多聚船隻。火器亦不致誤擲。如夷船頭東尾西。我船乘西風攻尾。則近左者船頭應向東南。其右者船頭應向東北。悉用斜勢。則礮火不致打入已舟。餘可類推。要在舵工轉舵之巧。純者加賞數倍。悞者戮及身家。此不可不先習也。次察潮勢。潮順則得勝。潮回則善避。我軍得勢。斜擊逆船首尾。大約以四角分計。每角拖船不過容四隻。其大者不過容三隻。即四角合

攻亦不過用十二隻。至十六隻。攻擊夷船一隻。無不立燬。此外多船。亦可分擊他船。不必聚於一處。致多凌亂。夷船喫水二丈之外。我船不過數尺。自遠處繞轉。必能占其上風。如攻頭則必先打其頭鼻。攻尾則必先打其後艙。後艙有玻璃者。夷目所居。火藥在焉。破則火藥自發。舵乃生銅所包。礮打則斷。舵斷鼻折。則全船皆無主宰。而拉蓬之水手。多在首尾。擊之入海。其船亦危。此不可不先習也。繼用燒法。瓜艇五十。上裝乾草油火。配以火藥。十分之二。細以草繩。蓋以葵席。繫以鐵鍊。冠以大釘。末極銳利。洵者數人。半身在水。換槳而行。船身甚低。夷之礮火。所不能及。一經靠攏。釘其木上。以火然之。無有不毀。我船桅上再拋火罐。擇用二人。頭戴竹盔。胸遮藤牌。繫繩於背。腰帶雙刀。備有火繩。一人頭挽。一人二棍。其上之度。類與蓬齊。其下每棍又有二人。拉以滑車。豫備火罐。運拉而上。桅頂之人。隨時點放。用之不竭。船頭噴筒。亦照此用。我師過船。定可大勝。此不可不習也。其餘避虛擊實之法。夷船長大。喫水甚多。船牆出水。不過二三尺。上甚空虛。鎗礮攻之。每至落空。專攻船牆。以低為率。萬無所逃。逼近逆船。必有毒煙。甘草紅糖。含之立解。夷船攔淺。須用交帆。以我帆檔。交亂其帆。鉤篙力挽。彼不能出。石擊船首。亦所甚畏。此又不可不習也。

四十六

夫逆夷自嘉慶年間進貢之時。言語傲慢。到處繪圖。其包藏禍心。已非一日。有釁因叛。無釁亦叛。今則犬羊之性。更甚於前。暫事羈縻。詎能久遠。卧薪嘗膽。肝食無休。桑榆東隅。收功未晚。寬以歲月。持以實心。無惜重貲。無拘文法。最爾夷人。有不足平者矣。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海疆防禦。首重戰船。降旨飭令粵省酌籌製造。並將方熊飛原呈鈔給閱看。茲復據金應麟奏請飭多備船隻。其造船之法。如子母舟。連環舟。及樓船。走舸。闊船。海鵝游艇。蒙衝。並三層船。兩頭船。閃頭釘船。皮船等項。式樣不一。著奕山等悉心體訪。查明該少卿摺內所奏各船。究以何項船隻最為得力。即購備堅實木料。趕緊製造。並將擬造船式。繪畫貼具奏。其該省洋商內。如有深悉造船之法。及力能設法購買夷船者。並著文豐留心訪察。加以激勸。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奕山。祁項。梁寶常。吳建勳。並傳諭文豐知之。

四十七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九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七月癸亥

欽差大臣耆英兩江總督牛鑑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奏竊奴才

等前因暎夷猖獗江甯萬分危急冒死允夷所請並乞將

臣等從重治罪緣由馳奏在案彼時實因安危呼吸稍遲

即變是以權宜從事暫載兇鋒以便派委大員前往妥議

臣等於發給照會後即委四等侍衛咸齡署江甯布政使

按察使黃恩彤於初九日乘夜出城親赴夷船向該夷首

明白曉諭並令議一切章程即據夷首嗎喇遜等四人出

船相見該侍衛等侍以至誠曉以大義反覆開導而該夷

首等請求各款堅執如前加以駁詰則負氣不服該侍衛

等連日與之詳議始據該夷將通商輸稅各事宜粗定條

款迨詰以如果允准所有兵船是否即行退出長江該夷

首等聲稱俟各款議定後先給洋銀六百萬圓伊等即將

所泊各船全行退出吳淞口外江甯京口等處決不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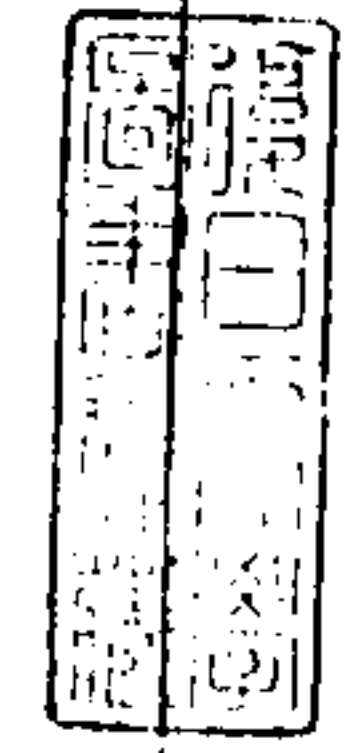
阻遏惟鎮海之招寶山廈門之鼓浪嶼及定海三處須俟

全銀付清方肯退還等語該侍衛等以為期太久復據理

向爭該夷首僅允將招寶山先行退出其餘仍執原議據

該侍衛等將詰辯情形稟經臣等公同熟商權其利害均

有難以拒絕之處謹將酌辦各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再該夷於酌擬條款後復據稟稱此次和好通商既蒙
皇帝恩准並
賞給馬頭不勝欣感惟萬世利賴在此一舉仍求將條款奏明
皇帝批准欽加

御寶伊等亦請該國王蓋用印信兩國分給奉為世守方可永結
和好不致再啟兵端再三懇請情詞迫切該侍衛等告以中
國無此體制而嗎喇遜則稱伊聞從前頒給各國
敕書均用

御寶務求奏請於所議條款內鈐蓋
御寶如不見允伊等回國後無以取信國王必致再有爭論所有
前議各條即可勿庸置議等語是該夷之意專以
御寶之准用與否為向背從違察其隱衷實因悔禍厭兵或恐再
有翻悔欲為一勞永逸杜絕後患之計該夷性本多疑若
非示以
恩信易啟反測之端合無仰懇
天恩俯從所請
者英伊里布又奏再目下事處萬難暎夷船隻早出長江
一日早得一日相安今暎夷請於所議條款內鈐蓋
御寶如蒙
恩准尚可救燃眉儻屬難行該夷定必決裂屆期除遵

御寶如蒙
恩准尚可救燃眉儻屬難行該夷定必決裂屆期除遵

御寶如蒙
恩准尚可救燃眉儻屬難行該夷定必決裂屆期除遵

御寶如蒙
恩准尚可救燃眉儻屬難行該夷定必決裂屆期除遵

御寶如蒙
恩准尚可救燃眉儻屬難行該夷定必決裂屆期除遵

御寶如蒙
恩准尚可救燃眉儻屬難行該夷定必決裂屆期除遵

御寶如蒙
恩准尚可救燃眉儻屬難行該夷定必決裂屆期除遵

御寶如蒙
恩准尚可救燃眉儻屬難行該夷定必決裂屆期除遵

御寶如蒙
恩准尚可救燃眉儻屬難行該夷定必決裂屆期除遵

旨飛咨揚威將軍奕經體察情形。或保守蘇州。或前來救援。並飛咨揚州蘇州安徽湖北江西等省一體嚴防外。查省城附近之鍾山燕子磯一帶險要處所。已為數百名逆夷所據。並安設大礮。一經開仗。勢有難支。況城中滿綠各營兵丁。及所調征兵。統計不滿八千名。兵單礮少。禍在旦夕。儻江甯一有疏虞。蘇州尤關緊要。今奉者著鄂伊里布。雖無守土之責。究在江甯駐紮。是否會同督臣牛鑑。將軍德珠布及提鎮等守衛城池。抑或督率丹陽句容後路官兵。擇要堵截。以防內竄之處。伏候

訓示遵行

三

硃批。何至受此逼迫。忿恨難言。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連日與暎夷會議。粗定條約一摺。覽奏。忿恨之至。朕因億萬生靈所繫。實關天下大局。故雖憤問。莫釋。不得不勉允所請。藉作一勞永逸之計。非僅為保全江浙兩省。而然也。該大臣等所稱。可救燃眉。是徒知救急於目前。未計貽憂於日後。所商各條內。尚有應行籌酌之處。即如該夷船隻。既肯退出長江。又肯退出招寶山。其前請之通商貿易五處。除福州地方。萬不可予。或另以他處相易外。其廣州廈門寧波上海四處。均應准其來往貿易。不得占據久住。至藉詞索欠一節。該大臣等須婉轉曉諭。該國與內地通商。已二百年。向稱和好。從

前貨物交易。銀錢往來。俱係由洋商與汝等自行經理。我國官員。向不過問。且此中貿易。曲折價值。低昂甚為瑣屑。況各國言語不通。斷非地方官所能辦理。嗣後各處通商。自應仍照舊章。毋庸更改。儻該商有格外苛求。過於剋扣之處。不妨向粵海關監督呈明。必將該商懲處。斷不姑容。所稱商欠一節。除三百萬圓。由廣東查明商欠追還外。其餘斷難官為保交。至現議先交之六百萬圓。自應付給。以示誠信。除現在民捐一百數十萬兩外。其不敷之處。准其暫於江浙安徽藩運各庫。通融借撥。統於捐輸項下還款。其各省貿易。該夷自納稅銀。由副領事親赴海關交納。不經行商之手。一節。有無窒礙。漸滋流弊之處。仍著該

四

大臣等再行妥議具奏。至官員用平行禮。及將被虜夷人。並被誘漢民。一體懇恩釋放。俱著准其所請。又另片奏。請於所議條款內。鈐蓋御寶等語。該夷不以汝等印信為憑信。而以御寶為憑信。雖屬可惡。尚不失尊崇之意。向來頒給各國敕書。均用御寶。著准其鈐蓋。惟如何齋呈鈐蓋之處。仍先行奏明酌量辦理。經此議定之後。該大臣等務當告以大皇帝相待以誠。所求無不允准。從此通商。永相和好。汝國亦應以誠相待。斷不准再啟兵端。違悖天理。不但業經滋擾各省。不得復來尋釁。即沿海之廣東福建臺灣浙江江南山東直隸奉天各省地面。亦不准夷船駛入。此時既經和好。各省官兵。應撤應留。我國自有斟酌。至

內地舊有城池墩臺並礮臺等項亦應次第修築以復舊規並非創自今日此係為防緝洋盜起見並非為防禦該夷而設不必妄生疑慮其有他省現尚不知和好消息見有夷船駛入輒行攻擊者亦不得藉為口實以上各節總在該大臣等深思遠慮切實定議永杜兵萌不可稍涉含糊仍成不了之局慎之慎之本日據程爾采片奏佛郎西亞國夷人前往吳淞江口等語該夷所請各節是否另有詭計該大臣等於接到該撫信函後自必妥商酌辦矣程爾采及奕山等前陳各片俱著鈔給閱看江蘇巡撫程爾采奏竊據各處探報該夷船陸續向西南行駛其鎮江城外停泊之船逐漸減少城外夷匪出入無時據提民人教演槍礮並勒令代為砌路又將城甃拆下將江口木料運至教場有修葺房屋之說節經咨會參贊齊慎督臣牛鑑等加意防範去後茲復據探報截至七月初四日止鎮江甘露寺前原泊船九隻續由西南駛回二隻共計十一隻又江甯自六月二十八日起至初四日止共到夷船二十五隻均在下關寄棧尚未蠢動在後未到船隻甚多各等情查該夷兇狡異常實堪憤恨若非大加懲創不足以伸天討而快人心惟邇來逆燄正張即水勇已多退避我兵當疊次挫衄之後尤覺風鶴俱驚昨奉

五

上諭杜受田奏廣東生員張煥元有木礮火攻之議將原片鈔給閱看惟在相度機宜妥為辦理等因欽此前次夷船駛入即經會同督臣委員購買桐油柴草裝貯船艙順流縱火焚燒未嘗不欲藉火攻以為制勝之具無如該夷工於趨避且槍礮猛烈洪濤巨浪之中非人力不能控制而人在艙上該逆在桅上施放大礮彈丸從空飛墜火箭亦紛至沓來該兵勇等無所遮護氣已先餒斷難操縱自如是攻擊之策務須計出萬全方為得力至木礮一項安省聚集較多江甯籌備亦易臣已會督在事文武各員察看情形相機辦理至江甯現極危急業經

六

欽差大臣耆英著卞浦副都統伊里布馳往會商籌辦飭調臬司崇恩前赴無錫駐防適撤回之京右高資二營官兵五百夕因京口不能渡江折回候示即經臣飭令趕赴無錫交給崇恩統帶現因揚州地方逼近江口雖經督臣飭調徐州鎮兵五百名並札該營參將繼倫將調防福山兵丁二百名調防和尚渠兵丁一百五十名馳回本汛連漕河兩標所撥官兵僅止一千餘名臣復飭令調赴無錫之京右營兵一百五十名亦回瓜洲本汛防禦所有河南撫臣遵旨預備官兵六百名現已咨報啟程將來行抵清江應由河臣麟慶酌量調撥項准揚威將軍咨會欽奉

諭旨調撥官兵前赴安徽。已移知參贊齊慎將統帶之壽春鎮官兵五百名。交給署壽春鎮岱昌帶赴安徽省。囑即抽撥官兵六七百名。交齊慎調派。當因廣西副將倭什洪額帶領廣西官兵四百五十名。在於常州之奔牛鎮防守。應否即行調撥。經臣咨商齊慎去後。復准揚威將軍咨會。將調防各口岸之廣西官兵。全數交給齊慎管帶。臣因崑山之白塔灣地方。尚有廣西官兵二百五十名。即飭署參將德善帶今星馳前往。並咨會督臣另行派兵抵防。其奔牛鎮之廣西官兵。相距丹陽僅數十里。朝發可以夕至。飭俟齊慎應須調用時。再行前往。否則仍在該處屯駐。亦足以備聲援。

七

所有鎮江潰散之青州滿營兵丁。已陸續收集一百九十餘名。現由齊慎管帶。又滿城被難男婦三千餘名。先後逃至丹陽。因該處駐紮重兵。地方狹窄。臣已飭赴常州府城。由地方官妥為安插。按日給發口糧錢文。免致失所。現在江陰鷺鼻嘴。尚泊大夷船兩隻。劉河一隻。吳淞口一隻。又佛郎西亞國船一隻。其餘往來無定之船。據報數目不一。據蘇松太道巫宜稷稟。六月二十七日。有三桅火輪船一隻。杉板船一隻。由吳淞口駛入黃浦江。該道即會同署提右營遊擊封耀祖。署上海縣知縣秋家丞。親自出城。安慰民人。彈壓土匪。並遣親信之人。前往查探。據稱寶山民人。

因奉官長諭禁。不肯賣給該夷菜物。故欲見官講理。且欲在上海通商等語。該道因恐夷人登岸蹂躪。即與署縣秋家丞。親詣該船。諭以通商一事。必須大皇帝施恩。容俟詳請奏明。定奪。至食物不得接濟外夷。亦屬天朝禁令。非該道等所敢擅專。該夷目唯唯無辭。即於是日申刻將船退去。蘇州省城地方。現在尚稱安謐。

程喬采又奏。再臣接據蘇松太道巫宜稷稟稱。六月二十四日。據寶山縣民王世勳投稱。伊在海塘經過。被佛郎西亞國夷人。勒令送信。伊畏懼不允。該夷用刀嚇逼。並稱信內別無他事。不過要求幫助。

八

天朝。是以齋書投遞等語。該道因該夷船既另是一國。且言欲求幫助。當將來書拆閱。係佛郎西亞國夷目。則濟勸遞書。求見。詞意極為恭順。與王世勳所言相符。惟與英夷船隻同泊吳淞。難保非串同一氣。當以我朝功令。非奏明不能與外夷接見之語。諭令回覆。忽於初三日。風聞夷船定欲來至上海。該道恐居民驚擾。不得已坐船前往。距城數里地方等候。即於初四日。該夷目帶同通事等。乘坐雙桅杉板船二隻。由黃浦江駛進。該道飭令上船相見。據稱伊國與英咭咭。並構強盛。兩國兵爭。幾三十年。

嗣經和好。今該國王聞暎夷內犯。恐其占據馬頭。益加強橫。特派兵船二隻。前來探聽。伊船於上年十月到粵。尚有一隻。約今年六月可到。實欲幫助。

天朝並非隨同暎夷打仗。現欲前赴揚子江。先見嘍囉。然後稟見總督。勸令暎夷戢兵。因船隻重大。不能行駛。請代雇民船前往等情。該道當以定例非奉正朔之國。前來朝貢。不能擅為雇船。面加申諭。該夷隨即回船。駛去等情。臣查佛郎西亞國。僅止一隻船。停泊吳淞口外。係於暎夷大幫船隻開去鎮江之後。始行駛來。據稱並不從逆打仗。雖似可信。惟探聞定海地方。前有寄泊該國船二隻。與該夷所稱。尚有兵船一隻。須本年六月始到廣東之語不符。則勸令戢兵之說。亦難察其真偽。其代雇民船一節。尤屬窒礙難行。至該夷欲面見督臣。本屬有干禁令。該道之從權接見。實出於不得不然。現在探聞該夷在於吳淞口外。攔截商船。自是意圖乘坐前往。

諭軍機大臣等。程喬采奏現在防守事宜一摺。覽奏均悉。據稱蘇州省城地方。尚屬安謐。惟逆船除到江甯外。各海口尚有停泊。該撫惟當加意嚴防。毋得稍形疏忽。至另片奏佛郎西亞國夷目遞書求見。聲稱欲赴揚子江。勸令暎夷戢兵。未知真偽。現既未為雇船。僅該夷自行前往。亦著毋庸禁止。已有旨著著英伊

里布酌量辦理。

安徽巡撫程楙采奏。七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奉

上諭。本日據著英奏。逆船西駛。漸至浦口儀徵等語。現在逆蹤方張。儻竟沂流而上。深恐擾及沿江各省。因思江面究非海洋可比。若從安徽之安慶。江西之九江。湖北之武昌。漢陽。各集重兵。多備船隻槍礮。及火攻器具。順流壓下。則逆在下風。其勢易於焚擊。著安徽。江西。湖北。各督撫。接奉此旨。迅就該處情形酌量。或備船隻。或用木筏。及一切火攻器具。派委得力文武員弁。統領兵勇。隨時確探逆夷蹤跡。一經接到者。英咨會。即行順流放。下。合力攻勦等因。欽此。伏查江皖唇齒相依。前經臣派調本省官兵二千九百名。暨募鄉勇一千二百名。擇險設伏。並派徽州營參將經文泰。管帶漁船三百隻。豫備火攻。相機兜勦。一面請調豫楚官兵。隨帶大礮火藥礮子。並飛咨兩湖各督撫。飭屬代造木解。解皖應用。連日差探江省信息。諸臣意在議撫。儻令夷情反覆。一經接到者。英咨會。自當督兵進勦。惟是火攻器具在所必需。節經飭催藩司。安徽道委員督屬。採求沿江木解船隻。又重價購求泗水之人。以便設機焚擊。其各營舊存法槓劈山子母等礮。大不過四五百斤。小者僅止數十斤。臣先徧訪皖江。無人諳習鑄礮。

據署臬司徐思蔭查照古法有用竹大將軍頗稱迅猛現飭覓匠分手製造如試效果能致遠亦足以破賊船一面調集減運糧艘豫備攻戰現在逆夷逼近江甯城外償竟汴流而上皖省兵單力弱獨當一面固難勝算先操且慮該夷乘此和議未成潛入皖江遊奕不擊則任其恣情窺探自撤藩籬擊之又慮議敗垂成該夷有所藉口以臣愚昧之見逆夷詭詞要脅肆欲無厭議撫則暫示權宜會勦則實為長策臣服膺

聖諭。膽氣倍增。伏思江西湖北等省俱在安徽上游。自應互相援應。與其各守各境。兵分力單。曷若結隊連橋。乘流進擊。合

無仰懇

十一

皇上天恩。敕下兩湖江西各督撫。臣挑選精兵。多備船筏巨礮。及一切火攻器具。前來蕪湖。與臣合力進勦。以遏其前。南河督臣由瓜州出擊。以截其後。揚威將軍統領大兵攻復鎮江。以分其勢。江甯嬰城固守。俟各路大兵雲集。內外夾攻。庶使該夷膽落。一鼓殲除。

諭軍機大臣等。程琳來奏。遵旨籌辦防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著嚴密妥辦。毋稍疏虞。所稱查照古法有用竹大將軍頗稱迅猛。現飭覓匠分手製造等語。如試效果能致遠。即著多多製造備用。至所請飭調精兵。多備船筏巨礮。前往蕪湖。已有旨令裕泰

挑撥兵。江甯省城現在危急。該撫仍隨時偵探者英等現辦情形。妥商預備。

提督銜臺灣鎮總兵官連洪阿。按察使銜臺灣道姚瑩。奏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臣等督同淡水營廳縣計破夷船。生擒白紅黑夷。及廣東奸民。於二月初四日馳奏在案。茲據文武委員託克通阿。奏廷高勘明擊破夷船。業已擊碎。船上貨物俱已無存。惟先從奪獲並撈取大小銅鐵。夷礮十三門。自來火鳥槍十二桿。又七桿。槍口旁上插尺許長細尖刀。又雙合雙口自來火鳥槍一桿。短刀二十七把。及鞭鋼等件。又浙江營鎬號鳥槍八桿。腰刀二十一把。

十二

破爛夷書二冊。夷信五十三紙。同夷犯四十九名。粵東奸民五名。一併提解來郡。逐一研訊。轉譯供詞。據夷目顏林。同管船大夥長律比。二夥長巴底時。三夥長科因諫坭。供係嘆咭喇國閒你地方人。顏林等駕三桅夾板船一隻。係夷人煙治跋本錢。以顏林為呷囉。向在廣東售賣貨物。煙土。道光十九年間。在望邁地方。聞知廣東嚴禁煙土。令大小夷船。將所帶煙土。全行繳銷。領事頭目義律。報知本國女王。以夷商置貨。多領國主本錢。年收稅利。一旦烏有。又不准通市。遂傳諭各馬頭新祈波。罵叻格。檳榔嶼。孟加。辣。望結仔。噴叻。即息辣。勿多力。時望邁。即孟孟等。各處調

遣兵船。派義律為大總管。伯麥為副總管。到廣東打仗。望
道一處。派船十九隻。顏林即在其內。配帶夷兵三百餘名。
帶大杉板一隻。小杉板二隻。並有望道管稅之夷官馬哩
監發給番銀十二萬置備煙土及呢羽各貨。於道光二十
年正月開船。三月到廣東。雇倩現獲奸民黃舟鄭阿二轉
邀陳阿威張阿廣張阿有並跳水在逃的唐阿高陳阿二
在船幫賣煙土雜貨。其時義律要向廣東索取煙價不許。
又被驅逐。遂留伯麥在廣東照料。自帶兵船至浙江舟山
打仗。既得舟山後。義律復回廣東索銀。廣東仍不允給。義
律即號令各船。攻破虎門。至二十一年三月。廣東行商給

十三

還煙價。義律隨令各船退出外洋。因伯麥姦淫民間婦女
被眾百姓將其毆死。義律報知女王。改派噶嘍噠為大總
管。吧噶與思啞勒力吧敦時為副總管。統計夷船大小百
餘隻。大船七八百人。小船二三百人。均聽噶嘍噠調度。噶
嘍噠等到廣東時。義律即帶銀回國。噶嘍噠因廣東給過
銀兩。不便滋事。想在廈門舟山奪占馬頭。即派吧噶同思
啞勒力吧敦時帶領兵船。於上年七月。攻打廈門。又自帶
兵船數隻。分出廈門兵船三十餘隻。攻打舟山。鎮海甯波
等處。顏林隨同噶嘍噠至浙江。並未到過廈門。噶嘍噠在
舟山。住到十二月間。聞說本國的兵船到臺灣雞籠。被官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五九

兵擊破。夷人全數掣獲。隨叫顏林等兵船多隻。與黃舟前
來探聽。相機行事。並叫信用的廣東漢奸劉相蘇旺寫信
一封。交黃舟帶與臺灣人張從。囑同賴媽來陳惡在地勾
結人為內應。不料本年正月二十五日。船到臺灣洋面。遊
奕數日。不見張從。賴媽來等有人接應。至三十日。到大安
港。欲進口門。岸上官兵人多。不敢駛入。正在游奕。遇一小
漁舟。駕至船邊。向黃舟招呼說話。黃舟即詐以重價託其
指引海道。不想漁船引到沙汕擱淺。又被岸上大礮轟擊。
眾人驚慌。跳上杉板小船逃命。被岸上人將大小船均擊
碎。水陸追趕。將顏林等五十四人掣獲。其餘之人。不知生

十四

死。銀物一齊落水等供。詰以現獲夷信多件。是何軍情。奸
謀。據供都是夷人往來問候。商量貨價之信。提訊黃舟鄭
阿二同供。俱係廣東香山縣人。從前在望遠地方。做過買
賣。因與夷人熟識。上年喫夷滋毒。伊等轉雇現獲之陳阿
威。張阿廣張阿有。並在逃之陳阿齊唐阿高。在顏林船上。
充當漢奸。噶嘍噠船上漢奸大頭目兩箇。一名蘇旺。一名
劉相。俱係廣東番禺縣人。各船所用漢奸。自七八人至十
餘人不等。均須先向蘇旺劉相二人說明來歷。方能到船上
用事。上年十二月裏。噶嘍噠聽見八月間。有本國夾板兵
船。在臺灣雞籠口。被官兵擊破。夷人全行掣獲。令該犯等

四八五

同賴林前來探聽。蘇旺劉相寫漢字信一封。交伊等寄與臺灣張從。託其在地行事。伊等不識夷字。現獲夷信多件。不知有無奸謀等語。餘與賴林等所供大畧相同。陳阿威係番禺縣人。張阿廣係順德縣人。張阿有係南海縣人。所供亦屬相符。當向黃舟追取蘇旺劉相等原寄之信。據稱原信縫其領褂夾層。前在洋面落水被獲。領褂被人脫去。遺失。信內所言。尚能記憶。給以紙筆。令其默寫數十語。與所供無異。據此。臣等查夷情詭詐。現獲各信。其中必有奸謀。所言詢商貨價。殊難遽信。惟臺地無人繕譯。即刑訊亦難辨真偽。應將現信同前次所獲夷圖九幅。書二冊。信十七件。並該夷自畫船式二紙。一併封固進

十五

呈請

旨飭交四譯館繕譯具奏辦理。至張從一犯。係鳳山縣人。道光十八年。被逆首張貢。逼做旗脚。擬軍發配廣西荔浦縣。賴媽來。係嘉義縣人。十二年。張丙逆案內。發配貴州黔西州。陳惡。係鳳山縣人。道光七年。聽從王藍影劫事。主吳邦英案內。十五年獲案。擬遣發配新疆。張從甫於本年三月。接准配所來文移。賴媽來陳惡二犯。如何脫逃。尚未接准配所文移。張從一名。先於上年逃回鳳山縣。投充逆首陳沖偽軍師。經臺灣縣知縣閻炳孳獲。訊供認在廣東勾結夷

人來臺。伊為內應。業已正法。奏報在案。賴媽來及陳惡二犯。未據張從供及既據賴林等供。有勾結情事。隨密飭各屬重賞購拏。茲據臺灣縣知縣閻炳孳。在內山地方。將賴媽來。同窩留奸民方業。一併獲到。提訊賴媽來。供認約俟夷船到臺。一同糾人內應不諱。臣等查此次所獲白夷十八名。內頭目賴林同夥長三人。均係紅夷。尚有四人。一名舵哩。一名撒力撒。一名怒文。一名勉詢。亦係紅夷。因其毛髮微黃。故稱紅夷。同白夷十一名。俱係喚夷。本國人。前據淡水廳營稟報。紅夷一人。係屬錯誤。應行更正。其餘黑夷三十名。皆係望遠地方人。據供逆夷前後兇狡情形。歷歷如

十六

繪。訊供之下。不勝髮指。此等島夷。自古以來。惟知嗜利。本與犬羊無異。乃奸民黃舟陳阿威等。竟甘心從逆。導引為奸。張從賴媽來等。本係逆案被脅充軍。不知悔改。復在配所脫逃。起意投充逆夷。為之回臺。糾人內應滋事。幸仗聖主天威。張從一犯。上年已先被獲伏誅。今賴媽來黃舟陳阿二。陳阿威等六犯。亦經拏獲。實為覆載所不容。陳惡一犯。到臺與否。未知確實。現飭各屬重賞購拏。一面稟咨內地廣東一體查拏。畫法懲辦。以免煽惑滋事。諭軍機大臣等。達洪阿等奏。二次生擒逆夷。提訊供詞。究出通夷奸民。立時拏獲。並進呈夷書圖樣等件。覽奏均悉。該處所獲逆

冊 頁 日 年 全 書 第 12 反 反 內

夷訊供後如尚有未經正法者著暫行拘禁聽候諭旨至奸民黃舟等甘心從逆導引為奸必應盡法懲辦所有未獲之陳惡一犯仍著上緊查拏務獲究辦以淨根株將此諭知達洪阿並傳諭姚瑩知之

甲子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余步雲拏解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審訊江甯城守副將豐紳泰鎮海縣知縣葉莖候補縣丞謝榮光均有應行質訊之處著該將軍等迅即派員伴送來京歸案質訊如豐紳泰已回江甯省城著即咨交牛鑑飭令迅速來京候質

十七

湖廣總督裕泰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上諭逆夷兩載以來流毒閩粵江浙近復由海入江擾及京口總緣各該省武備廢弛水師戰船有名無實惟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現在用兵無暇辦理況製造大船必資巨木四川湖廣向係產木之區著寶興裕泰廣購木料雇覓工匠約計每年可得船若干隻如何駛往閩粵江浙等省妥議章程先行具奏一面趕緊製造等因欽此竊見川湖製造戰船但可協濟江南於浙江已有不便至於閩粵尤多扞格難行查大江由川歷楚直達江南入海上流製船順流而下經由內地無事防維一抵

海門便可配兵載礮是以較便至若浙江即須由江南外洋駛運現在海道梗阻撥兵護送殊覺可虞而閩粵兩省限隔五嶺與川湖等處絕無水道可通亦須由江浙洋面繞越運往道路愈遠兵力愈費且恐於各該省無濟實用蓋自昔戰艦惟粵東以鐵黎等木製成常堅閩省取材杉杉匠作精緻皆非他省所及且以目前閩粵情形而論海口雖尚戒嚴而烽煙較遠似可趁此趕製戰船以備應用較為得力況各省分造則船多而成速一二處專製則船少而效遲復因駛運維艱更恐諸形窒礙

十八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著四川湖廣二省總督廣購木料雇覓匠工製造戰船茲據裕泰奏川湖戰船但可協濟江南未能前赴浙閩等省請各省分造等語因思四川更在湖廣上游若成造船隻駕運浙閩等省尤屬未便著寶興裕泰各於所屬地方購買巨木趕造戰船以備長江及各湖操練攻勦之用無須入海其舵工人等即各就地雇募於江中試演駕駛務求熟習便利將來即隨船前往方足以資得力至入海船隻應由沿海各省製造應用惟川楚向為產木之區並著寶興裕泰廣購堅實巨木以備海疆督撫隨時調取毋稍遲誤

乙丑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蘇松太道巫宜稷稟稱六月二十四日有佛郎西亞國來兵船一隻停泊吳淞口外其

夷目則濟勒於七月初四日投書求見該道於城外相見詢其來意據通事金萬全譯稱伊國向在廣東通商與天朝最好今國王聞噶夷內犯特派兵船兩隻駛赴中國探聽消息伊船於上年十月抵粵尚有一隻未到並非噶夷糾約而來若蒙奏明

大皇帝准噶夷設一夷官在京辦事與俄羅斯等國相同自必心服現欲前赴揚子江先見噶囉噠後見總督大人勸令噶夷戢兵並說伊船駛赴長江恐官民指為助戰之船轉多疑慮請代雇民船一二隻即日前往等語該道諭以代為雇船須俟申詳定奪該夷目回船駛出吳淞口外稟請示

十九

遵前來當於該道稟內批示該佛郎西亞國在廣東省黃埔地方泊船通市二百年來洵屬與

天朝最好此次因聞噶夷內犯中華欲赴揚子江勸令戢兵具見恭順之忱殊堪嘉尚惟噶夷現在省城懇請通商業經會奏乞

恩日內奉到

諭旨該噶夷喇兵船即全數退出大江以外想則濟勒聞之定必歡喜非常不負其遠來勸和之意至所稱奏明

大皇帝准噶夷在京設一夷官與俄羅斯等國相同一節乾隆五十八年噶夷喇國本有此請因事不可行

高宗純皇帝特

敕諭該國王止其所請現在噶夷喇求懇條約并無此款自可毋庸置議惟則濟勒重譯遠來聞噶夷喇戢兵之信無須再赴揚子江致勞往返該道應勸令該夷目早日回航俾免官民人等指為助戰之船多所疑慮則愈見該國與

天朝和好之情該夷目奉使講解之意等情一面批飭該道妥為辦理一面繕摺具奏聞復據巫宜稟稱初八日該佛郎西亞國夷目駕坐三板夷船裝有夷人二十餘名跳上王裕隆沙船聲言雇往南京講和水手不允夷人即硬自起碇飛往北駛各水手見水逃走尚有一人被其帶去等

二十

情臣查佛郎西亞國在前明最為強橫火器中佛郎機一種即由該國傳入中華近年稍為衰弱在廣東通市納稅尚稱恭謹此次駕船來江名為勸噶夷喇戢兵誠恐欲乘戰爭不息之時該夷目出而講解難保非因圖見好

天朝冀可藉端要求實難豫定然臣探聞噶夷喇國雄長海外諸番皆視為向背該國効順

天朝各國無不屏息故於噶夷懇請通商各事會同欽差大臣耆英等奏乞

恩施原以解內地倒懸之急並以銷諸夷窺伺之萌今則濟勒祇帶兵船一隻斷不敢遠形橫恣而粵東向准通商亦萬不

肯舍其生計。輕事貪求。無非希冀存心。姑為嘗試。現在既已捨坐沙船來省。惟有俟其到後。仍即委員面見該夷目。以臣批示該道巫宜稟內事理。好言開導。勸令即回廣東。該夷目當亦無可藉口。而啖咭喇領事噶噠等。仰荷大皇帝逾格天恩。感激出於至誠。現尚泊船江面。無不樂為我用。並當諭令噶噠。俟則濟勒到甯之日。諄囑同至吳淞口外。帶領兵船歸國。不使其逗留日久。別滋事端。仰副我皇上綏靖外藩之至意。

二十一

船小夷目等。以佛郎西亞國。現有兵船來江。難免妄生希冀。天朝與我講和。正好無事等情。向該弁告知。該弁當詢以如果前來。作何辦法。該小夷目等。聲稱佛郎西亞國。如有船到此。我等不難向其講解。勸令回去等語。比經該弁密稟。臣初不信以為真。但該小夷目等。必係探問噶噠等。素有此說。方與該弁開談。該兵官則濟勒到後。臣先飭令委員等與啖咭喇夷目談及。看其如何回覆。即可相機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牛鑑奏。佛郎西亞國夷目。欲赴江甯。為啖咭喇勸和息兵一摺。覽奏均悉。昨已有旨。飭令耆英等妥商酌辦。

現據奏稱。俟其到後。仍即委員面見該夷目。好言開導。耆英等。於則濟勒到時。即告以勸和息兵。具見該國恭順之意。此時啖咭喇國。業已與中國和好。永不稱兵。該夷目自當速回廣東。照常貿易。至啖夷在京設立夷官辦事一節。從前乾隆年間。既未能行。此時啖夷乞恩三條內。亦再不肯提及。而又與該國無干。自不必另生枝節。如此明白曉諭。該夷自必回帆遠去。並著遣員諭知噶噠。以中國現與爾國和好。詳議條款。永絕兵萌。今佛郎西亞國夷目。不避險阻前來。口稱為爾國勸和。究竟是。何意見。如係真意。爾即與之說明。現已與中國和好。無煩夷目代為陳說。務令則濟勒聞之。領會迅速。回帆。況則濟勒此來。無非欲於中取利。爾當設法勸諭。破其妄念。庶不致令彼攬入債事也。另片奏遣弁張攀龍。赴啖咭喇夷船議事。該小夷目聲稱。佛郎西亞國。如有船到。不難向其講解。勸令回去等語。種種奸謀。實難窺測。該大臣等。惟當相機妥辦。切勿墮其術中。是為至要。

二十二

丁卯。吏部左侍郎署山東巡撫麟魁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登州府城東北兩面環海。水城傍海為垣。礮力可及。該撫已於海濱排築護城沙堤。繫被。以禦逆礮。究竟能否禦之。度量明確。具奏。該道大船能否貼岸。其桅上之礮。是否可以轟至城內。

仍著派員測量水勢。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臣抵登州後。詳晰履勘。府城形勢。北面水城。雖傍海為垣。逼近江岸。而距岸較近之處。水勢尚淺。當於潮長水旺之時。派員逐節測量。距岸一里。水深止於二托。逐里漸增。至十二里以外。始深二十托。約深十餘丈。城外東北兩段。排築沙堤。高三丈五尺。屹如長城。沙性軟而滑。礮丸所不能遽入。尚堪捍衛。查府城基址高於沙堤。沙堤基址高於海面。臣派委委員。駕駛海船。往洋面回望。在海面二三里以外。始見城頭。五六里外。亦僅見城牆之半。其城北面。女牆垛口較多。天橋口蓬萊閣。簷頭形勢較高。沙堤不能偏護。前備棉被。恐尚不敷遮蓋。現又令登萊青道飭屬再行添置一千條。豫備臨時酌量攔護。其餘存貯火藥庫房。亦全用棉被蓋護。以防逆礮轟燒。度計該逆桅上之礮。其勢必高過沙堤。難保不轟入城內。然桅上可以置礮。必俟大號逆船。非數丈之中。泓不能停泊。現測近城水勢。十餘里以外。僅深十餘丈。則該逆大船。必不能貼岸。其桅上之礮。技無所施。即能轟入。已屬強弩之末。摧堅無力。至逆夷欲以馬車駕礮。陸路接仗。既在陸路。彼之礮力所及。我之擡礮擡槍。亦能及彼。再於臨時酌量情形。度逆匪可以撲岸之處。多挖濠溝。多設陷窰。似足逼其奔衝。

二十三

諭軍機大臣等。麟魁奏詳查海防情形。據稱登州北面水城。距岸十二里外。水深約十餘丈。兩岸沙隄。尚堪捍衛。蓬萊閣形勢較高。現又添置棉被千條。豫備攔護。並為蓋護火藥庫房之用。該夷大船。不能貼岸。桅上之礮。即能轟入。亦屬摧堅無力。其可以撲岸之處。臨時挖濠設窰。足以堵禦馬車馬礮等語。著照所議。妥慎辦理。

戊辰。

諭軍機大臣等。朕聞浙省獲一夷奸。係廣東人。在彼二十餘年。以造船為生。夷船多其所造。與內地造船大不相同。其人現在營中等語。其人既經浙省拏獲。是何姓名。修造船隻。是否堅實。靈巧。能否適用。著奕經劉韻珂詳細查明。據實具奏。

又。

論有人奏。近得一書。名演礮圖說。係丁拱辰所著。此人曾在廣東鑄礮。演試有準。亦曉配合火藥之法。著奕山祁壇查明。是否實有丁拱辰其人。現在曾否在粵。所製礮臺礮位。果否堅固適用。據實具奏。又聞廣東造得火輪船。亦頗適用。著即繪圖呈進。並將是否內地匠役製造。每船工價若干。一併詳細查明具奏。

署理

盛京將軍禧恩奏。七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奉

二十四

上諭。盛京旅順口地方緊要。其如何斟酌辦理之處。著該署將軍再行悉心籌議具奏。至金州復州二處。距山海關較遠。前已諭知相機辦理等因。欽此。伏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尚書奕經以奉天海口。旅順口獨當其衝。奏請豫為把守。經前任將軍著著遵。

旨查明旅順口居海洋幽僻之地。諸山環繞。海洋以外。竟難窺伺。奉天扼要之區。尤有甚於此者。等情。覆奏。本年二月間。奉親到旅順海口。逐加履勘。口門狹隘。南北相距一里餘。東西相距半里餘。水深六七尺。口內周圍不過三四里。因其水勢平穩。是以在該處停泊戰船。以期保重。而戰船亦須

二十五

乘潮方能出入。逆夷大船。斷不能進口。其杉板小船。雖可駛入。而岸上皆係荒山曠野。並無鋪戶店棧。居民廬舍。無可垂餽。且其形如釜底。無險可守。逆夷似不能據為巢穴。者。英謂旅順口非奉天扼要之區。委係實情。至者英奏稱。雇船四十隻。派官四員。兵四十名。水手四十名。扮作漁人。暗藏軍器。在旅順口外。鐵山以南。隍城島以北。洋面往來遊奕。豫備攻勦一節。奉到彼時。即據水師營協領德特賀稟稱。此項漁船。不敢遠入深洋。當飭在於口內淺水地方。先行試看。已覺顛簸不穩。一遇洪濤巨浪。勢必至隨波而靡。且船身窄小。僅容數人。雖暗藏軍器。何能顧及攻勦。並

恐為逆夷所得。轉用該船戶等指引路徑。其害將不可勝言。是以當令撤回。惟旅順口外。即屬大洋。且登陸以後。距水師營僅止十二里。為營兵駐紮之所。自應豫加嚴備。奉早已飭令該協領德特賀等。在洋面偵探。防護戰船。並將破位安置後路。勤練兵勇。擇地暗設埋伏。逆夷儻敢深入。即可相機攻勦。至晚諭島民內。嚴斷接濟。並填井置毒等事。亦經早飭料理妥協。再查金州城距山海關一千五百餘里。如有應須調取關內屯紮官兵之處。奉酌量緩急。飛速奏。

聞。並知會都統哈喇阿相機辦理。

二十六

諭軍機大臣等。禧恩奏查明旅順口情形一摺。前因旅順口地方緊要。有旨諭令該署將軍酌量情形。籌議具奏。茲據奏稱。該處口門狹隘。水勢平淺。其岸上皆係荒山曠野。且形如釜底。無險可守。逆夷不能據為巢穴。其安礮練兵設伏。以及晚諭島民內。嚴斷接濟各情。亦經早飭料理等語。該處口外即屬大洋。且登陸後距水師營不遠。自應嚴加守禦。著該署將軍仍飭令該協領等。隨時偵探。實力防範。不得以該逆大船不能駛進。稍存大意。至山海關屯駐官兵。如有應須調取之處。即著知會哈喇阿相機辦理。其豫備漁船攻勦一節。既屬無濟於用。著毋庸議。已。按察使銜署兩淮鹽運使但明倫奏。竊臣以瓜洲內

之三汊河。地居正衝。為揚州第二重門戶。最關緊要。自逆夷占據瓜洲。即飭委員星夜趕用大船大木。堵塞河口。添撥兵勇。分投暗伏。並委員親赴沿江各洲。勸諭居民團練。外設疑陣。內聯聲勢。嚴加防禁。惟以逆勢鴟張。大兵未集。飭令兵勇非遇夷人內竄。不得冒險輕動。一月以來。時有黑白夷人。各持器械上岸。然僅行至三汊河外之八里鋪而止。似未知我兵虛實。有不敢深入之意。嗣聞大幫夷船駛往江甯。仍留大船一隻。小船十餘隻。攔截瓜洲口。其餘大船皆附近金山停泊。臣以夷情叵測。船雖漸少。安知非誘我弛防。冀可內竄。隨督同揚州府知府晏燾東署江防

二十七

同知雷體乾等督率兵勇。嚴密捍禦。茲於本月十六日。瓜洲口突添三桅大船一隻。即有黑白夷二三百人。攔隊上岸。行過八里鋪。將近三汊河。經兵勇望見。鳴鑼齊起。各洲義勇亦聞聲相應。該夷見兵勇聲勢甚眾。遂回船飛駛出口。停泊南岸。該員等即率領兵勇。移駐瓜洲。當將瓜洲收復。飭查各衙門並未損壞。惟礮擊民房數間。燒燬茅房一間。現據耆民於瓦礫中檢得該逆礮子二箇。一重二十七斤。一重二十五斤。臣仍嚴飭委員弁兵。小心守禦。以防逆夷復來。不得稍有疏懈。一面招徠逃散居民。妥為撫輯。諭軍機大臣等。但明倫奏收復瓜洲一摺。夷船退出江口。瓜洲業

經收復。著招徠居民。妥為撫輯。仍飭員弁兵勇。小心守禦。毋得稍有疏懈。

揚威將軍奕經奏。竊查奉所帶將弁兵勇。共計二千餘員。名欽遵。

諭旨。暫在王江涇南。杉青閘地方駐紮。聽候消息。茲奉

上諭。將所帶兵勇。不動聲色。密行移至常州一帶。妥為安置。等因。即將現帶河南官兵五百名。先行乘坐原船。分起陸續啓行。赴常州一帶屯紮。仍聽候者英咨會。如應行帶兵勦辦。即率帶其餘兵勇。星馳前進。會同勦辦。至鎮定一帶。招寶山仍泊船二隻。定海馬頭泊船十一隻。蟹臍港四隻。竹山

二十八

門二隻。近日並無增減。防範極嚴。惟鎮洋之虎蹲山。定洋之滿山等處。時有逆船往來遊奕。意似探聽消息。乍浦地方。近日亦有逆船一隻。在彩旗門內停泊兩日。並有夷人數名。近岸查探。旋即回船退去。並無滋擾。再。前已札令總兵鄭宗凱。委員鄭鼎臣等。整頓火攻船隻。妥為豫備。候令進剿。嗣復欽奉

諭旨。著率暫駐王江涇一帶。聽候消息。當即疊次行知文蔚。轉飭該總兵等。若無軍令。亦不得張皇輕動。有誤事機。現仍密令鄭鼎臣。差委妥人。前往江省。預行查看江海匯流口岸。相機暗藏船隻。豫備兜截逆夷出路。亦俟者英咨會到時。

即行札飭合力攻擊。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奏量移官兵屯紮常州一摺。據奏將河南官兵密赴常州一帶。並經函致耆英。仍聽候咨會以定行止等語。覽奏已悉。所奏定海鎮海夷船。近日並無增減。乍浦有船一隻。停泊亦未滋擾。並飭鄭鼎臣先行查看江海匯流口岸。暗藏船隻。豫備兜截等情。均著俟耆英咨會到時。有須攻勦之處。合力攻擊。毋誤事機。

湖廣總督裕泰湖北巡撫趙炳言奏。遵查楚岸現在停泊鹽船。雖有一千數百餘隻。而其船頭尾高聳。形勢陡灣。喫水甚深。體質笨滯。非風不行。似難以之禦敵。逆夷兩載以

二十九

來。恃其船堅礮烈。恣橫無忌。今以內地船隻礮械。與之對敵。誠恐難操必勝之權。竊計逆礮雖猛。宜於遠而不宜於近。能上擊而不能下及。若以漁船小划。散布江面。則非其大礮可及。似當用間出奇。乘其不備。蜂擁而前。聚而擊之。或亦制勝之一道。查木簾一項。向係川南等幫木商幫成。至漢轉運下游。刻下尚多停泊未運之木。今擬用木紮筏數十座。取其整木。縱橫平鋪。風不能翻。浪不能沈。每筏以寬二丈長四五丈為率。筏前安設木架。酌定高低。平排如堵。外用牛皮包鑲。加以絮被遮蔽於內。以防火礮。仍各用鐵索一字排聯。橫於江面。如遇逆船。既不能越過。兼可順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五九

流衝擊。可攻可守。筏內酌派官兵。安設槍礮。火箭水龍雲梯。及各項器械。每筏各隨帶漁划小哨船數十隻。多募熟識水手。順流鼓棹。偵探策應。仍選雇民船。但取堅實。不拘名目。加幫穩固。釘以環鈎。為連環舟式。可分可合。中載柴草火器。各隨筏後。以備焚攻。惟木筏祇宜順水。艱於轉側。不能乘風飛駛。仍當隨時偵探。遇有可乘之機。則棄筏登划。飛棹前進。以多為勝。趨避自如。較為得力。至水撲一項。多在四川。而湖北宜昌府屬之歸州巴東一帶。亦有之。已飛行宜昌等府。飭令趕緊運雇多名。迅速解省。或令駕駛船筏。往來伺應。或令潛伏水中。壞其船纜。維期相機布置。設法辦理。並選派弁兵。練習水戰。巨等仍隨時激揚士氣。待以至誠。以鼓其勇敢忠憤之志。惟紮造木筏。稍需時日。容俟嚴催趕造。一面探明逆船現在何處。即派委得力員弁管帶。駛往策應。

三十

諭軍機大臣等。裕泰等奏鹽船難以駕駛。擬趕紮木筏。添雇划船。召募水手。以資攻勦一摺。覽奏均悉。鹽船體質笨重。既屬不堪適用。著毋庸議。至所稱以漁船小划。散布江面。及擬紮木筏。數十座。順流衝擊。筏後選雇民船。裝載柴草火器。以備焚攻。其每筏各帶漁划等船數十隻。遇有可乘之機。則棄筏登划。飛棹前進等語。著照所議辦理。現在逆船尚未退出大江。難保不復肆

四九三

兇悖。有煩攻勦。該省所造木筏。既需時日。必應趕緊展催。其水
摸人等。亦著飭令迅速遷雇。該督等惟當相度機宜。妥慎辦理。
總須先期有備。不至臨時周章。是為至要。

壬申

欽差大臣耆善。著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等
連次委員。與曠夷議定條款。因尚有未盡明晰之處。復飭
四等侍衛咸齡。著江甯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彤。並添
委前經札調之甯紹台道鹿澤長。石浦同知舒恭。受前往
妥議。正在辦理間。於七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是
月十三日奉

三十一

上諭。耆善等奏。夷船大幫聚集江面。現擬設法羈縻一摺。必須通
盤籌算。永絕禍根等因。欽此。同日又奉
上諭。耆善等奏。形勢萬分危急。懇允所請一摺。必當切實議定。永
杜兵萌等因。欽此。查夷首曠噶。先有請臣等出城面見。以堅
和好之約。臣等亦知事涉冒險。惟該夷性悍多疑。動輒反
覆。若拒絕不往。非惟示以怯懦。尤恐易啟猜嫌。當即訂於
十五日。輕舟減從。先至該夷之火輪船。復經夷目導引。緣
梯而上。直至其三桅兵船。該夷首等率同夷兵。擺隊跨刀。
作樂奉酒。雖心難揣測。而貌甚恭謹。臣等當向曠噶。噶等
諭以兵爭之害。通商之利。現蒙

大皇帝逾格

施恩。自當永結和好。不得再啟釁端。該夷首等踴躍勸忻。似知感
戴。旋於十九日。在城外靜海寺。行答拜之禮。復因請入城
面訂和約。臣等以慮驚百姓。向其辭覆。據曠噶聲稱。伊
止帶隨從數人。不帶一兵。祇求派兵迎護入城。以示兩無
猜忌等語。詞甚諄切。臣因大局將定。不得不俯順其情。已
定於二十一日。選擇公所。委員妥為照料。俟入城後。議定
和約。再行照錄呈

覽外。伏思臣等此次酌辦夷務。勢出萬難。策居最下。但計事之利
害。不復顧理之是非。如該夷請求洋銀多至二千一百萬

三十二

圓。馬頭多至五處。臣等雖甚驚下。亦知經費有常。海疆至
重。不宜輕有所許。第念寇勢方張。據我要害。四肢之患。漸
成腹心之疾。若不藉此轉機。速為招撫。該夷豕突狼奔。何
所不至。且二年以來。今數省兵力。言勦言防。總難得手。此
時該夷續到兵船。較前加倍。萬一江甯有失。彼得沂江而
上。水深岸闊。備分兵單。破位趕鑄不及。勝負之勢。已可豫
料。儻從此南北阻遏。福惠更難枚舉。且該夷船堅砲猛。初
尚得之傳聞。今既親上其船。目觀其砲。益知非兵力所能
制伏。臣等前摺所請捐鉅費。以全大局者。實出於萬不得已。
已至福州貿易一節。侍衛咸齡等前與會議時。已曾以既

有廈門。無庸兼及福州。向其爭辯。據嗎禮遜等聲稱。廈門相距福州。尚有數百里。雖海路可通。伊等販買茶葉。以福州為最便。務求准予通商等語。故復委熟悉閩省情形之甯紹台道。鹿澤長。再向熟商。該夷等堅執不從。查甯波上海廈門等處。該夷均曾經占據。雖業已退出。而要口俱泊有夷船。僅不允所請。勢必復來攻奪。殘敵之餘。防守尤屬不易。定海之既得旋失。是其前車。臣等前摺所云。與其任彼占據。孰若歸我土地。與之通商者。實已見及如此。而既准貿易。即屬馬頭。舉凡設領事。立夷館。住家眷。勢不能遏其所請。其平行雖屬末節。於

三十三

天朝體制。亦大有所損。惟既經曲事羈縻。亦復無暇顧惜。至於善後之難於措手。他國之不免生心。亦所慮及。而害從其輕。事先所急。但得罷兵通商。方可徐圖控馭。此又臣等籌之至熟。而不得不出於最下之策者也。再鎮江失守時。揚州商民逃散。危在旦夕。經商人顏崇禮屢至夷船。再三央懇。並由商捐銀三十六萬兩。送給該夷收受。夷船始不北犯。並不關防守之力。現已議明。在於先交之洋銀六百萬圓內。扣除五十萬圓。以抵前數。該夷首與臣等見面後。即將鎮江被虜之兵民十二人。及出差安徽致被拘留之候補知縣朱子唐均行送還。前經掠去之洋銅商船。亦許即

釋放。臣等具有血氣。目睹夷情縱恣。忿激難名。第以利害相權。安危攸繫。不得不降氣抑心。言死強忍。以冀事之有成。未敢逞匹夫之勇。致成決裂。惟既不能宣威殄寇。又復膽大擅專。罪難擢數。乃蒙

皇上天恩。運加誅譴。臣伊里布復蒙

賞戴頭品頂翎。感愧交縈。悚惶無地。

硃批。徒增忿恨。念生民之塗炭。抑遏勉從。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詳陳夷務情形。親往夷船。妥為招撫。一摺。覽奏忿恚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機一至於此。於萬無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請者。誠以數百萬民命所關。其

三十四

利害且不止江浙等省。故強為遏抑。各條均准照議辦理。惟該夷所請均已允准。即當迅速定議。全數退出大江。不得任其耽延。警擾行旅。至此外一切緊要事件。必應籌及者。均著責成該大臣等。一一分晰妥議。不厭反覆詳明。務須永絕後患。該大臣既知善後之難於措手。他國之不免生心。即應思前顧後。豫為籌畫。於勉從下策之中。力求弭患未然之計。儘稍留罅隙。日後有所藉口。以致別生枝節。辦理掣肘。是者著伊里布。自詒伊戚。不惟無以對朕。更何顏以對天下。再佛郎西亞國夷目。則濟勒到後情形若何。甚為慮念。著一併奏慰。將此諭令知之。

安徽巡撫程霖。竊查皖江南北兩岸。惟東西梁山。最

為扼要之區。前經臣親詣查勘。奏明派委六安營參將張雲亭兼采營遊擊萬興管帶兵勇。分駐兩山防堵。並密令該將等。在於江岸挖壘。堆築土牛。並設牛皮擋子。俾我兵得以藏身。點礮轟擊。山頂多張旗幟。遙作聲勢。業據該將等次第遵辦。詎自七月初十起至十六日止。連日大雨。上游諸水匯注。以致江潮陡長三尺有餘。較五月盛漲之時。尤為浩瀚。當飭安徽道周祖植馳赴東西梁山。復勘情形。稟報嚴辦去後。茲據該道回專。勘得西梁山地勢較低。江岸被水漫淹。兵勇不能屯紮。現在移駐山頂。虛實顯露。東梁山地勢稍高。尚可掘壘設伏。奇正兼施等語。臣查東西兩山。磯峯屹立。南面山頭峭削。兵弁退可藏身。故稱天險。若嘆夷沂流而上。迎面均屬平坡。必須度地挖壘。伏兵邀擊。方能得手。今西梁江岸。已被水淹。東梁尤為喫重。前派之蕪采營遊擊萬興。未歷戎行。才難應變。所帶本營兵一百五十名。率多柔脆。應即撤令回營。防守本汛。查有揚威將軍遵旨派回安徽協防之壽春鎮兵五百名。係委壽中營遊擊嵩山管帶。該遊擊曾在定海連日接仗。熟悉軍情。飭令前赴東梁山代防。可期得力。又揚威將軍派來江西兵二百名。現亦稟報到蕪。臣查該兵丁曾在鎮江失利。已經挫衄之餘。恐

三十五

遇敵益形懼怯。臣現在以防待勤。全仗激揚士氣。期於以少勝多。若軍中稍涉驚惶。人心易於搖動。應請將江西兵撤回歸伍。除咨明揚威將軍。江西撫臣外。臣查現募鄉勇。已有一千四百四十名。尚有應募而未來防者。其毗連江境南北岸之州縣。亦各雇有鄉勇二三百名。並勸諭紳商自相團練。足資防守。近日連接欽差大臣耆蔭卞浦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來信。有逆夷現經就撫。並不登岸滋擾等語。臣思該夷刻下雖似效順。而犬羊反覆。難保非甘辭飾詐。欲借此以懈我軍心。諄飭將士加倍嚴防。時懷敵愾。必待夷踪駛出江口。方敢次第撤防。以昭慎密。再查東西梁山。江面較窄。溜勢湍急。如果兵礮得力。足資堵禦。第皖省並無致遠礮位。節經臣咨調湖北江浙等省礮匠。來皖趕鑄。仍恐緩不濟急。當查江西省鑄有一千斤五百斤銅礮三十五位。咨會酌撥解皖備用。去後。旋准江西巡撫臣吳文鎔咨覆。江西省本無多礮。前准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咨撥。即委弋陽縣縣丞蔡中和等管解一千斤銅礮十位。五百斤銅礮五位。並合膛礮子八百箇。礮架礮具十五副。由長江經赴揚州交收。惟連日北風。下游江路梗阻。前項礮位。恐尚未能直達。如行抵安慶蕪湖一帶。即可截留備用。連日差弁迎提江西礮船。杳無

三十六

消息復接江西撫臣玉稱前項礮位業經九江鎮道留於
潯陽豫備防堵。臣愚以為安徽為長江門戶。關繫兩湖江
西諸省安危。審度事機。自應先其所急。九江固為緊要。然
使安徽有失。則江楚先撤藩籬。該鎮道遠將礮位截留。未
免不知緩急。且江省尚有存礮二十位。何難隨後運赴潯
陽。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安徽防堵緊要。敕下江西撫臣。迅將前調銅礮十
五位。並礮子等件。趕緊委解來蕪。以憑扼要防堵。

諭軍機大臣等。程林采奏防堵情形一摺。逆夷雖已效順。難保非
甘辭飾詐。懈我軍心。該撫諄飭將士。加倍嚴防。並先將江西恒

三十七

怯之兵。撤回歸伍。所見甚是。現在西梁山江岸被水。兵丁已移
駐山頭。未能暗中設伏。東梁山尤為喫重。前派遊擊萬興。未歷
戎行。所帶兵丁又多柔弱。著即撤回本汛。其遊擊嵩山。曾在定
海接仗。所帶壽春鎮兵五百名。現派赴東梁山防守。可期得力。
至該撫現募鄉勇。已有一千四百餘名。沿江州縣。亦各雇有鄉
勇。並勸諭紳富自相團練。均著實力辦理。以資防守。毋稍疏懈。
其咨調江西銅礮十五位。已諭令吳文鎔。迅即委員解至蕪湖
矣。

又
諭程林采奏安徽省並無致遠礮位。前經咨調江西銅礮十五位。

並礮子等件。嗣據吳文鎔覆稱前項礮位業經九江鎮道留於
潯陽豫備防堵。請飭該撫趕緊委員解往蕪湖等語。安徽為江
西湖廣藩籬。自應先其所急。九江固屬緊要。何難將省城存礮
隨後運往。或趕緊鑄造。所有程林采前調銅礮並礮子等件。著
吳文鎔迅即派員解赴蕪湖。以備防堵之用。

癸酉。參贊大臣齊慎奏。竊等前奉

廷寄。欽奉

上諭。此次江中夷船。寬廣約若干丈。裝載兵礮若干。隨時探報具
奏等因。欽此。茲謹將查明夷船寬廣裝載兵礮數目。開具清單。
恭呈

三十八

御覽

大夷船長三十二丈五尺。頭尾寬三丈。中寬約六丈。船身
喫水一丈。出水一丈六尺。週身內外均用白鐵包裹。惟底
用銅包。船身內有三層。其留一層礮眼者。一面礮眼十八
箇。每眼安大小礮二尊。一船共安大小礮七十二尊。其留
兩層礮眼者。上下兩面礮眼各十八箇。每眼安大礮一尊。
一船安大礮七十二尊。又有留礮眼一層者。每面礮眼九
箇。每眼安礮或一尊二尊。一船約安礮三十餘尊。船內可
住七百餘人。
二號夷船長二十七丈。頭尾寬二丈四尺。船身喫水八尺。

出水一丈。週身内外包裹。與大夷船同。船身內亦三層。止留一層。礮眼一面。礮眼九箇。每眼安礮或一尊二尊。一船約安礮三十尊。船內可住五百餘人。

火輪船長十八丈。二十丈。二十四丈。不等。頭尾寬一丈六尺。及二丈亦不等。每船安礮約有十餘尊。可住二三百人。三板船每船頭安大礮一二尊。止可住數十人。

硃批覽。

八月戊寅。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等親往夷船。招撫。及所請各款。勢難拒絕。緣由業經由

三十九

驛馳奏在案。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是月十七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連日與英夷會議。粗定條約一摺。總在該大臣等切實定議。永杜兵萌等因。欽此。查該夷前請入城。共訂和約。以示不疑。臣等查其已就馴擾。即定期七月二十一日。派撥兵弁。前往迎護。夷酋囉囉帶同親隨九人。安靜入城。與臣等在公所面議和好。當將前經截留江甯將軍德珠布奏摺一件。包封交還。並將連日集議各條。撰就和約。繕出漢文。呈遞前來。臣等公同閱看。文理未能通暢。而大指尚屬明晰。其所列各條。仍不出前請三事之外。並未續有增

添。亦無違悖字句。正在覈辦間。接奉

諭旨。指示周詳。夷情向背。均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等曷勝欽服。當即派委四等侍衛成齡。署江甯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彤。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石浦同知舒恭壽。前往夷船。宣示

恩旨。並將奉

旨。指出各款。向其明白開導。該夷首囉囉帶聞已

允准所請。極為感戴。一切解嫌釋疑。及修復礮臺墩堡各事宜。均

敬謹聽從。並無異說。其商欠一節。據稱廣東洋行積欠伊國銀兩甚多。止以洋銀三百萬圓為斷。此外不敢求官為

四十

保交。至以後通商各事宜。誠如

大皇帝聖諭。事甚瑣屑。渠等亦不敢求官為經理。惟在廣東貿易以來。深受洋行股削。以後情願自投行商交易。按例輸稅。免致暗被侵漁。渠等既蒙

恩准。赴各處貿易。必須設立會館。以為貯貨之所。分派領事。以為總辦之人。方能約束眾商。勿許生事。又伊國至中國七萬餘里。遠涉重洋。經年方能往返一次。務求准其挈眷同來。免致離散。渠等既得貿易。又有室家。益當感激

天朝厚恩。安分輸稅。並協助官兵。緝捕洋盜。以期報效。至福州乃武夷茶聚集之所。又設有海關。販貨納稅。係屬最便。且

其地舊有琉球館。渠等事同一例。是以願請

施恩。今蒙

大皇帝駁飭不准。仍格外

加恩。諭以他處相易。惟天津密邇

京都。渠等不敢妄有請求。此外濱海之區。販茶最便。無過福

州。且係中國極南之地。與廣州情形相等。仍求

大皇帝恩准賞給等語。該侍衛等再三閱導。因請如前。臣等查夷

人通商之所。即屬馬頭。向止廣東一處。今既准該夷赴各

處貿易。凡該夷運來之呢羽鐘表。及中國所產之茶葉絲

綿。不能不聽其互市成交。而夷貨數多。斷非旬月所能

四十一

發。若限以泊船久待。漫無歸著。彼之轉運既滯。我之鈐束

尤難。似夷館領事。均難拒其所請。至向來夷船進口。攜帶

家眷。止准留住夷船。不許寄居會館。立法本嚴。竊思夷船

之所以難制者。誠以飄忽往來。於洪濤巨浪之中。朝東暮

西。瞬息千里。是以能為遙惠。今若有室廬以居其貨。有妻

孥以繫其心。既挾重貲。又攜室家。顧慮滋多。控制較易。況

暎夷重女輕男。夫制於婦。是俯順其情。即以暗柔其性。似

更不必遇事防閑。再查武夷茶產自建甯。聚於福州。行於

西洋諸國為最遠。該夷因販茶求往福州貿易。尚屬實情。

考福州形勢。與廣州同為海疆省會。較諸甯波上海之逼

近蘇杭者。似尚有輕重之分。若堅拒不准。許易他處。該夷

既以天津藉口。誠恐又添枝節。臣等再四熟商。復連日偵

探夷情。業經買石壓船。分船探水。為出江歸海之計。又行

知各兵船。不准攔阻過江船隻。並照會臣等委員至鎮江

府。彈壓土匪。是該夷罷兵就撫。已有實據。似未便堅執一

端。致礙大局。當即訂於二十四日。西晤囉囉。據呈出原

定和約四冊。請臣等鈐用關防。渠亦加用圖印。分執為據。

以示永無反覆。據該夷首聲稱蒙

大皇帝逾格

天恩。俯允所請。斷不敢久占長江。亦不敢滋擾他處。一俟探明水

四十二

路。即行退兵等語。察其情詞。實屬可信。惟是臣等辦理夷

務。先既擅專輕許。茲復不能力爭。罪無可逭。應請

旨將臣等一并從重治罪。再前由吳淞強占沙船。前來講和之佛

郎西帶兵夷目則濟勒。亦於二十四日。據暎夷帶同來見。

並無所言。似因和議已成。無從置喙。知關

聖履。合併附陳。至奉

旨賞給該夷銀兩。現即陸續交領。約計夷船在八月初十日前後。

必可退出大江。不致誤糧艘回空之限。俟江面肅清。即當

恭摺奏報。再囉囉等。前請俟和約議定。

賞加

御寶。以昭信守。欽奉

恩旨准行。該夷首不勝欽感。據稱此時兵船尚未即退。不敢遽請

御寶。俟退出大江。再請鈐用。以昭恭順等語。係屬尊崇敬信之意。

俟屆期再行妥議奏請。謹將和約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

一嗣後

大清

大皇帝與英國君主。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

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全安。

一自今以後。

四十三

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回所屬家眷。寄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

門甯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英國君主。派設

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

方官公文往來。令英人按照下條開敘之例。清楚交納貨

稅鈔餉等費。

一因英國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

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

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

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

欽差大臣等。於道光十九年二月間。將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強

留粵省。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為贖命。今

大皇帝准以洋銀六百萬圓。償補原價。

一凡英國商民。在粵貿易。向例全歸額設行商。亦稱公行

者。承辦。今

大皇帝准其嗣後。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

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且向例額設行商等內。有累

欠英商甚多。無措清還者。今酌定洋銀三百萬圓。作為商

欠之數。由中國官為償還。

一

四十四

欽差大臣等。向英國官民人等。不公強辦。致須撥發軍士。討求伸

理。今酌定水陸軍費洋銀一千二百萬圓。

大皇帝准為償補。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後。英國在

各城收過銀兩之數。按數扣除。

一以上酌定銀數。共二千一百萬圓。此時交銀六百萬圓。

癸卯年六月間。交銀三百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三百萬圓。

共銀六百萬圓。甲辰年六月間。交銀二百五十萬圓。十二

月間。交銀二百五十萬圓。共銀五百萬圓。乙巳年六月間。

交銀二百萬圓。十二月間。交銀二百萬圓。共銀四百萬圓。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銀二千一百萬圓。償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2

按期未能交足。則酌定每年每百圓應加息五圓。

一凡係英國人。無論本國屬國軍民等。今在中國所管轄各地方被禁者。

大皇帝准即釋放。

一凡係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或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伺候英國官人者。均由

大皇帝俯降

諭旨。騰錄天下。

恩准免罪。凡係中國人為英國事被擊監禁者。亦加

恩釋放。

四十五

一前第二條內言明開關。俾英國商民居住通商之廣州等五處。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今又議定。英國貨物。自某港按例納稅後。即准由中國商人。徧運天下。而路所經過。稅關不得加重稅例。只可照估價則例若干。每兩加稅不過某分。

一議定英國住中國之總管大員。與中國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覆。用劄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若兩國商賈上達官憲。不在議內。仍用奏明字樣。

一俟奉

大皇帝允准。和約各條施行。並以此時准交之六百萬圓交清。英國水陸軍士。當即退出江甯京口等處。江面並不再行攔阻。中國各省商賈貿易。至鎮海之招寶山。亦將退讓。惟有定海縣之舟山海島。廈門廳之古浪嶼小島。仍歸英兵暫為駐守。迨及所議洋銀全數交清。而前議各海口均已開關。俾英人通商後。即將駐守二處軍士退出。不復占據。一以上各條。均關議和公約。應俟大臣等分別奏明。

大皇帝。硃筆批准。及英國君主判定後。即速相交。俾兩國分執一冊。以昭信守。惟兩國相離遙遠。是以另繕二冊。先由

四十六

欽差大臣等。及英國公使。蓋用關防印。各執一冊為據。俾即日按照和約開載之條。施行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夷務已定。和約鈐用關防一摺。並開列各條呈覽。該大臣既已從權允許。且摺內所稱。堅欲於福州貿易。並設立會館。攜帶家眷等款。均於七月二十六日。所降諭旨內。概行允准。該大臣等自請治罪之處。前已有旨。毋庸議。洋商舊欠。不敢求官作保。修復礮臺墩堡。並無異說。此兩節。似尚恭順。至單開各款。朕詳加披閱。俱著照所議辦理。惟尚有須斟酌妥協者。即如該夷赴各該口貿易。無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一節。須曉諭該夷。一切聽汝自便。與地方民人交易。但日久難

保民人無拖欠之弊。只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與聞。至分年給銀一節。為數過多。究由何處措給。將來責成者。英一手經理。務當豫為籌及。明晰具奏。單內所稱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後。該國在各城收過銀兩之數。按數扣除等語。究係在何城收過銀兩若干。扣除若干。亦著查明具奏。其各國被禁人口。自應一律施恩釋放。以示格外之仁。又所稱中國之人。與該國來往。或跟隨伺候該國官人。均准免罪一節。可告以此次既經和好。兩國民人。視同一體。斷不致概行誅戮。儻該民人等別經犯法。我國自當照例辦理。與該國無涉。將來五處通商之後。其應納稅銀。各海關本有一定則例。該夷久在廣東。豈有不知者。至中

四十七

國商人在內地貿易。經過關口。自有納稅定例。所稱銀兩未清以前。定海之舟山海島。廈門之古浪嶼小島。均准其暫住數船。候各口開關。即著退出。亦不准久為占據。以上各節。著者英等向該夷反覆開導。不厭詳細。應添注約內者。必須明白簡當。力杜後患。萬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其有應口講指畫。該夷方能明白者。亦著飭令通事往返傳說。令其折服。據稱夷船隻八月初十日前後。必可退出長江。著迅速妥辦。以慰廬念。者英又奏。再於六月二十三月初一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七日奉。上諭。夷船至京口者。大小若何。其喫水深淺若何。著確切偵探。據

實具奏等因。欽此。又於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逆夷接仗之際。所帶夷兵。何以能便有進無退。著於擒獲白黑逆夷時。詳訊具奏等因。欽此。遵查夷船丈尺。及夷兵接仗情形。因傳聞不一。偵探未確。不敢冒昧陳奏。茲因親至夷船。始得悉其崖畧。該夷兵船約分五等。大者載兵千人。小者載兵三百人。火輪船載兵百餘人。其長自數十丈。至數丈不等。船之大小。不盡繫乎桅之多寡。有三兩桅而其船實大者。有四五桅而其船尚小者。此次駛至江甯之船。火輪船不及十隻。其餘均係四五等兵船。至杉板船。乃係各船隨帶之脚船。每船各有三五隻。蟻附於旁。不在兵船之

四十八

數。其船間有安設五六十門礮者。旁所至之火輪船。長約五丈。闊半之。載大礮十二門。中設水火二筒。燭以煤炭。火熾烟升。內外有輪機。關靈便。大約暗運鐘表之法。巧借水火之力。是以不待風颿而行。駛迅速。有傳為以人力牛力轉輪者。乃係臆度之論。又旁所至之兵船。名嘩嘩。乃係五等兵船。長約九丈。闊半之。高亦半之。上下三層。時如壁壘。旁開礮眼。安設大礮六十四門。大者重八千斤。小者亦四千斤。均有礮車。可以推挽。有轉軸。可以低昂。無論槍礮。均係自來火。不用轟藥。其礮子嵌設槍板之上。大者七十斤。小亦二十四斤。另有炸子。係以一子包孕。遇火開裂。即

能飛出。實屬奇巧可惡。非尋常火器可比。現在進江之四五等兵船。喫水不過二丈。火輪船喫水不過丈餘。此所以由京口駛入。並無擱淺之虞。再夷兵攸分水陸。亦別白黑。水師黑衣。陸路紅衣。白者乃喫夷本國之兵。黑者係喫夷屬國。嗚呼。嗚呼。等處之兵。其人素多猛鷲。武官四十以內。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無所瞻顧。臨敵爭先。而黑夷多力性愚。罔知趨避。夷首役之如奴僕。畜之如犬馬。彼竟聽其指喉。甘為致命。亦理之不可解者。總因孤軍深入。歷七萬里而至中國。蹈萬死以求一生。是以有進無退。誓不畏死。非獨其性情異。亦其勢使然也。

四十九

殊批可惡之至。

者英又奏。再前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稱。據慈谿縣稟探聞。喫咕喇又來船四十二隻。內三十九隻。在青龍港外停泊。等語。查夷船駛入江浙洋面。向來均准粵省咨會。此次未接來文。殊難憑信。且臣等遣詢夷首。嘖嘖等據稱。並無此事。如果本國發船來浙。我等豈有不知之理。察其所言。似非欺飾。

殊批知道了。

庚辰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奏。竊於七月十六日。奉上諭。齊慎奏。確查逆夷現在情形一摺。該逆既登北固山。瞭望陸

路丹陽為常州蘇州咽喉地方。防範宜嚴。著齊慎督率將弁。激勵兵丁。於各處要隘。相度形勢。設法嚴密布置。毋令該逆得以闖入等因。欽此。齊伏查鎮江逆夷船隻。自七月初十日以後。時去時來。總在十隻以外。間斷拋泊。有時進城遊巡。亦未擾害百姓。查看前此搬運輓石木料。於北教場起蓋房屋。尚未造成。復行拆毀。改作牛棚羊圈。並據探報廣州將軍耆英等在江甯辦理羈縻。已有眉目。該逆尚能就我範圍。並聞不日即行全數起碇。退回等語。齊以該逆夷反覆靡定。詭譎異常。雖已受撫。而防範仍須嚴密。以期有備無患。復據代理寶山縣張元揆稟稱。遵傳六月二十日原稟之探。差吳宗說據供稱。是日瞭見黑鬼五、六人登岸。丈量海塘屬實。因言語不通。未能問其是何意見。旋又聞該逆船有通事一人上岸。似是廣東口音。向居民傳說。尚有大幫多隻。在定海開行。不日到口。先往鎮江南京。後到天津。居民不必驚恐之語。因吳淞口居民紛紛傳說。是以回來稟知等供。該知縣以逆夷每船各有通事一人。時常上岸買取食物。俱解內地口音。屢經派人密訪姓名籍貫。堅不吐實。至丈量海塘之意。曾經居民詢問。該通事亦不肯說各等語。齊伏思聲東竄西。雖係外夷習套。而逆情叵測。總宜先事豫防。伏祈

五十

皇上飭下沿海各省督撫。即使逆夷此時恭順。但其性類犬羊。尤須防其有變。

硃批覽奏俱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八月辛巳。安徽巡撫程林采奏。竊臣

於七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程林采奏籌辦防勦情形一摺。江甯省城現在危急。該撫仍隨時偵探者英等現辦情形。妥商豫備等因。欽此。臣前准

欽差大臣耆英等來信。有逆夷現經就撫。並不登岸滋擾等語。臣

恐該夷反覆難保。非甘辭飾詐。懈我軍心。諄飭將士加倍

嚴防。必待夷艇駛出江口。方敢次第撤防。當將辦理情形

於七月二十一日。恭摺奏報在案。隨復專弁密咨耆英等

熟籌妥辦。茲准耆英牛鑑函覆。夷人罷兵通商之意。實出

至誠。已將所定條約。印給關防。俾資遵守。大事即可全定

等語。臣節次差探。該夷自諸臣議撫之後。並不登岸滋擾。

亦未侵犯皖境。惟夷船現尚未經開退。防範不敢稍疏。署

壽春鎮臣岱昌。先於七月二十二日。馳抵蕪湖。臣囑岱昌

會同安徽道周祖植。廬鳳道鄭家麟。前往東西梁山各要

隘。逐一履勘。與臣意見相同。而制勝之方。不外於出奇設

伏。現在逆夷既已就撫。壽春地方緊要。應令該署鎮先行

赴任。設有緩急。無難咨調前來。又湖南岳州營參將劉定

選。管帶湖廣督撫兩標弁兵二百名。亦於七月二十五日

到蕪。容臣確探江省夷情。暫留調派。所有後起未到官兵。

現時似可無須。已咨行兩湖督臣。暨沿途各州縣。先行截回。以節勞費。四川建昌鎮。臣桂明。尚未准咨。何日起程。應否毋庸來皖。伏候

聖裁。至臣前奏。仿造竹大將軍。已據支應局。造成五百門。試放可致里餘。堪供伏兵之用。鐵礮木礮等件。已據省局稟報。分別開工。緊造。雖非目前急用。防江亦所必需。趁此一氣呵成。可期有備無患。查皖省為長江門戶。防守之法。年久失修。急應利械練兵。為一勞永逸之計。惟諸物從新製造。誠慮急切難齊。前調湖北大礮木礮。仍咨兩湖督臣。速行燈解來蕪備用。以固藩籬。

二

諭軍機大臣等。程琳奏。查探江蘇省現辦情形。擬截回湖北官兵各等語。逆夷現已就撫。即日退出江口。所有調防之署。專春鎮總兵岱昌。著即飭令赴任。湖南岳州營參將劉定選。業已帶兵行抵蕪湖。著該撫暫留調派。其後起未到官兵。仍著該撫酌量情形。如無須留防之處。即著咨行湖廣總督。暨沿途州縣。先行截回。以節勞費。四川建昌鎮總兵桂明。著俟行抵安徽。聽候諭旨。餘俱著照所議妥辦。

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翔。奏。竊於道光二十年八月。欽奉

上諭。朕聞福建已革舉人陳姓。綽號不得已。早經逆夷聘往。為之

王謀。如果屬實。深堪痛恨。著鄧廷楨。迅即派員查拏務獲。解交浙江訊究。欽此。當經前督臣鄧廷楨。查明福建惟有同安縣舉人陳元華。緣案斥革。在押脫逃。未獲。此外別無革舉陳姓。委員獲到犯屬。究出陳元華。逃赴臺灣鹿港地方。飭拏解省。訊明。並無通夷主謀。經前督臣顏伯燾。奏奉

上諭。前因福建已革舉人陳姓。有通夷主謀情事。降旨令鄧廷楨。派員查拏。嗣將已革在逃之同安縣舉人陳元華。獲案審訊。茲據顏伯燾。奏稱。訊明陳元華。因案斥革。逃往臺灣地方。委無通夷受聘主謀情事等語。著顏伯燾。劉鴻翔。再行嚴訊確情。無任狡展。欽此。先經飭令潘鼎新。兩司督同署福州府知府史致蕃。暨

三

提嚴究。復經臣怡良。劉鴻翔。親提研訊。委無通夷情事。臣等復查逆夷。在定海滋擾。係二十年六月之事。如果該革舉。曾為逆夷聘往主謀。自必早在夷船。何能分身他往。今所供自十九年十月。逃赴臺灣。至二十年九月。被獲解省。其在鹿港等處。教讀居住。確有月日蹤跡。業經委員馳往。會同各該地方官。傳到東人學徒。及地主。人等。逐一查訊。供詞。脗合。並起有該革舉。在臺所改文字。較對筆跡相符。其為實係逃匿臺灣。並無受聘通夷。實屬可信。殊批。該部知道。

甲申。江蘇巡撫程為。奏。竊臣前准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玉聞夷船逼處江甯。萬分危急。不得不奏請通商。以全大局。第夷酋索銀六百萬圓。方肯退出兵船。又不能不權宜付給。現在江甯庫貯不敷。擬將部撥軍需餉銀五十萬兩。截解赴甯。並由蘇藩司庫暫借銀六十萬兩。以濟急需。囑臣飭司迅速撥解等因。臣查鎮江失守之後。該夷猖獗異常。仰蒙皇上軫念羣黎。保全根本重地。

特命耆英伊里布相機妥辦。並准令牛鑑暫事羈縻。已屬

曲賜恩施。乃該夷貪得無厭。多索銀兩。在耆英等俯如所請。實有萬不獲已之苦衷。半壁東南。在此一舉。既經奏明借動銀

四

兩。自應星速解往。以免貽誤要需。隨飭據藩司李星沅詳覆。司庫正雜各款。存數無多。不得不暫時通融。先其所急。茲通盤籌算。僅能湊銀四十萬兩。內動附貯防堵經費銀十萬兩。又正耗存項下借撥地丁等銀二十二萬八千三百三十九兩七錢八分二釐。附貯雜款借動銀七萬九千一百六十兩二錢一分八釐。應請就數撥解。當即飭將前項銀兩。委員分批解往。已據申報起程。復將兩淮運庫存貯部撥軍需銀十四萬兩。並咨准蘇州織造那借庫銀六萬兩。豫備解赴江甯。以足六十萬兩之數。嗣接准浙江撫臣劉韻珂來咨。以耆英等借動浙省銀八十萬兩。已由藩運兩

庫湊解。奏明俟解至蘇州時。由臣察看夷情。酌定截留解往等語。臣以蘇省相距江甯。亦有數百里之遙。該夷情偽本未周知。今耆英等籌辦機宜。亦不便隨時咨會。惟要准耆英等來玉。自議撫以後。該夷極為恭順。揆諸現在情形。似可不致反覆。且耆英等俱係受

恩深重之人。亦斷不敢以數百萬幣金。輕於一擲。現准督臣牛鑑咨覆。會議事宜。將次定局。所借浙江銀兩。已據該省委員陸續解蘇。應即馳解來省轉交。俾銀兩早付一日。夷船即可早退一日。臣已分飭各員。趕行解往。並由蘇州委員護解。以應急需。至江甯停泊夷船。現據報有十餘隻。陸續駛

五

過團山以外。其鎮江番船。在甘露寺金山一帶停泊者。尚有九隻。該夷前用船堵塞瓜洲口。本未占據該處地方。刻下船已移泊南岸。並在江心寄碇。其餘劉河江陰等處所泊船隻。來往無定。亦不攔阻民船。前次佛郎西亞國夷目。則濟勒遞書求見上海官府。聲稱欲赴揚子江。勸令暎夷戢兵。經臣奏奉

諭旨。現既未為雇船。僕該夷自行前往。亦著毋庸禁止等因。欽此。查該國夷目。則濟勒前因蘇松太道玉宜榷等。不允代雇船隻。即於七月初八日。乘坐三板船進口。硬捉本地沙船載往江甯。茲復據該道玉宜榷稟稱。七月十八日。又有佛

即西亞國夷船一隻。從南駛至吳淞口外。二十日。即有三板船二隻。來至海關。上岸求見該道。與署提右營遊擊封耀。署上海縣秋家丞等。一同接晤。該夷目自稱係該國提督。名巴日。另有夷官三人。通事二名。大船內尚有差官一人。兵四五百名。本年五月間。由廣東至此。因聞啖咭喇擾害中華。國王遣來探查。懇為代雇船隻。前往南京等語。該道諭以該國夷目則濟勒。業經前往。似可無庸再去。該夷目不允。時值天晚。風雨交作。並求在關上住宿。該道等不便峻拒。仍即密為防備。詎於二十一日。該夷目等一齊上船。即將沙船一隻。強行帶去。維時順風順潮。不能追趕。等情。臣查則濟勒前赴江甯。迄今毫無動靜。茲該夷目巴日。復強拉沙船前去。其是否與啖夷串通一氣。殊不可知。已咨行一體認真防範。至吳淞口現泊有啖咭喇船二隻。佛郎西亞國船二隻。所有進口商漁各船。該夷等均無攔阻。滋擾情事。即驚鼻背等處所泊夷船。亦無夷匪登岸搶掠。揚威將軍奕經。於七月二十四日。自王江涇起程。遵奉諭旨。等候者英等籌辦消息。既慮夷情反覆。不能不豫為之防。又聞現在議撫將成。恐布置稍未慎密。該夷轉啟猜疑。是以前飭江南兵丁五百名。又四川屯兵七百名。假以換防為詞。前赴常州丹陽一帶。交參贊齊慎先行管領。咨會臣飭屬

六

妥為應付。該將軍統率大隊官兵。依次行走。於七月二十日。抵蘇。臣親至舟中接晤。而甫擬赴蘇常交界地方。暫行屯紮。俟有江甯確信。再定進止。即於是日由蘇起行。其崑山白塔灣地方。前將廣西兵丁二百五十名。撤赴丹陽。已隨署提臣尤渤。抽撥提標兵丁三百名。前往抵防。現在蘇常等屬。均稱安謐。堪以仰慰。

宸衷。

諭軍機大臣等。程高奏籌借銀款。解往江甯。並鎮江等處夷船情形一摺。據奏接准者英等咨會。已在藩運等庫。撥銀六十萬兩。解赴江甯。鎮江番船停泊者。尚有九隻。其餘劉河江陰等處所泊夷船。往來無定。吳淞口外。泊有啖夷船二隻。佛郎西亞國船二隻等語。覽奏均悉。仍著妥為防範。不得以現在夷情恭順。稍存大意。另摺奏籌撥附近省分銀一百萬兩。已飭戶部建議具奏。此項銀兩。原備現在支發。及將來善後事宜之用。著程高采嚴飭管局各員。力加撙節。不得稍有虛糜。總須將來善後事竣。尚有盈餘。方為妥善。

已丑。請逆將軍奕訥。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啖逆糾集天竺佛喃。及呂宋等國夷船數十隻。同惡相濟。請飭晚諭解散一摺。如果各夷可以理諭。即剴切宣示。晚

七

以大義等因。欽此。又二十八日奉

上諭。該省此時防守情形。本省防兵似已足資調遣。所留各省征兵。仍著陸續撤回等因。欽此。等伏查原奏內聲稱鎮海等處

停泊夷船數十隻。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隻。

初九日。又到夷船四十餘隻。或云來自天竺。或云佛喃及

呂宋各夷等語。查等前次奏報。逆船摺內。自四月至五

月初六日止。先後共出老萬山駛赴浙洋者。計四十七隻。

所稱鎮海定海兩處。停泊逆船。自必即係四月內由粵駛

往船隻。但從前據該營縣探報。均稱該船係自暎逆本國

駛來。並無聲明別國之說。茲復細加探訪。緣西洋諸國總

名為歐邏巴洲。並無天竺國名。史載天竺國一名身毒。

在月代東南數千里。其俗重佛法。又聞天竺一名印度。噠

牙喇。及喀布爾。皆係印度之一隅。喀布爾即前此傳聞與

暎夷打仗之國。噠牙喇則暎夷屬國。至佛喃國。粵東未聞

其名。亦無該國夷人來粵貿易。惟佛喃西。每年有貨船一

二號到粵。或即係佛喃西。因夷語西字是尾音。以致傳寫

不一。本年春間。佛喃西國兵頭噠喇。及吐噠喇管駕兵

船來粵。帶有素曉華語之和尚吐遮。噠喇二人同來謁

見。曾經等將曉諭該夷情形。奏明在案。風聞該國與暎

逆兩不相下。現因暎逆日強。恐其蠶食。早已整頓兵船。豫

為防備。呂宋在粵洋之東南。該國如赴浙江。即由臺灣福

建一帶北駛。原不必由粵洋經過。有無船隻助逆。無從而

知。聞該國貧而弱。自顧不暇。未必能以兵助逆。且該國商

船。向在澳門貿易。亦頗恭順。惟訪聞海外各國。另有一種

船隻。名為西婆柳。其船上多係黑夷。礮火俱備。往往受雇

於各外國。代人打仗。索價數萬圓至一二十萬圓不等。現

在暎逆分擾各省。難保非此等船隻。受雇在內。該逆插以

旗號。即作為伊本國之船。亦未可知。等伏思佛喃西與

呂宋各國。素稱恭順。原可以理曉諭。設法解散。惟該國是

否與暎逆同惡相濟。無從得其確據。且該國現無大兵頭

在粵。僅止小夷商貿易。自未便向其講說轉失

天朝體制。查佛喃西兵頭。於春間呈遞說帖。本以代暎逆講和

為詞。嗣因該兵頭吐噠喇出洋後。總未再來。等隨時體

察情形。如果有機可乘。自當因勢利導。以靖逆氛。而崇

國體。至現在逆船情形。自上次奏報之後。由該國續來小巡

船一隻。裝兵火食船一隻。又夷目名噶。七十餘門礮位大

巡船一隻。該夷目噶。即管駕大巡船。並十七號火輪船一

隻。及上年十一月內。來泊九洲之中巡船一隻。均於七月

初三初九等日。出老萬山向東行駛。似赴江浙一帶。其在

外洋瞭望。由西南駛往東北。外洋夷船。計三隻。由東北駛

回西南外洋矣。船亦計三隻。現在香港。尖沙嘴洋面。尚泊。噴逆巡火各船四隻。港脚貨船。船十五隻。三板八隻。另有噴逆巡火各船十四隻。分泊於九洲。潭仔內。零丁。三角。各洋面。至本省防兵。並水陸壯勇。分撥各路要隘三十餘處。尚覺不敷守禦。所有各省征兵一千六百餘名。仍應暫留調遣。以期嚴密防範。等語。自當隨時相度。俟夷務大定。即當陸續撤回。斷不敢虛糜餉餉。仰副

聖主慎重軍儲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明天竺。佛囉。西呂宋等國夷船情形。並現在籌辦夷務緣由一摺。覽奏均悉。天竺。佛囉。西呂宋等國

十

既無聽從。噴逆滋擾。確據自可毋庸究問。至東省防兵。並水陸壯勇。據稱分撥各路要隘守禦。其東省征兵一千六百餘名。仍請暫留調遣。著該將軍等體察情形。如有可以撤回之處。著隨時陸續裁撤。總期於防守無誤。而帑項不至虛糜。方為妥善。

安徽巡撫程林采奏。竊臣前准奉英等函致。謂噴逆夷效。屢費出至誠。請截回湖北官兵。藉節勞費。據實馳奏在案。伏思逆夷肆擾。薄海同仇。今雖稍戢先鋒。而防範尤宜嚴密。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該夷恃其礮利船堅。一發莫由禁制。沿海官兵。詎必全無忠勇之忱。無如器械未精。陣甫交而身遭摧折。將士聞而膽怯。其屢致潰敗者。勢使然也。臣

謂欲除逆。莫如先固人心。欲固人心。莫如先謀屏障。屏障立。則該夷火器不能傷及我兵。我乃得出奇以制勝。臣駐防踰月。細審事機。以遠隔數萬里之噴逆。敢恃孤軍深入內地者。其意蓋利於速戰也。今我不與之決戰。而與之久持。我持愈堅。彼力愈困。進有所扼。而退難自全。路絕無援。一蹶而同歸。願覆矣。謹就管見所及。謬擬防夷四事。為我

皇上臚列陳之。

一占地勢以緝賊踪也。伏查江水潮流而上。茫無津涯。至皖境之東西梁山。嶼岫夾峙。口門較窄。最為險要之區。迤

十一

北均是一派川原。正好密為措置。該逆恃駕火輪船。連檣承突。行走如飛。臣擬造巨鐵鏈一條。再加大竹纜二道。暗沈江中。二三尺許。兩頭拴拴山脚。加釘梅花樁。重重繫定。仍用土覆壓坦平。暗擲魚網。牽縱舵牙。俾兩山得以齊心轟擊。縱使逆船堅固。安能當我大礮數十門。只須擊碎一二船。則諸夷自然落膽。以後勢同瓦解。可期一鼓成功矣。一設遮欄以固士氣也。查噴逆精造火器。挾為制勝之資。其銅礮懸置桅斗中。用千里鏡窺準點放。故所發礮能達中。我兵無可容身。臣思巨礮利於擊高。或平放亦為迅猛。若使之俯而擊地。則智勇俱窮。擬於兩岸坦坡。雇翅掘成。

地窖每窖約深五六尺。寬可丈餘。窖尾即係後門。容兵出入。窖前堅築石埂。高不過二三八。將礮位嵌置其前。窖內泥以油灰。豫防水灌。上用木樑撐架。鋪蓋石板。仍覆土與地等平。使無痕跡。專派武弁乘牆哨探。一俟賊船駛近。巨礮齊施。兩岸聞聲並擊。逆夷不但無從見礮。並無從窺測我兵。即使用礮回轟。其子亦全行落地。臣又慮其攏船登岸。用火箭傷我窖兵。聞夷箭著物炸燒。最為猛毒。然其用之遠近。不能抵我擡槍。臣於兩梁山旁。豫藏兵勇。驟見逆夷登陸。迅即兜圍勦襲。使之無處竄逃。痛埽妖氛。神人共快矣。

十二

一用奇兵以挽賊勢也。查長江自入皖境。迤邐數十里。中流疊長蘆洲。其葦各高丈餘。內皆泥淖。擬間斷安設竹礮。恰於無礮處虛置烽煙。誘該夷注定備攻。而我伏兵突燃竹礮。放後用斧劈開。退出後洲。乘坐漁船濟渡。或有時即於突煙處轟擊。總使該逆驚疑莫定。無論竹礮發機務中。即不中而該夷亦類游魂。所謂多方以擾之。似足豫操勝算矣。

一備船筏以待圍燒也。伏查前奉

諭旨。飭令照依廣東生員張煥元式樣。捆紮木筏。裝載柴薪引火之物。乘夜順流放下。逼近夷船。縱火焚燒。即將來賊船駛

退。亦可尾追其後。暗用火攻。洵為克敵制勝良法。惟長江葦蘆叢雜。較異海洋。筏筏過於高寬。駛行難期迅利。又慮逆夷瞭望。漏洩春光。臣謹因地制宜。照樣收束較小。雇募水勇。派將領配帶精兵。兼備漁船。挽帶相機埋伏。或乘霧氣。或趁宵分。駛近夷船。連環圍繞。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施放噴筒燒擊。恐成有用之師。惟我兵製造生牛皮檣。護。臣飭用鳥槍試放。槍子尚能穿透。今於牛皮外用削光竹片。排連密釘。中央牛皮裏面。加用溼棉被絮。合而為一。不特槍子難入。即礮子亦不能穿。現飭局捆紮數十筏。臨陣伏於沿江港汊。夷情雖狡。此時亦勢不能支矣。

十三

以上四策。臣謹籌備於胸。適署壽春鎮。由浙來防。當促其親行相度。並飭兩道隨往會商。旋據稱防勦各情。與臣意多相符合。惟購料覓工鑄礮。急切難齊。經臣奏調江西銅礮十五尊。昨又咨調江蘇大礮十尊。尚恐江路綿長。不敷分布。嚴飭局員星夜督造。又札飭江北州縣。分製重百數十斤擡礮。藉為陸路先資。然臣既審敵情。亦復自增過慮。一慮江水如現時浩淼。人力難施。二慮通省兵額無多。難資調撥。加以南兵柔脆。尤不足備緩急之需。惟有仰

皇上天威。或可得心應手也。

諭軍機大臣等。據安徽巡撫程林奏籌辦防堵事宜一摺。所奏四條。均已覽悉。著該撫隨時體察情形酌量辦理。毋得虛糜帑項。

丙申。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等將酌辦夷務實在情形。連次繕摺陳奏。並將和約各條開單呈覽。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詳陳夷務情形一摺。著該大臣等一一分晰妥議。務須永絕後患等因。欽此。又於八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是月初二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夷務已定和約一摺。著耆英等反覆開導。不厭詳細。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等因。欽此。臣等查該夷請求各款。

雖已定有和約十三條。惟一切善後事宜。尚須明晰妥議。立定章程。畫一辦理。方可期一勞永逸。永杜兵端。具奉

旨。指出各款。尤須宣示該夷。俾知道照。誠如

聖諭。不厭詳細。萬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當即派四等侍衛成齡。著江甯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彤。浙江甯紹白道鹿澤長。石浦同知舒恭受。連日接見夷酋。反覆詳議。該夷嗎

禮遜。囉哂。啞。啞。均通漢文。兼習漢語。勿須通事傳話。反致隔閡。該侍衛等與之口講指畫。推誠開導。酌定善後章程。彙分八條。稟經臣等備文明晰照會。該夷酋囉哂。亦即照覆。均無異說。至此次奉

旨。指出各款。如該夷赴各口貿易一節。聽其自便。但日久難保。保民人無拖欠之弊。祇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與聞。一節。查前議商欠三百萬圓。即在二千一百萬圓總數之內。此外欠項。均不能官為保交。業經與該夷議定。並奏明在案。復於善後條款內載明。此後該夷自投之行。非中國額設行商可比。如有欠項。只可官為著追。不能官為償還等語。現

據該夷覆稱。嗣後利害均由自取。萬不再求官為還欠。其情業已帖服。又如此次既經和好。兩國國民。視同一體。斷不致概行誅戮。僕該民人等。別經犯法。我國自當照例辦理。與該國無涉。一節。查該夷原議此款。係專指犯順以來。被誘被脅之民人而言。臣等竊以此等莠民。即屬漢奸。與夷匪相為表裏。夷匪既散。漢奸亦不能復聚。惟人數眾多。究係

國家赤子。絕以峻法。則相率為盜。宥以寬典。則反正來歸。自當蠲除既往。予以自新。是以臣等奏懇

天恩。准予釋免。以安反側。至通商以後。華民歸中國管束。曠商歸

暎國自理。華民有罪。逃至暎館者。暎夷不准庇匿。暎商有
 罪。逃入內地者。中國即行交還。均經臣等明定善後章程。
 該夷亦切實照覆。是該民人等別經犯法。自當仍由該管
 官照例懲辦。該夷斷不致藉端阻撓。至各關稅銀。該夷情
 願按照則例。如數輸將。惟稱粵海關丁書稅役。向多阻規。
 求為查明禁革。其中國商人。按例又納關稅。非該夷所得
 越俎。該夷於本年六月十五日以後。止有揚州商人。致送
 漕平銀三十五萬五千兩。折洋銀五十萬圓。現已議明扣
 除。此外並未收過銀兩。再舟山鼓浪嶼。暫住兵船。應俟各
 口開關。即行退出。不准久為占據一節。前經議及。該夷酋
 必欲俟銀兩分年交清。方始退還。現經奉

十六

旨飭議。復向開導。該夷總稱和約既定。必須堅守。未便遽行更易。
 至渠等酌留兵船。不過數隻。既不侵奪百姓。亦不攔阻商
 船。均於善後章程內切實議定。不致滋生事端。惟求代為
 奏明。仍如前約等語。臣等查該夷既以堅守和約為詞。若
 不允所請。轉恐藉口反覆。其兵船如何漸次撤退。應俟開
 關後。由地方官察看夷情。相機妥辦。其分年措給銀兩。臣
 等悉心籌畫。所有癸卯年六月。應給洋銀三百萬圓。擬於
 廣東洋商欠款內。先行儘數追交。十二月。應給洋銀三百
 萬圓。擬於各海關稅銀內撥給。僅有不敷。再於廣東福建

藩運各庫內籌款措交。至甲辰乙巳兩年。應給之項。屆期
 各海口均已開關。稅額議有成數。應俟通盤計算。是否足
 以相抵。再行籌辦。
 耆英。伊里布。牛鑑。又奏。再該夷自和約鈐用關防後。陸續
 退出兵船。共有十餘隻。因善後事宜尚未議定。銀兩亦未
 交清。是以大幫夷船。尚未退出。其觀音門一帶。屯紮夷兵。
 自八月初三日後。次第登舟。並無滋擾情事。一切商賈行
 旅。渡江船隻。該夷亦不攔阻。嗣於初九日。接奉
 恩旨。即委侍衛咸齡等前往宣示。該夷酋等感戴歡欣。手舞足蹈。
 即據曠曠噶照會內稱。渠因恭奉

十七

大皇帝諭旨。知前議各款。均蒙
 恩准施行。實屬萬幸。已飛飭帶兵官。將兵船迅速退出。長江等語。
 當於初十日為始。每日開行兵船。自三隻九隻至十二隻
 不等。現在停泊尚有二十六隻。較前已退大半。又據該酋
 照會內稱。渠接本國來信。知有續來大小兵船十一隻。總
 緣未得議和。確信所致。渠現已飭阻回國。求臣等先行奏
 明。並咨會沿海各督撫。備見有該國續來兵船。不必疑慮。
 等因。現在已交給銀二百九十四萬兩。指日全數交清。夷
 船即可悉退。至佛即西夷目。則濟勒沙船一隻。業經退去。
 續據蘇松太道。宜稟稟稱。復有夷目。已自稱係佛即

西提督因聞暎夷肆擾中華奉國王之命前來查探等語。昨據該道續報則濟勒已於八月初七日由吳淞起碇回國。惟已日船一隻駛至草鞋峽江面停泊。臣等因該夷目為查探暎夷而來。自應靜現其變。一面密詢暎夷各酋。均稱該國每年到粵商船不過二隻。且與中國毫無釁隙。必不致或啟爭端。渠等亦不知該國來意等語。雖夷情隔膜。殊難懸揣。惟則濟勒既無所藉口。似已日亦不致滋事。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夷情已就馴伏。詳議善後事宜一摺。另片奏暎夷兵船陸續退出等語。覽奏均悉。俱著照所議辦理。此外尚有應行籌議事宜。著英等通盤酌覈。悉心妥商。切毋稍留罅隙。致滋後患。惟所稱該夷通商嗣後若有欠項。由管事官呈明內地官著逐一節斷不可行。內地居民與該夷貿易日久。難保無拖欠情節。地方官既未經手交易。日後又安能代為追欠。況一經允許。遇有無著欠項。勢必曉曉具稟。地方官事務甚繁。何暇辦理此事。且該夷稍不如意。又將藉口追欠不力。另起釁端。不可不豫為籌及。著英等剴切曉諭該夷。仍遵前旨。只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與聞。至佛即西夷目則濟勒沙船一隻。雖經退出。而已日一船尚在江面停泊。暎咭喇與之同係夷幫。雖非該夷招之前來。豈有不知其來意之理。著該大臣等密諭暎夷。兩國既稱和好。自應通同商辦。一切現在諸務已定。佛

十八

即西夷船何得逗留內地。務令暎夷勸令起碇回國。免致別生事端。該大臣等仍應嚴密防範。毋稍入意。所稱該夷照覆國王出示曉諭暎夷。止准在五口貿易。不准駛往各處一節。亦應詳細寫明。以見此外皆非該夷所應到之處。免得日後藉口影射。朦混。該國續到兵船。現已飭阻回國。並求咨會沿海督撫。諒該大臣等已妥為辦理矣。又諭前往天津防堵之察哈爾兵丁。著巴清德那桑阿等分起管帶。陸續撤回。賽尚阿著管帶後起兵丁。以資彈壓。並著訥爾經額飭令該地方官妥為照料。毋許滋擾。所有賽尚阿等隨帶文武各員亦著分起帶同回京。又諭前據僧格林沁面奏。於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等三盟內自備精兵三千名。於近口地方駐紮。當經降旨著禧恩妥為豫備。現在此項兵丁無庸調遣。著即飭令各回該盟。已亥。江南河道總督麟慶署太常寺少卿李湘茶奏。探得本月十二日。自江甯退回大夷船七隻。十三日。退回大船四隻。十四日。退回火輪船二隻。大小船二十二隻。十五日。退回大船十一隻。又據三江營報。十四日申刻。有大船二隻。火輪船一隻。由圖山關江面內外駛行。舟刻過鱖魚沙

十九

等語。臣等查夷船雖係退動。而鎮江尚有停泊。俟大幫堵
 數開出。則南北江口木橋攔壩。均可疏通。又恐在長江下
 游北岸滋擾。早經檄飭狼山鎮總兵順保。撤兵回鎮。以備
 守禦。又檄調南陽鎮總兵都勒豐阿帶兵七百名。移駐仙
 女廟。西備高寶湖匪。東防漢奸由三江口抄襲後路。又據
 候補運判鄭士彥稟稱。查明沿江各洲及夾河各鄉。現在
 紳民捐資團練義勇。計九萬餘名。聲勢極為聯絡。儀徵除
 招撫已桿老回。各二百七十餘名外。尚有分守各隘鄉勇
 一千八百餘名。臣李湘茶。又親赴淮安一帶。激勵紳民。共
 抒義憤。無不踴躍爭先。董事紳士。章培丁晏等。亦認真經
 理。團勇之外。復議修補城垣。臣等復札派北監掣同知朱
 沅。協同該府縣認真籌畫。以期盡善。至河南後起官兵一
 千名。係於本月初九日。陸續到浦。臣等傳齊兵勇。於十三
 日。在清江演武場校閱器械。鮮明槍礮猛烈。軍容極為壯
 肅。臣等逐名驗試。擇其技藝最精者。河南兵丁得四百餘
 名。河標及修防兵丁二百餘名。義勇三百餘名。當即派員
 分帶練習。以為前敵衝突之選。適臣李湘茶之子候選司
 務李麟。由東招募義勇武生孫濬。李百安等四十三名。
 並攜銅礮五尊。亦於是日到場。臣麟慶親自校閱。甚為勇
 健可用。當飭管帶火器。勤加操演。查夷船既已開動。所有

二十

續調陝甘兵一千名。應奏請停止。臣一面飛咨前途。即行
 折回。以節勞費。第夷匪退後。江北善後。急需整頓。而銅鐵
 大礮。尤為攻守利器。惟鐵銅皆非附近所產。不能不赴他
 省採買。臣等正在籌畫。茲有安東縣知縣張嘉琳。願捐鐵
 六萬斤。投効江蘇。知縣施燕辰。願捐鐵四十萬斤。備價見
 工。鑄六千斤大礮十尊。四千斤大礮十尊。復有遊擊銜山
 野營守備蔡天祿等。均稟請捐資募勇。製造軍械。前來當
 飭該員等赴局公認繳價。以便趕辦。臣等因正值防守喫
 緊之際。不能不藉資眾力。除張嘉琳蔡天祿。係現任人員
 外。其施燕辰等。均擬仍照臣麟慶前奏。留於南河。差委以
 收指臂之助。統俟夷船全數出江。回空軍船歸次。再行分
 別的保。
 李湘茶又奏。映夷既已就撫。則上流之木礮。南岸之焚燒
 未便遽進。是以同河臣商酌。先在浦督造各械。以防夷人
 反側。擬趕辦擡礮一百位。鳥槍三百桿。鈎鍊槍五百桿。長
 排刀五百桿。短刀五百把。生牛皮牌二百面。毒火神槍四
 百桿。大火箭一千枝。噴筒四百具。火彈數百件。雲梯火排
 二十架。挑選兵勇。隨時練習。
 諭軍機大臣等。麟慶等奏辦理淮揚後路匪徒一摺。據奏夷船漸
 次退出。現在團練義勇。招撫景運。請將續調之陝甘兵一千名。

二十一

即行折回。已諭知富呢揚阿等即行停止矣。惟據稱各鄉紳民團練義勇計有九萬餘名。招撫已桿老回畚二百七十餘名。尚有分守要隘鄉勇一千八百餘名。人數太多。易聚難散。現在撫議已成。不值張皇滋擾。著李湘棠將現已到浦之義勇人等認真校閱。果係精銳酌量留營。差委餘均飭令回籍。妥為安頓。未經到浦者毋庸再行傳集。至善後急需整頓。礮火尤為利器。該署少卿現飭趕辦擡礮等件。自應寬為籌備。妥為收貯。惟須精利適用。不可有名無實。其練習兵勇務期精熟。不在人多。再現在防堵情形及一切善後事宜均須妥為布置。不留罅隙。計周天爵將次到江。著該署少卿先行籌度。如該員已抵清江。即行會商妥辦。將此諭知李湘棠並麟慶。但明倫知之。

二十二

湖廣總督裕泰奏。竊臣於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准四川督臣寶興咨開。奉
上諭著寶興即將所批兵丁一千名派委得力將弁管帶馳赴江甯。交牛鑑調遣等因。欽此。當經檄飭將原派兵丁一千名分作三起。飭委將領管帶。定限七月二十一日八月初三等日起程。至重慶府會齊歸隊前進。咨請飭令經過地方照例應付船隻口糧等因。移咨前來。臣查前准安徽撫臣程琳采咨會查探喫夷業經就撫。並不上岸滋事。請將前調赴皖協防之湖北後起官兵八百名截回歸伍。並撥出師江

南之各員弁稟報該夷已書立合同。其船隻約計八月內即可全行退出海口等語。是江甯籌辦議撫已有成局。諒不致有反覆。而現在調赴江省之四川官兵尚未行入楚境。若仍聽其前往再行撤回。不惟長途數千里徒形跋涉。且到楚須兩次換船。往返應付亦增糜費。臣未敢稍事拘泥。現擬查照皖省辦理情形。飛咨四川督臣寶興。札行沿途經過地方官將前項官兵一體截回歸伍。俾息兵力而節糜費。

二十三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泰奏四川調防官兵飛咨截回。又據麟慶等奏請停止陝甘官兵各等語。前有旨調四川兵一千名馳赴江甯。陝甘兵一千名馳赴清江浦。現在此項官兵毋須調遣。著寶興富呢揚阿陶廷杰飛飭帶兵將弁無論行抵何處即行折回。並著裕泰鄂順咨札行沿途經過地方官將此項官兵一體截回歸伍。
庚子
欽差大臣賽尚阿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巴清德那桑阿奏竊臣等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往天津防堵之察哈爾兵丁著巴清德那桑阿等分起管帶陸續撤回等因。欽此。查察哈爾兵丁共二千名調赴天津時係分四起行走。臣等公同酌議仍分四起撤回。每起五百

名。臣巴清德管帶頭起官兵。

乾清門侍衛巴里善管帶二起官兵。總管達什法里克管帶三起官兵。臣那桑阿管帶四起官兵。臣賽尚阿自後督飭前行。以資彈壓。頭起官兵於本月二十四日自防所起程。以後各起間一日行走。俟抵京後。交帶兵各該總管帶回。察哈爾歸伍。其一路經過地方。由臣訥爾經額嚴飭各該地方官。妥為照料。毋許沿途稍有滋擾。所有隨帶文武各員。亦遵

旨分起帶同回京。又臣賽尚阿由京帶赴天津之礮位弓箭等件。

除神機神樞礮二百位。仍由臣賽尚阿派員解回。交還該

二十四

局外其餘火箭二百枝。弓一千五百張。梅針箭二萬枝。火藥五千斤。鉛丸一萬五千斤。內有分撥各營應用之件。一時未能收回。現已一併移知臣訥爾經額。分飭各營繳回。妥為存貯。

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等奏管帶官兵陸續撤回一摺。覽奏已悉。所有由京帶赴天津之礮位弓箭等件。除神機神樞礮二百位。即由賽尚阿派員解回。其餘火箭弓箭火藥鉛丸。即著訥爾經額分飭各營。按數繳回。於天津道庫妥為存貯。毋任感受潮溼。致有損壞。

辛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賽尚阿等奏察哈爾官兵業已遵旨分起撤回。因思吉林黑龍江官兵調赴各處備防。自應一體撤回。以節勞費。著賽尚阿訥爾經額禧恩哈喇阿將調赴天津兵一千名。調赴山海關兵一千名。駐紮洋河口一帶兵一千名。留駐高橋。兵五百名。留駐盛京兵五百名。陸續分起撤回。沿途妥速行走。毋任擾累地方。該官兵等成役勞苦。朕心屢念。自應分別給賞。以示軫恤。所有第一次調撥之官兵二千名。著賞給佐領以下官每員各銀五兩。驍騎校以下每員各銀三兩。兵丁每員各銀二兩。其第二次調撥官兵二千名。著賞給佐領以下官每員各銀四兩。此項賞銀在天津山海關者。由訥爾經額照數賞給。在

二十五

盛京者。即由禧恩發給。務令實惠均霑。俾各邊行歸伍。以慰朕念。

九月丙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派南陽鎮總兵都勒豐阿管帶河南省精兵一千餘名。赴清江浦一帶防堵。現在江北夷務情形漸就馴伏。南陽鎮亦關緊要。都勒豐阿著即回本任。其所調該省官兵。應即令管帶歸伍。如有應行留防之處。著李湘茶體察情形酌留兵弁。俾資調撥。

己酉。

諭內閣。王錫朋長子監生王承泗。次子生員王承瀚。均著加恩賞

給文舉人。准其一體會試。

欽差大臣耆英著下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江甯夷船前已開去三分之二。經臣等於八月十六日。附片陳明。嗣後每日開行夷船二三四隻不等。計截至二十五日止。草鞋峽江面。仍泊夷船十二隻。另有佛蘭西夷船一隻。茲據嘯嘯哨照會內稱。該夷船大皇帝恩准通商。諸事均已議定。擬於二十六日。率同兵船。迅速退出江口等情。旋因搬運壓船石塊。耽延二日。即於二十八日早間全數開行。其佛蘭西夷船亦隨同駛去。現經臣等委員查明草鞋峽至觀音門一帶江面。並無夷船停泊。

二十六

耆英等又奏。臣等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有人奏鎮江上海失守情形。與耆英等所奏均不相符。著將二摺鈔給耆英等閱看。究竟鎮江如何失守。海齡是否被戕。寶山上海各縣如何逃走。儘實情形。有與原奏不符之處。准其再加察訪。詳細聲明。萬勿回護前奏。扶同掩飾等因。欽此。當即咨會撫臣程商榷。就近查明該處失守實在情形。確數彙報。正副都統海齡。有無妄殺無辜。激變良民。先經臣耆英於常鎮道周頊稟計案內。委員訊有端倪。其自縊身死。被火焚燒各情。亦經協領武忠阿等。切實供明。並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六

二十七

據領催德明等十四人。潛入鎮江。在灰爐中。尋得海齡屍骨。檢獲該副都統殉難時所著葛紗袍襟燒枯一片。為據。茲復傳到隨同海齡防守鎮江之青州滿營佐領多紳保。領催斐凌阿等一百九員名。會同嚴訊。僉供海齡實係於失守後。在內署自縊身死。並無被戕害。至鎮江於六月初八日戒嚴。十四日失守。海齡即於是日殉節。城內民人。先期各思逃避。亦無將海齡圍住。致海齡縱兵開礮轟擊。激成內變之事。維時臣等復風聞海齡並未殉節。現在丹陽一帶匿跡。又有傳聞業已剃髮為僧者。不惟與臣等原奏不符。即與此次被參各情。又屬迥異。自應徹底查明。以成信讞。隨後嚴飭京口協領武忠阿等。傳集八旗官兵。將海齡是否殉節。出具切實結狀。一面札委曾經稟許海齡之常鎮道周頊。督同鎮江府祥麟。確切訪查。務得實在下落。旋據稟稱。訪有海齡家人康祿。僕婢吳陳氏。查傳到案。據供海齡於六月十四日。接仗回署。即進上房東間。與其妻商量盡節。用帶在林檎上。做成兩套。將門闔閉。是時海齡之子宜琛。奉及其女。並次孫長安。均在西間自縊。長安氣閉殞命。吳陳氏將宜琛。奉等解救得脫。等語。核與尋獲海齡等屍骨處所。及宜琛奉前供。均屬脗合。臣等猶恐官為傳訊。易滋串飾。不如探訪輿論之足憑。適有調赴省城

督辦吳務之議。故運同楊商顏崇禮籍隸鎮江。臣耆英即
 札飭前往嚴密確訪。旋據稟稱親向紳民人等詳細查詢。
 均無異說。並據武忠阿等。取具合營官兵押結。顏崇禮與
 紳士郭湘等十六人。亦出具切結。復據周頊祥麟。加結稟
 送前來。臣等查海齡於六月初十日。將擊獲形跡可疑之
 十三人處斬。此外並無妄行殺戮。其於城陷後。與伊妻及
 伊孫自縊盡節。亦經查訊明確。並非被人戕害。均已毫無
 疑義。該副都統因夷船逼近郡城。閉門固守。並嚴擊漢奸。
 係為慎重地方起見。惟不肯酌留一二城門。聽民逃難。以
 致城陷後。慘遭蹂躪。其皆財亦因聚集一處。盡飽賊囊。並
 將擊獲形跡可疑之十三人。概予駢誅。辦理殊屬草率。夫
 當其所以身後猶不免怨讟。物議沸騰者。實由於此。第念
 該副都統閩門殉難。大節無虧。可否仍遵前奉
 諭旨。給與賞卹之處。伏候
 聖裁。再徐州鎮總兵王志元。由寶山退回後。經臣牛鑑。調派江甯
 防堵。所有防守小沙背之弁兵。均隨同來甯。臣等派委四
 等侍衛威齡。署江甯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形攝提守
 備周煥。章兵丁劉天成等二十九員名。查照該鎮被參各
 款。正在訊辦間。該鎮於八月十四日。在防病故。訊據周煥
 章等。僉供該鎮由上海調防寶山。隨帶征兵。共有七百六

二十八

十三名。並無以少報多。其應領口糧銀兩。按十日一次赴
 局請領。由弁目帶同兵丁。持往錢舖。按照時價易錢。帶回
 散資散放。亦無剋扣情弊。該兵丁等日支糧餉。僅數糊口。
 儻有絲毫剋扣。害屬切膚。此時正可據實供出。求為退出
 補給。況該鎮業經病故。該兵丁等何所瞻顧。不肯吐實。祇
 求詳察。至該鎮之分防小沙背。在吳淞西北。相距十餘里。
 該鎮於五月初八日。因探悉吳淞開仗失利。提督陣亡。寶
 山被陷。小沙背地僻兵單。勢難固守。即率兵由羅甸退至
 嘉定太倉。查點兵弁。均屬足數。隨帶軍械。亦無遺失。委非
 於潰散後。復行招集等語。猶恐有扶同串飾情事。復添委
 江甯府知府樊師仲。親往該營查訊。各弁兵供俱無異。取
 有切結。並據署總兵周士榮。查明存營兵丁數目相符。臣
 等覆查該鎮王志元。訊無虛報兵數。冒支口糧。剋扣入己
 情弊。即夷匪亦實係於吳淞進口。並非由小沙背登岸。惟
 以專閫大員。不能約束兵丁。頗滋騷擾。經臣牛鑑。插箭遊
 示。始知斂戢。迨聞吳淞失守。不即應援。輒引兵卻退。實屬
 惟怯無能。業已病故。應無庸議。
 諭內閣。前因鎮江失守。副都統海齡自縊殉難。念其為國捐軀。特
 加優卹。嗣據御史黃宗漢奏。海齡誤殺良民。被氏戕害。復降旨
 令耆英等再行詳查覆奏。茲據奏稱。海齡自縊身死。被火焚燒

二十九

據協領武忠阿切實供明。領催德明等十四人。於灰爐中尋得海齡屍骨。檢獲殉難時所著袍襟。並札委曾經稟許海齡之常鎮道周頊確查。取具闔營官兵押結。紳士顏崇禮郭湘等十六人切結。實係城陷自縊。並非被人戕害。鎮江民人亦無圍署內變情事。惟不聽民逃難。以致城陷慘遭蹂躪。資財盡飽夷囊。並將形跡可疑之人。概予誣誅。辦理失當等語。海齡固守鎮江。擊獲奸細。辦理草率。原有應得之咎。惟既闔門殉難。大節無虧。著仍遵前旨。照都統例賜卹。以慰忠魂。其御史安詩所奏。總兵王志元。剋扣兵餉等情。亦經查明。該總兵實無虛報兵數。冒支口糧情弊。惟不能約束兵丁。致滋騷擾。吳淞失守。引兵卻退。實屬無能。現已病故。著毋庸議。

三十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江甯停泊夷船。均已開駛。一摺。據稱草鞋峽江面。前留夷船十二隻。上月二十八日早。全數開行。其佛蘭西夷船。亦隨同駛去等語。附省江面。現無夷船停泊。其開行夷船。究竟駛往何所。至佛蘭西夷船。駛至江甯。究因何事。現又隨同駛開。駛又屬何因。著該大臣等確切查明。俟夷船全出大江時。一併詳細具奏。再八月二十日。有旨令著英等。將該夷所請嗣後商欠。呈明地方官著追一節。剴切曉諭。仍遵前旨。由該夷自為清理。斷不能代為追討。該將軍等接奉此旨。自己與之定議。何以此次摺內。未據聲明。即著查明。迅行覆奏。

又

諭前據納爾經額奏。請續撥直隸軍需銀三十萬兩。當交戶部覈議。茲據奏稱。如數動撥。已降旨依議行矣。現在調防官兵陸續撤回。一切支銷。自可逐漸減省。所有此次籌撥銀兩。著該督將節支放。核實報銷。以重帑項。其調防之山西陝西官兵。著即撤回歸伍。山西官兵。即著善祿管帶分起行走。陝西官兵。即著胡超派員先行管帶行走。胡超著即來京陛見。仍俟出京時。兼程馳赴前途。親自帶兵回省。以資彈壓。將此諭知納爾經額。並諭胡超善祿知之。

三十一

將夷船退出瓜洲情形。及儀徵招集梟徒。尚聽約束緣由。恭摺具奏。七月二十三日。欽奉
諭旨。著招徠瓜洲居民。妥為撫輯。儀徵梟徒。現在招集頭目。仍當妥為彈壓。事平以後。應如何設法解散之處。著斟酌妥辦。慎勿稍留後患等因。欽此。當即欽遵。督率揚州府知府晏曙東等。將瓜洲招回難民。查明實在之食戶口。備買米石。運往賑濟。並督飭員弁。將揚儀招集梟徒。妥為彈壓。維時該夷已在江甯省城就撫。計日可退。而瓜洲儀徵一帶江面。為夷船退回必由之路。又經派委文武員弁。前往分途彈壓。茲大幫夷船。已於九月初一日。全數退出。關山關外。大江南北。

運道肅清淮揚一帶人民安定無不仰頌

皇上洪福共樂太平惟瓜洲招徠人民已經臣買米撫恤而鎮江

僅一水之隔自遭噴夷荼毒道殣相望所遺困苦窮黎亟

須賑卹臣不敢稍分吟域已稟明督臣牛繼河臣麟慶動

碾鹽義倉穀二萬石交該地方官督同商董分別散給貧

乏及召回難民俾救目前之急至儀徵鹽梟頭目熊有成

等業經河臣麟慶奏明

賞給項戴該頭目頗知悔罪從此可望自新即使故習復萌其姓

名籍實有案可稽無難立拏懲辦其餘夥黨亦經馴伏聽

受約束惟此等曠悍之徒宜散不宜聚現在夷船既退自

應欽遵

諭旨設法解散

臣擬札飭署淮南監掣同知陳延恩逐加傳詢如願

在儀居住者取具不再販私切結備案聽其另謀生計仍

編入保甲隨時稽查其願回原籍者開具花名清冊逐程

資遣回籍責令各原籍州縣嚴加約束不得復任外出滋

事如有潛回儀境嚴拏究辦正在飭行間接據儀徵縣知

縣陳文杰稟稱會同奇兵營遊擊為永森陸續將招撫案

徒多方開導會稱或因房屋被焚或因眷口先去伊等均

隻身在儀苦無生計情願各回原籍安分謀生等情如果

屬實似不難於遣散容臣督同署淮南監掣同知陳延恩

三十二

及該營營酌量妥為辦理不使稍留後患至江都甘泉兩

縣所屬沿江各洲及內河各鎮團練之義勇並

予告在籍大學士臣阮元在揚州北鄉公道橋地方捐資雇募團

練均較客兵甚為得力匪徒不敢入境現當驚惶甫定之

時巡緝未宜少懈臣仍督飭各董事照前嚴為防範其外

省調防官兵經太常寺少卿臣李湘棻河臣麟慶會奏次

第撤回以節糜費前次堵塞之三汊河霍家橋等處水口

為南北往來要津且糧船現屆回空已飭原辦委員趕將

沈堵大船木石鋪鍊全行起除以通舟楫現在揚城民情

和輯慶市喧闐光景漸與舊時無異而自揚達淮往來行

旅亦皆安帖足以仰紓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但明倫奏美船全數退出關外淮揚水陸肅

清一掃覽奏均悉大幫美船已於九月初一日全數退出大江

南北運道肅清瓜洲招徠人民業經撫卹所有鎮江被難窮黎

著麟慶等即飭但明倫動碾倉穀交地方官分別散給毋任

夫失所鹽梟頭目既知悔罪即著曉諭夥黨改過自新仍暗為

防範潛消反側其編入保甲者務當隨時稽查毋令遊手滋事

其情願回籍者即逐程資遣交原籍州縣嚴加管束不得復任

外出至外省調防官兵均即陸續撤回江都甘泉兩縣所屬及

三十三

北鄉等處所募義勇。如果得力。可資巡緝。現當驚惶甫定之際。自應暫留驅使。事竣設法遣散。所有善後一切事宜。著但明倫隨時稟商麟慶。李湘茶等。次第興辦。其揚州儀徵防堵出力文武員弁。及紳商局內董事出力各員名。著麟慶。李湘茶。費寶保。奏候朕施恩。將此諭知麟慶。李湘茶。並傳諭但明倫知之。

壬子

盛京將軍禧恩。副都統慶佳。戶部侍郎惟勤。奉天府府尹賈福奏。竊等遵

旨。撤兵。現將高橋等處駐紮吉林黑龍江官兵共一千名。分作四起。每起二百五十名。頭起擬於九月初五日起程。以後各

三十四

起。間一日行走。具天津。洋河口。山海關。駐紮吉林黑龍江官兵共三千名。分作十二起。每起二百五十名。頭起擬於九月初九日出關。以後各起。間一日行走。陸續撤回。俾地方車輛馬匹。得以安速應付。以便挨次行走。至第二次調赴

盛京高橋等處。駐紮吉林黑龍江官二十一員。兵一千名。遵即行。知錦州副都統和俊。傳

旨。賞給佐領以下官。每員銀四兩。驍騎校以下官。每員銀二兩。兵丁每名銀一兩。共用銀一千六十四兩。由錦州見存軍需項下動支。俾該官兵等均需資惠。遣行歸伍。以仰副

聖主軫念微勞

恩施成役之至意

硃批。依議。頒賞。妥為料理。另有飭辦善後之旨。

諭軍機大臣等。禧恩等奏。遵旨。賞給吉林黑龍江官兵銀兩。酌擬分起撤回。一摺。覽奏均悉。依議。頒賞。妥為料理。惟盛京為根本重地。現在雖已撤防。而武備不可稍弛。總在平日認真講求。臨事方可制勝。該處大小礮位甚多。斷難一律擺列海口。著即擇地安為存貯。勿令損壞。至於臨陣推擊。以數百斤小礮為宜。既可用。人扛擡。並可以車載運。遇緩急。隨營調撥。自無笨重之虞。可期得力。旅順口舊有水師戰船。兵數是否敷用。船隻是否合

三十五

宜。總以輕靈便捷為主。方可牽制敵船。不可拘泥舊章。徒飾外觀。以致有名無實。總當細心的覈。務期適用。盛京向無步隊。應否量為變通。馬隊槍箭。如何練習。水師兵勇。如何操演。施放礮位。如何致遠有準。各要口防守戰兵。如何聲勢聯絡。互為應援。一呼即至。不致顧此失彼。有誤事機。著禧恩體察情形。或派委委員。分往相度。或親赴履勘。因地制宜。不必拘以時日。務須通籌全局。悉心妥議。章程具奏。此外善後事宜。有應慮及者。亦著詳晰周妥。加意熟籌。以副朕望。

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奏。江甯停泊夷船十三隻。於二十七、八日全行開去。現在江甯已無夷船。初一日。京口上

下夷船全數駛出。刻下鎮江江面肅清。所有各省兵勇。應行分起凱撤。揚威將軍奕經刻尚駐防無錫。擬於日內前注合商。一面具奏。一面將省分較遠之兵勇。先行凱撤。其餘酌量地方情形。分別撤留。

硃批依議。

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齊慎奏。夷船全數退出鎮江。江面肅清。擬即與奕經會商。分別撤留兵勇等語。當降旨依議行矣。現在逆夷已經就撫。船隻盡行出江。自無庸多設防兵。虛糜帑項。所有徵調各省官兵。著該將軍等酌量地方遠近。陸續分起撤回歸伍。

三十六

其招募鄉勇。亦著次第遣散。仍嚴飭帶兵員弁。反沿途地方。妥為彈壓。毋許滋擾。至江浙兩省本營派防官兵。何處應暫留。差遣何處應先撤歸伍。並著會同該督撫酌量情形。妥籌辦理。以節勞費。至該將軍參贊前後所提軍需。需銀兩。著仍遵前旨。於事竣之日。飭令經營之員。詳細造冊報部覈。經特依順。文蔚。齊慎知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一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九月甲寅。

欽差大臣耆英參贊大臣齊慎奏。六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耆英齊慎奏鎮江勦擊情形各一摺。所有副都統海齡。及府

城文武官兵。現在作何下落。並此次傷亡弁兵。著耆英等迅即

查明具奏等因。欽此。查京口副都統海齡殉難之處。節經查奏

在案。其該城文武官員下落。經等派委數員。前往查探。

該城文武城陷之日。有受火箭傷之知事王興榮一名。傷

之輕重。尚應咨查核辦。其餘並無傷亡人員。惟武職官員

兵丁。傷亡過多。彼時府城失陷。即被逆夷入城盤踞。未能

隨即查明。等因。何敢含混覆奏。所有城內接仗之青州京

口官兵。有當時逃出者。有在城內藏匿。十數日後始行逃

出者。亦有被逆夷擄至船上者。其城內陣亡屍軀。無從辨

認。嗣經潰散官兵招集漸多。互相查詢。始將目親受傷陣

亡官兵。陸續稟報。並由夷船送還兵丁。先後通計。查出青

州滿營。陣亡兵五十五名。受傷官兵六十五員名。打仗未

出。不知下落兵二十四名。京口滿營。陣亡官員兵丁一百

七十員名。受傷官員兵丁一百六十一員名。無下落兵丁

二十四名。鎮江綠營。陣亡兵三名。受傷弁兵六員名。無下

落兵十七名。湖北綠營。陣亡弁兵七員名。受傷弁兵八員

名。

名。無下落兵三名。四川綠營。陣亡兵三名。河南綠營。陣亡兵一名。受傷兵一名。江西綠營。受傷兵二十二名。除現在查明陣亡受傷員弁數目外。尚有受傷限內亡故。及傷之重輕。并不知下落員弁共八十八員名。應請責成該管將軍總督等。另行飭查明確。核實咨部辦理。

硃批。不愧朕之滿洲官兵。深堪憫惻。
者英德珠布又奏。竊查京口失陷。副都統印信。經驍騎校祥雲擲於署內井中。等派委明幹員弁。設法將印信於井內撈獲。其印現在等德珠布衙門。暫行存貯。茲准兵部來文。京口副都統一缺。欽奉

二

諭旨。簡放吳必瀉。欽此。查京口失散男婦老幼。有在丹陽常州一帶安插者。亦有就近在江甯安插者。當因映夷占據京口。所有逃散兵丁男婦。隨處派員照管。令夷船退出。鎮江城內肅清。其在江甯丹陽常州一帶安插者。亟應令其仍歸原處駐防。惟城中現無大員。不足以資彈壓。相應請旨飭令新任副都統吳必瀉迅速到任。俾資管轄而重地方。

者英又奏。六月二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者英奏查明鎮江城陷時。京口副都統海齡並其妻及次孫同時殉節。該副都統為國捐軀。忠義可嘉。著加恩照都統例賜卹等因。欽此。等遵飭京口協領武忠阿等。派委安幹員弁。將副

都統海齡及伊妻伊孫尸骸。在被焚處所尋獲。並於灰燼中。檢獲海齡原著葛紗袍襟。伊妻所帶玉環。海齡現存子女。亦一併查明下落。均送至丹陽縣。除將海齡現存子女。飭令妥為安插外。復札飭該縣金鑄及京口協領武忠阿等。眼同海齡現存之子宜琛。查明尸骸。加結認領。並由軍需局先後酌給銀三百兩。以資殯殮。仍移咨江蘇撫臣程喬采。一俟軍務戡事。即將海齡等尸棺。同海齡現存子女。派委員弁。妥為照料。送交京旗。以慰忠魂。至驍騎校祥雲。現據該協領武忠阿等結報。祥雲於海齡殉難時。先將副都統印信。投入井中。旋亦投水自盡。其父馬甲長松業已陣亡。其妻鄔琅罕濟勒們氏。慮遭污辱。將其二女刺死。復自戕盡節。其母卜氏。懷抱該驍騎校幼子廷耀投塘遇救。現無下落等情。查祥雲一門殉難。實堪憫惻。除應得卹典。等遵

三

旨咨部。加等賜卹。長松歸入陣亡兵丁案內議卹。並飭該管協領佐領。訪查卜氏及廷耀下落。務期尋獲外。所有鄔琅罕濟勒們氏。於城陷時。慮遭污辱。手刃二女。捐軀明志。尤屬深知大義。惟京口旗婦尚有捐軀者。應俟該將軍德珠布詳加查明。一併咨部
旌獎以慰貞魂。

者英又奏。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德珠布奏。將常鎮道周頊原稟。鈔錄呈覽。內稱鎮江於初八日閉城。城上開放槍礮。擊殺平民。指為漢奸。每日約殺十餘人。頗有冤枉。府庫銀兩。為都統所據。該府係其姪親。一切附和。妄行等語。著將原稟摘錄發給閱看。詳細訪查。是為至要。又於

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鎮江理事同知全興。於城陷之日。潛藏民家。旋即逃出。鎮江府知府祥麟。投水遇救。各情節。均著者英詳查研訊。定擬具奏。又齊慎片。參常鎮道周頊。託詞不知何往。亦著查明具奏。各等因。欽此。維時。鄂因江甯夷務喫緊。即於七月初三日。馳赴

四

應援。一面派委四等侍衛咸齡。太倉州知州徐家槐。在丹陽一帶。就近訪查訊辦。旋據該侍衛等訪查明確。並將常鎮道周頊。鎮江府知府祥麟。理事同知全興。傳集研訊。取其供稟。呈送前來。鄂按款覆加確數。如周頊原稟所稱。鎮江於初八日閉城。城上開放槍礮。擊殺平民。指為漢奸。每日約殺十餘人。頗有冤枉一節。據鎮江府知府祥麟供稱。前因夷船駛入京口。府城危急。經副都統海齡。於六月初八日。將城門關閉。督率弁兵。登陴據守。適有身著黑衣。狀類夷服者三人。由城下經過。當經守城兵丁。用火箭射倒一人。其二人即行逃去。城上並無施放槍礮。擊殺平民。至

該副都統在城內擊獲漢奸。均交理事同知全興訊供。分別辦理。並非一概誅殺等語。據全興供稱。旗營於閉門後。陸續搆獲漢奸一百餘名。均經該副都統於六月初十日。發交該同知訊問。內有一名。供係大佛庵僧人。令伊入城。探問兵數多寡。另有十二名。各帶軍器。跡涉可疑。其餘俱係平民。誤被擊獲。經該同知錄供。稟請副都統覆訊。該副都統飭令將十三人立即處斬。餘俱釋放。至十二三等日。每日擊獲漢奸。每起約二三名不等。經該同知訊明。均屬無辜。其住居城內者。立予放歸。住居城外者。即行放出。統計前後所獲漢奸。除於初十日處斬十三名外。餘俱訊明

五

省釋。委無每日約殺十餘人之事。又周頊原稟所稱。府庫銀兩。為都統所據。該府係其姪親。附和妄行一節。據該府祥麟供稱。府庫共存軍需銀五萬八千兩。旋於六月十二日。接准副都統照會。提取銀一萬兩。其四萬八千兩。仍存府庫。隨時支發。至該府胞妹。於本年二月。許字海齡。次子為妻。尚未完娶。雖實係姪親。而公事公辦。從未附和妄行。惟據周頊續稟。該道於十一日。札提銀一萬兩。支發兵餉。當日並無回信。聞係副都統阻撓。迨經函託。始於十二日發銀五千兩。至該副都統性情偏執。如緊閉城門。妄擊無辜。該府不能正言力阻。即同附和等各等語。該侍衛等以軍

需既由府庫支放。何以該副都統提取銀一萬兩。該府於接准照會。何以不稟督撫。徑行發給。至該道札提銀一萬兩。何以遲至次日。僅發一半。難保無阻撓附和情弊。詰訊祥麟。據供副都統提銀一萬兩。已於照會內聲明。係為開仗後。加給兵丁口糧之用。事竣自行專摺奏銷。該府因軍情緊急。若候稟明督撫。再行發給。往返需時。恐眾兵迫不及待。轉滋藉口。是以一面發銀。一面開摺通稟。詎料未及發申。城已失陷。至該道提銀札內。本有或一萬或五千之文。是以於十一日奉札時。即派衛守備耿國榮解送銀五千兩。又搭解丹徒縣請借兵差水脚銀二千兩。因是日時

六

已傍晚。該副都統未肯發給令箭。以致不能出城。至次日辰刻。始行解交。該副都統並無阻撓情事。其城門啟閉。例由副都統主政。該副都統以夷船停泊江面。即城戒嚴。閉門固守。雖百姓不能遣徙避兵。未免失望。而事屬正辦。該府豈能力爭。至查擊漢奸。為守城第一要務。雖先後盤獲形跡可疑一百餘人。而處斬者實止十三人。此外均已訊明釋放。辦理尚非過當。又奉

旨飭查鎮江府理事同知全興。於城陷之日。潛藏民家。旋即逃出。鎮江府知府祥麟。投水遇救各情節。訊據全興供稱。該同知於六月十四日。正在南門巡查。忽見火箭如雨。射入城

中。北門礮聲不絕。夷匪無數。業已登城。兵皆潰散。該同知欲行回署。路遇夷匪衝突。顛蹶在地。旋被家丁扶救。暫避民舍。至十六日。隨同民眾出城。又據祥麟供稱。該府於城陷時。先至縣學投入洋池。被百姓救起。送入學宮。該府復乘百姓散去後。潛在門楣上。用衣帶自縊。經門斗瞥見。喊同教諭阮師龍解救。適有家丁尋至。將其扶入民家。於十七日出城。至丹陽廟中調理。至二十一日。始漸平復等語。傳訊教諭阮師龍。所供解救祥麟自縊及目覩該府衣服淋漓各情。悉應如繪。又參贊大臣齊慎片。參鎮道周瑣。託詞不知何往一節。訊據周瑣稟稱。該道於參贊到京口

七

時。僅止謁見一次。嗣即在都天廟辦理糧臺及地方公事。並未他往。且都天廟距參贊行營密邇。大眾往來。有目共覩。該道何能託詞逃避。至參贊帶來擡礮。先經丹徒縣雇夫運送安設。嗣據把總宋廣善以擡礮每桿用長夫四名。每名日支銀一錢二分。具文請領。因查江蘇軍需案內。並無此項章程。詢問浙江委員。亦未支過此款。是以未敢擅發。其兵丁口糧。向發折色。自六月初八日。夷船駛集。舖戶閉歇。該道慮及兵食艱難。飭縣將城外倉米撥借應用。嗣因官兵並未請領。是以未經支給各等語。參覆查鎮道周瑣。隨同參贊大臣齊慎。辦理糧臺。訊係居住公所。並無

託詞逃避重情。其稟許各款。雖未盡責。均出有因。究由閉城後傳聞不一。探報未確所致。該道駐紮城外。與在城防守者。不無區別。惟究有地方之責。未便竟置之不議。恭查現奉

諭旨。飭令各督撫查明失守各員。業案嚴參。所有周頊一員。應請

與城陷後兩次自盡。救得生之鎮江府知府祥麟。一併由該督撫業同其餘失守各員。查明情罪輕重。分別參辦。理事同知全興潛匿民家。隨眾出城。雖現經查明。該同知係專理旗民交涉事件。並無地方之責。亦未便任其置身事外。應歸入查參失守各員案內。一併附參。

八

兩江總督牛鑑奏。本年六月。喫咕喇夷船抵省。先後調防湖北河南江西等省。及江甯旗營各兵。又本省外調防兵。共計七千六百數十名。所需薪水口糧。均分別照章支給。在案。茲仰荷

天恩。罷兵息民。

准令該夷通商。八月二十八日。夷船全數開行。城內外居民安堵。所有各路防兵。自應次第撤回。俾省供支而息勞勩。臣已札飭江甯鎮江揚州等府。轉飭各縣。雇備船隻來江。由遠而近。先從北防兵為始。分起間日行走。以免兵數眾多。同時裁撤。致有擁擠滋擾之虞。其應給口糧銀兩。即於撤防

之日住支。仍令經過州縣。發給行糧。并咨會經由各省一體札飭應付。期無延誤。至江甯將軍德珠布。派守城樓滿兵三千五百六十名。現已咨會該將軍撤回歸伍。停支加給口糧。又上年該將軍奏明。帶赴江甯防勦之青州滿兵。計留營一百名。教演技藝。閱時半。年有餘。其駐防各兵。練習當已精熟。現已咨明該將軍。與鎮江潰散來省之青州兵三百三十一名。一併撤回東省。以節浮糜。

江蘇巡撫程高奏。竊臣前奉

諭旨。飭查鎮江等處失守情形。及文武各員下落。查夷船於六月初八日。駛至鎮江東馬頭。經旗兵擊退後。京口副都統海

九

齡。即將城門關閉。搜查漢奸。居民籲求開城不允。頗形怨望。並該營官兵。擊獲多人。發交理事同知全興訊供。該副都統即將帶有器械。及形跡可疑者。正法十三名。其中不無冤濫。該處旗民雜處。頗多睡毗小忿。難保無挾嫌妄指別情。嗣夷船逼近京江。兵丁登城守禦。夜間施放礮。聞有誤傷城外平民。該副都統並無被民圍住。縱兵開礮之事。十四日。夷匪登岸。直抵城垣。先用大礮轟擊。又將雲梯越進北門。我兵紛紛潰散。該副都統從城上回至署中。即與其妻及次孫自縊。彼時各處起火。衙署旋被焚燒。屍身僅存骨殖。實非被民戕害。亦非該副都統激成內變。以致

該夷匪乘勢入城。惟鎮江被夷匪蹂躪情形。較諸上寶尤為慘酷。且資財盡為夷有。皆由城門久閉。遂至內外隔絕。眾怨沸騰。該副都統率家屬殉難。原情不無可矜。而因恤民艱。辦理實形乖謬。又常鎮道周頊。並管關務。近年因奉旨督查稅課。歷任皆駐紮揚關。鎮城道署。已多傾圮。該道先經督臣牛鑑。飭赴江陰。籌辦火攻器具。復往團山關。雇備船隻。旋因大兵移駐京口。委辦糧臺。時鎮江城門不開。遂在城外總理局務。嗣鎮城失陷。即隨同參贊齊慎等。將糧臺移至丹陽。以便隨時支應。鎮江府知府祥麟。隨同該副都統守城。雖城外大兵雲集。全不遇問。其府庫存貯軍需銀兩。原備官兵支發薪糧。該府以城閉為詞。延不辦局。而該副都統提銀一萬兩。則又任其取攜。丹徒縣知縣錢燕桂。在城外辦理兵差。不克進城。該府轉以該令不知下落。冒昧通稟。殊屬昏憤糊塗。據稱郡城失陷時。兩次捐賑。遇救得生。即使屬實。亦係職分當然之事。未足以益前愆。理事同知全興。職本閒曹。力難抵禦。於城陷後。避匿民家。丹徒縣知縣錢燕桂。先經出城。照料兵差。後奉督臣諭令。幫辦軍需。屢被旗營官兵阻隔。不得進城。以致夷匪撞開監門。將監犯二十七名。全行放出。該縣與典史徐人驥。均未能嬰城固守。咎亦難辭。至鎮江城守營參將陳慶祥。先期委赴

十

江陰扼要防堵。續奉督臣札調。於十三日回鎮。已在該副都統閉城之後。即在城外守禦。旋亦退守丹陽。其餘文武佐雜員弁。或幫辦總局事宜。本在城外。或因兵力不敵。潛匿城中。數日後。始行改裝出走。此鎮江失守。文武各員存亡之實情也。至寶山未經失守之先。已故徐州鎮王志元。派在小沙背分防。距吳淞十二里。寶山三里。現據署江甯布政使黃思彤。在江甯防所。就近摘傳守備周煥章。兵丁劉天成等。詰詢據稱。五月初八日。聞吳淞礮聲不絕。該鎮帶領親隨兵三十名。前往應援。於午刻折回。向該弁兵等告稱。西礮臺業已失守。提督陣亡。寶山被陷。小沙背地僻兵單。守亦無益。即指揮眾兵。分隊而退。該鎮由羊杭羅店一路。退至嘉定。查點兵弁七百餘名。一律齊全。即蒙調赴蘇州。寶帶橋防堵各等語。臣查上海總局所發徐州官兵口糧。數目相符。局中現有花名冊籍可稽。斷難捏報。至每兵扣錢四文一節。訊據該弁兵等。俱稱該營應領口糧。按十日一次赴局關領。均係弁目帶同兵丁。按照時價易錢散放。其錢鋪定價原單。攜回呈送該鎮查閱後。發給眾兵閱看。以昭公允。委無剋扣情弊。王鎮業已病故。果有其事。何肯不吐實情。是該鎮之無侵剋冒支。似尚可信。惟徐州兵素稱桀驁。到處滋生事端。該鎮約束本不甚嚴。又不能固

十一

結兵心。以致兵不為用。該兵丁強悍性成。民間屢次受其擾害。是以怨讟叢生。至寶山縣知縣周恭受。先本在城守禦。因夷船停泊。日聚日多。城內居民。遭徒一空。四鄉又多土匪搶掠。該縣親帶鄉勇。在月浦設防。恐被匪徒竄入。嗣聞夷匪登岸。即趕進城。倉卒陸馬受傷。經鄉民救至嘉定。交界之羅店調醫。轉行委員代理。候補知縣周沐淵。係督臣隨營差委之員。並非幫辦寶山縣事。督臣退至嘉定。該令亦即偕往。周恭壽實未同行。蘇松太道巫宜樞。因寶山失守。上海一水可通。陸路亦易於攻擊。恐局中冊檔散失。庫貯轉資盜糧。遂於初九日。將所存餉銀及總局文卷。督

十二

飭局員。移赴松江。並以郡城兵力太單。與該署守善育添撥。十一日折回上海。已被逆夷攻陷城池。沿途招集潰兵。仍至松江固守。上海縣劉光斗。因聞寶山已失。民人奔逃縣境。於初八日夜間。出城彈壓巡防。忽聞夷船已到東溝。該縣復乘舟前往查探。與守備王嘉謨。在城外商量防守之法。延至次日。並未進城。百姓以縣官先走。遂糾眾拆毀衙門。將監犯全行開放。該典史楊慶恩。於夷匪入城後。力難抵禦。旋即抱憤投江。該縣於初十日早進城。即被百姓圍住。擁至封遊擊署中。肆行挾制。經封遊擊再三開導。該縣轉為安撫居民之計。自書手諭。勸令店舖照舊開張。百

姓始行散去。十一日夷匪進城滋事。兵勇均經逃散。土匪乘機竊發。該縣復又避至松江。署提右營遊擊封耀祖。自夷船駛入黃浦。即在上海城廂內外。嚴密巡查。因夷匪人多。槍礮又極猛烈。勢不能支。以致縣城失陷。惟當縣令劉光斗被圍。該遊擊聞知回署。百姓俱呼為好官。彼時縱有欲刺該遊擊之人。亦斷不敢動手。現已傳詢該遊擊實無其事。如果有人行刺。正可及時伸訴。何肯代為隱瞞。臣查有揚州參將繼倫。前經督臣調赴上海。總理營務事宜。督臣前赴寶山。令其防守滬城。乃一聞吳淞失守。輒以收集潰兵為詞。遠赴七十里外泗涇地方駐紮。及知夷匪未來

十三

上海。旋即折回。遂次幾被民人戕害。及舟抵上海。咸以其首先逃避。爭欲得而甘心。是以該參將不敢再行進城。恐為土匪所刺。又提標右營守備王嘉謨。於夷匪未至之時。聞亦先行他往。此外文武教佐。或先期奉差公出。或避匿未能出城。事後始行退守。此上海寶山兩處文武各官存亡之實情也。

諭內閣。前據耆英等奏。海齡殉難屬實。有旨仍照都統例賜卹。並將部議卹典。照議辦理。本日復據耆英等奏。尋獲海齡及伊妻伊孫屍骸。並京口副都統印信。又查明道員稟揭各款。並京口打仗陣亡受傷官兵各一摺。原任京口副都統海齡。於鎮江城

陷時。自縊殉難。前據耆英等訊取旗員確供。並閱營押結。復據該城紳士等。眾口一詞。其為臨難捐軀。已無疑義。茲復尋獲屍骸。眼同伊子宜琛。奉檢明認領。並獲海齡原著葛紗袍襟及伊妻所帶玉環。確鑿有據。且搜獲漢奸。亦祇十三人。其餘訊係平民。均經釋放。是周頊原稟各款。係屬得自傳聞。而海齡見危授命。大節無虧。允宜特為宣布。以息浮言。前有旨准照部議。入祀京師昭忠祠。並於該地方建立專祠。所有隨同殉難之伊妻伊孫。俱著附祀專祠。海齡靈柩。著耆英等派員護送回旗。至驍騎校祥雲。先將副都統印信。投入井中。旋亦投水自盡。其父馬甲長松業已陣亡。其妻鄔琅罕濟勒們氏。慮遭污辱。先將二女刺

十四

死。復自戕盡節。伊母卜氏。懷抱伊幼子廷耀。投塘遇救。不知下落等情。閩門殉難。忠節兼全。可嘉可憫。祥雲前已有旨附祀海齡祠內。伊父馬甲長松除歸入陣亡兵丁案內。照例賜卹外。著與祥雲妻女。一併附祀。以慰忠貞。其母卜氏。其子廷耀仍著耆英等確切訪查。務得實在下落。無任流離失所。常鎮道周頊所稟失實。著與該處城陷後。未經殉難文武各員。一併查明。再行嚴參。

又

諭。吳必瀆著調補下浦副都統。未到任以前。仍著伊里布署理。所遺京口副都統員缺。著齊嘜阿補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明降諭旨。宣示副都統海齡。及驍騎校祥雲。殉節實情。並將各處受傷陣亡官兵。分別卹賞矣。所有京口

逃散兵丁男婦。有在江甯丹陽常州一帶者。著即飭令仍歸原處駐防。京口副都統。本日已另簡齊嘜阿補授矣。至京口捐軀旗婦。均係節烈可嘉。著德珠布確切查明。一併咨部旌獎。其常鎮道周頊。鎮江府知府祥麟。並理事同知全興。均係失守官員。城陷後不能殉節。所稱投水遇救。暫避民舍等情。均難憑信。本日又據程肅奏。鎮江等處失守情形。曩與耆英所奏。大略相同。惟鎮江失守後。文武各員存亡實情。與耆英所奏。間有不符。又上海寶山二城失守各員。及參將繼倫。首先逃逸。守備王嘉

十五

謨。先行他往等語。均係耆英摺內所未詳敘。並恐此外在防文武。聞變脫逃者。亦不止此數人。著將程肅原摺。鈔給耆英閱看。即著該大臣一併確查情節。分別嚴參。毋任稍有朦飾。其夷船送還兵丁。共有若干名。並各處打仗。不知下落官兵。及受傷限內身死兵丁。均著查明。分別奏咨。照例覈辦。毋違母濫。

揚威將軍奕經奏。竊於七月二十四日。遵

旨自嘉興地方。密撥兵勇赴蘇。等語。隨後督催前進。二十八日。行抵無錫縣。即統帶兵勇。暫駐無錫地方。聽候信息。並密函致欽差大臣耆英等。如夷船恭順。船隻退出大江。即行飛達知會。一面飭知沿江各路。隨時稟報在案。嗣於八月二十四日。由

者英等將兩次具奏底稿條款咨送來營。聲稱均已奉旨允准等因。並咨會將從前所獲夷俘及被脅漢奸分別送還釋放。業已行文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浙江巡撫劉韻珂妥速辦理。應俟咨覆到日再行具奏。復據丹徒江陰等縣連日稟報自八月初十日以後每日均有夷船向東開駛。其占據甘露寺北固山黑白各夷亦俱歸船鎮江府城業由江蘇巡撫派員收復瓜鎮兩口並無夷人攔阻商旅船隻均可照常行走等情。茲於九月初一日據欽差大臣耆英等飛咨自八月初十日以來該夷兵船陸續退駛僅贖十三隻於八月二十八日全行退駛一俟全幫入海

十六

江面肅清再行飛咨等因前來伏查前奉諭旨統帶兵勇赴蘇駐紮原恐夷情狡詐豫備就近防剿現在大江夷船業已全數開駛自係該夷等仰戴天恩倍形恭順想不日即可全幫入海所有各路調集招募兵勇似應漸議裁撤以節經費惟現尚未據咨報退出江口究須豫為防範擬俟該夷船隻全行入海江面肅清無須豫備防剿即就近會同參贊大臣齊慎將統帶河南四川山西陝甘等處征兵二千名河北勇壯五百八十餘名暨齊慎統帶河南四川陝甘廣西江西官兵四千一百餘名一併分別裁撤其前派赴江南署提督尤渤所帶河南

陝甘兵二千名現駐松江九江鎮李錡所帶江西兵一千名現駐江甯前據兩江總督牛鑑咨稱映夷就撫船隻退出所有調防外省本省官兵其中應撤應留尚須酌量情形分別辦理等因。是此項官兵即可由該督酌量裁撤至浙省由各委員分募本地鄉勇現已行文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先行陸續裁撤其分駐杭州紹興等處大隊兵勇及委員鄭鼎臣所募船勇應請俟浙省咨報招寶山夷船退出等再與特依順文蔚將應如何裁撤之處斟酌辦理俾歸簡易再據署嘉興府知府楊鶴書稟報八月二十六日。前泊乍洋夷船一隻已向東南開去合併聲明

十七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奏長江夷船全行開駛擬將在蘇兵勇分別裁撤一摺。映夷已經就撫船隻全數開駛不日即可入海所有各路調集招募兵勇自應漸議裁撤以節經費著該將軍將所帶河南四川山西陝甘等處征兵二千名河北壯勇五百八十餘名暨齊慎所帶河南四川陝甘廣西江西官兵四千一百餘名一併分別裁撤其現駐松江及現駐江甯之河南等兵應如何酌量情形分別撤留著咨會兩江總督牛鑑覈辦至浙省分募本地鄉勇及分駐杭州等處大隊兵勇並委員所募船勇現擬陸續裁撤此項招募鄉勇應如何次第遣散散後作何安置既不至聚而滋事亦不至窮而無歸著該將軍等詳細商會

籌妥辦。至從前所獲夷俘。自應全數釋還。其所獲被脅漢奸。雖未便概予斬誅。惟不詳加查察。一概釋放。難保日後不致習復萌。別生後患。其應如何分別遞籍。嚴加管束。及設法豫防之處。亦著該將軍等斟酌妥協。慎重辦理。

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吉林黑龍江官兵。均已撤回。除佐領以下官兵。業經給賞外。其職分較大各員。亦應一體賞賚。著禧恩即照上次賞給三盟之例。每副都統一員。賞大卷八絲緞二匹。協領等官。各賞小卷五絲緞一件。均於盛京內務府庫內頒給。如庫貯不敷支放。即以別項細匹抵給。並著該將軍即一面頒賞具

十八

奏。

丙辰。

諭內閣。此次天津防所病故之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兵丁。著照八旗出征兵丁病故之例。減半議卹。其山西陝西兩省。及直隸省綠營各路兵丁。並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官兵所帶跟役餘丁。在防病故。著直隸總督嚴實查明。按名酌給銀兩。官為收埋。事竣報部覈銷。

己未。

欽差大臣耆英。著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暎夷未幫船隻。於前月二十八日。起碇開江。飭委鹽法道積喇

明阿。浙江參將尚安泰護送出江。當經會摺具奏在案。茲據積喇明阿等稟報。大幫夷船。於九月初三日。全數出江入海。並據沿江各州縣稟報。夷船八十五隻。均已陸續出江。惟佛郎西船一隻。其船較大。且無火輪船帶領。是以初八日始行駛出。驚鼻。亦出江入海等情。呈報前來。伏查暎夷犯順。已歷三年。此次入據長江。為我心腹之患。七月初五日。該夷船全幫駛至江甯。排列江干。計圖一逞。經臣伊里布。臣牛鑑。委令張喜。及武舉張攀龍等。冒險赴船。再三與之陳說。省城大局。得免決裂。迨初六日。臣耆英由丹陽馳至。復飭令佐領塔芬布。張喜。陳志剛等。出城設法羈

十九

縶。漸期就緒。詎該夷於初八日。忽聞訛傳。又行中變。隨後掛掛紅旗。聲言初九日即欲開仗。復經臣等飭委四等待衛成齡。署江甯布政使按察使黃恩彤。面見該夷。剴切招撫。始得鴉音來革。通市輸忱。當此兩番危險之時。事已在於呼吸。幸蒙

訓示招撫事宜。期於必成。臣等遵循辦理。大局始定。現大幫夷船業經出江入海。暫泊吳淞。行將遣散回國。皆由

皇上招撫懷遠。

文德誕敷。寬其既往之誅。即以拯我生民之困。普天臣庶。感戴同深。所有臣等節次面見該夷與之要約各條。復蒙

指投機宜。速加籌議。該夷首請形馴順。就我範圍。察其通商之意。

實出至誠。既經受撫以後。情詞亦極恭順。即如前此八月

初十日。恭值

萬壽聖節。該夷首嘯嘯。又稱連涉重洋。仰慕

聖德。欽祝

福禧延洪。請臣等代陳恭賀之忱等語。其感服之誠。尚為可信。嗣

後各省撫。取得宜。斷不致肆鴟張。又形反覆。足可仰慰

宸廑。再查四等侍衛。咸齡署江甯布政使。按察使黃恩。形於七月

初八日。該夷復欲攻城。維時已近夜分。闔城驚懼。該侍衛

等。帶同佐領塔芬布。及張喜等。乘夜出城。登船招撫。彼時

二十

喚夷兵船。在草鞋峽一帶江面。遠近排列。恃其槍礮。方欲

盛氣相凌。而咸齡黃恩。形不動聲色。明白開導。折以大義。

示以無欺。卒能議定通商。罷兵息戰。此後籌商條約。屢至

夷船。往來於風濤之中。折衝於兵戈之際。夷情得以帖服。

該侍衛等之力為多。惟咸齡曾任二品大員。黃恩形現係

三品大員。淫荷

生成。均不敢仰邀

甄敘。而臣等收其指臂之助。實未敢墮於上

聞。此外在事奮勉文武員弁等。可否容臣等擇其尤為出力者。分

別奏懇

恩獎。伏候

聖裁。

者英。伊里布。牛鑑。又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

十日。奉

上諭。者英等奏。夷情已就馴伏一摺。覽奏均悉。惟所稱該夷通商。

嗣後若有欠項。由管事官呈明內地官著追一節。斷不可行。至

佛郎西夷目。已日一船。尚在江面停泊。著該大臣等。密諭喚夷。

勸令起碇回國。所稱喚夷止准在五口貿易。不准駛往各處一

節。亦應詳細寫明等因。欽此。伏查內地民人。與喚夷交涉。獄訟

業經議明。各自訊明辦理。欠債即獄訟之一端。似難剔出

二十一

另議。況民人良莠不一。良民之拖欠。或實由虧本失利所

致。若莠民既知官不經理。必致逞其貪利。陰為欠詐。久之

欠債既多。夷人索討不遂。又不能經官理論。勢必持有領

事夷官。任意追呼。民不能堪。而條約在前。內地官員。轉難

過問。此中甚有關繫。更恐此等莠民。飽則颺去。彼時夷人

索討無著。亦必瀆官查緝。若任其逃脫無獲。該夷得所藉

口。易啟事端。臣等再四熟商。是以前次照會該夷。祇准官

為追欠。不能官為償還。而該夷覆文。亦以交易聽便。利害

由其自取。以後遇有欠項。斷不求官代還。業經遵照在案。

容俟臣者英等。抵粵時。與之再行商榷。益求結實。以便永

達奉行。免致藉口啟釁。至佛即西夷日已一船。已據委員稟報。與啖咭喇夷船先後出江。臣等訪聞佛即西來粵貿易貨船。每年不過二三隻。為數甚少。與中國毫無釁隙。不至別滋事端。至其來意若何。屢向夷目嗎哩遜等探問。總稱不過察看此事如何完結。並無別情。臣等英等到粵時。仍行確探有無別情。再行具奏。至啖夷船隻。止准在五口貿易。不准駛往各處一節。臣等與照會該夷文內。本已指明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處。欽奉

諭旨。飭令詳細寫明。以見此外非該夷所應到之處。茲已據啖夷文稱。除五港口外。中國沿海一帶。不准啖船駛往。僅有私

二十二

行駛往者。中國官員。即當以所載貨物入官。啖官亦無異詞等語。揣測夷情。若惟恐中國不信。故自願罰貨入官。以示其決不他往之誠。情詞極為切實。臣等仍當申明要約。毋許稍涉朦混。以仰副我

皇上思患豫防之至意。

者英又奏。再前奉

諭旨。著英著仍帶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赴廣州將軍之任等因。欽此。等因。即由嘉興啟程。行抵西安縣地方。接奉

諭旨。復令等折回杭州。嗣由杭州抵蘇。七月初六日。又復馳赴江甯。籌辦一切事宜。現在夷船退出。長江肅清。前與夷酋嘯

嘯喧面議。所有稅餉一切事宜。俟十月內到粵。再行妥議。現在夷船均已入海。陸續駛抵粵東。等因。自當起身前赴廣州。籌辦稅餉事宜。查前經欽奉

諭旨。著等攜帶

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赴廣州。今等赴粵。未敢擅便。相應請旨遵行。

者英伊里布又奏。伏查該夷以通商為性命。百餘年來。粵東開關收稅。一切洋行通事書役人等。大抵例外苛索。暗事誅求。該夷此次屢以深受洋行股削為言。以後自願投商交易。不肯再由商行之手。故其稱兵滋擾。分索馬頭。雖

二十三

逞恣由於此日之釁端。而積怨生於累年之措克。等語。廣為諮詢。體察情形。欲鑒既往而杜將來。至五處馬頭通商事宜。自應會同各該省督撫。妥為籌辦。以期永久安堵。誠如

聖訓。必須於勉從下策之中。力求弭患未然之計。今等再四熟商。擬俟此次奉到

諭旨之後。即束裝馳赴廣東。先將廣州通商事宜。會同兩廣督臣。籌議妥協。其餘各省。再行次第辦理。請

旨遵行。查四等侍衛成齡。署江甯布政使。按察使黃恩。形兩月以來。駕馭夷酋。動中竅要。該夷極為信服。等因。已另摺奏蒙

天聽。此時前赴廣東。多有與該夷面商之處。必須成齡黃恩彤。始
終其事。方可得免差池。刻下新任江甯布政使王庭蘭業
經到省。黃恩彤即須交卸。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夷務緊要。暫令黃恩彤緩赴江蘇臬司新任。即與成齡
隨同等前赴粵東。辦理一切。俾得駕輕就熟。指臂收助
者英。伊里布。又奏。再廣東香港地方。已准令奕奕樓止。惟
該處尚有民戶。難保不無滋事犯案者。除罪名較重。解交
新安縣照例審詳外。其有酗酒賭博竄竊剪髮犯笞杖罪
名者。應就近解交尖沙嘴巡檢審理。以期久安。相應奏明。
俟奉到

二十四

諭旨後。即咨明廣東督臣撫臣。欽遵辦理。伏查應允該夷洋銀六
百萬圓。江甯揚州已交五百五十萬圓。上海尚有捐輸洋
銀五十萬圓。今該夷船隻。須在吳淞停泊守候。此項一俟
兌給。即行分幫回國。至明年六月。應允洋銀三百萬圓。前
經臣等奏明。先由廣東商欠。催令兌交。總之商欠多。追。即
可少籌經費。相應奏明。由臣等飛咨兩廣督臣粵海關監
督嚴催各商。將所欠奕奕銀兩。務於明年五月內湊齊。以
期無誤。六月交兌。

諭內閣。奕奕滋擾沿海省分。已及年餘。牛鑑身任封疆。早已知悉。
自升授兩江總督以來。宜何如加意防維。捍衛疆圉。乃屢經朕

飭諭小心防範。不可稍涉大意。該督一味自恃。祇知嚴防吳淞
海口。迨夷船駛入。又不能守。以致該夷直犯長江。進逼江甯省
垣。是數月工夫。毫無準備。糜餉勞師。令人怨恨。現在奕奕業經
就撫。船隻全數出江入海。朕軫念黎民塗炭。不得不曲意勉從。
者英等所請。准令奕奕通商。俾吾民樂業安居。免罹鋒鏑。而追
維前事。咎有攸歸。牛鑑以一品大員。封圻重寄。辜恩溺職。有傷
國體。若不嚴加懲辦。何以昭國法而勵官常。牛鑑著即革職。擊
問。由者英派員解交刑部治罪。程禹采亦有守土之責。究因防
護蘇州省城。未經帶兵督戰。與牛鑑有間。德珠布於鎮江失守。
亦有防堵不力之咎。均著交該部分別嚴加議處。

二十五

又
諭。兩江總督著者英補授。伊里布著作為欽差大臣。補授廣州將
軍。迅即馳驛前赴新任。無庸來京請訓。者英所帶欽差大臣關
防。著又伊里布祇領。江蘇按察使黃恩彤。四等侍衛成齡。准伊
里布帶往廣東。辦理事件。者英所帶威京佐領兵丁。及杭州防
禦兵丁等。即飭各回本處。伊里布所署浙江乍浦副都統。著特
依順派員暫行署理。

又

諭。奕山著來京供職。所有隨帶人員。俱著回京當差。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奕奕船全數出江入海。並遵旨查覆。及請

赴粵東會辦稅餉各一摺。覽奏均悉。本日已明降諭旨。將牛鑑革職拿問。兩江總督著者英補授。伊里布作為欽差大臣。補授廣州將軍。馳驛速赴新任矣。伊里布接奉此旨。著即帶同江蘇臬司黃恩彤四等侍衛咸齡迅即起程赴粵。辦理稅餉事宜。該夷既稱除五港口外。僅有船隻駛往。即以貨物入官。情詞尚為切實。其嗣後商欠亦不求官為代還一層。俟伊里布到粵時。再與要約結實。免致日後藉口啟釁。佛即西船。已與映夷船隻先後出江。似不致別生事端。亦著伊里布再加確探。有無別情。另行具奏。所有廣東省來年應付映夷洋銀三百萬圓。已諭令該督暨粵海關監督嚴追商欠。無誤交收。其香港民戶犯事。應行分別審理之處。亦照者英等所議。諭知該督等知。現在夷船雖已入海。尚未全行南駛。著英已授兩江總督。所有上海等處應辦事宜。著次第妥辦。至此次議定通商。罷兵息戰。在事出力之黃恩彤。咸齡。及各文武員弁等。必應量予恩施。以昭獎勵。惟此次夷船尚未回粵。速爾加恩。與體制甚有關礙。著俟廣東辦理通商大局就緒後。再行奏請。著英所帶杭州或京官弁兵丁。著即飭令各回本處。所有辦理餉稅。及一切通商事宜。著者英通盤籌畫。與伊里布詳細商酌。務臻妥善。以便伊里布到粵後。迅款議定。俾得日久相安。無滋流弊。

又

二十六

諭。據者英等奏。香港地方。民戶滋事犯案。請分別解交知縣巡檢審辦。著照所議。咨明該督撫遵辦。至明年六月。應先交映夷洋銀三百萬圓。著該督等嚴催各商。將所欠該夷銀兩。務於明年五月內備齊。無誤六月交兌之期。總之多追商欠。即可少籌經費。當此制用孔急之時。諒該督等必能仰體朕意也。再本日已明降諭旨。令奕山來京供職。其所管帶之兵丁練勇等。著交該督會同提督分別應撤應留。奏明辦理。將此諭知祁項。梁寶堂。並傳諭文豐。知之。

庚申。

二十七

諭內閣。映夷滋擾各省。防堵官弁兵丁。盡心職守。皆分內所應為之事。惟天津為畿輔重地。與他省不同。兩年以來。該督及提督督率文武員弁。籌辦防堵事宜。認真講求。該處五方雜處。良莠混淆。現在地方靜謐。巡察尤形周密。允宜特沛恩施。以旌勞勩。訥爾經額。胡超。陳金縷。石生玉。向榮。善祿。陸建瀛。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周悅勝。到防日淺。著交部議敘。訥爾經額。著賞加太子太保銜。陸建瀛。著賞加按察使銜。胡超。陳金縷。著各賞大緞四匹。周悅勝。石生玉。向榮。善祿。著各賞大緞二匹。其在事文武各員弁。著訥爾經額。擇其尤為出力者。覈實保奏。候朕施恩。毋稍冒濫。

癸亥。參贊大臣文蔚奏。逆夷自上年八月。占據鎮城。至本

年四月初間。率領夷眾。搬至距城三里之招寶山上。搭蓬
住宿。茲據各委員稟報。該夷連日搬運器械什物。全行落
船。夷目夷兵。均於初七日申刻坐舟。至初八日卯刻。將夷
船二隻開向定海洋面而去。現在鎮邑並無夷人存留。
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映夷就撫。江面肅清。浙江招寶山夷船。亦已退出。
齊慎著即回四川提督之任。所有奕經等前調各省官兵。目應
撤令歸伍。以省勞役。而節糜費。著該將軍等。即將各路官兵。分
別道里遠近。陸續撤歸原省。仍嚴飭管帶各員。沿途妥速行走。
毋許滋擾。奕經文蔚。俟各兵將次撤竣。即行來京供職。隨帶文

二十八

武各員。著一併分別飭回。

乙丑。

諭內閣。映表現已就撫。一切通商章程。善後事宜。在在均關緊要。
著奕現授兩江總督。所有江蘇省通商善後諸務。著會同程高
采。尤渤。籌議辦理。其江北一帶善後。並著該督等會同李湘棠
籌辦。至浙江福建二省。雖非該督統轄之區。惟事期經久。法宜
畫一。即有因地制宜之處。亦必會商妥議。俾夷商有所遵守。辦
理不致兩歧。所有浙江省通商善後各事。亦著著英會同劉韻
珂。段永福。一併妥議。其福建善後事宜。著怡良。劉鴻勳。翁振彪
普陀保悉心籌辦。至該省通商章程。仍著怡良等咨商著英妥

為定議。現在夷務甫定。該督等務須因時因地。謀及久遠。總期
夷民相安。盡善無弊。切不可將就目前。致貽後患。至兩江總督
本有兼轄河防之責。著英事務較繁。所有南河修築事宜。暫且
毋庸兼管。俟各省會商事件。辦理完竣。再行照常兼管。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齊慎奏。竊等接據

欽差大臣耆英等咨會。映夷全幫。於九月初三日。均已出江入海。
惟佛郎西國一船。於九月初八日。甫行駛出。現在長江肅
清等語。等當即將各路兵勇數目查清。酌擬章程。辦理
凱撤。即於是日。鎮海探報招寶山夷船。亦退回定海。惟鎮
邑雖無夷人。而定海現泊夷船六十二隻。所有駐浙征兵。

二十九

是否即時全行撤退。等現復行知特依順。文蔚暨江浙督
撫就近酌辦。以歸簡易。其等帶赴江南丹陽無錫之河
南官兵八百名。山西官兵二百名。江西官兵八百名。陝甘
官兵一千七百名。四川官兵一千三百名。廣西官兵一千
名。並帶兵各員弁兵共六千餘員名。現在江面肅清。無須
久駐。經等商定。一面先將各勇壯遣散離營。一面即按
各官兵水陸程途遠近。一律分起陸續凱撤。以昭節省。而
恤兵力。再查官兵凱撤。沿途例有支應。自無庸再行的賞。
惟各省官兵。自上年調赴浙江。將及一載。江浙地方。一切
食用物件。均屬昂貴。每日口糧。僅敷用度。並無贏餘。現在

凱撤回營。天寒路遠。據各營帶兵官呈請援照從前軍營辦過成案。借支俸餉。添補衣履。等語。查係實在情形。當經酌准。並分別願否支借。札飭糧臺借支。先行報部存案。並行知各省。統俟回營之日。照例分年按名坐扣。歸還正款。以示體恤。至勇壯一項。皆係上年由各委員雇募到營。並有委員及本省官紳捐資雇備者。統計二萬餘名。自本年二月以後。因人數較多。不免糜費。即經陸續裁撤。截至八月底止。尚存河北河南及由各餘丁募充勇壯者。約三千餘名。四品頂帶候補批驗大使鄭鼎臣統帶水勇。止存二千餘名。刻下喫夷就撫。亦應全行撤散。查鄭鼎臣所募水勇。即係定鎮各縣居民。遣散較易。等語。業已知照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轉飭該委員就近妥為撤散。至河北河南陝甘四川各處勇壯。均距原籍較遠。從前各城接仗時。亦頗奮勇出力。此時既經遣散。沿途並無口糧。未便令其旅食乏資。或致滋生事端。現據浙江軍需總局覈議。此項勇壯自離營之日起。每名酌給半月口糧。並按站發給制錢一百文。俾資旅費。等語。現札飭帶勇各員。將從前領過軍火器械一概收繳。送交糧臺存貯。除河南陝甘四川由餘丁募充勇壯者。飭令歸回原營。即隨同官兵行走。其餘各勇壯。自九月十四日起。均令每日分起行走。無論大小委員

三十

及原帶勇官一員。隨後督催前進。無任逗留滋事。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江浙夷船退出。請將各路兵勇酌撤一摺。現在喫夷就撫。江面肅清。所有奕經等帶赴江南丹陽無錫之河南等省各弁兵六千餘員名。即著分起陸續撤回。該弁兵所請借支俸餉。添補衣履之處。即著照議札飭糧臺准其借支。仍報部存案。並行知各省。統俟回營之日。照例分年坐扣歸款。至遣散壯勇內。有距原籍較遠者。即著自離營之日起。每名酌給半月口糧。並按站發給制錢一百文。俾資旅費。所有領過軍火器械。一概收繳。其由餘丁募充者。著隨同各該省官兵行走。仍歸原營。餘著按日分起行走。並飭令委員及原帶官隨後督催前進。務期約束嚴明。無任逗留滋事。

三十一

參贊大臣署杭州將軍特依順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喫夷於本年三月間。將在甯波城外停泊船隻。全數退去。鎮海縣夷船亦多開駛。惟招寶山下。仍泊船二隻。山上屯紮夷匪數百名。日久未退。業經屢次奏明在案。至七月間。喫夷在江省受撫。臣劉韻珂接據甯紹台道鹿澤長自江甯來稟。稱夷首約俟江省將銀兩交給之後。即當知會駐守招寶山夷目。率眾開船。退還地土。惟該夷在山上堆貯器物甚多。臨行之時。需夫搬運。若由在山夷目自行雇覓。恐致驚擾閭閻。囑由該道轉飭地方官代為雇給。該道已飭

該府縣遵照辦理等情嗣

欽差大臣耆英等。因夷務已定。遣令該道鹿澤長暨石浦同知舒恭愛先行回浙。該道等前赴甯郡。路過省垣。臣等復諭令相度情形。飭催招寶山夷目迅速退出。茲於九月初九日。接准耆英等來咨。夷酋嘯嘯噲已擬率領兵船回國。所有鎮海一邑。即令鹿澤長等前往收復等因。十一日。復據鹿澤長等稟報。該道等於九月初六七等日。馳至鎮海。時委員龍澤澍等已為該夷代雇夫役二百餘名。連日上山。將器械什物代為搬運下船。初七日。夷目即率眾下船。初八日卯刻。將船二隻起碇開行。現在鎮海洋面。並無夷船等

三十二

情前來。臣等查該夷自上年八月竊據鎮海縣城。至本年三月。復自城內移據招寶山。迄今一載有餘。始行退去。城鄉各處。備遭蹂躪。土匪又乘機竊發。搶掠滋擾。城垣衙署。礮臺等項。悉皆毀壞。凡縣屬居民。除先行遷徙外。其不能自拔者。不啻居湯火之中。且城垣衙署礮臺等項。尤關緊要。今夷船已退。亟應招集流散。安撫難民。彈壓匪類。以蘇民困。其應修應建之工。皆應分別營繕。俾資保障。惟事務紛繁。勢難並舉。聞耆英將次來浙。除飭現署縣劉秀鈺。即赴縣任事。並令該道府等督同該署縣。先將居民妥協安撫。並彈壓土匪外。其餘一切事宜。臣等隨時逐細籌商。歸入

善後案內。次第辦理。至定海夷船。現據探報。共計六十餘隻。將來是否全退。俟查探明確。另容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特依順等奏。鎮海夷船退出。現飭妥為撫輯。一摺。該夷據鎮海縣城。一載有餘。現在業已全退。亟應招集流散。安撫居民。彈壓土匪。著即照議。飭令道府等督同該署縣。妥速趕辦。至城垣衙署礮臺等項。應修應建各工。亦著分別緩急。次第辦理。定海現泊夷船六十餘隻。是否即行開駛。仍著該將軍等確探具奏。其善後通商事宜。本日已明降諭旨。交耆英會辦。著劉韻珂隨時咨商耆英。並會同段永福悉心熟籌。務臻妥善。

戊辰。

三十三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沿海各將軍副都統總督巡撫提鎮等。現在夷船就撫。准令通商。各海口仍應加意防範。從前所設水師船隻。幾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須因地制宜。量為變通。所有戰船大小廣狹。及船上所列槍礮器械。應增應減。無庸泥守舊制。不拘何項名色。總以製造精良。臨時適用為貴。即如各口岸所安大礮。及屯守兵丁。若令其終年在彼擺列駐紮。斷無此辦法。必應設法妥善。期於有濟。至臨敵之際。礮位兵丁。不可排列前面。後路應如何層層接應。或旁抄夾擊。出奇設伏。方可制勝。無論陸路水師。其兵丁應如何遴選技藝。勤加訓練。方臻純熟。船上與岸上施放槍礮。各有機宜。應如何分別講究。儘仍視為

一概相同。臨時安能得加。至江海要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種種善後事宜。著各就地勢。悉心講求。妥議章程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

己巳。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夷酋。嘯嘯等。前請議定和約。

賞加

御寶。經臣等恭奉

諭旨。該夷不以汝等印信為憑。而以御寶為信。雖屬可惡。尚不失尊重之意。向來頒給各國敕書。均用御寶。著准其鈐蓋。惟如何

三十四

齋呈鈐蓋之處。仍先行奏明。酌覈辦理。欽此。臣等因所議各條。均關緊要。一經頒給

御寶。轉難更易。是以允俟請用後。齋赴廣東交給。查現在夷船業

經全數退出長江。應即前赴廣東分幫回國。臣等謹按照

尺寸。備具黃紙。敬求

賞用。仰懇隨摺

發下。以便原弁齋回。探明臣耆英。臣伊里布。行抵何處。即交臣等

捧赴粵東。令該夷等將和約內應行添註之處。道

旨詳細寫明。再將原奉

諭旨。俱著照所議辦理。七字。敬謹節錄於黃紙之上。

御寶之前。冠列首頁。用昭信守。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定約請賞用寶一摺。覽奏均悉。該夷船業經全數退出長江。擬前赴廣東分幫回國。朕因軫惜黎民。勉從下策。藉此戢兵。休養生息。前已准令該大臣便宜從事。現在夷民相安。自應俯允所請。於呈遞紙樣。如式用寶。該大臣祇領後。即妥慎辦理。不厭精詳。永杜後患。此事所關匪細。切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致令該夷他日有所藉口。挾制。約內添註各條。尤須斟酌盡善。為一勞永逸之計。所有條約及添註之處。均著另繕具奏。

三十五

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奏。八月

初六初七等日。有暎夷九號十二號火輪船各一隻回粵。

傳說在江甯停泊夷船。有業經議撫之信。詢悉該船係於

七月二十五日自江甯開行。不過十一二日即抵粵洋。正

在查訪間。臣祁項等適接

欽差大臣耆英等來咨。以暎夷業經議撫。所有被虜夷人。及被誘

漢民一體懇

恩釋放。二款。欽奉

諭旨。俱著准其所請等因。欽此。欽遵咨照前來。始知議撫之說。確

可憑信。該九號十二號火輪船二隻。即於八月初九日駛

回本國。其八月內由該國新到夷船。計裝兵船三桅大巡

船及十八號火輪船各一隻。均停泊尖沙嘴。又有十三號火輪船一隻。小巡船一隻。中巡船一隻。亦於八月二十。及二十六。二十九等日。由江南先後回粵。其十四號。十六號。火輪船二隻。並十二號火輪船一隻。即於八月初四。十二。二十四等日。先後駛出老萬山。前赴江浙一帶。其在外洋瞭望。由西南駛往東北。外洋夷船計二隻。由東北駛回西。南外洋夷船計八隻。現在香港尖沙嘴洋面。尚泊有該夷各項船一十一隻。三板船五隻。另有該夷巡船裝兵船共十一隻。分泊於九洲。潭仔內零丁。三角各洋面。察看情形。尚為安靜。等伏思江南既經議撫。從此即可息兵。惟該夷大幫船隻。尚未全數駛回本國。等先將水陸壯勇酌量裁去四千五百餘名。以節糜費。俟隨後接得江南來信。如果夷情大定。再體察情形。即將防兵征兵盡撤。並將壯勇逐加裁汰。挑選尤為精壯者。酌留三四千人。分駐礮臺防守。以便陸續收入行伍。俾得食糧自效。可冀悉成勁旅。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明夷船來往情形。並酌裁壯勇一摺。覽奏均悉。現在喫夷業已就撫。著祁項。梁寶常體察情形。即將防兵征兵盡撤。並將壯勇逐加裁汰。所有的留兵勇三四千人。分駐礮臺防守。以後陸續收入行伍。俾得食糧。著照議辦理。此項兵勇。務須認真挑選。擇其年力精壯者。分飭將弁等勤加教

練。總期悉成勁旅。堪資得力為要。

庚午。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廣東水師提督吳建勳。奏。竊臣等。奉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嗣後捐資製造戰船礮位者。該督撫查明保奏。朕必照海疆捐輸人員。從優鼓勵。復據金應麟奏。請飭多備船隻。著奕山等。悉心體訪。查明該少卿摺內所奏各項。究以何項船隻最為得力。即購備堅實木料。趕緊製造。並將擬造船式。繪圖貼說具奏。等因。欽此。等伏查該少卿金應麟具奏。各項船隻。俱係徵諸載籍。所論不為無稽。惟是造船之法。貴因時以通變。尤貴因地以制宜。往往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江而不宜於海者。該少卿奏稱川廣之船。足以制江。閩粵之船。可以防海。原非專指粵東一省而言。而等體察粵東現在情形。自應專於講求防海禦敵之船。以期得力。若如該少卿所稱子母舟一項。遇敵即鉤其舟。母船縱火。與彼俱焚。伏兵關子船歸。連環舟一項。分為兩舟。中連以環。遇敵縱火。前環既解。後舟即回。二者但可為焚燒敵船之用。又如走舸輕若飛鷗。海鷗如鷗有翅。游艇則回軍轉陣。其疾若風。柔衝則開掣掉空。矢石難破。四者但可為掩襲敵舟之用。至於樓船則建樓三重。可馳車馬。閩艦則百二十步。以木為城。但質體笨重。昔人已慮其陔起風暴。人力難制。

又如三層船。首尾造暗艙以通上下。中層鋪木板釘板以設機關。兩頭船兩頭製柁。遇東風則西馳。遇南風則北馳。以及閘頭釘船。狀如板片。人在船底。每多掩蔽。水拍船上。亦不沈沒。皮船用生牛馬皮。竹木緣之。狀如箱形。以竿繫木。相輔而行。以上各項船隻。式樣不一。現在粵東省河內。如快蟹。拖風。及撈網。八等船。似亦大同小異。然悉心體察。僅可用之於江河港汊。若施之於茫茫大海。則亦未見其盡善也。非特此也。即如粵東自上年造船以來。紳士許祥光等。捐造船二隻。左右設槳六十四枝。捷輕便利。若駛往大洋。又苦於不能盡槳。批驗所大使長慶承造一隻。做

三十八

照昔人兩頭船之法。兩頭製柁。中設兩輪以激水。左右設槳三十六枝。以上三船。僅可備內河緝捕之用。廣州府知府易長華。承造船一隻。較之例造大號米艇。工價加倍。雖可駕駛出洋。但木料板片。未能一律堅緻。亦難禦敵。惟查上年紳士潘仕成。捐造船一隻。做照夷船作法。木料板片。極其堅實。船底全用銅片包裹。以防蟲蛀。現已調撥水師營弁兵駕駛。逐日演放。大礮。等親往白鵝潭。常川督令操練。礮手已臻嫺熟。轟擊甚為得力。現在潘仕成續又造成新船一隻。照舊船加長。工料亦仍舊堅固。尚有未造成二隻。與此船同式。督工程辦。約九月內亦可造竣。本年夏

間。有味喇堅國兵船二隻。護送夷貨。駛至黃埔。該船夷人告知通事等云。伊外國兵船結實長大。如

天朝官員想上船看視。儘管來看等語。惟時南韶連總兵馬殿甲。署督糧道西拉本。赴東路一帶稽查壯勇。與吳建勳等。登其兵船。該兵頭呈獻小三板船一隻。伊國地理圖一冊。隨優加賞費。以示懷柔。當即逐細察看。該兵船分上下兩層。安設大礮四十餘位。均有滑車。演放推挽。極為純熟。其尤靈變處。中間大桅及頭尾桅。均三截。蓬亦如之。設值風暴。即將上截桅棚落下。較之我船桅係整枝。尤覺通用。譬如北風。若行船自南而北。即係頂風。謂之折戣。我船遲

三十九

笨。駛行似梭織。夷船轉棚靈便。戲駛畧借偏風而行。我船向用木破梭繩。若遇急流巨浪。下破不能入地。該夷船純用鐵造。尤為得力。隨見巧匠。照該船形勢。製造船樣一隻。等公同閱看。悉心籌畫。逆夷恃其船堅礮利。因我師船不能遠涉外洋。與之交戰。是以肆行無忌。監生方熊。悉所稱額設戰船。例價甚輕。監造者不肯賠累。以致板薄釘稀。難禦風浪。係屬實在情形。而該少卿所稱造舟之法。寬以歲月。持以實心。無惜重資。無拘文法。數語。尤屬中肯。此時如講求最為得力之船。必須做照夷船式樣作法。庶堪與該夷對敵。惟最大夷船。礮位三層。可安大礮七十餘位。

船身長十七八丈。亦覺製造維艱。茲擬就其中等兵船式樣。如法製造。並將官紳等造成各項船隻。分別繪圖貼說。

恭呈

御覽。伏乞

訓示。祇遵。至於採辦木料。上年委員赴欽州一帶購買。據稟洋面不靖。安南木商不肯出海。無從購辦。查堅實木料。出產於外洋者居多。現在設法招商採辦。並傳諭粵海關監督文豐。曉諭洋商購買夷船。茲據該監督呈稱。轉據洋商稟稱。現在黃埔夷船。俱係載貨來粵。仍須原船載貨回國。未肯出售。候探聽進埔之船。如有堅固願售者。再行設法購買。

四十

等語。至現在潘仕成造成戰船一隻。費資估價計銀一萬九千兩。該監督情願捐廉陸續發給。無須動用帑項。各等情。理合一併奏

聞。再查製造戰船。既取其工堅料實。斷不能吝惜重價。必須先造大號戰船三十隻。再造小號船三四十隻。既可為大船羽翼。又可資洋面緝捕。所費實屬不貲。等公商。擬將粵東現屆拆造年分例修師船。暫停製造。以冀節省經費。為改造大船之用。惟每年節省。為數無多。容隨後籌出款項。再為奏明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製造戰船一摺。據稱快蟹拖風撈繒八

捰等船。僅可用於江河港汊。新造之船。亦止備內河緝捕。難以禦敵。惟在籍郎中潘仕成捐造之船。極其堅實。駕駛演放。礮手已臻嫺熟。轟擊甚為得力。並做照咪喇哩國兵船製造船樣一隻。現擬酌照奕中等兵船式樣製造。並將年分例修師船暫停。節費為改造大船之用。各等語。朕思防海事宜。總以造船製礮為要。各省修造戰船。竟同具文。以致臨時不能適用。深堪憤恨。此次所造各船。自不至拘守舊日式樣。有名無實。據奏停造例修師船。改造戰船。所辦甚合朕意。均著照議辦理。惟海船大礮係屬懸放。大礮發時。勢必向後坐擊。如何得有準頭。現據該督等奏。業已嫺熟得力。著將如何施放之處。再行詳悉具奏。所

四十一

進圖說各五件。著再繕就三分。咨交江蘇福建浙江督撫。本日已有旨。諭令各就該省洋面情形。詳加履勘。何者合用。奏請製造。並將原件發給。飭爾經額轉交托渾布閱看。如果合用。將來均需粵省製造。分運各省。據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堅實得加以後製造船隻。著該員一手經理。斷不許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減。所需工價。准其官為給發。並不必限以時日。俾得從容監製。務盡所長。再奕夷就撫通商。廣東海口。為夷船經由要道。必慮加意防範。戰船現已製造。其餘槍礮器械。應增應減。毋庸泥守舊制。總以精良通用為貴。其口岸所安大礮。及屯守兵丁。斷無令其終年擺列。駐紮之理。必應設法妥善。期於有濟。至臨敵

之際如何逐層接應。出奇制勝。水陸弁兵。如何精選勤練。務臻純熟。船上岸上。施放槍礮。各有機宜。亦應分別講求。並各處口隘。如何扼要固守。種種善後事宜。著伊里布到粵後。會同祁項等悉心講求。妥議具奏。

又

諭據奕山等奏。現籌製造戰船之法。將官紳等造成各船式樣。繪圖貼說呈覽。朕思天津海口。尤為近畿要地。防海船隻。自應揀為籌備。惟此項海船。為巡哨禦侮之需。必須因地制宜。方適用於所有粵省進呈吳建勳等戰船圖說各五件。著發交訥爾經額閱看。並詳細體察天津等處洋面。於圖內所繪戰船何項最為合用。悉心妥議奏聞。候旨交廣東製造。運赴天津。僅現呈船式。於天津洋面。均不甚相宜。亦著據實具奏。至此項圖說。該督接奉後。即各照繕一分。咨交山東巡撫托渾布。閱看道辦。該督仍將發給圖說原本呈繳。

又

諭據奕山等奏。籌畫製造戰船之法。並將官紳等造成船隻式樣。繪圖貼說呈覽。此項圖說各五件。已發交訥爾經額。令照繕一分。咨交山東。著托渾布於接到時。詳細察看山東省海口情形。何項船隻適用。即行具奏。候旨交廣東製造。發往山東。以備防海之用。僅於該省海道不甚相宜。亦著據實具奏。

四十二

又

諭據奕山等奏。將廣東省官紳造成各船式樣。繪圖貼說呈覽。江南福建浙江海防情形。各處互異。此項圖說各五件。現已飭令祁項等照式另備三分。分寄各該省。該督撫等俟粵省寄到後。各就所轄洋面。察看何船適用。足以禦敵。或於海道不甚相宜。而於江防亦堪制勝。即著悉心詳議具奏。候旨發交廣東。令其各就該省所需之船。如式製造。再行分別運赴各省。如或於江海形勢。俱難得力。亦著據實奏聞。不必稍存遷就。

又

諭各省設立駐防兵丁。以資防衛。必須遴選技藝訓練精熟。方收禦侮之效。廣州地方。濱近海洋。尤為扼要。現在夷務甫定。仍應加意防範。所有駐防兵丁。著伊里布於到任後。會同裕瑞。官未認真校閱。破除積習。裁汰老羸。挑補精銳。總期一兵得一兵之用。至今昔情形不同。有應隨時變通之處。尤須詳細講求。據為辦理。從前戰船幾同具文。不堪通用。此後船隻及槍礮器械等件。應增應減。或須改易製造。總以精良適用為要。萬不可拘定舊制。徒勞無益。各處口隘。應如何分別緩急。擇要駐紮。亦須詳察地勢。妥為布置。一切善後事宜。即著該將軍等妥議章程具奏。

又

四十三

諭。現在辦理善後。廣東地方。水師尤為喫重。其將備能否得力。船隻如何配用。器械如何製造。以致平日如何巡哨。臨敵如何制勝。全在該提督處處留心。方能率屬講求。力加整頓。現任吳建勳。朕不深悉其人。是否於廣東洋面。一切操防訓練。駕駛攻勦事宜。均能諳習。著祁墳密加查看。據實具奏。如不能勝任。即於水師人員內。就該督素所深知。實在可靠者。密封具奏。朕為水師得人起見。且該督統轄兩省。事務較繁。如果提督得人。即該督亦獲收指臂之助。萬不可意存遷就。重孤朕望。

辛未。山東道監察御史雷以誠奏。映夷滋擾沿海。已及年餘。我

四十四

皇上軫念黎民塗炭。

俯允該將軍大臣所請。不惜款項。准令該夷就撫。許以口岸通商。此暫時罷兵惜民之計。非謂海疆從此永遠安靖。可以高枕無虞也。臣念此時有宜合盤籌算者。有通前後計算者。蓋籌款之術。稅務為急。聞得映夷各國。所需中國貨物。第一茶葉。其次大黃湖絲。計每歲購買。約費洋銀五六十萬圓。其所以屢次滋擾者。非必妄生覬覦。實欲據其利權。犬羊性本貪婪。不得已餒之以食。冀其稍安。惟糜款多至二千餘萬。論中國現在情勢。即竭大捐輸將之力。不足以酬此項。則講求稅務。尤不可無術。但不知許給口岸。准其通

商。各關稅務。究竟如何著落。若官既徵收。彼復抽稅。商民必不勝其苦。若彼既收稅。官不得復徵。則彼且日益富。而我日益貧。若彼肯稅於官。其或給洋銀。或給煙土。狡詐固未可知。偷漏亦復可慮。夫以映夷各國。所必需中國之貨。而中國不能操其權。此正有不能不早為籌議者。今請於茶葉大黃湖絲出產地方。及經過各關口。並聚頓各牙行。此三處實力稽查。分別酌加稅銀。我自取於商民。而有餘。而商民之轉賣者。亦各取於該夷。而非不足。行之日久。計可以積年陸續所加稅務之項。抵歸所償該夷之項。此所謂合盤籌算。以與為取。即以取為與。而彼皆在我計中也。

四十五

向來該夷商僅廣東澳門一處。茲既增給口岸。不知將來地方如何整頓。兵將如何設備。夫僅以口岸而言。彼此似可相安。若口岸即係要隘。則既據我腹心。一舉動而彼即知。一畫謀而彼先覺。誠恐整頓無地。設備無時。而善後亦終難有妙策矣。聞得該將軍大臣。有將福州府許給通商之說。不知有成議否。查閩省各府。均產茶葉。武夷山為最。歲可出數千萬斤。福州省會環山。五虎門天壑。足資捍禦。若聽該夷往來。據極險而權大利。勢將不可復遏。該將軍等若非確有把握。度不遽然輕許。臣愚以為夷情難信。地宜保。譬若對棋。勝負止爭一著。此又通前後計算而慮

我之或制於彼也。或有謂加稅恐別肇釁端。然臣聞該夷從前曾有不經牙行。日向商人購買茶葉。載回盡屬假造者。則夷人以牙行憑信。我即向牙行徵稅。實為甚便。至出產地面。及經過關口。夷人不能偏到。祇須令該商民曉然於加稅之項。均可取償於夷人。則不以為累也。惟通商口岸。不在要隘。則籌款尚易。若在要隘。即善後亦難耳。相應請

四十六

皇上綏靖疆域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雷以誠奏。豫籌款項及善後事宜一摺。據稱。啖夷各國。所需中國貨物。以茶葉大黃湖絲為最。該夷前曾不經牙行。向商購買茶葉。載回盡屬假造。請於茶葉大黃湖絲出產地方。及經過各關口。聚頓各牙行。實力稽查。酌加稅銀。現在增給口岸。將來地方如何整頓。兵將如何設備。請飭熟思遠慮等語。啖夷現已就撫。所有通商章程。善後事宜。前已有旨。令該督妥籌具奏。並將閩浙二省應辦事宜。均交該督會辦。該御史所奏陸續加增茶葉大黃湖絲稅銀。以抵所償該夷之項。所奏不為無見。惟有無苛累及民。能否禁絕走私。並如何整頓口岸。

嚴防要隘之處。著即通盤籌畫。悉心妥議。務期操縱在我。足以收利權而杜後患。方為盡善。雷以誠原摺。著鈔給閱看。

壬申。上海關副都統富勒敦奏。接准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乍浦副都統伊里布等飛咨。內開。啖夷全幫船隻。於九月初三日。均已出江入海。惟佛啣西國夷船一隻。於九月初八日甫行駛出。現在長江肅清。飛咨查照前來。應將前次調赴石河口。防堵山海關。冷日喜峯口。滿營官兵二百餘員名。暨滿營安設礮位。請

四十七

可通用。應將堪用紅衣銅礮九位。遵奉前

旨。屆年操演。其揀出不堪通用之礮六位。飭交山海路遊擊收貯。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敦奏。請將防堵官兵礮位。一併撤回一摺。啖夷現已就撫。所有沿海防兵。自應一體酌撤。以節勞費。所有前此調赴石河口。防堵山海關。冷日喜峯口。滿洲營官兵二百餘員名。暨滿洲營安設礮位。均著一併撤回。其揀出尚可通用之紅衣銅礮九位。著該副都統每屆操演之期。親加演試。務期精熟。其不堪通用之礮六位。即著交山海路遊擊收貯。

甲戌。

欽差大臣伊里布。兩江總督耆英奏。竊查外夷通商輸稅。舊有定

章一切則例案據俱在粵東其應行變通與革各事宜亦須到粵後體察實在情形方能酌辦惟美情之向背

國課之盈絀皆繫乎此所關匪細若遇為搜剔則窒礙難行

僅畧事通融又易滋偷漏臣等公同商酌大約稅額一循

則例而交易務示公平凡索取過當雜項暨一切應行詳

籌事宜咨伊里布抵粵後查明斟酌去留與督臣暨海關

監督會商酌議請

旨遵行此外福州等處雖與粵東各有不同惟進口之貨以呢羽

鐘表洋布等物為大宗出口之貨以茶葉白鵝湖絲等物

為大宗其餘想還有無厥類匪一而粵東既議定章程自

四十八

可通行各口做照輪稅至各處添設馬頭既准該夷建立

夷館攜帶眷屬自投行商以示體恤該夷既淫被

恩慈自不致復萌反側其未盡各事宜仍須隨時相機安辦

除上海等處應辦事宜應由臣等英次第辦理其嗣後商

欠不求官為代運一層前已與該夷議定載入條款俟到

粵時再與要約切實免致日後藉口

伊里布著恭又奏再前於撫夷案內議明本年給與洋銀

六百萬圓奏蒙

恩准在案查此項洋銀先經侍衛成齡臬司黃恩彤與該夷商等

面議以洋銀每圓不過七錢二分且成色不足是以議定

以庫紋七錢折算嗣該夷因探知江南洋銀市價甚昂現

在每圓易錢總按八錢五分以外藉口索增復與再三駁

議始約定每圓以紋銀七錢一分折給共應折銀四百二

十六萬兩較之市價每洋銀一圓節省銀一錢四分共節

省銀八十四萬兩並據該侍衛等稟明臣等行知藩運各

庫所有提撥撫夷銀款均按漕平兌交按庫平每百兩又

節省銀二兩惟此項銀兩除揚州給銀三十五萬五千兩

上海給銀三十五萬五千兩均係捐款無從覈扣平餘又

運庫提用銀五十四萬兩亦係商捐項下動支又部撥軍

需五十萬兩山東解蘇軍需十五萬兩歸於軍需案內報

四十九

銷外其餘江蘇藩庫提用銀三十五萬兩江安糧道庫提

用銀十萬兩龍江關庫提用銀五萬兩共銀五十萬兩茲

查原任太僕寺少卿蔡世松等勸捐銀六十萬兩一俟收

齊足數抵補庫款又蘇州藩庫提用銀四十萬兩浙野關

庫提用銀五萬兩浙江藩運各庫提用銀八十萬兩安徽

藩庫提用銀六十萬兩應由各督撫臣等議清欸以上共

四百二十五萬兩按應交該夷四百二十六萬兩之數尚

不敷銀一萬兩即在安徽解到之平餘項下湊撥惟據該

夷照會內稱所收銀兩大約足數但所用法碼與粵省法

碼殊有不齊僅不足議給洋銀之數尚須設法補足等語

臣等屢向辯駁。該夷總以漕平短於粵平。欲俟改鑄洋銀。再行清算。維時夷船已陸續開行。若再與往復辯論。徒滋逗留。慮生枝節。除俟臣伊里布到粵時。再與詳議外。所有各省扣存庫平未解平餘銀兩。業經前督臣牛鑑咨行另款存貯。備應須補給該夷。即於此項內提用。

者英又奏。映奕雖已就撫。控制匪易。亟應練兵購礮。以保將來。現擬將署中應辦公事。稍為清理。即當馳赴吳淞及沿江一帶。詳細察看形勢。如果有險可扼。何處可以安兵。何處可以設礮。亟當籌議嚴防。繪圖奏請訓示。

五十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伊里布等馳奏。遵旨會議一摺。據奏通商輪稅。則例案據俱在廣東。必須到粵後體察情形。方能酌辦。其商欠不求代還一層。已與該夷議定。載入條款。各等語。著伊里布於到粵後。察看情形。將稅課事宜。妥行定議。固須俯順夷情。尤須善籌國課。萬不可稍存遷就。貽誤將來。其商欠一節。再與切實要約。不能官為代還。免致日後藉口。所有應議各事宜。該大臣務當慎之又慎。不准稍留罅隙。庶民夷日久相安。不至另生枝節。方為妥善。

又

諭伊里布等馳奏。遵旨會議一摺。據稱通商舊有例案。俱在粵東。

一切應行詳籌事宜。俟伊里布抵粵後查明的辦。其嗣後商欠不求官為代還一層。亦俟到粵時再與切實要約等語。已諭知伊里布斟酌妥辦矣。至通商及一切善後章程。在在均關緊要。前因兩江總督管轄較繁。並需會辦閩浙兩省諸務。已有旨令者英將南河修築事宜。暫且無庸兼管。該督務當專心致志。督辦江防海防。及一切應辦公務。所奏赴清江浦會晤麟慶講求河務一節。著仍遵前旨。俟各省會商事件辦竣。再行奏明請旨。

五十一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二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月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盛京為根本重地。武備不可稍弛。昨日降旨。飭令
禧恩妥議善後章程。並令以臨陣推堅。以數百斤小礮為宜。遇
有緩急。隨營調撥。可期得力。其海口礮位。擇地妥為存貯。勿令
損壞。諒已遵照辦理。因思礮之為用。各有攸宜。防堵口隘。自應
安置大礮。至於對敵之際。小礮易於得手。擡槍鳥槍。本不可少。
亦必於火礮相間而發之。互相為用。方可出奇制勝。該處要緊
海口。及登岸要隘。何處應埋伏礮位若干。何處應兩道抄襲對
發。其臨陣所用之礮。自以輕便為宜。車載人擡。隨時聽用。惟大
小礮位。共需若干。方敷調撥。至省城為根本重地。亦應有守城
之礮。或銅或鐵。總宜寬為豫備。庶臨時均可得力。儻有須添造
之處。即於盛京陸續選匠監製。務期得力。一律精純。造成後應
責成何項官兵。演習備用。其守城及臨陣入隊。完需大小礮位
若干。著該將軍妥議具奏。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奏。夷目在廈門投遞文書。請釋臺灣俘囚一
摺。現在映夷業已就撫。所有臺灣被獲夷人。自可施恩放還。著
怡良等即飭臺灣鎮道將前獲夷人。委員迅速解赴省城。由該
督等派員送至鼓浪嶼。交該夷官收領。並取回照備查。至所獲

夷人。有前經正法者。並著曉諭該夷目。係未經議和以前之事。
俾該夷目畏感懷德。不至有所藉口。是為至要。

又

諭。怡良奏。接到映夷文書。請釋臺灣俘囚一摺。據奏該夷文稱。差
人前赴臺灣。索取前獲夷俘。因總兵達洪阿不收文書。不令進
見。是以將原文送至廈門等語。現在映夷業已就撫。所有臺灣
擊獲夷人。除未經就撫以前。業經正法外。餘著達洪阿等。迅即
委員解至福建省城。交怡良等轉交該夷目收領。將此諭知達
洪阿。並傳諭姚瑩知之。

丙戌

諭內閣。國家命將出師。征討有罪。原以保疆土而申捷伐。該將軍
參贊等宜如何激勵將士。申明紀律。謀勇兼施。剋期奏績。以副
朕委任之重。上年映夷滋擾粵省。特命奕山為靖逆將軍。授以
重兵。前往攻剿。乃奕山抵粵。未即入城。遲迴觀望。迨夷兵圍困
省城。又不能奮我兵威。勦除殄滅。及至夷船退出省城。占據香
港。事閱年餘。一味因循。束手無策。以致該夷竄入閩浙。江蘇。肆
行滋擾。是其坐失事機。厥咎甚重。嗣因定海鎮海甯濱相繼失
守。爰命奕經為揚威將軍。文蔚特依順為參贊大臣。前赴浙江。
徵調各路精兵。俾得克復三城。用揚我武。乃奕經等駐紮蘇州
省垣。籌畫數月。集兵募勇。以期一鼓成功。覽其所呈分路埋伏

水陸並進各圖說。其運籌非不周。無如謀事不密。先期洩漏。以致該夷處處豫為準備。我兵到彼。不能得手。因之下浦失陷。傷我兵弁。遂得直犯長江。毫無梗塞。是奕經祇知株守一隅。不圖收復。老師康餉。誤國殃民。文蔚擁兵駐紮紹興。坐視夷氛日熾。但以退守為計。一籌莫展。殊屬無能。又安用此將軍參贊為耶。奕山奕經文蔚前已有旨飭令回京。均著交部治罪。以示懲儆。特依順齊慎到粵後。未與夷人接仗。惟特依順在浙。於下浦失守。不能設法救援。齊慎帶兵前赴江蘇。不能保守鎮江。事後又未能用兵收復。亦有應得之咎。特依順齊慎均著交部嚴加議處。

三

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奏竊等事。奉諭旨。飭查甯波定海鎮海各員弁失守情形。定擬究辦。當即一面派員密查。一面飭浙江提督段永福遵照確切查明去後。旋據該提督陸續分向各營查覆。彙與委員密往各城查探情節。大畧相同。等語。詳細覆覈。緣奕經於上年八月十二日。駛入夷船二十九隻。重犯定海。其時定海鎮總兵葛雲飛會同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督率各鎮營官兵。分派曉峯嶺竹山門半塘西道頭東山東港浦及一帶土城。暨城樓軍藥各局等處防堵。十二日。大船闖入定港。先經官兵開放大礮。轟斷夷船頭桅一枝。該夷

四

統領大幫船隻。緊對營盤攻打。並不上岸。我兵奮力抵禦。自十二日起。至十七日止。擊退夷船數次。傷斃夷匪千餘。無如連日風雨。官兵連戰六晝夜之久。既已力竭。該夷於十七日。水陸併力。四面圍攻。徑由曉峯嶺蜂擁登岸。該處土城既屬無力。而大礮均被溼泥陷落數尺。而夷人又由竹山門背而潛伏。蜂擁山頂。四面攻撲。以致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處州鎮標左營遊擊托雲保。守備李躍淵等。相繼陣亡。定海鎮右營遊擊胡得耀。處州鎮標守備金大勇等。亦被噴夷槍礮打傷。昏絕倒地。經弁兵奮身救護得生。金大勇手脫竟被擊折。迄今未愈。維時官兵尚迎頭奮勇拒戰。而夷匪愈擊愈眾。竟用皮梯爬越城池。施放撞槍火箭火礮等項。官兵不能抵禦。遂致失守。責無先潰官兵。當經前欽差大臣裕謙據實具奏在案。查鎮海於八月二十六日。夷船二十六隻。駛進遊山洋面。分撲金雞招賢暨鎮海縣北城外。三處同時開礮。其防守金雞山新礮臺處。有江南狼山鎮總兵謝朝恩。會同浙江護金華協副將重祥。黃巖鎮標中營遊擊林亮光。升補象山協都司之安吉營守備何一鵬。金華右營守備張光宗。署黃巖鎮標左營守備吳邦海等。率領將弁兵丁。亦開放大礮。互相擊攻。夷眾紛紛以杉板船

先從青嶼小港大港等處三路蜂擁登岸。直撲沙嶼。我兵抵敵不住。又有夷眾掩上山巔。從後圍攔。截住攻打。緣該處三面臨海。前有夷船開放火礮。後路又被截圍。我兵腹背受敵。以致江南狼山鎮總兵謝朝恩護金華協副將重祥金華協左營守備李雲龍等。立時陣亡。又傷斃弁兵多名。都司何一鵬受傷被擒。該夷多方凌虐。並割去股肉一片。該都司不屈。於十二月間始乘間逃回。其時遊擊林亮光守備張光宗吳邦海等。以及各弁兵。均被槍礮打傷。昏暈多有跌撲山下。兵力不支。金雞山遂致失守。其招寶山一帶。則有前提督余步雲督同衢州鎮總兵李廷揚護處州鎮張從龍。揀發遊擊豐升阿等。率領將弁兵丁。在彼防守。當暎夷攻犯招寶山時。我官兵亦開礮轟擊。夷礮猛烈。直擊山上。兼能飛越山嶺。以致東岳宮及鉤金塘沿江一帶。飛礮如雨。山上城堞營盤。均被擊燬。藥局亦被夷礮飛中延燒。併轟傷護處州鎮張從龍。面目兩手。均皆焦爛。遊擊豐升阿亦被轟傷。夷人見山上火起。即有數百乘勢由山後擁上。時提標署前營遊擊德昆督兵鏖戰。見夷眾上山。隨至後山奮力抵禦。通提督余步雲亦由東岳宮一帶馳至。即揮兵掩殺。奈對港之金雞山已被夷人占踞。繫對招寶山攻打。該夷大船又駛至攔江橋外。時提標署中營

五

參將周三友協同右營遊擊吳金標督放銅礮。同時發火。夷匪多被轟斃落水。乃該夷且拒且進。槍礮連環不絕。而金雞山之夷人施放火箭。直射招寶山上下。又山外港口夷礮絡繹不絕。煙燄漲天。温州鎮標平陽右營都司張樞立時陣亡。南北攔江埠。半路亭等處礮臺營盤。亦均被擊壞。併擊傷衢州鎮總兵李廷揚溫標中營千總升補昌石營守備羅建業等。該夷又將鉤金塘東岳宮沿江海口各處官兵橫截。遂四面圍繞。轟擊弁兵紛紛傷斃。招寶山亦被夷占踞。維時鎮海縣城。則係前欽差大臣裕謙督同鎮海營參將周維藩紹興協都司邵景揚等分門防守。當該夷攻撲北城時。都司邵景揚督兵接仗。彼此用礮轟擊。互有傷斃。惟暎夷由金雞山招寶山夾攻占踞。即由山頂向城中礮火交加。全城鼎沸。東門又被攻破。夷礮火箭飛騰如雨。處處延燒。分防東門之署甯海右營把總周萬治紹興協右營把總馬錦龍等。即時陣亡。兵丁亦多傷斃。前欽差大臣裕謙見事勢危急。投入泮池。被弁兵等撈救。護退甯郡。力竭殉難。參將周維藩都司邵景揚等。因城無主帥。更見夷眾蜂擁若潮。槍礮如雨。不能抵禦。遂亦退出。提督余步雲在招寶山揮兵力戰時。見城中火燄漲天。即行馳救。及

六

至西城見兵民紛紛退出趨往甯郡恐郡城間風震動遂即退保甯波此鎮海失守並無首先潰散之實在情形也再查倭夷於二十六日攻陷鎮海後即於二十九日大幫夷船駛入甯港分泊城外放礮攻城即有杉板夷船從北門貼岸經前提督余步雲督同甯波城守營都司李宗白湖州協中軍都司多齡等率同官兵擊退而東北首又有夷眾登岸雖經兵勇攻擊暫退奈因夷礮環攻礮彈火箭射入城中兵丁分防各汛實屬單弱又兼存營大礮先俱調防定鎮等處無可回擊城內奸匪復又乘勢相助正在危急之際忽東北門已被大礮轟開夷眾蜂擁入城防守官兵力不能支當有防守東北門之提標左營把總張朝琬首先退走外委姚元照兵丁潘萬清莊瀛洲周振來李文標陳祖豐等即跟蹤退散其餘兵丁亦隨後而退夷眾既擁入東北門即分撲各門槍礮火箭飛墮如雨而城外倭夷又爬城而上各守城官兵形格勢窮均由西南二門分路退出提督余步雲見勢已危急即令中營守備魏長泰搶護庫銀由南門退保上虞都司李宗白雖竭力往來救應奈城無主帥又無弁兵夷人四路逼近遂亦退守慈谿此甯波失守查明潰散之實在情形也等語伏查定海之役實係孤懸海外轉戰六晝夜之久更兼風雨交加兵力

七

已竭所致其退敗各員弁兵丁自應請旨加恩免議鎮海則實因金雞招寶兩山為逆所踞先失形勢以致夷匪四面環攻兵力莫當甯郡則實因城垣連闕兵單礮乏空虛無助以致相繼失守尚非將士不肯用命之故惟失地喪師究有難逃之責若不從嚴分別懲辦誠如聖諭恐各將士紛紛效尤無以振士氣而肅軍威除護處州鎮總兵張從龍衢州鎮總兵李廷揚黃巖鎮標中營遊擊林亮光揀發遊擊豐升阿象山協都司何一鵬金華協右營守備張光宗署黃巖鎮標左營守備羅建業均各臨陣受傷應免置議外惟查防守甯波東北門之提標左營把總張朝琬於倭夷轟開東北門時並不奮力迎敵率敢首先退走致外委姚元照兵丁潘萬清莊瀛洲周振來李文標陳祖豐等相率退散遂使夷匪深入難支是該弁張朝琬實係首先潰散之員應即在軍前正法以肅戎行現據該營都司周三友稟報彼時經提督余步雲將該把總摘頂棍責之後該把總即愧憤病故應毋庸議其外委姚元照雖非首先潰散而隨同退走罪實難寬應請旨革職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兵丁潘萬清莊瀛洲周振來李文標陳祖豐等五名隨同潰散即應嚴辦現據該營稟報並

八

未歸隊。更屬目無法紀。應移咨浙江巡撫提督。通飭各屬嚴密查拏務獲。到日即行正法。以昭炯戒。甯波城守營都司李宗白。因倭夷四面逼近。獨力難支。不得已退守慈谿。與怯敵潰散者有間。且於退守慈谿後。尚能設法捍禦。並於本年三月收復甯波時。該都司進城彈壓安撫。著有微勞。相應請

旨將甯波城守營都司李宗白。與專防鎮海營參將周維藩。交部分別議處。湖州協都司多齡。係奉委甯郡巡查。並無帶兵專責。倭夷紛紛入城時。該都司祇有隨身兵丁六名。無從施為。提標中營守備魏長泰。係奉令搶護銀箱出城。紹協

九

都司邵景揚。係派防鎮海北城。倭夷由東城攻進時。北城無所聲援。兼之夷礮猛烈。弁兵多被傷斃。實難抵禦。提標署前營遊擊德昆。署中營參將周三友。右營遊擊吳金標等。均各在招寶山奮力迎戰。尚非臨陣怯敵。可否免議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再查甯紹台道鹿澤長甯波府知府鄧廷彩。鄞縣知縣王鼎勳。鎮海縣知縣葉肇。署定海縣石浦同知舒恭受。當三城失守時。均各殉難被救。未致傷生。業由浙江撫臣查明具奏。併因軍務繁劇。差委乏人。聲請將該員等暫留驅策。事定再行分別查辦。在案。等因。伏思甯紹台道鹿澤長等

五員。均有守城之責。自未便因其殉難被救。即免置議。除鎮海令葉肇。於三月間燒燬夷船。已蒙

諭旨允准開復。惟查甯紹台道鹿澤長。隨同前

欽差大臣裕謙。防守鎮海。當城破兵退之後。該員情急墜城。傷腿

未死。復投入水中殉難。又經兵勇撈救得生。等語。浙後

查知該道素於曹江以東情形熟悉。即派令辦理防堵事

宜。並襄辦糧臺事務。均能實心任事。收復甯波時。該道又

復會同武弁首先進城。彈壓安撫。不辭勞瘁。石浦同知舒

恭受。前署定海任內。深得民心。官兵與倭夷接仗之時。該

員上城力守六晝夜。接濟兵糧。並無貽誤。嗣因城陷情急

十

服毒殉難。經勇等撞赴岱。解救得蘇。等將該員調赴

大營。派令募勇辦船。兼之彈壓地方。該員前在曹江。並拏

獲漢奸多名。旋經

欽差大臣耆英。將該二員調赴江甯。隨同辦理議撫事宜。計自工

年八月以來。甯紹台道鹿澤長。石浦同知舒恭受。奉差奔

走。往來杭紹甯鎮等處。備極辛苦。亦尚著有微勞。惟是該

二員均有地方職守。未能以功掩罪。至告病開缺奉

旨聽候查辦之前。任甯波府知府鄧廷彩。鄞縣知縣王鼎勳。於甯

波失陷之後。等查明實係殉難。遇救得生。後委辦事件。

尚無貽誤。並查鄞縣知縣王鼎勳。在曹江招募勇壯。辦理

糧臺事務甚為愧奮出力相應請

旨將甯紹台道鹿澤長石浦同知舒恭受甯波府知府舒廷彩鄞

縣知縣王鼎勳交部分別議處以示懲儆並查浙江武職

三城共陣亡將弁二十二員受傷將弁三十一員已由浙

江撫臣查明奏請咨部

恩卹其江南調往陣亡受傷各武職亦據浙撫咨稱奏明由兩江

總督查明覈辦在案至各營陣亡兵丁應咨浙撫查明造

冊咨部辦理再查提標五營有隨同潰散尚未投回兵丁

陳開寶等一百二十七名等即開單移咨浙江巡撫提

督飭屬一體查拏到日另行奏咨從嚴懲辦其隨同潰散

十一

陸續收回之李雲等五十名應亦由等開單咨行浙省

提臣按名責革不准入伍庶將士知所儆惕其餘收回散

兵三千餘名人數眾多誠如

聖諭不能盡數誅夷若概行斥退亦恐一時招募不齊即使應募

有人而於戰陣操防多未諳練遽使入伍於防堵亦難得

力等輟轉思維惟有仰懇

敕下浙江撫臣提臣隨時認真察看實力操練將不能得力之弁

兵陸續概行裁革其精壯者認真訓練激勸俾將士皆知

感奮以成勁旅

奕經又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現在逆夷已經就撫船隻盡行出江自毋庸多設防兵虛糜

帑項所有徵調各省官兵著該將軍等酌量地方遠近陸續分

起撤回歸伍其招募鄉勇亦著次第遣散等因欽此等遵即恭

錄知照各該參贊大臣江浙督撫一體欽遵妥辦去後旋

據參贊大臣齊慎咨將官兵行走水陸程途開單知照該

大臣所帶現駐丹陽等處官兵三千四百餘員名分作十

二起自九月十六日為始間日陸續撤退等語統帶現駐無

錫常州等處官兵二千五百餘員名分作九起原定十六

日為始間日撤退嗣因各兵多須換坐江船一時船隻不

敷恐前途擁擠復改於十九日陸續飭令按起啟行現計

十二

兩處官兵均已凱撤過半約於十月中旬以前即可全數

撤竣其等帶赴江蘇河北勇壯五百八十餘名又勇目十

餘名均已派員押送過江概行遣散屯紮杭紹兩處勇壯

共約二千四百餘名亦由該參贊大臣等陸續分散其委

員鄭鼎臣等管帶船勇業於九月初十日經文蔚札飭妥

為彈壓一概裁撤至現駐浙省官兵除四川軍督各標官

兵二百八十餘員名已經等札調先行來蘇以便歸隊起

程又河南官兵八十餘員名經文蔚咨會由該大臣隨帶

行走其餘湖北等省官兵四千六百餘員名分作九起於

九月二十二日為始按起撤退其江浙本營防兵現據浙

江撫臣劉韻珂咨稱業與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會商擬將提標官兵遣回定鎮一帶駐守其定海鎮標兵丁亦令赴彼協防所有前調駐防省城及派防甯海嘉興等處各營官兵一俟外省客兵撤竣即概行裁撤飭令陸續歸伍以免糜費等因又據江蘇巡撫程喬采節次咨會蘇省外調各路防兵早經分別撤退即蘇松等處沿江沿海州縣派防本營兵弁已經該撫體察各處情形均可毋庸留防俱已據報全數回營並無暫留差遣兵弁並據兩江總督者英咨稱調防外省及本省各營官兵全數撤退等因復查江浙兩省本營派防官兵既據各該督撫奏咨酌量情形無須留防自應全數飭令回營歸伍以節勞費

十三

殊批覽所奏朕惟有自愧自恨念愆而已
奕經又奏再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九日奉上諭從前所獲夷俘自應全數釋還其所獲被脅漢奸應如何分別遞籍嚴加管束及設法豫防之處亦著該將軍斟酌妥協慎密辦理等因欽此茲據浙江按察使蔣文慶稟稱擬將漢奸分別遞回原籍責令地方官嚴加管束取具該管地保鄰右親族甘結造具名冊統送查覈照軍流徒犯在配章程朔望由該地方官查點設有臨點不到者即跟追下落查明實有不法情事立予嚴辦原保之鄰右親族人等一體治

罪或原籍並無親族鄰右保領之人亦責成地方官切實訪查該漢奸平日果無為匪犯案及實在惡跡即由該管地保保領其本有犯案或惡跡顯著者即歸原案據實究辦等詳查該臬司所議章程尚屬妥協札飭該臬司即行照議妥辦併轉飭各地方官務須隨時認真稽查勿得日久生懈

諭內閣奕經等奏查明浙江餘姚接仗潰散情形及甯波鎮海定海失守潰散員弁兵丁分別定擬各一摺著該部將各員弁兵丁等應得罪名處分查覈定擬具奏

十四

各等語漢奸被脅從逆人數眾多朕施恩法外不忍概予誅惟此等莠民若不詳查情節濫行保釋又未免失之過縱著劉韻珂等細加查覈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為嚮導內應者即與叛逆無異天理難容必應按律懲辦其中情罪較輕者即不加誅戮亦應牢固監禁以杜後患如查明實係脅從並無逆跡平日亦無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釋分別遞回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取具鄰保人等甘結造冊查覈並照軍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點毋任脫逃不得日久生懈視為具文至奕經齊慎所帶官兵據奏已分起撤退所有浙江調防各營官兵著劉韻珂會同李廷钰分別裁撤其定海鎮海二處應調何處官兵駐

紮防守。亦著酌量分撥。以資彈壓。所有收回散兵三千餘名。著劉韻珂李廷秀隨時察看。將不能得力之弁兵。陸續裁革。其精壯者。仍著認真訓練。俾成勁旅。

已丑

諭內閣。浙江省軍需。現在尚未造報。奕經文蔚著仍折回浙江。會同特依順。將經手各款。覈實造冊報明。浙江軍需總局。彙齊報部。覈銷。其奕經等所帶人員。內有經手錢糧者。著酌留浙江。辦理報銷事件。此外各員。即著分別飭令回任。回京回籍。無庸仍留浙江。

諭軍機大臣等。前有旨將奕山。奕經文蔚。交部治罪。本日因浙江

十五

軍需。有奕經文蔚。提用之款。令其帶同經手各員。仍回浙江。會同特依順。辦理報銷。所有揚威將軍參贊大臣印信。著著英傳。旨。令奕經等交出。暫存該督署中。派員過便。恭繳。奕山早經奉旨回京。計此時已行抵江西安徽。江蘇境內。著著英派員迎至前途。傳旨令奕山。即將靖逆將軍印信交出。並由該督派員過便。恭繳。

提督銜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臺灣道姚瑩。奏。竊

臣遵

旨。督同道銜。知府熊一本。同知全卜年。及眾委員。復提夷俘。顯林等。逐層隔別究詰。據供該國王城。地名蘭鄰。在大地柱西

北隅海中。其國本甚大。王城東西南北。周六十里。後枕大山。名哀鄰。近蘭鄰之西海中。一地名埃倫。自王城東南陸行半日許。即海。登舟南行十五晝夜。至彌參喇。更南五十晝夜。至急卜碌。轉東北行五十晝夜。至望邁。再自望邁東行二十五晝夜。至新地波。其地東北即安南。更東行七晝夜。即至廣東。復三晝夜。而至浙江。凡一百五十餘日。極順風。一百二十三日。亦可至。不順風。有遲至半年以上者。蘭鄰外自西北而西南。更轉東北。而至廣東。海中所屬島二十六處。皆具埠頭。多他國地。據為貿易聚集之所。一曰埃倫。二曰彌參喇。三曰急時煙土。四曰那古士哥沙。五日間擊喇。六曰的賒士。七日散打噠。八曰金山。九曰士嬌也。十日急卜碌。十一曰馬利加時架。十二曰馬哩詢。十三曰息餘釐。十四曰士葛打喇。十五日煙。十六曰望邁。十七曰士喇。十八曰祿打喇沙。十九曰孟呀喇。即孟加刺。二十曰磨而。二十一曰檳榔嶼。二十二曰罵叻格。二十三曰新地波。二十四曰路士倫。二十五曰班地文。二十六曰僕士參釐耶。以上諸島。皆映咕喇埠頭。設官主之。海中相去或一二千里不等。遙相聯絡。諸島左右。復有別島。或自為國。或為荷蘭國埠頭。非其所屬。亦有不能詳者。前供噴叻。即息鄰。同望結係二處。皆荷蘭埠頭。因荷蘭亦有紅毛之稱。

十六

同一貿易。故並雇用。其黑夷非啖屬也。叫勝油者。黑夷之通稱。即華言無來由也。海中諸國。最強大而為啖咭喇所畏者。一曰咪喇啞。華人稱為花旗。在的賒士之西。二曰佛蘭西。皆地土大於啖咭喇。而船礮如之。亦好貿易。與賀蘭黃部。大西洋俱在廣東通市。頗恭順。佛蘭西船少。近年未至此。其海路之情形也。其陸路自蘭鄰外。並無土地東北東南隔海之國甚多。顏林所知者曰士林國。羅委國。叻倫國。顏參一名黃部國。什卑厘國。捷地厘國。皆在其東北。土壤相接。北即北海。冰厚二三丈。極寒。人不敢往。又有賀蘭國。拿打倫國。米莉禮國。佛蘭西國。又稱勃蘭西國。大西洋

十七

國。鴉沙爾國。布路沙國。記利時國。埃地利國。大呂宋國的。記國皆在其東南。國亦相接。問以俄羅斯及回部。皆茫然不知。惟隔賀蘭黃部之東。有羅沙國。又東南有北。叨思國。似即俄羅斯地。而字有別音也。賀蘭黃部二國。最近啖咭喇。隔海相距一千二百里。諸國皆不相統屬。賀蘭頗為啖咭喇欺凌。每倚佛蘭西為援。則與啖咭喇。固外好而陰忌之。未必聽啖咭喇越其國。而與俄羅斯貿易。此啖咭喇以東隔海諸國之情形也。其王既為女王。議國之大臣曰馬倫侍。其在浙江之統帥人。名沙連彌。噤噤。其官為比利呢。布顏刺衣彌。一切兵船。聽其調派。其次主兵官為替你

噤其人。名沙有哥哈。即吧噶。又主船政官為押米嚶。其人。名沙外廉。已加。即思啞。教力已敦時。噤噤係一等官。年得俸銀一萬圓。以下分等遞減。其在廈門者。官為善用。勒彌沙。人名時茂。又稱士勿。乃主船政之官。其在廣東之香港者。又為馬厘士列。即馬禮遜。其人名贊臣。武官為善用。哈沙。其人名禮也。時皆授自國王。而聽命於噤噤。又有呷囉。呷亦主船政。又稱急敢。亦授自國王。或有自以官授之。而報命於王者。凡三桅大船。黑夷以六頭目管之。一正五副。二桅中船。黑夷頭目三人。一正二副。小船黑夷頭目二人。一正一副。正頭目夷言沙冷。副頭目夷言嫩低。此次

十八

大小夷船百餘隻。費在兵船運火輪船七八十隻。內多即貿易之舟。配以夷官。改作兵船。其兵皆黑夷。雇自各島。共約四五萬人。每月工資番銀二三圓至十圓不等。至同來兵船。見顏林被獲。是否送回浙江。抑往廣東。無從追問。臣伏思逆夷兵船。半即商舟。人眾數萬。月費工資數十萬金。夷酋俸銀。夷眾口糧軍裝火藥。月費亦數萬。船本資本。又數百萬。計犯順已逾二年。費亦不下二千萬。夷以貨財為命。今既閉關。其貨不行。所在私售無多。價亦大減。主客異形。逆夷雖富。何能久支。噤噤始冀為義律。故督思得所。欲既不可得。且人船喪失。所耗益多。其情勢必絀。饑而求食。

乃更揚言與師大舉竊恐其眾將離。未必復能久持也。然賊窮必有變計。臣等防守不可不益加嚴。其餘各條。皆如前供。地名人名。繙譯殊難。漢人或通其語。而不通其文。顯林能作畫。乃令圖其國所屬。及各國形勢。惟東北旱路。伊所未至。又回部絕遠。故不得其詳。漢奸五人中。鄭阿二最通夷語。黃舟能漢字。乃使鄭阿二傳顯林之言。以廣東土音繙譯出之。間有誤者。顯林似亦覺之。而每指正其誤。更使律比等觀所繪圖。點首。察其情形。言似可信。謹遵

旨將紅夷頭目顯林。及夥長一律比二吧底時三秤因諫。坭副頭目怒文。白夷頭目伊些駱。黑夷頭目丑滿。繙譯供詞之漢

十九

奸黃舟。鄭阿二。又前次所獲之黑夷頭目喇哩。及哈叻。叨爾共十一名。嚴行禁錮。候

旨辦理。設有大批來臺。仍照前奉

諭旨。准予相機酌辦。以免內變。其後獲之紅夷。朧哩等三名。白夷

舊錫莫哩等十名。黑夷病斃二名外。現存吳炳油等二十七名。同前獲病斃外。現存之黑夷沙姆等九十九名。共一百三十九名。恭請

王命。在御正法。以振

國威。而快人心。並將所繪暎夷各國地圖。考證諸書。進呈

御覽。

啖咭喇國。又稱英機黎。或作膺與黎氏。通稱紅毛。在大海極西北隅。四面皆海。其國都名蘭那。北枕大山。名哀鄰。隔海而南。與賀蘭佛囉。大呂宋鄰近。相去皆千餘里。又有咪喇聖。在其西南海中。相距約萬餘里。國皆強大。不相統屬。惟大呂宋稍弱。近中國之屬。名小呂宋者。久為啖咭喇所據。不能爭。近七十年。啖咭喇謂其地少利。呂宋始以金贖回。賀蘭亦常為啖咭喇侵凌。倚佛囉。為援。佛囉。又大於啖咭喇也。然佛囉。西人不善經商。今廣東貿易之夷。自大西洋外。有啖咭喇。咪喇聖。賀蘭。黃那。佛囉。諸國。惟啖咭喇船多。年常六七十艘。諸國無公司。獨啖咭喇有

二十

之公司者。其國王自以本錢貿易。故名。諸國至廣東。十三行商公建樓居之。如客寓。諸夷商去來無定。非如大西洋之常任澳門也。啖咭喇通商廣東。自云二百餘年矣。啖咭喇主城。東西南北。周六十里。東南城外。車行半日。即海。本國雖不甚大。其人精巧。善製器械。以其強點。脅制海中。小國。皆為屬島。自王城稍西。海中一島。名埃倫。又南為新爹喇。王城至此。舟行十五晝夜。新爹喇之西北一島。名急時煙士。又西北為耶古士哥沙。又西南為開擊喇。皆其所轄。新爹喇之西南隔海一大國。名咪喇聖。即華言花旗國之北境也。其北至南境。地大於啖咭喇數倍。船礮如之。啖

咭喇入中國必由其海面故畏之而於味喇噎之東據一
 小島名曰賒士設埠頭又於的賒士隔海相對一高山名
 散打噎亦設一埠頭又於散打噎之東名金山設一埠頭
 三處相望其用心之密如此義律即的賒士人也自散打
 噎而南為士嬌也自金山而南為急卜碌即海國聞見錄
 所云呷也蓋海中大地西南一角之盡處由爾參喇至急
 卜碌舟行轉向東北初為馬利加時架更東北為罵哩詢
 又東北為恩賒釐又北為士葛打喇又北為煙其東為望
 邁自急卜碌至望邁舟行五十日夜更自望邁而南為士
 啣又東北為林打喇沙北為孟呀喇即孟加刺又東南為

二十一

磨面又南為檳榔嶼一名新埠又東名為罵叻格即明史
 所云麻六甲也前明本滿刺加國為佛即機所滅後歸賀
 蘭噶咭喇有一地在其南名孟姑倫與賀蘭互易而有之
 乃於其地之西新開檳榔嶼為大埠頭又東為新地波自
 急卜碌至此本皆黑鬼地而噶咭喇據之總稱呼勝油華
 言無來由是也自望邁至新地波舟行二十五日夜其東
 北即近安南更舟行向東七日夜即廣東明史西洋利瑪
 竇言其國至中國九萬里噶咭喇又在其北海道可知矣
 罵哩詢之極南又有路士倫又東北有班地文又東北有
 蟻士參厘耶皆噶咭喇屬島占自他國以為聚積貿易之

所謂之埠頭蓋華言也自埃倫至新地波凡二十六島皆
 設官主之諸島在海中相去或千里或二千里勢相聯
 絡其左右復有別島或自為國或為賀蘭及他國所屬者
 尚數十而以噶咭喇為最此其海路之形勢也其陸路自
 本國外並無土地國之東北隔海而地相連者為士株國
 羅委國叻倫國賴參國一名黃却國更東為什卑釐國又
 東為捷地釐國其北即北海極寒冰厚二三丈盛夏不解
 人無敢往者其國之東南隔海而地相連者最近之東為
 賀蘭國自此而南為擊打倫國米莉禮國噶囉西國捷羅
 那國布度基國布度基即華言大西洋國也廣東澳門即

二十二

大西洋所居納稅設文官名加文咭華謂之番差武官名
 如你茹華謂之兵頭賀蘭之東也南為鴉沙爾國布路沙
 國記利時國埃地利國大呂宋國又東為的記國自西洋
 以東如大呂宋埃地利記利時布路沙至的記諸國皆沿
 中海此其國以東陸路之情形也問以俄羅斯及回部其
 人皆茫然不知惟言賀蘭之東北為羅沙國又東稍南為
 北叻思國與海國聞見錄載俄羅斯隔普魯社即係黃却
 賀蘭之境相似乾隆年間俄羅斯女王即西洋國之女則
 其相去當不甚遠特地名字音各別或即所云羅沙及北
 叻思也顧林未至東北諸國故不能明然其所繪圖與康

熙年中。西洋人南懷仁之坤輿圖說。乾隆年中。總兵陳倫炯之海國圖見錄。形勢大畧相同。二書皆收入

四庫中。可以參考。故大學士臣松筠嘗為臣姚瑩言。俄羅斯大臣。多西洋人。乾隆五十八年。映咭喇貢使瑪噶爾言。今俄羅斯之哈屯汗。本大西洋國女。乃前哈屯汗之外孫女也。其表兄襲汗娶以為妻。然則俄羅斯與大西洋。世為婚姻。映咭喇本近大西洋。婦人為王。其俗同。人之狀貌又同。則其近可知。俄羅斯人有在京者。傳詢當得其實。然映咭喇既隔海。而俄羅斯尚隔黃却實。爾噶喇諸國。未必與映咭喇交結。故顧林及律比皆不知之。若回部。則以南懷

二十三

仁及陳倫炯之圖考之。相去甚遠。所隔國尤多矣。至的記之東為已羅。又東為茂加。又東南為也加喇。又北為亞巴。又東北為煙你士丹。皆烏鬼地。其自的記轉南。沿中海而西者。為衣接埠頭。為禮卑釐。為埃治也。為都利士埠頭。亦皆烏鬼地。正與海國圖見錄形勢相同。顧林言伊船內本有四海各國全圖。船破失水。不知所在。今據所能記憶者圖之。其言或可信也。至其立國。自稱一千八百餘年。本屬無稽。然國俗王无無子。則傳位於女。其女有子。俟女死後立之。實已數易其姓。而國人猶以為其王之後。足見夷俗之陋。道光十八年。其國王死。無子。復無女。乃傳位於姪

女。名役多釐里也。今二十二歲。招夫丙次阿不爾。稱為邊噠士亞爾。猶華言駙馬。生一子。今年二歲。異時女王死。即立為國王。邊噠士亞爾不理國事。大臣則有三大臣在女王左右議決之。其第一者名馬倫侍。極貴。次二人不知其名。其國文官少。武職多。大埠頭設文官名羅洛堅。如中華督撫。中埠頭設文官名沙外廉。如中華知府。小埠頭設文官名末士洛云。如中華知縣。諸埠頭俱有大武官名馬凝接。如中華總兵。其餘武官不可悉數。此次統兵至定海之統帥。其人名沙連彌。噶噠。其官為比利呢布。額刺衣彌。最貴。一切由其調度。各官雖授自國王。有事故則

二十四

噶噠噠遣代。其次主兵之官為贊你噠。其人名沙有哥哈。即吧噠。又主船政之官為押米噠。其人名沙外廉。巴加。即思亞。勅力巴。教時。皆在浙江。其在廈門管船者。官為善用。勒彌沙。人名時茂。又稱士勿。在廣東香港者。文官為馬厘士列。華言為禮遜。其人名贊臣。武官為善用。哈沙。其人名禮也時。凡管理貿易及船政官。皆名呷噠。即明史所稱加必丹末。又稱急敦。如華言船主也。船上管黑夷者。頭目有正副。正名沙冷。副名嫩低。大船一正五副。中船一正二副。小船一正一副。此次至內地夷船。名百餘隻。其實不過七十餘艘。且多貿易之船。配以夷官。非盡兵船也。又火輪

亦不過十隻。用以急遞信息。為諸船導引。黑夷皆雇自諸島。月給工資番銀二三圓至七八圓。不下數十萬。其官自噴噓。年給俸銀一萬圓。以次遞減。小者亦數百圓。凡造一船。費數萬計。礮械火藥。費用尤多。閉市後。洋貨不售。有私售者。貨價大減。用兵日久。復多喪失。亦自苦之。其女王之出。戴金絲冠。四面綴珠。身衣紅色哆囉哩長袍。或羽毛為之。胸前繫金珠為飾。乘大馬。上用平鞍。後有靠背。左右扶手。前後隨者。有步有騎。夷人見王不跪。惟免冠。手拔額上毛。數並投地為敬。其國人肌膚皆白。長身貓睛高鼻。類在京之俄羅斯。而髮拳黃。故稱紅毛。亦有肌白而髮黑者。

二十五

不貴也。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淨龍鬚。其產鴉片煙土者。凡三處。一為的記。二為望邁。皆出小土。每塊重六七兩。惟孟加刺出大土。每塊重四十五六兩。海外諸國貿易。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自洋布。哆囉哩。羽毛。紅木。紫檀。花梨。冰片。龍涎香。海參。燕窩。丁香。油之類。數十種。鴉片特其一。而望邁。孟加刺。皆噴噓。咄咄埠頭。故其國貨船。此物獨多。各國人皆不食。即噴噓。咄咄亦不食。惟華人及黑夷多嗜之。凡貿易諸船。皆商賈自為之。王收其稅。亦有領國王本錢者。謹據夷囚顧林律比供及圖證。以諸書如此。

諭軍機大臣等。遵洪阿等奏。覆訊夷供。分別辦理一摺。前因噴噓

就撫。請釋俘囚。有旨諭令該總兵等。將臺灣所獲夷俘。除業經正法外。餘即解至省城。由怡良等轉交收領。計可先行接奉。本日據奏。覆訊各夷供詞。將夷目顧林等分別禁錮。正法等語。著該總兵等仍遵前旨。將現在未經正法各夷人。派委員弁安速解省。交怡良等轉交該夷目領回。該總兵呈進噴噓咄咄地圖及圖說一件。均已覽悉。

庚寅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夷船連檣退出。蘇省防兵。亦陸續撤回。該省糧臺。即應裁撤。改為報銷總局。所有製造戰船。鑄造礮位。著者英程商采。督同各員。實力講求。認真籌辦。仍遵前旨。不必拘守舊章。以因地制宜。精良適用為是。其軍需局從前支用款目。及善後各款。應辦報銷。仍著者英程商采。按款勾稽。覈實造報。

二十六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前奉

上諭。所有天津及各海口一帶善後事宜。即著訥爾經額。督同天津道陸建瀛。及文康。體察地方情形。悉心籌度。妥行辦理等因。欽此。竊維天津密邇

京師。其海防倍重於東南。而與東南各省情形亦迥不相同。蓋山東之廟島。奉天之旅順口。遙遙相對。宛若門戶。自狼坨子至山海關。袤延千餘里。均在門戶以內。較大洋水面稍窄。故俗稱為海袖。中間並無島嶼。僅有近山海關之清

風島金山背亦係小島。至於大沽以南之祁口河北塘迤北之澗河口等處。稍可寄碇避風。無甚障蔽。不似東南洋面。島嶼重疊。港汊紛歧。可以設伏藏舟。而各大小口門。又俱有攔江沙為之鈐束。船隻喫水稍深者。出入即不靈捷。是以從前水師屢裁。臣蒞任後。悉派文武員弁。出海查勘。竊見北洋形勢。不宜水戰。而近畿重地。更不可輕於一試。總以賊不敢來。不能入為上策。故於守則嚴防口岸。雖尺寸不敢疏虞。於戰則兼練水兵。與馬步相為表裏。自天津郡城。以及沿海一帶。先後奏添新兵六千五百名。以資防守。而省征調。並於沿海添設墩臺營房。烽墩相望。聲息相通。而且查商船以杜外奸之滲入。編保甲以絕內匪之萌生。次第經營。已非一日。實於籌防之時。即備善後之事。但就其中酌加損益。爰定章程。俾能簡要易行。經久足恃。則視無賊如有賊。各海口固於金湯矣。茲謹析為禦外者八條。清內者七條。經費一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練兵必兼水陸也。向來天津原有水師。業經兩次裁撤。此時若議復設。則須增添總兵以下官員。並建造衙署等事。無論經費浩繁。其究竟能否得力。尚不可知。臣愚以為所貴乎水師者。以其能出入海洋。於水中取勝也。現在沿

二十七

海各營兵丁。生長水濱。大半皆習水性。若擇其善於覓水者。在海河之內。勤加教練。使之由淺而深。由暫而久。其不能者。亦以所制水帶繫之腰間。令其演習。久之善水者多。即可編為水隊。蓋禦賊於水中。關力不如關智。既有熟嫻水藝之兵。或扮商漁以誘之。或乘黃夜以擾之。皆可出奇制勝。其船上舵工諸色人等。均以水兵選充。如此則不必有水師之名。而已收水師之用。斯水陸兼防之道也。一備船務在通用也。南北省海岸口門。深淺不同。即以大沽海口而論。攔江沙上。大潮水深丈餘。小潮水深僅止數尺。如長十餘丈。寬二三丈。高深二丈以外之船。喫水一丈

二十八

五六尺者。即不能出入。茲就北洋情形。度其最靈而北人便於操駕者。莫如本地之商船。查商船乃係自造。工料一切倍加慎重。較之官船。尤為堅實可用。前署閩浙督臣長齡。因戰船笨重。奏准照商船改造。取其靈捷。是即明證。蓋水上決勝。但宜以小制大。以多制少。以暗制明。較為得力。今擬用商船。惟取其木料堅厚。駕駛靈便。令彼自洋面見之。仍與尋常商船無異。則我可以施其機謀。以操勝算。一巡哨必須靈實也。查每年自開河起。至封河止。分為上下兩班巡哨。每班分月輪轉。以均勞逸。總以一月一出入為限。南至山東。北至山海關。奉天等處。其船隻大小各編字號。

出哨回哨日期俱報天津鎮道查覈隨時會銜具詳兵丁在洋准其打網捕魚以資調劑如有洋匪竊劫該兵丁等或能擒捕或擊破賊船分別鼓勵備泊船近洋不能遠探一經查出官弁照例嚴議兵丁責革至奉天山東兩省原有會哨之例若直隸一併會哨則三省連為一氣更形周密

一偵探不可稍疏也查上年籌辦防堵曾於大沽設有望樓沿海各設墩臺安置馬撥以備瞭望而通聲息惟大沽望樓高至六丈有餘風雨剝蝕繩易鬆朽擬每年易繩一次勿令傾毀其沿海墩臺相去均不過數里責成附近營

二十九

汛以時瞭望如偵有賊船晝則放礮為號夜則施火為號一處發覺處處傳警百里之間呼吸可通庶足以濟哨船之窮

一防兵須練馬隊也騎兵衝突本北人之長技用於海防備賊登岸以為後路兜勦洵足制勝惟征調需時且海濱水土鹹濇滿蒙官兵多有不慣其勢可暫而不可久況沿海一帶夏秋之間平曠正道率多泥濘車馬必須繞路而行所謂客兵路徑不熟尚難得力若以本地新兵之驍健者兼練馬隊則其道路之曲折險易既所熟習遠近抄襲隨處可用茲擬於新兵六千五百名內挑選二千名專練

馬隊使之專習馬上為穩俾得悉成勁旅沿海之聲勢既壯即本省附近有警皆可征調並省外調之業

一礮兵必有專責也查兩年防堵各處礮臺大小礮位每礮定以三班一班五兵使之演放設標為準其精熟者已不乏人現雖撤防而前功未可棄應將熟諳施放取準之弁兵編為一冊令其分司各處礮位每月定期演練一次仍設立標準每發必中者有賞庶已能者既可益精而未

三十

該弁兵收管如有損壞該管將官查辦徇縱者一併處分一防兵之輪班宜定也查直隸各海口每年無論節氣早晚約於二月十五前後開河十月十五前後封河計自三月起至九月止共七個月若以沿海新舊兵丁全數巡防未免涉於張皇而經費亦難籌畫應即於各營內分起輪流酌以七百名為一班每月以一班到防周而復始即於操練水陸技藝之中責以巡防之事查各海口以大沽北塘上海關三處為最要而大沽尤為閩廣等省船隻出入之所自應加倍嚴密茲擬於大沽海口添撥兵三百名北塘添撥兵一百名上海關添撥兵一百名其餘各小口礮臺營房共添撥兵二百名均令按班輪防無分晝夜以資守望惟海濱瘠苦之區所支名糧不敷日用其在防者除

支食名糧外。擬每人每日津貼制錢七十文。以每月七百
人計之。一月需制錢一千四百七十串。計七箇月。共需制
錢一萬零二百九十串。其在汛者。仍止支食名糧。如此則
巡守嚴。勞逸均。而費用亦節矣。

一設伏之器具宜存也。自軍興以來。陸續置備軍器火器。
建築礮臺土埧。並設伏之鐵鎖。鐵蒺藜。鐵鹿角。木筏。杉條。
樹株。鐵錘。石塊。滑杆。繩纜。水缸。魚網。桐油。草草等項。皆係
兩載經營。始能齊備。若已撤防。除礮臺土埧各項。另籌歲
修。軍火器械。另行分處存貯。其餘零星物件。酌量變價外。
如鐵鎖。鐵蒺藜。鐵鹿角。鐵錘。木筏。魚網等類。或非頃刻可

三十一

辦。或亦不能變價。擬於礮臺前後。交營員擇地收存木筏。
為用最利。縱橫平底。風不可翻。水不可沉。上安木架。置礮。
照賊來路施放。船無不損。海河內之所必需。但禁縛非旦
夕可成。而海水鹹濶。繩纜易敗。封河後又不能不解散。另
置。擬將原筏通盤改厚。併百餘筏為數十筏。每年開河之
後。禁縛置水。以備緩急。其封河之先。仍舊解散存貯。交營
收管。以上各條。皆所以禦外。古人籌海之方。必謂哨賊於
遠洋。而不常厥居。則彼之趨避無準。擊賊於內洋。而不使
近岸。則我之藩籬自固。茲擬水陸兼防。費用其意。再查洋
禁之嚴。有宜防於外者。有宜防於內者。而外奸由內伏。內

伏不除。則根株不清。謹擬數條於左。
一本地商漁船隻。不准偷越外洋也。查天津甯河等處商
船。向例祇准赴奉。販運糧石。由天津道於臣衙門請領糧
照。填給收執。回棹呈繳。不准乘機多販。私越外洋。其漁船
領有漁票。亦不准遠越重洋。試以

畿輔海疆。較之東南各省。更宜嚴密。嗣後天津甯河商船。擬
飭天津縣遵照定例。查明該商是否殷實土著。及舵水人
等。有無匪徒等情。出結報查。其所領赴奉。販糧執照。祇准
赴奉。販運。如查有私越外洋者。罪其船主。應即咨明江浙
各省。如來年開河以後。彼處口岸。有天津甯河船隻前往

三十二

貿易者。令該地方官查明。執照不符。即稟請移咨本省。除
將該船主重治外。以後即不准該船再行出洋貿易。以杜
流弊。仍飭天津道督同兩縣海船戶長。於商船歸場後。諭
令各船主將其船隻一體編列字號。開具花名清冊。送道
備查。各船尾標寫某字某號。以為識認。漁船無論大小。一
律照辦。仍取其船主船牌。並無奸匪偷漏夾帶等情。切結
俟開河之時。天津道赴海口親查。以昭覈實。
一閩廣商船停泊處所。宜酌量變通也。查自大沽至天津
郡城。陸程約一百餘里。水程約二百餘里。其間曲折迂迴。
兼之風潮不常。閩廣船大載重。往往從大沽入口。半月方

能抵郡。及到郡城停泊。連檣排比。以每船五十人計之。杞水人等。約在一萬上下。今英務甫平。一切宜籌善後。雖該商船並無不法情事。前後奏定章程。已在在嚴密。而防微杜漸。不厭周詳。擬於該船到口。照舊收取礮械。查對票照。封船放行後。即令在葛沽一帶停泊。聽候鹽政及天津道查驗。貨物即由該商自雇小船。撥運到津。投行貿易。本船不必抵郡。如船主客商。有與津郡字號交易事件者。准其赴郡。如此變通辦理。則該商船不致以風潮不順。稽延出入。而郡城肅清。於生計亦無窒礙。即令風鶴有警。外用大沽之兵。內用郡城之兵。勢成夾攻。確有把握。再查向來閩

三十三

廣商船到津。天津鎮道會同查驗。有無違禁貨物。並各委員弁帶同兵役彈壓。將來移泊葛沽。該處僅有巡檢一員。千總一員。不足以資彈壓。應仍由臣並鎮道委派員弁。帶同兵役校巡。鎮道不時稽查。

一上海甯波等處商船。宜酌定稽查章程也。查天津所有南貨。均由上海甯波船載運。該船舵水。每船不過十餘人。且非大幫並來。與閩廣商船。六七月同時廣至者有間。但該二處。已准英夷通商。則稽查亦應酌定章程。以昭慎重。擬嗣後上海甯波等處沙船。販貨赴津者。應於何例請領票照時。由地方官取其該船領事。並無夾帶奸匪甘結。

即於票照內鈐印處所。用一已取領事甘結字樣印戳。以便抵津入口時查驗放行。如查有夾帶奸匪等情。一面提究領事。一面飛咨該省。查辦船主。蓋船主均係殷實之家。其領事又係一船舵水信服之人。責成船主領事。是為要領。

一夏秋之間。總兵應仍駐大沽也。查夏間南風司令。海潮日長。偵探巡哨。務宜嚴密。現議一切船隻。只准停泊葛沽。彼處離郡城較遠。必資大員彈壓。擬自五月始。至八月止。今天津鎮總兵。仍駐紮大沽。督飭將備巡哨偵探彈壓稽查。以昭慎重。

三十四

一城鄉義勇各局。宜仍其舊以資保衛也。查天津郡城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其沿海村莊。亦切近水濱。舟楫四通八達。人心無定。兩年防堵以來。經臣嚴切指飭。派委委員編查保甲。以清內奸。即於編查之時。遴選各處紳耆作為董事。曉以自固藩籬。眾志成城大義。計郡城關廂內外。原分二十堡。每堡設一義勇局。每局或三四十人。五六十人不等。均係各衛各堡。不供差使。不支口食。以董事領之。每月官為點驗一次。甲堡之人。不得濶入乙堡。俾免淆亂。其自海河南北兩岸。至於大沽海口。共立六十局。章程亦如之。是以軍書絡繹。兵馬交叢。而漢奸無從濶迹。民間安堵如

常。現雖撤防。而此項義局。不費官錢。不妨民業。行之既久。且可以化頑暴而靖閭閻。擬仍循其舊。以符守望相助之義。

一場竈造鹽民夫。宜做保甲之法。仍舊編查也。查沿海鹽灘。向為竈戶造鹽之處。用夫孔多。大半四方備趁無業之人。藏奸最易。兩年以來。經臣與鹽臣督飭運司。委員編查。年貌細冊。各場俱臻安靜。著有成效。擬請嗣後仍飭運司督同委員編查。定為永遠章程。庶奸匪不能涸跡。於海防實有裨益。

一大沽地方。宜設海防同知一員。以資彈壓也。向來大沽

三十五

海口。設有海防同知。嗣因裁撤水師。一併裁汰。今擬照舊設立海防同知一員。作為題缺。專司稽查出口入口船隻。查驗票照。並有無夾帶違禁貨物等弊。准理兵民客商詞訟。照海疆三年俸滿本例升轉。惟官有定額。未便議增。應於本省簡僻同通內酌裁一缺。其應建衙署。應設吏胥等件另議。

一經費必應豫籌也。查購備商船。大小總須二十隻以外。每年修船船身。整理桅柁。添補繩纜等物。並津貼弁兵賞需。以及修補礮臺。土槍木筏。望樓等項。種種需費。擬請於蘆綱加價銀內酌撥二十五萬兩。以五萬兩作為目前購

備船隻建造衙署等項之用。以二十萬兩發商生息。按月一分計之。每年可得息銀二萬四千兩。約以八千兩陸續歸本。以一萬六千兩作為歲費。樽節支用。如有贏餘。統於年終報查。儘數存儲天津道庫。歸入交代。歲積月增。經費漸充。設遇徵調。附近營分兵丁口糧。即可於此內撥給。不致動需正款。再天津永平等處。官荒地畝甚多。擬分飭各府州縣妥為清查。招墾納租。所收租銀。亦可作為津貼防費。

以上十六條。如蒙

俞允。責成天津鎮道及候補道文康次第遵辦。此外如尚有未盡

三十六

之處。仍隨時增補。至於水陸兼防。惟在訓練之精。內奸不萌。惟在稽查之密。有治法尤貴有治人。若奉行不實。則紙上空言。雖切何補。臣惟有竭盡愚誠。督同鎮道。遵將練古察吏養民務期層層覈實。事事認真。行之一年。必使有一年之效。庶

畿輔重地。戰備修明。以仰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

硃批。軍機大臣等詳細妥議具奏。

十月辛卯。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伊里布自

江省前赴粵東。於本月初四日。行抵浙省。詢知定海夷船靜謐。夷酋羅伯聘等。至郡會駐。欲俟噶嚕噠到後。相視建設夷館基址。所帶人數無多。情甚馴順。臣伊里布以浙省現無應行商辦之事。遂易拱船隻。於初五日早。起程前進。是日亥刻。臣劉韻珂接據甯紹台道鹿澤長稟稱。初一日噶嚕噠到郡。與該道相見。執禮甚恭。惟據噶嚕噠呈出照會一紙。內稱該夷前在江甯。曾說定書英赴粵辦理一切。令聞者英已放兩江總督。祇臣伊里布一人赴粵。似與前約不符。又前議條款內。有漢奸一概釋放。勝示天下之語。今未見頒貼騰黃。不知何故。是以備具照會。囑該道轉呈

三十七

臣劉韻珂代為奏請。仍令耆英赴粵查辦。並將釋放漢奸一節。頒發騰黃等詞。該道當以中國體制。惟恩赦大典。及豁免錢糧等事。方用騰黃布告天下。此外尋常恩旨。不在此例。今漢奸已遵旨免罪釋放。不能再請騰黃。至粵東稅課事宜。現有臣伊里布前往辦理。與耆英往彼無異。並未有夷約。且此事臣劉韻珂本未與議。萬不能代為轉奏等語。向各夷反覆開導。辨論至一時之久。各夷無可置喙。始將照會收回。詎噶嚕噠旋又往見。復呈出照會一紙。以臣劉韻珂既不便代奏。伊等不敢強求。惟求轉咨耆英自行奏請。並求將釋放漢奸一

事。設法妥辦。該道以該夷堅求轉呈。不便拒之太甚。且該夷已自向耆英照會。固拒亦屬無益。將該夷照會一件。一併呈送查覈酌辦等情。臣劉韻珂查閱照會。與鹿澤長所稟無異。伏查耆英前於該夷在江之時。雖有前赴粵東之說。但未經奉有諭旨。不得即指為成約。現在臣伊里布已奉命赴粵。耆英雖商督兩江。仍奉旨會籌江浙閩三省通商之事。亦與赴粵無異。該夷自應速赴粵東。聽候臣伊里布到彼。逐一籌辦。何得復以耆英同往為請。惟夷性多疑。而又自謂素重信約。今因耆英先有許以赴粵之說。復行中止。意以中國不能踐信。疑有他故。是以一再顯求。以觀我中國之舉動。該夷意已堅執。必欲得所請而後止。臣劉韻珂若復以不便轉咨向覆。則該夷疑忌愈深。設因此另生枝節。於國家大局殊有關係。即不然。而江浙相距甚近。該夷復駕火輪船隻。直至江甯。向耆英面懇。則夷船既退之後。復又窺入長江。搖惑觀聽。震驚民心。亦屬不成事體。二者實皆可慮。時臣伊里布行程離省甫及百里。臣劉韻珂因耆英既未赴粵。即臣伊里布早至該省。亦屬無益。當即專員邀留。逐加商榷。彼此計慮相同。現已備錄該夷照會。移咨耆英

三十八

酌量辦理。一面將業已轉咨緣由。向該夷照覆。並以者英現在奉

旨會辦江浙閩三省通商之事。經理者仍屬夷務。與前往粵東無異。且臣劉韻珂與閩浙督臣怡良。江蘇撫臣程晉采等。先未與聞撫議。一切俱未熟悉。今者英與臣伊里布二人。一留江省。一赴粵東。彼此可以隨時開會。粵事一定。則江浙閩之事。亦因而全定。毋庸更端。正係

皇上懷柔遠人。欲期迅速。嚴事。俾該夷等可以及早歸國。並在各省早設馬頭之至意。該夷等亟宜仰體

聖恩。不應再有干請等詞。向該夷剴切曉諭。並令鹿澤長面為勸導。臣伊里布即在省暫駐。如該夷釋然無疑。不復以者英

三十九

借往為請。臣伊里布即當星馳赴粵。否則再容具奏請

旨。至該夷所請釋放漢奸。願發贖黃一節。前此臣伊里布與者英向該夷議撫之時。本有此約。業已載入條款。謹呈

御覽。奉

旨允行。移咨到浙。臣劉韻珂恭錄

諭旨。並無飭令刊布贖黃之語。是以祇將漢奸釋放。未經贖黃張貼。今該夷照會內。既求轉咨者英奏請。又面求鹿澤長設法妥辦。是其意念甚堅。但此事似覺稍有流弊。現就該夷設法妥辦之語。另求善全之策。已會同臣伊里布聯銜出

具告示。以恩次所獲夷俘漢奸。業已遵

旨釋放。嗣後軍民人等。不得再行查拏等詞。務至甯波等處張貼

庶與贖黃稍有區別。亦藉塞該夷之請。已於照覆該夷文

內。將此事敘明。該夷能否不復再請贖黃。亦俟覆到再行

察辦。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等奏。接據夷首照會。酌量辦理一摺。該夷

以者英已授兩江總督。祇伊里布一人赴粵。疑與前約不符。懇

請一同前往。業據劉韻珂移咨者英。並該夷亦自向者英照會

計該督接到後。自必酌量情形。覆咨到浙。伊里布現駐浙省。若

俟者英覆到。察看該夷情形。如已釋然無疑。即著星馳赴粵。妥

四十

定章程。具釋放漢奸。願發贖黃一節。天朝自有制度。非該夷所

宜置喙。現據伊里布等。以恩次所獲夷俘漢奸。業經釋放。張貼

告示。覽奏均悉。亦祇可如此辦理也。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等奏。該夷以者英已授兩江總督。祇伊里布一

人赴粵。疑與前約不符。懇令一同前往。已據劉韻珂移咨者英。

該夷亦自行照會等語。著者英曉諭該夷。以者英。伊里布皆係

天朝重臣。一留江省會辦三省通商事宜。一赴廣東專辦一切

章程。庶彼此均可隨時開會。辦理得歸畫一。且閩浙各督撫於

議撫條約。均未與聞。此後應如何設立馬頭。如何接貨納稅。種

種事件。必得者英在此。方能就近商酌施行。其所以不赴廣東者。正欲善全此局。並無他意。如此刻切宣諭。看其作何聲覆。或該督另有從長計較。妥協辦理之處。著即據實馳奏。

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竊臣怡良於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將接到廈港夷目請放夷俘文書。即據

欽差大臣耆英等遵

旨移咨情形。並飛飭臺灣解送來廈。移覆恭摺具奏在案。茲據臺

灣鎮道遞摺過泉。並將具奏事宜稟報。稱此摺於五月二十八日拜發。由鹿港配陳湧裕小快船內渡。茲據鹿港廳

四十一

稟報。該船於八月初五日。行抵祥芝外洋。為盜船將摺件劫去。茲又補繕發遞。當查所報各摺事理。中有處決俘獲夷囚一摺。與現在欽奉

諭旨。將臺灣夷俘釋放送回辦理室礙。該夷酋等。均不知有正法一節。日望其人之歸。茲所存僅止十一人。送到後似不能帖然順受。與撫議殊有關繫。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達洪阿等奏。覆訊夷供。分別辦理。有旨諭令將現在未經正法各夷人。派員妥速解省。交怡良等轉交該夷目領回。茲據怡良等奏。臺灣鎮道稟報。辦理夷俘。與夷目請釋夷俘情形。兩相窒礙。該夷等均不知有正法一節。所請止十一

人。恐送到後。不能帖然順受。與撫議殊有關繫等語。臺灣兩次擊獲各夷。在郡正法。均在未經議撫以前。其嚴行禁錮之紅夷頭目顧林等。現因撫議已成。諭令釋回。達洪阿等。接奉此旨。自必遵辦。著怡良等於解到時。派員送至鼓浪嶼。交該夷目收領。並取回照備查。儻該夷或有間言。惟當諭以前此所獲各夷。自彼時未定撫議。是以依法辦理。即如雨軍臨陣。互有殺傷。事後復責令償還。斷無是理。該督等務當明白宣示。俾該夷等畏威懷德。不復有所藉口。是為至要。

癸巳。兩江總督耆英奏。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是月初九日奉

四十二

上諭。據程爾采奏。鎮江失守後。文武各員存亡實情。與耆英所奏間有不符。著該大臣確查情節。分別嚴參。同日又奉

上諭。常鎮道周頊所稟失實。著與該處城陷後。未經殉難文武各員。一併查明。再行參奏等因。欽此。當即督同江甯布政使王廷

關。江安糧道沈兆澧。江南鹽運道積喇明阿。詳細覆查。並分委委員蘇州總捕同知福林。江甯北捕通判孫炳燁。及甫經到任之署鎮江府知府崔光。密加確訪。茲據該府查明。前任知府祥麟。於失守後兩次盡節。遇救得生。及理事同知全興。潛匿民舍各情。取具援救祥麟之民人書。及容留全興之房主。切實供結。並據委員孫炳燁密訪無

異稟經該司道等覆加查核。詳請分案先行參辦前來。臣查鎮江文武各員內。常鎮道周頊署丹徒縣錢燕桂均係隨參贊大臣齊慎。在城外駐紮。辦理糧臺。迨六月十三日接仗後。因眾寡不敵。隨同移駐新豐鎮。旋即退保丹陽。並未入城防守。知府祥麟。理事同知全興。守備盧萬春均隨副都統海齡。會同各該旗協領等帶兵守城。嗣因夷船駛集江干。城門俱閉。祥麟不能兼顧城外。錢燕桂亦不能時至城中。祥麟因商辦事件。隔城諸多不便。即以兵臨城下。錢燕桂尚在城外等情。通稟有案。旋經查明錢燕桂係在城外督辦軍需局務。實非躲避。迨即城失守。副都統海齡

四十三

自縊盡節。該府祥麟力不能支。即投入泮池。自盡。當經民人張順鴻圍榮。及府役張鴻段連趙福等督見救起。扶入學宮。該府復乘間自縊。又經學書畢遵怡門斗威容解救。魁醒。適值家丁尋至。扶送出城。該同知全興。被亂兵衝跌。經家丁扶至監生唐誠家潛匿。守備盧萬春因騎馬接仗。被火箭射傷馬匹。該備於墮馬壓傷後。經兵丁崔常華張大海扶至民家躲避。均於十六十七等日。改裝出城。又丹徒縣典史徐人驥於城陷後。被夷匪將監犯全行開放。該員不能禁阻。亦即逸出。此鎮江失守。文武各員之實在情節也。先經臣派委四等侍衛成齡太倉州知州徐家樞查

取供結。茲復督同司道委員詳查確鑿。應即按其情節輕重。分別參處。查常鎮道周頊雖因委辦糧臺。駐紮城外。未及嬰城固守。惟以分巡監司大員。近在同城。實難寬其失守之罪。且該道職司兵備。於夷船由海入江。未能相機堵禦。尤難辭咎。其稟詳各款。又復失實。應請

旨即行革職。鎮江府知府祥麟先經隨同副都統守城。旋因力屈失守。本應一併參革。惟該府於城陷後。兩次自盡。遇救得生。查有實據。應請交部嚴加議處。守備盧萬春受傷躲避。典史徐人驥於夷匪開監放犯。未能力阻。均屬恒怯無能。應請一併革職。理事同知全興專司旗民交涉事務。向無

四十四

地方之責。惟遇變潛匿。應與稟辦糧臺。未及入城協守之署丹徒縣知縣錢燕桂。一併交部議處。再鎮江城守參將陳慶祥。先經撫臣程商采。委赴鷺鼻嘴防堵。嗣因夷船乘潮繞越。駛入京口。復經前督臣牛鑑調回守城。該參將未及趕到。城已失陷。與失守情節。稍有區別。惟究係專汛武職大員。應與不能攔截夷船之署京口水師副將李順武。一併交部議處。至江陰以上各營弁。均於夷船入江。未能堵禦。惟或因敵力不及。或因地利無要隘。容臣親詣察看各處情形。及該弁等人才技藝。再行分別辦理。諭內閣。著英奏。遵查鎮江失守文武各員。請分別革職。嚴議議處。

一摺著該部議奏。

甲午。

諭內閣。載銓等奏。遵旨定擬奕山等罪名一摺。奕山。奕經。文蔚。經朕授以將軍。參贊重任。特命前往廣東浙江辦理攻剿。自應刀矢公忠。勉圖報稱。乃老師糜餉。坐失機宜。辜恩昧良。莫此為甚。奕山奕經。文蔚。均著照載銓等所擬革去職任。定為斬監候。秋後處決。奕山諒已自粵起程。無論行抵何處。著沿途各督撫傳旨鎖拿解京。奕經等。前有旨諭令折回浙江。辦理軍需報銷。此時無庸留浙。著耆英。程晉采。劉韻珂。傳旨鎖拿解京。交宗人府刑部分別監禁。其經手錢糧之員。飭令留浙辦理報銷。業交軍

四十五

需總局報部。至特依順。齊慎本應照部議革職。惟念特依順到省。未經派令督兵接仗。即乍浦失守時。伊亦駐紮杭州。齊慎於廣州被圍時。駐紮佛山。且到浙在後。迨鎮江失陷。尚能設法撲。殺斃多賊。尚可稍從末減。特依順齊慎。俱著加恩。改為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奏。查從前舊式礮架笨滯。旋轉不能如意。且木性鬆脆。一經礮發。震動開裂。既難取準。又不能再行施放。況從前所用礮位數百斤及一千斤上下者居多。此次添鑄二三千斤至一萬斤以上大礮。斷非舊式礮架所能運動。即五六百斤各

礮架。亦須堅實利用。現係揀選至堅至重之標木及油椎等木。裝作兩層。上層四小鐵輪。中貫鐵心。如磨盤式。以便旋轉。下加兩大木輪。四全鐵輪。以憑扯運。中間著力處所。加用鐵條。外包鐵皮。其木輪釘以鐵瓦。運用較靈。查大礮之轟擊有準。全在礮架得力。未便因工料昂貴。即為違就。除一萬餘斤之大礮架。尚須籌議製辦外。其已製造之大小礮架一千五百餘座。內有舊用式樣。另換工料者。有平底兩層四輪。中用磨盤心者。有照奕式四輪。兩旁加用滑車。以便牽拉退者。又有照奕船內所用礮架。分為兩層者。費用計復不貲。謹將各礮架式樣。繪繕圖說四份。恭呈

四十六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祁項等奏。製造礮架。繪繕圖說。進呈一摺。據稱大礮轟擊。全在礮架得力。有照舊式另換工料者。有平底兩層四輪。中用磨盤心者。有照奕式四輪。旁加滑車。以便牽拉退者。又有照奕船內所用礮架。分為兩層者。運用較靈等語。所有祁項等進呈礮架圖說各四件。著發交耆英閱看。並詳細體察圖內所繪礮架。何項最為合用。悉心妥議。若不甚相宜。亦著據實具奏。此項圖說。該督接奉後。即各照繕一分。咨交閩浙總督怡良等閱看。是否合用。妥籌辦理。該督仍將發給圖說原本呈繳。已亥。

諭內閣。牛鑑解到時。著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定擬罪名具奏。

又

諭。兵部奏。遵旨裁議江蘇鎮江失守各員。分別辦理。鎮江城守營參將陳慶祥。先經該撫委赴揚。身背防堵。嗣經該督調回守城。該參將未及趕到。城已失陷。究屬策應遲延。著照部議革職。從寬免其治罪。守備盧萬春。未能嬰城固守。乃因傷躲避。改裝出城。署京口水師副將孝順武。未能先事設法攔截。致夷船駛入長江。毫無阻滯。均著革職。交刑部覈其情節。分別治罪。

兩江總督耆英奏。竊照夷船隻。出江入海。前經奏明在

四十七

案。惟吳淞口外夷船。尚未全數開行。復經會札蘇松太道。詰詢明白。妥為防範。飭令迅速開行去後。茲據該道直稟。稟稱。吳淞口外夷船。於九月十四十六等日。先後起碇南去。僅存夷船一隻。至二十四日後。又駛來火輪船一隻。大夷船兩隻。辦買食物。於十月初三日辰時。全數往南駛去。現在吳淞口內外。並無夷船等情。正在繕摺具奏。聞據夷酋噶喇噴文稱。該酋於江省開行時。知臣與伊里布同赴粵省。會商稅餉事宜。今至定海訪問。臣已調署兩江其

欽差大臣關防。交伊里布接受赴省。該酋挂念不已。請臣奏懇

恩施。仍赴粵省。又漢奸雖蒙

允准免罪。未奉

頒布謄黃。亦請入奏等情。臣查該酋前在江省時。業經臣會同伊里布。牛鑑飭令果司黃恩。形四等侍衛。成齡。反覆開導。核定條約。鈐蓋關防圖記。互執為憑。撫局已定。惟通商輪稅例案。均在粵省。是以必須赴粵。體察情形。酌量辦理。以免藉口。乃該酋執因臣已蒙

恩簡任江督。未經同往。妄生疑慮。而細繹來文。情詞恭順。是殆未

知臣仍奉

命會商。並不置身事外。亦不知黃恩。形成齡。業已隨同伊里布。赴粵幫辦。致有此請也。至請

四十八

頒布謄黃一疏。自係未諳體制。尚非有心要挾。臣業已開誠布公。備文照覆。並咨會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善為開導。令其速赴廣東。似不致復生異議。再臣現將署中公事。趕緊稍為清釐。定於二十二日起程。前赴吳淞口。及沿江一帶。察看情形。籌辦善後。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夷船全數駛出。江蘇洋面肅清。一摺。據奏吳淞口外夷船。自九月十四日起。至十月十三日止。全數往南駛出。該酋來文。已由該督備文照覆。不致復生異議等語。覽奏均悉。噶喇噴文。已定善後事宜。甚關緊要。該省吳淞海口。及福

小狼山。並江陰之楊鼻營。圍山關一帶。層層門戶。有險可憑。果能嚴密備防。天塹豈能飛越。此時籌辦善後。必應大加整頓。毋庸拘泥舊規。該督現已起程。前赴吳淞。及沿江一帶。察看情形。著即周歷各該處。相度地勢。熟審機宜。戰船不拘大小。務在堅固。礮械不拘名色。務取精良。各處險要口岸。若僅安礮數位。駐兵數名。全無設伏策應之計。恐臨事仍難得力。必當設法安籌。臨敵施放礮槍。不可專顧前面。尤須逐層接應。該督甫經簡任。責無旁貸。必須力除綱習。勉副委任。一切善後事宜。悉心妥議具奏。務使兵弁均能命令。器械全數通用。平時不忘戰備。臨事不致張皇。方為盡善。勉之又勉。

四十九

癸卯

欽差大臣伊里布。浙江巡撫劉韻珂奏。伊里布抵浙後。於十月初八日。接准閩浙督臣怡良。福建撫臣劉鴻翱移咨。內稱臺灣所獲夷俘。業於五月間。處決一百三十九名。現禁者僅止十一名。該夷酋等均不知有正法之事。日望其人之歸。茲所存止十一人。送到後。似不能帖然順受。與撫議殊有關係。該督撫等已恭摺陳奏。鈔摺密咨查照。並准來函。以送還夷俘。人數不足。難保該夷不反唇相稽。且恐咆哮蹂躪。故激事端。以圖一快。在廈之夷目扎姓。不能專伊國之政。非噤首不能禁止。噤首與者。恐預向噤首說明等因。

等當查該夷屢次與我兵交戰。間有弁兵人等。被其擒獲。該夷俱未輒加戕害。今臺灣將所獲夷俘。處決殆盡。難保不藉為口實。惟事已至此。不能隱諱。惟有開誠布公。據實面告。並將處決在先。結好在後。各情向其委曲曉諭。或可冀其順受。當即備文向者英咨商。旋於十六日接准該督咨覆。與等所見相同。並函囑等親赴甯波。向噤首面諭。等正擬束裝前往甯波。而浙江撫臣劉韻珂。已接甯紹台道鹿澤長稟報。有噤首於初九日開船旋回定海。十五日前赴粵東之說。旋又據續稟。噤首已於十四日起程赴閩。是該首業已離浙。等前往甯波。不能再該首相見。於事無益。

五十

且察看現在夷情。於者英倍為信服。故一聞該督簡放兩江。即欲劉韻珂代奏代咨。噉噉不已。及劉韻珂委曲勸導。該夷猶以到閩後再行照會為言。是其心仍有欲求者英偕赴粵東之意。今閩省又有處決夷俘之事。而者英復奉旨會辦該省通商事宜。恐該夷因此復以者英前赴閩粵為請。等現已移咨閩省督撫諸臣。囑將處決夷俘一節。向噤首說明。並將處決在結好以前之處。婉為開導。等又自具照會。告以現已兼程赴粵。該首亦宜迅速前往。不可在閩久留。致稽互市。藉示款動。或者該夷急欲通商。不復另生枝節。亦未可定。

諭軍機大臣等。據伊里布等奏。夷酋開船赴閩。並接准閩咨酌量辦理各等語。覽奏均悉。夷酋開船赴閩。或因福州廈門設立馬頭。親往善辦。亦未可知。其臺灣正法夷人。係在該夷未經就撫之前。現有釋回夷俘。可以詢知日期。並非天朝失信於外夷。已有諭旨。令怡良等。剴切開導。現在伊里布。已由浙赴粵。該夷首以通商為急務。所有一切通商事宜。著伊里布。會同祁項。梁賢。常。詳細籌畫。務臻妥協。總當於俯順夷情之中。仍不失大體。方為盡善。至條約內所許給銀兩。尤為緊要。該大臣抵粵後。著即會同該督撫。籌商款項。按照條約所載。如期交付。勿至臨時措辦。不。以致該夷有所藉口。復啟釁端。是為至要。

五十一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等奏。夷酋開船赴閩。並伊里布起程前赴粵東一摺。該夷前有照會。欲仍令耆英與伊里布同赴粵省。會辦稅餉事宜。並請釋放漢奸。頒發贖黃。昨據該督奏稱。業已備文照覆。似不至復生異議等語。該夷首接該督覆文後。作何聲覆。是否已有成說。不至再生異議。現據噶喇帶同嗎囉噠開船赴閩。其覆伊里布等文內。則稱所請耆英赴粵之事。此時正在開船。未能詳悉照覆。措詞殊屬含混。恐其中必有詭謀。至釋放漢奸一事。業經明白曉諭。而嗎囉噠猶以贖黃為請。是其心尚不能釋然無疑。如該酋到閩後。仍以耆英赴粵為請。或稍露要求挾制

情形。怡良等自必飛咨該督。即斟酌現在情形。如必須親往閩省商辦。方能妥協。即一面奏聞。一面起程。以查看閩省海口為由。前赴閩省。相機辦理。並向該夷首詳晰開導。告以此番赴閩。即與赴粵無異。其臺灣正法之夷人。係在未經受撫以前。現有日期可查。此時已將俘獲之十一人。全行釋放。儘可向其問詢。現在伊里布業已赴粵。該夷首惟當靜候通商。毋得過生疑慮。似此剴切宣示。看其作何照覆。諒該督必能仰體朕意。善盡萬全也。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劉韻珂馳奏。夷酋噶喇帶於本月十四日。由定海帶同嗎囉噠等諸夷開船赴閩。一摺。該夷首以耆英已投兩江總督。祇伊里布一人赴粵。疑與前約不符。懇請耆英一同前往。已據伊里布等發給照會。諭以耆英留督兩江。正為辦理江浙閩三省通商事宜。與赴粵無異。不應再有干請。乃該夷首回文內稱。俟到閩後。另行照會等語。此次該夷首揚帆赴閩。或因福州等處新設馬頭。一切事宜。勢須親往善辦。抑或另有詭計。俱未可知。著怡良。劉鴻翱。會同甯振彪等。於各海口密加防範。毋得稍有疏虞。特不可涉於張皇。俾該夷聞知。致啟猜疑之見。至臺灣夷俘。正法者一百三十餘人。現只存留十一人。一節。著仍遵前旨。諭以事在未經議撫以前。即如兩軍對陣。互有殺傷。

五十二

斷無事後取償之理。並著諭以現有釋回夷俘。可以詢知月日。詳細開諭。務使該夷無可藉口為要。該夷首到閩後。如仍以耆英赴粵為請。並著察看情形。飛咨耆英斟酌辦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三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一月乙巳。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十六日奉

上諭。本日據伊里布等奏。該夷以耆英已授兩江總督。祇伊里布

一人赴粵。疑與前約不符等語。著耆英曉諭該夷。妥協辦理等

因。欽此。臣查前據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稟呈該酋照會

當即備文諭知。恭摺奏報在案。旋據該道稟報。將臣前此

奉

命會商三省通商事宜之

諭旨。恭錄給與夷酋閱看。該酋意頗醒悟。即於十月初九日開船

前赴定海等情。復經臣批飭取具確切覆文。稟呈覈辦。茲

又據鹿澤長稟報。十月十二日。奉到浙江撫臣劉韻珂照

覆囑囑噴公文。當即委員齎赴定海。取有囑囑噴回文。稟

劉韻珂查數。囑囑噴已於十四日。起碇前赴福建。甚為馴

順。至臣照覆該酋之文。於十六日始行接到。已在該酋起

程之後。業經送往定海。交與隨後赴閩之夷目帶去等情。

臣查囑囑噴照覆劉韻珂文內。如何聲敘。雖未據鹿澤長

鈔錄呈送。而囑囑噴既已由浙開行。則其不敢固執前見

已屬無疑。該酋赴閩。必為查看建設夷館地基。臣已飛咨

閩浙督臣怡良。飭令地方官妥為撫馭。似可不致另生枝

7

節。

者英又奏。再臣前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密咨。接准閩浙督臣怡良等咨會。臺灣前獲夷

俘。已處決一百三十九名。現禁者僅止十一名。誠恐夷酋

藉口不服。業由該督等據實具奏。該大臣以英夷就撫。係

在七月。臺灣處決夷俘。係在五月。不妨明白諭知等情。移

咨到臣。當查該督等既已具奏。自應敬候

諭旨辦理。惟撫馭外夷。首重誠信。臣以伊里布現在杭州駐紮。或

可就近前赴甯波。面向噶嘑噠。將閩省辦理情形。明白諭

知。示以無欺。或可不致另起枝節等因。移知伊里布去後。

二

今該首董已赴閩。伊里布必當即赴粵省。無從諭知。怡良

等必能妥為辦理。不致任其藉為口實。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夷船起碇赴閩一摺。據奏十月初九日。該

夷噶嘑噠已由定海前赴福建。先經甯紹台道鹿澤長將該督

會商三省通商事宜諭旨。恭錄給閱。該首董頗醒悟。並經劉韻

珂取有噶嘑噠回文。現已由浙開行。似不固執前見等語。覽奏

已悉。惟昨據伊里布奏。該夷覆伊里布文。措詞殊屬含混。恐其

別有詭謀。諭令該督斟酌情形。如該首到閩。稍露要求挾制。必

須親往商辦。即著相機辦理。由五百里諭知。計已先期接奉。現

在該首照覆劉韻珂之文。曾否錄送。該首接到該督所交赴閩

夷目帶去覆文。作何回覆。一經收到。即行馳奏。又另片奏。接准

怡良咨會。恐或藉口等語。昨已諭知怡良等。將夷俘正法。係在

該夷受撫以前。現有釋回夷俘。可以詳詢月日。並令察看情形。

咨商該督。著者英豫為籌度。接到閩省咨會。務遵前旨。剴切曉

諭。俾免猜疑。仍須密為備防。不可稍有疏懈。

已百。軍機大臣穆彰阿潘世恩。祁寯藻賽尚阿何汝霖奏。

據直隸總督納爾經額奏。天津善後章程一摺。奉

硃批。軍機大臣等詳細妥議具奏。欽此。臣等復思上年英夷滋擾。

揚言欲犯天津。仰蒙

皇上聖明。先幾指示。嚴密備防。該夷震懾。

三

天威。不敢妄生窺伺。現在撫議已定。奉

旨撤防。善後事宜。甚關緊要。該督所稱北海形勢。不宜水戰。近畿

重地。更不可輕於一試。總以賊不敢來。不能入。為上策。

誠為切要之論。所有禦外八條。清內七條。經費一條。謹就

臣等管見所及。悉心籌議。開列於左。

一原奏稱練兵必兼水陸。有陸兵防之於岸。不可無水兵

防之於海。請就沿海各營兵丁。擇其善於覓水者。在海河

之內。勤加教練。使之由淺而深。由暫而久。其不能者。亦以

所製水帶。繫之腰間。令其演習。久之善水者多。即可編為

水隊。其船上舵工。以及關頭守桅。牽篷操槳拋碇炊爨諸

色人等均以水兵選充等語。天津畿輔重地。自應水陸兼防。應如所議辦理。仍由該督等明定操期。酌籌賞需。飭屬勤加訓練。不時親往簡閱。毋任日久廢弛。仍致有名無實。

一原奏稱備船務在適用。北方便於操駕者。莫如本地商船。工料一切較之官造船隻。尤為堅實可用。今擬不加修繪。不用戰艦規模。惟取木料堅厚。駕駛靈便。令彼自洋面見之。仍與尋常商船無別等語。臣等復思敵在水中。自必以船制勝。天津海面不寬。潮汐又淺。該督奏稱大船不能得力。擬用商船。誠為因地制宜之策。應即照議辦理。惟平

四

時操演。臨敵進兵。能否資以為用。應令該督悉心籌議。期於無誤。操防足資抵禦。其船如何購備。船數若干。並由該督一併妥議具奏。

一原奏稱巡哨必須嚴實。請自每年開河起至封河止。分為上下兩班。分月輪轉。以一月一出入為限。南至山東。北至山海關。奉天等處。奉天、山東兩省一併會哨等語。水師巡哨。鄰近省分。必應聯為一氣。應請

飭下奉天、山東等省。會同巡哨。以期周密。

一原奏偵探不可稍疏。大沽望樓。高至六丈有餘。風雨剝蝕。繩易鬆朽。擬每年易繩一次。勿令傾毀。其沿海墩臺。責

成附近營汛。以時瞭望。如偵有賊船。晝則放礮為號。夜則施火為號。一處發覺。處處傳警。以濟哨船之窮等語。水陸交嚴。更形周密。應如所議辦理。

一原奏稱防兵須練馬隊。擬於新兵六千五百名。挑選一千名。專練馬隊。使之專習馬上烏槍。俾得悉成堅騎等語。騎兵衝突。以為後路攻勦。足以制勝。惟散在各營。則不能得力。聚於一處。又勢有不能。如何分轄布列。如何聯絡聲勢。應令該督妥為布置。再新兵統計六千五百名。挑選水兵外。又選馬隊二千。其餘兵數。約不過四千名。除各海口分防巡哨。其實在前敵步兵。為數無幾。應令將天津鎮山

五

永協一帶原設額兵。一體教演。不得專恃新兵。轉荒舊伍。一原奏稱礮兵必有專責。請將熟諳施放取準之弁兵。編為一冊。令其分司各處礮位。每月定期演練。打放一次等語。礮火為行軍利器。施放必期有準。應如所奏。將熟諳施礮取準弁兵。另編一冊。令其分司各處礮位。每月演練一次。即由該督明定賞罰。以示勸懲。務令日久悉臻純熟。毋任視為具文。

一原奏稱防兵之輪班宜定。請於各營內分起輪班。酌以七百名為一班。每月以一班到防。週而復始。並於大沽海口。添撥兵三百名。北塘添撥兵一百名。山海關添撥兵一

百名。其餘各小口墩臺營房。共添撥兵二百名。均飭令按班輪防。其在防者。除支食名糧外。擬每人每日。津貼制錢七十文。其在汛者。仍祇支食名糧等語。係為嚴巡守均勞。遂節費用。起見。應如所奏辦理。

一原奏稱設伏之器具宜存。請除礮臺土槍各項。另籌歲修。軍火器械。另行分處存貯外。其餘如鐵鎖鐵。蔴鐵鹿角。鐵錘木筏。魚網之類。於礮臺前後。交營員擇地收存等語。均應如所奏。分別收貯。至大小船隻出哨。應配官弁若干員。兵丁若干名。大小礮臺分防。應派官弁若干員。兵丁若干名。各汛墩臺瞭望弁兵。應如何輪班。其九月之後。三月之前。船隻如何歸塢。如何油輪。礮臺墩臺。如何輪兵看守。火藥火繩如何派管收管。仍令該督詳晰彙議。

一原奏稱本地商漁船隻。不准偷越外洋。請由天津縣遵照定例。查明出結報查。其所領赴奉天販糧執照。祇准赴奉天販運。如查有私越外洋者。罪其船主。應即咨明江浙各省。如來年開河以後。彼處口岸。有天津甯河船隻。前往貿易者。令該地方官查明執照不符。即稟請移咨本省。除將該船主重治外。以後即不准該船再行出洋貿易。以杜流弊。仍飭天津道督同兩縣。於商船歸塢後。諭令各船主將其船一體編列字號。開具花名清冊。送道備查。俟開河

之時。天津道赴海口親查。以昭覈實。仍嚴禁各衙門胥吏藉端增添規費。俾免擾累等語。係為豫防漢奸起見。應如所奏。分飭該管道縣。實力奉行。

一原奏稱閩廣商船。停泊處所。請於該船到口。照舊收取礮械。查對票照。封船放行後。即令在葛沽一帶停泊。聽候查驗。其貨物即由該商自雇小船。撥運到津。投行貿易。本船不必抵郡。惟距城稍遠。船戶之勒捐偷竊。恐有不免。應飭天津道酌定雇價。嚴禁偷盜。並嚴究行戶低壓貨價。指陷貨銀。先期出示曉諭。仍著該鎮道妥派員弁。帶同兵役梭巡。鎮道不時稽查等語。係於防微杜漸之中。仍寓體恤遠商之意。應如所奏。嚴禁船戶勒捐偷盜。及派委員弁。藉端需索得規。以杜流弊。

一原奏稱上海甯波等處商船。宜酌定稽查章程。請移咨江浙兩省。此後上海甯波等處沙船。販貨赴津者。應於向例請領票照時。由地方有司。取其該船領事並無夾帶奸匪甘結。即於票照內鈐印處所。用一已取甘結字樣印戳。以便抵津時。查驗放行等語。應如所奏。咨行江浙兩省。一體照辦。仍嚴禁書吏藉端婪索。以杜擾累。

一原奏稱夏秋之間。總兵應仍駐大沽。擬自五月始至八月止。令天津鎮總兵仍駐大沽。督飭將備巡哨偵探彈

壓稽查等語。係為彈壓停泊葛沽商船起見。應如所奏辦理。現奉

諭旨。添設總兵一員。其應駐紮何處。應由該督一併叢議具奏。

一原奏稱天津郡城關廂內外原分二十堡。每堡設一義勇局。每局或三四十人。五六十人不等。均係各衛各堡。不供差使。不支口食。以董事領之。每月官為點驗一次。其自海河南北兩岸。至於大沽海口。共立六十局。章程亦如之。此項義局行之既久。可以化頑暴而靖閭閻。請仍循其舊等語。應如所奏。曉諭各紳耆仍照舊章。實力奉行。以敦守望相助之義。

八

一原奏稱場窻作鹽民夫。藏奸最易。兩年以來。督飭運司委員編查年貌細冊。各場俱臻安靜。擬請嗣後仍令運司督同委員編查等語。應如所奏。定為永遠章程。俾奸匪不能涸跡。於海防實有裨益。

一原奏稱大沽地方擬照舊設立海防同知一員。作為題缺。專司稽查出口入口船隻。以及兵丁強買盜買漏稅等弊。准理兵民客商詞訟。照海疆三年俸滿本例升轉。惟官有定額。未便議增。應於本省簡僻同知通判內酌裁一缺等語。該處兵民雜處。本地商漁船隻。及各省商船出口入口。自須文員彈壓。應如所奏辦理。應建衙署。應設吏胥。仍

著該督妥議具奏。

一原奏稱經費必應預籌。請於蘆網加價銀內酌撥二十五萬兩。以五萬兩作為目前購備商船建造同知衙署等項之用。以二十萬兩發商生息。按月一分計之。每年可得息銀二萬四千兩。約以八千兩陸續歸本。以一萬六千兩作為歲費。撥節支用。設遇徵調附近營分兵丁口糧。即於此內撥給。不致動需正款等語。應准其於蘆網加價銀內酌撥籌辦。其天津永平等處官荒地畝。應如何分飭各府州縣清查招墾納租。將所收租錢作為津貼防費之處。仍由該督查明另行奏辦。

九

諭軍機大臣等。據穆彭阿等奏。詳議天津善後章程一摺。朕逐條披閱。所請將沿海營兵擇其善於泅水。勤加教練一節。各省水師積習。僅於近海處所。虛放槍礮。遇有匪船滋擾。不能出奇制勝。報轉效尤幾成故套。此次所練水兵。著訥爾經額。明定操期。酌籌賞項。飭屬勤加訓練。仍以時親往簡閱。期於諳習風潮。駕駛得力。切勿裝點虛文。仍循陋習。所稱購備商船。因屬因地制宜。惟平時操演。臨敵進兵。能否資以為用。仍著悉心籌議。所議巡哨章程。已諭知奉天。山東等省會同巡哨兵。大沽望樓。高至六丈有餘。本賴以登高瞭望。朕意現在既設巡哨兵船。如果水兵得力。自可隨時偵探。著該督於明年夏秋間。體察情形。或將

望樓拆卸。其木料留抵別項工用。至馬隊資以衝突。務須分合得宜。礮火利在攻堅。期於施放有準。酌定防守班期。以恤兵力。收貯設伏器具。以實軍儲。均著如所議行。其大小船隻出哨。應配弁兵若干。大小礮臺分防。應派弁兵若干。各汛礮臺瞭望弁兵。如何輪班。九月以後。三月以前。船隻如何歸塢。如何油船。礮臺礮墩。如何輪兵看守。火器如何派營收管。仍著該督詳晰覈議。再本地商船。不准偷越外洋。閩廣商船。即在葛沽停泊。聽候查驗。及上海甯波等處商船。酌定稽查章程。此三條係為杜漸防微起見。有應移咨江浙等省者。即著該督咨行各該省。按照現議章程。一體遵辦。惟商漁船隻。由該縣出結報查。驗明執照。

十

編列字號。開具清冊。至葛沽派委員弁。嚴禁船戶勒捐偷盜。並上海甯波等船。由地方官取具甘結等事。恐該管官視為具文。虛應故事。並胥吏藉端需索。著該督一併移咨江浙等省。飭屬認真稽查。嚴懲需索。務於盤詰奸宄之中。仍存體恤商旅之意。方為盡善。新設總兵一員。應在何處扼要駐紮。著該督另議具奏。至天津關廟內外。分堡設局。團練義勇。及場窰民夫。編查年貌二條。既經行之有效。自應照舊辦理。該督奏請大沽設立海防同知一員。作為題缺。稽查入口出口船隻。查驗票照。有無夾帶違禁貨物。及兵民強買盜買漏稅等弊。准理兵民客商詞訟。其命盜重案。仍歸縣辦。照海疆三年俸滿本例升轉。即於本省

簡辟同知通判內。酌裁一缺等語。著照所議辦理。所有善後經費。該督請於蘆網加價銀內。酌撥二十五萬兩。以五萬兩作為購備商船建造衙署之用。以二十萬兩發商生息。以八千兩陸續歸本。以一萬六千兩作為歲費。如有盈餘。年終報查。儘數存貯天津道庫。歸入交代等語。准其酌撥籌辦。至天津永平等處官荒地畝。如何分飭各府州縣清查。招墾納租。以資津貼。以本處地利。作本處防費。較之加價生息。尤為正大。著訥爾經額查明奏辦。以上一切章程。有治人斯有治法。總須行之以實。持之以恆。此外如有未盡事宜。即由該督隨時籌議。奏請施行。

又

十一

諭。天津添設兵丁六十餘名。合之原設額兵。為數已屬不少。其分撥海口巡哨。及存城各兵。均應時加操練。以資熟習。現在海疆安靜。而思患豫防。不可一日無備。自當熟思早計。安不忘危。設或烽燧告警。總以火礮為先。其一二百斤之礮。尤為適用。多多益善。次之以擡槍鳥槍。次之以刀矛。又濟之以馬隊。應如何分布。如何會合。兩旁如何抄襲。後路如何策應。埋伏兵丁。如何出其不意。潛起夾攻。無事則分列各營。有事則聯為一體。務期號令指揮。捷若指臂。臨陣方能得力。著訥爾經額即做照速戰陣式。諄諭各將備務。將新舊兵丁。勤加練習。並申明紀律。俾知臨敵皆有進無退。庶幾人人用命。不至臨時張皇。至用礮轟擊。因

賴熟諳礮手。方能命中。而統率之將弁。尤不可不專其責成。南北礮臺。尤應揀派精能安幹武職各一員。專司稽察。平日與看守礮臺兵丁。講究方畧。庶膽氣日壯。施放有準。自可呼應便捷。無堅不摧。用收有備無患之效。所有操演陣式各事宜。著該督再行悉心妥議具奏。

又

諭。前據納爾經額奏。天津善後章程內。巡哨一條。稱每年開河起至封河止。分為兩班。按月輪轉。南至山東。北至山海關奉天等處。船隻各編字號。出哨回哨日期。報明鎮道覈詳等情。當交軍機大臣查覈具奏。茲據穆彰阿等奏稱。請飭奉天等省一體會

十二

哨等語。奉天。山東。原有會哨之例。現在直隸既有巡哨兵船。則三省洋面。聯為一氣。於巡查哨探。自可益形周密。著禧恩。托渾布。嚴飭該兵弁等。酌定日期。會同直隸巡洋弁兵。一體梭查。儻有洋匪竊發。果能於出洋會哨之時。擒捕擊獲。准予加等鼓勵。其有畏怯風濤。僅知泊船近洋。不能駕船遠探者。一經查出。即嚴加懲處。務使稽查得力。洋面肅清。是為至要。其應如何分班輪轉。及出哨回哨日期。如何認真稽覈之處。並著明定章程。奏明辦理。

壬子。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奏。臣等於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著該督撫等將該省險要各海口。查明共若干處。何處添兵若干名。即於本省各營內。或量為裁撥。或分年換防。逐一詳細查明。妥議具奏等因。欽此。臣等查廣東全省。向分中路及東上東下。並西上。西下。五路。東上路。係南澳鎮。屬海門營。東上路。係碣石鎮。屬中左右三營及平海營。西上路。係陽江鎮。屬瓊洲營。西下路。係瓊州鎮。屬海口營。及龍門協左右兩營。海安營。崖州水師營。共十一營。雖或近接海濱。或孤懸海外。但西路上下各營內。洋海面。下多礁石。且地方貧瘠。向來夷船來去。均過外洋。不入內洋。其東路上下各營內。洋雖有夷船經過。亦非寄泊之所。惟南澳一處。間有寄泊。

十三

而情形仍不甚喫重。且添補兵數過多。既無可抽裁。而太少。又屬無濟。是東西兩路。似均可毋庸議添。惟查有水師提標中右後三營所屬之虎門內外各海口。外達海洋。內通省會。為全粵根本。而虎門又為省會門戶。誠通省第一險要之區。必須添配兵丁。以資防守。所有提標中右二營險要海口。則係橫檔東西。及沙角大角。新涌蕉門六臺。前於橫檔東西。建築橫檔永安二臺。橫檔之東對岸。建設威遠。靖遠。鎮遠三臺。橫檔之西對岸。建築鞏固臺。橫檔之後。大虎山。建築大虎礮臺。連沙角大角。新涌蕉門。共礮臺十一處。原額共配兵丁五百三十名。因原防兵額。不敷管理。

是以每年春秋操練礮準。向在存營及簡僻汛卡。臨時抽調兵丁五百一十八名。作為協濟兵丁。分撥各礮臺。與原臺防兵。一同操練。操畢仍回存營汛卡操防。此係從前無事之時則然。設遇有事。若照舊抽調。未免臨事周章。更恐生疎貽誤。而防城及各汛卡兵丁。轉形缺額。殊非經久之計。應請添兵專駐防守。就各臺原配大礮三百四十位計算。每礮配兵四名。共應添兵八百三十名。分配各臺。與原防兵丁。專駐防守。時常操練礮準。以期一律精熟。又查提標後營所轄之獵德中流沙礮臺二座。為護省東路要隘。大黃滸礮臺一座。為省城西南路要隘。原防弁丁。均屬不敷守禦。共擬添兵三百名。俾令常川駐臺演練。設或有警。另調陸兵屯守各臺左右。以備策應。而昭周密。以上中右二營。在於各該營簡僻汛卡。酌抽二百三十名分配外。尚應添兵八百名。查內河外海各水師。其簡僻營分。額兵本屬無多。緊要營分。又未便抽裁。應請在陸路督撫提鎮各標協營。酌量營分繁簡。兵額多寡。分別裁撤。似於海口防堵情形。較為得力。而兵額仍無須加增。再省河新修各礮臺。共三十餘處。內有三合土礮臺十座。均為要隘。現係壯勇防守。將來裁撤之後。必須改派弁兵。即現擬虎門各礮臺添兵數目。亦止就原配礮位計算。將來各礮臺一律修

十四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六三

復相度情形。加配礮位。即不能再議添兵。容臣等隨後另行籌議。奏明辦理。至天津海口添設官兵案內。奉兵部行知。在廣東省裁兵四百八十名。前已抽裁足數。另行詳晰造冊。咨部辦理。並咨行直隸督臣查照。硃批。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

乙卯。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有人奏近得一書。名演礮圖說。係丁拱辰所著。此人曾在廣東鑄礮。演試有準。亦曉配合火藥之法。著奕山。祁項。查明。據實具奏。又廣東造得火輪船。亦頗通用。著即繪圖呈進等因。欽此。

查丁拱辰。係福建監生。前來軍營投効。呈獻象限儀一具。測量演礮高低之法。當經等等於上年冬月間。親往燕塘地方。用象限儀測視演放。尚為有準。因該監生頗知急公。曾賞給六品軍功頂戴。以示獎勵。在案。嗣後該監生著有演礮圖說一冊。係講求演礮準則。而於配合火藥。以及修築礮臺鑄造礮位等事。亦只有論說。未經親為製造。旋經署督糧道西拉本。將書詳加考校。因該監生所論間有拘執及自相矛盾之處。逐條另為籤出。與之講究。該監生始為領會。該道復於團練壯勇之時。或在平地低處。或於礮

十五

五八一

臺高處。先立靶於水面。用象限儀測視。演放大礮。往往中靶者多。該道與丁拱辰互相參酌。擇其演礮要法。另擬圖說數則。言簡義賅。刊刻多張。懸掛礮臺。俾人人易曉。現在駐守各臺壯勇。俱能深明其法。其臺上礮架。一律製造滑車絞架。推挽亦極靈便。除另製象限儀二具。交齋指差弁帶京呈進外。茲將丁拱辰所著原書。及該道西拉本更訂數條各一冊。先附報便。咨送軍機處。進呈

御覽。至於火輪船式。曾於本年春間。有紳士潘世榮雇夷匠製造小船一隻。放入內河。不甚靈便。緣該船必須機關靈巧。始可通用。內地匠役。往往不諳其法。聞澳門尚有夷匠。頗

十六

能製造。而夷人每造一火輪船。工價自數萬圓至十餘萬圓不等。將來或雇見夷匠。做式製造。或購買夷人造成之船。由臣祁墳等隨時酌量情形。奏明辦理。再查本年六月間。紳士潘仕成。獨力報効。不惜重資。雇見味喇啞國夷官壬雷斯。在僻靜寺觀。配合火藥。又能製造水雷。據該紳士聲稱。所製水雷一物。尤為精巧利用。等語。曾派人在彼學習技藝。俟將來造成後。如果演試有效。該紳士自行派人齎送到京。聽候閱驗。

諭軍機大臣等。祁墳等奏。查明演礮圖說。係六品軍功頂帶監生丁拱辰所著。曾經西拉本更訂數條。現將原書。及更訂之本附

報進呈等語。覽奏均悉。火輪船式。該省所造。既不通用。著即毋庸雇見夷匠製造。亦毋庸購買。其紳士潘仕成。所製火藥水雷。如果造成演試有效。著即送京呈覽。

祁墳又奏。竊照本年九月初十日。據味喇啞國夷目咖呢。投遞文信。其意欲懇求代為奏請

施恩。許該國夷商得與暎咭喇國夷商一體貿易。臣當與靖逆將軍奕山。撫臣梁寶常。同商酌。覆令聽候

欽差大臣到粵。會同查覈。再行辦理。又於九月十七日。據該國夷人伯理具稟。以伊熟習天文算法。懇求代奏進京效用。臣又會同商酌。以從前在京西洋夷人。業已奉

十七

旨遣令回國。現在所請。礙難代表。傳諭洋商。向該夷明白曉諭。各在案。且復查味喇啞國夷人。向頗恭順。現亦無不合情理之言。惟夷情終屬詭譎。除該國夷人伯理。懇求代表效用一事。業經駁飭外。其夷目咖呢。所陳貿易事宜。尚在觀望。應候

欽差大臣伊里布到粵。會同酌量情形。通盤籌畫。確妥議具奏。

兩江總督耆英奏。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御史雷以誠奏。豫籌款項及善後事宜一摺。著通盤籌畫。悉心妥議等因。欽此。臣查茶葉產於安徽福建等省。大黃產於河

南。湖絲則全在浙省湖州一府。從前各商民運赴粵省。憑同洋行與之交易。長途跋涉。節節皆有關口。所需稅銀運脚。實屬不少。今嘆夷在上海甯波福州廈門添設馬頭。各商民必須稅趨就近所在。成本既輕。取利即重。必不肯舍近圖遠。是上海等處。將來稅課。定須有盈。而粵東沿途關稅。恐致有礙。臣前曾面向伊里布商及。茲經該御史奏請湖絲等加增稅銀。誠如

聖諭。所奏不為無見。惟稅則例案。均在粵省。即某項貨物。由產地至粵。約需關稅盤費若干。亦惟粵省之人。最為考究精詳。臣不敢斷以已意。致有窒礙。業已函致

十八

欽差大臣伊里布。於赴粵議定稅則時。再行詳加察訪。總須通盤覈計。務於免商無加稅之名。而於關稅有增益之實。方屬兩有神益。

諭軍機大臣等。祁項奏。味喇哩夷人投遞文票一摺。味喇哩國夷人。向稱恭順。該夷伯理。以伊熟習天文算法。懇求進京效用。業經祁項正言論止。其夷目咖呢。所陳貿易事宜。著伊里布於到粵後。會同祁項悉心籌議。總當循照舊章。不可有所增改。或洋商苛累該夷之處。著伊里布等查明示禁。以昭體恤。僅敢觀覲設立馬頭等事。務即剴切諭止。斷不准稍有違就。總期於懷柔遠人之中。示以天朝定制。俾無滋生事端為要。再著英奏大黃

茶葉湖絲加增稅銀。業已函致伊里布。請俟到粵時。覈議等語。著伊里布於赴粵議定稅則時。詳加察訪。通盤籌畫。能於免商無加稅之名。於關稅有增益之實。方為盡善。著英片鈔給閱看。丁巳。山東巡撫托渾布。山東登州鎮總兵王明奏。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現在嘆夷就撫。准令通商。各海口仍應加意防範。山東登州府最為該省要隘。種種善後事宜。著托渾布王明詳察地勢。悉心講求。妥議章程具奏等因。欽此。又奉

十九

上諭。昨據奕山等奏。籌畫製造戰船之法。並將官紳等造成船隻式樣。繪圖貼說呈覽。此項圖說各五件。已發交訥爾經額令照繪一分。咨交山東。著托渾布接到。詳細察看山東海口情形。何項船隻通用。即行具奏候旨等因。欽此。旋准直隸總督臣訥爾經額。將粵省官紳造船圖說。遵

旨照繪一分咨送前來。仰蒙

聖明指示機宜。無策不備。敢不思患豫防。悉心計議。臣托渾布當即領遵咨商。臣王明一面檄行藩臬兩司。並登萊青道。飭令各據所見。分別查議。期於博采眾論。籌備無遺。茲據藩司王篤畧臬司王鎮護理登萊青道諸鎮。彙議具詳前來。臣等詳加參覈。謹就

諭旨垂詢。並管見所及各條。為我

皇上詳晰陳之。

一請增水師官兵。以為奉直兩省聲援也。查東洋據天津上游。為奉天咽喉。登州府城東北隍城島以外。一百八里洋面。與奉天各半分轄。為南船赴奉直要路。巡防內盜。固以此為先。而備禦夷船。尤以此路為全洋關鍵。其地屬水師北汛所轄。該汛分管洋面一千八百里。現惟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外委二員。額外外委一員。戰守兵一百八十七名。實屬不敷巡防。臣等溯查舊制。登州府城康熙年間。原分前後兩營。設遊擊二員。戰守兵一千二百名。嗣後兵制裁減。前營遊擊。移駐南汛之膠州。後營遊擊。改為北汛守

二十

備。雍正年間。又於榮成縣之成山頭。添設東汛守備一員。現在定制雖分三汛。而同為遊擊所轄。該遊擊駐劄較遠。鞭長莫及。守備職分較卑。兵額又寡。不足以資控馭。臣等公同商酌。擬請仍復舊制。於登州添設後營遊擊一員。定為水師題缺。歸登州鎮兼轄。以北汛守備改作遊擊中軍守備。此外再添設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外委四員。額外外委五員。戰兵三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除東汛仍隸前營外。後營遊擊責令督防北汛。其應管洋面。自登州城外天橋口以東。至成山汛。為東路。天橋口以西。至直隸交界之祁河口。為西路。天橋口以北。至隍城島外奉天交界洋面

為北路。原額弁兵。分巡東西兩路。增設弁兵。分巡北路。遊擊統轄三路。駐劄登州水城。守備專領北路。駐劄長山島。該島為北路衝要。與廟島毘連。即古所稱沙門島。歷代皆於此島設兵。分守島上。南北兩城。遺址尚存。今於全島扼要之南城。分設一汛。外足以控制北洋。內足以捍衛郡垣。聲勢較為聯絡。巡防可期得力。僅得奉直兩省。各於接壤洋面。增設水師。互相應援。則軍威雄壯。藩籬自固矣。

二十一

一請另造水師戰船。以資操防也。查直隸督臣咨送粵省造船圖說。臣等悉心參覈。並向熟諳水師之年老弁兵。詳加體訪。惟在籍戶部員外許祥光所造戰船式樣。其規模制度。大畧與東省趕繒船相似。而能安設二千斤以下大礮十五位。排子母礮三十六位。有風駛帆。無風打槳。較為靈捷。非同現在官商各船。一遇逆風。人力難施。且東洋礁石甚多。該船喫水不深。似與東洋合宜。仰懇

聖恩。敕下兩廣督臣。委員照此船式。購備堅實木料。代造八隻。由粵省水師。派委員弁。駕駛來東。一切需用經費。亦由東省如數歸款。俟各船駕到。酌覈形勢。添製礮位器械。招募舵工水手。責成新設水師弁兵。管帶操演。專撥於長山島以北之隍城島一帶。與奉天洋面接壤之處。來往出入。梭織巡駛。日久演熟。平時無事。足以衛護商船。設遇海上有警。

似可稍示牽制。其舊有師船。此時未便遽議毀棄。仍令照舊巡洋。俟新船試演。果較舊船合用。於舊船應屆拆造之時。一體再行改造。

一慎守礮位。嚴定操演章程。以防荒廢也。查從前東省沿海各營。舊礮甚多。狃於無事。不加護惜。棄置荒土。漸行虧朽。將弁兵丁。於施放之法。亦不講求。遂致日久失傳。臣等現飭登萊青道。會同登州中營遊擊勘議。於登州府城北門內。擇高阜之地。建設礮局。將新舊大小各礮。盡行收貯。專派登州中營遊擊監管。該處距口岸甚近。設有需用。運動較易。仍令每年冬令。海上商船停行之際。將各礮運至

二十三

海灘。以十月初一日為始。至次年正月月底止。由臣玉明傳集各營水陸將備弁兵。按十日一次。輪流施放。務使閱營將士。盡識演放之法。久而純熟。自有得心應手之妙。各礮設有損壞。隨時刷洗修整。庶不致日久廢棄。惟運動之費。及常操火藥。並隨時修整之資。應由臣托渾布。另籌常操經費。給登中營支領。覈實辦理。至演放礮位。岸上大礮。總以左右掉轉靈便。及配藥勻稱。燃機迅疾。方能及遠。有準。現在教演弁兵。即以此法為程式。其船上礮位。師船僅能載劈山威遠礮。不能用千斤以上大礮。應俟新船造成。來東。再行參覈船式。別求施放機括。以收實效。

一臨敵機宜。貴隨時應變。未可拘守成規也。查東洋遼闊。無險可憑。登州府城。兩面環海。逼近口岸。前路除洋面交鋒外。別無施展之地。惟城後一帶山嶺崎嶇。危崖仄徑。自成天險。故臣於本年春間。奏明添調馬隊精兵。埋伏山路。豫備夷匪撲岸攻城。雖不能抄襲其後。而由左右兩翼。橫衝旁擊。亦足以遏其勢。其他口岸。則皆平沙曠土。無地勢可據。惟勸諭居民。圍築土堡。堅壁清野。以守為戰。集我兵力。專顧郡垣。則根本不拔。而人心自固。若處處隘口。層層顧慮。則兵力易分。而緩急轉無所恃。然此亦就一時之事機而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未敢拘守現在成規。即為永

二十三

遠制勝良策。至於現在調防官兵。業已撤回。近海各營弁兵。久戍口岸。亦妨生計。祇可暫令歸伍。海濱斥鹵。地多不毛。閒可播種雜糧。早經居民開墾升科。非同塞外曠土地。有餘利可以議復屯田。設兵永戍。計惟有平時修明軍政。臨時酌調協防。庶可節糜費而恤兵力。

一訓練水陸兵丁。宜令精習火器也。查向來陸營考覈弁兵。首重馬步箭射。水師兵丁。則但以能鳧水者為長。今籌備海防。首重軍火。登郡所鑄數千斤大礮。弁兵中能施放有準手法不亂者。十無一二。嗣後登鎮各營弁兵。無論馬步戰守。總以箭射可觀。而又能兼習大礮者為上等。考缺

拔補。皆以此分別去取。他如劈山威遠烏槍等各項槍礮。總令弁兵學習。不得專恃弓箭為能。水師弁兵。在船放礮。更較陸路難期有準。俟新船造成來東。酌製礮位。另議操演章程。考較水兵。亦以此為程式。此外肅紀綱以整隊伍。明擊刺以驗勇怯。一切訓練之方。皆有舊章可循。惟在該管將領實力奉行。自成勁旅。似毋庸另立科條。轉致博而不專。

一沿海島嶼。請仍循前議。臨時分別徙守也。查東省沿海各島。有井泉柴薪田園廬舍者三十二島。自籌備海防。經臣托渾布委員詳勘各島形勢。查明戶口。其煙戶無多。地

二十四

非衝要。夷船不能遽至者。議令塞斷上岸道路。團練島民。以自守。煙戶無多。而重洋遠隔。兵力難施者。議令地方官。多雇商漁各船。分島停泊。夷船不至。聽民照常安居。一有警報。即令分船內渡。節次將辦理各島情形。詳細奏聞在案。秋間撤防。當將守島各兵。及雇備船隻。均令一併裁撤。以節糜費。今復蒙

聖明垂鑒。

詢及各島。可否另有布置。臣托渾布悉心體察。該島民等生長海濱。惟以捕漁為業。舍海而登陸。即屬謀生無術。此時夷船不至。民皆安居樂業。設議遷徙。人戶眾多。內地難於安插。

必有流離失所之虞。若議分兵守衛。則曠日持久。亦恐經費不支。再四思維。除徙守之外。聽其照常居住。萬一有警。臨時分別徙守。庶免紛擾。

一籌議餉餉並各項經費以供支用也。查現擬增設水師官十三員。戰守兵四百名。覈計俸餉養廉馬乾米折等項。每月約需銀一萬三百餘兩。臣托渾布與藩司王篤恣心參覈。查道光十六年間。前任撫臣鍾祥奏准部議裁減坐支驛站水夫工食等款。共銀一萬三千八百餘兩。歸入地丁起運。此項裁款。本係兩縣應行坐支。祇以用有盈餘。改歸正款起運。今以原編之盈餘。擬作現增水師之俸餉。似

二十五

與年額兵額無關盈絀仰懇

聖恩敕部裁議。准以前裁驛款。仍令各州縣劃出專款解司。以供新增水師官兵常年俸餉之需。其有餘賸。由司報撥。至水師弁兵巡洋。向例三月出哨。九月回哨。例餉之外。別有津貼口糧經費。係動用商息及各官捐廉銀兩。新增水師事同一例。亦應酌議經費。約計歲需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東省舊有戰船。例定三年小修。五年大修。九年拆造。計十年之中。每船一隻。除例銷修費外。需用幫貼銀七千八百餘兩。今令粵省代造戰船。其規模大小。與東省現在水師趕辦船相仿。此時歲修之需。雖難懸計確數。而百物昂貴。

大約用款總須較舊有盈無絀。該船每隻左右。設漿六十
四枝。約計需用舵工水手工食等費。亦歲需銀數千兩。且
造船之資。運駕之費。並增設官弁。添蓋衙署。添製礮位器
械。各項需用。通盤覈算。大約現在用款。總須銀七八萬兩。
常年用款。須銀一萬四五千兩。查東省紳商捐輸海疆經
費。前經兩次奏明。共收銀五萬零二百兩。制錢十三萬五
千四百串。以錢覈銀。共計銀十四萬四千九百餘兩。此項
捐款。本係作防堵之用。今海防事竣。應作為善後經費。於
前捐銀內。酌提十四萬兩。發交運司。擇殷實的商。按月一
分生息。計每年可得息一萬六千八百兩。以備歲支之用。

二十五

餘銀同續捐之項。以為造船等項之費。除俸餉歸兵馬錢
糧案內奏銷外。其餘用款。既動捐息。非關正項。請免造冊
報銷。

一請添設府倉以實軍儲也。查足兵尤宜足食。雖有石城
十伍。帶甲百萬。無粟不能守。登郡僻處海濱。地瘠民貧。終
年民食。半資奉天糧食。由海道接濟。向來商販。多集城外。
在城紳民。戶鮮蓋藏。今擬於官紳報捐經費內。酌提銀數
千兩。飭令登州府。於城內高阜之地。擇建府倉一所。約廠
座二十餘間。名為軍儲倉。以現議海疆經費發商生息款
下。每年酌撥銀一二千兩。令其按照時價。採買穀石。妥為

存貯。如常年生息。用有盈餘。則儘數撥買食穀。多多益善。
歲歲加增。期於積至五萬石而止。糧儲充而軍心自固矣。
其一切經費盤查。出陳易新等事。俱責成該府辦理。不經
縣胥之手。以杜虧挪。而資久遠。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

戊午。兩江總督耆英奏。竊照前據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
稟報。夷首嘯嘯。由定海起碇。前赴閩省。臣前此照會該
夷之文。尚未接到照覆。殊不放心。當經行查去後。茲據甯
紹台道鹿澤長稟覆。浙江撫臣劉韻珂照覆該夷之文。係
委縣丞張嘉縉齎投。該縣丞因見該夷回文內。並未詳細

二十七

登覆。當向嗎嚙噠追問。據云。有制臺同往粵東更好。如實
不能去。亦可商量。且俟到粵後再行照覆等語。至臣照覆
該夷之文。到在嗎首起碇之後。專人送至定海。於十月二
十四日。取有現在定海之巴首收文回照。稱於一二日內。
即派火輪船送交嗎首收閱等情。按厥情形。該首接劉韻
珂照覆以後。其心似已折服。惟稱臣之須往粵東與否。且
俟到閩再覆。或其中別有詭謀。或因臺灣正法夷人。該首
得有風聞。心生疑畏。亦未可定。茲接閩浙總督臣怡良函
寄臺灣鎮道稟稿。內稱九月十六日。淡水廳金色里洋面。
有夷船一隻。遭風擊碎。救起白夷二十五人。因已受撫。自

應照難夷辦理。正在具稟間。十月初一日。又有夷船一隻。到臺求見該道姚瑩。初二日。率同文武各官。在城外軍工廠傳見夷酋你味。同夷目四人。該夷皆免冠行禮。求將所獲夷人船貨見還。該道諭以臺灣所獲夷俘。除病斃及五月內正法者。其存留夷目。業已解赴廈門交還。問為何正法。諭以兩國交兵。焉有不殺之理。

天朝寬大。不輕殺戮。自上年八月間。及本年正月俘獲。皆羈留久之。及爾國在江浙屢次滋事。

大皇帝震怒。是以五月內始行正法。仍留夷目。已屬格外寬恩。夷遂默然。形色甚恭。復求將遭風白夷二十五名交還。諭以

二十八

須俟奏報後。始能起解。該夷再三懇就來船領回。該道因其辭順。允其所請。該夷復免冠頂謝。聲稱無以為報。欲求該道登舟。俾眾夷瞻仰。該道察無他意。於初四日前赴夷船。該夷懸掛五色彩旗。放礮整隊迎接設座。具稱感

天朝厚恩。自此不敢有異志。持酒為誓。放礮將該道送回等情。臣查該道姚瑩於辦理此事。頗合機宜。在閩之夷酋。既已心悅誠服。情見乎詞。則嘯首至彼。似亦可以釋然。臣已疊次函咨閩浙督臣。俟嘯嘯噎到閩。察看情形。如果始終恭順。固可毋庸置議。儻敢稍露要求挾制情狀。臣或准閩省咨報。或得該酋照會。自當遵

旨即以查看海口為由。親往查辦。以期仰副我皇上告誡諄諄之至意。

者英又奏。再臣現接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稟報。十月二十五日。有夷船一隻。駛至甯波。詢係花旗國即咪喇啞商船。裝載洋布等物。欲求貿易。當經該道等諭以咪夷雖奉諭旨。准其通商。因章程未定。尚未通市。該國向在廣東貿易。應仍回廣東。向其開導。該夷頗為恭順。當即整理帆索。於二十七日。起碇開行等情。除飛咨該道留心查探。毋任逗留滋事外。臣現即日可抵上海。儻有前船到境。當督飭文武各官。詳查來意。妥為撫馭。

二十九

諭軍機大臣等。者英奏。接到閩浙函報。覆奏夷情一摺。據奏九月十六日。淡水廳有遭風夷船一隻。救起白夷二十五人。十月初一日。又有夷船到臺。該道姚瑩傳見夷酋。已將五月內將夷俘正法之故。正言曉諭。並將遭風難夷。准予領回。復親至該酋船上。夷目感恩設誓。執禮甚恭等語。覽奏均悉。計嘯嘯噎此時已可到閩。著者英接到閩信後。體察情形。如果始終恭順。即毋庸議。儻有要求挾制。仍遵前旨相機辦理。另片奏。咪喇啞商船至浙貿易。已據該道鹿澤長。諭回廣東。現在啟碇開行等情。前據祁項等奏。咪喇啞在粵。呈請貿易事宜。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剴切曉諭該夷。仍循舊章辦理。儻洋商等有苦累該夷之處。查明

禁止。斷不准有覬覦設立馬頭等事。茲該夷既至浙江。難保不
至江蘇懇求。著該督諄飭所屬詳察來意。妥為撫馭。如有要求
事件。即告以該國向在廣東貿易。由來已久。仍應回至粵省。照
舊通商。天朝制度。自有一定。不能少有改變。以示限制為要。
辛酉。提督銜福建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福建臺
灣道姚瑩奏。本年九月初一日。接總督臣怡良。巡撫臣劉
鴻翱會札。准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
咨稱。啖咕喇國現已議撫。業經將該夷所議條款。會指具
奏。內有被擄夷人。及被誘漢民一體懇

三十

恩釋放二款。奉

上諭。俱著准其所請。欽此。查福建省惟臺灣地方。前經俘獲各夷
及內地民人。與啖夷交涉。被擄監禁者。即欽遵

諭旨。一體查辦。飭即將各夷提禁。查明現存若干名。遵委文武妥
員。解送廈門。以憑轉送。其有內地民人。與啖夷交涉。擄獲
監禁者。亦即查明省釋銷案等因前來。臣等謹查臺灣兩
次所獲夷人。前因遵

旨將頭目留存監禁。聽候

諭旨辦理。其餘概行正法。於五月二十八日具奏在案。茲奉督撫
札飭前因。遵將現留監禁之紅夷頭目顧林等九名。當堂

提禁。告以現奉

大皇帝天恩。准釋回國。該夷目等聞知。踴躍歡呼不已。臣等飭該
府縣即妥為安頓。添置衣履。一面雇配大號商船。遵委奉
旨留閩補用之通判銜前福清縣知縣盧繼祖。題補水師右營守
備梁鴻寶。照料內渡。至廈門。交廈防同知報明督撫辦理。
並派哨船二隻。沿途護送。漢民黃舟。鄭阿二。一併提釋。正
在飭行間。九月初七日。據安平口員報稱。本日有三桅夷
船一隻。來至安平口之四草湖洋面停泊。夷人數名。解放
杉板進口。聲言船內係廈門鼓浪嶼之夷官。前來求見臺
灣府投書。臣等當飭道銜臺灣府知府熊一本。署右營遊

三十一

擊呂大升。於初八日出至安平。會同水師副將印鎮功在
演武廳傳見該夷官。自稱名你味。係啖夷武官。職比守備
之類。帶同頭目四人。及通事一名。上岸來見。據稱奉駐廈
門之大夷官。遣來投書。令出其書。封面乃漢字。寫英國駐
扎廈門水陸提督。移

大清國臺灣水陸總鎮臺下投遞字樣。當告以此乃齎送臺灣
鎮。非臺灣府。夷見錯遞。隨即將書討回。必親見臣達洪阿
面投。印鎮功等許為轉遞。言之再三。不肯交出。臣等復行
札飭副將印鎮功遊擊呂大升。會同知府熊一本。即令該
夷將書投交轉遞。並密詢通事。以信內所言何事。即據該

通事林金回稱。此信並非伊寫。約知信內是要討淡水所獲夷人。及本船銀物等語。能一本告以所獲夷人。現存頭目九名。已奉

諭旨。准予釋放。即日委員護送內渡。該夷聞知。自相告語。言雖不解。察其顏色。尚為恭順。當以天時已晚。暫令其在廟住歇。給以飯食。該府等回城。稟知前情。臣等以夷書未交。不知其中究言何事。仍飭該府暨署遊擊呂大升。於初九日往見。示以印札。向其取書。詎該府等未至。該夷官已不候示。即登舟掛帆。向西北駛去。臣等熟思該夷來蹤。不可揣測。或係借投書為名。探聽消息。別懷意見。雖奉有議撫之文。

三十二

不可不防其變。仍當督飭各口水陸兵勇。加意嚴防。一面迅速配船。將奉

旨釋放之夷人。妥為護送內渡。交廈防同知。稟報督撫辦理。臣等又思此次來臺之夷官。書既未投而去。恐其回至廈門。別生事端。除將現在情形。飛稟督撫察覈。並令熊一本作書。遣人乘快船。星夜徑送廈門。交鼓浪嶼夷官。將釋回夷人之事。明白曉諭。以安其心。

諭軍機大臣等。達洪阿等奏。護送夷俘內渡情形一摺。據稱接准怡良等會札。將夷目顏林等提禁釋放。護送內渡。並安平洋面。有杉板進口。遞書求見。據探書內索還夷俘及船內銀物。經該

府諭以夷俘九名。現予釋放。護送內渡。該夷聞知。尚為恭順。該府作書。遣人至廈門。明白曉諭等語。所辦俱是。惟該夷官遞書未交。並不候示。即掛帆駛去。是否借投書為名。來探消息。有無別懷意見。自應妥為防範。仍著該鎮道等隨時體察。就該夷現在情形。妥為籌辦。務期駕馭得宜。不致別生事端。是為至要。

乙丑。兩江總督耆英奏。竊照十一月十二日。臣接准閩浙督臣怡良咨送。嘆嗚噎照會。內稱該夷於十月十九日至廈門。詢知前在臺灣遭風難夷。被總兵達洪阿。妄稱接戰俘獲。冒功捏奏。混行殺戮。懇代表請

三十三

皇上聖鑒等語。臣查前准閩省函咨。臺灣正法夷人。係在五月中未經議撫以前。即使實係遭風難夷。亦與事在受撫以後者不同。即如九月間。該夷船隻。復在臺灣遭風。即經該鎮等照例撫卹。交與該國去船領回。並無殺戮凌辱等事。況該夷曾有受撫以後。其餘不難善定之語。今撫議已成。則正法夷人。即在其餘之列。斷難任其藉口反覆。臣業已查案明白。諭知想該首亦難自食其言也。惟查前據該鎮達洪阿奏報。在洋面接仗。俘獲夷匪。已蒙

皇上加恩獎勵。今該夷來文。稱係遭風難夷。並未接仗。雖屬一面之詞。而事涉外夷。有關體制。如果實係冒功妄殺。則該鎮各亦難辭。相應請

旨將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解部審辦。以期水落石出。

者英又奏。臣前因夷首嘯嘯。接到浙江撫臣劉韻珂照覆。據稱臣之須往廣東與否。且俟到閩再覆。匆匆竟去。即料及臺灣正法夷囚。該首已有風聞。心生疑畏。是以有此舉動。迨接閩浙督臣怡良函寄臺灣鎮道稟稿。知已辨結。方冀該首到粵。或可釋然。今仍指作遺風難夷。藉為口實。且於告示內。羅列歐羅巴。西洋。小呂宋。印度等國夷人之被正法監斃格殺溺死者。共有二百八十三人之多。且稱欲將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抵償籍沒。情詞狡惡。揆其意指。竟將煽動諸夷。另生枝節。以敗撫局也。而其照會內。又稱

三十四

懇代奏請

聖鑒。免貽後患。務求成全和約。免再釀成禍端等語。又接怡良書云。經該督再三開導。堅執不聽。並謂江浙閩三省事件。奉旨由臣會辦。且疑臺灣為怡良所屬。未免袒護。是以不令怡良入告。是其詞雖近要挾。而其情尚出疑懼。復恐有迴護朦蔽情事。臣又聞該夷現在兵船。皆由各國雇募而來。生則給銀。死還骸骨。若不稍加理論。無以對各國夷人。其中亦有不得不然之勢。況我官兵民人。從前之陷敵者。皆據先後送回。亦未傷殘一人。臣思自古禦夷。不外勦撫二字。而勦必確有把握。撫必待以至誠。方勦未嘗不可用撫。既撫未便輕易

言勦。刻當屢經失利之後。民困財匱。將怯兵疲。不值因此一端。致撫局又形決裂。歷年各省辦理情形。歧途百出。事至於今。不容再誤。若非我

皇上聖德涵宏。則沿海小民。幾無安枕之日。伏承明訓。必須籌畫萬全。敢不仰體

聖懷。就其控訴之詞。作為轉圜之計。將達洪阿奏請解部審辦。似於從權撫馭之中。尚不致於離經。惟臣聞達洪阿在臺數年。與臺灣道姚瑩協力同心。勤求治理。為匪徒所懾服。兵民所愛戴。即就此一事而論。亦屬有功無過。今因該首一紙空文。遂行奏參。似覺辦理過當。然不如是。竊恐該首藉

三十五

此尋釁。竟敢侵擾臺灣。轉慮該鎮不能保全。於大局殊有關係。所有不得已之苦衷。定懇

洞燭。至臣前此照覆該夷。毋庸同赴粵省之文。覈其來文語氣。尚未週到。今該首在閩。既露要求。挾制情形。臣本應欽遵前奉

諭旨。以查看海口為名。即日馳赴閩省。相機辦理。但怡良函稱。噴首定於十月二十九日起碇赴粵。臣若赴閩中。亦屬無益。而粵中離江過遠。臣即趕緊前往。已恐緩不濟急。兩江重地。亦未敢遽事遠離。現已將照復該首之文。繕備兩分。一寄怡良。交給在閩之首轉送。一寄伊里布。於嘯首到粵時

付給。暫抑其兌。可也。

迅賜簡員署理兩江總督。俾臣得以放心前往查辦。或俟該首回文到日。再行酌定之處。恭候

諭旨遵行。再該首照會內稱。八月二十三日。業已備敘等語。查八

月二十三日。該首所遞照會。係因定期起碇。欲與臣等話

別。臣與伊里布等。公同商定。准其進城會晤。所言皆係要

約通市。並未提及臺灣冒功。及各處接仗情形。惟檢查接

管卷內。鎮江職員顏崇禮呈繳該首告示內。有臺灣道等

兩次將遭風破船之人捉獲。詐稱打仗得勝。以為相待不

端之據。別無照會前來。今該首照會所稱。不過掩飾其敗。

三十六

以誇所長。亦無足深論。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由驛馳奏。喚咭喇控訴臺灣鎮總兵冒功

妄殺遭風難夷。請旨將該總兵達洪阿。交部審辦等語。覽奏均

悉。前次達洪阿等。辦理臺灣地方事務。經朕加恩獎勵。亦因勦

捕南北兩路匪徒。迅速蕪事。並非專為殲擒夷人起見。至兩軍

交戰之時。明攻暗襲。勢所必然。加以言語不通。來即拒之。又何

能望而知其為難民。不加誅戮耶。此事在未經議撫之先。今既

和好通商。不當藉口別生枝節。著耆英再行剴切曉諭。現在臺

灣於九月間。救護遭風白夷二十五人。已於十月中旬。由該道

姚瑩給還。該夷目等懸掛彩旗。迎接該道上船。持酒起誓。感激

天朝。具見彼國頗知恩義。我朝亦並無失信。總之未定通商以

前。兩國將備兵民。各有傷損。此時既經和好。從前一概之事。各

宜置之不論。方能彼此永好。毫無嫌疑。若因達洪阿守禦有功。

轉加重罪。試思彼國出力大將。豈能因我國一言。遽令廢棄乎。

儻達洪阿實有貪功妄報情事。將來一經查訪明確。自當以中

國之例處之。該夷不必過問。至該夷船堅礮利。屢獲勝仗。我國

傷亡將士甚多。又豈能於事定之後。向該夷一一取償耶。現在

籌議通商。正在喫緊。惟有彼此蠲除前怨。速定大局。以期干戈

永息。共樂昇平。其利正無窮極也。該國素重信義。如此婉轉開

導。諒必盡釋前疑。同守善定章程。辦理矣。

三十七

閩浙總督怡良奏。竊臣於本年十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奉

上諭。現在喚夷業已就撫。所有臺灣被獲夷人。自可施恩放還等

因。欽此。當即恭錄行知臺灣鎮道。欽遵改送省城。旋據該

處稟報。已將所獲夷俘。除正法病斃外。實存夷目九名。於

九月二十八日。派委文武員弁。開船解送廈門。並報九月

十六日。復有夷船駛往淡水洋面遭風。經該處照難夷撫

卹。送郡辦理。又有夷船至彼。請即交其帶回。當即交付。並

委從九品張肇鑾隨同送回。於十月初九日放洋。初十日

到廈交明。而前次送回之九名。尚無音信。正據該鎮道所

稟擬先將大概附陳。餘由該鎮道自將辦理情形具奏。適接廈防同知稟報。夷首嘍囉嗜於十月十四日。從浙江定海開行。十六日早即到福州洋面。因北風狂猛。不能進口。守候兩日。不能久待。即於十八日開行。十九日至廈。遣人至該同知處。述知有話欲與臣面說。續據稟報。臺灣夷俘九名。已於二十日解到交還。因思夷性多疑。此番就撫。實因書英伊里布二人一片血誠。因得帖然馴服。臣當加意撫綏。使之漸消反側。一面即諭飭該同知。告知即為前往。一面畧為布置。先令水師提臣實振彪至彼。探其所商何事。並屬留意船廠制度。臣仍帶同署興泉永道劉耀椿。知

三十八

縣史密胡國榮。輕騎減從。於二十二日起身。二十四日行抵廈門。接見實振彪。知於二十二日。先至彼舟。與該夷酋相見。彼此均以禮相接。絕不言及何事。但與該提督觀看兵船火輪廠位。而於二十五日。臣於未刻。帶同委員等至彼船上。嘍囉不通言語。經嗎囉囉囉囉囉傳述。亦請看其船式制度。火輪廠位。極言其所造之難。行走之速。臣雖不知兵。而其長大堅厚之狀。與師船迥不相同。則瞭然可觀。其兩旁所列之礮。長皆不及四五尺。而有三千斤之重。圍圍皆有七八尺。蓋在船施放。總以能旋轉裝藥為主也。至火輪之輪。高有二丈餘。兩邊各有機軸轉運。與車之同

為一軸者不同。其輪中惟有兩大櫃。機輪悉在其中。無從開看。但見橫列六大窰。各深八九尺。據說每日用煤四十擔。用水五萬數千餘斤。但如何激動火輪。則無從測其端倪也。臣於周覽之頃。即問請見之意。嗎囉囉答言。明日上午再說。臣歸至公館。二十六日未刻。嘍囉上岸。於沿海公所再晤。帶有十餘人。坐二刻許。諸人先退。嘍囉及嗎囉囉囉囉囉三人。又佩刀二人留存。始說臺灣所裁之俘。均係難夷。伊等欲求伸冤。臣與實振彪劉耀椿等。皆以未和之前。人人得而甘心。豈能比照尋常法律。此時既已議撫。即將存俘送回。並救護難夷二十五名交還。尚何饒舌之

三十九

有。惟早早議定章程。通商貿易。以訖此事。如何反覆置議。彼乃說撫務係兩江督臣書英督辦。茲有照會一件。又浙江巡撫臣劉韻珂文一件。甯紹台道鹿澤長文一件。求為分遞。先出文底。請日閱看。所言極詆達洪阿等辦理此事之偽。且謂臣如不為咨遞。則伊自遣火輪船送至江甯等語。竊思江浙兩省。為其蹂躪。無不驚心破膽。仰蒙我皇上俯念民生。准予通商。夷船悉行退出。俾東南得更生之樂。故復見夷人駛入。則沿海濱江一帶。無不震恐。是以借實振彪劉耀椿等於二十七日。在臣寓候嗎囉囉囉囉囉來見。復又反覆開導。仍前百折不回。至二十八日申刻。將各文

並照會臣處一件。附示稿三件。與該夷口述之語。大概相同。送至臣處。並稱馬頭如何建立。及通商情形。須與伊里布議定再辦等語。即於二十九日。徑自開駛赴粵。臣不得已。當將請為代遞之文。細述情形。由驛迅速馳寄。英接收叢辦。臣即於是日起身回泉。即順覽廈門形勢。並去年抵禦處所。豫備極為嚴整。而四面通海。不必認定一處登岸。此固萬無可守者也。所謂大擔小擔。青嶼嶼嶼皆遠在七、八十里內外。斷無互為聲援之理。且內地水師。從未經涉夷洋。水師提督。實振彪。從船上兵丁出身。故船之制。作名目。一一皆能指名。風雲沙線。亦復事事熟悉。水師中

四十

無能過者。臣密詢內地能否仿作。實振彪說。內地無此木料。亦無從得此大桅。即不惜帑金成造。非一二年不可。內地之兵。亦不能駕駛。非在外洋操練。逐一揀選。不能得其人。即有其人。尚須看臨時之風水。內河可以趨避。外海之戰。無不乘潮乘風。一有不利。祇能儘力往前。斷不能逆風潮而退回。若平時追捕盜匪。即現在營船。亦可應用。臣不知海上情形。而其言均切事理。甚有可採。現在鼓浪嶼海面。及梅林灣外洋。共泊有夷船二十隻。合併聲明。怡良又奏。再臺灣正法夷俘一事。經遵旨明白開導。該夷忿忿不平。見於詞色。臺灣委員知縣盧繼祖。署

守備梁鴻寶。送至廈門後。該守備帶領兵丁上岸投文。即有夷人帶領二三十人。執持刀械至船。探尋兵弁。欲行殺害。洩忿。未經尋獲。各以刀斫船板。搗磨切齒。經盧繼祖婉為勸慰。大罵臺灣文武各官而去。尚令人四出偵探。總欲得兵弁甘心焉。該夷之善於報復。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雖開諭萬端。終牢不可破。現經赴粵。轉移全在此時。蓋臺灣雖稱天險。實亦不足深恃。且遠隔重洋。與內地遙遙相隔。設有緩急。商酌殊難。由於內地之船行走全無把握。即如解送存俘。自九月二十八日開行。至十月二十二日方到。夷船領取難夷。則一日即至。其難易已可想

四十一

見。且聞臺灣委員言。郡城向來不通大船。今歲七月初五至初七。風霾狂雨。將三鯤身之小河冲刷。至深有六丈餘。寬有十餘丈。距西門不過二里。臣聞此言。為之目不交睫。是地孤懸海外。民氣不馴。數載之中。即有亂民不逞之事。雖經隨時撲滅。其浮動之俗。總不能革面革心。萬一該夷兇心未死。輒集多船。散布水港之外。則臺灣斷難固守。設令勾結難民。更致變生肘腋。且大號師船。尚小於夷船之三號。在廈門者。又悉焚於去年七月。所餘均係小號哨船。更非其敵。商船震於夷船之名。不肯受雇。即以官勢行之。亦無安礙之地。尋常禦盜所用。不過一二百斤。若一二千

斤重礮。不特商船無可施放。即師船用之。亦往往震散。且經由必與夷船相遇。更無他途可通。其人狡獪非常。豈不知於各口外安船攔截。是兵餉二者。俱不能以次接濟。輾轉熟籌。束手無策。臣於用兵之道。全未經歷。而形勢利害。理有可推測而知者。與水路提臣密商。均以所慮為是。即密函撫臣。將現在情形。及豫為布置之處。詳細寄知該鎮道。加緊豫防。選擇妥人。星夜密持赴臺。以期無誤。此間遺失摺件。未必盡出無因也。至於福州廈門兩處。應行建立夷館馬頭之所。該夷自當順道相度。乃絕不一言。其意亦甚為叵測。

四十二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奏。噴首已至廈門。與該督等相見。聲言臺灣所獲之俘。均係難夷。欲求伸寬各等語。此事無論虛實。總在未經就撫以前。該夷不當援為口實。已降旨令耆英再向劉切曉諭矣。惟是犬羊之性。反覆靡常。難保不藉端生事。別有要求。該督既查勘廈門地勢。甚屬險要。尤宜會同該提督等。督飭文武員弁。嚴加防守。毋稍疏虞。

又

諭。本日據怡良奏。臺灣正法夷俘一事。該夷忿忿不平。見於詞色等語。現在伊里布赴粵。辦理通商事宜。著即向該夷明白曉諭。夷俘正法。乃議撫以前之事。一經和好。即將所存夷俘九人。全

行釋放。且臺灣於九月間。救護遭風白夷二十五人。經該道姚瑩給還。該夷自必知之。是我朝之恩待該夷。實為誠信。尚復何所猜疑。現已准令通商。務當盡釋前嫌。永相和好。以期善定章程。似此婉轉開導。諒可釋然。伊里布熟諳夷情。深明事勢。自必能從長計較。籌畫萬全。以副朕委任之意也。

四十三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四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一月丙寅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奏竊前在杭州接據兩江督臣耆

英派弁齎送

御寶到省。耆遵即敬謹收存。旋於十月十九日拜摺後起程赴粵。

十一月十四日行至江西安仁縣途次接奉軍機大臣字

寄。十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伊里布等奏夷酋開船赴閩各等語。所有一切事宜著伊

里布詳細籌畫等因。欽此。查夷酋喋喋開船赴閩。亦以為

該夷必在福州相度馬頭。及建蓋夷館處所。以備將來通

商之地。而現在接據閩浙總督怡良咨稱該夷於到閩之

日。即請督臣與之相見。該督臣當即馳往廈門。與其會晤。

乃該夷並未議及馬頭。祇以臺灣正法夷人一事。語涉不

平。經該督臣再三開導。而該夷始終總未允服。並呈出告

示一紙。求為轉咨兩江總督耆英查照等情。已據該督臣

據實入告。且聞該夷已赴粵省。耆惟有趨程進行。俟到粵

後。所有一切通商事宜。會同祁項梁寶常妥為籌辦。誠如

聖諭。總當於俯順夷情之中。仍不失大體。方為盡善。至條約內所

需銀兩。前經會同兩江督臣耆英奏明癸卯年夏季先儘

洋商積欠催交。其臘月應給之款。再由關稅湊撥。究竟能

否足數。抑有不敷。容俟耆到粵後會同祁項梁寶常將條約內分年所許銀兩。悉心覈計。通盤籌畫。應如何按期交付。不致臨時措辦不及。再行詳議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奏接據閩省知會。遣行赴粵一摺。昨因怡良奏臺灣正法夷俘一事。該夷忿忿不平。降旨令伊里布婉轉開導。由五百里寄知。自必先期接奉。該首所稱臺灣被獲夷俘。係屬遭風至臺。宜加撫卹。不應殺戮等情。天朝統馭外夷。叛則誅之。服則撫之。一定之理。各國遭風難夷。例得遣恩撫卹。示以柔遠之仁。若正當戰爭之際。突有夷船駛入境內。即使真有遭風情形。安保非用計裝捏。伺隙滋擾。臺灣兩次辦理夷俘。均在未經議撫以前。係屬正辦。至九月間該鎮等因知撫議已成。即將該國遭風船隻。照例撫卹。並將救護夷人多名。點明文還。所辦亦屬得體。試思該總兵等前次如有妄殺邀功情事。儘可將存俘九人。一併誅戮。希圖滅口。此理甚明。該首不應聽信釋回夷俘一面之詞。自生枝節。該首自謂能重信義。斷無不明情法之理。現又接奉御寶。當告以大皇帝優待該夷。恩信備至。著伊里布於到粵後。接晤喋喋。按照前後情勢。剴切曉諭。務令釋然無疑。俾撫議不至掣肘為要。所奏條約內許給銀兩。按期交付之處。即著會同祁項梁寶常。通盤籌畫。妥為辦理。

丁卯

諭內閣。已革兩江總督牛鑑。身任封圻。辦理防堵。半載有餘。不能固守吳淞海口。又不能嚴守長江。以致寶山等縣及鎮江府城。相繼失陷。實屬防堵不密。貽誤機宜。牛鑑著照議定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戊辰。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臣於前月二十九日。據甯紹台道鹿澤長署甯波府知府舒恭受稟報。二十五日。據鄞縣探有味喇堅國商船一隻。由定海駛至郡城外三江口停泊。即經該道等派員前往查詢。旋據該船夷商啞啞帶同通事徐兆進見。聲稱船內帶有洋布等貨。求在甯波報稅通商。該道等當以味喇堅本有粵省一馬頭。不能駛赴

別處。現在味夷欽奉

恩旨。准在甯波互市。然因收稅章程。未經議定。其船尚在定海停泊守候。該夷無因而至。何得轉思報稅銷貨。諭令仍回粵東。不得逗留浙境。該夷等無可置喙。旋即回船。該道又繕寫諭帖。令通事轉向曉諭。即據啞啞等稟覆伊等因在粵東風聞甯波地方。各國俱准通商。是以裝載貨物前來銷賣。茲奉諭飭。伊等不敢抗違。惟求少留數日。俟修整船隻。即便開行等情。轉稟到臣。當查該道等辦理情形。尚屬妥協。惟該夷以修船為名。額求少待。尚不免意存觀望。且恐內地商民。因其船內帶有洋布等物。貪圖小利。潛向貿易。

三

致啟該夷日後來浙之漸。當經批令該道等嚴催該夷起碇。并飭禁止商民。毋許向該夷私售貨物去後。茲又據該道等以該船已於二十七日。自三江口駛出招寶山。二十八日。復自招寶山駛往定海等情。先後稟報。其曾否開往粵東。尚未接據該道等續稟。臣現仍飭令查探。至味夷在定各船。尚有四十隻以外。各夷時駕小船至郡城購買食物。交易公平。並據赴關報稅。鹿澤長因章程未定。且見其所買食物無多。稅課有限。免其上納。各夷歡欣鼓舞。益加感戴。情形極為馴順。足慰宸懷。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味喇堅國商船。求在甯波報稅通商。諭令仍回粵東。不得逗留浙境。該夷旋即回船等語。味喇堅國向在粵省通商。本有一定馬頭。何得駛赴甯波。希圖貿易。現在該商船自三江口駛出招寶山。復自招寶山駛往定海。是否業已開往粵東。著該撫委員確查。儘仍希圖在浙貿易。務當再行明白曉諭。並嚴行飭諭內地商民。毋許潛向該夷私售貨物。致啟日後來浙之漸。至該撫於屢次失陷地方。自請從重治罪。前次乍浦失陷。部議上時。業經明降諭旨。加恩改為革職留任矣。此時毋庸再行議罪。該撫惟當激發天良。實心任事。於地方一切公務。認真辦理。以副朕委任之意。

四

己巳

諭軍機大臣等。前聞在廣東當差之推升遊擊李志和候選知縣馬永熾。習知訓練藤牌。修築礮臺等事。當降旨著祁墳飭令該二員。挑帶藤牌手。酌帶藤牌。來京聽用。茲該員等到京。經朕特派大員。面加演試。藤牌技藝。實為嫺熟。堪備臨陣之用。因思各營向有習藤牌技藝之兵。率皆有名無實。不能得力。天津海口現在添設新兵六千餘名之多。儘可分撥若干名專練藤牌。俟其技藝嫺熟。堪以禦敵。即另編為一隊。或以之保護大礮。或以之接應槍箭。均可適用。但不可每營分置數十名。或百名。轉嫌單薄。現已飭令李志和馬永熾。帶同壯勇匠役人等。前赴保定

五

省城。著訥爾經額親加演試。如果合式。即留於該省。並可製造藤牌。教練該處兵丁。俾皆嫺習。於海防冀有裨益。李志和推升陝西遊擊。尚未到任。現在天津添設武員。即可留於天津。將來以遊擊酌量補用。知縣馬永熾。聞其能築礮臺。足以禦敵。著該督留心講究。或擇一間曠之地。或擇一坍塌礮臺。令其如式築作。加以演試。如果有效。並著將馬永熾留於直隸。還有知縣缺出酌量補用。

庚午。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於寶山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初一日奉

上諭。耆英奏。奏船起碇赴閩一摺。著耆英豫為籌度。接到閩省咨

會務遵前旨。剴切曉諭等因。欽此。臣查前奉

諭旨。並准閩浙督臣咨送夷首照會。當經恭摺馳奏在案。茲於十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舟次。接准閩浙督臣怡良撫臣劉韻珂錄送該首照會示稿前來。臣詳加披閱。該首於十月二十四日。照會劉韻珂文稱。耆部堂在兩江總督任內。仍理各省通商之務。雖尚欲面議全妥。而仰見

大皇帝聖念及遠。亦足慰慮矣。實令感

恩等語。雖文多費解。似已知臣欽奉

諭旨。通籌各省貿易事宜。不敢堅求。臣往粵省。而臣於十一月十三日。恭錄進呈之該首來文。有仍望在彼與貴大臣再得

六

面晤之語。此文填寫十月二十二日所發。內黏連一片。所稱臺灣送回夷條。又係十月二十六日之事。詳閱怡良來函。所有該首照會。臣及劉韻珂之文。係屬同日接到轉遞。乃該首聲敘兩歧。不知是何詭計。惟覈其照會怡良文內所言。俱係商辦通商事宜。又示底四紙。一係定海民事。俱聽地方官經理。一係夷船諭飭。止准在定海鼓浪嶼往來。不准關入別口。餘二紙。即係前次進呈臺灣正法夷人。欲求伸冤之示。雖未稍露別項要求。挾制情事。噤首亦已前赴粵東。而探報定海夷船。尚有四十七隻之多。遷延未去。當此空運漕船。尚未全數渡江。重運瞬將接踵而至。誠如

訓諭不可不密為防備。漕河巡撫諸臣辦理一切。正值喫緊之際。如該首仍復狡執。有非臣親往不能商辦之處。臣斷不敢一面具奏。一面前往。惟有仰懇

皇上將兩江總督關防。文與何人接署。俾臣放心前往。豫為指示。不至臨時請

旨。以致緩不濟急。總之該夷性疑重利。注意全在貿易。狡謀亦多。

此時撫局已成。固不可不防其狡詐。尤不可不示以誠信。是以臣先已出示曉諭濱海地方。如此之籌辦善後。係為

營伍廢弛。變通整頓。並非乘時脩明武備。重起兵端。以期破夷疑而解民惑。庶可杜該夷首之藉詞。塞好事者之多

口。得以先事籌備。永固金湯。否則築室道謀。釁端復作。恐有勦撫兩無可施之勢。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接准閩浙錄送照會。辦理情形一摺。前因臺灣將夷俘正法。該首疑有妄殺冒功情事。有旨密諭怡良。伊里布。妥為辦理。並將查辦緣由。諭知該督。由五百里寄知。計已先期接奉。茲據奏稱定海夷船尚有四十餘隻之多。現雖未露要求拔制情事。不可不密為防備等語。所慮亦是。仍著該督體察情形。如有須親往之處。即將兩江總督關防文程。商承署理。一面奏聞。一面迅即起程赴粵商辦一切。據奏撫局已成。固須防其狡詐。尤當示以誠信。業已出示曉諭濱海地方。籌辦善後。

係為整頓營伍起見。以杜夷首藉口之處。與朕意合。務須妥善萬全。以副委任。切勿稍涉大意。或致另生枝節也。

十二月。已卯。提督銜福建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福建臺灣道姚瑩奏。九月二十三日。接據淡水同知曹謹等稟稱。本月十六日。淡水廳屬金色里洋面。有暎夷夾板船一隻。遭風擊碎。會營督屬。救起白夷二十五人等語。當經批飭。該夷現已受撫。即當妥為撫卹。委員解郡。以憑奏明轉交廈門去後。茲於九月三十日。據鹿耳門口員報稱。有前次投書之夾板夷船。復從西北駛來。外洋停泊。正飭查問。十月初一日。報稱白夷數人。放杉板到口。稱奉有閩

浙總督文書。求進城投遞。臣等查該夷既奉有本省總督文書。自當出見接收。未便准令入城。當經熟商。臣達洪阿暫緩出見。臣姚瑩先督府廳縣及中左右三營遊擊。在城外公所。傳見夷官二人。言督臣文書。尚在本船。先來請示。如准來見。該夷上司官。即於明日上岸面投。臣姚瑩許其初二日進見。次日午刻。有該夷官即前來之職比守備新升都司你味。同夷千把總四人上岸。仍於城外公所傳見。該夷皆行免冠禮。詢以總督文書安在。當即取出呈閱。乃本年九月十五日。督臣怡良給鼓浪嶼夷水軍統領之文。大畧言八月間。接准

欽差大臣咨稱。被虜夷人。前經奏請釋放。所有臺灣俘虜。償尚在臺灣羈管。希即飛飭該鎮道。將各夷人委解鼓浪嶼。徑行交領。當經本部堂專弁行文臺灣鎮道遵

旨辦理。因風信靡常。文到遲早不定。計該國差弁赴臺時。該處文武未接本部堂公文。不知和好之信。是以不敢擅自接收。候彼中接到文書。自將所留各難民解回廈門交還等因。該夷今齎此文來臺。以為憑據。並鈔呈前次來臺齎投原文。亦係求將兩次所獲夷人。及船貨見還之意。詞氣尚為恭順。臣姚瑩諭以臺灣存留夷目九人。已接奉總督來文。委員送廈交還。夷員問前二次共獲一百八十九人。何以

九

只存九人。諭以病斃數十人。餘皆正法。夷官問為何正法。諭以爾國犯順。彼此正當交戰。焉有不殺之理。因

天朝以德懷遠。不輕殺戮。自上年八月。及本年正月。俘獲夷人。皆羈留久之。及爾國在浙江江南。屢次傷我官員。害我百姓。是以

大皇帝震怒。臺灣軍民。人人憤恨。五月後方遵

旨正法。仍留頭目九人。已屬格外施恩。該夷官語塞。其形益恭。又問近有夷船一隻。臺洋遭風。係在何處。是何月日。諭以此乃九月十六日。在臺灣北路金色里洋面遭風擊碎。人皆溺海。地方官救起二十五人。現因爾國受撫。已飭令妥為

撫恤。即日委員解郡。稟報督撫。奏明

大皇帝然後送廈交還。夷官言若待稟奏。有需時日。可否恩准來船即行領回。臣姚瑩以其詞順。許以奉有釋放夷人前旨。若爾國誠心恭順。亦可通融辦理。該夷見允所請。喜形於色。復免冠頓謝。且稱回告本國。亦皆感戴

天朝大恩。夷人無以為報。欲求大人一登夷船。俾眾夷瞻仰。以伸謝悃。意甚懇摯。臣姚瑩伏思自古馭夷。不外恩威信三者。臺灣兩次擒勦夷眾。已足示威。生釋夷俘。又已施恩。今若不許所請。彼將謂我懼怯。且不足以示信。泉廈之間。咸謂臺灣捨斬其人。夷必報復。上年至今。謠言未已。臺民日

十

夕搖動。奸人得以乘間煽惑。現察該夷情詞恭順。且彼國大首嘯嘯。受撫。夷眾日久思歸。斷無敢行滋事。莫如竟往彼舟。以觀所為。一可釋外夷之疑怨。二可安臺廈之人心。三可杜奸人之煽惑。四可細審其舟之虛實。遂允登舟之請。夷官復請示期。許以後一日往。夷官悅謝而去。還商臣達洪阿亦以為然。當經商定。臣達洪阿若出。不能不以兵從。恐該夷又生疑懼。臣姚瑩往。足示懷柔。臣達洪阿坐鎮郡城。以存威重。仍委水師副將邱鎮功。右營遊擊呂大升。護左營遊擊陳連斌。於初四日。隨同臣姚瑩。並臺灣府知府熊一本。臺防同知全卜年。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托克

通阿出安平港口。往詣夷舟。不攜一兵一械。甫出口。夷遣官偕通事乘杉板來迎。稟稱其首懸綠旗百面。備號礮六鳴。以待登舟。遙望果見五色綵旗。懸掛前後桅索。上下皆滿。通事言此乃彼國迎接最尊貴者之禮。非大恭敬。旗不全掛。問號礮何以六鳴。答言先三礮俾眾知恭敬。

天朝後三礮以敬貴臣。既登舟。夷官五人。皆裹甲佩刀。外加長衣如披風狀。整列隊伍。鵠立船面以迎。船面正中。設巨姚瑩公座一位。旁列十數座。以待同官。具茶果。夷官皆親奉禮貌極恭。詳觀其舟。約長二十丈。寬四五丈。兩舷各有銅礮八門。礮長僅四尺許。腹圍寬約五尺許。礮口圍寬二尺

十一

許。膛口內外。光淨殊甚。進退有機。不以人力。亦用自來火。與鳥槍同。其船三層。中為夷官及白夷所居。下層則黑夷及火藥器械雜物。餘與顛林供畧同。惟兩邊並無夾層貯水之事。是前次據黑夷頭目啁唞所云。尚有未盡確者。觀畢言歸。夷官各持酒一甌。言此太平酒。夷感天朝恩。自此不敢有異。請以此酒為誓。言畢飲滿歡呼。復鳴三礮。送巨姚瑩等回舟。並無索取所失船貨。察其情狀。似已心悅誠服。適初五日。北路委員解送遭風夷人二十五名。亦至。訊據頭目七多忍占供稱伊等係啁唞小商船。載白夷二十餘人。黑夷一百數十人。同火輪船一隻。前月自

舟山撤回廣東。駛至臺灣洋面遭風。因火輪船上被火。大夷官將伊船上黑夷。盡數叫去救護。船上白夷不諳行駛。以致擊碎。幸蒙救起。祇求釋放回國等語。遂於初六日令廈來夷官寫具領狀。府縣驗明。點交付領登舟。仍准該夷官所請。將總督給與原文。同所鈔前次來臺投文發回。一面照鈔存案。巨姚瑩復委在臺投効之候選從九品張肇馨帶同臺灣縣役。齎具督撫各衙門文稟。即乘其舟。齎往廈門投遞。知府熊一本亦備文移履鼓浪嶼夷官。布告天朝恩德。及此次交還遭風夷人之事。該夷船候風兩日。已於初九日辰刻起碇放洋回廈。

十二

殊批知道了。
辛巳。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奏。竊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行抵江西吉水縣地方。接准兩廣督臣祁項咨到夷首啁唞照會。內開該國難夷。遭風飄泊臺灣。被總兵連洪阿冒稱爭戰。俘獲多名。貪功妄殺等情。祈求代為陳奏。並稱如有不便具奏之處。該夷即架火輪船。自赴天津投遞。等以事涉外夷。有關國體。即擬陳奏。正在繕摺間。隨據兩江督臣咨到摺稿一件。照會覆文一件。始知啁首前由福州懇求閩浙督臣移咨

之照會示底。該督臣業已鈔錄呈

覽。並將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請

旨解部審辦。等是以未便再行具奏。當即繕寫照會。及兩江督臣

照會覆文。驛遞兩廣。交督臣祁項速為轉交該首。諭以前

訴各情。業由兩江督臣入奏。無須急迫。自應靜候

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奏途次接准夷首照會。當即由粵東轉交

覆諭。令其靜候等語。該夷酋等以臺灣所戮夷人。稱為遭風難

夷。曉曉陳訴。居心叵測。不可不明白宣諭以釋其疑。伊里布計

日到粵。著仍遵節次諭旨。向該首告以所戮夷人。係在未曾議

十三

撫以前。不當以此藉口。至臺灣九月間所獲夷人。因我朝與爾

國業經修好。即已交還。爾等應知感激。現在因爾等陳訴。大皇

帝已命閩浙總督怡良前赴臺灣。如查明達洪阿果有冒功妄

殺情事。一經奏到。自有處分。伊里布惟當熟籌妥辦。俾得專意

通商。不致再生事端。是為至要。

乙酉。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前於奏報鎮江大畧情形。後

由內河至蘇州。與撫臣程喬采晤商一切。即赴上海。適提

臣尤渤聞信前來。會同查得上海地方。因未開礮。是以未

遭十分蹂躪。城垣並無損壞。焚燬民房亦屬無多。前雖遭

避。近皆復業。此上海縣之情形也。寶山縣與上海接壤。地

方情形相等。迨至吳淞口。則東面兩岸礮臺。已成瓦礫。海

塘亦多崩陷。民間村落。及汛地兵房。有已擊成平地者。有

僅成敗壁頽垣者。亦有尚堪修復者。約計數里之間。並無

完全村落。寶山縣城垣。間有損傷。衙署亦多毀壞。吳淞營

被其擊焚船五隻。小哨等船八隻。川沙營被其擊焚船

船二隻。小哨船二隻。蘇松鎮標各營。被其擊焚船六隻。

現在被難貧民。先經地方官妥為招撫。給予房價。並另請

口糧。可以不致流離失所。此寶山縣之情形也。至上海寶

山兩縣臨塘安設礮位。銅者皆為掠去。鐵者或敲斷兩耳。

或釘塞火門。並聞有推墮海中者。其尚堪選用之礮。業已

十四

寥寥無幾。臣又體察全局形勢。凡夷船之自南來者。由江

浙交界之羊山外洋。望北駛至南匯縣之匯頭內洋。折而

西行。歷南匯川沙而至寶山內洋。南駛則入吳淞口。以至

上海。北駛則歷鎮洋太倉。昭文。至常熟之福山。以達於江。

其崇明縣則孤懸海外。適當長江之衝。東臨大洋而對常

熟。昭文。太倉。鎮洋。寶山。西南還對吳淞口。南對川沙。南匯。

北對通州海門。本係四面皆可行舟之地。近年以來。北面

海中。條沙縷結。船隻至彼。動輒擱淺。僅能容本地沙船出

入。夷船不敢冒險往來。而吳淞口外。遂為由海入江。必經

之路。寶蘇松一帶之內戶。而長江之外戶。是以吳淞口一

失。遂長驅直入。不復可制。此江蘇洋面之大畧情形也。吳淞口係為黃浦吳淞二江合流入海之處。上海縣城東南濱臨黃浦江。東北濱臨吳淞江。該二江上承蘇松常鎮杭嘉湖諸山之水。至上海而交匯。來源既長且大。水勢寬深。其間湖蕩林立。港汊紛歧。舟楫往來。無處不通。就腹裏地方而論。吳淞口為上海之門戶。上海縣又為江南之門戶。是以吳淞口一失。則全省震動。守無可守。防不勝防。遂致束手無策。此吳江口內河道之大畧情形也。從來議海防者。以出海會哨。毋使入港為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為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為下策。不得已而守城。即為無

十五

策我

朝定制。於崇明地方。設立水師總兵一員。督飭所屬各營出洋會哨。又於吳淞口東西兩岸。設立吳淞川沙水師參將二員。守口巡洋。又於江北之通州地方。設立狼山鎮總兵一員。與江南之福山營遊擊對峙於江海之交。又有京口水師副將。專轄長江海防。江防之周密。實超乎上策之上。無如承平日久。營務水務。不堪復問。一聞寇警。不得不舍上策而循塘距守。今彼處心積慮。窺探三年。破我循塘距守之策。甚至城不能守。險不足恃。言念及此。疾首痛心。敢不於無策之中。勉求善策。確查外海內河。額設戰船實數。

並水師各營原有馬匹。酌量變通。俾不敢以無用之船。聊以塞責。亦不敢以有用之馬。置之無用之地。然後整飭會哨。豫防後路。層層布置。以冀補牢。臣現偕同提臣。即日前赴長江一帶。聽臬臬等要隘。並分委承辦善後事宜之文武各員。前赴松江等處。勘明情形。再與奉

旨會辦江北防堵之署太常寺少卿李湘茶通盤籌畫。或應變通者。或應仍舊者。酌量目前情形。會同撫臣程晉采酌定章程條款。繪圖貼說。恭請

訓示遵辦。

者。英又奏再籌議江海防守。自應首先講求戰船礮械。現

十六

在船隻。應遵前奉

諭旨。俟廣東省寄到船圖。再行酌定請

旨遵行。外。其大礮一項。因江蘇省不產銅鐵。業經撫臣委員前赴

產地採買鐵斤。臣又飭司查明寶蘇局存貯洋銅。如尚可

撥。即酌提數十萬斤。兼鑄銅礮。以資利用。惟江蘇本無礮

匠。從前係將冶坊中所用鐵匠。招募鼓鑄。雖無貽誤。而欲

求其如夷礮之精良。其勢斷有不能。臣聞廣東省有熟諳

西法。專門鑄礮之人。業已知會兩廣督臣祁項。雇募挑選

前來興辦。務期一礮得一礮之用。方不虛糜帑藏。又鑄礮

一項。無論水陸皆稱利器。從前江蘇所造礮。價貴體重。

火門星斗亦不能得法。昨由河南河北鎮代造者體質輕固。一切合法。最為得用。價亦可以節省過半。臣與提臣尤渤悉心熟商。一切軍器。貴在靈便合用。尤貴訓練熟習。不在重笨飾觀。擡礮重三十斤者。若能練至心靈手敏。連環施放。足資克敵。臣已咨會河南撫臣責成河北鎮總兵昌伊蘇代造重三十斤擡礮一千五百桿。所需工料銀兩。先由該省藩庫籌墊。俟製造完竣。派弁領回。再會同撫臣籌款解還。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查明上海寶山及吳淞口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吳淞口外為由海入江必經之路。現在水師廢弛。不獨巡洋未能得力。即江防亦屬無備。思之令人寒心。該督議將外海內河額設戰船實數。並水師各營原有馬匹酌量變通。然後整飭會哨以冀補牢。著將履勘各要隘形勢。再行通盤籌畫。奏明辦理。將來製造船隻。縱不能與夷船海上爭鋒。而用以洋面捕盜。並防守長江。必須木植堅實。運用靈捷。方能得力。若拘守舊制。名為修理戰船。其實無濟於用。又復何所裨益。至另片奏酌提寶蘇局洋銅數十萬斤。製造大礮。並咨會河南代造擡礮等語。製造礮位。無論銅鐵。總以精練為要。非必專用銅礮。始能及遠。命中。且購辦銅斤。不如購辦精鐵之易。蘇局現在所貯洋銅。自應仍留備鼓鑄錢文。該督等增鑄大小礮位。惟當廣購精鐵。

十七

加工鍛鍊。並調取廣東熟鑄礮工匠。如式製造。務期一礮得一礮之用。方為妥善。其擡礮一項。以體質輕固者為得用。該督因江蘇所造未能如法。已咨河南巡撫責成河北鎮昌伊蘇代造擡礮一千五百桿。亦著照議辦理。惟三十斤之礮。尚恐運動未能靈便。若每礮再減六七斤。運用時當更得力。並著該督咨會河南巡撫照辦。

者英又奏。再臣前因夷首噶喇噴投遞照會。內稱臺灣鎮總兵達洪阿等將遭風難夷。作為接仗傳獲。朦混奏報。妄行誅戮。求代表請伸冤等情。當經臣就其控訴之詞。恭摺奏參在案。臣因此事關係撫馭大局。是否藉口要挾。抑實係遭風難夷。必得訪查確實。庶無枉縱。茲晤浙江提臣李廷鈺。臣於無意中向其詢問。據稱前在湖州鎮任內。聞來往行商傳言有夷船遭風。漂至臺灣。為濱海居民攫取貨物。將難夷關閉村中。該鎮道查知。並令交出。該居民等因恐解官後。即行誅戮。將來夷船前來報復。不能抵禦。不肯交出。經該鎮道等再三索要。始行交出。迨聞將該夷正法。該居民等有夷船若來。惟有戕官以圖解免之語。臣又訪詢候補四品京堂臣蘇廷玉。亦稱今年夏間。回籍聞民間舟楫往來所。亦大畧相同。是該夷之欲求伸冤。尚非無端。聲譽以圖反復。臣查臺灣本係浮動之區。僅被夷人再

十八

六〇四

行煽惑。又蹈從前蔡逆竄入臺灣故轍。所關非淺。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直陳。究竟是否接仗俘獲。抑或實係遭風之處。應請

飭文閣浙督。臣詳細查明。以便覈辦。洵足折服夷心。且可消弭內釁。似於夷務海疆。均有裨益。

硃批。設或如是。豈非欺君誤國而殃民。其罪尚可逭乎。

諭軍機大臣等。據者英奏前因夷首嘯噪投遞照會。詐稱臺灣鎮道等。將遭風難夷誅戮。請為伸冤等語。該督接晤浙江提督李廷鈺。面加詢問。據稱前在潮州鎮任內。聞往來行商傳言臺灣所戮係遭風難夷。並據蘇廷玉稱閩省人言大略相同。此案

十九

臺灣鎮道等。是否邀功妄殺。昨已諭令怡良親赴臺灣確查。著者英將此事情節。飛咨伊里布。務當籌畫萬全。勿令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又

諭前因夷首嘯噪投遞照會。詐稱臺灣鎮總兵達洪阿等貪功妄殺遭風難夷。當經降旨令怡良渡臺查辦。茲據者英奏詢問李廷鈺。蘇廷玉等均有夷船遭風漂至臺灣。被居民關閉村中。該鎮道再三向索。始行交出。迨聞該夷正法。居民等有夷船若來。惟有戕官以圖解免之語。是該首欲求伸冤之說。並非無因。此事關繫撫馭大局。甚為緊要。況臺灣人情浮動。儻被該夷煽

惑滋事。所關尤非淺鮮。計怡良接奉此旨。諒已起程渡臺查辦。或從兵民暗訪。或向官吏明查。務得實情。毋稍徇隱。如查明該鎮道等實有妄殺難夷。冒稱接仗之事。著即傳旨將達洪阿姚瑩革職。解至省城請旨辦理。該督所帶總兵一員。即著署理臺灣鎮總兵。其臺灣道印務。著熊一本署理。該督仍一面飛咨伊里布。著英曉諭該夷。俾消釁端。儻怡良稍存隱飾。不肯破除情面。又誤撫夷大局。將來朕別經察出。試問怡良當得何罪。懍之慎之。著英原奏著鈔給閱看。

二十

丙戌。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查暎夷船隻自閩浙駛回之後。聞住居香港。夷人詞氣傲慢。省城十三洋行。原住夷人各水手亦每每欺侮平民。或乘醉搶取貨物。或凌辱過路婦女。均經地方官當時彈壓。尚未激成事端。而士民蓄怒已深。爭欲得而甘心。十月二十三日。有假託明倫堂名目。刊貼告白。聲言該夷罪狀。欲與為難。末後又稱板存明倫堂。而傳集素有名望之眾紳士詳詢。則僉稱明倫堂并無此事。係屬別人假借刊貼。臣等因其告白詞意出於義憤。且何人所為。尚難確究。當即先行出示曉諭。勿得假託名目。借端生事。本月初六日申時。適有紅毛黑夷水手。在十三行地面。向華民買食水果。不給錢文。賣果者向討。反被該夷用刀劃傷。眾民人在旁目擊。均為不

平。該夷自知理曲。旋即避入夷樓。將大門關閉。眾民追呼而至。圍繞夷樓爭鬧。夷人在樓上用甓瓦向下擲打。臣等聞知。即飭地方文武前往稽查彈壓。至起更時。眾人漸散。而夷樓內忽然火起。臣等又即親往督率文武官調集水龍救護。緣地窄人眾。火勢猛烈。至四鼓火始漸息。查已燒去夷樓四間。夷民互有傷斃。並有匪徒乘火搶取銀物。時值昏夜。良莠難分。迨至天明。弁兵放槍嚇擊圍擊。即經擊獲匪犯十餘名。餘匪奔散。該府縣查勘民人傷斃者三命。紅毛夷人傷斃者二命。其餘各夷館均未延燒。查夷樓高峻。牆皆數仞。外間難以放火。詢其失火之由。係從第二進

二十一

燒起。有謂木匠在夷樓受雇工作。被夷人疊次苛虐。在內放火洩恨者。尚未查訊明確。自初七日以後。因文武官帶同兵役在該處日夜巡查。均極安靜。夷人因見內地民人共切同警。甚為畏懼。嗣經官兵防護撫綏。又均知感激。現在十三洋行夷人俱各帖然。惟聞喉夷頭目曠曠。先於本月初一日駛回香港。恐該夷另生枝節。臣等即密飭各路暗為防禦。旋於十三日有該夷火輪船一隻。由橫槽駛入二沙尾。守口弁兵向其查問。據稱係夷目令其投遞文書。並無別事。當即准令入口。隨飭廣州府等前往接收。臣等拆閱前言初六日夷樓被燒之事。後言福建臺灣之事。並有只

欽差大臣伊里布公文一角。請臣祁項代為齎送。臣等公同商酌。將初六日民夷爭鬧。及夜間失火被搶。並現在辦理情由。備文照覆。其應行齎送伊里布公文。亦即沿途飛遞探投。一面函致閩浙總督臣怡良查明的辦。連日以來。察看中外情形。民心極為固結。安堵如常。該夷亦知起釁之由。其曲在彼。且深悉省河一帶士民團練。聲勢聯絡。似不能與眾為難。至生他變。再查此事始而圍毆出於公忿。其後乘火行搶。則係無賴匪徒。茲已拏擒火匪徒十餘名。應行照例懲辦。除仍飭地方官驗明民夷各屍。是否止有此數。並確查起火實情。分別究辦。燒去夷樓。及搶去銀物。傳諭洋

二十三

商查明妥為辦理外。臣等伏思喉夷甫經就撫。准予通商。息事。邊釁未可再開。而內地民心。尤不可失。惟有隨時斟酌撫馭。並令附省鄉村。互相團練。自為保護。曉諭首事人等。嚴為約束。勿許輕舉妄動。滋生事端。俾內外相安。地方靜謐。斷不能稍有疏忽。致干罪戾。祁項梁寶常又奏。竊照附省西北鄉石井紳士。於本年夏間。連名呈請建立昇平社學約。合各鄉居民捐銀團練。自衛。一遇有警。即聽候調遣等因。前經請逆將軍會同臣等具奏。七月十三日。奉到諭旨。該省西北鄉紳士。敵愾同仇。深知大義。著查明首倡義舉之

人。如有才具堪勝文武之任者。即據實保奏。候朕施恩。並剴切曉諭該省各府州縣。均宜照此團練自衛。並備調遣。將來如果得力。自當從優獎賞。即軍務告竣。未經調撥應用者。亦必概加賞資等因。欽此。查本案先據舉人李芳等連名呈請。於石井地方。捐建昇平社學。連約各鄉。認真團練。隨又據在籍內閣中書何有書等。因既有昇平總社。復請於江村地方。設立昇平公所。以為丁壯聚集之處。所有昇平社學事宜。總歸李芳等承辦。其昇平公所應辦之事。即由何有書等董理。兩處仍連為一氣。聲息相通。現據團練局鎮道各員。查據該紳士等具報。昇平社學各鄉簽捐銀約近二萬餘兩。已收繳銀八千餘兩。昇平公所各鄉簽捐銀約計七千餘兩。已收繳銀三千餘兩。而壯勇人等。則均投至公所報名者居多。緣石井地方殷富。而戶口較少。江村地方貧瘠。而界連花縣一帶。戶口較多。故其情形如此。各紳民現仍陸續捐資。統計連約各鄉團練。共有數萬人。就中勇健可以調用者不下萬人。經臣等先後飭委總兵馬殿甲。現署督糧道西拉本。及副將余萬清等。往查屬實。即如初六日夷樓被火。初七日臣等諭調該鄉壯勇二千人。來省以備不虞。該二處丁壯。於初八日即踴躍齊集。且自該二處團練以來。西北一帶。搶劫之案較少。是已著有成效。臣等復查此

二十三

事。承辦各紳士。極為認真。其中堪勝文武之任。可備大用者。臣等雖未敢遽保。而辦事俱係實心實力。均知激發天良。察其才具。亦尚堪分別任用。至該二處所捐銀數。係屬各社學公捐。若按人分計。則每人名下最多不過二百兩。捐數雖多。而人數甚眾。此外各府州縣。先因防禦。飭行一律團練。嗣經恭奉諭旨。復行剴切曉諭。各該士民感激天恩。均知踴躍。現已次第舉行。祁項梁寶常又奏。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諭。奕山等奏製造戰船一摺。朕思防海事宜。總以造船製礮為要。各省修造戰船。竟同具文。至臨時不能適用。深堪憤恨。此次所造各船。自不致拘守舊時式樣。有名無實。據奏停造例修師船。改造戰船。所辦甚合朕意。均著照議辦理。惟海船大礮。係屬懸放。火藥發時。勢必向後坐掣。如何得有準頭。現據該督等奏業已爛熟得力。著將如何施放之處。再行詳悉具奏。據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堅實得力。以後製造船隻。即著該員一手經理。斷不許令官吏插手。仍致草率偷減。所需工價。准其官為給發。並不必限以時日。俾得從容監製。務盡所長等因。欽此。臣等遵即傳到該員潘仕成。恭宣。

二十四

諭旨該員感激

天恩自願墊發銀兩。交木商購修船料。由該員監工製造。盡心竭力。一船得一船之用。旋據稟稱。即行先發銀十萬兩。交木商出海。約可購船料十餘分等情。臣等查此項經費銀兩。仍須由官給還。前經靖遠將軍奕山會同臣等奏明。擬將粵東現屆拆造年分例修師船。暫停製造。惟每年節省。為數無多。隨後再行籌款奏辦等因。在案。茲督同該司道等覆行詳查。所有屆限應行大修小修各項師船。原因雖有損壞。尚堪修理。若一概不修。是以有用之船。全歸廢棄。而各海口額定船隻。短少太多。難資巡緝。是屆小修大修船隻。似仍應照例修理。其屆限應行拆造船隻。係全照例價製造。即可全行停止。合計各廠每年應行拆造船隻。多者十餘隻。少者八九隻。間有三四隻者。其船有米艇及撈網等項之殊。米艇又有大中小之別。每隻例價自一千六百餘兩。至四千三百餘兩不等。就十年以來比較經費。每歲節省約計三萬兩。上下不等。此外另有遭風損壞師船。事出不虞。不在尋常歲修之例。每年難以覈定。亦擬將應修者。仍行估修。應改造者。亦一律停止。以歸節省。惟每歲節省銀兩無多。不敷改造大船之用。查本省外省。有士民援照豫工新例。在廣東藩庫報捐。前於具奏辦理夷務。用過

二十五

銀兩數目摺內聲明。有已上兌銀十七萬兩。統應歸入軍需項內備支。嗣後陸續報捐。截至九月底止。計共捐銀四十五萬餘兩。現在軍務既定。可無意外之需。廣西留防兵丁一千五百餘名。已全數撤令歸伍。水陸各勇。亦經分別陸續裁撤。止存六千餘名。每月不過用銀五六萬兩。此後壯勇尚可再行裁汰。用費更可節省。所有造船之費。即可在報捐銀兩動用。其一切製造事宜。統由潘仕成一手經理。毋許官吏涉手。仍欽遵前奉

諭旨。咨商兩湖四川督臣。購備造大船堅實木料。俟體察實在可用。即分別咨取。一并發交潘仕成監製。俟造就三十隻後。是否足用。再行酌量辦理。並另造小號戰船三四十隻。跟隨大船。作為羽翼。常川駕駛操練。將來舊式師船。每年停造之數漸多。即將此項新造之船。陸續補撥各海口。平時分泊。可資巡緝。有事調用。即可以備不虞。似於海防有裨。至前奉

二十六

諭旨。飭令粵海關監督臣文豐傳諭洋商。設法購買夷船。已據洋商伍秉鑑潘正煒。稟稱捐買咪喇啞呂宋夷船各一隻。臣等查驗木料堅實。尚堪應用。惟船隻尚小。且亦畧舊。現仍會同文豐督飭洋商。隨時妥為察訪購辦。再船內放礮取準一節。查夷船桅上造有桅盤。用中等木椿鑲做。形似半

筐其上可容十餘人。桅上所用大礮。係用繩懸拽而起。安置桅盤之上。取準施放。現在此大船隻。甫經購覓木料。尚未成造之船。船身係照夷船製造。其桅運則仍是內地式。據船上止有桅桿。並無桅盤。不能懸放大礮。前奏聲明業已爛熟得力。係在潘仕成所造船內。用礮架安置演放轟擊。

諭軍機大臣等。祁項等奏。民夷因事爭鬧。及夷樓失火被搶一摺。此次夷人強買民人食物。致相爭鬧。是夜夷樓失火被搶。經該地方官彈壓救護。旋據該首嘯嘯喧詢問此事。該督正言回覆。所辦甚是。粵省士民因該夷情形傲慢。激成忿忿。迥非藉端滋

二十七

事者。比惟該夷甫經就撫。邊釁未可再開。伊里布將次到粵。著即會同祁項梁寶常。細心秉公。妥為辦理。總當使該夷輸服。不致有所藉口。致妨撫局。尤不可屈抑士民。使內地民心。因而解體。方為妥善。所奏團練情形。聲勢聯絡。一呼即集。甚屬可喜。單開出力各員。自係遵旨查奏。原單暫存。仍著伊里布等。剴切曉諭各該員。但當妥為管束。期於禦侮有資。斷不可至於邀功借事起釁。如果始終勤奮。著有成效。著會同該督撫等。據實保奏。候朕特沛殊恩。另摺奏製造船隻事宜。請停止拆造師船。以期節省。並將報捐銀兩。作為造船費用。守語覽奏均悉。著俟造成一二隻後。眼同試練。施放大礮。能否便捷。再行奏明。與辦所需。

木料。已諭知四川湖廣總督豫備矣。

又

諭本日據祁項等奏。製造船隻事宜。遵旨咨商兩湖四川。將可造大船堅實木料。俟體察實在可用。即分別咨取等語。造船木料。前據寶興履奏。業於瀘州等處標記杉木數百株。柏木數千株。備海疆隨時調用。將來廣東咨取到時。著該督即查照粵省咨調根件丈尺。妥為運送備用。至湖廣省現因議造防江船隻。需用材木。昨經裕泰奏准。免令海疆調取。將來粵省咨取到時。仍著裕泰隨時斟酌。是否尚敷協濟粵省之處。自行咨覆。

兩江總督耆英。江蘇巡撫程喬采。江南提督尤渤奏。竊臣

二十八

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昨據奕山等將廣東省官紳造成各船式樣。繪圖貼說呈覽。江南福建浙江海防情形。各處互異。此項圖說各五件。現已飭令祁項等照式另備三分。分寄各該省該督撫等。俟粵省寄到後。各就所轄洋面。察看何船適用。足以禦敵。或於海道不甚相宜。而於江防亦堪制勝。即著悉心詳議具奏。候旨發交廣東。令其各就該省所需之船。如式製造。再行分別運赴各省。如或於江海形勢。俱難得力。亦著據實奏聞。不必稍存遷就。欽此。臣耆英於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途次。接准兩廣督臣祁項繕繪圖說。咨送前來。當即會同臣尤渤督飭水師鎮將。就江

蘇省江海情形。悉心籌度。意見既各不同。且亦不能確有把握。遂來蘇州。與臣程喬采復加籌度。內惟在籍郎中潘仕成。捐造之船。似尚合用。然仍不敢遽定。適浙江提臣李廷鈺。迎奉

硃批。南回。道出蘇州。臣等因其籍隸同安。來自廣東。熟悉船政水務。向其諮訪。據稱。潘仕成捐造之船。於海防雖堪制勝。似不若閩省之同安梭船。衝風破浪。可以操縱自如。又在籍員外郎許祥光。捐造之多槳船隻。於江防亦屬相宜。惟該提督前曾坐駕多槳船數月。知其不甚靈便。且此船上身既重。喫水過淺。易於欹側。江省水師。未經歷練。恐其膽怯

二十九

誤事。其餘三船。於江蘇內江外海。均不合用。至同安梭船。其涉歷重洋。則可遠販東西兩洋。其經行內港。則可直抵甯波上海。實為防海防江。悉稱適用之船等語。臣等以洋面有南北之分。以大江為界。江以南為南洋。水深而多暗礁。利用廣東之米艇。福建之同安梭。江以北為北洋。水淺而多暗沙。利用江南之沙船。江面情形。與北洋相似。論海防者。不一其人。咸以此為定論。業已具有成書。今該提督又稱江蘇內江外海。均利用同安梭。臣等再四思維。惟有

訓諭。不敢稍存遷就。所有粵省寄到船圖。應請暫緩照式興辦。另

造同安梭船。以資利用。惟造船務貴堅固。若照例價給銀製造。殊多不敷。臣等會同李廷鈺。督飭熟諳工程之員。按照民價酌中叢計。每造同安梭一隻。力勝二千石者。約需工料銀六千兩。每船另配八槳小船兩隻。為子船。每隻約需工料銀二百兩。一母二子。共計三船。約需銀六千四百兩。應配頭舵水手二十三名。兵丁五十二名。海上交鋒。全恃船隻靈動。施放槍礮有準。不在兵多。況用之于江海之文。尤貴輕利。庶可用我所長。制彼之短。現在上海地方。民間船廠所集匠工。所貯木料。頗不為少。臣等公同商酌。已囑該提督李廷鈺。于赴任之便。帶同沈炳垣等。繞道上海

三十

先行籌款。成造同安梭二隻。子船四隻。試練于江海之交。如果合用。再行派定隻數製造。嗣後江浙督造船隻。應請責成李廷鈺一手督辦。以杜弊端。備文員造不如法。或武員有意挑剔。即由該提督咨會臣等。嚴行叅辦。至各營原有之船等項。業經臣等奏明。停其修造。應俟同安梭造成後。再將原船裁汰。抑臣等更有請者。水師營以講求操駕舟楫。辨識風雲沙線。熟習大礮烏槍為首務。不重騎射。江蘇水師各營。並不盡習水務。另有水兵名目。每營亦屬無多。遇有員弁缺出。皆于弓箭兵內考拔。而不及水兵及大礮烏槍等兵。因之有心向上者。皆習弓馬。而不習水

務槍礮。此雖由于水師人材難得。不能不節取其長而用之。然營伍之廢弛。病即在是。嗣後水師營將備員弁。應請查照定例。專取水務槍礮。即騎射稍有生疏。亦准錄用。並將赴部之員。由部先行閱看鳥槍。如果精熟有準。再准引見。以挽頽風而肅戎行。

殊批若不變通。難收實效。

諭內閣者英等奏。變通水師營章程等語。水師弁兵。自以講求駕駛舟楫。辨識風雲沙線。熟習大礮鳥槍為要務。近來員弁缺出。皆以弓箭兵內考拔。以致弁兵皆習弓馬。而于水務槍礮。均不練習。若不亟予變通。何以洗積習而收實效。該督奏請嗣後水

三十一

師營將備員弁。專取水務槍礮。即騎射生疏。亦准錄用。並將赴部之員。由部閱看鳥槍。如果精熟有準。再准引見之處。著兵部覈議具奏。並著妥議簡明章程。通行沿海各省。一例照辦。以肅軍政。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請造同安梭一摺。粵省寄到船圖。既於江省外海內江。均難得力。自可無庸製造。據奏同安梭船。於該省江海。均資利用。現囑浙江提督李廷鈺。於赴任之便。帶同同知沈炳垣等。繞道上海。即就民間船廠匠工木料。先行籌款。成造同安梭船二隻。子船四隻。試練等語。覽奏均悉。著即照議辦理。俟造成一二隻後。即於該省江海之交。先行演試。如果駕駛

便利。安設礮位。施放得力。再行派定隻數。奏明興辦。嗣後江浙製造船隻。即責成李廷鈺一手經理。如有文員造不如法。武弁有意挑剔。即由該提督咨會參辦。務將從前惡習。一力消除。以期得收實效。前有旨諭知寶興。今於川省豫備木植。以待沿海各省調取。此次江省造船。僅木料不敷。即向四川咨取應用。其各營原有舳船等項。准俟新船造成後。再行裁汰。綜計經費。妥議章程具奏。所請變通水師章程。已明降諭旨。飭部覈議。並令沿海各省。一例辦理矣。

庚寅

諭內閣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奏請將已革提督余步雲依律擬斬。聲明情節較重。請旨即行正法等語。著未經與議之大學士九卿科道。再行詳議具奏。

三十二

諭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奏遵旨嚴訊定擬一摺。已革江南候補知府黃寬。訊無擅撤鄉勇情事。惟既帶兵防堵。即與同城知府無異。黃寬著照議發往新疆充當苦差。

辛卯。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翔。奏竊夷首噶嘑噠到廈情形。臣怡良據實陳奏。並咨明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兩江總督耆英在案。臣怡良在廈門時。因該夷以臺灣事。噴有煩言。營經理

旨逐層開導。不但堅執不回。並稱所編偽示三張。欲行刊刻。遍貼。故於十月二十九日。自廈起身時。即面諭廈防同知顧教。忠令其留心偵察。是否實有其事。抑係故作悞喝之詞。必須確切訪察。故據揭得偽示一張。先行稟覆。迄今未據續。繳。查夷首嘯噪。喧之狡獪。萬端大率。嗎嘵嘵囉囉。啾啾二人。為之導引。所言是否可信。實無從辨其真偽。茲將所撰偽。示三張。僅貼其一。則其餘必有不實不盡之處。誠恐各國。指破其奸。所言不足取信。是以匿而不出。亦明知彼此文。字不通。故借張貼以售其奸計。始猶疑其到粵後刊刻。遣。人至廈潛貼。待之兼旬。訪之數四。而聞然無聞。至臺灣現。在情形。昨據該鎮道差弁送摺來泉。據稱府城尚為安靜。臣怡良前囑。臣劉鴻翔密寄信件。並經。臣劉鴻翔將餉銀。礮位等委員妥為運往。臣怡良又寄信交來弁帶與臺灣。道姚瑩。將該夷如何駛船用礮之法。詳細告知。使其加意。戒備。至泉州所調各營兵丁。陸續裁撤。止存一千六百餘。名。該夷數四探聽。稱江浙各處俱已撤退。何以福建尚有。防兵。是其於此事蓄有疑懷。不可不示以誠信。使之坦然。無疑。而不思反側。且各營兵丁到泉。已及二年。形體則不。免疲羸。衣履則相率垢敝。兼之下府溼熱鬱蒸。病者絡繹。即借此將各兵陸續撤歸原伍。仍令各處暗中揀選精壯。

三十三

者聽候分起調取。以泯猜疑之迹。泉州係陸路提督駐劄。存城之兵。尚有二千一百餘名。緩急尚可有備。臣等復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本日據伊里布劉韻珂馳奏。夷首嘯噪。喧於本月十四日由。定海帶同嗎嘵嘵等諸夷。開船赴閩等因。欽此。臣等臺蒙。訓諭。臣怡良於接見該夷首時。盡力開導。置若罔聞。且不言及如。何建立馬頭。總稱俟見伊里布後再商。其心甚為叵測。誠。如。聖諭。抑或另有詭計。俱未可知。謹當遵奉。諭旨。與實振彪等密加防範。不敢稍有疏虞。亦不敢稍涉張皇。致。該夷別存意見。現准兩江督。臣耆英。咨到礮架圖。兩廣督。臣祁墳。咨到船圖。當密約實振彪輕騎來泉。與陸路提。臣。普陀保。面行商酌。相機辦理。則不動聲色。免致傳播駭聽。至夷船在廈港及梅林澳者。現有十隻。尚無動作。而安分。貿易之人。與居民素來良善者。尚復觀望不前。總期駐守。之船開駛。庶幾民無惑志也。

怡良又奏。再省城及五虎港內各要隘。前經。臣劉鴻翔與。將軍。臣保昌等。檄調延建邵各營兵丁二千名。同雇募鄉。勇水勇分段布置。嗣因日久費多。恐難為繼。隨飭司道會。同將領。勤加挑選。汰其老弱。留其精銳。藉訓練為減抽陸。

三十四

淺故事以速息為貴。况撫馭番夷。一視同仁。亦昭聖德中外無間之大。

伊里布又奏。再奉前奉本年十一月十一日

上諭。飭將味喇噎夷目咖呢稟陳貿易事宜。到粵會同籌議等因。

欽此。竊維添設馬頭。番船同來貿易。前在江甯。夷酋噶嘑

噎曾有各國前來福建江浙各處通商。中國但肯允准。該

首斷不阻止。以求專利。是其意已暗有違約各國。同來商

販之見。且味喇噎船。前在浙江乞求。今又在廣東稟求。佛

郎西前赴江甯。大約亦意在通商。若我專准噶喇噎添設

馬頭。他國均不准來同販。恐其船隻衣服。無甚區別。難以

三十七

辨白。且恐阻止。致生枝節。反使各國以噶國藉口。又慮噶

喇喇串通。一同前來商販。我亦難於阻遏。反使惠出夷酋

而各國德在噶國。恐在中國亦為失算。此事惟俟到粵後

與督撫臣熟籌妥議。並須與夷酋噶嘑噎商定。方可議有

定局。會奏請

旨遵辦。至者英夾片加稅之事。查稅口添立閩浙江南各處。則閩

省及江浙茶葉絲綢。均不經由內地。內地各關。俱缺此項

稅納。斯夷船呢羽鐘表。亦皆運赴新設馬頭。以貨兌貨。內

地各關。兼缺此項稅納。是益在夷人商人之數。即損在官

稅之數。必須於洋貨內貨。改設新立關口。酌加稅則。以補

各內地關口短缺之數。等思慮及此。前已行文各內地監

督。將例收洋貨絲茶。詳細造冊咨送。以憑抵粵後。商之督

撫。酌量奏加。期於以贏濟絀。較之舊額。或可能如其數。

是無加稅之名。而亦不至有減稅之實也。大黃產自河南

一帶。仍須行經各內地關口。可遵舊規抽收。無庸復議。又

奉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諭。飭晤夷酋時。曉以臺灣正法夷俘一事。現遵欽奉

諭旨。抵粵會晤。遵照宣示。嚴實查辦。該酋自應釋然無疑。迥異空

言開解。可以折服其心。又許給銀兩。亦俟到粵。與督撫臣

通盤籌算。作何辦理。逐一議定。具奏請

三十八

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奏接奉諭旨。俟到粵後。妥辦一摺。現在撫

議已成。不值另生枝節。著伊里布於到粵後。遵照前旨。先將有

旨。令怡良渡臺查辦一節。面諭該酋。此係大皇帝為爾等伸冤

之意。毋庸疑慮。至怡良渡臺以後。查訪得實。如果夷船無礙。夷

手無械。確係遭風難夷。並無滋擾情形。自當治達洪阿以應得

之罪。設或怡良覆到。與該酋控訴情節。迥不相符。朕辦理此事

自有權衡。伊里布惟當婉言開導。務使該夷頓釋前疑。不致激

成事端。諒伊里布熟悉夷情。必能委曲周全也。另片奏味喇噎

噶嘑等國。同赴馬頭商販。俟與噶嘑噎會晤妥議等語。各國

同來商販。若概行禁止。反被該夷影射。混是恩在該夷。怨在天朝。誠為失算。伊里布所奏。不為無見。但遽任其同來。難保夷不以各國分得其利。又釀爭端。著伊里布與該酋會晤時。從長商辦。妥為定議。總期日久相安。不至互生嫌釁。方為至善。所奏稅額一節。是否可行。並著伊里布妥籌定議具奏。

壬辰。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臣前奉

上諭。現在暎夷就撫。准令通商。各海口仍應加意防範。浙江尖山口等處。為入省要路。鎮海招寶金雞兩山。又為浙東屏障。種種善後事宜。著劉韻珂會商者英。各就地勢。悉心講求。妥議章程。具奏等因。欽此。仰見我

三十九

皇上慎重海疆。修明武備之至意。臣查浙省海口情形。以定海為藩籬。鎮海為門戶。尖山等處。為堂奧。現在藩籬未復。則門戶堂奧之修防。自不容於暫緩。惟浙省自前歲軍興以來。各處戒嚴。鎮海因首當其衝。所備尤為周密。乃賊鋒所及。立就摧殘。備禦之難。已有明證。今重加整頓。必須另行籌畫。使一切布置區處。事事皆勝於前。方不致有名無實。臣上年屢赴鎮海。且在彼駐紮數月。於招寶金雞兩山之形勢。俱屬深悉。但被陷以後。原設之城隍墩堡。均被殘毀。即兩山之徑路坡嶮。亦有被該夷鏟鑿改易之處。非親往閱看。不能措置。臣前於夷船退出鎮海之後。即擬往彼查閱。

因各處防勦官兵。正在裁撤。大半由省經過。不便暫離。是以前未即前往。茲外省本省官兵。俱已撤竣。省城人情靜謐。臣擬於本月二十八日。親往甯波鎮海一帶。逐加相度。以便將各項善後事宜。會商者英。從長籌辦。仰紓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親往甯波鎮海一帶。籌辦各項善後事宜等語。覽奏均悉。現在暎夷就撫。各海口仍應加意防範。浙江海口情形。以定海為藩籬。定海未復。則鎮海甯波等處。修防不容暫緩。該撫既熟悉形勢。此時親加查勘。必須布置得宜。事事皆勝於前。庶不致有名無實。著各就地勢。詳細籌畫。即將各項

四十

應辦善後事宜。仍遵前旨。會商者英。從長籌辦。毋庸拘泥舊制。轉滋窒礙。

癸巳。兩江總督者英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者英奏。暎夷控訴。臺灣總兵冒功妄殺。請將達洪阿解部審辦等語。著者英再行剴切曉諭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當將怡

良奉

命渡臺。覈實查辦緣由。繕發照會。飛寄伊里布。轉給閱看。該酋接奉此諭。自必懷

德感

恩倍形懾服於籌議通商稅則事宜不難迎刃而解惟該夷從前在粵貿易該省官商胥吏無不視為利藪歷年科歛費用日增因之漏稅走私無弊不作為所藐視遇有華夷交涉事件又復不能撫取得宜該夷每以勝蔽

聖聰為詞希圖一逞迨積念既久激而生變然其意不過仍欲另立馬頭以祛積弊今既准其在閩浙江蘇通商不涉洋行之手在該夷業已遂其所欲而在粵中官商書吏頓失利源難免缺望伊里布等職任較大僅能綜其大綱不能親理細務且初到粵省人地生疏亦難體察隱微現止浙江外委陳志剛一員隨帶赴粵該弁雖能熟悉夷情而止此

四十一

一人恐其不敷差遣查有江南効力武舉張攀龍人甚明幹前在江甯往來夷船傳述言語頗中肯綮現經臣以差取夷首回文為名飭令前赴粵東確探粵人情形夷人動靜並俟伊里布馳信來江再定臣之應往粵東與否緣此時既未得該首回文又未知伊里布等與之見面後情形且江蘇省江防緊要正與提臣尤渤會勘籌議似未便舍此而遽赴粵東轉致彼此皆不及兼顧也又查閩浙督臣怡良錄送夷首照會該督文內有責部堂在廈事宜或有別議辦理之處希請見覆以便如議飭行至閩浙開口通市應與者部堂伊大臣議定則例方行開關俟來年諸事

議定派委郭寶獵駐在福州李伊駐在廈門以便料理通市之事是該首之在閩通商已有成說而其開行赴粵尚係遵照成約欲與伊里布籌議章程似非別有詭謀也長江天險自古即有此語言燕豫之步騎不能飛越而南若海寇之從東來者連檣直入原無阻礙自

國初被鄭成功闖入擾及江甯後即教練水兵以備不虞是以京口水師素稱勁旅江面因之而靖近年以來承平日久營伍廢弛又有今年夏間之事現在欲議防江必得造船鑄礮練兵非倉猝可以奏效且狼山福山對峙江口中間江面計寬八十餘里一望汪洋與海無異其防之之法

四十二

亦與防海相等臣於到任後即以追捕盜賊緝私鹽為名捐廉雇備民船調派備弁帶領兵丁上至江甯下至福山會同沿江水陸各營梭織巡查然船小礮少兵皆不能如從前之出沒水中恐遇敵亦難濟事況綜計定海廈門停泊夷船尚屬不少此時撫取稍失其宜一經釁端重起我之徵兵調餉一時不能遽集而彼之船隻可以頃刻而來勢必措手不及所恃者

聖明在上誠求又安斯民俾臣下得以堅持定見委曲求全俟其通市之後撤回兵船我之江防海防亦得乘暇修明然後徐圖制之之術以冀萬全較之此時之倉猝布置似更確

有把握。蓋彼之兵船。日用亦屬不貲。既經受撫。通商斷不能以持久。而該夷以遠來窮寇。疑團不釋。即未必遽肯撤兵。彼兵不撤。我又安得不疑。兩相猜疑。則今日之議撫。仍是了而不了之局。臣受

恩深重。膺此艱鉅之任。敢不竭盡心力。妥為籌度。以竟厥事。而慰聖座。再臣現已行抵江陰。會同提臣尤渤查勘。鵝鼻嘴等處情形。其江浙兩省。撤回歸營之陝甘河南安徽等省官兵義勇。共計一萬五百餘名。俱由長江西上。至江浦縣登陸。前進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全數過竣。行走尚屬安靜。辦理亦無貽誤。

四十三

者英又奏。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十四日奉

上諭。味喇噶商船至浙貿易。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剴切曉諭該夷。仍循舊章辦理等因。欽此。臣查味喇噶商船。於甯波開行後。即赴定海。曾否駛回廣東。無從查悉。現在欽奉

諭旨。飭令伊里布曉諭該夷。不准覬覦伊里布自能欽遵妥辦。不致另生枝節。臣何敢越俎妄陳。惟臣於七月間。與英夷議撫之時。亦經慮及各夷效尤。曾向英夷詰詢。嗣據覆稱。海外諸國。只准在粵東通商。英國不代求

恩僮

大皇帝恩准他國。亦赴閩浙江蘇貿易。英國絕無靳惜。各國船隻

往來香港。亦屬無礙等語。惟時與伊里布和衷熟商。擬俟到粵時。察看各夷情形。再行酌定。請

旨遵行。今味喇噶既赴粵浙兩省。請通貿易。其中利弊。敢為我皇上陳之。夫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康熙年間。英夷本已在定海建立馬頭。因稅則繁重。商販稀少。無利可圖。仍赴廣東。百餘年來。廣東省弊絕風清。各夷效順。從無桀驁不馴之態。祇以年久弊生。各夷苦累不堪。心懷怨望。英夷遂首發難端。至於此極。其餘各夷。外雖恭順。內實坐視成敗。我能制服英夷。彼即據英夷之利。以為已有。設有不然。則彼與英夷氣類相投。附和而和之。其利仍在。即如英夷犯順之初。兵船

四十四

本屬無多。迨後日益加增。約計總有一百數十隻。該夷遠隔重洋。數萬里。徵派調發。談何容易。謂非與各夷勾通。暗相資助。臣實未敢深信。今英夷既遂所欲。而各夷仍在廣東向隅受累。易地而觀。竊恐心有不平。各夷既可資助英夷。英夷何獨不可資助各夷。此理勢之必然者也。縱使該夷不敢公然犯順。而附於英夷。潛赴各口貿易。又孰從而覺察之。是英夷竟可市德於各夷。而陰操我國之利柄。各夷不克邀惠於

天朝。而維繫英夷之手足。從此英與夷則相結日深。而夷與我則乖違日甚。一英夷已足為害邊疆。況合眾夷而使之為

一耶。此又不可不審思熟慮者也。若謂力除積弊。咸與維新。各夷即可在粵安分貿易。不致妄生希冀。誠為正本清源之法。但弊根既深。猝難驟拔。更恐將弊蕪革除之後。遂視從前之陋規。為例所應得。格外加增。即如福建之廈門馬頭。本為內地販洋商船聚泊之所。後因陋費繁重。屢次禁革。乃愈禁則愈甚。遂致洋行歇業。洋販不通。幸係內地商人。可以任其所之。不致激成事端。若夷商則例有一定馬頭。不能逾越尺寸。人有同情。安肯順受。此又臣清夜思維。不得不鯁鯁過慮者也。臣反覆籌思。味喇堅等。於閩浙江蘇亦欲另立馬頭。必應正言拒絕。以示限制。或嘆

四十五

夷據閩浙江蘇之馬頭為己。有不肯令他國通商。則彼已自啓爭奪之機。我即可以將計就計。今該夷既肯通融。各夷亦皆樂從。法窮則變。與其謹守舊章。致多棘手。莫若因勢利導。一視同仁。如味喇堅等國。必欲在閩浙江蘇通商。似可准其一併議定稅則。任其所之。但不得於閩浙江蘇之外。另有覬覦。亦不准在閩浙江蘇專設馬頭。在粵省稅額。雖不無短絀。而閩浙江蘇等省。則有加增。挹彼注茲。仍於國課無關。且閩浙江蘇等省。既准與夷貿易。即增此各夷。似無妨礙。並可將聚集一處之夷船。散之五處。其勢自渙。其

情自離。藉以駕馭外夷。未始非計。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泰連次接奉寄諭酌度夷情。剴切照會。一摺。現在該夷首既有議定則例。開闢通市之語。是在閩通商。已有成說。其開行赴粵。似非別有詭謀。該督籌辦江防。及會商浙省善後事宜。正當喫緊之際。且効力武舉張攀龍。既已前往廣東。聽候伊里布差遣。所有廣東現在光景。並各省通市章程。自可由伊里布隨時飛咨商確酌辦。是伊二人消息常通。正不必同駐廣東。始能定議也。著英體察情形。儘無必與伊里布面商之處。即著毋庸前往。又另片奏味喇堅等國。必欲在閩浙通商。似可准其一併議定稅則。為因勢利導之計等語。昨已有旨諭

四十六

令伊里布妥籌定議。該督所稱不得於閩浙江蘇之外。另有覬覦。亦不准在閩浙江蘇專設馬頭。自應於俯順夷情之中。示以限制。著英函商伊里布。熟計萬全。具奏請旨。至該督籌議江防應辦各事宜。著仍遵節次諭旨。會同尤勃詳加布置。次第舉行。以期有備無患。是為至要。

丙申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韻珂奏。遵

旨查明陣亡原任江南提督陳化成。共有七子。撫養者二人。親生者五人。長子陳廷瑛。次子陳廷華。皆係撫養。出仕武職。先後沒於軍次。親生子惟三子陳廷芳。現已成丁。與四子陳廷廷。茶讀書應試。餘俱幼小。孫惟陳振世。係親生三子陳廷

芳所出。年一歲。

諭內閣。原任江南提督陳化成。前在吳淞江口。臨陣捐軀。當經加恩賜卹。並飭該原籍督撫。查明該故員子孫。茲據怡良等查明。具奏陳化成之親子陳廷芳。著承襲世職。陳廷茶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伊孫陳振世。著俟及歲時。由該督撫給咨送部引見。用示朕篤念忠貞。賞延後嗣至意。

戊戌。

諭內閣。前據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議。請將已革提督余步雲依律擬斬。聲明情節較重。請旨即行正法。當今未經與議之大學士九卿科道。再行詳議。茲據合詞覆奏。仍照原議定擬。余步雲

四十七

由行伍出身。擢至提督。當倭夷滋擾浙江之時。伊與裕謙防守鎮海。乃定海被擾。總兵王錫朋等轉戰六晝夜之久。余步雲並不督兵應援。以致孤城失守。三鎮陣亡。已屬罪無可逭。然使鎮海甯波保全無事。則失救定海之罪。尚可稍從寬貸。迨夷船駛入鎮海。余步雲身在行間。既不能衝鋒迎擊。復不能嬰城固守。鎮海失守。退入甯波。甯波失守。退保上虞。以一品武職大員。身膺海疆重寄。從未殺獲一賊。身受一傷。畏死貪生。首先退縮。以致帶兵將弁。相率效尤。奔潰棄城。直同兒戲。每一念及。憤恨實深。且廣東之關天培。祥福。江蘇之陳化成。福建之江繼芸。皆以提鎮殉難。即定海失陷。總兵王錫朋。葛雲飛。鄭國鴻。力戰陣亡。

鎮海甯波失事。總兵謝朝恩被破。轟擊落海身死。裕謙以文員督師。殉節。獨余步雲係本省提督。乃竟志在偷生。覘顏人世。儻不置之於法。不惟無以肅軍政而振人心。且何以慰死節諸臣忠魂於地下。余步雲著照大學士九卿科道等會議。即行處斬。派刑部尚書阿勒清阿監視行刑。以伸國法。朕辦理刑名。悉本欽恤。各省應死重囚。苟有可原情節。無不予以生全。況係一品大員。豈忍遽加誅戮。似余步雲之見敵輒退。首作厲階。實屬法無可貸。不能不明正典刑也。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己亥。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明降諭旨。將梁寶常調補山東巡撫。並著馳驛即赴新任矣。山東善後事宜。甚關緊要。前據托渾布奏到。章程八條。著梁寶常於抵任後。按照原奏體察情形。再行逐條妥議。事關久遠。不厭精詳。該撫曾任山東州縣地方。情形諒所素悉。務須悉心籌議。期於有備無患。無負委任。托渾布原摺。著鈔給閱看。

四十八

辛丑。兩江總督耆英奏。竊照鎮江及上海寶山等處。大畧情形。業經臣將查明緣由。先後恭摺具奏在案。茲臣會同提臣尤渤。督飭委員。及沿途地方水陸文武各官。由常熟之福山起。循長江南岸西上。周歷查勘。福山與江南通州之狼山對峙。中間相隔水面八十餘里。每當風雨晦冥之

際烟霧瀰漫。彼此不能辨認。即施放號礮。聲皆隨風吹散。不能審聽。真確名雖為江。實與海洋無異。審度情形。證諸輿論。合稱該處若在兩岸設防。無益於事。必得厚集舟師。方足以資防禦。現在船未造成。兵亦未練。設守非易。此由海入江之福山狼山大畧情形也。福山以上。皆係沙洲蘆葦。無險可恃。至江陰縣之鵝鼻背。迤北江心有突漲沙洲。名曰劉聞沙。江面至此一束。寬僅八九里。實為長江最要內戶。練習水師。本應由淺水而至深水。由長江窄處而至寬處。漸推而至於大海。方冀有成。臣會商提臣將京口現存戰船十二隻。飭令調署京口。協副將汪士遠。撥往鵝鼻

四十九

背。挑配弁兵。嚴督訓練。暫事巡防。至京口。協副將本係駐劄江陰縣城。定制之初。原有深意。後因藉口。催提漕船渡江。遂住瓜洲。歷年既久。江陰衙署無人居住。埤成平地。亟應建復衙署。責令常川駐守。隨時督巡。不准移住瓜洲。以符定制。而慎江防。此鵝鼻背之大畧情形也。鵝鼻背以上。江面或寬或窄。均非扼要之地。至丹徒縣之團山關。陡出江濱。對江北岸。亦已漲有沙洲。江面至此。又復一束。寬僅五六里。為此江第二重最要內戶。團山之巔。設有礮臺。兵房。而形勢高峻。止可防敵人之路。守山梁。不能擊及江中船隻。惟迤西之二磯頭。前於防堵案內。築有礮臺一座。計

其高下。尚屬合宜。二磯頭之西南韓橋汛地方。為京口右營水師守備駐劄之地。兵止一百五十餘名。尚形單薄。又無船隻。今擬暫紮堅厚木筏。聯之可以橫截江路。散之與商販木筏無異。交營備用。俟船隻造齊。再行收回。變價還款。此團山關之大畧情形也。團山關以上。江面曲折。兩岸平行。至焦山則屹立江心。南對鎮江府城北門外之象山。江面寬四五里。水深溜急。為船隻往來必由之路。北對江都縣灘地。江面寬八九里。水淺溜緩。沙線紆迴。船隻不常行走。象山本有礮臺一座。焦山北面。亦於防堵案內。設有礮臺。焦山以上。十數里南岸。即係京口。京口之外。稍西為

五十

金山。亦係扼峙江中。徑對北岸之瓜洲。焦山金山。本多僧舍。承平日久。人但知為遊覽之所。忘其為險要之地。此焦山金山一帶之大畧情形也。金山以上。一望盡係洲地。江面亦寬。至江甯之燕子磯。始為省城門戶。該處本係著名險要。近因磯外漲出沙灘。其險已失。幸由江入河處。水面並不甚寬。設守尚易。此燕子磯一帶之大畧情形也。臣綜覈形勢。防江必先防海。今因海防未備。不得不先議江防。而防江之法。當以訓練舟師。巡哨於江海之交。俾無隙可乘。為上策。擇要設守。使不能深入。為下策。若僅株守沿江口岸。或憑城自固。是為無策。現在情形。惟有從下策著

手以冀漸臻上策。容臣會同撫提諸臣再行和衷熟商。將福山狼山一帶應設戰船若干隻。派調何營將備弁兵若干員名。如何訓練巡哨。自福山狼山以上迄於燕子磯。江面應分幾段。設船幾隻。如何南北梭巡。鵝鼻背關山關焦山燕子磯等處江岸。應如何添派弁兵。建設礮臺及腹內陸路各要隘。屯兵設兵之處。逐一酌定章程。並將江海形勢水陸扼要處所。另行繪圖貼說。繕具奏。至沿江沿海礮臺兵房衙署等項。及寶山縣海塘。無論是否毀於兵燹。抑係年久傾圮。應請准其一體擇要次第興辦。以資捍衛。其各營設礮位及火藥礮彈。並遺失軍械。先就蘇州報銷。局現有各件。分別撥給。尚有不敷。據節估計。另行製補。者英李湘茶又奏。竊臣者英等籌辦江北一帶善後事宜。茲臣者英同提臣尤渤行抵揚州。適臣李湘茶亦同日前來。互相印證。大江兩岸。雖有南北之分。江面並無彼此之殊。其險要在南不在北。南岸既須設守。北岸必當有以應之。南岸之章程定。北岸即因之而定。蓋現在之籌議江防。係防東來之夷艘。非遏南北之衝突。必得陸路則南北合守。水路則上下互應。方為有濟。一切情形。業經臣者英於長江大畧情形摺內。縷晰聲敘在案。至海洋亦以大江為限。江以南至廣東。皆為南洋。多暗礁。江以北至

五十一

盛京。皆為北洋。多暗沙。洋船之畏暗沙。本甚於畏暗礁。而黃河口之五條沙。東向直出。或沈或浮。尤為所畏。蓋江蘇之北洋。外無藩捍屏山。以緩水勢。潮汐之流。比他省為急。若乏西風開避。舟隨溜去。靡不損壞。是以海舶之往山東等省者。由浙江等省而來。必至江浙交界之盪山。若由江蘇開行。必至崇明直東外洋之佘山。望東駛一日夜。避過五條沙。方敢北向。以山東登州府之成山為準。前年夷船前赴山東直隸。其來也至佘山而不見。其回也至佘山而始見。是其明證。自成山北行。即由登州而至直隸。盛京。若轉舵而南。則可由山東之靖海等處。而至海州之鷹游門。實為江蘇全省之後戶。幸鷹游門沙淤水淺。凡遇貨船到地。必乘潮漲時。用小船剝載登岸。大船不能運入。設守尚易。鷹游門以南。即為五條沙。惟本地之小漁船。可以行駛。餘船不敢輕歷其地。臣等查江蘇全省形勢。江南之防。江海並重。江北之防。海可稍緩。一切防守章程。容臣等和衷熟籌。酌定條款。另行具奏。

五十二

諭內閣。江南通省善後事宜。著李湘茶幫同者英妥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查明長江大畧情形。先行設法籌備。又會同李湘茶查明江北情形。先行具奏。各一摺。覽奏均悉。江陰縣鵝鼻背連北沙州。既為長江最要門戶。准其將京口現存戰船

十二隻撥往鶴鼻營。派署副將汪士達挑配弁兵。嚴督訓練。暫事巡防。其京口協副將自應仍復舊制。駐守江陰。以資巡防。所有催漕一節。是否尚能兼顧。著查明具奏。丹徒縣團山關。迤西之二磯頭。築有礮臺。現因汛兵單弱。又無船隻。只可暫紮堅厚木筏。橫截江路。交營備用。其象山焦山各處。雖間有礮臺。但恐造築未能如法。茲發去演礮圖說原本一冊。重訂演礮圖說一冊。小銅礮及礮架式樣四匣。著著英祇領。悉心費酌。何者可置陸路。何者可安置船上。儘屬得用。即不拘銅鐵。按式鑄造。總以鎔鍊精熟。施放有準為要。所有福山狼山一帶。應設戰船若干隻。應調何營將備弁兵若干員名。如何訓練巡哨。並由江面分段拔巡。以及鶴鼻營以上一帶江岸陸路設防之處。會同李湘茶孫善寶尤渤等酌定章程。另行具奏。餘著照所議辦理。

五十三

兵部尚書裕誠等奏。十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者。英等奏變通水師營章程等語。水師弁兵。自以講求駕駛舟楫。辨識風雲沙線。熟習大礮鳥槍為要務。近來員弁缺出。皆於弓箭兵內考拔。以致弁兵皆習弓箭。而於水務槍礮均不練習。若不亟予變通。何以洗積習而收實效。該督奏請嗣後水師營將備員弁。專取水務槍礮。即騎射生疏。亦准錄用。並將赴部之員。由部閱看鳥槍。如果精熟有準。再准引見之處。著兵部覈議具奏。並著妥議簡明章程。通行沿海各省。一例照辦。以肅軍

政。欽此。臣等竊思外海舟師。迥非陸路可比。若非平日講求水務演習技藝。何以收發縱指使之用。是以定例於出洋弁兵。責成該管官留心試看。各驗水務。緩急技藝高下。分別等第。本不得專較騎射。即將備千把等官。遇有陞遷。亦一體考驗各項技藝。以定黜陟。沿海各督撫。原宜慎重海疆。隨地隨時認真訓練。今該督奏稱江省水師各營。並不盡習水務。遇有員弁缺出。皆於弓箭兵內考拔。而不及水兵及大礮鳥槍等兵。水師營伍。因之廢弛。曩與考拔水師之例。本屬不符。自應亟為整頓。水師將備。全在訓之於平日。而後驗之於臨時。應請嗣後沿海省分。考驗水師將備弁

五十四

兵。專以練習槍礮為要務。其一切洋面事宜。或善操駕舟楫。或能緝匪擒賊。或慣遭風涉險。一人能兼數技。與一人專精一技。均於平日逐一考驗。分別等第。係弁兵隨時存記檔案。係將備隨時報部註冊。遇有弁兵應拔缺出。准其按照等第。覈實揀拔。毋庸依照陸路輪缺之例辦理。遇有將備等官缺出。亦准其按照咨部記名之案。於題本內將該員嫻習技藝之處。切實聲明。如係例應引

引

見。臣等查水陸應行赴部各員。向由臣部考驗弓馬。帶領引

見原以騎射為習武根本。且便於隨地試驗。是以例文無論水陸。止於考驗弓馬。今既為整飭水師起見。自宜先其所急。酌量變通。擬請嗣後水師將備各官。毋須閱看馬箭。如果練習水務。精熟槍礮。遇陞補時。令該督撫出具切實考語。將例應引。

見各員。分作四季。給咨赴部。臣部即酌擇寬闊地面。設立木牌。高六尺。寬三尺。其演放步數。酌量火藥多寡。鉛彈輕重。以為遠近。臣等留心閱看。定以三槍為率。將能中一槍者為合式。中兩槍以上者為有準。如不能合式。即將該員退回本任。照例勒限演習。並將原保之督撫提鎮。照濫保水師人

五十五

員例分別議處。其引

見各員。即將合式有準字樣。於綠頭牌上分晰註明。至鳥槍火藥鉛彈等物。應由各督撫給咨該員時。飭令備帶自用鳥槍。並由本營給發火藥鉛彈。赴部考驗。惟是陸路施放鳥槍。究與駕駛舟楫情形不同。該員弁等果不能於洋面履險如夷。施放有準。全在帶領巡哨各員。隨機應變。加意講求。應請

旨飭下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山東各督撫提鎮。嚴飭所屬。力除積習。勤加訓練。於考拔弁兵時。即以講求水務為去取。於題升將備時。亦以講求水務為黜陟。庶有心向上者。欲自奮

於功名。即不得不專精夫技藝。如此認真辦理。方於水師營伍實有裨益。

諭內閣。前因著英等奏。變通水師章程。並請將赴部之員。先行閱看鳥槍等語。當降旨著兵部妥議章程。茲據覆議具奏。嗣後水師將備各官赴部時。著無須閱看馬箭。如果練習水務。精熟槍礮。遇升補時。令該督撫出具切實考語。將例應引見各員。分作四季。給咨分限二五八十一等月。按期赴部。該部即定於二五八十一等月二十八日考驗。先期奏請欽派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一二員。會同該部堂官。閱看槍礮。其演槍步數。著定為四十。演礮以二出為度。均於城外酌擇寬闊地面演試。如不能

五十六

合式。即將該員退回本任。勒限演習。並將原保督撫提鎮。分別議處。其中槍合式者。准其帶領引見。以示勸懲。惟水師駕舟出洋。施放槍礮。與陸路情形不同。全在帶領巡哨各員。平日加意講求。庶使該員弁等技藝精純。能於洋面施放有準。著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山東各督撫提鎮。嚴飭所屬。勤加訓練。於考拔弁兵。題升將備時。即以此為去取。庶幾有志向上之員。認真演習。日就純熟。不至視為具文。餘依議。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五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正月辛亥

欽差大臣伊里布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臣伊里布前將到省妥辦緣由恭摺覆奏在案嗣行抵粵省與臣梁寶常會商意見相同旋據夷酋噶嘯渣來文訂期接見臣等即於本月二十日率同廣東布政使覺羅存與江蘇按察使黃恩彤四等侍衛成齡前往距省六十里之黃埔河面維時噶嘯渣已乘船至彼即過船與之會晤該夷酋擺隊奏樂執禮甚恭迨議臺灣殺戮夷俘之事該夷酋雖經接到臣等英伊里布照會積憤未平迨臣等宣示

恩旨明白曉諭該夷酋似極知感戴亦復懼怯據噶嘯渣譯傳該酋之言聲稱臺灣前獲夷人實係貿易夷商遭風覆溺並非臨陣被擒如果前往爭戰斷無僅發兵船一隻毫無援救之理渠素仰

大皇帝仁愛羣生如果知係難夷必不忍加以誅戮總以臺灣遠隔重洋無從周悉致達洪阿得以捏情入奏妄殺冒功渠實心不甘服現經奉

旨派委大臣渡臺秉公查辦渠十分感激當靜候辦理不敢妄有爭競等語察其情詞尚屬恭順臣等復諭以現在和議已定即當料理通商所有輸稅章程亟須議定臺灣一案查

辦需時不必觀望遲疑因一端而妨全局有違

大皇帝諄諄訓示之至意該夷酋深以為然與臣等接晤後即留夷目噶嘯渣囉嘯喇喇聽候輸稅自回香港去訖臣等復查該夷雖蠻悍性成頗知守信即如臺灣誅殺夷俘多名如果該夷酋另有詭謀藉端背約前在閩省不難逞兇承突乃照會臣等英伊里布求為代奏伸冤雖語多桀驁尚與既撫叛者情事不同且亦恐係臺灣原辦不實有以致之現象

皇上聖明洞燭特沛

恩給該夷酋雖屬冥頑亦有知覺自當回心向化不致輒起兵端

惟夷性多疑遲則生變仍乞

飭下督臣怡良剋期渡臺迅速查辦辨其虛實權於輕重必有以釋其反側之心方足以馴其暴戾之性此雖案外之一端亦於全局大有關係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等馳奏接晤夷酋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已有旨由六百里寄知怡良迅速赴臺如查明達洪阿因激於一時氣憤不問入境夷船是否前來爭戰遽將夷人悉行擒獲鋪張入奏即將該鎮帶回福建省城聽候諭旨並令將查辦情形飛咨該大臣計怡良接奉此旨自己迅速妥辦矣著伊里布等即將一切通商事宜次第籌辦得有臺灣確信即行宣

諭該首釋其疑。並將本日復有旨催令怡良前往之事。先行諭知。以安反側。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等馳奏。接晤夷首情形一摺。據奏上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黃埔河面。與該首嘯嘯喧會。宣示恩旨。夷首極知感戴。聲稱前獲夷人。實係貿易夷商。遭風覆溺。如果前往爭戰。斷無僅發一船。毫無救援之理。現在嘯首已回香港。留嗎囉噠囉。唯唯聽候議稅等語。前有旨諭令怡良渡臺查辦。連洪阿有無妄殺違功情事。此時計已起程前往。據該首聲言前獲夷俘。並非臨陣被擒。固係一面之詞。惟當浙洋滋擾之時。難保非該

三

鎮激於一時氣憤。見有夷船入境。不問其是否爭戰。悉行擒獲。遂以殲擊夷匪。鋪張入奏。以致該夷有所藉口。若怡良於到臺後。確切查訊。此事眾目共觀。自有公論。不但該首不能強辯。即連洪阿亦無從諱飾。如訊有前項妄殺情事。即將該鎮帶回福建省城。聽候諭旨。另委帶去總兵。暫署臺灣鎮篆。一面將查辦情形。飛咨伊里布。令其宣諭該首。以安反側。夷性多疑。遲則生變。務須迅速查辦。切勿耽延貽誤。

丙辰。浙江巡撫劉韻珂奏。伏查前奉

諭旨。以倭夷雖已就撫。仍應加意防範。臣思防海之法。條目紛繁。而綜厥大端。不外於練兵造船設險三事。浙省地處東南。

風氣本屬柔弱。況承平日久。武備更屬廢弛。欲期化弱為強。殊難一蹴而至。臣材識庸闇。素昧韜鈴。李廷鈺籍隸閩中。世傳將畧。且歷任鎮將多年。於水戰陸戰之法。均屬曉暢。臣惟有與該提督隨時設法。激勵士卒。振其怠惰之風。祛其恒怯之習。並熟籌訓練章程。使各兵專心於槍礮火器。務期法簡易。循技熟生巧。俾收實效。而挽頹風。至於造船一節。前奉

四

上諭。將廣東省官紳造成各船式樣圖說。飭祁項另備分寄該督撫等。俟粵省寄到後。各就所轄洋面。察看何船適用。足以禦敵。或於海道不甚相宜。而於江防亦堪制勝。即著悉心詳議具奏。如或於江海形勢。俱難得力。亦著據實奏聞等因。欽此。臣於將赴甯波之時。准兩廣督臣祁項將圖說五分。咨送到浙。臣即帶往甯波。正欲與水師將弁。互相講求。適接耆英鈔摺。咨會以該督亦接有粵省圖說。與李廷鈺程耆英尤湯等。共加籌度。各船於江省內江外海。均不甚相宜。惟閩省之同安梭船。較為利用。擬先造同安梭船二隻。八槳小船四隻。試練酌定。臣查浙省洋面情形。與江省大畧相等。舵水操舟之技。亦不相上下。粵省現造各船。既不宜於蘇。自亦不宜於浙。回省後。與李廷鈺而加商榷。意見相同。李廷鈺擬照江省之式。一體製造。同安梭船八槳小船。配以同安

水勇以期於人地相宜。臣查海洋用兵全憑船隻。夫人生長海外貿易中華既依船為命。並以船為城。其所產木植堅如鐵石。既足供其所用。而其人生性靈巧。於製造之法。駕駛之方。無不各運機心。故其船皆堅大異常。轉運便捷。而兵船與火輪船尤甚。當其行駛之時。既為風色潮信所不能限。及其接戰之際。並為礮火所不能傷。中國既鮮堅大之材。又無機巧之匠。勉強草創。斷不能與夷船等量齊觀。況舵水人等與船素不相習。於一切運轉折截之術。俱所未諳。即使船與夷船相埒。而人不能運。亦屬無濟於事。今李廷钰擬造同安梭等船。據云其船亦未能與夷大船爭勝。第以人工物料與海洋形勢度之。浙省惟此船可適用於用。雖不能爭逐於外洋。尚可牽制於內港。是以再三審量。計及於此。值此防海需船之際。與其務高大之名。而造不適用之船。自不若因地制宜。而造通用之船。臣細繹所論。似李廷钰確有所見。惟伊現擬具摺奏請。由閣代製同安梭四十隻。八槳船八十隻。每同安梭一隻。配同安水勇二十五名。八槳船一隻。配水勇八名。共配水勇一千六百四十名。專為提標定海等營之用。其乍浦等營仍擬另行添造。錢塘江內則擬專造八槳小船。俟提標等船竣事之後。再行接續製造。臣查李廷钰前摺聲明。同安梭每隻

五

需工料銀六千兩。八槳每隻需工料銀二百兩。計李廷钰擬造提標等營之船。共需工料銀二十五萬六千兩。即閩省工料較賤。亦總在二十萬兩以外。至水勇價值。據李廷钰云。每名每年頒給雇資銀三十兩。各勇遠道來浙。尚須給與安家。臣約畧核計。雇資共需銀四萬九千餘兩。安家約需銀二三萬兩。各項併計。需費實屬不少。應否即照該提督所擬之數。分別製造雇募。抑照江省之例。先行製造同安梭二隻。八槳船四隻。酌雇水勇數十名。先在江海演習試看之處。容臣移咨李廷钰從長籌議會奏。請旨遵辦。至戰船之外。所宜籌備者。即在於設立防工。而防工之要。首在礮臺。次在土堡。蓋礮臺所以禦敵。而土堡所以伏兵。二者兼資。貴於並舉。鎮海之招寶金鷄二山。素稱天險。前明於此捍禦倭寇。然止招寶山築有礮臺一座。臣自到任後。因夷情叵測。浙東祇此一重關隘。防守不可不嚴。因與前

欽差大臣伊里布裕謙暨林則徐余步雲諸人。相度地勢。鑿山填塗。於兩山上下。添築礮臺數座。又於南北攔江埠。東藏宮。鈞金塘。列營屯兵之處。環築土堡。內建礮臺。視原設工程。不啻增至倍。當時身在行間者。無不以守備謹嚴。不難卻敵。即臣此次履加閱看。亦覺前建各工。處處盡當。衛要

六

無隙可乘。初不料接戰之時。竟鮮裨益。追思從前興工建
築之費。不禁切齒痛心。臣現向李廷鈺面述。該提督亦以
為設防之法。不過如斯。臣猶恐前此布置。尚有未密之處。
已囑該提督於到任後。覆加察看。如果能於前建各工外。再
行添建。自應相度籌辦。以期嚴密。其下浦等處。現在將軍
臣特依順親往閱看。各項工程。或須修復。或須增添。亦應
一併妥籌。但前之修建各工。閱時一載有餘。始能成就。今
如就原築之基址。從新修整。已非數月不能奏功。如再有
新建之工。更非剋期可以蒞事。防工之設。原為守禦之資。
自古用兵之道。戰守相因而能守。尤必先能戰。守之策在
於建設工程。戰之策即在練習兵丁。製造船隻。浙省戰船
既尚須籌議。練兵之效尤難期之且夕。若亟亟馬先建防
工。則不務戰而務守。竊恐守亦難期得力。矧夷性多疑。現
在兵船尚散處閩粵浙各洋。且因臺灣蕩夷之事。其心尚
未帖然。我若紛紛營繕。修建礮臺。築砌土堡。先示以猜防
之跡。則彼之懷疑愈甚。設令復生變詐。我諸事皆無端緒。
轉恐勦撫皆難。此臣所以於急籌防範之中。不能不更存
慎重之見。惟有體察夷情。與李廷鈺等將戰守應備事宜。
密為籌畫。隨時與耆英往返札商。俟該夷通市以後。分別
緩急次第。奏明辦理。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六五

劉韻珂又奏。再臣於回省後。復接署定海同知王丕顯稟
報。現泊定港夷船止二十隻。較臣在甯波之時。又減少十
餘隻。惟據署石浦同知黃維誥稟稱。本月初六日。有夷船
二隻。駛泊該廳洋面。旋有夷目二人。一名未氏碧。一名得
已士。持帖進署求見。該廳與之接晤。未氏碧等求派水手
二人。帶至福州。及山東之登州。該廳覆以並無此等水手。
未氏碧遂即回船等情。臣查福州為許給該夷通商之處。
其欲行前往。或係相視地方。今乃欲兼往登州。是何意見。
情殊可疑。且查倭夷自粵來浙。必由閩洋。該省鼓浪嶼尚
有船隻停泊。閩省各洋面。該夷自必熟悉。又該夷於道光
二十年。將船隻駛赴天津。係由登州經過。其於該處路程。
自必認識。何以此次復欲人帶領前往。現在定海尚泊有
咪喇哩噠噠二船。究竟未氏碧等是否係倭國夷官。抑
係咪喇哩噠噠二國之人。殊難揣測。該廳雖向其覆絕。
但恐其自行覓人引往。現飛咨閩浙督臣。福建山東各撫
臣。飭屬嚴探防範。並咨
欽差大臣伊里布。暨兩江直隸各督臣。一體查照。
劉韻珂又奏。臣此次前往甯波。紳士商農。懇請將革員舒
恭受。鹿澤長。奏留者。不計其數。現在鹿澤長奉議革職。並
無罪名。本可即今回籍。臣因其為民心所屬。且為夷務所

關不得不稍事權宜。飭令暫緩旋回。以備緩急之用。至舒恭受循聲素著。民庶感孚。映夷亦深敬服。其前署定海。當縣城失守之際。實已殉節捐軀。後因被救得甦。出於意外。絕非裝點。確有見聞。惟有仰求

聖明俯賜鑒察。

曲予矜原。

仁施法外。則微臣幸甚。浙省幸甚。

殊批諒汝所奏。亦不敢虛假。然因此獲罪者甚眾。朕賞功罰罪。豈能辦理兩歧。即如革職定罪之將軍參贊等。豈數年未嘗無片長可錄耶。祇緣國法具在。朕亦無可如何耳。由來盡節捐軀之

九

大小文武。俱按定例。予以卹典。從無論及平素居官若何。若失地偷生之輩。其治罪與否。視其平素居官之賢否。以為準則。有是理乎。能服天下乎。余步雲無軍功乎。朕亦無可奈何。汝只論一面之理。為一人之謀。冒昧曉曉。獨不思朕之難以處之也。再尚有一言。朕欲問汝。該革員既以死自誓。曷不同三鎮一併捐軀。至今尚靦然於世耶。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查看甯波鎮海情形一摺。現在停泊定海夷船約在三十隻以外。並有味喇啞嘴嘴等國貨船。亦復逗留在彼。是映夷雖已就撫。防範不可不嚴。該撫所議練兵造船設險三事。均係當務之急。惟船隻須人駛駕。險隘須人堵守。

十

自當次第辦理。此時總當以練兵為第一要義。浙省風氣柔弱。武備廢弛。必當大加振作。力挽頹風。著著英劉韻珂會同特依順李廷鈺悉心籌畫。認真訓練。並妥議章程具奏。其造船一節。李廷鈺所擬製造同安梭四十隻。八槳船八十隻。共配水勇一千六百餘名。需費既屬不貲。是否得力。亦難懸擬。著即照江省之例。先行製造同安梭二隻。八槳船四隻。酌雇水勇數十名。先在江海演習。如果駕駛得力。再行奏請製辦。至鎮海防工。著俟李廷鈺到任後。覆加察看。如前建各工外。尚有應行添建之處。著即相度籌辦。下浦等處。著特依順親往閱看。一併妥籌。仍著該撫等密籌妥辦。毋稍疏漏。毋稍張皇。為要。另片奏夷人求派水手。請往福州登州等處。登州並無設立馬頭。夷船不應駛往。未氏碧得已士究係何國夷人。其住泊定海之船。已否開去。著劉韻珂確切查明具奏。本日並有旨諭令王篤嚴密瞭望。如有夷船駛至。令其折回廣東。並諭知耆英伊里布。曉諭夷酋矣。已革道員鹿澤長。著即飭令回籍。所請暫緩旋回之處。著不准行。

又

諭據劉韻珂奏。上年十二月初六日。夷船二隻。駛泊石浦洋面。有夷目未氏碧得士已二人。求派水手帶至福州。及山東登州。當經該處覆絕等語。福州係許給該夷通商之處。該省鼓浪嶼現泊夷船。洋面自所熟悉。何以需人帶領。至登州並非該夷應往。

毫無瞻顧。是亦儲蓄人材。振作水師之一法。查嘉慶年間。牙父親長庚。總統閩浙時。勦辦蔡朱二逆。緣兵船單薄。浙江弁兵柔懦。不能取勝。即係奏請改造同安梭船。並雇募同安鄉勇。頗能得力。嗣後人材輩出。海氛肅清。此當日之明證也。惟船隻既多。應募人數不少。或須籌款。或給予錢糧。加以津貼。容牙與撫臣劉韻珂從長計議。咨商兩江督臣耆英。閩浙督臣怡良。覈定會奏施行。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奏。查勘甯波鎮海情形一摺。所議練兵防禦一節。業經降旨著耆英劉韻珂會同特依順李廷鈺妥議章程具奏。其造船一節。已諭令先造同安梭二隻。八漿船

十三

四隻。如果試演得力。再行奏請製辦。並著李廷鈺將鎮海防工。覆加察看。應否添建之處。相度籌辦矣。茲據該提督奏。應辦善後事宜。覽奏均悉。所擬改造各項戰船。著仍遵前旨。俟試演得力。再行奏辦。至將來或將黃溫兩鎮戰船。於折造時一律酌改。並雇募同安水勇。人數既多。或須籌款。或給與錢糧。加以津貼。著該提督與該撫劉韻珂從長計議。並咨商耆英怡良。覈定會奏。至水師鎮將備弁。能否勝任。陸路人員。能否稱職。必當大加整頓。一洗委靡惡習。著該提督隨時留心察看。會同該督撫秉公覈辦。以資訓練。而重海防。

前任福建水師提督陳階平奏請

飭各省加工製造火藥。謹繕清單恭呈御覽。

一加工造藥。全在煮煉硝斤。前在廣西江南提煮二次。烏槍試準一百六十弓。廈門添煮一次。烏槍試準二百四十弓。硝性勁直。必須煮煉如法。方能收猛力直前之效。先用大鍋或硝四十斤。清水十五斤。熬煮半炷香時候。加入牛皮膠水一茶鍾。渣滓浮起。用笊撈去。用鐵錘不住錘和。以防滯底。另用瓦鉢。以白布幔蓋。將煮成硝水。濾入鉢內。凝結成餅。潔白如雪。以舌試鹹淡。絕無油氣為率。

十四

一柳樹燒炭存性。搥碎細研。重羅成粉。
一造藥萬斤。需用石臼二十箇。外方內圓。深一尺四寸。徑寬一尺三寸。厚五寸。視造藥多寡。為置白之增減。
一杆用槐榆堅木。長六尺。杆背長一尺六寸。杆尾下挖土深一尺。俾揚高有力。
一每臼用牙硝八斤。磺粉一斤二兩。炭粉一斤六兩。攪和入臼。三人輪替春踏。不歇。與春米無異。以三萬腳為率。
一用清水百斤。新大麥三斤。入鍋同煮。撈去大麥。水入缸盛貯。每日每臼藥春三萬杆足數。用蔑篩將藥攤平。口噴麥水。用力推篩。灰推藥即成珠。篩下之藥。再噴再推。上下

一律成珠。其珠類似黍米。晒乾甚堅。收貯乾燥處。永無日
久散碎成灰之弊。先用手掌燃試。以不炙手為度。造藥處
所。匠作春工人數眾多。勿存成珠藥。以期慎重。

一。提煉硝磺。宜於春季。造藥必在夏初。取其晝長。春造曬
晾。易於見功。如遇緩急需用。則長夜亦可造辦。無須拘定
夏季。而提煮三次。春杆三萬。慎勿減少。

諭內閣。前據陳階平奏。加工製造火藥。當有旨令各直省一體製
造。茲復據該前任提督將節藥成珠等法。開單呈覽。仍著各直
省。即照陳階平此次所奏加工各法。一律如式成造。惟此項加
工火藥。係專為軍需而設。其平時操演。仍不得濫用。以昭得節。

十五

戊辰。署漕運總督李湘茶奏。欽奉

上諭。江南通省善後事宜。著交李湘茶會同耆英妥籌辦理。欽此。
竊思。喫夷利在通商。業已就我範圍。即稍有枝節之詞。無
非要求妄念。但能相機駕馭。似不致再起釁端。惟味喇堅
哖。囑晒均有船在粵。在浙。難保無覬覦效尤之意。而大江
延袤五省。如不嚴加備禦。設或揚帆直進。必致百姓震驚。
鹽淮河漕。稍有阻滯。實為心腹之患。與沿海滋擾。不能深
入內港者不同。在江蘇一省而論。防江固要於防海。即合
各省海疆而論。其緊要亦莫過於大江。夷人船堅礮利。人
與船習。運掉靈敏。內地現任水師。固難與之角勝。即趕造

大船大礮。尚須督兵演駕。非一二年不能精熟。以我所短。
當彼所長。雖有制勝之具。難操必勝之權。臣愚以為拒之
於水。不如拒之於陸。蓋夷人船上之礮。大者八千斤。多即
不能受載。而我之陸路。可加倍以勝之。臣前在廣東訪察
夷情。喫夷久欲奪澳門。而不敢犯澳門者。緣澳門礮臺安
放。大礮有重至三萬餘斤者。二十里之外。巨艦遭之。無不
糜碎。是以廣東善後案內。鑄造一萬三千斤銅礮十尊。臣
親身監造。安放大黃窖二沙尾二尊。今兵勇演放。受子重
七十斤。受藥四百八十兩。中靶八里之外。火力所至。兩岸
小船皆為傾覆。夷人未嘗不懼我臺上之礮。前之敢於深

十六

入者。知我臺上無膽勇敢礮之人耳。查狼山福山江面寬
至七八十里。礮力不能達擊。而驚鼻背關山關與江北之
劉閣沙東生洲。江面僅寬五六里七八里不等。若於江岸
兩面。相度地勢築臺。各安放大銅礮十餘尊。配以八千斤
五千斤大鐵礮十餘尊。連環開放。選練兵丁。演習精熟。實
可斷其來路。至守臺兵力。必宜厚集。有事則晝夜輪班守
臺。而後路並宜設伏。以防抄襲。備禦完固。一臺可敵萬人
之用。其建置之地。如何扼要。修築之法。如何堅實。尤須請
練之員。如法講求。方能有濟。查有候選知縣馬永熾。隨臣
在粵。練勇修臺。最為得力。僕蒙

恩准飭令馬永熾來江交督臣及臣差遣即可先令該員隨同江
省委辦善後道府大員前往江路要隘連處履勘明確將
建築之費實需若干細加估計臣等再行會奏請

旨再江北添築礮位安徽礮匠業已到浦臣與河臣潘錫恩熟商
以各員捐項悉心籌節尚有數餘當經飭委委員前往湖
北採買生鐵十萬斤連前共二十萬斤以資鼓鑄即在河
口搭棚動工遣派河庫道徐澤醇設局總理並委諳練員
弁監督鑄造大小多為儲備務求堅利以歸實用斷不敢
草率偷減致有虛糜

諭軍機大臣等李湘茶奏籌議江防添鑄礮位並請飭候選知縣

十七

馬永熾前赴江蘇差遣估築礮臺各等語覽奏均悉江蘇江面
驚鼻背等處南北相去僅寬五六里至七八里不等若能築臺
設礮演習精熟實堪斷其來路馬永熾現在直隸業經降旨令
訥爾經額查明該員如正在演築礮臺俟試驗後奏聞如尚未
演築即著飭令赴蘇交者英李湘茶差遣矣至江北添鑄礮位
著照所議採買湖北生鐵即在河口設局委員鼓鑄務須多為
儲備尤當煎煉加工庶施放有準方為適用斷不准草率偷減
仍成虛設該署漕督奉旨會辦江南善後事宜所有一切防守
章程著隨時會商具奏

已已提督銜福建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福建臺

灣道姚瑩奏竊臣等本年九月初十月初九等日先後
由五百里具奏遵

旨釋還夷俘同遭風夷人兩次委員護送先期遣人往鼓浪嶼投
書及廈門夷官兩次來臺情形具奏在案茲於十一月十
八二十等日接據各委員先後稟稱委員張肇燮隨坐來
臺夷船護送此次遭風夷人二十五名於十月初八日放
洋初十日即先到廈交收所有先遣投書之效用李達芳
於九月十九日雇坐漁船放洋遭風漂至廣東惠來縣地
方由陸路啟行十月十二日甫至鼓浪嶼將書投遞其文
武委員盧繼祖梁鴻賓護送釋回之夷目顛林等九人係

十八

九月二十三日放洋因風不順收入澎湖又值風暴連旬
直至十月十九日方息十月二十一日始到廈門先有夷
船在港口守候一見委員船到即將顛林等九人攔去鼓
浪嶼尚未給回照風聞嘩噪喧已到廈門與鼓浪嶼夷商
札士必為何忽生異議以為臺灣正法之夷人皆係遭風
夷商不應正法等語臣等不勝駭異查臺灣洋面上年八
月初一初五等日即有夷船在南北洋面遊奕是時並無
風暴及初九日始有颶風至十二日申刻即已止息該夷
船係十三日申刻到雞籠口外洋停泊十五日辰刻移泊
近口之萬人堆洋面十六日卯刻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

臺連發兩礮打壞兵房我兵亦即放礮回擊見其桅折索斷船即隨水退出口外衝礁擊碎該夷船來臺遊奕在末起颶風之先及到雞籠洋面停泊已在風息之後且先泊外洋後進口門中歷三日之久何得謂之遭風如係商船為何開礮攻我礮臺所有取獲大小礮位多門及夷人戰甲內地營中礮械尚在可證及九月初五日又有三桅夷船至雞籠洋面攻破我礮臺石壁燒我哨船一隻因上岸夷人為我兵礮斃始行退去似此攻戰交鋒何竟諱匿不言而以遭風藉口本年正月大安之役先於正月二十四日即有三桅夷船三隻在彰化縣之五叉港外洋巡駛臣

十九

等設伏定計密遣漁船誘其擱淺擊破沈溺殺斃外生擒夷眾顧林等四十九人及廣東奸民陳阿成等起獲礮械內多浙江甯波鎮海營中軍器礮有各營字號並有起獲浙江提督水師號衣綠色旗幟等件温州鎮左營船隻字號局存火藥數目水陸程途里數形勢等冊摺浙江巡撫札溫州左營包遊擊捕盜印文二件又札包遊擊查獲販買鴉片之閩犯陳往印文二件潁州營守備札薛外委查守兵陳廷倫有無飲酒生事印文一件現俱貯庫可驗若係商船何有此物顯係在浙騷擾之兵船毫無疑義且據該夷目及廣東奸民陳阿成等供稱係嘍囉喧喧自定海道

來持書尋覓臺灣逃軍張從等內應相機行事而張從先於上年即已由臺被獲正法果有其人似此供證確鑿之事乃捏稱遭風商船以飾其來臺挫衄之恥夷情狡詐一至於此且事在和議未定以前薄海同仇即使夷船實係遭風亦當乘勢攻擊方為不失兵機豈有釋而不擊捨而不殺之理況夷人夾板雖眾其中多係派用商船打仗勝則稱為兵船以耀其武敗則指為商船以諱其短此固兵家之常原無足怪乃於和議已成之後追尋前事謂臺灣不當將其人正法成何理耶臣等幸逢

二十

聖明在上此等無理之言本不足以上瀆宸聽但夷情難定其在臺者已感激恭順於先而在廈者恐為此飾情翻異之說誠恐訛言易滋於大局甚有關繫臣等前於夷官二次來臺摺內即附片陳明現在來臺夷人雖已悅服但以江浙大幫夷船尚未南歸不可不防患於意外今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上陳

聖鑒可否密飭當事諸大臣留心體察該夷動靜以善其後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映夷指稱臺灣所殺夷俘實係遭風難夷當命怡良渡臺查辦計此時應已東渡茲據達洪阿等奏前年八月夷船在臺灣洋面遊奕是時並無風暴該夷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連發兩礮打壞兵房我兵隨後放礮回擊九月又有

三桅夷船至雞籠洋面。攻破我礮臺石壁。燒我哨船。上年正月。生擒顧林等夷眾。起獲礮械。號衣。旗幟。及印文等件。均係浙江各營之物。實非遺風。商船各等語。著怡良詳細查訪。備該鎮道所奏情形。竟有虛飾。即遵前旨辦理。如所奏皆係實情。亦當善及大局。將達洪阿撤任。帶至省城。候旨辦理。一面即飭保芝琳接署鎮篆。惟是臺郡人情浮動。奸宄橫行。當該鎮新舊交接之際。尤慮匪徒竊發。或生事端。該督務飭保芝琳會同道員加意防範。無得稍有疏虞。是為至要。達洪阿等原摺。著發給閱看。

二月甲戌。署福州將軍保昌。署閩浙總督劉鴻訓。護理福建巡撫曾望顏奏。竊臣於正月初三日。據閩安營稟報。初

二十二

二日。已刻。瞭見有大輪船一隻。進泊五虎門內。雙斗洋面等情。當飭署督標中軍副將慶順。署水師營參將林建猷。署閩安協副將孫雲鴻。前往查詢。該夷船係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浙江定海開駛來閩。因在黃岐洋面衝礁。撞損尾梢。在此修理。並稱定海夷目巴栢架。隨後駕坐數船。不日亦可至閩。意欲換坐大輪船。進省探看馬頭等語。並據交出夷書一封。轉遞到省。而書照會福州府大老爺。安啟字樣。內有名帖二紙。一係提督巴圖覽。一係繕譯官李太郭。內夷字一紙。不能辨認。另有漢字一紙。語句亦不甚通曉。大意以前此。嘆噓由閩赴粵。經過五虎時。因風

阻不得進口。今欲會晤福州官員。探看馬頭。臣等查前此嘆噓。自浙來閩。先有

欽差大臣伊里布。兩江總督耆英。咨會之文。今巴栢架等未經各處咨會。何以突來探看馬頭。惟既經准令通商。自亦不便拒阻。當即飭派員弁往探。續據稟報。初五日午刻。有杉板夷船一隻。由五虎外洋。駛泊雙斗洋面之火輪船邊。據該夷船通事向巡查員弁告稱。巴栢架於正月初一日。自浙率帶夷船三隻。並畫圖夷船一隻。探水夷船一隻。於初五日駛至五虎門外白犬洋面。寄泊。先遣杉板前來投信。其五船均不能進口。欲借營船。往載巴栢架至五虎門。換坐

二十二

火輪船進省。至巴栢架係喚夷水師提督官名。巴圖覽。係其人名等語。經孫雲鴻派弁駕坐兵船。前往面詢。巴栢架又不進省。遣其夷守備甲花。帶領夷官庇喇花。通事鄭彩齋。帶夷書。率同跟役舵水八名。駕坐杉板小船。來省投遞。經署參將林建猷等。駕船護送。於初九日酉刻。同至南臺地方。臣等即飭署福州府知府史致蕃。兼署海防同知。閩縣知縣王江。會同署中軍副將慶順。出城面見。令其呈出夷書。該夷弁必欲見一衙門。方肯呈遞。隨飭將甲花。齋等三人。於初十日午刻。帶至藩署二門。差房內停歇。當據呈出夷書一封。書面及名帖二紙。均係照前開寫。內夷字

一紙仍難辨認。漢字一紙。語意亦不甚明晰。大約謂先來之火輪船。遭礁損漏。是以巴柏架不復來省。後有福州官見該國小兵船。時時遊玩之語。甚屬含糊。當飭閩縣知縣王江。署侯官縣知縣陳阡。詳詰來意。據該通事轉據甲花釐聲稱。巴柏架因接嘍嘍噏照會。令其來閩察看地勢。選擇馬頭。本欲親自至省。因火輪船在洋衝礁撞損。是以不復進口。遣伊齋書前來。順便查看地方。書內夷字。與漢文一樣。並無他語。所云小兵船時時遊玩。係指甲花釐等駕坐小船而來。准令遊看而言。巴柏架船隻現已駛赴廈門。耽擱一二日。即往廣東。令伊俟火輪船修好。亦即赴廈等

二十三

語。語氣尚屬恭順。臣等查福州廈門二處。雖准該夷貿易。而設館通商諸務。均須俟

欽差大臣伊里布等在粵議定。方可舉行。甲花釐等不過奉其夷目。差遣前來投遞書函。並查看地勢情形。並無他事。臣等自可無庸接見。當經賞以酒食。即日回至南臺。次早仍坐杉板小船。赴熨斗洋面。寄泊之火輪船上。於十四日午刻開駛出口。現據興泉永道恒昌稟報。本月初九日酉刻。有三稅大夷船一隻。進泊廈港。查係夷目巴姓。自浙駕來。俟在五虎修理之火輪船開駛到廈。即一同赴粵等語。是巴柏架一船果已抵廈。該夷此來。尚為馴順。查詢亦無別意。惟

其書詞含糊。據稱來看馬頭。而通商事宜。現在

欽差大臣等與該夷目嘍嘍噏。如何定議。未准咨會到閩。巴柏架果否係嘍嘍噏。令伊前來。亦無明文。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保昌等馳奏。夷船赴閩投書。選擇馬頭一摺。據稱本年正月初三日。先有火輪船自浙來閩。衝礁撞損。旋於初五日。有杉板船一隻。亦泊熨斗洋面。告稱夷目巴柏架自浙帶船五隻來閩。選擇馬頭。因火輪船遭礁損漏。不肯進省。遣其守備甲花釐等。投遞書函。察看地勢。於十四日開駛出口。其巴柏架所坐大船。亦已進泊廈港等語。福州廈門二處。既准通商。該夷船隻往來。自不便於拒阻。惟現在設館通商事宜。尚未議定章程。此次夷目巴柏架。自稱係嘍嘍噏。令其來閩察看地勢。著伊里布即向嘍嘍噏告知。並詢問巴柏架等。是否係該酋遣令赴閩。有無假冒之處。據實奏聞。其通商事宜。一經定議。即由伊里布咨交保昌等。妥為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

二十四

又
諭保昌等奏。夷船赴閩投書。選擇馬頭一摺。已由四百里諭知伊里布。令向嘍嘍噏告知。是否該酋遣令赴閩。有無假冒。據實具奏。並令通商章程。一經議定。即由該大臣飛咨閩省。以便妥為辦理。矣。夷船來閩寄泊。即行進泊廈港。情形尚為馴順。惟夷性難知。行蹤無定。仍著保昌等嚴密備防。不可稍存大意。

已卯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奏
竊照撫夷案內有奏明分年交給之款臣伊里布前於江
西途次接奉

諭旨著會同臣祁項臣梁寶常通盤籌畫妥為辦理等因欽此臣
等查癸卯年分議明共給洋銀六百萬圓內有商欠三百
萬圓前經臣伊里布臣耆英奏明先於洋商名下勒限著
追茲臣等復督飭廣州府易長華傳集洋商伍怡和等取
具結狀限於六月內埽數清交並先措撥洋銀五十萬圓
給夷商收領在案至餘銀三百萬圓應折給廣平紋銀二

二十五

百一十萬兩復飭廣東布政使覺羅存典查明各庫款悉
心籌畫統計藩庫存款及寄存海關之款計可動撥銀一
百二十三萬五千八百兩運庫可以動撥銀五萬一千二
百兩二共湊撥銀一百二十八萬七千兩由該司具詳請
奏前來覆查此項撫夷銀兩前經載入和約奏蒙
恩准自應按期給領方昭誠信而該夷首現在香港寄居尤應由
廣東就近籌款解交以歸妥速惟本年應給之款共需銀
二百一十萬除藩運二庫堪以動撥一百二十八萬七千
兩外尚不敷銀八十一萬三千兩臣等復通盤籌計查有
鹽課項下奉部撥補兵餉銀五十五萬兩似可撥歸給夷

數內留備支用其廣東兵餉不敷應請

旨飭部改撥又本案指撥藩庫銀一百二十三萬五千八百兩內
新奉部撥貴州兵餉銀十萬兩應請免其起解由部另行
籌撥統計尚不敷銀二十六萬三千兩應於粵海關新徵
稅銀內湊解清款至甲辰乙巳兩年應給之銀已在各口
通商以後應將各海關徵收稅銀儘數撥解儻有不敷再
由廣東藩運各庫籌款協撥併請
敕部將此三年內粵省及各海關應撥應解各項均暫行停止
殊批戶部議奏

二十六

伊里布祁項梁寶常又奏再前定和約本有銀不交給每
百圓加息五圓之說即使交不足數但付與息銀該夷亦
無從藉口惟鼓浪嶼舟山二處均有夷兵聚泊銀項一日
不楚則地方一日不靖鼓浪嶼不過廈門附近小島勢類
彈丸尚屬無關緊要而舟山係定海附郭之區若夷兵日
久逗留甚有妨礙且民夷雜處難保不滋生事端臣等愚
昧之見似仍以按年籌款清交方為正辦其通商輪稅各
事宜連日委員與夷目嗎喇噠等往復面議屢有規模惟
該夷目等請裁行商又因省城夷館被焚自願退居香港
通市一切稽查偷漏輸納稅銀不免諸費更張且餉銀之
應增應減規費之應留應革頭緒紛繁必須通盤籌畫持

以公平。方足服夷情。而保課額。至味喇啞。佛。哪。西。各國。臣
伊里布到粵後。並無乞請往各口通商。自因喫夷稅務。尚
未明定章程。是以意存觀望。容俟察看夷情。隨時酌辦。現
在香港洋面。共泊喫夷兵船二十一隻。極為安靜。足慰

聖慮。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等奏。籌給撫夷銀款等語。覽奏均悉。現在
浙之舟山。閩之鼓浪嶼。皆有夷船。若日久停泊。恐生事端。自應
照議按年籌款清交。為妥。其通商輪稅事宜。應定規模。惟該夷
目請裁行商。並願退居香港通商。將來稽查偷漏。輸納稅銀。已
費更張。且餉鈔之應增應減。規費之應留應革。該將軍務當通

二十七

盤籌。實持以公平。以順夷情。而裕課額。至味喇啞。佛。哪。西。各國。
現無乞往各口通商之事。儘喫夷稅務。定有章程後。該二國乞
請通商。著伊里布察看情形。隨時酌辦。一切務臻妥協。以副委
任。

辛巳。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正月十
三日奉

上諭。據劉韻珂奏。上年十二月初六日。夷船二隻。駛泊石浦洋面等
因。欽此。臣查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接浙江撫臣劉韻珂
咨。據署石浦同知黃維詰稟報。十二月初六日。有夷船二
隻。由西北駛至缸釘礁洋面停泊。夷人放杉板船登岸。買

取食菜。詢欲前往福建山東。路過石浦。少頃。又有夷人手
持名帖二紙。一書未氏碧。一書得己士。進署求見。接晤之
下。求派本地水手。領赴福州。及山東之登州。當經黃維詰
答以石浦漁戶。素不遠出大洋。不便派撥。該夷即回船而
去。情殊叵測。咨請查辦。臣查前據夷酋。嘯。噍。議。定。除五
港口之外。其餘沿海一帶。俱不准夷船來往。福州雖在五
港之內。但現在尚未開市。登州則非該夷應到之地。今求
派撥水手。領赴福州登州。係屬違背議約。惟冀該同知所
稟夷船。係從石浦西北而來。先稱前赴廣東福建。查石浦
之西北。即係定海。若由定海前赴山東。當望北行。不必

二十八

南趨石浦。恐係定海夷船之赴鼓浪嶼。香港者。誤入內洋。
因多暗礁。是以求派水手。領出。言語不通。致有舛錯。即經
飛飭甯紹台道。委員前赴定海。跟詢。一面咨會伊里布。就
近向嘯首查問明白。令其切實諭禁。毋許沿途生事。在案。
至定海停泊夷船。本由鎮海縣差採稟報。皆係約畧之詞。
迨署定海同知王丕顯到任後。始由該署同知。接五日申
報一次。其呈報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至三十日。文內
敘有味喇啞船一隻。裝賣洋布小呢。又佛。哪。西。船一隻。字
樣。又據呈報上年十二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文內。敘有
味喇啞船一隻。有六七十人。佛。哪。西。船一隻。有一百多人

字樣。臣當因味喇噎佛嘴船二隻。人數較多。情有可疑。是否即係前報在定海寄泊之船。飛札甯紹台道確查稟報。並行沿海各省。見有夷船駛過。無論南來北往。俱即呈飛稟報。以便接情的辦去後。嗣又據署定海同知於呈報上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至二十日文內。致有味喇噎船一隻。佛嘴船一隻。裝有洋布等貨字樣。又據另報該二船俱於十二月十五日。駛往南洋而去。截至正月初五日止。定海共有夷船二十三隻。亦在案。又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接浙江撫臣劉韻珂咨。據定海廳紳士金士奎等呈稱。喚夷日與定海民為讐。或罰銀錢。或加鞭撻。視紳士如

二十九

捕役。指良民為匪徒。咨請照飭。喚首嚴加約束。又經臣查前據喚首文稱。嗣後華喚民人彼此友睦。喚商在內地暫居。只為利益自圖。如與中國商民不睦。利益從何而圖。必當常行管束。今定海喚首與定民不睦。誠恐激而生事。地方官彈壓不及。諭知喚首。令其飛飭駐定夷目。嚴行約束。又在案。又於本年正月初九日。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據署定海同知王丕顯稟。據生監王顯金等呈稱。定海喚首郭士立。於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飭王顯金等充當董事。安良緝匪。並逐日交給字條。令其捐銀建復書院。育嬰院。養濟院。苦老院。埋葬屍棺。延請男女塾師。教訓學生。並捐

銀給予差役。又令董事塾師。赴夷酋處商量。咨請覈辦。復經臣查定海地方。屢遭兵燹。民間困苦已極。仰蒙

皇上如天之德。不惜帑藏。既賞口糧。又給修造房屋之費。並普免錢糧。增廣學額。凡所以教養斯民者。業已無微不至。若書院等項。固當隨時修建。而民間元氣未復。斷不能有此餘力。同時並舉。童子讀書。其父母自能料理。不必官為延師。女孩以針黹炊爨為事。從無勸令讀書之事。亦無婦女能為塾師者。差役飯食。更無令董事措給之理。生監亦非擒捕匪類之人。必有奸民播弄挑唆。欲令兩不相安。從中取利。設或因此激成民變。不獨定海喚首無顏對人。更恐各

三十

省民人。聞風團結。於將來貿易。大有關礙。諭知喚首。令其熟思審處。又在案。旋據吳淞等營縣稟報。正月初九日。川沙廳三尖背洋面。有雙桅夷船一隻。由南駛來。臣當飛飭蘇松太道。委員馳往。查係何國之船。來為何事。稟覆稟辦。並准提臣尤渤知會。已委弁前去查探。該夷船於十一日。仍望南去。不及詢問等情。適接伊里布遞到夷首喚嘴噎照會。內稱。該首原望與臣於廣東會面。今奉大皇帝另有調度。實深欽服。現與欽差大臣伊及各位大人。籌議諸事。自可妥洽。至臺灣誅戮夷囚一事。該首在江時。並未聞知。非敢於受撫後。另生枝節。既

敦和好亦不必因此介意只求

大皇帝執法辦理並准伊里布玉稱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與該酋會晤情詞極為恭順惟總以臺灣戰俘為藉口經伊里布恭宣

諭旨該酋頗知感激即留夷目嗎囉噠囉咱啤在省聽候議稅等情正在襄辦間又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據囉首照會內稱接定海夷酋知會現在派委都司官祺烈帶領吐咄吟囉囉噠小船二隻由甯波之韭山海島直至香港測探沿海沙水改正洋圖以便商船來往並無別心不必猜疑防範阻其買取食物等情劉韻珂以應否轉飭遵照之處咨

三十一

商前來臣查該酋照會劉韻珂之文係接到定海夷酋知會再行照轉於十二月十九日經廣東發遞而其文內現在派委四字則由定海一面派船查探一面知會囉首無疑為時已久既已無從阻止即轉行沿海亦屬不及上年十二月初六日浙江之石浦所見夷船二隻本年正月初九日江蘇之川沙所見夷船一隻恐係即此二船查該夷貨船向在廣東內洋行駛係雇本地漁船為之引水連年用兵係用火輪船採水引導貨船較兵船為重笨通商之後又不能常用火輪船導引據稱改正洋圖以便商船來往似亦不盡假託之詞惟夷性狡獪不可深信更不可

稍露張皇當即密飭沿海文武各官欽遵節奉

諭旨妥為防範如再有夷船駛至即示以無疑直上其船查明實係何國何項船隻來意何居星飛稟辦並藉收到囉首照會為名用文照覆告以臺灣戰俘已奉

大皇帝大公無我曲示懷柔不因誅戮在議撫之先置之不問凡屬夷夷必當頂戴

天恩中心誠服消釋嫌疑永敦和好至該夷目祺烈帶領吐咄吟等二船赴閩粵沿海測探沙水一節中國海道愈至內洋水勢愈淺沙礁愈多舟行每形阻礙將來該夷北來商船斷不能常用火輪船導引亦難常雇中國漁船引水致多

三十二

糜費不若由海水大洋行駛之為穩當此非心存疑慮欲令該夷船不近內洋祇因既經通市即當彼此相顧是以推誠向告其未氏碧得已士二船及川沙洋面所見之船是否即係吐咄吟等二船味喇啞噶囉二船是否已回廣東以後定海夷船如須由內洋南去務必就近知會甯紹台道行知前達以免猜疑切實照知囉首令其妥為辦理又在案總之夷性多疑而又好動防之過嚴易生猜忌任其所之又殊叵測況我武備尚未修明民氣尚未復元防亦不勝其防全在沿海文武各官取鑒前車卧薪嘗膽勿以撫議為必可恃亦勿以撫議為必不可恃更不可稍

形。惟。怯。妄。事。驚。疑。同。心。協。力。外。示。無。猜。內。懷。慎。密。設。有。夷。船。駛。至。挺。身。前。往。晚。以。至。誠。諭。以。利。害。祛。其。疑。而。破。其。奸。鎮。以。靜。而。制。彼。動。雖。狼。子。野。心。不。敢。信。其。必。無。反。覆。而。誠。能。格。物。似。能。令。其。就。我。範。圖。否。則。徒。煩。文。告。無。裨。實。濟。臣。現。已。派。委。熟。悉。夷。情。之。洪。湖。營。千。總。陳。百。齡。帶。同。江。甯。城。守。營。外。委。邱。永。安。由。江。蘇。沿。海。一。帶。直。至。定。海。密。加。偵。探。冀。得。實。情。以。破。羣。疑。

癸未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廈門鼓浪嶼寄泊夷船干預民事上年龍

三十三

溪地方黃吳村莊拾獲漂流木筏事主赴夷告訴吳姓被焚房屋十三所黃姓出洋銀六百圓獲免又同安附近械鬥夷匪得銀助鬪其赴臺載米商人在洋被搶亦訴於夷目代為緝獲財米均分其閩廣交界之南澳地方該夷蓋館築樓並設教場操演隨處肆掠婦女擅辦民事等語如果屬實則夷目干預民事奸民藉端勾結不可不防其漸再臺灣港口雞籠山打狗山二處沙礁甚險須用平底船及熟諳水路者方能前進近聞夷船在廈勾引奸民要用平底船一百四十隻難保不別存詭計著劉鴻翔嚴密訪查務得確情據實具奏並著怡良於自臺內渡後嚴飭該鎮道等於雞籠山打狗山及鹿耳門扼要之處加意

防範嚴緝海盜奸民慎勿稍存大意將此諭知怡良劉鴻翔並諭實振彪普陀保知之

丙戌著福州將軍保昌署閩浙總督劉鴻翔護理福建巡撫曾望顏福建水師提督實振彪奏竊照夷酋巴柏架遣人至省投書旋即回船先後自省港開往廈港緣由經臣等恭摺馳奏在案臣劉鴻翔因該夷船既駛赴廈港當即密致實振彪暨興永泉道恆昌俟其船至看其如何行止臣實振彪接據差報初九日商刻果有三桅三層礮大夷船一隻收泊鼓浪嶼探係夷酋巴柏架坐船遂於初十日會同興永泉道恆昌親赴該船相見次日該夷酋巴柏

三十四

架率夷官十數人前來答拜內有李太郭者係派駐廈門管理夷事之官由定海同幫南下尚有火輪船一隻在洋損漏往省港修理俟該火輪船到廈即便駛往香港其李太郭須俟月餘仍回廈門等語情意甚屬款洽臣保昌等接據署閩安協副將孫雲鴻稟報轉據該營護送寄泊火輪船出洋之護都司陳喬柏自洋回營稟稱十四日午刻該火輪船臨開時據該夷通事送交書信一封而寫夷字不能辨認又船圖一紙內繪雙桅夷船二隻註有漢字一註此船名班得委員一名奸甫臣載礮十八尊一註此船名士打靈出海名加用治載礮四尊又於圖內中間註此

二船約四五十日。可到此地。船內通事一名等字樣。並據該通事口稱。此二隻船若到。惟由五虎門外行駛。畫圖探水。約四五十日內可到。即將夷信送交。如五十日以外。不見此船。不拘遇見何項夷船到此。亦將此信齎交。留此船圖。以為辨認等語。臣等以既准通商。自應將夷書存俟妥交。旋據差探該火輪船一隻。亦於十九日午刻。駛到鼓浪嶼。並該夷酋巴柏架船隻。於二十三二十四日。先後開往廣東。現在鼓浪嶼尚泊夷船六隻等情。臣等查該夷酋船隻。此次由浙來閩。遣人至省投書。稱係噶嘑照會。已夷酋來看馬頭。後復駛往廈港。停泊數日。開往廣東。均極靜帖。所稱噶嘑照會之言。似屬可信。再督臣怡良奉

三十五

命渡臺。已於正月十四日啟洋東渡。諭軍機大臣等。據保昌等奏。夷酋巴柏架船隻。開往廣東。極為安靜。等語。夷酋已柏架。乘船收泊鼓浪嶼。與寶振彪等相見。並於火輪船出洋時。有該夷通事留下書信。求為代送夷船等情。現在該酋船隻已開往廣東。是其所稱係噶嘑照會。來看馬頭之說。尚屬可信。惟夷船往來無定。此時既准通商。固未便加之拒絕。而藉端生事。亦不可不密為防範。據奏怡良業已啟洋東渡。劉鴻勳現駐泉州。務當會同壁昌。曾望顏。寶振彪等。飭屬隨時偵探。加意防維。總當持以鎮靜。妥協辦理。毋稍疎忽。是為至

要

庚寅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廣東水師提督吳建勳。奏伏查虎門內外原設各礮臺。均係依山臨海。就地取勢。內而上橫檔之東西二面。原設橫檔永安二臺。上橫檔之東北對岸。原設鎮遠靖遠威遠三臺。上橫檔之西對岸。原設鞏固礮臺。上橫檔之後大虎山。原設大虎礮臺。由上橫檔而東南。逼近大洋。原設大角沙角二臺。連新涌蕉門二臺。及下橫檔原築有泥土臺一座。共計礮臺十二座。除新涌蕉門二礮臺。地居小海口。並未十分損壞。應照舊補築堅固。無庸再議。並下橫檔泥土臺。業經坍塌。其餘各臺。在當日擇地建築。自屬天然形勝。惟今昔情形不同。控制必期盡善。臣等詳加詢訪。多謂舊臺過低。防洋盜則有餘。若夷船駛入。則彼船較高。我之礮臺內情形。彼皆一望而知。難以制勝。且臺形有如扇面。礮臺多在正面。而側面礮口無幾。若夷船駛靠側面攻擊。亦難抵禦。訪問外夷。各礮臺其做法式樣高下。並無一定。礮檔係用三合土建築。又參差不齊。多作大小人字形。緣用石砌築。則石性剛脆。一經轟擊。碎石飛散。三合土性質堅實。既可受礮。而牆形參差。發礮時又可錯綜向外攻擊。現經臣等悉心公同酌量。臺基仍用石砌。礮檔則用三合土修築。計有仍照舊

三十六

基建築而加高培厚者有應添建以資策應者有應連兩臺為一臺添築礮牆者有原舊地勢未合必須移建者謹繪圖並另繕說帖恭呈

御覽。至此項工價。覈實估計。共約需銀將及四十萬兩。查自議築虎門礮臺以後。即據各紳士具呈捐臺認修。並據各官紳商民陸續呈請捐輸修費。截至上年九月底止。所捐銀錢除修船鑄礮外。計捐修虎門礮臺經費。共銀一十一萬三千餘兩。又於上年十月起。截至十二月十七日奉文停止捐輸以前。陸續據各官紳人等捐銀一十六萬七千餘兩。合計先後所捐銀錢數目。已及二十八萬兩有零。尚微有不足。現在官紳士民。仍陸續呈請捐賞。情形仍極踴躍。約計工費總可敷用。無須另行籌款。所有已捐之項。臣等隨時飭令備齊。交貯善後總局。隨時發給支用。仍令委員督同辦理。務期工堅料實。費不虛糜。

三十七

上橫檔山舊礮臺。在橫檔山之東。永安舊礮臺。在橫檔山之西。原建兩臺。敵臺礮牆。共計二百二十一丈。開礮口一百零四箇。今擬將兩臺改築。聯為一臺。周圍共計二百八十六丈。開礮口二百箇。仍增高培厚。至橫檔舊臺下之月臺。臨海起築。緊靠石壁。敵礮轟入。碎石飛落。兵難站立。前面又難展寬。應緩修築。

下橫檔山舊有土礮臺。業已坍塌。今擬改建三合土礮臺一座。全山圍築敵臺礮牆。周圍長二百一十丈。開礮口一百五十箇。

鎮遠舊礮臺。臨海起築。原建前面敵臺礮牆。周圍四十丈。開礮口四十箇。山上圍牆長八十丈。此臺亦後靠石壁。但前面難以展寬。今照舊修築。增高培厚。

擬新築鎮遠山腰礮臺。在鎮遠臺之右。此處向無礮臺。今擬添築周圍礮牆。寬六十三丈。前面礮口二十二箇。

靖遠舊礮臺。臨海起築。現在前有沙灘淤出。原建前面敵臺礮牆長六十三丈。開礮口六十箇。山上圍牆長一百零八丈。此臺左與威遠臺逼近。而臺勢坐後。發礮有礙。今仍照舊址。於敵臺前展築耳臺二處。又於臺左添築礮牆。與威遠臺聯絡。計礮牆長八十三丈。仍開礮口六十箇。增高培厚。

三十八

威遠舊礮臺。臨海起築。臺左有石底一段。原建前面敵臺礮牆長四十丈。後圍牆長三十丈。開礮口四十箇。今照舊基修築。仍設礮口四十箇。擬在臺左加築礮牆長四十二丈。再開礮口四十箇。後圍牆亦加築三十丈。增高培厚。擬新築威遠山腰礮臺。在威遠臺之左。此處向無礮臺。今擬添築周圍礮牆。寬三十三丈。前面礮口十五箇。

鞏固舊礮臺。臨海起築。原建臺基灣長五十一丈。敵臺長二十一丈。開礮口二十箇。惟臺後近靠石壁。且橫擋之。西止此一臺。勢亦較單。今擬移建於稍南山麓。分為二臺。新建鞏固北臺一座。敵臺礮牆長二十二丈。後圍牆長四十二丈。開設礮口二十箇。又新建鞏固南臺一座。敵臺礮牆長二十五丈。後圍牆長三十七丈。開設礮口二十三箇。俱較舊臺增高培厚。

大虎舊礮臺。臨海起築。原建前面敵臺長四十丈。後圍牆長八十丈。開設礮口三十二箇。此臺亦後靠石壁。然前面難以展寬。今擬照舊修復。敵臺加長二十丈。開礮口三十

二箇增高培厚。

沙角舊礮臺。隨山勢斜坡起築。原建臺基周圍長四十二丈。開礮口十五箇。今改建前面敵臺礮牆灣長二十八丈。後圍牆灣長二十八丈五尺。左面添礮口三箇。共礮口十八箇。後圍牆開撞礮口二十箇。仍增高培厚。大角舊礮臺。臨海起築。原建敵臺灣長四十七丈。後圍牆長四十六丈。開礮口十六箇。此臺亦後靠石壁。但無地移拓。應照舊修復。增高培厚。再查上橫檔山。孤懸海中。四面遼闊。南至下橫檔山一百六十餘丈。東北至威遠礮臺二百七十餘丈。北至大虎礮

臺六百餘丈。西至鞏固礮臺五百餘丈。南至大角礮臺一千一百餘丈。東南至沙角礮臺二千一百餘丈。大角沙角二礮臺兩相對峙。海面計寬一千一百七十餘丈。

諭軍機大臣等。祁項等奏修築虎門礮臺一摺。據奏礮臺過低。難以制勝。有仍照舊基建築。而加高培厚者。有應添建。以資策應者。有應連兩臺為一臺。添築礮牆者。有原舊地勢未合。必須移建者。朕披閱圖說。臺形較舊加高。礮口亦多所辦。尚屬周密。著即照議辦理。惟防守礮臺兵弁無多。其在緊傍山麓者。設遇有警。應如何為後路接應。以防抄襲。其孤懸海中之礮臺。尤不可無策應之兵。僕遇有警。應如何一呼即至。既可保護礮臺。並可出奇制勝。該督等均未議及。著祁項程喬采吳建勳體察情形。悉心妥議。再行具奏。務須層層慮及。確有把握。勿徒以工料堅實。信為有備無患也。

署閩浙總督劉鴻翱奏。竊照已夷酋遣人至省投書。稱係曠夷酋照會來省。馬頭因船漏不能至省。由廈港開往廣東。並已進省港之火輪船。臨開時留夷書一封。緣由先後經臣等恭摺馳奏在案。臣等因未接到欽差大臣伊里布兩江總督臣耆英咨會。是以不能無疑。茲於正月二十七日。准欽差大臣伊里布咨開。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接據曠

首送到照會貴部院公文一角。請由本大臣咨送前來。相應備送查核。折閱。稟辦。仍希將接收日期。見覆施行。俟有照覆。仍由本大臣處轉付該首接收。計咨送照會公文一角。內二件。一件係夷文。不能辨認。一件係漢文。內開大喚。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男爵。囑為照會事。昨接本國水師軍門提督。已由定海寄來咨文一件。內開現在派委都司官。祺烈帶領吐叻。囉囉。小。船二隻。由甯波。韭山海。島。直。至香港。探測沿海一帶沙水。意在改正洋圖。以便商船來往。一俟議定開港之日。得以往返無虞。為此咨請本公使照會貴部院。暨閩浙督部堂。浙江撫部院等。轉諭沿海文

四十一

武員弁。若見此二船前來探測。係出通商相好美意。並無別心。各官不必猜疑。並不可阻其向民間買取柴水食物。俾得便於接濟等因。准此理合咨明貴部院。求即依如所請。諭令所屬文武。如見二船探水。切勿阻其向民間買取食物。並不必生疑防範。為此照會等因。前來。臣等查。囑夷。商照會內。所言小船二隻。沿海探水。係因已夷商照會。為通商起見。則已夷商之遣人至省投書。稱因囑夷商照會。來看馬頭。自屬事之必然。其留夷書一封。託交畫圖探水。二船。雖船名一同一異。要實有此二船。是事事均有關照。可以信而不疑。

殊批知道了。

辛卯。杭州將軍特依順。杭州副都統恒興。乍浦副都統吳必瀉。奏。竊。等。前。奉。

上諭。現在。夷。就。撫。浙。省。各。海。口。仍。當。加。意。防。範。種。種。善。後。事。宜。著。特。依。順。等。各。就。地。勢。悉。心。講。求。妥。議。章。程。具。奏。等。因。欽。此。遵。查。設。防。之。策。戰。守。兼。資。一。切。布。置。經。營。總。不。能。不。因。乎。地。利。浙。省。海。口。林。立。為。最。關。緊。要。者。東。則。甯。波。西。則。乍。浦。自。夷。氛。不。靖。甯。波。與。所。屬。鎮。海。定。海。二。縣。先。被。攻。陷。迨。上。年。四。月。間。該。夷。復。自。甯。波。竄。犯。乍。浦。旋。又。自。乍。分。船。至。尖。山。窺。探。不。敢。深。入。即。行。揚。帆。北。駛。侵。擾。江。蘇。是。乍。浦。者。浙。江

四十二

省城之藩籬。而亦江蘇吳淞等處之保障也。乍浦之守若固。杭州固可恃以無虞。江蘇亦可藉以為衛。是其緊要不亞甯波。自被兵以後。礮臺城堡船隻。悉被摧殘。駐防旗兵。暫駐嘉郡。非重加整治。不惟無以資防範。兼亦無以復舊觀。等。吳。必。瀉。抵。浙。接。印。之。後。馳。至。省。城。與。特。依。順。恒。興。及。撫。臣。劉。韻。珂。面。加。商。酌。該。處。應。辦。善。後。事。宜。特。依。順。於。封。篆。後。隨。即。起。程。會。同。特。依。順。吳。必。瀉。逐。加。相。度。查。看。該。處。原。設。城。垣。一。座。滿。兵。即。在。城。外。駐。紮。現。在。四。面。城。牆。多。有。坍塌。東。南。西。南。兩。處。城。垣。坍塌。尤。甚。內。外。竟。可。通。行。而。東。南。北。三。處。城。樓。皆。無。西。門。雖。有。城。樓。已。損。壞。不。堪。至。副。都

統衙署與左右二司公所及樂庫班長等房屋並理事同知衙門多被毀壞。此下浦滿城內之情形也。至滿城外距大海不過里許。左則山巒聯互。右則塘岸環延。形勢散漫。並無口門。該處原設葫蘆城礮臺一座。現被夷礮轟毀。其水師參將及守備等官衙署亦多被拆。額設戰船均已焚燬無存。此下浦城外之情形也。李等勘畢之後。會同籌商。伏查下浦控引江浙。實為沿海重鎮。守衛之策。不可不切實講求。惟相度地勢。該處距海既屬密邇。且無險要可扼。一遇海寇竊發。不惟塘岸地本平行。處處可登。其沿海一帶。自湯山至獨山。蜿蜒九座。山頭形勢卑薄。且近接灘塗。皆可攀越。斯即多建礮臺。亦恐未能得力。況塘岸則路極逼窄。山巒則徑屬欹斜。亦有不各多為建築之勢。世我朝於下浦地方。既設綠營之水師。復駐八旗之官兵。原以其地險要。是以不惜餉糈。多駐師徒。以資控制。無奈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水師既屬怯懦。旗兵亦未精練。遂致強寇一臨。將亡兵潰。今重修邊備。若不整頓兵技。徒事興築防工。無論限於地勢。不能格外建設。即使布置周密。而兵不足用。仍屬無補事機。且恐利器轉以資敵。等愚昧之見。此時惟當以訓練兵丁為第一要務。使其技藝日精。膽氣日壯。則設遇強寇憑陵。不能勝之於水者。或可勝之於陸。至

四十三

於礮臺等項。即當興修以為衝鋒之備。但使兵果足用。未始不可以卻敵。正不待紛紛添建。徒耗帑金。至船隻為水師要具。從前戰船制度卑小。工料偷減。本屬有名無實。況現已被燬無存。自須另行製造。現在提臣李廷鈺擬造同安校船。應俟造成之後。如能得力。再將下浦水師營船隻接續興辦。以資防禦。諭軍機大臣等。特依順等奏。勘明下浦形勢。會籌善後事宜。一摺。據奏該處無險可守。多建礮臺。不能得力。當以訓練兵丁為要。所見甚是。兵丁技藝。果能膽壯。不能勝之於水者。或可勝之於陸。著即責成該將軍等。將該處滿洲綠營官兵。竭力整頓。一洗從前惡習。務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方為不負委任。至地利所不足。當以人事補之。若因其無險可扼。遽置不議。設遇海上有警。必至束手無策。若仍於近海口岸。設礮安兵。一被強寇轟擊。勢必如前潰散奔逃。尚安望其轉戰成功耶。所稱或可勝之於陸。臨敵恐亦無把握也。著耆英劉韻珂會同該將軍等。相度形勢。悉心籌畫。儘寇船近岸。其未登陸以前。作何準備。既登陸以後。作何截擊。務操勝算。不致臨事張皇。庶可有備無患。至現在建築城垣。修理衙署。所費已屬不貲。若一切拘循舊制。於防守仍無實濟。該處駐防官兵。有無可以量為變通之處。並著耆英等留心體察。妥議具奏。所請另造戰船。俟李廷鈺擬造同安校船

四十四

造成後。如能得力。將下浦水師營船。接續興辦。著即照議辦理。將此諭知。著英特依順。劉韻珂。恒興。吳必。滿。知之。

乙未。兩廣總督革職留任。祁項。廣州滿洲副都統裕瑞。廣州漢軍副都統官文奏。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於二月初四日因病出缺。請旨迅賜簡放。以資接辦。

祁項又奏。伊里布病重時。有軍機大臣字寄一件。囑臣敬謹閱看。令代為查明覆奏。內開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奉

上諭。據劉韻珂奏。上年十二月初六日。夷船二隻。駛泊石浦洋面

四十五

等因。欽此。臣查此案。先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及兩江督臣耆英。先後咨會到粵。即經伊里布。明晰照會。囑噍。令其查明約束。勿許夷船任意游奕。並委前署上元縣吳廷獻。向夷目嗎囉噠等。詳加探詢。據該夷目等聲稱。嗎囉噠因前此駛往福州。沙水未能熟悉。曾經派船二隻。沿海探量。業經照會江浙有案。所有未氏碧得已士等。即係前經派往之夷目。並非別國夷人。亦斷無欲往登州之事。自係通事傳語舛錯。現在夷目已柏駕。由定海駛回香港。業經囑噍。向其查詢無異。因囑噍。現在香港。公文往返。有稽時日。想不日亦可備文照覆等語。溯查該酋前曾有露

口文書二件。免伊里布加封。遞往江浙。內有遺船二隻。赴温台一帶。非山洋面。探量沙水之語。數與嗎囉噠等所言相符。且登州既不在議准通商各口之內。亦非商賈輻輳之鄉。似該夷勿須前往。如果另有詭謀。亦必無登岸見官求派水手。引帶之理。所言似屬可信。其味喇。噍。佛。喇。西。前在定海寄泊之貨船二隻。現查均已駛回廣東。嗎囉噠。現居香港。極為安靜。通商輸稅各事宜。現在伊里布辦理稍有頭緒。惟款項紛繁。必須逐條詳議。夷情向背。全繫乎此。現當喫緊之際。未便稍與延緩。臣即一面與江蘇臬司黃恩彤。四等待衛咸齡。廣東藩司覺羅存典等。督飭委員趕緊妥辦。並諭知該夷酋等。以伊里布雖經病故。而應辦稅餉一切。照舊辦理。各條款議定。臣即代為具奏。以安眾心。諭軍機大臣等。祁項等由驛馳奏。伊里布因病出缺。已降旨加恩賜卹矣。該將軍正與夷人商定稅項。當喫緊之際。驟聞溘逝。深堪悼惜。所有應行接辦事宜。著即責成祁項。督同黃恩彤。咸齡二員。趕緊妥辦。該二員本隨伊里布。籌議通商。熟悉情形。且與夷酋接見數次。必能相度機宜。妥為辦理。祁項惟當曉諭該夷酋。以伊里布現雖身故。一切未經議定事件。該督現仍交帶來辦。事之黃恩彤等。一手經理。凡有應商各款。儘可與之斟酌。該督奉旨接辦此事。即與伊里布無異。如此明白宣示。該酋必能

四十六

靜候查辦也。至伊里布所議各款。該督務即督率該員等逐條詳議。明定章程具奏。藩司存真。著毋庸派令同辦。

丁酉。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象山焦山各處。雖間有礮臺。但恐造築未能如法。茲發去演礮圖說原本一冊。重訂演礮圖說一冊。小銅礮及礮架式樣四匣。著耆英祇領。悉心覈酌。按式鑄造等因。欽此。臣當即躬率在省司道。及印委文武各官。謹敬祇領。詳加覈酌。內照舊式另換工料之礮架。利用於寬大平正礮臺之上。又仿夷船內所用礮架。利安於船艙之中。又平底兩層四輪。中用磨

四十七

盤心礮架。利用於船頭及平原曠野。四面皆可埋伏轟擊之處。均屬合宜。其照夷式四輪礮架。前身過短。非將礮尾落低。礮口昂起。難以施放。係可以擊高而不能致遠之具。以現在情形而論。不甚相宜。現在擇定之式。各製一具。查照演礮圖說。試演妥當。再行如式一律成造。並將演礮圖說刊刻頒行各營。令明白文義之人。與各弁兵先行口講指畫。日夕講解。俾知放礮之法。然後照式試演。以利軍用。惟礮之為物。以礮身為體。礮彈為用。膛口為體中之用火。藥為用中之體。施放時則以礮臺船隻為體。礮架為用。而其功效在於裝藥。準頭繫乎礮規。凡此數者。皆係相輔而

行設有一項不能精良。雖長於放礮之人。亦屬技無所施。各項皆精。而裝藥下彈燃火。不得其法。更屬前功盡棄。臣愚以謂用礮必先講求鑄礮。而鑄礮必先講求造模。蓋礮身之長短厚薄。火門之大小前後。是否合度。膛口之是否圓整光滑。礮耳之是否前後適均。惟模為之主。故造模必得無毫髮缺陷。方為可用。其煎鍊鋼鐵之法。當化去土性。退盡渣滓。俟其火候恰好。如油如水之際。不疾不徐。灌入模中。待冷定取出。礮外體雖好。而內膛有病。即為廢物。必得表裏如一。而後礮之體質始具。再視其膛口之大小。以配礮彈。其造彈之法。務取圓活。置彈於膛。無一絲空隙。一

四十八

毫阻礙。始能致遠。有準。苟有空隙。則火氣傍洩。彈出無力。不獨不能致遠。且斷不能有準。若有阻礙。則火氣為彈所閉。藥性猛烈。礮體雖堅。恐亦難保無炸裂之虞。今之言礮者。皆計礮身之輕重。以定其能否摧堅。而不計膛口之大小。與礮彈之是否圓活。安設之是否得地。是但知其體而不知其用。用既不知。空有此龐然鉅物。擊以礮架。置諸礮臺。徒糜帑貲。貽笑外夷。於備禦之法。仍無裨益。前此署漕臣李相茶建議。自儀徵縣南北兩岸起。至江陰縣南北兩岸止。添建礮臺二十五座。安設一萬五千斤起。至五六百斤大礮三百五十八位。為舍水守陸。寓兵於農之計。惟就

江蘇形勢而論。似有未盡然者。即如狼山福山一帶。江面寬至八十餘里。舟行其中。雖有數萬斤大礮。亦萬萬不能擊及。至鵝鼻嘴團山關等處。江面寬自五六里至八九里不等。不獨一萬五千斤之礮。難以安設。恐八千斤之礮。亦難施放。蓋礮體重至八千斤。苟能事事合度。一發可去十餘里。當兩岸夾攻之際。礮口必應隨船所向。船在中流。隨溜趨避。設不能擊及其船。必致南北自相攻擊。且自儀徵以訖江陰。鑄礮造臺之費。據李湘茶持籌以算。已需百萬。則併儀徵以上。江陰以下。沿江沿海地方而計之。非千萬不可請帑。既經費有常。民捐又無。此政體事既多所窒礙。勢

四十九

即難以奉行。至舍水守陸。則水師廢。水師廢則不必夷人之。或有反覆。即沿海沿江之土盜。已足為害。若寓兵於農。團練鄉民。令其各自為守。誠為目前善策。若一經官為處置。不能不假手吏胥。弊端即由此而生。且安分者各有恒業。當此生齒日繁之際。小民終歲勤動。猶恐事有無資。似難於無事時。強令耗財費力。舍其本而講求武備。好事者本無恒心。一聞團練之令。必將攘臂而起。藉為口實。派飯食於殷富之家。習拳棒為闖蕩之計。若再加以司礮之權。其弊更不可勝言。即便設立團長以約束之。申明紀律以經制之。須知官為設立之團長。非無賴不肯當。非無賴之

尤者不敢當。一無賴已足為害。聚集無數之無賴。而假之事權。遍布於沿江沿海地方。竊恐有事之秋。未得禦敵之利。無事之時。先受騷擾之害。臣身任封疆。不敢不熟籌利害。務求先避其害。不必專趨其利。前在揚州。曾與李湘茶互相辨難。折衷於是。是以前此善後條款內。皆未議及總之礮臺礮架礮位三者。與其徒取多而大。莫若精而少。精則一礮得一礮之用。不精則雖多雖大。亦奚以為。至設守必當水陸並重。不可偏廢。團練只可勸民自為。不可繩之以法。即如廣東省義民。屢挫夷鋒。使民間自相團結。並非官為處置。又如江蘇省上年夏間。沿江沿海一帶。民間雖

五十

多遷避。亦有不待官令。富者出錢。貧者出力。守望相助。自行聯絡。夷人取鑿前車。不敢正視。匪徒畏其齊心。不敢橫行。迨夷人退出大江之後。即漸行復業。皆民間自為計。非官力能以致之。但事急可以不令。而行事緩恐雖令不從。緣經費不貲。能暫而不能久。亦僅能自禦其侮。不能驅之使戰也。惟有慎選守令。教養兼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平時使得各遂其生。臨事方可藉資其力。慎選將備。勤加練習。防陸專重槍礮。防水當於船隻之外。另練泗水兵丁。庶可明則水陸夾攻。暗則於水底取勝。兵民協力。眾志成城。方為萬全之策。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奏遵旨議造礮架。並辦理情形一摺。據奏用礮必先請鑄礮。鑄礮尤須先請造模。並善及膛口礮彈等項。所論皆中機要。至團練鄉民。該督奏稱先避其害。不必專趨大利。及礮臺礮架礮位。務取精良。不在貪多。並水陸必須並重。不可偏廢。團練聽民自為。不煩官力。惟在慎選守令。將備以期兵民協力。眾志成城等語。現籌辦善後。自以固結民心。嚴申軍律為要。而民情之向背。兵力之強弱。總視該管文武員弁稱職與否。該督所論。固已得其要領。務須行之以實。方可收得人之效。勉益加勉。以副委任。

已亥。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奏。正月二十三日。直隸總督訥

五十一

爾經額奏議覆善後章程各條一摺。奉

硃批。軍機大臣議奏。欽此。臣等伏查天津善後章程各條。於上年

十一月間。臣等遵

旨。彙議具奏在案。該督已將奉

旨。准行各條。分別遵辦。茲將應行議覆各事宜。籌議具奏。臣等詳

加覆。彙如原奏內稱。練習水師。請於天津鎮所屬大沽左

右兩營。海口營。葛沽營。祁口營。通永鎮所屬中左右北塘

各營。無分馬步守兵。擇其善於泅水者。於就近海河內。勤

加教演。隨練隨挑。大沽等處。以七百名為率。北塘等處。以

三百名為率。水中技藝。一體操演。應於每年三月初十日

起。至八月二十日止。操演之期間。二日一次。如遇風雨。不

准改期。常時由該管將弁督操。各該鎮每月臨驗二次。上

等優賞。中平者再練。生劣者改練。別項技藝。所需賞項。由

天津道在加價生息銀內支銷。每月仍將操演分數報查

等語。臣等伏思。水中技藝。全在習練純熟。應如所議。隨練

隨挑。按期操演。平時勿任畏難苟安。臨事方可出奇制勝。

該督仍以時親往校閱。並責成該鎮及將弁等。嚴明賞罰。

俾兵丁皆知懲勸。毋得日久視為具文。至山永協所屬各

營。分通海河道。既據查明。多係淺水。距營甚遠。操練水兵

未見得力。應如所議。令專習馬步技藝。防備陸路。以期精

五十二

專。又原奏稱。巡哨船隻。現在購得堅實商船二十隻。每隻

可容五六十人。出入欄江。沙甚為便捷。棚索篙檣燈旗錫

窰。一律備齊。由道會鎮驗明。後大沽各營。分領十三隻。北

塘各營。分領七隻。平時巡哨操演。足敷輪轉。若海洋有警。

臨時添雇小號漁船。派明白風潮之弁兵。分載火礮炸礮

火箭等器。假扮商漁。停泊島嶼。設法驚擾等語。臣等查海

洋防堵。全在船隻駕駛靈便。方可得力。該處海口。既購得

堅實商船。分營承領。管駕操練巡防。足敷輪轉。設或有警。

尚可添雇漁船相助。應如所議辦理。至該督擬於船旁添

設邊欄。以備伏人安礮。可否已之以鐵。俾臻堅固。應由該

酌理。又原奏稱挑練馬隊原擬於新兵六千五百
 名內挑選二千名。茲軍機大臣議奏。令於天津鎮山永協
 一帶原設額兵內一體教演。不得專恃新兵。轉荒舊伍。自
 應遵照辦理。除新舊馬兵本習騎操。一併挑入外。不敷之
 數。於新舊步守兵內挑選。其緊要地面。更宜寬為豫備等
 語。應如所奏。於天津鎮標存城左右城守三營。新舊馬步
 守兵內挑七百名。大沽協左右海口三營。並葛沽營新舊
 馬步守兵內挑八百名。通永鎮標中左右三營。並北塘營
 新舊馬步守兵內挑五百名。練習馬隊。又於不練水兵之
 山海路樂亭。蒲河三營。新舊馬步守兵內挑選山海路兵
 五百名。專練馬隊。既資本境
 之防。並臨時調撥。亦數分派。至以步守兵練習馬隊。應即
 以馬兵馬匹供乘騎之用。毋庸另議添購。設有需用。再於
 附近各營調撥。其步守兵責以騎操。自應酌議津貼。以期
 奮勉。應如所議。由鹽斤加價項下支銷。如有不敷。另行籌
 補。又原奏稱現於距天津較近之督標內挑兵五百名。河
 間通州二協挑兵五百名。習練馬槍。並飭知各鎮於親標
 營分一體挑令兼習馬槍兵丁各三五百名。此項兵丁與
 沿海營分專練者有別。應毋庸給與津貼等語。應如所議。
 務令技藝嫻熟。以備緩急調用。又原奏稱三省會哨地界

五十三

日期。查向來直隸與奉天會巡。係在天橋廠地方。嗣因沙
 灘阻隔。曾經奏明停止。今商船日多。沙線熟暗。均由天津
 直抵天橋廠。並無紆道。是直隸與奉天巡船會哨。自應以
 天橋廠為便。至山東省蓬萊縣之廟島。實為海道咽喉。距天
 津海口約一千餘里。直隸之船。必巡至廟島。始能得南洋
 有無來船消息。應請以山東廟島為直隸山東兩省會哨
 之地。現議於購船二十隻內。以十三隻歸於天津鎮。以七
 隻歸於通永鎮。天津之船。巡至廟島。與山東會哨。通永鎮
 之船。巡至天橋廠。與奉天會哨。其每帶兵丁一船或五十
 名。或六十名。每船以一員領之。每年自三月輪班出洋。至
 九月以後歸。惟海洋風候靡常。只可以一月一出入為
 限。不能定其日期。兩省巡船。亦未必能如期俱到。會哨處
 所。茲議天津哨船。由天津鎮給予印照。巡至山東廟島。即
 將印照赴該管營汛呈驗。該營汛於印照上。註寫某鎮哨
 船於某年月日。巡至某營汛會哨一次字樣。蓋用印信。由
 領哨備弁持回呈鎮。以杜匿近避遠之弊。其通永鎮哨船
 巡至奉天。天橋廠。亦即照此辦理等語。臣等查巡船會哨。
 原期聲息相通。聯絡一氣。惟海洋風信靡常。如期難到。若
 不明定稽察章程。則匿近避遠之弊。在所不免。今既畫定
 界址。寬其期限。分班巡環。周而復始。並於巡船到處。呈驗

五十四

印照註明日。以杜規避。立法甚為周密。應如所議辦理。至該處既設兵船巡哨。所有大沽望樓。應即遵

旨酌量拆卸。又原奏稱大沽北塘兩處礮臺。擬添兵協同看守。每年自三月起。至九月止。較為緊要。即照原奏所議。大沽撥兵三百名。北塘撥兵一百名。協同看守礮臺之兵五百名。分派各礮臺一體防守。以本管營弁領之。其山海一處。亦照原議。撥兵一百名分防。其餘澗河。黑沿子。劉家河。清河口。臭水溝。浪窩口。浦河口。洋河口。以及祁口。河。狼屯子。十處。亦照原奏。共撥兵二百名。每處派兵二十名分防。均於沿海各營內輪流酌派。自三月起。至九月止。計七箇月為

五十五

班。周而復始等語。臣等查大沽北塘山海關。以及澗河等十處地方。邊關所設礮臺。自宜分別輕重酌量添兵防守。應如原奏兵數分撥協防。又原奏稱沿海礮臺六十九處。已飭天津鎮山永協。每礮臺各派兵八名駐守。輪班替換。責以瞭望之事等語。應即仍循其舊。由該鎮等不時稽查。如有兵數不齊。瞭望不動者。即將弁兵斥革。又原奏稱火藥火器必須存貯有文武官員地方。始足以資照管。現於天津府城分貯兩處。一在天津道新建火器庫內。一在天津鎮中營火藥局內。新城分貯兩處。一在原設火藥局內。一在新設火藥局內。均與葛沽營遊擊衙門相近。大沽

分貯三處。皆係新建藥局。與大沽協及兩守備衙署相近。足資照料等語。臣等查此項火藥火器。應責成相近之營員。妥為照料。並如所議。由天津道派員專管。不時稽查。以昭慎重。

諭軍機大臣等。穆彰阿等奏續議天津善後章程一摺。所奏水陸兼防。巡哨船隻。挑練馬隊。兼習馬槍。並三省會哨。防守礮臺。沿海。存貯火器各條。均照該督原議章程。惟立法雖極周詳。而奉行不力。日久仍屬。必須行之以。持之以恆。方可收安內攘外之效。著訥爾經。同心認真經理。如有虛應故事。即

五十六

習嫻熟時。必當簡

朕意勉。勉以副委任

癸卯浙江巡撫劉韻珂奏浙省用。通兩載。在事各員不辭勞瘁。勉從公各屬紳士。隨同防堵。多有。任勞任怨之人。可否彙案酌保。並乞

聖裁

殊批。些須小惠。朕何所吝。實難於降旨。亦何心降旨。汝雖掉弄筆鋒。巧言觸動。朕能任怨。不似汝動輒邀譽於人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六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三月庚戌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前接兩廣總督祁項來函知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因病出缺誠恐夷情觀望當即飛諭
囑首照常辦理毋生疑慮茲據江蘇臬司黃恩彤待衛咸
齡稟稱夷情尚屬馴順稅餉事宜現仍向其會議惟囑
噎欲赴江浙與臣面定章程再行頒發該司等恐該物聽
業已曲為曉諭囑其守候回信等情並附呈囑噎照會
前來臣查該照會情詞極為恭順揆其意指不過急欲定
案開市並無他故惟一切稅餉卷據俱在廣東臣尚未經

親自稽覈經手查辦之黃恩彤等又未北還設該夷貿然
而來臣不能憑空臆斷與之定議至江浙兩省既准與之
通商誠不能禁其不來然必得於廣東議定稅餉後通行
曉諭以釋夷疑方可相安無事現在江浙夷情甫經安定
又值兩澤愆期鎮之以靜猶恐匪徒竊發若該夷於未開
市之前倏忽而至民間不知底蘊必將驚疑不定不法匪
徒即乘間造作訛言煽惑生事勢所必至臣業已飛諭該
首告以臣係原議之人不能置身事外令其在粵靜候
諭旨遵行惟事已垂成急宜乘其急欲開市之時因勢利導即行
定案庶一切皆可從容布置若稍稽遲誠恐別生枝節臣

應否即行馳赴粵省抑已另奉

簡放大臣未蒙

明諭不敢擅離職守致有歧誤

諭內閣耆英作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廣東查辦事件兩江總督
著望昌署理望昌未到任以前著孫善寶暫行護理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接到夷首照會欲赴江浙與該督面定章
程業經飛諭該首令其在粵靜候諭旨遵行等語覽奏均悉前
因伊里布出缺通商事宜正在喫緊當命祁項督同黃恩彤咸
齡接辦惟耆英係原議之人為該夷所信服較之祁項接辦更
為妥協本日已明降諭旨將耆英作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廣

東查辦事件矣耆英接奉此旨即著將兩江總督印信交孫善
寶護理該大臣即迅速馳赴廣東接受欽差大臣關防辦理通
商稅章程一切務臻妥善以順夷情免致別生枝節

乙卯兩江總督耆英江蘇巡撫孫善寶著漕運總督李湘
荼江南提督尤渤奏竊臣等前因粵省開關山關形勢扼
要奏明飭調高資營船十二隻責成京口協副將管帶在
粵粵省江面操練巡防其關山關江面無船可撥將湖廣
省採買運來應行變價之木筏二十五架暫行酌留分紮
木筏運赴該處責成京口右營遊擊看管並召募善於泅
水之人教習兵丁在案茲據委員即補同知龔潤春候補

通判福祿堪等督飭工匠。製成木筏五十架。臣耆英督同署江甯藩司毓銜等親詣查驗。每架長四丈八尺至四丈四尺不等。寬俱一丈五尺。厚至六七八尺不等。內有十二架。上搭竹棚。與尋常通用木筏。上所搭水手住宿之棚。相似。為藏放礮位。及兵丁棲止之所。與其餘三十八架。無事則令兵丁就簿操練。有警則聯絡橫截。隨機辦理。又小筏三架。長八丈八尺。寬六尺。為橫聯時相嵌之用。又划船二十隻。並篋纜。鉛錠。撓鈎等物。俱極堅固合用。飭委熟習施放。大礮之掘港營把總仲步龍。於二月二十六日。由省起程。運走圍山關。交京口右營遊擊錢朝舉。會同地方官小心收管。其泗水壯勇。據委署奇兵營遊擊尚永壽。設法招募。共有一百數十人。經署江甯藩司毓銜等詳加考驗。揀得四十八名。臣赴江干親試。實在精熟者。止有二十八名。又頭目二名。其餘概行遣散。所有批留之頭目壯勇三十名。優給口糧。即令尚永壽督同青山營額外李天林。一併帶交錢朝舉。點驗查收。督令教習京口營兵泗水之法。惟恐各營兵怯於下水。致有失誤。查江甯救生局。有水袋一項。繫之於身。即不諳水性之人。亦可入水不沈。現飭仿造發給。俾得有恃不恐。放膽學習。即飭仲步龍。李天林。常川駐劄圍山關一帶。守護木筏。督率教演放礮。泗水。錢朝舉

三

現在瓜洲。彈壓招渡。重運糧船。臣又挑選得長於施放。擡礮。烏槍之太湖營千總李德麟。委署京口右營守備。責成暫行統帶。仍令龔潤春。福祿堪。尚永森。輪流前往查察。以杜怠惰偷安。滋生事端之弊。俟重運漕船過竣。再行責成。錢朝舉統帶。李德麟。仲步龍。李天林。如果訓練有方。轉弱為強。容臣等奏請天恩。破格獎擢。儻約束不嚴。教演乏術。即行撤革。在江干枷號示眾。泗水頭目。應視壯勇之水務。有無長進。泗水壯勇。應視教習兵丁。有無成效。以定賞罰去留。果能勤於練習。留心營伍者。頭目以外。委額外拔補。壯勇入伍。食餉仍格外加給薪水。以示鼓勵。一經滋事。重則按以軍法。輕亦枷號。遊示。至鸞鼻。甯江。面。除前次調撥高資營船十二隻外。有泰興縣等。拿獲匪犯吳定預等。紫盜船二隻。業已發營配駕。誠恐尚形單薄。查安徽省亦有湖廣運來。應行變價木植一萬餘根。臣耆英業已飛咨安徽撫臣程楸。委員借運來江。一律改禁木筏。交與京口副將收管。仿照圍山關章程辦理。統俟船隻造齊。再將木筏分別變價還款。又鸞鼻。甯國山關二處。大礮本屬無幾。復多損失。查蘇州報銷局。尚有存貯礮位。已飭調自一千六百斤起至四百餘斤。止銅鐵礮八十位。連礮彈及一切隨礮器具。運赴該二處。

四

各半分派。責成江陰丹徒二縣營及京口左右二營。公同
籌定。妥為收貯。輪流赴江口督兵演練。

諭軍機大臣等。書英等奏。陳國山關等處籌辦情形一摺。據稱
國山關江面。現辦木筏五十架。小筏三架。划船二十隻。責成遊
擊錢朝舉。會同地方官收管。又挑留泅水頭目壯勇三十名。交
該遊擊驗收。督令教習京口營兵泅水之法。並飭把總李天林
等。常川駐劄。守護教演。其甯甯甯江面。一律配船造筏。仿照國
山關章程辦理。仍多方招募泅水壯勇等語。書英現赴廣東。著
孫善寶。李湘。茶。尤。勃。妥為辦理。仍俟署督壁昌到任後。與之妥
商。務須訓練有方。毋任有名無實。儻約束不嚴。教演乏術。即著
從嚴示懲。至蘇州報銷局存貯磁位。現經調到八十位。分派二
處。著即責成江陰丹徒二縣營。及京口左右二營。公同籌定。妥
為收貯。各輪流運赴江口。督兵演練。其如何安設之處。著隨時
酌量辦理。

五

又
諭書英等奏。國山關籌備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前有旨令書英馳
赴廣東查辦事件。本日所陳籌備各事宜。已諭知孫善寶。李湘
茶。尤。勃。妥為辦理矣。書英著俟回任時。再行督飭所屬。認真籌
辦。總期防禦得收實效。方為妥善。
丁卯。閩浙總督怡良奏。竊。奉

命渡臺。於到臺後。沿途訪察。並據參將武攀鳳。候補知縣史密。從
北路民間訪問。回至嘉義面稟。與詢之各官者。無不異口
同聲。會謂兩次夷船之破。一因遭風擊碎。一因遭風擱沈。
並無與之接仗計誘。如該道所奏者。查道光二十一年八
月十三日。有三桅夷船一隻。駛至雞籠洋面收泊。十六日
由萬人堆。駛至大武崙山後。該夷船遭風沖礁擊破。除駕
杉板揚帆逃去外。餘皆紛紛上岸。向民人求食。遂被鄉民
擒獲。地方官聞之。前往照賞格給賞。將所獲各夷。解府辦
理。與原奏不符。復查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夜間。
有夷船一隻。在大安土地公港。遭風擱淺自破。除當時淹

六

斃者。餘俱上岸逃竄。均被附近民人招匿家中。文武各官
均於初二日趕到。亦如前給賞。令將所獲各夷。交官與原奏
又不相符。惟大安港夷船所獲之槍礮刀械。號衣印文各
件。實係鎮海宵波之物。經該鎮道驗明。帶回存貯。竊以此
事在未經就撫以前。各視其力之所能至。使該鎮道志切
同憐。理直氣壯。即辦理適當。尚屬激於義憤。乃一意鋪張。
致為藉口。指摘。咎有應得。亦復何辭。李因將所訪各情。面
詰達洪阿。姚瑩。何以當時如此具奏。始猶堅執前情。詰以
坊間之言。遂無異說。因即呈遞親供。求為奏明治罪。惟勾
結奸民內變一節。雖據該鎮道審明辦理。取有各供附卷。

而所獲夷人奸民除正法外。顧林等又遵

旨釋回。確供無憑再取。即不得借此以掩蓋二秦之失。況鎮道大

員不能實心求是。殊屬辜恩溺職。謹將所訪各情據實上

聞。或

飭部從重治罪。或解部審辦。已將達洪阿。姚瑩帶回內地。恭候

諭旨。

諭內閣。前因達洪阿。姚瑩奏報二十一年八月間。噴夷船隻駛進

臺灣港口。經該鎮道等督率兵勇擊沈船隻。上年正月間復有

夷船欲駛進口。經該處弁兵誘令擱淺。節次擒斬夷人多名。並

起獲內地軍械旗幟等件。疊經降旨。將該鎮道及在事出力人

七

員加恩獎賞。嗣因該夷於就撫後。投文訴稱達洪阿等妄殺遭

風難夷。作為接仗俘獲。朦混奏報。經怡良書英先後具奏。當命

怡良渡臺查辦。茲據奏訪問官民。會稱兩次夷船之破。一因遭

風擊碎。一因遭風沈擱。並無與之接仗及計誘等事。詢之達洪

阿。姚瑩亦認係舖張入奏。各無可辭。呈遞親供。請奏明治罪等

語。此事原在該夷未經就撫之先。即使彼時激於義憤。該鎮道

等據實入奏。朕自有辦理之法。乃欺飾冒功。情殊可惡。一則稱

為接仗。一則稱為計誘。直至怡良渡臺查明後。方始呈遞親供

認罪。殊屬辜負朕恩。自取罪戾。達洪阿。姚瑩均著革職。解交刑

部。派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審訊。定擬具奏。所有臺灣難龍大安

兩次保奏出力人員。除義勇人等外。其文武員弁。曾加獎勵之

處。均著撤銷。朕撫馭中外。一視同仁。該鎮道等既有應得之罪。

斷不肯因呈訴出自外夷。遂漠然置之不問。中外臣民當共喻

朕一秉大公之至意也。

四月丁丑。江南道監察御史陳慶鏞奏。臣惟行政之要。莫

大於刑賞。刑賞之權。操之於君。而喻之於民。所以示天下

之大公也。逆夷滋事以來。自總督將軍以至州縣丞倅。禽

獸獸奔。紛紛藉藉。惟知船破之足驚。誰復典刑之是懼。去

年秋後。逆船退出大江。烽煙稍靜。

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法有莫追。始

命沿海督撫。一切敗將逃官。詳查確數。交部治罪。於是最辱

國之靖逆將軍奕山。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兩江總

督牛繼浙江提督余步雲。後先就逮。部臣按律問擬斬監

候。秋後處決。余步雲情節較重。即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正法。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拊手稱快。謂

國法雖前未伸於琦善。今猶伸於余步雲。夫之東隅。收之桑

榆。而今而後。前車之覆。足為殷鑒。誰復肯蹈必然之誅。而

不求生於一戰哉。乃二十六日。即奉

上諭。起用琦善為華爾羌幫辦大臣。邸報開傳。人情震駭。既而徐

徐解曰。古聖王之待罪人也。有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之法。

皇上之於琦善。將母類是。而今且以三品頂戴用為熱河都統矣。族且用奕經為葉爾羌幫辦大臣。文蔚為古城領隊大臣。夫逆夷之敢於猖獗。沿海兵丁之敢於逃竄。馴至今日。海水羣飛。鯨鯢跋浪。為所欲為。莫敢誰何者。實由琦善於逆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惰我軍心。助彼毒鼓。今海內糜爛。至於此極。即罷斥琦善。終身不齒。猶恐不足厲民心。而作士氣。何況輩帶再加。脫俘囚而薰沐之乎。至於奕經之罪。雖較之琦善少減。文蔚之罪。較之奕經又當少減。然皇上命將出師。若何慎重。奕經乃夜即自大。深居簡出。頓兵半載。曾未身歷行間。騁其虛憍之氣。志盈意滿。期於一鼓而復三城。卒之機事不密。貽笑敵人。覆軍殺將。一敗不支。此不待別科。其騷擾供億。招權納賄之罪。罪已不勝誅矣。臣亦知奕經為我高宗純皇帝之後裔。皇上親親收族。推念同氣。必不忍遽加顯戮。然竊意即幸邀寬典。亦當圍禁終身。消除冊檔。以無詒天潢宗室之羞。豈圖收禁未及三月。輒復棄瑕錄用。且此數人者。皇上特未知其見惡於民之深耳。儂俯採輿論。誰不切齒於琦善。而以為罪魁。誰不疾首於奕經。委中牛鑑。文蔚。而以為投畀之不容緩。直道未泯。公論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側

九

閱琦善意侈體汰。跋扈如常。葉爾羌之行。本屬怏怏。今果未及出關。即蒙召還。熱河密邇。神譏。有識無識。無不撫膺太息。以為皇上嚮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萬一有事。則焚臧聖聰者。必仍係斯人。履霜堅冰。深足懼也。所望皇上立奮天威。收還成命。體大學絜矩之旨。鑒盈廷毀譽之真。國法稍伸。民心可慰。論內閣本日據御史陳慶鏞奏琦善等三人起用。為刑賞失措。無以服民等語。前因琦善奕經文蔚先後辦理夷務。未能奏效。當將琦善等革職治罪。因思從前辦理不善。總由朕無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經文蔚諸人。喪師失律。迄無成功。朕惟有返躬自責。愧悔交深。何肯諉罪。臣工以自寬解。琦善等藉畧未嫻。限於才力。現在年力正強。是以棄瑕錄用。予以自新。今據該御史剴切指陳。請收成命。覽其所奏。抗直敢言。朕非飾非文過之君。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初無成見。豈肯因業有成命。不便收還。自存回護。琦善奕經文蔚均著革職。即令閉門思過。以昭賞罰之平。至熱陟之權。操之自上。本非臣下所能干。儂該御史所奏。於情法未能持平。朕亦不能曲從。以避舉中外臣民。應曉然於朕撫

十

躬引咎。虛懷納諫之至意也。

庚寅。護理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孫善寶奏。竊照本年二月初三日。吳淞口外。到有夷船三隻。欲赴上海貿易。似係味喇堅之船。經該營縣諭以稅則未定。馬頭未立。不便先行交易。該夷因修理船上器具。停泊口外。即經臣與督臣耆英。飛飭蘇松太道。委員會同地方官。剴切曉諭。令其速赴廣東聽候。

欽差大臣議定稅則。再行奏明請

旨。嗣於十五日。續來夷船一隻。亦似味喇堅之船。因延未開行。復

經督臣飭委督糧同知沈炳垣馳往。會同營縣。明白開導。

十一

先後駛去二隻。仍泊二隻。旋於二十七日。到有啖咭喇夷

船二隻。經該營縣詢係由定海開來。探聽廣東信息。即於

三十日。與前泊之夷船二隻。一併駛往外洋。至三月十二

日。復有夷船一隻。乘風順潮。由吳淞口駛至上海城外。該

營縣上船查詢。係花旗國。即味喇堅之船。由呂宋載貨至

此貿易。該營縣諭以會議稅則。尚未奉有明文。該夷允回

廣東候信。於十六日。駛去。茲復據護蘇松太道顏以燠稟

稱。三月二十一日。啖咭喇火輪船一隻。駛至黃浦江。該道

正擬會營督縣上船查詢。次日。即有夷目帶同通事。來至

公寓。據稱該國大員。聞有別處之船。在於上海逗留。恐滋

事端。現來押令折回舟山等語。並遞呈該國駐紮定海之

副將胡姓。照會蘇松太道來文。當即公同折閱。與所言大

畧相同。並無別故。鈔錄照會。具稟到臣。正在查辦。據寶

山營縣稟報。該船即於二十三日。開行出洋等情。臣查夷

船往來。雖係意在通商。第恐沿海居民。見而疑懼。疊經飭

屬妥為彈壓巡防。毋稍驚擾。前駐定夷酋。恐有夷船在上

海滋事。差令夷目押回。具見克敦和好。查閱照會內文義

雖不甚明晰。而情詞極為馴順。所稱並無別故。尚屬可信。

該夷船駛至之日。適前項所到各船。均已開行。是以即行

返棹。臣仍飭令該道縣等。如有續至之船。一體妥為曉示。

十二

令其迅速開行。總俟廣東議定稅則。奏明請

旨遵辦。

硃批。知道了。

丙申。兩廣總督祁項奏。粵東原留防守各礮臺壯勇。前於

正月。除裁撤外。尚留三千零九十四名。茲查夷務已定。

內河盜匪。邇來亦稍為斂迹。臣等體察情形。擬將前項壯

勇。截至三月底止。再裁去二千五百九十四名。遣令歸農。

安業。止留實在精銳安靜者五百名。即可陸續收入行伍。

撥歸水師營分。作為防守新添省河礮臺兵丁。惟查省河

新築三合土礮臺十處。多係水師所轄地方。臣祁項前因

虎門礮臺守兵不敷。曾經會同水陸提臣奏明。在陸路裁兵八百名。添入水師。虎門各礮臺配防。並聲明虎門各礮臺一律修復。既須增添礮位。仍須再議添兵等因。又紳士潘仕成陸續修造戰船。及洋商所購夷船。亦均須添兵駕駛。出洋巡緝。覈計水師兵額。仍不敷用。今若將水師兵丁所出之缺。以裁贖壯勇撥補。歸於省河防守礮臺。將來辦理。轉費周折。除以後虎門礮臺。另行隨時籌計辦理外。所有現留入伍之壯勇五百名。臣等與水師提臣商酌。擬仍在通省陸路各標鎮協營。抽裁撥補。計廣東省陸路兵丁。共四萬餘名。每四百名抽兵五名。在陸路亦不致即形

單弱。

十三

諭內閣。祁項等奏酌量撤留壯勇等語。廣東原留防守礮臺壯勇。著准其再裁去二千五百九十四名。遣令歸農。挑留精壯者五百名。陸續收入行伍。餘著照所議辦理。

五月乙巳。署兩江總督壁昌。江蘇巡撫孫善寶奏。竊照本年二三月間。夷船駛至吳淞上海等處。欲行貿易。並喚夷火輪船。投遞蘇松太道文書。旋即先後開行。截至三月二十三日。全數出洋。緣由。業經恭摺具奏在案。惟二月初三日所到之船。遲至二月三十日。始行開去。稽留日久。恐有無知愚民。私相交接。以及別項情弊。當即密行訪查。通蘇

州府督糧同知沈炳垣因公自上海回蘇。經臣孫善寶向其查詢。據將護理蘇松太道顏以燠所出告示。錄稿呈閱。覈其措詞。前後含混。易致民人有可藉口。正在查辦間。臣等接准

欽差大臣書。著在浙江途次咨開。前因夷船逗留不去。密札沈炳垣查覆。茲據錄送蘇松太道告示。相應咨請覈辦等因。前來。臣等覈與前呈示稿相同。並於四月初九日。據寶山營縣具稟。吳淞口外。陸續到有咪喇啞及啞咕喇大小船五隻。內咪喇啞船二隻。啞咕喇船三隻。其中並有二隻於二月間來過。咪喇啞船聲稱載有貨物前來。聽候通商。啞咕

十四

喇船。稱係前來探聽開市信息等情。臣等伏查現來夷船。雖有咪喇啞與啞咕喇之分。而啞夷前有照會蘇松太道之文。稱為押運各國船隻。何以該國二月開去之船。現又另帶一船。同咪喇啞船隻。先後駛至。情形殊屬矛盾。臣等現已咨會

欽差大臣書。著照會囑囑查查明具覆。並飭熟悉夷情之同知沈炳垣。馳赴上海。會同營縣。明白開導。總候

欽差大臣到粵。與囑囑議定稅則後。方可照章交易。現在守候無益。諭令迅速起碇。赴粵。一面確查嚴禁。毋許內地奸民。潛相勾串。別滋事端。惟是上海通商。事屬創始。僅查辦稍

有未協。易啟民夷藉口之端。現在稅則尚未頒行。該護道因二月間所到夷船。欲在口岸購買銀物。曾經出示曉諭。示內既以俟頒到稅則。再行交易為詞。復有乘此貨物通行。趕緊轉運之語。實屬含糊不明。即難免無知愚民藉口。相與交易。此後民夷交涉。事件較多。未便稍疏。畫該護道所出之示。措詞既有未協。察看人地。即不甚相宜。奏明請

旨將護理蘇松太道顏以煥撤任。殊批。撤任不足了事。必當嚴行查訊。如有別項情弊。即據實嚴參。懲一儆百。慎勿姑息。

十五

諭軍機大臣等。壁昌等奏請將含糊出示之護蘇松道撤任一摺。據奏。啖咭喇船二隻。先於二月間去。現又另帶一船。同味喇啞船一隻。先後駛至。著即咨會善著知照。噴噴查明具覆。其現在逗留船隻。即諭令迅速起碇赴粵。仍一面確查嚴禁內地奸民潛相勾串。別滋事端。所辦甚是。至通商章程。自應聽候廣東議定稅則。各處遵照辦理。何以該護道顏以煥。出示曉諭。既以俟頒到稅則。再行交易為詞。復有乘此貨物通行。趕緊轉運。冀獲利益之語。似此含糊不明。實屬自相矛盾。恐為該夷所竊笑。且易啟奸商愚民藉口。交易之漸。類以煥著即撤任。仍由壁昌。孫善寶嚴行查訊。其措詞含糊之處。是何意見。備有別項情弊。

立即據實嚴參。以期懲一儆百。毋稍姑息。新授道員宮慕久。已催令迅速赴任。其未到任以前。著壁昌等遴選妥員署理。仍俟宮慕久到任時。留心察看。能否熟諳夷務。再行辦理。

己酉。署兩江總督壁昌奏。竊奉准軍機大臣字寄。本年三月十二日奉

上諭。著英奏。縷陳閩山關等處籌備情形一摺。著英現往廣東。著孫善寶。李湘棻。尤渤。妥為辦理。仍俟署督壁昌到任後。與之妥商等因。欽此。等在蘇時。與撫臣孫善寶。提臣尤渤。將善後大局。面相商榷。此時亟應防江。以固腹心。大江為五省通流。運河為南北鎖鑰。必先修內而後可以攘外。況現在籌議通

十六

商。若遠於外海。多設防閑。恐夷性猶豫。轉滋疑慮。且吳地官兵。性本柔弱。久已廢弛。驟難責令駕船入海。係屬實在情形。李因於抵蘇接印後。由蘇起程。先至常州府屬之江陰縣。調到督臣善著奏。善後之即補同知直隸州龔潤。森候補通判福祿。堪及經署漕臣李湘棻奏。調來江之候選知縣馬永煥。均於舟次接見。即帶同該員等。暨該處營縣。同至江干。周歷查勘。龔鼻背在江陰縣之北。突出南岸。濱臨大江。北岸靖江縣地方。有劉閩沙一道。順長七十八里。與南岸相對。江面不過十里。江山險窄。實為入江第一層門戶。李細加履勘。應於龔鼻背山下近江。修築之字形。

式礮城一道。多排礮門。暗藏大礮。可以順江東西迎打。又於其東山凹登岸之處。修築月弓形式礮城一道。亦可東西平打。以杜賊匪抄襲。仍於峯頂築瞭墩三處。高插旗幟。以為疑兵。其北岸之劉閣沙上。應築扇面式礮城兩座。均於城內建蓋兵房。以資駐守。勘明指定後。仍由江陰取道至鎮江府屬之丹徒縣。帶同委員等。暨該處營縣。同至圖山關。查得該處舊有礮臺。建在山上。僅壯觀瞻。難資防禦。兵丁無藏身之所。夷人易於指打。反為標識。我兵丁身處險地。一聞有警。心已不固。安望其點礮有準。應於大礮頭二礮頭山下。斜砌石泊岸一道。上築礮城兩道。亦多安礮

十七

門。其對岸之東生洲。橫亘江中。水分兩股。應於兩岸築圓礮城兩座。以護南北江面。並於北岸之三江口。添築礮城一座。則兩股江面。均有護守。仍於高峻之處。築瞭墩三座。以便望遠。又勘得焦山孤懸中流。周圍江面。又寬難設防。南岸象山迤西。連有北固山。在運河之東。乃鎮江府城後路。上年夷匪即由此登岸攻城。不可不防。對面即順江洲。水面逼窄。僅五六里。極為險要。應於北固山下。修築長隄一道。上建礮城。多排礮門。城後建蓋兵房。並於對岸之順江洲。亦築礮城一座。護住南北運河之口。則聲勢聯絡。足為京口保障。以上應建礮城共十一處。於勘定後。即

札委各該管府縣。及各營官弁。會同馬永熾。如式辦理。並函致撫臣孫善寶。飭派委員。分往各該處估計。次第興修。總期博節費實。茲將江山形勢。並於指定設防處所。繪具礮城圖說。恭呈

御覽。至各處應需礮位。於前在蘇州。與孫善寶。允渤。將新鑄礮位。面看試打。尚堪應用。並與漕臣李湘茶。來往函商。據稱大江門戶。必須安設大礮。蘇州報銷局。於礮不敷分撥。現既勘定礮臺基址。即應添鑄大礮。或由省局開鑄。或於江口。應設礮臺之處。就地分鑄。等熟商定議。即行趕辦。其戰船一項。前奉

十八

上諭。各就所轄洋面。察看何船通用。足以禦敵。或於海道不甚相宜。於江防亦堪制勝。悉心詳議具奏等因。欽此。業經著英奏。明委員在上海製造。同安校船。欽奉

上諭。嗣後江浙製造船隻。即責成李廷鈺。一手經理等因。欽此。嗣因上海木植價昂。改赴閩省造辦。尚需時日。擬先製造關頭舢板船隻。以資巡防。亦經著英奏奉

上諭。著即趕緊加工。多為製造等因。欽此。茲准浙江提臣李廷鈺來咨。以甯波木價較賤。可於該處分造三四十隻。分作三次運送來江。則成造迅速。而經費可期。節省等語。當即咨覆李廷鈺。趕緊照辦。李於於巡江之便。飭由崇明將舊有

一第... 2 反E內

開頭舢板船。調一隻至江干。親加試驗。其使風折舵。尚屬靈便。惟板薄釘稀。難禁風波。且上無遮護。兵礮之具。均現將此船帶至省城。擬就此式。再為酌量變通。督飭委員龔潤森等。先行試造一隻。如果駕駛得力。再為多造。至耆英在圖山關現備之木筏。及泗水壯勇。亦經親驗。木筏雖為平笨。運掉不靈。而於其上。令兵演練槍礮。可期漸習。將來登舟自更熟巧。其泗水壯勇。皆能出沒水中。惟未能耐久。其中亦有驍健矯捷者。予大加賞賚。以後或均奮勇。仍責令該遊擊備弁等。常川駐守。認真教演。

諭軍機大臣等。據壁昌奏。勘明鷺鼻嶺圖山關及北固山一帶江

十九

面形勢。指定設防處所。繪圖呈覽一摺。朕詳加披閱。所擬尚屬周備。惟江面遼闊。處處可通舟楫。礮城孤峙沙洲。能否足資防禦。其鷺鼻嶺等處傍山礮城。是否扼全江之險要。可期聲勢聯絡。保障沿江城邑。著壁昌會同孫善寶。先帶李湘荅。再行詳察形勢。妥議具奏。總須層層接應。互為聲援。僅祇知迎面攻擊。而賊眾或繞至礮臺以後。兩面攻我。或棄舟登陸。以分我勢。又將何以應之。務當處處慮及。有備無患。方不至臨事倉皇。其應需礮位。仍著酌量設局開鑄。並照舢板船式。量為變通。先行試造。如果駕駛得力。再行多為製辦。餘著照所議辦理。

署理閩浙總督劉鴻翱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二月

初十日奉

上諭。有人奏廈門鼓浪嶼寄泊夷船。干豫民事等語。如果屬實。則夷目干豫民事。藉端勾結。不可不防其漸。著劉鴻翱嚴密訪查。務得確情。據實具奏。並著怡良於自臺內渡後。嚴飭該鎮道等於雞籠山。打狗山。及鹿耳門。扼要之處。加意防範。嚴緝海盜。奸民。慎勿稍存大意等因。欽此。伏查臣自上年十二月奉

命署理閩浙總督。隨即馳抵泉州接篆。距廈門止二百一十里。鼓浪嶼寄泊夷船。如何動作。得信較速。且水師提督實振彪。與興泉永道恆昌。均駐在彼。隨時探報。數月以來。並未聞有干豫民事之信。茲欽奉

二十

諭旨。當即密委署泉州府知府沈汝瀚。調補嘉義縣知縣胡國榮。馳赴同安廈門。龍溪南澳等處。確查。茲據該委員等先後回泉稟稱。訪查上年七月間。有商民蔡運竹排。至龍溪縣轄之壺嶼港口。被水衝散。適喚夷駕駛杉板至彼。見而撈取。該杜黃姓。亦駕船拾撈。夷人不依。施放槍礮。致燒燬黃姓草寮一所。住屋二所。黃吳兩姓。公共神廟一所。又延燒毘連之吳姓住屋九所。旋即乘潮退出。並未傷人。嗣吳姓以事由黃姓爭撈起釁。殃及伊等房屋。心懷不甘。控經龍溪縣斷令黃姓出銀四百圓。給吳姓賠修。詳府批結。則所稱黃姓出銀獲免之說。係傳聞之訛。入先於上年六月十

二日。有過往商船。在洋遇盜。喊救。喚夷杉板數隻。追趕盜船。至海澄縣轄麥坑地方。盜匪棄船登岸。逃。又上年七月十二日。因尾追盜匪。放槍。將漳浦縣轄磔口等社小船民房燒燬。以上兩案。亦均未傷人。當日載米商船。已早向他處貿易。曾否與夷人均分銀米。當時未有傳聞。無從查詢。蓋事在喚夷未受撫以前。廈門之夷。方思尋釁生事。惟其意所欲為。不容繩以法律。自嘆嘯。喧到廈後。經督臣怡良。將前項情由告知。始囑留廈之首。嚴束夷眾。漸就安靜。聞向居民買取食物。亦係照時價。並無驚擾。即如本年正月間。夷人或十餘人。或二三十人。先後駕駛杉板。至海

二十一

澄龍溪等縣遊玩。經該縣等諭以該處並不通商。不能任其進城。該夷即便回船。又訪查同安西北各鄉。向有械鬪。離海甚遠。為夷杉板所不能到。其離海較近廈門村莊。一百數十餘處。向無械鬪。安有夷人助鬪。至夷人在廈。勾引奸民。要用平底船一節。訪之紳民。毫無聞見。據興泉永道廈防同知等會稱。如果夷人就廈製造。數至一百四十隻之多。亦斷難掩人耳目。查臺灣各海口。商賈帆檣雲集。祇要舵工熟識暗礁淺沙。亦不藉平底船方能駛進。且夷船各帶有杉板二三隻。與平底船何異。據查並無其事。尚屬可信。惟夷性詭譎。雖已受撫。而防閑總不容稍疏。臣怡良

於內渡後。即欽遵

諭旨。密飭臺灣鎮道。於雞籠山等處扼要各口岸。加意防範。並嚴緝海盜奸民。不得稍涉鬆懈。其閩廣交界之南澳地方。本屬瘠土。商旅向不到此。兩年來。凡夷船經過。南澳總兵。一報廣東。一報福建。據查夷人去年曾因避風。上岸眺望。經漁人喊阻。即回。自此之後。該處並未見有夷人上岸。馬有蓋館築樓。設教場操演。隨處肆掠婦女。擅辦民事之理。查南澳分隸閩粵。設有建造滋擾之事。廣東早已人言藉藉。該委員等亦斷不敢代為掩飾。自蹈欺誣之咎。此臣密查之實在情形也。總之喚夷甫經就撫。規模初定。必當慎之

二十二

於始。方克善終。將來粵東餉稅議定。開關通商。華夷雜處。一切撫馭防維。益宜籌畫盡善。以期相安。臣等惟有督率沿海文武員弁。隨時認真稽查。斟酌妥辦。以仰副

聖主軫念巖疆。撫綏外夷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劉鴻翱奏。遵旨密查廈門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已悉。現在該夷甫經受撫。防範不可稍疏。著怡良等密飭沿海文武員弁。於扼要各口岸。加意巡防。其閩廣交界之南澳地方。尤當實力稽查。將來粵東餉稅章程議定後。福建廈門等處。即須開關通市。華夷雜處。一切撫馭防維。益宜籌畫盡善。該督等務當嚴飭所屬。隨時認真稽查。以杜奸民勾串之弊。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耆英奏。竊於三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諭旨。作為欽差大臣。迅速馳赴廣東。接受欽差大臣關防。辦理通

商稅餉章程等因。欽此。當即欽遵。於三月十八日。由江甯省城

帶印起程。茲於四月二十六日。行抵江西南康縣地方。准

兩廣督臣祁項委員候補同知銅麟等恭齋

欽差大臣關防。迎交前來。等因。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等即向該委員銅麟等詳詢一切。據稱耆苗自聞奉奉

使粵東之

命。仍照常清釐稅則。安心靜候。極為馴順。地方民情。亦極靖謐等

語。俟到省後。竭盡駑駘。會同督撫海關諸臣。督飭黃恩彤

咸齡詳校例案。體察情形。酌中定議。務求於

國計民生。夷情三者皆有裨益。以仰副

聖主惠愛懷柔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中途接受關防。計日可抵廣東。並詳詢廣

東委員。知夷苗安心靜候。極為馴順。民情靖謐等語。覽奏已悉。

到省後。自當會同督撫海關。督同黃恩彤。咸齡妥議餉稅章程。

務當體察情形。酌中定議。期於國計民生。夷情三者皆有裨益。

至廣東大小文武官員。賢否不一。其於辦理夷務。或未能得力。

或措置失宜。耆英為欽差大臣。既有見聞。亦應隨時具奏。方為

克盡厥職。不得謂之越俎也。

己未。

威京將軍禧恩奏。竊於本年四月初二日起程。馳抵各海

口。逐一履勘。金州實當海道之衝。自山東至天津。必由該

處洋面經過。如和尚島。大孤山。青泥窪。小平島。羊頭窪。雙

島。皆老水貼岸。滌子窩為各省商船停泊之所。即龍王廟

雖灘長水淺。距城僅止二里。與距城十二里之紅土崖。皆

一帆可達外洋。俱為最要之區。若旅順口。則近岸水勢不

深。口門狹隘。是以在該處停泊戰船。藉有口岸收束。可資

保衛。然出口數里以外。即屬大洋。與山東登州府一水相

望。尤為緊要。該處原設水師營。現有兵六百名。以之守營

護船。駐防口岸。配搭巡船。尚屬敷用。應俟福建新造船隻

到時。臨期察看情形。如果必須酌增甲兵。再行奏明遵辦。

並查驗水師營協領德特贊上年捐辦鹿角鐵。蒺藜。鐵釘

木椿。均尚妥協。其附近水師營之小平島。羊頭窪。僅止漁

戶數家。並無店棧居民。其扼要處所。則在南關嶺。已飭金

州城守尉。派兵前往巡防。可期不致疏漏。金州現已移駐

副都統。僅有原額及抽撥兵八百六十二名。不足以資鎮

守。擬於熊岳額兵九百五十名內。酌撥兵一百三十八名。

以此次奏准奉到部覆之日為始。遇有熊兵甲兵缺出。即在原駐金州滿洲漢軍佐領下。均勻挑補。其應支餉銀。及隨缺租銀。均照前次抽撥章程辦理。金州共有兵一千名。足敷該副都統差操調撥。至熊岳城事務較簡。其所轄免兒島。海口外深不過二三丈。下有礁石沙線。不利舟行。無關緊要。惟蓋州之望海寨。西套各海口。船隻必從此經過。其連雲島海口。則為船隻停泊之所。商賈雲集。人煙稠密。現已移駐城守尉。而額兵僅止三百八十名。殊覺單薄。熊岳距蓋州城僅止六十里。擬請在於熊岳官兵內。擇其附近蓋州者。酌撥防禦三員。驍騎校二員。甲兵一百二十名。

二十五

飭赴蓋州差操。聽候調遣。似此一轉移間。則蓋州有兵五百名。足敷差調之用。熊岳尚有兵六百九十二名。足資防守。熊岳原有副都統衙門印務筆帖式二員。擬令該副都統酌撥一員。帶赴金州。辦理文案。仍留一員。作為熊岳防守尉衙門辦事筆帖式。金州原有城守尉衙門筆帖式。即令其隨同金州協領辦事。蓋州原有防守尉衙門筆帖式。令其隨同蓋州城守尉當差。毋庸另行更調。至復州所屬之娘娘宮。常興島。八岔溝。各海口。水深六七丈。近接大洋。亦屬緊要。惟距城較遠。居民寥落。設遇有警。尚不致有意外之虞。其餘各海口。雖不甚緊要。然亦不可稍存大意。已

嚴飭該旗民地方各官。認真講求團練。俾無事則自顧身家。有事則堅壁海口。俾知大義。眾志成城。兵民相維。則後路可期得力。毋得以海口現在無事。稍生懈怠。率親詣各海口。校閱兵勇。槍箭技藝。尚屬整齊。惟復州應添鳥槍一百桿。蓋州應添鳥槍五十桿。其餘器械。有不精者。即飭令更換。兵丁有年力就衰。技藝平常者。立予革退。另行挑補。以期一兵得一兵之用。

諭內閣。據禧恩奏。查勘各海口善後事宜。校閱兵勇槍箭技藝。並演放新舊礮位一摺。金州現已移駐副都統。所有原設及抽撥兵額八百六十二名。不敷防守。著准其於熊岳額兵九百五十

二十六

名內。酌撥兵一百三十八名。遇有熊岳甲兵缺出。即在原駐金州滿洲漢軍佐領下。均勻挑補。其應支餉銀。及隨缺租銀。均照前次抽撥章程辦理。至蓋州之望海寨。西套各海口。及連雲島海口。或為海船必經之路。或為船隻停泊之所。現已移駐城守尉。而額兵僅止三百八十名。尚覺單薄。准其在於熊岳官兵內。擇其附近蓋州者。酌撥防禦三員。驍騎校二員。甲兵一百二十名。飭赴蓋州差操。聽候調遣。至熊岳副都統衙門。原設印務筆帖式二員。准其由該副都統酌帶一員。赴金州辦理文案。仍留一員。作為熊岳防守尉衙門辦事筆帖式。其金州城守尉衙門筆帖式。即令隨同金州協領辦事。蓋州防守尉衙門筆帖式。令

其隨同蓋州城守尉當差。毋庸另行更調。其距城較遠之各海口。仍著該將軍嚴飭該旗民地方各官。認真講求團練。不得稍生懈忽。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癸亥。署兩江總督壁昌奏。現據護上海道並寶山縣營稟報吳淞口外陸續又到有夷船五隻。聲稱載有貨物。聽候通商等語。當即札飭蘇州府同知沈炳垣。馳赴上海會同營縣妥為辦理。茲據稟稱十八日。夷船到上海。先遣夷目二人來見。云有該夷首黃香詩。其職比中國守備。明日親來投文等語。次日該夷首來面遞照會。拆閱仍係定海夷酋胡姓來文。內有前派吳上兩口之兵船。以阻喫船進揚

二十七

子江者。不得不撤回。嗣後又不能阻之前往其江也等語。文義不甚明晰。最與前次照會不符。詰以何故。該夷首接為不知。詢其何日開行。據答一有回文。即行開去。該護道仍照前次覆文。諭令速回定海。俟粵中議定章程。再來貿易。備文照覆。差弁送交。該夷首黃姓。即於二十二日開行。並由該護道照鈔該夷照會及回文。呈送前來。旋據署松江府及寶山縣營稟報黃姓夷船。已於二十六日。向東南外洋駛去。此外夷船。現在陸續開行各等情。伏查本年兩次由定海來吳淞口之夷船。停泊多日。並未有進揚子江之說。向來內地民人。與該夷交易。均係開廣人經手。鎮江

揚州一帶。並無開廣人居住。何以該夷來文。忽有此語。或因前次照會。既說禁阻彼船。不令進口。此次又說不能阻止。自相矛盾。遂以揚子江為詞。謂能禁吳淞口之船。而不能禁揚子江之船。以巧飾其非。亦未可定。現已飛咨

欽差大臣耆英。向嘖嘖確切查詢。移覆。惟該夷既有此語。不可不嚴加防範。現在鸞鼻嘴。關山關等處。雖經臣勘定界址。擬築礮城。惟估計興建。尚需時日。現值潮汛漸旺之際。臣甚不放心。當經密飭沿江沿海文武員弁。小心防守。設有夷船駛至。不動聲色。明白開導。令其速回。靜候議定稅則。前往上海交易。無庸在此守候。並嚴禁內地奸民。潛相勾串。亦毋得致涉張皇。別滋事端。

二十八

殊知道了。

六月丙子。山東巡撫梁寶常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本日已明降諭旨。將梁寶常調補山東巡撫。並著馳驛即赴新任矣。山東善後事宜。甚關緊要。前據托渾布奏到章程八條。著梁寶常抵任後。按照原奏體察情形。再行逐條妥議。事關久遠。不厭精詳。該撫曾任山東州縣。地方情形。諒所素悉。務須悉心妥議。期於有備無患。毋負委任。托渾布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嗣臣於四月初二日到任。即於四月二十一日。由省起

程來登。茲臣馳抵登州。連日親赴各海口要隘處所。周歷履勘。詳查島嶼。分測水勢。探礁石之險易。考海船之經由。校閱水師。試驗船廠。將前撫臣托渾布原議八條。逐一參覈。有原議已用。應即照辦者。有就原議量為變通者。有臣思慮所及。別抒管見者。謹分別臚款。為我

皇上詳晰陳之。

一原議增設水師官兵一條。查登州府東北隍城島以外。一百八十里洋面。與奉天各半分轄。為南船赴天津要路。其地屬水師北汛所轄。該汛分管洋面一千八百里。現惟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外委二員。額外外委一員。戰守兵丁

二十九

一百八十七名。實屬不敷巡防。前撫臣議請於登州添設遊擊一員。以北汛守備改作遊擊中軍守備。此外再添設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外委四員。額外外委五員。戰兵三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茲臣體察洋面情形。參以現額水師。必應酌量添設。以重巡防。應請均如前撫臣原奏辦理。惟原議守備駐紮長山島。該備衙署。應否移置該島。未經議及。查長山島雖距府城僅止三十里。究係隔一洋面。中軍守備。有收支兵馬錢糧之責。其衙署未便建於島上。且水師官兵。首重巡洋。原不應常川安居內署。所有該守備衙署。應請仍循舊制。毋庸改建。

一原議另造水師戰船。以資操防一條。查東省水師三汛。舊有趕繒船十隻。雙蓬船二隻。每年弁兵出哨。又添雇商船八隻。隨同官船巡哨。前撫臣以官船體質重笨。駕駛不靈。雇商船。又以北洋非同閩粵。沿海商販。素無堅厚船隻。亦不能多載戰械。因奉

旨發閩粵省造船圖說。就中擇在籍戶部員外郎許祥光所造船式。取其有風駛帆。無風打槳。請

救下兩廣督臣代造八隻。查臣前在粵省。親見造此船時。原議每大船一隻。用此船二隻。以為內海策應之用。故上層安廠。下層設槳。其槳門去水甚低。用之內洋。掉轉靈捷。若外洋

三十

風浪高掀。即浸入槳門。是此船之利於內洋。而不便於外海也。山東北洋風勁。距岸五六里。即浪湧數尺。及丈餘。且由廣東送至山東。更須遠涉重洋。實屬不能駕駛。前撫臣救國立論。原未見該船駕駛情形。臣既身親目擊。未敢稍事遷就。茲臣試驗東省現在戰船。誠嫌拙笨。商船又不能多載戰位。且籌備海防。不造戰艦。僅雇商船。實非經久之計。臣與登州鎮道。及水師員弁。再四熟商。博採眾論。舊有戰艦各船。弁兵習用已慣。且與北洋相宜。今造新船。長短廣狹。似宜悉循舊制。惟船頭改尖。船尾改寬。通船板片加厚。船旁大木加藤。尤求堅固。以耐風浪。舊船載戰較少。弁

兵放礮之處。露身於外。別無遮護。今擬兩旁多開礮門。頭尾各安千斤大礮一位。兩旁安千斤及三五百斤大礮十位。各船船密排。烏槍擡礮及劈山子母等礮多位。仍參用粵船制度。於礮位之上。安設護板。使礮手在下。藉以遮蔽。舊船行動。惟藉風帆。今亦仿粵船大八槳之制。前後酌加八槳。風力不足。亦可藉槳以施人力。稍變前規。無事改作。足收駕輕就熟之效。至舊船向係委員赴江蘇上海縣民廠修造。該處工匠。具悉形制。新船亦可赴上海照造。先令造成四隻。撥歸新設北汛水師駕駛巡哨。如果合用。或再添造數隻。或俟舊船屆期拆造。一律照新制更改。隨後分

三十一

別酌辦如蒙

俞允。即由臣遴選精細幹練之文武委員。酌定限期。與船上添配礮位。一併確估價值。另行專案奏明辦理。新船未成之時。水師出洋。仍暫雇商船。俾免貽誤操防。一原議慎守礮位。嚴定操演章程一條。查登州府現存千斤以上。至八千斤大礮七十四位。威遠等礮一百五十五位。前撫臣原議於登州府北門內。建設礮局。將海岸新舊大小各礮。盡行收貯。專派登中營遊擊監管。每年冬令。商船停行之際。將各礮運至海灘。由登州鎮。傳集水陸將弁兵丁。按十日一次。輪流施放。其運動之費。修整之資。及

籌辦夷務始末 道光卷六六

常操火藥。籌及經費。覈實支銷。且查器不用則易壞。兵不練則易弛。各礮製造匪易。自未便常置海灘。聽其日久荒廢。應請照原議辦理。惟裝藥實放。既糜經費。而一放即止。其功間斷。臨陣之時。仍恐倉皇失措。難期有準。現在各礮經臣查照廣東式樣。另議製造礮架。安放滑車。其推拉運動。埽膛裝藥。入子描頭。皆須預為排定。臨時疾徐先後。各有次序。各有責成。使數人共舉之事。如出一手。方能有條不紊。東省弁兵。於此等緊要肯綮。尚少傳授。臣面向各將弁。指示演法。定以每年逢冬令。撥旬實放。其平時則限以三日一次。輪流空演。不准一次間斷。久而機括嫻熟。自有

三十二

得心應手之妙。

一原議臨敵機宜。當隨機應變一條。前撫臣以登州府城逼近海口。前路除洋面交鋒。別無施展之地。其他口岸。則皆平沙曠土。無險可據。議請勸諭居民。圍築土堡。堅壁清野。以守為戰。集我兵力。專顧郡垣。若處處隘口。層層顧慮。則兵力易分。而緩急轉無所恃。今臣由青萊至登州。經歷三府。一路詳勘各州縣海口情形。洋面開敞。地勢平坦。其村鎮去海面有三五里者。有七八里者。有十餘里。及二三十里者。雖不盡深水。而上下千餘里。夷船處處皆可闖入。實屬防不勝防。守不勝守。而登州府城。懸插海口。形同孤

六六七

注。徧考各省濱海郡縣。實無似此危險之區。前撫臣議以堅壁清野。專力郡城。蓋就地形兵力。不能不為此舍輕顧重。自固根本之計。臣與所屬文武各員。再四熟商。亦食謂舍此則兵分勢散。戰守更無把握。惟事機變遷。成規不可拘守。前撫臣亦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受

恩深重。惟當竭盡智力。設法周防。斷不敢豫存成見。專顧府城。是在臨時相機酌量辦理。期於兩免貽誤。

一原議訓練水陸弁丁。宜令精習火器一條。查籌備海防。首重軍火。前撫臣議請登州鎮各營弁兵。無論馬步戰守。總以騎射可觀。而又能兼習火礮者為上等。考缺拔擢。皆

三十三

以此為去取。他如劈山威遠烏槍等各項槍礮。均令弁兵多習多放。不專以弓箭為能。水師弁兵。在船放礮。更較陸路難期有準。考校水兵。亦以此為程式。此實近日練兵切要事宜。應如原議。責成登州鎮。且認真督率將備。按期訓練。明示章程。仍由臣隨時考覈。分別勸懲。以收實效。一原議沿海島嶼。臨時分別徙守一條。查登萊青三府沿海各島。有井水柴薪田園廬舍者。三十二島。夷船北駛。皆須防其占島掠取薪水。為久持之計。且其地多屬孤懸海外。防島更難於防城。前撫臣原辦防堵章程。地非衝要。夷船不能透至者。議令臨時塞斷上岸道路。團練島民。以自

守。其煙戶無多。重洋遠隔。人力難施者。則令地方官多雇商漁各船。分島停泊。一有警報。即令島民挈資內渡。其地通陸路。易於扼守。又為海船收泊口岸。則分兵固守。以杜侵軼。至撤防之後。守島各兵。與雇備船隻。均已裁撤。原奏內聲明此時夷船不至。民皆安居樂業。設議遷避。人戶眾多。內地難以安插。若議分兵守衛。又慮曠日持久。經費不貲。委屬實在情形。臣就各屬呈到各島圖說。遴派熟諳洋面之水師千總周耀廷等。分赴各島。周歷履勘。查明各島相距自三五里至數十里不等。水深自四五托至二三十托不等。亦有探不至底者。其烟戶自數家至二三十家。並有

三十四

二三百至五百餘家。現俱耕鑿相安。兼有讀書入泮者。若於無事之時。遽議分徙。實覺安土重遷。似祇可仍循原奏辦理。庶可節糜費而免紛擾。一原議籌備俸餉。並各項經費一條。前撫臣原摺增設水師官兵。覈計俸餉。養廉馬乾米折等項。無閏之年。需銀九千六百餘兩。有閏之年。需用銀一萬三百餘兩。請動用驛站項下裁減水夫工食等款。其巡洋經費。添造戰船。添雇舵工水手。添蓋衙署。備置礮位器械。水操火藥。及沿海所貯礮位。隨時修整操演。各項需用。現在約需銀七八萬兩。常年用款。需銀一萬四五千兩。請動用東省官紳捐輸海

疆經費銀兩。並於此內酌提銀十四萬兩。發交運司。擇殷實妥商。按月一分生息。以備歲支之用。臣通盤籌計。原奏所指。皆係必不可少之款。惟造船一款。原議由廣東代造。每船一隻。僅需工價銀五千兩。今改由東省委員赴江蘇上海製造。需用工價尚難懸擬。應俟奏准後。參酌東省舊有戰船折造價值。另行覈實估計。報部辦理。至常年用款。非籌生息。司庫別無開款。可以歲歲酌提。惟發商一節。臣恐東商疲累。息銀不能按時取用。與前署運司王鎮現任運司方濤。悉心計議。體察通網情形。滯銷口岸。雖多累商。而暢銷之地。殷商尚居其半。歷年正課。完繳無誤者。

三十五

正不乏人。從前發帑生息。不分股。通網分派。故有延欠之弊。今帑本為數無多。專擇殷商的發。按引提扣。不致貽誤。應請均如原奏辦理。

一原議添設府倉。以實軍儲一條。查登郡僻處海濱。地瘠民貧。戶鮮蓋藏。終年民食。半資奉天糧食。由海道接濟。前撫臣慮及海上有警。商船不至。憑城固守。眾口嗷嗷。不戰自潰。議請添建府倉。以實軍儲。是足兵先籌足食。洵為戰守要策。其原奏內稱添建倉廩二十餘間。以捐輸海疆經費。發商生息款內。每年酌撥該府銀一二千兩。按照時價買穀貯倉。期於積至五萬石為止。均請照議辦理。惟登郡

海濱窪下。地氣潮濕。貯穀過多。易致霉變。應飭該府察看情形。如須分貯。隨時詳明酌辦。以重軍儲。

一議照廣東式樣。添造礮架礮子。查山東新鑄大礮。自一二千斤及六千斤八千斤不等。演放聲音洪大。尚能推堅致遠。惟現存礮架無多。且質體笨重。旋轉不靈。其餘無架者。即安放平地。臨時難以運動。臣在廣東。見新造礮架式樣合宜。今據來圖說。與文武各員。公同參酌。皆稱得用。蓋其制就礮身之長短。使架短於礮十分之四。施放時將礮口推出礮門之外。既免震動牆壁。且高低靈便。易有準頭。兩旁用夾枋二塊。枋外前後鐵圈四箇。均套轆轤滑車。推

三十六

拉時。只用數人牽曳車繩。礮車自能出入合式。既省人力。又極便捷。應令就現有礮位。逐一添造齊全。不惜工價。期於堅實適用。至東省現用礮子。其合縫處有線痕一道。橫梗中間。轟擊時即形滯礙。且礮身既大。腔口亦寬。礮子亦宜加重。與礮口配合。現用礮子。仍係舊式。故施放即遠而無准。應令改造大礮子。並將合縫線痕打磨光淨。惟礮子過重。又慮不能致遠。廣東所造大礮子。多用空心。模大質輕。又有將空心礮子。煉成熟鐵。分作兩開。中裝細鐵火藥。仍舊扣合。無異尋常礮子。至出礮。則一觸即行炸烈。四面飛擊。一礮可得數礮之用。其餘一切礮具。均應隨時講求。

不厭精詳。應由臣道委實心武弁。授以做法。如式製造。所需工價。多為則例所不及。應與添造礮架工料。按照時價。另行覈實估計報部。請於官紳捐輸海疆經費內支銷。一議就府城形勢。依山建臺。伏藏兵礮。以為後路策應。查登州府城。西南環山。東北面海。北門外之水城天橋口。前曾建有礮臺一座。逼近海面。安礮無多。西門外查有礮臺舊基一處。雖距海稍遠。而地非扼要。僅能當西面一路。該夷船礮。既難與之洋面交鋒。則濱海口岸。孤懸一臺。寥寥數礮。非惟不能制勝。適為夷人所輕。誠如

聖諭。三年來專顧海口海岸債事者。誰不知之。此因地制宜。亟須

三十七

籌後路之策。應也。臣詳查郡城形勢。北面正衝大洋。實屬無地施展。惟西門外距城三里之紫荆山。地當高阜。不顯峯巒。其山勢西北高於東南。登其上。則郡城四面情形。瞭然在目。實為全郡要隘。其西北之西山口。與長山島對峙。聞二十年間。夷人曾由此登岸。故歷年調兵防堵。亦於此地列營扼守。而兵礮顯露。設被夷人全力撲攻。究屬危險。今擬於此山防守。不必明設礮臺。明立營盤。但就山勢平寬之處。約地十畝餘。建立高臺。四面排築三合土圍牆。臺下增藏兵礮。臺上建蓋廟宇。便夷人由海上瞻望。但見有廟。不知有兵。我兵即可潛伺動靜。夷人若由西山口撲岸。

則突出橫衝。可以斷其西北來路。若由西山口轉折而南。繞攻西門。則從旁夾擊。亦可以斷其南路。若夷人徑由正北進撲郡城。則臺上開礮。據建瓴之勢。直搗其背。使之站立不住。或分兵以橫擊之。亦足使其腹背受敵。是據一要隘。而聲東擊西。面面皆應。且以我籌備後路之兵。轉而為攻。賊後路之用。似較專顧海岸。甚為得力。臣已向該道府縣。指示地勢。即飭集料鳩工。趕緊估辦。所需工價。應請准於官紳捐輸海防經費內。覈實報部開銷。

一議慎選將領。以固軍心。查各營馬步戰守兵丁。月得餉餉。僅敷養贍。至春口多者。尚有零殮不繼之虞。故差操之餘。半藉別項備起。以資餬口。而副參遊守。以及千把。往往

三十八

役使兵丁。視同僕隸。攤派兵丁。視為常例。平居無事。名分相臨。雖怨而不敢議。雖怒而不敢犯。一旦遇敵。則勢隔情睽。孰肯舍身効命。况又將領先士卒而逃。士卒安得不棄將領而潰。此近日官兵之不足恃。而積弊之由來久矣。臣入東境。由兗赴省。由省赴登。經歷兩鎮。見各營弁兵。漢仗雄壯。十居七八。各項技勇。亦有出奇制勝者。據此情形。東兵尚屬可用。惟將領各員。賢否優劣。尚待詳察。現惟申明軍政。諄切訓誨。禁止役使。革除攤派。先就巨標推及三鎮。務使馭兵之將。與士卒同其甘苦。共其寢食。疾病相撫摩。

死亡相矜恤。然後肅以紀律。嚴以隊伍。有不率者。裁而去之。使領隊之長。自擇其子弟。及素所親密之人。舉為同伍。期於合營之士。非親即故。自能緩急相救。休戚相關。即所謂臨陣須用父子兵也。規模既定。徐察武弁中之廢弛。苛暴者。無論職分崇卑。擇尤嚴懲。其訓練有方。愛惜士卒者。破格保薦。庶幾將與兵情意相聯。兵與兵亦氣脈相屬。臨敵指揮。自成勁旅。

一議慎選守令。以固民心。今之戰守者。率曰用兵不如用民。征調之繁。不若團練之易也。抑知臨事欲用民力。在平素先得民心。守令不得其人民之視官。猶越人視秦人之

三十九

肥瘠。委而去之。猶是良民。至不逞之徒。且有乘隙內訌之慮。臣曾任山東守令。習見齊魯之民。似悍而直。似詐而愚。省東之登萊青。較省西之充沂曹。其風俗尤為推魯。官其地者。正不必修教。虛文。侈談王道。但能於漕米錢糧。取民有節。詞訟盜賊。緝審克勤。事事以身先視民事。如已事。即已萬口歡騰。稱為好官。奉之若神明。愛之如父母。設有緩急。勸捐經費。民即信其不飽私橐也。團練鄉兵。民即信其為我弭患也。以東民之強健。而結以致死弗去之心。雖下邑彈丸。何難自成一隊。臣由省來登。一路接見府廳州縣。詳詢政績。徧採官聲。聞誠布公。面為策勵。並留心查看賢

否。容即力加甄劾。固知人才難得。未能求備一夫。而考課必責實效。舉措必示公平。賢者奮興。不肖者企及。則守令無失職。而民心可期。固結矣。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

甲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耆英奏。竊。前於大庾縣途次。將接受關防緣由。恭摺具奏在案。今旋於途次。風聞粵中士民。志存報復。不肯與夷互市。該夷藉為口實。即欲在香港設立馬頭。希圖華商往來販運。將來出口入口貨物。稅皆出於華商。該夷竟可坐享其利。伊里布因與

四十

國計民情夷務三者皆有窒礙。憂思成疾。以致出缺。幸伏思前此奕山在粵。與該夷接仗時。粵中士民。異口同聲。願請息兵安民。人所共知。並非捏飾。何以於該夷受撫之後。轉思報復。若不先清其源。必將利權盡使夷操。五月初七日。行抵廣東省城。接晤督臣祁項。撫臣程瀚采。及臬司黃恩。形。侍衛咸齡等。詢悉粵中風氣。搢紳之家。皆係讀書明理。守法奉公。惟市井小民。嗜利尚氣。好關輕生。又係通洋馬頭。五方雜處。多有造言生事之徒。從中煽惑。藉以漁利。從前粵中習俗。既資番舶為衣食之源。又以夷人為侮弄之具。該夷敢恣而不敢言。飲恨於心。已非一日。近日夷情不

能再如從前之受侮。設有一言不合。即彼此欲得而甘心。遂有上年十一月間。焚搶洋行之事。其實皆係無賴游棍。及俗名爛蔥等輩所為。一經查拏。旋即逃散。民夷兩相疑懼。儻辦理稍有未協。必致重啟釁端。李當即會商祁墳等。一面照會噶首。告以李現已抵粵。一切皆照原議條約辦理。先破其香港通市之謀。一面曉示粵民。諭以利害。現已接有噶嘴噴覆文。情詞極為恭順。數日以來。民間亦無動靜。並因夷目嗎囉囉。現在借寓十三行。聽候信息。即飭黃恩彤咸齡宣示。

四十一

皇上恩信。與之酌議貿易處所。已允遵照舊章。泊船黃埔。不敢膠執在香港交易之請。仍俟接晤噶首。即可定議。惟該夷原有夷館。已於上年焚燬。或於原處建復。或須擇地另造。必得再行細察民隱。因勢利導。順其性而遂其生。方能定見。至稅餉章程。已蒙

恩准在於廣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五處通商。即應通盤籌畫。一律徵收。以裨

國計。未便在粵言粵。稍有參差。致多趨避。惟稅餉雖有定例可循。而例徵正稅。本屬無幾。日久弊生。規費逐漸加增。在雍正乾隆年間。節次清查。將規費改正歸公。有作為正稅報撥者。有留為經費支銷者。行之既久。陋規漸又加增。幾

將無所底止。華夷各商。咸受其累。是以上年該夷既撫之初。醇醇以裁減浮費為請。迨伊里布到粵後。飭令該夷開出浮費數目。則稱向由洋行總除總算。無憑查開。復經責令洋商約畧開出。交給閱看。該夷又稱此等費用。不應官為過問。其正稅及改正歸公之規稅。又多議刪議減。雖經督臣祁墳督飭黃恩彤等。與之往返辯論。尚未定局。李會同督撫諸臣。詳覈各關例案。體察現在情形。內有今昔時價不同。必應酌量加減之處。惟加則必須正稅與歸公規費。一律並加。減亦如之。庶不致辦理掣肘。其例外浮費。原不難徹底查明。全行禁革。但射利之徒。營私玩法。一經查

四十二

出款目。必將視為例所應得之款。奸胥猾吏。又從而勒索之。其勢必致於費上加費。而後已。從來清釐積弊。另定新章。大抵如此。不獨關稅一事為然。似不若將正稅及歸公規費。議定數目。歸作一條編征。分款解支。其例外浮費。即據該夷不應官為過問之語。無庸過事搜求。但須嚴飭行棧胥吏人等。不准絲毫需索。如此。則大綱既定。其餘不難迎刃而解。李既不敢畏難將就。貽誤大計。亦不敢稍存成見。啟釁目前。惟有與督撫諸臣。督飭黃恩彤等。和衷熟商。安輯民夷。務求於俯順夷情之中。仍不致令民解體。庶與國計民生夷情。三者皆有裨益。以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懷柔遠人之至意

者英又奏再准軍機大臣密寄四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撫夷等內應給銀兩除壬寅癸卯二年業已照數給發外其

甲辰乙巳兩年撥解之款原約內本有交不足數加息之說著

者英與該酋會商定議等因欽此等伏查撫夷銀兩交不足數

每年每百圓加息五圓本有成說容於稅餉定議後酌

量情勢再與要約明白總期操縱由我以期轉輸無虞

殊批妥為之

諭軍機大臣等者英奏行抵粵東體察夷情極為恭順現在會同

籌議餉稅等語該夷欲在香港通商希圖擅利業經者英飭令

四十三

黃恩彤等宣布恩信已允遵照舊章泊船黃埔不敢膠持前說

俟者英接晤該酋即可定議其稅餉章程必須通盤籌畫五處

皆歸一律不可稍有參差所稱擬將正稅及歸公規費議定數

目歸作一條編征分款解支例外浮費無庸過事按求並嚴飭

行棧胥吏毋許需索等語現當酌定稅則之初此事尤宜斟酌

盡善不至日久弊生庶使華夷均可相安無事該大臣務當會

同和項等悉心籌度因勢利導總期於民隱夷情兩無窒礙方

為不負委任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七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七月乙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耆英奏竊於行抵粵省後當將體察夷情

酌籌辦理緣由專摺奏報在案正在檢閱例案悉心覈辦

間接據夷首嘖嘖喧自香港來文請定期會晤面定大局

等當以此事非與該酋面加商確終難定局而於未開市

之先令其來省會商易啟民間疑慮且香港情形究竟若

何將來能否杜其走私亦應親往察看明白庶有把握當

於五月二十六日早帶同廣東臬司黃恩彤侍衛成齡等

由黃埔換船開行經過獅子零丁磨刀銅鼓各洋面約計

水程四百餘里是日下午即抵香港該夷日率同兵擺

隊奏樂跨刀遠迎執禮甚恭情極馴順等查看香港本屬

荒島重巒複嶺孤峙海中距新安縣城一百餘里從前本

係洋盜出沒之所絕少居民祇有貧窮漁戶數十家在土

名赤柱灣等處時零散處該夷於近年以來在土名裙帶

路一帶鑿山開道建蓋洋樓一百餘所漸次竣工並有粵

東無業貧民墾戶在該處搭蓋棚寮販賣食物約計夷商

不滿數百而內民之貿易及傭力者已不止數千人等率

同黃恩彤等與嘖嘖喧接見數次將通商章程及輸稅事

例反覆詳論大局釐定等當因夷性多疑事既得有頭緒

亟應堅其所約。以免再有反覆。即於二十九日。恭齋鈐用御寶和約。發給該酋敬謹祇領。並據該酋將該國和約呈進前來。等驗明收訖後。即於六月初一日。率同黃恩彤等駛回粵省。竊查粵海關進出口貨物。百餘年來。迭有變更。即如進出口洋貨。向多奇巧玩好。而近年則以棉花為第一大宗。出口各貨。向重綢緞湖絲。而近年則以茶葉為第一大宗。如此二宗稅餉。得有加增。則其餘無論增減。均於稅務之贏絀。不致大有出入。前此伊里布督飭委員。與之往復詰難。而稅例不能遽定者。皆由茶棉二項。該夷等不肯聽命增稅故也。檢覈粵海關稅則。每年應徵正稅。及盈餘銀八十九萬九千餘兩。其額外盈餘。約收一二十萬兩。及三四十萬兩不等。茶葉一項。每年出口約計四五十萬擔。棉花一項。進口約計五十一萬三千餘擔。舊例茶葉每擔以一百斤計算。應徵正耗稅銀。及各項歸公規費。共銀九錢二分。零。及八錢七分零不等。棉花每擔亦以百斤計算。應徵正耗稅銀。及各項歸公規費。共銀二錢一分零。督臣祁項督飭黃恩彤等。與夷目議明。茶葉每擔以二兩為額。棉花每擔以三錢為額。較舊例本已有增。等復與僕喇噠面商定。准茶葉每擔增至二兩五錢。較舊例稅規計增倍。棉花每擔增至四錢。較舊例稅規計增幾及一倍。茶葉以四十

二

五萬擔計之。每年約可收稅銀一百十餘萬兩。棉花以五十一萬三千擔計之。每年約可收稅銀二十萬五千餘兩。即此二宗。已足抵粵海關歲入正額盈餘之數。且此二宗均屬繁重之物。偷漏易於稽查。征收較有把握。其餘各貨稅減者固不能無。而增者亦復不少。且有舊例漏未徵稅。新議增入者。通盤合算。實屬有贏無絀。且關稅以粵海關為最重。該夷赴各口貿易。不以閩浙江蘇等關稅例。藉口圖減。而欲以粵海為額。通行各口。一體輸將。此後商貨流通。所加者更難以數計。再該夷各項大宗貨物。仍在廣州貿易外。惟香港四面環海。舟楫處處可通。現有內地民人。赴彼零星買賣。數年以後。漸集漸多。勢必至華夷雜處。與澳門無異。查澳門地方。自前明迄今三百餘年。各該夷先後居住。安分貿易。從未為患。內地亦鮮偷漏稅餉情事。今香港情形。幾與相似。若不明定章程。妥為辦理。則走私漏稅。百弊叢生。轉恐與正稅有礙。容等與祁項等悉心熟商。酌議辦理。再味喇噠僕喇噠等國。現在亦據請照新定章程辦理。容等會同督撫諸臣。將章程覈定後。與之要約明白。專案辦理。

者英又奏。再稅餉章程。雖為貿易條款。實則理財之一端。瑣屑糾紛。動多牽制。該夷自擇兵說撫之後。因章程未定。

三

貿易未通。外說雖極恭順。中心實存驕蹇。所賴通商為該
夷養命之源。稅例之增減多寡。即關夷情之向背。從違若
過為搜剔。則恐致反覆。概示優容。又易滋流弊。且夷目嗎
嚙。久在粵東。於商稅利弊。算及錙銖。我方思控制之方。
彼已有抵牾之術。不予該夷以小利。恐啓爭端。不留地方
之餘利。有礙民生。損上益下。雖為輕國大猷。而當此支用
孔繁之際。又不能不先為

國計。智者處此。亦有操縱兩難之勢。伊里布之鞠躬盡瘁。未
能一手完結。職是之故。即黃恩彤。咸齡多方設法。辯論再
三。雖已唇焦舌敝。力盡筋疲。終因伊里布出缺之後。該夷

四

觀望徘徊。不能定議。向來各國貨船。每年六月以後。即陸
續來粵。粵到粵之時。相去貨船進口之期。僅止月餘。若不
迅速辨結。閩閩營趁之人。既多顧慮。夷船聚集守候。非急
而生變。即進行各口。希冀走私。於大局殊有關係。趕緊督
同黃恩彤等。查覈卷宗。體察情形。必須消除其觀望之心。
遏抑其驕蹇之氣。方可漸冀就範。因藉該首請令會晤日
期。即示以坦白。令彼駕駛火輪船前來。粵帶同黃恩彤。咸
齡等。輕裝減從。即坐火輪船前往香港。接見該首。嘆嗚。噫。
粵當即宣布

皇上恩德。次日親赴該首住處。以誠破詐。以氣折驕。該首技無所

施。掩然帖服。粵遂在夷樓居住四日。又經黃恩彤等反復
開導。始得頭緒。內渡瀕行時。據該首嘆嗚。噫。呈送身佩洋
刀一把。以明誠意。並將伊及伊妻子女圖像。懇求帶回。以
表其神形。業已追隨左右。不敢再有異志。嘆嗚。噫。重女輕男。
今嘆嗚。噫。將其妻室圖像相贈。據通華語之夷首等。咸稱若
不誠敬。欲信。斷不能如此等語。粵隨將所佩金環。並書畫
紙扇一柄。即行付給。此非粵甘於抑志降心。輕身冒險。又
不避嫌疑。與之酬酢。蓋不如是。則疑團不釋。彼此相持。迄
難定案。且從來撫馭外夷。但當計我之利害。不必問彼之
是非。惟不可因其情詞馴順。稍存大意。致墮其術。回省後

五

與督撫監督諸臣。將議定稅則。通盤籌算。於
國計不無裨益。夷情亦得便利。將來開市之後。貨物流通。小
民足資生計。惟粵連日以來。心力交勞。又似上年在江甯
時。夜不成寐。食不知味。然事關海疆安危大計。粵惟有努
力振刷。會同熱商。務求妥善。以冀仰副
皇上綏靖荒服。加惠商民之至意。
硃批。所辦甚屬正大公誠。
著英又奏。再粵正在繕摺間。接據嘆嗚。噫。照會。以該國蒙
大皇帝恩准通商。業經十月之久。因新例未定。以致眾商觀望不
前。伊里布前於正月間。曾經約期七月初一日。頒行新例。

夷商無不聞知。現在稅餉已定八九。求速為覆明頒發。以便仍如前約。於七月初一日開市等因。奉查伊里布於抵粵後。察看商稅情形。不能速定。因夷首急望開市。恐辦理未能周妥。且各國夷船。向年皆於六月內到粵。是以寬為約期。以半年為準。此正月間。所以有七月初一日。頒行新例之議也。彼時原期三月內。定案具奏。四五兩月。可以接准部覆。通行各口。六月內。可以議定辦法。約計以七月初一日為期。本屬從容不迫。詎伊里布於二月初出缺。以致二三四數月之閒。未免停擱。迨李到粵接辦。一月之內。即定十分之九。原冀稅例早定一日。則夷情早安一日。惟與督撫海關諸臣。尚須熟商。方能會摺覆奏。並造冊咨部。議覆需時。現屆七月朔。不過半月之期。豈能遽照新例貿易。礙難准行。當即明晰照覆。並令臬司黃恩彤。侍衛威齡。向現在省城之夷目嗎哩囉囉。囉囉。麻恭等。面加曉諭。該夷目等。仍堅執前約。再三請求。迫將天朝制度。及各口情形。詳加辯論。該夷目等。復稱福州等處。新設馬頭。誠恐趕辦不及。廣州近在咫尺。又係通商舊地。一經頒發新例。即可奉行。無虞阻隔。且伊國不商貨船。停泊外洋者。已有三十餘隻。均因新例未定。不便進口貿易。不惟久停洋面。貽誤堪虞。且船戶水手。人數眾多。一切汲取

六

淡水。購買食物。甚屬苦累。現在不情洵洵。有不遵約束之勢。既蒙大皇帝道格。天恩。自必諸如體恤。但求於廣州一口。照前約七月初一日。通市。免致連商久待受虧等語。黃恩彤等。復嚴加駁斥。而該夷目等。抗辯不屈。固請不已。情詞極為迫切。奉查該夷以通商為性命。准其貿易。則奉順如常。絕其貿易。則驕蹇難制。故自有明至今。屬夷人。皆借通商為餌。現在該夷首等。既堅以七月初一日。在廣州通市為請。而伊里布生前。又實有成言。即所稱商船多隻。停泊洋面。觀望苦累情形。亦尚非虛捏。若必待會奏條例。奉部議覆後。再准開市。計期約在七月之後。儻此一月內。貨船駛集日多。均停口外。不惟奸民私販偷漏必多。且恐夷情。或有變更。所關匪細。查現定稅則。增者毋庸再與議。減者亦不能使之不減。通盤合算。實屬減者少。而增者多。於國課有贏無絀。將來部議。似亦不致駁詰。與其遲行一月。慮生反側。何如早行一月。俾知感戴。不揣冒昧。衡其輕重。擅自從權。宣布皇仁。准其於七月初一日。進廣州口。照新例貿易。輸稅。其一切事宜。咨行粵海關查照。趕辦。

七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泰酌定通商輪稅章程。據奏五月二十六日。帶同黃恩。形威齡。輕裝減從。即坐大輪船。前往香港。接見該酋。嘍嘍。已將通商章程。及輸稅事例。議定大局。換給和約。該夷首極為恭順。帖服。即於六月初一日。駛回粵省等情。有膽有識。甚屬可嘉。其粵海關進出貨物。現已議定棉花茶葉稅則。約計關課。有贏無絀。因該夷急於通市。即照伊里布前定期限。於七月初一日。先在廣州開市。權衡輕重。深合機宜。著即照議辦理。惟香港四面環海。舟楫處處可通。現已有內地民人。零星買賣。必須明定章程。以杜走私漏稅。並一切未定事宜。著著英會同。祁項程。高采。文。營通盤籌畫。因須俯順夷情。尤當慎持國體。永杜弊端。俾各省皆可照辦。方為盡善。其味喇。喇。喇。喇。等國。請准照新定章程辦理。俟定議後。要約明白。另行辦理。

丙午。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御史田潤。奏。請團練鄉兵。以杜後患。而節軍需。一摺。現在倭夷。雖經就撫。而思患豫防。不可不籌。內因藩籬之計。著該將軍。督撫。按照該御史所奏。體察情形。詳籌妥議。據實具奏。再團練鄉兵。防禦海口。該鄉兵生長本土。保護身家。臨時自能得力。惟用兵之法。固宜層層設伏。而後路尤關緊要。僅僅於海口較近地方。安置兵燬。全力抵拒。而後路不能策應。斷非制勝之道。三

年以來。專顧海口海岸。而債事者。誰不知之。必須相度地勢。將兵燬移置要隘處所。以為前路應援。臨時當更得力。其應如何酌量變通之處。著一併詳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欽此。臣查團練鄉民。原係古人寓兵於農之意。有事則互相保衛。無事則勤於講求。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不煩徵調。不增饋餉。意美法良。莫善於此。直隸地方。前年籌辦防堵。節奉諭旨。飭令沿海村莊。團練鄉勇。當經行據沿海各該州縣。先後招募團練。自四五百名。至八九百名不等。其隨營防守者。官給器械口食。自衛村莊者。民間捐資辦理。並於天津郡城。關廂內外。分為二十堡。每堡設一義勇局。每局三四十人。至五六十人不等。以董事領之。各衛各堡。不供差使。不支口食。其大沽海口。以及海河南北兩岸。共立六十局。章程亦復相同。迨後倭夷就撫。官兵撤防。所有隨營防守之鄉勇。概令各歸農業。其保衛村莊者。仍令自行團練。以符守望相助之義。至義勇各局。臣於撤防後。分給東志成城扁額。紳民踴躍歡欣。並經蘆商籌備津貼制錢一千二百千文。按季散放。以補不足。由天津道隨時親往訓練慰勞。官民不相隔閡。可以聯而不散。迨本年開春後。臣復分飭各屬。將應募兵勇。遵照上年奏案。大治百人。中治八十人。小治六十人。趕緊募足。歸入民壯內。一體操演。責成州縣。認

真訓練。道府隨時調考。務使一律精強。其口食官為捐辦。並不派自民間。一府之中。計有壯勇千餘名。藉以接濟兵力。該御史所奏。推舉統領。鼓舞技藝。屏除煩擾。優卹鄉兵。各條與直隸原辦章程。大畧相同。惟籌議經費一節。就地畝多寡。定攤派錢米。名雖公允。實多窒礙。蓋村莊大小不一。地畝肥瘠不同。且濱海地多斥鹵。居民魚鹽為業。不藉種作養生。今欲一律派辦。既不官為經理。事屬散漫無稽。即選公正之人。均勻酌派。而鄉愚貧富相形。錙銖必較。遊手無賴之徒。又復從而滋擾。勢必紛紛爭控。及至官為訊斷。又必以抑勒累民。藉詞上控。馴良者咸被拖累。刁健者相率效尤。而地方官亦且受其扶制。是使良法美政。轉致累官病民。現惟有飭屬欽遵前奉諭旨。各就地方情形。實力勸民團練。一切費用。聽其設法捐辦。帶領紳耆。聽其自行推舉。不准胥吏涉手。俾免擾累。而收實效。再用兵之法。誠如

聖諭後路尤為緊要。臣前此辦理防堵。仰蒙聖明指示。於後路層層籌備。不敢稍疏。撤防後復奉諭旨。飭令仿照速戰陣式。詳諭各將備勤加練習。曾經臣於本年二月間。將變通速戰陣式。操練情形。繪圖呈奏。蒙上諭覽奏已悉。所鑄五百斤銅礮六十尊。添設在速戰陣頭層。三

十

十斤銅礮一百尊。添設在二層。有礮車推挽。礮架支放。輪轉裝藥。均可連環套打。用之陸路。足可制勝。甚合朕意。後路以擡槍為槍。繼之以弩箭。藤牌。刀矛。馬槍。繼之。該督已親加校閱。均屬整齊。著仍飭各營將領。一體隨時教演。務臻純熟。等因。欽此。現在沿海各營。遵照奏定章程演練。以備後路策應。並將陣圖咨照提鎮。一體督飭訓練。務期悉臻純熟。遇有徵調。無堅不摧。無敵不克。以仰副

皇上廑念畿疆。有備無患之至意。

辛亥。杭州將軍特依順。浙江巡撫劉韻珂。提督李廷鈺。奏。竊臣特依順。臣劉韻珂。前奉

上諭。飭將種種善後事宜。各就地勢。悉心講求。妥議章程具奏。並飭與兩江總督臣耆英會商籌辦。臣劉韻珂當於上年十一月間。前赴甯波鎮海。逐加查勘。及回省後。適臣李廷鈺行抵省城。遂將大概情形。面為籌商。一面恭摺具奏。欽奉

諭旨。該撫所議練兵造船設險三事。均係當務之急。惟船隻需人。駭險隘需人堵守。自當次第辦理。此時總當以練兵為第一要義。浙省風氣柔弱。武備廢弛。必當大加振作。力挽頹風。著耆英劉韻珂會同特依順。李廷鈺。悉心籌辦。認真訓練。妥議具奏。等因。欽此。查練兵之法。臣劉韻珂自上年防兵撤退歸伍

十一

後即與臣特依順。及省標滿綠各營協領將備等官切實講求。擬具章程。選兵操習。臣李廷鈺到任後。亦擬設法選練。至於防江防海事宜。臣等屢次博訪周咨。並與耆英往返札商。臣特依順。臣李廷鈺先後親至乍浦鎮海查勘。臣劉韻珂於閱看海塘之便。又自海甯尖山澉浦乍浦等處。逐一重加相度。嗣耆英奉命赴粵。道出浙江。復面為商酌。茲特將地勢所宜。時事所急。可見諸施行。而期有裨益者。連練兵章程。酌擬二十四條。敬為我皇上陳之。

十二

一。提標左營兵丁。應改為外海水師。以重海防也。查浙江提督統轄水陸軍務。陸路固屬緊要。惟駐紮之甯波府城。逼近大洋。且所屬六縣。在在瀕海。是防海更要於防陸。提標額設中左右前後五營。共兵三千五百餘名。內惟右營係外海水師。其餘均屬陸路。巡防洋面。兵力殊形單弱。道光二十一年前。欽差大臣裕謙。因鎮海之穿山霽甯兩處。咫尺定海。向係提標左營分防之地。而穿山防兵。僅止一百四十七名。霽甯防兵。僅止六十九名。兵數既少。又無大員董率。巡瞭俱不得力。議將提標左營遊擊移駐穿山。仍於該營額兵內。撥赴穿

山兵一百五十三名。連原設之兵。共成三百名。又撥兵一百三十一名。前赴霽甯。連原設之兵。共成二百名。以期定海有警之時。就近策應。固屬因地制宜。惟提標左營兵丁。係屬陸路。移駐穿山等處濱海之區。若不改為水師。於巡防仍難得力。且無額設船隻。遇定海有警。亦不能徒涉往援。查該營額設兵七百三十四名。應均改為外海水師。除照裕謙原議。今該遊擊帶兵三百名。駐紮穿山。另派千總一員。帶兵二百名。駐紮霽甯外。餘兵二百三十四名。均留駐郡城。分別製給船隻。責成該遊擊及備弁等官。與提標右營鎮海營。互相聯絡。實力操巡。所有該營原分汛地。除

十三

穿山霽甯兩處之外。其餘陸路各汛。於中前後三營改派。仍將提標右營鎮海營所轄洋汛。酌撥數處。歸該營管轄。以均責任。如此則水師較增。如遇海上有警。可資戰守矣。一。鎮海營應改隸提督管轄。以期整飭也。查鎮海為浙東門戶。最關緊要。該營額設外海水師九百八十名。必須時加操練。使兵皆精勇。熟悉水務。方足以資防勦。惟該營向歸定海鎮管轄。雖地本接壤。究屬遠隔重洋。且定海鎮時須出洋巡哨。亦不能常川內渡。校閱該營兵技。考覈該營軍伍。竊恐易致廢弛。應請改隸提督管轄。不特相距甚近。有臂指相使之勢。且前經裕謙奏定。每年夏秋二季。提督

須至鎮海縣城駐紮。該營即在城中。可以時時校閱。不患兵丁之不成勁旅矣。

一石浦地方。應酌添兵丁。並將昌石營都司移駐其地。以資控制也。查甯波府所屬除縣城外。其餘鄉鎮。惟象山縣之石浦。戶口殷繁。商賈雲集。與浙西之乍浦。閩省之廈門。約畧相等。該處逼近大洋。自閩來浙之船。大半經過。二十一年。倭夷未陷定海之時。先在該處登岸滋擾。地勢實為緊要。該處係象山協昌石營分防之地。乃昌石營都司駐紮昌國衛城。僅有水師守備一員。在彼分防。汛兵亦寥寥無幾。殊不足以資控制。應於象山協左右兩營陸路兵內。

十四

酌撥兵二百名。改為水師。移置該處。並將昌石營都司。移至該處駐紮。則沿海要區。兵勢較壯。足以巡防彈壓矣。一乍浦兵數。應酌量加增。並將該營參將升為副將。以資控扼也。查浙省水師鎮將。均在甯波。台州。及温州三屬。不啻鱗次櫛比。浙西則止乍浦一營。額設外海水師四百九十名。以參將統領。與浙東相較。多寡懸殊。從前原因浙西近在腹裏。與浙東之壤接閩洋。地居衝要者不同。故設兵分職。不與浙東一律。現在情形。與從前迥不相同。浙東固屬緊要。乍浦界居江浙兩省之中。上為江蘇藩籬。下為杭州保障。且距定海不遠。亦有犄角之勢。原設兵丁甚少。參

將體制未崇。實不足以資巡防而示控扼。應添設外海水師五百一十名。連原設之兵。共成一千名。並將參將升為副將。庶軍威壯盛。戰守有備。江浙咸資控制矣。

一海鹽縣之澉浦地方。應添設外海水師。以資接應也。查海鹽地處海濱。所轄之澉浦。緊接乍浦。勢屬唇齒。該處建有城垣一座。附近之黃道關。亦築有墩臺一座。惟汛兵寥寥無幾。該處及海鹽有警。均待援於乍浦。乍浦有警。該處與海鹽會兵援應。殊失輔車之勢。且由乍浦至海甯之尖山。中間別無牽制。可以揚帆直入。於近省重地。尤屬關繫匪輕。應於澉浦專設一營。駐劄都司千總把總各一員。兵

十五

丁三百名。作為外海水師。即名為澉浦營。責令在海鹽海甯兩州縣洋面巡防。仍歸乍浦營統轄。如此則乍浦得有接應。海甯亦資捍蔽矣。一海甯州添設內河水師。以衛根本也。查海甯離省一百里。所轄之尖山以內。係錢塘大江。尖山以外。即屬大海。直達澉浦乍浦。二十一年。夷船屢至尖山窺探。因沙線曲折。不敢深入。幸而無事。然沙線坍塌。漲靡靡。不可深恃。防範必須謹嚴。現在乍浦澉浦兩處。議請增添外海水師。尖山以外。已屬有備。而尖山以內。沿江一帶。及海甯州城地段。綿長。僅止杭州協派兵分汛防守。勢殊寡弱。該處為省城

門戶。必須添設官兵。以期保衛。應於海甯州城。專立一營。設內河水師都司千總各一員。把總二員。兵丁四百名。即名為海甯營。歸杭州協統轄。飭令自海甯州與錢塘縣交界地方起。至尖山口外之鳳凰山止。駕船哨巡。其杭州協原派海甯分防各兵。即撤回省城。作為存營。俾令操習。如此則江海要區。內外均有備禦矣。

一現議添設之員弁兵丁。應在本省各營裁撥。以節糜費也。查乍浦澉浦兩處。現請添外海水師八百一十名。海甯州現請添內河水師四百名。共應添兵一千二百一十名。未便憑空添設。致糜糧餉。應在本省酌量裁補。以節經費。

十六

除臣等現請將乍浦旗營額設水手漢兵二百名裁汰。即以此抵補外。計乍浦等處。尚應添兵一千一百一十名。應於腹裏之衢州鎮標裁兵一百七十名。處州鎮標裁兵一百八十名。金華協裁兵八十名。嚴州協裁兵八十名。湖州協裁兵七十名。嘉興協裁兵九十名。紹興協裁兵一百二十名。衢州城守營裁兵三十名。麗水營裁兵四十名。楓嶺營裁兵五十名。大荆營裁兵五十名。磐石營裁兵三十名。安吉營裁兵二十名。連乍浦旗營所裁水手漢兵二百名。共合成一千二百一十名。其各鎮協營應裁各兵。均令於分防塘汛兵內酌裁十分之七。存營兵內酌裁十分之三。

於出缺時。在現議添設之乍浦等處。如數招募。至澉浦海甯應添設都司二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亦應於本省事簡各營裁撥。查溫州鎮所轄之大荆營。駐紮樂清縣之大荆寨城。樂清既設有副將都司等官。大荆又設都司守備各一員。設官較多。應裁去大荆營都司一員。移至澉浦安設。其大荆營都司事務。即歸該營守備辦理。又處州鎮所轄之麗水營。設有都司一員。與處州鎮俱駐該府城中。該營事務。可歸鎮標中營遊擊就近兼管。應將該都司裁汰。移至海甯安設。再於安吉營及杭嘉湖道所轄之海防營各裁千總一員。嘉興協楓嶺營太平營各裁把總一員。撥

十七

赴澉浦海甯分駐。即敷應設之數。至大荆營都司。係陸路題缺。麗水營都司。係陸路部推之缺。今既分別移駐。改為外海內河水師。非熟悉江海形勢。諳練水務者。不能勝任。應俱改為水師題缺。由外揀員請補。以期人地相宜。如此則添設之員弁兵丁。俱就本省移撥。不必另籌俸糈。經費可期節省矣。

一道省陸路兵丁。應選擇十分之三。專習火器。以備戰守也。查向例兵丁。差操兼重。並非專練技藝。兵技亦不止火器一項。故各兵多未精練。茲當整飭營伍之際。應照古人選鋒之法。將通省兵丁。酌選十分之三。專練火器。以備攻

戰。查浙省陸路各營額設兵二萬五千餘名。除海防營兵丁專司塘工。並日等現擬將提督左營等陸路兵丁改作水師外。計各營尚存陸路兵二萬三千餘名。共可選出七千名。每百名以六成專練鳥槍。四成專練擡礮。並習大礮。免其一切差使。每年除封印及遇雨遇雪停止操演外。計一年約可操演三百日。以準頭及連環陣式為二項。鳥槍所及至遠不過一百餘弓。各處教場均可習練準頭。應於三日之中。以兩日演陣式。一日演準頭。每月令該營將領校閱陣式兩次。準頭一次。餘日皆令千把總守備帶領操演。計三百日可演鳥槍陣式二百次。準頭一百次。每次均

十八

以三槍為度。庶兵不過勞。而時堪逸。及至擡礮所及較遠。大礮則里數更遠。各處教場類皆不足一里。不但難演大礮。並難演擡礮準頭。應於每年秋季禾稻登場之後。各擇寬廣地面。專練擡礮準頭兩箇月。大礮準頭一箇月。每日令將領親閱一次。餘日亦令千總等官操演。此外均於教場演練陣式。亦均以三礮為度。如此稍可變通。則不為地勢所拘。而陣式準頭。兩無偏廢。可期與鳥槍一例精熟。惟各兵雖屬身行伍。仍各由藝業營生而來。除差操之外。均可各謀所事。今選出各兵。終年操演。無暇另覓生涯。其所領餉糧。祇敷餬口。不克贍家。非酌加調劑。殊非所以恤

兵艱。不能安其心。即不能用其力。應請量予賞犒。俾於體恤之中。寓策勵之意。以期一舉兩得。臣等公同籌議。除操演陣式。及把總等官校閱準頭之日。槍兵能中三槍者。賞銀二錢。兩槍者。賞銀一錢。礮兵能中三礮者。賞銀四錢。兩礮者。賞銀二錢。其僅中一槍一礮者。毋庸給賞。如不能命中。以及連閱三次而所中均止一槍一礮者。記過一次。積過至兩次者。棍責。三次者。斥革。其各備弁之功過。即以兵技之優劣為差。如將領等閱看之時。該備弁等所管兵丁中。並無記過之人。准其記功一次。第二次各兵仍未記過。記大功一次。以後按次遞加。能積大功至三次者。記名升

十九

拔。備兵技荒疏。將領等校閱之時。記過之兵。浮於給賞之兵。或各兵因積過。斥革至五名以上者。將該備弁記大過一次。積至三次。即據實奏劾。降等補用。此外存營分汛各兵。並令一體認真操練。不准虛應故事。如此明定章程。賞罰嚴明。兵皆素練。足備禦侮折衝之選矣。

一。乍浦駐防旗兵。應專習陸戰。以備攻守也。查乍浦滿營設於雍正年間。原因該處地居海濱。綠營兵數無幾。難資鎮守。故分駐八旗兵丁。俾壯聲勢。而重地方。該營原設趕船二十隻。水手兵四百名。令旗兵習學水務。嗣將船隻水手兵陸續裁減。現在尚存趕船十隻。水手兵二百五

十名。內五十名。於旗兵內挑補。二百名。召募漢人充當。是該營本有巡洋之責。惟旗兵素以騎射為重。於洋面情形不甚熟悉。飭令學習。終屬隔膜。且洋面遇有失事。旗營並無承緝之責。亦無從責效。所設趕船水手兵。徒滋糜費。並於騎射本藝。轉致拋荒。實屬有損無益。臣等逐加籌議。該營設立已久。且海防重地。或移或撤。皆非長策。當此整頓營伍之時。且應就其所長。專令練習陸戰。並練火器。以期責實程功。現在乍浦地方。臣等擬請添設礮臺。僅有海寇竊發。即可據險守禦。如海口萬一疏虞。臣等現於乍浦之後路。亦逐加布置。應將該營兵丁。撤至後路扼守。既保

二十

平湖兼衛嘉興。以期萬全。所有該營額設趕船十隻。滿漢水手兵丁二百五十名。應全行裁汰。所裁之滿水手兵五十名。即改為陸路旗兵。考選弓馬槍礮純熟者充補之。漢水手兵二百名。即抵補乍浦營現請添設之兵。如此則該旗兵得專心練習。與乍浦水師互相表裏。水陸均有有備矣。

一水師應令以巡緝為操練。以收實效也。查水師技藝在於辨識風雲沙線。折舵船隻。施放火器。與陸路情形迥不相同。若常川在內港操演。於實藝轉多拋荒。殊屬無益。惟有責令實力巡查洋面。擒捕盜賊。則不待操練。而兵技自

精浙省水師各營。俱有管轄洋汛。又有分班巡查之例。立法本屬周密。近因弁兵怠惰偷安。每當巡防之時。多以守風守水為名。潛在島嶼灣泊。或於城鎮相近處所。往來行駛。掩人耳目。故海洋盜案層見疊出。而弁兵之技藝亦日懈。日疏。嗣後由提鎮嚴加督率。照例分班分汛。認真巡緝。以獲犯之多寡。定巡哨之勤惰。除將備千把。遇有失事之案。例有處分。如能獲犯。亦例准議敘。毋庸另議外。其兵丁則令將領隨時稽察。如操舟不靈。捕盜不加。以及巡查日久。不知風雲沙線。不堪造就者。分別責革。如技藝純熟。復能擒獲盜犯。即詳報提鎮。名。遇有水師弁缺。將獲犯較多之兵。儘先拔補。以示鼓勵。至浙省巡洋兵丁。向係加給銀餉。應毋庸再行給賞。以節糜費。如此則寓操練於巡緝之中。功效更為實。洋面亦可就肅清矣。

一水師各鎮。應照例出洋巡緝。並按期會哨。以期整肅也。查定例水師每季巡洋。以總兵為統巡。又浙江省温州定海兩鎮。應與福建之福甯鎮。江南之崇明鎮。本省之黃巖鎮會哨。誠以總兵為專閫大員。一經出洋。則所屬將備。斷不敢怠玩從事。而各鎮於交界處所會哨。則聲勢聯絡。匪類自不致有此擎彼竄之患。法至善也。乃浙省自蔡逆蕩平之後。洋面靜謐。各鎮雖亦出洋巡緝。而一年之中。終屬

二十一

在洋之日少。在署之日多。至會哨則更屬有名無實。因此上行下效。水務日就廢弛。茲當整頓海防之日。應申明定例。每季俱令總兵出洋統巡。如實有緊要事故。不克分身。方准委副將暫代。其會哨例有一定處所。一定日期。並令該鎮等按期赴各該處會哨。仍照例責成。該管各巡道。親赴會哨之處。當面取結具報。如此則弁兵整肅。水師自日有起色矣。

一提督應每年親往沿海各營。校閱兵技。以資督率也。查定例各省提督。於所屬各營。如地方不甚遠闊。一二年巡查一次。地方遠闊者。三年內輪巡一次。浙省袤延數千里。

二十二

各營基布星羅。提督勢不能按年巡歷。至沿海地方。則除浙西之杭嘉二府及紹興府。雖屬濱海。仍係內地。其餘則惟甯波台州溫州三府。甯波為提督駐紮之區。所屬之定海鎮海。均相距不遠。其台溫二府。以內地道里而計。雖屬稍遠。若由海道前往。則一帆可達。每年親往巡閱。事屬便捷。嗣後應於每年冬間。由提督輕騎減從。航海親赴黃巖溫州二鎮。將該鎮標及附近之台州協甯海營太平營瑞安協平陽協擊清協盤石營大荆營玉環營溫州城守營各水陸兵丁校閱一次。其象山協昌石營二處。亦順道校閱。將來定海收復。該鎮標兵丁歸伍後。亦一體考校。並

二十三

將兵技情形。恭摺奏報。則沿海營兵。自可日就振刷矣。一巡撫每年應親赴乍浦等處。校閱兵技。俾有考覈也。查乍浦水師營。係提督管轄。巡撫並無校閱之責。茲臣等請將該營兵數加足一千名。並於海甯澉浦等處設官駐兵。自應認真校閱。力祛積弊。以期各兵悉成勁旅。不同虛設。惟提督相距較遠。未能按年前往閱看。嗣後應由巡撫少帶隨從。於每年冬間。親赴海甯澉浦乍浦。將各水師校閱一次。其嘉興協兵丁。亦順道閱看。仍將校閱情形。彙同省兵冬操。恭摺奏報。庶士氣可期。策勵營伍。不致廢弛矣。一水師額設戰船。應俟同安校船造成試驗後。按營分別

安設也。查浙省額設戰船二百八十九隻。有米艇同安趕。自一二隻至七十餘隻不等。向例三年一小修。六年一大修。九年一折造。自嘆夷滋事。定海鎮暨提標右營鎮海營昌石營乍浦營各船。悉皆被燬。其餘黃巖等標營之船。因調赴鎮海等處防堵。亦間被燬壞。又有因年限屆滿及遭風擊壞。駕廠修造之船。計各營現存船隻。為數無多。自應一律修造添補。惟臣李廷鈺前擬改造同安校船。經臣劉韻珂奏奉諭旨。先造二隻試驗。已於軍需項下。動撥銀一萬二千八百兩。委

員赴閩製造同安梭二隻。子船四隻。俟造成駕駛來浙。如
驗係合用。應將船已全燬之定海等標營。及現擬改作水
師之提標左營等處。按兵丁之多寡。酌定設船數目。全數
製給新船。其餘黃巖等標營船隻。尚有存留。應將在鎮海
等處焚燬缺額。並應行拆造者。改造試驗合用之新船。其
舊有之營船。祇須修葺者。仍按限分別修葺。俟屆應拆造
時。再行另造合用之新船。庶要工不致並舉。而洋面亦不
慮無船配彈矣。

二十四

知水務名實已屬不符。現經臣等請於海甯駐設內河水
師。應與錢塘營一並添設船隻。飭令演習水戰。俾資備禦。
惟錢塘江內沙線縱橫淺深不等。潮汐又甚洶湧。船隻宜
於輕便。同安梭等項均屬重笨。不能合用。臣劉韻珂現在
體察情形。擬有船式。又兩江督臣耆英在江省製造開頭
杉板船。亦為防江之用。應每種各製造一隻。察看何項尤
屬相宜。再行酌定數目。製給錢塘水師營。及現擬添設之
海甯營。配兵演習。俾各兵諳練水務。可期有備無患矣。
一水師應召募善於泅水之人。教習各兵。以廣兵技也。查
水師技藝。本有泅水一項。然止能演於內港。不能演於外

洋。蓋緣海水味鹹。人不能深入久耐之故。茲查甯波海鹽
等處漁戶。多有沒入海底。擊取海物之人。於深水大洋。狂
風巨浪。皆所不避。並有入海之後。潛伏數刻。始行覓出水
面者。實為絕技。應用重價。酌募數人。仍於每營各派兵數
十名。使之教習。日後各兵與海相習。可期遇敵出奇。相機
制勝矣。

二十五

一招寶金雞兩山。及乍浦等處。原建各礮臺。應照舊修復。
並擇要添築。以衛海口也。查招寶金雞兩山。為浙東鎖鑰。
乍浦為浙西保障。皆屬緊要之區。所以遇寇氣而衛境土
者。全恃乎大礮之轟擊。而大礮必須藉有礮臺。轟擊方能
得力。鎮海向止招寶山礮臺一座。乍浦亦止西山背獨山
礮臺二座。道光二十年。臣劉韻珂到任後。親赴各該處
相度。奏明在招寶山下。及金雞山上下。並該二山之內。攔
江埠兩岸。各添築礮臺。礮墩數座。其乍浦地方。亦奏明於
觀山下添築礮臺一座。並於天后宮西行汛一帶。分築礮
墩。俱屬擇要設險。迨臨陣之際。因兵非素練。遇敵即潰。致
各臺皆成虛設。初非當時建築之不善。故臣特依順。臣劉
韻珂。臣李廷舒。各赴鎮海乍浦。先後履勘。原建各臺。均當
衝要。自應一並修復。以資捍衛。至金雞山後。有汶港一道。
名為小港。上達郡城。係由定海赴郡之間道。且可由此登

陸潛襲金雞山之背。應於港口添建礮臺兩座。俾敵人無間可乘。又鎮海縣城之北。緊臨大洋。前係在城垣上設礮防禦。惟該處洋面甚寬。敵舟若由遠處越過城垣。再行繞至城旁。城上礮位。即難得力。應於北城外海塘上。添建礮臺一座。庶三面可以轟擊。敵舟不能駛攏。又乍浦形勢散漫。綿亘處處可以登岸。且面面逼近大洋。賊匪船上大礮。均可擊落。駐防城中。實屬無險可扼。勢難盡築礮臺。且亦無此多兵。而地關緊要。又未便棄而不守。惟有擇其尤要者。再建礮臺數座。以期保衛。應於軍工廠添設礮臺一座。唐家灣添設礮臺二座。金家灣添設礮臺一座。與原建各礮臺礮墩。互相連絡。稍可補地利之不足矣。

二十六

一鎮海乍浦之後路。均應添築礮臺。並將海甯州鳳凰山原建礮臺。移置山下。以昭嚴密也。查此次軍興以來。各省均專防海口。而不及內地。故海口之師。一經潰散。人心瓦解。敵人遂得長驅而入。宵波之失守。與夷船之直逼江甯。皆由於是。查康熙年間。閩逆鄭成功竊據臺灣。屢次內犯。其時曾將沿海居民內徙數十里。以避焚掠。蓋以防海較難。必須熟籌萬全之計。以期強寇不能深入。今茲籌議善後。海口之布置。固不可稍疏。而內地之防閑。尤必須豫策。庶層層關鎖。敵弱則捍禦於外。可收克捷之功。敵強則固

守於內。藉免潰散之患。茲勘得距甯波府三十里之梅墟地方。為自鎮海赴郡必由之路。該處江形曲折。港面不寬。可以扼守。應於南北兩岸。各建礮臺一座。又離梅墟三四里之盍孟港。岸勢灣抱。船隻必須傍岸行駛。亦宜於對岸添建礮臺各一座。俾阻其自鎮入郡之路。又慈谿縣之丈亭地方。為餘姚慈谿兩港合流下入甬江之處。實為兩縣緊要關隘。亦應添建礮臺一處。以期左顧餘姚。右顧慈谿。又乍浦緊接平湖縣城。平湖之北。即屬嘉興。為江浙兩省腹裏要區。乍浦一經失事。即可由平湖直犯嘉興。江浙必致中梗。自應於乍浦之後。添修守備。以保平湖。而兼保嘉

二十七

興。茲查該處以港紛歧。路徑叢雜。內惟聖塘關。通濟橋。萬程橋。大星橋。四處最為衝要。應分別建築礮臺礮墩各一座。以禦內侵。又海甯州居省城之外。尖山又居海甯州之外。州屬之鳳凰山。前明曾建有礮臺一座。地勢太高。不甚得力。此外各處港面寬闊。雖添築礮臺。而礮力不能擊及中泓。亦屬無濟於事。應將鳳凰山原建礮臺。移置山下。以期與地勢相宜。遇敵可以轟擊。不致徒壯觀瞻。毫無裨益。以上鎮海乍浦各後路。及海甯州之前節節設防。備遇海上。有警。不專恃海口一旅之師。萬一海口失利。內地仍可嚴防。人心可期固結矣。

一海甯海鹽交界之談仙嶺地方。應建築石寨。內修礮臺。以防陸路也。查省城東接海甯。海甯又東接海鹽。一路塘岸。表延地勢平坦。惟海甯海鹽交界之處。山嶺周連。內談仙一嶺。為往來必由之路。兩山夾徑。有一夫當關之勢。若不於此處設法扼守。儻海賊由乍浦澈浦等處登岸。越嶺而過。則塘岸之上。戰守皆難。海甯省城。均不免於被警。應於該嶺夾徑處。建築石寨一座。寨內再建礮臺二座。將原駐澈浦之兵丁。輪防其地。則省城東路要隘。已有防範。強寇不能飛越內犯矣。

二十八

浙省沿海一帶。除府州縣城池之外。其緊要之村鎮。為乍浦。澈浦。石浦。穿山。郭衢。昌國。及大嵩。崑亭。觀海等處。俱築有城寨。不下數十處。皆前明備禦倭寇而設。現在乍浦已成重鎮。此外或酌駐官兵。或並未駐設官兵。其舊有城寨已大半坍塌。查用兵之道。奇正相生。庶或攻其前。或襲其後。或抄其旁。可期制勝。而海洋遼闊。一覽無餘。可以伏兵之處甚少。前項各城寨。多在海口及山海交錯之區。可以藏伏兵船。七貯糧餉軍火。而城多毀壞。無以自固。應擇其緊要者。酌量修復。庶有警之時。可以伏兵於餉。伺間出奇兵。

一各兵所需賞項。應酌裁馬兵。節省經費。以資協貼也。查各營陸路兵丁。現擬選出七千名。以二千八百名。練習擡礮。大礮。四千二百名。專練鳥槍。令各營將領。分別校閱槍礮。準頭。將中三槍兩槍三礮兩礮之兵丁。分別給賞。計一年之中。將領應校閱槍兵準頭十次。每次準頭。以八成。算中三槍之兵。約一千二百餘名。需賞銀二百四十餘兩。中兩槍之兵。約二千一百餘名。需賞銀二百十餘兩。每次約需賞銀四百五十餘兩。十次約共需賞銀四千五百餘兩。又將領每年校閱礮兵九次。每次準頭。亦以八成。算中三礮之兵。約八百四十餘名。需賞銀三百三十餘兩。中兩礮之兵。約一千四百餘名。需賞銀二百八十餘兩。每次約需賞銀六百一十餘兩。九次約共需賞銀五千五百兩。統共約需賞銀一萬兩。

二十九

國家經費有常。此項賞犒。未便開銷正款。而為數較多。又非將領等所能捐墊。自應另行籌畫。查浙省地處東南。非沮洳水田。即崎嶇山路。本非騎兵用武之地。故歷來曾將馬兵陸續裁改。現在通省尚存馬兵二千四十四名。應再裁馬兵四成。共裁八百二十名。以無聞之年計算。每年可節省馬價草乾兵餉等銀一萬八千一百餘兩。除去賞項銀一萬兩。尚贏銀八千一百餘兩。即為加增火藥鉛丸之用。

至現在裁改之馬兵。仍月給餉銀二兩。俟出缺後。改為戰兵。照戰兵例給餉。其現裁馬八百二十匹。應行變價。惟營馬不便賣給民間。應俟下屆將各營應行買補馬匹。於裁減數內撥補。扣收馬價充實。毋庸出口購買。俾營馬仍歸營用。此外如尚有多餘。即查明匹數。移知鄰近之江蘇福建等省。將該省應行買補之馬。就近至浙省領買。以期裁減之馬。得以一律銷變。至未經裁改之馬兵一千二百二十四名。應按照營分之大小。並向設馬兵之多寡。分別酌存。以備各兵騎操。如此則節馬兵之浮費。作練兵之實需。餉不虛糜。款歸實用矣。

三十

一選練槍礮各兵。所需火藥鉛丸。應分別添製。俾供操用也。查臣等現擬於通省陸路兵內。選兵七千名。專練馬槍。撞礮。除封印及過雨過雪停操外。每兵一年。約應操演三百日。每日每槍兵一名。需火藥九錢。三百日約共需火藥十六斤零十四兩。計槍兵四千二百名。統共需火藥七萬八百七十五斤。每日每礮兵一名。需火藥四兩八錢。三百日約共需火藥九十斤。計礮兵二千八百名。統共需火藥二十五萬二千斤。兩共需火藥三十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五斤。浙省向來製造火藥。每百斤共需硝磺腳價及炭土等銀七兩三錢六分零。內部定例價銀四兩三錢零。餘銀

三兩五分零。於通省文武各員養廉銀內攤捐津貼。茲造藥甚多。不敷之款。勢難攤捐。應照實需銀兩覈算。計火藥三十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五斤。共需銀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三兩零。又槍礮演練準頭。應加用鉛彈。每槍兵每次用鉛彈九錢。一百次應用鉛彈五斤十兩。計槍兵四千二百名。共需鉛彈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五斤。每礮兵每次用鉛彈四兩八錢。六十次應用鉛彈十八斤。計礮兵二千八百名。共需鉛彈五千四十斤。共需鉛彈二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斤。定例兵丁操演。所用鉛彈。限令繳回七分。報銷三分。茲操演日多。鉛彈屢經火災。易於炸裂。照例繳七銷三。實

三十一

屬不敷應用。應限令繳回五分。准其報銷五分。計實需鉛彈一萬四千三百三十餘斤。浙省例價。每鉛彈百斤。給銀三兩五錢。近來市價昂貴。例價僅敷其半。餘係各營賠貼。茲所用較多。亦難賠墊。應照市價覈實支銷。每百斤給銀七兩。約共需銀一千餘兩。又槍礮兵所用火藥。向係兵丁自製。並未支領價值。茲選出各兵。逐日操演。用亦較費。應每兵每年酌給銀二錢。俾令製備。計槍礮兵七千名。共該銀一千四百兩。三項併計。共需銀二萬六千一百餘兩。除裁改馬兵項下贏餘銀八千一百餘兩。貼補應用外。約不敷銀一萬八千餘兩。容臣劉韻珂體察情形。或飭兩浙商

人按引攤輸或由落運二庫籌撥開款另行奏咨辦理至
浙省每年額銷火藥八萬七千七百餘斤鉛彈一萬二千
九百餘斤茲選出兵七千業已另給火藥鉛彈額銷鉛藥
可以節省應即抵作操演大礮之用毋庸減辦僅演練大
礮仍有不敷亦一并另行籌款製造如此則軍火充足各
兵可資操練矣

一各處礮臺及戰船內應配礮位應分別添鑄各營遺失
器械並飭如數補製以供操用也查鎮海乍浦及梅墟益
孟港文亭聖塘關通濟橋萬程橋大星橋談仙嶺等處現
俱擬修建礮臺礮墩共計二十餘座每座大者可安礮十

三十二

餘位小者自四五位至七八位不等約共需礮二三百位
又同安按每隻約可安礮十位造成後如驗係合用則提
定等標與乍浦鎮海等營約共需船六七十隻應需安礮
六七百位浙省自道光二十年設局鑄造除於定海鎮海
乍浦失守時遺失並撥往各處安設外計省局現尚存礮
五百餘位不敷各礮臺各船之用現在省局尚存有鑄斤
應仍陸續添製如鑄斤不敷即委員赴湖北採買至提定
等標及鎮海乍浦等營軍裝器械俱已無存此外調防各
營亦多遺失除將軍需局製存軍器均勻撥給外其餘短
少之物應由各營造冊詳請補製務須堅利通用不准稍

有偷減所有添鑄礮位補製軍械需用工料各價即於軍
需留備善後項下支銷如此則礮械足備可資操習矣

一應修應建各礮臺及城垣衙署兵房各工應分別動款
興辦並勸諭捐輸以資協濟也查鎮海等處礮臺舊有者
應需修葺新設者應需建造又甯波鎮海乍浦各城垣及
被兵各處文武官衙署與各塘汛兵房及現擬設營各處
之衙署兵房均應分別修建以供操防而資棲止除文員
衙署應於藩庫借支養廉修復按年攤捐歸款又乍浦副
都統衙署及該處兵房公所分別動項借餉修葺外其餘
礮臺城垣兵房並武職衙署應委員逐一勘估於善後項

三十三

下動支興辦惟工程浩大需費不貲儻有急公好義之官
紳士民無論本省外省情願捐輸則多一分捐貲即可省
一分帑項應請准其捐輸無論捐辦何項工程俱欽遵二
十一年九月間所奉

諭旨奏請破格

施恩如此則各工可以並建經費亦可稍節矣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

甲寅革職留任兩廣總督祁項三品頂帶廣東巡撫程高
采奏竊臣祁項先於本年正月內將修築虎門礮臺情形
具奏並繪具圖說恭呈

御覽三月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祁墳等奏修築虎門礮臺一摺。朕披閱圖說。臺形較舊加高。礮口亦多。所辦尚屬周密。著即照議辦理。惟防守礮臺。兵弁必多。其在緊傍山麓者。設遇有警。應如何為後路接應。以防抄襲。其派懸海中之礮臺。尤不可無策應之兵。僅遇有警。應如何一呼即至。既可保護礮臺。並可出奇制勝。該督等均未議及。著祁墳。程番采。吳建勳。體察情形。悉心妥議。再行具奏等因。欽此。伏思虎門礮臺。既經修復。必須重兵防守。而水師弁兵。本屬不敷。陸路兵額。復經疊次抽撥。無可再裁。若請增添兵額。又須增添兵餉。經費有常。辦理更為不易。臣祁墳前於興

三十四

築虎門各臺時。即經再三籌議。以為不動帑項而費自充。不煩徵調而守已固。似莫如做行屯田一法。緣自古為政之道。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屯田之法。以本地之田。養本地之民。即以種田之民。為禦侮之兵。自養有餘。事可經久。臣祁墳上年十月間。因會勘虎門礮臺情形。曾經一路留心察看。見虎門附近及沙角大角一帶。多有淤出沙坦。均可就勢圍築成田。令土人承種。且該處已屬海面。與江流無礙。旋省後。與前撫臣梁寶堂及各司道公同商酌。僉以為可行。當即密行委員前往協同該處紳士耆民。確行查勘估計。嗣據稟覆。約計可得沙田一百三十

餘頃。又水坦可以圍築者三十餘頃。約估修圍工費。在五萬兩上下。臣等以此事所關甚重。成則公私交利。若料理不善。必致百弊叢生。非公正大員。專司董理。難以集事。因禮道本有管理糧務之責。本任事務較簡。可以兼顧。現任禮道孔繼尹。持已清正。辦事精詳明練。屢次委令往勘。並飭自行選派委員。隨同料理。二三月間。已有兩處興工。試辦。現因雨多潮旺。人力難施。暫行停工。臣等前此之不敢即行具奏者。因事頗繁重。成否難必。未敢遽達

聖聽。迨奉

諭旨後。臣等復會同詳議。虎門各礮臺。除上下兩橫橋。皆孤峙海

三十五

中。其餘各臺。或後靠石壁。或傍依山麓。敵人之抄襲宜防。我兵之聲援須壯。必須層層接應。方保無虞。若屯田之法。行則各臺外阡陌縱橫。既可阻夷船之衝突。而應募守臺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各思衛其田廬家室。勢必一呼即至。即可為前路應援。並多設伏兵。後路亦足資其策應。至上下兩橫橋。並無後路。則必須大小兵船。往來應援。聲威方壯。查東莞民人。風俗素強。每遇私鬪。奮不顧身。藉此自然之利。堅其相衛之心。室家之計。難忘。即

君親之戴。蓋固守隘防虞。似舍此別無他策。今既有可開沙田一百三十餘頃。水坦三十餘頃。按田坦之肥瘠。每夫酌撥六

七畝隊長畧為加增。約計可得屯兵二千人。再諭令士民將附近虎門各處沙坦。凡有甫行開墾。未經升科者。隨時具報。召佃收租。留作屯務雜費。及製辦屯兵軍裝器械。每月操演賞犒之用。一概不動公款。此日等前此試辦屯田及恭奉

諭旨。又會同酌議之情形也。惟修築各沙田基圍。工費不貲。籌款無出。臣等現在勸諭紳士。量力捐輸報効。伏思粵東紳民。急公好義者。當不乏人。而屯田為防護礮臺而起。即與捐資修臺無異。懇乞

三十六

皇上天恩。俯准將捐辦屯田之紳士。按所捐銀數。照捐資築臺鑄礮。一律請給鼓勵。則輸將必多。踴躍事或易於速成。將來築圍之日。即由原辦委員。協同本處公正紳士。共同料理。以期工歸覈實。五月間。

欽差大臣耆英到粵後。臣等面為商酌。據云。屯田之法。消患弭釁。如辦理得宜。大有裨益。臣等受

恩深重。肩此海疆重任。惟有竭盡心力。籌策萬全。以期仰副

聖主垂念海隅。有備無患之至意。仍俟築就圍田。議定屯守章程。

再行詳晰奏明辦理。

祁項程雷米又奏。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臣等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御史田潤奏請團練鄉兵。以杜後患。而節軍需一摺。著該將軍督撫按照該御史所奏。體察情形。詳籌妥議。據實具奏。欽此。伏思

國家設兵原以衛民。而兵之衛民。恆不若民之自衛。蓋身家之繫。總難忘。即

君國之忠忱。益奮前因。啖夷不靖。駛往沿海各省滋擾。粵東防堵宜嚴。而經費又難為繼。節經臣祁項會同前任各撫。臣隨時示諭沿海各鄉村。舉行團練。所以固藩籬。即所以節軍餉。隨據附省西北各鄉紳士。何有書李芳等。先後創建昇平社學公所。聯合各鄉居民。捐資練勇。嗣於二十二年十

三十七

一月。復據省城東路各紳士。請設東平社學公所。並於石岡書院等處。一律舉行團練。查叢所議團練事宜。及所需經費。皆由各鄉紳民。自行量力捐資。公舉公正紳士承辦。議定日期操演。分別賞罰。其公項悉行存貯社學公所。以備支應。原不經官吏之手。並無抑勒富民。亦未請領經費。臣程雷米到任後。曾親赴東平社學查驗。並詳詢地方情形。人心因結。隊伍整齊。當即優加獎賞。凡不便於民之事。概行屏除。當不形其煩擾。至粵省本無差徭之苦。無從優免。惟酌給賞需。即足以恤其勞。而堅其信。至海岸要隘各處。接應聲援。尤關緊要。斷不能因目前之就撫。而忽善後

之防維。臣等查虎門為入省第一重門。戶而省垣為根本重地。必須內外交嚴。前後相應。方可有備無患。除虎門各臺修竣之後。現擬酌行屯田。以耕代守。亦即寓兵於農之意。已另行恭摺具奏。其田距礮臺不遠。該屯丁守望相助。可為前路應援。並擬於山背山腰。移置礮位。添設伏兵。似後路亦足以資其策應。又省河新修各礮臺。內有三合土礮臺十座。均為要隘。前後壯勇防守。自裁撤之後。業已改派弁兵。毋庸再議。外所有附省各鄉。西北一路。先既有昇平社學公所。以為團練總匯之地。茲東路復立東平社學公所。陸續舉行。聲勢似為聯絡。再查粵東民俗強悍。然談及忠義。多知奮發。本屬可與有為。誠得官長倡率於上。公正紳士勸諭於下。移私關於公義。進有勇以知方。則連鄉寓指臂之形。野人即腹心之選。該御史所奏。實為目前第一要務。而於粵省情形尤宜。即如原奏所指三元里各鄉。民合殲夷匪一事。即其信而有徵者。臣等愚昧之見。總以民為邦本。民心堅定。則

三十八

國勢自張。外夷之所憚者。在此內地之所恃者。即在此。且自辦理團練以來。西北陸路一帶。搶劫之案。亦較稀少。地方獲安堵之益。實團練有成效之證。臣等仍不敢稍涉懈弛。惟有實心實力。隨時隨事。體察情形。詳妥辦理。務期有濟。

實用。足固邊防。冀可仰寬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祁項等奏籌畫礮臺。擬行屯田一摺。據奏虎門等處礮臺。現經修復。必須重兵防守。而兵額未便請添。查出虎門附近及大角沙角一帶。多有淤出沙坦。可以圍築成田。令人承種。其餘各臺。或後靠石壁。或傍依山麓。均可酌行屯田之法。藉以保護礮臺。惟上下兩橫檔。並無後路。必須大小兵船往來。援應等語。以本地之田。養本地之民。即以種田之民。為禦侮之兵。固屬守隘防虞。寓兵於農之計。現任糧道孔繼尹。既經辦有端緒。著即責成該道。一手經理。務使事可經久。不致有名無實。此次捐辦屯田紳士。准按所捐銀數。照築臺鑄礮。一律奏請鼓勵。另摺奏團練鄉兵。於粵省情形相宜。附省各鄉。有昇平社學公所。為團練總匯之地。東路復立東平社學公所。陸續舉行。聲勢聯絡等語。著該督等體察情形。隨時妥辦。務期有濟實用。永固邊防。是為至要。

三十九

丁巳。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耆英。革職留任兩廣總督祁項。三品頂戴廣東巡撫程高。采粵海關監督文豐奏。竊臣耆英奉

命來粵。查辦稅餉事宜。當將抵粵籌議大畧情形。及廣州一口。定於七月初一日。通市緣由。先後奏報在案。茲復會同臣祁

頃等督飭委員將章程料則往返籌計酌定通商章程十五條並查照粵海關原定稅則議增稅銀之貨五十六種議減稅銀之貨六十四種原例並未載載現在查明添出者十三種此外另有價值靡常之貨品類不一參用估價定稅之法以歸簡易臣等按冊勾稽截長補短實屬有贏無絀現屆六月中旬各國貨船業已雲集不及聽候部覆除廣州一口已定於七月初一日查照新定章程開市貿易其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處俟部覆到日再行開關但廣州既經開市誠恐福州等口商船聞風駛至相應請旨敕下部臣迅速議覆並由部迅咨各該省知照俾有遵循已將

四十一

收稅科則比較贏絀分造清冊咨呈軍機處並戶部其餘未盡事宜容臣等另行妥籌分別具奏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速奏

書英和項程喬采文豐文奏竊照廣東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關議定啞咭喇國出入貨物應完稅則及與該國互市章程現經臣等另摺具奏伏查稽徵關稅既須先籌國計又當俯順夷情現定章程於

國計夷情似皆有裨而於粵海一關辦理公事不免掣肘但查此後閩浙江蘇所收啞咭喇等西洋各國貨稅皆由粵省分出就粵海一關而論稅數雖難免於稍絀而統五關

計之彼此互相挹注必當較往年有贏無絀臣等督飭臬司黃恩彤侍衛咸齡體察情形悉心籌畫期於粵海關務不致廢弛稅額常能充足並可杜絕沿海漏卮藉以整頓內地各關之稅務酌擬九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粵海關原定稅額應暫歸五口勻攤以免偏枯也查粵海關每年應征外洋各國及內地商船正稅及銅斤水脚並額定贏餘共銀八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十四兩向來照數征解之外尚有額外贏餘每年自一二十萬至三四十萬不等現在既分五口通商則粵海關出入貨物較少若仍責令照舊征解勢有所難此後粵海關如有徵不足數應請暫於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關所徵西洋各國貨稅內撥補足數即由各海關徑自報撥其額外贏餘各歸各關儘收儘解

四十二

一五口征收西洋各國稅額應請試行三年再行酌定以歸敦實也查西洋各國貨稅本為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關所無現在甫准通商其貿易之衰旺難以懸擬稅額即難定準至粵海關將來能否征足舊額亦不能豫定應請俟三年後察看五口每年可征稅銀各若干比較準確再將粵海關原額銀八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十四兩分款計算勻

歸五口作為定額。如有贏餘，仍以額外贏餘報撥。

一、粵海關雜稅款目，應行刪除，以歸簡易也。查粵海關稅

則除正稅耗羨之外，尚有節次改正歸公案內，如官估價

一、六算三八搭匹頭總巡口擔規、東礮臺口黃埔口扁艇

號規及船鈔內之進口規、出口規、日規、月規等項雜稅，隨

正征解。今既無分正耗雜款，歸作一條編征，綜計均尚有

贏無絀。所有節次歸公案內雜項名目，無論現在已未查

明，應請一概刪除，免多糾纏。

一、平餘備貢等款，應歸於額外贏餘項下開銷，以免無著

也。查粵海關解部銀兩，向有每千兩加平餘銀十五兩，係

四十二

按稅加收。今既歸作一條編征，則此項銀兩無從抽取。應

請仿照解部飯食等項，在額定贏餘項下開銷之例，於額

外贏餘數內各歸各關畫解。其本年新奉加增之二十五

兩，亦照此辦理。又每年應解備貢銀五萬五千兩，人參變

價約銀十萬兩上下，均由洋商按貨抽算。彙繳監督轉解

內務府。又有放關分頭名目，亦由洋商按船按貨抽算。每

年約銀四五萬兩。徑繳糧道衙門。撥充普濟堂老人口糧

及漢軍孤貧養贍。義渡快船水手工食、恤糶口糧等項之

用。如有贏餘，留備部撥。現在暎咭喇國已議裁洋商，僅其

餘各國亦須一體議裁。則前三項銀兩亦歸無著。應請將

每年變價參斤，毋庸飭發。其價銀一款，每年以十萬兩為

率。與備貢銀五萬五千兩一併在各關額外贏餘數內畫

出。視各關征數之多寡，均勻攤解。其放關分頭銀兩，每年

於粵海關額外贏餘項下撥銀四萬兩，解交糧道衙門。查

照原案，分別支解。設其餘各國貨稅，仍須由洋商經理。應

體察情形，另行酌量辦理。

一、粵海關應酌留羨餘，以備公用也。查粵海關每年有應

進貢品及奉文備辦物件，連盤費包紮，並經由各關稅銀

等項，計算約需銀十數萬兩。現在羨餘均已歸入額外贏

餘項下，而一切均不可少。應請於粵海關額外贏餘項下

四十三

酌留銀十二三萬兩，以備支用。如有餘存，儘數報撥。儻有

不足，由福州等各海關於額外贏餘內協濟辦理。

一、四口應補征內地各關湖絲稅銀，以補不足也。查西洋

各國出口貨物，向由內地客商運至廣東交易。經過內地

各關，皆應納稅。今改為五口通商，則內地商販自必各趨

近便。恐內地各關稅額致有短絀。內除各項雜貨為數無

多，又大宗茶葉一項，已加增稅銀至倍半有餘。大黃一項

已加增稅銀至兩倍有餘。足資挹注。毋庸再議。以免藉口

外。惟湖絲一項，雖非茶葉棉花可比，但為外國所必需。現

於籌議稅餉案內，與之再三辯論。始定每百斤完稅十兩。

就正額錢糧而論。業已加增。統各項雜稅平餘計之。尚較從前每百斤減銀一兩二錢零。自應飭令內地客商。補完經過各關額稅。以藉補苴。嗣後凡內地客商。販運湖絲。前赴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口。與西洋各國交易者。均查明赴粵路程。少過一關。即在卸貨關口。補納一關稅數。再准貿易。如有偷漏。照例懲辦。與各國商人無涉。其餘貨物。悉循其舊。海關丁胥人等。儆敢藉口勒索。許各商據實指告。嚴行提究。

一內地各省販賣茶葉湖絲。不准由海載運。以杜影射也。查茶葉湖絲。例本禁止出洋。近因內地各關。勒索過

四十四

甚。致有內地各商。將行銷各省茶葉等貨。搭船海運。內地各關稅額。日形短絀。實由於此。現定章程。於西洋各國。應完稅銀。大有加增。與內地流通商貨稅則。輕重懸殊。易啓避重就輕。與洋船私相交易之弊。嗣後除往販東洋等國。進出貨稅。與本地民間日用各物。仍循其舊外。所有內地各省。行銷茶葉湖絲。細織三項。止准由內地行走。不准涉海。儻有情願。由海販運者。即照與西洋各國貿易例。一體完稅。方准販運出口。各海關則例內。原有蘆茶。蘆絲。土絲等項名目。全行刪除。其臺灣等處。應用茶葉絲斤。細織。由各該督撫體察情形。另行奏明辦理。

一與西洋各國貨稅無涉之客貨。應仍照舊章辦理。以免紛更也。查粵閩江浙等省商民。每多出入海口。販運土產。上至

咸京。下至廣東。往來貿易。其所運貨物。除茶葉湖絲。細織外。均非西洋各國所需。無虞影射。向來應完稅銀。本有定章。相安已久。所有五處海關。無論大關小口。一切章程。悉仍其舊。毋庸另議。

一各項浮費。應全行革除。以杜弊端也。查各項浮費。於雍正乾隆年間。改正歸公之後。旋又陸續添出。更多於前。即如豆蔻一項。每百斤例征正雜平餘等銀一兩六錢有奇。所

四十五

加浮費。幾增一倍。此外各貨之浮費。不知凡幾。歷年既久。以致夷情不服。噴有煩言。現將浮費全行裁革。如敢再有需索情事。無論官弁兵役。俱照枉法贓參革治罪。惟粵海關差役。並無工食。向在進出口貨物內。由洋商按貨抽給。於乾隆九年。經前任監督奏明。准其存留在案。現在浮費裁撤。未便令各差役。枵腹從事。轉改藉口勒索之弊。應請查照海關書吏之例。覈給工食。由臣祁項等酌定名數。銀數。另行奏明辦理。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覈議。速奏。

著英祁項。程高。米。文。豐。又。奏。再查粵海關稅則內。有礦每

百斤收稅銀二錢一條。未經載明是否進口貨物。稽考由來。係為進口之倭硫磺而設。其硝斤一項。並無完稅明文。惟有洋船壓艙之鹹沙。可以煎濾成硝。粵東向辦章程。飭令硝商收買。繳官給價。今臣等查出各國洋船。每年帶有洋硝一項。計數不少。因例無完稅明文。該夷商等均在海外私售。無賴匪徒。即指為違禁貨物。查拏生事。臣等伏查硝磺之禁止私販。係禁其出洋。非禁其進口也。因並與之議定。每硝一擔。征稅三錢。查照鹹沙舊章。官為收買。存貯附近司道庫。撥充年額。其價值按時酌定。不准稍有抑勒。亦不准私行售給匪徒。所有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各口。均一律照辦。其出口硝磺。仍應嚴行查禁。以免偷漏而資軍火。

四十六

硃批是。依議行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耆英奏。竊於六月初九日。接准署兩江督臣璧昌咨。會五月初三日。奉

上諭。璧昌等奏。啞咭喇船二隻。先於二月開去。現又另帶一船。同味喇啞船二隻。先後駛至。著即咨會耆英。查明其覆等因。欽此。

查此案。先於五月十五日。接准璧昌。及撫臣孫善寶函咨。以夷目胡姓。兩次照會蘇松太道文內。有揚子江長

江等字。囑令即向噶嘑渣詢明。移覆等情。查揚子江

本條鎮江揚州一帶長江之名。夷人誤認吳淞口外為揚子江。道光二十年。夷事初起之時。該夷說帖內。即有此語。細覈孫善寶等鈔寄夷目胡姓兩次照會文義。雖不明晰。而其大意。先稱撥兵船在吳淞口南長江停泊。禁止該國商船入口。復又稱現在時勢已異。所有前派阻止商船進揚子江之兵船。不得再行撤回。又不能阻止商船進江。是其所稱長江揚子江等字。仍係指吳淞口外而言。署督臣璧昌未知其故。見有揚子江字樣。恐其闖入鎮江揚州一帶。是以原奏有沿江防範之語。當將情形飛致璧昌。孫善寶等。靜以鎮之。一面繕發照會。向噶嘑渣嚴行詰詢。才

四十七

來粵籌辦稅餉。正為和好。其勢並未稍異。何以胡姓夷目照會內有異勢字樣。令其切實照覆去後。旋據覆稱。該國商船。先經該酋出示曉諭。不准駛往各口。夷目胡姓辦理不善。先已撤回。該夷目於撤回後。又擅發照會。混用異勢二字。殊屬不當。其實和好辦事。並未稍異。乞為原諒等情。察其情詞。尚屬真切。又經飛咨江省督撫在案。現在通商章程。業已議定。奉到部覆。江蘇省即可開市。一經互相交易。則夷情漸熟。疑團漸釋。必能相安無事矣。

硃批知道了。耆英又奏。竊於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現在夷民相安。自應俯允所請。於呈遞紙樣。如式用寶。該大臣祇領後。即妥慎辦理。不厭精詳。永杜後患。此事所關匪細。切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致令該夷他日有所藉口。挾制約內。添註各條。尤須斟酌盡善。為一勞永逸之計。所有條約及添註之處。均著另繕具奏等因。欽此。伏查條約為信守之憑。誠如訓諭所關匪細。前此伊里布到粵後。將最為緊要之該夷船隻止。准在五口貿易。不准駛往他處。及此後商欠不求官為代。還二事。與該首嘍嘍噎再三要約明白。迨粵來粵。帶同黃恩彤。咸齡親赴香港。面與嘍嘍噎重申前約。因上年在江南所會議約十三條。業已蓋用。

四十八

欽差大臣關防。暨該首嘍記。裝訂成冊。已無餘頁。可以添註。且尚有未盡事宜。必需一併要約明白。立定條約。以免將來藉口。現與該首嘍明彙。將應行添註各條。另列一冊。仍照前蓋用關防。與前議條約一併存貯。以昭信守。除前議十三條。業於上年奏蒙聖鑒在案。其現在所議條約一冊。統俟嘍嘍噎將該記鈐用前來。再行繕錄清單。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耆英又奏。再於六月十九日。准福州將軍臣保昌咨。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保昌奏廈門稅務未便久停。酌擬開關征收一摺。現在各省海關稅則。尚未據耆英議定。是以浙江江蘇各稅口。均俟粵省定議後。再行開關征課。該將軍所請查稅小口。移設新嶼之處。著即咨商耆英。俟其咨覆到時。妥籌辦理。欽此。今伏查廈門。向為內地客商。由海販運貨物。往來各省貿易。輸稅之所。自被兵以後。商販絕跡。經該將軍奏明停征。現在撫議久定。內地商販。自必往來廈門。貿易如故。必應照舊收稅。以裕國課。該將軍因恐內地商船。與夷商雜處。滋生事端。又因鼓浪嶼原設查稅小口。殊多不便。是以函商伊里布。照知嘍嘍噎。議明將查稅小口。移至新嶼。以期兩不相妨。是所稱開關征收。設口稽查者。係征收稽查內地商船之稅。與嘍噎等國洋貨無涉。亦毋庸另議章程。至江蘇浙江各稅口。稽征內地商船貨稅。於夷船退出後。早已照舊徵輸。今廈門應征內地稅課。事同一律。即將查稅小口。移設新嶼之處。亦屬因地制宜。均應如該將軍所奏辦理。

四十九

硃批知道了。

耆英等又奏。再向來各夷商來粵貿易。皆係租賃十三行房屋寓居。而啖咭喇所賃夷館。前被焚燒。現定於七月初一日。先在廣州開市。所有啖咭喇國各商。未便無屋棲止。

與議定先向各洋行租賃寓所棧房其租價聽其自相公平議給並不官為經理以免糾纏
硃批妥為料理萬勿別生事端

壬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召見雲南副將波啟善據奏道光二十年七月在廣東參將任內經林則徐派往澳門與啖咭喇接仗殺斃一百餘人其額上被飛礮打傷等語已有旨將該員發往廣東以副將即補兵所奏打仗情節是否實有其事著祁項確切查明遇便覆奏

軍機大臣穆彭阿等奏內閣鈔出者英等奏議定通商章程收稅科則一摺奉

五十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覈議速奏欽此查原奏內稱將章程科則籌議酌定現因貨船雲集廣州一口業已查照新定章程於七月初一日開市貿易其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處俟部覆到日再行開關等語臣等查海關通商原期於稅務商情兩有裨益其有應稅貨物今昔情形不同應行增減者亦應量為變通以期便民裕課茲查粵海關原定稅則經該大臣等議增稅銀之貨五十六種議減稅銀之貨六十四種並原例未載現在添出者十三種臣等逐加酌覈或增或減總期於稅務有贏無絀應如所奏准其按新

定稅則照數征收至廣州交易既於七月初一日通商其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處亦應准其一體開關以昭畫一
請

飭下各該將軍督撫於文到之日即行開關交易按則征收報部查覈謹將各海關通商章程十五條謹繕清單恭呈
御覽

一進出口雇用引水一款查原單內稱議准通商之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等處每遇啖商貨船到口即令引水帶進俟貿易輪稅全完令引水隨時帶出至雇募引水工價各按水程遠近平險議定酌給等語臣等查商船進出

五十一

各口水路既不免生疏日期又難免阻滯所稱雇用引水隨時帶進帶出之處應請准行至雇募工價應由啖國管事官按水程酌給以昭平允
一口內押船人役一款查原單內稱啖商貨船到口一經引水帶進後即由海關派役看押雇船搭船均聽其便所需食用由海關按日給銀不得需索啖商絲毫規費有犯計贓論罪等語臣等查各關收稅向應嚴防偷漏派役巡查此次啖商貨船到口經引水帶進後應由各海關派役看押但須揀派妥實丁役一二人以禁走私而免滋擾其乘坐船隻或雇或搭皆應聽其自便海關按日給銀令其

自備食用。如有需索。啖商絲毫規費者。應即計贓論罪。嚴加懲辦。

一貨船進口報關一款。查原單內稱啖船到口。限一日之內。赴啖國管事官署中。將船牌驗口單報單各件。交與管事官查閱收貯。如有不遵。及投遞假單。未奉官准。先行卸貨等弊。即分別罰銀抄貨辦理。管事官既得船牌報單等件。即將船載若干。條何貨物。行文通知。以憑抽驗輸稅等語。臣等查商船到關。向以報單為憑。其開驗卸貨。亦應俟官准開驗之後。以便稽查。此次啖國通商。應請商船到口停泊。限一日之內。其船主即赴啖國管事官署中。將船牌

五十二

驗口單報單各件。交與管事官查閱收貯。其有不遵。及假單弊混。或先行開驗卸貨者。應即分別罰洋銀二百圓。五百圓。以示懲儆。並將擅行卸運之貨。一概入官。以杜弊混。至船之大小。所載條何貨物。其管事官應於得船牌等件後。即行文逐一聲明。通知該口海關。以便抽驗明確。准其卸貨輸稅。

一啖商與華商交買一款。查原單內稱現經議定啖商卸貨後。自投商賈交買。設有誑騙脫逃。及欠債不能歸還者。一經控官。即為查追。償誑騙之犯無蹤。及欠債之人身亡。不得執洋行代賠舊例。呈請著賠等語。臣等查此次啖商

交易。既議裁洋商。其啖商卸貨後。即應自投商賈。無論與何人交易。應各聽從其便。或有因誑騙拖欠。控告到官者。中國官員代為查追。如果誑騙之犯。實係逃匿無蹤。欠債之人。實係身亡產絕。應不准其執洋行代賠舊例。再行呈請著賠。

一貨船按噸輸鈔一款。查原單內稱啖國進口商船。計每噸輸銀五錢。所有舊例出口進口。日月規各項費用。均行停止等語。臣等查啖商貨船進口。應照船載之盈虛。定稅銀之多寡。今既議查照船牌。開明載數。按每噸輸銀五錢。以歸簡易。其向來納鈔名目。如出口進口。日月規等項。應

五十三

即停止。以免紛擾。

一進出口貨納稅一款。查原單內稱進口出口貨物。按新定則例納稅。此外規費。絲毫不可加增。其啖商應納稅銀。掃數納完。由海關給發紅單。呈送啖國管事官驗明。方准發還船牌。令其出口等語。臣等查海關應征各稅。既經隨時變通。其進口出口貨稅。或增或減。應令按照新定章程。各海關一體征收。此外各項規費。既經裁撤。即無容絲毫加增。致生弊混。其啖船運貨進口。及販貨出口。應俟按例輸稅。掃數全完後。方准由海關給發紅單。呈管事官驗明。令其出口。

一大關秉公驗貨一款。查原單內稱喚商運貨進口。販貨出口。先期通報喚官。由喚官差通事轉報海關。以便公同查驗。喚商眼同料理。其當時無人在場。事後另有告訴者。駁斥不為查辦。至海關人役與喚商。不准平定其價。即令各商估價抽稅。如茶葉一項。令官役及喚商各揀出若干箱。先連皮過秤。再除皮計算。即可得實在斤數。僅有理論不明者。管事官通知海關酌辦等語。臣等查商船按貨征稅。須查驗的確。然後價稅公平。又須先期通報。或當日稟報。以免稽遲弊混。嗣後喚商運貨進口。即於卸貨之日。販貨出口。即於下貨之日。先期通報喚官。由喚官轉報海關。

五十四

公同查驗。其喚商無人照料。事後告訴者。由喚官駁斥。不准查辦。至稅數價值等項。有關役客商不能平定者。或令客商三二人同估。以最高之價為定。或連皮過秤。除皮再秤。以算實在斤數。即可確實征收。不致稅數有虧。亦不致商情被累。僅再有理論不明者。管事官通知海關酌辦。但須喚商於當日稟報。遲則不為准理。海關亦俟秉公裁斷後。再填稅簿。以免更易。一何時何銀輸稅一款。查原單內稱喚商鈔稅。均用洋錢輸征。請設立銀號數處。代納稅銀。以便喚商按期交納。洋錢。色有不足。請由該口喚官及海關議定。加納補水等語。

臣等查喚商進口。必須稅鈔全完。方准出口。茲請設立銀號數處。代為納稅之處。應令各海關務擇殷實舖戶。免致拖欠。又頁發給執照。註明某號代納喚商稅銀字樣。以便稽查。庶各喚商按期交納。不致遲誤。其洋錢成色不足。應由該口喚官及海關先行議定。某類洋錢。加納補水若干。以昭平允。

一秤碼丈尺一款。查原單內稱各口秤碼丈尺。均按粵海關向用之式。製造數付。每口每件發交二付。以一付交海關。以一付交喚國管事官查收等語。臣等查各關征稅。均照秤碼丈尺。以便按照輕重長短。計貨徵收。惟各海關秤

五十五

貨之大秤。兌銀之砵碼。量物之丈尺。恐未能盡一。嗣後應須照粵海關向用之式。鐫刻圖印。每口每件發給二付。分交海關及喚國管事官查收。凡驗貨人役。有與喚商理論長短輕重者。悉以此為準。以便計貨計銀。遵例輸稅。一剝貨小船一款。查原單內稱喚商自雇小船剝運。不論西瓜扁及各項船艇。其雇價銀兩若干。聽喚商與船戶自議。不必官為經理。僅有走私漏稅情弊。查出將船戶照例懲辦。小船因剝運貨物。詭騙逃走。應嚴行查拏等語。臣等查喚商於卸貨下貨之時。必須雇船剝運。不論西瓜扁及各項船艇。應聽其自雇。亦不必限定何船攬載。其雇價多

竊亦應聽嘆商與船戶自謀。不必官為經理。至走私漏稅等弊。自應實力稽查。照例懲辦。儻此等小船。於剝運時有誑騙貨物逃走者。中國官即應嚴行查拏。務使有犯必懲。亦令嘆國自行防範。加意稽查。庶無後累。

一禁止剝運過船一款。查原單內稱嘆商進口船隻。不准互相剝貨。其有必須剝運別船者。先須稟請嘆官及海關委員查驗明確。方准剝運。儻有不先稟明。私行剝運。即將其剝運之貨一概入官等語。且等查剝貨過船。易滋弊端。凡嘆商船隻進口。應禁其互相剝貨。至有必須將貨剝運別船者。亦應令先將實在情形。稟請嘆官奪奪。並給牌移請海關委員查驗明確。方准剝運。儻有私行剝貨。不先稟明者。即概行入官。以示懲警。

五十六

一設立屬員約束水手一款。查原單內稱嘆國貨船灣泊處所。分設屬員。就近約束。禁止嘆稍與內地民人爭訟。嘆國水手上岸。派船內仗長。伴同行走。凡船中水手。應用衣食等物。不得阻民。傍船買賣等語。且等查各口內嘆國貨船灣泊處所。應由管事官分設安差屬員一員。就近約束水手人等。先須竭力禁止嘆稍。不得與內地民人詞訟。爭論。儻遇有此等事件。嘆國屬員。即應竭力設法解釋。以安民業。而杜爭端。若嘆國水手上岸。屬員必須派船內仗長

一名伴同行走。儻有吵鬧爭論等事。俱惟該仗長是問。至船中水手。應用衣食等物。亦應聽小民傍船買賣。內地官員不得攔阻。以便商情。

五十七

一嘆人華民交涉詞訟一款。查原單內稱嘆國稟告華民。先赴管事官處投稟。有華民赴嘆官處控告嘆人者。管事官均應聽訴。其嘆商欲行投稟海關。應由管事官投遞。遇有交涉詞訟。管事官即移請華官。公同查明。秉公定斷。其嘆人如何科罪。由嘆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均仍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後條款辦理等語。且等查通商之務。貴於息爭。如有嘆人華民涉訟。嘆商應先赴管事官處投稟。即著管事官查明是非。勉力勸息。聞有華民赴嘆官處控告嘆人者。管事官亦應聽訴。一例勸息。免致小事釀成大事。如嘆商欲行投稟海關。均應由管事官投遞。稟中如有不合之語。即行駁斥。另換。不為代遞。儻有交涉詞訟。管事官不為勸息者。即移請華官。公同查明其事。既得實情。即為秉公定斷。以息訟端。其嘆人如何科罪。由嘆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華民如何科罪。即治以中國之法。均應准其仍照江南原定善後條款辦理。

內停泊。喚國官船一隻。俾管事官等約束水手滋事。其官船鈔稅等費。均應豁免。至官船進口出口。應先期通報海關。以憑查照等語。臣等查所有通商五口。水手人等。易滋事端。應准其停泊。喚國官船一隻。俾管事官及屬員。得以嚴行約束。惟官船非貨船可比。既不載貨。又非貿易。其鈔稅等費。自應豁免。至進口出口之官船。即著管事官先期通報海關。以憑查照。

一喚商貨船擔保一款。查原單內稱。喚國商船。無庸投行認保。即由喚官擔保等語。臣等查向例。喚船進口時。即投行認保。所有出入口貨稅。均由保商代納。現經裁撤保商。所有進口貨船。應即准由喚官擔保。以專責成。

五十八

旨依議。
甲子。山東巡撫梁寶常奏。竊臣接據登州府屬之榮成。文登。福山等縣稟報。七月初九日。有雙桅夷船二隻。由榮成縣洋面。駛入文登縣之劉公島停泊。初十日。有夷人三名。廣東人五名。江西人一名。駕杉板小船上岸。布散知單。明註呢絨雜貨。並大小煙土字樣。欲與該處商民貿易。商民等因奉示禁。不敢私交。該夷人等見無利可圖。旋即回船開駛。十一日。又至福山縣之罘島停泊等情。查喚夷既撫通商。該有一定馬頭。今該夷船忽來東洋。其船內有廣東

江西等省民人。似係內地奸匪。勾通喚夷奸商。越界私販鴉片煙土。亟應嚴行飭禁。使其無所獲利。庶可永絕覬覦。當即咨行登州鎮道。一面督飭沿海文武。嚴加防範。一面徧行諭禁各海口商販。不准一物私相交易。並飭署登州府知府張輔馳赴該處。查明該船如尚在彼逗留。即向詳詰。究係何國夷船。是否欲圖貿易。山東並非原議馬頭。果係喚夷。何竟不曉。有無奸商違約私至。務得實在情形。飛稟酌辦。

五十九

諭軍機大臣等。據梁寶常奏。山東登州府屬之榮成。文登。福山等縣。有雙桅夷船二隻停泊。內有廣東江西等省民人。似係內地奸匪。勾通喚夷奸商。越界私販等語。喚夷既撫通商。業經議定馬頭。昨據寶英馳奏。該夷急於通商。已於七月初一日。在廣州開市。其餘福州。廈門。上海。寧波等處。亦即普行通商。何以夷船二隻。忽駛至山東洋面。希圖貿易。著該大臣詢問。喚夷是否係喚咭喇貨船。抑係別國影射圖利。務當詳晰查明。嚴行禁止。除議定通商等處外。毋任駛往他處。致違成約。梁寶常原奏。著鈔給閱看。

又

諭。據梁寶常奏。登州府屬之榮成。文登。福山等縣。有雙桅夷船二隻停泊。內有廣東江西等省民人。駕杉板小船上岸。布散知單。

欲與商民貿易。似係內地奸匪勾通。喫夷奸商。越界私販鴉片。煙土等語。喫夷道商。業經議定五處馬頭。山東地方。並非該夷貿易之地。著該撫嚴禁各海口商販。不准私相交易。並著查明。是否奸民勾串。現在開駁何處。據實具奏。